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〇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致堂讀史管見三十卷(卷五卷六卷九卷十卷十三至卷三十配元刻本)(二)

〔宋〕胡寅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嘉定十一年衡陽郡齋刻本

.....一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

〔宋〕朱綱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三六

小學史斷二卷

〔宋〕南宮靖一撰 〔明〕姜彥文續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六年刻本

.....六八九

史學提要三卷

〔宋〕黃繼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七六四

致堂讀史管見三十卷(卷

五卷六卷九卷十卷十

三至卷三十配元刻本)

(二)

〔宋〕胡寅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嘉定十一年衡陽郡

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管見

三十卷》提要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六

明帝

魏紀

以華散爲大尉散讓位於管寧帝徵寧爲光祿大夫不至
華大尉雖無清議主交友而人品不同故爲漢官乃委賈
曹氏大節已虧矣魏主之時散以尚書令勸兵入宮
壞戶發壁主牽后出乘此二罪惡通於天不可勝誅也勿
安龍卧海隅世父莫離清風永節日益超邁其視魏帝猶
敵發然而散乃欲以青蠅之餘薰汙貞玉顧知大尉爲上
公可以刺擊而忘於審己之不稱吁亦可惡之甚矣
讀易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期寄目以大事也受命
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効以傷先帝之明
孔明一代之英雄議論無一不傳者至其自明之語曰
謹愼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憂天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聖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後蜀漢凡庸何
足以當元目如此其微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擇國危病
總御六師而無專意遂行舉未可擔者非盛德孰能臻此
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模不若慢而入地乎
亮將入寇魏延說之曰今假延兵五千從襲中出據秦嶺而
東營于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
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
亮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其明而孔明不從或謂
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
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
斜谷出自足擒敵而賊聽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

節制之師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焉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嚼以利因其憐急而擊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初魏焉太守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又出軍祁山以設賢諸軍謖違亮節度而敗亮誅之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臥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將統龐統孔明器使羣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亮舜猶病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時趙雲鄧芝亦敗於其谷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

其谷皆多於賊而為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滅兵省將明罰思過伐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多何益諸有忠於國但勤文吾之關則事可定矣於是引欲實則形所失於城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兵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衝厚之敗罪由為謀其公之敗咎自鄧芝兵多於賊反為賊所敗而諸葛公以為病在一方且減兵省將思開關失引於實已布于羣聽能信民忘其敗大矣哉其為道也若委本初備後已竟疑人快已追以諫省殺戮直士以自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

以得師矣
亮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橋玄何顯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稱其智計絕人善用兵然以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而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則紹未可破也西征馬超韓遂最為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計乃能有功至于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于華容道中者擇決不能免也親伐孫權則困於濡須而不得度繼出斜谷則既於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為絕人乎孔明與之同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妙耳姑據已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亮言於漢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寶行也其為人多歟日則勤人不遠矣雖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

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不倦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子當如何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蓋曹孟德路平中雖能節儉然數下已有憂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其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尚志於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道重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耳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復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高門那肱相去一間耳

初孫策以呂範與即計時其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開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其王守陽養長有所私用策

功曹周谷輒爲傳著傳書使無譴問王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

抑制私情者人之難事故叔孫緒漢高帝之公可爲法於後世也魏文懷鮑勛乃自爲太子時而孫仲謀於呂範周谷乃能捐芥蒂之憾忘傳會之私用舍各當宜其保有一臣敵莫能侵也

尚書衛覬奏置律博士刪約漢法制新律

懷天下當以仁律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爲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律實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董儻而傳經者尚多有之況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是焉若付百官有司於牙吏哉自後世

觀親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歟也

晉書杜恕之言事起特爲糾擿發究一事不欲委之小人以付人不顧道理而苛求求進也夫小人之不顧道理而苛求求進者其目多矣聽士則引邪而植黨與理財則刻下而供修費守邊則關土而營壘焉拾獄則酷刑而陷善良惟權勢之指意是趨趨則合合則悅悅則爵賞隨至然則彼四事者非人君所病乎不特是也自一嘆一笑之從違浸淫而上至於擢奪篡竊以國與人非得非道而趨利者爲使則不能以獨爲也然則非道而趨利豈非人君之

所病乎劉安欲叛漢所懷重一以監謂不可感以非教也況公卿百僚皆得守道稱之天下雖有連帥四夷雖欲交侵猶雲之見眼自無所不至矣人君誠明乎此所謂爲治不在多言也

司馬懿曰若諸葛亮出五文原吾無患矣

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意蓋不復爲退計矣規統大衆入他人境久駐而觀師不敢離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而孔明庶幾矣或盛其兵於將略不亦過乎懿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帼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不許亮連捷至懿懿聞其發食交事之類簡使者曰諸葛公屢與亮相攻一十已上皆親見所噉食

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文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于赤壁謀挫之者衆其勢亦相掣掣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又爲十艘油草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倖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文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者勢將薄而意

懼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顯甘受市悞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國不供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與孔明相死故以形述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語

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

武侯為試乎夫武侯平生大致嚴密
不能有成願合終其身為鼎龍而已此時人務為勝語非
事之實不可信也

帝數問甄后死狀於郭太后太后以憂

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皇太后事矣不可即而執也而欲
其死故問之以示意焉又再問之又數問之獨過矣然莫
慘於問之旨為下甄后雖母然父之所廢也郭氏雖慈然
父之所立也仲母之怨殺父所立是無父也為史者書曰
帝弑其母皇太后郭氏則顯其本若文帝之建郭而誅甄
則不待駭而見者也

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宮省蕭松其知其所由

來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禮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為後其分之通謂非所當應也不
意則可貴以為人後之義而禮明之則父子之心有
疑焉而孝關明帝乃必奪其輩使人莫知所由來者竊
而得之者非所以重統緒也雖當時莫知所由來而已有
知其為任城王楷之子者使芳而賢則復明帝而無他心
矣有知不自必將致厚任城於哀帝之於定陶者原王
成王之元子也其傳世決矣成王嗣太得命仲相南宮毛
不齊侯呂伋以天子備兵三百人馳劍于南門之外詢以
願之於眾何乃取人之子私置宮中張其所自出之
而可乎司馬懿雖握手受遺詔視不顧然芳之
不繫民望易於傾搖無本故矣

帝用高堂隆議下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世次所出猶木之有根體之有首豈可偽為哉魏武之父
焉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實其生本末或云夏侯氏子然
則魏武之姓既非曹亦非夏侯而高堂隆乃請以高祖
是一人而三姓豈不可笑之甚哉有天下國家者亦論德
而已夏桀祖禹南封祖湯周祖武其甫可謂光華而世
何以稱之魏氏之姓既不可知為皇年者輩而勿論勸其
君修德行仁可也必曲為之說本以為榮祇反取笑何隆
之不學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虞詡散騎常侍劉邵司隸校
尉崔林黃門侍郎杜恕司馬傅傳嚴議作考課法父之不決
事竟不行

司馬氏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則難矣
是故求之聖賢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雜求之功臣則名
權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外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
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奸邪賢否自無所隱矣苟惟
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萌私欺罔之資也

事果難治而法果難立舉廢虛實績成周大比而計則實
商可知矣彼其得人之盛功業之茂後世莫能及焉何獨
後世欲行課黜而不能遵乎司馬氏所流窮源以謂求諸
選舉嚴諸功狀皆無緣盡其理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此
至當之論也然人心所以不公不明者何為而致所以能
公能明者何道而得必陳其說使為君者知所趨避猶
庶幾焉全直以公明為善而無云云故開明之術是猶

語人以飯可以湊飢而不救之耕稼也於此有一焉人君誠能清心寡欲無爲於上使百官奉行成憲不得與作於下播後必令輟職欽必令諱行之三年吏官稱其職民實安其業茲將選賢德列于有佐法吏貪之元者則百姓日益富刑獄日益少官僧日益清國家日益無事雖不汲汲於考績愚同知其爲治世矣考諫之末流凡州縣官皆以督促金穀爲能或歲大旱百姓死亡縣令不忍而爲之諫則諫詞留滯滿秩不得去至令御史足數而後已也或功簿所載一字差誤則考功籍籍難行下報上至于數反而未止也或貪虐殘酷善於指克既足上官之欲又肥其家薦舉之章紛沓而至部民怨數而上不知論訴成獄而卒無事閱其功簿乃在褒賞之列如此之類千里同風此又非庸蔽崔林杜恕傳職之所得知然則世赦余深將奈何哉

邵陵屬公

經記

漢高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嗣之官人黃皓便僻佞諂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責誡皓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及允卒費覽薦陳祗代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終以覆國自祗有寵漢主怨允日深

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爲小人固非必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爲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殂漢之末主實允是賴黃皓有貳德矣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書勸禪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自係稱職何有且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權衡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有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詳書并爲政軍旅數興赦不垂下不亦卓乎

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援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善慶竟提祥瑞祈禱之事則又放焉不信三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例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董則赦辛皇后則赦建天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過望其則赦有疾痼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赦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無者蠲之有滿者通之或得以陰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布者尚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按其澤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爲有益乎爲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爲戒則所謂按故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是有是非豈可盡循罪人告章有罪豈可盡赦有罪而實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以不死以赦爲偏枯者此也昔曰

乙曰下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手抑疑似也則
以不經之文而救之以為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
以救為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已納
而不為之除籍或為官司所抑代而輸其罪非一母下
於今未嘗不獨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權之言自古如
此則以著於今甲者曰凡蠲早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
曰歲大旱其蠲之百姓喜於蠲之文而不知今甲
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給我耳此又偏
枯之其者也故先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為
盜先亂賊之事倖倖保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
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定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為
遠期焉而姦究亂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反可恃
有榮可使一入囹圄用長數者遷延苟故終以無辜而捕
冠之吏被傷之主致覺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民困於
先聞里休於亂賊喧鳴飲氣無路仰止此又偏枯之甚者
也蓋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
而益增五族之網又丑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
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乎眾黨人無罪而願忠於
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
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甘廢矣四肢廢盡頭首茫然其能
不為人所排擊哉挽而仆乎於是輩輩角之競紹持之曹
操廢之獻帝為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為所弑而不得赦二
子為所殺而不得赦語救至此無益則則則則則則則
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我若

法則糾轢而不赦一午而十百赦無不可者雖之法
曰有災肆赦謂有目病凶害加乎人者也太易之法曰君
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止肆之罪故則稍寬之而已呂刑
之法曰五刑五罰之輕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
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蠢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
大青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
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宥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
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嚴書勸死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
有憾者也而無譽不赦之章況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加吳
漢陳壽之見乎
以光祿大夫徐璆為司空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關
置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千官列職而宰相最貴均於輔佐而三公為尊豈非人臣
所折向願望之極地然名實則君子樂之名浮於實
有羞惡辭讓之心者不肯居也卑官小員才不能稱尚為
人所指目況三公乎故有孔孟之道則可為三公能以此
道與主論而明之以格其非心而引之於當道則可為三
公掣政之綱治事之大使下有法可守則可為三公調適
人主喜怒以施賞罰無借無濫以召和氣則可為三公克
稱此者伯禹在桀朝保衡在太甲朝周召畢陳在成康朝
亦才難矣咸無焉而居其位則劉累以附中官而為司空
張顗以中常侍等而為太尉崔烈以入錢五百萬而為司
徒董卓由令牧冀州樞以軍橫凶恣而為太師又何足貴
哉當是時魏政已衰柄歸司馬若由德而論徐璆亦何奈

於三公而遊解之固守之舊清規遠識照映古今其視何晏之輩惟恐不得至三公者相去其真九牛毛載在漢得一人不願為宰相者曰孔融在魏得一人不願為三公者曰徐璆斯二人者真有母之師歟
何晏自以為一時才傑其能公實為名士而目曰惟願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實優柔初是也惟教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羣而處之於世而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況已也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其明者曰悔吝之先使人知所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人宜固為玄談以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於虛無渺不涉世用而其所行則皆違理以趨乎利之途其失本於人自

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即心也何者易之文矣不會理於心故勸懲莫勿以備與人非易也故為吏部尚書而奪鷹鷂之位非易也既得學易者若輩既附會者升進非易也與大將軍相善者非易也為人情近而無誠內疏而好辯非易也以數言動人白不去手非易也要譽輕作卦欲為三公非易也動易為力以神自處不悟其已為鬼此正猶相範黃腹黃何以謂易者自何晏王弼以是子莊周之書訓釋大易王衍等幾相繼效車車清談糟粕五經度升勢實為漢末清談之始而後車不戒也昔人云王衍清談之罪甚於秦桧而末見其可談經之禍甚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為弊固宜議經聖宗孔氏何反為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廣非

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已語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故訓釋三經語孟之書高挹道德深鉤性命曰如是而仁如是而義如是而智如是而信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虞舜必同乎唐堯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即堯舜文武之道也孟子所訓即周孔回伯之所述也牽引配合如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旁則李斯小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貫八卦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熙寧元豐之政變華祖宗拂達公議以成憲為因循不足法以君子為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同也楚出東方人心震恐則

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宜討也假省耕畝之文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在官者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是驚守成之詩而曰宰制萬物費不為侈疾士大夫異己則飾酒誥筆飲之說而曰小人眾多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為師儒教於太學以風天下合此等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遭斥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人材在教養教養遍天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板蕩之効而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未如之何也喻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為狂

清談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談經之禍甚於晏

荅者豈虛云哉

曹爽之在伊南也蔣濟與之書言大傳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許濟封侯固辭不許濟病其失言遂發疾而卒

蔣寧侯可謂有耻矣司馬諫爽未為非也濟與爽

書若甘言誘致者而濟實不然乃為懿所給耳自

不知羞惡者當之折簡而取挾主之大將軍勝於

戰師而決勝其功亦不細矣而濟不惟辭賞又以

死繼之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蔣濟則

有焉

耳潘夫有寵生子亮其主愛之有廢太子和之意

羣臣固諫其主及怒族誅言者遂廢和為庶人王昶

言於帝曰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憂憂擊之帝

從之大敗吳師斬其二將

人主舉動敵國視之以進退其危者也其主已老

方且廢嫡立庶殺戮諫臣非惟魏師亟來斬將廢軍

而全具之主實自此兆矣若臣父子人道大倫有

國有家存亡所繫經籍垂訓莫先乎此大帝嘗言

讀書大有利益以廢立之事觀焉雖曰讀書言必

謂之未嘗讀也

王昶止立儉兵敗走朝議依聚之大將軍師曰此我

過也諸將何罪雍州刺史陳太求勅并州并力討胡

帥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上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人皆愧悅

司馬師引敗歸已善矣然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

儀卿為之也王儀言關東之敗責在元帥可謂忠

而有益於師者當飲容致謝克已下教則庶乎

明之德矣乃怒其委罪在已而殺之此失宜可追

也若無引咎之言而又貶黜諸將是再自敗也引

敗歸已未足以增隆其業纔可少弭殺儀之罪爾

中書令李豐數與帝獨語不知所說司馬師詰之豐

不以為然師怒殺豐

李豐為中書令帝數獨召與之語司馬師不悅也

豐嘗奈何疏君則不忠親上則犯難事之難處著

也度帝而觀而已能制師雖居其位亦不且自親

疎之形况極去公室政在司馬再世矣帝與豐雖

欲圖之必不能克也然則數數密語何益祇自族

耳當是之時不仕可也

中領軍許允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

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與帝別涕泣歎

歎允未發有司奏允放散官物收附廷尉徒樂浪未

至道死

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人

柄在己則手揮指顧而九有順從一失其柄雖對

臣下出語伸情亦且不得哀哉奈何輕以柄而假

之人哉李豐在中書未必能治司馬師師已已之

許允嘗撫兵又得河北督將之權或足以節師矣

而帝引以自近執別必款是將何爲哉乃所以促允之謀而速己之廢耳

高貴鄉公

魏紀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以少康爲優

曹髦於是時惟晦庶可免禍在易明夷之象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乃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終於不明晦無登天之照而有入地之辱矣髦之以少康爲優也方司馬氏於澆殪而形滅之心夫東堂諸儒孰非昭之人者是髦故欲昭之聞之耶何其禍之甚也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其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代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又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岱不復聞過矣

賢哉呂岱可以爲法矣世之薦士者鮮不以恩自居以位自賢以恩自居則望報効之勤以位自賢則責受款之禮又或不然則曰爾賢爾才吾引爾而官爾祿利之吾責塞矣相志而已矣孰有齒長位尊樂聞其過而納門下之諫誠心不怨如呂岱者哉自識暗局狹者當之必積以爲憾而反加之罪若王鳳之於王章其相去何啻天壤也

其主召驃騎將軍呂敞還都據聞孫琳輔政大怒表薦孫敞爲丞相琳以爲大司馬孫引兵還約兇共誅琳兵敗後乘三族或勸孫奔魏孫曰吾耻爲賊臣遂自殺

惜哉呂敞有忠志而擇善不精也建寧關不常非外臣所當預若以貴戚之卿同國休戚者上表密諫司也彼召還朝乃以兵入與孫琳同謀欲殺國相心雖非叛師則何名無乃感於與晉陽之申誅君側惡人之說乎

司馬昭初秉政長安賈充見征大將軍諸葛誕曰洛中諸賢皆願擁戴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

君子當懷小人厭憎情惟有增德改惡之曰蓋願爾得之商之曰蓋願爾得之曰非人主大無道天并人叛不可如何則仁人義士束裝不餽拔擢而安存之小人則不然喜新而惡舊惟權是從惟利是就故亂臣賊子之能濟其惡者皆以小人爲之羽翼而小人貪得者爲之出死力効智計以成之也彼其易君改國不過圖名位而已使命而有之雖不易君改國名位固可得也使命而無之雖易君改國其如命何貴賤貧富受數於天豈智力可移易君改國貪而可富賤而可貴是人自爲命而無天矣然小人紛紛然爲亂臣賊子出力効智則亦不思之過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周公成王用常人之者人而無常則無所不至也

漢譙周作仇國論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其術何如曰吾

聞之無慮有常者有變者常思變則生亂思生則治
治理之常也故周文王民以少教而國以教以弱其德此
其術也

愚觀周之言其謂以弱是也非知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
而不取故孔子稱其聖教之德豈有善教於其間哉故先
儒論成湯文王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湯升自而則
曰出桀之不意文王既脫里則曰陰修德政而文王以小事
又曰蜀當是時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事
大自其初時兩厭後賜鐵車征伐國于岐山化行江漢
鳥在其為弱也使紂與之西伐亦必有以處矣分書則
以文王之事是求千里於敗也

其孫琳事權權勢殺戮功臣吳主謀之語琳琳廢太子

會稽王以吳主罪禍害遠近尚書稱其不肯署名琳琳殺之
吳主被廢不能敘徒死何基子曰食不避其難人臣
之義也居高位者宜避其難吳主強臣既不能殺又
不能死則是與賊同情矣蓋立明猶有言其罪者
而朝廷如蕭況君欲治吾輩而報之者耶若勢可謂不求
生以害仁能殺身以成仁矣

元帝 魏紀

魏郡魏文辭壯麗好言壯老而尚任俠山濤為吏部郎薦
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以
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殺之
司馬昭方有代魏之心故廢康濤湯武是以湯武為執君
奪國與己同也不然晉人以為順天應人與湯武一也湯

武革命之事經緯足折衷取其新語以訓後世其順天應
人矣豈曰弑君奪國云乎師範步昭執紼交代漢主君之
失果可班於桀紂為天下所安耶不知桀紂為天下所安
而司馬氏執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況小人之無忌憚自
以為中庸者則其罪無罪又豈貴矣不知康虛名無實
非能為即龍者昭疑之過也

任城王曹芳少連親賢不為卿里所重舒亦不為陵厲之事
司馬昭時為參軍舒於魏無所至非至與廢大事人莫能
言言舒徐善之多出魏議之表昭深加敬重
魏舒有內實而不表其賢信美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
獨為司馬昭所重大事是實昭信美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
衆議之表是他人未敢言者舒獨言之其於魏國之重舒
也

大魏伐遼漢兵大敗魏周請降北地王魏舒曰若魏敗將
及當父子君臣皆城一戰同死壯烈以見先帝可也漢主不
從父用周策

北地王謀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王於地下
矣魏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為臣節矣徐
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貪生失理勉其罪哉
魏氏既破蜀顧自矜伐

受於天不可移之謂命物則具之謂性知理合之謂心有
所主之謂志動於誘之謂情將取焉之謂欲損而度之
謂節節而索之之謂思時有首焉之謂念能其重之謂
涵容之之謂量身履之之謂行行而成之之謂德人
之之謂道非人所能為之謂天矜伐者量不足也君子

語量矣引鄭文以明之曰文位三公年七十亦善自持又破蜀有功則量其功量其功而廣於學秦漢而後人君之有量者漢高祖人臣之有量者子房孔明為首其餘尚有之高祖由身長為帝自監門戍卒見之知舊終身無驕倨之意雖光武文皇晚節末路未免少變也學士大夫有預舉送而滿者有得名第而滿者等而上之有至宰相而滿者方未滿時矜伐不形及其既盛不可降矣故質魯裕如者當學以成之生而凌迫狹隘者當學以廓之廓之道以謙為先謙天識天識性謙則萬物皆吾度內也若斯人者際天為量矣

加晉文王昭殊禮

司馬氏取魏猶魯氏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兢兢然勢有求可則緩以圖之得而日矣司馬師既廢曹

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執晉皇而猶立元帝者致人圖大事亦勢下全而不遂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凶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篡漢未溫是也黃鵠利於墮賊挾彈者又在其後後人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為晉主受殊禮之節觀焉亦可謂魏世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帝擢任于晉出舍金璫職太傅司馬子拜辭執帝手流涕辭

敬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社稷也
考司馬孚忠於魏至事無有也惟邵陵厲公之廢孚送之悲不自勝高貴鄉公之死孚枕其股而哭之甚哀如此而已師昭擢魏孚為上公與建晉朝於魏何有及帝遜位

乎文獻每值君父大難事以幼弟悲感親臨實則安懷高位常都寵榮至于沒身之公敏以素情時服若初無意於富貴者且自號曰有鄰貞士而史稱其廢立之際未嘗與謀若孚者可謂敢為大言絕行以救世盜名義人之深厚鎮密者也推見至隱罪不容誅矣

武帝上

晉紀

泰始四年秋七月癸酉雨而隕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以應王室將廢漢成帝永始中星隕以應賊莽篡立君子以謂人事感於上則天變動於上不可不察也當是時晉方尚盛而己言以變及帝將崩前一年又有之應懷西蜀劉禪自蜀之歸託于長安晉書載興自非同姓天之示人顯矣

王祥卒

祥之至孝起卓不事清談父有政事之才用為公輔可以表化天下矣然孔子曰事父孝故處可移於君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祥仕魏朝致身太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隨波拜還不以為異孝誠雖顯忠節遂顯無乃益美而事不足乎故成於莫大乎學石苞曹爽王沈之徒不足責也如祥者君子惜之

荀勗若賢王劉猛振出塞

時暉不窮事變無止晝夜寒暑暑為風雷為欲日月為統頃之停留不可得也治亂興衰即晝夜寒暑之差久者也然考之方冊亦可謂深哉何靈敗壞召董卓之禍關東起矣省諸探之勢有魏六傳而不能升天下司馬一沈而不

可惡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可不念夫以鄭康為司空固辭

三公之位人臣自非庸謏不才孰不有願焉之志至或交結中官如劉蕡而得之者或輸餉貨賂如張溫而得之者或納餉當禁如李林甫而得之者或黨附夷狄如桑維翰而得之者苟欲得之無以制其欲則無所不至也鄭表亦無大過人之行其辭司空而不受必以費元馮統之徒締交連國莊與之伍也亦可謂賢矣亦可為貪位慕祿進而不止者之師矣

吳中書令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賢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

賀邵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者宋之常言也邵何以得此教問其是非曰先君子每味其言之能中亂世之病也即詰問其曰先君子曰以王介甫觀之自謂窮理而知

管見卷六

其

道者河北淮南水旱流殍則曰聖人以百姓為憂狗然後與天地同華山崩屢歷六社則曰太山類哲人姜乃韓志獻薨謝之應慈出東南神考忉懼則曰天道助順除舊布新乃交趾將滅之象水旱連年四方上聞則曰為人牧者不必論災災傷之事目孔子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于學官而解釋李斯小篆以為有道德之意元臣故老忠諫正士咸廢逐之而擬諸聖讒譏難任人禁邦誣祖宗創業太平百年而指為固陋之政不足法馮瀛王廢事五代臣節掃地而稱其知道商君酷法致秦之亡而得其能必於行改未可非也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也

羊祜脩德懷吳刻日而戰不為掩襲之計軍行吳境刈穀為糧必計數償之吳人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告其邊成曰然事為德我輩為義是不戰自屈也各保分界無求

小利吳王詰之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行外患與凡人比鄰而居敦交好通愛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曰忠臣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敵之不亦可乎雖及卿者則取之何有於仁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爲計耶卒之所以取吳者凡八次將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

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祜懷德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及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祜當日以此得吳之城壁鎮戍或取其師從而有事使父私之嫌則所得者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為矣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報子以其仁蓋亦未可知仁之為道夫慈愛寬厚待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為私況以大晉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據者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是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為交難陸有通達安知其非借譽於信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奪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

之所以謹禮於微詞後世臣子無外交之表也

人之大倫有常有變雖曰賢者守常聖人處變而當事之
危疑難題而關國家之存亡賢者當雖不能處變而當事之
審擇輕重斷以大義則庶乎不失矣立子之事亦由帝
帝乙生庶長曰啓嬀子曰受不知受之幼也已爲無道帝
乙守立嫡之義而立之庶抑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帝乙
立之也使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立之可也若已爲無道
帝乙舍微子之賢輕廢邦之禍以不失立嫡之義則帝乙
之愚可勝言哉帝乙雖未能盡倫而適變苟有知子之明
念成湯之業見受之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微子爲可以保
宗廟社稷也則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舍受而立啓矣此
則不肖聖人可勉而至者也世之君子乃曰以微子而代
紂則必湯配天於寧亡國而不爲者以禮之大節不可亂
也此膠柱鼓瑟之論也豈有以四百季之天下付之紂紂
者豈復有其公社祝斷其血食而務存禮之大節嗚呼曾
是以爲禮乎禮之不廢無人不知帝亦知之矣廢而立齊
王攸可也立皇孫纣亦可也不謀於能斷大議之賢人而
謀諸閭閻胥室不選賢武帝自取之哉
山濤薦嵇康子紹帝徵之紹以父死之故欲辭濤曰爲君思
之矣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
帝紹已之失由山公語之者非也昔齊殲後宗伯而禹
帝紹爲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書曰四罪而天
下咸服言之云爾何以見其服乎以禹觀之子尚不攸以
殲其公爲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謂天下咸服也
不仕晉室如王烈可也爲人謀而不盡其道仲

然而從於祿仕之利山濤之失矣且其所謂天地四時
猶有消息而況人乎者又非齊紹父子義舉之所在則聞
之翻然而起者何所恃也無以固其有釋然之請而會澤
言之適敷
邵陵陽公之發也太宰中郎北來服拜送哀動左右遂解
疾不出寢所東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八十有四終
於所寢之車
或謂范曄何人也曰忠人也左蒼君平死葬他可不
謂乎有曰義人也嚴司馬氏不與同立可不謂義乎以
愚觀之曄仁人也所守既正又而益確鑒於東車卧疾不
言凡三十六年以此終其身不苟不仁又安能不爲曄乎
羊祐諫伐吳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祐欲伐吳濤曰不如德兵以
爲外懼三子之愛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敵堯舜之
澤如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則
伐之是也濤范文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遺於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山濤爲晉
遠慮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球爲無道驕奢虐於以最
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不知敵人所以用兵者
無虛虛無虛實家也晉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
左蘇自來於河濱戰於石亭之戰而後曰天下當弱也
於常巷湯平而後已耳嗚呼此天下當弱也
太傅何曾驕奢過甚泰養如人主及在病中素餐無功
法吏觀實奏曰謀臣亂臣行曰罪惡請賜公命

識者今天下之公非所當私秦秦議當受而帝以義改從美稱然則賈博士何為哉且人君而識其臣以美稱者亦施之意也我能以制勅破公議易臣下惡證則為人臣者豈當加惡證於君上乎使凡事皆視此行之公盛隨私意見用君臣說說以不正相寵光夫適所以自標而貽天下後世之譏謂耳今史曰何曾名與實爽相亂拜行有司謚曰謬醒而帝策謚曰景讀之者是非之心彼然則改之者何益哉於實亮亦云

匈奴左部帥劉豹子淵為任子在洛陽齊王攸言於帝曰陛下除淵并州不得又安主澤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乃用疑殺人待子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澤言是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澤言相稱其王澤曰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者非汝平澤初對未及終有反相求其罪也何名而殺之高帝亦語使勿殺帝已屬淵為任子無罪可書齊王攸遂請殺之是以猜懼甚帝也于時之論攸不遠王渾遠矣然世之議者以唐太宗殺李君羨為濫刑以晉武不殺劉淵唐明皇不殺楊山為盛德其論晉武唐太宗當矣論明皇則宋之陳山為將而覆軍軍有常刑張九齡請斬之非以猜也不得與司馬攸為比明皇不從是失刑而縱惡安得與齊武同心哉

大舉伐其兵丞相張佛智戰兵師敗亂軍師諸葛龍先道謂佛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惟重帝曰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技常恐不得其死自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耶遂死

古人一受賈者之知其自効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寵易得而賈者之知難遇也張惲非呂臣第一流觀其臨難以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丈夫矣豈與嚴邪偷合之流始則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以拾才望以美其舉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為反歸疾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為耻其視張惲相去豈直如蟻轉之與穀合哉

其至皓降及兗州四縣四十三方五十三萬三千兵二十三萬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兵又倍之以力而論皆足自守譬如人身四支尚強而心既蠱病無使形者則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靈於萬物中國之制御夷狄聖君之折伏姦雄正道之破散邪說一理也身無使形者即項羽重瞳子而首體五分有使形者則孫臏無足祖斑無目而戰勝攻取以小撓大何往不然故憑保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欺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眾孰得而窺視之若為不然竊者憤憤則奔臂保姦不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惔孫皓據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眾亦不免於面縛銜璧為臣虜也可不異哉

王濬上表曰臣孤根獨卉結恨執宗夫犯上下主其罪可赦乘忤貴臣禍在不測貴慶刑威曰君若君若出命者也宰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無是命宰相何能賞慶刑威乎下不得笑而濬何容

有其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論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竊權者也人主受天無所適莫非大無道惡家惡正如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柄下移使竊權者角以飾其飾怒則施之必過實不通不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阻遏君子而立勢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豈多為之說以變之而已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國而必行之自趙高王莽以來所由一適主溺非虛言也人君可一日而失其柄乎

致堂讀史見卷第六

致堂讀史見卷第七

武帝下

晉紀

三年正月朔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王對曰柏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柏靈實錢入官庫陛下實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

晉常并圓丘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非小失也莫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帝比方之間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已然後混一欲以光武自況與毅宜對曰陛下武功既昭克膺前烈掩迹晉魏而遠紹漢家矣然儲嗣常才公輔近局諸王地大而公制不修風俗奢競而禮度未立自宣景景文經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繼謀策略之人陛下當翼翼

思眾建賢德使之損益大政為國遠圖而平其已遷志意驕侈不遵聲色異乎戒湯警戒無虞未同舜帝臣恐禍發於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帝矣而顧舉費官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憂諡傳從子模曰是非不可掩也充覽博士秦秀議曰按證法昏亂紀度曰荒請益荒公帝更曰武

人為善者心也為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而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為惡言則從危而蔽其微致二而二也自其為善言之則造微而平其危故二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己焉彼小人為不善非以不善之誠善也為善而不獲利為惡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能自克而已矣己已不能自克而之惡矣又惡人之為善非

惡善道也惡爲之者之或勝爲己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其惟微之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哉高貴鄉公出齊王攸納女東宮以覆晉祚初論吳必不可取及其平則又速請封禪其尤邪汝論如此所謂人臣之大哉晉國之巨靈也幸而死於牖下乃以謚傳爲憂其心亦知平往之非常不自操官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充終身有餒則其服蟬衣位上公協席焉猶寧寄之慮敗獲也又曷昔爲善之榮且泰哉且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數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宜貴而賤且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爲不善殆亦徒然不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爲善順受其正斯已矣

充自臺謚傳其傳終不能弭我違謂邪之行其謚終不能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遠衆行私更謚曰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充曰賈武公者是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垂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

其哉小人之善謚也以無爲有以是爲非則聽者或覺矣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舉數無間毀者荀勗等知遣之就國舉朝必以爲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

而不信哉武帝蓋亦追記先帝寔后臨終之言豈私於攸而與朝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闇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充荀勗之徒而意忌其弟故背文明之託不以爲難虧友于之義不以爲難而三讓所請如水入水也夫誰人何世無之惟求護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爲可數耳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誰賢曰預以才祐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逮者祐無貪榮固位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祐每拜官辭多受少至心素著每見仲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馮純荀勗所憎而節不爲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熟於左氏傳善用兵矣而不聞鄒魯薪衡停垂獲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五城東鄙之三十邑紀甌玉璽幣錦如瑱及晉卿始禍樂邪見執恭侯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發正賊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殺孫豹衛社稷之正道昔人稱元凱傳辭大率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其辭深矣

齊王攸薨上哀之慟馮統曰杜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齊王攸自賈充之壻也充何爲惡之如是更純嘗兩斥充以高貴鄉公安在二人成隙純當除名而攸左右之謂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彼議而二荀馮統則以巧詔棄爲攸所惡也荀馮既相棄賈充充又不悅於攸所以復候和

獻立德之言而充不答雖然水流濕火就燥王君子也
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宜其不合也彼既死讎夫可以已
矣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為馮統所抑為之收淚問絕天
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苓書端恭伯巧
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予以見維大
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議人之為害也

太廟殿陷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析於久而
固也春秋書太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
無壞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昧嘗省察其傾之當文也
所以志文公之怠惰而魯之衰自是始矣晉七廟雖曰因
魏故廟然非有雨水浸齧之患則無陷道也而陷其變非

止如魯廟之壞而已也其亡獨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
宗廟無故而陷於地中天之微戒亦迫矣人君宜素服哭
臨責己修德大臣宜為國長慮革弊修政布皆無聞焉廟
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予以見武帝之昏荒而晉之
亡自是決矣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郡國三十三大旱
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之變而
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謂太平是其常也
去年日食廟陷是歲史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
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
初天之命唐虞貞成予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

士通失

帝知太子不才而恃皇孫通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未知之者君子猶責其當知也既
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付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嗚
呼何其不智與書云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
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不忽忽也而况太子愚暗事有
大於此者乎而使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一
二十年之間危微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
天者也是故帝雖憂禍亂並作者慮之於早精選賢哲
夾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獨倚中書郎侍疾因輒改易要近樹其心
腰帶小間知之正色謂曰何得便爾乃今中書作詔以汝

南王亮輔政

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駁從中書借詔觀
之得便藏去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駁輔政帝頗之

人主無內外之患實至元忽不知疾之遷侵死之俄及身
後大計遂至國奔獻畫而不能知忘犯恨以沒者多矣中
庸曰事豫則立前定則不困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
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其舉而加
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為人藏
去詔板易置心腹而口暗目瞢無知之何也故委之天命
者必先盡人事焉

東帝

晉紀

賈后為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即位賈后不以婦道
事之又欲預政為太傅楊駿所抑駿楊后之父也賈后密詔

樊玉璋淮南王九誅駁二王來朝詔駁謀反發殿中兵圍其

第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駁謀賈后諷羣臣

奏太后陰漸欲謀圖危社稷飛箭擊羣臣要募將士同惡相靡

自絕于天臣竊為庶人張華曰太后非得罪先帝今當其所

親為不母於聖世宜取皇太后之號稱武皇后以全終始之

恩荀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城城

於是司請如愷議廢為庶人認可

按羣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母於

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兩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駁既初無

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朝坐受攻討賈迫而死太后

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折免耳不知何名為圖危社稷不

母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為庶人詔旨盡可華不復

切諫依呵緘默陰附后而肅奴其君不待武乾之事已

當誅殛不得赦矣

王戎卒

以一言目人而盡其大致非聖賢不能也所謂藏武仲之

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伯夷

清伊尹任下惠和之類是也由此而失之則漢末鄉諸學

議相標榜者未必皆中而過情多矣晉人尚清談以虛無

為宗則尤不得其當何晏謂司馬子元為幾謂夏侯泰初

為深而自以為神取笑後世是也王戎田園摘天下親執

牙書晝夜會計家有好事者之恐人得其種嘗鑿其核烏

在其能簡為三公無所建明襲太子不聞輔導與俗俯仰

為在其知要而有簡要之譽簡而要者固如是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

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論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

老莊之學見周宋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

誠信為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

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弃實

德淳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

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

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

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

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迹以虛空

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迹以形器為執

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

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

為空虛之累空虛家厭末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

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不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時政在羣下貨賂公行曾侯作錢神論以譏之

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清廉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違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下謂羣臣曰東宮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錄尚書事廢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是無君父而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况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搖大臣計案宗廟廢孽后以全

儲君是三綱不紊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孫小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厘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况賈氏淫虐無道親試其姑又誘昭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為罪而欲廢之張華為國大臣大臣定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偏召公卿大會殿庭密防衛兵嚴為嚴守建白中宮執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幾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憑強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太康元年三月尉氏兩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張華子璿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天道固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微懼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曰天道遠何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鮓蛇化雉臨平石鼓豐城寶劍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為哉以愚觀之華蓋資人爾以文學才請早得時名及致位公台耽於榮貴密結賈后以圖爵祿微諫廢儲以竊公譽意欲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中心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家可勝道耶是故君子務知其速者大者苟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乎救終無救於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秀矯詔發兵收后廢為庶人賜死于金墉城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之修數實后發弑皇太后無婦之道謹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弃祖宗所絕其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槍擐含矯制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趙王倫逼帝禪位尊帝為太上皇封拜羣下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

舉軍當義則人心服衆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人自爭大利而以小利悅之則亦不能悅矣楊駿初秉大權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封關內侯以求媚於衆

也而何樂非之及駿被攻圍無益於馬廐之逃司馬亮論
誅戮功侯者千餘人所以收衆心也而傳咸非之及亮被
攻圍無救於登壇之呼是皆十數年間耳目所接者可以
爲鑒戒矣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
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子鑄印不足以
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
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指將賞散金帛而軍自定矣南
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
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固約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新野公歆共討趙
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逆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
固爲大司徒穎爲大將軍並賜九錫顯爲太尉乂爲大將軍
歆進爵爲王歆說固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宜留之輔政廬
志謂穎曰今大王與齊王同輔政兩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
重齊王以收人望穎從之固既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
外失望譽歸於穎於是顯表固罪狀約穎歆乂及范陽王矯
同討之乂在京師即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天子攻圍城中大
戰三日固敗表三族

固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
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乂爲
之副選建賢持更重舉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顯欲號乂
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肅誅臺省府衙尚屬空關戰死之
士未加卹卹遽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爲比標示爭端於是
廬志獻謀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結猶且未悟方彼久

專大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謀者遠其謀者
誅仗義之功反成罪惡外數十萬衆爲百餘人所禽速使
獻王國絕不祀良由生哀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時荆部守宰多關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
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瑋夏侯陳弘曰治一國
者當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
堦哉乃言啖姻親不得相監皮初有功宜見酬報詔從之弘
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荆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痛心小智不知事要者當之施
置權操未易定也劉弘愛詔來爲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
給足百姓愛悅何効之速歟詳者其事亦纔四言而已曰
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寬刑省賦此所謂

平之之談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皮初之勞効抑夏
儉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廵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
不云乎瓊瑣姻婭則無醜任爲己當權可以擅休戚人於
是凡爲族黨者靡不斂材或官或封罔有遺逸如周之尹
氏詩人所刺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攘非有庾期晉室之忠也倫既謀篡允速圖之允
未及舉爲庾所殺而固召顯願合兵同起又遠誅固越等
除又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
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虫次第去之至于不足則不能行矣
越復討顯願自不振越又討顯願亦不支顯願皆死敗事
朝政前後七年而無經濟之略凡所許皆清談不事事

鐵酒殖貨胡寇自盛而晉亡矣八王之中顧顯允賢於倫
虞固賢於顧顯允又賢於固越賢於允此其人品之次也
七王既戮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
為差賢耳然尸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
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膺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則曰老
子之罪人咸感悅辛冉為弘語縱橫之事弘怒斬之

有過歸於己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
歸於己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
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不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顏
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
一形人見其自私而挾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為

善矣況於善非找出掠以歸我小美則妬人之美大功則
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獨出始則魏然竊取
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
荊州無乃聞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為
忠孝方承平時累臣分定雖英雄豪傑不敢窺覷觀之心
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壯黠蟻勇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
而既單矣弘內則調和諸王勿以職競蓋消戎狄之變外
則發寧江漢威行南服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既隆漸
生異意媚之者大心不忘脣言無章已則欣然受之加以
官爵風示羣諂而忘其上浸之可嫌也如莽卓之徒賊亂
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心矣

陶侃以運舡為戰艦或為不可侃曰用官舡擊官賊何為

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為也若尚法之世未論
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舡為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
其不可者顧顯之土拘學之見何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
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
於各行所見蕩而無守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
得行其學中人固滯教人侮文其害顯其甚之二失寧於
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為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
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雞中毒而崩

吉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
其人以愚觀之辛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
無爭寵之嫌近侍無矯廢之眾諸王交關各已奏謝疑中
之毒其誰致之大臣富太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
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懷帝

晉紀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帝葉王至而既卑矣懷帝初立雖在太傅署各賜奴
婢據趙魏琅玕王舊保有江南獨青徐兗豫僅屬晉耳而
劉石方且經營焉夏屋已傾任瀾既倒若聖君馳驚未知
濟否然帝稍親庶務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藩服不念
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
大政者又何政耶夫政與庶幾猶之網焉其綱政也其目
事也綱為常之所親覽者特簿書名數之末爾儻欲收歛

大柄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刑平憺亂是則政也其果能乎

琅邪王嘗頗以酒廢事王嘗以爲言嘗引觴覆之遂不復飲酒之能士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者周公戒羣飲羣飲者孔子戒困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教人耳人能止酒者非以病以夜以然以異端之禁則否也士而能止者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而不飲惟晉元爲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貴也能飲者之於酒甚天多飲者之於色也而況人君口備味耳備養體備遊逸情備優樂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不備於是爲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期於有成孰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聞

十四

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司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判荊州族弟敦判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間負海之險卿二人分處而吾居中足爲三窟矣

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陳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別亦相類耳何果忠於國者當東床幽廢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嘯無一辭及爲三公所壓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遠論欲欺石勒爲勸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牆之爲實而

窟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初太傅越與荀晞親善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潘衛本朝此爲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是與晞有隙

元超四旁無援偶與荀道將有故是宜要與同好以獎王室乃信譏言而挾奪其地於是劉漢經營東方洛陽許昌之勢寔處四合如東新然卒困於晞憂憤而死非晞能殺之越則自取也且身親國命又擅甲兵天下九州尚有其四誠能收合晉才內任外用撫寧所有而捍禦強寇石勒王彌亦安能遠傾晉室也乃從潘滔諂邪之計爲魏武爭天下之事夫魏武惟初無尺寸土也故不得不據要以立親

十五

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亦因長安以圖大業矣晉之未亡惟越其賴越之未破惟晞是倚晞叛則越破越破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口覆邦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能行此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白行之首要矣然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嘗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曾子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也若使曾子自爲則其體必簡質如中庸不若是其整整也夫劉盛匈奴人耳所嗜好乃爾夷狄豈可輕哉盛又知行之爲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老師宿儒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遠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願聞之

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舉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則美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楊州都督周綬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善卷太傅越惡綬不先白己召之綬不肯行

權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己以霍光之志尚不免此又況其凡乎原其初心恐主聞己過而已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甚也則危殆禍患之切其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後已故賢者諫君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己不欲蔽欺情志交通無所不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否泰之分通塞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邪王簪攻周獲於善卷殺殺潰而死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發請遷都紂寇難方面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怒其不先白己衡之發不肯行非拒詔也琅邪何怒而攻之且當時不斥帝室而可怒當政者獨無在發之右耶良以簪得鎮建康出東海之意而發得罪於東海故簪亦怒之此可謂報德以私興師不義者矣身為明主親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邪王所督人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簪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簪遣兵討之軼敗斬之憲奔幽州
是時懷帝失邦簪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詔書其事固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

今無乃吾德信有所未孚蓋亦省己所關益修政刑俟天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遽爾匆匆專事威力曾未暮月殺三良臣琅邪之量不宏而其失於是為多矣

石勒初與其母相失劉琨得之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周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今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僕儒所知君當達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効遺琨名焉珍寶厚禮其後謝而絕之

勒可謂美矣不義之人哉人以母歸之豈不猶天與其母不得見而復見其意當與母等拜琨可也臣琨可也土地玉帛人民惟琨所欲而子之可也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為

可也為母而屈無所不可雖大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憂視奔天下如鯀發然不是過矣勒乃受母而絕琨不以歸母為恩勒豈禽獸耶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美狄者禽獸之與鄰勒不以劉琨歸母為恩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高公美之言奈何曰煦煦之徒固有非之以為不仁者矣斯人也無亦類羯奴所謂腐儒者是未可輕議也

石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石勒欲殺李龍不有似唐太宗殺李君羨乎曰不然君羨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無罪濫刑也李龍在軍殘忍其罪多矣勒若有荷道將之見按法行辟非為虐也乃使長惡不悛至令石氏無遺種謀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顯遺王導書曰中華傾喪正以取子先白望而後事實浮競驅馳互相薦薦加以莊老之俗傾軼朝廷王職不帥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實信罰拔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諱其可恨者創業之初耳聾前弊而不能用陳顯之言及他日能遠之三諫此為大失是後亦無復為顯遠實切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老莊亦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實顯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誣亦為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者一切更張

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故昔者喪亂之臣喪亂之政喪亂之俗與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則罕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識略為舊習所牽為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瑯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為失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耶

漢相劉毅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非取出獨留條理漢主聽未嘗不從毅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為優耳

擬議事務密可也不密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則不可

也君臣以義合異乎子之事父母矣子事父母恐傷其體故以微言見吾之志父母不從久敬不違此諫父母之道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以盡存殺雖不可於眾中肆然詆訐亦豈可含糊必求昇處而後諫耶況事有緩急過有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侍下一大號令殺一賢君子其行其止係傾頃間而曰幾諫幾諫微略表陳又安能回盛怒而遏大失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亦當敬而不違耶舜命其臣曰子遠汝爾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非不能犯顏者而聖人尚重戒為此則人臣諫爭之正法也若毅之志不得已以事官暴惡聞其過者則宜爾一遇聰明好諫之君而用是道不亦輕其君乎或曰毅納二女四孫為貴人

不避宗姓焉得賢曰太宰延年太傅景嘗全劉聰之問謂毅自以為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毅意此審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匈奴豈姓劉耶此毅之志也

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勳本小胡遭世機亂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應天順人早登皇極勒之奉戴如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勒匿其精兵虛府以示之北而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應星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見所期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勳雖羯奴亦一時雄桀也嘗曰太文夫行事福禍落落如日月豈劾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斯言豈不壯哉使操縱有知羞愧于地下多矣勒用兵

所向無敵何憚於浚而爲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此爲天地稱爲父母北面浚使拜其麾尾雖浚驕秦即墮計中然行事礪礪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賁帝

晉紀

漢大司馬曜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其死者大半帝泣曰今窮厄如此當忍恥以活士民乃棄羊車肉袒街壁與櫬詣軍門降

干寶論晉之興亡其略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柔拔卅祖仁檢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既崩變難繼起戎羯擁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者非有大德以庇生民則有大功以平禍亂植根深則枝葉茂施濟厚則享報長理不可誣也秦之窺周意在并吞屬將東廬純尚智力未及平定而社稷爲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立至宜矣西漢東京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害而興其便利深仁厚澤固結于民是以延祚皆二百年若魏晉初心豈爲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衆人衰微規掩奪之以濟其所大欲而已間有善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亦十有一焉爾矣司馬懿陰賊險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君弑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亡之怨也以是得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大夫恥名檢廉耻道衰朋朋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飲無穀米藥石之奉以祈長年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

奸選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意實圖曹以自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爲篡逆連天之定靡人不勝曹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己出自至后太子四廢五復亦足以振件達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清敏過惠不彰而爲劉漢所僞傳者青衣侍宴行酒亦足以報邵陵奪重之憤乎懿帝僅得虛名服縻不能存被圍困輿輓出降清休漢庭洗爵教蓋亦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乎彼其發心思逞狙詐怙恃甲兵控制縱舍無不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節命割虜如反覆手其事好還詎不信天而世之亂臣賊子妄心逆節曾不覺德方且笑王季王王積德累仁非義不取之爲迂闊也則亦末如之何矣

晉紀

丞相嘗聞長安不守出師還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督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咸以爲冤王導上疏引咎請解職不許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久假者斯可矣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善假者亦可矣邛邪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鮑已楊州之惠固自以建鄴爲琅邪之京邑也懿帝詔使進軍嘗以方定江東爲辭祖述說以恢復義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還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嘗有此心者當爲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當時推擇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日舊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

彭乃歸罪晉遣之積新戰無罪乃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
達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
而重歎則當時爲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
王導爲養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焉若諫止
於未然之爲善乎

元帝

晉紀

琅邪王睿即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
及鐵牛之象護按自司馬懿封於晉傳至廢帝適又七
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
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氏通而生元帝不可誣
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爲正

元帝

晉書

元帝

元帝

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
冒續登宗雖曰帝曹可樂而僞姓之厚亦大矣然則東晉
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父侵江左微弱若不
憑依舊業安能僞爲人心含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衆勢
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
已族類一紊則理義之源已失他尚奚論哉晉祿無狀舜
禹安得而耻之元帝中興登堂垂祚百年諒者美之然冒
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
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識也

廢帝山問至百官上晉王尊號王再辭之請者不已周嵩曰
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宜先雪大耻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忤
旨出爲新安守

王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
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猗
諄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斤周嵩情實露此與前者撥
甲出次而殺淳于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
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選以歲月義開宣昭主晉記者含
琅邪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導者三南向導者再
亦僞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導勅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領和曰明
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嫌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稱善
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爲國基本若
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幸
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爲政以此侯赤子可耳爲民上者

元帝

元帝

元帝

元帝

養泰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
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刺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
何惡於風聞且率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
之言若臧而不言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磾所匹磾敗於段末柰羣爲末柰所得
因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遣使告羣書
約琨爲內應書爲匹磾還騎所得琨實不知也來見匹磾匹
磾殺之

劉琨志欲効忠而識量不足患懷之開淵聽營子西石
羯營子北琨輒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
當矣又二帝囚虜三川丘墟郡郡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
以殺諫破士復振之衆盤礴井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

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為哉所當觀時度勢糾率願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捷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難豫青徐必為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仗我狄無信竟為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獨親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曰親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信哉

劉聰卒太子黎即位事決於大司空靳準準有異志先令黎謀殺大臣遂殺黎殺之劉氏男女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屍屍其宗廟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曰否然則聖人內夷而外華賤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異乎曰使夷狄而為中國之事

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賤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華夷之分則夷狄何為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與人理異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君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靳於昏愚也均覆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美於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齊則其分自爾殊矣五胡之貶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為雖有幸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稟於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執主而立規有大器逞其兵力喋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滿汙黃泉而華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為昏慘之徒變易耳目而不知也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禍及

及父陵火逮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為謹華夷之辨不使入居中土禁其猾夏之漸豈非為後世深恩而遠計哉

王粲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禽曾當相論為荊州訪討曾殺之而粲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希檣廙還朝以訪為荊州刺史粲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粲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粲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荊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徵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粲安得而遏之粲于時逆節未彰而有此違異王導官聲解於內若不從者帝乃以詔曉諭之謂卿民輔初基降之問宜覺公論訪功當報

卿嘗許以荊州詔既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治道所由

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然自墮軍政乎如此粲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秦術失信於孫策粲不之監又為郭舒誦言所惑自負誼責其失士而不成功也宜哉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廉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誅因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濤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諫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眾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應者三十萬關中大亂子遠從獄中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生路何為不降曜悅即日大赦反者悉降

何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

網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爲吾用斯所以舉大物而易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爲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裂之大小視人才衆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潛而不耀王韞而不沽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智謀或以學問或以勇力或以言語各思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自忠士爲之效死以直諫抱負策略者爲之排難而解紛若合當薛諸國人持舉爲晉用豈特爲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忽弃之則撫四海之大而有乏使之數亦非難得也求致之則居幕爾之國而足以立一時之基顧人主如何爾

加祖於鎮西將軍

劉越石祖士稚平素交朋意氣不羣齊名當代然琨非述比也琨託足望塵遂無所附麗琨北圖井土述避地淮泗琨結好猗廬段匹碑述關說元帝開拓中原琨驕豪喜聲伎殺諫者述與將士同甘苦克已務施琨短於撫御降人輒復去述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琨守一州境土日蹙述屯雍丘遂盡有河南之地琨爲石勒所殺狀恩信于河北威聲震乎後趙琨不及述遠以甚矣使元帝有克復舊物之志仗鉞征百六樣中豈無二三豪俊如述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卧也元帝既不能然於邀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又使具士以虛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速快激勳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前史議述開難起無幸夫步之多艱是何言歟

王勃摠兵驕恣帝惡之引劉隗乃協爲腹心稍抑王爲事亦漸見疎外事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讒稱其善處與廢而勃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而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凶不足恃強而反而衆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刀劉二人爲腹心是欲却豺虎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噬嗑之任欲去其間其惟起敬起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雖曰推分澹如然與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噫衆人跋扈前却之時已獨安行猶平日然此亦烏凡几所以爲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享者也導獨不知此戒哉

王勃上疏辭語怨望譴王永曰陛下不早裁之勃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以永爲湘州刺史

王勃近數附腹欲爲廢帝勢在早晚聞耳帝方委永以湘州爲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其家之要將將之略也當是時王至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慮征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郭璞以爲陰陽錯綜繫刑所致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天赦改元

日者衆陽之宗而黑氣隱魄其中陰疊陽臣掩君也其隗協爲帝腹心王勃稱兵內訌之象歟而郭璞乃以繫刑所

致請以赦弔之夫江東之治正惟寬弛未聞放紛之害帝既用其言改元而赦矣方伯犯順抗旌指關殺戮公卿掠奪宮省幾有廢款之禍赦何補於事哉故古侯家淫而不通君子不貴惟以正理探事而以大義裁之斯則可學也已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諸軍事豫州刺史祖逖以淵具士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淵雅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弼將有白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弼聞逖死益無忘悼

祖士維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自古難得之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言既信力亦勤而績效著矣戴淵可與共事同

至一

懷見七

二末

全有

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

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歸納印符南中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哉又況王弼之所以隱忍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維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敵人懾息而不敢動如其妄舉不意投驅豈不害哉道二而已儻以全身為賢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為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則天也又何必快快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用兵者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康穀米也儻以石勒為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天下亦重禁酒而後世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沽而權諸官比承平時貴利加倍而軍

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自民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抑曹操石勒知有所不及愚未知其說也

王弼友導帥宗族請臺得罪周顒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顒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顒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恨之及弼至謂導曰周顒戴淵當登三司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今僕耶又不答弼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弼遂殺之後導糾檢中書見顒救已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慎也曰省表事往時乎時會當有變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且有罪者臣謹即行誅此

至一

懷見七

全有

劉洎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諸戎弘所請而楊殺賊奴取金印之言按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戎弘懇懇之時顒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按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顒者至于再三軍竟不答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

王敦之視元帝意其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吾家所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與兵影目擊習熟以為常事也使敦回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其貪力有事于中原

與劉琨祖述李矩郗鑒之侯爵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
迎帝北歸魏魏之功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甘為叛臣其
亦不吝擇術矣且有君而侮慢初賢之吾獨無臣之將佐
部曲乎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哉蠟席裏展無復哀
戚宜王應之為此也

明帝

晉紀

尊所生母苟氏為建寧君

尊崇安母自晉傳以來失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遂尊薄
氏與太后比自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崇以為常典能
獨制私情折合安義者十無一人晉明帝於苟氏以為建
安君然其身使出帝意可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
可不謂學而知之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

也苟氏可不謂處身以禮帝可不謂事親以道者乎

楊難敵送任子請降于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
難敵於成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悔失計請於成
主雄請討之雄遣稚兄琰與稚出白水李壽及琰等珩出陰
平以擊難敵稚琰敗琰琰有才望雄方欲以為嗣聞其死不
食數日

李稚宗臣也將丘保境撫綏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
係顧安諸賂為敵所始既畏其身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
公子不知此四者與賂孰重賂之具能敗人國家也耶非
賂能然人不能室怒戒貪以取之也故士必躬廉賂其然
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矣

初帝親往中書令溫嶠勸惡之謂為左司馬嶠乃諫致勤敬

深結錢鳳會丹陽尹閭彭問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亦推嶠
嶠為解之彭遂表嶠嶠恐既主為鳳所問因彭錢別嶠起行
酒至鳳鳳未及飲嶠伴醉以手投擊鳳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
人溫大真親酌而敢不飲彭以為醉而釋之嶠既去鳳謂彭
曰嶠未可信也彭曰大真醉中小失何遠相讒嶠至建康盡
以彭謀告帝彭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而致致之自
拔其舌

太真擊錢鳳憤墜高歡賀拔允齒折其能相類其情同
乎日不同而歡欲奪爾矣非兵以目雄強溫嶠欲圖逆臣
以靖王室太真手板之舉為可嘉而高公拳口之事不足
取也或曰溫嶠既知王彭欲反歸與朝廷謀而備之可也
何必為此曲折亦異乎都鑿鑿滿之對直辭不撓者矣曰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言也明白
是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真擊錢鳳君子之術也
高歡歡賀拔允小人之術也

王彭病死帝令沈植說沈充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
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效若當同中道
改易人誰容我遂舉兵趣建康

沈充失身於彭無自新之路矣幸帝招之可以飄然改圖
或冀擊彭軍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死於司寇是謂
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亂必不食言何其美歟
乃迷而不復甘為逆亂之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不
知其悲積罪大乃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拒命之言曰三
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使彭一日得志沈充錢鳳必為佐

命元功充不利此何為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為晉司空之榮乎

沈充兵敗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素與之云何而欲歸之應曰彼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困阨必有慈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奔荊州王舒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案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為恨

王彬兩責庾仲言切正而情至篤白刃在前不為之變可以為難矣及王應父子敗亡乃具舟以待欲何為耶將匿之耶將得而歸諸京師耶以愚度之彬無匿之心亦欲取之耳王應料彬惻已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王舒所見猶能不納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為之耶茲為

世見卷七

三十一

不然非惟為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趣應之道竟如何也贈譙王承戴淵周顒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寃下臺曰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王導曰方勢惡逆未彰臣亦不悟非獨札也札既以身許國尋取梟矣臣謂宜與周戴同例祔鑒曰死節延寇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竟從導議

王導抑下臺之議實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勢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安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勢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為非實有茶禁干中史氏美其善處廢興仕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祔鑒正言終不省納益驗前志是非較然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為此

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成帝

晉紀

中書令唐亮以蘇峻殺為亂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受詔不如且包容之亮曰今日拒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矣卡盡力爭亮不從

王導不為莊老亦不惡清談度亮則為風流之冠冕矣使亮識慮深遠當以後族自諫不預朝政推陶士行溫太真都道微下望之與王茂弘共輔幼主其功孰大焉既未更事任又遽秉大權不與眾賢參懷焉熱臆決幾獲宗社其罪與王郭蘇峻亦何較焉清談之弊傾覆西晉逆亮自擊而無更化之心習俗移人雖賢者有不能免亦可歎也蘇峻及溫嶠欲帥眾入衛建康亮報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為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禦大難陶士行與蘇峻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唐亮防陶甚於虞峻若非早與亮交交則其失位出奔當無措足之地矣亮之不知陶公者所學異也陶不喜莊老斯亮之所以不契也歟蘇峻濟自橫江度亮走

孔明有言難平者事也前哲未有是言也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其肯發覺以召亂乎蘇峻雖驕橫若朝廷處置得宜亦豈敢遽反元規既決意治之而曾不為備獨用趙胤守歷陽司馬流據慈湖耳二軍既敗峻直趨建康亮有川奔更無餘策老莊之學是將安用耶王導溫嶠卡盡交誼更諫者為事之難平也而亮忽之所謂知小謀大解不自

及者也向使陶士行固幽容之量懷石頭之擬夷隊其罪請正典刑以謝士廟嗚呼亮哉

溫嶠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預預命為辭辭之嶠與侃書勉以忠義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其子瞻喪至不臨喪遂行侃以不預預命為辭故赴義紆遲而本傳乃謂侃以子瞻為賊所害而與師豈知侃者哉侃之戎服登舟也瞻喪至而不臨亦可見其割抑私愛而徇國之急矣凡史書要舉人鮮得是非之當以士行一傳觀之多可辨者謂侃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竊之志每忌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此則毀之過其實也而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真也獨東山太傳品題一言乃得要領耳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王三吳豪傑欲遷會稽王導曰劉玄德孫仲謀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自寬於變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宜鎮之以靜耳

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據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踰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吳興西通荆蜀利源南海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曹首引渡才布之中外又定大議不肯遷都蓋其為元功之首勳溫平南豫章之計功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其怯怯時欲舉其知東海者

與

蘇峻既平庾亮見帝將賴便咽明日泥首謝罪欲關門投亮
山海帶不許亮上疏自陳蘇峻之亂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
足以謝七廟之靈陛下雖垂寬宥猶宜棄之上不聽亮又欲
遁山海自贛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分鎮自效
出為都督江西宣城諸軍事鎮涇湖

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元規謀國致敗無功可贖雖
成帝冲幼不能行薄昭之戮然交躬念終當服何刑矧其
當權任法裁物有如獨不自己而召於譚何二公必必討
之刑茲無赦矣公首發大難國破君危他人平之又非己
績亦何顏而復領蕃囑哉觀其見帝之初稽顙便咽明日
再見泥首謝罪且欲關門投亮山海又將逃遁從贛陽出
亮乃求鎮得領宣城情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恥者矣使
亮尚友東漢名節之教必不至是彼老莊放曠無禮無法
宜末流之茅靡也

後趙羣臣請勸即帝位勸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勸不知書好使人讀而聽之天王之名其聞諸春秋而恍
之者乎惜勸不知其義其羣臣亦無能將順其美者故猶
以王之與帝為高下之次以天王而行皇帝事然則皇帝
乃尊於天王矣斯所謂悅其名不知其義也後世儻有王
者法春秋而正攝號得無諂諂之臣任其卑識以勸帝為
請而沮之者乎夫周未嘗有天子也而孔子立此名以訓
萬世願以勸帝常稱而謂不宜稱然則古未嘗有皇帝也
呂政兼二名以自侈大乃不以呂政為元而效其尤是呂

政之法賢於中尼也亦可謂感矣
程遐謂勸曰大王起起以來見晉叛者悉誅之今相約猶存
臣切感也勸乃誅約又其親屬相逃有胡奴曰王安逃甚
愛重及約之誅安亦仕趙數曰安可使士稚無後乎乃竊逃
庶子道重歸江南

聖人積眾正備萬善無一可議而天下歸分土而居者或
得或失不足以相臣服也則必分而已矣以晉事觀之郭
默殺方川則用為方州祖約殺賈歸趙而石勒誅之南北
相望一刑一賞並時事也而差殊若此然則晉以何道而
可以取中原滅石勒耶王受之義不愧梓曰漢章帝有勲
德矣

勸問徐徐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勸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過高祖當與韓彭比有若逢光
武當並馳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石勒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
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勸謂過漢高則與韓彭比有
遇光武則當並馳中原是以光武韓彭豈知光武者哉
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後之處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
而持危以太安石勒肉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方乃謂
神武謀略過於漢高王有後心臣進諛說其不能長世也
宜哉

程遐謂勸曰中山王殘賊安忍非少主臣也臣早陰勸不聽
或問石勒何用李離平陽八州功無成三虎資不仁而成
勸已立當是時勸若為賊之而可以善後乎曰此聖智之

所難也除之則負義不除則喪邦然勒有漢高之略則亦除之而已矣故懷厥初者凡以圖厥終也履霜而戒者恐堅冰之至也此王者之事非漢高所及况羯奴乎勒於晉有華夷之辨而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於漢有君臣之分而破滅其國禽殺其君雖非操懿欺孤以取然事尚兵分不知假仁而行至於柄統國勢又失強弱輕重之取天理報施罪戾自焚得死于牀第免強殺禍已為幸矣當其身後之及慮哉

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中國之為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吾子不顧其親目不顧其君惟利寧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讎張寶為勒謀臣猶有攢髮不足數罪之言則晉之待勒不言可喻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之愾并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為起是事者非王導而誰鳴呼善哉此亦其為元功之一事也勒卒虎劫太子弘殺程遐徐光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仕虎之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與彭城王堪謀起外兵以誅虎事泄虎殺之

史稱劉氏有膽略佐勒建功業有呂后風愚竊謂不然中山王雄暴虐該將不利於太子人皆知之劉氏當能遠慮曷不與勒先事而謀及勒之時有以處之事半而功倍矣乃不能辨之於早及君士子立柄在虎手然後圖之不亦

晚乎呂后稱制時朝有先帝謀臣衿禍而待機公有強大侯王四面而環恃然呂后方且過王子姪欲移漢祚事雖不就猶終其身劉氏之才何能爾也

唐亮辟殺浩為記室參軍浩風流之宗也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革而不革雖然有陳頤能素下臺之徒務欲矯正而都整溫嶠侃諸公以實才斥難而救時不若洛下風俗之靡然放蕩而不返也不幸唐亮耽味老莊重為之唱而殺浩劉惔輩盡繼出雖雅量如謝安石亦未免有清談之習是故餘弊終不可革而使諸名士以洙泗規矩為師表言行相顧華不踰質其為當世之補豈鮮五世而不斬哉

帝每見司徒導必拜持中孔坦密表切諫導惡之出為廷尉

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分尤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即位羣臣進寶而導不至于以取譏既卧疾居家而私送都察又遭奏劾詔稱惶恐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及孔坦正諫導支惡而出之豈其病昏歟何志之荒也昔者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戎弘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

趙王虎幽遊臨江而還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如導都督征討帝觀其庸莫問分命救授都察遣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耽坐免官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與之遠而失襄陽袁耽見游

騰素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子觀其分遣將臣出捍
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奔師至
鄒弟及以譏爲國無武備敗我危道也向使石虎掩吾
不戒爲疾雷之舉建康其殆哉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瓌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
術終不振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爲美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
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訓亦將遵善遠罪不犯
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爲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
多矣使人用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尚事
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空虛相尚而不究其實子而如此
何以爲孝臣而如此何以爲忠自餘皆無責矣東晉諸建

卷八

學校者惟戴逵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
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康亮乎

康亮與鄒鑒賤曰王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讀書無從授音
句顧問未嘗遇君子泰愚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愚其主
哉人主春秋既盛司徒不精首歸政而居師傅之尊太森不
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今當廢之陶繡以告事或勸爲之
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彼德之談宜絕於智者之口或
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

王導固有失然康亮安得而廢之王野捕兵共導遂覺蘇
峻犯關由其禍惟已無救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
既重爲輔相欲謂教君德而外一也何不於朝廷薦進
儒士使侍講讀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

者也雖有重權事以中制外豈可遽廢一聞陶鑄爲備
之說即起角巾還第之舉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否判
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
徒又何益於上德詳康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
得美名耳論罵君子所不與也

光祿勳顏含卒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
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顏弘都無佞心無貪志君子人也其以修已而天不與爲
命則善矣而謂守道而人不知爲性則未喻其旨也曷不
曰守道而不違天者性也則性命之理昭然矣

康亮欲移鎮石城爲伐趙之規朝議多以爲不可乃詔不許
元規初以小智謀人而召亂矣曾不覺德欲蓋前失故爲

金

北伐之舉是又以少力而任重也若非朝議不可則江東
喪敗未可知矣嗚呼事之大也而以小智謀之責之重也
而以少力任之位之尊也而以薄德居之聖人以謂鮮不
及禍而當局者多不自知也豈止亮而已哉

王導處導簡素實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人據勢利而重於去者有二曰貪曰畏貪謂物欲深謂恐
憎大夫七十而致仕常禮也或勸力未振或勸爲尚壯則
有不得謝者矣不然貴戚之卿與國同休戚以安危自任
以去位爲輕以安邦爲大也茂弘於是時年六十有六諸
屢疾病然尚能斷大事固不爲累已之行以負顏氏是
未及請老也歟使其知進不知退退而懼人之圖已則必

頑頓集垢消喪廉閣交結頑為深根不拔之計聚斂積實不知紀極為彌縫實龍之用又安能令無儲穀衣不重帛以簡素寡欲見書於良史哉或曰事果實欲則本傳何以載別宅之事耶曰有妻有妾者人之常情也曹太人無小星之行茂弘時駕短轅未足多祗惟其真誠無偽焉爭不得志於閭閻因以市清行於士大夫而顯壽之徒恣行淫佚又不敢誰何者此茂弘所以為賢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請伐郭載侃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郭在江北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莫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致禍之由也及庾亮鎮武昌卒成郭城石虎果攻陷之晉兵大敗時亮猶欲遷鎮石城聞郭城敗而止

晉書

卷八

九

庾亮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庾亮自度與陶公孰賢蘇峻之亂亮幾無所容見士行而拜竟藉其力割平禍難亦可以得師矣以士行智力而不肯成郭而亮乃成之覆五將軍陷一名將徒以剛愎自用而致也向若遵規河洛其喪敗又當如何矣尚論古人者於亮亦何所取哉

龍壯以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之讎又欲使成王壽事晉壽不能用壯稱疾而歸終身不至成都

成之世蜀有賢士二人曰范長生龍壯而壯尤賢致壯之事君行已蓋仁人也而李壽不能用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豈不然歟

燕王純以未受晉命遣劉琨王建康求燕王章寶朝議以為

故事不封異姓為王翔留威儀議竟不決會時兄第擅權召亂宜加斥退又與庾冰書責其不能為國雪耻冰懼乃奏從其請

斷國論而中經事不知其宜漸變事而不知其權則何以濟矣晉以故典不與慕容皝王爵亦燕幾平名器之不假歟曰非也自中州蕩覆五東草創未兩世間大難三作所以隨時制宜不合故典者多矣何獨於慕容氏而必故典之遵哉淵懷勳虎雄壽之族自王自帝數恥與之同而朝命是請其志義如此固足乎褒而勸之也孔明以復漢為業尚通孫仲謀之檣號誠以事力有不得已者晉終拒之又安能禁皝之自王純而自王晉又安能遠師而責其罪負載事之可否如白黑易見而晉朝不決至一年有餘設

五

卷八

本

有危幾四面交至以是待之固為敵人嗤笑指顧而取之矣王茂弘既死謝安石未用何亮庾冰亦一時人物而不能辦此耶宜與而與之則思出朝廷宜與而不與比其表至詆斥公卿然後與之說不以為榮吾所未多矣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相尚因朝貢宴集謂何亮曰四海板蕩宗社為墟斯乃中區畢命之日而諸君宴安江元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棄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乎王濟氏乎充等其說

晉室南渡不復能再規河洛慕容氏先有遼東戰勝攻克遂入中土觀其自則可以知其不矣劉琨數言豈時中車時之病哉翔能言之則疆場之外凡興建功業之人疏晉而議之者亦不少也何尤冰翼聞之固所甚慕東朝

制人大獨無愧於翔手

帝寢疾使冰請以母弟琅邪王充為嗣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傳弟之者鮮不致亂冰不聽立之康帝即位謂冰充曰朕嗣滿業二君力也充曰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有熱色出充刺徐州

人主私天下而富有之至於疑其子之役連而廢殺之則太子亦欲富有天下患其父之不死而廢殺之矣父子天性也而相視禽獸之不若凡以利為心故也霸國之君與天並雄之人未嘗不失王道之迂矣以周家觀之文王年未二十而生武王武王九十七乃終是武王為太子七十餘年比其嗣世年八十有餘矣自後世無仁義禮樂之教而當此汗宮猶室不知幾詔幾誅探微不知幾人始

王適之非迂也嗚呼利之一言其害如此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辨乎為公卿大臣可不擇乎由漢世賞定策功其末流至以天子為門生而何大臣主持以得位者亦感其懷德曰非某入吾不至此君臣以天位為私惠父子以神器為私寶人欲肆行天理淪滅其所以異於夷狄者幾希矣然使何充當宋休之代必蒙異意之請受不忠之謀而康帝乃能容之充亦正言不為苟避雖出鎮京畿未幾復撫朝政較之宋代無德亦少損矣

康帝

晉紀

傅石父情交為侍中夏不願居任事乃除江州刺史

胡奮有言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非無謂之論也牙得獨者召多耳若其事無不以貴而擯君富而倍上故周公

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以詩書學士尚不免此况膏粱之戚屬乎褚裒近暨慶元規無補國家遠暨書奏楊駿自取參夷不顧軼中出於情素前後凡三請竟常居外貶戡遠矣王繹亦庶幾當立會稽王羣為嗣何充請立皇子聃帝從充議帝崩聃即位方二歲太后臨朝由是冰翼深恨充

士君子立身當特立行已常獨行如竹箭松栢無待乎依倚附麗而後成者也故竇武聞其父為后而不樂二更前以右族預權秉政已非大丈夫所為矣今又欲建定策之功為固寵之計彼哉彼哉若謂無此心者何必致恨於充也雖然充之立幼亦未為得君有適嗣立之固宜古人尚且推遺腹朝委棄而充何罪歟曰晉寓江表勢常衰矣異

乎四海一家中外綏靖之時矣少主二歲比及成立有晉懷漢昭之才猶在一紀之後而使女主稱制若是其久豈能深思遠慮者耶無乃亦有久於其位之意耶為充者稽世難立長君之義選建賢明而奉之則免於譏議矣

穆帝

晉紀

朝議以康帝之為荆湘刺史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嘗略過人有文武才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詔從之

桓溫英略過人而未有罪於國命者將稱其才而用之乎抑預防其有不臣之志而廢之也曰周公尚不敢前料三監之叛而不使況餘人乎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惟先覺者能實耳知溫者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

肆氣而分分之慮生犯分之事起矣何充在相位選用皆以功效不當親舊其於溫直取材非有私也必自度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不疑雖然權亦太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文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數有幾

褚裒薦殷浩為揚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與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深源累辭謝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夠深淵處而崇辭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遂引以退為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為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長華競君子遇會寧可如此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使翼何充既卒浩

卷之六

十一

七

名愈重於是積賢群之其官愈高而無識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然而來矣或曰士而無名孰知其賢才既賢且才名自不掩今德盡解之故選舉不以名則素無名與者皆是也又將誰取曰取人非一道四岳薦舜堯曰聞非聞其名乎伊尹耕野湯往聘之非聞其名乎諸葛亮在草廬中劉玄德躬自枉駕非聞其名乎人而未用雖大聖智無事效可指非以名而取以言而取以薦舉而取天下之賢材終不可得而致矣其要在於考實驗功而已矣不能考實驗功則為虛名所誤矣言所然然則其失在不存人也

沙門具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若役習人以厭其氣

佛教以慈悲不殺為至道其進之言一何異耶謂欲陷石虎為晉驅民乎非計也謂忠於石虎乎非計也佛之教難以慈悲不殺為言而其事乃不慈不忠忍於殺而不自知也蓋於所厚者薄故無所不薄也虎既殘虐虐進又贊之其忍又在虎之上資稟然機術使然幾可不遠而絕之哉相溫自減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為心膂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王羲之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昱浩不從

司馬昱既不知人殷深源又不量己豈欲抗溫正朝廷修政事廣求實德布列中外自足以壯王室之勢與英雄之心乃未用虛名以當實政譬猶削木為矛劍然為矢以刺三屬之甲謂之何哉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

卷之六

十四

八

後世頗推為翰墨之宗書史余傳事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趙主虎病篤彭城王遵燕王斌張豺並受遺詔輔政劉石斌斌與豺矯詔免之又遣遵還幽州虎卒太子卽即位遵至河內姚弋仲等說之曰殷丁長且賢先帝欲立為嗣以晚年昏惑為豺所誤今女王臨朝茲且用事殷下若廢罪而前誰不倒戈而迎殷下者遵舉兵趣勸英豺三接假劉氏命即帝位封世為譙王廢后為太妃舉皆殺之

天地之間形運於氣氣運於陽也網羅渾淪未嘗稍離故散為萬物消息而不窮形氣合而理事著其消息而不窮俯仰之榮枯成壞之無端也故明之為日月變之為寒暑近之為晝夜行之為歲時遠之為古今皆昇口之一唯一吸

月氣雖渾淪及其勝也各以其類故在萬物有日之類有月之類有寒之類有暑之類有晝之類有夜之類有歲之類天地木石風雨發雷莫不各有其類其在人也其善之類有惡之類有聖之類有賢之類有愚不肖之類有美狄之類陽推五福以類而升陰推六極以類而降災祥以類而應萬物以類而聚是故君子慎所類焉不使類之亂也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類相從故也天之報施無言可聞無象可見而理不可誣或大或小或遲或速未有不以類而應者也以石虎之事觀之亦昭昭然矣勒病遣二王之國虎留之勒不得知也虎病以二王輔政妻逐之虎不得知也虎視勒叔父也殺勒子及其母連視虎親父也亦殺虎子而及其母豈非應以其類乎虎將兵伐伐前後坑斬無慮數十萬人而愛民惠術百不聞一其慘虐怨毒之氣崇聚繚結勢必泮散往而復還於是鄴中暴風拔木墮甍如孟升宮殿門觀墮月俱火燼聲氣所召也諸王相屠假手冉閔盡誅錫種二十餘萬石虎三十八孫靡有子遺惡氣所感皆以其類也曹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凡施大恩與深怨其報之末有不加甚者其類固然也是非天為之非勒之靈使然也惟明智之人雖無前事而能自警察其失則豈可得失以為師焉若覆車在前不知改轍轉情猶欲恃力而行則愚人也已矣司馬氏骨肉相殘而冀得之聰權相繼二戚而趙盾之非逐事也而虎不知曹子之戒焉豈非以目不靈之人哉

征北將軍褚夏請伐趙大敗而歸懸懷病卒

季野為天子之舅太后之父不肯內輔甘領外藩庶幾乎善處者矣然自任伐趙喪師廢國則有不量己之暗力聽激浩又敗國事則有不知人之蔽嗚呼斯二者聖明學業之所難而不可不勉者也或曰何以能量己而知人曰權審輕重度審長短物莫不然而心為其能反而審之則自知矣取人必以身為准修身必以道為宗修道必以仁為先求仁必以心為本心能常仁則人皆可知矣魏晉以來老莊是師莫有為孔孟之學者故人材質美而成德者少也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會稽王昱曰蔡公傲邁上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殺活欲加之太辟荀爽不可乃免為庶人

蔡道明辭三公之位甘齊民之戮何也古人辭請必陳義而有辭道明之辭無傳焉史直載其謂所親曰我若作司徒將為後代所嗤義不敢拜也亦不端言其故是以當時不喻而後世疑焉以愚觀之道明直以幼君即位母后稱制會稽王以叔父之尊專朝斷國殺深源以虛名之士排難折衝難乎與之同寅協恭共濟功業者也謨非不能言以此意不可言故不言耳深源初極高蹈既乃降心親道明之固讓有欺德矣而欲加之太辟何忌之甚哉人臣貪進冒利無廉遜之操以敗風俗是則可罪未聞力第三公其罪至死者非大無道如凶夷虐狀亦必不肯行此典則會稽王遂加謨以不臣之名請致廷尉未知據何經衍

而廼此義也蓋惡直醜正衰世之風僕僕卑躬阿諛順旨
以為敬王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之節亦何足與言權義哉
蔡謨議論固多可傳遺榮不居尤為峻潔殷浩事行徒增
簡冊之疵歲月雖遠是非之判如昨日耳

朝廷將行郊社會稽王嘗問王彪之曰有赦否彪之曰中興
以來往往有赦然非所宜為愚之人將生心於僥倖多遂不
救

車之可否有一言而決者有曲雖廣引多言而後明者赦
非今與古人言之詳矣不作多言也曰山人微幸足矣雖
明君賢相未能斷然不行亦貪其名之天下以為布德施惠
而不思其害之大也彪之固善論事所難得者會稽王信
而用之也道萬善至言無濟世大略尚能及此可以明君

賢相而友非能乎

趙法陰王琨以妻妾來奔斬之石氏遂絕

石勒於晉有攻陷京師囚執天子之罪在晉已更三君於
勒亦易五主石琨破亡之餘以妻子來奔殺之非義也敵
惠敵怨不任後嗣害晉父子孫惡惡止其身如理使犯邊
疆謂吾軍斬晉將俘殺而至戮之可也今以窮歸我生而
打之不亦善乎

殷浩以北伐無功復謀再舉

司馬道衡以為殷公為晉主堪任經濟深源以會稽為知己
與之同心故北伐之謀諸賢交諫而皆不聽計一時三公
之正道當倚深源固如申伯之倚召虎而深源之主道當
亦猶召虎之主張仲也豈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

頗水涯增名勝之風流而不可持以禦栢溫取姚襄敵將
健而圖慕容儀也將相屬主玄虛相尚而不以實用相期
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耶

姚襄在歷陽以燕秦方強不可北伐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
浩惡其強盛因襄諸弟屢遣刺客刺襄刺客皆告之襄遣使
於浩浩對使者切責襄襄大懼浩北伐表襄為前驅襄引兵
北行詐令部眾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果追襄襄縱兵擊之
浩大敗走保譙城

姚襄國志在關中非為晉役者也燕秦方興秦末可圖其
父弋仲知之矣故遣襄歸晉盤礴俟時殷浩若能長轡遠
馭推心待之與謀進取固不能禽健誠舊而自隄以東隄
河之南必為晉有惟後陵襲汎泗舊都亦一時茂功矣乃

與景國造隙又自取敗且浩之北伐何為為姚襄耶為石

趙耶既因襄弟又遣刺客且對襄使者責數之而用為先
鋒襄豈嬰兒稚女若是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解以將略
則無聞一出而退屯下邳再行而退屯壽春三舉而走保
譙城所謂入見其人清談于案出觀其政賞罰清亂浩之
平生盡於是矣而風流之士猶不以為戒白帖為中胡林
羽扇一言當會眾口咨嗟是將何益於人我耶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拓溫秦亮之浩既廢舊書當作嘲
嘲惟事字久之溫謂郝超曰浩打德有言響為今僕足以償
則百揆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弟向書今以書告之浩大喜
答書虛若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定鴻溫大怒遂囚之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非但人事與天理也天

誠而已誠則無息人而作偽能無息乎是故言偽行偽無不敗者天惡之也深源自布衣有大名累辭爵辭初若蟬蛻垢汗鵠突靡表萬鍾褒冕皆不屑意者晚節節用非成身名俱隳乃更眷眷台司忍而而下相溫寵辱若驚之態形於公書聞開之時智巧莫施其天自見然後深源之表

重本末著矣外自能發其覆覆者蓋自發之也庾元規殷深源皆風流之士也深源之仁歸相溫元規之懷士行皆其天也清談鋪清何足以蓋之是故君子之學當以仁義禮樂充養其天大德成則人事舉矣或曰謝安石拜相溫不類是乎曰溫嘗問之對以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者彼用罪之九二敬而得中豈與浩之頻異乎蓋窮者比乎北海王猛少有大志隱居華陰聞開相溫入關拔楊詣之捫

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問曰吾奉天子命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渭水百姓未知公心耳溫默然既而兵不利欲與猛俱還猛不就是行也薛珍亦勸溫徑過長安溫不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自於其勇而欲溫持重溫殺之

以景略與元子平生積用觀之元子非景略之儔也景略帥北海人而隱居華山即彼土之豪傑矣溫嘗而問諸三秦景略曰已輕之矣溫雖至渭上內實謂其健不敢更問方寸之微為景略所得此景略所以不肯從之者也溫嘗知人使當以猛為謀主今訪取秦之策符氏不知所以為計矣當其時據通長安上計也薛珍猶知之以偏師濟亦

有所獲王猛觀此其游刃必有所餘地矣溫上不能致猛下不能容珍宜功名之不達也

秦主苻生太子生即位改元右僕射段純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殺之

嗣君即位明年然後改元存終始之義一年不可二君示有懷也明年不可不改元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示有初也得生凶悍恃愛其得失無足言矣不幸而有類生者是不監前失而自標其欲速之心豈非大不學之罪哉秦遣閭負梁殊使涼州牧張璠自督軍也二君何以處之殊曰督軍我微秦方強盛以小事大為若事秦璠曰秦何不先取督軍殊曰督軍兵服涼可義懷殊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河為非君有也璠懼乃以涼王玄觀之命稱藩秦

是時秦之盛業未固涼介于西方數足自守張璠信聞張大虛喝之詞懼不能違然璠潛以言畏威則秦之兵力未能越河以言服德則生之無道何足懼且其言勇而不能勇也璠為州牧所當慮恩信撫軍民以遠秦本乃猜虐拒諫以失人心此宜怯而不能怯也勇怯失宜剛吐柔知非時秦國且以殺身可不成哉詔遣使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臨臨於大極前殿三日總改葬之服修陵墓毀而服之當也服經三日臨亦可以蓋迫遠之痛矣晉室南渡于故址洛陽陵墓皆高曾而上者慈孫之情不忍以遠而急不敢以遠而久又況前者乎胡羯侵陵知而不問置而不報衣服不整髮不戢下弟何以時矣使哉秦主苻生殺戮自甚人不自保中海上秦系有時時薛諸相之曰王上暴虐中外離心王秦犯者非君而誰願早為計

堅以問呂安漢安曰臣不足以辦大事王猛謀略不壯
出堅招猛語及時事見知舊交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符堅王猛君臣之契亦可謂美矣然漢安薦猛為猛未為國生
也堅招猛固以時事而大悅即是猛為堅畫蘇君之策矣
孔明初見玄德所言顧若是乎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景略之進不以正矣如正邦何李勣尚不肯當建成之事
王僧辯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而景略顧為之致堅不得其
終蓋始諸此舉矣

秦苻太后過東海公慶之門車馬輻輳恐不利於堅乃賜湯
死堅與慶訣於東堂慟哭歔血

符堅初得國首以猜忌而殺其兄雖曰母意然生殺號令
自己而出者也使漢果有不目之心獨無處之之道乎今

乃罪惡未彰而賜之以死從非義之令於是乎不子殺無
罪之兄於是乎不弟濫刑先施於同氣於是乎不君欲以
長世難矣

魏主鴆卒以大司馬倕輔幼主恪雖想大任而兢兢嚴謹每
事必與司徒評議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等道量予受任
人不踰位官屬有過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唯以此
為畏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

慕容恪受顧命輔幼主獨秉大權號令生殺任人受得
而下之名也許庸才耳特以位顯公府而恪事不專大必
與詳其議之一以示人至公二以發評智思而恪謙虛宏
博無猜懼自用之意實亦見矣矣夷狄之有賢不如諸夏之
也其虛心待士諮詢等道量予受任人不踰位難周公

相成王亦如是而已夫豈以人不足問眾不足從師其成
心陷於元惡而不自知哉又豈簡齊賢能屏遠忠正專取
親昵布之要地以自封殖哉雖曰五胡而高識遠量乃爾
絕人宜其流名不朽也至於朝臣過失不顧其狀隨宜他
叙不令失倫惟用此示敗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又豈以
一事排百片言忤意猜疑忌恨加以他罪情法不相比輕
重不相稱使天下匹夫匹婦惘然有不平之心哉後世為
宰相者不必他求能取法於恪亦足稱賢相矣

范甯好儒學性實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或以為
太過甯曰王何滅弄典文溺沈仁義游辭浮說破壞後生桀
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觀聽哉故愚
以自棄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嗚呼自有載籍以來三千歲矣為世害者固多有之大抵
皆邪說淫詞也楊墨一也佛釋二也老莊三也荆舒四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而其術蓋孟子辭而闢之既無
其傳矣老有莊列翼之其說浸漫足以悅人耳目而動其
心故其後為王何格清虛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比之楊墨
其被廣而其流達此范武子所以有甚於桀紂之喻也佛
氏之害前固言之矣若夫荆舒則取佛老之似以亂孔孟
之真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貨託理財之說以行交征
之事仗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養村之道以收漁育
之士開利便之便以變天下之心兼此數端究其終極
比王何之尚尚有好老與不好者而已哉在嘉祐末年
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無此

物望誠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教聞天下者乎以是觀之不知天之厄斯文而斯人耶何原節以數與象而幻之也又不知其流弊所及至幾何時而後止也非夫

哀帝

晉紀

皇太后周氏薨帝欲服喪三年江彫曰禮應服麻服麻私情所以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哀帝抑制私情從禮而就正禮可以為後世法矣亦明帝有以詔之也詩不云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明帝有焉又不云乎無念爾祖秉修厥德哀帝有焉東晉家法之美有如此者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此正禮也後世或致隆於所生而不虞其家不孝之譏有以義起禮為所生齊某不叔期而反加以不孝之罪徒亂人父子之分失仁

晉書

卷之六

孝子

義之節雖利辟快私意於一時各宜所以為訓明大倫於天下後世哉

帝信方士言斷殺傾藥以求長生已而藥發不能親政褚太后臨朝

方士之言有二一磨丹化金一也長生不死二也所以誅此二者則固多術矣自古力可以為人足以使歲月悠久足以待之者莫如漢武帝而終莫能成又况其餘乎原其本其利心也君子望德而不貪則無此患矣武帝晚年而後悔曰自古豈有仙人服藥節嗜欲老可少病耳非其專心從事之又不能為此言然亦可謂不敏哉雖悔悟之晚然足以垂戒後人亦賢於終不悟者若哀帝資氣既弱實宜又

一有沈溺固未易辭亦三入必得之師也

王述每受職不諱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故事當諱述曰汝以我不堪耶坦之曰但克諱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諱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譚德也自太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已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於國則以勸風俗也齊命伯禹作百揆禹諱于伯益皋陶而不諱于安斯伯俞非惟見己不敢僣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皋陶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諱於是九官皆諱廣敷職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滿推賢才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豈偽為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諱皆不得諱卒居其官則以諱為虛文是不知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飾固賢於隱情求名者苟譽古賢之義不若諱之為益也諱而不從必

晉書

卷之六

孝子

義之節

舉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之風矣仲尼以禮讓為國為美詩人以受爵不諱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海西公

晉紀

燕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公行羣下怨憤

考燕之所以亡非有大無道暴虐不君之失也特以舍垂用辭故曰人主之職論一相而已矣而評之所以召外寇覆邦家者特以貪昧無厭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慕容皝自林城還龍城其子儁先取薊遼克鄴而都之據有中土比暉失國凡八十餘年儁不能擇任賢材以為輔用而慕容評不思強敵伺釁圖我境滿鎮乃聚斂積實賈賈嗜利遂致元不衷官失德選舉不明黜陟無法汙急之人刑罰不及清修之士爵位不加公私煩勞百姓困弊盜賊

充斥邦本陷危於是敵人長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而障
評爲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待知桀紂也寵賂一彰亦可
以亡聖賢之言豈無驗而欺後世哉

相溫伐燕都趙請盡舉見衆直趙都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
逃潰溫不從

都趙之謀正王猛他日伐燕之勢也溫名英雄而不鑒此
機者非智不及乃氣不勝也亦猶伐秦而不渡灊水耳復
溫志略足以吞秦雖燕則視符健慕容暉猶孱勢然又何
難哉嗚呼此固人所不能勉強者歟

溫恥喪敗歸罪於衆員奏免其爲庶人

仁人志士欲伸大義於天下如諸葛孔明之徒雖戰攻不
利必責己引咎宣布所以收人心圖後效是故功業有

四之三
卷之八

成若乃自耻喪師而歸罪於人妄行誅戮未有不旋致禍
敗者此係用心之公私廣狹耳相溫志在先立功效即圖
篡奪此念一發神明其知之矣方諸司馬子上猶不逮焉
將以求濟所欲不亦難乎

松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
雖失利何至知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

請改之盛不許

相溫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十萬人之口而懼其
心此桀紂幽厲行剖心斫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溫傾行
之子孫以漢亦嘗敗孔明與蜀亦嘗敗魏武用兵仿彿孫
吳亦嘗敗也敗豈足耻顧所以敗者知何耳溫一敗而深
耻焉今非善戰者故以爲耻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

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其發蓋而
至于今七百年枋頭之賊陽秋所書溫骨盛子之
傳而不泯溫號爲英雄而知不及此豈非愚乎雖然盛亦
未爲得也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
示人其重慎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行四布溫得見
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秦兵在華園王猛上疏以甲子日大破姚襄秦主堅報之
曰將軍授不踰時元惡克舉數當而古朕今親帥六軍星馳
電赴將宜休養將士以俟朕至

王景略辦燕有餘力矣況已破其大軍走其主帥而環其
城郭克在旦夕非有濟師之請堅何必更勞民動衆親將
而往哉予以見堅意在武略欲禽慕容暉爲已功也猛雖

四之二
卷之八

不言他日無故輒解驍驍之任乞改授親賢別付一州若
有不嫌于中者蓋爲此也輕堅禮之重委之專尋畢大政
端拱仰成故破燕爭伐之機微不成大業耳中庸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秦主堅之心去今七百年而炳炳不沒
人君之心術可不慎哉

初燕主暉命梁琛使秦琛歸數稱秦主堅之美暉疑之收繫
獄堅入鄴而赦之曰卿不見幾而作可謂知乎對曰鸞者動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臣所不及然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
去就不顧國家就使臣知亦不忍爲堅說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琛知兩言之非矣
凡初末有不占者人生而善物生而美心初而仁事初而
治故君子貴知幾而聖人謂幾者吉之先見也若夫災凶

謂福也。謂禍也。謂榮也。謂辱也。謂貴也。謂賤也。謂富也。謂貧也。謂安也。謂危也。謂存也。謂亡也。謂生也。謂死也。謂得也。謂失也。謂利也。謂害也。謂福也。謂禍也。謂榮也。謂辱也。謂貴也。謂賤也。謂富也。謂貧也。謂安也。謂危也。謂存也。謂亡也。謂生也。謂死也。謂得也。謂失也。謂利也。謂害也。

占人稱從善如轉圜者。得堅有之矣。趙諫諫飲酒王洛諫曰。觀皆爲之禁。止終其身。宜其并據天下十之七八也。使其聽王猛臨終之言。從得融。冉三之懇。不輕忽鮮卑。而會取江南。如聽整漆之心。其大業。易傾乎。均是諫也。而或從。或違。然則從之者。非欲克己成德也。抑嗜好忍耽樂。將以求濟其大欲而已。夫納諫美德也。有始無卒。所得猶不能補所亡。况初不能納諫者乎。

大司馬溫有不臣之志。嘗嘆曰。男子不流芳百世。當遺臭萬年。

元子所謂芳與臭者。即忠與逆也。雖然。非真知芳臭者也。使其知爲忠之芳。如飢人之聞素饌。其肯舍而不爲乎。使其知爲逆之臭。如飢人之聞糞穢。其肯食而爲之乎。惟其知之不深也。故舍忠爲逆。亦從權有成。以其成而蓋其臭也。豈不愚哉。溫父茂倫忠義大節。嚴嚴如秋霜。潔而不污。貞節其於貞與。擇術如此。夫豈足以當沈默淳樸之餘。

溫先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封頭之敗。威名頓挫。榮車都起。溫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興。不徒不山之勳。不足以愜民望。溫曰。奈何。超曰。不爲伊霍之舉。無以雪耻。立威。溫深以爲然。

其哉。都超之邪。詔也不曰。脩德立功。可以雪耻。而教以廢君以二者。相方喪師之耻。纔比青蠅之汗。而廢君之惡。始猶拍浮。廟中矣。爲人援。屬即有君臣朋友之義。見善必陳。見過必諫。額教以廢君。且伊霍之舉。豈爲自雪其耻乎。亦異乎爲人謀而忠者。失使溫翻然有省。超其給哉。

溫諷褚太后廢帝。立會稽王昱。溫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知其典故者。百官震懼。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命取霍光傳。禮儀制度。決於須臾。

王武收多善。誨善。善止郊祀之赦。諫卜術之拜。料穀浩之敗。決主嗣之儀。尼袁宏之文。論從婢臨朝之非。宜言大脩宮室之不當。莫不深合義理。犁然有當於人心。獨取霍光傳。定儀制。助相溫廢君一事。使人有遺恨耳。此豈特高堂隆意。適其通而已哉。以春秋之法格之。其能免黨惡附姦之罪乎。惜哉。

簡文帝

晉紀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稽疑廣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愚。帝之流。但清談差。腰耳都超以溫放朝中畏事之謝安王坦之當共詣超曰。時不出坦一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更安。安曰。祇不鮮不當者。而於簡文失之。簡文柔和平。今人也。

相溫以其易制又年浸高矣故立之然靈長之詔能使溫流汗變色溫崩之命能從王坦之善謀惠帝何敢望也或謂安石為相超屈者安石非國富貴持祿求容也正惟心在王室故爾王允之屈意於董卓溫之屈意於王敦謝安之屈意於相溫皆不為私是以君子與之與其心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者以安社稷為悅也安石有焉

武帝

晉紀

溫來朝謝安坦之迎于新亭人情恟恟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溫大陳兵衛延見百官莫不戰懼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廢後置人耶溫笑命撤之溫使超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卿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盡忠輔衛卒安臺

晉書

卷八

王坦之

列傳

晉世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御相如庾元規殷涑源之徒敗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勿取虛名而愚非之且三代之王猶必先其令聞故君子欲早有譽於天下中庸取之士在窮約中若無美名人何從而知在上者不取矯激沽名者又必詢事考言明試以功則其能敗矣殷涑源相溫至武昌則失權欲去位以避之聞相溫欲處以尚書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辭之其情致平辭殊與虛名不類後此二十年溫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神爽朝士惕息之態常什百於涑源之時而安石視溫如故已然意安閑不為少過從客談笑而溫亦自沮如操能制之者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厚中品乃爾故之在實而不在名

溫疾篤調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故緩其事使安未具草安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太平安可以示人謝安見其草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

文人之不足貴也決矣安彥伯逸才辯達見稱當時而安身於相溫蓋工於語言而短於器識也文士之不如是者鮮矣九錫文是手可斷而不可為者又於之致思而求美彥伯其果無識也微王彪之彥伯之負可勝任哉故為國家者必尚德而用賢士賢而有德其文雖不能誇麗麗而其言必無說矣

溫弟弟冲代溫居任盡忠王室始溫死罪時專決冲湏報然後行

彥伯之擅權者必先為所不當為以移人耳目而沮其心然後上及於君父而所不當為者莫大於生殺之不稟王命也人孰不愛生孰不畏殺能生殺人而人主不與焉則於國無難矣相溫總兵數十年攻伐四出廢君立君疑可畏矣而聽於遠者不以傳人稱之幼子之續未能十

於溫也而符秦懼焉與謝安比豈非以其盡忠王業彥伯氏之怒而不墜先父之烈耶若幼子可謂能為人子弟矣能為人子弟則能為人父矣故天下莫強於義莫正於理以義理變身今有不服乎

相冲以楊州讓謝安自求出外柏氏皆以為非卻超深止之冲不聽

人之不肯輕立權位者非貪心即畏心也祿利所厚故貪者慕焉怨仇所集故畏者懼焉貪畏交戰于胸中求

所以稱其貪而禦其畏斯無不至矣南郡公再世富貴門戶
赫奕蓋名利之朝市也而勿子去揚州如脫屣晉未再成
自京口還鎮姑孰自姑孰還鎮江陵雖方伯之任不移而
朝廷之勢益遠冲風之裕如不以安石為憾與之中外協濟
以強晉室若冲者可謂君子矣都超既敗人之子又欲敗
人之弟使忠義之門為叛逆之家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秦主陛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然自過東統可謂苟且等將
兵臨西河關有眾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命違師撰計
天錫怒殺負殊發兵拒戰兵敗奔姑蘇秦兵至姑蘇天錫逐
降

易稱顏子曰知柔知剛萬古之至詩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若是者其知柔怯之用矣湯之伐桀古未有也

其誓師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既克夏有萬方乃曰懷懷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古之立大德建大功者莫然也張

天錫固非可語此者然保守一方數世之業而勇怯失所

安得不亡乎初得堅使王猛以善諭之猛張皇秦威亦惴疑
虛囑耳天錫宜有禮義辨答之文未嘗懼也乃遽然稱藩
及秦師大舉不朝之罪在我宜有引咎責躬之事不當抗
也乃憤然與戰宜剛而柔宜柔而剛英雄豪傑猶不能以
此得志於天下况天錫乎

秦攻代代王什翼健為其麻子寔君所執秦既克代代堅曰天
下之惡一也車裂寔君

符堅為代慶此善矣而於秦之為反逆者莫不赦之何明

於外而闇於內乎蓋堅既取代思所以服其人者故為此

舉非誠於人惡也若誠於去惡則北海公重行唐公洛及
王皮周續慕容評之徒皆不得幸而免矣是故人君好善
而惡惡誠之為貴不誠未有能善其終者也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皝曰秦自王猛之死日以頹靡今又重
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識之言行常有驗時不可失也皝笑曰
天下大事非爾所及

慕容氏百年之國也曠置相不善解后取亡而其入固多
其懷懷復國之念而伺秦隙者如蠅之候晨理之伏鼠也
稍有見間倏然動矣堅既不戒又窮兵黷武憤宮室治舟
楫作器玩以悅之然是時秦勢方盛如日未異而慕容紹
已見其兵疲民困有危亡之憂矣言慕容農已見其頹靡
奢汰有殃將至矣之事雖未六十年其事果驗王所以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戰戰兢兢以保之也

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今宮室比之初過江已為侈矣
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安曰宮室寧陋僕世謂人無能處
之曰任天下之重者乃以情室屋為能耶故終彪之之世無
所營造

安石非憚民動眾作無益者况秦兵馬寇讎數舉而治
宮室尤非急務也君子學論之曰東晉是時氣勢微賈
奮欲盡安石為此所以鎮安人心耳若意不出於此是誠
無說也王叔武所論亦徒見宮室侈於初過江之時安石
規模其取京洛為準耶雖然不為則尤善也

郝超嘗於桓氏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其出
箱書授門生曰我死父若哀悅可呈此箱超卒父果哀悅成

疾門生吳相與相溫往反密計情大怒曰死已晚矣遂不哭

孝於親忠於君者人之良心不可亡也超為子則不孝為月則不忠然恐其父以已死故哀懷成疾思所以寬之是良心之孝也知與溫密計為不忠可以祭其父而寬其憂是良心之忠也所以淪胥不自反者利欲汨之耳嗚呼中人以上不可測也中人以下遂欲而不能自克則昔也廉今也貪昔也正今也邪昔也尚名則今也喪廉耻昔也親君子今也疾賢士如超者多矣余竊不念其差殊如此可不戒哉

朝廷以秦之退為謝安相冲之功非拜關府儀同三司安與冲能克敵善矣然該城襄陽相繼陷沒未能收復

則取肝胎走秦三將未足以贖喪地之咎當如諸葛武侯請賁三等可也而以功受賞豈本之思乎

秦主堅以陽平公融為征南將軍融素不以南伐為然者也既非其事則勿居其官今官以征南為名而以沮征南之舉何也故韋玄成護葬則可以感德王長孫無忌愛金縢則不足以回高宗此辭受之法也

朕議伐晉羣臣多言不可久之不決堅曰鑒金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諱之於衆斷之以獨雖王亦然而符堅以此亡何也曰非所當斷而斷也自古成業用已亦有幸而成功者幸非常勝之道故孔明不從魏延光武不納臧宮必也遷國如

殷庚出師如周公其下則晉武之平吳唐憲宗之討蔡皆灼見不疑十全而舉斯可也符堅之初信任王猛聞言莫

入此則斷之善者矣方是時堅心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得也及其棄也志意既滿貪欲方熾方寸之明有蔽之者故其斷失也然則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明理與不明理而已是非可否之理明於心則一言而悟否者雖千萬言如以水投石不見其從入也

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非婦人當預幼子說亦以為不可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軍旅誠非婦人所預大事誠非孺子所知符堅嘗聞此言用以折人而施之不當理如白黑昧然莫辨及婦人孺子之不若書不云乎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夫三

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之地與符堅同而事殷伐晉其成敗異者文王宅心以理符堅蔽心以欲故也

堅發長安兵百萬詔謝玄等以八萬拒之都下震恐玄聞計於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將山墅與張玄圍碁諸墅要甚劣於玄是日與玄為敵手而立玄又不勝安至夜乃還

死生驚懼不入乎會中者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雄集像之人輕之也悍勇愚猛之人真之也符堅南伐以秦臨晉何當泰山之於一卵哉人人端以安石獨有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乎晉室雖微正朔所在君不索迫人心所歸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堅志驕飛盈貪貪欲無厭不思其末

夷狄也方將陵跨江淮為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連矣正使
強弱相懸直當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
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其矯情鎮物者夫惟言
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
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
情則與玄瞞聖暴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負負而勝安
石之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謝玄遣使謂之曰此非欲速戰也若移陳
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不可堅曰引
兵少却使之半渡而擊之蔑不勝矣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
不可止玄渡水因其亂而擊之秦兵遂潰

謝幼度請渡之策乃姚襄所以結和溫者也便符堅和溫

之待襄則幼度之策不得施矣策不得施則必却軍以致

秦師用宋子魚之說及其未既濟而擊之歟堅固以是俟

玄矣故彼之所奔我之所取奇正相因兵家不窮之術也

謝安得釋書知秦兵已敗時方圍秦撫書置牀上丁無喜色
客問之答曰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

折

折屐齒之事滅丈夫或以謂安石謂其矯情鎮物而天機

之動有不可掩者非也方秦師大至江南之人就不憂者

謝公以宗社存亡決之盡人事聽天命蓋無遺策矣秦

兵大敗捷音鼎來王室既危而復安人目之喜孰有大於

此者乎此而不喜則亦不近人情矣謝公固以安社稷為
悅者且折屐齒固宜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好贊議賢者

大抵如此爾

謝安功名既盛而險敵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疎忌

之

聞人目之義不敢要君者矣未聞人君之道忘人之功者

也莊官稱職排難解紛雖勳勞累年皆分所當為若計勞

績之小大以素履為量奴僕官力而責恩於主人者何異

故凡為人目但當自勿不當謂受賞之心而人君於目下

之功則不可終忘也必輕重高下等而報之而之者非

以利待其目也所謂使目以禮也大馬有勞於人尚獲蓋

帷之報而況賢能才智為吾熙熙績代天工禦災捍大

患而可忽然忘乎謝安於晉其功不在王導溫嶠之下氏

符未亡步搖復與中原淪於左社日以深遠此正君臣協

心共意思屈羣策進取克復之時而武帝心已滿盈接晉

四騰曾不闕月遽用謹口疎忌賢目世之猶念小夫起縣

官不足為盡力之憤則此等有以招之矣嗚呼母忘在莒

管仲言之無忘河比之難焉異言之衛獻公復國猶太人

也此固庸君之所易者故世未嘗無臣也惟有若為難

燕王垂至鄴改秦年號復燕舊制上秦王堅表臣復書切

責之

秦勢日蹙燕勢日強為取計者當如何宜因慕容垂表表

之時遣使質之曰前君笑道自取滅亡英明以時非君借

物此固風昔之所期也涼德亦任士宇騷動日辰傾覆為

執事者所憂軼綏真好之乎謙問之厚凡燕故地君自取

之勢人保守故疆以來宗廟願君捐弁前事相與更於親

仁鄰實圖利之器素長者又深感秦主厚恩此則
則泓冲之兵不遽侵逼姚襄伺隙無自而起以其間
政事撫人民選將帥勵軍旅嚴圍自保確確乎其固矣而
堅猶事客氣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其亡之速不亦宜乎
相冲開謝玄等有功自失言慙慙成疾而卒

幼子可謂有恥矣他人失言不惟不自咎或反以生怨疾
而起謗謗相傾蕩者皆是也幼子一言不効歉於厚誼
者以是疚心而刻責推類而觀之其平生自欺亦少矣可
謂耻過而不遂非君子人歟

謝安請因得氏傾敗開拓中原且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
十五州諸軍事

治功禍亂皆以君目一心而後能成苟為不然則所就不

至於深大絕異也淮淝之績晉朝憂亡故如人擊其背而
頭目手足同力打衛是以易也安石勲望既高武帝又已
受人諸懇此噬嗑之時也內閣不去而欲從事於外心有
憂虞慮不精審以此濟者鮮矣得氏傾敗于關中慕容苻
集于河北以事幾論之所謂難逢之會也然宣王無六月
伐車之志吉甫無孝友張仲之助安能薄伐獫狁而委庸
公乎或曰使安石不為此則亮青司豫豈再入于版圖功
雖不終不猶愈於不舉耶曰僥倖小利近功則可爾周公
伐管蔡夫何足以勞久役者然二年而後克非以伐而克
之為難以固而安之為難乎中原淪沒于茲七八十年矣
晉師不日而復河南四州未論進取姑欲保守守為失
秋所侵者其人材略豈南荅可辦也若相既不和於內

講將又節遠不相及以得之之易即知失之之速也然則
安石宜如何治自內而外噬嗑則身矣

晉格王道子車權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符堅來求救
安乃請自往救之出鎮廣陵築壘白新城而居之

孔子曰大目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上既不獲於武帝
下又見疾於相王於是乎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其可謂
終始不渝矣顧乃因符堅請救而出名保不正非所謂以
微罪行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其鄰之保固專掠之周旋
豈晚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乎以安石高情雅度
往古難儔尚不免此况汙俗之眾人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九

武帝

晉紀

後秦主苻登秦新平太守苟輔力戰拒守久不下數月糧竭矢盡苻登使人謂輔曰吾以義取天下豈難守耶卿但率城中人還長安吾當得此城耳輔信之帥民五千口出城

苻登之

夷狄五胡之初尚詳情力非有大相逼也惟苻堅庶幾於君子長者猶不克終姚萇方圖取秦不能仗義假借以收人心僥倖小利以解計取一城許之生而離之彼亮祚之不長宜哉

後秦主苻登使人縋秦主堅於新平諸將

司馬氏論堅之所以亡曰秦主苻登雖則民氣未勝則主驕以驕主物欲其才不士者以爲之此特一弊耳

秦之所以爲秦在五胡之初尚詳情力非有大相逼也惟苻堅庶幾於君子長者猶不克終姚萇方圖取秦不能仗義假借以收人心僥倖小利以解計取一城許之生而離之彼亮祚之不長宜哉

燕王曹宇即帝位

舟之復國何其易哉某處虜轉轉皆曹君也而雖非大無道如桀紂特置和不善好貨而亡不足掩三亡之善也故燕民眷眷望星猶飢渴之望飲食曹既風有共憤之

時將佐又多忠良是以尤復物如反覆手以垂復國之不難則見秦主苻登之非道難得之必失之

鮮于乞之殺翟童也翟童孫翟陽之甚於信之恬之喜敗獲不愛主卒逐諸將施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政鹿鳴遠接衆陽以叛

夷狄之人固有君子哉可與也聖人必謹華夷辨者以其大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也且中國之衆欲修身者豈無師友可親致治國者豈無法可仿何必外交夷狄而隨中國以爲不足與爭人而如是其心大有以敵夷狄矣無以異者故孔子曰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孔子春秋魯齊之旨也翟氏反翟陽陽之之所目擊而推心愛信曾不防其有背師北行時衆陽陽之所

其任顧不重哉已既好而不恤士卒而愛信非顧之朋

朕之下欲不亡得乎嗚呼此可爲宋世之戒矣

泰山守將顧雍於翟陽初雖云使失序也翟陽自見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接洛陽陽是遠顧雍雖北方驍勇之解職留顧雍於洛陽

張廟之叛視翟陽之事也便會東不安泰山西不失彭陽秘板撫定三川而湖陳之戎不動則充青司謀之地長舍左社而憂太鉅然則勝恬之之好敗獲不恤士卒愛信丁寒其罪大矣其原則謝玄之節如遠之所故也左初直進據河南爲諸軍聲援則彭陽之必不以孤軍失利挫折計乃居彭城距河大抵數百里殊非魏武置鄴置不欲相遠之意脫則軍有虛聲能制敵乎勿度至是知人朝氣統

而暮氣衰者耶

以朱序代謝安鎮彭城以女為金枝內史

武帝道子與此失之矣序才而望非康樂之比不然使

督青兗序督司豫備賢於置方散地也當是時謝石謝琰

之徒皆無恙乃廢而不使蓋道子國寶有憾于謝氏寧可

廢國以快其私怨之衰微自此決矣

詔勸與主戴逵遠東辭郡縣逵適不已逵匿於其謝女上疏

曰逵自求其志今主命未回將罹風籍之患陛下既已鑒器

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康者食之所疾也直者枉之所疾也高者危之所疾也

也異於已則疾之無不然者世之人好瑕疵隱逸以隱逸

者少貪穢者衆此則謂之曰人皆仕進汝何獨不然無乃

益虛聲以釣高位乎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者也夫

隱逸之人非必皆抱道懷德稱其才也但人各有志好

爾或其年齒之衰或其體氣之病或經憂慮而追傷志氣

或遭榮利而甘守賤貧或所見有時以遊擊初之殊或潛

能勿用以特風愛之會夫豈一端而已安可指為純益虛

聲公釣高位乎夫博學多通必求自試安道乃不肯仕其

必有所挾人不知也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召之安道避

使者發琴曰幸非王門伶人何乃見逼其風度如此固折

腰屈膝者有掛星之徒所播惡也微康樂公營護之殆不

免於害東載

崔道遠使詣謝罪燕王珣以其父覆絕之遠乃自稱樸夫

丁憂之與鮮卑何以異遠所以反覆不純臣於燕者非
燕德有願蓋亦自省修德以來之乎況遠已服過而謝是
宜加撫納以爲南向之資豈乃下怨一怒而遽絕之他日
不免與師動衆又未必亡其得生難易相去遠矣故書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

初帝親政權自己出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

道子道子亦嗜酒日久義帝以醉飲爲事樂陶浮屠

親謂僧尼左右爭權交通賂路

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元勳宗臣則不當事初主燕謀

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已見其君之賢

而願事焉則可進第五倫是也君已長矣而不足事則甘

於退管寧是也斥逐非其罪君惜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

勝是也無罪而被譴君初無悔心而召之則不當出張昭

是也連是則皆冒利而蹈患者也謝安石出輔初君必請

母后臨朝者必專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在安

矣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爲上矣安石博學名儒

日侍講讀以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權剛正敢言之

士責以諫諍陳自台亂亡之戒糾繆而獨達如王國寶者

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此猶主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

優以寵祿不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并遠以清

朝廷正綱紀則帝雖從飛舍而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

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養太子之法若聽其自然則

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盡乎戒型而

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

士所宜知也

大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贈諡因叙相溫不臣之迹左僕射王珣導之孫溫之故吏也言溫廢昏立明有忠貞節黜弘之為餘杭令

王珣不念其祖之忠烈而追感相溫幕府之恩建議傾邪固為罪矣而范弘之所請豈合理哉欲贈殷浩以美諡則浩不當得考行而諡歟則適所以貶之矣

後秦主長安姚弋方臣言於太子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寵疾王統等終為人患宜盡去之興乃殺統等五人長聞之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與夫嗣位而以猜忌一旦誅戮力義臣五人濫刑之禍不在其身必還中其子孫至姚泓而驗矣

南郡公相玄其子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之出補義興太守辭不得志遂弃官歸

相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相氏族大而輔子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得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已譏晉政之無章矣竊竊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貴貴斯已矣而

界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亡皆由武帝道子沉湎荒怠不以事幾為意則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清河人李遠上表請修孔子廟仍立庠序取教學者曰事有如除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奏不省

修學校祭先聖明詩書禮樂以造士謂有益於當世自趨

利計功者觀之豈若刑名術數收效之速也大收效之速者致禍亦深孔子之道自躬緇墨忽傳之而至於天地變化萬物咸若雖非一日之積而成也堅固其行也悠遠有終而無弊矣李遠去事有如除而實急者速猶足以及此矣晉朝蓋從其言而命之以學校之事遂必繼有建明以增光耀術者武帝道子方貴桑門遊異端惑心宜正論之不入也

鮮卑柔然為孤雄勇有素謀取涼州其將紛曰必允養養謀武種後廢修河陰後可也為孤從之

自五胡十國一憤一起交爭而並驅其成就固不足言而其初必有謀謀者則賢者修政事務是國本編後月兵者彼美狄之人豈皆知經學古略法先王而後為之

先後大抵如此史記其言皆可致也特必為近勢難公小利不能久微也故隨其才本之大小事力多寡為成就之廣狹要之久久速耳況於為天下國家而不用賢材惟私是舉不得時事惟意是行不務舉國本惟私是急

是沮渠蒙遜柔然為孤雄連動乞伏熾磐之不若也非惟無以制狄終淪胥於狄而已矣

東晉皇帝李氏為皇太后

東晉皇帝九世矣未嘗崇奉去母蓋以明帝為則也雖

法計當時在廷必比周稱贊以為大孝之德于祖考有光矣而大目不諱卿士不規雖若於所生而不孝於宗廟又安得為孝乎是故君子議道崇夫卿小名以妨大德者

道子車權奉繼帝位而過於太后不忍殺戮乃掩時望使居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多樹腹心無復擲時之歡矣中書侍郎徐選言帝曰漢文明主權惟兩世祖聰達有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肅穆之氣宜加弘貸外為國計內慰太后由是帝委任如初

宗廟與華母親重盛之人亦曰宗廟重於華母矣以華母者一身之母也何有於宗廟乎社稷與相王勳重盛之人亦曰社稷重於相王矣以相王者一身之弟也何有於社稷乎武帝過於太后兄弟廢置嗣政老弟既不知輕重矣徐選又從而相之然則選雖儒者亦昧於輕重之權衡也且漢文之悔淮南私情也世祖之愧齊王不義也豈會稽之比乎徐選賢帝必無殺之事使道子歸國以全兄弟

之愛選擇名將起居空輔之任使朝廷清明邪家寧謐豈不為孝友之大乎道子不去君臣酬飲甚甚武帝以辭過試藩詔稱其尊尊不得為無負矣

燕太子實初有美稱已而荒怠段后言於番曰國步艱難太子非濟世之才豈能高陽陸下賢子宜擇一人什以大業番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平段后泣而退曰吾為社稷計主上乃以吾為驕姬何其甚哉我雖奉實節位使弟繼謂段后曰后常言主上不能守大業今事難其草草自裁以全段宗后自殺

慕容垂之言正而不知權者也段后貪實而舉廢隆謀非私意蓋欲從實賢既不才又有弑母之惡垂危而復濟古復先業一旦捐諸不肖之子忽哉垂賢其餘自使實以

為嗣是亦晉武帝之孫通故不廢重帝之意耳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之曰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怒帝醉寢以被蒙面執之詐云因厭暴崩太子聞道子香荒不復推問

道子不討弑君之賊亦豈忘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能忘無乃亦有意於干天位耶使其忠存帝室發時推問執罪人而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則晉祚雖長已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慧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復奪之以召藩鎮之亂身既廢從國亦隨廢其未嘗聞霍子孟諸葛公之所為乎武帝雖無大惡特以嗜酒沈醉一言致禍萬惡皆酒周公作酒誥衛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宗引觴覆之為末流之若此也

安帝

晉紀

王國寶黨附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誦參晉朝政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罪逆未彰今遽先發必失朝野之望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除之無不濟也恭乃止

石勒有言人豈不自知王孝伯既敗數曰我聞於知人故至此嗚呼孝伯豈但聞於知人乃聞於事幾也當入赴山陵之際實緒誦使竊官朝權威震中外時所共疾恭以帝舅之尊宜建白而廢黜之道子素儒又方憚恭其說必行既遂二人即請於太后使琅邪王參輔大政則國勢自專藩方帖息矣恭能如此上不負武帝用己之意下足慰朝野之望義理無私安有為逆之嫌而過聽王珣失此良會

他日再舉師則無名與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臣子所不得為也雖誅實結竟為堅子所敗聞於事幾故也

張挾廬水胡沮渠羅仇事涼為尚書羅仇弟勳弑曰王上荒覺信謗猜忌吾兄弟必不見容若勤兵向西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著忠孝寧使人負我不忍負人也既而凉王光果殺羅仇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人死我生之見英雄得賊之所為曹操司馬懿之心事也漢高祖號稱長者唐文皇智勇出倫猶不免為此以是知危幾交急之時處之盡善者鮮矣羅仇匈奴人也乃能反是道守其忠義而安之若命不謂之賢人可乎雖死於讒事功不就而其言立後世未見其比不謂之有德可乎

道子忌王殷之通以讓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強盛宰相權輕宜損心腹以自落衛道子乃以王愉都督江州諸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道子雖嗜酒昏荒猶知防身外患尚之則宜教以修明政刑肅清朝廷使德善流聞過客不著方鎮雖欲稱兵作難亦何敢遽動乃布置腹心以為藩衛是以力闢力自靡而已矣夫英雄之心可以義服而難以勢壓軍師之用壯於我直而老於自由苟明此理何止於消伏王殷而已哉而尚之為兄弟謀智不及此其敗也宜矣

王恭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上表請討王國寶馬尚之等道子不知所為悉以政委世子元顯就必劉牢之為爪牙

而以郭曲遇之牢之耻愧先願使人龍牢之許以恭位號牢之遂執恭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神色自若曰我聞於知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真不忠耶

舉大事平大難夫有矜獨智實一力所能成也以道子昏荒猶知布置腹心而王恭欲行正國家近則無計謀之士遠則無頭附之人但有一劉牢之又待之失道倪塘之禍又何悔焉是舉也蓋惟殷鑒所言為有法耳恭自以為忠此不學古之過也馬有外臣稱兵向關而謂之忠者乎

伯抗直清修有宰物之志蓋其有也既不學古而謂忠信事其道宜其賄於理以獲康身也

親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對曰莫若讀書珪命郡縣各索書藏於城

親主益智之問可謂善矣李先書為之對可謂善矣惜先之言未得要領也夫人主之讀書與學士大夫異學士大夫稽古耻一事之不知然有大志者猶不肯為以謂玩物喪志何況人主自有湯武而反從事於簡編之浩繁則必博而寡要廣而無功矣孫權自謂讀書大有益益而於嫡庶之際權權顛倒是未嘗知書之統紀也夫至難知者理也至難平者事也知難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語

孟五經之傳於世所以教人明理而垂事也人主苟能玩思一經而達其大綱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矣親珪用先言致書籍不為不多而其留心者乃在於錄丹長生則黃老之法也刑殺過濫則申韓之術也殺人之夫而納其妻不戒所獻闔閭之意真矣使珪讀書知所以為父

而

而

而

而

子君臣之道直至試于薛子禍發蕭牆而莫之覺也
書而不善用者與無書同非書之過也以經術待書
見道者與不皆同非絕術之罪也

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甘子元顯顯朝疑解道子楊州牧以
已代之道子醒而後知大怒無如之何元顯多稱經義朝貴
皆是事之

準國大綱惟忠孝此道修於上則叛亂息於下道子秉
大政荒奢廢禮而無心則其子勃之矣元顯廢其父奉
樣矯虔而無孝道則在外者國之矣均是二者而元顯逆
理為甚逆理甚則禍端大雖呼吸舉小樹黨自衛安能勝
公義之不義哉

秦主顯以安易見陸驥稱王問孤貧賤後世為家
松守今有政事者貧者終遠近蕭然

惟天為大惟天為公惟天聰明惟天聖怒故有天下國家
者必畏天以帝王雖大未若天之太也生法雖公未若天
之公也一人雖聰明未若天之聰明也一人主雖威怒未若
天之威怒也天無不覆而帝王有不及覆者矣故曰未若
天之公也天無非理而王法容有不盡理者矣故曰未若
天之公也一耳一目之角有限天自民而覆聽何限之有
故曰未若天之聰明也憂論忽發非知疾病之可藥也危
亡忽及非知臣民之可怖也故曰未若天之威怒也故有
天下國家者必畏天道臣而事君以天為不足畏是云爾
之言也天變雖多端要之不當然而然也不當然而然猶
父母之順不為慮也而為降恤人子之心其救然然而不

懼乎天子者天之子也事天猶事親也敬其親者見乃教使
勿恤是猶為人師而教人子使勿見其父也於理順耶人
非大愚惑者則不為此言惟王莽以地動驚乾坤禽麟
而劉歆以陰陽為陰陽之事此二人者其應可知矣則未
有談經佐王而建此言有如荆舒氏者其末流至於天變
動於上地變著於下人君無避殿撤膳求言飭政之恭大
臣無引咎責躬避賢遜位之請至或稱引祥瑞以善其迹
悖經反道一至於此而無人敢言國家浪浪昧昧入於危
亡而終不悟其術不亦慘乎姚興戎戎也而所見明皇政
行入事以弭災變而遠近蕭然可以中國而不如老戎乎
子欲居九夷蓋有以也

仲堪恐相玄跋扈乃與楊俊期結婚為援玄恐為楊所
害告執政求廣其新統執政亦發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
督荊州四都軍事

司馬元顯乳臭小子而斷國大政亦無智謀之士為之計
畫豈有德鎮不知日欲稱兵而以土地兵力資之便益乎
雖者玄欲廣其所統非止為廢楊乃作叛計也則奪固難
又從而附益之是連其反耳大抵東晉之亂皆由不擇故
古人以五大在邊為戒而實證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封
建遠矣顧之術亦何世而不可用乎
涼主光祿召太子紹太原公纂常山公弘曰今國家多難吾
沒之後纂統六軍弘當朝政紹纂已無為委任二兄若內相
猜忌禍至無日光祿將軍弘超謂紹曰纂有異志宜早除之
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吾不忍也弘果欲纂政紹紹自殺纂以

位謂弘弘不受篡遂即位

不勸之子弘弘非之子紹皆以不忍而致亡世因謂掌我
負人無人負我之事為可行是以利害死生之已形者而
論之不原其本也便有勸弘光制國有道兵權不以假人
虎與篡不得而奪之則弘紹之善効矣既居弘紹之地而
無虎篡之柄雖欲人之不負我也其將能乎不可以二人
所處為非也

纂以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作亂致纂篡位其眾
潰遂殺弘

弘能事纂孰若事紹不能事纂則當纂讓位之時何不
取既負賴託是纂篡又欲攻纂而奪之與經過變無一
合義者其則弘之賊弘為首而纂為從也纂篡位殺君

又殺其弟不及三年復為弟所殺不善之積其可免乎凡
篡殺之人其求即殺以得權求以貪欲二者皆利心也
由利而行日異月遷以此得之必以此失之而小人終不
監也

謝琰鎮會稽不能解懷又不為備諸將謀曰賊近在滬浦伺
人形便宜開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淮南孫恩小
賊何能為也既而恩入寇官軍失利恩東勝徑進至會稽琰
出戰兵敗為下所殺

淝水之捷謝琰誠有功於非偏師備克也同時諸人各已
物故惟琰尚在必以有功自負以老壯自居所以敗也事
變無窮猶功何足負人材出老壯何足居不怨眾謀不
輕小敵庶乎其不墮矣孔子之所慎者三戰居其一語子

路行三軍之道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為後世戒明矣
北涼王段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謂沮成曰段
公非廢亂之主蒙遜欲降之以奉兄何如沮成不可蒙遜乃
使人告業曰沮成將為亂蒙遜殺沮成蒙遜泣告沮成曰沮成
忠於段王王無故殺之諸君能報仇乎沮成素得眾心眾皆
爭奮蒙遜遂殺之

段業無所憑恃因沮成而有國者也又且付軍國之柄於
蒙遜矣蒙遜前後謀計皆出業上業不用即敗用即勝其
蒙遜運業於股掌之上業稍如圖以誠意信之以隆禮遇
之盡其在我者而已既委大權又懷疑忌智不能御身不
能克其及也宜哉雖然蒙遜亦可謂無道之甚也雖夷狄
相聚爭為雄長彼無賴者亦必依附義理以為之名蒙遜
至以兄為餌而取其君將欲創業以傳世耶抑為身計而
已耶段氏姓也沮渠匈奴也其義誠難報乎對心夷狄尚
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然王盛德其父實以儒弱失國焉能刑自於陳陳多所猜
忌人不自保前將軍段業雖有亂於業中殷鑒大呼盛聞
變師左右出戰聞中為賊所害業授傷登升前殿中約禁衛
事定而卒

中道之難執也自聖人以降皆然何責於美狄然其盛
美材也自其少時已有英氣及父事失國播越越遠其慮
皆中事會而實不能從及蒙遜殺盛能復離寒人子之責
可不謂賢乎方諸南燕備極不恤國難而更危自危一但
加之數等而已哉惜其矯枉過正尚威加於

之厚非天所與也此可以為凶投不義求欲無厭之明戒矣

西原主呂隆降秦初郭舉常告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梓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還乃王尚代之舉梓亦降秦以為藏秦者等遂卒奔秦人追殺之

君子循正而行自與吉會慶書而動自與福并偶或不然如文王之妻里成湯之妻太甲之子囚比干之死亦未嘗不正不可謂之凶未嘗不善不可謂之禍也夫前知之數實存於易文王演易立不前知姜之事然終不能免故君子理髮而已矣天命不可必也二郭璞嘗非不有驗及其死也皆無折以逃然則何貴於前知耶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掛數之謂乃湯文王子所由也若璞前知而在王躬左右者發前知而反覆美狄中皆非理義也其及宜矣

何無忌勸劉裕起兵山陰以討桓玄裕問計於主簿孔靖靖曰山陰道遠軍事難成不如待若其於京口圖之

聖王急於求賢取材布在列位非獨賴其助得其用也人之智慮難達者負其所能而無所施其肯欲舉重耳於樛項黃鵠者惟君子而已矣是故以天下為度者必細羅盡取之隨其所長而任使之俾得自見天下之治既舉而人才無沈埋不遇之歎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干時而動而莫與為領神則亦無自而延矣故野無遺賢者帝堯之盛也彥招俊人者傳說之美也濟濟多士者文王之所

以造周也孔靖無列於朝一主豪耳劉裕資其片言遂定

威在之計功莫先焉然不可蓋如杜預所以有朽索馭馬之懼也靖未幾奇才也天下之知靖者亦不少矣惟不在上而在下天下所以多奇才而難平也

元興二年十一月下詔天下之為神祇者皆歸於道司徒諫之曰曰據諫之文正可據也下民豈可欺上帝豈以祖葬以上名位不顯不後追尊上廟承之曰若若宗廟猶如祖葬及祖葬以知楚德之不長矣三年春劉裕率兵入京大破玄太玄懼問臣曰朕其能乎劉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怨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汙濁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怨也玄默然

人而不知自見聰明以天人為一道又謂民或可怨神何為然厚輕視神而不知言盈福謙以人神為二理於是肆其殺戮欺誑賤耀與王莽所行異世一軌而不自覺且知天不可欺民或可怨豈不知有天下者必得民心受天命耶而數上符瑞欺言臨平湖開通帝臨軒奉椒璽綬此非民心非天命也將誰欺乎相鼻立忠溫不克紹繼至履族賴冲蓋之相氏復振玄若謹守臣節待靜國家而但立玉廟不亦休哉不然雖建玉廟合於天子之禮而不知己之為篡賊也楚德亦安有長久之理乎下承之及曹靖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蒙總何賴重之非審歟

相玄敗走東晉至于安帝德就衰矣相玄藉荊州世撫之資破堪期

殺顯年放逐相王遂移神醫楊去盡歸制斷在內無
肘腋之憂在外皆同惡之人計其一時氣勢之盛甲兵之
與豈易動也而劉下邳仗大義專略才用千有七百人
擊而去之卒以果報得道者多助矣道者寡助其效之速
如此亂臣賊子曾不懲戒徒為英雄豪傑之所資耳
松至建康諸大廳分皆委劉摯之時曾政見劉紀不立摯
之斟酌時宜而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內外肅然不盈旬日風
俗頓改

乘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
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
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已奉法禁百姓耳目為之一
新況不有為者乎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之不盡故無封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盡當為而
不為又從而盡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盡之
功如是其易則知裕為而不為以至於大壞者為可惜也
王謙為相立佐命元功眾議宜謀劉裕獨保全之豫州刺史
刀逢之鎮歷陽也執諸葛長民立未至而刀敗長民還豫
歷陽達走為下所執裕斬之宗族皆死初裕機薄無行惟謙
奇之曰卿一代英雄裕與達機薄不時輸直達縛之謙責達
代裕還直由是裕懷德謙

善為天下國家者不賞私勞以明二心之戒不罰私怨以
容度外之人則公道開而治功立矣古之達者誰不聖是
道劉裕不聖既達前言左右之人莫能開達而使王謙道
道逆之罪反升台司刀達因執縛之仇不免赤族方圍大

事而賞刑如此何以儆服在位貽謀後人哉

相玄欲奔漢中左右皆散益州警護漏還抽刀前欲擊之玄
拔頭上王蓮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還曰我殺賊耳遂斬之
利者天下之所趨而實寶珍玩又小人之所尤好故中庸
以賤之為訓戒湯以不類為賢伊尹以殉之為刑歷廣以
繼之為戒匹夫本無罪也懷寶則罪矣王莽之末省中黃
金尚六十餘萬斤而實惠從寶重車之滅其實財至不可
彈數小人所以嫉賢者能其君擅國而富貴者本心為
此而已其好之也廣人亦好之而謂清士必與我同好清
士不從則又惡之清士勉從則又忌之得失交戰於心曾
中營營不得清吏寧也豈不可鄙之甚哉靈寶金款無厭
見人法書名畫田宅之美者必以蒲博盡取之刀已无好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寶玩珠玉不去手其情致汗下已甚而欲建非常之事且
一白刃在前抽冠履以與之諸人亦好與已同謂王之貴豈
於死其寶玩不棄一至於是其寶亦豈有異於人哉利之
與比故宋航即立德立功之士何不室欲清心防其漸
乎

玄既死劉毅以大事已定不急追攝相謙招振後聚黨攻陷
江陵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意欲執帝謙苦禁
之遂下馬致拜而出謙帥百官奉一履殺毅殺軍至謙守江
陵振引兵與魯宗之戰毅進江陵謙奔城走開城陷奔漢
川謙遂奔秦

相謙之刺荊州雖元顯意然朝廷也方玄之西兵以至廣
帝謙未嘗用事特拒劉裕一戰于未有天惡也及相振欲

試帝謙又能力諫止之率羣臣上願殺若因是自按殺振而奉乘輿及正非惟忠國又亢其宗使父中祖舉實章於地下而南郡大族免以叛逆而夷豈不善乎乃為義不終卒與振合身無所措逃奔外域還寇舊都至長安元君子貴知幾善能復失幾者吉之先見在勸機之時復之可行係討振之事謙既得而失迷而不復故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災會用行師終有大敗其謙之謂乎

秦主與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

師之為名教我而我教法之者也與於鳩摩羅什師其言乎則竟語胡言譯而後明非所以出教今修治度也師其行乎則不飲酒不茹葷非所以待臣下訓軍機也師其威儀乎則見首僂袒服壞色衣非人君所當為也師其道乎則其父子夫婦君臣三綱禮樂非治國所當用也抑曰吾遺其外而師其內含其德而示其心乎則外者內之表迹者心之顯非有二致也夫石虎虎賁皆有過人之資者也佛圖澄幻於石鳩摩羅什幻於姚苌主不能辨賢而奉之如神化其國俗信內特甚皆不能二世而滅其效亦可觀而為後世鑒者矣

五

唐書

十一

本

劉毅嘗為劉敬宣表軍時人稱其雄傑故宣曰此君外寬內忌自伐尚人若一旦遭遇亦以取禍耳毅聞之恨及敬宣為江州毅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宜今在後閉已投郡實為過優復為江州充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人苦不聞其過聞之患不能改有過不能改而又憾夫議己為民斯為下矣劉敬宣以雄豪自許心不服裕蓋將有

為必不捷然也人評其短所宜反躬內省去所短而圖所長則德慧日新而智術日明予以用人人必為用予以建事事必有成今毅於敬宣故所事也敬宣之言又深苦其病救乃介然狹恨使敬宣避職而興已然後快於其心他日又以一食之短廢從度悅克伐怨欲皆必行為其能免乎

高祖主備傳寢疾引見羣臣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自條震恐備德亦不自安選宮疾為段后問超可立乎備德開目顧之乃立超為太子

兩漢賢主始即位即制陵邑不以為嫌也況於建儲立嗣之大事乎固無疑忌遲留之意也故如即位即立太子不以為過也夫此當承平無事之時尚不可緩況國家多故外難方殷而執威儀日必待金平而後定乎備德無子使超不歸意豈無所屬乎必亦必有賢者可繼已者矣不

五

唐書

十一

本

幸超自遠而至又能矯情飾貌以中備德之心而其不足以為無者天地實告之故方擬議之時地忽震動其微戒豈不若明哉備德心固知之以疾所困欲繼計不可也則暗鳴鐘自而已此不豫之於也豫之義三逸豫者人之所悅猶豫者人之至戒備豫者君之善政孔子曰事豫則立備豫之謂也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秦主與見而喜之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二萬配之與勃勃曰勃勃來上慢御下殘介滑不仁恐終為害患與不睦待之益厚及秦魏通好勃勃

怒乃殺沒妄子而并其衆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秦秦姚與既高其才而衆寡其奉一履御下錢不可
近與將奈何欲殺之乎則無義殺之乎則生患不若因
其才而用之猶爲適中其失在於授以大衆爾亦才與與
比與不得而害之子初沒妄子憐其來而女之至是勃勃
龍希殺之漢無甥舅之情何有於秦主故忘族類之殊忽
野心之戒者雖更狄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南燕主超母在秦遣使請之秦主與曰符氏大樂請使悉入
于燕燕主稱潘送使或送其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秦臣議
左僕射段暉曰不如掠其台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
結非國之福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動惜虛名不爲降屈
乎超乃稱潘奏表于秦秦使華宗報聘超議見宗之禮華曰

宜北面受詔羣臣不可超曰吾爲太后屈

恭容超以母未歸之故遣使言降尊號稱藩于秦方之大
辭視弄天下如弊屨豈曰遠之乎乎嗚呼超可謂孝矣然
非張華決議以兵連禍結爲養福以慈親在人掌握爲大
憂以虛名不足惜爲輕重之分以感動超心則超誰與成
其孝嗚呼華可謂忠矣華忠於下超孝於上稱臣下拜慈
母遂歸老滿神明中行蠻貊超與華可謂咸有一德矣昔
漢高帝不知出此忍其小忿以成主德瞻視上無兒子之
心臨廣武降降屈之言分一杯羹何道少也謀臣有良
平關上有信越亦不能如張華出一語以啓帝意而增益
聖孝者然則漢高以興垂四百祀照超之國不四五百年身
亡國廢刑都中成敗禍福懸絕如此理不可曉豈天數

耶抑人事耶此固尚論者所宜詳慎而不可苟焉者也
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獻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漢大
風盡驅超懼大赦

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風應之理
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佐皇躬則將事之時風雨不律字
當靈嘉祥協氣若顧若否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罕祀而
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爾二人者族雖而亡
且受謀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大戚之大愆中情所
謂必有妖孽者豈不深加儆戒而重有修省乎慕容超方且
政刑不恤游畋是好杜忠良而譏諛進暗聽受而動威離未
嘗知憂未嘗知懼矧此大異又在殿前爲母孝道光揚之
後天之譴施若有震怒然超於此尤宜三思致之之由而
終焉是急使區區小孝不足以贖覆宗社之大罪悲夫
南燕主超以大樂不備護掠晉人以補伎藝諫諫不可超曰
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超之所爲是不可解者也自有大樂捐以與人乃優擢強
鄰以補王仗此權出己私職略敵國復飲百姓以實府
庫何其惠也縱以太后之故舍輕取重不惜先代遺音可
矣何至俘虜鄰國之良人子女使爲俳優優儒乎超前此
未有取亡之道也爲此舉然後亡形見矣

劉裕伐南燕南燕大敗司徒惠請乞師于秦張議恐秦不能
救惠曰秦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救但不遣大兵
則不得重兵向書令韓龍爲秦秦所重宜遣乞乞師韓龍之
方是時秦強張弱受秦惠而米報也而慕容惠謂分

中原勢難摩何言之謬而不切於事情歟秦歸趙母豈徒然哉固將以秦無熱心而取之也趙母在秦一老嫗耳秦以利而歸之於燕則秦大之恩也夫施而不求其報惟盛德為能而秦與國亦老嫗之禁豎者耳且雖書報之心乎正使劉裕不伐燕秦亦且造事而移置矣

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燕主熙熙欲殺之及熙送符后趙跋遂作亂推慕容雲為主閉門拒守熙還攻城不克而走為人所執雲殺之遂即天王位復徙高氏自以無功德當蓄壯士為腹心未幾為左右所殺眾推跋為王跋讓其弟慕容紹宗辭跋乃即位以慕容紹宗尚書事紹宗少豪俠放蕩常請婚於左丞韓業業弗許及為宰相待業尤厚申拔舊門謙恭儉約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高雲初無取國之心事起馮跋雲若見其當敗之請拒而不受可也跋為人既驕且暴而不欲當其名故以雲蔽己脫有鳴義諸將者則歸德於雲人情無變則殺雲以自取惜乎雲之隱其計中也且陽希約曰聖人基禍無故之利雲非慕容氏之親而跋殺之而得國可謂無故之利矣使其率道繼不可保而跋思馮跋列樹腹心跋業之士極目前事而雲不知監焉其及也宜矣業弗與伏之人也乃能不令其先濟以恭約耶遂於上不事厥刑中國得志之士有不及焉可不謂賢哉

初魏主珪見質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子紹元後無所生嘗謂其質氏欲殺之紹元十六歲珪于太后太后去跋珪殘忍多殺不善之積其事好還一矣後人之夫而

納其事直魏母也能無怨乎怨毒所鍾其子得之步平爾者及乎爾二公是歲四月朔山崩珪不以為戒既而崩魏天安東門珪以衛車攻兩個臺毀之是與天譴也三矣一人而有三人罪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載述之禍以天安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惟天明畏而或者忽於天變亦獨何哉

劉裕既平南燕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韓軌力諫裕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劉裕非有弔民伐罪之意為晉復境之略也假使兵威張其功烈脅服遠近以圖暴耳是以既克廣固肆行誅殺不田天寶驚疑轉校無行又不知書故不能勉於仁義之似者而致然也使其遽建賢材分治其土布惠施仁制

奇法以誤國而斬張華以阿諛而斬李宜以敗政事而斬公孫玉樓豈惟燕人慰悅感服德威旁暢秦魏之人亦且延頸企踵有求於之望而拓跋珪不得高枕而卧矣孟

子曰不仁之人或可以得國未有得天下者於裕見之矣初徐道遠聞劉裕北伐勸盧循棄盧建康隨從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順流而下舟艦甚盛既開浚還欲退道獲固爭乃進至淮口道遠請於新亭焚舟而上循曰不如案之行之道遠嘆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得為英雄驅天下不足定也

徐道遠為盧循所害無不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敵也然道遠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為強為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已矣古人有言

賊為良醫惟其為不可故

不成殺仲達楊全期王恭桓

試問道覆以盧循舉兵向關

時劉裕方督軍亦一時之

百於事備哉然則道覆雖

切劉裕在京口貧困與知識

州秦解沈都督行軍官以刺

瑄發背而卒

登龍自許雄傑不肯降意於劉裕然觀其以一言而破敵

宣度既後矣及度悅之事長以軍食且憂之恨介分于中

待勢力可行然後發持此欲敵劉裕譬如黃鶴於公甫

王三月四

於鵬鵬之前也而度悅殺身豈無以致之乎方餐射堂之

時悅責而殺賤又斬一及以辱之使殺而長者則可也不

然耻匹夫而無後慮難免於其服矣悅既有此則宜委

而去之歸身於朝廷殺亦安能相及乃連不能強退不能

弱忿懼而犯其自取之戮孟子曰人持我以橫逆必自反

有名兵出無名事故

石側為名猶不允濟

斯師之謂之何哉是

獲為之驅馳豈不什

宜一賊耳

司徒右長史度悅奪

不與殺衛之至是殺督

豫章持攝威悅於懼

劉裕欲圖殺久矣胡藩請因其隙而取之豈不其

劉裕欲圖殺久矣胡藩請因其隙而取之豈不其

劉裕欲圖殺久矣胡藩請因其隙而取之豈不其

劉裕欲圖殺久矣胡藩請因其隙而取之豈不其

劉裕欲圖殺久矣胡藩請因其隙而取之豈不其

劉裕欲圖殺久矣胡藩請因其隙而取之豈不其

劉裕欲圖殺久矣胡藩請因其隙而取之豈不其

劉裕欲圖殺久矣胡藩請因其隙而取之豈不其

劉裕欲圖殺久矣胡藩請因其隙而取之豈不其

裕曰其意未彰是未有取之之意也曹未數月乃遷西伐

則郭僧施為殺謀而致之耳僧施者超之從子也智見版

父為相溫畫謀恐殺超而身危故勸使請藩不允適所以

連劉裕之兵也叛逆之後如沈勁者千人而一僧施之徒

以利害為心無足責也而殺排心不靖有以以來之害主相

迷俱陷大難豈不為後人之監哉

豫州刺史譚焉長民監太尉留辟驛縱貪侈所為多不法常

懼裕按之及聞殺死益不自安弟黎民勸其因裕未還而圖

之長民備說久而嘆曰貧賤常慮貴貴重其發復危機今日

沙為布衣豈可得耶譚焉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登龍專志自

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當責之事相與共之敬宣以其

書呈裕

四八

小人之殺身亦有不以奸利而併險者也長民既與劉裕

同心委體又已當貴矣後生翼展長其何圖借使敬宣拒

從為亂其權任已隆必不為下則長民亦不免事人焉若

一與劉裕相終結殺夫以驕縱貪侈所為不法而懼裕之

不己奉敬宣又安能容已耶又焉若勿驕勿縱勿貪勿侈

動循法度之無懼而可安耶一故君子檢身行法以義勝

利雖與軍要自危機小人之所以必履危機者以不安

貧賤而思富貴故耳

太尉裕還前刻至日殺之

公卿頗日晝夜歡美其期

人聞之

不聽者皆友之

長民其虎壯士自

殺長民於

殺長民於

殺長民於

殺長民於

殺長民於

殺長民於

殺長民於

殺長民於

劉伶身都將相手挫強於薛時出征腹心在內正使諸
葛長民聚眾為亂自應派嚴文討之方聞其意形狀未彰
奈何必置形範行休之而取之哉既不聲言其罪更以其
尸送諸廷尉何典刑之乎錄耶自此左右之人時時相同
推心委體誰復自信以此効一官帥一旅尚非安身之道
而能奪取大器不曰幸乎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格慕之休之子思在建
康會有司奏思推殺國主裕廢之休之上疏謝罪請歸所
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今自謂屬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
表廢之裕由是不悅

荆州重鎮劉裕若不欲假人則勿以授休之可也既已授
之又亞其民心是休之進不得為備良以猜見該遠不

得為罪歟以罪被殺矣文思推殺國主有司之奏云然未
必有也誠使有之自謂無公通行法休之亦何怨哉乃省
而不治使休之除之休之以是故乞解所任表廢文思廢
已蓋矣而裕怒其不殺文思裕之為人狡險危兒也烏有
抑人自殺其子耶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楚靈王曰
人之愛其子也亦如子乎裕獨無子耶處心積慮若此其
子孫不善之應亦云酷矣後之人猶不監也悲夫

南涼王傉檀討使汗乙弗等深使太子牛鑾都河南王熾
燾燾之庸其妻多從其百姓傉檀退無所歸遂降于熾燾
燾殺之

按傉檀稱為善用兵纔一勝姚弋仲以助戰則敗又
與家逃戰皆敗卒大敗於熾燾遂亡其國而須其身然則

章宗所謂奇才英器明智敏識者殆見之不盡也且言秦
之羣臣無傳檀比雖以天威臨之亦未保其必勝子以見
傳檀先雖事秦秦終不能有章宗知之明矣而其譽傳檀
則過也今以其事秦之傳檀始亦校讀機辯言逾其實者
宗廟之靈不能察也孔明一代偉人猶失於馬謖故

公與古今之難事歟

之文實文相賜死致兵擊休之
取晉而休之居上流非已利也故討而去之然亦
太無道矣雖欲加之罪不患無詞裕必奉之詞必以文思
擅殺國吏也文思在建康休之在江陵既非同情父子有
犯亦不相及况休之請解所任表廢文思又以引後待命
之無事可假而聲之一旦誅其三男發兵出擊無道若

是不亦逆人心拂天理乎雖戰勝攻克得志時而後嗣
相屠殆至絕滅亦何利耶古之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為也使觀晉五朝之君稍知其義亦或少
省矣

休之奔秦秦主與以為楊州刺史唐盛曰符識言司馬盛留
復得河治今使休之擅兵於外若縱魚於淵不如留之京師
與曰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識言出之適足為害
姚興可謂知矣使休之等叛晉而東就而送之可也戰諸
境上可也今以不容於劉裕之故則事異而情殊矣矣子
之兵援之任無收納叛亡之嫌而有護持晉宗之義又能
不待舉而請居來者大度廓然非使代所能為也
裕之於休之自於魏魏之守將魏是魏之調遣使問故

各陽晉之舊歡而老據之諸宗族司馬休之等皆晉之舊臣也而老收之今將伐老非取為不利也

裕謂老據舊都最當討伐可也而以司馬休之為晉室之舊何自欺其心又以賁人耶詩不云乎鼓鑪千宮聲聞于外裕方入關猶未克也而勃勃已判其不能久留王買德崔浩已料其歸必寡心事露布千里之外知之莫可掩已方且聲言休之盡晉師千魏人不為晉患者定誰氏耶掩耳盜鐘適足以為敵人所笑耳

裕遣王弘還調朝廷求九錫時劉裕之手留任而百從北來由是愧懼發病

劉裕之之死與荀父若大同而小異不及時推戴此其所同也曹操九錫由董卓獻言而劉裕九錫則出於已意此

其所以異也劉裕之為人腹心所圖者何事主公之年各垂六十矣彼其欲速之心以目為憂而荀劉不知自發大議智有所困以為他人功裕之雖無曹操者先之而事幾已失縱裕不見殺其待之必薄不得為佐命元功而讓間所由入亦歸於死此裕之所以愧懼而卒也嗚呼為人謀不善事其難如此彼漢高光武之臣豈有此患哉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宜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以問崔浩浩曰今雖有精兵請將非裕敵也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其主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

以終為國家有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九州之離合其有數耶抑人事耶人事之不至是則數耶劉備舉荆州曹操已入漢中可以不取蜀而不取劉備敗乎

巴峽陸遜乘勝勢可以追而不追類有使之若疑天助也魏嗣若有南顧之志當劉裕西師豈非天與之良會雖不擒裕亦足以蕩拙而破敵此理甚明而為崔浩所悞使裕來往安舒如涉無人之境豈非天乎或曰劉裕平桓玄

取南燕破盧循殺劉毅走司馬休之功列其大亦何惡焉曰裕本心為國晉不為興晉也迹其行事徒恃其兵力無常於人心者是以可惡也魯相公達與茂明奉教書至以危之觀之君臣誠能先據彭城斷其歸路要擊其背追躡其後裕得脫身幸矣豈不危哉

裕至潼關去鎮惡請帥水軍泝流而上以魏長安裕許之鎮惡至渭橋身先士卒大破秦軍秦主泓降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盜取不可勝紀

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上亦足以自持心有一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自持心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難難何懼乎鎮惡志事也既見秦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博至裕必有以處已矣乃意其意貪其財而棄其命之憂備軍精銳而為鎮惡貪鄙所敗實情死於臣天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哉

裕東還以次子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時年十二留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為中兵參軍傅弘之為從事史關中秦軍王猛裕之兄秦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忌之田子弘之諸於裕曰鎮惡不可信裕曰今留

御將士精兵萬人彼為不善正足自滅耳裕將行又私謂田子曰知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劉裕真小人哉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龍以龍驤之虎界以上將之符藉其威聲以克西土及得之則而思生納田子諸言且謂之曰知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也而人自為一黨弄鎮惡而不恤此何心歟義真年才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況俾諸人權均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於外以脅服于內遂其篡立之計耳仁義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論武力行之操心如此而欲建久長之基不亦遠哉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裕以世子義付鎮荊州張劭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恒憂外乃以義隆之以王曇首為長庶松嶺義隆曰曇首有宰相才汝每事諮之

義符七子也國之儲君之嗣代已者也遺之以忠賢教之以道義則待世子之道也義隆諸子也付以方州得可為方州者助之足矣乃曰王曇首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是啓藩王覬覦之端矣此裕不知古訓之過也裕以識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弑帝而立琅邪王德文聞有憫人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為己國者也聞有側人世絕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絕人之世而自已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側隱以義言之則無羞惡以智言之則無辭讓以智言之則無是非無是四者不可為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爲功以得爲能則

亡世隨以絕亦不顧也帝王既選聖人之道襲上無過焉揚善之天下無伏節死難之士連使凶最狡桀之徒相推相奉恣肆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以撫卷而太息也劉裕嘗自言曰我嘗據片廟門連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勵士氣遂破虜獍及西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為晉書通而秦取之以為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伏義為己聲譽今而欲速迷行滅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為茫昧而無虧盈搖搖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子百非和宿孽軍而知所去取矣

政堂讀史管見卷第九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恭帝

青紀

封宋公裕為宋王裕辭

聖人制辭讓之權本於人心非偽為也舜受堯之天下讓于德弗嗣及讓于禹也禹雖稱宜固辭自不情者親為謂聖人作偽與己等也如不曰作讓何以終受而不終辭也豈不以至公無我之心度之故不知聖人不自棄以快人之意示臨利不苟從外尚不苟受之法也小人無其誠而竊用其文求行之太過則愈之不及未有能中節者具有功受賞罪主勸世之具亦為中人設耳能不受賞上地功逾於賞次也賞較於功則不當受矣劉裕破孫恩殺屢流蘇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無秦慕容超皆入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辭若不可奪者及受事之暴初得繼京則諷朝廷加已九錫詔命既敘則又不受辭力則遷愈峻至於為王地已過矣而矯讓之態愈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及與之復辭之吾之人嘗以此惡夫飾偽而干名者裕素輕校又不知書故安於行詐謂可以籠罔世人不料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之為貴耳

司馬楚之奉父養歸建康會裕誅劉宋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隨汝穎間聚眾謀復備有衆萬餘裕使劉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情意動轉不忍發具以狀告

義之可以感人不義之不足以服人不可誣也彼刺客亡命匹夫為人所使殘利而已又況司馬楚之家國將亡豈

有勢力可觀望哉而沐謙不忍刺之又委身事之于以見劉裕圖晉之不道雖威權爵賞在己而不足以得一刺客之心而楚之區區謀殺得讎義氣所格武末為焉若沐謙者賢於義政之徒遠矣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相玄景位鼎命已終我唱大義與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者遂有九錫今將表尊榮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以久安今當率還爵位歸老京師獨中書令傅亮論其意遂建康康福帝位

實者名之主名所以實夫實也禪之為言堯以天下讓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蓋爾堯舜既沒世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亂臣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乎其言禪之名也則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矣而與己者其其禪乎未嘗遜位而云讓國與己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盜擄市人之金而曰彼以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統實則直書曰某人取某人之國庶乎其不僭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已受王爵而諸臣備不為之謀老賊惡心遂出數語雖曰康恥重亦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若先言相玄時鼎祚已移則所以表我今取之非玄比也又曰年將暮暮物忌盛滿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則欲去主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蓋善乎其見情方之宋全忠憤忍叱咤為堯舜而成章者耶

帝欣然曰相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

載今日之事不山心遂書詔遜位

恭帝之王琅邪後晉輔政事安帝有勤勞之志且不聞過
舉其當安帝之任三十年間晉亦未至失國此其嗣世
乃受劉裕之立之恩祿去公室戶位而已欣然書詔傳位
于宋豈也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耶惜乎其不敏待
傳其告而後為耳既知其無可奈何出己意而先諸不
少美哉雖曰川心而未嘗先發先動而追之是亦不獲已
而歸之無可奈何者然則於晉可謂之遜位於宋可謂之
受禪乎

高祖

宋紀

恭帝帝為零陵王宮子於陳置兵防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臣不知命則不安分守而

心無紀極人若不知命則猜疑忌克多殺濫刑濫祀非聖

貪生而畏死無所不至而不知命賦於天非智力所能增

損也漢高祖曰我自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命乎故

有病不療知之審也晉既亡國宋有天下若非天命何以

至此大福不再於宋陵又何足為且彼在位時不能收已

去之權今為無主之君縱欲奮發將安所資也而必守以

兵甲若防寇敵于以見宋高祖篡奪得國而於心不懷險

惡多慮不敢安於天命其為英雄也未矣

上車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以入朝不差時刻

蕭氏帝繼母也士有孝於繼母如王祥者已者史傳詳著

其行以常人之所難足乎其賜之也貴為帝王則尤難矣

聞有為妾母而黜嫡母者矣聞有引妾母而抗嫡母者矣

開有為妾母而殺嫡母者矣彼於嫡母如此設有繼母則

將如何故未聞有差於繼母者也而宋高祖行之可不謂

賢乎繼母高祖能攻戰無誠心公道不宜有天下者也

而行卒於繼母之善為百行之冠焉天之佑之夫豈惜哉

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廢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

降爵為侯以奉王母訓安也嶠周侃謝玄之祀

宋高祖之行事不能盡公者也而為五公置後此五公者

誠有功於晉室宜血食不絕矣為之置後不隨晉廢乃天

下之公義也雖然於公義中有少私焉相冲宜廢者也

其父葬忠實自冲又有協安晉室之功父子兄弟葬不

相及相氏又已絕矣為冲置後合於春秋繼絕世善善長

之法不亦善乎而高祖置焉則以惡玄之故是則不葬之

私也

二年祀南郊大赦

祀天而肆赦者以為和天之澤也天道祠事獨濟方其未

赦善人滿人均難於濟及赦也善人以為不獲及不得

釋滯人以無罪於用重若刑後赦除是以稱滿濟善為天

道也不亦矯誣而布命哉人君輔佐矯誣上天以布命于

下之為大罪也斯不妄赦矣

以徐美之為尚書人傳亮為僕射

漢魏而後人君即位則施恩惠於天下必自大臣始其始

得國者又加厚焉於百姓則以收其未服之心於諸臣則

以其翼戴之功也高祖置晉二十一年一旦得之止收未

成功反役容而不遽腹心羽翼望在於徐傳二公而止然

後班賞雖增位進爵之詔在即位四日之間而除命之頒乃在嗣歲郊天之後夫徐偉非能忘懷榮利高祖亦豈意於酬功者而美之與亮所蒙反若不及王謚其故何也初帝既受珠襖欲速得之而徐偉不知入勸晉主致帝自言亮然後得是則二人於傳授禪讓之幾無能為力此帝所以遽緩若不經意者歟昔者劉禪之有言劉主諸公與公俱起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腹定君臣之分也愚謂徐偉何獨不然惟有德之君使人心悅而誠服若用智力雄長則人亦以機變事我矣徐偉為劉主元勳又受遺輔政高祖陵土未乾二子已被廢殺然則高祖之待其臣徐偉之事其若掩報如何哉

帝以毒酒令張偉飲雲陵王偉歎曰賊君以求生不如死

自歎而卒褚秀之次之皆王姬之兄也王母生男帝令秀之方便殺之王深慮禍及與他同處一堂秀食於床前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帝令淡之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漸垣入進藥於王玉不肯飲兵人殺之帝臨幸朝堂及葬師百官瞻送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事雖存而不不知監則宋如之何矣宋監不遠在司馬之世師昭廢殺其主以強奪國雖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為其意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一人而防後患此亦起於愛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耶又況張偉者雲陵王之故臣也褚秀之次之皆王之懿親也而詔以侍虐不道之事嗚呼為人君止於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為甚矣已殺晉二帝在三年之間人殺已二子在三年之後所以一人心防後患

者其術不亦疎乎既已殺之而又臨之及其葬也又瞻送之為是紛紛不特以人皆庸愚可欺亦謂天莊然而無靈耳子孫之禍不可勝任不亦宜哉

上不得羣臣請於權臣上許惟便侍中以疾告樂廟帝已

高祖非知命兩字之者也以取晉之事觀之其貪生而畏死必矣病而不瘳何也傾軋作弑二主初史有愧詞難乎其告諸神祇也人之行有顯有微此高祖之微也而其事若知命而安死者苟樂得為知命安死與漢高之不用賢比也則失之矣

上不信奇怪微時多行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不答

所謂奇怪者乃泛言之不知其何等類也若與人爭不藉

預者不信可也若天地物象之變則有家有國有天下者皆當警懼思正厥事而不可忽也曹無云狐不信天命天下莫大於天命莫公於天命莫威於天命而操乃不信焉所以估其智力甘為亂賊之事歟

帝崩

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末為能亦豈司馬懿之比哉正使將略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又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幸於後母為其盛德而灌輸其欲整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穰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召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英雄豪傑所為力爭者亦往往起於見所大欲而大欲之事不越聲色貨寶宮室燕遊而已高祖得之乃不為是宜其奮自持城

提一劍以來事終取得彼誠有過人者矣後王嘉善而從是以壯大其德業則如高祖之行亦在斯矜式矣

晉陽王

宋紀

立妃司馬氏為后

后者乃晉恭帝女也顯其宗廟滅其社稷而亂殺其父使右愚耶又坐用之使后稍有知耶其能忘宗國之讎而盡孝於劉氏乎且后與帝同事宗廟為天下母不處諸名家與族而以廢姓為之又豈所以惠于宗王而御于家邦耶

魏主閭高祖廟議發兵取洛陽崔浩諫不從

為師不伐喪古之善教也崔浩諫魏廟當矣惜乎其未盡而終得之也魏嗣曰劉裕乘姚泓之死而滅之我何為不

句浩曰魏與死諸子交爭今江南無學藝不可比也此所諫

諫而未獲者也所為不伐喪者以仁心不忍義不可也豈

論義不可伐則無時而可也

崔浩研精經術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莊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及魏世祖立左右多毀之以公就纂浩常即比張良既罷歸因修服食養生之術高山道士魏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膺文授以圖錄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明帝多未信浩獨歸事之上書贊明其旨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世也一文未半

宣布天下

崔浩以研精經術得名乃當時譽之而作中書又不嚴實因亦云爾自今觀之其經術蓋未嘗研精也老莊之學雖或謂或不及不謂中道甚矣劉宏達非苟揚諸子所能及彼蘭鈞貞經天宮靜輪之法後世無傳蓋且有出於李膺文之作者豈知其方於老莊矣浩謂信之而不信老莊為在其為研精也仲尼為不學而亦無常師其間擅之故操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聲發焉非以為師也豈為聖人一問之故舉體盡善其知禮之損益因革名數刑器固自可問其總攝機學以擅為忠信之渾而亂之首固自不足取豈相悖哉凡師其其人當學其所以言所以行不厭其言之文行之迹也浩自比子房遂修服食養生之術此游留侯導引辟穀而治之也豈不謬哉其贊明憲謙之所獻書則曰河圖洛書皆寄言於世獻之文此又非也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華夷然非有寄言者也又曰神人接對手筆繁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神無聲色貌象豈為而筆而書無心腹思慮若為而辭旨可玩既云自古無比則是惟妄而已矣此之易辨漢公亦猶能言之而浩乃固然莫之覺其比子房之智一何遼之甚耶夫學問之在人猶帛之有經緯室之有棟樑也不正如此則其成就者可知矣浩以直筆殺身非直筆之罪也小有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崔浩王義真多所求索執政而不為義真有怨時云云

上賈誼疏之
帝之過宗室之常一非有害於國家者釋良傳交與之

而可也又不改則詔書訓責之止至廢徙其刑名尚多等

也而一奏即為罪人乃特出詔執政小忿不平之愆又

元殺忠諫之士徐傳受顧帝輔勿君而賞罰自若如此

不能免乎
帝之等稱皇位令廢帝為魯陽王逐祇之

之所為人之所做也孝於親則欲之孝於我也忠於

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

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

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傳當無異圖死後二年嗣

君愛子相繼殺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有以意之

矣其事於還豈不情夫可不戒夫
二年徐慶之傳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乃許帝親親萬機

文帝年已十八非幼主也徐傳身負重寄殺主之罪難以
援立賢明析於見察者王既即位自歸司憲而請罪
萬分有一其能免乎乃偃然當政不復恤於逾年
後帝得親萬機於是時而國全雖有
殆矣
下高恭羨之亮殺魯陽廢陸王之罪
陽之罪居後無
未為甚也徐傳受遺作輔初無誅教之意

不移者按霍光故事廢歸其國可耳而遽殺之何義乎矣

亮事於是無免死之道矣亮之言曰臣受先帝布衣之眷

遂蒙顧託黜辱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

說似是而非也黜辱可矣何為殺之亮不能文殺之事

則其被罪安得謂以辭加之耶使徐傳廢魯陽而加厚供

奉黜義真而不絕封爵文帝之來方且序廢帝立明之績

表計安社稷之功借國安榮燕及子孫尚何與里克同罪

耶
表后生子劬后詳視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

可舉帝禁止之
婦人陰柔之質私難牽制臨大事而能斷者鮮矣矧孰不

愛其所育乎而表后詳視太子其有亡國破家之狀決

意去之其與庸遠矣雖然非人理也虎豹豺狼蝮蝎鴆鵂
尚不食其子豈有人而為此乎表后雖斷然非所當斷不

若文帝之仁也世之議者以帝不斷而及禍非矣帝之不
斷不在乎此父子之道天性也殆生而毀之有人心者不
忍為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與議朝政遂委權要孔顓嘆曰遂有
累夜卒相可謂窮權矣所
世固有英材奇器不幸而出於美狄淪於異端者矣魏徵
奔其黃冠衛之賢者多為俗人入君立賢無方苟有可用
不問其所從來也若惠琳之事則不可矣惠琳佛者也佛
之教無父無君若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
除絕不使亂華文惑民心也而與之論議朝政俾參權要

夫此三事皆其道之所禁也文帝以其道為可行則當削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為不可行則應瑋髮首黑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以逆揆心以理觀事無一而可者若應琳知人倫之不可廢天理之不可滅以其師之說亂倫悖理不可行也則當使東髮易服然後還衣冠之列而預卿士大夫之選其可也

上欲封王莽為攝政而曰此坐非知無復今日奉首固辭曰近日之事類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易身幸上乃止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崇卑莫大乎富貴此非以利言之也中天下而立有補衮而朝所謂天位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貴也以天德居天位貴為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豈為一人之身而有是哉王有之迹煥聖人之道義誠意正心之學不傳於是乎由敬而凝理摘利而志義以富貴實按為己私分欲速而不得則至於殺其父殺父而忌後則至於殺其子於是位不為實而富貴不足以榮高人之大業漢家顧采文之言亦何所見之稀而度皇之隆耶漢高由長為天子自臨門成卒見之如舊故廢大度戴高屋建在蕭若固有之官其并包八荒垂祚四百也若量小而受大則如器物滿必溢矣文帝拊床自慶其坐陋哉言乎疊首之對亦微足以警之矣

魏主問吳祖組議欲伐之羣臣以為不可崔浩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表必不可伐以天下無無父之國也魏素所行繩祖武耳崔浩於是乎可以盡規矣非惟不肖又從而贊之則向者諫魏嗣伐宋之舉是耶抑耶前日之諫是則今日之不諫非也今日之不諫是則前日之諫非也浩必居一千此矣故評之曰崔浩見理不明而執義不堅豈不信哉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周公作七月無逸以戒成王于時唐左僕公劉六七百年成王冲幼不知稼穡艱難未足怪也文帝於高祖所聞見之世非祖之所建闢者已蓋親運耒耜耕具有類焉吳之家癡兒駿子何也夫諱賤貧則逸欲易動懷安宴則慮患不深文帝雖身致太平而卒蹈大難其非於拊御床而莊求耕之日矣

魏主問吳祖組議欲伐之羣臣以為不可崔浩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城郭溝池以為固自禹湯以來所不能免然則尚矣豈恃其陋不修城郭決旬之間棄其三都由此觀之城惟不築也築則必高必堅而已矣尚至於一恆堅至於可以礪斤斧宜可恃以為固也而赫連昌之賊乃不得入城而魏主入之然則不修其城如昔既不免於潰高堅其城如夏又不免於亡城為有益耶為無益耶夫聖人不使人恃城以為固也禦暴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且恃人心耳赫連勃勃殘忍奸狡肆其騷張夫豈無人無生類既死諸子相圖以召魏兵其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然則無保民之道雖崇城到天亦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禦

暴悍氏矣必有令政以固結人心人心不離其虐害而有其於城而險深有其於池下可得而破矣

謝安卒

謝安卒謝安字安石世居東陽之西陽人曾祖陶侃爲晉大司馬謝安少有高趣博學不羣始爲鎮軍建威參軍未幾得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會郡道有郵至吏請東瞻見之謝安嘆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解印綬作歸去來辭其引曰子素貧幼穉羸至瓶無儲粟叔父遂見用爲小邑及少日暮病有歸歟之情何則性嗜酒如此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遽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慨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云在官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薪水之勞曰此亦人子也宜善視之不得踰等曰吾以家弊東西遊老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願免辭仁使汝等勿而創矣然感德仲賢輩多言敗絮自擁何患兒子少學琴書偶愛閑靜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慨然有言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則涼風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又作五柳先生傳曰先生甚言絕意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即欣然忘食環堵蕭條不蔽風雨短褐穿結單屣屨穿屨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然即此可見潛之大家矣其詩幾一百十有奇篇若質而綺若靡而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有詔徵爲著作郎辭不赴自以家世官臣不仕于宋朝及其沒衆頌之曰靖節徵士君子曰陶公地位甚高古之逸民也

彭城王義康性驕察在朝州職事皆治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難居卿兄弟盛滿當降降則彭城帝七次弟宜徵還朝共參大政弘從其言

親賢並用古今通理也然用親固亦以賢爲尚非專取其親也專取其親而不擇賢否之事可見矣義康史能足無豈有道德可居輔相之地耶范泰出於王弘者宜勸使情求賢人與共天位乃張以義康爲言於是平上志正而論近矣宋來之事雖難豫然致義康重權不見有妨於本而論則泰之過也

從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貴才能應參時政上懷懷以文義待宴談賞而已靈運意甚不平稱疾不朝出遊游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重傷大臣諫令自解靈運既歸

飲自若爲法司所糾坐免官

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寒賤而無相之心德可以濟天下雖雖飲疏飲水而無富貴之欲夫是之謂君子一日都卿相而憂富貴魏魏乎而不與焉人之見之與布衣就食之時無以異也夫是之謂道德此固小才淺智振矜矜矜之士以爲沽激而迂闊者也按其自處稍不見用即生怨忿以爲遺已如謝靈運之徒未得之則患不得既得之則患失之區區之見不越乎名寵勢利之間雖言語清華而器識凡近文帝藉而不用安得謂之知人哉泰尚書平進嘗從文昭王游陵霄觀飛鳥語中泰王暮來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以傷面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夷進五族

暮木可謂矣以母面被傷之故視人命猶草芥然棄之不得乎親視天下如弊屣得無類乎是宜通下治此光于四海矣嘗不三年遷至亡國何天理之愍耶曰寡人非能業者也幸進之彈蓋從先王遊戲且誤中而非故情可察矣正使過誤至死猶不當誅必其傷有其焉人子所不能忍者罪止進身可耳既加極典又及五後蓋刑如此豈所以安其親也等為母者初蓋隱諱不能不言及子之多殺也又不能諫長城半面之敗而失一國之心卒之亡國入莫效死逾城而出者皆將相大臣其難德合怨為旦久矣寡人至此又烏得為孝乎故事有似是而非者節小行妨大德君子所惡也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言不可獨崔浩勸之張淵以歲暮歲月不可舉兵浩曰月食修刑今出兵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辨論久之淵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浩曰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

崔浩占天科敵誠有過人者獨未知佐國之道耳天觀比夷也非不能攻戰并吞之患有壯士健馬能不求不伎之為難浩誠知古今豈成敗則宜勸其君以修德行仁用賢固本保其土宇為安寧不拔之基豈可吹波助瀾增其禍國廣地之意乎雖征伐克復功固一時而他日為拓跋氏之禍者實兆於此虜子房之智豈為是哉其言曰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此尤非忠臣所宜言也上之意有是是非是則當將順非則當匡救苟不問是非一聽從無乃妾婦之正豈大以道事君之法乎

魏威柔然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謀畫之力

中六三居下位之上得位者也其義含章而下收戒當止也又有善有美則掩隱自晦以歸諸君於上無忌之心在己得恭順之道斯人臣之正也晉卻克大破齊師而還入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若城樂伯繼見公勞之如卻伯其對也亦如卻伯此燕平無成而代有款者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今崔浩以謀被賞優然受之而不辭及魏主憂於眾中稱而揚之亦無退讓之文若夫克堪名則其實者浩自謂稽古乃不知含章之義大臣之體何其陋哉他日魏主嘗指浩以示高車乘帥曰此人廷弱不能營旦持矛然曹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此雖誇言致美然甲兵在懷豈易當也浩於此亦罔然不知謙避夫魏主之言所謂夾中有刀者然則親而後謀厚而後謙加以大戰不少顧惜夫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來久矣

浩自踐祚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七年詔簡軍馬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地今當修復舊疆魏主曰河南豈可得必若進軍當權敵避須冬寒水堅自更取之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偉失之帝欲恢復非倉卒也然行軍用師必參彼己帝自度臨戎必勝執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則計善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責之言可復豈獨此戰哉他日遠至廣馬飲江而河南之地迄為戎有則南北之能否判然莫隱故為文帝者修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

之庶乎其有功也

諸軍並進魏洛陽虎牢成兵皆應去諸將皆言王仲德憂曰諸君不諳北土情僞必監其計中胡虜凶狡今欲成此歸必并力完飛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王仲德身為副帥是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吾王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參贊之責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非忠臣也

燕王病甚命太子翼攝國事勅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在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遂欲代父翼遂還東宮夫人矯詔絕內外翼與大臣並不得入中山公弘燕主之弟也與壯士數十人入禁中宿衛皆散太祖驚起遂即位使

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疑有逆謀

太子奉家祀杜櫻之案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為

而朝日中又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脩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歲之所親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為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

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為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本義一失反使他人以不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嘗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責况夫有勤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預而已不預知預兵入宮警懼而祖是已弑之也故曰為人子而

不知春秋之義然則篡殺弑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

經以王慧龍為東陽太守在郡十年歲暮並修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問云慧龍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不足介意

杜驥守金墉日帝使姚萇大將十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雉驥以虜馬來侵驥使同守雉未從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萇大至而遁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驥大於壽陽驥大勇健諸偏裨莫及也文帝信驥一言而殺勇將於千里之外不復辨詰其情實而魏主能察反間益任能臣盡其子

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却魏師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照知意聞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

魏專保太后實為皇太后

崇寵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為太后又加皇稱是以居嫌推瀛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夫伏之人知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曾是以為禮乎崔浩

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失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可止則他日必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混妾子以微惟有一女弘微為之紀里生養尺寸無私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及平公私貳謂實財宜歸弘微弘微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歸東鄉君

弘微處說定家事無不允當有獨以私祿奉東鄉君則過於
患者也使東鄉君妻辭曰義和是爲可也彼固裕如者而
反資之無乃難乎臨財勢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
而與亦非君子所難也理焉可也

領軍將軍劉洪與僕射殷景仁素相善溫之入也景仁引之後猜隙漸生洪知帝信從景仁乃自結於司徒袁粲欲圖宰相之力以傾之袁粲數短景仁於帝帝待之益厚景仁乃無恙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居家養疾

劉湛本因殺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

人矣。景伯獨無失乎。乃注自結於義。肆其辭。而遂之。明景伯
仁蒙帝深眷力足以去之。即當疏諸罪人。總言于上。謝已
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命。又不使爲善康之累。則所

卷之十

以慶君目兄弟爭奪之安能得之矣權乃稱恭遜位至于
再三內以固帝之心外以激漢之勢漢既落其度內則并
義康而擠之人徒見其義康將為禍亂而不知景仁

以柔弱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之凶龐而無算也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以爲漕輿穀而不足療飢請禁止

謂從之

酒無益於生入而糜穀米小則起糞大則生禍敗古訓
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醪釀者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

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甚大而不之恤鬻酒之入先王所不仰國計所不資祇足

以供得費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

江州刺史檀道濟感_旨董朝廷疑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
義康以爲官車一日晏安道濟不可復制義康召入朝矯詔
殺之并誅其子十一人

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許議而末減之自非叛逆無殺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基權臣除之爲身謀耳而義康任蒞家國乃聽用讒議不少顧意然不待他日豐稷負之彰獨此一節足以見其不

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患莫如道濟之強也以爲

用而其鋒額一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訴告守令不法於是姦猾迫脅在

卷之十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奏以爲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侵下故古者謂守令爲民之父母又曰師帥

其任固不重哉愚其雖貪罷軟者盡亦反己選任之道有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隸食其主士訐其將殺

屏不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注由此其致矣崔浩爲

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踈勒等九國入貢魏肅按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費欲謝絕之

善矣而感於有司之請亟勉遣使竟爲豪然所庶而

通是已慮之中而有司之失可以已也乃復遣使賞金帛
往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
為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難得其稱臣朝貢何足
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往則送謂禮文之
施非謂金帛之餌也經國如是豈非推浩之責哉

魏主欲伐涼州大集公卿議推浩李順順使涼州十二反
涼王義興等將為驕慢之語恐順沮之以金寶納其懷順
為之隱浩以白魏主魏主未信又議伐涼州順曰姑臧之地
絕無水草難以久留浩曰漢書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
水草畜何以蕃且漢之終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也順曰
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欲為之遊說耶順遂不復言
及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言驗矣浩

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
李順受涼金為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推浩計揚之意豈
為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
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為不公何也先是
順歸自涼為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
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庸厚無巨細皆與之參議
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軍順心之寄言從計
行而順亦在此刻夫惟子房則能容陳立孔明則能容法
正以苟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敏
於周宗李順推浩皆為誣陷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
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為浩短
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誣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

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計楊實
事以動主聽而濟其懷柔終竟之心豈南箕之足比
哉樣公其非君子矣
太子劬美鬚眉好讀書博覽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欽上必從
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
不得進焉不以此為意則漢武為英園置博望苑而敗矣
太子之職舍問安視膳牛軍監園餘無事焉不以此為意
則楚威為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其明文帝皆
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盛兵衛其進退於亂也文帝嘗告荆
州刺史義恭曰汝志之所滿其欲必行此最弊事義恭有
克己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
之何工於詔弟而拙於諫子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
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孽自惡之名宋文帝是矣
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
鎮豫章殺景仁即疾五年雖不見之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影迹周諮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召召景仁謀討處分皆
委之

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魯自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
則封之管蔡桀商欲危王室周公為冢宰則誅之今義康
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
劉湛內用由殺景仁為拔也義康之浸由劉湛驅扇也推
原其故在景仁宜引體拔之矣而劉湛則劉湛必服驅
扇之罪而不東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足論中而

文帝嘗曰：「吾無貴乎，昇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此文帝寵義廉過重，其意亦志之階矣。景仁若志於文帝，蓋為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義廉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錄，舉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誅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并及相王是，則疾五年，與帝密謀，殺義廉，禍以何幾，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舉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廢殺二王，大討厥辜，比其中身掩耳彭城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懷於義哉？故原始至終，實斷此事當厚文帝景仁之責也。

左衛將軍范曄有雋才而澤情，流行性鄙，驟為主流，所鄙自謂才用不盡，常懷怨望，得志何尚之言於帝。帝曰：「范曄志趣，常請黜之。」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知其如此，無能為也。」

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賢而不亟進，則君子慘於難進之誠，知邪惡而不亟去，則小人狃於難退之恩。國家治亂，常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捨惡也。他日武帳同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而躁動止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凶矣。文帝不知此義，待其長而後治之，非內幾陷逆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

易若止之於微之為易，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徒，則其自取耳。范曄惡逆未彰，出賣散地，使亂心無憑恃，而作不亦善乎？而避諱之譏，是惡由突從新之勞，而欲俸頭爛額為貴耶？

經寇謙之奏作辭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當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平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易功，差易觀，主不從。

太子晃謂平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長與寇謙之同一惑誕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普人以積累名

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奠乎地也。若明森布

踴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環乎故？天雖對地而名，其未易以智識，雖非地有方所可識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外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極土，山則始於泰水，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繫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報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虛平哉？故自賦

王

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不惑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徇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數自其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未嘗遠乎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儒儒較難之言鄭康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舉士大夫感其說而無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殷禮亦運濟而存之不能別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生親象貌也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親象貌也嘗然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以身入鬼之心而僥倖之浸淫於黃老漢諸氏虛荒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安陽騰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侈肆迷謬者謂已立聖與天神接或吸其語言或觀其儀觀或受其謨告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數手偶而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輩鼓譟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為子帝王繼天而為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敷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猶命

王

王

王

人臣而爵祿也成湯克桀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諸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悔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下學先王正道之說哉觀魏不恤民力困東山之高又崇濫費以為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下可得而見也此謂之無足云者惟海自謂智知子房而稽古過之彼其聽信而蔽從者乃爾且不取笑後世而深可戒哉

魏主使李順差公舉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賜死

王

王

王

士之優於才而劣於德者鮮不好斯蓋德以立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貴貴且不足以濟之而況賄乎李順者受賄遂命於古使人亦有受賄受之未為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其歸而以告則殿內處外兩得而聞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告也則面設之情善而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諛也誠好斯也既以受金為崔浩所自方資以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濟者又以崔公舉臣納賄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為蕭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賄賄自敗是才為德使而不知持忘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以荆州刺史李為南兖州刺史以義宣為南兖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驤以為言不得已用之之曰師覆比表求還今欲以汝代之師覆驤無殊情果已自用為士庶所安汝有一事滅之者必歸書於吾義宣報曰梁虞事亦修

帝以荊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爲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義豐人才凡鄙當此危急存亡之際以帝詔物丁寧亦知自勉速逃曠飲夫帝之所以眷眷荊州者爲國家大計也帝遽棄諸弟思其厚焉又能成勅不使驕義義重焉其於此心以待義腹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荊州則忠而諫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推其心爲可勝惜哉

罪騎侍郎。詔先有縱橫才。不爲時所知。憤懣不得志。父以
 罪。徙罪義。屢爲獄得免。先常慷慨效及義。義還。張辛。先
 知范曄志意不滿。乃說曄曰。大將軍失職。天下憤然。小人受
 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頃人情騷動。天文乍錯。此時運之
 至也。苟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然後誅除異己。崇奉明聖。

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聊初惻然思先再三陳說反意遂決
范曄素懷不滿有快快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曄若
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爲當先進其逆計俟時發覺當
變邪志爲忠慮宋朝朝實理不應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
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謀以愚濟凶而能改者古無有也豈
非才士之戒哉

有司奏義順將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爲庶人絕屬籍
魏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
漫不知學具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國當敗也宋高相
不學具臣亦然其子休亦然立功立事有用才氣智節而
權高勢強爲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己也豈同庸愚凶暴
相爲是邪哉雄長耳揆以兩漢經術

不一見於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
美乎也彭城黨黨強識更能猜曉爲劉湛所誤而思
之留足悲淋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
皆不學遂致天性威爲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
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讎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子經而失其兄爰變而爲
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當免爰大凡此輩
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
既誅有司因請制爵治罪此何理也且由帝次愛已
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羣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
心義康不忌也嗚呼宋之爲宋越兩主而得之二子
尋爲腹所誅一子又爲兄所殺一子又爲孫子所弑
一孫又爲

者以殆與罷能後無守之役畢執之禍爲之減損何事之不詳而易其言也

崔浩素不喜佛言○於魏主曰佛法虛誕爲世費害悉宜除之及魏討壽春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怒命有司闔寺誅之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聖經像詔曰昔後漢光武皇帝邪儒以亂天常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州之內勸帝立壇場自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朕親詣壇場代爲燒香浮圖師像用經皆燒之天下沙門皆泣之上子思謀下勅令結宜昭書沙門多匿得免惟塔廟無復矣

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崔浩之言似矣然浩未嘗也彼其戶牖未易知奧突未易當計

未易到也豈老莊所得擬哉又况寇謙之國錄其經乃
誕之尤者正謂虛所封耳而浩舍彼取此烏在其有也
設壇場置廟會月飯數千人作靜輪官極其崇崇財力而
計適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為世實事又何異乎其下設毀
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為非常之人而指漢明
為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侈大之辭也夫無諸己然後可以
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寇謙之之感哉故欲奪天下之弊者
其然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修德正己於上公卿
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
條喻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駁而政必成
矣夫美堯之化可謂遠矣其為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
為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漸故其革之難為之豫故

千九

其成之事豈可以一言一令而勢力數伐而行之是以不
族踵而後起也浩之書曰已乃乎言不可遽也
文明言其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事以正而
無悔矣

帝次伐林邑王范陽盧南陽宗慈自奮請從軍以為振武將
軍既定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慈一無所取還家之
日衣極蕭索

宗慈其以再文淵為戒者乎文淵無可戒者以燕游車為
人所譖也故宗慈并燕遊之類亦不費而衣極蕭索蓋亦
無行慶矣若宗慈者非剛而無慾則室而不求皆可以為
美將帥成大功而以財自污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惡之
可尚矣

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太皇太后取寵王玄謨尤甚言曰
所陳今人有封狼居須意氣淑淑進曰陛下當席卷趨
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上悅

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賊淑有
忠節何以為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非能忠以願
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王僧達事元凶則論
執意明決沈慶之知其必來赴義以此天見之也

魏以崔浩監獄書事與高允等共撰國記問漢郡縣二人性
巧佞為浩所寵勸浩判于石以彰高允書魏先世事其詳
實立石徬路見者無不忿忿共譏於魏主以為暴揚國惡
主大怒下有司按治

好惡以類者鮮易者多浩刻石書史立之徬路暴揚國
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私而惡
其諛說者此乃情性之類也彼開國諸公皆人也浩寵
言而不信而以直自侮於為其言者之類也好惡不以
類具不仁又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
作春秋丘魯公之惡皆據其文為尊者諱所以存萬教之
心謹獲霜之戒也浩而知此斯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
魏主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其猶當以功議減而還
殺之焉廷宴恩乃如此哉

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授太子召允俱入朝謂
允曰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魏主言允小心慎密且制
為之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子懼曰大威嚴

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等聞之皆浩歎為也魏主問允信
如東宮官乎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勾其生耳實不問
臣臣無此言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者也遂
赦允而葬焉

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為國史浩總載大綱允多
所著述此重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
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
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已無此事為人所
誣者謗也譬如浩為元帥高允副之浩敗於前允軍無失
而不欲自以為能則曰臣說副浩昔與同罪是則分謗也
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以實
告君耳夫何所謗而曰分之云乎夫情偽交於前或難辨
也是非定於古乃易見也於易見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辨
者宜乎其慎然也

下詔伐魏

有天下者論一相相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
魏晉以來以詠方取國苟兵權不去已斯毒為君矣未有
能擇任宰相者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豈非大役而魏朝
政者義熙耳名臣勇將不謀則死所以折衝遠者誰實
可倚而動欲伐伐伐即自敗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
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經用民力而師處於外禍興
於內故克允厥心以正已考慎其相以治國人主之事務
也

將軍放大起兵力不足應發青冀徐豫三兖六州三三民丁

情以整行符到十日裝束軍用不充借揚南徐兖江西四川
富民家資滿五十萬者四分之二

凡用兵者必有主將故曰師出主文入吉必先明財故曰行
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必有指蹤腹心之臣故曰連驚惟懼之中失勝千里之外
文帝伐魏之舉最恭為魏非違驚失勝之人也王玄謨為
元帥乃詔說會復之士也發兵遣六州民於十日即行則
無素養之銳卒也指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秦晉
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
之廣焉之不遇江其亦幸而已矣
魏人寇沈璞守盱眙會魏將其敗赴城衆曰若曹景龍能退敵
完城則功不在我不如勿受璞曰今兵多則虜退少則退
緩吾可欲事功而望虜卒乃納之及魏師退璞已而發城歸功
於質

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慤蔽之故利
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失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
功之心以濟國事為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
納誠實忍功不在我實不歸之則財貽必破身且不保尚
何功賞之可望乎夫以利說人鮮能撥義以拒之使使
智足以及此可不謂天資之養子使其希慕古人以能
可不謂應學以知之乎既已却虜乞歸功於誠實此一役
於終完釋璞獲虜表奏其功以爲己力者時
相黨哉

命將出師常按以戒也日時亦時中詔是以皆下

莫敢自決此其所

古之為師也推將置之數委以開外之制不從中覆覆人

得蓋具乎而功可立此於古訓甚明成敗備見然而人

得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

於己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神機妙算親授於

九重之中幸而克捷羣臣奉觴上萬歲壽以謂英謀聖斷

高出乎萬慮之表而為君者亦僥然當之曰該是也於是

後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幸而中

者幸可常少宋高祖西征東伐身在行間則未嘗不勝命

劉敬宣取蜀留義真守長安慈節度則皆致敗此文帝

之前監也況文帝時略非長文用昔人所短犯兵家之戒

則雖幸中亦不可算矣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常居關路公管殺徐湛之之父故不

敢來軌卒子奕上歸上以奕為目州刺史湛之以為廟謏遂

聞不敢苟申私怨免拜君臣里不許

聖人立復讎之制者以引懦夫消人慾而存天理也雖莫

重乎君父之見殺無怨忘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

怙於利而不肯報感異端者推於宿命而不忍報而天理

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讎不報不可名為天下

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讎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

之重冒死為孝故有讎必報則君父殺君之禍息矣

湛之於魯義不共天乞身居田里不與此有求於人也

力伸志說曰不可乃一請遂止事又選拔湛之

與守義於見復讎之念微極利之心重而為子之道滅矣

江夏王義恭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播動民聽請廣州
未行魏師至瓜步上應義康為亂武陵王融爭共請之遂賜
死

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達之文帝若引敗歸已則當

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

武穆馬邑之伏誅王恢以謝海內今則責躬之詔不聞敗

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忠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

財佐軍者不復反致猜於彭城慮其生難義恭弟也而奏

之於內驕猶子也而奏之於外義康竟死不亦悖乎

一十八年六月魏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太子見惡之給事中

仇尼道盛侍郎住平城有寵於太子而與愛不叶愛惡為道

盛等所糾遂捕皆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兇以憂卒詔曰永

拜魏主徐知其無罪其恨之二十九年春正月追悼太子不

已愛懼誅遂殺魏主

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為君其職在司

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之則君職畢矣蓋此職者其後必

昌或者為君恃其強力好武樂殺則是自賊其類也虎豹

蛇虺尚不自賊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然

結之禍未有不逮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

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肅而益大然好大

得功并吞不已用刑暴怒殺人已多威武遠播而死於關

手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鋒戰氣適足自伐而已可不戒哉

易不去乎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非早辨也景陽之死事起倉猝既悔其非當即日受戮

乃渾回德豫至喻半載之六其味於冰霜之戒甚矣其及也不亦宜乎

上聞此下詔北伐使張騎伴郎徐業隨軍街中官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古之爲師者不伐後以敵國方遭大變所當矜憫推吾之心有不忍焉若東其約幸其陽和利而舉則狀道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矣則爲夷狄中國居而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祖伐秦之役不旋踵魏盡伐宋之役出平爾者反乎爾我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戒焉又乘魏卒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況宋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既解離間性來通情好矣魏秦之

多

魏秦之

魏秦之

魏秦之

祖文帝宣帝飭使臣贈元帝生則義聲遐暢仁心遠洽乃中國之道也豈不是圖懷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合戰之禍哉古之爲國家者經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履失地喪師不少改悔巨天奪其篡乎何迷謬之不已也初潘淑妃生潘有寵元皇后悲恨而死太子劼深惡潘潘懼乃曲意重之劼復與之善劼潘多過失劼爲上所詰責使巫祈請今過不聞其後遂爲巫蠱珠玉爲上形像埋於殿下本黨告之上大驚遣使取捕得劼潘書數百紙皆咒詛又得所理王人命有同窮治遣中使切責劼潘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古之廢太子者多以庶孽發寵賊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圖富貴于所置者爲之助於其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劼則

異於其帝待之厚心之深潘妃及潘雖受帝未嘗有廢立之意也而助乃自年承心形於筆墨不道之跡發露莫掩帝於其焉斷以太憲集公卿下明詔廢徙潘妃不孝之罪劼潘自取不慈之譴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迴猶豫至於八月之父其味於霜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

東者宋魏行事未有太相連者文帝保泰黎庶元嘉之政於斯爲盛所謂此善於彼耳而黷武不怠自崇其美發民之禍以自戕于厥身與義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也可不戒哉

魏以陸驎爲司徒賜爵平原王驎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取禍天之功以營全其力辭不受魏主之立高允與謀而實不及允終身不言

王

王

王

陸驎高允夷狄之人也上承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其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中國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以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受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義矣忠孝一道也孝如太舜至矣適盡爲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太矣適盡爲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耳得指其所爲謂人所不能爲乎人而不爲則誰爲之耶目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勳勞取賞或不滿意快然然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

臣之義故耳至於則君即位其平日臣僕莫不遇有希望
機爲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爲從從中物私
有之以相報勞何示不廣之甚也漢文修代來功在踐作
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
矣

三十年帝欲廢諸諸帝皆潘淑妃妃以告潘淑以告劬初
帝加官兵與羽林等至有實甲萬人而潘淑乃矯詔夜開
宮門自上合殿帝猶未寢遂殺之

晉之中生宋之建康之扶蘇漢之援晉之適隋之勇唐之
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
元凶劬則反逆之迹形于手書既與潘淑陳謝帝前其奏者
其奏非有讒間猜忌之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

已不失爲慈父劬潘得盡天年不亦善乎君親與將其將
已形而不治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
林等使其有官田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廣軍之禍
是劬固欲弑而文帝固使之弑也宋文美質溫厚愛養斯
民然純特智方糾持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
楊發蕭瑄取笑于載由是觀之人君以移學爲急不知春
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

劬檢料文帝中箱得王僧綽所發廢劬奏疏劬殺之
王僧綽蕭瑄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以爲忠耶元凶劬蕭
瑄等見此者以爲智耶死於昏亂之朝何智之

則於義何居僧綽蕭瑄總奔于外善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宋武

宋紀

初劬之謀逆也夜召東宮官問以濟否裴淑曰何患不克但
不爲天地所容耳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
明旦劬帥兵入宮急召淑淑眠不起劬停車催淑起既
至劬使登車又不上劬遂殺之及帝即位贈淑太尉諡忠獻
異哉裴淑之爲人也觀聞逆謀諫而不聽幸被引出局不
歸上發覺言之乃還省繞床四更乃寢其何所思耶抑有
可疑耶抑懼楊耶抑亦有可從耶比劬呼之堅卧不起將
以立異耶既不免起而從之又不登車欲以立節耶皆不
知所處矣裴淑之意必有在蓋將立於從違之間劬事
成必懷有不告之恩不成則已有不同之節酬報之賞不
在焉必在其後此淑之微也

裴帝即位不加精察因以
爲裴淑願爲裴淑之妻計行裴夫知惡而不告是與之
同情不必知裴淑張超然後爲裴淑也若淑者加以庇隱
大逆之罪斯爲爾矣

初劬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及劬敗帝以尚之素有令譽
且居劬朝用智將迎時有金脫故特免之復以爲尚書令
初劬見諸王起兵欲殺三鎮士民家口何尚之曰舉大事
者不顧家今謀之正足以堅其意耳劬乃下書一無所問
武帝所謂用智將迎時有全朕者此也然可謂不知輕重
之別矣自裴淑子弑父天下大惡已爲上將既不能討又
不能去乃受其官爵安然處位是與之同情也且君父與
士民家口孰重君父見弑三綱淪絕而不知懼士民家口

有君父而後存者也君父何在而家口是念尚之之姦計
密發身相逆賊又布恩意于義旅之心武帝臨其計中不
加精察仍寵秩之何異於養其一指而失其有皆不能三
年而察小功者耶若尚之者加以黨附賊子之罪斯為當
矣

江州刺史臧質與荊州刺史義宣謀逆以豫州刺史魯爽有
勇力與之相結約以今秋舉事使者至爽所爽方醉即日起
兵上遣沈慶之討之爽敗死

李壽之言西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魯爽以亂世之
情行之平日其取敗也宜哉愚以謂西人者金纂姦果但
能召亂非所以濟身也假如偶遂所圖願亦偷延歲月終
不免耳豈惟平日不可行機亂世亦不可行機乎

子或取其說是與西人指示一路豈可

上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義恭知其指乃請省錄尚書

同姓諸侯基布于外夾輔王室成周以此而強孤秦以彼
而亡武帝縱不知古獨以家事觀之管陽被廢若非文帝
在荊州則宋室何所恃元凶作難若非武陵為義舉則禍
亂何由平乃生忌心謂己以此得之人將視而不見抑
宗藩適自削弱譬如人去其手足則頭腹安能獨存輔
其身而嗣子受禍乃便發一夫之月諸侯無預焉其後
人之監戒

南齊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為左光祿大夫慶之固謹表數
上上不能奪聽之就第頃之上欲復用使何尚之性起之

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往而復來尚之慚
而止

七十致仕大為之制也若忠賢勳舊之臣國家所賴有不
得謝者或以病而去他日氣幹復寧君欲起之則當以身
許國無以有己此古今之通誼也夫出處進退何常惟義
之安耳何尚之失節之人固無耳試者沈公確守素志堅
臥不起善矣然廣陵之役未免受械而行爪牙之言又以
事斷而怒要在其為致仕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夫所為信者將以復其言惟信近於義然後言可復故名
子不可易其言也孔子謂微生丘亦醜為不直者微生嘗
以是謂人而已不能免故耳

顏竣丁父憂義漸月起為丹陽尹竣固

抱竣登車載之鄰舍

顏竣於宋成君臣之分不終者竣不知量主之過也方義
師初舉竣為諮議總內外以至成功於帝之為人亦當得
其方寸矣而竣又已貴顯復欲何求既居父喪非有金革
不得已從權之事所當力辭起詔匹夫守志矧有義理帝
亦安得而奪之不能以哀勝情以禮防欲勉竣受命此固
取輕人主而譏間所由入也

上自即吉之後奢法自恣顏竣數諫上浸不悅竣疑上疏之

乃求出外以占上意詔以竣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以孔
孟之賢聖於道德可謂有諸已於不善可謂無諸已矣以
之勸戒時君尚不能用顏竣釋服冒榮而反諫帝居喪滿

恣豈惟不入適足召怨曰汝行如何乃欲正我夫如是者父尚不能行之於子況臣而可行於君乎

魏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羣臣莫知其所言時有上書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豈非不欲彰於外耶君有失不尚陳而上表顯諫彰君之短明己之直豈忠臣乎高允其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言言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高允諫君而天下不知此其忠憤可法也然非允固欲屏人而密諫也魏主自屏左右以待之是魏主惡人聞其過而允能不諫之於外故天下不知耳魏主之言未盡善也其言曰君父一也君父之尊則同而情則異父子天性也父有過則見吾志微詞以喻之有大過則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其不義然後爭之朝夕一家左右就養無暇中上書之理也君臣以義合也君有過可以面陳則面陳可以上書則上書可以屏語則屏語務在君改而已君而未改則有屢諫切諫者諫極諫又不聽則有辭位而去而無從之之法也非親於父而諫於君情固然義固爾也今必責以面陳而不得上書且事有幾急身有遠適居有內外勢有通難安得常侍君顏而及過失之會乎顧臣子不當暴揚主惡以討爲直耳不可謂上書顯諫者皆有彰君明已之心若魏主則惡聞其過故以是爲諷也且高允固賢而人不不同安得貴人如允哉善爲君者知從諫而已

陸贄所論盡之矣
吏部尚書顧觀之以爲人稟命有分定非智力所移而闇者

不達意僥倖乃若定命論以釋之

賢聖安於義知命故也小人爲不義不知命故也輩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非能知命者義心未亡耳義心未亡則其不肯苟若知命者安樂焉千和食操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并不知有命義心不存耳義心不存則其受之真不知命矣夫命無形可見也若何而知之以義之可否知之也命不可改可改非命也君子之自處也義當貧則貧義當賤則賤義當貴則貴義當盛則正矣義不當然枉道以求之求之而得是亦命也而於義不合則其枉道乃徒費也豈不可惜哉是以顏義之士寧受五兩之綸於原憲而不願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寧受一廛之地於伯夷而不願得百乘之富於盜跖義

之可否命之通塞也
之不可命之通塞也
安於命此至學也定命論等矣苟不由義則其所謂定者特未定也

上以江智淵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母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其惟江智淵乎

沈懷文所以舉江智淵者其有類清談之緒耶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此兩言推其致極非聖人何足以當之武帝之爲人可見已智淵通勉要官不知欲聘終以片言忤旨憂懼而卒史無雖賤其在遠伯玉之後矣懷文兩言豈非過情之譽耶

東揚州刺史顏竣丁母憂送喪還都對親舊時有怨言主僧達奏之詔免官竣又上啟陳謝上益怒及竟陵王誕反上遂

誣峻與誣通誣賜死沈其妻子於水

顏竣事帝潛離公為侍中出領外藩亦足矣前居父喪義不應起既已失之今居母喪盡遠擇葬地因自輜野庶幾保身乃復還都又出怨語中庸不云乎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罪穽陷穽之中莫之知避也峻無驅之者洋洋然趨以就之小豎大癡何足算也雖然武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海陽北溟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峻累旬謹密應接無棄豈不殆哉乃問諫諍令怒移之諫訕加之竟逆既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尚爾他臣何賴焉此非人君之道也

竟陵王誕反詔沈慶之討之誕以劉琨之為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兩立琨之父在不敵取命誕殺之何東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而出誕置康之母於高樓不與食而死又以范義為左司馬義母妻子在城內或勸之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子不可以弃母更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生吾不為也

是二人者皆竟陵官屬各有父母而處于亂邦誰為得義乎曰琨之以父在辭參軍之命而見殺上也何康之謀納官軍不果而出降其母被害次也杜范義斯為下矣其言曰子不可以弃母是也而曰更不可以叛君夫誕方叛君已當力諫諫而不從不忍弃其母力諫而死可也乃執為吏一小郎陷黨惡之大罪擇不處其智未矣

誕既敗詔城中士民無大小悉誅之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沈任言者從周洛周公致

辟止于三監今以誕一人反叛而遷殺一城夫城中之人豈皆與誕同心生平是長平是父母妻子親族生業皆在是不得已而從之耳而皆殺之不亦濫乎或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春秋書齊人執子叔姬以齊人皆有黨惡不赦之罪則如何曰春秋所治謂受商人之私惠者耳舉齊之衆豈有不愛者今武帝未嘗使冤情而區別之也其可乎前陳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上街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

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武帝初即位詔求直言周朗條奏七事未至批逆鱗也獨勸帝行三年喪勿蓄金寶有鄙惑之謂又謂下令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然自免去職亦已七年五經大赦而帝藏怒猶怨竟不能容夫以直言求之而以言殺之且居喪滿恣充貪財利屢殺言者備載史書朗所論非不實也曾不自反方且懷恨反以不孝之罪加之于朗是豈人君之道乎

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上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宜冒上作色曰卿欲劾朕朕耶出為廣陵太守懷文詣建康朝正以女病久而未還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東上大怒收付廷尉三子行哭請命竟殺之

考之史沈懷文所諫者三事耳勿峻諸王糾也勿禁諸王任邊州輪器甲絕復客二也及止風雨出獵三也此亦人臣納忠之常非有割切深至難堪之言也而帝已不能受免官禁錮十年而怒不釋必置之死是豈人君之道乎

懷文行己非若頗較有以取禍者其及何也特在於無道而見耳

初晉庾冰相立議使沙門致敬王者不果行上使有司奏曰浮圖為教反繩蔽道佛以謙儉自牧寧有簡禮二親直體萬乘者哉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當盡敬虔依其本俗

革弊化俗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武帝罵高祖為田舍翁則乖孝道抑制諸弟則無交義殺忠臣士則無君人之仁為愛妾死固罔廢政則無乾剛之德方之濟諸未有以賢也顧欲正以上下之儀是從事於末而非本務矣其能變乎

上機發勇決學問該博文章華敏讀書能七行俱下

所貴乎學問者將以輔成吾德也人君莫大乎正心修身

孝子祖考友于兄弟用賢納諫新美其政有一未善則學以明之是則君學也武帝閨門無禮奢欲敗度視乃祖猶田史待諸弟若敵讎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是直口耳談論誇多爭勝於臣下耳或曰武帝失德如此何以能終日計勸之舉進無二心罪人斯得此其美也美惡乘除適足以見其身而已矣

廢帝世宗之子明帝之初宋紀

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曰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猶當始徹而凡諸制度一皆刊削雖復得代亦不至爾

三年無改之謂人子所當自盡於父者非人才政事之謂也人才有大義惡如飛廉惡來政事有大弊害如稅陌

間架必待三年而後改則國已亡矣去留損益未係於治亂存亡者徐徐而革之則可謂云爾已矣而不問是非可否一切更易撥於情則不懷形於事則不敬此履霜之漸基殺之萌春秋之所謹不可易焉者也

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莫敢相過從世祖祖義恭等相賀曰今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不能平及帝誅戴法興大臣無不震懼於是元景師伯謀廢帝立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不厚又師伯等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帝曰沈公八牙耳安得預政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將討義恭殺之族元景師伯

人心戒懼則力善放肆則生過使義恭師伯元景諸公寵寵常如立于武帝之朝禍豈遽及又況大行殺服未除而

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心不平理正應爾其被罪誅豈非自取耶沈慶之累朝伯將有忠勞無咎戾賢者也乃為告訐之事不忍小忿而忽大謀惜哉已不得預朝權與人主濫殺執重謂我為爪牙之憾與王公被誅執酷使廢帝而可為忠謀也則國善矣不然無乃逢君之惡為大罪乎

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慶之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出蔡興宗往見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公欲坐觀成敗豈唯旦暮及禍四海垂責將有所歸願公詳思其計慶之謝之再三陳說終不從及帝誅何適量慶之必入諫先聞清溪錯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遂賜慶之死

董仲舒有言人臣不知春秋遭讎之事而不知其權陷于誅

死之罪嗚呼若沈慶之其斯人歟劉子業受重祿墮無憾容此昌邑所以被廢者也不待太后疾欲擢景季陵此周襄王所以自絕于周者也山陰新蔡鳥獸之行此漢之侯王所以自殺而國除者也一日而誅相王大臣三人此晉州蒲所以見弑者也蔡興宗所言雖非天地之常經是亦古今之通誼慶之受知三帝榮祿累朝雖不與國權而躬承顧託所宜斷以太義廢昏立明霍子孟之功不得專美於前矣乃徇小忠違至計兵柄在手幾不作以至失身為賊所制不亦悲乎

蔡興宗說領軍王玄謨舉事玄謨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公言右衛將軍劉道隆與興宗常俱從帝夜出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蔡興宗以廢君除惡之謀語沈王劉三人獨劉道隆默許之王玄謨難焉沈慶之不從而不得其語也何慶之於顏柳之謀則發之而於興宗則能隱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不可以私惡非惟其公而已矣興宗之所以昌言三人之所以不為當年後世亦無非之者以是非之公也人君恃其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官閭之固觸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莫能害也不知商愛睚睚欲取之者近處乎心懷之間肘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可不戒哉

帝遇弑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治其亂養其生成其性而已矣非為它也自義農以來天下非一姓所御以天言之惟

德是輔而無私親以人言之惟惠之懷而無私與若其流虐肆於民上弄天地之性則天人同疾而伐之者至矣苟為不然竟何為不與丹朱以天下而與舜舜何為不與商均以天下而與禹禹何為不與益以天下而與啓家天下者雖立猶立長而何為必以賢為主也而舜子者論乃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王不聖等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

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矣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亦以是哉文王受命紂王不繫紂之存亡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爲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此文王之事文若之心也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王封之蓋亦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餘年其君其吏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紂武庚以討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此蘇子之論也其辭則美而辭矣其

理則不然仲尼之稱嘆堯舜也蓋志於天下爲公也無間於禹者爲其以縣之故雖貴爲天子不忍華宮室美衣服也豈有意薄湯武而譽堯舜哉武未盡善者指樂而言之其聲節奏方之韶舞小不及云爾武王未伐紂之前嗣爲方伯固亦服事于周孔子通言周德之至何以知其專指文王也使仲尼厚於文而薄於武者蓋章文武何耶伯夷叩馬之諫自太史公傳之孔氏未嘗及也孤竹君舍長而立幼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諱其弟去之餓于首陽孔子以爲仁而無怨者豈爲武王伐紂而不食其粟哉孟子以紂爲獨夫者視紂之言泰誓之言蓋當時實事受帥其旅衆多若林而倒戈自攻無一人爲紂致死者非獨夫而何所以爲獨夫者非以其賊仁賊義而何殘賊之人肆於

不信仲尼則吾誰歸乎湯之慙德非能用兵也謂來世託我以濟姦者曰湯嘗爲之湯以是爲慙是亦孔子詔後之志也使誠可慙則不爲矣疑謀猶且不成慙德而可爲乎周公熙造所稱四人不及湯武者特取其不取荒寧之事耳湯武創業之報以告繼世守文之君爲親遠遊田之戒矣而又心非之豈理也哉方紂之未亡也文王未嘗稱王唐芮質成而文王受命云者亦齊東野人之語耳蘇子不攷義理而遽信之謂武王伐紂則不可文王稱王則可武王爲紂君矣文王獨非僭號乎天之命人豈有諱諱之言文王何所據而受命也故泰誓收誓盡稱文考及非望大告武成之後行追王之禮矣然後稱文王此見於經者豈不明哉荀彧佐曹操取天下亦謀略智計之士耳比之于房尚遠不逮操漢天子般伏后左右無非曹氏之人文王亦嘗爲此乎以武王爲非聖而以荀彧如文王何憐謬之甚耶武王克商甫及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正爲殷有天下之久不可以紂故而使聖賢之君不血食也故封武庚此乃天下之公義聖人繼絕之仁心乃謂不得已而爲之又過矣救其父封其子其子果人也則不當受武庚之反當也彼紂之惡未若紂之甚弊極餘而禹相之謂禹非人也而可乎武王至于孟津羣后以師畢會遂及庸蜀羌雒微盧彭濮夷之君亦莫不至此豈口舌可論勢力可來乎而謂諸侯有不悅者是皆以紂後世淺事近虐而商度聖人故不見聖人而失之遠也夫黜湯武而進曹操上苟或而

下孟子與武庚而厚誣文王此立說之反理亂德者愚不可以不辯

明帝 加東王

宋紀

晉安王子勛及子尋陽豫州刺史殷琰應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琰復爲逆事當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但人情甚安清湯可必

興宗賞勸沈隱之王玄護劉道隆以廢立之事今對明帝乃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是以昔之湘東今之尋陽所舉不異也其意云何無乃興宗初謀止於廢黜而謂殺之爲甚耶

撫軍將軍殷琰祖爲其誠節陵轉諸將人莫爲用出戰而死衆謂沈收之宜代其任收之以江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堆方興爲主諸軍並充收之收之曰吾本以濟國家言計此之升降

平常之時人情事變猶不可端倪而況世難方殷危機交急之際乎君子所以自強不息日新其德者非但成己亦以成物也苟有長片善遷已自足揚已矜衆則昨日之美未盈把握而今日之失已及岡陵矣惜哉孝祖之不知此義也沈收之其莽沈璞者乎以濟務爲心不以名位爲意所屈甚微所成甚大君子之事歟

表顯兵敗欲奔尋陽沈收之追斬之

宋顯之懼禍求去帝刺雍州也蔡興宗亦得荆州長史與宗不行顯之去興宗曰襄陽星惡顯曰天道遠吾但願脫虎口耳白刃交前不救流血興宗曰內難得明外憂亦

未可量度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可也既而廢帝被殺尋陽起兵四方貞計咸歸焉朝廷所保惟淮南丹楊數郡卒之潘鎮皆敗建康獲安顯之求全適以自滅興宗料事龜筮弗如以何道而知之耶曰興宗亦以人事觀之耳是時親王壯大可忌者盡拘之建康藩國皆乳臭小兒廢帝理必及難次立之勢當在叔父以尊爲長君而臨制內外其理既順其勢可倚宜不安於奉孩童以播亂于外者乎此興宗之所獨見蓋嘗以微辭語顯而顯不悟也

鄧琬聞兵敗憂懼無計張悅詐疾呼琬計事悅曰卿首唱此謀今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以謝罪耳悅曰寧可責主求活乃斬琬琬諱建安王休仁降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

子勛時年十一

鄧琬首謀爲逆罪固不赦張悅初無諫止之言及事敗乃斬琬以自脫亦何異於琬欲斬子勛之意耶建安王休仁宜不受其降并斬送之而請免子勛之死則於義得矣子勛年未成童非能進却鄧琬者也周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蠢愚其在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貴以此處子勛廢爲庶人其可也

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無一存衆乃服繫興宗之先見

宋興于茲六世矣前後諸臣未有興宗之比者方嚴取敬於人主強直取服於小人立身乎昏亂之朝而猜忌不及勸人以廢立之事而誠心有孚及禍難交興從容平其間

爲之畫謀制勝終究緩靖或違其所處導致敗覆真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惜乎明帝用之不盡其才也衆人服其先見亦未知其所以見者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上既誅子勛等司徒休仁曰松滋侯兄弟尚存非社稷之計也於是松滋侯子度等十人並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明帝以太祖之子叔父之尊剪暴夷凶更造王室是宜不待詔令而境內服從矣然尋陽一唱逆誅諸方響應郡城危綴幾不自守謀臣竭忠將士畢力乃克平殄官易而難宜聽而叛是何也明帝年雖長屬雖尊宗正不推其賢中外不聞其德所以厭服人心者未矣既克外難所當修仁

行善勸美政事厚撫同姓簡其才行成立者布之要路其未成者未與民社之寄慎擇端方教以禮義以待任使則實位安宋祚永矣乃葛藟之不式而戡本是務豈爲社稷計有如此者乎吁亦不仁之甚矣故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准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之於輿與宗曰今正須軍使尺書若迎之以重兵勢必疑懼安都等外據大鎮客邊邊陸如將外叛必引虜寇上不從謂簡道成曰吾今因此托詞卿意何如對曰恐非國家之利也上曰諸軍猛銳何性不克安都等聞大兵比上懼降于魏

下之所以心服于上者以仁不以暴以德不以力也明帝

即位甫爾仁心未布德信未孚尋陽之亂不得已而應之方有戒心用善言所以勝也示威准北則得已不已而爲之志驕氣盈簡忽至計所以敗也兵凶器戰危事其勝與敗特係人主一念放與不放之間故心者事物之宗而正心者操事宰物之權人主之急務也操而不放則以惴惴百里之地南征北伐而叛逆洋散王室載寧縱而不收則以猛將仗鉞強兵鼓行而喪師失地爲國大辱此固後事之師不可不監者也

納太子妃令百官獻物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樂賜死既而原之

貢賦必有典式天子不私求財養太子不可不慎也明帝所行不亦異乎責百官使獻是導之取賂也且何以示太子昭儉德以臨照之道耶雖赦孫奉伯而不殺然風俗已傳孰不兢兢以求免禍清約之士無所從出必濫被罪德貪鄙之夫不出於已則肆爲措充一舉而數患生焉故人主必清心寡欲然後可以表正天下遏塞亂源也

建康詔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以爲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則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閤陛下聲著海內入朝必不返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斥天子除暴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官妾飲泣不敢離半休若者謹畏白於上而謀之

明帝意忌諸人皆知之寢疾日久人亦皆知之休若據上流無罪而見疑其勢必死如之何而可腹心將佐咸以

入朝為難主參軍之謀非若郇境凶悍之計也固亦在所
擬議者豈反逆之謂哉休若智不足以權事志不足以捨
君殺謀主而蹈賊機是亦匹夫之諒耳

上與僕自揚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處上憂駕建安王休
仁秉政已不得專權養上除之上疾甚內外莫不屬意休仁
親舊預自結納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傳尚書下省宿夜遣人
齎藥賜死休仁罵曰李武誅錡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
祚其能久乎

有道者多助雖楚越可為肝膽失道者無助雖手足變為
仇讎休仁自以於上有功嘗獻情計請殺松滋等十王是
以諸猶子不若兄弟之親其自託於帝也至矣曾不知猜
心一生父子且不相保而何有於兄弟乎且殺人以全己

市道猶或不為豈有盡殺兄弟之子而已能獨安者其逆
彌甚則其禍彌酷下省之藥勢所必至也然則休仁宜宗
何有功不居謝免權任身奉朝請以忠孝敬慎親親自守
已無失德而禍猶不免是則天也亦可無憾矣休仁臨終
之言以孝武誅錡兄弟子孫滅絕是猶不悟其勸殺松滋
之失也悲夫

上誅吳景文詔曰喜輕狡焉端苟取物情豈可奉守文之主
非忘其功勢不備已耳

壽寂之脫帝於垂危之中吳喜破叛實於國家孤危之際
所當十世宥也皆以無罪而殺之內既誅錡兄弟外又陷
戮勳臣以為身後之懷慮正使嗣世元良尚未可保况
螟蟥之子乎

上疾篤慮憂憂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
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死勳至景文正與客茶叩
函看已後置局下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徐曰奉勅賜死乃
飲藥而卒

死者人之所難處也無罪而死尤人之所難堪也王景文
當之坦然無怛心怖色若有道者何也曰存之夕念之深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然而已矣異端之學以無生為
至視其身猶空虛然其空想之極者乃而不狹公而不知
水而不覺也景文之能無懼者若是而已其比之逃難不
安死者固已懸遠比之慷慨殺身者則亦云賢矣然尊為
三公親為懿戚視人主失德曾無一言泯然而死於義關
矣與其能死為若盡事君之義以忠諫死不亦善乎

蒼梧王

宋紀

桂陽王休範以帝幼冲素族秉政已不得為宰輔反於尋陽
諸侯舉兵于外者若文帝則以大臣奉迎若世祖則以義
不同天師皆有名是以事功可立休範之舉何名哉特以
蒼梧幼冲素族秉政已不得為宰輔怨憤而發是則反而
已矣使休範有國家公應移書朝廷問少帝何人之子得
無異姓干我昭穆祖宗威靈安所顧矜乃以大義唱率荆
郢入清王室其庶幾乎

建平王景素孝文清儉好文學禮接士大夫太祖諸孫景素
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楊遵長阮佃夫欲專
權惡之有告景素謀反遵長欲誅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
乃止後竟為楊阮所殺

宋室諸侯王至是皆微末有聞也而景素獨以孝友清儉好學擢士著名朝野屬意又且屬尊而商長也袁粲素能為社稷長遠之慮則當與諸道成協謀定計則逆蟻端援立景素非惟克延災祚又因以至公太義消抑道成覲觀之心一舉而兩得矣乃不是圖坐使楊院小人肆其邪計陷戮賢王為姦雄開道嗟乎袁粲有忠志而無忠事惜哉初太宗嘗以陳大妃賜發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

人之保字蟻端者雖取諸初生之時及其長也未有不知其姓者是何也以氣稟之異也然則何益矣惟自貧賤而之富貴之人則利於養己者因冒昧而不自明如呂政是也其有知其姓而不以冒昧為利則終復之如李昇是也蒼梧之非劉氏明帝必知之矣惟不能平忌疾之心思本支之重甘以大業付諸異姓人情至此不可以理斷殆天厭劉氏故奪明帝之鑒殿不然何其愚蔽之極也作史者於明帝之祖書宋祚之絕乃實錄矣

帝欲殺蕭道成陳太妃常罵止之帝嘗入領軍府時盛熱道成裸卧帝立道成羞腹為的以龍箭射之中其脅道成益懼與袁粲諸將議廢立粲曰王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李世所行

蕭道成國莫久矣未有以發也而蒼梧以戲射促之非欲自迄乃促宋計之絕耳道成若有忠宋之心與袁粲合謀廢粲異姓建立宗藩猶反掌然而不早為之所及龍箭中脅而幾矣然後圖之夫豈伊霍之志哉袁粲既失先機

乘此為之亦未為後乃執拘繫之見稱蟻端為主上裁大罪為小過致事由道成氣勢已就方欲以空拳搏猛虎自名為宋豈不謬哉

初魏尚書李數李訢少相親善後訢受賂為人所告當死時數得罪於魏主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數陰事可以得免訢從之魏主謀數赦訢未幾訢復為尚書信用范曄及訢得罪出為徐州刺史訢新謀外叛衛至問曄曄證其實訢曰汝受我恩乃忍為此乎曄曰公忍於李數曄何不忍於公

天下之不窮者惟義理而已意氣勢利皆有窮者也士以義理相與其無缺也固義理也一不善而一絕之亦義理也子夏受子而表明呼天曰子何罪乎曾子責之子夏投杖而拜深謝其過此朋友以義理相與有失則相規也孫策之於索紹始合而卒離其離合皆有義也惟以義故責之如曾子而商也不敢辭絕之如孫策而公路不敢怒豈不美哉若以意氣勢利而交未有不光初凶終者二李范曄之徒可勝數哉可勝數哉

順帝 宋紀

沈攸之蕭道成素相善及蒼梧遇害攸之在荊州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乃稱有素書是明帝與已約誓又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東下遣許成書曰少帝皆狂發之可也奈何狀之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于孟孔明亦如此乎足下有賊宋之心吾敢指包胥之節耶

沈攸之名將也而不知義宜其敗也致怒道成特恨其事

制朝權出己之上是私忿也乃假素書手令布于遠邇人
誰信之且其所為輸忠者明帝保字之甥姪而非劉氏之
苗裔天下所共知而以叛逆為道成罪此豈所以服人心
哉奪格之死當為宋室慶不當為此舉事也彼之若知道
成有賊宋之心於楊阮誣討景素之時要結道成廢棄藉
戮楊阮立景素隆宋祚一舉而兩得矣

表髮起兵欲誅道成兵敗謂其子曰本知一大不支大厦但
以名義至此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矣遂父子皆死
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姦賊之徒莫深於篡國蕭道成兼
有之沈收之以勳勞宿將據上流之重表景倩以忠心義

氣參朝柄之崇志欲討賊而不能克何也劉宋之祚迄于
明帝中外大臣不能匡正王室建立宗文而使楊暹長阮

至十

蕭道成

卷三

佃夫等二三細人扶植他姓至于六年之久凶虐驕恣人
理不容蕭公羽翼已成爲民除害猶且逡巡顧望不遽取
之泰沈之師何名而起也其敗不亦宜乎昔曹操劫挾天
子二十餘載篡奪之事以次施行議者猶謂操取之舉盜
非取之漢至今劉宋已亡蕭公殺宋將軍而代之以宋何
預焉以此書斷明帝之罪庶乎保字甥姪勳拉同氣推誠
鑒孽疾惡父兄者或少警矣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與語朓久之無言王
儉知之喻其指請問言曰功高不賞公難欲終身北面可乎
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扣儉曰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
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豈惟大業永淪七尺
亦且不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遂唱議加道成殊禮道成

固辭

道成之爲是紛紛者欲取國而不知所以取也要之道成
不得在豪雄之列特宋末諸人無出其右者故僞定一時
耳三老童公有云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道成之誅李昱也
宜有播告儻動遐邇以謂明帝自殘其宗傳諸他姓李昱
凶虐不道人神共疾孤總攝大政若涉淵水天下之事當
與中外賢僚夙夜圖之於是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
終之詔事幾暗合不失時矣乃狙習弊風規爲禪讓復立
順帝以召兵端豈非才氣狹促規摹不宏無經濟大略而
然歟

帝下詔禪位

官天下者李國之日雖淺而子孫以安家天下者李國之

至十

蕭道成

卷三

日雖長而子孫以危理勢然也古語有三世爲將道家
所忌夫將爲君使者也其禍尚如此況將將者乎自古有
道之主少不令之王多有道者爲民除害創業于前恭儉
仁恕敦求賢哲昇之後嗣恐其失墜而已不令者爲民之
害毀業于後奢逸急虐與小人處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
謂己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者多矣身或幸
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傾爲匹夫而不可
得而爲之祖考者沉淪冥漠不復能知矣其平生創業勤
勞非無功績亦與大化俱徂而不復可見矣豈不哀哉是
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往事究得失廢興之原治必法
先王道必先仁恕衆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爲
急也至於宗室亦莫不悞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

以壯維城之勢已既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家天下之道雖不能與天地長久彼商之六百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使桀紂之先知率此道雖至今存可也

太祖高皇帝

齊紀

太子瞻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謝朓於齊帝開業不能決然去之但不欲身預其事耳故屏人之問久而不對知機之諷對而不從至於解懸放詔則弃之而出亦謂革命重事耻出諸己而宋德淪廢又不足為忠故以遠巡引遠處二者之間數方之獲臂而前者亦可謂此善於彼矣使高帝舉事而名正則雲合而景從者豈不更繁耶

奉宋順帝為汝陰王衛士殺之而以疾聞上賞之誅宋宗室

無少長皆死

安成王偉素無資屋之望蕭公立之為己梯耳然一日北面則君臣之分存焉況三年之久乎宋德已終天命在我黜秦南向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其宮室備其供奉多其子女金帛而無利權民柄亦安能復為余毒也而必殺之又賞夫殺者又勦宋之宗室其視魏世之山陽公德又下衰矣不亦傷乎其不仁不亦甚乎

上性儉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與長弊源即命擊碎常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古之見服有玉導蔽膝之飾以重寶文盛禮非為侈也天子之貴用一玉導未為太過為後嗣念碎一玉導未有深益宋深懲病源之意亦可謂善矣不若擇賢人以輔導之

為制度以防閑之則其為益又弘博矣假蘇林王修費無妻宋一年用錢八億萬言無孫謀之及耶非其本故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寡儉而賤貧者莫不笑金土同價之言然無此理也顧能使貴賤有等人不妄用金不至墮焉其必欲與土同價雖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致也

褚淵卒子賁耻父失節遂不仕以辭諱其弟屏屋墓下終身積賁之心可謂孝矣其嘗三復幹父之文子其讀蔡仲之命而興起者乎雖然有未盡焉兄弟一體也嚴辭可受己為世子何義而辭若不可受己處其義而使弟處其行豈理也哉

武帝

齊紀

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降應政若父責在我禱之何益

武帝之言人君之言也是言在歲之三月耳夏四月以太祖舊藏輕荀伯玉垣崇祖而殺之所謂克己思政者何在歟伯玉之言已於太祖也是李伯陽之悲也恨而殺之是慕容暉之事也垣崇祖之不親附己也是衛綰之節也又恨而殺之是不法漢景之行也武帝於是乎為子不子而為君不君矣然則其所謂克己者徒言之云耳豈知克己之道哉誠能克己何善之不咸何治之不興歟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謗意欲無服堂言夢舊村杜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有告敬兒遣人至轡中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殺之并其四子

張敬兒雖殺劉休範破沈收之不忠於宋而忠於齊所謂
勲舊功臣也而以無罪殺之三月之間殺先帝忠勞勲舊
之臣三獨不聞燕伯款晉州蒲之事乎吁亦殆哉其不及
也幸矣至不可常非人君所宜恃也若敬兒志願無極則
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禪盛稱無佛
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曰人生如樹花同
發隨風而散或墜園籬之上或落糞土之中貴賤雖殊因果
何在乃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
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有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自古太平極盛之時四海戶登版籍者性以千萬計以
率論之戶有十口是天下有一萬萬人也而官職之貴者

不過數十員則幾分而有一耶而異端之教以利誘人謂
從我之道則所欲者隨念而至自其說行雖明智之資亦
莫不惑今生修善以為之因後世望報而謂之果借如世
有萬人篤信精練同時獲果而世之貴位纔數十員安得
人人而貴哉妄誕若是而惑者終不悟也范鎮之論亦未
究理人不常貴亦不常賤先後升降莫可端倪今以風花
散落為喻是則生而貴者不復賤生而賤者不復貴非通
論矣其所謂神滅者尤非也形有質而神無方正猶刀之
利也形雖亡神固自存刀雖壞利固自在利非鋒鉞之謂
神豈智識之拘耶范鎮所見蓋以智識為神是墮於佛學
而不自知也人死曰鬼不可謂之神神者陰陽不測妙萬
物而為言未嘗斯頃亡也非窮理盡性何足以知之

時中書舍人有四員各任一省謂之四戶及法亮等為之既
摠重權勢傾朝廷四方餉遺歲數百萬王儉極言其弊上手
詔酬答而不能改

四戶竊柄聚賄上不知也及王儉以聞則非不知矣而手
詔酬答終不肯治何也四方歲入餉遺凡數百萬必有所
用之矣不然有汗國之臣而不行賄官之法難乎免於天
下之疑也

魏中書監高閭以為北狄所長者野戰短於攻城若用其長
以奪其短則雖眾不能為患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
長城置兵并守東西不過千里用工不過十萬人一月可畢
雖有勦奪可以永逸

拓拔攻討柔然累世矣亦常屢捷而大勝終不能滅之者
觀武而不耀德也不務以德綏懷而惟兵是尋則墮池千
步崇城百尺延袤萬里適足疲民而自怠非長久安固之
道也高閭所陳抑未矣

魏初民多墜附無官役而豪強徬倣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
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
量使力業相稱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
受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有經世安民之慮者未嘗不欲體國經野患在上無復古
之君幸而其說或行均田制產功未十一則以貴戚近習
不便而罷者多矣獨魏孝文慨然有志於先王之道以李
安世片言而力行之自是邦有常賦官有常祿賂賂殆絕
而民力寬裕其效如響然則美政良法非人君誠信而願

為其貌能強之

唐高之攻陷錢塘上登樂兵擊之高之眾潰臺重東勝抄掠軍還上收軍主陳天福拜市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震

肅

君人之道當法天無私貌非吾臣惟賢是好貌不宜力惟忠是賞貌不違言惟善是聽漠然如皇天在上不係心於一偏一曲而萬物莫不愛戴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苟有私好私惡滯于方寸則與民無常情無以相遠而匹夫匹婦憤然不服之心起矣齊武帝未足為賢君而寵將縱暴乃能誅而不赦公罰一行中外震肅苟物物如是所謂禹湯之治其與勃然又何難哉

魏高允卒

年五十二

拓拔氏之臣無出高允之右者魏初無祿至是敘祿魏五年耳而允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是五十年貴而無祿也魏主嘗至其居見其室布被厨有薪菜而已於是賞資及之然賞資不若祿入之常也後而得祿又以振施親族是允未嘗厚其賞而能樂者乎好讀書善諫諍喜薦賢怖怖如也其泰而不驕者乎可謂有德君子矣雖然其經世之才猶在魏主之下所以不能佐之以大有為也允尚如此他人固無所望矣

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人多餓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開就食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外府增布絲帛以其大半頒發百司下至工商卑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縣聚孤獨皆有差自古歲旱其害先及而眾者惟農民而已在官之粟少又

取於農府庫之弊之又取於農最被害方深而公敘反為故歲小旱則農民留離大旱則捐于溝壑最為盜賊而已或蒙賑恤之惠則平日無積以移運而不及時官非其人以刻削而不及下其弊不可勝言與亂同事大抵一轍也魏政素不以恤民固本為先獨孝文最為流意發廩移民出御府服珍器用以班資之可謂義矣然牛疫而餓死者無預焉是不及農人也豈非以德為政之大闕歟無亦讀孟子不精講王道未至也

魏淮南王佖卒

魏主方享宗廟始薦開之為廢祭臨視號傷貴戚之卿於情雖重而宗廟之祭於禮為嚴是故春秋大夫卒於祭之日則不以聞蓋緣先祖之心見大夫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視已設之饌而遽撤之夫如是

年五十二

則上盡肅敬於宗廟下全隱卹於臣子兩得之矣魏主以佖死始薦而廢饌於稽古其亦諸臣面牆之過耶

魏主使墨臣議與武通好何如游明根曰既不遣使又侵其境豈在蕭順今後遣使不亦可乎乃遣邢產來聘人有四疾克伐怨欲是也而甚者克也克者好勝也所以然者志不勝氣為氣所使也苟知以理自勝而不以氣勝人則克反為治己之功矣游明根以罷使侵境曲不在人請繼齊好魏主從之可謂能內省而遷善者斯固聖人之所與也常有此心魏於王也其庶乎

以安陸侯鈞為雍州刺史鈞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計以自新再犯乃誅民畏而愛之

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猛非君子之

政也。古有寬柔剛柔之不齊而無言猛者。曰威而不猛。而
已。以此知猛非古人所貴也。子產無乃有見於剛嚴莊栗
之可以為治而過之者乎。夫弛張文武惟當而已矣。成王
戒君陳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成王君陳皆賢人耳。而能
及此。何子產之智。而以猛為尚耶。賊者不仁而毀其則。為
人害者也。劫尤甚焉。劫而可赦。則竊盜不復治矣。聖王所
宥者。過而已矣。劫盜過耶。得劫而治。非失於縱縱劫使自
新。不足為寬柔。然於二者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荊州刺史已東。王子響好武。事私作錦袴。錦襖。欲以餉蠻。交
易。詔使長史劉寅等誣告其反。子響殺寅等。上怒。遣胡諧之
尹略帥兵詣江陵。檢捕羣小。勅之曰。子響若果手自歸。可全
其命。諧之等至。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饒。曰。非敢反也。今還
關受殺人之罪。乃繫牛具酒饌餉軍。略奔之。江流執殺其使。
子響然出戰。臺軍大敗。上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赴
建康。太子長懋素忌之。順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
為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猛殺之。

子響未嘗反。武帝亦無必殺之意。蓋為將者。文服而行。宜
論。上旨使之入朝。可耳。而胡諧之尹略故激怒之。使有反
形。蕭順之又受東宮密諭。致之死。地帝皆不知也。為順之
者。聞東宮之命。當具以白上。且言太子帝多愛諸王。其隆
甚。豈可以猜忌自除乎。足非宗社之福也。如此則上心
釋然。太子知懼。子響得全臣子。同上。如此親王見逼。竟無
印。自明。唱就。竟良由熟言不審。遣兵太遲。又有束手全
命之詔。以兆內謀。人君喜怒可輕乎哉。

魏馮太后。雖高祖。飲不入口者五日。楊椿諫曰。陛下荷祖
宗之業。宜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儔伴。且聖人之禮。毀不威性。
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若宗廟何。魏主為之一進粥。

先王之制。雖有毀不威性。無以死傷生之言。然不至焉者。
皆是也。過之者。千萬人而一二耳。況於人主。生於深宮。養
於富貴者乎。又況非其所生者乎。又況當欲見殺者乎。而
魏主能行人子之所當行為之。臣子者。所宜將順以輔成
之。則自漢景以來。君德盡懷。而為後世法。宏且遠矣。而楊
椿乃於勺飲未入之時。還有儻忤威性之憂。何乃孩其君
歟。夫魏主至是。亦已長矣。臣下猶欲孩之。使幼主而臨御。
其見孩豈有既耶。故曰。小忠者。大忠之賊也。雖然。孝文之
孝。孝矣。其非所當為孝者歟。

初。魏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
三日。絕其食。大臣固諫。乃得免。魏主初無憾意。又有宦官譖
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及太后祖。亦不復追問。

兩漢而後。世主稍不賢者。若有孝文之母。其得免於暴崩
幸矣。有諛已者。其得免於誅戮。則無矣。馮太后於孝文。非
已出也。而孝文事之如此。其孝且年在幼冲。寒而飢之者。
三日。瀕於死矣。而然心不形。雖其天資純至。亦見持守之
志力矣。使逢伊周之輔。其成就豈止於是而已耶。雖然。
孝文之孝。自情文而觀之。則固可賢。由理義而論之。則無
失乎顯祖之死。馮太后配之也。為孝文者。義不戴天矣。則
當如何。孝文賢者。不得以夷狄斷之。謂其知母而不知父
也。孝文長者。不得以鄉原斷之。謂之矯情而要美也。使

孝文不知父之見醜則已矣然年已十歲加之風威庸有不知乎知之而致孝於馮母如此既不可謂之知母而不知父又不可謂之矯情而要美名然則篤志力善而不知義理之中者乎嗚呼人倫之變莫大於此非可與權者不能處宜孝文之非及也豈不惜哉

梁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常廢疾不治事長史伏澄之擅權法乘如繫於獄於獄之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就登之求書讀澄之不與乃啓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澄之爲刺史法乘還至輒而卒

不善讀書者以古之時與今異其事未必可循古之人與己異其行未必可法直以爲玩好之具娛耳目資談說而已如房法乘之徒夫豈少耶五經語孟之在天下如衣服

飲食器具一不備則生人之用息不可無也舍是則益少而害多者雖任牛馬充棟字君子之心所不存也以此讀書則必求其會而適於施矣今好讀書而不事事是人人書自書了不相預則亦何必孜孜矻矻獎精神於繡素哉房法乘好讀書而方伯之位爲編禪所基孔文舉好讀書而千里之守爲盜賊所逐賢哉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其言曰但得琴中趣不在音也可謂達者矣

魏王引見羣臣問以禘拾王鄭之義詔問在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拾爲一祭從王

宗廟之祭莫重於禘拾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直儒漢平經訓而改其要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其儒之

言曰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此輩車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禘者魯侯國當用禘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禘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拾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禘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禘拾豈不明哉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是出於王制王制者漢文帝時諸儒別經爲之是時無達理之真儒而擬拾遺經於熨爐其文具在其合於周制者蓋不能絕宜其載禘拾之文有交錯之失也有國家者欲行禘禮斷以大傳及春秋則泮然無疑矣或問王制不純于

周制者可得聞歟曰王制出於漢文時去孟子蓋遠矣其論制農田班爵祿與孟子異一也其論九州之國及縣內之國與武王邦諸侯之里數不同二也其論伯正帥長其制不見於立政三也其論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與書載侯甸男邦采衛有異四也其論學以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類宮異乎孟子無所經見五也其論冢宰專以制國用量出入爲事而不及統百官均四海之職於五官亦然六也其論六官而闕大宗伯遂以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同名而有拾禘禘禘拾之舛七也既曰諸侯宗廟之祭春杓夏禘秋嘗冬烝矣又曰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當嘗則不烝然則不杓八也其言井地之尺曰古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不知此書

誰爲之所謂古今者果何時也凡此皆不純於周制之尤大者也然去古未甚遠其言可取者十九在學者明辨而慎擇之耳

魏主禪於太和廟袞冕以祭

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承宋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滯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爲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若扶而起殯袞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推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踰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立祚冀州魏主詔曰封建雖古未必合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爲司州牧

不井田不封建而治天下終苟道也孝文於是失言矣未嘗講求古制何遽知其不宜於今也先王善政良法出於聖人法天之用如五穀布帛生人所須豈有古今之間哉

以爲不可行者非小智不能知則私意以爲不利於已耳下酌民言之公而從違之二帝三王率由斯道長吏近民民受其利害莫切焉若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宜察其故其公且實耶當聽其所欲如光武之留寇恂可也其私且不實耶當治妄言者如齊王之烹阿大夫善也今一無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或者見之亦以謂防牧伯之得民心何其隘也建官分職嫌其得民心則失民心者是可賞矣後世令甲有百姓舉留官長監司不得受接奏上之文其源流宜無所自耶

魏罷寒食饗詔祀堯舜禹周公於其國都

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既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踰乎仲季則非天子所宜行也苟以爲祖宗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豈亦擇理之中不立而行之歟寒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而死也爲之不火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宗行之而未暇革今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魏主斷然罷之不脞者皇矣又能舉堯舜禹周公各祀於其都其意尤美此皆有大功德於民凡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祭焉者也此而不祭而祭滿祀古人云非其鬼而祭之諒也又曰禘祀無福可不慎擇而廢置之乎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年三十餘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按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矣人行逢朱雉排開喧噪不得進聽車聲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丈夫富貴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曰不義而富

貴於我知浮雲聖人不以富貴為榮而以道義為重邦
有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以其道也於義無歉聖人以崇高
居之矣邦無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不以其道也於義不合
聖人以浮雲視之矣士苟由道而顯義則治己之不暇尚
安軒裳鐘鼎之念哉道義重則彼輕富貴急則此亡相為
消長者也躁進欲速如玉融號晉中無物則八驕是管反
而求之於我何有君子之放曰富貴者必藉有用也推
欲用之本斬而絕之則無累矣然此亦為自初用功者言
之耳泰之有遁行之有義滿養既久惟不富貴也富貴不
能溢如伊尹周公安有萬危滿溢之患哉

金史卷三

魏王南伐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將斬之魏

主遇而赦之休曰陛下將遠清江表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

獲盜不斬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

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遠軍法可也

殺生予奪人主之至權也時有縱舍使人不測此秦漢以

來狙詐之術朝三暮四非聖王平允無私之道也罪應死

而特恩赦之以為非常之澤罪不應死而特旨誅之以為

獨斷之威皆君道之失也王者法天而已矣

魏主

大孫顯業

齊紀

初世祖疾亟王融欲矯詔立陵王子良頃之世祖復蘇以
朝事委融呂侯為世祖相驍勇大孫立之子良素仁厚不樂
出將少東王良素愛鳥厚甚若既即位開王融之謀深忌
之良竟以憂卒
司馬氏曰王融舉兵微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素以忠

慎自佑不免憂死迎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
之士焉可近哉

子良預王也素懷清尚不樂世務受遺之際推柄與鸞人
子難能也而不免於憂死何也操術不明而擇士不精也
喜賓客接士使好釋氏信因果此所謂操術不明也門下
八友梁武帝與其開國元臣咸在焉而獨厚王融此所謂
擇士不精也武王不豫融欲矯詔立子良而子良不知又
戎服絳衫斷東宮伏而子良又不知上既殂融以子良兵
禁諸門子良又不知誠不知耶是不智也佯不知耶是不
忠也禍變危疑之際事幾間不容髮而一聽王融譸張為
幻曾不覺悟略無可否至於迹涉疑似恐懼而殞乃自取
之安得獨罪融哉融者亦劉班之徒耳子良不知監焉忽

哉

海陵王

新安王昭文齊紀

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贊業侍中謝朓心不願
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以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曰可
力飲此勿預人事

司馬氏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
謝兄弟比者貴近而危不預知可謂忠乎

愚竊謂朓之行已凡當危疑之際即其中退然蓋其所見
如此非懷姦也去蕭道成謀傳蕭鸞謀立乎其朝若扶
植持危死生以上之也遠廵引遠自聚其身次也賈勇飛
臂為福先為禍始僥倖而冒遠蓋不足數矣人各有志義
不可以以一途思其上而不得得見引遠者身者可矣

所以語其第者當在議論之域未可以不思慮也

帝起居飲食皆諮藥而後行嘗思食魚菜太官令答以無錄公命乞小興皇太后詔曰嗣王冲幼延延弗克負指宣城王處體官皇有取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高宗即位

古者官分職之事人主也曰師曰保曰保保者保其身體侍者輔以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不寧惟是凡立乎朝者皆得諫君其術翼成就之道如此其密自非下愚不移之資亦必隨才有立矣方師傳保慎之職文修人主視聽言動一有不當則教導隨之其敬畏之心不敢少肆亦何異於思食魚菜而不得錄命之拘也使宣滅王意在忠君而成其德雖不與魚菜亦何害惟無忠君之意故禁其嗜欲則與絕其飲食無異聞其動作則與坐諸桎梏不殊此史

所以戴恩魚菜不得之小事以見宣滅拘制其君之大惡夫惟物物而已則一旦解璽綬而廢之不為難矣

高宗明帝

齊紀

上詔稱海陵王有疾遣御醫瞻視因而殞之

文惠太子素惡明帝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又明帝得政文惠之孫無遺此明帝所行之事非出於他入者也以人不喜我之故而勸其後嗣奪人之位廢其身又符之以是自固謂不可操矣身沒未幾已子單覽亦無免者然而宋齊之君安然行之前未覆車後來並轡疾驅逸駕加弗及焉豈以是為故事當援而行之耶抑習俗所移不自覺耶無乃側隱盡亡無復人心耶嗚呼悲矣

上之廢海陵王也許蕭詠以揚州既而不興詠志有然言且

恃功頗干預朝政上數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華卿極矣而恒懷怨望今賜卿死乃并二弟謀誣殺之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蕭詠有恙言事起明帝既許以揚州而自背之夫以孫策之奇偉英邁尚不能堪袁術之給況陰虜利欲之徒耶明帝蓋亦反已有未盡乎雖然詠有恙言而已反逆未彰而襲已之功詠可忘去其干政行私猶裁抑之可乎何至兄弟三人同時就戮延及三王無罪而死猶忌諱刑如此欲國之久長得乎人而無信雖父子且不相保中果爭矣雖豚魚亦感而化之在中孚之九五曰有孚學如言君道感通而天下信服固結鑒然然後當君之位故聖人以信易食君子以信易生明帝一食其言其失如此自詠而論則

有以取之矣

魏主如委粟山定園立引諸儒議禮李彪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請先一日告廟從之

按鄭氏說有事于類官告后稷也類官郊之學也考諸禮記三祀皆由小至大以類而舉配林山類也呼池水類也然則類官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官何義也哉益知類官之非學而鄭氏考之不詳自安其說以為學也然則類官或於之祭故曰昭假烈祖或於之宴故曰庚止飲酒或於之出令故曰匪怒伊戚或於之受俘故曰席自獻織或於之應徽故曰淑問獻以或於之誓師故曰柝柝于征而當當是時戎事尤多詩八章而我罪居其三焉略無庠序養育人才之說其非學也昭昭

著矣

詔修營諸陵增置守衛

正己以及物政之經也敬親以及疏禮之序也及經而失序政非善政禮為非禮矣晉在宋前於齊無禮受之交逮事之宋而為之修陵置守雖曰近厚然非事之急先務也而其施恩禮於隔代之晉屬若情叙九族以自審其家乎高武子孫至是尚蒙昭帝忌之一日而殺十王於是太祖世祖世宗諸子皆盡向使少推為晉修陵置守之心反思強弱廢興之故則於同姓必不至若是烈矣初魏主以新興公丕陸散交冲于列有功賜以不死之詔歟後謀逆伏誅丕亦坐免為民魏主賜冲烈詔曰歟丕反逆自召幽冥不開朕也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一何可悲自今謀反之外岐如白日耳

人君許其臣以不死何所始也其始於衛莊公乎公之為太子在戚也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太子入即位後一年良夫謀召亡人軻太子疾懼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明年良夫食於公乘東甸兩牡紫衣休張袒不得鈎而食太子使率以退賊之三罪而殺之流及後世遂有誅許不死之詔至於鑄鐵為契以賜之焉然皆不能保是何也皆公而不信也人君之言謂之命猶天命也天命有不公乎出命而不公必至於不信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而君道衰矣刑者將以服人心也許之不死而臨之死人豈服哉歷觀前古為是者往往食其言豈非

後世之永戒乎

魏太子恠廢廢頗悔過李彪密奏恠逆詔賜死

魏孝文亦可謂英明慈愛之主矣太子有過以公義廢之是也既而悔過為左右所蔽卒以讒死其事遂不得白不亦悲乎古語有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一役也獨信李彪一言未嘗考覆其虛實而遽殺之良由孝文已有嫌惡之心不聞恠悔之路故譏間得入而恠終無告也孝文於愛而知其惡則得之矣懼而知其善不亦闕乎初魏李彪家山孤微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薦於魏主且為之延譽於朝及為中尉結知人主稍稍疎冲魏主南伐彪冲共掌留務彪多專恣冲不勝憤積其前後過惡奏於尚書省上表請付廷尉治罪彪坐除名

先達在上汲引後進古今通誼也舉爾所知薦賢報國人臣公心也上焉者薦人而人不知客主皆賢也次焉者以禮義相期施者不苟受者不忘主客之賢否半矣次焉者以勢利相與施者或不得已報者或不歸心蓋十無一二矣又次焉者直以市賈相求金錢貨寶鬻售而已則盡市賈之徒耳人君深居九重責公卿牧守以薦進人才而其弊如此然則奈何哉人君擇宰相者也若齊舉臯陶湯舉伊尹高宗舉傅說則其相必能擇大吏選帥師惟賢能是用以公道躬率于上百官有司亦宜敬以利交而私舉于下此治道之序也故因李冲李彪之事而及之非延譽彪以才學也又何必介意於禮敬之增虧彪親附冲國汲引也又何必變情於勢位之崇卑二者交失也

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爲名子恪走未知

所在始安王遣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入宮

令太醫煮藥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頃三更盡殺之時刻

已至而上眠不起子恪自歸左右以聞上驚曰這光幾誤人

明日乃賜王侯供饌悉遣還第

吳姓之臣受君知春有謀有獻尚不敢不盡忠竭誠爲君

深計況同姓貴卿乎遙光前後勸明帝者惟以殺子孫爲

事其人歟非人歟不可以人理推也其間劉休仁而慕之

者耶君疑同姓而已贊之已非同姓耶先陳後親祇親及

米同姓既盡行及我矣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愚悍至

此何也以利欲蔽之也明帝既知其誤已則宜并前者擅

殺十王之罪一施之無少雪沈寃而謝祖考乃後不治是

意亦欲其如此不濟非之也雖免其身而嗣子見弑國隨

以亡天之降殃不亦顯而類乎

魏主入寇聞上崩下詔禮不伐妾引還

魏主問齊明廢立則舉兵問罪聞齊有大喪則引而去之

力行古義師則有名嗚呼美哉人之大故莫其於遭喪推

己孝愛之心則知之矣惟已無此心則必伐人之喪矣韓

子載猶相乳之事人而伐喪是性之不善矣後世探刑

罰統百官者人臣非有反逆大罪於放奔中誰父母之憂

不聽行服歸葬以盡人子之情其亦不忠厚之極無以訓

天下之爲人臣子者矣

致遠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致遠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東晉侯

齊紀

太尉陳顯達伐魏

報施之文當據其情有人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何以

致之而修其事既無以致之矣而橫逆猶是也則以妄人

待之而終不較也匹士自好於鄉黨尚不可違此道況有

天下國家者乎先是魏伐齊聞其舉立之故及聞齊殺即

日班師是責我以義而待我以禮矣齊宜如何遣使告喪

謝其殺卹申飭邊境勿得外侵則魏已處人兩得之矣東

晉既不知政陳顯達擅命與師禮義俱亡情文並棄是夷

狄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俄而大敗僅以身免齊不復

比討遂至於亡蓋始乎此戰矣顯達首事又無責罰是啓

反叛之漸也然東晉何貴焉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淫恣魏主聞之后懼使女巫厭禱曰一

旦得如文明輔少主稱制者當貴報不貴事焉魏主曰吾以

文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無能自死

馮后之廢於罪也其失由孝文也后者文明太后家女也

文明太后殺顯祖孝文之讎也既不當納幸而以病出還

私家且爲尼矣不勝私情又召入拜昭儀用其言廢正后

而立之是孝文爲子之道爲夫之義好色之心聽言之明

於焉皆失豈不爲盛德之累哉

魏主疾甚謂司徒囑曰吾殆不起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

於汝汝其勉之囑泣曰臣以至親父老機要寵靈輝赫海內

某及所以不辭正恃日月之明今復任以元宰總攝機政取

罪必矣周公大聖猶不免疑而況臣乎魏主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亦難奪乃以北海王群鎮南將軍王肅廣陵王嘉尚書宋弁太尉禧右僕射澄等輔政

當孝文之季魏室親賢無出元陽之上者所宜位以元宰任眾軍國受遺託孤為宗社計法成周之用且戒慕燕之委許而賜亦當抑冲退之私情體家邦之重任則兩得之矣而孝文與賜應不及此易世之後禧詳亂政魏業浸衰惜哉夫賜之所為艱難游權者殆已見太子之不足與有為耶孝文五歲而知代親之感嗣祿十六而未識政事之方此固賜所不願當事者也然貴戚之知存亡所同義不應爾與其謙讓遠引終不自全局若侃然立朝以身殉國乎

子

卷五

魏世宗追尊皇妣高后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封后兄肇為

平原公

祖宗所為而善百世不可改其有失者隱而不舉則孝子之道也魏高宗事親至矣人臣之行如王祥亦不能有加矣稽古右文而其德孝廟謚之當自古鮮儔矣此世宗所宜兢兢翼翼是則是微者也父歿未逾時遽棄妻母願貴外族恩禮赫赫然前世未有其不能繼志述事如此魏德之衰浸可卜矣雖然世宗之為是尊孝文有以致之也正后有德操以諸而死次后無婦道以罪而殺世宗既立長樂庶官則不得不追崇高氏以為母家乃勢所必至也豈非孝文之過乎

帝自即位不接朝士專信宦官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

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暉更直內省帝失德沒彰祐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暉素惡寶玄欲立建安王寶寅暉意欲自取以微旨勸祐祀亦勸祐立遙光祐意回感暉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故遲疑久不决暉光怒遣人刺暉暉覺之遂發祐謀帝誅祐祀

廢立事之最大者也舉之而當猶有言其罪如服延年之於霍光者而君子與之以見不可不懷也如此者春秋衛事行以有罪為寤殛所逐而殖子喜納之則立非其次又未有說為喜所殺則喜之罪亦少減矣而聖人書曰審喜執其君以是知廢立之事大舉之而當猶未有以逃責況私意乎東昏失德天下共知廢立明以安社稷固大臣之任也而江祐祀初不知諸王孰賢有父讐為舉心所

屬者先欲立寶玄又欲立寶寅又欲立遙光而劉暉者於寶玄則有平昔之嫌於遙光則恐失元舅之尊是純以私

意謀也舉棋不定不已太平其為戰也一耳矣

初高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每謀誅大臣皆發於金狎決意無疑於是大臣皆莫能自保

善為子孫謀者必教以安固之道異哉齊明之謀也人主以一身寄於萬民之上猶屋室為民其基也藩輔其墉屏也猶身焉大臣其股肱也宗室其肺腑也善人君子其元氣也政事法度其血脈也六者備則其國家猶天建地設而其身猶據大山而四維之雖欲危亡不可得已今乃教使猜防濫廢先事制人其子才智弗如而凶暴加甚致左右前後人不自保江祐祀蕭坦之劉暉沈文季徐孝嗣

相繼誅死於是舉兵舉陽而陳顯達叛求降于魏而裴叔業叛還軍廣陵而崔慧景叛建牙雍州而蕭衍叛東申請罪而陳伯之叛幹方大臣既叛于外於是須臾人出而桑維叛謀有餘廢而張欣泰叛并姑孰走而申胄叛以東府咸降而孫元瑜叛以荆寧降而李居士叛被護懼誅而王珍國張援叛何為不於未叛之時先事誅之而反出其後乎蕭衍之起也兵萬餘人耳至是東昏實甲猶六倍之而不能保其首領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者順道也齊明之謀逆理既其無以顯其子矣又况東昏之罪浮于紂

陳顯達反於尋陽帝遣崔慧景討之至廣陵慧景會諸軍主曰至何三帝厚恩當顧託之任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社稷如何衆皆響應於是遣軍向建康臺廢殿官門皆閉崔慧景之子也與其將桂泰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請虎比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不從慧景好佛日對客高談恭祖每陳說皆不用續其怨恨遂詣城降衆心離散慧景敗走追斬之

佛之學以故事皆塵幻電影生滅不實無定為者欲人盡棄之然後能趨於空寂之妙崔慧景方何所為而對客談佛耶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前事之師也所宜忠心公慮為國大計如周公之中夜以思惟恐其不合於三王也合則坐以待旦起而行之其恐違道而欲及時如此今慧景擁兵向朝其事逆矣而以幼主昏狂欲安社稷其情若順順之功逆之罪皆未可知也其責不亦重乎而乃遇紛

不能解悻悻不知戒清談廢務多暇日為其欲順之情不能著見而為逆之事坐及誅夷不足悲矣且覺者子也誠有學效猶當為諸將屈以伸智能之士作三軍之氣乃使與人爭功不知抑而止之慧景之言曰朝廷壞亂危而不扶彼其總衆危亂不自理也又何暇朝廷之論

慧景之反也蕭懿將兵在小岷帝遣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將兵入援蕭衍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明賢之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既滅賊行伊霍之事萬世一時也不爾便表臺歷陽託以外拒若一朝放兵必生後悔懿不從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壁官王嘏之等憚懿威權譖之曰懿將行廢立帝以為然或以告懿勸之出奔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敗走尚書令耶及帝賜懿葬懿且死曰家事在雍深為朝廷憂

昏主暴虐不足為忠而蕭懿事之忠不足為死而蕭懿致其死若懿者節之上六苦節者歟居險之極而固守之其道窮矣夫以東昏之惡比紂為淳正使同姓比下立于其朝而以極諫剖心必不得與三仁之列矣則懿之死也於義何居小岷投箸應詔而入遂截大難以絃國步忠之施於東昏者盡矣用蕭衍之計託以外拒表還歷陽是以苦為悔可以無凶者知不能免坐待金甌其智不足稱也是故士而不幸處乎昏亂之朝無一而可者為徐孝嗣沈文季蕭懿則不可為陳顯達裴叔業崔慧景又不可為蕭衍則又不可然則奈何孔子曰無道則隱富且貴為耻也欲富貴乎無道之邦又欲行不失義雖聖人猶難之

雍州刺史蕭衍起兵移檄建康數帝罪惡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聖人也而後世論者猶以爲過何不
以江左觀之劉子業劉昱蕭韶業蕭寶卷之徒其所行事
人倫道盡有桀紂之所不爲者責或梁衍以自伐君彼
固爲法受惡不得辭也而使昱卷凶淫不道肆於民上或
以叔父爲猶而將屠之或縛誠爲考而親斬之內則九族
外則百官下則萬民無晨夕晝夜喘喘惴惴不保生理而
曰彼君也君可伐乎如此則天爲民立君元后作民父母
之道息矣詩人之刺其君者或曰狂童或曰狄童或曰頑
兒或曰烏獸孔子編詩存而不刪而湯武之事則備載誓
命以見桀紂之惡斥爲獨夫且謂商革夏周革商合澤中
有父之數得順天應人之義及周之衰也黍離之詩父子
國風成周之城夷諸列國而天王之位降矣故曰天無常
親民無常懷杜稷無常奉以此防民猶有不畏糧車之聲
如五期之亡主者而謂湯武非聖人孟子爲孔子之罪人
也可乎

魏詳以驍騎舍食渚白於魏主且言賜大得人情不宜久輔
政魏主然之詔賜以王歸第舊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爲也元禧以有過惡爲人所白而
元勰以得人情爲人所譖夫白禧而譖勰者皆元詳也魏
主怡於是年十有六曾不知勰之賢不可去朝廷而禧之
罪不可爲上相一升一黜而責詳以離間親賢不忠於國
而治之則主斷明君聰清朝廷治而中外服矣乃罷勰而
進禧詳又被權任焉魏政欲不衰得乎以賢爲疑以讒爲

忠而不亂者古無有也

魏主既親政倍不自安會魏主出獵禧欲發兵襲之自曰至
頃謀不決魏主還事泚賜禧死由是益疎忌宗室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言也元禧爲上相以驍騎舍食渚所
爲不法爲人所白魏主既聞之則宜詰其是非覈實有無
審如所白黜而去之改任親賢則禍亂無自而起矣乃置
而不問反疑元勰罷使就第而禧也進拜三公是魏主所
猜防者在勰之得人心而不怒禧之多爲不法也則禧之
謀反是魏主養成之矣且以禧之故而并忌宗室魏之離
析分崩蓋始諸此故曰邦之杌隳曰由一人
帝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笑竹則毀牆
徹屋而徙之隨即於秦朝暮相繼

五子之歌言酒色禽樂宮室之荒未有亡者古之時人
朴而俗質或記事者言其大桀耶何不若後世之荒而淫
也至武王數紂則有臺榭陂池之害臺榭陂池宮室之類
鄭舟木竹石臺池之飾幾斤而大之侈而新之則有不可
勝言者萬鈞之大石蓄水浸田而通舟異狀之奇石封山
置宮而充其窮搜乎溪谷達盡乎江湖而石之好無厭也
奄取士庶之塢園大發農民之葦簞卒節必具比偶柯葉
必其鮮榮而竹之好無厭也置園養植不計根莖一宴剪
芻萬枝猶少而升草之好無厭也美樹生於顯崖嘉肴出
於殊方聞名則移其根見花則摧其樹而果木之好無厭
也苟以供奉乎一人殫費勞民而爲之猶且不可而公侯
連第嬖寵樓舍與夫吏衣別館花廳須密誇多關笑不移

而具於是斷伐運載四方並舉時無虛月月無虛日執事者悉播百出或以之貶降官秩或以之破滿貴產役不休人怨者此一役也而其害若是已足以取亡況彼五師之相之所欲聞有未足信目見而身親之猶不創懲者諺者又從而贊之曰前政無失焉得以爲口實文王之圖窮竟雖免者性焉若無所取彼何焉而性且前當人爲太平盛觀而後嗣之治富紹述也嗚呼不幾乎一言而後邦乎

和帝 實錄

齊紀

蕭衍蕭穎之弟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崔慧景之子儼詣江陵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寶玄與陛下先臣無嫌寶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寶玄天下繼齊之屈尚望陛下申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弗恤其餘何憂乎不可幸小民無識而罔之若使知其情節相帥而逃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又上疏曰臣非敢以父子而傷公義誠不昧聖朝之意若以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爲不可今日之指象魏者其故何哉陛下申先臣則天下服不申則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何待陛下屈伸而爲殘敗臣愚爲陛下計耳詔報曰今當顯加贈諡儼尋下獄死

崔儼之言是也而詞太激蕭穎實耻以亂臣賊子自居也而懼第其事是以殺之雖然過矣詞之太激儼之失也

然許寬據憤者不激切不足以伸己情而動人聽江陵君臣亦宜詳酌事理有以處之正寶玄慧景之名則言順而事成矣寶玄慧景之舉爲忠賊爲賊賊不正其名而以言激之故施刑於儼是謂濫殺無章久何以服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而下惟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路彼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通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自絕又令楊隆聲言俱舉建康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言蕭衍外侮寶卷內危荆清江表正在今日魏王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卷之十

南北朝

南北之難合豈惟人事抑天數歟以陳叔寶之荒淫未至若蕭寶卷之甚也使魏孝文而未死其君臣賢懿又豈隋文帝之可方舉兵而南混一決矣孝文春秋方富而死死未三年蕭衍取齊而魏恪之才不逮其父遠矣故以元英首議源懷贊大任城王受專征之寄終不能奮揚六師以圖大功在易師卦五君也而六居之故但發田禽詭言帥師尸與之戒而無一怒安民之象韓信稱高帝不善將安而帝將時豈不信夫或曰五胡雖備安而正朔相承魏雖帝向中夏要是夷狄天固不使夷狄主正朔也正使孝文尚存豈能兼有南北哉嗚呼其然豈其然乎

初衍起兵州郡兵與太守袁昂獨非境不受命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馳驅東土勅元履曰袁昂遺棄之門世有

物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兵興昂亦不降開門撤備而已及至街厚遇之

以表淑為忠是謂張為五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若淑是已以表黎為忠是謂黎為穰也易曰力小而任重若黎是已然當時稱之後世詠之以為毅身明節含生仰義曾無異詞豈此少忠臣故論者借以立勸耶抑推見空隱智者所難耶若素昂負荷道素之門而前烈如此故當發與之際而自處乎清濁之間方諸率先迷降者亦可謂此等於彼矣然而開門撤備身詣梁府尋父寵利師長百僚則不知昂所以自為果何說也

街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運已終公當承其運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不早定若天子還都則人無異心誰復更

同公倖賊耳

卷之七

文

梁公以外諸侯入討昏亂於古有稽矣而沈約有作賊之說何也昔湯武躬聖德有民社仁洽義享天下公悅而歸之夫惟不舉也舉則一戎衣而天下定矣無微倖之心無取敗之道也後世則不然非必有積累之德也以才智相高而已非必有秉仗之義也以兵力相軋而已聞智勇力則勝負出焉幸而勝則雖昏暴之君得舉叛亂之法而雖下不幸而敗則雖忠憤之衆未免嬰逆之罪而沉族是則事成為帝事不成為賊此舉賢以來國人之國言心之所知也而尚敢以順天應人與湯武比乎此崔暕所以力言父冤而蕭領出所以不肯與之位也雖然均以成敗論則崔慧覺與蕭領曹又何較焉

約出街召范雲苦之雲對略同約旨街曰明早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街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街初無所改戰而雲來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赴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垂所望有項街召雲入懷約才智縱橫且曰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替人取國者豈有心哉酬軍費之願耳若如張子房諸葛孔明則志不在此也如鄧禹房杜則亦不汲汲於此也就國富貴者論之又自有等差若沈約則真儉人戴梁公將條范雲為首約其次也九錫之議雲未言而約先之雲墮其計中屏不得入於是超居雲上為尚書僕射而雲為散騎常侍以此一事推之約之傾巧攫奪豈有執心雖為功臣而不保厥終其亦幸而免於鉞鉞耳

卷之七

卷之七

本有

荆州刺史蕭懷厲藉為治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得盡情判人大悅

以天下為政則其政公不惡人之議之惟恐人之不議不得盡公也以一己為政則其政私不欲人之議之惟恐人之有議不得遂私也此君子小人心之辨也居位行政代天養人於我何損焉有一不善民且受害君子公心苟不知也如或知之未有不改者傳詢廣問求盡下情不以屈己為嫌不以沮撓為忌惟政之善而已此古所由興也居位行政遠天辨人惟我是用為無一而善民自愛善小人心非不知也利己為念未有肯改者飾非誣諛杜塞言路以排謗結忠臣之舌以妖言甜養上之心惟政之不

谷而己此亂所由成也昔鄭人游于鄉校而談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肯曰其有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嚴以防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樂之也然明曰若果行此其鄰國實賴之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聖賢之存心如此豈一身之為哉舊情亦未有他奇然其言則可為世範是以表而贊之

武帝上

梁紀

本齊和帝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湏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相殺之

齊書

齊書卷三

文有

或問巴陵王有免死之理歟曰難乎其免矣使在荆州蕭穎胄推奉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當時耳亦終不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篡直搗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立度非貪天位也知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飲醇酒喪非安夫命也知不可免捐軀以授之也嗚呼悲夫

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頗見遠為參軍及彈任見遠不食而平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居而炎以受禪為名則蕭衍竊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難存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未窺其藩耳佐易之章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

者對感而為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推曰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激蕭穎胄於前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寵其失遠矣

認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贈刑條格凡在官身犯贓杖之罪悉入贓傳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

按律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為設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銀之數晉

齊書卷三

為疑刑也鞭施於官蓋晉史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耻而已夫當官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正刑其嚴者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

齊南康侯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忍行此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況卿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知我心故子恪兄弟九十六人皆仕梁世

清顯以善終

梁武帝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能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已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為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迫粗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蓋以立威勢而震中外也既受命又惑於約而有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為也詩不亡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金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虞乎商之復得而勤光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六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已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為五朝盛德之主其又何咎耶

徵謝朓為左光祿大夫朓詣闕固辭上不許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禮遇優異朓素懷煩不省職事屢願失望

士大夫非有德數可以表正風俗則有器業可以協濟時務以正風俗為已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為已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朓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遠迴引卻異乎據杖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獲命去而後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已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成亦獨何哉不幾於為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

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躬諭勰至勰不得已受命元賜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朝先為司徒尋被殺

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賜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為若受遺於孝文既受遺其中素之懷則定州臨民楊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況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謀退為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不咸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自好與白雲俱榮卒為一高麗小人所困惜哉或曰勰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戒特以懇辭不獲故爾曰孔霸鄭袤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賜必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為人牽迫不由己哉

馮翊吉勰父為臺吏所誣逮詣廷尉當死勰年十五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嚴加誘脅取其款實廷尉盛陳榜訊之具詰勰曰審能死不若為人教亦聽悔異勰曰愚豈不懼死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奈何受人教耶廷尉以聞乃宥其父後丹陽尹王志欲舉勰充純孝勰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勰乞代父死人子當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其質去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為其少而賢之也勰以因父取名為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勸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董簡以輔成其美庸詎知勰也不睦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以利為為利而為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為利所勝

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公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道也孝如曾子盡子之分耳豈聞參也而邀賞於曾指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參也於成王命周公太師召公爲太保當時聖賢無出二公之右其道德國所當爲不以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以三公爲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勸之不若也尚得爲孔子之所法耶

魏司從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發肥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德

元禧元詳同受孝文顧命者也其在孝文時非惟不聞過失且以治行著稱及事世宗迭居上相則驕奢貪滿如出一軌是何也于以見孝文朝廷之治而世宗駁臣之術矣故人主中人也得賢輔可與爲上親小人則爲下必矣臣下亦然其才中人也明主策勵之則爲善爲忠若遇庸君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矣故六十四卦凡五當君任者欲其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

魏攻義陽帝命曹景宗救之景宗頓軍不進但耀共遊獵義陽降魏三關戍將亦奔城走御史彈奏景宗上以其功巨不治

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眠矣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爲援軍規危不救游獵自若遂使義陽陷沒三關奔城罪孰大焉此輩黷官未足償敗乃以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死守邊壘矣苟用功臣三數

人並守淮南而實刑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是失駁將之道矣

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射策通明即除爲吏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事尊師它日又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且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不出是阿也帝心尚佛學自天監改元即不食肉此躬行也而與庠序盛師弟子自將以美名而爲之是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其意乃身率其令乃文具其後網羅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爲萬世笑蓋始乎此矣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魏中尉甄琛乞就鹽池與民共之錄尚書賜曰聖人飲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業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官之用也宜從舊式魏主立從琛議

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指之民則雖未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窮之害故甄琛元囑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僭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驃騎將軍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足矣斷削不益非屋之病也

幾微者古人所慎而不敢忽也以舜爲君禹皋陶爲臣其
反復聲戒必以幾爲言幾者微也古之先見也又曰幾者
危也微而慎則吉微而不慎則危成王曰爾無以劄冒貢
于非幾恐其處宴安也古之聖賢慎微如此召公以武王
受一髮之獻即陳不矜細行之戒畢公爲父師獨虎四世
之老而有克勤小物之稱源懷寬簡不喜煩碎自其氣稟
之偏豈可因爲法也爲政綱維固所當舉而事制曲防
若網目焉亦豈可使之闊濶哉區區於衆務之末弊精神
失大本誠非治道所貴一日總要而司存廢弛則猶聚
於下按振其頌亦何益哉懷所謂造屋之譬亦非也外望
高顯而斷削不密乃屋之病也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孔明
躬二十罰司馬懿嘆其事煩傷生而楊嗣亦諫亮身兼衆

臨川王宏

單騎逃歸

梁大舉伐魏有立功宿將皆不用而以介弟爲元帥才望
素無聞焉是奔其師也高務寶嘗事平事者必資才自棄
田委吏而上至於調元宰物之職各有其才一物不稱亂
之端也亮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
官官當其事而已後世用人不惟其治而情故多途或以
空言或以貴勢或以世曾或以私暱或以虛名或以賂賂

或以黨援或以恩紀才與官不相宜官與事不相預政以
是敗氏以是離而亂亡隨之矣使天下之務不論才有能
不舉以貴爵崇職歷之而可濟則古聖人求賢宅後無乃
徒爲是紛紛歟臨川王宏年齒已長方之宋室授藩維於
孩穉固已差賢然任非其才雖書文亦何益故任官惟賢
才人主之要道也

魏中山王英攻鍾離昌義之隨方抗禦晝夜合戰上命韋叔
救之受曹景宗節度上勅景宗曰穀卿之鄉望宜善待之景
宗禮敬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魏師遂敗走義之
德景宗及穀救已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賂之景宗撫
得難報徐卿得鷹遂取一子反之曰吳事遂作塞景宗爭先
告捷穀獨居後世无以此賢之

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既敗不復委以將帥而用
曹景宗救鍾離且以嘉穀卿之於是功無則任私而用
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
如影響豈可不信夫雖然以曹景宗之景宗又非穀卿也故
其臨財如此居伐又如此其胸中有餘地矣

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魏中山王英爲民

蜀魏街亭之戰馬謖敗軍孔明戮之曰四海分裂兵交方
始若後廢法何用討賊臨川王受任專任遠讓自月未嘗
見敵威懼而懷義師五萬人幾如是而國不亡其罪大矣
縱未用銳猶當盡取爵秩以示懲戒而慰死傷之衆乃用
輕典行薄罰不亦私於同氣而輕用其民乎仁人之於凡
衆絕寵愛之私勤友恭之義然後爲得三軍五兵之運蓋

遷葬幾才夫豈兄卒之任故春秋書異皆師師以此防民
五胡十六國以兄卒為將而失其道者尚多有之方是時
魏室而既卑矣猶能黜廢元英而梁不能也使梁無章裴
之屬害其後不亦殆哉

上將有事于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
不作

國之大祀惟天地宗廟社稷為重今武帝所謂齋日云者
非祭祀敬齋致齋之齋也乃淳暑氏所行不飲酒不茹葷
之齋也敬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
饌一其心志潔其體氣以與神明交未聞不飲酒不茹葷
也不飲酒不茹葷莊子謂為社稷之齋已失之矣淳暑氏
所行其義何所依歟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

何可闕也其或於理不中則詔有詔稽古而損益之可耳
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非允也遂以為定制其輕宗
廟不亦太乎或曰人主敢重異端而輕宗廟何也曰佛者
自謂天之上地之下惟己為尊彼天帝者皆其下也夫天
帝既為我下矣則事之者何有於宗廟他日武帝以謙麵
代牲生蓋魄兆於此矣信妄誕而不稽則忽義理而不察
孰不然者

或謂封禪上命諸儒議其儀許懸曰封禪出於緯書曲說非
正經之通誼始於秦皇不足為法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
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

推議以答請者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

懋者賢哉懋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
弛重以鄭玄傳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
世無達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
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行費侈登山琢石誇大功德
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披梁武之資未
必如漢光武之美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志推廣其議
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匱之
業何缺壞之有嗚呼許懋之言萬世之監也

左僕射張柬之謂功大賞薄常懷怨望乃求出外以為青真
二州刺史

蘇雄之人易於廢君而難於弑主必假手凶惡無知之人
以濟一時然其心不以為害也其則反歸歟

知之人終以不悟蓋不可勝數也張柬之於史太成濟之
戮幸矣尚敢稱功而責其愚豈不甚哉為梁武帝者數
其罪而誅之上也全其身而廢之次也寵以端拱之榮非
所以訓示百子於是乎失政刑矣稷雖離權外補而付之
邊郡獨不慮其生疆場之患卒卒之變為百姓所殺弑逆
之報理宜然也

上與侍中沈約各跪奏事約少上三事出曰此公護前不則
羞死上怒欲罪之徐勉諫止約夢蘇和帝斷其古呼道士奏
亦等於天稱禪代之事非由己出上大怒譴責之約懼而卒
理義之心人皆有之方利欲熾然而理義不勝則如雲興
而蔽日也及情事條過而理義自白則如雲去而日明也
梁武固非常流其為大司馬欲受禪而未言也府中文武

不為不眾惟沈休文揣知其旨先唱九錫之議於是王亮
范雲任昉皆為所傾而約居佐命之首及大事已定樞密
缺人乃舍約而用徐勉其父為端揆志在台上終不與
也其待約可見矣而於謝朓索昂何胤諸人則禮貌眷眷
必欲致之而謂梁武無人物之鑒可乎約既以羞死之語
侮慢其上又以赤章之奏欺誑于天其被譴責而先死於
鈇鉞亦云幸矣嗚呼愴夫傾士為人纂國本以酬富貴之
願而其死如此彼勒進權戴之徒曷亦監焉而少創乎
魏肅宗謂即位以高肇擁兵擅權教之尊胡貴嬪為皇太妃
以高后為尼從居金彌瑤光寺

高肇以罪誅高后何罪而廢后雖常有除胡嬪之心然嬪
乃妾也一旦立妾為后廢后為尼尋又殺之廢議如此非

元澄元雅元懌于忠之過乎然自高后而論固有取死之
道矣身為貴嬪妬于后而毒之己能無暴卒之報哉自胡
后而論又有取死之道矣身為貴嬪廢高后而殺之己能
無沈河之及哉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作亂以尼惠暉為妻自號大
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惟以殺害為事
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焚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元達
討平之

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謂之時為盛矣孔子曰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佛氏之言信矣然其人非金石木
土無情之物也其飲食男女之欲豈能絕耶不能勝其欲
而強絕之則貪盜竊無所不至有甚於常人者國有常

刑尚且不畏而以佛誓自防厚貌深情聾瞶愚俗外若枯
寂中實奔騰舉世為所眩惑而不之覺也魏明於法慶之
事亦可觀其行矣曾不覺而崇奉蓋其國力殫屈民力
替伏禮義廢弛風俗頹敗而國隨以亡惟梁亦然豈非後
來之永監哉

魏孝胡太妃為皇太后羣臣奏請臨朝稱制

魏熙子立為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為法漢武鉤弋之
為也既六世矣偶與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至趙宗始不
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
論則殺為是不殺為非以義理論則不殺為仁殺為無道
二者何從曰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而
不悲可謂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若國之亡豈其所

由致則多術矣豈皆以母后之故耶魏室衰敗正坐胡后
臨朝此則元雅元澄于忠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
三年而廢后始聽政方未聽政之時雅與澄專國大政誅
王顯殺高肇百官繼已中外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
待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熟議審計無故奏
請開揭亂之源雅澄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非廢后獨
能喪魏室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嗟乎蘇子之論攝主也曰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
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子未生而死
則其弟若兄弟之子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
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李康子是
也李栢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相子死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
正當載以朝告曰天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
以告子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若
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
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與閒外事且
不可曰肥鵠之最難家之索而況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
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在古惟齊之君王后蓋亦一矣自
東漢馬鄴尚不能無識而漢之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
其亂王莽楊堅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無幾乎
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
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

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託冢宰若太子未生
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付之攝
主也決矣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
生而女則上卿豈繼母者耶此玄之陋也是故攝主先王
之令與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為當
然故不得不論也此蘇子論之善者也向使元雍元澄法
周之故維公維忠以召虎自任如厲王流亂之時共間王
政以俟宣王之長也則魏其少寧矣何必武靈之斷斷耶
魏子忠自謂有定社稷大功諷百僚加己賞大傳元雍元
暉議討忠常山郡公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勅公卿議
昭等上言奉迎乘輿臣子常職臣等前議授忠茅土者畏其
威權故耳請追奪太后從之

大臣於辭秩辭受之際朝廷紀綱之所係百僚之所視仰
者也豈得為人所贊授所非授哉此而可贊則亦何所不
畏矣諸元雖賢未免於弱使子忠貪僞取貴獨無裁正之
方乎縱不能爾自守分義侃然正色不苟依隨彼方將內
愧之不暇又何敢遽相害也既已逼勉殺之茅土若非元
昭上訴難擇亦未肯追改雖然終能有請猶賢乎已者大
臣之義可不正己而正物哉

上用魏降人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役者二十萬歲餘始成死
者數萬秋水暴漲堰壞其聲聞三百里緣淮城村落十餘
萬口皆漂入海

水之有源者不可遏也故大河之北有懸梁焉而無禹隄
墮與導之異也梁武以力斷潰既亦不智規取壽陽其人

何羅焉而欲灌之又大不仁於敵亦未有損而自殘其民
以數十萬計亦無桐悔之心惻隱之誠是何也武帝學佛
者也佛之術以慈為先而其行則忍其道以空為至而其
迹則泥錘泥而觀之以空雖忍而號之以慈蓋名實不相
副者也聖人之道則異乎此矣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
有是事故實有是德表裏同符隱顯一致所以能成己而
成物也一物失所如己疾痛凡曰天下孰匪吾仁豈有數
十萬人由我而死漠然不以介意者乎不能保國蓋有其
愆矣

魏胡太后作永寧寺極土木之美自佛法入中國塔廟
之盛未有也
聖王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居

聖服食器用莫不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逾此物力所以
不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供養爲誠莊嚴爲勝自
釋曇在日已爲此言詔其後學窮極珍寶公華之具實無
限制何況爲其徒者惟知侈大而崇飾之能此者則計以
敬信而誘以福利以自張皇其道未聞一僧諫止且抑以
爲非我者也有中國百數十年惟孝文差爲養民然國
亦不富逮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彌費遂至力屈二夷
交侵六鎮盡叛羣盜如蠅毛而起國隨以亡孝文太平之
風曾未二十年掃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
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蓋亦視此爲範鏡乎

魏之民多絕戶爲沙門李瑒上言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莫大
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背之意一身親老棄家
絕養欲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云曰未知生焉知死安
有棄堂室之政而從鬼教乎

周人建子爲正爲陽氣之始也正者歲之首月也以探始
之故而用十一月爲歲首則四時易位矣故孔子不取曰
行夏之時夏正建寅據人所見也何獨建正聖人之教莫
不然者子路聖門之高弟也嘗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未酬而
意則蕭然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知死必先
知生知所以生則知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知
事人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而惜死棄
人而明鬼率皇焉以死爲一大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
參乎鬼之間而禍福善惡皆自鬼間治之凡人世實與

事物之跡皆指爲幻化不真而無形色名聲如天堂地獄
輪轉無稽之言反指爲真實不誣是可信乎李瑒以一言
蔽之曰鬼教蓋盡之矣而世有英明高遠之士劇心此教
終以不悟曾瑒之不如此不惑之甚耶

勅織官文錦不得爲鳥獸之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
生物雖衆動植二端而已曾子之行孝也樹木以時伐焉
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君子
於動植之物皆有不忍之心無暴殄之意不爲動物有知
而加恤不爲植物無知而輕用之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
也愛之而弗仁其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先後輕重各適其當此之謂道也今佛氏愛無差
等以羽毛鱗介之屬與祖先父母輪轉生死者也彼牛羊

犬豕安知其非吾祖先父母乎於是立不殺之教或者悅
其名而不稽其理一唱百和泯然罔覺身與祖先父母處
而心以牛羊犬豕待之泯亂彝倫一至於此豈不可痛哉
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外高者必自下陟遐者必自邇非
人故爲等差皆理之自然也今而混同倒置之不分其父
而謂他人爲父不兄其兄而謂他人爲兄賊父而殺之則
曰斷愛欲之源割肉以啗虎則曰等慈悲之施曾是以爲
道耶以梁武帝論之有如江淮之民水旱飢饉盡殺江淮鳥
獸魚鱉足以救其死聖人所必爲也何者人與人類固不
與鳥獸魚鱉爲類也今棄聖人必爲也何者人與人類固不
十萬人爲天下主曾不惻焉反春春於織文鳥章恐被剪
裂安心顛倒本覺真迷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梁

武之謂矣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時官賁既少應選日多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魏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厲次若貴魚鮑鮑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以一身論之目不能視耳不能聽手不能執足不能行則一身之用廢矣以一家論之奴不知耕婢不知織職不供外獲不供內則一家之事廢矣四海者君之家也萬民者君之身也設官分職舉天下之務猶耳目手足奴婢職獲也一物不稱亂或生焉是故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是又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罰焉夫吏為粟田而牛羊不息則畜牧缺矣是皆小材也才下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異之而付諸年務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是賢能備諫諍凶之人相為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家如此身何由安身如此心何由寧故濟濟多士周之所以興也小人在位苗之所以亡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更明名碩輔亦眾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為善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更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

有故善為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使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能皆為吾用當並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中以五百人為率而均其數於眾流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治可也何

停年格之足用乎

左將軍馮道報宰相是日上方奉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朱弁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衛獻公聞柳莊死不擇服而往上即幸其宅哭之慟

禮重乎卒於當齋猶不弔次有孝子自子問君當祭不得成禮者詳矣而無及大臣死者是知以大臣死而廢祭非禮也衛獻公所行猶禮之不中者而梁武何學焉廟中之饌已設委而去之是以自子為重祖考為輕不敬莫大焉

魏大傳惲美風儀胡后逼而幸之然惲素有才能輔政多所斥益得中元又衛將軍劉騰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惲每裁之以注吏部奏用騰茅為郡人實非越惲抑而不奏二人怨之誣惲謀反殺之

身正而人不從正者或有之矣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元惲為非禮所逼獨無褚淵之節乎何不能抑而遠從之也備位大臣通乎君母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無以贖罪

又況又騰驕恣不法伺隙而動擇方以法裁制遏其奏請
是可行乎使擇以禮守身以義正國則內可以防太后之
過外可以弭又騰之惡矣行一不善曾不旋踵死於凶人
之手不亦辱哉

上好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侍中韋叡不與俗俯仰
君好之臣必從之上行之下必効之韋叡為大臣而不阿
君邪好可不謂賢乎夫人子不學異端然後能孝人臣不
學異端然後能忠異端者皆義而趨利壞人之心術者也
是以君子遠焉詩不去乎德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使梁朝有數等數公庶幾少格其君乎
柔然國亂阿那瓌奔魏言於魏主曰日以家難輕來詣闕乞
兵誅剪叛逆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主立阿那瓌為蠕

蠕王屢求反國朝議不可阿那瓌以
歸勅懷朔鎮將楊鈞發萬五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
久為邊患今茲喪亂東身來歸撫之可也奈何故累世之勦
敵適天亡之醜虜脫有類獲楊鈞之內其足食乎弗聽

魏伐蠕蠕凡五世乃能取之其勞師費財蓋不可億計矣
阿那瓌既朝即欲反國是見魏政之尾有叛志也而魏方
恃其盛強不為遠慮忘服之之難遂聽其去張普惠所陳
是矣而歸罪楊鈞則非其本也鈞為遠將奉命而行其失
在不知可否而論於朝爾阿那瓌之計得行也乃元又受
金而為之請也是必普惠所不知若其知之豈可置又而
不白乎嗚呼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者非必皆凶姦禍賊特
所見小爾魏於蠕蠕勞師費財前後五世已久而縱之其

為利害小大與百斤之金如何而又惟見金遂營遠慮魏
以是困而盜賊並興嗚呼小人之所以不可用而貨賂之
所以不可行以國家存亡係焉而知戒者鮮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武紀

卷三

初上奏臨川王云子孫傳為正德少爺
望更及太子生正德還本賜與西
參親執之

侯快不快滿意

後其封爵

正德之為武帝子也武帝於無子則
宜其意之重也

以次國少稱初心

而依之西醫其說最便正德知父所命何厚薄
之政論正德寬之

不知其性質而著

之至使出於家之庭一教親之之法
乎劉之德有言然言之來豈有終極若

能應之於後則今

日之失未足恨也
之德自魏安歸於

是正其叛亡之罪

收還歸主而厥以散教或昨以小邑而
明邪心懶而禍亂之

復其封爵恩雖厚

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餘舍三軍而
父而服義豈無所自哉

魏元又既得志驕慢嗜酒好色貪食寶物

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諸屬有司莫敢
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汙百姓困窮人人思亂

魏政至蕭宗而衰盜賊未作也元又劉騰既竊權

獨以貪貨事坐生亂隋失財利
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施也

於上則飲之

於下飲之不已則人人困窮弱者
因隨以亡矣故紂之亡以鹿臺之時漢之亡以西園

之亡以

董卓之亡以邪鳩公孫璉之亡以

城古無不然富者

府也而小人不悟必至邪在崇困以

之何矣今元又奸作無厭其父既

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汙郡縣小吏亦非

漢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

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龍賂章也可不畏哉

可不戒哉

五

魏主從侍譚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

身下士或問曰公

何以能不驕思伯曰妻至便驕何常之

賈思伯妻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

惟持其志者知之

血氣有衰志亡則無妻元帥可奪志立則不可奪以此

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之學

身為國未有以賢於夫受春秋之時是

特胡后滿亂而徐

鄭用權使魏主娶妻氏慶父之事必有

以嗣之道正家之

法不至死於亂毒矣然則思伯所講

所受無乃三家

詳略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考詳略

求同異兩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

昔經歸駟廐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為

公事必有其功今

讀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夫旨以見於

事不若不讀之

非真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既往難追卿

前耳然

咸亨皇帝欲遣之何如皆曰實合羣望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亦一日善縣者治本而不治標六鎮之叛定於官劉騰為司空之特好貨納賂山澤舟車之利固不推固遂至剽剽六鎮交通互市歲入以百萬計此六鎮權難之本也此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而深矣今欲乞改鎮為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懷忠諫目不知劉騰貪婪甚惡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孰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為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為國家者當開暇之時修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軍於未奔播舟於未沈微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奈何至於無可奈何孔子亦未知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爭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異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機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勅者賞罰之文也兼是方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周而論其推諸葛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陸贄亦庶乎無忝矣朕惟艱哉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方而當此任可見異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才也夫條俊木

有國家者慎所取會

初帝納東昏侯寵嬖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問俗說劉劭骨瘠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侯自殺一男貳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梁武諸子惟昭明為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伐東昏須其身而移其柩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後師屢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子隔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懷如是而有不和者鮮矣

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猶帝不知其親於子而有辨不知又況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其意不伯肆行非法遂害其太子服而著之周綸雖上表言其惡不能改於帝代綸停慢逾其勇取之太公望陳轅君亦以委其子而金朝之為君見使無罪而杖其則猶不聞之太公望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人為大則端皆至德而仁為要天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克舜文王孔子為最亂道之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為初五典莫非大教而三綱為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說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赜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明太子初有續質記誦博矣文

竟矣矣而於人倫有未盡也即陵父而加捶觀在而服喪哀悼之罪與殺幾希焉之生性武帝命可也而統率固請請免其死是恩膏情義之施於學者甚焉而敬養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信邪取疑憂而死此為人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

夏侯軍克魏陽城五十二驍勇女七萬五千口

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途以劉裕雄傑取魏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未有如梁武之愚且拙者云魏淮堰至是十年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能取魏陽雖下數十小城獲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與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此者惟謀自計賊子為

可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數也若夫華城地報君後饒食積之兵而視人如草木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於敵以此道而視國爾不亦宜乎

總更清河郡山賊聚起以房是伯為吳清河太守郡民劉蕭虎嘗無禮於房伯是伯至其室為操賊以房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為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之而人必服德必廣功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怨二也不親舊惡三也不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不忌於人六也不貪天功七也不達君惡八也不怙權勢九也不誣負人十也有一

此已為警行況撫有之恢恢乎此豈足以容四海昭昭乎其纖足以昭萬微羅幾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且婦人列其子不孝母曰山民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辯其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伏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而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泣澤乞還乃聽之率以孝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亡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審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命治之及愈打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有現如魏陽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詞令而在於感化之効不取章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為孝子孰

謂民果頑哉為人上者觀此亦可以省已而修德矣崔氏所以能然者有兩端其要實也而通經是學以教之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為孝乎其要實也而通經是學以教之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為孝乎其要實也而通經是學以教之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為孝乎

總更清河郡山賊聚起以房是伯為吳清河太守郡民劉蕭虎嘗無禮於房伯是伯至其室為操賊以房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為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之而人必服德必廣功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怨二也不親舊惡三也不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不忌於人六也不貪天功七也不達君惡八也不怙權勢九也不誣負人十也有一

比心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實與之在
荊州則已斷其後繼之心急而銳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
猶乘之牙也

魏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漸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
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悅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
淫亂羣臣擅朝政不行以公雄武兼時有憂國素懷而
定也

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
俊傑沈淪散逸或在丘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
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
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
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三
四五十

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魏興有言願治之主不惜才而
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材人君以
待而觀焉思過半矣

魏肅宗崇鄭儼徐通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
向以脅太后榮至重儼統與太后謀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廢后
制穢德報聞元澄雅懷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賈貴
召六鎮之兵雖於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
廷忽焉今日而舉之以便省闕為後戒云元斤渾子忠憤
執裴叔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道臣家之禮
息絕適幸而不聽裴叔宜諫王后無道臣家之禮
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修手之

工與太學禁微而不聽張普愚謀後柳綿麻之說以
氏力而不聽蘇敬倫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累及年終
不問實名而不聽普愚又論送何邵瑋歸國改勅敬倫之
唐而不聽元孚謂依漢宣光武待呼韓邪之道以防邊

端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為州之計將恐所慮不
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儆刑而不聽
元泰之於州州北立郡縣安豐降元舉泰之而不聽幸雄

上疏言前後勦賊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深請
魏王微孫付主養其心力而不聽雄又言受其之亂
以今令非人請分郡縣為三等邊遠才望不利於年而不
聽路是令言將師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禁防幽明實
魏王微孫付主養其心力而不聽雄又言受其之亂

源子昂奮義所不可同任恐殺敵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
外之臣非不能為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則非爾朱榮高
歡能為害也魏自亡耳

魏創立迄三廢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反
廢主收魏太后及劉沈於河東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
大人行誅罰內變何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登爾朱榮廟

不能斥弼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
所恃以為安也太侯具官千百之眾雖倍享榮祿皆亡
人計非立臺也爾朱榮有相文之志取造亂者謀之權
假其才改從國政制平外盜若爾朱榮元儀武修文綏靖王
宗則五伯之功稱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

及其身豈非男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成之當也然一歲到何罪焉自臣無謀逆指無按孺從死之法況帝奉之為君乎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就利者亦可少戒哉

魏徐紇哀奔

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不得赦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不合而王者無分必政刑可施則教之矣徐紇親弑其君惕心已寒而不畏梁蓋謂梁無人也為梁計者發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教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為弑逆而無所懼也他日困於叛臣子姪擁兵奮期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獨有自來矣

魏

魏

魏

魏

魏爾榮榮女弟為蕭崇妻崇欲殺宗立以為后教宗疑未決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下何疑敬宗從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靈也孟子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也後世所謂反經者皆常也既已皆常安能合道乎然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為天下得人者必傳賢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弟託體於父身為司馬而周公殺管叔人從人者也終身不改而仲尼出事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

重適準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便之重重者不便之輕乃所以為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要詐亂倫之謂哉古之權叔不無嫌嫌不無收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嬖為反經則違道甚矣梁肅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効之曾是以為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收行其所疑而不加非政於邪說而不能辨牀於強臣而不能正

早整之命於乎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奏盧道拔榮陽遷至其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即位政元

取國有王葬一曰有龍二曰有人三曰有書四曰有謀五

魏

魏

魏

魏

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元顥者許之子無龍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非授之者無王三矣乘虛渡淮非有必克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援兵不聞盡眾之迎無民五矣而顥之行治不聞公名與晉重耳慕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載多難耶又況失事未定歸息已亡孟嘉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陳慶之而遷疑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顥固無足言而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為顥十金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蕭寶融之見侵爾是兒童主之見戲劇之事也上幸同恭寺設回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度僧茹髮素鉢充器乘小車執人執役聖臣以錢一億萬折曰寶奉贖罪者三請乃許

佛行有五重者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爲己累必弃而絕之故自父母妻子始弃所難弃絕所不可絕則其心安矣此舍之說也聖賢身爲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盡弃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若形鍊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并棄其國無所不棄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今爲帝王享天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爲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爲佛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目擊神授提耳武帝呵其所爲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爲佛之道者深精和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發滅倫理以之爲己則逆而不祥以之爲人則福而不公以之爲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功當舍者去而絕之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相快使不必憂樂爲樂與敬陽王徽謀誅之召溫子昇問以殺重耳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允若即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意皆應小動也謀願泐榮輕之以爲何能爲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六叔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曄爲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爲非所執殺之哀亂之朝宗室侯王爲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節閭帝陽瘞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此非有次

立之勢不獲已而有種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愚者多智若少又况樂害實貴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者不前後廢其智也者棄危蹈亂僥倖非其意也蓋屋脫欽飲酒前車隨後獲罪不戒利之沒人如此嗚呼悲天便敬宗當爾朱榮東迎之際能審微言曰有不利也受而足以與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難哉耶夫爾朱榮養兵三十廿載鐵六年其腹心八牙之士與衆雖爲人庸衆輕忽若之甚矣而其驕奢淫逸尤甚焉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爲榮所立國亦不可強亦不可恃賴先孫言確乎其不校焉可前其不難其入哉

魏敬陽王徽走至山南被執臣叔祖仁一東三刺史皆微所引殺徽金百斤馬五十匹後北魏滅之遺骨於爾朱兆

兆非惡微謂已曰我有金三百斤馬百匹在後山爾朱即捕祖仁如夢中之驚怖之不覺其死也

人死則無微捕公高亮則光滅矣何者微人爾朱兆未嘗不稱元微微爲其子金微也又何爲又稱公微耶元微以勇投微而祖仁以然稱微其利其害微之刑戮之民也下有人稱必有其害是元微微神大權其富貴其用物弘而取精多身雖死而其神放也後且山南踴落一日而近耳怨氣交重理或有之或問氣微遠之說曰燭火一燵而滅爾朱公當爲其氣燵燵火數月乃滅是其類也

魏齊州民逐刺史爾朱榮起而死者其極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贊印佛也在魏名

蕭衍信母不皇之一言不父其父存軍外叛順手故人欲
威其宗國三千之眾此為大幸梁武之不忍也桐棺三寸
楚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子而祈諸陳惡之過也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蓋施為冲挹自秦以來力
稱之子今但稱帝亦已厚矣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無也然二為名則失其義矣
說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正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
爾皇之為皇也豈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然以知其非
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為尊爾是謂應時而變者
也登皇之於父為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
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
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

萬稱也皇帝而可以萬稱則謂之皇王亦可矣謂之帝王
亦可矣以二者不可無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
于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
筆趁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
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
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為人倫
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
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昔用春秋
之法以天王為號則名正理備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於墓地之吉者或略官官俞三副求賈
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賈賈上言太子所得
地不如今地於去吉言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市畢有道士

云此地不利長年若厭之可以十延乃為蟻鵲及諸物理於
墓側或謂於上云太子為厭禱一遭檢掃果得蟻鵲大驚并
窮其事徐勉錄止由是太子終身難慎無以自明及幸上欲
立其長子歡為嗣衛其前事而

佛之道以寂滅為至張滅云者滅盡寂寂有心滅生滅并滅
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其難自正折觀之非如心與理
一動與體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為難也雖然讀其書
則當識其行為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
捨羣妾習空又老當如瞿曇摩提王位此乃舍之太者何
乃疑其子之誤其國也均之為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
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忌方強是數十年茹蔬衣布養
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身不置者果其人矣

太子侍讀徐文體輕重應對明敏上甚愛之龍圖閣曰隆
軍朱早不悅美問曰上云摘字老意在 一 郡自承上出摘為
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
賢不月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
婦者家道必衰公有妬臣者國政必敗徐摘之為人未有
以忿於朱昇也得為上所寵任而昇已妬之則奇才碩德
又安得譽其真君之側哉人君於寵顧心所寄之臣以其
薦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愚過半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休騰說歡曰今朝廷開絕驕奢無所
富平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敗乃元明為帝
當此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其節斷雖為高歡所立而心

惡之高也爾來之人也而求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
節閭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未無能為矣高
歡夫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於勝之計更復假建乎
遣使上表輸忠自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
得之矣不然雖爾朱弑君之罪伐義伐之然後朝覲以匡
帝室亦相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感於邪謀置君廢君猶
易收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言其失職故
王之

昭明太子也一故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况朱异信臣也
而受正德之屬安得謂之忠為大臣者君以猜忌非罪終
戮同姓則當力諫以上諸事若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

之殺况正德外叛復還赦而復爵更至治親已失刑矣罪
在悖逆不失為侯何謂失職而王之异得君專行政久
必無所憾而交托藩王蓋其資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

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略無裨助而又敗之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异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為司空亦
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疎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閭帝之為人欲
復奏之蘭根以節閭神爽高明却後難制遂幽之袁崇訓併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繫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
事成自聖人作弑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山斯道也爾朱
榮所以朝者聞蘭宗權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

然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然既舉事反又討此逆則當勇
其所行推公心為忠事表於世志出於文之上以伊尹
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較仁肅爾
就態遂對發節閭而幽之乃兆之罪也夫爾朱榮以匡
國靖亂為言而惡敬宗之親欲訟勤疏政歡既以我逆討
兆而又憎節閭爭求高門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非
者其間豈能以寸管歡失一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
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略而後
之不足矣魏累世事佛其意是遠寺購養僧徒至於貧國
所以然者為求福利及子孫也謝靈運困國隨以士不聞
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歡閭二帝皆廢死於寺中來世亦
可監矣

魏平陽王禧既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椿曰得無
費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雖無端河可保也椿馳還報
歡即文武奉表勸進乃為制作詔策而擢位為武帝即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況帝
王之位乎歡使重貴之故不能自逼惟利之從則奪擇利
者小必害於老大大必許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
禧亦為自匿於民者本避禍耳歡閭二君豈遠事哉又自
知高歡之不可保言非近焉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
望有必不得已之事乃但趨趨趨趨波不思其矣夫
常情安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腹焉乎必不得已而使
倖存之是以百年不寶之身易一口饘粥之食也故劉聰
夢紀後當為漁涸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字之化及口人生

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青州民耿弼聚衆搶冀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以弼爲
凡則刺史

弼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之惡
一也取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蓋移魏境相爲戰
之則義聲壯震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
以弼君之利也何以爲國乎人倫以三綱爲大軍政以三
綱爲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
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援正之勞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劉劭誘
王思政譴問不忍小忿以甘言小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

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
送使爲歡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
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
君臣之謀如此所謂離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梁歡入南斗上以請太榮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跪
而下殿以權之及聞魏主西奔歡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三百年魏
亦稱帝雖得中土然處極而衰不數年間廢祚接連故曾
安帝末年慧昇以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
以魏當災咎者崔浩以爲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
受禪指意雖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
朔所在然則梁歡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

子矣五行傳帝合則會以其異應其事逆而不通然亦不
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近人所不能
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修省而已梁是時朱异大爲榮
戚象見宇文武帝不知也乃跪而下堂欲以權之其於格
王正敬事不亦遠乎

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勅文武武清官
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華武不
答歡遂立清河世子事見是爲東魏孝靖帝

孝武之失高歡聲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正之
績回思開關不在晉陽明魏而歡歸罪劉劭誘元士弼王
思政三重殺戮之以釋魏歡亦必讎然引於表送封諸
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于是修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

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總事可指

高歡雖有他志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擁兵實無自取之意
特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營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
魏主曾不一言意謂舍高歡之逼而統宇文泰之安也不
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
居官應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

依洛鎮是謂出本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
高歡改立昏兒未爲公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弒君人
主喜怒從違可不慎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
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披以令
諸侯耳恭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
弃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爲後世戒多矣

東魏致相歡以洛陽西過西魏南近界境升議遷都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之事也必君與民皆不覺感焉然後遷都民情便安雖不擊厥居猶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審其道途聚散飭飭盜賊之虞立其坊里尋曲業群羣之而不使生怨官傷和氣然後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官室自孝文帝初徙十年而後成以爾朱榮篡奪不恤初故遷極於極見帝居之盛歎息而止而高歡於三日內過達四十餘萬戶狼狽入都其視人雖驅牛羊逐雞狗不至若其然也此四十餘萬戶何當數百萬口是使乳哺嬰孩不得其所者多矣伊尹曰丁桓一木十薪有木根猶如根推而納之讓中實

六運要伏之家也其亦不仁甚矣哉

魏孝武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過配而相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為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條各有懷天子今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魏之廟社官司皆在洛孝武西奔乘輿注物不以自隨侯泰以安泰因而挾之其為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為泰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魏或其嗣子草命自立然後發難出討苟有天命其勝矣矣豈不賢於事奔逃義替之君弒而又弒孤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非所據妄動弄勢彼節閭帝與安泰長廣二下酒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已也尚言教之方艱難困蹇在人叻之間

而又觸情然欲論強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何足恤哉

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昔其間伐楚克之君舍一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雖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讎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夫君舍于君之室其德為敵尚且不可令也外諸侯而委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不更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既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子孫矣爾朱之事又豈所以為訓乎彼湛洋及綽綽情縱欲有自來矣西魏泰用蘇綽為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後問以政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大悅即拜綽大行臺左丞相與機要自是龍過日陰謀始制文按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蘇綽有行義奉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故也宇文泰亦以兵為強爾自是始為裕民足國之政蓋綽教之緣然情哉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揚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彷彿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杜蘭生以其問即鴻荒也與國入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

之何怪乎落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子謝仲家魏
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首關是務非但如此幸
萬人而數幾為製方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後
其師其罪大矣而學文黑帳亦未為得也仲翁以虎年來
歸道鏡將扼偏師為援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牽高歡
之勢矣貪於境土量眾親行一日而失督將四十八人不
為敵會者事之間耳詩不云平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伐
不求何用不賊不伐則能德愈下求則能望愈然後貪憤
之兵不舉矣秦歡合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危不自保不
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詔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天授我也當
棄勝追之歡慶泰有休兵不從遂東歸

高歡于大泰末有大相國號因魏文物無修舊制
曰同力度衡周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舊衡之政而其力
則醒義也是以相務刻有而不能相併者可乘之會則智
有所困下不敢前淵之戰高歡為大敗散散泰若從
李穆之計必不必然然不果用也切山之戰宇文為客大
敗退重營若從陳元康之言必不尤然不果用也自此
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求西之勢適平維日人事抑天數

歟

魏東弟然謀伐東魏頃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備陳其妃曰
國家大計何為為歡乃將之妻妃避正室謂歡曰勿復相顧
以生嗟

從人者也一觀之齊終身不敗仍其身為國出壽異

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有量而為終事
其其室聯合美女亂倫滅理是中下各至而美欲行失時
惟一幸然故取其女得以離宇文之文而息其兵假有敵
國四方交至必為之堵而後可則其量不勝綽矣一何計
之鄙且厚耶

故騎常侍領琛塔陳四事其一以為今戶口凋落郡縣不堪
褒削惟事勸飭民從流徙使者繁數所至漁獵兼黠長吏因
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及其居也其二以為風俗
侈靡文飲奢制耳事以節儉其三以為百司奉事但欲詭競
求進顧責其公平之初無其諛應之心其四以為官省事忌
費凡無違有非急者皆停罷罷上怒勅書之曰朕有天下
四十年倉庫虛言日開覽覽卿能上事何不願言其刺史暴

橫若使若漁獵士民飲後過若若如嚴禁起若若獲朝廷性
字久不幸殺若有會同美競而自非公室不食國家之
食凡所營造皆資借卿太軍事以節儉廢若若一床之地
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具方食為誰為之取物故也
卿又曰百官奉事說說不達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事
委之人方何可得百八云事聽生茲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
鹿為馬又可法歟

南史文苑苑最然嘉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軍議言日
開覽覽則吏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江子四管上封事極
陳時政得失而買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
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諫言止此政可知矣尚
以日開於臺臣下豈非欺乎夫琛昌時事是以相許其

日帝誠難納而召問之則暴橫貪殘之主名可得矣夫風俗淳樸執事之本也善為國家者雖能行即儉又必為禮制使不得踰紀令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哉誠使禮制既定則雖太王即舜大禹亦養賢乃人主所當為又何以疎其為哉至武帝不立禮制致風俗後弊而守宰貪殘為良長者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至於民庶之有私藏非己所蓄則他人物若官物也惟人主不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食公食其用既從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聖賢之君罔或不勤武帝夜半而起日昃而食動亦至矣而國破身存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修政猶人理黃通察林狀事澤惟面而不氣然故枝葉末有害根本先撥矣倫聽生致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主弄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治功矣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三公爭官而心所信向惟桑羊一人舉優量免思誠呼應焉不異過也然則其為折賢疎率用強辯正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口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志餓形體清修寡欲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權下無學民與役無日矣

日帝起十一日黃泉國將家也人喜而止
測書固多就其而擇其得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帝講義不為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省僧等至手遊月心以境內晏然無所發興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王不以謙損心焉在乎其清心能令也魔障之說佛家者流以況異已不信之人豈真有是哉而武帝用之皆其子園於臣七日不火食猶強歌鼓琴樂丁人見曰夫子之道大哉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答然後見君子未嘗以相難為魔也曹公將見孟子變入止之孟子曰行止非人力能為者之不遇曹侯天也夫嘗以藏者為障也此君子處已處人之正道也豈異歸之比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給尹丹陽繼在江州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遣釋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後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修家政大壞之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為任起敬起孝熒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樂矣莫親於兄弟尚且言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焉呼武帝不妻保國重以簡賢能欲不亡不可得也
大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得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優晦之象若參言於職入斗之說而武帝不以為懼意既而卜堂主失那抑天

奈其鑒也夫上天鑒異自古善言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爲儆戒之符也觀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

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丙午夏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李玄操河南叛歸于魏誘魏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日告朱異異曰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憂然帝心未嘗不在伐魏自即位以來憂北師矣未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假如或夢以圖興入遂行譚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元

朱異又從君之夢以誦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

景遂以辛亥渡西魏方備禦東魏等數州之知聖辛亥縷四日豈暇定兩師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未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敵心故其能見也微自病迷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情懷變焉

西魏圖霸功不足以及過其所以有後者矣改過也凡握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非徒諫莫肯回心而卿也且若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散自以爲醜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斯德多矣易曰

先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丁命蕭淵明進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景持角東魏高品救彭城梁皇天賜淵明等皆爲東魏所禽上聞之

嘆曰吾得無復爲景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發梁朝其略云侯景堅手自爲義逆而偽朝幸災念義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爲也今乃披之以利器終恐尾人不掉狼

牙難馴不肖爲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

舍棄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亂起腹心終使剝離生於

建業藥鹿遊於楚蘇耳其後皆如斯言

政過者帝王之鑑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帝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遲如西晉乎又況杜弼檄文指陳闕失畢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若能虛其心平其氣反躬自責盡罷弊政修明軍紀選授將帥固長淮之險以取守江左雖侯景前驅高澄繼至猶

不足慮而曾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

不然何其遠也在易之復有象而後有教也其遠未遠而能復之善也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吉者也聖人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先悔者也以陰居若棋之然迷不復善又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爲復猶未知其如何況於迷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咎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

響可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爲功而釋氏之僧以懺悔爲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爲也如懺垢如磨玷如補壞闕如去疣疥昔時所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亡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

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罪亡矣明日

罪後日又識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感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為也雖執父執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為佛學未月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冤對其失彌速故其心遠不正而身遠不修此學者所宜深辨不可以惑焉者也

初歎臨死謂澄曰後景宗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昨汝所能望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量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奏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而數信知人矣而故不量之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季季世勳

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景其身無愛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享其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湯曰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召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問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焉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使紹宗世勳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遂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勳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謙莊老詹事何敬容進謂景曰西晉尚浮康使中原治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衛其為我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教蓋為大臣十餘年自武帝奉佛會身不替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傳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多成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執不可隱執於於是乎不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舊好臣亦不敢違先王諸人並當遣還歸明乃啓上上與奉臣議未昇以和為懷傳岐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討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為禍亂上厭用兵竟從景言

高澄雖美於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為鄰豈不賢於侯景遠甚哉常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大失矣然事無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

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魯鄭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傳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未昇甘言得以入之斯謂迷者若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景求和一旦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魏境動備師出遂取二十餘州梁主老耄既食且長盛時失策盡書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公丁有餘歲方壯德方新也美舜得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忌忽釋王賢人耳猶能克復侯景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心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契馮之日界何也秦佛以弱其心志茹諂以貳其氣體日

而不自覺也不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邊反以昭質王正德常懷恨由之
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制諸將正德
遣大和數十艘載言載救密以濟景景遂度宋不建強懷懼
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擊臣宋兵失職
之難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乃亂賊之賊也而梁武終
不悟焉使兵將榮祿之囚意久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
正明其罪於上熟之遠則則自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
當侯景叛國而榮祿約其情榮上拒之拒外則臣有不忠
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
也乃失身亡之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其尤朱异異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四九八 卷見十三 五十三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
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
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
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
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父之深矣其心既燕然後能行
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悔耶國家之敗
常必由之商之服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
盧杞楊國忠知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
不然夫惟剛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上帝既食團城日又說菜身終乃食雞子

時會飲實過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為民除患

以制禮焉一為費且二為害矣三為害

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銀可則止然為之教戒亦

其備潔淨之入罪罪之設則以時廢却胎之淫禁射伯則
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禁其燕食皆為之度數食于飲食
則雖強宋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殺通被
誅死之罪聖人之為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為者則
端教則雖臨臨脯臘之亦猶范金合土斷未治殺各盡
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為耕成輔相之道自
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
誤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
不教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功至於鳳凰儀為歌舞百靈咸
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為教謂大
豕牛羊皆吾猶世之相者養蠶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

五九八 卷見十三 五十三

心未必不非矣至齊周孔以為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
年慈愛獲歛必奉養宗廟實莫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
者國祚寧衰臣志子幸叛亂不悖壽考無期斯為顯矣乃
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
其父弟反其兄叔姪骨肉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產亦不
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
無生為至其教本為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
雅從事以及耆年猶不悟死生之理彼國父及養養餘齡
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易若耶切憐擇正道安處常理之
為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害也梁武行事殆天誅之使破
敗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且清姑昔行將自悔抑不
惟姑也親梁武本求向不知佛學之非又悔何

以自解焉則亦未如之何矣

上臺憤成疾而崩條景迎太子即位太子為咽流涕不敢出

太子有言賢者多國將曰子孫才族將大果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皆凶惡貪得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美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仲守夷平尚不足恃况國已僨安能復與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極慘景極之猶容來容以位為悅其識趣如此而景武以圖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給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蔡母子有為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為矣曾劉諸姚併命之不如何足悲耶

魏高祖為膳奴所殺

高祖身冒矢石辛勤戰戰為國澤為世子以冒已之故幾陷其父幾于馬禍其父自病遂若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澄不取先志靡為悖慢敗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太宗簡文

梁紀

其血六寸張嶠舉兵討景岳敗執之景岳其節欲生之嶠詞不從遂殺之

梁武非有義禮樂之化以固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嶠一書生尙專城之寄以不能斥叛朝廷為罪義必報况創行南面事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爾嶠無負乎書矣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岳連破江陵受湘東王綽節度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昔梁武帝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治僞景者當自為一軍勿有所屬選將練士出也嶺北外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舉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臣義士雲集景從下自必擒彭

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必遣使以陵少食節度心雖勤王亦類黨惡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一過以亦可惜哉在湯王營與湘東王綽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遣楊忠助之綽遣人說忠曰嘗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結盟而去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名者也湘東王魏助姪伐叔是矣已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父被國賊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救則管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

以爲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少負大罪人得而誅之而魏師不能舉罪致討亦可惜哉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相攻鄧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強致書於繹曰大時地利不如人和況乎手足實可相害今社稷危邪劉巨擘源者外難未除家禍仍構亡之道也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後景徽亂八月綸首被重害

命十一月景攻圍堂城久之而後綸軍始至討賊不力是時惟永安侯確守貞固用景忌而口之確不欲行綸欲救之比城益危安南侯駿謝綸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綸又不從迹此求綸其象父而憚意天父也且手足固重未切於君親弄父如仇則縱苟有於我哉方其西上次于

史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郢城正欲圖取相東故以正義辭甘而動之不虞繹之覺也爲子不道父屢赦之然無懷心又有東危懷降之意天假魏手戮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矣

東魏齊王高洋受禪即位自魏敬以來百官絕諫至是復給

之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皂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敘祿所以然者爲尚門地多貴子少兼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豈得皆貴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爲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又棄皆受賂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爲國者減省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道塗仰事俯育

皆懷愛勇無置之患則中人得保康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魏永川參閹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昔者相見必有名雖在野外食子與夫一飲一食之相遺問無不以詞重禮也而無禮則獲狸雞鷄之不如況於與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其平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言爲主執言者舉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莒楚使屈完之曰君處圯海寡人與荆海不遘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答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楚直而齊曲矣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諸盟漢三老董公有見乎此

史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南齊宇文泰十年交兵宋嘗有文告之辭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爲高洋怒而慕國則不患無名矣上相仗鉞大衆就行濟河而前進巡而退若有畏心不敢違武何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泰自裁君之人也泰度彼此尚高洋之問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泰有迎帝之忠而無裁君之事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詐不見不治苟得爲獲物之勢有行與舍也或曰泰若內藏則易若初不轉舉之爲善耶曰泰爲此固欲濟殷周之

景帝西攻巴陵獲太子大器以爲質及兵敗奔歸或勸太子北行太子曰國家赴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應遵左右吾今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涕下橫流即命前進

大器之言人子常道也然梁武義方不修正德綜綸等則有叛逆之心譚紀範等則無避難之意其父簡文爲賊所害不敢救而與之宴樂是兄弟父叔無足取義而大器孝敬雖誠蹈險不避其矢資之美如此儻非梁德告終必爲中興之元矣

景帝墓前光景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嚴雖居困厄而神貌怡然不墜平日及難顏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子宗廟非己職則靜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晚而心慮益昏在危迫中

或怒或嘆積憂病殆子無家城之樂簡文居意忍耻文處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臨難不知尋取廢殺之禍哀太子尚猶未也以有信據則欺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父而臨危復能固執孝之字與鋒鏑刃可無慄怵之色言行不違義命俱盡孝學皆備有不逮焉亦可以爲成人矣

景帝立豫章王棟大尉郭元建聞之自聚郡縣還謂景曰主上無恙失何爲廢之景曰主傳勸吾早除民臣以安天下元建曰換天子今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景以王儲謀主傳前後所陳多失而元建之一言向使侯景不篡帝位則其輔政以讓景而帝者及其道而斥之武帝既無聖孝太子不失臣節則不拜梁陳所以

取國不足過矣特有一早晚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從首臣賊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王偉說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王偉之言佐命叛通之常言也其所謂叛人者指何人歟使梁而無宗室肺腑猶有方岳外臣仗義而起豪傑之士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苻宏者何可絕也使其所爲而當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絕人心者其所以失人心歟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以終固天理也

景帝即位湘東王綽命王僧辯擊之陳霸先帥甲士三萬來會

蕭繹以弟子介弟提上流之重景雖係景攻破臺城幽死武帝因舉嗣主應通三代曾無申兵東向救急當念安守

集沈自圖靈鑒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辯諸人爲之用何也景既自立板心憤怒而邵陵鄧陽諸帥皆已奔敗綽若未亡未立正綽而僧辯又其司馬也使僧辯早有卓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計舉力自其職分無足怪者獨陳霸先景受節制爲可惜耳霸先征伐嶺南勦無過擊及出南江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辯諸人固可

援而敗也霸先智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謂同德于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石勒備有張翼符堅猶有王猛而霸先之謀主于時無聞焉如人心有九竅而蔽其半則其愚庸遠勝霸先矣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壘求之不得則歎然若郡守縣令
之物而求其印號也夫豈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得是
物而後為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桀文武受之
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壘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
詳矣曾不及壘獨秦漢大侵帝斯以壘為之文刻之美玉
兼稱皇帝以識節令自是而後始有壘書使秦書也而壘
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壘難矣秦而破之為宜
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
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壘亦一代所用
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
不當刻漢壘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壘而不必
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新也苟以為不然
曷不於三帝三王監之波世之壘以亂之壘者固矣
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壘如是之久耶

元帝 鐸

梁紀

錄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及
聞偉作赦文有湘東一目之句王大怒遂殺之

侯景叛亂為之書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
尤嚴於其黨若使人知賊亂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不
能自立則亂少則矣惟為之黨者眾是故禍亂滋熾而天
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
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踐諸市朝猶未
足謂也又以其所已敗其身是謂經書喜怒殺生

為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孽哉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
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自魏用崔暹傳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年矣亮在掌文時
已任典選而不敢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也高洋暴虐然
臨事明斷辛術得以通鑒者值高洋可行也夫傳年之法
國家與之所繫以高洋高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況明君
賢相而反不能乎

魏丞相泰嘗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昔以公為湯武今
乃不如桓文泰曰湯武安敢比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字文泰以伊周況已何言之無忌憚也夫伊周之為伊周
豈為官與職重人愛我為我其言之出於口行之發於身
者無非至理豈年服之後世未之此所以為伊周也苟有
一言不然一行不實則不足稱聖人矣

尹放太甲周公攝王政謂魯已廢主權權相輔豈非無忌
憚之為哉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
之為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鵠為
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席捲棄除揮手唯諾至
於事父事君必以聖人為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
學聖人而不至則亦必為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善入自
聖門見其姿容而希其步趨雖儼然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
道是猶西施里人之鑒者豈不可笑之甚哉

武陵王紀至西陵帝拔任約謝蒼仁於微使將兵拒紀
任謝二人皆使景出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既不能

殺反能任之不亦逆理乎己自失道與非其據屈心俊傑
合謀圖事與後之日猶未可其乃推心卅世與同患難欲
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還建康胡僧都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廣上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判州人不顧東還下亦以建康形
殘江陵全盛卒如僧都等議

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晉主之矣楚始受封漢江之國
後似賢能廣其土地奄旬陵蔡觀兵周疆下收江黃橫行
淮泗地方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傳於六百年而後滅其

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
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皆爲重鎮財賦兵
革當南朝之半故古之英雄皆爲用武之國雖曰地利

不如人和在德而不注險若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郭何
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宋廟基址皆在建康高
祖懷崩簡文結殯於建康奉陵集仰至痛之情甚除訪託

修乏事之祀若飛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
虞江陵金甌猶不得安妥而馳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舉不
著第欲使教有因以偷榮此爲道難使據百一山河

之勢有千八百諸侯之泰其爲人國取殆不旋踵又何江
陵建康之擇乎

魏主謀殺宇文泰謀泄泰復立齊王敏
宇文泰何以取勝於魏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見殺於
泰以謀除泰也泰據立人主身都特相焉日夕去而元烈
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服人心者書曰一人三失怨皆在

明不見是圖烈雖謀泄而死泰不知自反行有不得者而
又上及其君於是逆駕勳王之績不足以勝嚴君殺上之
罪曹高歡之不知也而乃羞比栢文人之能自治者鮮矣

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老子之言其害非若釋氏之甚也然并仁義捐禮樂以爲
道則其道亦不從事於務遠物離人趨于沖泊而生人之

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
師也過問也不及然則師愈賢乎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
之爲至德也民鮮能久矣老佛者皆昧夫中庸者也呼

庸則爲己爲人同歸於弊或問漢高皇治齊師蓋公其曰
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者事薄飲
撤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明黃老

者也其語卑參釋曰道貴清淨而氏自定此在老子書
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絕滅禮樂之意故曹參
於齊於漢務爲恬逸不擾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

傷寒未加之以教則三代之政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和之以教然後司牧之政成而
與矣此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况提拾其餘以爲玄

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民老靡靡
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曹尚足六然
方在漂漂阨阨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

知鑒也其亦黑蔽之極矣
魏遺子謹等入領
曲聲與又而君人之所得計冠報大國乎字文

宜矣然而不施文生之辭則以己有再赦之惡未出於正也曰惟千戈省厥躬使泰而省躬亦何敢於伐人使泰而無過雖平江南一字內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假一不幸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湯為匹夫報讎而無當於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粹正已而

城陷帝於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前卷皆有金白有金樓子書乃蕭世說所著其言雜出自氏小道其不述五經正理又尚自誇人謂人莫若也劉盛有云行則論諸考經一為足矣此猶為博而兼要者惟蕭然非屑卷之一言亦必保其社稷又何以十四萬卷為讀言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均是食也有以安身永年者有以生疾隱命者夫宜食之罪哉

梁為魏人所害魏人立樂生為魏王資以荆州之地是為梁中宗
與魏國繼世聖王之祿所以歸民心合天德者也梁為魏所滅書魏又自廣取士學士輩遺將出兵為蕭梁之援子為梁後而資之土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然似之而非也梁之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若親者有宋是為下者常輕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其死也不為首後而王齊第三人營已有恨心卷主畜時以待事變則非懸待也繹以資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所自起也而圖之資請放于魏以代其父而殺之則非賢子也此其微也固神機具于徐之可者而釁其

乎然則宇文立之良非善意直欲因蕭氏驕孤則弱而取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梁紀

初陳霸先王僧辯奉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于建康既而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王遣兵送淵明歸僧辯懼遂迎淵明即依以晉安王為太子陳霸先討之淵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即帝位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晉也其視江南猶外寄姑使為之主耳王僧辯執義不堅之人也事施東臨危而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處國輕搖易變如此安得不為人所取耶

僧辯霸先既生嫌隙會有晉齊師大舉至齊齊者僧辯先為備霸先因舉兵襲殺僧辯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

論也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既入淮僧辯未有所處凡齊諸星山逼石頭城分布諸將賊賊共勢身居前行親敗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既粗定僧辯居中出霸先也京口霸先取之之志萌矣會有晉齊師大舉至齊此乃霸先所為而僧辯不覺遂隨計中而史家以為非霸先之謫又一

僧辯也不然為霸先請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慶取之侯景而非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為此相謀不亦偉乎

觀宇文泰諷准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爵為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王非也曹魏後魏皆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固以王為卑虛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為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倣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覺稱天王之本矣夫宇文德雖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導仲尼之法天子稱天王臣下爵王等正名統實既無誇大之失而權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為借逼之勢者當亦少損矣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空弼為太傅大司徒虞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空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既遠文不足辯而泥其迹未免於有過況出入者最周公位冢宰為太師蓋其道隆播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攝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六卿皆統於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沒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氏因顧命之文謂果公獨司冢宰公獨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責惟均而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之制何所考徵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有不當備而備者其舛駁甚衆皆劉子歆私意所迷皇王大紀既已詳辯此不復云

王琳兵勢益衰表奉詔募敵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倚陳霸先宜不

必為人者也王琳本湘東主麾下義不事後梁則建康其於宜歸矣乃自強于兩間借勢于外境其能濟乎且琳之所以不歸建康者耻為霸先下也嘗能如是則堅其志畢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死於一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齊顯祖肆行狂暴倣宰相楊僧進扇

字有一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後來承誤矣之愈遠漢武臨廁見衛青廁者狹廩也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失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為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駕馭英雄莫不盡力若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間然有不服之心矣

齊裴謂之上書極諫顯祖謂楊僧曰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

欲陛下殺之以成名然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賢哉楊僧假小人之言成君子之事凡昏愚狃虐之君於諫己者莫不疑其要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揚于外加以無實之重清而謂之浮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僧欲救裴謂之以為是則不可以為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中其心之所憎乃必可免詭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齊主委政楊僧百廢修故時人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惜風表裴親為朝野所重亦屢危危及得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

高洋無道極矣得一楊僧為相雖縫其闕而臣較其安遂得沒于牖下相之為助其大如此使其卒通而廣之才

西并宇文南以介豈難也哉惜故大族遭屠禍故惟作一身及其貴顯細思必報大怨不酬蓋用心術之所致也夫報恩酬怨者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能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或復以爲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思者使害之小人也周官公議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昧過令自殺

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孔文舉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者非能圖報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道怨不易之道而護校險者顧謂不爲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穀中以害

純於常識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君子人可歟可思可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左右前後又豈皆不足疑忌無可怨疾者邪索魯之於齊約堅牢之於穆叔呂布之於董卓李緒兄之於堂叔山非所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爲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酒誦宋終歸於玉璫又豈獨孤情所爲乎此可爲情忌克克者之監矣

霸先以歐陽順擊善南主據以爲廣州刺史顧主據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凡人若鎮一方或有聲望高衆所服因而任之未有不成功者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素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微子放去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才惟已爲大

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貴以金策人主釋怨并取無所疑忌最以爲可民以爲便則用之矣或者偏心忌意記過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捨其所長應庸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殺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趙亦終不能有所爲人君器使彛才可不如此道乎周孝改惡晉公護專權李植孫植亦父居權要恐不爲護所害謀共廢之事世譏廢孝恐爲以陽公誅植等立齊都公統

孫葛孔明相蜀蜀如二君劉禪天下屬主猶知敬而聽之中外莫敢謀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辛巳四居近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先從字文護以專取嫌不知自取其爲臣之末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悖乎高歡相魏玄靜致恭惟謹事必奏聞猶未盡禮之過護及不如豈獨玄植孫植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爲後人所師宇文泰亦人其君動輒廢職實爲常不知其子從自及也求爲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所勸子弟克負況以廢慈道之取快目前而貽患身後中是以爲智乎

高祖 陳紀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于南郊丙子垂鍾山祠將常廟庚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陳高祖即位南郊祇見上帝矣祝考之廟猶未立也還臨梁武帝踐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安遠蓋猶祖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即位雖五日按行故事於觀闕前敎胡人拜伏而不以爲耻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

何爲也哉爲報歟爲折歟曰報者霸先自西江聲請許賊立項劉欽太位非以折而得也曰折者既稱爲天子矣又何折哉且天地神祇尚不可以非理而稽刑被枉骨又何能重霸先與邦固非愚主而且爲是獨度深室行之既久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身益可諫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多意其說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尊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惟章獻不與時俯仰而荀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爲同乎流俗令乎汙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齊以常山王頒歸尚書事除官者時諸廣謝其表王時曰愛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絕清談之序進後又列爲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天下之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人不自疑也其有以爵祿古私恩則不舉乎其人謝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謝固善雖謝庸何傷如其私也謝之文而有謝之之實則不若公而謝之德愈也禮權姦人欲遠朋比之迹凡除官者明絕其謝而微除之人皆腹心耳目手足也凡陳而中密形機而情親則諱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而計

謀進人主見其者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矣周太師謀廢政於周王範軍旅之事謹猶總之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有苗以天下與禹而禹征之則唐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爲諸副其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召畢相之召公乃俾仲相南宮

毛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居憂爲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然則人主可失此權乎蓋臣擅國夫有不兼掌兵權其弑父與君未有不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其免矣宇文弒周建六官護歸政猶總軍旅是又兼司

廟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爲政寬簡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官以取大位雖事國日遠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爲天下亦必求賢爲輔相以助己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趙趙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爲政寬簡此特爲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爲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齊顯祖肅誅諸元凡七百餘人元魏固多賢君主孝文帝初中土其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黜幾至於滅焉是何也自拓跋珪以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帝寬仁好儒樂業舊習然二十年間亦數大舉兵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

世祖文帝 陳紀

人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為蟻以殺為假天之所惡也天之
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
為子孫計不亦在乎故玩兵特武者難乎其有後或曰帝
王之肅自鮮克全以其奉養厚恭珍多為虛消息理所必
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聖人繼踵其無道
者一人其餘固不盡勤之選賢疏封為國格質其禮厚矣
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殺其族獨自經晉以
來乃肆其忌逐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
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輩蓋為置後使統承
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焉可以入理期也
周崔駰建議以為聖人公羊固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
威天下請稱皇帝周生授之

臨戲崔駰之議也夫聖人自與俗革因時變非聖人而或
治或革豈能得其術乎稱皇帝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
有餘主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理不可也孔子處魯自
世制為定法加天於王其義速備此乃有治有革無時而
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為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統
實猶穹然而覆名之曰天皇厥之古乎

齊顯祖殂
高洋無道比封為浮天知是妻其不喪曰此可見世宗道
微之極矣齊東昏之無道也蕭衍治之不待聖王有作也
自蕭衍而論德非勸武寧無口實之慙由東昏而言罪同
登辛豈免擅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脯下則當是時求
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凋薄耶何為浮洋肆

於民上縱其滯虐而皇天上帝無震怒之情也雖然由堯
至五代三千年間其為無道而幸免如高洋者有幾則政
教之綱亦大紊矣豈可恃哉

齊太子殷立事於常山王濟濟以清與其廣王湛地位
親通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筆自是詔數多
不關預主瑞謂演曰若使姓出鈞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數
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然情議出三王為刺史二王大
會百僚皆赴宴執而殺之

演與湛二公之所以處已處人皆有失而情終為君子是
以及禍演之失在於過聽王瑞而情之失在於謀出二王
雖然情為壯懷計乃公心而勝勸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
其失則同其所以害則異矣情情者古者親賢並用之義

與演同政國權散而不屬一人則演即勢能演為禍者害
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激之也若勝則直欲替演為孤孤之
事其情最重情之相齊王辱于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
首領以沒厥功矣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廢之可也執而
殺之是洋之不如也睹有愾於洋志不得逞而假手常山
致毒濟南真小人哉雖然成敗已矣而情終君子也

演謂王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何以處我瑞
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變闢天時非
後人理所及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妻太后為內主在昆季中文孝友有
令望而顯祖淫昏昏虐無思在人其子弱植此廢興之定
勢也而王瑞之言何其慘歟天時之無外即人理也人理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辨字文護使

耳不用吾言死其軍矣遂去不顧詔徙長廣王湛嗣位帝

然此書曰百年無非汝善處之勿教前人也。是日知。限不見太后山陵之推曰肅宗天性至孝而不知以不學之故也。

高祖諸子性演也。差賢事母孝於諸弟。使使。以不學少之。誠是言。肅宗終不見太后山陵之。則其不知忌諱。深演之心。亦以不得終事其母為數。其心。則孝而不純耳。此未可以不學斷也。

肅宗遣合至鄭湛。指其款。使所親詣。殯所發而視之。既。復命湛。喜。是。晉陽即位。改元。是為。世祖。象。弟也。日。欲殺。葬。不。不。不。一。於。親。愛。而。已。兄。人。弟。而。兄。又。無。見。教。之。意。則。當。如。何。得。遺。詔。而。不。信。關。之。

死而甚喜。是。心。積。慮。於。其。兄。之。死。也。久。矣。施。諸。常。人。尚。且。不。可。而。況。尊。則。君。也。親。則。兄。也。而。至。於。此。其。異。於。操。刃。而。就。能。幾。許。哉。繼。世。之。君。雖。逾。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君。也。故。不。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葬。喪。之。後。此。古。者。之。制。有。仁。有。義。中。禮。之。節。者。也。今。高。氏。兄。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逾。年。而。改。元。於。即。位。之。日。二。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于。我。乎。一。時。行。之。大。臣。不。規。月。諫。書。諸。吏。策。垂。之。後。世。而。其。心。積。慮。欲。其。兄。之。死。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

齊主馮通。昭信。字。后。曰。不。從。教。爾。手。后。從。之。既。而。有。王。紹。德。至。不。得。死。幅。曰。兄。豈。不。知。耶。腹。大。故。不。見。生。女。不。舉。齊。主。為。教。紹。德。后。大。哭。齊。主。深。悔。之。

漢投諸渠水良久。蘇。送。寺。為。尼。李。后。之。從。湛。不。遠。長。死。與。愛。其。處。也。備。使。知。義。則。義。重。於。死。死。又。何。難。兄。之。性。短。則。有。命。身。及。此。一。失。其。身。既。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有。甚。於。死。者。故。古。有。女。戒。為。師。傳。以。之。教。詔。而。賢。婦。未。有。不。知。經。旨。者。也。李。后。以。嬖。為。叔。所。侵。凌。後。事。之。師。也。居。其。位。尊。其。事。不。知。古。有。明。詔。躬。臨。指。軍。如。出。一。軌。可。數。也。哉。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子謹為三老周主至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老拜升席南面惠而坐周主親袒劉鞍跪設饌豆食畢北面而訪道謹起曰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虛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勿必貴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止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願分傳教失言行者身之基大子之過人莫不知願陛下下嚙之清主將拜受言謹各拜禮成而出

惠老之言古先哲主成己致治之要道也魯王大夫既知古史觀之世五六十其更治亂事物之變亦又多矣其志守堅定血氣向衰亦不礙於利欲矣故王有將求多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大臣左右為未足也而又養老以求之然三代而後家數主五百年行饋餉之禮者不越數義而有言如干護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難行之事也且希闕如此其好名慕古以贊一時觀聽而為之則未有真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齊待中和王開義謂百端書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為政必土

史 280-153

竟舜紂竟復何異陛下又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
敵千年齊王太悅自是數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

和上開所以語齊王者蓋臣之所同也顧本意不言而士

開言之耳凡大義邪發獨國命必先盡其君之心君之心

誠盡矣然後惟我所欲爲雖易其耳目而不知盡心之術

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盡爲其盡人

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欲以暇豫歡賞出則豐以金帛

恐其居處無所爲也則欲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

所厭也則新以陳池臺榭之觀此在盡術中最高切身而

必中有也人君有一于此則昏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

矣故忠於老者惟遠欲般樂之爲戒太師周公其人也作

無逸告成王言及般樂之艱小人之勞文王不遑暇食而

身歿

纘商受嗣于酒德而亡丁寧反覆其言以成王不得違欲

般樂爲戒思所以附益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爲歟我而

士開爲齊壽施文慶廣齊爲揚國忠之徒以功名始終無

隕自沈族之禍矣

齊殺樂陵王百年時曰虹園日再事又橫貴而不達赤星見

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學非易非難命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其知也

不易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者其衆其知之

也不易易乎不知者固衆人所同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

必知也然則如之何亦義之與比而已曰虹園日赤星見

是時天下四分不知誰實當之殺王自以爲憂也憂亦修

德而殺猶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

者猶不爲況不可殺而殺無罪乎高湛不知宋景公意

帝之得失使百年殛醢陸夫以身率人人猶有不化不行

諸身而望人從己此時猶逞力者之同弊也晏太后戒蕭

宗曰勿殺濟南而蕭宗殺之當不爲其子計復以勿殺百

年之世相彼亦不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晉公護之母在齊公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周共擊

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齊突厥爲怨不得已焚二十萬人

齊公護與其母而未有禮齊則當謝突厥之兵乃違心

而行以二十萬衆大賂于敵幾何其不費人之國耶或曰

頃刻已解公曰日漢而從而行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

劇項爭天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棄之宇文弼

唐相攻則見矣此宋設使周主偃東山之惡而金護將護

惜當有辭况初護無大勢遠觀免從人爲不得

之舉且師之老壯在而直護理重而義饒其能濟耶

上不據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吳安成王頊侍疾太子柔弱

憂之謂頊曰吾欲得公伯之事頃頃泣而辭上謂仲舉曰

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武穆教法卿等宜遵此

意矣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當自踐安成王介弟之尊早

爲周且廢古之事戶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吳輔政

司馬氏曰孔吳安成心住決仕權之計以世祖之言爲不

誠則當如齊卿面辨非爲廷舉以絕觀瞻者之心以爲戒耶

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朱宣上美焉宗無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納

何於君之存則逆釋其傾以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源之為難耳故受遺輔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殷不使蔡景繁猶未可知耳豈其人之哉或曰當世祖命項及到仲舉孔奭之時宜可以對曰事君有死而無隱存存小事猶不可不盡況投受之際存亡所係而敢避賢意之憎厭諷隨之論乎則當對之曰太子柔弱慈親所系中外大知臣等奉承詔命敢不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解如何處如此世祖必疑而復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教則晉即詔旨所云封儲君以大國而廢弑之禍豈易方是時孔程政已久權勢隆重如雲集乘益之事故為空言如荀鹿義之志死亦無補故權其重而不失於義請立長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陳紀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項地望權多為朝野所屬心思之謀出項子外為項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與師知同謀事未發項誣以謀反死獄

劉師知出安成王于外此圖計也夫亦何罪乃誣奏而殺之韓子高與師知同謀而未舉項乃誣奏而殺之方世祖以太伯之事命項也項涕泗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殺戮忠良雖得篡變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天之報之如此可不悲哉

周子謹奏謹獻高位置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

商鞅在秦使多力者餘衆撈才者傍卑一物不具則不敢出士謹在周朝秦所從不過二三驛一介無恨高位俱重而所為不同何也何謹之憂道坦坦而鞅之多畏也謹無

怨於人而鞅者怨之所集也或以能任怨為賢曰人之所不敢為則所不肯為我皆為之怨者必眾我之為是者為國事也則謂不怨實則人怨事權則人怨憐則人怨唯眾則人怨為己而不恤人則人怨若夫不貪利不事權與人同欲不以己私而用刑神劫之也則人何怨之有故三帝之臣無任怨者帝之怨謂不稱平親也三王之臣無任怨者周公之怨謂不稱平君也長怨也自銀自文之謂非憐於秦怨之此也金利事權憐眾為己以刑辟劫之致天下怨於秦則一切不歸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言

高宗皇帝上項

陳紀

齊太尉劉劭司空劉劭定遠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一珠簾贈定遠曰請貴戚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謹以為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主太后亦泣問計士開曰正演戲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為青州刺史獄入諫遇害士開復為左僕射定遠歸其所遺加以珍寶

齊定遠欲去和士開曰為其妻貪諸媚以亂政也方且逐之而愛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罪人之賂也則何以治士開笑曰為利昏則幾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為定遠也亦

百姓樂其為賓服職魏浩如深山大澤人不知其
動而感之所謂感應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
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殷鑒之時齊之小人交亂而外
視下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為在其能實世道微賢
人君子以簡易之道行正大之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貴
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之者寡不悅
之者衆而和厚感應之人往往久於柄任至有謂其能吸
離三斗然後可以為相者世傳其說謂情然也嗚呼安得
伊尹傳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為之執鞭說
周晉公護問度季才曰此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
政請老則季期頤之壽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所知護沈吟
久之曰本志如此但辭未獲耳

字文護官專位重榮祿燕極無以加矣問天道於度季才
者又有慕逆之辭也一之為甚于再矣護雖秉大權而
無次立之勢既就三君又屢殺近臣持此能令者鮮矣若
從季才忠計猶可以後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
喪能無王莽之及乎

周主既誅晉公護始親朝政遷奉公意為家宰實奪之權謂
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宋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受命會公復
執大權豈有天子而制於人哉卿付齊公曰輔以正通勸以
義若輔雖我君目悅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於文舉以白憲
憲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若道和意上人疑則百姓感故伊尹稱湯曰大哉王言一
哉王心王者之心因言以喻如六覆日照鴻鴻

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之生皆以君心蔽暗多
疑喜猜於親族臣鄰勢行形迫平時有過失會多不治或
反以張之也及大器將成我親其所傷必多矣會雖多
裁制滿迎立周子周子今日孤始願不以此嫌又此庸非
我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役君神之所福也諸大夫曰敢不
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其控制強狗範一許言而
意六七變抑揚開闢達而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
帝所以誦聚文惠顯素公靈若明白無慮亦其次矣
齊桓張勢傾朝野則光矣見報驚小人務提獎求娶
光女不許報得齊光共為謠言曰齊王孫之
辭律明月能為齊矣相則未也方是時齊王孫提獎娶祖

張之使齊亂齊重非為上用提獎懲殺乃其職矣不能明
告於君則諸人送國之罪放流提獎而以空言騷罵大將
何謂若君力不足則提獎而王孫或免於禍而
光之智量不及此其及也宜矣

中書侍郎李德林書請併郎頤之推同判館事
李德林頤之推在齊稱賢者也其文學而質其行謹難
乎免於君子之責矣而歸德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
人之相也李頤之子儻有異識必不踐貴任況有過進所
引拔乎時事雖難操容身無依即死義之懷豈見乎此
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弗自盡乎觀遠臣以自見上自
若榮事之主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未嘗一日也

又恐不由其遺謂此類也

齊祖班頓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黜諸官臺小爲
政治之本陸令資藉提舉等共諸之出班爲地州刺史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君而不正不可以帥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宰相師長百僚尊不及君而觀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爲其
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控勸于下足以禁其口而不
足以服其心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故曰達以正可以
正邦也祖班盜竊職汗因爲民父結官婢乃至宰相立
身如此而欲收人才黜發寵辱治道其猶倣畫景於曲表
挹清流於濁源飛廉而崇忠嘉李歷而諸仁義無此理矣
李訓鄭注王伍叔文皆祖班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

其才辯喜其敏能而付以國政嗚呼殆哉

齊蘭陵武王長恭笑而勇以却山之捷威名大盛氣于敵之
爲蘭陵陳曲肱主忌之長恭廢務聚飲所親射相顧問之
曰王非以却山之捷欲自耀乎是過惕而速之也長恭涕泣
問計相顧曰王威聲大重宜爲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
言未能退矣主就殺之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所難處
也以事昏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常如之何厲疾
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也不無宮室屏牆之壯無
爪牙馬仗之衛貴而降富而貧遠不爲疎邇不爲戚謝絕
賓客門庭蕭條其庶幾乎射相顧劍劍之退職長恭尚且
逐回未決則策之進乎相顧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

而作非見幾之君子時克爾哉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甚重之雕與寵何洪
珍相結得提舉長恭等之洪珍爲雕爲侍中大行委信
雕欲立效義恩謀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輩有驕
縱之巨獸替惟惟以澄清爲已任長驚驚諷以謀反幾之
執理侍人主儒臣之至類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君德數
宣往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大於是乎然人臣不能自進
必有舉而薦之者不可不憚也輔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
人主好學也虛心而從善鍾子思子亦將怫然而起矣
有一不然君子不屑就也今張雕侍讀教君義熱師矣其
合與不合視道之從違可也乃交結驕人欲行其志遠則
不擇難避難避之訓近則不戒商君景監之事其意必曰
姑與之合少假無傷也而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
良之馬志凌過之駿棄不禽之獲志不得就用須厥難
求哉雕之爲儒矣

周文王后姜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
自親朝養康之禮畢雖有與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
固請依禮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備者晉武既爲數世
所感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
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
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
喪類出遊幸無門廷之寇與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爲者

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驕成之也使高祖至心
知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表三年不
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蕭沙門道士令還俗

物壞則中書不巧則書生人少則貪欲繁氣衰則邪淫入
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戮於是反
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時君世主聞欲擾而開之
然嗜好有偏執此抑彼是猶吹波助瀾風生嘯故不旋
踵而繁復作又甚於前焉魏祖祖黜佛善矣而信冠禪之
唐武宗黜佛善矣而信趙歸真此一道主荒虛誕妄為禪
宗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安能毀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
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為亦不能絕而又復也曰欲養人者

必焚山澤驅虎豹放虫蛇而後人得其養養安身者必固
元氣去毒氣消陰惡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除儒
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
此關知也重以嗣子狂昏不遵先志使美行善政既行而
沮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齊東州刺史南陽王綽性殘虐嘗見婦人抱子奔以綽婦
人號哭綽怒佛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鑒至行在開在州何事
最學對曰取蠶於蠶置狙其中齊主即命索蠶一斗置漆斛
使人裸臥以為樂樂由是綽大有寵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奉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以愛養
斯民使免於夷狄禽獸之害而已甘若成湯與唐伯同為
諸侯葛伯一餽餉童子湯為其與師收租之訾索家相

變以其為匹夫匹婦復離也而湯之王業用此而成然則
天下之大情可見矣孟子曰獸也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乃率獸而食人是曰為獸也高綽不仁至此而高綽觀龍
任焉蓋不待門那那韓良韓將提提之徒濁亂政事也有
王者作乎民伐罪自婦嬰載斯可矣

陝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三百首詔褒之
作為奇巧以湯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
當詰責桃根實難不式刑其首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
也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不無慈心姑
以姑料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寄款其君終將納之唐
明皇先儉後奢兩倖臣以所獻精美益其效也
周主自將伐齊

禮在喪祭外事雖金華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
可者則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斬然在長經之中而徐
爽並東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華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
取其整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若是何也則避之寇侵逼既
急于是而曰吾服喪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為孝乎
故禮設金華無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則不
備貪利而動志哀即我斯乃不孝之大者人徒見
金華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不可之理是以多
春秋備書為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周主宴羣臣王軌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晉見姑堅有反相
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
宇文贇不才非特諸臣知之周高祖亦知之矣若為國家

遠慮以大業付諸王憲豈遠乎乎高祖雖數聞東官於籍
臣實私發所奉意草在其子惟恐他人得之也不知唐
虞爲天下擇人尚付諸異姓東官既才不才又勿弱有
垂亡之勢矣焉若授之齊王之爲愈乎其諸王執天命云
者拒諫拂然之意乎乎亦蔽矣

周克齊齊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旦
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交兵乃常
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孝子之事親以父母悅懌爲得故本之以深愛達之以和
氣承之以愉色要之以悅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求所
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太孝至於底厥而成矣資
於事父以事君是合乎曰父子以義爲君臣以義爲

事

卷之三

卷之三

於義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順事親與所以
撫事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諫有讒有箴有勸戒德義
不修則言之政事不審則言之有姓不安則言之冠蓋呼
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川崩竭則言之水旱饑凶
則言之賊兵失土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徵則
言之凡此皆所以從勤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競
就樂業日懷一日然後爲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
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事齊馬陽文
武之所共由而親契畢伊說且召罪之所以忠於所事者
也今得提臺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
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爲樂勿憂邊鄙而緯信其言
亦復酣飲鼓琴登月度曲號無愁天子自一時觀之信足

樂矣俄而險阻不守師徒潰敗身爲俘囚繼以誅戮前日
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學不可勝任是則我情憂懼乃
所以爲樂而充樂縱恣乃所以爲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
提臺高阿那肱樂風雲壤曾何足言熱世之君子以容
悅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臺那肱而不自知也故
因列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仁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齊主敗走提臺降周周主以提臺爲宜州刺史詔諸齊臣
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提臺達其君於提臺主齊之臣也周高祖雖言其罪狀
而致諸提臺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殺之且以官
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賢不堅惡惡不著急於近利而疎
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敬忠明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既執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
絕而孟子曰伐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南
之垂亡飛廉奔奄安則達君危則逃難舍又助紂紂其道
播故周公克奄亟戰飛廉而微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
殷後其禮賢安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
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故當夫
次之時不能爲揚庭之事曰小人之不可盡去亦務爲中道
可爾是不明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夫之義以決盡陰素爲
光而復之義以君子朋來爲吉豈曰小人之不可盡去乎如
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齊之舉十六相
當舉其八而去四凶當去其二以是爲中不亦賊道乎然
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之者則富

其罪斯已矣張慙之困苦之如晉之於欒也獨下
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豈與戰防風放驩些誅飛

日而語焉

齊主禪位於太子恒恒生八年參贊齊主為太上皇帝

其哉萬緣小入之心假齊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
五世宗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
痛之詔諸姦倭之臣盡改前惡用賢修政與百姓共
我照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而改天意矣

安事無事則押昵羣小恣為淫樂濫墮危急則披甲
身道進而以危邦墜業付諸積弱欲叨傳禪之美而
浴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于
周理則宜矣

四十八

齊見齊書

主本

齊

齊主皇太后妃勿主登背溺於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
生致齊主啓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淪留自寬周師奄至禽
之

國亡君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然扶社
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導不危亡其情不可恕故耳
高阿那肱等長驅猛擊三入者均亂臣也而高阿那肱
身為宰相以君誦敎罪不止於死惜乎周祖之見之也
慕容仁叛就既獲就先為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殺仁
周公用刑不疑是矣高相何昧於此耶他日勸
後周者皆其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周制唐人以上作聽衣綢繡綢絲布圓綵紗綳綳
之

民之貧者而修費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官吏貪則
貪好用兵則民貧夫作樂則民貧隋時多則民貧俗好奢
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喪
葬三也盛賓宴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奢
矣亦可以富民矣兼大四者各為之制便上下有增多寡
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教化之
本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五十四

主本

諸史管見卷第五

高宗宣帝下

陳紀

上聞周滅齊當先徐充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明徹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發奔速略老失事也摩訶失色而退由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曹孟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為氣使矣曹孟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為物移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泯沒者衆也而況於介冑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預覆矣在易之謙曰發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勝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之盛也者蓋謙也者蓋恭以存其位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之為其謙不足觀故晉主變漢

度

度

度

馮異蜀趙雲之捷戰勝文敗波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飲則微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宏非若力之難強而多也焉雖量有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而無敵惟我所敵也知此學者雖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矜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既克荆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又况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而後懷髮仍戴為四脚

君子大復古事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義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本而車戰法亡開叶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發之權廢從事戰馬而轡戰之儀絕參以

胡服而冕戴不復用尚以孟按而蓋席不復席大抵視便利為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當帝所開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數之其哉以周家制論事論之此後世中情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肩袷其服戎冠各有宜妙儀既行諸冠由此漸廢而用漆為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為六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章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至於纓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為之從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

治天下莫大於禮樂莫明於服冕其重於冠必於蓋蓋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冕哉

周宣帝忌服主寬教也

信之難立也久矣耳目之間所死深悲之者一事也言之託以勿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嘗廢其芳於馬戲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瑱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權大權而無逼上之勢臨大刑而無歸己之念非暗者孰能之文字愈少負今問躬抱持略戰伐有功事君謹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憲韓氏之仰自逆高祖既牽於立子之愛舍慮而與實矣使慮有自取心違泰讓示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可以於者錄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

于時有盡忠竭節之言是故舉以周旋不肯墜去若憲者其賢矣哉世衰道微人懷其情詐誅猜貳以相傾奪至於刑牲歃血指天誓曰降命亡氏申因盟約猶不能踐也而憲以一言自許之成矢死邦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賢益足以見賢之無道矣

周主之為太子多失德王軌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即位關卿譖曰我脚杖與誰所為也譖以執告年文孝伯因言軌有廢立之謀執遂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告遂殺孝伯

昏王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親膺禪命之重則果乎外臣矣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而死當欲教齊王憲之時可以力爭事而不從死之義也既已失之及當欲殺焉

九軌之時必可以力爭事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此二者咸有失焉於殺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陳思所以自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贊成之將以自免也曾不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情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武開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以周室貴爵君子謂聖人以天自處也若周皇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制教稱天教杖稱天杖豈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早之謂也苟即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美德愧亮非

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王繫主於天使稱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與周官所情者蓋有覆情之名也孔子所云者尚明無私之理也名不可假而理乃可則是理也叙之為五典秩之為五禮量之為五服用之為五刑使周室能盡此理予以稱天王何歎之有惟不悞乎理也怒父杖已恨其死既而五典亡矣居喪逾年即忘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已下常懷桀桀而五服用矣更為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物猶有不逮顧且以天自名非所當言而言宜其羞而不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為天下者務實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周肅宗李德林曰經國重器然其於名實必不得辭德林自謂以死奉公

李德林字士謀在當時少比諸裴然不知節義故其所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朝則從之如水之處擊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竊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殺三易沒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惟有所不命令無不承方之圭端以順為正者猶不逮焉以去自將文學及貴也人反以為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為賤終見斥逐

東名傳非陳裴恩也德林招之者有素矣
則勸周主殺李氏李德林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
若不至不殺此由是德林位不逼
江蘇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朱齊梁說者謂其平國
不以此致也德林而後其子孫皆得待之甚仁而其國

亦不承何也曰此服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體五臟六腑賴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大豈為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元首在身而肘腋可弄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眾政備善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多號或慮慶則備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願請除宇文氏非惟迎逢脩主忘克之心亦實開前世弊風以為故常耳李德林正言而不見信者國移君廢已無伏即死難之義而欲全彼破亡之宗宜隋主之忍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斥之云者猶晉廢重國張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傳天下無功無德特以送相相傳蓋蓋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一焉一曰隋文以書生治國而自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隋以蘇威為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於稅法頗重既而嘆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象賢之謂也父祖既賢子孫克繼為國者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為國者惟恐其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為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於是矣自熙寧革祖宗五世之政為開禧後之事以失民心其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於此後紹

聖學觀治政父之罪導達孝之文宋三年胡慶範開兩宮比侍中涼書奏南此不合其治亂之政最為著明而紹述之實堅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弼謂予曰元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人主不得行祖考之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眾矣而未有深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憂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致邦此類是矣夫自蘇軾劉業統統以聖學承天下之統既已泯冷其有可損益更張者不過太平日久秦檜頑梗有司之罪耳以漸去之其弊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易以從己學此元臣故老為國深慮者安得可強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變五朝之政則以為可於前朝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為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立國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條甲之為美也豈不悖哉夫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弼之譏予者乃在戎馬生郊之後其心亦猶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己為便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蓋有既哉悲夫

隋主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為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其卑平民慕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情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朝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象十有三章蔽斑幅寫衡統統統以

其度操率轉輸廣濟繼以昭其數威嚴專書禮與一
然後人王之勢隆非廣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章仲為
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
難卒為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官閭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
無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矣

隋獨於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高宗隋
主其寵憚之每臨朝后輒入贊進至閑乃止俟退朝則同反
燕寢

婦人有好勢位者漢和帝是也有好財賄者後唐劉氏是
也有好淫佚者魏之明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
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趣知之不必
待擯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禍甚其帝臨朝則方

華而進使帝與同反燕寢他日帝有為入主不得自由
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
財賄之欲淫佚之過禍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失其失德
莫大焉隋豈以是子妬忌之為害豈小也哉

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治總像於是民間佛
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曰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為此
矣所為如是者將以徵福而輒與果之禍不待其子孫
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日聞未遠之監也而又陣其悍
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崇奉之事未若廣其書之為
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尼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
多流布讀之者眾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

浸若洪水之懷襲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為莫大
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編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
猶固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
且將有餘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
志上親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后來救又斫之
乳極自後翼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為後世法堯舜禹湯為君之法也舜
禹伊周為臣之法也仲尼為師之法也顏回為弟子之法
也堯禹文王為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為世子之法也太子
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書其重焉武
王為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

也王朝之仁人節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
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譽有酒色怡適之過逸樂
遊田之從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不得而何有
於代殷投其風行草履勢若建瓴孟津三誓牧野一言
所能載蓋有以先之非一日之積矣陳叔寶之在春官也
憂近小人飲酒無度朋黨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
大寶而為人所輕悔有云矣誰一萌觀觀傾奪之心而況
於兄弟乎是故方執大義猶未即位叔陵之刀發乎哀次
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特叔陵凶悖之罪哉太子有以
取之矣故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召公誨武王之美
曰惟冒丕單稱德為世子者成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為
之哉

長城公

陳紀

上則感當飲自慶引羣臣後樂賦詩既醉召尚書毛喜下時
小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乃陽爲心疾而出上
醒亦悔召之乃出喜爲永嘉內史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陳叔寶爲太子無
德既無其父矣又遭非竟尤得不死能悉其故而克懷
厥心力務自修補補前行之愆以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
其社稷而有其主字乃於重服之中置酒宴樂愴疾正士
孟近愴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意樂其所以亡者則何
不亡國敗家之有此初政也而陳之不爲陳不待下位而
決矣

隋主以季穆効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員令
雖有罪者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文以李穆爲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期之今天市巷之人屠沽之賤孰有人人謀逆者舍曰謀逆亦未必人人有百死罪者正使市巷屠沽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與之比等何足爲上公乎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罪而稱爲君子者穆果有識量當受此詔受而不辭是將以百死罪自爲矣隋文之所以歎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身於是矣矣矣

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
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薛稷主以其疏頒示四方
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聲韻四六本於辭賦而不逮
賦又遠矣自荀宋妙不創為駢文而論騷君子猶不

焉。鵲鳥有言是長楊五柞之流乎。則其笑而每下者。便可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惟務摘求對偶。一韻望奇。二字競巧。編綴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子弟師長。則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爲此。則不足以收聲名。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臺背。猶拘之不如也。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之大壞。其害寧小。哉。然隋文不學。欲離欲覽。羣而不得其道。以李諤初奏。放失四方之文。何所據哉。我天理有中正無性。不然爲文者。觀則失之。輕浮質則近於儉。俗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爲文。則下治道所實也。今隨命公私。書皆實錄。將有不得妄言者矣。又豈道論乎。

上惡聞過失者有禍矣孔聖曰君文飾稱譏諷矣由是言聽

季子之德也。之德也。辨人。公。易。濕。於。君。公。故。春。故。爲。事。
去。雖。神。祀。若。則。辨。所。以。廣。慈。愛。也。然。則。孔。範。食。豕。今。乎。
甘。食。者。有。德。而。其。過。失。也。嘗。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
則。不。稱。有。德。而。其。之。情。不。惟。稱。君。之。心。乃。有。賊。賊。之。竟。
焉。是。慶。君。之。深。而。出。君。之。至。矣。不。數。也。以。非。爲。是。以。惡。爲。
善。後。氏。居。安。於。失。道。而。無。天。於。人。怨。之。廣。是。君。之。大。賊。國。
之。巨。寇。竟。得。與。稱。其。詳。過。者。比。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
心。而。發。德。脛。聞。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指。言。然。不。能。掩。
萬。世。公。議。然。則。君。臣。各。亂。相。爲。誹。說。亦。徒。然。而已。矣。或。曰。
成。王。命。君。陳。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此。諫。此。獻。
皆。我。后。之。德。也。不。數。於。德。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域。

而倚重君陳猶借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未免於濫讀書者以意通志可也

隋虞文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閭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胥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擠于溝壑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又復給散艱阻往往監臨督吏相與侵沒其意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

之人耳縣邑鄉遠之遠者安能林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合之虞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診卹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可次不可收獲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動嚴之事輔以揀養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善乎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
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鷹旗法駕象冕鎮圭千乘萬騎清道而行以對越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實勤於行此惟嫌遊獵會是好干以見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則不近狎暱以百姓則不卹而卹大馬是寶屋左轟出寧

入蹕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言小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其收實之謂乎

具與童華好學為儒又朝廷以燕樂無改明號排訖之於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苟可否之義焉比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死之可以為仁河治異姓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損於智孔子曰直哉史魚無道則可奉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諫諫去就之法也
其華忠矣然官非諫諫職非御史危言觸上以禍卒鉞而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死此則雖死於直

言安得續治之像
立始安王源太子瑛瑛志操容止儼然寺求嘗見其喜愠帝嘗行幸洛陽張貴妃尊後信之政后潛然未嘗忌怨身居後宮數陳諫爭帝致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內助得人後曰有憂則家國無破亡之道沈后儉約不忍疾能規諍諫也陳深德懷有忌操喜愠不形賢太子也而不救陳亡何也叔實驕淫言游再戮言言倏倏在朝百度盡廢亡形已決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一時妻子雖賢持土以塞孟津上何德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改民怨民至卑也而不可改其怨連年之水旱成歲之叛賊乎可支也至於天怒而不覺民怨而不知則其亡也忽焉
山摧上崩而已矣

齊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獲彼何為者耶孔範曰王氣在天聖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帝以為然故不為備敵酒自若

人勝險則畫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與人與險均則長江峻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金城湯池與江原廣野等耳故侯景雖無能勝曹氏父子任約徐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望之魏盛時乃或終身遊江而不得渡或談笑倏忽而濟師使天聖一也特有人則喻無人則夷閩方侯景之破梁也蕭氏雖拔臺觀荒涼湘東諸臣如胡僧祐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奮發又傳數世是三氣未嘗盡也特有人則王無人則衰爾

上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連二年正月日食後一年五月日食則收實所宜警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服天命也皆有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敢厥德乃早墜厥命是年十二月公江蘇成各已告恩而陳之君以王氣自居其臣以天數足將豈不閱月身為囚虜不脩人事而但言天時與地利者耶此可以得師矣

隋高祖先入建康直入廣令留張羅華頌曰太公蒙面以斬

但已今豈可留
太公斬姬已事不經見而於傳有之姬已見寵於君非由心而不能無險破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矜惡則其罪亦來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眾共拜何

至蒙面而後謀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悅其色有不忍之心抑情而行法量天賢之所為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辨

高祖

隋紀

帝命高祖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頌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至是欲賞之或說頌曰今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懷憤且公有若虛行頌入言乃止

人之心難平其仁也高祖對平陳之問歸功於賀若弼於仁矣而信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掩己又何不仁也勉為謙抑不能久假而還歸之功名不終置無因而然哉

然哉

帝命孔範王瑳王褒等議平陳之策以江表為關府儀

同三司

孔範等所謂狎客亡陳之臣也帝既知之當戮于江南乃可謝吳越之人舒百越之怨然其說又謂諸將連刑賞而義不類矣江總身為宰相不說政務惟以賄請飲酒陪從邪瞻蓋孔範僕父之徒妻子不殺仲尼所葬者也乃寵以尊位還以厚祿是謂臣早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

世基字士文及之徒豈無所規微而然哉

鄭譯請以雅樂韶舞弘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自負宿儒忍不達譯等請為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治治和雅甚與我心合因奏上用黃鍾一言不假餘皆帝悅從之

音五簡而律呂十有一猶十二支而配十二所以應之
窮也律呂陰陽也關一則不和矣宮爲君商爲臣
物爲事羽爲物金獨奏黃鐘而不用餘音其有君而無臣
臣民無事無物其爲君也不亦允乎何足怪人也陸渾周
宣王后者隋文其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其能保其主猜
防忌克之微而專廢禮樂者其能保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
使音樂盡廢而世無所及者其能保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
有國之大事也王莽篡漢其能保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
論有符籙則語人曰有符籙則必謂其已者竟
不能養三代之正而後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重於成
敗而論人重於德操雅淡必近古矣而爲蘇威
父子之論及太常卿及實之論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
哀多悲傷而不節是而爲言動而使情文以正音不
可復得矣以樂爲事者必不爲流俗所惑也矣雖然實常
知樂之重而不知樂之道也知樂之道則其將死實
以其身後之好樂者使傳子後而以其樂爲事無愛
傳易其悅然知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猜忌不悅學既任實數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
而令左右親以外有小過突加以重罪每於殿庭捶殺入
隋文帝家子其不悅學而直數國耳然古之名將悅學而
不喜殺者亦衆矣隋文太實其能重以聚法是以知日
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哉孰能放乎知道明理以行
心雖不事文法其行事固不違文法也惟以文法爲用

而不知道理尚慘刻意寬恕乃一獄吏耳爲天子而以獄
吏自爲天下其後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賈人
君澤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便儂駘腐之小夫建祿不求
豈偶然哉
楊素用兵多權謀每戰每勝雖敵戰求人過矣而斬之多
者百餘人少者四五十人流血滿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
令一二百人殺敵隨陳不能稍陳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
百人後進逼依向將士戰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稱爲名將
伐讎前此諸君雖殺敵於大用也雖未得過未除暴未滅
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可爲法先
殺吾人而使之戮力於我後將三令五申之曰必不用
命子則有無餘刑之則殺戮必以警懼之未必能行之
正如楊素所爲慘毒不道自天而動越備必羞之況隨信
乎信驅市人而戰背水之戰則帥士卒置之死地存與俱
存亡與俱亡固不以無備備之者盡殺戮而用之也況素
抑曲定續智精於計者乎楊素之殺戮過濫蓋謂之使乃
殘忍如此而後成明稱爲名將亦甚矣
國子博士何妥與左僕射蘇威等議事積不相能敏子藥爲
太子舍人藥安請藥各有所持國子僕署其同司藥者主
以九安惡遂奏藥與羅更部出書威部中薛道衡共爲朋
黨威出免官等除名各士從者自餘人自周宣以來選無清
濁又惟與道衡共事始顯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論以至得
罪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安蘇樂讓樂律而盧僧靜道衡別流
品又帝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然樂律抑重實崇而仲
己學則何惟平安之排己而自作也樂雖不如實崇之精
深而並用殺律猶未若其之甚矣至於甄別流品乃整齊
之要務君子所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要之信
則以獨用黃鍾之調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
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安有小人得君之折也人君之甚惡
若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奸朋黨妄言而賢人君子
罷明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親外疎實朋黨者人
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備旱荒糴糠上流涕自念為之
不御酒肉者殆將一其親即其親也

聖人仁覆天下所施極於博施濟濟於病蠲瘡氣寒育無
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為老幼手足老幼以及人之老幼
民亦咸被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餘其濟有方所不
仁之人其親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
漠然而已隋文聞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
一暮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愛民
而外為文具今日下寬郵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
者貪虐倍克以奉交征之意自知也豈不遠矣大有開乎
其哉開皇寬惠之俗也宜哉

齊州刺史盧思恭民饑開其除倉穀貸身不用皇太子言其
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人吾不至此然皆反覆手也
隋文之初假黃鉞節度外也引自武王上盧黃鉞

之東宮召公卿謂曰求富貴者且相從往往偶語有去就
貴戚兵而士殺遂莫敢動至東宮門者不納貴戚之門開
得入貴戚並次相宿衛故隋文之憂鄭譯劉弘鷹之功
為大若至接則效忠才以度季才則談天子內李德林則
奉命丁已然莫若三人經營富貴之多也夫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善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陰懷忿而具本
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消則操縱寡義
爭先相附者為能夫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身身顯
義不預是事者為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憂
死劉防極刑亦可為傾覆輕薄威常為新者之深監也
相州刺史盧思恭奏文布命於朝堂

以華侈湧上心人臣之災難也當治其人以為餘猶
有不戒者今禁禁貨物而關曉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
者又何刑罰之不類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為
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生靈意所以謂聖王垂後可以
訓儆示陰而效貢之人其心亦何是聖王出於此人將鏡
見其微不從令而從德日所獻必有其焉而人主之心
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故曰表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為
要也

帝嘗東巡欲於月殺人大理少卿趙遵華曰奉夏之月天地
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殺殺帝曰六月豈無雷電我則天而
行制不可有

天大而行人君之道見舜禹湯文武之盛由此而已隋又
刑言大哉王言也則其事則非也德文者以要賞法言夏

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盡
下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北之類乃則天之通也
兩儀猶人君之惠澤也當寬猶人君之號令也生於萬物
之時固有當變而當變未嘗教物隨文取則當變而東怒
發人其運天多矣情乎變之不以是對也或問雷發何
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
亦宜明其理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象數開闢之所為
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星瑞所謂運轉石斧也
火報切說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
出則奮發而為雷霆雖人後起不能易其性聲陽也光
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發而雷出之勢也雷發小則
震亦發小雷也大則震亦發大震雷發至則必有雨震而
不雷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
世人所得雷者皆何物也曰此猶星瑞而為石也本乎天
者氣而形於地者物也則形氣相感而不離然也曰雷之
破山填海猶人君之何物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
也氣鬱而地方動金應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
也曰電之閃爍猶如金應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
也惟光爾通鑒鑒察則如是不當雷發之際而在同雲之
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怪
偽誕之說而然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秦王使在并州者後越度空治官軍多內寵其地作
瓜中進毒由是得獲衛還之以使秦絕免官賜作
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勝云此上曰我是五

之公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典於求庶所犯即有贖於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
之子固異乎臣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不必犯有司而
刑之隱不與國人應兄弟也其有死罪則斃于甸人而
不律諸市朝亦為之素服若外不離藥為骨肉之親也是
故觀母之憂事則知父之憂子矣隋文又以法律從事無義
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王後好奢而慢字非大罪也
王在所罰者一不從則責其傳再不從則削其祿三不從
而後可免其官官有素不訓戒遽加重罰使罪有大於好
本處字又將何加以惡觀之隋文怒俊特不在是正以俊
有變安孽子為事所毒此猶秦后所深惡者宜隋文之目
之也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顯曰若重取後者恐東宮衛衛太
弱上作色曰我有出入故衛衛須勇毅太子統德東宮何須
壯士此極難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舊舊太子娶太子
女故上以此言敬之
隋文為帝王高顯為宰相而皆不學此傳說所謂非所聞
者宜其親大事而謀於理也東主為太子嗣位之時太保
召公命仲相南宮毛及齊俊呂叔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往
造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太保置其矣不為之選擇端良
師傳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其此禍亂之本也頭
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強卒不監文帝以
周鼎之懷而為東宮論宿衛人父子之間情
立自處君臣之際猶如填塞空而信不信而

破廢黜自取之也

牛以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慎重所進用

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乃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務求德行以濟世務是以鼎而支奔轅以驥而守門戶執主佩王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敗國殄民者事由是言矣夫莫難得乎民之敬其其李衡子欲致此而其道無由也問於孔子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民敬矣示以孝慈則民忠矣舉善者以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凡開爲政見於論語所載孔子一以躬行身率誨之而六及政刑法令之具而貴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遍世務固使人尚推樸取實

三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以從故哉深思其故而考其事則知世之爲善爲貴要功生事上達君惡下爲民黨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士也牛弘之智不必及此然當是時隋文以吏道爲君正才能觀驚之時而弘所見乃爾草單且其所用德行之人又多稱職亦可信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爲貴矣又况能廣求賢人舉而加諸一任使表率能者其效爲如何或曰孔子歎才難而今不以才爲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爲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人之道者也而有才而不爲善猶駿足之馬而駭輿之駕是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者然後無失自信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亦不足觀也下驕不吝有德爲然有才而不爲不善非

博學不能也然小人性性有才而不知修德之方者其德而短於才者固小人之所鄙矣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此此治亂之分也

秦之代魏上與數聲而止侯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及矣何用碑爲侯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其妻曰秦稱漢之榮如子榮卿后子彈皆隨母廢今秦主三子母皆有罪不令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爲廢主

其矣隋文之不仁也秦王俊奢靡之過亦實著常態未足深罪正在所訓數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恩視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己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愚弄恩義如此率天下而路也何以使其子相友愛而生慈慈哉史書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並記吾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書也有等可紀自然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依且鄙也漢梁姬子榮卿后子彈未嘗隨母廢母爲帝后則子爲皇太子母爲王后則子爲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嗣哉羣臣希旨妄奏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爲世失夫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去今故孔氏三出表而其下爲後自若此家法也母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使國官爲喪主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傳而隋文行之此特七什慘刻傷文之所爲耳

文至百官中太子曹勇張樂受質上怒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而諸子而諸方苛政正矣朝賀事非典則且悲傳聞

有天下國家者莫先乎定禮制隨夫建國至是二十年乃不為更定宮室行儀式太子稱過人之資每於禮差不知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以明乃遽下詔責驟加削損自生變險為讒賊之招開覆亡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義理豈非後世之戒哉

史多內寵獨狐后不平晉王廣知之猶自矯飾惟與蕭皇后頗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雖如僕亦稱廣仁孝上幸其第廣屏匿美姬惟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改用廉素故絕樂器之絃不妄墜埃上以為不好聲色還宮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無所不見又見於無形如此斯可以為天下上矣古人有云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為藩居九重高而疎也雖聰明而不敢自以為聰明方且正心誠意備天之理而等視聽於正直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下之事萬物之微無不昭晰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為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衆謀故為人所欺而罔覺竟為大妻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子欺之莫信於大臣而大臣欺之譬如蠶蠶之人受玩股掌之上下亦可以之其哉父子雖異宮陳既維殊情然子生慈母而殺之待雖而匿之於然竹而掩之而已皆不解知焉則朝廷之弊之外又安得而知之且昏蒙障塞一至於此雖使聖學周創元良之地亦不免又况愚者哉

今舍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韋鼎曰我諸兄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弟景愛者當貴多非臣所知也此輩曰卿不顧言耶

莫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貌莫定於父之統君之貳象尚何問其嗣否未之嘗言也而有此意焉彼姦人桀黠固已深探其意而逢迎之况發問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云執狐疑之心者求遠賊之口隋文猜阻已萌故獨狐后之謬期行于內來和韋鼎揚素表元胄之誣開行于外公卿近臣固不謀士獨元是楊孝政二人以為不可亦安能救市虎之眾哉地必卑然而後水潦聚眾必壅滯而後瘡疽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皇帝自為耳

五史列傳相傳謂長和去國之廣父悅然為之憂約約以自素素本無憚曰吾嘗恐不以此類後素乃為素起時素料蓋亦知素與陳然武夫有間矣雖有殊功素上宰相君所信固太子廢立係其一重耳若素大義聞之說素時素雖載學文述歸諸司健屬獨獨治請正典刑上舉而太子安邦本定藩王親親之禍息大臣臣輔之功著豈不笑哉萬分一有不如不濟正諫而死亦無愧矣乃載於朝議顧私而動既亡人國又殄其宗嗟夫素所謂智不及此者非不能及於愚也乃不能及於吾耳豈非人臣之大戒哉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遣素金使督廢之行李薦縣小人之事或以于進或以免禍變亂黑白移易

是罪非古有天下亂家自所弊惡爲其來流至於敗君而
害國也故受朕之罪有至死而不赦者則未聞爲人之母
妬其子之有妾惡毒憒然如非此出而納賂於權臣徒說
其君而厭黜之者妬心一發若烹罔之火不可撲滅其烈
如此夫虎豹食人而不食其子人莫不愛其子也而婦人
尤甚於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而或猶稱獨孤后爲賢
能故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

陳其事於虜虜上天誅邪大惡又在楊者一石六而一
和從其說謂玄象久見者蓋自前也猶比殺戮於當道之
堂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察理理如此何以克
享太平

御製宣旨稱治至十月丁丑猶十有四日雖事已危殆尚
可進見而綱亦無所陳論及諸后已廢唐都已諫乃始稱
太子之資才列二人之邪語以於廢立夫何益矣原綱之
生非智之不及也將不勇決而已

十一月戊子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囚勇於東宮付厲掌

異莫其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
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夫關方輿盡震也地者子道
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
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為厚載不寧將
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蓋諸奏言而隋
文信以為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具湯搖陞恆而隋文浸

如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

子誠以罪廢屏之速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之是第四其
兄也弟而可以因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病上臺
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遺腹心入侍而大禍發與蓋
自文帝召之矣故曰其難由於若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而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
曰異日必為偉器見如晦曰君有應舉之才必任陳梁之
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望高顯在當時為第一流
既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再進歸學醞醞之鋒自餘無聞
矣然一出之人如一世之物各足以周一世之用故蘇之
空青玉札寶之金珠象犀木之榱桷豫章夫嘗聞前八期

費而後代無有也人材首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
則秀氣亦安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求耳
大唐開基以至太平房杜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已登
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為斯二人者亦豈肯擇光錫米碌碌
下僚而不獲聞達哉後之人君讀史至此當起汲汲求賢
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為我用而猶不以為懷是則
永世永年之道也

太史公云秦孝公時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
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
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
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
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悅於是改元仁壽以
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廢程課

道德備者寡聞規諫內不足者甘受倭人夫倭人之為諂
言也稱其所無者食則譽其廉汙則誇其潔慷慨則謂之
嚴斷奇察則謂之詳明而不足者以不足為歉也是以

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景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
然後能辨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日一周天其度三百有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二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
以死生星辰之隨天而推止皆當與日同其聚刻則四時
寒暑皆不當序而造化之功紊矣生故君子有言凡人居
爵職之內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在照臨之下而不
識日月之所以為日月豈強之民何責焉學者如是其關
大矣又況於人君乎令也為人所欺如沈潛者中不覺其

耳故學者人君之急務也

柳述尚公主爲兵部尚書怙寵使氣帝問韋雲起外間不便事雲起曰柳述驕傲未嘗經事徒以主婿逐居要職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後有詔內外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韋雲起議論柳述而述舉爲所知其誠心服義歟未可知也其矯情要譽歟未可知也然聞過被劾而能不忿不怨稱而達之知出於誠心可不謂之賢矣乎如出矯情可不謂之勉於善乎是皆可師也

獨孤皇后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歟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脯鮓置竹簞中以饋閉口收殮葬而納之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五

世無安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利而行之者斯可矣世無利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勉強而行之者斯可矣勉強之行若矯若偽是固輕薄子之所譏議諷矣以爲禹行舜邁者然其譏諷諷諷亦未可全非以世有其人如隋煬帝是也故夫君子小人之辨矯情飾貌而趨向在善謂之勉強而行者矯情飾貌而趨向在惡此乃少正印之徒聖人之所必誅而不赦豈得與勉強爲善者雷同而論哉煬帝深知父母恩克茹室有成心易欺罔也故匿姬妾殺無子去聲樂尚儉素以中母意而傾東宮則又造孝思爲哀感盛擗踊假嬰戚以中父意而固其任而隋文一不能禁也嗚呼知人實難魏曰愛子以帝乙之賢尚蔽於紂辛而况隋文又何哀矣夫惟帝堯心如明堯廷臣以啓明堯丹朱而堯以

置訟知其惡天無私覆日無私照其爲世帝王之法歟

梁毗爲西華州刺史嘗美官長皆以金多者爲蔽後連相攻奪毗患之後因詰實長以金遺毗毗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一無所受於是聲美感悟遂不相攻讐

黃金天下之寶人所欲也盜賊則攫之貪夫則藏之夷狄則爭之介人則遠之豪士則散之仁人君子所不欲存焉梁毗者其張奐之流歟知廉清之可以服食爭也一無所受而諭以怨隙之所由起不獨言教且以身率難夷狄尚且感悟而攻擊以消泥於昭儉德以昭臨百官其効當如何彼斯室之權武陟王之篋畜之無厭祇以賈死亦獨何哉而以富不可忽誨人也

王通詣關廟六年十二策上不用經歸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五

伊至於湯無素也慮其三聘然後萌瞻然之心伯夷太公於文王非相通也聞其養老然後有歸乎之歎孔明之於先主殊平生也蒙其狂駕然後起感激之意所謂待時而動樂則行之大人之事也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與之言皆不足以爲智將何處乎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也通識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抑亦異乎不召之臣矣且隋主以篡奪得國而君臣之義盡爲其所銷制而夫婦之道乖以讓三廢東宮而父子之恩滅此三者爲天下平甘受和白受求信之人可以學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乎于時賊嗣胎禍

四海之勢駭駭潰敗而通方談太平之策豈直不能見幾
蓋亦不能睹形殆類一腐儒耳是何也此爲儒而道
之蔽也或謂自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知道之儒有幾人
曰難言也然則所謂道德義之修飾行之高則多有矣蓋
道體臻其精奧言之而當行之而允非得其傳者孰能
此姑列其降者苟況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章臺吳亮
也正而失之駁舒也粹而失之泥雄也潛而失之懦通也
發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董子有云爲人君父而不
知春秋則讓後賊不能見也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守經遠變不能處也必陷誅死之罪又曰仁人
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之格言也
而其事君則納忠行己則守禮表章經術而黜滅邪說其
功不在孟子之下此董子之善行也韓子有三亮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此韓子之要語也而其事君則直言守道則不惑力排釋
老以扶皇極其功亦可亞於仲舒此韓子之勤力也故董
氏韓氏比之三子爲又賢焉荀卿尊仲尼而非子思賢子
弓而毀孟軻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正而駁數子垂用心
於內其思深沈凡所立言依微大訓而奔賢之際詭譎苟
容非潛而懦歟文中子讀書議道躬耕自娛累樹不起而
於隋文說非所說於述經作非所作非駁而隨駁而三子
立言可爲法於後世者益又鮮矣此五人者皆希真深淵
不甘於弟子之列者也而成就止此况訓詁箋注之流乎

以爲學之不易爲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技也射之爲事
未藝也而有無敵與敵者王於劍輪則義操舟之工刻楮
刺之鎗事之巧累凡升竿小唱優術之習是皆有道德之
意我之旨及其精能之則則疑於不可思慮而況人之
所以爲人有大於此者乎心氏知之故有量以治身士直
以爲人之說而其所謂真者未免一曲之蔽也佛氏知之
故有不立文字指心見性之傳而其所謂性者未免背理
之失也雖然其指之有故言之成理得其宗者方且師
表一世輕賤儒術自以爲爲之所在而業儒之士平日事
精乎詞數刻字早詞數刻字而傳識爲淹諺以辨析同異
爲詳審或臨機應變之至殊或考據國方物之名數是
皆足以爲己發聞以識之者何所藏欲自得之者
何所得行藏有是者何所卷而懷之者何所懷感而迷
通何以爲懷然則易經雖無異何以見文王之學則意塞
而美通言舉而難對六經雖無異數拜於海者氏之前面壁
灰心身若槁木之技以攻其所謂一超頓悟者沒世窮生
泊然兀然竟亦無得也然則至此曾不如向之工巧技藝
而造其妙者而不懷感而來其故乎子雲諸人亦可謂豪
傑自立者矣其於孟子之義未能窺其說而齊其說又況於
孔氏乎後世固多學前代之學者其立行來和之稱子思
明動變化之識孟子不可知之之聖豈徒爲空言而然不
可至乎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不在於求仁而得仁乎亦信
子雲諸人未嘗從事於斯乎亦知孟子之後復有得其傳
者乎夫口耳章句紙上語何足以入德乎歸而求之有餘

師又何必舍中國而從夷狄之教乎

上寢疾於仁壽宮楊素柳述元巖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
大寶殿太子慮上不諱預預防擬奉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
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見而大恚陳太人為太
子所逼夫人拒之上恚其神色有異夫人告曰太子無禮上
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
兒述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詔楊素走白太子太
子矯詔執述巖發獄追東宮兵貼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聽
宇文述節度令右監子張衡入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候
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隋文於故太子勇廢疑之極故常言自仁壽宮還京師如
入敵國他日又言畏其加害如防大敵然勇實無是也未

主卷五

卷五

三

楊

嘗如元凶劬之饗衛士未嘗如宋友珪之結統軍太素東
宮纔得取火槐木數千而已而以今將被廢勇不能自伸
也卒之追宮中帖禁衛盡出後宮獨留心服侍疾而帝暴
崩者乃獨孤后所謂大孝愛之晉王而隋文信之立以為
嗣者也莫親乎父子莫近乎父子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
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殺殺之禍亦可為臆牡雞之
最勿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達事會此子載
一時也則當白帝併召楊素楊廣入閣當帝前質問陳天
人明正其罪降詔廢廣就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
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
矣乃出閣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禍福為揭述巖竟有
餘責矣故曰知幾其神乎間不容髮之時應而不失其知

幾乎

教堂讀史卷第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見卷第十六

煬帝

隋紀

漢王諒爲并州總管高祖遣帝以高祖璽書榜之先高祖與諒約若璽書召汝勅字樣別加一點又發書與諒諒知有變遂反從諒者十九州王頊說諒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諒不能用言楊素及將諒之

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陳勝吳廣誅秦起道兵有名矣而然鳴魚書乃行詐焉沈收之表繫爲宋討賊事不許矣而煬帝是助乃無名焉隋文之前雖官省事秘而史已載不當時中外頗有異論諒獨不聞耶借曰未審而所被璽書不如高祖私約即可用此聲問大行發疾要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頊長驅深入之策既近京師則國憂情實理必彰露天不其戴死生以之豈不忠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爲是舉兵是詐也詐而無名是自爲逆也而可乎

諒兵敗請降除名爲民竟以幽死坐死從者二十餘萬家臣而在遠不敢取刻忘君必有大威不違願之心然後爲忠而況子乎雖爾身于外安得頃刻忘父必有食坐見於羹櫛之念然後爲孝隋文五子自去其三獨漢王諒最寵愛上不豫凡五十日自井至雖非有甚遽入奉起居可也既不能然請問溺故以兵從之可也楊素出拒是爲逆當聲言其罪吾士氣自振師直而壯矣有知不勝赴敵而死可以見先帝於地下人子之道亦無負焉既失上策又忽室計兵敗窮蹙乃至請降死於讎賊之手亡節名義一

何所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初高祖與獨孤后無異生之子嘗曰前世猶庶分爭或至

國朕五子同母豈有此憂耶又憫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

王分據大鎮及其晚節公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

終

司馬氏曰辛伯有言內寵並后外寵並政嬖子配嫡大都耦

國亂之本也高祖從知嫡庶之多系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執

鉤位過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者諸辛伯之言得其一

而失其三乎

仲尼聖父也伯魚賢子也以聖父教賢子其言曰汝爲周

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二南德正盛而面而立耳夫周南直

關雎召南有鵲巢皆言后妃夫人佐助君子之道有男女

則有天婦自生人以來誰獨不然何待明於二南而後無

面牆之譏乎君子之學也抑足於周南召南而已乎曰此

聖哲之格音天地之常經人道所由立者以淺近而論則

失之矣失之職莫大乎刑寡婦之德莫盛乎不妬開離之

詩專言后妃不妬忌之美也次之以樛木申之以蠡斯重

之以桃夭而終之以召南之小星三南之詩二十有五其

笑居夫人之不妬忌者居五之一焉其化之應則又有兄

其弟言鸞之趾標有梅鵲巢之篇其意以謂王后不妬忌

於上國君夫人不妬忌於下不獨王與諸侯子孫衆多天

下化之婦人皆樂有子矣夫樂有子則無間於彼我是爲

人匹婦亦有賁行也人治如此則陰陽得其道理而天地

之和應之麟出于郊庶類蕃殖遠近咸茂豈豕之獨亦不

可勝用而王道成矣後世於五經蓋亦謂管經聖人手不
得不讀其讀之也口誦吟而心不信以爲古今異使陳迹
難遵故平城之圍非舜千所能下亂秦之緒非結繩所能
理后妃一人修德於閨闈矣與之間而使天下化之人人
無妬忌之行至於鳥獸若草木皆豈不大有遷庭乎夫經
所明者理也史所紀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諸理則
若影響之應形聲有不可訛者矣隋文爲獨孤后所制拔
謀哀誓碑而箕之蓋穿手刃宮嬪帝不能正於是無異生
之子而同母玉男觀以常情不慮事變則庶孽窺觀之患
誠無自而生矣獨孤氏不勝媚嫉既禁切其夫又憾恨其
子勇也鍾中人之才而大惡不彰特以寵近一媚誕有稍
衆譏言罔極遂見廢黜而多欲淫惡之人矯情飾貌誘取
信愛傾奪宗嗣堂堂大隋全撫四海美狄賈服宇內晏如
曾不十年盜賊充斥獨夫授首而祚祀圯矣方隋之盛也
郡縣民力上服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王薄竇建德高士
達爲倡而山東盡爲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衆十數萬而
加多者垂五十黨以郡縣及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七
年間蓋千戈雲集狼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內盜悉平
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興典養休息至高宗永
徽三年天下樂業生計一冊矣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
八十萬然則隋會之隋氏極盛之民離亂離之後十存一
能二三皆起於獨孤氏無開離之德廢長少少而其禍至
此然後知古詩垂訓之義至深至遠不可以爲空言而足
信也是故澄山與夏任如造周易纂乾坤詩自一南而凡

欲以天下拔薛舉降二女觀其刑家既嬖乎虞則舜之德
能化人也審矣是故恃強怙大縱情性暴威武聖而歸斷
則一人喪元憾忿洩怒則百城流血視弄賢才猶弄昇斗
土視視殺骨肉猶殺雀鼠鷄豚其酷誅凶德天下莫敢當
也而大欲所牽一入婦人掌握不啻如馴馬在御進退疾
徐惟六學之聽向之雄強悍桀於人者了無所施反以
須其身害于家而凶于國是故聖王之道必先誠意正心
以自治其身正然後能齊其家其家理然後能治其國事
若緩而致遠行若迂而勢順及其治定功成能保中國爲
一人而天下爲一家兵燹刑措如唐虞之時成康之世者
豈數我焉司馬氏獨以大都耦國斷隋之所以亡曾不知
內寵獨孤外寵楊素父子奪嫡乃隋之所以亡若若素王
俊蜀王秀未嘗舉事先被廢斥漢王諱雖已起兵尋即擢
敗大都耦國豈能爲隋膏肓之疾歟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湖北有龍鱗渠綠渠傳十六院
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久彫落則剪絳爲花實綴於枝
條色淪則曳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絳爲荷葉葉葉東
興遊幸則去水而布之
聖人之養民也於民之所不能用者猶藏成相勸之使咸
得與所知罔咎未非舟楫舟曰弓矢官室權桿之類至於
治麻絲爲酒醴和金石草木以成湯劑救瘥札皆是也則
未有棄大用歸於無用者也民之大用莫大於衣食是故
天子親耕供粢盛率天下之農祇正后親蠶爲祭服率天
下之婦功二帝三王以來莫不然其不可緩而重之如此

庶有瘳乎

帝頗惜名器

帝

帝

今乃取綢繡綬帛以被升木爲美觀加之沈染工技之費而歸於無用其比之暴殄天物者厥罪均矣臨川有言人主役使舉動費而不爲侈毀綵製花是亦役使舉動爲大費也得不謂之侈乎一婦不織天下或受之寒賸家凡幾宮宮凡幾樹苑中之沼凡幾所以新易弊爲之不窮則一歲之中用綠置可計而天下之寒者數矣自隋歷唐以至於今五百年不聞造花以被升木矣而綠花之習猶在也通四海九州而會之則於宮樹苑沼相去幾何又有廢金爲服飾裏偶像者卒伍之妻商賈之妾僞優之人釋老之官莫不誇多鬬靡雖有大禁而莫之行也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必欲惟土物愛不作無益華薄從忠儉者爲儉者當自官其始而必行其禁

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素獲疾帝恒恐其不死

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曰我豈湏更活耶

楊素廢更官賜蜀王秀會漢王諒以扶楊帝前後三被賞賜通受帛一萬一千段綉羅千匹妓妾二十人及金寶車馬之屬方其未得此也楊氏資產已不可勝會儉拔各數千人然則三賜雖多於繼富也亦何有而實爲上宰辭祿大國亦無以復加借曰吾不爲是始爲自安之計耶而前則見疏於文外優崇而實奪之權後則見忌於楊示殊禮而恐其不死素也素榮兩朝受祿而君心不遠寧病不敢赤端端然首領是眞自伐而死然則向之所爲無乃徒費耶不爲是而死豈不忠且榮耶不爲是未必有禍豈不賢且安耶是故君子莫大乎由義以聽命以義有不和利而不肯由以命有難知而不肯聽其爲小人也無所不至矣

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

帝

帝

帝

食者人生之至惠饑饉者天時之大變也故保氏之道莫先乎足食錄以此戒十二牧箕子以此告周武王孔子以此答子貢語子張孟子以此過齊景公滕梁之君而王制以制國用視豐耗量入爲出必使有九年之蓄其先務豫備如此然則隋帝之積粟其多至於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履其無取矣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素其序然後治效立焉楊素子內勳武子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足以及實滿甕然則雖倉充粟盈足爲重飭多藏之罪耳故武王伐紂散財發粟而鹿臺鉅橋不能與殷周同隋氏洛口正此類耳

問劉焯曰今令史百倍於周何也焯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案府之使實目而已
今之文雖稍慮覆舊軍追證百年舊案事故改弊職此之
由弘曰魏廢之時今吏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
往者州置置紀綱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則官長自辟
今小大悉由吏部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劉炫之答牛弘者是矣而未盡也其不敢正言耶夫今吏
數多而不遑寧處者良由隋文之治皆吏道也繁文有覆
治之虛難案有追證之庸官盡爲餘曹官悉循例則探
必歸於今史而簿書日多簿書既多則令吏勢必加衆欲
其簡省從容何可得也然後知隋文勤勞時令以衡石程
書者大抵法令文案而已此乃老胥猾吏用以困眩官長
者而以人主之重自弊精神其末流如牛弘所問固宜也

古之聖王不敢逸遂自致其勤者豈爲是哉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徹百工使無惰渥而後即安則又有
賢后妃鵲鳴徹戒或中夜以思坐以待旦而行之若區區
公以又案爲訓典以法律爲詩書則自宰相而下擇吏胥
爲之足矣又何必求賢乎故人主之勤一也國或以興亦
或必知勤而不知所當勤能知所當勤而勤之其興
隆孰禦焉

帝妙天下散學高頗諫不聽退告人曰周天元好學而亡安
可復爾爲人所奉帝以類誹謗朝政誅之
隋氏諸大臣無出萬頃者矣恨頗所以廢廢與得之月卡
善也論知已而能相用孰如文論憾已而不足事孰如世
文帝尚且不能久愛中道而變乃仕於賊子之朝又誰

論薛禮樂是也發其伯儀而速其見殺也隋煬無道極矣
然方之高洋慘酷則少賤焉爲類者當文帝廢斥爲民之
後不復再起自放於幽閨寂寞之鄉耕田鑿井以供租賦
而待天年其或可免乎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聖賢之
監古慮今欲君臣之間全其終始如此獨獨不此之慮耶
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其被末爲襄州總管帝召之道衡上
高祖文皇帝頌上不悅會議斬今久不決道衡曰高祖不死
今汝當久帝怒曰汝德誠耶軒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
無君之心罪名雖似隱昧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去逆如
體本心遂殺之

薛道衡有才學之名而無義理之識方隋之廢太子時道
衡以樞要近臣不能諫爭親宣詔旨成君之惡矣煬主召
之蓋以報德也道衡豈不知文帝崩殂之故而稱美先德
於賊子之前將以警之耶抑以愧之耶以二事核之於義
理皆無所合其學不足稱矣裴蘊所謂意爲悖逆者腹誅
之餘論也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裴蘊乃能隔皮肉
骨血見人順逆之情煬主又稱其妙體本心吁亦異哉推
所憎惡與所忌疾指其心曰爾將爲逆爾將爲逆然則誰
不可殺者此與商紂約比干以腹七竅也幾希矣或曰是
薛良主人難任人說者曰王任也任猶好也婦人之姓莫
能知其爲男爲女也小人懷其情實而不可知者似爲異
以克舜昆而難之太亦非妙體本心之謂乎曰此臨川王
氏之說也先儒尚訓故自孔氏以至王與任皆爲傳承上文

而言之曰巧言令色其佞云爾此則有可指證以爲明者若探其情實曰甲盜也刑之乙盜也官之是竟與盜賊同一制刑而張湯裴蘊所建乃卑簡作主穆王訓夏之閼曲孔子曰不逆詐不信其於宰我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知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探人情實而治之法予以知臨川王氏之爲亦說也然則春秋推見至隱者非歟曰是爲亂臣賊子有其事而避其迹及以歸諸人者故發其藏蓋而斷其意實以困無罪之人哉帝欲大營分陽官御史大夫張禹諫曰比年勞役過多百姓疲弊猶如抑損帝其不平衛又語人曰薛道衡真爲枉死帝怒除名爲民

後衛以州司馬爲督主廣置軍宗之策不過欲大富貴於

晉主爲太子時耳然五六年間自右庶子纔得爲御史大

夫即被黜削放還田里留才及州司馬之爲安也富貴之

顧初不滿嘗而惡逆之罪一通于夫方以百姓廢弊爲言

夫百姓疲弊比之王室亂亡孰重又以薛道衡之死爲枉

夫道衡之枉比之文帝暴崩孰輕小人冒昧近利復危蹈

險以邀幸於一時裁其君父既從之矣又欲以忠言正說

取名於外救凶反覆豈不可疾之甚哉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勅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

里不得更分死者什一二

甚哉笑才難得而凡馬之數也未自在都至涿郡隨舟徒

行自東而極北越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其於有司

逐逐而不去以至死士者予以見些三千餘人皆志難免殞之流耳豈以重錢諸百姓之上處于庶務之間次如其不免於瘴曠之負也故善爲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皆減省吏員而賢才足擇惟恐其難於上聞也專顧已私者不爲官擇人仕者數倍於負關以收其牽累昂然見頭角者則銷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己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所故更代往往恣睢鬼蜮之流而天下之禍亂旋矣道士浦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命錄金丹帝爲之作黃陽觀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六年丹不成帝怒之

隋場在位十三年未嘗有一事偶合於善者獨刺潘誕爲差勝然役數千人者凡六年其發民費財豈可算其則雖能誅之亦未足以償所失之然也凡方士罔不爲大言以

要人或引其期或廣其說或求所難得或邀所不可從蓋

不如是不足以神其術而處其身蓋有錄丹者云凡此

皆竊丹惟得藥極之所變而非炎煉之真乃可於是出擇

錄擇最善者如新然束之旬月由焚三千匹亦不聞其有

成也故夫求長生廢金丹自秦以來千五百年未有一人

住世而不死者亦可監矣

帝大舉伐高麗左衛將軍蘇鐵柱請爲先鋒請其子曰吾衛

國思公爲死日遂戰死

麥將軍之死勢未至於必死之地也而慷慨赴敵易食其

死何也謂高麗不可破乎謂隋場不足事乎見天下特亂

不忍蹈之手抑亦如伏波馬革裹尸之志乎詳味其人

其後策耳場主殺父殺兄棄親百姓而爲之伯

草野更則事矣不亦傷乎然則既已在行如之何而可
曰勿請為先鋒隨殺進上全軍而反七日勿復為將可也
諸將之東帝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
朕意欲輕兵掩襲非大軍行法當分軍為三道有所攻擊必
三道相知毋得獨進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

煬帝素以狡猾詐偽為心術今傾國征伐亦不能勉布忠
信又飾詞號令以濟其姦蓋自即位之後未嘗臨戎至是
始身督諸軍遂發進止節屢皆自出機倖克捷則大告
武成而將帥不足言矣心實為功名而太言以反之此
與所謂朕與文王高選亦為天子同一意趣者也前此
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
厥來獻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得者而煬帝能之所

謂天助不善非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
說客於彼七國有推敢幽蘇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
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兵威無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况
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屢於後然後逆賊之
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禮部尚書楊玄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遂謀
作亂帝每伐高麗命玄感督運玄感選運夫得至千人刑牲
誓衆且誦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死遼東者以萬計
今與君等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
煬之罪惡不可解掩方之策計浮之口甚矣人得計之古
今通訓也而楊玄感則不可之感者其子也素者廢太
子則蜀王泰則漢三叔經始煬主篡弑也

也士庶以父之故殺仇列卿父子相率十年所以安
昏淫馴致禍亂者未有一言規諫豈為已不利矯詐而起
兵方無事時則叨竊貴富於朝廷及勢已傾危則賣忠義
於羣衆人而如此狗猪不食其餘矣昔衛殖縻其君其子
喜後之春秋猶書曰竊喜其君若玄感者叛逆之賊何
足道哉

玄感既平推治黨與帝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
人不欲多妾即為盜不盡誅無以懲後遂殺二萬餘人枉死
者大半

伏節死義不從於亂古之教以責為人臣子者而不以責
百姓也民心無常惟慮之懷是故聖王敬民畏民愛民保
民而不聞必其從已而不不得役人也吾觀之盡其道則彼

之親其子猶子之於母有不慈者不慈而虐之則彼
惡其上猶讎仇寇賊然又安得而禁之煬以一身與千百
萬人為怨敵不自省已而感民從亂卒也禽之類之數之
縊之者乃所親信厚善宿衛之人也一人三失猶不免於
隱微之怨况隋煬之罪盡南山竹不足以書乎

有事于南郊上不察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
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盡欲亡持而安全之故時
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不悛然後改命有
德若隋煬則大無道矣故自即位不幾死十有四年之間
無復災異之變蓋其罪宗為歸是日天地地震天既以告
文帝而不知戒焉則已矣夫大意若曰罪惡如煬非所告也

然則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千餘郡冬十月
底柱龍偃河並流數十里何也按是春下詔討高麗四月
大憊天下兵十二月山東羣盜起人事感動則陰陽應之
山崩水溢不以兩故而四方之盜始於東南此感應之符
爾或曰使湯主親而知懼雖兵不用增修德政可有瘳乎
曰罪俱輕重要有大小小惡輕罪悔而改往聖人所許也
五刑之屬三千而無殺父之條是不孝不足以盡之而湯
也犯焉然使息役罷兵安撫修政是一盪水石足以救一
事若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矣或曰楚穆王何以能免
曰中國者禮義所自出人治之大者矣而何夷狄比耶故
經史所載中國之人而為商臣之事則未有能免者天有
賞有無父之國也隋煬窮民極惡而天不告主帝郊見而
又不在大風之作正區震發德而符蓋動威以絕之也
故上天威怒莫大於郊見而不答既以是氣暴溫日星明
熒為預警之端則震風雷雨不得成禮為勸勉之應必矣
初高祖受洪水沒都幾萬惡之故遷都及帝即位忌大將軍
李湛門族強盛有方士妄加詭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
海內李姓者潭從子敏小名洪兒帝疑其應議以潭家誣其
反而誅之

與殷有定數乎曰一行一止猶非人所能為而況於得天
下失天下乎然則人事無與焉任之可乎曰不可也以易
論之生死有定數矣節嗜欲然預食飲時其起居而平其喜
怒使於診不火則可以康寧而考終矣曰死既不可逃不
若違嗜慾恣食起居陵暴甚甚則邪惡能侵雖無

疾可使有疾而長年可使夭折矣故聖人知數而不任於
數必盡人事人事無憾則未有當治而亂當盛而衰者也
若惟以氣數之不可移是紂所謂平有民命而罔懲其侮
則必亡而已矣隋文之夢與方士妄加佞之言其應為李
淵而李淵不可得而殺也則將如之何抑以天下為羅尼
李其姓水其名者盡誅之乎則策紂之虐猶不至此亦
敬德修政可也隋文雖混一海內以勤儉致富庶而無經
國遠猷取周幽王晉獻公所以亡國敗家有斯蹈其轍而
又苛酷嗜殺亂天經而逆物情重以賊子謀欲肆於民上
政使亡一李淵必復生一李淵是故占步之學君子不學
精如子雲而不免投閣之辱雖知邪孽而不救日中之死
未免葬曰天之屬數在汝躬而辟方且察諸星以衛身

王政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萬方歸諸汝功自
積自固辭此聖人應天人之際為授冊之法者也
李密說裴讓曰今有能備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助大
業取之如摧遺其糧是以振窮之則百萬之眾一朝可集然
復徵召四方引用舊部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讓從
之密讓將兵七千襲擊與洛倉倉民所取於是降者如流聚
數十萬築洛口城而居之讓推密為主既而密為所敗
楊玄感之反也李密為謀主其中策使之徑取關中玄感
不從而敗及密起此集敵可用也而盤桓洛口因逐城之
何工於為人謀而拙於自為謀也秦之聚木餓餓之民烏
合成聚秦總三套積粟故不能去國觀密說讓讓之言若
有矢志者然大之夫欲懷生民去其疾乃不能救眾而借

勢於讓又有義而救之以項梁之強挾詐誅其守以起事
猶無所成而況於寡乎

李淵為晉陽留守其子世民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與
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等謀曰此州與義兵先最裴
寂私以官人侍淵從容言曰二郎欲舉大事王為賊以官
人侍公恐事覺耳公意何如淵曰從之耳乃詐為勅書發兵
舉高祖自是人情益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以益兵勢
淵早辭厚禮為書遣使事可汗云欲舉義兵遠迎主上始舉
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唐公自為我當助之將佐請從突厥
之言淵不可從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稱
郡縣以斥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通於時事不得不

湯伐夏桀桀之罪則多矣其大者則沈酒冒色昵比罪
人賊虐諛媚毒痛四海皆有之矣紂之甚者不修郊社不
享宗廟燔離不至是而弑父殺兄則紂之功未有其當討
無疑矣世民父任為芳伯已賜鉄鉞可以專征于是告
之修聲煥帝罪大逆無道浮于獨夫如此則雖德非成湯
亦無愧於自誅之數矣不必用官人私侍以劫父也不
必詐為勅書發兵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資力以助勢也
不必逼尊江都為太上皇而立代王為帝也也不必早辭復
書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使不為我患也堅守晉陽收召豪
傑厚集其眾分擊東西二京義聲既振羣盜自下乃遣良
將總統師南指楊士撫版輿離析楊廣之眾如此則不

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文
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識
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
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淵以書招李密密復書曰白惟虛薄為四海共推所望左提
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獲商羊於牧野豈不盛哉淵
笑曰密妄自矜大若遽絕之乃更生一敵不如此辭推獎以
驕其志復書曰吾幸承餘緒大會義兵志在尊隋唯弟早膺
圓錄老夫復封於唐斯榮足矣緩手執嬰所不忍言密書曰
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以義兵名其師曰為王室有叛亂之人吾仗義以討之若
光武伐莽先主伐操之類是也是時唐公專情獨為天下
而將扶立代王則不義之類使誰當之指楊廣耶又豈當
算指羅士則則我未有以異彼者指詞不整蓋擇義未精
也由是觀之李密所謂緩手執嬰者乃唐公所宜為而唐
公方且以不忍聞答之則名實亦矣矣

淵克霍邑勞賞受國選其丁壯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
五品官還歸或言太淵淵曰隋氏各數賞以失人心且收眾
以官不愈於用兵乎

當兵當以金帛不當以官官所以待賢才也唐公既失之
而所與者皆關中軍士非有功伐特欲使歸長安誘動
情耳此又失也隋氏各數賞固非然人心附離乃係道
得失必欲以官收之安得如許官而給諸此又失也流
後世之弊蓋甚視其後則荷戈負甲之士也問其官

史大夫也官既高俸厚一卒之費歲為錢至有數十萬

若亂未平而民力已竭矣

泰山道士徐洪客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
厭戰難以成功宜棄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於流東指草而
江都朝臣獨夫賈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
其知所之

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去安衆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
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客盜賊洪客魏徵優游資冠中
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
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之可也爲道士者棲身煙霞脫
迹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我事而慷慨發言深違
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不云乎人之棄我其好是諫德

其

其

其

其

此之謂矣隋煬帝殘虐極天下視殺數十萬萬衆捕獲
蟻蟻而一道士乃生擒取之計大禹有言乎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乎況非愚者可不畏哉然李密不足與言洪
客無乃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自達耶於蒲城公發之耶
以此一言觀其人其智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
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書仲連
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馬邑即平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以靖斬之靖大呼
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請乃舍之因召

裴寂

李靖將略與秦王伯仲間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方經營
天下且與之有隙而不知其才微秦王力救之則靖必

死矣淵何爲而生陳此必靖輕之有素也夫不忘宿怨雖
漢高太度高且未嘗於雍齒然得子房一言不旋踵而封
之秦主同請僅得不斬而自不能用也其相去遠矣近滿
人物之鑑猶不逮滕公非有世民爲之子則天下豈唐所
有哉

恭帝

隋紀

詔唐王劼履上殿管拜不名

天道鉅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怠
雖非生知亦能學而知之矣雖非安行亦能利而行之矣
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德也故曰湯
武身之也又曰反之也身之者不徒言之必躬行之也反
之者不徒於情而指於辭也凡位至帝王其體象未有不

之

之

之

之

過絕於人者惟不知反身之過也夫不副言而情極其性則
日遠於君而趨於不善矣水之流於下也躬行復性其要
不在乎他年去偽而已其發舒尚爲君則臣之天命殛
之則伐之固不虛爲臣之責而實爲君之事也以方
伯舉兵殺殺而身位固不以漸次嘗試今日爲冢室明日
爲上公若野兒戲而取之也其可其否一斷以義不可則
止可則行其止也初無進動之形故止而安其行也亦無
疑悔之慮故行而果此湯武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揚廣
爲叔父與君之賊而果師不敵即目擊多詭正並用故興
王之術較而不然也去歲代王侑年十有三雖戶帝親豈
能出黃鉞部督丞相唐王之命乎公故劼履上殿管拜不
名又豈恭帝心崇唐王而爲之乎越兩月九錫詔下唐王

乃曰孤寡大政而前乎此可乎雖晉之近時文飾偽欺天罔八孤竊此之為武皆推其三誠以應天順人豈必執唐虞之操乎此言美矣而實不能然陳禮固不可自加也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於恭帝耶後之自加為非則前之命之為偽矣前之命之為是則後之自加亦何為而不可故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己之多偽是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竟以居之仁以行之聽天而不迫思誠而無偽所以為君德也古有君德則天德也有天德然後可以居天位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司馬德戡字文智及等欲逃主權不免禍乃行大事以智及兄化及為主引兵入宮帝曰我何罪卿等為文舉臣陛下遠幸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游使四民失業歲餘起軍臣使家飾非拒諫何得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慶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耶德戡曰澤天同怒何止一人遂縊帝殺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為帝居別館以兵守之化及擁眾十萬據有六宮奉養一如煬帝

凡謀討無道之人得戮其罪而居其禍猶治亂之因而得其承歟也夫然後快於人心如胡亥楊廣是已然廣實司馬德戡曰我負百姓而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為是德戡等皆無以應其無以應也亦猶煬帝之不能自文也于是君不君比於獨夫而臣於弑臣不臣同於叛逆而臣於誅惜哉字文化及之不明乎義而為利所沒也

唐王世充建威秦公世民督軍十萬至東都王世充閉門不

出城中人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而不能守也遂引兵還

當是時王世充外困於密內得權未重唐兵臨之既有內應正可取之時也而秦王舍之而去何也若乘時克東都則密非世民敵亦不勞餘費矣矣今不取他日之役動費十倍秦王無乃千慮而一失乎曰秦王言新得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亦不能守此事實矣詭語也乃若王之深算其自度辯世充有餘縱使勢成亦必能克特欲亡日事其功不欲與太子同事耳不然客於世充為難而更難鄭為援兵家難合難易之勢也秦王宜固釋所易而甘從難於難者乎

高祖

唐紀

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静為尚書上待數厚奉臣其比裴寂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間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事又文靜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為人宜於高祖而文靜為人合於秦王也晉陽宮女之事自剛明者所不肯為不幸失之於初當然以為悔而於裴寂之誤已高祖則不然不取裴寂落奇士而奉養於私暱狎比之徒而猶不忘也文靜固非宰相才寂既知政事文靜因無以自見故唐室之初殊不足觀高祖有天下若幸而得之者故曰人主之職論相而止矣李密兵敗於王世充帥餘眾來降朝廷待之不副本望裴寂不樂乃說上曰山東之叛皆臣故特廢下請收恤撫慰將國

威取世无如拾地芥耳上遣之羣臣多諫上不從密至桃林遂反

唐高祖遣密何恩之不詳也曹公不追關羽爲其有君臣之分先主不割徐州爲其有母子之情密何說哉以三十萬救關羽敗于平日水牙莫月再爲之用况又各有保屬安能復收之爲此言以始高祖而高祖聽之還矣密初入朝授任誠薄高祖若念始者復書早膺圖讖之言盛官室多子女衍金帛寵以虛名厚其禮貌則密亦無以生其毒心矣

上以舞胡安比奴爲數騎特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况天下新定功臣行實未遍高才猶滯草萊而先權舞胡爲品非所以示後世也上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業也如此云者不肯改過推諫之辭也李綱之諫比諸猶伏伽借裙襦充妓女之論則又切矣何高祖能從伏伽而不能從綱也伏伽所言爲其事而無其人故易從綱所言則有其人矣高祖心悅其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一則無是矣當是時天下猶未平以李綱爲伶優尚恐戰士缺望而以黃微要官捐之無謂其亦蔑視士大夫而輕王業也哉

實建德詩字文化及禽之先謁隋蕭后語皆稱臣素服與楊帝盡哀撫存隋之百官然後斬化及等

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于周所難化者惟沫上頑民服紂成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紀其緒秦焚鬱鬱動及鄆周并則未聞殷之賢臣爲紂斬表節歸敬事桓己者也隋煬之

罪視桀爲甚其怨疾於讎過于四鄰民欲與之俱亡非若古昔主畿之內被害特甚者而已實建德於是爲數字文化及以世受國恩不能臣誠親行款逆斷自稱尊討而殺之可也而爲昏婦廢哀舞禍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與漢高爲義帝之節不亦異乎

上素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林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德彝在隋諂巧不忠深謂貴之罪逆就令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俄還侍郎

禍亂之目於與國無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謝滄溪之人又以訓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勢於

我而犯大義者猶不敢賞矧泛泛之故舊乎至於身爲大臣座禍召亂又與叛逆詬詈其君此而不誅及龍秩之唐之官爵爲不足貴矣秘策之者非曲逆之六計子房之足也必奇技淫巧取媚房帷之事耳此固廢詔無耻者所

優爲也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性驕倨好田獵奴婢數百人使之戲爲攻戰死傷甚衆乳母苦諫元吉醉怒殺之坐免官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關留己遂復其任

晉陽至業所起委之帝子宜矣而元吉驕奢好田酒安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綏衆乎免官追還足也後以詭計得留詔讓不加訓戒不行是愛之過而給其惡也

非特晉陽之人橫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守它日幾於邦國大禍吳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報也

王世充歿死隋皇太子曰願自今以往不主帝王家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之時如日出如雨降其生也不可禦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為嬰孩也知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養而就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強而體用備則強者向於羸弱者趨於衰至其極也心思短聰明近耗消漸散若冰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是死

王世

王世充

王世充

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說則不然為儒母所憎而非惡

其父述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去降神于天託蔭

母胎而出自左脅蓋以魂受之遺為浼己也故其言曰衆

生各因宿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

然則愛為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或畜而為人

輪轉相續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

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略也欲驗其

不然者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天喘而月翹之物在天

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為

畜畜死為人也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為死

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為羹羹食獸

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會數日加多充滴于字內人日加

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倍矣而有不然者太平

之際人得其養薄內之尸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發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麻痺亦不能獨殘求之難致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此以目覩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然知寐與寐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籍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於夢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較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杜

王世

王世充

王世充

豈不妄哉為佛之學者修行精練或有無數能死期語

於人者吾去留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

飛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

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

鬼神既矣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也蓋死生之說

鬼神之情狀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得之則皆得失

之則皆失也或曰自賈誼明達已言人死為物非始於佛

也亦不足信乎曰賈主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云者

言人死則與朽壤之類等耳然則記并識環之事如何曰

是時佛說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適有相類者

耶嘗聞之侯仲良曰佛既有奪胎之論何其不思而周之

甚也受氣胎胎誕彌厥月而為他人鬼鬼易然則胎胎

之文也其生物乎其死物乎其空無物乎則以問之名
情義異果曰不然嘗之惟館既有金食之者矣俄而勢力者
至彼固當出而避之奪胎猶是也此二者愚智之辨也然
則以鬼身者何謂也曰錄子孫之心而制禮也祖考往矣
為子孫者以為無有而不祀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
有不忍之心如存之念則為廟為主奉承而於之不得不
然矣然則祖考來歸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將
祀事者知之儼然如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穆然如
瞻其容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致愛則有致慈則著此所
謂來格來饗者也若約言其詳祀則弗吝矣五經均所以
載道也或陳其書或聞其微無精粗微妙之殊也淳眉氏
之類者未有不諱其意若曰寂然不動靜以神朗其
德此固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固
佛之教也其鑒物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為全體觀海者認
其一涯以為全潮所遺多矣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應也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物為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情之因以謂升佛不二雖舊
慧辯析如柳宗元亦推尊之曰其說合於生而靜者是亦
斷言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教人同是以性善終以性善而
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為與孟子同是又以太全勘之
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
其死也則與草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晦昧真淺者矣

非窮理何以知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係平學者功力之
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
劉文靜自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由是有隙嘗飲
酒酣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數有妖召巫為厭勝或告之
上以蜀史文靜曰今寂為僕射臣不異衆人實有厭勝之心
因醉怒言不能自保上曰觀此言其反明矣李綱蕭瑀皆明
其不反世民為之固諍寂曰留之必貽患上素親長文靜竟
坐死
高祖以缺望為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殿上之所為不盡愜
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憫然不服之心盡以為反逆
而謀之桀紂不至是也文靜首唱大謀實不酬勲又以讓
死竟哉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高祖
先發新李靖既固請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併秦王
而讓之蓋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
而未嘗歸心高祖按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
力諫為是也歟在世民為子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批
數逆鑄使動舊冤死其責矣矣為文靜者苟有高世之見
既已出力與唐其功在先其名已著遠避退避不與政競
甘於落慶用以全自何善如之而乃芥蒂悻悻然自取猜
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其首詣寶建德降建德曰殺
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吏民咸悅即日請降
其旁州縣皆望風歸附
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寶建德殺

以之弑其主者而遠適歸附以順理也乃有城人之子使
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淪胥為夷之故歟居中國奔人倫
自古不可惟冒頓射父而雄長百蠻蓋夷狄與禽獸不遠
也聖人外之苟欲除異己者其術固多何必捕繫其子使
証其父以滅天理乎古之無道之邦忌克猜忌開奴婢
告上弟子告師之路極矣而又有極者焉世衰道微久矣
嗚呼甚夫

裴寂與宋金剛戰寂軍大敗上憐遺賁之既而龍侍滿厚
為國而賞罰不類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
尊攝攝威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毀譽之相紛者哉裴寂
劉文静同建義功文静有死罪猶當十世宥之不可於其
身而加戮裴寂報已過及此失地裴師亦當平行取削

不可以其寵而失刑知此則唐之政事豈不日日新又日
新哉而高祖袒於愛卿專顧私勞何以訓勸其臣君德於
是大疵矣

王世充將帥多來降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就戮父
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為保有舉亡者四
鄰坐誅殺人益多亡者益甚

人之與人類也故不得相害殺人則死傷人則抵罪鄰里
鄉黨則類之有情者也故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疾病
則相扶持族屬則類之親者也故五服之內許相容隱設
法如此澤之所浸亦莫禦矣據而上之則兄弟父子
從可知也夫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以法論之則以讎讎終
不肯言則為罔上而孔子明之曰父子相為隱真在其中

矣且曲也而謂之直者順理故也今使父子不得相隱小
則誦言之大則首許之不待更欺猶夏狗彘食人而人之
類殄矣故子證父據非若直而理逆父子相為隱若曲而
理順聖人倫之至焉此類也今天謀反大逆理之大害
也其謀而未覺非使人告子上則其事遂成是不可不告
者降此而設告首之科已陷於刻薄之政又况使天屬之
最親者相告幾何其不胥為更狄禽獸矣乎故逆理愈甚
則其失愈遠王世充始者輔皇主繼而自立未甚有愧
於唐公惟其尚威力而滅裴倫故亡如弗及焉世充無足
言者而其惡政後世猶有遺尾故不得不論也

上聞并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綢繡使自入殿取之
普靜昭使惜一袴不喜予曰人君頗有為猶樂有為樂

豈止顯榮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平將士當宜矣待其
羣臣又何樂焉而亦有賜不已太子又使之繡力自取此
輕視功臣者所行豈足為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累眾
且為公卿近臣束脩措物而抱負繡綰豈朝廷賒濟之容
哉是因一喜而數失也或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
厚意國恃忠臣豈實為然然何嘗焉曰非此之謂也公若
有賜者寧匿可也

詔世民擊世充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
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東來何也世民曰四海咸仰皇
風惟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
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都不令讎好也

隋東西二京皆以親王留守其輕重等耳長安奉重者宗

廟在焉耳唐帝長安鄆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有相
遇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
而不慚不若後會建德書詞意之明決也使屠切舉軍藉
湯伐築若武王伐紂若沛公誅無道秦則義橫四海至仁
無敵世充雖兵強將猛安得與獨夫之子子嬰之徒堅據
孤城而虐室文告之詞豈止如是而已此蓋公所以貴於
明兵爲賊也

上謂世民曰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書器械悉收之子玉
帛並賜將士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後世乃有既會其王坑其眾
者已爲不道而又取其子女以賞軍則非理益甚矣徐累
其子弟古人所謂如焚蕪蕪也及其妻妾倪古人所謂猶可

四十九 卷之六 三十九

及止也高祖之令於是大失而秦王何不諫止而從之也
朱紫以婦人嬰兒爲糧而世充收之世充使父子兄弟相
告故唐伐之今乃下令預以洛陽子女分賜將士彼子女
者或勳伐之後而賢士大夫之家非人人與世充同爲暴
虐者也何罪而沒爲官婢乎出令如此其愈於宋王者特
不殺而已豈不悖哉

王世充求援于竇建德建德帥兵十萬救之世民曰一舉
兩克在此行矣遂使元吉守東都自將東趣虎牢建德兵不
得進數戰不利凌敬說建德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
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關中震駭鄭蘭自解矣建德不
從

凌敬之策誠善策也使竇建德從之則秦王其果釋洛

陽之關而自收乎抑分兵渡河躡其後而擊之乎此許之
和而相計而退乎曰是皆不然建德雖耆將長安諸將
并力自足以待之正使攻取懷孟而汾晉蒲津皆不
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秦至固將攻
之急世充見建德不救而去亦臣測其所以危疑震懼
於世民以破世充席戰勝之威益以陰附之衆比取建
德不過遲遲月間耳

蘇威請見世民稱老疾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
相於今不能使君殺國士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
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
卒於家

蘇威相隋使仰昏主之側十餘年間纔有兩言一論爲門
卒於家

勳格太重致楊帝失人心者一論盜賊之多而無臣濟之
策可謂危而不扶孽而不持罪固大矣若比之封德彝裴
矩叔平諸侯召危離亂則亦有間唐之寵任德彝爲是則
唐主蘇威爲非廢裴蘇威爲得則寵任德彝爲失要之威
無可用者德彝其當戮之以爲人臣迷國誤君之戒然後
爲當也

世民至長安停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上新建德于市赦
世充爲庶人徙處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上免修德自
王竇非唐之叛臣也當隋之末世以烏合之衆盜名字自
不可勝數唐室假仁而行則此二人之輕重世充爲重
數其罪過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弑皇太子而自立
還虐及無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竇建德則刑有

而唐不然其不戢世充也得非內省有政弊其謀建德也無乃要惡其能敗已而使入潞殺世充豈所謂與眾奔之

錢鑄監於洛并幽蓋世民元吉賜三鍾葉瓊賜一鍾賜自鑄

錢考國之大寶當鑄之王府不可歸之臣下漢賜蜀嚴道銅山與鄧通豈可法也天下向平諸侯國主賞賜亦不為薄矣何必更使自鑄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秦王不當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齊王富貴與至於裴寂既貴且富勢報逾分亦復得之而功出其上如劉文靜者生則母老乞家貧死則黃財難沒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乎高祖所為不亦異乎

發兵擊蕭銑

蕭銑非唐之叛臣也金華時豪傑誰不欲有分於海內者况銑又梁之苗裔乎唐君以文告之詞招而撫之銑見天下已平九亦必束手聽命若鼎三論之而終不下加兵未暇也唐之起昇平漢光武之復祖業銑之舉異乎公孫述之無所為而為之然光武待述訓勸屢下及王師已至成都猶養春蠶蠶葉豐隆也以是接之則唐所以施諸就者天肅其道矣

銑大懼急率諸兵不集出戰大敗銑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奈何以我而陷百姓乎帥羣臣縋緣布情詣軍門降送於長安救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孔子曰繼絕世與滅國天下之民歸心焉桀紂之無道也聖王繼起猶必封其後非譽譽於天下也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蕭銑雖自帝一方蓋以宗國艱難為任其心豈與唐競哉又况唐師臨境銑兵棄骨力戰又不舉城固守總顧而出降夫皇王世充之比乎既服其心當釋其志朕以江南百里之國優養家祀則唐之德廢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得之必殺之而後懷德謂之仁乎

詔陝東道山東道行臺諸書令得承制捕署
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知軍要而振其頌政出於一則稟承者無二三之惑今唐全有四海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臺于外使大臣承制捕署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夫豈固無異益乎

唐待突厥禮異厚不實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小入寇逾十數兩相攜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唐之於後之為難則以結之於初為失也和戎之策始於晉魏絳侯伯之國一時偷安可耳使文公方伯必不為爾憐公初以戎狄貪而無親是也而絳侯引右罪失入而亡挾以厲箴武不可重之語以懲勸之悼公雖英武之資然年才十八其識知情偽固有歉於公之老成也而絳之所以和戎者非自它略亦盟而賈之以中

其令人宜緩之以德乎二帝三王之時未嘗無戎狄而有
慎德而來賓者情德而率服者封略既定華夷有限後叛
則代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獫狁至秦漢是也唐初
急於近功北面而稱臣是以啓寵絕侮作陪臣而稱藩也
勞師費財不勝其自矣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爲法修善
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邊惠其謀之心又
安有結親之厚和好之耻乎

致學讀史管見卷第十六

致學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高祖下

唐紀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玄與副
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約萬寶繼之萬寶不
進謂所親曰奉勅以軍事見委今主輕進若與之俱必敗不
如以王師賊王賊賊必爭進堅陳待之破賊必未由是道玄
敗沒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
効之以至於此爲之流涕

道玄之敗非深入之過乃史萬寶不援之罪也萬寶怒其
不待己命輕騎先出計之繼進既而不動故以道玄餌賊
而世民不知其情遂使老將無計得行免於大戮世民平
日遠將敵情如指諸掌而獨情於此使道玄之憤結不得

伸情故

是時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
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
求之於上上手勅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上怒責世民
曰我手勅不如汝教耶它日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
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言惟作命令云者猶天之所以命物也而可借乎太子
今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雖高相陰愛諸子之失而世民
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耶房杜諸人亦無算焉何也既許
並行有司不得不以所承先後爲據高祖不思因事吏制
乃謂秦王爲書生所教矣書生凡有幾等豈謂孔孟五經
之人皆亂人君臣父子也乎

太子中允王珪完馬鑑陽完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暮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敗亡之餘殺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請行上許之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王經若勸建成以孝友之道則儲位安矣乃使之立功結黨是導之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范氏之論是則然矣秦王立位乃高其德因遠過於建成而人之大倫有常有變使建成而賢也或能容其弟使世民而聖也斯能重其兄今建成兵而無德乃欲使世民以命出之才盡代之功終守乃歸雖甚愚人亦知其不可况高祖素有立世民之意特無贊助者耳王經忘於太子與

其勸以立功而自安易若勸以避位而思亂卒世民向者之再辭爲太子也高祖言之而建威無意故耳今使建成力請東海王強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

葬正陽昭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虎賁甲卒太常禮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凡爲國家典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變妄多矣唐以庫賁甲卒鼓吹葬公主此不稽古之事或問於古當何稽曰周家子亂有婦人焉或以爲文母者或謂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太公望比亦異於常婦人矣若周家事之有禮之變非書則詩必載之矣而略無

傳焉是知婦人不得用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厚於禮厚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爲禮也惟婦人而用男子之禮也於是有所被袞冕執圭玉而對越上帝者矣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衛爲十四衛國子學上則於先聖先師而備經書次則選有道德學問者爲博士職教導下則舉公卿大夫之貴與天下之英而養育成就之以備官使其地重矣且天子有時乎親臨釋奠拜伏乎先聖之前而養三老五更又於焉行饋餼之禮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父子匠監之下非失之大乎

然則如之何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學秘書殿中爲六省次降內侍左右衛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奪尹與政之階矣

均田理庸調法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牟利者制民之產是漢興丁口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條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其富而適制者必有限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爲公家之利與百姓爲市而賣之甚則以爲價不售而復奪之入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富之利之病皆不以樂于心惟舊田得直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相庸

謂法最難然不能自年有簡者所愛可勝惜哉余之
家無一民爭利此以蘇軾待士大夫之策也古之時
用之術官則久而不徙然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
故則不稼有焉粟則不察稅豚家代水則不畜牛牛當
是時而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
野太倉庫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救水彼仰有事
有者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慮懷慎為宰相見其
也惟有 次自需以辦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
以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得以
而置而不用則有由以資其生惟大謬大何不在此
一而於後必其由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
廉恥之風益勸矣

世民既與建元吉有隙建元吉自日夜譖世民於上請殺
之秦府僚屬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長孫無忌勸王行周
公之事世民猶豫未決玄齡無忌與杜如晦尉遲敬德曰
衛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
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等再三陳說世民猶未
從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已未太白復經天傳奏告秦太白見
秦分秦主當有天下以狀授世民世民乃奏建元吉吉滿
亂後宮且曰無異兄弟今欲殺我以爲世建德報曰
今枉死永建親親歸地下耻見諸賊上女有之愕然報曰明
當鞠問汝宜早參奏世民即無言等入伏於殿前
已召裴寂蕭瑀等欲按其事建元吉至臨朝裴寂
世民躬建元吉建元吉死上方受州海池田

入宿衛敬德探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卿來何爲
曰太子謀反秦王誅之恐驚陛下遣臣宿衛上謂敬德曰不
見此當如之何蕭瑀曰建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秦王
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誅之秦王功蓋天下率士
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矣上曰此吾夙心也癸亥立
世民爲皇太子

司馬氏曰卿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秦伯之賢太宗
有子職之節則亂何由生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
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喋血
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太宗天資英於智勇短於仁義者也而又久在兵間機事
備熟其於太子齊王固制之有餘略矣惜乎其不知命也

昔桀惡湯囚之夏桀窮怨文王幽之羑里二聖人之德固
蓋天下及見幽囚則匹夫耳譬猶神龍失水鵬鷃鉅翮將
何爲乎仲尼大聖人爲相應所圍七日至於絕糧其去死
亦迫矣然而文王於是方且演易易孔子於是方且弦歌在
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於困窮危難之時猶
能歸極天命以不折其志而況聖人樂天者乎太宗苟有
見乎湯文孔子之事其居秦王府俊父如林八牙具在又
家適君父夫豈與夏桀羑里陳蔡之危相似哉乃不能以
義處命而爲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己與戎者以
猶不爲之形激謀臣猛將之心辭避罪三不得已而後動
此固破宋英生薛仁果劉黑闥之餘策也而司馬氏乃
其爲羣下之則誤矣夫長孫尉遲之徒惡惡建元吉

封故太子爲惠王諡曰愍元吉爲海陵王諡曰刺
曰愍王欲殺秦主而未舉身爲太子而被誅太宗
也若元吉則凶險揭揭樹建威除秦又爲因之
太子事雖未成原其意而誅之則不當也

收華駐師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許攸勸本初
董昭劉孟德奉迎之時也晉陽王業所興長安帝都所在
輜輶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爲衣橐以長安爲公家使蒲
吹軍衛東寇不得西略非惟王室寬居李氏之霸是幸矣
釋此不爲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陽使拿忠先
手執敵朴以鞭笞所向如志晉陽暴又幾不自保此豈初
謀不遠故歟

示用韓僞言不起復驗諭諸臣纔兩人而茂貞以明其意

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親諸公非惟不應僕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皇子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舉于朝廷豈非復宗之太慶乎是則非但德彝無知人之望而太宗於德彝亦初不知其為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納魏事覺亡賜絹數千疋大理少卿曰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更賜之上曰彼有人性得絹六年其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知之何益

法與天下為平者也順德有功而罪至死若寬議者付朝廷公論之末減可也苟無可議一付之法而已人主無容心焉今應死而賜帛雖曰示辱胡不施之他人而獨施之順德乎順德者長孫后之族也而又有功太宗心欲生之

故假愧辱之說以曉廷尉而徧私之情見矣豈所謂講若畫一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目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審卿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數廷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太宗射苑苑世矢無虛發君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害命危幾危急之時所欲應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濟於死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諭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邪雖薄而出政不

得云耳較整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見其子期

之聽耶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佐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眾不可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及朕諸已者實難太宗雖慨於聽德之明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且有功上欲用為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諫曰妻備位嫔房不願兄第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深戒上不聽

用人之道固不擇親雖朕職惟其才而已矣然長孫無忌亦常才也以布衣交則不當為宰相以外戚則不當為卿權以佐命功則與房杜諸人等爾上所以舉之者纔曰吾避嫌辭應物敏速能決斷事理然則唐朝豈無與為對必不可闕如房杜王魏之比乎君於臣言不使知政還避權

五公
藝保其寵祿又安有黜衡之禍哉

魏徵言於上曰臣幸得奉重陛下願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曰樓黎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忠良一道也未有安於忠而劣於良者公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樓黎韋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盡

帝之意也夫樓黎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以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樓黎韋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後君而飲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勝之矣

謂王珪曰國家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勅或行

史則門下當行駁正卿曹各當伺公勿雷同也

上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公位家宰然亦與召

公同相為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

自專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之心不同而公實難得則

參贊作用猶驅車猶植屋兼取衆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

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置三公不拘一

制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

尚書兩令左右丞又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豫朝政而

其大綱則併中書出令門下省駁分為三省而尚書受成

旋之有司當自觀之時君明臣忠朝希執政不數年坐致

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

而忘益也若難相違謬囑屬損矣違覆而得中猶若弊焉

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

為後世法也若弄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為一以一相專之

而官屬如故略無可否見其署名是引書門下之名存而

其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侮文便私之甚歟

大理少卿胡濙進因帳上命自今大群皆令中書門下四品

以上及尚書議之屬無從濫竽而引因至岐州刺史鄭善果

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因為伍自今三品以

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侍臣以

耻之道矣然諸囚牽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

冤抑欲而訴於君而止于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

隋史葛敏實任朝堂而楊素以性詭東宮譏之朝堂

天子之居至是遷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囚

同引若別引可也

上謂侍臣曰隋煬帝亦知是荒僻而非樂紆行事何其

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離聖哲猶當虛己受人賜帝恃才自用

口誦堯舜而身為桀紂曾不自知以至亡也上曰前事不遠

吾獨之師

太宗之問宜獨煬帝為甚凡聖讀而庸仁者皆是也竊

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後其君有將進企及之

方則其益大矣顧言虛己受人與恃才自用以為聖愚之

異何其見堯舜之淺耶自觀之治樹功為多然至於止米

數錢外方不開則稱矣上稽首德以考臣道下觀民風其

有愧於三代者何可殫數若使伊傅周召得太宗而相之

其致豈止於富庶百姓而已哉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棄萬元帝

為周師所圍猶譏老子百官我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討

者惟棄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

可暫無

太宗不取老釋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

以為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

誠能然乎抑徒意之而云爾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既知其美必甘其味而鯁魚敗肉不復在御矣助父臣

虜殺兄及弟駁君親而代其位也日又室弟婦欲以為妻

與之生子使繼弟之後此人道所不得為者比之於味也

是又痴癡之比不得與鯨魚敗肉爲伍而太宗顏真勇於
撰取焉在其能軒棄齊周孔之道哉彼凡推尊聖人包以
太玄而求聖賢見者大抵如此夫尤執厥中者堯舜之盛
也而於道心欲不踰堯舜孔予之盛也而於志學志
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
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
嘗知之而以爲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
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
翼魚之有水顧不自知耳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
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
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四水

卷之五

十一

李

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鑒之益矣前古凡幾古
近世凡幾世珪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為何代請得論
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自魏晉而下則無足言
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
厚薄治化澆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
能而不獎其所已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
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上謂旁玄齡杜如晦曰廣求賢人隨才受任此宰相之職也
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勸尚書細務
獨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聞僕射
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失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
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爲勸

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爲者
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踴躍其任益以是勉勉者
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求之者四也實
侵大權而政治文案親臨許爲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
識知宰相職分知陳獻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
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爲太甲禹湯成王之事
也

五齡監修國史史語之曰上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
從之

凡入之心己以爲是則欲天下皆是以爲非則欲天下
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爲是而沒人之善使
後世有老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瞋眼之藥并以此疾也知
其可服舍而不服而猶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
益爲之用乎

四水

卷之五

十三

九

上問孔穎達曰以能關於不能以多關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何謂也穎達具繼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
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以蒙養正以明夷治衆若炫耀聰
明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爲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
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亦足以爲之矣
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
爲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
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者
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義之

不知飲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爲而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誠以道無重理無極而事無方太宗而知之庶乎少進矣

占觀四年命諸將分擊突厥俾額利可汗至長安上皇嘆曰漢高祖困於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武德七年高祖患突厥入寇之頻欲遷都避之秦王曰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漢北至是歲七年而其言信目擊之父稱臣之恥嗚呼可謂克家之子矣夫唐高祖之爲突厥也爲晉防留字耳晉高祖之稱臣契丹也爲太原節度使耳彼始罪耶律皆夷狄之君疑亦可也而君子終不之與蓋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在夷狄者禽獸之與鄰舍中國而從夷狄是下喬水而入幽谷以陳相從計行孟子尚關之況唐晉二祖欲聖天下而北面左社乎晉防留字太原節度使尚不可況萬乘之主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禮尋又正君臣之儀而太宗發憤懷慨幹父之遺修德行政中國既治偏師一出禽其主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後用之者一何速也嗚呼可謂英武之君矣雖然好武功勦遠略者聖人所戒向使高祖以義自強不假突厥士馬則無緣臣之初不臣之彼又何因有恃而驕書報無已中國既無忿怒則師役無自而興故需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君子作事謀始當先之

此中

分立酋長鎮長郡漢則水未爲夷矣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雖敵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侵屬國分則弱而易制要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邊者博訪準漢疾迅故事寬降勾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行藏觀得爲以爲互難之使還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今降者十萬數年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唐

傳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今突厥困窮來歸奈何棄之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意爲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上唐書

聖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上者爲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偏詢在庭常矣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若魏徵之嘉善也而太宗不從用溫彥博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爲也其偏同數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數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當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爲忠矣夫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孔子所謂有教無類者又非糝雜華夏之謂也王者有九州四海之民尚不能獨以禮義教之何暇施之降虜且聖王之法關盛衰有如後嗣無德可懷無威可畏是豈若我於肘腋也豈不殆哉太宗用其言米幾而有失及彥博之變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王之盛節也

林邑獻大珠有司以表辭不願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小國勝之不武況不可必乎諸言之間何足介意

宗不以夷狄一言之變遽舉兵革幾於能忍於林邑表
數為不順者以獻太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
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日其慢也明年五色鸞
與美女繼來則納倘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不還
夫豈格遠人之道乎

詔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
服青

胡服常以正色排近於朱紫之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
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蓋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
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其可也

上讀明堂錄奏書六人五職之表咸附於此詔自今不得皆
因背

太宗誠有憂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養書四
皆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其致戶口滋多家給人足也
宜哉後世有牧養之刑罰者往往至不蓋不知此至於練
兵之人以執事於用大抵執人皆至誠百安而行之莫
之禁也豈非仁政之累哉

上曰今車太寬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劭曰易如飢渴者
易於飲食封餽葬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亂故秦任法律
漢繼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亂之而不欲耶劭曰五帝三王
不賜民而教書帝湯武皆居六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
淳樸漸致澆亂則至于今當亂為鬼志矣上然劭言
從書言三代以還人漸澆亂未為其失魏劭言若果詳也
當為鬼曉則非也以書契之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所

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夏商之質剛漢風俗宜敦望
唐室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亂是
鮑之治可以易約刺士散之樂可以樂絲竹矣文之一治
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
則氣薄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又五六百歲洋洋一變而
天地之氣盡息消後復生誠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
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春而
不秋也此大淳澆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
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
先之以教諷示之以好惡也魏劭有見乎此澆者易為欲
奪而奪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政止於斗米數錢外戶
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上公卿臣議封建魏劭曰京畿縣縣多所當畿外若盡以
封國已經費頗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表若有警急追兵內
地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嚴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
將驕驕自恣攻戰相殘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魏劭曰古謂分主
宗子勿令過大難儲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同心京室官
家宰司選用不得擅作威刑詔宗室及勳賢之臣作鎮藩
趙厥孫謀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
羣臣議封建其不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夫天之
公也郡縣之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劭蓋未嘗詳

若古制顧答之難及後言國莽其矣而蜀
人亦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蘇仍以始皇秦斯柳宗元
之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其然乎凡斷天下之
大法度舍義理之辨則何以爲是非之決敢問古者封建
其利心耶秦之兼并其義心耶洪水既平禹別九州錫
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來廷諸侯又設師長以繼維之
是豈時爲爲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爲不得已之勢
歟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爲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因勢
而存之則洪水懷義民無所定天下之大變也何爲民惟
昏墊而侯伯獨能有其國以飛爵萬三聖人不能因洪水
之平更立制度爲後世郡縣秦掃六合乃反書擾裂土脩
明五服之法一何三聖之若是非及觀宗元曰自天子至
里胥其德在人死必奉其祀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
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懷其德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爲
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一豈謂聖人主過也豈謂
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
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生不掉之患夫
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之枝本水之壅源外諸侯之比王
室所謂枝葉流毒禍論去敗而不猶本窮源猶論人喪心
而歸咎於手足之辟矣亦遠矣宗元又曰秦奪郡伯守宰
運四海於掌操其所以壞者由暴威竭貨然天下有叛
人而無叛吏在人怨而已夫禁之與制非暴威也
乎民之怨之曰何日而盡予及汝皆亡豈非叛人乎

而不怨湯武又安得帥而伐之哉方秦之將士也陳吳秦
其自掘剗而斃之六軍亦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爲秦
死者安得謂秦無叛者也宗元又曰凡封建之國理者
少亂者多胡不以天下之國亦然矣且以封建爲失制
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夫制與政誰爲此名宗元別
之也是未嘗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
變其君是未嘗變孟子之字自謂周室莊嚴株聞其大略
矣一不朝則伐其君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不朝者如此此可類推矣此固述周家待諸侯之禮也
周公伐武庚二年伐奄三年或戰之或遷之又嘗破國而
十島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削侯王過其未萌之惡又大逆
不道然後勤王而夷之此亦三代故事耳漢之失事森固
言之矣文帝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
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
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強猶且攘夷狄必尊戴天下
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擗乃擗取義微禍亂之
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刑者而欲廢天下之善也
夫田畝親尚黃霸汲黯固賢牧守三代盛時其無如是諸
侯乎苟以守宰斥去爲易爲王政之行者趙廣漢韓延壽
王尊之徒皆百姓所便殺之之曾不旌揚又何足貴耶
宗元又曰殷貨三千諸侯以朝貢周資入百諸侯以朝貢
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亂之前要諸侯力及成功
之後必思求安此十六國五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
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土者公天下自秦始是破于

理之言也。謂三武聖主無公心以封建自利。而突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天下斯安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祿求地以塞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乎天下。此又蔽蒙之極也。天子而聖明則諸侯必得其人。常才者亦不敢越亂法度。上固多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有明明而陞之。揚殿而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諍書讎之者。誰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與邦之良佐悉流于民伍。一見庸也。雖守宰總字內將。何救於此。故此凡宗元封建論。每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湯武。亦是矣。帝王之治。至於厲歷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爭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以千里太小相繼。直置郡縣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廢土被棄。皆秦漢辟之失。是以義庭利均。天地之心。故曰。封建之治。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井。而自棄其業。井管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管子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爲爭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夫以爲爭者。更有示下數百年苟無禁則尚不得而取也。苟有天下數百年苟無封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爲不足以息爭者。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滅。漢魏三百年而王莽篡之。魏三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之。魏三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

晉又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盡散分裂益多矣
國益從唐最久矣亦立於二百年而事者四起未中葉而
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益察種大利揭示爭端曾不如三
代千八百年號三姓也蘇子又曰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
賊殺未有不出於襲封者公唐以來卿大夫不甘襲則無
篡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魯 過於帝王矣劉劭揚廢昏襲
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 興自天下而後可則王莽並
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則多者
至三十餘為求聞有助廣菲 早操裕之事其諸侯篡弑亦
不聞出於武王成康之時安 以封建為爭之端亂之始
歟是故舍堯舜湯武大聖人 公心正法而取始皇李斯所
見列國未流之論歟廢封建 字所謂人之易其言孔子
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獨封建
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執不可仁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
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載於古 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
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而其爭 論乃欲行限田復周官鄉
舉里選方復三年是豈非古 而何獨難於封建且後之
法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 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
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 封建事而六經載籍無益
於斯世矣 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
一謂執政曰朕欲公等極諫公室 人
公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 諫人
太宗問諸大臣受諫意則有謂 而言不失正其意蓋欲大
臣加諫之難受諫之難還以明 己之不易也然其言則善

矣非惟貴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辭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箴規闕失如三益之友則君亦可以成德而寡過文皇勉此不怠其致外乎也宜哉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文武官復請封禪上初不許請者不已上亦欲從也魏謩不可上曰公以朕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耶對曰否上曰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今承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大駕東巡其勞費未易任也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常象性推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時者無足異矣以太宗之明旁柱王魏並侍左右正旦

日食天變為大不聞齊訓密教講以消陰冷復陽德而羣臣獻諫修湯上心請登泰山明示得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中國安四夷服偃然自足斷難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大水者陰氣冷也日食者陽德微也較之二者日食君象尤當微懼者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耶

上將幸九成宮避暑焉周諫曰大安宮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宜增修高太上帝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令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且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

為太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祖大安宮不及宸居壯麗而太宗以畏暑出就涼清奉承之禮虧闕甚矣為周直以此諫可也不惟太宗當止其行而為上皇重營營與政不宜緩乃開行計不可復止之語以中君之微曾是以為忠乎自古繼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得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懷周直以此深啓帝心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庶足以少掩前失而垂法後人太宗聞言感動則九成之事不挽而自止矣

虞世南上聖德論

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強其所未至者豈固為是拂心而逆耳哉道固如此也無不覆尋者天之大也不當云云以譽其大惟有交譽則詭之無不照瞞者日之明也不當云云以譽其明惟有侵蝕則詭之是故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其意以謂惡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猶飢食渴飲物理當然者豈異事哉惟財常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存已則矜誇自足以臨其下為臣者於君之失德朝之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諛歌贊頌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聞民心違怨殷白詛祝而不悟而危亡至矣自三代以後存亡之漸未嘗不由此以此知孔子常事不書而天災日蝕與人事敗常反覆者必書其為教有益於世也小夫賤士以將順為勤以諛諂為親者在朋友則交損在

官師則交誼在父子則交矣在君臣則交敗其有害於世其點矣廣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亦未嘗不知孔子之教耶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之曰卿武德中有謠言故以此相報對曰臣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人臣之義無私交而況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右疑乃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告于高祖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叔達端良自其在親近之地苟欲遷奪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謠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公卿已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凌劇公卿已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凌劇公卿已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凌劇

等勿復言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為後世教亦備矣未嘗言封禪之事書云至于岱宗柴因巡守而祭天也詩云陟其高山因巡守而祀祇也獨禮記有曰因名山而升中于天鄭氏釋云升上也中成也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又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續燔燎禘于梁甫刻石紀號以為之證此梁許懋所謂緯書曲說非五經正義者也豈惟鄭氏為然雖禮記之文亦有可疑者矣夫豈出於聖人乎舜與禹未嘗升中而鳳皇降後世升中者多矣象物不應何也太宗當與羣臣搜窮經訓辨封禪之是非如曰可行則列二帝三王已然之迹優而行之如不可行亦當具陳其故聖子孫乃以氣疾為辭則

設矣有如手疾而當祀廟遂廢棄永平有如是疾而當郊見遂廢降乎不能以五經正義為心上心蓋諸臣不學之故也

七年帝親錄囚見應死者問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請京師凡三百九十人無入督師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亡匿者上皆赦之

罪至死無可赦者當死而不死則輕刑宜如何此三百九十人者既得一年之期必當扣約以如期而集則可以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破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之過也若以為盛德所化者隋文帝時亦有之或畏威或用計未足多道也

八年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上欲治其諍謂之罪魏徵諫止無常者其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發其後也

曾未十年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已帝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以愚度其故太宗本情實好諫勝初見隋氏宮室外雖燬改而雕奇靡麗之觀過於目而著於心猶投種在地不能遏其發生之前也夫以太宗克已從諫終身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祛猶如此況不能克已從諫者乎如何則亦觸情縱欲猶東陵侯寧有既耶
九年四月上皇崩羣臣請上應遺詔視事上不許六月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

漢文短吏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為帝王不孝故也千
古罪人也然漢賢主則必欲復古故晉武帝魏孝文同尚
祖皆自致其心不矯於浮議然以其臣無能引君於常道
皆使三君所為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
一貧為大有為之主以天下養父從容十年四方無虞朝
廷安靖遭此變故所宜講修諒問過察之制禮由已出一
正禮以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晉魏宇文
高祖且莫賢於魏獨耻其君不若堯舜者於此寂無諫勸
又其於餘平安於常情狃於素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龍
駭者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可不深嘆而重歎歟
今傳入寇詔太舉計之上欲以平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
而行士大悅以為太總官節度諸軍平吐谷渾而歸高麗

後軍期靖按之臨生誣告諸反無驗無狀臨生李滅死從

自是閭門杜絕賓客

上君義雖惟命是從然功名既成人臣所難處也李靖
老矣宣力亦已多立效亦已眾矣納祿於君奉身而退合
止足之戒無避事之嫌不亦善乎吐谷渾其時勢已衰弱
恃伏允悍猾猶且為寇唐朝他特皆足以辦靖何必據明
請行為馮婦耶况前破頡利為人所讒而破貴謂幾不免
於大戡今復露餘勇又為人所誣乃至閭門謝客以避禍
蓋不以馬援為監是以得此事也知進知退不失其正抑
君子所難耶

年譜云李靖上與之別曰諸子尚可有兄弟不可復得月

臨別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勸削一發天性為懷所
不却也然釋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況
其係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
宗所以因送諸主而動者令之悲者也人倫之際易以失
恩可不慎哉

權駕紀上重寶鑲二州銀大校象之戲可得數百萬諸上白
朕之所之者非財也但服舞舞官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
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相蔽僕我耶是日數萬
紀還家

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故言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
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兩非因頭會其欲而取之山澤

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
賢利民為急以相室私藏為戎害所取舍明矣好惡可為
人君之法矣以此防民德宗猶以括置廣置而越在草莽
憲宗猶以崇聚貲財而無不克終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泰見珪輕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為人師者豈徒禮貌太平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
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
而重其心不於師而誑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
之聞也魏王卒以寵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

珪典有貴失

馬周上疏其略曰三代及漢歷年之久者以恩結人心故也
陸氏當隆馬湯文武之業為萬代之基豈得但恃富貴而已

今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雖如恩詔曾無事實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陛下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大子生長深宮萬歲之後所當憂也貞觀之初天下饑饉而民不怨者知陛下憂念故也今比年豐穰而民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行於貞觀之初在於今日固不難也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慮也百姓治妾侍於刺史縣令今朝延惟重內官而輕州縣所以百姓不安也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嘗自選縣令部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常年而已此最太宗之大病也豈

特太宗凡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臺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而後患已生也又謂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是也太宗頗御不為稀管還示為少窮兵黷武以收遠略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百姓怨否馬周言之帝未有以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彈無所可為乎刺史至多人君安能遍識人材委大臣慎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充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者舉其所知一人可也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人亦可致矣而必使京官以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為才人
煬帝鍾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為天下主所

不細必簡不有德不舉以今色取也武氏既醜不聞而資質之美遠於常聰是必有為之游揚以冀為進者唐之中微乃源於此孔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棖祥國家將亡必有怪孽楊楊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貞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較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漢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數洛流入宮前死者十餘人陽德不競陰氣盛為戒明切至辛再三年帝不能監觀象微故直以推其類而防其微方且流於美色以自營故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大禍伏藏俟時而發雖曰天有定數若善善焉湯文武必不緣一美婦人而致國東破壞幾無遺種也關雎之序曰憂在進賢不選其色其惟不由慾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征對曰東漢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遠也上曰遠矣其感其德故來服其不遠何以致之對曰陛下接以水治為善故得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遠上曰今於善猶未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讓今則不然雖勉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非公無能及此入者不自覺耳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遠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術智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遠也猶之曰焉雖在異時未嘗不明若猶往年於此豈非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日新不息揚之經曰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去弊誠以克新為可及勉焉

日有秋收斃而後已是則湯武所以反之而聖成功不殊者惜乎太宗之不學也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子志寧馬周上疏卑之會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曰臣被刑懷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遠從何異上曰割地封功臣今通義欲公後嗣惟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發言然望朕豈強公等耶詔停出封刺史

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遼東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心襲封尤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豈沒為官歟抑則子孫謀美之禍何預乎封建徒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上幸九成宮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謀反率故部落四十餘人夜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主驚擊久之乃退盡追斬之於是言者多以突厥留河南不便詔並令度河還其舊都上曰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及太宗疑徵黨之絕昏仆碑溫彦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殿太宗不怒彦博而悔不用魏徵之言事同而趣之異何也也是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推諉之心彦博探其微而發之故不以歸咎魏徵行宮又暮之變亦已危矣古人謂

處伙人面獸心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仁恩結曰非此類其心必異者為此故也太宗恭承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錢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戒哉

時有謠言謂得佛蘭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輒湊市門笑時時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性見佛蘭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笑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觀管以來駁佛教者為高僧傳行世

自唐初佛蘭流傳經傳乘藉擊其妻著然正論空存而偽物不息韓退之曰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本惟怪之故開僻臣為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本固若何而能神使其能神則其四支百骸方藏六府亦常不壞何獨齒與骨故其徒寶而者之者又云有五色珠珠附而生焉其名曰舍利子六精氣所結也附於佛骨齒者自然有之若僧體則火而後有之今以人身論一息不

來日就其數莫不惡之矣乃能凝聚堅固發若珠寶豈不異而可貴耶愚嘗思而得之曰凡物必有有用物而無用天地不生也道者用之不窮者也無用之道聖人不行之也氣交而物生焉氣不能不交故物不得不生天地變化草木蕃人民聚散氣不為之耗兵革水旱之後人物彫瘁或十去七八氣不為之業凡賦而為形各有粹極不貳之氣焉故動植之聲色臭味華子實皆粹極不貳之所成也其尤粹者在石為玉在沙為金在革為竹皆在木為松栢在羽為翠翟在介為珠璣其在人也為才為智為賢為聖雖稟賦偏濁如虎狼豺獍為豺獍亦各有益於人其汙穢之其如矢如溺如糞壤城廂猶且有已焉而況於功故盈天地之間無不可用者用而當其理是則用也今弗

夫貴珍其身而鄙賤人理閭閻固讓以無所容
之至及其死也東原烈火獨得所謂舍利子而已是物也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資於生人盈天地之間
未有與爲比者是竭絕有用之源而歸於無用之地豈非
無當之甚乎人物雖皆可用非人莫能用之人爲至靈聖
賢又其靈之尤者也其功至於彌綸天地贊助化育使天
地日月山川動植各得其所而其本則由陰陽施受而生
佛氏所謂汗穢濁亂不爲爲之者也夫生一聖賢其用如
此其比之舍利子之無用相去如何哉世人悅其名而不
核其實妄心信事惟恐在後佛之徒因又崇飾眩耀之以
惑宗政明猶爲惑惑而放逐正諫又況其凡乎夫婆羅門
所寶者猶以物不能毀爲異非傳變有以屈之雖太宗亦

將動矣後世虛僞益甚往往以異獸齒骨并舍利藏之人
莫能辨也以千目所睹記凡數齒其大皆十餘或倍之計
瞿曇之身縱馳岸不通事文而順中有如詩大齒則其首
當居其身三之二何以成體而藏之者與彼而信之者冥
然莫之計也夫達人則無是矣宜不必辨然達者少而愚
人多故舉此詩諄諄特者衆而迷漸解於人心亦非小補
非得已也

上命倭君集謂高昌王麴文泰文泰憂懼而卒子智盛立致
書於唐曰得非公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如身已物故智盛
歸位未幾卒明唐書有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求之市門智盛
不爲其攻之而唐書有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求之市門智盛
不爲其攻之而唐書有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求之市門智盛

中國獲秦之地四塞以爲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
師討之既聞其罪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弔唁立其
嗣子以恩懷之不以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殘荒無
禮無義去置天子之兵于是故以利害之乘人之約迫以
強暴坐取數百里之地斥廣與周信足誇耀一時以義言
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係累其孤寡
縣其主仁者不爲也正其義不謀其利則取國之功不足
以掩不義之耻矣

言者請上親覽表奏以防雍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
大體必使陛下下一親之豈惟朝堂郡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凡表奏皆稱旨是欲徹于主聽不可不覽者也魏徵所對
與言者之意異矣若內外有司言于朝堂人主取而視之
則爲越俎侵官非治要之體也臣下表奏而人主不之省
豈所以周事物之情乎太宗若以蒙蔽疑徵徵未有以自
白也

上嘉吐蕃東使贊普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嬰之辭曰臣婦
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上益賢之然欲繼以厚恩不從其志
有妻取妻中國之法不辭也東使贊普雖莫校然知敬父母
之命亡仇儼之情則當聽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
矣欲繼以厚恩者猶難允道乎且四夷響應對者豈少其
人必一一以尊操之皇帝主之行事于太宗耻遠人之不
賓而不耻配耦之非類是未可喻也
太子詹事于志寧遺妻表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
又奸黜樹之音又罷退官役使司駁等半歲不許公出私

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妻切諫太子怒遣刺客張師政統
于承基殺之二人見志寧寢庭苦塊竟不忍

詹事東宮官之有者太子於之學爲父子焉學爲君臣焉
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爲奪其殺此人臣有筆殺者惟
金華之事耳而金華之事又有可否詹事輔導儲君以忠
以孝乃從金華之例冒家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
之不納其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志寧
是則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官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三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太宗下

唐紀

詔自今皇太子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
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之太子怒令戶奴伺玄素早朝以馬
驚擊之幾死

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
法也莫尊於王次曰后曰世子用物不會是以尊貴之故
得肆爲奢侈量聖人節以制度居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
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象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九
式佐王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
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
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天流幾驚於焉

華之下豈非君臣交失乎且周官三職所掌抑可疑也人
之日用好美好者莫太平膳與服而易以溺人者莫如酒
此王物者惟意所取不限多寡則窮極口腹爲珠襦玉匣
長夜之飲當由此起聖人所以抑情制欲未有不防其微
漸今乃立費侈之法自躬行之無及妻子則不必其餘滿
樂之過獨此亦可以亡國而敗家矣是安知非六國陰謀
及劉子駿之妄意邪說邪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一策初非發兵
殄滅則與之皆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
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遂以新與公主妻之
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夷狄所當偶也臣聞主則何較
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父英而皆不耻以夷狄爲子婿

入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助而正之房公狙於漢故不知
遠稽先王豈非可數之甚耶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
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
也何必於服已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
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創不亦鄙歟

魏劉寢疾上親至其第許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

魏公於太宗之欲婚其子也當辭之或以愚惑不堪尚主
或以儒素恥溺貴驕萬一不從猶當丁寧家人使之懇免
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不寧惟是帝之女性性嫁諸夷
狄人臣無外交而況可與夷狄為中表乎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晚近羣小好吸獵上畫以書切責
長史權萬紀條祐過失奏之詔祐入朝祐遂殺萬紀而反上
命李勣討之執祐至京師賜死

君國子民當用有德無姓不勝任則黜汰隨之豈可以不
肖子弟肆於民上乎齊王祐才行無聞而昵近羣小教而不
改太宗既知之其不可為教伯明也所宜召還使奉朝
請嚴選師傅輔翼防閑之則不失富貴矣乃不為之所至
使陷於逆亂於祐倚謀焉太宗為君父之道獨無責乎哉
上使李靖教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
故對曰靖教臣之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
乃君集欲反今諸見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
求盡臣之術非及而何既而君集勸太子謀反伏誅
衛公妙達兵法頗諳信等而不為術勝則過之在相位洵
恂似不能言又被讒杜門謝客之類非信所及也然君集

告上之際亦已危哉向也不遇明君則受疑必矣雖然有
如太宗開以術之精者不知靖何詞以對是故君子有若
無實若虛嘗太宗之問之也宜曰臣平日奉使征討皆仰
憑聖算是以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焉又況被命使教君
集其敢有隱君集既盡臣之術而意欲無厭妄意精粗之
別以動陛下之聽必欲見殺是逢蒙也惟聖明察之如此
則臣忠盡所謂盡言無諱者也今乃以精術自居如君
集之言其與多多益辦之語亦何較焉前史謂三王為將
道之所亡世以為口實亦據後世觀之耳英布信越不待
斥也揚素空勳不待三冊也大公八十鷹揚封於滎豆
幾三十君其兵法後世之所祖述也何為而然乎

太子承乾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覽承乾廢元昌死上面許
太子承乾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覽承乾廢元昌死上面許

魏王泰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泰恐治立謂之曰
汝與元昌等今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問之治以狀告上
無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
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
逆耳今若立泰所謂落其度內上謂無忌房玄齡李勣褚
遂良曰我第一子所為若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床
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扶抱奪刀請上所欲立上曰我欲立
治無忌曰謹奉詔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遂立治為
皇太子

太子非爵非常可立則立不可則不立豈當以言許人若
懸爵賞耶高祖惟再三許泰主而中絕也是以歲臨胡之
不太子崇忽忘之又蹈覆轍使太子自速廢放何臨政則

勝智出萬夫而處父子間搶攘乃爾至於投床且欲自刺
無理義難容之氣取笑後來豈非才有餘而德不足歟
李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可託幼孤者無踰公世勣
流涕辭謝齎指出血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
下義疑狙猜祇至於刑牲敵血而誓曰或間哉命司盟司
慎名山名川舉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
殛之俾失其民陳命亡氏將其國家其言可謂泰深痛切
矣曾未旅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
晉命取荀息欲人之信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齎指出血
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與之際以一
言棄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為贖太節也夫以言許人

者猶恐非其本心勣受託而無一言徒齎指出血而已使
當堯舜之智豈得遁乎

詔太子知左右也嘗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太子奉冢嗣之業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自古東宮有兵馴致禍
亂載在方冊事豈隱乎太宗之意亦曰我之得天下以兵
故於此而授其子也夫愛子者必使之近正人間正言見
正行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何患其不能嗣守洪業而汲汲
於授之凶器一何昧霜冰之甚也致承乾涕謀太宗之過
大矣太宗非庸主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故其過為大
而首惡之責尤重也

魏徵嘗薦僕君集有宰相才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

有言徵自歸前後諫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乃罷
叔王問主而跡所探碑

侯君集非宰相才魏徵為之諫夫也然徵事太宗十有五
年嘉謀忠益無二助成平定之功豈旁材所能及今
以一言之失結疑身後罷歸葬碑其諫言輕重適與德
難爭焉使志士仁人有憂天下之心濟生民之術而無
心於寵當世之用者豈非此等事有以啓之耶以太宗魏
公君臣之契猶不克終又況其凡乎無世而無小人方對
之受知人主言信諫行不可間也及其死矣疑似之言莫
與辨者故自魏諫疏以示褚遂良之諸行焉猶難死遂良
猶在可以質其言太宗亦不問遂良是與遂良併疑之
矣英明之君而有此無嫌乎日有食之也

工部尚書李太亮初為李密所獲將殺之賊帥張弼見而釋
之遂與之交及太亮責弼欲獲其德弼時為擢作丞自匿
不言太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推家貴以遺之弼拒不
受太亮言於上乞以已官授弼上權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
太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或問不負恩與有恩於人而不自言孰為賢曰市井小人
一飯之惠猶必能報而聖如禹類以不伐為克己之大功
則不伐者難而其賢遠矣夫張弼賊帥也脫太亮於死豈
知太亮他日當富貴而為是耶亦一時見其人而有動於
心太亮感其不殺而不忘報之人之常情也弼深自晦匿
既又却其貴遺以始者之相免非以利故也亦可謂不貪
其義者矣世之無德於人猶或掠取他人之業今弼於大

亮死而不求其報就謂盜賊皆小人而衣冠皆君子耶夫惟以利爲心而不顧公義於是子而責報於父臣而責報於君君臣父子去義遠利以相接而人之大倫亂矣昔晉王臣從亡載有功於重耳重耳得國五臣受賞未爲過也而分之推惡之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子而誰主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實其姦上下相蒙難與厥矣遂隱而死之推之義難若過中然與其貪也寧介以此防民猶有無功受祿賞而又責其不知報公之道者

上疑太子仁弱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雖奴恐不能守社稷其主格矣果賴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曰臣上曰公以格非已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直卒文良主儲副至重且可數易上乃止

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長孫無忌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太子懦弱舊矣非適今乃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換竊諸王性行均之爲庶何疑於選賢乃專聽無忌貪晉王之親甥而貪晉王之英果至是則不可易矣太子天下本本數搖天下數震動危道也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何及

上問羣臣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智實守文之德此皇天所以非大唐也

爲大臣又整肅其侍重而恩澤與餘人異矣凡爲人謀猶

不可不忠爲君父謀平爲君父謀雖薄物初故可不得其當況建太子乎無忌以驍戰居輔相所宜授上其果以安靖國家乃私於其甥孫力擁護雖晉王無大過在庭多必爲巨然主斷大論示衆趨向者無忌而已無忌之心爲國則輕爲身則重晉王既立可以長保富貴無父子孫理在不疑也曾無幾何時困於詭罔不得見上開白一言竟被誅絕然則向之潛私通所以自伐可爲大臣謀國置嗣不忠之戒矣雖然高宗曰學元舅羽翼之勤一旦弄猶冀主不少顧情悠悠者天此何人哉

突厥候利達可汗不能撫御其衆悉奔候利達南度河請赴於勝夏之間羣臣不可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父主惠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豈猜忌易則骨肉不爲讎敵突厥資窮吾以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候利達既失救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太宗所謂人主惠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其言有是有非子貢問如有博施濟衆何如子曰堯舜其德病諸非謂堯舜不能是也四海至廣矣博必極於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及耳是故先王歲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亦猶一身上有高祖下有玄孫豈不欲盡爲之服哉隆殺之勢不得不然也至於畫爲五服要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二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爲猜忌也魯公與成會仲尼書之又與戎盟春秋

日而記之。爲非或然。顧不當以中書持之。更不令會。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公三帝三王有所未盡耶。夫遇異狀。則於中國將薄矣。非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必不信矣。其勢然也。或曰。太宗有失。可指乎。曰。若伐高麗之役。苦餉。而進舟車。不若符突厥也。非薄於中國乎。魏徵既死。絕昏而仆。碑豈不若信突厥也。非疑於可信乎。

上自爲文。祭觀太祖曰。臨危制勝。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萬里之才。不足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

問。漢高祖。魏武帝。見主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蜀先主。猶當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誰死誰手。其所長所短。蓋略相當。光武蜀先主。又機便優。魏武

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觀國之內耳。

上伐遼東。攻其白巖城。將軍契必何力。挺身陷陳。陳中其腰。既而得刺何力者。上付何力使殺之。何力曰。彼爲其主。非有怨讎。遂捨之。

太宗初討王世充也。登宣武陵。單雄信引衆直趨之。賴尉遲敬德等。遂解圍。洛陽既平。雄信與宋瑒等俱被誅。李士勳力救之。不得是時。太宗經營四方。收致勇士。知不及推信在世充朝。非有大罪。惡如段達之徒。不可赦也。特以相

尤之故耳。今觀契必何力。不怨刺已者。夷狄之人。而陳其甚高。然則太宗反思雄信之死。非爲不及漢高。蓋亦深何力矣。後之人遇此。其必以何力爲法乎。

上謂李士勳曰。延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上

建安世勳曰。不如先攻安市。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謂吾事。世勳攻安市。安市人棄城鼓譟。世勳見城後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堅守不下。

在宜易用。故以太宗英武。諸將百戰之餘。士馬精練。財用給足。而征程連之小夷。其必克之勢。敵如泰山之壓卵矣。而李勣以一言之失。遂不能下安市。城太宗挫志而歸。營營成疾。兵果易用。耶。世勳之言。乃田單所以誤燕將而堅即墨之心者也。反以自爲可謂大繆矣。太宗初戒世勳曰。不得不用公言。勿誤吾事。至是不戰。世勳蓋取則秦穆此其所以爲賢也。

上疾。疾劉洎從內出。謂同列曰。聖躬可憂。或謂。諸子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國九十七

之上。以爲然。洎洎自盡。

諸劉洎之人。史不載也。獨洎子以爲。褚遂良夫遂良王魏之臣。豈諸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耶。殊甫辨之。當矣。太宗殺洎。其遽不察之大臣。不付之法。司直用諸言。遂下詔。旨左右執政。亦不聞諫。譬是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斯忿之氣。無所發泄。正爾時疾。而諸劉洎者。觸其諱惡。是故奮發。變蛟。復思惟人主。必以義理養其心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上之伐高麗也。攻安市。城高麗比部韓陸延壽。患真帥其十五萬。救之上。令以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乘勝競進。上見上。道宗言於上曰。高麗偏國而來。平壤之守。必弱。賴假其力。上謂其根本。上不應與延壽戰。大破之。上太子

日朕為將如何既而攻安市不下引兵而歸至京師上曰吾以天下之力困于小夷何也退宗具陳其要虛取平壤之言上愜然曰當時勿勿吾不憶也

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為其然也初過博羅等谷誘致而取之遺示陳計正法太宗經度延壽之時遂不見答既克之方驛報太子自伐為將之功道宗固不敢再言也太宗為秦王破諸大賊與謀並進其去取靡不當也銑意乎高麗而忽忘奇策蓋其志滿而氣驕是以親將大衆而宿於小醜志不可滿氣不可驕也如此夫

癸未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為慶朕感威威令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水不可得此路所以有負來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

劬勞之日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焉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復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明皇雖非目覩當亦傳聞矣千秋節之置既不法祖宗又為後世非禮之訓至受貢獻焉流弊之遠歲歲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諫諍之習華矣

進士張昌齡獻書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皇甫德參議修修陽宮即欲以誅罰罪之張昌齡獻書宮頌即以供乘之貴之然則人臣何苦而自誅乎諂夫懸賞誘人之非理導之重法沮

者書之所行也而太宗亦為之予以見太宗在位日久德不加修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終不息之誠以太甲成王猶龍之而太宗有恨焉子以見聖學不傳離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成德之效矣

充容休惠以上東征高麗四討絕茲管轄相繼服玩奢靡上疏諫上善其言

太宗非養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勵納諫一事可為百王之師法然魏得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女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管轄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素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褚二三公亦不意進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王李善直玄武門時太白耀書見太史占云女王昌民聞又傳秘記去唐三廿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君柔小名五娘又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君柔因是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且自今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借使得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之言以象數言之然則治亂皆前定人事不必為矣而可乎然則太宗欲修人事將何所為曰占與秘記皆

言女王武王而以疑君美則不類矣蓋亦求之言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者乎於此而為之防維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它求蓋以謂古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而不疑如嬖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賢不通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妬女之患矣

貞觀二十三年帝崩

堯舜之德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禪子能之湯武之功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孟子能之成康之治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未見其人也或者曰顏孟未有所為而子以為可繼堯舜湯武知唐太宗身安百姓四海晏然何愧於成康而子以為未見其人也敢問何謂也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才顏孟有道者也而才以弘之唐太宗有才者也而未聞聖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或曰自漢而後天下合少離多迄無善治至於隋煬無道極矣太宗天授英武氣蓋一世觀魏晉之削平僭亂舉四海之執權以清風而納諸富強取其大略其小不亦怨乎曰玉有瑕瑜不能相掩況於人之得失太宗之功識大矣高矣盛矣然春秋之美責備賢者學惡自畫而德惡小成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述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為師資可不辨乎以愚故太宗平生資材氣局特與曹操相侔仰曹何漢高之敵敢求諸三代其視商太甲周成王蓋望洋向若而歎矣夫太甲成王皆中選也太甲欲敗度輿敗禮一經伊尹嚴訓自怨自艾趣仁遷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言女王武王而以疑君美則不類矣蓋亦求之言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者乎於此而為之防維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它求蓋以謂古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而不疑如嬖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賢不通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妬女之患矣

成王聽流言疑周公一經皇天動威出郊黃幣改悔日南宮其身不復有愆言述德也今太宗見隋煬非諫而亡力反其道然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美矣然前失於更後失於繼作其先諫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若其後忠諫尚少則危亂之漸多此之遠後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皆猶不遠也此之太甲成王不重前而豈直惜獲戾事太宗以諫諍為已任者莫若魏徵矣其人也實目為田舍翁而欲殺之其死也竟情饒問絕其命而外其碑太甲成王寧有是耶夫伊尹周公之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貞公曰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伊尹能使太甲為商賢主而不能使之為湯也周公能使成王為周賢主而不能使之為武也則魏徵若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怪也

高宗

高宗

六月帝即位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陳煬立為太子天下地震其筆未遠高宗必聞之矣即位後逾兩月而地震不言方所是亦蓋震地豈小變哉而晉陽尤甚皇天示戒王業所興於其不寧而多所羅摩其變益甚高宗曾無恐懼之心脩德之事漠然如不知也使其推類而求克正厥事兢兢勿忘則武尼必不入宮而禍源自弭矣當是時大臣亦無一言以警上心欲銷去之者蓋忽天地之戒自太宗猶然為天下主而昧於商大戊周宣王宋景公應天之事豈非闕失之大歟

謂宰相曰開宮司行事多不盡公長律無忌曰肆情曲

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束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

常情易於而難公況於帝王威尊所以生可以殺可以予可以奪格以公道猶恐其肆於情欲也況為之開私邪之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詳順美意勸其君以身率臣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責加焉是則宰相之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取人情人夫人君以天下為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為無忌失言而褚遂良并外彼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備位輔弼固常才也不能革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為是而官司不避徇私之嫌其氣政豈有既耶

散騎常侍考選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以謀反伏誅

取天下者必義為之則大理所佑以利為之則神道所虧

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太宗承統考林之策也豈非風

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為終始而禍之之及或

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與周召武王比是何也裴常以

貪賤為憂文靜在縲紲之中登唐公父子紀事非有怪

臣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當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

裴劉初心則為己而發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故天

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殺雖僅全其身至其孫亦殆矣

房比之賢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軍

圖取成去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入此陳平之

之慮也而房杜蹈之其宗嗣不延宜哉昔管鮮蔡虐

橫武所以昭周公殺鮮因度而降厥三叔欲存周公以

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視

重也管叔重罪又無子故不為置後設若有子亦存之矣

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邦諸蔡肇成為蘇人不齒

者三年過三年則黜矣此周公親之法也若魯隱公則

謀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既已殺之乃

盡除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之甚歟太宗之子孫幾幾于

武氏杜荷房遺愛為宰相子高帝女獲麟而關於

義方交通逆謀兩族遂隕是故以人治之之則立事建功

可掩怨怨以天道言之則意愈之積怨以類應身觀君臣

其德業被世固為光榮而出及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

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豈徒然哉

無忌深惡吳王恪遺愛經其同謀格坐死江夏王道宗與無

忌及褚遂良不相協坐遺愛交通流嶺表

魏徵死能繼之者惟褚遂良耳孟杜稷臣也其語劉洎無

顧迹吏不明指之禍以迫于訟免之言故君子為遂良解

以為無諸人之事也江夏王道宗唐賢主也有大功無顧

過坐與遺愛交通而黜已為不可又猶無忌遠甚私憾然

則故入其罪矣無忌因遺愛之憾強及具王遂良所宜救

止既不能然後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夫受顧命重大政

而刑罰顯顯不傷人心其不能保終而來議者有以也夫

房房之辭配餐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遺愛連謀在左驍身後李霍焉既

誅不殺大將軍之圖形杜荷休法不絕如晦之從祀然則

房玄齡宜視此矣而無忌遂良素不諫其以為嫌乎抑

以為其平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才人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感業寺為尼內之後宮主皇后之謀也時蕭淑妃有寵后欲以武氏間之故勸上納焉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耳行之而善賢學之所從而不得者未必從也行之而不善賢學之所諱而不肖者未必效之也武氏之事歷歷方諸果則王姬猶為薄乎云耳他日玄宗約高宗王姬則有其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責唐世無家不由太宗首惡也

夏四月大雨水衝武門入寢殿漂溺衛士及居民死者三千人六月相州大水呼沱溢漂溺王千三百家秋九月上謂五品以上曰先帝時五品以上論事不絕食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謂治亂非大數耶則周祚十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謬也謂皆天數也則高宗正祚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修行早不為應不謬也今以匹夫死生觀之伏矣繼以後者多矣而上之人怒機釋則遂生有恩昵足恃者多矣而上之人心懣懣則遂死死生之際間不容髮而主者喜怒若及覆辜乃有當生而死當死而生然則治亂相易亦猶是矣此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鑒者然雖有死證而必冀其生也又天人之際若不相與而有若影隨之相持或先期而垂戒而事而示警非凶確定終必欲扶持而安全如唐太宗有功在

人無一卅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謹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雖父之詔子諱諱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及詔五品以上使之言事又皆派蕪無一人應詔變又固欲中微恩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如何褚遂良力諫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出昭儀於集中大言曰何不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加刑

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姑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致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自太宗在御坐清風奏古文而民間有秘記正使太宗愛其所志而疑有所不及遂良覺得不聞而逆為國家長慮乎又况占龍之讖已有其人則實率協舉公上書皇后沮止長髮之命深譏高宗制邪怨勿干先帝之私意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遇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易以見幾為吉而姤以收件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

上以問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為太子而以我軍事為言隋文帝親德宗是也為宰相而以陛下家事為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畏邦之言也李汝論之詳矣後世雖不聞為此言而此言常在非當禁之內父子夫婦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優

武后既立，皇后譴她並囚於別院上，常聞行至其所見其至，封閉極密，惟發望以通食。嘗聞破傷之曰：朕別有處置。武后怒遣人杖王氏，諸臣各一百斷。至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又斬之。

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爲之天甲曰自作孽不可逭王后之謂也蕭妃於后無忤亂之節后之惡之特以己無子而披有寵耳使后少知開明之義師漢陰面二后之所爲薦進後庭以博帝意誠恭婦德率廢不越高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意乃不勝妬忌居外寇以攻內嬖是未嘗排媚嫉之心忽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

及也宜嗚呼此亦可爲後世爲人妻者之戒矣

猪遂良爲潭州都督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上不納
韓瑗之心則忠爲高宗計則是而所以處遂良將奈何哉
使還朝廷耶彼久安背事武后后亦安肯貸其死便爲削
史耶則外諸侯奉獻王產亦何補於國家大論以瑗之逆
危若累卵而遂良爲逆良慮乎天子昏庸以父事爲要力諫
不從奉身而去以俟天命可耳

劉洎子訟其父免以爲違良所請而死上以問近臣藥彥璋曰今雪洎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

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遺之陳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係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妄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存天下非之史策書之萬世議之

之是豈所以爲孝乎劉泊子欲盡父冤其道無由因陷今罪遂放假以爲名庶其志必行耳然立碑之言雖爲先帝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也其意則是其口則非不可不察也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降日視事從之

先王時雖不屬後也猶息以導其以傳尊也虞郊之詩矣
宣王也因以箴之讀詩詞第見其美未知其箴也說者曰
朝以辨色爲節尙展而見其旌旗禮之中也夜未艾則早
矣夜未央則大早矣以其太早也將有難繼之患故以得
禮之中爲真此所謂美而箴之考之古先哲王未有以早
朝爲戒者詩人之意蓋亦譏宣王先勤而後息耳此義於
經訓爲有益太宗之季三日一朝爲疾病也高宗春秋鼎

卷五

盛天下。日萬幾。乃無故嚴設請誥。日視事。得非取誨于房。惟閤乎爲大臣。而如此。亦以異於雞鳴。嗚。嗚。陳荒。潘急。慢之戒者。矣。唐室中。豈獨高宗。凡大臣與有罪焉。

詔旨今僉尼不得受父王及長老委命謂僧尼不得受世俗之命。太宗已詔僧尼致教父母妻室謂僧尼不得受世俗之教。然則何爲有此詔乎曰此武后意也武后嘗爲尼外人未必盡知也高宗立之之詔謂受賜於先帝事同政君固不曰取之於尼也是故降此詔抑挫僧尼以白已之元在宮掖而不來自感業寺耳雖然其意則邪其事則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故雖國君於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況天子乎必也令浮屠老子之徒於父母於君上於所尊者無不致敬而父母尊者不得

乃不然後為宜也

武后怨長孫無忌不助己許敬宗要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折之敬宗亦怨武后令敬宗伺隙而陷之會有幸奉季季季樂朋黨事敬宗判按敬宗遂認季方與無忌謀反上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下詔削封邑黔州安置

詩三百六篇惡說者居五六焉其義皆以自微而著積少而多如宋太采青蠅月錦之論是也孔子言諱惡之情亦以浸潤膚受況之蓋不如是則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許敬宗之譏無忌直以謀反動人心值高宗庸懦不俊參詳一二日間片言而求不必捷捷幡幡然後濟也吁可畏哉太宗每斷死刑慎重詳覆云子番三高宗所親見而不知法也若盧相尚數張亮則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

而徑殺之于以啓後嗣輕用刑法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靳矣無忌事兩朝其諂辭封國中切援高宗甚力凡以為身謀也而其效乃爾則局若忠忠直道與褚韓二三公同其禍福不亦榮哉

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許敬宗以心族志不叙武氏本望故請改之乃以武氏為第一

太宗修氏族志以皇姓為首許敬宗乃降李而升武高宗苟有幾微之見心豈安乎敬宗去請不疑高宗聽許無忤是日絀其姓矣連敬宗所以敢語許行無忌憚者非特以其君懦昏也蓋信占記之文知武氏將昌可倚使以取富貴由是見褚繆良不能止邪以未萌禁亂之初生而忽於占記所告也夫未入宮之時數千金抵其用力為易既

拜昭儀之後寵榮躋其所之為難至於置劾其時以頭流血曾不若田舍翁易婦之言適得其幾是以君子痛惜於斯焉

涇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雅相為時未嘗奏親戚故其從軍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替便其私由是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任雅相宰相才也而死於一時使遇太宗則必見用矣使居無忌之任必不取物情私用刑罰矣詩人之譏尹氏太師也曰瓊瑣姻姬則無應任宰相代天子序進賢才而以姻姬元璵之人妨塞仕路然又仰天而訴以為難以大度者世鮮不蹈犯此戒而雅相持軍不奏親戚不以國家公器自便其私故知其可以任百揆之職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曰吾久傷死今以身兼國不擇甲冑赴敵而死

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遣之寄曰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死之為難使遂良而如此則能持重無言矣

魏州刺史李協坐職賜死司宗卿李協父叔良死王事李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不赦

當言而不言忽有所言則其言必奇當行而不行忽有所行則其行必異喜怒賞罰亦莫不然高宗昏懦其意有大宗之法如掃塵塵凍然而於孝協之職確守舊

置下可施之許敬宗李義府耶法雖畫一然皇族則與衆人有間矣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幾何不厭之無陛下夫禮與法之所無者武后猶且出意創為又況於啓之曰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不赦他日東宮連見廢殺畫一不赦之教也

武后事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勝之術者王伏勝殺之上大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廢后左右奉告后后詣上官訴上羞縮不忍曰我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殺太子忌謀大逆儀伏勝死于流所朝士坐與儀交通者流貶甚衆於是大權悉歸中官天子拱手而已

武氏殺王后蕭地長林韓瑗諸人高宗豈能不介然于心

而卒莫如之何上官儀之事自己為之又非有讒人來間而致之死雖尊婦機譎忍毒而高宗亦太懦矣君子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高宗宜剛而柔宜健而順宜制而從宜由陰濁勝耳武后逼芳士入宮為厭勝於敗露而決勝當是以聚虐劫持其君高宗素非烈丈夫又負此不義故雖知郭行真之事猶不敢咬嚼憤屈甘之而已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其高宗之謂乎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前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虛闕三老悟孝武以父子

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真正朝廷則謂之失當甘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則於忍之失張公藝之勸之故知其資於茂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三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畫分一其有鑒焉耳矣

初劉仁軌與李義府有怨會仁軌遭權浮海遭風失舵令監察御史交其式鞠之義府謂其式曰君使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謂仁軌曰君與何人為難宜自為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若自引來歸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及仁軌為相見式大懼仁軌聞之為司元大夫杜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袁異式為小人者則不受仁軌之言直殺之以取知義

府矣今劉不然是異式之實也仁軌欲報之者具以上聞如李太極可也還有遷叙文越常級將以示無絕之公道足以為郭非準相之體也

劉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華州司馬將軍史與齊賢從上獵因言齊州縣令齊賢捕之上曰彼豈捕鵝者知何以此行

人主雖為嗜鵝然亦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非所蔽者重故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若以待劉齊賢之心博求賢才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良醫能已之者既知齊賢方正而置之外州司馬雖不使捕鵝亦不能求其謀故言嘗不用郭公之道耳

上排品田

爲國必務農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得德以於百姓高宗
出房帷輒相懇語天下賢駭入於危亂方以躬耕千畝
勤於九推去官勸農之本乎

高麗

高麗方之小國較之契丹高昌吐蕃薛延陀之難取相
去遠矣然以隋之強盛以太宗之神武昔再三伐之而不
能克何高宗成功之易耶曰此乃隋唐征伐之效種威約
之漸顯其時未可耳夫以一方而當天下縱使地利可恃
人和可守而三十年間七拒大敵筋力外耗氣血內傷安
能以是久而不敗又況太宗名將李世勣薛仁貴猶存而
中國區區少事勢力益壯故雖以高宗庸懦弱而坐視
前人難獲之功也苟不原其本則觀其末謂高宗威德所
致與漢宣服匈奴朝呼韓耶爲此則誤矣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連遭風失米考
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注曰非力所
及考中其人既無言色亦無愧詞又曰寵辱不驚考上上
考士者當較其才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進退之厚貌深情
者得以蒙其數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自
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爲榮綠此亦山公啓事之餘俗也後
世謂最負犯立爲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繇則善矣其
人有異德美行無由登錄而貪職盡辜幸免拔舉者即以
無過者于官簿實至混亂功罪同區木之有以也且非
揚之關政乎

西域十八州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降

貴阿史那道奇郭特封爵之

太宗勤兵遠略郡縣四夷以爲帝王之盛節也然北荒初
平建十三州分遣敕勒酋長未至所部而絕絕吐迷度已
私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之故以是知克伐雖易而不叛
爲難也至是吐蕃復盛破吐谷渾陷西域十八州朝廷遂
奔四鎮遣三將徃討大敗而還而新羅百濟高麗餘種相
繼叛亂突厥亦逐反命將出師自是無寧歲是故齊之服
蠻夷也以柔遠能通擇德充元而難任人也武王之通
于九夷八蠻也以懷德也後漢張奐宣王討之至于太原
而止不窮追也齊拓公越千里爲燕關地而伐山戎孔子
不取也所以然者不虛內事外困吾民之力事不毛之地
取虛名而受實禍故也是故吐蕃突厥高麗新羅巨而又
叛者太宗之所致也使太宗而在尚未有善後之策况而
宗乎

郭特封爵居薛仁貴之下多違其言唐兵遂大敗三將脫身
免並除名

薛仁貴能攻戰而未知爲制將之體也郭特封爵數相違
豈可與之共事斬之上也言于朝俟命次也乃不能然其
獲敗自取之矣待封爵以國事爲重意其班實以流收之
曹景宗爲法則協濟成功俱受顯賞豈不美哉雖然役
也待封之罪重仁貴之罪輕而罰一施之他日魏元忠亦
以爲言謂二人罪當同科者非也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討武宗等年紀多不實故也
你始不可不損也自太宗必欲觀史雖房元齡不敢盡使

見也乃與許敬宗等刪為兩相實錄上之既經刪削則遺闕已多矣敬宗之所以敢為不實得非房公啓之教故嘗謂左右史當選天下有識直士久於其官爵祿優放而官則不從天子不觀史宰相不修史詔史官第書事實而不

得輒有褒貶則是非得失法度文章後世有考矣
武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舉本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

喪教三年詔書發策行之
武氏之請加母服所以崇陰教也猶不欲特請乃以聖緒出於老子先之而請王公以下習老子書可謂能行其說者夫五服古聖人所制其輕重陰教皆有理義豈可以私意增損武氏之為此請也蓋自太宗時禮官請加高祖父

喪教三年

武氏

武氏

母諸服太宗不命博學碩儒斷以經訓正以古禮而率然從之於是武后請加母服它日玄宗加帝誥建九廟作而不法自以為厚而不知違經背禮乃所以為非也古者父在為母齊衰期至聖人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其繫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不言大而言至此齊衰期之義也今於父在以母比隆躋地尊天扶陽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履霜而已哉不特高宗情加而其失至今未革也必欲得正其必以古為則乎

太子弘仁孝謙謹士女愛之中外屬心武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行由是失愛暴斃于合璧宮人以為天后配也太子弘幼有金龜居東宮十五年其過失惟命官厚擢固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左氏傳至商臣事厥書而嘆曰經籍聖人訓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我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所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是時年方幼學而至心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它過特以奏請弗旨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朝夕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儒昏母后事之充當

遵養時晦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是忤而見誅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大理秦權害才范懷義譏所昭陵柏罪當除名上命殺之狄

仁傑

仁傑

仁傑

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乃流二人于嶺南

高宗非可以理斷者而其言則不可不辨其言何謂以不殺伐陵柏之人則為不孝是也人子承宗廟社稷之重其職豈為陵墓一木之存亡耶祖武不可違也考志不可背也所遺之人材不可屏弃也所立之法度不可改也祖宗有未善猶當掩隱而消平之父母有失德猶當彌縫而正之如此則孝道庶乎其可言矣今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顯命大臣其與陵柏孰重而自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豈不備益乎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遵父離母而居於陵以

計未遺木師小名妨大德者君子之所惡也

其父祖之名者寧違禮律以行其私而不知違禮律之為不孝也夷狄之行事曾未足以增光祖考季孫之遺獨於名諱必曲為之避一聞人言之小則斂衽變色大則號怒隨之是亦高宗罪伐陵柏之類爾夫名有可易之心字者若之為如淨之為潔是也有不可易以他字者若而為綠士而為泥是也以太宗二名論之以代易世以人易民或可或不可也代以一朝百世以三十年言今日有詞子永代則非其義矣人以三言民以萬姓言今日仁者民也則非其義矣由此而觀易若上法孔子一名不偏諱言微不稱存言在不稱得字是於廟中而諱則祖考子孫不相悉其為誰也詩書而諱則詩不可以為尸書不可以為舒也嫌名而諱則得不可以為厭冲下不可以為轟也而世之人寧違禮律以行其私甘受世禍乎子而知孝之達臣而知忠之大則必不為此小恭末謹矣

五月十九日奉九成宮山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

世言周無災穰義無燬年夫周之衰秦之盛其歲年固多豈盡無災燬哉亦言舒緩慘刻之應而已高宗可謂舒緩解緩之君在彼徵宜得常燬本乃盛夏而寒何也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或曰是時武氏未全得唐之政未多殺也何為而有此曰天降時雨則山川出雲噲將至有聞必先大肅殺與陰所為也乃兆於仲夏之時惟是就者知之人君而不悟也生幸其時者必有晦迹歸光之士矣

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武欲和親或欲嚴守備或欲

聖舉之竟不能決

太宗於戡謀紛紜之時若非心有先定必能決擇從容決如轉圜決擇從善御寶建德於成舉專用許敬之類是也心有先定處突厥於塞內專用溫房傳之類是也則未有發言盈庭莫知去取而罷者也高宗之時賢才尚多議吐蕃而不決則以君無先帝之明也其時三議和親與啖戰非也和親則辱國有耻者不為啖戰則疲民惻隱者不忍保境嚴備策之中也一言立斷矣

偃師人明崇儼以符咒幻術為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為賊所殺崇儼屢言於后以太子賢不堪承繼及死賊不得后疑賢所為誣以謀反廢為庶人

先是郭行真入宮肅清高宗為之殺大臣及故太子矣又

以明崇儼之死為之廢太子而終不知其情實人心既昏乃如是耶厥後之事未嘗究治則行真固無忘今之殺崇儼者矣和親吐蕃書以為平神醫藥厚劑饒生官之象著矣

詔裴行食言崇儼傳其言曰撫主貴極制敵尚非遂以詐勝之

撫主貴誠不易言也制敵尚非非仁義之兵也春秋絕兵法殺無道於以詐勝者則書曰敗敗者彼來戰而我以詐勝之也書文城濮之戰其密以矣許曹衛以御楚之黨拒殺者以激楚之怒然後得臣之意決開一戰而勝之孔子不美其功而隨其譎及太公望欲毀車崇卒以敗勝聖人亦以敗善其惡用詐謀如此是知制敵尚非非仁義之

道極則反。一書載傳不反爲人所敗乎曰光武破尋邑孔明拒曹操皆強弱不侔而未嘗用詐光武直順人之心而孔明行師有制是以所向無敵必曰詐而已矣

一遇不可許者豈不自敗乎

薛紹尚太平公主驛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顯以寵盛憂之間族祖克構曰帝舅尚主國家故事何以事行行之亦何傷然顯曰主驛母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得也

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肯通姻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望族名士女驛母適此則尚主之法式也帝女而不擇名士爲歸名士而耻爲天子婿可乎必也公主有父母

師傳之訓如太宗宣宗不驛其女而爲之婿者德行行乎

金

三十

三十

金

之不可驛母見於薛紹於愛顯克構之言乎

立皇孫爲太子太宗上欲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立皇孫爲太子太宗上欲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

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子孫者也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

事君之道有所問據經法以對然後爲當若阿意從欲而

計會與文是小人已王方慶始而正言既而獻說執義不

欺敵也而高宗所謂自我作古者是耶非耶曰對言而然

所行而尊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矣言之而不然行之而不

能傳於今則人不顧垂於後則世不遵雖欲作古其可作

言藉口蓋亦藏其名之可以自便而不知理之所不可成

也

以吏部侍郎魏玄同同中書閣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先見玄

同言銓選之弊請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上不納

委人材於選部不問賢愚功罪以年格次進知治體者

以爲不當論之詳矣惟在上之人無意於得賢能致平治

也則曰守法足矣苟有求賢能致平治之心則必改此

改此法者必慎擇天官而取人之術數路並用則兼問

所長而除晉魏之失矣夫言事之人常以有言不用爲勸

以人所見不同或以不出於己也今玄同言而不用以制

在他人也及身爲宰相可以詔王廢置矣乃復寂然自緘

前議豈言之易而行之之難歟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慶陵王明自殺上深惜之盡免

黔州官屬祐一夕忽失其首垂拱中明子慶陵王俊黎國公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奏曰太后察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勸兵入宮
宣太后令廢帝宗為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
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是
為韋宗事皆決於太后

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於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中
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為失言炎安得奔告于后遽諫
云耶身為宰相勸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為首而武后
為從矣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
下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下
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
益彰炎豈憤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為不智罪猶淺也識
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為后腹心股肱之助其情為如
何它日劉景光胡元龜與文武間不以炎為反者皆昧於
君臣之大義者也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
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
乎太后曰呂后以權與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
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成以
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呂氏惟殺趙王嬰戚
姬也遂有王諸呂之事武氏殺其主母而害三太子比之
呂后孰為甚矣裴炎氏之敗以為戒而不知廢天子者呂
后所無有事當防微而為之決其防事當杜漸而為之
撤其杜漸行此事而口出此戒所謂識三五而不知十

其愚豈不甚乎

諸公用事眾心憤慨會英公李敬業同穿微服唐之奇蹟
王杜太仁坐重裴炎會于揚州各以次職作亂以斥復為
舒遂起兵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
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求得一人類貌
故太子擊殺衆士賢不死亡在此因奉以號令

徐敬業欲因天下之憤而舉兵者直數武后盡君廢王欲
代唐室之罪且行且撤收衆風馳荷得罪人何處唐至無
主而施施然開三府方效成方遂王郎之所為給衆指令
夫大事豈可以詐立哉已自為詐人誰以誠應之其不旋
踵而敗也宜哉

太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堅子得以為
詞若太后返政則不計自平矣太后怒以炎欲反斬之

裴炎謂裴宗年長不親政事故賊得以為辭中宗年長既
親政矣而裴廢之何說也始而廢中宗開太后視朝今而
議討賊勸太后復辟譬猶以肉啗飢虎又從而奪之則見
忤而已矣故能權輕重而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
為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遽擅權而
亂國也方之太后專斷之女豈不懸遠乎中宗雖下愚炎
與玄貞反劉仁軌劉祥芝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
外司也然裴當高宗初崩中宗即位之時即奏言太子未
應宣政有要速處分望宣太后今施行廢兩月乃有廢立
之舉既自當于太后矣今又欲使太后歸政卷宗以中宗
議而弛張大柄一出於己其將能乎太后目之以反矣

欲許此名不可得矣

詔李昇逆討敬業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元忠智謀誠可爲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之者矣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憂於唐室然則將不令李昇進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獻言萬宗而令以官誠有遠見矣略若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雖非見幾亦未冒坎也至是鋒穎已見聲名已彰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擢遂有道以速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女而自媒夫自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賢之故有

天下國家必勢多急抑奔競取難進之士勵靖遠之規所以成人材而興禮義也武后此詔可謂失矣陸宣公道遠治體者乃引以爲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補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爲德宗精思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銜鬻之門消廉耻之道乎狄仁傑張柬之姚宋諸公豈自薦者故凡自薦賢者不爲而才者爲之人君安治天下固賴乎賢者爲本也

命鑄銅爲匱置之朝堂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永仕進若茂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授之西曰仲室有寬抑者授之其曰通玄言天象災變軍機經計者授之命正諫補闕一人掌之生員識官乃得授走號

古有肺石誇木皆以達下情上之出令如石之堅確其勢然也下之貢諫如搏水過壑亦且勢然也故明君慎於出令而急於民情之上達或石之貴則非其所爲則近是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否臬則可也使人獻賦頌求仕進則不可也後世於所不可者不謀而同之於所可者乃閉而不行或又設令曰如某事乃得言某事乃不得言於是民之幽隱國之利病已皆不得知謂言日進而危亡之害實成矣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乃盡開告密之門寵任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競爲讒忍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猶愁求家反是極等名或以操關乎足而轉之謂之鳳凰臺或以物絆其足引向前謂之驅駒投鐵或使跪捧如累贅其謂之仙人轡果取便立高木之上引物尾向後謂之王女登梯或倒懸不礙其首或以暗棒擊或以鐵索繫其首而加機至有斷其鼻者於是入獄者望風誣服

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具且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教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漸浸至唐末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形于繪畫則人得見而信之更智由是激矣周立本圖地獄像用至今尚有之況當時羅織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復可況此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陰間耳不慮其弊使人自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鳳門 出同鳳閣鸞臺三品劉蕡之請置賢突隱曰大行既
崩臣豈明何不返政大隱發奏太后不悅曰得之者
乃復藏我或釋釋之受賄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請示
之諱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能為太后大怒以為得制
使賜死

律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
議乎而與父言之不知聖威之戒也道貞嘗有變常止乎
正而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已歟氏方欲滅唐而自立
變而不正之大者劉蕡之以王道律之不亦昧乎雖然不
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數則宰相之言也太后一時處分
後世特旨御筆之屬也命今之出治亂安危繫焉雖小事
猶不可不慎况殺宰相乎大時與政事者凡六七人無敢
執議以一陰制羣陽消滅賢臣數使然耶抑人不能
三才而幹之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則天皇石下

唐紀

太后遣韋持價擊吐蕃軍方質請知舊制遣兩也
者明君遣將委以關外之事比聞御史監軍
持價承稟以下勸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
事有意非而言是者取其言可也武后不置監軍之類是
已人君命將必置監軍其欲觀今出乎已成則收其功
謂上能輔命也取期歸請謂上違令也其二以兵授人
多至數十萬不能無疑焉耳武后管轄大柄謀不任下猶
恐大臣分權言者爭論以迫其勢故因方質奏請言以下
制上之非普示意旨雖然其不置監軍之事則可為法矣
自明是蕭代德意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於其肯回用是
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制四海母子相制其不能出其籠絡
豈偶然哉可以男子而不如一婦人哉
太后以私憾殺御史大夫來朝刑極口罵太后發痛罵自
是法官刑人先以木充塞其口
弊法必有所自後世習焉故常而不革木充是也使其情
服固無言而受刑使其未服而塞其口與殺不辜幾希用
刑之君子可不悉察而擇止之歟
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其變多潘州奏焚其一千七百
餘所獨留夏高其太伯李札伍貞四祠
禹與太伯季札或聖或賢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
無資於伍負者乎而得與禹同休公何尊哉
四祠所以風武氏也夏禹與高其太伯季札伍貞四祠者也

坤之六五不以黃裳爲戒矣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狄公在武后世第一等人也而不耻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瀕於危殆而養春於后文善處其用不先事而言時時而後發其誠心足以感動之故雖如武后驚烈暴悍亦爲之回慮易意而廢主得還其功大矣古人有不羞汙君者仁傑必以是自爲武氏于時年將七十以人生常數期之反正之日若可待也是以不計其身之危寧以冀唐室之復興雖未及知志而廬陵王來唐東宮觀兆已見矣向若既踐相位權來俊臣之獄一片不獲則此志不遂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耶是故同人之九三公用射雉于高墉之上獲之死不不利孔子曰俾者舍也弓

漢書

卷九十九

四

九

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然則仁傑比之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蓋摩其其後矣伊尹之就桀也湯懷之也桀不可與爲善矣桀湯復尹諫且勸之尹何爲而佐桀苟能勸尹則湯豈有湯之舉哉惟至于再三至于四五而言終不允也於是說湯以伐夏救民蓋未嘗枉己也故尹進而與有夏連則有夏可歸仁傑進而而不覲武氏未見其志焉得與伊尹比歟柳宗元乃爲之說曰伊尹蓋嘗思曰湯仁人也其功過桀賊不仁朝吾從焉莫及於天下可也夫聖人救世之心雖切而不肯少貶以求用如其不然孔子當燔肉之不至受女樂而不朝何況汲然去之乎爲是說者蓋以文其黨附王叔文之罪所謂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也楊子雲有言緇

身將以伸道也孔子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者細身也此言亦非也身者行道之具猶燭者照暗之物也身既滅矣道安能伸燭自不明安能破暗孔子無不見無不敬未嘗細也其言曰天厭之天厭之吾將仕矣以天自處行止在我皆是也爲細子斯道也惟知聖人者知之

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人語曰開闢軍載拾遺平斗量羅推侍御史盜賊校書都有舉人沈余公績之曰題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極史紀先知刻其罪諱謂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誣何恤人言

昧目聖利可謂諂諂矣紀先知糾之未爲其過沈全交劾死亦將何辭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爲也夫以女主而時能行明主所爲宜其運動四海

四九

卷九十九

五

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悅意爲用由是觀之呂政於忠諫者以誹謗罪之於是有偶語之禁有妖言之令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小決而勝廣起大決而劉瓛動將以遏之消以來之計始皇猜阻雄暴之資輔以李斯文法刻薄之而行事曾不如武氏之一婦人秦用是亡武用是有豈不爲後世之明監乎

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昭德曰子猶有叔父况姪乎以親王爲宰相權倖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默然曰朕未之思遂罷承嗣及武

收章

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承嗣派相權勢必速飛騰而去之以剪其翼詭謀慮之

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則其氣稜亦少損矣
宋徽則上疏請寬刑省罰以為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教流
言四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
息暴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向時之妙策
乃當今之芻狗太后善之自是刑獄稍衰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
無自入武氏猜阻辭許太容易諫哉陳子昂前後懇懇納
說甚矣后雖不怒亦終不從何李昭德朱泚則一言變其
所難如反手之易哉得其情故也后其奪人國故惡人之
篡奪之此武承嗣所以罷相也刑名告端既已收功宜若
芻狗爾此制獄所以少衰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
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卷十八

卷十九

六

七

姚璿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殿試始於武氏已不可不改矣時政記又始此亦莫之改
也豈非史之大疵耶唐制以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記注
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付史館
則偽蔑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
不復可信矣况武后行事汗曉冊牘奚可勝載姚璿欲為
之隱播故建是議耳一經宰相手筆史官不敢改其末流
至有君臣更相為賜者臣有大俊而有片善於時君顧其
相曰可書其善於時政記君有大過而有私恩於臣復
其君曰聖德恭事臣已善下時政記以是而送史館史難
錄之惟謹而君臣更相之官猶亦仗馬未嘗載筆端頭也
用是而為史其可信者眇矣或曰審如是則武后史必皆

滋美今之所傳何其瑕瑜不相掩也曰宋嘗無公道亦未
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之固記之故至
允數載之終錄於下樓之宮君子亦力為善可耐力為
善則已無所欺而人不防也不為善而惟人是防將見
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甘以為瑞結京儉曰金草
木華落而更發榮陰陽不和故在臣等太后曰卿真發相也
丹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俗謂之小陽春非瑞也亦非
異也杜景儉之言似之而非也正使梨不應花而花以為
陰陽失時號號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
正言鳥若靈言而沒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有李牛衛將軍安王武成儲少有不行怪遂殺求奔官

卷十九

卷十九

七

隱於嵩山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為彼猶優爵嚴整一
如山林之士

武氏網羅人才至惡蓋有實不圖舉者矣夫聞有才行而
不為時用者也當是時拂衣而去惟武收儲一人焉舍王
爵之尊歸兵衛之貴安於嚴整而甘於貧賤使后不之疑
其肯足嘉矣猜忌之主與內不尺者常疑士大夫不為己
用或至迫之以脫切之以兵武氏量雖非宏而識亦闊達
必為天下之士既皆為集制指則雖親屬亦求本末無
嫌焉又况規其所為無節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
奇才為識不能自晦而子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
夷雖俱稱百世之師夷其操蓋下惠所為易易而伯夷
所為為難以二者比方以論不羞汗君何如不立乎惡人

之朝也自附於義會則將有偷食苟容之行自附於伯夷則不生為守道之士矣臨所趨向則所立可見矣雖然下惠亦宜易為耶雖曰不事君不事小官然而不能遺佚不憚厄窮進不隱賢真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拘於一官而求容悅於君乎狷從其偏而廢其善是介翁而已矣

塞師德與吐蕃戰大敗於原州同馬師德因移牒慰諭官身體羸弱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况官

富貴寧犯理違義苟職亡耻耳官爵不可無也雖中人以下者衆所以至此亦由在上者不以義榮為幸而以勢榮相高故也或曰官爵之不必固也如此則聖人垂戒使無

危溢之行以長守富貴者何說也曰官各有當也四岳九官十二牧能夙夜在公靖恭備位終身不徙可也湯受為諸侯而見囚辱亦可謂危溢致之乎比干箕子違龍又可

以長守富貴為心乎下而言之官守不得其職意實不得其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乃曰長守富貴孔子之教也吾不可以輕去是則安富貴而已矣聖師德長者人也雖

以財刑為驚事亦安之猶賢乎於有於堅臥者而史謂其不復介意則非也僕來之物寧容介意介而不合又將如何

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八尺餘州鼎丈四尺各關山川物產於其上其用銅五十六萬斤自是武門入今宰

相帥衛兵十餘萬人會之禹鼎之說見於左氏春秋傳記周王孫滿之言曰夏氏遠

方國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使民知神祇民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罔有非若以爲是魑則豈有王堂鑄鼎象魑

魑罔兩不若之形而使九州之民盡能見而識之也且使民不見魑魅罔兩不若之形豈國者急務後世無此鼎

之特遠方國物歸鼎象之爲可信耳蓋禹治水別九州定山川陂澤之名賦貢多少之數故鑄之於鼎使後世有考焉大抵禹言所記即鼎文也因為寓意于鼎耳實此則可

以正位而擬命云爾是故三代傳之而不敢棄周鼎雖增九州爲十二疏五服爲六而百畝之微與夏后五十而貢

同爲什一中經暴君汙吏墮壞法制而陟禹之跡與則有考者未必不以鼎而見之地周亡六籍學士猶見秦滅而

況於鼎既淪沒矣後世方且襲而爲之學人費財而無益於事如武氏所作圖山川物產將何爲哉其甚者乃取天下元臣憂在社稷忠於人主者目爲桀紂比之魑罔而鑄之于鼎是禹鼎者載乎天下之具武帝汾陽鼎武后神鼎直爲奇觀而後世之鼎乃禍亂之原本耳拘名失實至此爲上者可不辨是非之歸乎

來使臣方用事選司受其賄賂不次除官者每盈數百人及後臣受誅侍郎皆自首太尉言父對曰臣負陛下罪止一自

人主欲行其志不能自達必付事柄於可任之臣其志善其臣賢則福速愈生而仁不可勝用其志不善其臣不賢則君取其臣取其下而害不可勝言武氏委來俊臣之徒本欲誅錮異己者耳而後臣倚勢挾威恣為姦利有司不敢拒成氏不得知然則武氏所得少而俊臣所得多入君臨此必不以不義之心而託之不義之人使利歸於下而害歸於上

宰相狄仁傑上疏以為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武庫之寶爭下七之危苟求冠帶遠東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類歲出師所費滋廣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本根一搖憂慮不淺切謂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冀建

蟻較長短哉

陳子昂諫武氏甚多其論亦表而出者謂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之也言既不行強聒不已故其論雖美自後世觀之豈不猶漢書甫以通越乎是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仁義之道或可以整盜跖而亮舜湯武之事業非所以語武氏也今狄公以邀功絕域不務固本安人為非二帝三王所行而勸止之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篇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搖動者為唐計耳以此求懷柔之心然後知其與陳捨遠矣命淮陽王武延秀之突厥納款文為妃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上

狄人皆言出利合州

賊后之宗唐室之讎也何名為中國親王奔之夷狄猶為漏網未伏其罪此何足惜者而東之論之耶突厥尚知武氏小姓門戶不敵而東之獨不知之耶姑以漢事而論太后廢子專可汗女豈不賢於捐公主而嫁諸夷狄耶故論事不正其本而治其末則名不正而言不順矣宰相蘇味道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舉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是非別白曲直不淆者天下共願之公情而喜兇小人之所不利也自鄉黨積而至於朝廷苟是非曲直各當其分即二帝三王之世也是非曲直各失其分即幽厲桀紂之世也百姓之直為曲所勝是為非所蒙然求直于縣縣示為之理即蒙直于州州又不為之理外而有按察內而有

朝省必冀一伸之而終不得伸則曲而非者嚙堂得意相視而遷起矣又況百姓而上為士為大夫為卿輔而是非曲直亦復如此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宰相者別白是非辨論曲直進賢退不肖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焉今蘇味道以模稜自處又以數人下雖不為百姓所願而朝無怨疾持持祿容身之道一時儼貴久已湮滅而史冊所紀千載不磨猶前日事也亦何羨哉雖然比之以是為非以曲為直以賢為不肖以愚佞為忠良確守此見寧不可破者則又為賢矣雖至於唐焉易拉其知人心不服何是故哀公問於孔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言項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性鶴監供奉頤說二人曰公兄弟

貴寵如此天下切齒多矣將何以自全三人懼問計項曰天下咸思廬陵王公何不勸王上立之以敷養生之望庶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承間以爲言太后知項之謀乃召問項項復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歸就璽歸廬陵王秋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又吉項爲二張謀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還就璽然則項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之仁傑而不歸之項何也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爲國耶事雖不就君子之心不在國而假善以濟其私耶功雖幸成公論非之猶公精忠惟復唐室其念其請歸廬陵王也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豁矣吉項乃傍緣二張誘以長保富貴太后雖即從之其如秋公之請在前又無附麗而正行其志乎故以

五十六
卷九十九

權論求澤記非所託者是自爲不正安能正邪況項以告密進身黨附來後臣一言之禍殺名士三十六家爲人如此又欲竊返正嗣君之功豈天理所容乎

初聞知微田歸遣使突厥還歸道以突厥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寫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既許其昏而突厥大入寇太后吏知微三族獲歸道爲夏官侍郎

莊周氏論治道先之以明天而終之以是非賞罰是不見賞而反收之非不見罰而復脫之雖堯南面而立舜北面而朝天下不可治也自突厥爲患武后遣使聞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歸道以和親必負約夫利害在數千里外而信誼係伸人立誠之報則宜無從下此事者亦徒吾吾而已武后意在和親故用知微策而突厥果和卿

大入連陷數郡殺掠不可勝計自此其國大振拓地萬里益輕中國若主此事者必欲行吾所欲而畏用兵知微必涕泣曰虜所以侵犯者由我誠未著禮未備賂未厚也臣益使人卑辭重幣必得其歡心而爲知微之徒者覓見則原各入其說拔絳而起朔附而行薦賄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必至掘窟盡失河北猶未止也武氏灼見此弊慨然反前日之失選將與師分道攘斥突厥既遠分別兩使人是非大明賞罰則與漢高封妻敬斬言匈奴可擊者異世而同能嗚呼一婦人干天位罪不容誅而英謀雄斷乃爾道於德宗與石晉之前得無羞其顏而奪之氣乎丙史王又善嘗將旨稱病調假月餘太后不問乃善數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

四十八
卷九十九

太后不許

經理天下者貴禮物法度有常守而不肯輕變欲民之耳目習而心志定也及其久也茲雄百計欲掃滅前迹而建置其私百姓終不與也故光武起南陽入洛邑吏民見漢官威儀流涕而鬻心武后更革唐室被褒見郊廟豈不異哉行之纔十餘年雖將相大臣安於奉事若宜然者以王及善目武氏爲天子之言禁可見矣中書令不可一日不見天子而女主豈得位十五年稱皇帝乎安於此而不安於彼其爲推類也去矣

胡僧激太后觀葬舍利秋仁傑諫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戎書南之氣

肅宗英主也感於佛貴而欲殺韓愈太

乃能聽狄公之言自退其意以從其政憲宗允然而不能
然女主宜不能然而然彼其操權實屬一世其子有
過人者矣後之人主可不鑒於高帝乎

狄仁傑嘗薦姚崇相者數十年崇為名臣則謂仁傑
曰天下桃李果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治古宰相以旁招俊又為任後世乃有植黨之嫌惟明君
能不以此嫌而廢大臣薦賢之職以所益者大也狄公引
進凡數十人而當時不以植黨為議亦可見其得人而無
私矣得人衆多不以其私可謂賢乎頃矣或者後親姻阿
勢好惡為有國偷得權之譽而無以舉使賢愚同滯是
亦私而已矣

三月大雪蘇味道直省曾入賀御史主不禮進言曰今陽和
布氣而寒雪為災豈得以為瑞哉帝曰彼也太后為之罷

忠臣無所不用其忠雖憂國者必從而諷諫使臣無所
不用其伎無是事猶指為有也設知物象呈異則顛倒吉

凶變移休咎無所不至或一切覆覆而不以聞其意人君
疑而問思而悟求所以致此者則於已不利故雖天變動
於上地變動於下率直官錯其口結其舌反取靈石氣草木
之疑似者以為慶瑞洋洋然稱而贊之此惑臣之同態也蘇
味道不至是特其實好諷諫故為賢臣之舉然王求禮昌言
於下武后罷朝於上則其諫不得行而蒙蔽之徒亦為之
惕息使明君當御則味道難逃升主之罰矣

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勳勳惡之改文昌丞

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省閣令史政務自慶此微為
養食耳今遂卿舊任

是時狄仁傑已薨在執政位者事安石李迥秀賴琮蘇味
道諸人也琮無所建明迥秀母而出不敬之事安石有疾
邪而抑二張之黨況於玄暉介直必為安石所見惡者得
非蘇味道乎味道前以賀雲而為於不禮今以抑玄暉而
奉於太后然且強顏而不退大臣無耻不亦辱其位哉

長安二年九月朔日食既三年九月朔日食既
呂后末年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未幾而薨武后至是日
食再既明年亦薨日者至陽之精人主之表今乃為女主
之應天道亦僭乎今以高宗武后觀之高宗自顯慶五年
已後至崩凡二十三年日食且十而武后自廢中宗臨朝

至薨凡二十一年日食雖主高宗皇帝無斷武后英明有
決相去之遠不惟人事而垂象於表亦著矣夫陽藏不說

則陰應長中國壘壞則表數進君子道消則小人盛理固
然也武氏反陰為陽居申酉極陰虛空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其氣酸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亦宜乎人君觀此可
不法天行健進德修業以臻大人之正正天地之經乎

張昌宗請親元忠謀反太后欲使元忠自宗廷辨之昌宗諂
賂鳳閣舍人張說許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
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重事難欺不可
宣郭昭正以求苟免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柳史張廷珪左史
劉知幾亦曰無汗青史及入太后問之說曰臣實不聞元忠
謀反但昌宗逼臣使証之耳太后曰張說反獲小人宜并

繫治他日更問說劉知前命更謂之所謂知前光忠救國更
尉說流嶺表

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處張說亦可謂賢矣張說雖
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知是朝廷豈有過舉哉雖
然此最以罪張說之所惡指為朋黨者也其言曰爾雖有
義安得自伸顧惟我之從可爾以此為向背之則則特立
獨行者必斥而去阿諛比附者必悅而留而是非之理亂
矣詳議之為人非能守義不回者也環既戒之甚力張廷
珪劉知幾又從而激勸之遂生麻中勢不得不直也苟惟
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能親
忠臥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張易之兄弟宋璟獨不為禮諸張積
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武后雖肆行謀殺而當時號為賢主則未有死者惟所寵
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宋敬則宋璟
之徒則保護尤為其與庸遠矣非惟當時張知志及其
末路張正母集而終賴以免並非術之高瞻明皇之初
用賢求治中道而發顯致大亂又不免其月方諸王母乃
大不及陰能任陽剛之事而陽不能勝陰柔之克豈天之
降才齒殊哉

太后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二人見
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後陰為之備集有魏書言其謀
反或告昌宗召術士李弘志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
后命章承慶宋璟崔暹慶綱之承慶神慶奏弘泰之語昌宗

尋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曰璟以弘泰為故妻何不執送
有司雖云妻聞終是臣妾禍心謀殺治其罪太后父之不懲
璟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眾心太后勸璟揚州推按又勸
幽州推按又勸安撫權璿璿不肯行後奏收昌宗太后溫顏
解之璿聲愈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按之未畢太
后遣使持赦之璿數曰不先擊小子鵬裂負此恨矣太后
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二秦耶黨也宋璟正士也武氏若欲曲庇昌宗則付二慶
足矣而使璟同鞠之其心固了了邪正之判矣是故璟雖
再三陳論至於抗制不受太后終不之怒以內嬖之私終
不可屈外嬖之議也夫變寵私溺其情難終子不可得之
於父臣又安能必之於君乎而武氏肯自抑斷以伸正直
之氣其漢文聽申屠嘉而推舉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
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材大略殆與孝武等矣人主愛非
所愛不為公論所奪者幾此輩不愧耶

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張易之昌宗用事張東之崔玄暉
敬暉相率憂怨已帥兵詣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
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寢
殿太后驚問曰亂者誰耶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
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居觀進曰
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
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以順天人心太后乃傳
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
皇帝復國號曰唐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王第知反正廢主而不知能以太義觀非常之變者不為唐室討罪人是也武后以太宗子人彘數嗣帝一罪也敗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錄劍宗室殆盡七罪也機禍範圍八罪也尊川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王侯嘗用有罪唐子唐之人者盡殺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雲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或曰此大事也於古有稽乎曰有昔者文姜預弑魯和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宋相公之夫人衛女也生襄公而出襄公既立其母思之而義不可往乃作河廣之詩以自抑襄公尊為國君號令自己莫或干之者欲迎其母又何難焉終不敢徇私恩以廢大義也聖人錄河廣于國風豈獨見衛女之以禮制心三欲明襄公之重本其義與春秋所書一也夫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人則知父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榮紂為天下上及其失道聖人猶存湯武之事況於太宗親平四海功隆業大而故時官嬪已貶首為尼乃干天位負九大罪此於高祖太宗豈有嫌禮於中宗豈有母道而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傳位又受顧璠仍皇帝之稱以足見五王輩反正舊主苟非因武后久疾其勢可乘亦未敢動則其平日處心積慮欲賊此難者志氣忠果而智謀遠近便

禍本不除諸武遺孽雖殺然則中唐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者也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也為大巨漸大事而無舉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何以知之觀其說武氏之言曰上廢懷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州姑之禮狄公固不肯給以血食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或曰文姜與閻平弑君是以絕母子之恩武氏未嘗弑也此而同之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其罪已當絕况殺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耶夫惟如是故不旋踵章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也然則以中唐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者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豈不信乎為大臣斷大事欲善始而善終豈不在於有學乎

中宗

唐紀

立妃韋氏為皇后上在慶慶與后同幽閉備管艱危情愛甚篤與后私誓曰異時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勞於色養於聲而後喻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中宗之在旁陵去死一間耳自中人以下猶必懷怖怨天監觀微劍進其獨智思乎國家之難則與韋后誓言宜如何適而猥以不相禁禦豫許之其禍部無題操一至於此使長王廢陵竟免益之

行篡弑之禍而況當天下之重耶伏張諸公力復唐室志則忠矣知人之鑒得無懼於丙吉乎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夫何能為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崔彥範曰武三思尚存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上即位與三思圖議政事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刑賞當與事類五王討亂所殺者張易之五人而武氏不預焉於是失先後重輕之類矣易之等廢人也非唐室所以存亡者武三思親則為王尊則為相誠不易圖反正之初宜亟誅之若奉漏甕沃集益若斬蛇虺則虎豹不足以喻其急也乃置而不問是奔遺燼於稿草之中可謂智乎

唐書卷之

二十一

文三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士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桑之為物深固難拔苞桑則叢生者尤難拔也難拔如此於之維係焉則雖否而有休息之道無危亡之患張柬之恒茲範智昧於此故未及治而復亂未及安而復危國既傾顛身亦隨之聖人設戒豈虛言而無驗可不信哉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武攸緒之志不縈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中宗之復事韋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召而來請祭而去故在嗣聖中唐之際一人而已矣

武攸緒與武三思之議以考功員外郎崔元為耳目伺動

靜邊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

讀史者往往忿怒崔暉之為小人彼小人何往而不然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公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暉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川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則至王室討除三思猶未晚也必若中宗與韋后復得則天事斷以大義廢昏立明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戮豈不賢於為三思所道臨乎而五王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宋務光上疏以為外戚太盛後庭干預朝政之咎上不省

唐書卷之

二十一

文三

六月洛水溢流二千餘家七月霖雨不止而有十七州大水之變于時韋氏未大張三思未專權而天戒已如此使中宗稍有過失而懼之意亦必推求象類以陰盛為虞思正厥事則宋務光之言必見采納惟其漠然不以經意而敬暉諸公亦不能以災異之符微動上心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可禦矣昔者宋大水魯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藏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今唐大水如是而君臣視之猶鄰國之壓也欲不亡得乎

則天崩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賜元忠實封百戶元忠拜謝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魏元忠當高宗季年由太學生陳情論事歷武后世屢演
危殆而無所傾折蓋以死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戶於
中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元忠至可止而不止義氣不勝有貪志焉故雖
位為公輔猶憂受百戶之封為三思所憎容容猶默坐視五
王吏職政事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根也慾
焉得剛為大臣而有慾已且不正如正人何

元忠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

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讎豈若周來之甚元
忠不懼武后而惕息於中宗不與周來而屈折於三思是
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君子有言德成者不為血
氣所使何以能成其德持志以養之而已簞食豆羹不得

卷見卷十九

三十一

文

則死然跪而與之乞人不屑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
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
故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為主血氣不能盛衰之矣又曰血
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大此所謂聖學也元忠受
抄美矣而不知學以養之故志在得之戒而罹殆辱之患
也

武三思誣敬暉桓彥範張柬之哀怨已摧玄暉謀反皆長流
嶺外三思請吏暉等三族上不許崔湜說三思矯制殺之乃
遣大理正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已死殺彥範暉
恕已而還拜御史中丞

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五王親討諸張奉中宗反正反
以快仇入之心以怨報德人理亡矣此五人者自非謀反

大逆猶將十世宥之而無罪戾殺其逆天理不亦甚乎夫
廢我者毀我宗廟社稷者龍以重德復我者存我宗廟社
稷者施以極刑中宗之為人何人哉始雖不計三思之請
既而不治矯制之事是與三思同情也遇毒而死其能免
乎

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問何者為善人何
者為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即為惡人耳

三思之言至不道也讀之者莫不嗤而鄙之矣然躬踐者
亦豈少哉常人之情莫不好人同乎已而惡人異乎已君
子則惟義之比惟理之從惟賢之與以其心公而無偏係
之私行治而無讒議之嫌量大而無忌疾之情也心不公
行不治量不大則不期為小人而自入於小人矣陷於小

卷見卷十九

三十一

文

人而不自知則同乎已者是之異乎已者非之是者踴之
非者排之高斯林甫盧杞元載由此其選也豈特三思為
然哉夫此六人者其四禍及其身其二及其子孫未有脫
然無禍者後之人宜何從三思之言其不足祖述亦明矣
右補闕權若始上疏以為權龍光年制書一事已上並依男
觀豈可近舍母儀遠事祖儀乎制書美

使人獻媚而不虞其言之不敬夫不敬者大逆之罪也禮
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
知尊嫡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今權若詭居諫諍之地
職在獻可替否不以學士大夫待其君而以禽獸遇之其
罪云何中宗違問於前而受侮於後曾不省悟反褒美之
天理淪亡祖宗譴怒作丕刑于朕孫死無日矣

皇太后太子重俊非已出惡之或三思上官嬖奸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又言於上請殺之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自肅章兩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嬖奸嬖婦太言曰觀其意先索就見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俯謂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何為從多祚及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梟遂漬太子交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祭三思崇訓

討諸張退武后以中宗返正者李多祚嘗奉今奉教於張東之矣其時武后雖如釋生苟知其謀先事而發債於朕上其度不死然以五王協計衆人心久憤扶正抑邪是以成功今多祚與外廢大臣廢尊立明之衆獨舉禁兵以子

太子起兵遇魏元忠之子升脅以自隨李敗升為亂兵所殺於是宗楚客紀處嗣言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校制不許楚客使姚廷筠再相難楊恭恩卒矯表守一再三彈之賊移削行至涪陵而卒

元中黃居頌南召旨之狀雖在上返正之日乃五王以其勳舊之故草主意哉既見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鄭重思業靜能以效其見信則事可知矣遂延不至上也一見新君優其後位亦定益稱病而退次也遂就委立

於是乎不知矣及至實封禁不復語本欲依違取密而終亦不免是故釋禍莫若守正則輕重不足論也既不能自晦於斯時昌若致大臣之義盡臣輔之道以身死國乃與韋巨源楊再思祝欽明蘇瓌李嶠之徒同羣並立視五王茶毒而不能救名節盡壞可以為知退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遣使分道詣江淮贖生

贖生釋氏之法也武后信僧懷義善算之今孰與酷吏所殺為多韋后信僧懷義遣贖生之役孰與五王所受為虐是不知類之極也夫不知類固佛徒所謂道也其流習之弊雖不信佛者亦或以贖生善算為仁政之術希陰德之報實於自受羽毛轉念家祿而釋之或置於苑囿

而前以汴池臣以是為忠字以是為善保祿豐臺以是為勤而急敗燕賦殃及百姓則不以為念也奔逐賢才使不得所則不以為意也輕重緩急交傷固置豈異奔逐急先務之智急親賢之仁哉故雖不信佛而不知其類則陷於佛而不自覺由不善推其所為故不為於小而忍行於大也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學士公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充之每海幸宴集學士輩從賦詩屬和使上召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章相尚儒學之士莫得進矣

欲觀世之治亂以所好治可也上好朴實者治之所由興也上好文華者亂之所由興也微聞士之賢否以所積習可也務德勵行者君子之侯也辨慧譎諂者小人之歸也

君天下之道率以朴實而數策數事之人布之列位猶恐不及今乃立之標的誘以華官而文華是勸又使官婢品藻之被變亂是非移易白黑令色無耻巧言貴鼓使人主眩於真偽皆此流也故漢置鴻都以取敗於前中宗置修文以取敗於後豈非有天下之明監哉

突厥地處荒陬既立故將關隘守而不服數相攻郭元振奏追忠節入宿衛行至播山城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待君者以君有衆也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龍祿死生亦制於人今宰相宗楚客紀殿誦用事不若厚賂之請留發安西兵引吐蕃擊逆黨爲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忠節用其言楚客遣爲奉安撫忠節守素履置四鎮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討逆黨於是楚客爲入寇生擒忠節殺之

韋昭平素

五十二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庚

荀卿氏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是故惟不言也言則人知之惟不爲也爲則人見之宗紀二相坐乎廟朝嚴嚴然可謂深嚴尊重矣而財賄之好雖數千里之外蠻夷之人亦見其情發使遣餽果爲所唱殺將羅置貽國大辱小人嗜利忘患如此爲天下者可不審擇清標尚義之君子而用之哉

中丞姚廷筠奏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爲憲叢委不可偏覽自今若軍國大事條式無文者聽奏餘各准法處分從之老胥猾吏欲困其官長者必以文書繁使其精力不給則得以竊其柄且示不敢自專之小心而官長終不悟也夫臣之欲竊其君之柄者亦然小事必奏小利必陳卑卑

賤品之除黜亦必進稟可謂權極勢恭以謹矣而大謀顯錯威福潛移則君不得知人君所以致此豈無說乎一曰疑二曰察二者苟有一焉則豈惟大臣得行其計彼愚庸傾軋者亦得置君於叢澁之地而已偷享其安故惟知道之主提綱挈要斯患則亡矣

韋嗣立上疏以爲近來京官有犯者方遣爲刺史選人衰耄者方補爲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省臺及五品以上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不聽郡守縣令天下之根本先壞有言能爲一縣盡其職者可以相國矣其重如此而世多忽之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乃遣刺州自漢氏已然吏部選人衰耄者方補縣令其弊至今在也夫仕於朝廷或失意官或負罪戾而付之一郡

中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庚

其不以升黜爲閒而肯改過自新者有幾不然是弃一郡矣人之壯也才力志氣可以有爲思自表見往往矜勵及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方且使臨民治效無聞惟皆異縣是奔一縣矣故欲占世之治亂以守人賢否觀之而宰相之事業立可見矣

楊再思薨

再思貴爲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其心固不以爲耻也持祿取容竟卒于位自無知者觀之必以謂駁於張柬之崔玄暉之徒矣彼其自勵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又遠人以一身生死其間何啻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善不軌草木俱腐焉耳使柬之玄暉之徒無善可稱而又懼矣

橫是誠再思之不若矣自漢此觀之再思雖容半相位飲以公衮而善無聞兩足佩之名不可流也五王雖困蹙究橫死千山人而忠烈顯顯為興復唐室之功臣不可滅也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十載自期而已矣定州人邵昱上言宗楚客將為亂后殺之許州參軍蘇欽融上言皇后圖危宗社楚客殺之上意快快治及其黨始懼易曰閑有家悔主象曰閑有不吝未變也女子陰柔之質易以流蕩火為之防猶或踰之況決其限制而與之閑道乎皇后之至此極也由中宗在位後不相禁禦之誓言也既曰不相禁禦則何事不可為而又有快快心能禁乎昔魯桓公失防閑之道卒殞其身春秋書以為後戒中宗愚闇豈所當言哉是以謹聖人之訓益益幸者其有教養來世亦多幸

燕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作八風舞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而其所以如此此以是議儒學之士大抵聖讀而庸行也雖然欽明止於自毀而已或乃有口筆且且而身心皆商險諛詐以惑當貴謀人之國一不感而萬有餘者其難能哉不可信於欽明之可嘲十來其失以經典事也總自經書自事則雖盡治五經無幾於八風之舞經書事即經訓雖不能記誦其文而道則與之合矣

魏公主欲皇后臨朝已為太夫人謀進毒上崩溫王李重即位皇后攝政請遵武后故事而北南軍臺閣要司皆以重氏子弟領之宗楚客獻謀重王為王隆基相王旦之

子也張有自復社稷之志率羽林兵入斬皇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迎相王輔少帝捕則諸革職釋無免者武氏宗戚誅死流竄亦盡

續冷諷韋微王之不斷也諷諸武微中宗之失刑也撥亂反正之道必扶本而塞源徒父刈其枝柯決涸其流焉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繼不停為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矣然則當是時臨淄王當徐圖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驕更其陵罷其祭享以庶人禮葬之絕之干祖宗猶足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之戒也或曰禮無臣子貶尊上之文中睿嘗貶武氏也曰不可乎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常禮也武氏所為天下大惡天理所無也睿宗雖不殺出自己意大臣以道正國豈臨處經事而得其宜國將遠

肇事而知其權召會百官上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為法受惡可也武攸緒賢者乃玉石俱焚惜哉

劉幽求言於隆基曰相王曠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憂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安肯代之乎幽求曰眾心不可違雖欲獨善如社稷何隆基言相王計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為溫王

臨淄舉事之初或請先白相王隆基恐王預危事而不白既誅韋庶人劉幽求曰與約今文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陰其文止之至是復拒幽求之議不得已而入告然則陰上之意不欲自取特迫於公乃不敢出言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庶人武三思有亂心以睿宗曾

討時而隆基能之大事矣。幽求宜請於相。以
計器歸之。臨淄則太平公。之亂無自而生矣。王
猶能遠歸。建成力辭。儲備焉。卷宗反不能焉。也。聞
樓成後。罪付父。之問交者。所損幽求。更能亂。而者不
能燭微情哉。

卷宗

唐紀

謚故人。子重俊曰。即慙。

重俊為太子。無良師傅。不念一朝之忿。而涉於反逆之跡。
乃謂之文苑。難。以下甲者。也使重俊有見微知著之智。
難。莫。則。侯。氏。之。亂。而。後。舉。不。亦。善。乎。既。不。能。然。稱。立。
闕。下。而。無。辭。說。是。則。反。耳。其。位。現。益。曰。即。慙。徒。以。其。殺。
三。思。父。子。而。不。斷。其。其。執。之。上。浸。也。昔。者。前。賈。以。欲。殺。南。
子。故。至。於。此。泰。秋。罪。其。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忘。行。
故。維。昔。世。子。而。義。不。整。於。與。之。世。其。國。也。重。俊。則。又。甚。矣。
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
侍。御。史。倪。若。水。彈。劾。欽。明。郭。山。憚。亂。常。改。作。希。旨。病。君。左。遷。
欽。明。饒。州。刺史。山。憚。括。州。刺史。

王者之制行。偽而聖言。偽而辯學。非而博慎。非而澤以疑。
衆。教。不。以。聽。焉。孔子為政於魯七日而誅少正。知為是故。
也。祝。郭。二。人。建。皇。后。助。祭。天。地。之。言。自。武。氏。奪。權。矯。矯。處。廷。
臣。猶。無。此。議。夫。皇。特。恩。常。改。作。而。已。雖。不。誅。死。尚。當。盡。削。
官。秩。授。之。四。裔。以。為。結。六。藝。文。最。言。之。戒。今。雖。賤。繼。而。有。
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

侍御史崔滄太子中允。時昭奏曰。糾。官。皆。先。帝。所。除。姚。

用。元。等。一。朝。盡。奪。之。彭。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制。並。量。才。叙。

彭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惟
是之從。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華小
豈。所以。為。君。爾。以。靈。帝。後。我。耶。然。則。數。言。無。自。入。矣。且。以。
姚。宋。秉。政。而。崔。薛。之。說。得。行。何。也。卷。宗。以。六。色。五。使。太。平。
陰。疑。於。陽。其。剛。柔。尚。不。自。理。而。美。是。非。之。能。辨。姚。宋。若。力。
爭。之。勢。將。有。所。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
姑。忍。焉。可。也。

士。以。二。女。西。城。陸。昌。公。害。而。女。官。各。為。之。造。觀。用。工。數。百。萬。
右。捕。關。辛。替。否。上。黨。繼。續。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卷宗之賢。於中宗。崇。無。清。肅。一。事。耳。其。優。柔。不。斷。是。
非。不。六。

非。秦。亂。賢。不。用。清。未。有。以。其。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
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辛。替。否。之。言。可。謂。忠。切。
亦。不。能。行。蓋。我。於。其。時。者。未。有。不。難。其。從。善。之。明。也。夫。女。
子。當。深。居。閨。房。在。前。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豈。有。難。
其。不。諒。學。子。豈。有。難。觀。聚。散。者。其。名。為。清。虛。靜。之。地。其。
實。鮮。不。為。汗。織。冰。理。之。事。卷。宗。不。能。察。也。一。觀。之。費。用。錢。
百。餘。萬。錫。其。於。露。臺。百。金。不。既。多。乎。而。韓。愈。美。唐。之。言。曰。
高。宗。中。舉。林。養。生。息。其。諸。以。卷。宗。無。可。稱。者。直。與。父。兄。比。
列。而。已。耶。

詳。詢。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
犯。與。幽。州。刺史。李。有。隙。礎。毀。之。於。劉。幽。求。幽。求。為。孫。徐。代。
之。與。奚。萬。戰。金。平。覆。沒。

致學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後伊傳不越月劉
幽求聽李璣一言而撤幽州二十年完固之屏翰更命他
將身與衆職焉譏慮之人不憂誅罰陟降之地不見誦讓
睿宗雖不以世事嬰懷然若其位安得不與其休戚哉子
夏問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敗必先
知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堂下達於百里門庭達於千里
此崇高深廣之勢也四方有敗蒙蔽者當益衆而人主乃
能先知之夫豈遺間伺信小臣所致其必有道矣亦子未
能言其心之好惡身之疾痛父母必知之以其誠心在焉
保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其不知者鮮矣

太師

附二

鍾

致學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致學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玄宗上

唐紀

上之為太子王琬說之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謀之易耳
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憂為之用昭顯慶之上
曰言之恐傷上意不書為患曰深察何琬曰天子之事異於
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重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
孝一也而分不承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
殊顧所以養之者有廣狹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
足不可謂舜無四海而其孝有餘孟子知之故曰事親若
曾子可也又曰舜視弃天下猶棄弊屣也夫曾子之貴可
知矣固不以貧而自謙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
自足以愛親之至矣路富貴無須憂親性也貧賤富貴
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最險之人猶其君乃有王琬李
輔國以安宗廟社稷為太君之論於是趨近功規小利而
父子之恩失矣夫孝宗無恙不圖安其心而曰安宗廟社
稷豈得比於庶人玄宗無恙不圖安其身而曰安宗廟社
稷豈可獨於匹夫已而兵甲內動三帝震驚而曰吾安宗廟社
稷是外其父於宗廟社稷也曾是以為孝而不謂憂懼乎
初崔暹與韓王重福通當免張說劉幽求等護脫之既而說
附太平罷說政事及幽求敗說說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桂
州都督王曖知之留幽求不遣
張說劉幽求皆有才智而短於器識者是以前知人彼
崔暹之不肖若矣曾何足數者是故雖聽得幽求放虎得噬
幽求之免亦幸而已取人者未嘗不以身孔明所謂公務

其所以尚是也然情事必以道而道有正有邪故修道必以仁心果仁矣乃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不失其類則所好必善所惡必惡故仁其心者知人之要也

開門張燈作大福奏後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

張燈起於佛老二家至元魏北齊然後盛尤後於隋而唐不能華也其實以爲遊觀其名曰與民同樂夫國家巨費其甘出於民而張燈之飾至於用鈔數萬緡金銀翠羽氏有以油燭而燔產者苟其樂美雖座車服買亦能洗腆用酒何必張燈然後可以同其樂哉誠曰與民同者民之不安其業不樂其生多在四方遠於京師之屬而種穀之下繁華者集水旱不知饑饉不聞也然不及遠而與近者同之無乃難富而不能周急乎以此而思則張燈之事非先王令與有國先務能而勿舉可也

太平公主既與上有所隙遂與驛使李義倫至忌崔浩等謀廢立上自將入討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諒懷貞無它也上皇乃下詔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恙焉志以遂素心賜公主死諸子當與謀者數十人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嬖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妻殺上皇然後舉則無會得震動之虞矣曾不之思乃勤兵徑入致上皇於樓以游之其驚駭父心不亦重乎孝子之事父母也及父母之所下氣怡聲不敢噉噫更咳父仲唾涕寒不敢襲衣不敢據其敬戒如此父母有愛妻雖沒身敬之不表况同氣乎

玄宗感於主器謀欲去其害已者雖觸父而不忌其不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爲玄宗計者剪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也睿宗每自謂素懷淳泊不樂世務然則盡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持而謀亂乃有睿宗之情尚知大政昧於元龍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以軍容不整空兵部尚書郭元振於幕下將斬之張說劉幽求諫曰元振有大功不可殺乃流新州

玄宗材氣英爽而於治天下用人材行賞罰之道則不逮太宗遠矣即位之初方平內難外無寇讐天下萬幾固有先後之序而何急於講武乃又不戒覆成後諒有功之士

一舉而三失焉使宋璟在朝必有正諫而張說劉幽求不能也徒能免郭元振而已夫欲誅郭元振者非本勢也當止其講武以閉其邪心乃大臣之義也

上以姚崇爲相張說既疾之使御史彈之上不納說懼乃請詣岐王申款坐是出刺相州

人臣之義無私交况以宰相而通於有寵之藩王將何爲乎得非求其援已乎正使岐王數爲之言上之疑必自此起既非安身之道而且爲岐王之累說就有智於是大愚矣進退常事也姚崇既相說亦何懼而爲此紛紛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舊制雅俗樂皆隸太常上以禮樂之司不應並倡優雜伎乃

置左右教坊掌之。又選樂工及宮女自教曲法於梨園。楊祥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聲淫僻為戒。嘉實之。而不能用。玄宗謂太常不應與倡優雜處。是也。而更置坊院。盛選宮女以實之。此則楊常所為也。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玄宗之亡也。宜坐好樂而已。而廷臣獨張廷珪一人進諫。又不見幼童顏回亞聖之資。問為邦於孔子。孔子既語以四代之制。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尚當戒此。況玄宗與富貴之極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捨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味其所職矣。夫鄭衛之音。進俯退俯。聲以溫濁。而不止。及優伶儒狎雜。子女淫於色。而害於德。而使人主玩心。儲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免於移其志。意況玄宗中人之質乎。人謂

姚崇為賢相。以此一半觀之名。過其譽矣。

教所在。無得創建佛寺。舊壞應葺者。乃聽。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聖人則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滅國絕世。或有罪以加之。或不幸而及之。其上之人。則皆元德顯功也。興而繼之。所以天下歸心也。逸民者。或抱道懷德。或有才有行人。所望於上。未及知者也。舉而登之。所以天下歸心也。若夫為端之教。於滅弊。倫自絕其類。聚羣猶情游之人。於焉衣。食其異於滅國絕世。逸民亦遠矣。人其人。其書。處其居。次也。以漸廢之上也。而許之葺壞補弊。是以滅國絕世待之也。不亦左乎。且天下功臣賢士及正民之類。後者亦眾矣。武德舊觀。勸烈之。而武氏中宗殺之。破滅之家。風雨不庇。流離失所者。亦不少矣。豈不圖而

施諸浮屠之居。是豈君人之道乎。

禁百官家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弃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唐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鄙賤之矣。苟惡其作姦與亂。則庶民與百官何間焉。不然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曷若衣巾冠帶之使齒於平民。不亦善乎。

立嗣諱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諱次子也。母曰趙麗妃。以娼進。有寵。故立之。嗣諱後改名瑛。

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貴為天子。皇后主內。妃嬪婦御。皆具官而納。倡優雜其間。又立其子為儲貳。是不堅趙王遷亡國之禍。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諱雖欲不死。亦安得而不死。蓋不待楊泗之譖。武惠妃之譏。李林甫之搆。而輕廢不正之勢。必至於是也。夫以善始尚不克善終。以正合尚不免邪敗。況反是乎。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於人輕貶睦州刺史。御史大夫古三公也。宋璟開元第一等人也。監於人輕小過也。以第一等人為古三公之官。而有小過。緹而置於數千里之外。用何其待賢人之輕也。遂君過舉而不知諫止。姚崇之司刑罰也。戾哉。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懷恙而卒。劉幽求與鍾紹京初以怨望貶刺遠州。安祿承恩望不已。故自果州再貶涪州。幽求不聞後過。亦貶何也。安宗初平韋后之亂。意欲自取而幽求請歸之相王。王者主于再三。玄

宗雖以大義而從其言。然方寸於勝久而猶有不念舊功。竟使廢死。古人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實爲看者也。倘平家難大功也。失位怨望。小過也。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并也。而主宗反此。使天下之士。見微知著。則義冠而來者。必少納履而去者。必多矣。

皇后妹夫是孫。與李憐不協。伺隙出而毆之。上怒。杖殺明於朝堂。

漢高祖與民約曰。三章。爾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欲其稱也。長孫時。將親擊於縣。監李傑。以文辭進。板橋諸道宗者。亦何以異。則官可也。邊賊可也。置之於死。無乃不倫。輕重之序。而失刑罰之中乎。高宗有言。雖李有罪。亦不可就。近於公矣。而失父子之恩。錄此。高宗太子他日安能免於繼死之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公矣。而傷夫婦之義。錄此。高宗太子他日安能免於廢殺。是故喜怒必以類。言者心之聲。刑罰不可不慎也。

歐言。今歲選叙大瀝縣令。非才上悉召縣令於縣庭。試策。惟掌簿詞理第一。擢爲鹽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陽。並左遷。二人典選六年。皆名稱職。清詞立之子也。

玄宗輕信或者之論。欲以空言而取實才。不知將軍餘法之弊。一舉而三失焉。羣薄罕相。下輪聞規模多識。故其詞理中選也。固宜既被謫。不聞以覆。良稱其實。不副言矣。彼三百餘人。不入第。而得之官。則易若初。不試之爲愈也。其四十五人。放歸學問者。安知無朴實之才乎。夫以羣

從愿。李朝陽。與選有名在職。六年而其失如此。則庭試一日。以至言違。退不足以得能者。其必矣。玄宗必欲求牧民良吏。使大臣及長官。各舉一人。要以賞罰而佳用之。其庶幾乎。

八月。上皇崩。十月葬于楊陵廟號睿宗。

玄宗舉兵誅逆。是民雪君憤。厥功雖大。而意在自取。不得已而歸之於父。事又怵威。邪說救父。同氣。至使睿宗盡釋大權。而問安侍膳。以天下養之事。一無聞焉。其友愛隆厚。獨施諸五王。同復舊宴。遊戲賞樂。更奏絲竹。親煮藥餌。何其至也。豈非以手足天性。均出於父乎。施諸手足者。如此於父。宜知何而妻養。無聞五月而葬。不亦薄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心善。推其所爲而已。玄宗能其小而不

能其大力。於次者而勿於至者。不推其所爲。無乃初心有利欲之蔽乎。無乃感宋王位。讓已而薄其父乎。雖享國日久而天運好。還終不可道是故。正其義。不辭其利者。爲子則孝。爲臣則忠。自天子至于庶人。其極一也。

盧懷慎奏。聖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陽。從愿。皆明時重器。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一老奴。自蜀辦喪。

親德。莫如薦賢。盧懷慎死。不忘君。可謂忠矣。然貴爲宰相。亦既累年。而家無餘蓄。何也不營資產。而賑施親舊。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况懷慎賢宰相。平其燕也。帝不使人問疾。醫來其薨也。無臨吊。賻卹之禮。視之若路人焉。然則何以得收士大夫之心乎。

五年春。太廟四室壞。時將幸東都。宋璟以爲不可。姚崇曰。太

廟屋封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何足異也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還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事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達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失皆達君之惡然於其達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耳是故為不稔之名以成巡幸之事豈非達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為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而就食也夫史有輕重異有大小史不書飢而崇以巡幸為是太廟四室壞異軌太為而崇以不足異為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曾文公時世室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壞道故也今唐廟非有頽廢廢動而四室壞其為宗廟廢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且以諂相蒙不知戒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貞觀之制大臣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臣正美惡必記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而讀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乃屏左右家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遂使貞觀故事

嗚呼是觀之制其致承平之軌石乎許敬宗李義甫所行其亂朝廷敗天下之軌毒乎武氏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

事其與廢唐議諸等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為天子者謹守貞觀之制而董革許李武氏之所為而朝廷不濟政事不美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臨川王氏為諫臣說曰事臣古下士也宰相古三公也為其大賢也故使之為三公為其才等之小也故使之為下士今乃使才等微小之下士而言道隆德駁之三公非矣信斯言也則古者士傳言燕人謗說誹謗之不置敢諫之鼓譟藹藹之言不伏小人之箴聞然我嘗我則皇自敬德者舉皆過也而可乎其後既登三品乃建言復貞觀故事及位輔弼或人白以曩所建言請今行之對曰審如是得不相授夫於人則欲使言者接之於己則惡人之操其用心如此宜其功業之無聞而禍亂之所由起也許李令諫官隨仗出其言必曰幾事

不密則害成許李不足言矣然凡事之始皆微也恐其不善故諫諍諫而史官記之於是莫敢不善且漏洩省中語固有常刑豈可為是而廢令典乎至於風聞言事尤所不可朝廷者最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諸懷所望以明毀譽所待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塗說或兩無溢惡豈肯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言者既以風聞初不審諦被言者又派繫被罪不得申理而冤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故曰謹守貞觀之制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為則朝廷清政事美而天下治矣有告天兵軍使張嘉貞賂賄者按職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遂得微死

人告已有實無所放怨矣告而無實然之可也嘉貞非為
不怨又乞赦其罪恐塞言路而下情不得上達其廣心遠
識如此夫豈以一身橫行於天下而鉗眾庶之口乎李林
甫元載苟能率是豈有暴尸殛死之禍哉嗚呼嘉貞此舉
可以為後法矣

飲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古者鄉
禮也於之有敬謹焉於之有仁義焉於之貴禮而賤財焉
於之行孝悌而見王道焉其重如此然必先制民之產使
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間設為庠序學校教以人
倫且觀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
禮之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昏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
禮飲酒其緩急則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而行之它則
不及焉安能有益於百姓哉祇為繁文末節而已矣其末
流無以飲食之至歎其錢以致衆如合醵者貧苦之豈
禮意耶

盧履冰請從禮父在為母奔喪後服傳文然士大夫各從
其意緒無章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嚴降之禮所以
明尊卑異我狄也人情膚淺一素其制誰能正之

義理莫大於人倫人倫莫重於父母聖人人倫之至也不
敢以母比於父者以天無二日尊無二上故也父在為母
奔父沒然後為母三年其隆殺之節謹嚴如此欲民自別
於禽獸故也武氏推崇隆殺躡齊斬父而不韋至盧履
冰緒無量言之雖有救彼喪服傳文而俗狃於情各行其

意是以仲尼事母不如武氏也而可乎夫天下有疑義無
所折衷一斷以聖人之法則賢者當俯而就不得自當企
而及庶乎不失於中道今并聖人而不信則仁義禮樂之
不見非毀有幾希老氏提提絕滅楊墨無父無君豈不始
於差殊觀乎必一正之以喪服傳文遠者有刑秦錢禮得
其正而人道立矣

宋璟奏有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治之會天旱使人作
戲戲言有冤者相公皆繫之獄是以前時議棄惡錄瑛以
監獄御史蕭隱之尤便括之隱之慶意頗懷怨錄瑛路瑛送
罷相

惡錄瑛實錄之言不可不重其宋在朝遣使人嚴急煩擾
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錄瑛實厭之正藩吏之
罪教和罕王之外封勅還朝錄瑛之以貨求官者治負罪

而妄訴不已者是皆上心不悅羣臣所屬者也雖然優人
寵戲中傷尤甚矣知非楊思勳之徒懷宿憾而乘便為之
乎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雖休介然守正
故一斥不復其說君子之難合也史稱唐之賢相曰前有
房杜後有姚宋夫姚非宋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
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安祿山甘京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朮奏請而發後魏東發
塞契丹掩毗伽於落水上毗伽大懼嗾於各曰二部遠
不能相及按察靈輒而好利勢亦先至朮與張易且有隙分
請必不從也既而果然然欲谷遂擊按察密盡俘以歸毗伽
由是益有厭惡之矣

詩人美北伐之功，雖出於言用而居中主議以成之者，乃張仲也。故先曰文武，庸萬邦為慮而終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未有邊將大節，異意而能成功者也。王駿與張嘉貞不相說，乃欲發兵，既已失之，嘉貞懼以國事為重，私憾為輕，則軍降心屈意，協股心力，乃過其所請，使虜人得計。然則是役也，王駿之罪，小嘉貞之罪大矣。且駿嘉貞不相悅，助欲能知之於數千里之外，而玄宗不能察之於一堂之上，夫何以折衝而經遠乎？繼美之國分中國之利也。嘉貞一行私憾而突厥大振，蓋有默啜之虞，復復欲離析之，其力幾倍矣。使嘉貞於駿推昔日不罪告者之心，以處之，豈不德廣而功茂耶？

御增太廟為九室

卷之三

十一

七

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罔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逮其數，豈也有禘焉不逮其之數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禘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

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王皇后色衰愛弛，惠妃有寵，陰懷傾奪，太后心不平，有

不遜語，上愈不悅，以後無子，議廢之。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人倫之本也。以義合以德選，以禮相遇，夫豈華色是論乎？王后色衰而玄宗愛弛，玄宗於是失夫道，愛賢而不吝，起敬起順，薦進良淑，如穆末卷耳之行，節心懷不平，出語不遜，王后於是失婦德矣。雖然，乾以乘坤為才陽以倡率為妻，王后之有是由玄宗致之也。昔者文王刑于寡妻，以儆于家，邦故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夫以陽剛居位，恭己正家，其效至於心化，誠格而交相愛焉，未宜以色衰愛弛託言無

子而廢其禮合之要哉

卷之三

十一

水

漢州學堂行禮反命，楊思勳將擢擊之，思勳生倉行璋，斬自三萬級而歸，加思勳朝國大將軍，赦行璋為洵水府別駕。玄宗時，名將帥甚眾，溪蠻之反，必使中人為制，將何哉？反者，置行璋所謂渠魁也，為之用者，所謂脅從也。渠魁不治而命之以官，脅從不赦而斬級，三萬夫豈王師伐罪之義乎？為賊魁者未有不當珍寶積貨財，急則用以自免，愚竊意思勳有所取於行璋而為之地也。自高力士承恩遇楊思勳，得兵權，亡日朝珠璣以納賂，蓋邊臣謀反，邊人誠以讒言致兩將受誅而唐室中人之禍日甚一日，皆玄宗廢之也。方諸作俑不已甚乎？

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聞祀南郊以受命之祖配天者矣聞祀明堂以父配上而
者矣是見于經以義類制禮非苟然者至唐則升侑於然
或行或止且以義宗配地祇何所稽據而爲之也夫無所
稽據私意妄議名欲尊崇祖考實所以輕瀆之耳亡日蕭
嵩建議其類譌又甚焉非禮之禮皆不足法也

上封泰山謂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
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

人君過鮮不由臣下獻說而然玄宗子是在位十有三
年四方無虞年穀屢豐而侈心未弭也方降詔書不奏祥
瑞悉悉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應帝驕息之源
忠賢憂君者果如是乎先是黎光廷言於說曰封禪者告

成功也而明皇乃謂賀知章吾爲蒼生祈福耳是時帝未
好神仙未嘗有秘祝若其告功之文則羣臣不得見也使
其無有兩事焉爲蒼生祈福何感之甚焉夫福非如粟帛金
寶可求而取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者壽富康寧而已上
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
皆臻至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有誠行之則
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張浮費畢虛文
泥金檢玉而講之於天平

王毛仲將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但未得客上曰張
說源乾曜豈不可呼耶毛仲曰此則得之上曰汝不能故行
必求瑋也朕明日爲汝召之明日上謂宰相曰朕奴毛仲

待瑋瑋父之方至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卽稱疾而歸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二曰尊賢其四曰敬大臣也等賢
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聖明至何莫由斯道豈有德冠
在座貴爲宰相而屈使與奴爲屬其慢侮者焉其貴者
爲其必於君也宰相君之股肱耳目也何近如之而屈使
與奴爲敵體廉不無辱乎慢人而自侮不亦迫乎昔淮
南王謀反於漢庭獨懼汲黯視說公孫赤等如發家振落
耳王毛仲恣橫無所畏忌蓋已豪落張源茂視冕玄宗
又使二人率達官而往以成毛仲借權之勢無敢規正者
獨廣平公以義起禮從客中節可以警發之心而沮抑不
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吐蕃陷瓜州執河西節度使王君纂之父君纂登城西望而
泣不敢出兵君纂徵時往來回紇等四部爲其所輕既帥河
西以法繩之密奏四部將叛回紇承宗坐流瀛州其族子護
輸糾合黨衆謀報仇會吐蕃遣使詣突厥君纂帥兵邀之護
輸伏兵突起遂殺君纂

私怨公仇者市井之見也賤職貴報者斗筲之量也王君
纂誠欲立功邊徼非廣其器局豈足以得人才非平其恥
雖豈足以收士心乃挾微時嫌恨假節制之權以行之既
貽禍於父又不免其身彼亦安知廉頗先國家而後私讎
之害哉

河西副大使蕭嵩屢破吐蕃入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宰相極天下之選以伊尹周公爲準則而後可充其任豈
不難哉今以賞軍功則其失大矣夫軍功在士卒賞以公

帛可也在將帥其階秩可也功又大則兼二者可也賜
之士田第金帛也宰相非所以爲賞也歐陽脩記錢思公
之言曰宰相猶可以他才居之翰林學士非真有文章者
不可爲也蓋以是爲名言然未之思也取他才爲宰相如
劉晏則曉錢穀矣張說則善詞藝矣姚崇則精吏道矣李
靖則能將兵矣如是事則用是長濟緩急於一時可耳然
如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夫豈蒼庸庸哉亮采惠疇
宅百揆均四海之全德乎

秦隴寧州獫狁楊思勗討平之斬首六萬思勗性殘酷所得
俘虜或生剗其面或擊去頭皮

楊思勗至是三爲將皆克捷生致賊酋信有才矣然三役
所殺凡十一萬人矢積海濱民易動難靜所以從賊者無
乃乎今非其人乎前代或選有名德者往往以重軍入賊

壘管布恩德數千萬叛者解散又何必殺戮然後能下
也嶺南之寇服而又叛正緣思勗殘虐以爲賊爲功不以
相獮爲事耳然則其平寇之伐不足以贖其多殺之罪也
宰相字文融以治財賦得幸既生殷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
有管其賊賄事流巖州道率然自後言利以取貴仕者皆祖
於融

聖人設教深惡聚斂者爲其有損而無益也下則損民財
上則損君德大則損國政小則損吏治無所施而不損而
無分毫之益也不爲是者下則益民財上則益君德大則
益國政小則益吏治無所施而不益而無錫錄之損也聖
人忠恕重絕人至於聚斂則昌言以疾之日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求也爲李氏聚斂賦粟倍於它日子曰非
我徒也二三子鳴鼓攻之可也夫竊賄爲盜其罪不赦寧
有盜臣而不欲聚斂則聚斂者其罪死無疑矣故孟子曰
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也賊仁者
謂之賊則其賊罪死無疑矣玄宗在位浸久侈心日生李
文融窺見間隙率先言利以中主欲是時宋璟已去位張
九齡未來致其諷諫行而吏象雖融旋貽覆敗於唐室中
微乃自是始豈非後來之永監哉

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開元十有七年而日五食玄宗素服優饗羣臣撤樂者一
而已是時宋璟爲相進脩德推誠勸君子遠小人絕女謁
除讒譖之言史雖不載帝嘗用其言然璟才兼政帝心有
一除讒譖之言史雖不載帝嘗用其言然璟才兼政帝心有

開所以清滄陰沍之道不關矣至是帝欲觀群臣大作詩
委任宇文融徵求源推毒遍四海君德極暗調見于天
之示人顯矣玄宗志操素於始初者矣苟觀其象思其變
克正厥事撤志之蔽去德之累則雖日食豈足爲於乎
開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
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
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辨白無乃暴刑措之名飾太
平之盛有當死而豪者有手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
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
欲措刑不用錐圖圖當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
猾遺謀盡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等爲治者必

去華而發實則不為人所罔也

韓休數於上前面折肅肅之短高乞骸骨至於泣下上為之動客二人遂皆罷相

正士之難合使人之易親也悲夫玄宗非不知韓休之正意而上下之難合亦多矣其罷之也猶罷宋璟也休面折而帝不悅何也必高順指帝謂其輕已猶德宗之於蕭復也嵩以裴辭涕泣動上而傾休是妾婦之道也正色立朝於上不諂於下不比乃宰相之高致而明皇惡之它日君子必益疎小人必益親而李林甫得以二十年安于位矣

宰相師表百條其遺必以禮退必以義接後人心服而政

教行會是時期若有金章紫綬而起九齡于羣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獨歟於羣卿之上上下下交矣也而在九齡則尤甚辭而不受當身居苦次本不遠數千里自詔至洛則非其地陳情之極且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上為玉璽書命三白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樓下殿前為樓州刺史以車載樂工皆衣文繡為散官

既有命散官樂職者而以草廐馴刺史是訪之陷于罪也初若不出此命彼亦安敢出意自為哉刺史雖被黜其心必惻然不服故出令不可不慎也

徵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乞骸骨審素三子瑋瑒皆流落逃歸都城手殺瑒瑒繫表於空言父冤狀議者多言

父死非罪子能報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數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如各伸子志則展轉相讎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並杖死

復讎困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咸絕天理論亡故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之讎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為人妻告楊汪受命往按還以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理與瑒忿其父死之冤主命讎之其失在不諒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解救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為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之義也楊汪非理數張審素而瑒瑒殺汪事通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傷之仍矜其志則

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二人而當張氏

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張守珪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軍數守珪奏請斬之上惜其才教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奏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禍福若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帝信任賢相如宋璟韓休張九齡內無楊太真之蠱惑外無安祿山之姦佞則焉收亂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公

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遂而不殺劉渙武不殺劉淵
得堅不殺秦靈明皇不殺安祿山此盛德事也愚以謂
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
不據法行辟反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誅九齡是謂
保養姦邪懷遠志謀安得為盛德哉

上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固執不可上怒曰事皆由卿
耶九齡曰陛下不知臣愚便為宰相事有未允不可不盡言
上曰卿嫌仙客寒微而卿有何開闢九齡曰臣領海表敢不
知仙客生於中華然出入夷蘭與司諸命有年矣公卿大夫
小吏自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懷衆望上不聽

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難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
也蓋祿服居位人主疑其重利祿而好書勢可以制指
耳是故古之君子不若祿而後使去就從違之重在君
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
於其上也

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對曰宰相賢則國危若林
甫相必為廟社之憂上不從

甫相莫大乎知人曲江公以安祿山必為後日之患李林
甫必貽宗社之憂雖著龜不過也可謂大臣矣林甫欺君
蔽主總權柄實重垂二十年九齡一斥不復竟死於外
自一時觀之九齡為厚林甫為榮九齡為貴林甫為賤然
而天地之化一息不留二十年雖久何啻如飛電之過目
也其氣酸威力與其朽骨既已化為浮塵焉為冷風而其
姦心邪迹與九齡之忠規正道並存于史書而人之好惡

良心未亡也則聞九齡之風者孰不慨然興起願為執鞭
而於林甫雖匹夫匹婦亦羞與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使凡事君者於
此知功去取亦思過半矣或曰進賢退不肖宰相職也九
齡不能去安祿徒伐口舌何也曰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
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其聽否在君雖仲尼孟子不
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管仲術與小人無
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是時上者欲急政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林甫曰思所
以中傷之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
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仁也孔子曰

知為君之難則一言與邦亦不遠矣九齡少於明皇用是

道也又曰子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則一言蔽
邦亦不遠矣林甫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夫以違拂對順從

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忤拂對微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
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太不恭

也知微戒之可樂而忤拂之有大不樂也是時天下若無
事矣人君若可以適意舒情矣人臣若可以有聽從無諫

諍矣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使明皇稍有持盈守成
恐及危溢之心則九齡一人常立于朝不必置歌器不必

設盤銘不必書之座右不必櫬之園畫而放心必收禍亂
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上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

子瑄德儀生瑄才人生瑄及即王武惠妃生奇王瑄寵冠諸子太子與瑄瑄各以母失職爲望尉馬都尉楊泗常以三子過失告惠妃惠妃訴於上上欲皆廢之九齡固爭惠妃使人謂上曰公爲之援宰相可長康九齡叱之以自上故太子得與動及九齡殿楊泗諸三子有異謀上問宰相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預遂廢三子爲庶人尋皆賜死

明皇惠妃林甫與張九齡焚權而廢太子及二王也意在壽王瑄也異意之臣既黜于外所憎之子又死于內王瑄之立何疑矣而終不得立是明皇疑聽諸徒逐賢徒殺子徒欲立其所愛而皆無所益祇足以固林甫之權豈非蔽惑之其蔽女子小人無遠慮者也惠妃訪曲江曰公爲之援宰相可長康是意明皇遠崩其子遂立其身遂臨朝

也非惟其子不得立其身尋亦就斃長康之言茫茫不悟故瑄子守正則邪不能移伏義則利不能動林甫邪利人也足以受命如響李之於惠瑄無得焉其爲黨邪陷正梓於天理之戒不亦深切而著乎乎

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享大權明謂諸驛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自是諛諂路絕矣

一人之身中既瘡則疾生矣一川之行築陸陸則水決矣天地之氣上下閉塞則物病矣四海之勢君民阻絕則國亂矣國有言路凡所以通喉阻難絕之患者也蓋爲國者必不難言路者觀國者觀言路之難開焉明皇公宋璟韓休張九齡之心忠盡言始悅而卒憎之宰相尚如此

諫諍者可知矣故開元之時鮮以諫諍者爲全林甫乃公然閉其路矜其門本以沒私而不知家與國由此俱敗彼其召諫官而符之明皇不得聞亦無一人敢以上達者蓋羣臣既知主心而畏林甫則亦持祿取容而已矣不言之禍至郭從進而後大決不可拔止然則人主何利焉故知太宗自親後諫官隨侍論事孜孜聽諫如不及者所以降川下難而免危亡之禍也

上頗好祀神鬼太常博士王與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與祈禱或焚紙錢習禮者羞之人君不知命則有淫祀之惑神鬼之好知命則不爲是矣昔成王幼冲聽謬言以疑周公及其羣見力筆修德終其身無過墨黷顧命一篇安於死生之際遂經達保世之言

列諸典謨而孔子以之與禹湯文武並稱焉何其盛哉明皇親平內難奪旬四海即位之初多打紀汰汪及中身日亮曰自本末先後幾如二人卒於失國猶邊爲後世非笑何也不學聖人不法先王當貴生不仁而死於安樂也使其聞道懷仁義而從事焉豈有弄忠保佞廢善殺子崇淫祀求神仙之罪哉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費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尊卑無序豈可復可施於是廢幣帛而用猪泉夫猪祀者有祈禱焉而用猪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與行之而習禮者羞之則當時猶未盡惑也後世舉四海而用猪泉未有羞之者不亦悲乎

數勸上壽王瑁上以忠王與年長且仁孝恭謹意欲
立瑁瑁未決自念春秋高三子殊死體嗣未定常恐忽不
能高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
曰汝言是也遂立瑁為太子瑁即浚也後更名紹

太子瑁既誅武惠妃又死諸王有長於瑁者瑁尚幼又未
有儔焉而林甫必欲立之何也遂非者小人之常態也亦
以惑上使信若非黨武氏而為之者設使明皇夜其計
他日楊大真育子林甫於瑁也何有雖然林甫亦可謂不
智矣苟能如高力士之言推長而立援建忠王豈非國家
之大利而必欲成其偏私之意蓋力於遂非而不肯改過
者固小人之常態也

勸南節度使王昱大敗於吐蕃貶高安尉而死有南詔皮邏
王

開者本哀牢夷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相統一歷代因
之以分其勢皮邏閣賂王昱求合為一昱為之奏朝廷許之
賜名歸義封雲南王其後卒焉邊患

賈誼論治安之策曰為天下者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唐太宗以此術而取四夷凡下其國必剖分之所以消後
患也然推點者末有不復合其難散併其部族誠以勢完
力一者夷狄之利而中國之患也王昱校劍南當為國
家消患於未萌乃貪沒賄賂備皮邏計中為請朝命混一
六詔它日唐師勞費盜賊遂起實始於此是雖自以兵敗
敗死然受賄基禍之罪竟不及地而當國聽信之人亦無
責焉其非後世之監哉

武宗發既除於太廟自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歲夏

既禘又當禘太常議以為祿數則禮請停今年禘祭自是
通計五年一禘一禘從之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用
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亦自於其君子於及其高祖
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禘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非駁于
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劉向為之出於
孝文之世其言外駁于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
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
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
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
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
勳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

王十一

卷十一

禮記

卷十一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皇亦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禘大傳而折衷者
也王制之文曰春秋夏禘又曰天子禘祫祫當祫然又曰
諸侯祫一祫又曰諸侯約則不禘祫則不當言言紛
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為之說祭於夏禘
乃要殺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為教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
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
諸侯之殺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此惑於漢
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此惑於漢
儒不通禘義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
年春禘于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教
祭也五年而再教祭一禘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
之五也又曰諸侯祫歲不禘下天子也此又不曉禘義之

六也其釋大傳補給曰補其出謂外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補義之七也其義有之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禮無禘而當給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焉鄭氏所釋而不若魯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禘始知其數而禘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傳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僚焉孔子已深非之況後世遵漢唐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臨此則一言而決矣

安祿山僂巧善事人人多遷至上左右至祿山皆厚賂之上益以為賢除營州都督置盧軍

父子之恩至親也可以賄賂而疎之君臣之義至嚴也可

以賄賂而亂之小人至多也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

君子不可以貨取而人主必昭儉德以昭臨百官清心寡

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

皇自一字文融之說彈天下以自奉清者以之濁明考以

之暗正者以之邪公者以之私又用李林甫重自掩蔽故

使祿山專以貨發交結左右蒙養毒黨所以治國者不以

利為利而以義為利為其生惠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

何必曰利為其失流至於試君親國而猶不止也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出己右者為上所厚者必自計之

欲命尊君若憚行必左遷不然以資資分務東洛亦堪賢

命也絢懼而從之遂除廢事員外同正上又嘗言絢州刺史

嚴批之可用林甫即諭其弟云上意甚厚孟稱朕求選授之從之林甫以奏白上云批之者老得風疾乃授以散秩使便

醫藥

明皇在幸林甫可謂不貳發不貳之心施之張九齡不

亦善乎張九齡與裴耀卿等則疑其為黨幸林甫盡屏異

已則不疑其專所疑非所常疑則所信必非所常信之所惜

非所當惜則所好必非所當好欲不亂士得乎風約之請

寢廢嚴挺之得風疾一召見而詢勞之使君臣之情通有

何不可而阻於讒間一臣雖在京都如隔萬里詩云勿問

勿仕勿問君子其玄宗之謂乎

韋堅引澠水抵苑東望春樓下而潘聚運舡大通潘聚發人

丘龍自江准至京城民開怨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

新紅數百幅榜都名各陳珍寶以進獻上置

宴竟日而罷宴後有差

富有四海則四海之財皆所有也權藏之於民猶父不推

其子而富其家也乃必使剝削之吏損下益上而聚于京

師譬之一家父損富而子皆貧也而可乎夫稅賦有定制

而求止者况無名不經之歛其賦可勝言哉民輸其十公

上所得一二而已然則受粟飲之應聲腹則赤子以肥用

事者人君亦何苦而為此哉取文文融韋堅楊慎幹王鉞

揚國忠第五琦元載之本末觀之而參以當日嚴事之成

敗則必知戒矣唐太宗責權萬民曰朕有天下所少者非

財也爾未嘗進一賢而言銀山之利將以相害我耶即

日點明皇意忽此言為章堅列珍貨賍而唱之如以肴

林甫以楊僕於屈附於P復以為御史中丞

之政使除受一出於宰相則他收塞矣李林甫妬賢嫉能

不次是自不守公道何以禁人主之別較哉去歲惟於自

為如何人君監此其不以權柄授人不足以私徇撓政使進

操庶位必由宰相而可否命則上下交得其

道矣

安祿山奏言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

祿山之夢誠非偶乎以愚觀之誠有是夢也蓋其無涯之

志已萌矣然彼其君則必不敢言今而上言則侮慢之

心已彰矣明皇意從所請使之立廟以祀靖勣不憚祿山

以太宗自貶也一何昏惑不思之甚耶

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富國王上未知也適

之奏之上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主氣所

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戒適之曰自今議事先與林甫議

之適之由是束手

力義不足以勝言利希寵志不足以防小人相傾之

計坐而受禍其自取之耶

李適之相半後不為乃出林甫奏太平萬事已歸即還第機

密決於私家

舜之治至於鳳皇來儀可謂至矣然君臣方以無虐相傲

戒曰雖若丹朱傲以殄厥世無遊于遠無強于樂無教逸

致有邦勳夫之命屢著乃成其敬慎如此是故其盈不傾

其成不覆者既有終相亦惟終夫發著之源也治有亂

之至重一日二日之間幾危之至至最至重苟以為易則

難將至焉明皇荒怠既不以大政為意林甫乘機又復以

無事自居曾未七八年大禍忽發知河決急爛不可壅收

于是而圖之亦奚及矣是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

周成王所以能勤王德風夜不逮之道也

左驍衛兵曹柳勣之妻賁奪大夫杜有鄰之女也勣性疎狂

好功名善治川太平異勣復北海太守李適之嘗飲即王面罵

安祿山名士勣與舉族不協為難語告有鄰王稱圖讖指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安祿山

也

林甫子岫以蒲盈為懷諫曰大人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役夫不可得也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林甫以才智得其君盡亂多士而下之然曾不及其子之有遠慮也因事進戒言切意迫林甫若因是改法易調易如反掌何不可之有而執迷膠固不能自克甘於受禍重於難權不智孰甚焉置天以其罪授惡大不訪其衷乎何其莫親於子而諫之不入也

高力士承恩歲久太子兄呼之謂王公貴胄之林甫祿山皆因之以取將相然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餘親信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有肉得以來善圖其爵祿者莫如高力士恭謹自將不敢驕橫是其樹也然其罪亦大矣任莫重於將相力士於明

皇言無不聽以王毛仲之信愛一言去之如折朽木審能為明皇意計者莫如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佑王忠嗣而

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以取將相它日雖有大柄不可假人及邊將擁兵太重之

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耳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舉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感寧太守趙奉璋告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妖言校殺之

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都守二千石吏官亦學是御史天子耳目

也受宰相風指整二千石而天子不知由明皇自蔽其聰明也士秦之深忌諫者謂之妖言漢之忌諫者謂之妖言

秦權之臣惡人之議已必舉而用之王氏曰重華既去不可得見天下紛紛凡經幾秦蓋傷此類也夫可以言而不言及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謂之不智是故史魚雖直不若蘧伯玉之能恭懷也洩洩雖忠其猶在宋子京之後也

趙奉璋職守于外有社有民蓋以宿業為務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聖人所不許可謂一朝之忿輕用其身悻悻者所為又不得與史魚洩洩班其死也其自取之也

掩拾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殺位序止

唐非李聯之裔而以聯為祖李子意深尊意為也便聯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事況非其祖而加之相考之下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

當時無一人言者若好諫諸臣獻諫故雖以亡人為祖而然不得知又况其餘乎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七倉官皆思慕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人之食非以貪饒而能少非以富貴而加多君子曰人不為飽而死雖不食可也是故上智衛生盡道適可則止志士無求飽之心焉養口體第窮親者民斯為下矣明皇不監隋煬之失貴為天子而悅人進食置使檢校使奢森相驕風俗相煽暴殄天物夫豈一一充至尊之御乎君取其一下取其千矣其親清廟奉天路乾唐大業不致饑食不致貧猶塵埃乎然古之帝王以儉而永以約而無失而

桀紂以酒池肉林而亡明皇厭飲珍羞未及其欲咸陽之
厄尚食不隨發餉餼餉餉而過執就執失為後世法戒
不亦著乎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劍恩遇溫深溫遂去林甫而附
劍為之畫策代林甫執政助其心腹林甫不能殺劍改名圖
忠

小人之取人取其附已屈而敏者然能屈於我則亦能屈
於人矣能敏於求則亦能敏於叛矣何者以利害心故也
若其拘義則惟是之從不有從也惟不義之違不有違也
雖不為貪者然其態亦不為操算下右之事然而小人
取人重金君子者氣類之合故也吉溫之流自古不為少
矣後世不肖林甫則無以繼林甫之傾陷正人矣之舉施
亦各從其類歟

楊劍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靈易之兄弟制易之兄弟迎
中宗出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

張易之兄弟汗辱宮闈之嘗以謀反繫治竟被斬戮方之
華靜能為秦客何以異玄宗討內難華馬即日伏誅乃於
今稱易之有功復其爵祿官其後裔則若馬諸人無乃銜
冤於地下乎安祿山窺見此事交通掖庭實楊劍與玄宗
密之小人無遠慮不足怪而明皇昏惑至此不亦悲哉

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增國忠常扶
掖之祿山與王鉞俱為大夫鉞權亞林甫祿山見林甫頗倍
林甫召鉞趨拜其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
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輒服祿山於公卿皆慢每獨

憚林甫每見雖憂冬常汗沾衣

祿山玩明皇如嬰兒視楊劍猶不物獨憚林甫誠以林甫
智術足以御之也林甫稍有忠於明皇之心明以祿山兵
多勢大將生變亂則惟上意則落其羽翼則削其爪牙移
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始欲示以
精神勢必氣勢使之畏已而已是其事明皇雖又荷寵任
雖厚而無毫髮之舉尚所謂之人類也哉或曰明皇信祿
山之甚林甫度未必能上是以不為此謀也曰不然林甫
舉上三子屢起大獄動以御東宮所欲除者無不如志况祿
山在外用力尤易乎特無此心耳意者林甫亦知祿山必
反恃已能擒制之故養意不動如將帥縱賊以自封殖此
固老獍自擇之伺調也

劍南節度使薛平仲通前開羅堡大敗吐蕃死者六萬人仲
通僅以身免

楊國忠感鮮于仲通為已報以節鉞而開南詔之隙前後
喪師幾三十萬人高仙芝擊天食殺師三萬人安祿山計
突契丹殺師六萬人其時天下無事戶口歲滋而三年間
死於邊域者幾三十萬人前此楊國忠討叛虜所殺又十
一萬人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教之如此而明
皇不得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楊國忠加御史大夫初林甫以國忠微不且貴妃之族故善
遇之國忠與王鉞俱為中丞鉞用林甫薦為大夫國忠不悅
會邢綽謀作亂國忠勸之令綽引林甫交私之狀上由是疎
之而國忠貴震天下矣

以智巧傾人者人亦以智巧傾之矣以勢力壓人者人亦
以勢力壓之矣以無道橫逆加人者人亦以無道橫逆加
之矣雖與除異已殺戮謗議使不為我害然天下之人至
衆得一一而防禁之得君之路至多安得一而獲過
之事變無常又安能備所不及備主心不定又安能固所
不可因此賢人君子所以直道而行不可則止者也李林
甫奸與大獄意天下無如我何而國忠用其術以治之曾
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小人觀此亦可善心而改轍
矣

林甫惡國忠為相輕林甫謀反制則林甫官爵子孫流嶺南
其產沒官親黨坐貶者十餘人剖棺殮服扶取含珠以庶人
禮葬

四七十

中

林甫專國十九年罪惡山積國忠舉其逆國諷朝之其著
按實行法雖臨而斬之可也乃詎以謀反則林甫實未嘗
反也雖決一時之憤然邦憲差忒非朝廷之體矣子岫嘗
戒其父曰大人仇怨滿天下一旦欲為役夫不可得林甫
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雖生免刑戮而肉未及寒剖棺扶
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
寬流親黨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浮煙飛塵不可
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張挺之
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族
滅嗚呼窮義之極極於顏回窮利之極極於盜跖利之一
字能感心喪身覆家亡國也審矣矣矣

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

教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

玄宗下

唐紀

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統駕之所然
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去憂而從樂人生之常情也樂之過者憂亦隨之況樂非
其道乎國忠以令名終不可致不若且極樂以其所為而
樂可保也君子亦為之矣然用禍敗非異時事也又非它
人所為也國忠不知監焉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
所以亡者至矣林甫楊國忠是矣

國忠子暉舉明經舉義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未敢
落也以自國忠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黨
遂置暉上第及暉為戶侍郎始遷步部暉憤目噴血而
死

中

卷二十

唐

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丁公呂伋世濟其美金掌其政
周公為太師伯禽封於魯國忠所謂我子何患不富貴矣
為失言但取之不由其道直以威勢迫脅有司而廢公道
之法是則正善獲金又非止鑿穴竊險而已也夫取之不
由其道則其失之也亦然國忠父子雖然貴祿能幾何時
張果所以有冰山之況也昔李岫尚知其父之危苦口諫
勸雖既獲取名位復懷滯淹其不及岫又遠矣卒之暉之
禍辭於岫天道於有知無知施罰重輕固不借貳
唐初數數皆中書門下官若文者為之就封以後始召文士
不復須范履冰等章諫文辭當於此門候進上時人謂之此
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掌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延
文學士至德道書畫藝藝數術之工皆處之

國家陟降多士當出於中書中書有私徇小則貴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專而分其權翰林初書人寸與雜流並處其後雖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進退輔弼既與之謀安知無請託之嫌小人處之附下閭上安知無賣主之事故君道公而已矣或曰文章之用至象中書門下之職至重勢有不能兼也故必委之翰林不可廢也曰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不聞之輩武氏聚輩濫輕薄之人於此門而中宗以宣婢主文柄是何足法者不必遽稽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貞觀則所損益可知矣

天寶十三載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春秋魯相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既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自武末年皆有此象二后尋汝梁武太清中日食不盡如鉤侯景叛亂軍城兩君梁亦隨滅月星時日有食之同於太清者再焉其變不亦大乎而不知我焉以數言之日中則具今章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表言之謫見則食今主德昏蔽乃蝕盡之象也先是開元十七年日食不盡如鉤為用字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七年間日食且十天於明皇春春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修德正厥事感無傳焉故自六年至十二年寂無言成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鉤為龍楊太真也

用字文融其心蔽於貨利於旦章堅王鉞楊慎於並宗弊

然而明皇多惑然不可解矣龍楊太真其心蔽於聲色於其國國圖並進思澤而明皇好色之惑然不可解矣凡欲非一端惟此也夫其拘于貨色必疎賢入此昏之所由也遠色則賢入此明之所自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何以能然哉不遇桀也不猶貨利而已矣明皇誠能仰觀於天俯求於己知太陽侵蝕之咎不在乎他輩而正之其變亂為治易為安猶反手耳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

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餘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世有傳古者言自古人主養民至一千萬

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籍者而後漢而後魏未有法於一

千萬戶明皇幾之矣繁夥既極理後虧耗單人力所能過哉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武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凡三百餘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天札殲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連數十世為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盡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日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使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可不監哉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二人達奚珣疑有變奏請止之上亦稍疑遣鴻臚寺卿喻旨且曰朕新爲燭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苑陽祿山踞牀不拜曰爲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遣還亦無表十月上幸華清宮

前此言安祿山反者上不信以未有迹也至是其迹已著可以信矣方且幸華清賜湯浴如常日然無乃明皇欲其反乎不然何其蔽惑之甚也或曰當是時祿山兵精馬壯使明皇逆爲之備亦安能禦之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千百之衆尚能倉卒立功況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深審其精神竟兵擇將立有區處比祿山之反尚在兩月之後縱河北振擣賊亦安得遽然跨河踐華生卒杜撰越在草野之辱必可免矣惟其迷而不悟知而不戒則末如之何也

祿山反詔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皆市井子弟也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武氏淫亂而用得其人兵制不攻太宗之舊故內無盜賊之變外有四夷之功明皇耽樂而用非其人以及募長征變府衛良法故邊將一叛而州郡瓦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是募市人充東討是則張說所建才足以備數一時二十年其制已壞至無兵可使輕變祖宗成憲其患乃爾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武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既非今典且何以使人有功遂罷之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遣邊令誠爲

監軍其後世無窮之禍上不法貞觀下不及女主何以保其國哉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乃誣奏仙芝與封常清之罪上大怒命令誠即軍中斬之初常清兵敗三遣使陳賊形勢上皆不見常清自詣關敕令還軍既斬二人士卒大呼稱枉其聲震北

大盜賊舉國皆陷范令誠當協心舉力以佐兩將雖敗于河北若嚴打潼關與諸城連援則長安猶有所恃乃以私意干請怒其不從遂誣奏之小人不知緩急以利爲喜惑如此明皇若引召常清問以軍事猶得修補撫之策既不見使者又不見常清直以國之成敗爲戲而使令誠肆其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顏杲卿起在河北舉義附祿山者六郡而已杲卿使人入漁陽招贊徇鄉城人馬燧說備曰祿山終當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猶然之未發祿山知之殺諸

顏杲卿倉卒拒賊斬二將僞將一將散并誣之殺解饒陽之圍河北十七郡皆應之得兵二十餘萬若賈德寧就賊巢既隨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賊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問也明皇保養燕邪并置賢能而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又况離疽之聚其來已久方爾潰決無一手掩而止之之理且杲卿巡遠之使所以阻離潰滅者也則臣等不恤於未然之前若軍既奔崩既沈則人力有如何不得施矣

果卿兵敗陝山殺之顏氏二門死者三十餘人

致亂若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果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惜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桀距壽考陽庸列鼎而尼父來羹天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果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史思明圍饒陽李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降光弼問取思明之計於思義思明遠退

廣於咨訪惟善之從雖敗可以成功事已自用懷謙遠眾

縮勝可以致敗韓信得李左軍而下燕齊左軍降虜也信方東大將之權擁三軍之衆席破國之威夫豈無人而降虜是細此固古聖賢所行而信能之宜其為漢三傑也李光弼其間信之道風而興起者乎

顏真卿敗賊兵於堂邑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召之并力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且以堂邑功讓之

顏真卿守平原先賀蘭進明起兵又為河北來訪使則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容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為長子顏季明山之時季明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果卿送傳京師也張通幽泣請曰凡不幸陷賊請與衆明偕行以救宗族乃與果卿

同謀起兵者也果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與此與我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濟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我辭沮止而王承業亦何緣更其表而舉其功乎果卿既失之真卿乃語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是此以不情相與彼以不情相受如此其能久相處乎為真卿者宜具堂邑戰伐上之朝廷朝廷必以真卿為制將於是部勒所得數郡與郭李濟角不亦善乎是故每事咨之不足為謀以進明非可咨之人也軍權稍移不足為賢以進明非制將之才也讓以衆功不足為恩以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真卿忠義義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郭子儀李光弼請北取范陽襲其巢穴賊必內潰上不能從

智計之士所見略同自檢山起前後欲傾其巢穴者凡四人顏果卿郭子儀李光弼李泌其謀非相約而發也果卿不幸才未及屢李郭則以告李泌則以告肅宗矣皆不見聽左則智慮已昏肅宗則志意不遠遂使奇略抑鬱而掃亂延蔓天下之事莫大於人不能謀謀之已藏而不能用則未如之何矣夫賊之枝葉散蔓於兩河然皆若客地也傾其巢穴猶潑水四漲而無聲可歸其禍固可立而後也

國忠性有官閥計皆不對國忠曰人告安祿山反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也當無事時竊簞於君兄巨軒以為已功及禍亂既形君若於衆處豈不以為已與故人問不然者然人非嬰我鳥獸

豈可敗也言祿山反者甚衆而不上信是則然矣致祿山之反者誰歟身爲宰相不任此事得乎俾情內聲援者於皆朝廷不理馴致大亂乃曰非宰相之過欲以自免夫人交怒具發不待旋踵矣

車駕幸蜀幸馬嵬驛將士憤怒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

國忠言祿山反非也而明皇不信林甫國忠未嘗反也而皆以反死何也林甫好以反誣人國忠又以反誣林甫躬自貽之亦其理宜矣天下之情積三十年大變而決此乃子產戮載重將也難於進退因其勢而順逆之乃以殺宰相誣責主卒不知時權一至於此苟以國忠爲不可殺是與之同亦不得免乎死矣唐亂之朝官爲御史大夫

李七

唐書

卷

七

無規正亦不得免乎死矣

上出尉勞令收隊皆不應陳玄禮曰國忠既誅貴妃不宜俱泰願割恩正法上併被傾首而立久之章諤前曰最難難犯安危在是刻願速決上曰貴妃安知及謀高力士曰將士勢不自安乃命絃之軍士皆呼萬歲發聲部伍爲行計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虎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鉞爲色使使併徵三十年相屠供饗外錢萬貫僉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即劍南良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惠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較則毒又徧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甚於朔河矣知是人安得不怒一三失怨豈在明猶當

一圖其所不見有况然塞卒由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盛至此自非陳玄禮高力士輩請殺以還殺則衆怒之禍必及於其身矣而或者乃不聞更殺之妻自誅優姬以是爲聖王之資則非矣使陳章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善亦迫於不得已耳

上至扶風主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遑上惠之會成積賁春綵十餘萬匹至上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比表衆致逆胡亂常今卿等勞苦朕甚愧之今聽卿等還家朕獨性獨可分此綵以備資藉若歸見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衿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遂息

嗚呼悲夫玄宗之在扶風也方其盛時開闢乾坤轉機出

唐書

卷

七

海隅指氣使無不如志公也受制於士卒懷惡於諸言欲齊之以刑則刑不得施微懼之以勢則勢不得行遂至甘詞善誘若九悔者然後僅免危殆向者則平內難志氣更果今何在歟無乃不知持其志以縱其氣是以豪侈放逸於前而挫折屈辱於後歟由是知終始惟一砥礪日新者其必有道而人君所當鑒也

陳希烈既失恩結上與張均張伯慎陽祿山以希烈均爲相

宰相人臣之極位既已爲之不獲乎上者奉身而還可也何敢生怨正使懷有不平亦何至殺身而事賊且相祿山有勳於相明皇帝乎不伏賊之害能甚於失恩乎希烈學莊老者也彼徒見其曠蕩放肆以立名節與毀名節等耳審

如是者為宰相與不為宰相亦可齊以一致而終於失恩何也學荀子而不傳其主權焉則儒術盡之事況學莊老乎

肅宗

唐紀

玄宗之在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宮慰父老曰至軍既不肯留其等願從殿下東取長安若皆入蜀中原無主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使人白狀玄宗曰天也喻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又使人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行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應請還馬嵬之命廢上肅宗遂即位尊玄宗曰上皇天帝

聖主而

玄宗

王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在玄宗命不遂行而裴冕諸人急於策實是以致此也孟子勸滕文公行三年喪文公曰父月百官不我欲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孟子曰齊桓公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先之也此子曰然冕誠在我遂行之使肅宗有勝文之見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乘之耳唐高祖素玄之為上皇非所欲也勢可以釋位而不釋遂至逼遷不見葬故也而太宗明肅不能少待或稱兵或借便皆有奪位之惡欲逐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昧於春秋自惡許死之戒甚矣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為太子與李泌必為布衣交及即位欲以必為布衣必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裴冕杜鴻漸少遊等於肅宗初無雅素特乘時攀附以取富貴耳李郭俱貶帝之故人也不惟肅宗當壘相之冕固避席而讓也存必自處亦無躡取之嫌不稱之謙然力辭而不居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中道從遠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必所以重當權而輕為賓友者也

今孤潮圍張巡於雍丘為巡所敗潮謂巡曰足下其如天道何巡曰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人倫天道同條而共貫者也而秦漢以後學者不知其一矣使巡偶然言之得不謂之暗合乎使其學而知之得不謂之心通乎今孤潮之意謂唐室衰亂蓋天道也豈惟潮凡有背叛之心者孰不為此言惟明於人倫則犯上者且無有況作亂乎以是觀巡非特能敵軍守城而已蓋嚴卒相也

聖主而

玄宗

王

上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竟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不弘耳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泌之必曰但恐上皇聞此數意陛下為韋妃之故為一慚憤感疾是陛下不能安親上流涕拜曰朕不及此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家藏重擅姦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社塗炭按誅王莽故事蹕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憐匹夫不亦偏乎天下大物也非是不足以容德足以覆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耶

至德元載冬十月朔日食訖

日食大變也既變之尤大者也肅宗始初清明忠卑禍亂未有酒色昏亂之事而謫見于天若此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秉危取位而不能孝父愛張良娣而不能刑家任用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必不敢自安而君子退小人進其功業不遂父子不相保而身不得令終卒以是三者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憾乎使肅宗克謹天戒以目自視恐懼修省克正嚴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烏承恩以信都降恩明

先是常山守王侑欲降賊請將救之遣使者宗傑運來迎承恩恩思以無詔命辭壽三說之終不聽雖守此志以信

四年

宗傑

宗傑

宗傑

都之衆與朔方三千人憑壘高深要結鄰援相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嗣可從曾不

是國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

從常山之請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史思明之拜不若用

宗仙運之說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

上聞李泌敢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所獲皆輪范陽豈有

四海之志若令李先弼出并陘郭子儀入河東則史思明跋

忠志安寧患由乾真皆不敢去其地是以兩軍聚其四將也

從祿山惟阿史那承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

道常通陸軍挫風與李郭互出擊其首尾賊至則避去則

東之復命建寧並聚將角與光弼取范陽四合而攻之必成

餘矣

李泌之策與子儀光弼同但儀顯在遠語之不及詳耳使肅宗盡行之則河北本根之患盡去它日藩鎮自而起豈非久遠良計乎而肅宗先從後違夫智者之不足乃心有牽制之私耳不亦惜哉

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明皇寵愛祿山自林甫國忠皆不及也疑間之言如水沃石而待過益陰顯欲傾之打西北一少而已得肆意娛樂耳祿山乃以反叛報不實之恩不亦逆理之甚乎逆之甚則其天降災殃各從其類故祿山以臣及君則慶緒以子弑父如表之有景而亂臣賊子忿不懲也

上欲立太子李泌諫止

肅宗不覺實無曰不敢受危傳襲但以中原未靖權總百

官耳夫百官名稱乃可攝行何者人臣有功緒之稽違退

之義也惟天下無攝攝皇帝云者王莽之惡非法也今肅

宗已即位布號於四海而奉玄宗為上皇矣豈曰權總云

乎夫實無虛權也亦猶傳國璽之為物也居其位而無璽

與冊不害為天子受冊佩璽而不居其位不害其非人主

也置實冊於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

從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受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

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倖言二人罪惡於

上二人請倖謀害廣平上怒賜使死

古之人憤而啓憤而發憤於忠慮而小德於聲色而喻操

心危慮患深而達肅宗為太子厄於十村用二十年其憤

排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戒一楊妃信任宦官聽讒殺子曾不知戒夫明皇中人之資其身致太平然後得意亦中人常事蕭崇方在擢越大勳未集巨寇猶存宗廟未嘗降陵寢未瞻省已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殲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無自能興復之理也

賊將尹子奇攻陽許遠告急子張巡巡自寧陵引兵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請遠守公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若中應接而已戰鬪善畫一出於巡賊遂大敗夜遁

賢哉許遠之為也張巡位出已下知其能而授之兵楊濟國難虛心佐佑之不以爲嫌推此意也盧懷慎之相葉真

所優爲也夫惟賢人君子有推賢讓能之誠心而無妬忌之行一有妬忌之行不問其事是大小必當以小人斷之此見於秦穆自誓而孔子言大學引以爲據者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充而不已伊尹周公是也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伴不達充而不已卒林甫盧杞是也

上至鳳翔諸道兵皆會李泌請用前策上曰今當直取南京更先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賊來遁歸何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則用兵未已也若先除其巢穴則根本絕矣上曰朕初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不爲兒女之戀

於馬嵬舍上皇而西行爲宗廟社稷之大計也今大計未就復盡喪宗室奔遠敵而不用何也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害不成肅宗雖已即位未入京師有衣錦衣行之心故乘諸軍初集急取長安戴黃屋建左纛猶人之富貴而以歸故鄉爲榮也豈非年壯長而心尚童歟夫安能割平情亂而混一四海歟

上皇思張九齡牛見爲之流涕連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楊妃再出宮及歸而寵愈盛張九齡罷相繼貶而死于荆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名者其效驗至於亡國可不懼乎李觀有言使當仰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王氏亦曰但使等輩則官中有西施不足憂矣是不然附託楊

妃以進身固位者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凡幾宰臣可勝誅耶故西施者宰執之所倚也妲已者飛廉之所倚也張麗華者江總之所倚也胡武曌者于忠之所倚也楊太真者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諸人之所倚也小人必倚內寵君子則無所倚也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獲危亡而後思其先見方之表紹有憾於田豐則速矣雖然亦奚及哉長使卿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林山生一林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尹子奇後攻睢陽城中死傷之餘饑寒古人張巡守城而守時許叔冀在譙賊賀蘭進明在臨淮守柝兵下拔巡令柝聲響急於臨淮上聲響非三說之陳四下進明終無出

尚書知機絕圖之益急初宰相務官張進明以爲可倚節
度而以此冀副之報宜得其兵銳且官與進明不交其節
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報冀所襲也
爲時實關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主在旦夕我能
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質於報冀者直以事理應賊
賊命可也今遲疑遲遲便智勇俱喪而忠義不立千載之後
猶有若於南霽雲豈不辱乎勞苦若知進明不可用則則
言於上而廢之以爲有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其柄操
此心以取人羣難乎功業之遂矣

女歸回紇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
湯十一征而爲王百姓知其心曰非爲富有天下也爲匹

五月六

食見卷下

一十六

地

夫匹婦復讎也伊尹相湯爲世保衡其言曰一夫不獲其
罪在我宜其代天理物爲聖君賢相也夫子女豈禽獸離
賊之比哉乃大唐五世之民耳爲急欲得賊之故乃舉而
弃之於夷狄或功勳之家或禮義之族或富庶之裔或孤
弱之遺先已爲大盜所困其望王師何啻渴者之望水使
回紇軍而獵之其冤咽憤怨之氣達於王命無所伸抑其
方之推而納之溝中者何以異乎事關宗於是矣君道失仁
是責者非裴冕房琯與乎泌耶

李泌請爲閑人上曰累年同憂今方同樂奈何遂去泌曰
有五不可留過陛下大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
高迹太奇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何疑朕如此泌
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

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乎上曰卿以朕不仇其伐之謀乎泌
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卿不知邪泌
曰不然建寧常怨之廣平每言其冤流涕鳴咽可以察矣
上曰一曰既往不咎必曰願悔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天后
方剛稱制惡太子弘聰明既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
臺瓜詞曰種八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便不好再摘便瓜
稀二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悔無再焉上
驚曰安有是時良婦忌廣平有大功潛構流言故泌及之泌
聞歸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之

同歸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之

鄭侯不事肅宗必欲辭去者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
哉正坐良婦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雖舍相位而
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雖然身舊而圖新
改往而修來惟剛明之才能之肅宗豈其入乎泌所謂五
不可者一曰過陛下太早則意在交友之分也其四者特
爲之詞耳其情直以內閣張后外閣李父留而不去難必
及也而難於發言故言建寧冤死以戒再摘之禍諱雖不
及而意則有指矣使漢高光武而聞之不待辭之畢而深
有感于心泌及復自餘言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
去是故爲國有九經以勸駁大臣爲重勸諫有四事以
去議遠色爲首張后寵平內閣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
保賢者不自保則唐室之卑自是始矣嗚呼鄭侯亦可謂
得出處進退之義者矣

以嚴莊爲司農卿

嚴莊祿山佐命元臣最貴用事諸將皆不及者既同祿山

嚴莊祿山佐命元臣最貴用事諸將皆不及者既同祿山

皇至屬翔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卷之六

不能泥於堆何面目見諫於九廟上皇曰堆爲汝長流發表均不可活汝更勿赦上泣而從命

張說及均於肅宗爲太子時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

則由上皇任慈也非上皇必欲信讒而二張公能奪之也
今肅宗謂非說父子無有今日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垺而
上皇無賴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伐私
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垺均貴連國戚身出
相間愛寵蒙榮非他人比一旦稱臣子職豈不疑愧若以
私恩免其大戮則君臣之義廢而國法不必設矣爲肅宗
者以均垺付之廷尉不得免死而爲張置復其罪幾于

故知李氏無罪被廢削髮爲尼。出在梵中。顯宗自加封。

三 侶纔數歲上欲立之而未

張石生曰三侶纔數歲上欲立之而未決謂李揆曰俛爲太子何揆再拜賀曰社稷之福遂立俛爲太子

武王生休既長兵從穀難又有力勞當爲太子夫可疑者而戕於張右不能自以向使李撥懷殺內文宮禁於李於虜重以韓國爲據廣平必不得立而唐慮之亂矣則於其廢爲益哉

五

命郭子儀李光弼帥各節度使兵六十萬討安慶緒上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的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軍事完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
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爲先光
武太子儀漸滿又夷人也必不敢當制將之任則以子儀
總九節度使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之殊方而
選擇利而行亦其次也而使官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
是豈明主所爲乎

史思明救安慶緒大敗官軍慶緒見思明稱臣思所救上弒父殺之引兵還苑陽稱大燕皇帝

人而爲賊至不道矣然民之性自以秉義爲天下之

其為賊者自滅之耳。史思明明於安慶而戮之。豈不當哉。慶緒以代父誅。則殺君者不異思明。而不知已何也。使其賊慶緒。舉河北歸朝廷。釋甲入見。必與汾陽同為異姓。王何榮如之。惟知人而不知己。則其所知非真知也。乘慶緒之衰。假討賊之名。利其土地兵馬而已。是賊而又賊。必終亦不免於禪山之禍。後來者曾不徵戒。而獨行哉。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對謝夷甫殺之。押官妻訟於至朝。國叔孫榮鞠之無完。又使崔伯陽李曉權獻鞠之。與釜同妻不厭。又使毛若虛鞠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召若虛欲劾之。若虛詣上。上匿之。策下伯陽入奏。若虛附會十八上叱出之。伯陽四人坐敗。若虛除御史中丞。宰相李峴奏伯陽無罪。上以為朋黨。影蜀州刺史。謂左右曰。峴欲重權。朕自

亮用法太寬

卷三

上

本

毛若虛。李輔國肅宗之簒下。是為黨魁。而反罪李峴。輔國專權。若虛為朝廷扶立。紀綱先已奏陳。仍又得旨。曾未逾月。竟為輔國所擠。是肅宗以輔國為一身忠言。正諫。何自而入乎姦邪之臣。何世無之。惟人主聽信與不為一身。則未如之何。是故李峴抑制輔國。則肅宗以為為權官。若抑賜得賂。不滿意。則代宗以為薄。我肅復面責。紀則德宗以為輕。朕李峴不與李肅用。同則肅宗以為朋黨。使待君子。以此心。夫豈有此敵哉。

四統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宗師

以天子女而配夷狄。耻也。甫及一年。遽以無子出而來歸。其耻太矣。而唐之君臣。不以為耻。蓋其時定狄。未久。故

常事故也。匹士之家。相擇為配偶。或不允。而見山尚羞于鄉里。況夷狄乎。設有公主下嫁士大夫。而見出斯土也。免死幸矣。今回紇。漢宗不敢加以一言。甘心受之。乾德不剛。不太甚乎。與夷結底。君可不以為恥。為監乎。

李光弼屯中。潭與史思明力戰。思明潰矣。

移山部將無如史思明。明策難克者。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矣。冬。主相當僅得一勝。自是之後。二人不復對陳。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光弼角。圖思明賊必可平。而無後患矣。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度之子儀。渾洪重厚。不能為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自高力士有權寵。外庭目之為翁父。而肅宗亦以父呼。李輔國李揆。非諸王也。身為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化自

卷三

上

本

上流父而成俗。人不知其不可也。而郭公大驚。寧肯為尚父之重。降樓於軍容。若此。則宜矣。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蓋亦少欺以濟事。為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以至罷落。其權重諸閣散置。非所矜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奉承朝恩。受其封爵。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使肅宗誠意於戡定四海。必奉命子儀。不使中人得軒輊之。儀受知君父而為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固白刃可矣。故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此乎。

宰相第五時。宰相。大失。其。闕。進。明。可。復。敗。

安史之亂用命守死者莫過於張巡許遠擁兵不救者莫甚於賀蘭進明肅宗以此罪進明雖殺之于睢陽之譴戮沒忠義之竟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仍為御史大夫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夫位為宰相安得不進人才被其引拔即稱朋黨其後來者竟兀然獨立而已則朋黨將何特而已耶故凡坐宰相而廢退訴訟殺者惟大逆不道迷國罔上之罪乃可苟罪不形顯從以朋黨之名而逐之非政刑也肅宗以房琯黨而逐房琯武以李輔國而逐崔伯陽以第五琦黨而逐賀蘭進明謂惡人臣父叔亦可矣而張輔以不事中央罷歸肅宗謂郭子儀李光弼以忤輔國朝恩罷歸其黨於中貴人則無言而家宰相序進則為黨好惡如此豈足以君天下而服人心乎

李輔國雖是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言於上曰上皇居與慶宮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為社稷計豈得物匹夫之孝若迎居大內可以杜絕小人上不應會廢逐輔國國將五百騎露刀迎上皇還居甘露殿上皇驚疑遂所留侍衛總老數十人流力士等於遠方輔國詣上請罪上曰卿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自是上皇日以不懌辟穀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但遣人起居

內寵壁堅公而為一人主不恤又委信之其終不至於篡殺逆亂者古無有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為監矣夫相考所為賢且德也子孫眺之鮮能及者非賢非德也子孫傲之鮮不為焉兩漢而下繼世之君往往極前即位孰有為天

子子親承大寶得間安侍膳舉四海之養以全其孝盡其樂如唐敬宗可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矣而太宗明皇肅宗之孝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殷高祖睿玄晚節末路不免兵甲震驚之禍而玄宗尤酷嗚呼悲夫輔國之言曰陛下當為社稷大計豈得徇匹夫之孝夫孝以奉父母為先然後上及於祖宗今父在也乃因其身休其心而杜援是安此中人已下所能辦者肅宗不察蓋自馬嵬西行輔國已有是言今又云爾是知肅宗為人可誘以利故也當是時白刃脅逼盡去左右之人而居西內上皇辟殺成疾以至殞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幾希矣天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使安慶緒史朝義而有知豈不念於九泉元結傾唐中興曰盛德曰大業

是過舉其始而未知其終也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為魚朝恩沮而止
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亦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雖然以兵柄付郭子儀則善矣朝恩力沮其行亦何意哉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肅宗初意復西京而已後東京為思明所取亦不甚介懷姑命光弼禦之發還見小利又用閹尹廢奔他處坐失天下之半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為呼人君不以天下為度其能濟者未矣

火朝義思明長子也無龍思明欲殺之而立少子朝清或世

其辭則義憂懼其黨略說及引兵而入思明踰垣而走射于
齊禽之思明曰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取長安遂縊殺之朝義
即位

逆亂之人其罪雖無成理其心固不為敗謀也不為敗謀
則尚不為敗事然不能如此者利欲之極也義理不極不
為聖賢利欲不極不為盜賊利積而欲溢則雖百萬豪居
而無終日之計故安慶緒史朝義皆以親子迫而舉事曾
不經宿也天祚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嘗
腰臂欲廢長而立少言出于口而刃及于腹矢及于臂經
及于腹天之擊死亦明矣漢突不可追矣而亂臣賊子有
相摩足相躡也夫豈未嘗知書不監往轍乎思明曰殺我
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咄哉使長安不幸為汝所破而死
于朝義亦何成之有

上元二年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人君不取表于天而取表于日者以父事天故也日者陽
精發見之至著者也故以為人君之表也妾婦棄其夫則
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
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其失日深
未嘗改也故至德元年即位唐兩日食一既至是食之又
既而加暗焉大星皆見陽精淪溺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
肅宗於此雖懼修省仰答變異之意必以天象人事不相
離也肅宗十一月葬帝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明雖建其字
雖欲救之亦無及矣是故日食有常度而春秋不書
不嫌其詞費也以其變異大乎日食戒人君不可忽也象

也以此防民聞元天寶日再食之不盡如鉤至德上元日
食再既大星皆見而視之蔑如也無乃不知天命而侮聖
人之言歟

式皆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
厚遣吏防守莊家上奉敕出莊莊怨晏言其道禁中語矜功
起上殿晏則道州莊難江尉謙伏誅

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貴之既用為司農卿已失
刑矣今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肅宗政
刑之不可曉類如此若事無實則康謙不應獨死若事有
實則劉晏不應被誣使晏誠有幹功卷上之言不輕於莊
之背叛疑連之罪乎肅宗其反親得自解脫而譏嚴康謙
之誅書云無黨無偏王道平正亦異乎

三年建巳月上皇崩

野史記明皇之崩其說甚異而唐書不載司馬氏考異亦
復闕焉得非無徵恐人之不信乎然必當日之事考之張
右於上皇無所憾者西內之遷乃右與李輔國同謀苟無
深憾豈應至此故竊疑之上皇歸自成都肅宗故妃韋氏
尚在張淑妃宜立而後於立其間必有曲折或上皇悔昔
日之舉而上亦未忘故情有復右位之意耶不然劫取取
舅以自近將何為也然則玄宗所謂吾嘗服大丹不可死
及他日盜發陵寢見其腦骨破而縫若黃金所縫者豈
空相將而為此言使其無之肅宗不孝之罪猶得未減不
然何以自白於千載乎噫嘻悲夫

李輔國晚年有隙上疾篤右謂太子曰輔國逼遷聖皇

其大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辭太子出
后曰王孫曰汝能之乎判曰能乃選宦官勇力者二百人
無甲於長生殿後元振知之與輔國勸兵而入上在長生殿
輔國以太子之命逼后下殿幽於後宮左右驚散上崩輔國
殺后立代宗

張后以逼遷聖為李輔國罪則其同謀為惡無疑矣后
素欲廢太子故教以討賊知其必不能克欲因以斃之而
不虞元振之變其情也后從帝起于艱難敵今不關而力
與焉德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正其罪
愛其下尸戮也幸集肅宗在位八年自學治既去制執盡
出輔國之手帝所可者幾十一耳及其父必惡之而不能
去知張后專權而無知之何父為中官惟矯新總管而不
將知已殺於亂兵而以驚怖死乎蘭子兩大開而不正其
始而謂之中興皇帝要少庸庸庶生耀光慈顧聖子

代宗上

唐紀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不平及即位以輔國為張后
劫不欲顯謀使金夜殺之遣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謀之者私心也公與私
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上之為廢平王張
后深欲去之故上惡后而德輔國之衛已而殺后也是以
隱其死夫張后天下之母也聞人安得而殺之以震驚肅
宗為罪耶則是日舉兵非后也以將危太子為罪耶則太
子已在外告子空相奉而立之可也且后正位中宮猶太
子之母也輔國專橫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

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有功庇覆之若其流于庸下而加
贈贈焉代宗之舉可以為鑑乎

李光弼會裴晁浙東皆平晁之寇迹二十萬

裴晁之起民從者如市其怨自元載徵有租之刻而不聊
生也至是再經春夏韓文州縣所陷幾遍于浙江之東然
後討平其為賊被殺與良民之殺於賊者幾何人矣豈非
罔民而利之乎而元載致寇朝廷不治他日至覆為宰相
然則聚斂之人何所憚耶貪其財忘其累視亦子不以介
者草雄而貪權之君人之德衰矣

禮部侍郎楊紹言奏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
楊紹切讓請令嚴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
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是彷彿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
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目而無縣察州升之文或者猶
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館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
請豈有所不及歟抑寡謝之遠也夫問必經義已涉空言
然亦足以觀人士之師尚顧維所條其詳不可見耳宜為
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
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不
得誇矜辭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二百五十字至三百字止
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當代故
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
不得問以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
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薦最壞人才之本也廣取上之
門如漢武泛駕之比者自薦可也讀請五經修孔氏

歸于此司也欲天下之亂不難矣劉晏亦曰程元振何也此才士之所爲也明則賢士也賢者有不足才者則不能爾矣夫晏既與元振交通而賜能謂元振以黜退元振而受賞今兩敗之于以見代宗之權不勝官官之勢陰盛陽微君獨憂矣

郭子儀以天資既平而所在聚兵疑其有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數能河出而度

子儀忠誠爲國反見黜削不問之君胡可與言哉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代宗一切不問而獨罷郭中此乃魚朝恩計也朝恩也兵中

渭橋與郭縣名備作藩實以有備若朝廷從子儀所請則渭橋郭縣之兵必還其城不得外也矣於是朝恩深憾之

手曰爾欲罷所在聚兵我故不能而獨罷爾所部以是爲足

以抑之也小人度郭子儀所不至不知於子儀何損焉朝恩失倚則如郭無子并無角焉郭子儀蓋嘗閑居郭曲

散去略盡不問多事則郭無兵夫何損焉代宗不察此

臣之忠用朝恩言數書權權君道誤矣

上之幸改也李光弼足穩元振據兵不至光弼治軍嚴請郭

不敢仰視既久不朝其下無復尊長懷恨成疾而罷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我入寇東與越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楚危難死生以之况得兵之制累于乎光弼雖懷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天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譴大則畏死有知害至威令振舉問諸將續於勤王之罪則光弼爲首其能免乎今天

子豪塵而方伯之師星馳馳發擊退虜賊再安社元版雖欲諸將誣問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而大抑不學之過也昔趙鞅入于晉陽本非范中行也而春

以爲書之君子曰人臣專士與君爲市則其害哉之萌

所也戒蓋無以有已若乎光弼困於饒問還延原外不

片釋兵卒以憂死蓋不知春秋叛趙鞅之義故耳光弼與郭子儀齊名敗兵之道戰伐之能尚或過之而不能以功

名自終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踰節末路之難豈不信夫子儀以武舉進而其行事類知道者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

貞德二年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天寶十二年至此歲纔一星終戶九失其六日五失其四

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正使有其半亦亡其半矣明皇四

十餘年生聚幾一十萬戶額以楊太真李林甫二人敗之

則十年之中所耗無慮十之六七成難殫易如此喪民者

人君職也有意於養事不克終猶不免於自殘殄之況無

意於養之者乎民之生於肅代德宗之時蓋亦自生自死於天地間耳豈非失職之甚歟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及請休兵於後而聽者如不聞故知斯民之無司牧也

置百高坐於資聖西明兩寺內出仁王經二寶興講之以人爲菩薩鬼神導以國譯百官迎從

佛書問自深微問者不爲據獨而祈福也若仁王經則淺俗無取爲甚而代宗好之宜其於此正論不能聽也

修德以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者上雖然之其後乃以人為菩薩鬼神是直見戲耳代宗資非英傑重以元載杜鴻漸王縉之徒皆僧人之奴隸也而並位宰相於是見戲盛作天下日入於衰俗混亂不可救止千載之後撫其遺迹使人深望重然而已矣

固統吐蕃入寇圍涇陽郭子儀嚴備不戰遣人說固統共擊吐蕃固統曰郭公量在汝給我耳可得見乎子儀曰今賊寨不敵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遂與數騎免胄而進詣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疲力擊麋鹿之功惟恐後是以動而巳矣其信非可

日而為也積之數行遂著者發於無節效見乎遠則其言聲榮貌亦將功乎乎人此固統請首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偶然而偶得哉使其言義無事欲以矯誠虛信而冀大智之輩心至則彈耳鳴呼誠之物物如此三代君臣德以誠成政以誠立教以誠帥其教舞不變至於轉風在郊龜龍遊沼為鵲之巢可脩而窺也況於斯人乎況於夷狄乎王者之迹息聖人之道衰專以智力測料持不復知誠之理人變其情以偽日滋風俗靡靡入於婦薄如武伎之刑罰無怨於率平郭公之片言取信於固統家象十餘年蓋可一二數算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貞也者包中正誠通而為義者也子儀其庶幾乎

子儀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固統請子儀先為誓子儀酌地曰

大唐天子萬歲固統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約約者身須陳前案後絕無違背長公主遠與定約而還吐蕃夜遁固統追擊之

君年老矣必有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王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賞而他日不能割或能割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聞之若重大嚴然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警焉所謂苟有負約身隕家滅者果何約乎歸不失己又得厚情且無殺血結盟之羞更之難容而出之更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元載擅權恣妄事者改訂其短今百官奏事先自宰相刑部尚書類實卿奏曰至林甫深染言者卒成誅罰猶然猶然故明今奏事必先白已也

林甫二十餘罪休用報御史以妖言杖殺之林甫志驕不待言而奉璋不報實焉以非言責之官也今頒公為天子近臣何事不可言者其忠義緣達自可當朝卿之任而代宗不悟其厚於君也而黜逐之以快諂媚之人嗚呼不明一至於此乎

邵學節度使馬瑋以段秀實爲部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瑋欲生之秀實曰法不一雖韓彭不能刑殺竟殺之

勇力之士非難得也勇力之士奉法畏義則國家之寶也肅宗時將軍王去榮挾私怨殺本縣令賈至晝見素請誅之肅宗以其善用礮竟赦之使去榮礮足以廢祿山碎思明聖王之法猶所下許何者郡民殺令長與邊將叛君父其惡一也肅宗曲意以屈公議實去榮一礮之功而終不聞焉卒之破平逆亂者乃郭李諸將帥也然則徒爲是過舉耳今段秀實一將之任其遠見正如賈至所論而馬瑋又能從其說予以按諸肅宗豈不有愧於將將之道哉

教養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教養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代宗下

唐紀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獻物爲壽共直錢二十四萬緡常袞上言以爲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臨哉代宗何其無天下之度也古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王畿所入足以供車服矣故不責諸侯貢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不許天子求焉天子而好私財不於諸侯何自得之諸侯欲營私財不於百姓何自得之於是暴虐吏浸民膏血各自封殖其歸于君父者百之一耳不寧惟是必有貪多務廣之人意無紀極而僭擬簠簋之事作故君人者務昭儉德臨照百官百官象之各安其

分侈心不生而兵可寢刑可措矣常袞非以此啓代宗無

平其驕敗乃謂節度使歛怨求媚夫代宗惟喜人媚己未嘗有愛養斯民之意宜袞言之不入也第卅知元王秉政二十年不按職吏而不循其本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受賂於是宰相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夫元王之不按職吏好賄之術當然也若其按之貨賈得至平代宗受此惡名千載不滅一歲所得錢二十四萬緡不知天下富室有倍蓰什百於此者不以撫四海爲大而以二十四萬緡爲多其意以國祚與私爲別也臨哉都歛何其無天下之度耶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真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請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

給之高郵三書力諫皆寢不報

人死而真無福無禍使其有也宜可所獲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蒙之福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肅宗以靈鷲變駕所當先也舍父念母無乃悖於人道乎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人則父母皆不知也英雄如曹操尚不知其生之末末故知人不知也自不知其父母安能使人孝而佛氏者乃不知父焉造寺濟福其有益乎其無益乎且章敬寺魚朝恩舍莊為之募出代宗之命則資太后真福者朝恩之恭耳宣竭其私財致其私力今乃毀曲江及華清宮為之曲江者國家之池籞也華清宮者先帝之別館也而代宗一一順從曾不可否高郵所諫重理明白乃聽之親親焉夫觀於異端者其心不仁固無是非之擇也

始上未其重佛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之上嘗問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非人力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

代宗雖庸才其間報應之有無則亦要矣人之所為或於佛者一以是故也代宗若問諸高郵郡之對必正矣彼元載王縉乃意滿者而可問乎是故求道於警借聽於瞽所得益淺矣雖然三人之說淺近詎固非難見也顧代宗不能辨耳其言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若

夏穀周有天下之後世皆莫及其時未有佛也而三代之祖皆有大功盛德衣被生人豈福業茫昧之謂乎又曰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為害且如武以殺唐子孫幾盡廢其國莊唐幾以亡猶曰不害乎安史子禍是誠報應乃五經所載臣弑君弑父有以致之者都嘗聞弑父弑君而免於刑戮者乎不寧惟是若非王師戮力四面攻討彼固從容傳繼豈至勢窮事迫而生內變乎僕固懷恩叛至再三然後病死豈稱兵出門而遽然乎回紇吐蕃大舉入寇不戰而退若非郭子儀馬燧李晟諸人善於干機援肯無故而退乎方諸大盜之憑陵也宗社危若旣綴君臣通逃計無所出所賴諸臣效策將帥忠賢故能不逾歲時安史大難今乃言非由人力而歸功宿植豈非誣罔

之甚乎如使宿植可憑焉若安史不逆僕固不叛回紇吐蕃不入寇之為神乎如或逆或叛或入寇焉若端居京闕不必命將出師以俟其愈乎凡此皆謬悠誕妄以欺主聽不遇欲使其君信之禍國誤事一則可以竊權柄二則可以抑勲臣焉執大焉後世稽古者反復代宗所行亦可以得師矣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為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生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此以天譴也

刑施於死者不過發冢而斷棺槨夫而丘墓有犯必以死爭之況王公將相之重耶子儀縱不與魚軍容為仇許之朝廷事下京兆而賊必可得則曲直固有在矣子儀乃一

切不聞直引卷自貴安朝廷之意雖思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使上下震動雖難不自已作而彼此懷疑事生於激將有意外之慮急順雖跌不足以爲孝矣若夫故審輕重度小大寧賊不得罪己之言一出天子釋憂履情綏定魚朝恩欲激怒召亂之意如欲斷矢折旣無所施而指蹤穿脊之心亦必汙顏泚額點目愧悔武侯有云難平者事也子儀所謂善平之者數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夜必請用此薛故事贈太子上述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收薛平有此功乎曰卿使海存朕必以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感吾夙心制道諡曰東天皇帝

肅宗殺伐代宗帝之皆失也諡之爲帝猶諡之爲太子皆非所當以爲諡者也唐室父子兄弟擇利而行豈有誠心由義者代宗曰使使尚存必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感吾夙心俟死久矣此言易發也夫廣平王居長肅宗建儲豈可舍而立使使無當立之勢何有太子之贈既不爲太子何有皇帝之稱代宗固失矣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諡於其後肅恩數致隆則可矣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旨官迎謁於光順門歲以爲常

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念母之不見也佛教以此會爲追薦云耳用於章敬已爲不可又設七廟神座併祖崇而悔之不敬莫大焉七廟有主有室神所憑依何爲而至

於章敬寺設目連之於七月爲此會也以佛言其母墮地於章敬寺故目連之於七月爲此會也以佛言其母墮地下獄嬰罹毒苦故以外濟之也公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爲有罪而修蘭盆供以外濟之不敬莫甚焉大幡之制形佛氏以象人故有頭腹手足其意便之代其身而事佛耳今書祖宗尊號於幡居則懸之行則揭之不敬莫加焉代宗於宗廟之奉未聞恭恭之節而徇蘭盆諛說因而黷子相考一舉而犯三不敬豈爲子孫之道哉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殺之自以從子儀曰彼無天子命安敢見害若受命汝輩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朝恩既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廢而不當故廢家莊不違

乎孝則子道得矣願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更之何其益已蓋又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聽之命則裕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昇疑我者安得不服服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不聽害己之言輕身見魚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元載本欲離郭於魚而反以自間小用人用者每如此以邪而不正故耳夫子儀常此馬兒賣而下吐蕃回紇十萬之衆施於朝恩亦何足道蓋厚德彰誠物致其極固無難易小大之辨也

杜鴻漸病甚令僧齋食爲湯以羹鄒敬鴻漸之食也生既位極人臣死又微福於佛使福而可徵則鴻漸直得計矣子以知鴻漸雖好佛而不悟其要

直為因果淨言所後如誠悟其要則必如瞿曇弄國王之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林服水服藥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將相受萬鍾之奉而不能舍及老病死矣乃始為僧言謂死而受生復得舊果非貪食者之家之極歟後世有賢者過鴻漸達其性與之同及其終亦欲為此舉是不思而已矣佛氏以了生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矣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棄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自達摩以來蓋無一人見道者若其真見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嗟學曲士蓋哂其言也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晝大夫之實歟曾子曰然此李孫所賜也我未之能易呼其子元至起而易之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君子之貴於得正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儒者矣矣身軀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故剪爪墮頭猶或藏焉豈有生而并冕死而冕首以是為達哉中國之麗于罪者則夥今以學佛之故而從此刑反謂之道不亦異乎夫曾子之智矣臥非其簣不以瘞病委頓而必易之而杜鴻漸幸非冕首之徒死于宰相不以衣服飾藏而必冕之有志于道者其以鴻漸為法乎抑以曾子為師也

上惡魚朝恩擅權與元載謀因賜宴於禁中縱殺之昇戶還家賜錢以葬

古今皆謂官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相繼掌兵其氣勢隆重月異而歲不同其若不可去者然代宗去此三人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官官非難去顏人主喜怒如何身方其喜之以郭李太勳不免於程魚之讒幾不自保而代宗信任寵特不可解也及其怒之用李悅討而元振逐與元載謀而朝恩繼如掃蕩義和奔涕唾如殺狐豚腐鼠皆無難者然則前代中常侍之患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而已及不可為然後為之宜其俱廢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言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憚之於初之為美與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奏職陰事上置少良於家者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三人皆杖死

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而死亦且矣陸珽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喜少良言之而怒頌受泄之也誠欲治載者以少良所訟召大臣侍從盡議皆集于朝堂雜究治之所言諛則少良當與眾同弄所言實則載當肆諸市朝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則誰復敢以大臣之職上達乎雖然為朝廷計則如此為少良計思不出其位可也

四紀自乾元以來歲和布一馬易四十練動至數萬定皆

繁雜無用至者不絕朝廷之上欲悅其意竟廢市之回紇
鮮歸載馬價用車牛餘矣

古者國有馬政況爲天子嘗發馬者開元故事具在
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曰歲月益何
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駭而徒耗民力夫
千乘之練無慮數十萬計其損不亦大乎代宗欲悅回紇
而不恤百姓以與回紇同取兩京見其勞績而百姓耕桑
輸納之勤則不以介意非知緩急之序矣夫爲國固不可
關武備然非以馬之多少爲存亡之計土馬之所生無
輿國焉誠以數十萬練易致驍騎猶非所急矧捐人所衣
被之物而博蒼蒼不堪戰寒之馬智者不爲也況仁者乎
吐蕃入寇郭子儀遣渾瑊拒之史抗溫儒雅達瑊即從瑊
瑊曰今日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使瑊再擊之廣敗道

去
達令致敗者史抗溫雅儒也而渾瑊以爲已罪受命禦寇
若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
勝歟使子儀曰我爲元帥寧有過舉而欲討瑊瑊又曰不
稟節度尊我之社而欲斬二將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則
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事
成則曰我之智謀事敗則曰人之責戾以武候又郭公之
德度觀焉人之相越豈不遠哉司馬師劉弘尚且能之志
士可以得師矣

憎不空卒聘司空肅國公諡曰大將正廣懷不空臣藏和尚

名者聲之實也有其實則與以是名如鳥之不自鳴之不
黑也無其實而予以是名如大而不呼爲驚馬而呼爲牛也
故孔子爲政必先正名又曰名器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
言不順而事不成其極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重慎名
器如此而可如平今士大夫才不稱其服猶有稱爲之謂
而況浮薄氏毀辱舉廢衣裳以刑人自居乃貴爲台官
至公輔朕之大國而又難以大辯士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之號何其清也便其可以易地而處則以十字之號而
號元載王綰可乎此特優伶戲劇之類而代以公顯行之其
爲重正治官之累宜細哉豈非後來之監戒哉
陝州軍亂遂去將趙令珍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通
上命忠臣接陝軍畏忠臣兵威不敢亂忠臣復令軍士散

所掠虜虜一日獲書李忠臣發
事有幾會其聚不可爲其至不可遣惟智者擇而不失故
易以知幾爲神舜以惟幾爲戒此固非李忠臣所能豫亦
可爲後人之法耳忠臣受命按陝軍之次大將者以宗無
此政也而偶有之忠臣又適至陝州亂軍又甚畏忠臣而
不敢動則宜推及首亂之人按法行戮而撫其餘師少
留待朝廷命帥至而後去豈不善哉乃憑藉舉動而取
貨財以與已腹是已不能禦寇而爲寇也忠義之烈入手而
卒之武人無識彼哉彼哉
回紇書刺市人有司執之獻於獄其酋長馳至研初而去上
亦不問
代宗優厚回紇如此其愛之耶抑畏之耶謂愛者以天

子崇高而愛子有戕狄使戕吾赤子非也謂畏之者以中國帝王而畏子百戕夷使傷吾命吏亦非也若以其有助取三京之功不得已而容忍者當時既縱其大掠繼又與之厚賜雖侵犯邊境猶不絕和好而與之互市所以報之逾涯其矣而何愛忍容忍一至於此耶居上以寬為主而無以濟之則失於縱弛解緩而啓龍蛇伺之患生故寬而栗者卑聞所以告其君寬而有制者成王所以訓其臣若代宗一於寬而已所謂以水濟水而不可食蔡蔡之事一而不可聽者也千百夷戎悍情無懼於關門之外而君相屏息彼田承嗣朱滔李寶臣之徒固且驕然而笑然蔡而思勤然而起矣

田承嗣叛於魏州攻之未下元載主縉奏魏州

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佛之道以慈悲為行平等為法元王學佛者也何獨惡魏之人而欲困之哉若曰為國計則亦遠乎佛教矣代宗所言乃人君之權載與縉不能出策略計田承嗣使君德被於魏人又請絕其飲食資以困若之于以見為佛學者倒行逆施以善一身猶悖於理況代天正宰萬物乎

李靈曜殺大將不受朝命詔李忠臣馬燧討之靈曜逆戰忠臣欲遁燧固執不可遂克之燧知忠臣暴虐議以已功忠臣果軍其功有與之爭功者忠臣擊殺之

君子尚德不矜功德出於性功出於才君子而有功必不矜不伐不有而實之小人而有功必矜必伐必布重實望貴仕觀人者觀其德之勉與不勉其功之居與不居則君

子小人之分玉石判矣夫德與功皆非物也然仁義入於心而益於背和順中積而英華外發其有物者故曰據於德功利之人意欲驕盈血氣盛滿一奪其爵祿如病者如餓者如有所失者故功名外物也君子所性不存焉解后有成猶風之濯乾熱雨之潤焦槁在物有彼而於已無存直寄焉耳馬燧未必知此也全身遠禍而讓其功也雖然方諸有其功者賢矣方諸爭功者又賢矣其視無功而為有功者豈直霄壤之閒哉

田承嗣累表入朝竟不至上復命討之下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悉復舊官爵令不必朝

田承嗣玩代宗不啻如嬰兒去之數百年矣讀其事情後人氣憤憤而擊登聞鼓宗既能堪之而元載身執國政亦

懷德奈何其君臣竟太長者一至此耶元載能黜顧繇殺李少良遂賴其卿出李泌左遷楊綰疎遠郭子儀疑若勇矣而姑息固執懦懦以蕃於河北諸鎮其敢誰何又何怯歟是故伊尹相湯伐夏湯曰今朕必性既克夏矣湯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伊尹曰夫不獲時予之辜其勇怯所施如此今元載主縉於所當治者則退縮若懦若秦父師若撫騁子惟恐傷之於所不當治者則震耀威武張皇刑辟快意肆志惟恐居後且怯而勇宜勇而怯此小人之常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安得伊尹之臣而相成湯之

元載主縉平納賄賂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謀於大將軍吳

堂令劉安簡之問端幹出禁中仍遣中使語以陰事賜載自盡妻子皆伏誅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縉初亦賜死繼貶刺括州劉晏請之也

元載王縉固有罪可誅然殺載至於竿數無乃過乎載縉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不歸司寇獨與貴戚之極兵者謀之其亂政事經邦不續一切開略直加以反之罪不從覆按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一何峻哉以墨履之代宗固無載安蓄其機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其時中人無事權勢者前此亦無可稽據而曰中人何也曰殺程元振者李峴而峴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又在相位茲職然橫罪惡實盈平時董蒸貽毒於上之聞聽

五十二

卷之三

十三

唐

者衆矣安知非朝廷之黨爲朝恩報仇耶不然上乃與吳湊謀何爲告學者繼至又問端幹自中出仍使中使詰責而劉晏鞠之子晏奉附程元振國其軍之人魚氏之恨在載而不在于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以是知朝恩有黨在內同帝意而陷之無疑矣雖然自載而論則有取死之道凡元載舊德清望名流一切疎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議己者或寬或殺招怨多矣其能免乎昔鄭中侯一國大夫專利不厭已足以殺其身況爲天下宰苟好賄焉可勝富哉故史載其厚藏第以胡椒八百斛明之嗚呼亦可謂遇矣末論大賢聖慮懷優李元紱張嘉貞豈有此患乎以楊綰爲相縮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狄兼謫從其盛即日省

之中丞徒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郭公綬尹程中丞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外與寬則毀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傷威蹈踏之慮者亦非也嗟夫躬行之效如此楊綰獨以清儉一行已足以正變侈靡之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佐有道之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綰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豈虛語哉

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并尸毀其家廟焚其不主元載之刑已重矣又謀及父祖此當施之安祿山武三思者載何以得之代宗素寬厚忽爲此收克深害之事不與其所行相類又不頒之外廷委之京兆直使中使往焉盜可以驗載之禍乃朝臣盜黨報之無疑矣夫刑非人主之私也五刑五用順天討也實非人主之私也五服五章奉

年中

卷之三

十三

唐

大命也苟輕重過差則人心不服伎克深害者固中人常態假手代宗而代宗不知爲任是責者豈非楊常三相歟楊綰常交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爲刑部尚書魯公行義剛方抑弊忠諫更歷既久聲實俱高可以爲相孰不謂宜而代宗不知用焉知人信難哉代宗信愛李泌自爲太子時及在位十有四載猶未能置諸左右今以楊常一言召真卿不旋踵已爲非常之遇矣
是時李正已據十五州田承嗣據七州李寶臣亦據七州梁崇義據六州鉅奉事朝廷而不用法令上寬仁一聽其所爲史稱代宗寬仁以惠潤之直原而無立志樂因循憚興事耳於寬爲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

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
孟子兼能惡言之夫豈亦樂樂因循之謂乎惟恕亦然世
之言恕者寬厚矣矜而已矣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則寬厚矣矜直恕之用耳不足以盡恕也求仁必自恕恕
強恕必自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始大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者治道皆其也豈特代宗使代宗強恕而行其心必公必
明其爲善去惡必皆惟日不足然後可以稱仁也則烏有
坐視羣臣侮慢朝廷割據境土而不以經略者哉
郭子儀入朝命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爲詔
書欲誅大將軍黃裳察其謀以語之懷光服罪乃矯子儀命出
之於外

李懷光本渤海靺鞨也其才之校黠足以立功亦足以作
亂先蓋懷固懷恩將後乃歸郭公郭公德厚威整如此而
懷光乃生篡之心姦詐矯矯立爲杜黃裳所賈並而受
制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或曰懷光矯詔誅黃裳矯
帥命何異曰矯詔帥命以安軍府留後之任也矯天子詔
事欲誅大將軍黃裳之事乎惜哉黃裳猶有未盡者人臣
之罪莫大於矯詔李懷光將誅除異已而奪主帥之柄既
伏其罪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爾意之有未至耶
上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徑九寸乃以徑尺者還元載
俟其至當議之泌曰嗣恭畏權勢而不知大體且新立大功
奈何以此罪之上意乃解

懷南島書言是竊據路嗣恭之功亦太矣竊賊未加首
將四年非代宗與李泌言其情孰知嗣恭以琉璃盤取

乎一琉璃盤與廣州執重克復廣州而不見知琉璃盤小
則憾之不志豈人君之心哉夫元載惟以總干貨賈不全
杜宗代宗見益天之盤所宜惕然自戒而猶不悟貨賈之
惑人乃著而不去人君嗜好可不防乎嗣恭才吏也見載
方秉權而又貪墨改竊之力甚於嬖使使其請見劉
義康取甘之事必知懼矣微郡侯爲之解殆矣豈非人臣
之至戒哉

子儀欲副使張臺觀已衡之孔目官吳曜從而構之子儀悉
極臺爲動臺聚謀之高郭力爭之子儀素敗之既而僚佐多
去之子儀悔之泰薦於朝以吳曜誤上逐之

子儀素少過失惟殺張臺臺高郭爲臺德之累雖然不
據臺而傳臺臺敗其事乎乎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其子儀之謂
乎欲知君心之辨以遠非與改過觀之亦可盡其情
矣

常表臣陛下欲用李泌爲公卿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
利病上命泌爲澧州刺史

李泌自及事肅宗於靈武已欲相之泌雖不受宰相宰相
之職代宗所見也至是又二十有三年而常表尚謂其不
周知人間利病蓋賢閣上不亦其子泌見尼於元載代宗
不能主持至使等領外藩今又拘表巧言出之子儀
上泌亦將老矣代宗不自知其位尚幾何時也
者夫豈若此之舒緩耶

德宗上

唐紀

元白詩張常安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
羣臣高心崔祐甫以遺詔去天下吏人三日釋服歸中
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莫非吏人相與力爭聲色陵厲不
能過乃命祐甫率情憂亂貶河南少尹故事宰相常有數人
直事者署其姓名而奏之時郭子儀亦平章事裴代表名祐甫
貶貶子儀入言其無罪上問卿鄭奏可貶何也子儀對不知
上以裴欺罔大駭貶裴潮州刺史以祐甫爲相既而裴服竟
用家議

袁初爲相甫之說則植甫非之必如袁議蓋徒以虛氣加
察而不核義理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
行矣而卒從袁議豈非理有難牽乎哉商論不能降心屈
意從善審是而紛紛曉曉但欲求勝者此廷臣之通患惟
克己君子斯不然矣

用之縱於荆

君以養人爲職凡爲人害者必去之是故禹平水土拔龍蛇周公驅虎豹逐羣象衆一食兼牛馬大而無用且又傷人唐世乃多畜養之以供玩好不知受其遠害且甚廣爲之治道爲之建屋爲之儲糧爲之衛戍校練綠衣索無所不至夫以周公遠之而唐室來之

貴翁具奏太保訓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速人格珍爲奇
不有千國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於於以良官劉忠翼善或告曰二人營勸代宗立韓王迥爲太
子並賜死

庚子立皇子六人爲王乙巳立皇第二人爲王

兄弟與己皆先人遺體非子所得比也況先之乎兄弟於己之子以諸父稱同日而封猶為不可今乃先子而後弟

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訓是過舉矣

罷天下榷酒收息

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
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
政以爲強兵足用不可既有而弃之也推周文襄再世覺
山澤亡聖王所不爲而後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
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或弛廢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
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應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
四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
之平卽量入爲出無後備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漢
出無度征求無藝資助常法而不能支則必推之於民

之又筭荒之又完稱貸於富家稅陌於大城多至於倍蓰
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并國而失之是故知治體者
欲龍官權洩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
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龍之善矣已而俾利最急故知
盡龍之末若勿權而以子民之為善也

沈既濟言選曹之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令宰相進叙
吏兵部得參議六品以下或倖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吏兵部
得參議或選用非公則加黜黜責或校任謹敢不勉則賢者
自進不肖者自退無不洽矣

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為富軍而莫有
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
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

成法猶意乎技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
亦可救其甚弊便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
焉大則季季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詳舉其徇私不稱則吏
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
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唐亮庫雖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
變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在則政舉矣其本

則係乎人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肅代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卜上雅不之信郭代崇但
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古者大事必用卜龜為卜者為筮筮短龜長故筮先稱疑
以卜為主筮擇再則命于元龜周公東征用龜主遺我大

寶龜諸侯有守龜大夫不藏龜其重如此易曰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龜既可占吉凶聖人誠意天地鬼神所不能違
也況於著龜乎是故古者大事必用卜卜之法既不傳卜
之者誠意又不至而著龜之不告卜之無益也則過矣雖
然卜法之妙雖不傳而世未嘗覺龜初進占而用凡筮皆
毋祭於之次日猶賢於後母用陰陽家說拘而多忌也以
葬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太夫三月子踰月不及為不
懷過之為不敬於某月三日遠日以為期是則禮意委實
不簡而易用又無拘忌之患以入於不懷不敬之安乎禮
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出後取七月當矣事集而發不擇日
日則失之於野籍於民庶惟惟之所為者焉若其某月卜

日之為庶於禮也
楊炎以崔瑗為朔方節度使又以杜希全張勳為朔方節度使
留後崔瑗所為三人擇自奏事仍謂之使何單瑗矣

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備人擾之耳善耳其言也擾之
若象自起而心不實故不能行其新機事務變亂崔寧
是也寧而可用委以節制也有如不即獨無他官而為
是紛紛何也既付以一方本無留後而以三人為之使寧
知此意是促其反側矣夫豈建侯樹屏之公道乎

上問員外郎關播為政之要對曰必求有道賢人與之共理
上曰比已下詔遣使詢問庶幾可乎對曰是惟得文詞于進
之士且有道賢人安肯隨勝舉選上深

開播為獨難所為關播遠臣以其所為主播亦君子人矣對
德宗為政之言首尾無失大義言乎向使德宗問以孰為
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然而已然播受盧杞引為

有

宰相事起甚謹又薦李元平當李希烈希烈談笑而擒之
則必擒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遺賢人之爲誰也其言雖大
其事難辦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則隨牒舉選皆
非賢人乎曰不然自非生知必進德修業以臻于成少也
隨牒壯也不隨向也于祿令也不于斯人也必其德之進
業之修何害其有道也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
已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爲養行志者亦得不由之以進不
由之者上也由之而反身獨遺者次也及其成功一也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主宰相師表百僚莫不於
進退之節知賢而不舉是竊位也有疾而不去是顧寵也
何以爲賢賢其時可以爲相者李泌願貢卿也祐甫舍之

而引楊炎使病而無害天子惜而留之猶之可耳今至於
賜告廢勢不上乞骸之請它人何責哉祐甫則不當然也
馬拜稽首讓手授契車陶伊尹曰臣固以寵利足成功此
宰相之法歟

楊炎欲城原州詔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姑蘇邠
州甫營耕桑徙也涇州拔荆榛立室宇今又投之塞外何異
至此乎劉文喜因衆心之怨據涇州叛上命李懷光討平之
而原州竟不異城

楊炎感元載薦引之恩雖其仇讎修其政事若子之於父
然不亦過乎載之言曰原州居藩原推沙堡之間吐蕃羣
而不居故壘尚存若城之三十日可畢移京西軍伐草
肥水笑軍食可自給漸開隴右進安西據吐蕃則

朝廷可高枕矣會爲田神功所沮不果城故欲卒其志
以思之二人皆失也當是時吐蕃雖爲唐患然入寇有
時常使郭子儀馬滋李晟諸人保固吾國何足慮乎河北
諸鎮驕不奉令所當先治載策不此之慮顧與吐蕃爭會
近圖遠實叛臣而禦夷狄豈緩急之策哉歐陽修嘗立致
遇早之變勞師費財然後克之而城竟不能立謀之不臧
孰其於此故推公心合公議不失時機唐書崔祐甫傳
率其私情紹述恩地而不爲國計者哉

自上即位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內不自安遣使入奏會涇州
提奏至上使觀文書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朝廷實一善罰一惡風動四方遠於置郵而傳令也則
喜叛亂當謀既已發首藩鎮羣有不聞者何必留正己

觀而後去以生反側之心乎故不使一勳則諸鎮畏威其
心皆然獨使平盧使人觀之是示以殺討之意而促其
反也於是李正己連結成德嚴兵保境而河北之難起矣
然後知人主一嘆一笑拒機之發不可不慎蓋爲此也

荆南節度使庾進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詞
多怨望召補州兵欲拒朝命上密遣中使綏教之然後下詔
賜死天下以爲冤

殺大臣若常有實罪庾進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驗也
召兵拒命兵必可戮也遣公正御史往忠州鞠治如其不
妄安死何辭一聞謔言不復考校乃命中使密殺之非政
刑矣是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
死欲以服羣雄之心難矣故來瑱死於前而然然然

固懷恩以爲鮮劉晏死於後而田季正已以爲憐由殺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晏既死後來言利者皆莫及

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一曰集教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賦稅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爲先此華爲今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未可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此又合於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關廟必於一日中決之凡訟獄文移皆上行下者有不以決違爲利

五十七
滯淹爲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之理財則彼矣晏之足國其功豈主鉅量堅揚慎矜之比然亦未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行不可難布布不可難布而事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必怨則生禍矣方是之總利權也史言晏頗疾之夫能爲國足用非歸於己也歟何自而生疾哉必有說矣以故晏爲國者不謀利善其身者不以利利者善其身而皆於藏者也

成德都度使李寶臣其子惟岳自爲將後奏求旌節上不許勅田承嗣薨寶臣請以其子由仇繼襲代宗許之至是仇繼繼岳請上不許或謂曰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向日因而命之矣而亂益滋是難命不足已亂也然則惟岳

必爲亂命不命等耳竟不許

德宗所言皆是也不以小利妨大義不知自前而後患不爲發臣搖動而失朝廷之勢不用爵命弭亂而威武整齊之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欲速故也

李正己累表請劉晏罷議戶朝廷楊炎懼察論之云晏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春秋之義殺大夫獨稱君者出於君之意也稱國者君與用事之大夫同謀也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取之矣君之殺之及與用事之大夫同謀殺之是皆當其罪乎故孔子並書之以戒操生殺之權者必奉天討不可以私亂之也然則劉晏之誅楊炎爲元載報仇德宗無預焉可以免稱如左

君之責矣曰不然君出令者也臣行君之令者也必雖有誅晏之心若德宗昭察則炎之私安得行炎初誣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託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州又誣以與朱泚通書召兵拒命而賜之死此三者豈炎擅爲之必皆奏稟而賜可矣使德宗無意安得中使衛制執至于忠州然則晏之死在炎則爲報元載之仇在德宗則爲懲獨孤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責焉者也而炎乃欲免己之責歸惡於君可乎孔子曰魯則桓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史君誠有過惡臣子之義德宣於叔子內而隱諱于外合乃反是矣之心皆矣其死也不亦其乎郭子儀功蓋天下而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貶逐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著者可以及勝魚觀其並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危雖然後見夷險如一之彼此子儀之所自爲也人臣惟不能仗忠信故功大而見疑惟不能安義命故位高而取疾疑衆叢子儀身則又設爲以事上辭智以御下喪廉耻用威刑無所不至惟君是忠惟士大夫是怒其失愈速則曷若直道而行之爲平易無其如子儀未嘗失其富貴乎夫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爲也豈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竊恐其言之過矣初肅宗家廟在曲江玄宗以嶽遊之地命徙之楊炎惡嚴郾慮托令郾陷炎會炎營家廟於蕭蕭廟地是實葬生爲官解郾按之以爲有美利於法監主自盜當絞祀因請去廟地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建廟於其地炎坐貶崖州司戶中使護送益殺之

德宗欲誅楊炎者炎則有罪矣自敗官拜相復恩寵視河北諸鎮連兵跋扈曾不建討平之策顧祖述元載遂城原州州不克城反致湮卒變亂行兩稅革租庸調之策政殺劉晏致外諸侯之不服挾私報仇歸怨於上以此罪炎炎無辭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意之請遣中使繼之則殺之不以其罪多矣其服乎故爲天下者幾及毀人常有人刑人當明白公正如權衡之於輕重不少低昂則物情惟適苟有一毫私意行乎其間雖數百年而不泯是故刑賞非難中理爲貴

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爲攻拔之惟岳懼掌書記邵曾說惟岳入朝祐知其謀以告田悅使人讓之曰尚書何負於人夫而歸以及逆之罪欲自洗雪如斬邵某則相待如初則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置之不義且魏博淄青共強食富足抗天下奈何遽爲三之計乎惟岳乃斬曾發兵圍東鹿兵又敗燒營而遁

以諸鎮相與言之畢華謂惟岳不可有田悅者是也以天下大義言之魏博之不可有比朝廷就重權其重輕斷以大義斷畢華而從邵某轉禍爲福矣乃沐邪說并忠謀畢華之計行邵某之身死惟岳與亡於是乎決是故聽言爲難

李惟岳既爲其將王武俊所殺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張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節度使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武俊素輕孝忠自以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使已與日知同列又失趙定二州心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遵遠不奉詔

自諸侯言之國君臣有定分反者爲叛君王武俊殺李惟岳是也王朝所當誅而況行實乎然惟岳不棄朝命擅有土宇詔諸道兵討之降者有賞則武俊非叛君乃殺賊也以恒冀言之宜矣乃吝情節賊則其二州又分其糧焉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與以趙定列之藩維而不分其糧焉武俊新立功受知朝廷其勉於忠義之節必矣范陽魏博正爾連衡而武俊截然居中不與昭懷合則田悅亡亡朱爲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靡一卒宜

使李泌頻直趨李勉在朝而至然耶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遣其子詣父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乞貸不可捨上乃囚其子弟納遂從與田悅合朝廷始以李洸兼徐海沂鄆團練使海州已為納所據洸竟無所得

舉大衆討不庭而宰相以私怒失事機中官以妄言沮潰置致可得者復失已臣者復叛則易其不舉之為愈也使其不知是掌工按城方內會將也使空而不治是自失上策尚何他人之討乎盧杞若不怒崔祐甫不見張柬之而張柬之請則平盧矣其右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勿捨李納之說而囚其子弟則田悅等發其輔軍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定矣故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時河用兵月費百餘萬儲府庫不支數會詔借商人錢長安驚然如被寇盜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費大於兵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後發軍事不愆素役不淹時則已發矣矢鮮車由矣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方置之輔相脩明政事安養百姓特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傳其子弟或歸于將佐其儲養多矣然後出於秦之財命官使之將見可而進必可以保大定功矣而德宗眩聰明逞智術終遠成而失其序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餘戶稅數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世用不與焉故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重矣以為出國非其國矣好武功

者天子也制國用者豈平也兩河父無功府庫不以文數月借問稅屋之事起而京城內廣大軍家奉養秋書鄭奔其師君臣同責豈非此類乎君子於一言一行猶必稽其終而慮其弊況三軍五兵之運存亡係焉乃不為後圖使悍服之人與力士關磨而巳矣

李抱真馬慙有隙不相見由是父無成功李晟和解之將軍騎追抱真營釋憾結歡

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為勝負者也然暴于氣則理幾亡化之為難焉燧開李晟一言平積弊之憾蓋其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知學者尚能如此學士大夫師孔孟誦詩書以道德自任而持平情濫由平欲境日與理遠專以氣為用實其不能

復於善也前有康蘭蘭相如後有馬燧李抱真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盧龍司馬嚴廷玉言於朱泚曰滔多軍糧不可付以兵滔怒請此殺之泚不從由是兄弟有隙兄滔拒命上欲悅其意貶廷玉柳州司戶

貴劉當功罪則甚焉德宗當問蔡廷玉所言是耶非耶苟其是探於藩佐命以他官何不可之有苟其非則責以離間兄弟而顯之豈有不問是非姑行貶削以悅叛帥而可憐其心者乎且廷玉朱泚所主也假如滔悅則泚必慍矣悅其弟而慍其兄庸愈哉是皆非人君取人羣之道也

朱滔以書遺朱泚欲與同反朝廷知之召泚於鳳翔留之京

師上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爲上所重乃曰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行上悅首末言杞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則惟神算上顧鑑曰才兼文武無以易卿鑑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

盧杞以美言而傾張鑑庸或難辨至自謂貌寢不爲三軍所服則亦易矣羣相坐乎廟朝師表百官統御諸將內則神策宿衛十餘萬衆外則藩方牧守知又幾人其所仰望豈但鳳翔一軍之比容貌駭陋既不足以服鳳翔則又何以服四海且是時惟兩相杞不自任則其傾張鑑亦非難度者而德宗惑溺不之覺也前史乃謂杞惡張鑑以忠直爲上所重非矣上誠重忠直杞之計必不行惟其好佞邪而惡忠直是以鑑去朝廷而入虎口也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直道平原真卿以舌銜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覺欲起拜然恨之益甚

魯公之言直矣然盧杞不可與言者也而與之言又傷於直此所以取禍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魯公清忠直道再爲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時七十致仕而歸得保身之明無屑去之嫌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相容之許而觸其所惡聞難以言智矣田悅王武俊議奉朱滔爲主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訓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曰諸侯奉周家正朔豈得常爲叛臣用矣既無名有功官爲重使將吏所依歸乎滔等以爲稱號上悅

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顏爲利欲所昏利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訓之謀惡爲叛臣豈非棄義鬻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察其言見其小而不見其大耳

高度使抗朝廷則爲叛臣相與稱王其叛文甚矣諸侯王師則曰用兵無名稱王而用兵無名益久矣此徒以七國楚漢間論而不知時勢之不同也子訓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破田悅王武俊之邪謀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士滔幸而聽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如秋霜烈日終古不泯方之爲大盜指蹤卒以無成徒穢簡冊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李者烈女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榻榻可不戰而下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真其人上也命真卿宣慰希烈制下舉朝失色

聽言之道不以理接之則必以事觀之接以理非上智不能也觀以事雖中才可勉矣盧杞傾顏真卿而出之其言似是而無此理豈有凶悍叛逆之賊據土地擁甲兵戰勝攻克又挾強援而肯爲一老臣緩頰所下者哉德宗不能以此推之則當問杞以真卿不歸者復有何策朕重失元老卿能保其不爲希烈所害則可耳乃一切信從略不反復真卿出使彌年幽囚迫脅至于見殺其事著矣蓋以疑明不效狂陷忠賢而責杞乎亦復漠然如無有也爲家者難與大爲人所據尚且求之不置若其健賊才隸固不忍

有諸盜賊德定之心以小人爲飲食視羣若犬豕而食
公以八十之年不知退休遠蹈大難死非其所豈不惜哉
非都唐侯周曾與劉襲希刻羣直卿爲知便使事避見數
周曾之計若成頗與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羣
叛真卿固不爲也亦將勸以請師于朝耳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怨聲盈於遠近

鳩羽爲噍食之必死人知其毒也則未有食之者昔政重
斂之毒民何啻於鳩羽爲噍而有國者往往不知戒焉何
也樂其便已而忘其害之在後也上智之君獨觀萬化之
原故能制治保邦於未危亂之時豈復以剝民取禍哉若
夫中主鮮不好其姦佞之臣窺見間隙必有以批卻事竅
而中其欲如稅間架墾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人君避

之豈直當如鳩羽爲噍而已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實之
法自至庸而及於金雞狗雞不甚於稅間架乎上官者以
官爲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墾錢陌乎前此以
此發邦後此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
賊乎

李勉遣唐漢自殺襄城上遣劉德信助之勉奏希烈精兵在
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
至數十里道中使真其遺詔二將狼狽而反賊邀擊大破
之汴軍由是不振

人主雖不當親兵而不可不知用兵之道古之聖王未有
不知用兵之道而能制世御俗者惟知用兵之道故擇賢
將而付之兵事任責成而已所謂推轂後師固以外將

軍制之是也必從中覆者職賄使劣者也漢光武智勇
出諸將之上故其選制必中事命選之輒取光武之目知
亦審矣雖太宗用英衛固亦聽其所爲也德宗耶於大理
狹於用人身在長安又安知襄葉間便宜詔使一出遂使
汴軍敗弱襄城以敗李勉失時張制之害如此王剪所謂
相中而不信人者德宗之謂矣

上發涇原兵救襄城鄭慶使姚令言討兵五千至京師一無
所賜詔京兆輔師惟標爲英銳怒欲驟逐趣京師城令言自
禁中馳出止之軍士不聽斬關而入上倉卒出幸奉天不知
乘輿所之令言與劉兵迎來泚而奉之
唐月之病起於風氣暴瀟善治者治本而不治標人見涇
卒繼至羣卒而不知其來久矣自大曆二年元載欲遠郭

子儀自邠州徙馬坊鎮涇原自河中徙子儀鎮邠寧四鎮
北邊之兵以羈旅勞弊重於選從遂謀作亂賴留後段秀
實處之有方不敢動遂遷于涇然非所欲也及楊炎紹
述載志襲原州城涇當爲城且將士怒曰吾蜀始居邠州
南營耕桑地者即來屯涇拔剽掠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
何罪至此於是劉文喜據州不受詔討之累月然後平涇

人之心可知矣撫之不至結之不厚徒驅以威力無怨之
人猶不可使況行怨民而又驅以糲食果饑饉易曰惟深
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唐宗以智
術取天下而不能極深研幾一軍蓄憾十有八年時乃覆霜

堅收其矣雖官之厄乘道戕不幸而言中耳
宋批以司農卿段秀實父宋亡恫其懷快以丘劫之亦實

自度不免謂子弟曰吾輩以死徇社稷乃見此喜問討矣
實說之泰迎棄與此不悅他日召秀實議稱帝秀實慘然唾
涕而大罵舉笏擊之賊則鬪鬪脫秀實遇害

楊子雲有言遊子不虞以保天命君子曰事至於此無可奈何
何則區區之命亦何足保段秀實是也秀實說在道而惟
有死耳不死于家則必召之不得不見見則必為之用
而去適日以遠矣秀實之志將有所圖也故少忍以俟
然無濟理也則必死為正不然將為李陵秀實亦可謂知
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遊執壽斂以
從人臣所當為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卿見幾不敏惜
哉抱忠貞材草草而死也

上在奉天杜希全等四將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
關播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磨於
城東北與城中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若出乾陵恐驚陸
瑊曰自此圍城乾陵於相其驚多矣今城中危迫惟希全
等來若得營據要地此可破也杞曰陛下下行師豈比逆賊若
令希全過之是且驚陸瑊上乃令自漢谷進果為賊所邀四
軍敗潰泚攻城益急

小人之言事似是而非盧杞曰僕使援兵出乾陵是自驚
陵寢其言似孝陛下下行師豈比逆賊其言似忠此人主不
權輕重者之流樂聞也陸寢宗廟一耳賊據官闕汪象宗
廟而杞不以為念援兵假道陵下那有驚驚而杞乃益之
又以險言劫脅渾瑊謂比上於賊者得人主取信制服異
己雖危國王師安行而不顧也凡人在宴安則智慮

當憂慮則志識易明德宗于時迫蹙其矣而於盧杞計未
遺本飾小名妨大德之言曾早能辨也夫見不同則言不
合其趣一則計必行渴乏於伊尹高宗之於傳說亦如是
耳

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數言盧杞姦邪吾見上常奏誅之杞
懼言上曰若使懷光乘勝取長安一舉可克今聽其入朝
賜宴留連使賊得為備恐難圖矣上詔懷光直取長安懷光
自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而只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
吾已為憂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

懷光數千里絕眾勤王既走朱泚解重圍於懷亦有間勞
寧賜慰撫將士通君臣之情而賞典行焉縱使盧杞入言
德宗自欲若見有何不可而問勞之使不出其賜之惠不
是薄矣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
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光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
道夫豈特盧杞之罪哉處置一失朱泚未滅而懷光已叛
故曰事者善處雖敗可以為功苟不善處雖勝足以為敗
居懷光之地者若郭子儀乃能無怒焉耳

上曰朕本好推誠多被姦人賣弄今致患害反在推誠
誠之為道固非德宗所知使老學伯師之言亦豈易哉
凡言至德者惟得其似猶以雪白而白以黑而黑其然矣
而不能了其所以然故凡言誠者亦曰實耳實而已矣
至誠者天也天豈實朴地實而已乎中庸曰誠者非自成
己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思至於是以謂以人合天然則誠固實朴純實而
以資利純實為誠則不可聖人貞觀如天地貞明如日月
無一理之不盡無一善之不該無一事之不知無一治之
不立如是然後可以言誠學者不能至也則必開邪去偽
以存其心其心常有則理明義精於人之賢否必能知也
於事之是非必能斷也此思誠之效也夫豈惟然本塊然
土曜視吐口可亦唯否亦唯曰井有人焉亦將從之之謂
耶德宗之所謂推誠者推此而已故於所不當信而信之
由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易其言夫豈但德宗蓋人君之通
患也

李懷光等上表稱揚德宗等罪惡上不得已貶之
德宗刑威曰君若欲刑實必自人君出則權不歸於臣實不
賞也

賞也於公議而後賞賞刑不刑退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
在上而人畏愛之心它適矣德宗保養巨姦流於死亡而
不忍去若恍恍無識之者猶且使竊據高位而終不以危
亡之責歸之也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
等是為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
朝廷旋即肆逆者非獨盧杞召之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夫
朝廷得失非外將所當預定特功挾眾而請黜幸禍與其
諫何異德宗早用倕贊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
自而起哉

術者之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尊號陸
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讓平喪亂之
時尤傷事體應恭德兼皇帝人主輕重不在名稱與其

美稱以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

嗟乎人以為諂者何其多而納忠者何其少也君受天下
宗社猶越千外法據京闕四郊多壘而奉天羣臣請更加
尊號以為不忠欺則方復難何忍不忠直無識耳向使
陸贄意從不及逆耳之言不聞諫請逃行則滅亡之勢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贄曰肅宗德宗憲宗皇帝人主輕重
不在名稱德宗若深思而切問之贄必有格言舉其若於
垂鑒焉湯之盛矣

散天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雜鐵之類悉停罷
方未幸奉天之時若有請罷墊陌等暴斂之事者方軍之
興人必指為孟浪之言諫博之說矣奉天圍解虜關益甚
一旦盡罷利入七八條又不聞不足之患則知向者言利

之臣矣時時克德宗悅其懷入之多而聽之也雖然先驅
之以致亂後罷之以致平猶賢於血入于牙不肯吐出者
此七八條在當時所謂暴斂流及後世遂為經常之賦民
日益窮亂日益流德又下妻矣必欲拾百姓安邦國與數
化息爭奪以致隆平澤洽之治不遵先王取民之制未見
其可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物博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
勳賞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上疏力諫上命去其榜
而已

人嘗為虎豹所驚毒藥所傷者言之猶有怖色況復犯之
乎德宗以尊欲致禍至於食鹽等根求補救不得憂恐第
使事才宿昔耳憤而不啓辭而不發困於心傷於慮而不

作勝人多。然於聲而不喻無安也。無危也。惟利是比。無治也。無亂也。惟貨是寶。自古人君不足用。爲筆蓋鮮。儼矣。非陸官公精忠厚德。類至到盡事之之義。不以其君難語而永矢弗生。其誰能不起。邇光膠口之意哉。以德宗之儼益顯陸官之賢也。嗚呼。勢可爲人臣之式矣。

致遠讀史會見卷第二十二

致遠讀史會見卷第二十三

德宗下

唐紀

肅宗上言不宜委官督以兵權上示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父是詩書所載由吳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間出諸諫諍參差陶岳據實諫禹矣仲卿嘗諫楊玄傳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成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上言言帝不悅王不悅者顧曰舍己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邪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愆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朕已克克成哲王其賤庸諫輔如紂辛聽我載諸銘如厲王以危王立至是故聞諫而然聞諫而喜者聖惠之分而倫會等諫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次也史記以來凡記某人

言其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係之甚則加罪其稱悅稱嘉納稱賞發之者蓋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中以此一節思之所得亦多矣

復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揚炎盧把鑠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舊章志臣敢不竭力謹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

蕭復可謂大臣矣請君變更亂志此格非心引諸舊章之言也揚炎報仇從盧把鑠非而德宗以合而忘此三人安得進哉炎把鑠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把鑠徒不再用矣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者皆誠甲周成齊威漢武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同心而鄉道猶至轉足夫何難與德宗非其人

復非不知之然身爲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爲約
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
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頓上言復作色曰盧杞言下正上愕然
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使使實錄之
也

以君子爲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爲股肱心膂則亂
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類其不同異如何耳與
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絕也與小人矣而
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
則和平瘳瘳界然判矣德宗爲虜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
一也蕭復言官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臣官爲一體也

李

卷之十

二

李

言盧杞不止而上愕然於是實爲杞爲一心也夫火不可入
水薰不可舉蕭復深見味各以其族無與乎蕭復美公輔
陸贄之見疎也雖然且人之本心哉惟德宗不爲然通而
已矣吾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極人君爲天所子當法
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吝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
法發兵以主其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奉
命陸贄論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下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雖許有餘唐未
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各其意既存中國
事體又絕戎虜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
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其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

欲亂唐而助懷光見其擁兵不擊賊敗必欲得其信署以
啓交通之路爲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
殆矣吐蕃既去憂之以問陸贄贄對之對甚善然亦不能
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亡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
之是使之反也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
許之是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疑無死而
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
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臨彭越斬英布又況其凡乎是故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爲

懷光以韓遊瓊掌兵在奉天約之爲變游瓊奏之上問策安
王

懷光奏王

王

王

出對曰懷光歸諸道兵侍戍爲亂今必望靈武河中振威潼
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專懷光之官羅
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
曰罷懷光兵若朱泚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又何疑焉若慮其與朱泚合
者彼先既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爲虎作孽也乃曰
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

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異懷光已叛猶春者焉蓋曹於
拒讓勇於聚斂勇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
去小人固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人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運陽韓游瓊說
昕曰李太尉已蹈禍機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賤賴李太

尉得至此不忍自也遊環許為渾瑊書召其舊使稍逼城
助遂不敢出遊環與諸將殺

張明武人固不知天下人義遊環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

李太尉能奉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

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為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

之兵是軍賊也及今自披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

懷光之心脫身過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為義且

以為負者與負國賊重也如此則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迂意屢犯難致上心

庇之贊極言犯難致上親從而心不悅故恩遇雖隆未

得為相

陸公言盧杞奏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

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白贊之言乃矣但不斥其姓

名耳初宋武國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贊雖以昏聩

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為首此既退上又問當今切務

贊曰羣臣所共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

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懷情以言

為謹言趙武內而為晉賢臣錄侯木而為漢元輔然

則口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矣矣凡此皆

指盧杞也贊既上懷光表至於是遂杞蓋贊之諫明辨

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詆訐言者其意優矣贊

在翰林帝在危危所言十用六十帝歸長安登相位所

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贊以直言近上未得為相何其

陋哉事君有體計行可矣豈係於相與不相若贊之賢固

當任輔佐若贊之心夫豈愛鍾鼎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
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
職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為長女唐安公主造塔摩羅婆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

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

當如何與贊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罷公輔相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位盧杞謀國垂亡幾不可去

人臣以此量主何至屈身少貶以求用哉為相三年諷國

垂亡不以為負反稱其小心肯登相位稍陳忠諫遽以為

負而奏其求名嗚呼示之以好惡使天下知所從違者君

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戾哉

朱泚兵敗走惡范陽留守劉琨因敗圖已俾悉發守兵其儀

仗迎之時又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

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泚滔之事誰不切齒扼腕幸而敗

北劉惔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

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乘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

賊子也惔於是味轉禍為福之幾矣洗心自新之道史

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知鄉人之善者

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揆以公義劉惔在所宜惡非

所宜多也

陸贄自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

也久矣以反道為權者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句絕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豈不爾思寧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仲尼舉詩以明未
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誡家乃貴之爲一謂唐棟之
華一及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受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
明於天下而變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外自師道所當
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矣王脫姜里固自若也先儒乃
曰陰險德政武王見紂不虞誓衆伐伐非觀兵也先儒乃
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滿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佛肝
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及經合道斷之由誤
議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裁君篡國者以爲逆取而順守
之陸魯之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
反道之說此固鄭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
守堅固議論端實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

其致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請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
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及見上又謝
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下引於歸己此固古人所
爲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敵
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萬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
罪免過矣則獻諸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爲己之妙
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爲罪又
况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令觀焉何必讀書然後爲
忠信矣

使至蔡州蔡州將中使曰有勅賜卿死其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
來負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縱殺之

貞卿可謂能死矣自至希列軍首尾歲餘未嘗有二言
之失一行之誤追脅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
若人方希列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言不可不辨
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絃不如
是則使指不白心事不盡此非有古人已事可法也而真
卿處之恬然略不失次君子曰感慨就身者易難容就義
者難魯公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隱慈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爲晉隱慈節度
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讓於日知且言
因降而授恐後以爲常上許之

馬燧鄰城人也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爲書學與至也按其
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是
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非好名
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
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已愧心在人事體在朝
廷可謂賢者所爲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況我
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官與兵上還長安頗色言伯將始
令官官分並禁旅以爲翼又賜王希遷神策軍左右兩兵馬
使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三巨寇賊一貪用有光青史李

輔國程元振擅殺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其舊法去之斯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軍中人此又其制之善歟於朝恩可為後法者也然宗乃奉高祖親筆付寶箴於中人擅其相授終以三唐其禍豈與安史先此諸鎮同日而語哉世蕃長季為馬賊渾而惡之長也德宗何為亦爾耶宗幸成而不忌李懷光燁而不焚尚結舊情舊懷妻妾而而不惜盧杞曰志猶人有我之心疾者迷鄉機微計素本乎此而親以為天下主也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與劉貴諸公而懷棟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與原其分單官者蓋以官者為一體而不慮離叛之虞廢猶獲之難割肯肯之不可為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察小慧猶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也明者博照猶日方中晝發陽武是也故人君貴明不貴察惟知學聖人則明矣

少微雖有異志上問李泌泌曰混全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貞獻不絕顧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誘要耳上曰卿非開外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然并為卿累泌退上章以白口候混上曰卿雖與混親舊豈得不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德異心願早下臣章以解朕感遂下必章混聞之感激涕泣即日貢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下萬斛上謂以曰泌乃能作少遊對曰豈惟少遊諸將爭入貢矣

若非李泌力為辯至子四五則主情已成混無以自白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混守節不貳亦必暗鳴而死所損不亦多乎德宗語泌曰朕方欲用卿卿雖與混親舊人亦何易可保此不獨以小人待混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既而之又制之又非離之使執志轉移者奉此旨則混終不能去故為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為勢誘利回乃能無失此人臣之法戒也

盧杞遇赦上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章制白盧翰劾從一曰盧杞致鑒輿播遷海內薦棄奈何遽遷大都顯相公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補闕陳京趙需亦上疏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憲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京爭之益力乃以杞為澧州別駕

使人謂李泌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嘉辭不逮也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寬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為己而已矣貴之者將以為例也殺之者恐其後來也恐其後來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為例者盧翰劾從一用盧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宰天下司賞刑惟力行至公則天下服矣袁高諸人言杞甚力德宗雖不從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憲黨皆唾掌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識已也非單之者然則杞殆不可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不有君子其能同作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順之言是也而以為堯舜不逮則失言也顧當曰累日

人篇議比陛下於桓靈公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為比舜則可耳

馬越渾威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眾心不從已乃計稱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偷安旬月

李懷光何勇於為逆而不果於為順也方長春之宇未下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既明知眾心不從而歸國為是以給其下又得少安則順有逆亡之證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皆如此使懷光知高郢李鄴而取謀焉馬渾二公無以為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

光頗兵不進璿密言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

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

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使臣貴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

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

光死璿自殺

嗟乎李璿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說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

替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

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不上喻也上雖不喻亦宜

預詔馬越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

死

初李晟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義陳其前上重其意而止

西平雖同平章事而陞百官已非其在況進退乎晟取於張延賞追而返之交失也無聲色之貳則屬不及已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而況營妓延賞何預焉而以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且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延賞之失為輕而不知自反至於成隙又陳延賞其他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矣夫而又失其累德多矣夫朝廷得失非將帥所當預而宰相用舍豈一言盡不待商榷贊之聞而德宗

惜心已萌處勢名者可不慎乎

李元平

李元平

李元平

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愈交造上則為美佐自許時人謂之留美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造又

然

則美以王佐自許獨造幸宰相所敬者能轉運一事耳

而所敬者之於無成虛名之少實也如此古之人修佐王之業者必藉引君於尊道道果何物哉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之道術不明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則未知崔造所學果中於此乎不出於此乎雖然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

官得送租賦于京師則善政也顧崔造之初

集四相在內未嘗謀韓滉入執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
獨濟耳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在貢賦
不造關之責何患乎不辦而多張使名舉建官事苟非委
以嚴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上悉與於下俟滉賄賂貴莊尉
失其弊不可勝言造所建明升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
陳山可殺李希烈舉衆來降以爲淮西節度使果少誠殺仙
奇者其報仇以少誠爲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爲國賊賊以節級是也長少誠賊賊而殺仙奇含
而不討亦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官制是者非徒殺李亂傳
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指始差臺勢謀以千里此類是也
義城節度使李澄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羅維禎事劉玄
佐出師境上以制之其後告諭切實寧寧乃不敢亂位
李六

建邦殺節級原主君公之權實有備者觀成周命微子啓
康叔封蔡仲訓告之朝及君陳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
之事未有一言廢其子流者蓋國強兵者其書是在可考
也誠以爲民上當父母之任非曠有德者不能諸侯無小
大皆賢有德則何自生矣故謂都曰及邦欲其相抱於善
而相察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肯輕以牧牛與牛乎李
克寧已有亂心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悅其效可見
故輕外任以亂有罪之意之人非知治道者也
劉玄佐在汴督鄉道故事又未入朝韓滉過汴勸之仍請拜
其母母喜直滉又言之玄佐曰又有此志但尚未能也曰
我力可及此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爲官之可悲
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縑縑

劉玄佐能逼李克寧之讓位而自緩於入朝何也蓋於治
人而怯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情也玄佐內有賢母教訓外
有韓滉環衛遂終身不失臣節惟化陳少遊貢米及沮王韶
謀亂又勸劉之佐入朝而德宗感於流言以異意疑之非
李力爲解紛其差失事會極可及耶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奉詔與延賞結爲兄弟因宴飲
盡歡表薦延賞爲相然延賞若愚如故

康關賈龍馬李入君子嘗有怨矣講解遂平而張延賞終
怨何也延賞固小人而所計者入相之利害也宰相人臣
之極地于以幹撥萬化修飾百辟而爲人所前却故延賞
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
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係我和與不和夫豈不

取疑於人主乎非所和而和哉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譴問
之如故然則焉若臣守初議之爲正歟

陳仙奇既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五千人
以行會仙奇爲其少誠所殺其遂叛歸上勅陳號觀察使李
泌防遏勿令濟河泌擊之賊衆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
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錄道誘之得百二十人
至汴州盡殺之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主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心也
淮西叛戍李泌處之有餘力矣千百人破散之餘何必誘
致而後可乎德宗嘗爲防秋兵所驚欲速平之至思詔書
付諸鎖匣爲詔賊之具乃乃輕其言乎言而不示人知
此心後有具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性急此懼不以

憂未文也帝雖賞之終無佩章之益是以年彌進而德彌退也

齊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浸不悅張延賞與映有隙自其非宰相器罷之

謂德宗不好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

齊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為是德宗誠喜聞臣下議論但惡

忠直言諱邪耳諱邪之人利口嚙嚙辭繁理密如裴延齡

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惟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說亦

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五六何也以德宗不明不如

其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纔居半以是

知帝所喜聞者獨諱邪之言石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

都俞吁咈則已漢然冰釋怡然運順太甲不義背訓伊尹

告之緣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太康聽五子之歌

而不革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絕其命此虞夏

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也故觀君之明暗於聽言盡之

一言而雍者智也反覆而後喻者次之方爭而後同者

又次之竭誠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肯者不足復論矣

上以白志為新西觀察使柳渾曰儉人不可復用詔用之

訓齊士板克清大教者李晟也敗獯彘以致播越者白

志貞也於晟則必疑之忌之終廢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

宥之終任使之權仆松持扶植刺棘恃勢行於一時

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泛觀四海洞視千古知善之

不可不為而力為之者賢人之業也倒行逆施違恤來日

曰吾得志斯已矣者小人之志也

李昌黎魏僧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溢於人

君子有三立必有初向慕用乃克有成顏回曰舜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

功者也揚子雲漢易作太玄華論語作法言此立言者也

所志在上其成則中所志在中其成則下苟莊莊然無所

志師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中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

而名家以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李長源裴延齡

者也胡廣遠張禹者也恭顯遠趙高者也盧杞李林甫

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與揭不極故君

子小人各有所歸而行其志為李晟以忠勇自奮所宜速

驟然吳道則茶衛而乃棄魏僧以直諫事君極言無隱然

則最非特長於力舉抑也德宗置之開元七年而死向使

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與有盜於國可勝數哉故

九為士皆不可無志向而事相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

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李晟曰此必諫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

親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渾瑊盟吐蕃於

平涼最戒瑊曰不可不嚴為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

之成故戒瑊以嚴備上命瑊推誠待虜既盟吐蕃伏兵大至

瑊懷走免唐兵大敗

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晟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

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爲小心向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

與之和好且德宗自謂平日失於推誠致敗患害而不思

其所信者非所當信也大興於人耳上古聖人懷之以

德接之以禮叛亂侵寇則威之以刑固不逆不猜阻亦宜
渾淪渾淪略無防虞惟言是應惟欲是從哉德宗張延賞
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贊以愛信此輩之意而
施諸李晟豈有早謀之辱主相家終不能當哉
延賞慙懼謝病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獲實罰罪日言之今日而驗
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復以一言責
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遂而去之不佞伏熟以一言責
事之竹枝張延賞諸賢養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諂諂
不加為相如故則以其謀議之與我同若黜延賞猶自黜
焉耳漢高祖印遣鄭生聞子房言即促銷印從善如轉圜
其若也哉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機樞密卿主之吏禮奏張延賞刑法委
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
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
上占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以右為重存交情之意焉
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
元載盧杞之事據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寡為害也夫聖
王之法開盛唐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眾矣獨以一相
治得人故耳如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上又建一
官而非相也必欲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慎其
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者
稽滯繁庶決訟牒有疑事應更軍則以告三宰相而宰相
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事與人主講道勸懲屬求賢時

列于無職下酌民言旁達鴻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各
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親之曰相公舊德第即言重
位可以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雅而渾質直無威
儀上不悅欲黜為主府長史李泌言無故事請以為常侍上
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

張延賞之罪都愛者乃李林甫所以俟陳希烈盧杞所
以待閹者也人臣之義比有事主雖賤官卑秩有忠貞
敢言之志者解達之使自效于君況同列乎而以節諍禁
戒是相殺殺也延賞為相無可紀述而誤國之罪則多
柳渾以擇相貴德宗以選賢也吏非人主之職言吐著不
可與置白有言不當排用皆有大臣風解上惡之者惡其
直而信延賞之讒耳才勝其忿至曰苟得罷之無所不可

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
上欲廢太子問李泌泌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儲之故固辭
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蒙陛下相又親故事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為者焉其志狹焉
伯夷下惠皆自遜師後之君子尚矣而自則有寧處清
而不為和者矣余矣之言曰進退行藏權義所在不可以
必退為聞其言者則知進退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
不欲道之行乎哉然則去國則去國矣去國則去國矣
則去得以李孟之聞則去國未嘗以必進為是此進退仕
止之法也李孟之聞則去國未嘗以必進為是此進退仕
心以為是毀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為非則君弗克終

相亦周旋於多事矣。有傳曰：「相如仲尼，則可不然。」
用剛必蹈刑，用柔必招侮。故君子不若退與其仕不若
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須卿而力爭？」如此，必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人臣獨任其相，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
橫而可不言乎？」

正術邪論，皆有宗以官內為家。事見隋君臣始唐，故入
宗之李勣，以是舉勸宗。李勣以是舉明皇天子之事，孰
有大於廢唐太子者？勣曰：「非臣力，當預乃陛下家事也。」
人主曰：「此國家事，非卿所宜預。」勣曰：「臣聞天子欲
人主，寧邪心，不亂古。勣之問，權太子之職，詔王，建六
典，持八柄，治道其備，至於世子，則不令其廢唐也。」

若夫庖膳，則有司。若夫衣服，則有司。若夫車馬，則有司。若夫
妻服，則有司。若夫宮室，則有司。若夫器用，則有司。若夫
而天子正家，之道則無一言及之。李相以道佐人主，則
周公而祭成王，則無一言及之。李相以道佐人主，則
侯曰：「無以妾為憂，易太子，所以備天子之明。」則李
武之澤，而李相所為，則有司。若夫衣服，則有司。若夫
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則有司。若夫衣服，則有司。若夫
宰相安得不預乎？而李相以道佐人主，則有司。若夫
齊相一匡天下，其功之大，則有司。若夫衣服，則有司。若夫
之善，則有司。若夫衣服，則有司。若夫器用，則有司。若夫

李相請北和，則有司。若夫衣服，則有司。若夫器用，則有司。若夫
恩，則有司。若夫衣服，則有司。若夫器用，則有司。若夫

耶必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亦谷何以見？」爾代於人上
自非大聖人，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置輔拂諫諍之臣，以
其不諫，以有敗德，則政必危亡之漸也。太章自以為足而
惡人之諫，其非也。荀卿乃言：「聖君有聽從無諫，爭鬪錯
亦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官之中，嗟乎二子
之言，不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
道者，荀卿氏宗王術者也，而亦為此言，其誤天下與來山
豈有既哉？夫苟合取容者，妾婦之道。有指此人而謂之曰：「
何乃妾婦歟？」則必絕然不聽。其則以惡聲隨之，而其所行
終有違人也。終身諛人也，是其溺於媚，實不能自克而已。
夫故人能無受爾汝之責，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固既既和親，上表播臣上太尊，諱必曰：「回紇何具服卿如此。」
對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實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
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曰：「道固當然，非
為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
有功，管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將
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
承大寵也。』為眾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占者，以受委於君。
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恃帷幄為謀主，則
戚泰棄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鉞制關外，則正
伐周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不知此道者，必
誤讓而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才。
夫於伐生於氣，氣盈則生於氣，故所以於者，必於。」

大勳勞於天下執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而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敘度量而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且為太師伯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會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東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各其餘不足觀也己驕者蓋而教之謂敗上曰人言鷹祀戴邪朕殊不覺汝曰鷹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祀所致必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蓋君相造命者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亡也

梁道茂之言驗然則方士不可信乎曰占步小數時有或

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者德宗不相廬祀緣於用兵不汲汲欲得離宮之厄惟有此三者則慶慶乎外必不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則有山陽之付德宗用廬祀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孜則有成都之駐而不聞太憲武宜有焉豈不以昏明動逸為辨歟

必提必屢之更命相薦舉重者上未用及疾其復薦之乃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管九位而已然乃人重情所言於上者未嘗逆於人或問之得曰欲知宰相賢否規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必有謀略而好談神仙雜誕故為世所輕

疾乃集況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裴度之薦李德裕乃無負矣李德裕知慮過人而以當重自任其言不如已者必以目顯平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皆著見執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規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禹益皋陶伊尹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所言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史謂郭侯好詭誕為世所輕藉其施設鮮不效者獨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策為不傳故言事易成事難君子所以於其言無所肯默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燕八八為之後賜姓名李承緒而官資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既改之為李又以燕八八嗣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矣若懷光者既嘗勤王而無叛逆為之置後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尚何有則繼絕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裔而官資之而遠襲賈允之謬晉朝之失而忽於言人滅鄭之戒是豈虛舜別生分類之道乎

以李營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自李必相後不復諫說皇帝訪問之遺歟抑推尊長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專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為悅者與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贊請令臺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曰請司外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贊曰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贊上疏再三辯論上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傳說事高宗之道也考之故事則廣求賢人備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陸相所謂總施之學者長官舉其大者耳其策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孰能再三辨理終不見納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上以司農少卿張延齡判度支執奏延齡妄誕小人恐駭物聽上不從

四十六

唐書卷五

九十二

經制國用重入爲出宰相職也力部度支特行其事耳德宗與邪而奔正惡直而喜諂好佞而說欺多疑而信誕策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說惜乎陸相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姦陰日進陽道將刺不可遏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焉奉身而退亦愈於它日諸疾之深禍贊之大而贊猶隱忍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贊請臺官長官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害已故也

贊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自漢初有韓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諫諍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貽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禽獸者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

故鏡於人既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全其所以爲人若今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爲也然英雄豪傑固非所圖而虞人害已周身之計難不出此則未有知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盡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和命之事也敬與之學愚既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真涿泗之徒歟是故可爲君子道難與克伐怨欲者言也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贊求遷贊曰實相嘗奏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參言對曰實參歸怨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九品百官極於宰相既爲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子之爲是也向者以謫言劇主藏獻忠策救國危何其壯

哉不獲乎上黜爲右庶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不安於是詣贊求遷聞上怒未怠遂有黃冠之請躁動悚慄幾無以自處具於淺丈夫者贊希是欲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迷國誤朝之罪一斤不復主不克終相亦罔終此之謂歟

用鹽鐵使張滂奏上載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稅錢今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隨之自是歲收錢數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茶者生人所日用也其意甚於酒然王鉞楊愔發章堅以及劉晏皆量而不征猶爲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

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或至於官盡推之商拔不得資遷而必與官為市在私則終不能甚而推理惡少竊販之害與偶有敗獲裁人得吏相為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見民被瘡接村比里其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虞焚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故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借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沉之殍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他山澤之禁以手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奪止訟獄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宜及救哉

中九上

金見卷五十二

三十四

唐

上欲殺竇參陸贄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驪州上又命理其親黨文欲籍其家財贄諫止

世傳陸贄與有憾於竇參憐而陷之其說甚恠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盡人善聽言則得之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過舉而謂以左遷伯然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辯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贄諫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為是耶或問孔子以爲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故移天子刑罰罰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志怨之矣貪死而生又安得為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為所下侍郎懷疑陸贄欲軍大政排己言門下多稱表不獲事由是與贄有隙

以趙憬傳言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自之也嘗觀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才而備則不可得其言且不當平當其時中外所謂請者非陸贄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亞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臣所奏事惟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議是於心膂之內尚有疑述之抑騰聞重難難竟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觀之贄每擅權而排憬者幾由中書過門下而自懷猜阻疑贄久已耳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聞此理而口言之筆書之未嘗及某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才而不不

中九上

唐書卷五十二

三十五

唐

見功而不忌見辱而不怒事上不善而能改者也
人雖不學而君見有潔淨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其用有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廟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畢毛防並為數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為之權衡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所容夫章治國之良計乎句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易一日一易筆亦何益於句日一易均之孤策策其吾誰適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乎識賢否耳

素車遣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遂昇吐蕃歸唐復南詔舊名
夷狄之離合中國何與焉天子有道內治民安邊國得人
雖四夷之勢連環千外不能為吾害苟為反是雖使一方
瓜分互解然一燭之火亦可燎原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績
者鮮不自及以太宗英武禽制百蠻無不如所欲亦未有
離而不合服而不叛者也李鄴侯思杆吐蕃故力勸德宗
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於是牟
尋遣使與結累年而異牟尋方吐蕃向中國此後吐蕃為
邊患益稀豈非其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十年唐室之
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自治以為強
於非我族類者蓋如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則不強然
後堂室之患不召於藩籬之外矣

上欲修神龍寺源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一谷木
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者猶不可得今安有之對曰
天生材材固得聖君開元天寶初從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甘受佞人也雖面斥其祖而心不生舊
復舊唐使使之正言則以為輕已然而怒裴延齡之言
其悔惜不赦亦甚矣則安於聽之不以為辟先嗚呼已自
悔其先安得使人之不蔑已耶

裴延齡曰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實贄引之既而有憾密
以贄所譏彈延齡事言是然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不
喜贄罷為太子賓客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為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京仰
慕用之不足矣又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

疑其卑禮反與裴延齡比而去之人非其舊且時於是非
賢不肖之辨如此又况博觀於用賢乎夫何為於裴延齡
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
紫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墮而墮此知不可
亂也知之不至者猶猶主而言言者言者言者言者言者
言仁者聖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學以記誦斷善以
承詔斷道以玄妙斷中以虛俗斷斷以推排斷性以靜斷
仁以愛斷慈以寬斷斷鬼神以幽其斷是皆形影之似而
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彼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
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情以任賢為急而
不知賢者為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肖
此懼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格物格然後
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矣又豈有黨議
邪害忠良之事哉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自是陽城至陸贄忠州
別駕上落未解中外以為罪且不利城守延英門上疏論延
齡奏贄無罪時朝多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城當填白麻慟
哭於庭

陽城賢矣惜其失職事比陽城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
登諫司至是七年曾言無大事可言事關人情必有其
漸防過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跡延齡被貶未置一日之
積憂聲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力寡矣故君子以
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緣論之言非可壞之物天
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遠城而

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疎直質野之能耳雖然主昏於上為禍於下雖一發狂風激於陸免於死裝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未嘗風流不雅義純誠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嘗也陸公在時外雖事十後六士自為相十後五四事情其去之之德有違立不有則止之義也

以李多病為相李德裕軍中封初上置六統軍以應節度使能鎮若柳公權為相制至是文場學相比統軍李德裕翰林學士鄭元發自故事惟封王命相用麻公以命中對不職陸下時李多病為相李德裕為相今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場時中人不適其效於軍同正自輔國以來陳陳制軍李德裕不為無效者後必為相有安天下必謂李德裕為相

李十五
頭謝上謂相事相不能拒中人勝得卿言才難耳

相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未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適其效於軍同正德宗既知之自輔國以來陳陳制度德宗又知之則德宗不改而命為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為無私此其意也私不自克人之通惠聖賢者惟善是從欲納勳勳者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度大小皆己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焉罪莫大於故德宗不食其私是善也是遂非也是不殺也是自非也是與其所以士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義義見之不從德宗委在書室而惜白麻答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移其明而落建之收還其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

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疎直質野之能耳雖然主昏於上為禍於下雖一發狂風激於陸免於死裝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未嘗風流不雅義純誠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嘗也陸公在時外雖事十後六士自為相十後五四事情其去之之德有違立不有則止之義也

陸贄處尤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執誼直渠全皆機密宰相崇李執誼尤見親狎示以宰相不足任則寄若以此五六人為相以宰相可疑則安知此五六人之不平期也應其據相位為相不以為相則安知其今不已也朋結也是皆無說獨以李長安觀之然後知上所私厚以氣類合耳當其辟固可諫事性矣又何足計直可為後來人主之戒而已人尊如天日月星辰震雷風雷雨露降焉高明廣大莫可階乃乃引取人所疵賤以薄穢太清其自辱也不亦多乎

光祿少卿張茂宗前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而有母憂詔起復為左衛將軍左拾遺將入諫曰方有墨衰而從兵革之事者未聞駟馬起復而主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疏諫上不從命趣下嫁之期

朝廷所為下所視效四方而內而化焉今乃教人以喪昏錄不立法而人固式之矣帝女天下婦之儀也駟馬天下婦之表也而可以後皆百姓何貴焉昔魯文公即位二年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春秋罪之謂其喪未終而圖婚也聖在三年之外喪未終而圖成婚猶且不可以其意成也況身有衰經知之何其易之太常衰經而服吉服豈其為常人所不敢為而德宗拒諫甚力仍促昏期不以為慮豈止備然不知理義哉良由宵見易月之書所貴之類也

是以聖子以身化人而曰已則無

大

上問物名為官市實奪之也

以開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離飲天子得之
之人子而報是數者不惟吝然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
同矣匹夫交易貴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廢者皆
財富有四海而行同以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求並
哉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先生事從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為
出城為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公而已矣其所敬者義而已矣薛約以言

爭流從則未知其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陽城於約有
師弟子之分出郭送之猶未得比諸樂布夫何罪焉果其

之則則從從無罪之士人先生送無罪之弟子夫在德
而不從同輩何乃并城遂之不義而又不義不公而又

不公發天下畏服不亦左乎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況可以樂利誘以威武脅耶德示自以薛約有

罪可許必使陽城亦罪之然則我違道之好惡人亦宜好
惡我徇情之與與入亦當毀譽其拂理不亦甚乎雖然德

示為是蓋不為薛約乃為陸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城

德示破朱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陳瑒三人是賴社稷臣
中史列傳堂戰伐之多蓋餘事然然而稽之

之舉不若西平之懿何也甚焉倍我狄以與盟而臣主家
其耻乎雖與良器有隙端以奉報為愿至使平涼之怨終

唐不雪故二君忠烈雖無可譽若乃憂深慮遠之明守正
不救之操則方處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留以事

論之事性無所係以人論之白駒過隙倏然而已獨有是
非之理盡乎人心者會及而終在所以志士仁人一言一

動必以仁義為歸計人國家不以功利為尚者長有以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其少誠大募戰士決行誅殺有

援漢南之志上方如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矣一至於此何也不知

持志之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
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

四內以其罪也若持衡老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
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

忠賢如李晟蕭瑄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
之疎毫如劉惔吳少微李知古李萬榮于頔李錡之徒則

畏之下之撫之縶之若獲衛之悍焉若慈母之矚子若守
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

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怒不為主
故且剛而柔其怯而更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

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過當有此患
乎

濠泗觀祭使杜兼惡兼係李藩誣奏藩搆動軍情上大怒召
謂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

古人之至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聖今事而得失則者何
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己不涉己者亦然李藩抵士
夾在諸公湖未有向背在諸公前未有行違德宗親之猶
日方中也故下特難事難行但以其傷度宗雅而知其非
爲惡之人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無母如此雖不中不
遠矣故吾論之見人見己皆新開鑿中之要察情狀皆
如觀水中之影郭公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通權合變皆
如持關石之準李郭彼已皆知擊四下之衆糾正枉曲
如陳一直之繩終未出戶而知天下坐此而明四海
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而不惑矣不得此而南轅北
何以爲君不傳此而北面舜何以爲臣非格物格物何以
答進此文塗非強求仁何以克安此之居敬目天子至
于匹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見少誠敬雖全義事散之會少誠敬書於監中召洗朝
廷亦廉用兵招敵之役其官爵全義事其安義文孫養其敗
述上樓過並享全義稱足疾還朝高祖放矢射放為全義謝
罪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未殺人然後為力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義忠天物無意厚於美而薄
於惡也故五穀松柏與臭草毒木同育乎雨露之滋風
穢離毒與獲狼虎並安乎覆載之大若夫義成輔相以補
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執畜之或難折之或靈異之或
驅放之然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況治人乎是
故遇惡而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等君父而
抑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隆經學而從

詞義師說
謂世所以相制一機機轉運轉以全天地之功而蓋三才之道者也。以內君臣外小以一事論之。見其爲君父則必保護之。安存之。如養禾稼者。去其糞莠。及其蠹賊。則君三子得以盡其心。見其爲小人。矣。則必制取之。防閑之。如治疾病者。絕其本根。廣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姦能。如是則人主之職。要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小人之方。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隆妻陽許人以憂。廢仲犯其罪。猶未治之。其禮小人。故蕭隆妻陽許人以憂。廢說委曲庇覆。惟恐傷之。其亦昧於己職其矣。
李錡等以資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特此驕縱。浙西布衣崔龜封上封事。言市進奉及鹽鐵之弊。與劄不法事上

魏宗殺太子曹芳趙主璋少良之事類乎曰不類李林
甫之奏璋言已玄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厲言不專爲元
獻也言旨言官市肆暴亂傷害深禍德宗乃假幸於鉞使
譚其歸臺以快己爲諂言者之所爲何有人君惡人譏己
自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寡人之心爲何有人君惡人譏己
而懷怒於傳聞之奏錄殺納忠之士花來賊賊如是而可
以爲君乎教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
所徵也

於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太傅遂太僕幸
與任相依附密結名士求速進者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
爲死友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一動一行之美顧大本不正故
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豈能言皆中倫行皆中禮
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不惡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
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取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
也易曰建以正可以正邦叔文識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
進身之禮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魯蒙嫁於
衛嫁者俟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台與鎖穴踰牆而去幾何
矣叔文識讀書知治道乃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難於收
藝下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

觀之則宜至迷於所從陷身不淺

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
知兩宮安否吳已帝崩矣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
金鑾殿宣讀詔官或曰禁中議所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
有疾地居輿中必不得已猶應立廣德王綯和之
議遂定

范祖禹曰晉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遷玉几
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朋太保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
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密機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
宦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言所以爲萬世之法而後世之
君貪有天下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
能正其禮者順宗爲太子二十年一旦雖病已有壯子而宦

者猶有它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也德宗在
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
廢置繫於宦者向非次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倉人必吝不可取而取之曰貪可與而不與之曰吝德宗
好貨財觀小人小人貨財固一物也既專意聚斂不復顧
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爲惠惟利是從至其甚
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授以提鉞或悅其進奉之言而貸
其罪矣於金玉幣帛尚奢者如此況天位之貴乎之第
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惟貪爲各相應之符也順宗自去
年九月風瘡遠正月未愈長子廣德王湊年二十有八矣
英著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其孫愛甚太孫使攝行聽
斷則有光于高祖睿宗之事豈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

廢者雖遲留計不早決廢矣宋齊廢鄭衛二公會達其道
得以片言遂定國是故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
專橫廢長立少先議于禁臏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
不係於太子壯長儲位必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
後世遂爲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爲天下則言爲
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備矣然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
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滿況夫貪有其位者子孫
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致遠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貶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續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采也至順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觀李實一人觀之曰實爲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產盡充木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諂媚之實奏其誹謗朝政杖殺之至譴市里羅呼皆袖尾礮避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亦心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不雨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致起穀價不敢賈百坊二司司六軍二十四縣之文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疾指職推銷沮竄乞餽聚散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饑饉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從事於文學見有患於第者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懸懸乎愈事爲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草粟傷禾不得者請俟來年錢麥遂敗山陽令夫李實二人耳而韓公嘗之獎之如二人焉韓公勸至於古之立言者以是教人曰無訪於勢利今書與史並行使火解何從故嘗試評之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毀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逃毀之詐

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矣雖不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既然之罪如鑑之則龍夫何心哉今昌黎伯載實錄史者不敢以非爲是是其公也而稱實於書者未免於以不肖爲賢乃其私矣公與私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微其所爲將以入之今日譽之爲伊傳周召既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爲共黷康來搗草揀漢曾不以爲愧安知無作偏之自乎故言行君子之權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上牛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奉赴京贄贄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既而爲忠州刺史贄門人以爲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

德宗十年不赦矣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爲左降臣侯是則禍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而不行是人君自侮其言也爲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通負人之望解釋何啻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爲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爲故事而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至水旱之虞召名曰蠲除而督之不置也縉紳之刑禁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家實惠者貴寵賊寇免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用雖非端士然猶錫之子徐開與故矣故於陸贄貶中不敢遽宰相之禮比之挾怨私觀時勢肆意陵藉士爲朝廷惜事而不爲賢者

有禮貌如李鼎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瑒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使有以取之也故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裴在忠州聞戶而起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置集方書而已嗚呼裴之為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還黜固不當過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茅儀之至也雖然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諱反一言毒痛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淳伺太子意見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皇懼而出

孔子春秋既成門弟子無愛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

作傳其左氏敘事而已屬秦迄漢至清凡六十七百年而後趙氏陸淳助三豕出焉其發明聖天之意為多蓋有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絕僕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不當阿黨大夫也書宋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卒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為人所役使也書公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為幸也伯仲與章執誼厚善為之掩惡於太子受其命而不辭名在司馬之冠一何悖春秋之書哉設爾經旨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為預他事此失言也蓋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不治心心不自正其以用知所對

耳

章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為異同遂成仇怨

韓門圭臬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恐愧屋漏故詩曰敝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況為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以欺世蓋名其能不败乎章執誼與裴延齡章渠年為輩流固無所善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亡聖人固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局若不為迫於公議則為若蓋改既與為異以取怨於君子又欲為同以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閑居為不善而著者善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也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斯者多矣為利固義廢之士亦可少戒矣

憲宗

唐紀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奇獸皆不得獻人君取象於目者以其明而已九為鬼為蜮為欺為惑必於晦冥之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道照雖使之為過欺鬼域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陛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之夜之時耳蓋崇始初清明才發一語調設邪佞聞而喪膽使僻側媚嚙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動其心忠臣義夫孜孜然經其冠相與舉乎光明之旦慨治之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章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一曰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則如自觀之制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為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此書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遏敗千古公筆執詔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所為長紛紛以其請建之紛紛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盡而掩彰矣天下有公是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清亂忠邪故義府敬宗號詭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慎而也矣四川節度使韋皋薨文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微為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為西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饕餮為叛上益其言以初闢位未

能討也闢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廢止欲討之而議者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曠之知持水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必可擒獲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闢上從之於未月其言必臣威行兩河皆肅等啓之也

韋丹之持節之見猶印圖得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之則如果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普地而冰凍釋耳固難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塞自餘未有不破者況劉闢貪賁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也而公猶議者聞然以為難取獨諫議韋丹贊計於前請李吉甫等決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肅將臣肅宗之

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旨為易得臣求有為之君為難逢德宗時意滿鎮時而益甚視其朝知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寧賢相良將忠言嘉謀並出輩輩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為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矣

上策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何者可從杜黃裳判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之秦皇衛青程璜明按尚書事隋文衛主傳餐非其道也

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復官不可也

韋子庶言庶獄庶慍不可也然則當何為哉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畫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導于右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達廉矣聲聲嗷嗷而後出更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滯于觀于遊于遊于歌于酒于樂而又盤有節凡有戒杖有詔詔有威圖有規箴有諫大所以直其枉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近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憚安坐而憂王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贊之謂也如為者非道者萬務略然兀然之謂也

周公之說則人君之法具矣蓋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持其君於賊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今亦多至于末流隱科若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深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失政事之關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現瑣傑特之才不困於數湯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得矣
李師道自為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兼道未定而分之止

以劉關天平命師道為將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擅魏泰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蓋與反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處置空王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公平教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崇文平蜀上謂杜黃裳白卿之功也

人臣之義有功下厥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合章可身無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義故在高則曰不自滿假在卑陶則曰未有知在茲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且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則民休忠是公自古人立

勳建事其強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在己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憚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者處功名之正法非諛對也王潜不知此義上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故其說暗闕多矣

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辭疾不至朝政有失輒附奏陳論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湯言伐桀之事傳說未應召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所謂師過而問不及賢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慕慕然與其慷慨為出處之決方其盡忠於初無憂虞當世之念及其慷慨也乃有美辭君民之心諸葛孔明則事

慮中不采聞達及感玄德狂駕然後許以驅視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渤辭揚則不當與聞朝政許國則不當辭疾山居豈尚論某行有未詳乎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以尺朽而手合抱之木不得稱嘉木匠以二卵而弄千城之將不可聞於鄰國杜黃裳頗通曉斷自其矣也憲宗方欲張皇失師則平情亂無聲舍小以取大乎使邊塞有子貢之短末忘貨者厚賜乎之名田金帛乎充初其家而資其長弄黃裳之才業展其儲蓄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不獲自盡之嘆也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張瑄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至所擇誠君君

我言之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當時會然稱吉

用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虛虞不越矣或乃量福道而多疑阻則忙寵專位惟恐人之軋己故譖黜疎斥之計日生于智中忠賢賢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林甫盧杞然然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其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鐵外之憾於裴均能輸訪問之愜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察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才庸之爲己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均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精一斷知人之明雖在裴均得人之譽乃歸信用誠學是道而不變其相素可少些言耶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諂諛無事責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他日謂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從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嘗謂從善和輔國者矣初欲誅兩諫官及聞李絳之告乃舍宰相以事此輩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腹莫大於善易入昔者舜之爲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此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懷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山東節度使于頔懼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下司之志

諫上曰非卿所知既成昏頓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謝恩願遂奏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入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叛臣是以女爲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女傾人入豈所以爲權乎于頔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在謝得婦而不在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爲耻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久矣故皆不可不慎也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闕澤英違勅進奏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故令陛下之大信也奈何弃大信而存小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奏三月初晟聞濟泰故違約束自常

情觀之數臣冒法入殿當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不罪然則三臣非敢掌哉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卒之憲宗弱於衆欲疎遠君子甘心小人最濟夷可謂鑒矣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一臣所進何所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覆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信爲辭是養一指而突有背焉爲故飯而開齒決飾小名妨大德孔子之所惡也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山衣虛進揖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震坦而預聚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主身之官官
諸之也諸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與理坦自其黜
閑而弗得自故陸贄曰凡諸人者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
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條演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
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
失不謂憲宗亦欲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達也
已矣

任官官喜進泰德宗之太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達恭貞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
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道如何何必
有復乎主矣雖然以正心為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
之可以飽而不能饜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
連署藩曰如此何名批救裴均藩嘗有筆相品擇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均嘗論事諫官專批救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
爾觀均告憲宗為理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為利回
不為義改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摘我也勅出
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浸則愠其則怒又甚焉

則斤逐諫教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敵孰有虛懷大度以
天下理亂為己責而不拂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
賢矣昔司馬遷慕用嚴嬰為執轡而不可得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

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諳知
之上今付度又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押
史臺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覺瘳怡面膚
革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官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
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諫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

之覆盆知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月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月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月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月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月

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祖甲不義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讞一掃周公
之忠無敢逾未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實
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曰諸公
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營修貶監賀射親友無敢
送著標楊射雖獨至藍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請為監察
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言負國耳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風義我之
事也夷簡力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
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并甲之父子兄弟親戚黨與而遷之至或取反親賣友之
人以示向背後漢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饒主夫之行惡
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慰等道行營兵
馬使招討賊曹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璀勤勞富貴之
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輒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災禍
休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
祿高位太奢臣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
言李曰不直則道不見蓋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作
置三品官黃衣廣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間先
烈而至於德宗將有叔君亡國之禍願盡刻此弊並復貞

勸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可為忠言安
知其不遂開納耶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
廷以為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數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
以為鞭撻傷積面引稹前過賊江陵士帶

著我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氏不
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十萬人而一二下禮義以維之
名譽以榮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千霄者中
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柏亦不得遂
況常木乎以元微之論為其言甚矣末為小人之歸者憲
宗厭之也類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則切豈出李絳
之下一為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謫言偏長官弊之

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
不利黨邪之得安也類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既經挫折不
肯固守一變而從北司必與貴人君子為敵雖柳沮裴度
以隴河北之績雖賴下喬入幽谷自毀壞靖言其說由憲
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戒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謂李絳曰居易
不進須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小恩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
天下籍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
有佚罰兄過誤出於已則聖賢之君來自克悔且如何哉
憲宗求諫納忠號為英主而猶駭聞錯之一字况庸庸
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已終從李絳以忠相益

是如反覆手使每如斯貞觀之治真可跋而及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
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苟道虛德充人安國理何
憂無充發之書

淳熙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
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
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棄彼白雲至于帝鄉豈非
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
士說誦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
甚正而不足回靈宗者無以易之也俾說告高宗曰惟學
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靈宗未嘗求賢人講經
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勢固然
也誠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
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
論於左枉朕思齊耻而財力不贖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
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嘗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記貢
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
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玉爲玉則則有之矣
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備法以刑則有之矣
敗財發粟大賈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字友復
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勸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
儉邪爲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

陞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
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必有未
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
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闕雖得三鎮耶河湟
亦安能保哉以是語靈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
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
相絕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況以天
子而臨藩鎮與桀紂乎者以湯武爲師不出十年何患治
功不立李絳用是開靈宗或可少藥其惑耶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貶淮南監
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
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
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璀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者李
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鄴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
郁裝均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
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拔山乎今以他人事
涉連能出之非帝惡承璀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內
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璀與其事微不殺之豈不當配
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嚴然憲宗則以爲重典
矣既以謝希光又以過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
一奄尹若驕兒隨前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
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
投以禁兵出爲制將易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

功使叛臣益時作動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
才得降為監軍未幾又為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
知憲宗實錄於承璫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
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為英明
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

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歷遊
無幾十旬弗及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
不敵天怒厥後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
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執絲竹萬八千
人酒厄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微服無虞若禹則克
勤于邦若湯則懷德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甲則

無時

豫章

若文王

則自朝至于日中

具不違暇食周

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濫于觀于遊于田無皇曰今
日耽樂如是者非氏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矣矣
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
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
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慶其所嘗憂然後能
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
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為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為上相乃
以樂詔君陷於穽援婆江紇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
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
他日子願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願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開朱色退而和直不言笑竟日

吉甫與李絳陳言慶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
理而折屈如此意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
存之故隱忍恥辱重矣富貴者固鄙夫衿身之術而知其
媚佞終不惜藉者亦人主宅心之誤使李絳而不獲乎上
如吉甫其有強顏于位哉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吉甫透御服宰相求
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官宦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
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臣御殿聲色便僻
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習非其
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諍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有
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於憲宗

知之矣易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術業荒成儒學之
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數陳
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官御之
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字謙為樞密使

寵待臣官其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
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字謙為樞密使然則樞
密之名未詳其新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梁字
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樞密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
相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
處勳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差甚矣其源

乃自虞夏啟之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
樞密之職然後爲善也

吐蕃寇湟州李絳上言京西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卽度使倚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卽度使遠興俱進則云中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奔赴而無以相制豈有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卽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無肆卽度使竟爲官官所沮而上

李絳既請憲宗既於使官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顧分隸則
遂已乎曰號令兼散出於朝廷儻以任絳絳則之有餘矣
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宦者跋扈憲宗方主宦者則雖
終亦安能爲力哉憲宗追劉光琦遣使齎赦叱安承瓏
絳亦

內撤運糧伺其隙也至於分隸神翼外扞西戎內圖計之大者及爲官宦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而懷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示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吉辭用計辭效靈崇忽從其策脩天德故城蹙地二百里而不惜何如李餘忠鯁至此捐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公不韋惟是終謀詭計驗功名昭君子怙驕上始疑其立黨振武之議盧用周

義所見與絳同上必曰吳皆貪戾者也故寧死地而不從
縛彼吉甫無與勸諫者上必曰是孤立無援者也故寧違
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能相吉
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也

雖竟不許

天子之黜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嘗有萬幾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備豈不輕其身以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敵國之後金淑之質以繼先王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殫盛之原後宮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為人必方嚴守禮法豈足以崇良之熱勢已之從欲難然豈禮也哉愛夫德之難

大德

以愛而整后漢成之於趙氏長也明之以先帝之私廢居高
宗之禁武氏是也。以倡優爲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
有以宮嬖爲后齊後主之於潘妃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
若憲宗身居要關勢分陽郭孫正統加厲而反不能居之
以正以說賢度以獻廢權奉致孰妃睦隱殺之謂其所
由來豈無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晦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誦之非黨願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成于
宙翼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端拜而議也離者

五子

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不隔猶耳目鼻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為類者也桀紂幽厲呂政桓靈高洋諸賢秦陳叔寶隋楊廣為類者也伯益皋陶獯鬻夏桀伊尹仲虺宋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芮為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開高那朕江總孔範虞世基許敬宗李林甫為類者也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若情不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者既知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開羅漢隋楊廣而棄周畢尹且重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瑤藥慈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為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必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勉於君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小人為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祭而伐之也多罪遺述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雖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官遊議三千之衆豈惟一心未有譏其為朋黨者也然則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怙惡或以恩結或以勢利窮則相疎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非二名而一以目之乎其項臨其事者惑於真偽賢不肖之辨而聽夫宰公羅

五子

繼疑以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焉乃大相疎矣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耿種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耿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自餘人而治之者相繼興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連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多出南陽當帝圖形於讎讎太宗廷士於滌州子以興是治功計安天下又安可以其數多而指為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情君子然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動躬動操雖可瑣瑣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之暗或忌見者必信故朋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鴻澤之喻為凡其謂君子者曰朋黨曰白同黨要則加以同心皆教人君而暗而愚而忌欲不備權矣以憲宗有言於治事功未半遂欲漸生邪說棄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膺不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鐸則不疑也所以然者裴度數諫昇鐸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所非惡隨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愚於其明末若太宗也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遠則無先後暗動終勸之失是故武丁與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傳就得以欽求惟暨乃脩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不然說方且為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無端無黨之法也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瑞為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瑞入先罷絳相

憲宗欲罷李絳不使吐突承瑞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瑞雖重若是班年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傳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為也憲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弼雖出聲位而相忠賢若其好學明道則此志不情絳必不去相位承瑞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方行萬里信宿而書豈待復歸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為急乎

回紇使請家朝廷以公主出降書廣平許絳在議以為何惜小費以生邊患

李深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憂耶抑意於行之之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稱夷狄雖有故與若欲以正理大其當當而修難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八司焉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遷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之才豈獨當明鮮儼哉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是應以一肯終非是不然愛得子

厚之削佐文也蓋有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為而敗今觀其分反歸於人且終身以版文為賢可與興起冷功者夢得之間大約曰坦坦之權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子厚之乞巧曰學情術射利抵牾中心其情為彼所奇不知為版文探聽於華謀議唱和日夜如狂筵席進退生於邊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權耶抑非拘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左都觀桃花詩然慈未嘗少慢子厚至託諷諷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貶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創文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已為深幸擁轂沒齒非不幸也衛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顏子太賢乃能不貳過語雖嚴焉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誠身欲寡尤悔者豈肯舍故趨新以臻先登之地哉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為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朱
召受亂不斷之害大矣鏡
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言
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為害亦
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
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
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陶渙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
為勦伐並與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計豈達吉之比哉在達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

韋貴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韋貴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齊而蔡勣趙惟慶之卒致遲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其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爲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宜善爲師者哉況當用兵之時太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李愬吉與王涯其年皇用韓亦以憂徵得幸乃決

王涯

王涯

王涯

王涯

疾瘡癰已極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殞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古人有云武不可勝德可懷德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氣用張弘靖韋貴之言事者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不難四年而獲勝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申以招撫之機州縣皆曰將獻社稷命其有不服然後震武以殲賊其言甚速而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之無名爲敵所懼威震天下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忍者隱忍也其理忍也

翰林學士李孤寒以行刺失辭罷爲中書舍人

孔子曰爲命裨諲革削之世故討論之行入子羽師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可知矣唐賈言舍人翰林學士事堂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英名家者未必合訓詁之體追三代之際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英豈不辱國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爲貴才華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予言成周詰命皆周公爲之故貞觀制誥目中書出猶爲近古儼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失亦寡矣

淮西自其少歲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其故人得盡其才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王涯

王涯

王涯

王涯

用兵使遂將自出者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是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與否歟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連還聚散奇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貴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廢德蒙浚龍首池土不浸與矣

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暇致異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成王過應流言放疑周公既聞鳴鵲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遠天威嗣守大訓以速頓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而其克已蹈善自新厥德逸樂無窮之謂不設於中體者
彈丸寄譽此湯武何其笑也漢唐惟孝之稱
光武未免禪禪之修太示亦然漢武中興有始無終不
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貴而行之矣下乎聖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
術其衆惟循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
必路持必久遠欲無自生而況於聲名貨財臺池死固之
學乎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
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裴度用兵李相李表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爲
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漢金萬

四九六

常思事

主

能

鍾馗就遠外使天子仲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略可謂
君子矣不如是必爲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
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
非人之心於遂揚湯取徐睨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後戶部侍郎皇甫鎛鎛使程并致進美
餘並拜相裴度裴度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
用杜黃裳繼以裴相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凜凜
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異縛已在班行向若
無杜黃諸公事任甫則在班行者乘閒緣隙外爲相相
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亦會
也雖然逢吉王涯才去異縛徑進橫度于外崔羣亦不能

獨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慾損于弑逆前日虛心克己
黜勉圖治之迹回首淪墮是故初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舜
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爲之子而知此道必能位
乎天經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爲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聞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
汨之也說九二之言龍德也曰聞邪存其義聞邪云者猶
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臺不可以水及之也持
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
不存及其父也絕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
而相堯隨其用賢舜三湯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然

主上

常思事

主上

能

始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余之與
事造業既得初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所謂將以將
懼實于子懷將安將樂李于如遺者故漢景中七國則臣
夫死實武敗符堅則謝安還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
定淮蔡則裴度遠惟迎令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
此范義所以浮鵠乘子房所以授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
賤李長源所以爲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信任宦官悅進奉
異鉅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其裴度與崔羣
諫不聞是諫有言反謂度爲朋黨崔信黨論乃人王與小
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豈不爲後世之大戒哉
方士柳泌言太白山神仙所聚多靈草上以泌爲台州刺史
泌之諫官第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曰頃

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爲帝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釋則台州刺史不以命必矣果能爲人主增其年齡其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旋以強辯壓羣臣而不納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格君惡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和窮之監哉

力權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威靈久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衆迎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住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歛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疎遠獨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算憲宗常以爲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威靈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獄須其爲誕妄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官者爲之也具仁義禮智有謂之德有功庸勞力者謂之功曷盡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爲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

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執見聞謂當然也然則較慶宗平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歟

裴度蔡元振蔡鄆用兵上之憂動機略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蔡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撫常人之事而偶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爲之罷遣羣臣黜降朝士亦衆矣功名之勝人臣所難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策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有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動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斥彼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譏見諫獻使國亂者幾之乎其度中

立矣

澤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緣百戶闢鄉縣舊三千戶今緣千戶宅處宇然蓋由聚歛之臣割下埔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漸病病免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令分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縛聚歛受諸道貢賦百姓難乎其息養矣以閩粵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餓殍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蓋有以身爲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坐園之屬益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熱聚歛之臣罷貢獻之令更革弊政權用良守宰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聞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直言不敢居

位始勤終惰卒時不測市人曰國家閒暇而般樂焉傲是
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稱宰相玄宗之政先理機亂何也崔羣曰用此蔡元璠勸
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
開元初為法天寶末為戒皇唐鑄錢恨之

自唐鑄錢以林甫為非則當勿效其所為以為是則何恨於
崔羣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
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為季
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貳墨倍它日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鑄躬犯此罪又故為之其刑孰加焉它曰澤州之

取其猶為輕典矣

羣言議上尊號皇甫鍾欲增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德舉
矣鍾謂之曰羣於陛下增孝德二字上怒因舉羣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元武禁人稱己為聖
謙德如此豈不策哉筆號非古也後世之修心也受之已
非又自增加美言曰怨臣下之有虧一何陋歟聖者無不

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鑄錢數小
人烏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當己之有
無據人所稱即認為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羣焉得而

損之使誠無之劉昌得而與之則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
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矣
或問人臣之職不當諛諛其也君父有德善數勞發而揚

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伊傅周召為式此六君
子者未嘗訥譽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榮者為君能下下
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為己伐復歸之於君乃冲六二
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節操之使臻于成也故不
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諛諛諛者是不敬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五月丙午上即位二月丁丑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
儀衛雜戲觀之文幸坤儀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

聽
憲宗不知帝王之學初即位喜對諸學士李絳自居首座
羣卿亦隨羣卿而巳未有極論大學本使帝服膺李
羣卿勿失者也巳既不得學力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
穆宗踐阼年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
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十五年之必宜不
爲賢主乎一旦居兆民之上身在大喪極方在猶已與羣
臣言服游戲無度若青瑣殿子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即
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閑克勤克儉五
六年或四三年自習職之類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
以輔導太子爲急周公於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
習者善言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其薰陶涵養而已
夫又孰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傅之官後世
棄棄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道
既疎保職又闕夫傳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即嚙然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懼之心蓋人君居崇
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抵慄而莫敢仰視萬方奉承而

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
之君無不驕驕英明之主自無滿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
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
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此者鮮矣夫僕臣正厥后
克聖左右侍御罔匪正人且文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
攬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
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特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
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
之方而勢位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方幼智
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誦日陳于前盈耳充腹又自
安習者固有之者後日雖有知說後惑不能入也爲之不
豫及其既長意慮偏倚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
完不可得已蓋人心無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墜盈
之際不忘警蹙而況幼冲之質其可廢閑邪排違之道乎
凡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可爲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

上性後奉太后尤爲華靡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於後
靡越度則非所以爲孝矣曾子曰夫所謂孝者論父母於
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論父母於道所
謂尊親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服
美飲食盛盤樂嬉戲土木之奉多自淫靡頹喪遊之貴
謂能養也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爲能養者何也
孔子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失以知養而

不敬猶不得爲能養也以舜事父母觀焉孝冠千古而不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養廢爲貴也使其有金豈不載於書者既以天下養其身爲聖人可謂弗辱矣然亦不格致可謂論父母於道矣故孝以廢爲至天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阜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湯戒諸侯曰無即恤湯殷邦方興九醜于酒箕子以爲憂君臣上下沉湎淫佚常武以爲刺外兼侯甸男衛邦伯內服百僚庶尹宗工罔敢崇飲周公以爲誥用姦邪之臣欲竊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不

若可謂忠矣公卿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爲將勞聖慮者樂在上則憂必生于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憂深思遠之言也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議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李宗閔對策天子亦擁己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素仇安得而怨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亦不當怨而不解也且讖切與發家孰重郭汾陽不怨父家見發安朝廷反側之心而文饒切恨父政彼識識士大夫分黨之忠心之廣狹如此宜功名終始之殊也宗閔當雖多小人使文饒平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負才智者必皆爲吾用

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與鎮久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度支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養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爲修廉弘正望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不乎以魏兵放不敵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殺之

天下所共利而爭之者斯也已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怨非已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貨取非所當取也於鎮貨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率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敵子之大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循州刺史李直自稱循州刺史請曰直臣有才可惜牛僧孺曰設法所以養備有才之人安得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才曰聖人不偏廢也
等之使之爲異耳不爲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之賴其方用隨而制之防其罪惡人亦安肯自盡哉僧孺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難苗雖此凶人竟用之舜誅之各有收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以法從事失人心禍亂之道也然則如之何用當其才不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兩河略定肅僖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並死上方荒棄遂可其奏軍

士者者殺皆為盜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戰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載立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卿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民皆農服厥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修之患哉唐自張說鑾韋府備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典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為遠圖至肅僖段文昌募銷假之衆者而不知冤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茲將食辭利其來糧則軍鎮之兵實兵三而治在軍本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移兵之機然則以憲宗奉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諸道兵討之請於度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為功不勝則歸罪至將凡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文略故雖以十五萬衆數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將屯守雖至光顏成功

無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受之中外倚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郭尚父相州之行亦猶是耶

元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留京東都

元微之以詩名其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無知識者所能為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其事君寫情於美刺則可以觀其遠政若無識則其言皆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而不為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公忠勳之元老也惟潭岐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佳親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其所見如此則其詳雖凌駕七子而追轡四始亦何足貴數不特植也知物子厚劉禹錫何獨不察故君子以有識為貴

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優將卒以求姑息

昔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宮僚分重憂務宗柔極無憲宗安果之氣矣又况張皇六師削平僭叛尤非嗣子所樂故以天下厭兵憂感儲副而憲宗不知其子之及人所慮也所以重養太子者公使之親正人聞正言見正事邪僻側媚皆無自入以此等始猶懼不敢始之不圖終於何有

裴度元補皆罷相
先是和王傳子方說元鎮嘗說王庭湊使出牛元翼仍賂吏兵部令史偽出生身三十道以便給賜積弊然之有

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執事晚官其德至
於被之生之廢之立之如柳倉頭然亦不思甚矣其為後
世戒多矣

韋處厚諫上遊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不死諫以陪
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太子雖一歲百安敢畏死而不言

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君荒疏
于色沈湎于酒人臣不在其位可也既獲親近安得不力

諫今日君有子長矣據聽其沉湎可也是安得為忠乎不
然宴遊逸樂之可為樂者特係乎子之長幼周公不為是

言也或者德載欲深感敬宗蓋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
年不遐陛下沈湎宴遊血氣未定萬一發疾遽卒豈非

親之重貽皇太子何忍自取憂死而不言則亦足動
敬宗矣

鄭合進發聞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禽以入曳之於庭不知
乃帝使也上怒擊發於殿臺百諫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

欲大不敬然其母年無八十自發下獄積憂發疾陛下方以
孝理天下游宴於臺上殿臺曰御柳所言朕何敢不赦之即

釋其罪

人君自非大過猶如桀紂淫虐則未有不可諫者顧
人臣觀望則望命而賊口耳是故貪寵祿以冀其諫者

多李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導言亦能感懷然宗而免獲
之死不特是也聽韋處厚而竊至紳宜慰李渤而擢劉樞

楚納李程而罷韋處厚是避之諫而賜錫錢聞瑞臺之諷
而有李逢吉失丁之奏而禁唐僧受丹徒之惑而恭懷詔

從此問之奏而實其移用報仲方之說而微服費湘達吉
以少而伊李紳來言者則陳而禮裴度知洛官充貶而罷
以巡九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指諫豈不
優哉其奏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敎化全廢以湯陵僞
山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奏太子不可不慎古帝
王之慮深矣

敬宗使劉悟盧元從議為博選表求知留後李絳以為
以諫未嘗與兵眾必不盡附今但速除一帥令義程走鎮賜
銀五十萬匹使之賞設必無違拒

李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也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
開元和中與之業然竊有未諭者深之欲取藩鎮必以優

賞收軍士之情且以禮諭之既以田與為帥勢自怙矣
復出內緡百五十萬以賜之則又欲以二十萬匹賜之

回紇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賜之則又欲以二十萬匹賜之
耶其後歸山南罷遣劉悟盧元從少優給乃有新焉無乃可

以與可以無與之中國之患其甚耶

李逢吉罷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和憲宗朝力沮裴度而為度言者亦眾敬宗卒能
辦察詭譎召度入相出逢吉于外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

也敬宗有善十餘節其善在於押驛舉小好遊戲安賜子
而已而前史斥為昏狂則亦毀過其真矣然敬宗押驛舉

小好遊戲安賜子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殺何也
曰帝之習為不義自在東宮為日已久血氣未定即享富
貴多奉非與實卓異不匹者鮮矣復固忠賢若伊尹汝

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況在位日淺耶

文宗

唐紀

上雖虛懷納納而不能堅決舉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勤其督學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博通經史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美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博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志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強矣相本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效於章疏望於頽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所能自孟子後聖賢不傳安得真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

少亦

卷五

卷五

未嘗不出於人心者固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孟為師學之為王者事也世無明王真儒猶得以善世之道私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賢智然莫知所適早識漢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以往道為重也

開微使王播自淮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十計綾絹以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公千萬鄉五百萬漢靈醜政也文宗即位裴韋二賢當國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進奉為常事故致進奉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韋則不當以常事忽之視大弊而不能革使貪食之人持金帛踏殿廟其謂天職而洋上心多矣豈非裴韋之責耶

上東賢良方正中有三十二人劉蕡對策切直考官不敢取

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言何也嚴讀實錄有三事焉裴韋之所避也一日聞寺權權致陛下不得止其始二曰誠能舉國權以歸相則心無不達三曰何不塞陰邪之路舉裴卿之臣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舉隆慶三則力詆官守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臣君救弊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官寺者因責有言置之而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各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廢之以禮則不出中具大計矣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官寺必曰晉公尚不敢治我是則熱直言之士增比司之氣其朱豈小也哉實於陳羣平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公役之于門戶掃除亦有其意焉食備之意事必可行惜其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戲未嘗留意

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目慚色耳備聲口備味禮備安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幾君哉文宗舉其素衷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與起治道無幾矣而且及承嗣之人無伊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報漢獻之憤聖學不傳宣細故哉讀其書味其入未嘗不

掩卷而嘆息也

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總發其救之與元兵少勳度使李絳募兵卒人以行未至而總發詔罷新軍絳悲遣之給以廣交皆快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薄救之衆怒大譁樓肩絳方宴飲不為備遂為賊所害是年夏詔右丞溫造為鄭度使造至凡新軍盡殺之因叔元以事聞詔流原州李深之當憲宗時能相而不去未為無眷眷於君之意歷魯與敬相為僕射且與王播爭校儀注至為安達言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庸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師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釁又不禮焉則時防閑之幾矣豈容其難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賜賜而給以廣交則勿無備援之臣矣亦有存正比及休亂已方張軍坐受署署則無備援之義矣

王九

宋史李老而智衰何處經遭變之多外也絳之禍皆楊叔元所為溫造雖能殺戮亂兵宜并叔元議之具以事聞雖得敗無恨矣蓋救新軍則有益及令楊叔元則為失刑無乃亦偏長比司故耶是故為義不終謂之誅豈守已者則可耳

上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其謀斯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濤上以為信甚怒守澄即殺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留王而止上捕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鞠之大臣多上疏請付外嚴懲等語詔令請止行賜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昧於軍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未有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可與為政者矣

處摩知之審矣謀除宦官大事也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戒而望之之覆轍也然則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從耶曰堯舜者必有其漸與治者必有其本賢才廢朝廷治政事將擇其尤無畏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嚴忠智之人就使之謀亦必賢於與甲友妻之為謀也馬存亮無寵於敬宗而卜染之便衛社稷動念又佐佑申錫免其屠害連事既定致仕而歸此所謂謹嚴忠智而可與謀者矣王璠懷姙故為不密以祈有合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孽不可追猶其定數

李德裕朝夕且為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說宗閔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軍以舊制可平猶微矣宗閔曰其大曰否則師是丈夫矣宗閔曰德裕曰公何為訪此家豪傑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曰德裕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

觀人者當觀其大疑譬如松柏有華曲而無枝葉之狀譬如驥驥有蹶失而無鬣髮之姿李德裕志氣過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對杜棕稱小子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此正庸懦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是哉杜棕宗閔之黨也故造為此語以誣文錢而史家下別乃撰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為心然於牛李二人則偏有左右故棕之撰說亦不削去若以文錢為人之大疑觀焉無此事也必矣

劉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請他鎮既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記

心之端而益驗

平章曰則若正萬邪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羈之臣
彼疆國悍僭亦入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公否蓋料
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爲之備得與具
鄰文亦必頌何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勢
而旁心於人之一不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得其
心必失之也以劉從諤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
亦謂之善擇術矣爲上之理也哉則慕爲忠義爲上
則則其所謂忠義者實未嘗知之徒聞其名耳使其言
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擇乎故凡爲善者實於真
不能真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卷之五十五

十五

憤三顧延諸而朝議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

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爲決戰
心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
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
第一遠矣若徒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毅三百七十四
自治之道則非聖王所先務自觀之治亦不專恃此
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駿自同華漫言聞彫彫上嘆曰

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表四上竟不受
人君而知不備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三帝三王以一言爲
仁而不敢謙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習爲而主
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尊也

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可恥也則不受尊號
若文宗終身不受可爲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爲正者也文
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
舉道人有不化乎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矣而不自知李
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爲宰相不
權於君而欲排抑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憤
又爲物欲兩不得倘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軋之言
不能自己者何則此固功名富貴塗轍之所同也使文饒
知道循義於以處與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攘之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

曲江及昆明池

邪說小道豈不或驗然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
則人孰喻其所爲者故聖王脩其德正殿事而已甘露之
變天子震驚于門流血秦地有災食非虛語鄭注徒知其
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民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
也文宗乃爲作聖樂衛護漢池沼聽之不聰如此則靈輅
之及暗鳴之憤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爲祕憲宗者也然事狀初未明也文宗必
治之執付廷尉斷取款實然後詳諸市朝當時同官
併得事非私憤官壓亦無由起豈不義哉而用
點暗殺之是快李訓之心非爲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提拔率狂險之士裴度鄭元亦引居樂職

李訓假前樣以龍圖士可以禦之者也裴度在外常諷詞而伴讓鄭元在內常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在易之隨以利隨而不自隨之耻也

李訓鄭注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允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揭王涯等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以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元問曰是涯子書平曰是如此罪不容誅訓既走追者斬其首來遂以訓自引王涯賈餗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舒元與李孝本斬于獨柳之下注尋亦死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耻入附順奉承之知弗及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還第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詔

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鄭元望不望其言為二人計

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畢其濟則天子夫失厥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敗而去亦無憚矣乃依阿取容略不辨白遂使一人無所憑仗凶孽肆其慘毒朝綱隳法掃地殆盡而輩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上與宰相論詩鄭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晉國人之以刺矣時政不聞王者自為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筆哉鄭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車門名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一句一義者合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為盡乎人情事變矣川有

好為詩者而不師法四始或乃指連章句綴易一二

如樛木參斯桃天萃之類以為樂則其於詩蓋徑乎藩籬之外又豈視文堂重也末習相師徇末志本於是未有龜六甲先製五言者波瀾後生非小害也其精能工妙之作高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古之功極矣至又纂集古今詩人為之宗派以私意去取升降損其選者比之禪僧得取其難知此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者故君子不以為是也以愚觀之作詩而臻其極始亦兼舟累力承綱履繡之技耳韓文公謂之餘事是有以也而唐世乃立為科目以取天下之士無亦壞敗人才之其歟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遂辭侍

讀章溫不聽諫諫之辭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方

見微知著未有官守而不得其職有言責而不行其言於義皆當去惟不能去於是有害身苟免之行尸祿養之耻矣當文宗時張仲方韋溫正真有識勸李石不舉為同列惜哉

宰相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鄭元以為不宜再用陳裴行曰是卿以朋黨亂政向何愛焉嗣復曰事貴得中遂以宗閔為杭州刺史

中之難執也自裴之奸為戒以相授受非至精至一密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出矯多易其言如楊嗣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豈之盜臨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盍殺五人可耳約欲割比干而勸之曰盍割刑之可耳以是為中不亦悖乎李宗閔果噴豈可前為宰相而後為一州果不肖則一州

有民有社有政有事奈何付之不肖者文宗雖天資清儉恭且慕過而精於識別所任宰相多小人而少君子故人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勇

太子永泰薨諡曰莊恪

太子以好遊宴寵小人遭諸毀不得其死安有莊恪之行乎蓋楊妃既殺其母虜它日爲己害乃殺之而請加諡諡以掩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陷之於惡終則不誅置之於死天性至親尚且如此由不學以明先王正心之道也故君德有三以仁爲首

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綠幢一夫環走其下如狂上聞和其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封官人張正十等十四人責之曰構太子者皆爾輩也盡殺之上因是廢楊謹恭遂增

欲除太子者皆楊氏也劉楚封張十之徒奉承楊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所謂目擊救害而不自見其睫也漢武欲立少子親除其母恐其臨朝生亂彼劉氏非有死道也今楊氏則宜死矣非暴弄其君而君可惡弄其君是哉明與不明斷與不斷其政乃爾耶

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上疾甚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專私志以太子之立功不自已遂矯詔封成美爲陳王立顯王暹爲皇太子上崩成宗即位

聖賢非有意於垂法其言動自足以範世後世當師之事不師古其中者偶合耳其不中者皆是也死生之際人

漢史載成王於正始爲人君之太節操成王有疾甲子泣稱水是不能淡矣相報見服是不能振矣應王凡

是文辭之勞參召公卿大臣百執事詔之曰朕大漸病日瘳恐不獲訓誥卿等是氣息僅屬爾而其所命上及文武中述其身以及其子而戒之公卿備盡無餘樂舞精明卓然庸至翌日而崩孔子取其書爲後王立法始之法夫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係世之格言若此小人何由得行其私爲謀議計何由得盡其奸放曰禮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刑刑罰正於其始者謹於禮而已矣免譴於禮不以死生爲念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最德之效也文宗雖聖而無此好世間惟以善惡自異有善無惡無善惡於人君之少節惜得過不終

乘病瞋目乃御殿召名醫診視醫者稱病文而出顯命太子臨見羣臣仇士良等縱欲殺太子安得而移乃殺故孔子作春秋分義爲其所責故其若正不殺不死不爲人官豈乏乎其教之意深矣

成宗

唐紀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將軍兼內諸省監仇士良請爲太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降職耳太子謂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意李應裕惡中敏實稱病後出刺整州

異哉官官之位子也古之奮人取生而精氣開肅有爲之及有實刑因又任使焉非天之殺民則刀鋸之殘體也何爲而有子乃至於廢嗣續受受實其自認其失有國家者開略不問蓋臣於賜姓是猶用作撲撲割牛補子了不相

涉多見其憐天理而亂人倫也李中敏判語雖近嚴然
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恣然無知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為南
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伊尹為
世保衛周公等作逐衛衛之為言平也據持衛之地則當
以伊尹為法乎心平然乎章旨官然後天下無不得其平
者而自為黨實分別從類何以禁人之朋黨耶
賜劉弘遠薛季榮上復欲謀楊嗣復至珏二人李德裕力
諫上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薛志在陳王劉弘志
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使之得志朕
那復有今日並流鎮南

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之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
其未君之也人不得而知其既君之也則止下之分安矣
李王

故堯自唐侯而立舜自耕稼而立禹自罪人之子而立啓
自世襲而立由是以往事舉雖衆未有天下一日無君者
聖賢嘗兢兢業業常以不克有稱焉愛不敢以位為樂
也以位為樂者其享之必不終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
臣不能公心推奉替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
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屢數大寶如佳處中
物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曰朕嗣位之際
宰相何嘗比數且文宗既以陳王成美為太子矣若非適
留之際中官廢立天下固歸成美顧王何預焉使宰相於
文宗定嗣之後又生他意下度藩王此不忠之大者武宗
豈得以此責宰相也萬一陳王真有疾不可立而立帝弟
則天下固歸安王隆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乃曰何若安王

臣之朕那有今日此豈非據非所據以仿效乎
一 蔡夷邁有駝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濟容之度所以功
及敗年未克壽王甥兄其為殺洛及成美之報不亦當
而可戒乎

左崇朝物公權素與李德裕善佳琪奏為集賢學士德裕以
其非已出因事左崇公權為太子詹事

為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為國於我何有哉而李德裕必
欲息自我出此非宰物之公術也夫政事除拜中書常議
守而閉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當首公而避交私之路

故善為相者曰恩欲歸已然使誰當世以為名言然則張
安世不受拜官者謝人不知其所得之自可謂公矣非耶
曰薦進賢能協濟事功而不受謝始可言公斥逐賢能引

摻阿好各得其欲而不受謝若不聞知者姑為此文以眩
主聽而實則輸情素通賄賂附麗牢密其為交私大矣公
私之分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不必揭日月而行天下無不

知之獨人主不知耳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妻病其弟

微中詞學不戒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為翰林學士
白居易清修忠諫自元和以來為名臣而敏中無聞焉

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己不附己為辨乎
實不真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之意敏中實無器識

而舉其器識伸己欲援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友有本
之道也他日見積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詳

不詳之實敏中者當之

太和公主至京師謝回鵠負恩和親無狀之罪

王者基冠帶自號之名而威不能制德不能服則賂以金帛而和之一耻也與爲兄弟而和之二耻也嫁以愛女而和之三耻也或乃以用兵爲威此三耻爲德皆非威德之實也無意無荒廢難任人所謂德也修明政刑擇牧守固邊圉所謂威也豈必暴師萬里蹂躪城然後爲威甘受屈辱以媚悅之然後爲德哉耻之中嫁女尤甚天子之男女女之好夫婦之義人倫之本曾是以爲和戎之具耶太和公主和親無狀之言書諸史冊千載不滅後世觀之亦可以深鑒而不可復蹈矣

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

卷五十五

王

水

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搆西戎腹心可雪久耻宰相牛僧孺曰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責我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詔歸其城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誅之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之非計上亦悔之罷僧孺相拜德裕兵部尚書至是李德裕復奏曰維州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遷陵近甸旣食累朝日奉揚國威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南國皆願內屬坐取千餘里舊地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遣使會州覲盟約而媾臣者詔臣縛送降人使吐蕃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凶臣之情乞追贈李觀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是持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維州緩而關中急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爲嚮化在吐蕃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見德裕所言利也僧孺所言義也徇利忘義匹夫耻之況天子乎以是觀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氏佑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愚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劍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關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強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德二年冬吐蕃陷悉怛謀三州高道不能救於是西山諸

卷五十五

王

水

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皋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皋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皋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者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復失不可弃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弃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護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唐馬賊茹川下平涼坂萬騎綴圍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而文宗非事實也已當國政必不爲程元振召寇之事也

昔行矣。風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手項曰。天下西
北。多矣。而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封卿之略。何
不為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
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
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諸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
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開元中。發關中強驍
壯勇。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
乃復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
害言之。又斤德裕為利。取僧孺為害。此無所據矣。故以
維州歸吐蕃。與祖宗士字納送悉城。注蘇附之心。僧孺
以不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流數十年之耻。追變
非輕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辨也。

卷之五十五

七

七

夜召翰林學士韋琬以承旨。崔鉉名授之。令草制拜相。大臣
無知者。
一世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衆人之上
者。一國亦然。為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士。相之無有不治
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函莽雲落。而
已矣。以唐觀焉。太宗時。與若魏文貞。貞宗時。與若宋璟。平
肅代時。與若李。郭休。德宗時。與若陸贄。公。憲宗時。與若裴
中立。咸宗時。與若李。文。能是。皆專持政柄者也。往時。賢
異。而作焉。可。利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臨
窺。才有能。而。者。被三帝三王。論一相而已。或曰。斯
言也。則是。而。而。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曰。人。下。而。

辨君子小人。不。致。疑。於。君子。譬。之。為。政。微。機。古。而。行。井
牧。既。安。一。相。矣。又。委。大。開。阡。陌。者。又。委。夫。僕。僕。衆。者。此。所
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無。亦。廣。求。知。井。牧。之。人。相。與
彌。縫。是。正。補。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故
太宗。信。魏。擢。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
得。用。賢。之。道。極。臣。之。方。者。也。若。夫。宗。專。權。休。矣。而。參。以。蕭
嵩。則。休。必。退。而。高。必。留。文。宗。喜。鄭。堂。矣。而。參。以。楊。嗣。復。則
重。必。退。而。嗣。復。必。廢。是。故。任。賢。勿。貳。伯。益。所以。成。其。德。也。惟
和。惟。一。相。尹。所以。稱。湯。也。周。不。同。心。高。宗。所以。命。傅。說。也。
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專。矣。擇。建。國。與。之。而。不。與。之。謀。是。時。方
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為。然。以。為。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
罷。去。則。碌。碌。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為。此。親。權。意。者。特。不。欲
李。德。裕。引。人。恐。為。朋。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卷之五十五

七

七

德裕引人恐為朋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權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開常宜以奢
麗振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然後言事可以得志慎勿使之
讀書親近儒生夜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士良之術自便聲論之夫足多任自其黨親觀之則有不
肯為者知良賀曰強弱整張東業所為士大夫或不逮也
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聲之罪
人歟士良雖狡黠思所以疊君者幾矣然知其利而不
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
疊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疊君至於危亡之地則高
崇顯十常侍覆轍在前豈有君亡而我存一理則其取禍
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疎斥我輩怨之刃亦足

之勝復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夫刀鋒之餘
階閣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潔濯其心崇飾奢侈流人
主耳目疑非人不可者然士良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
惡其不忠猶欲誅戮於既死也爲士大夫口詩書師孔
孟或乃貴極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惡君而盜
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耶

河東都將楊弁謀作亂上遣中使馬元實覘之元實受賂而
還請與之節且陳其不可取之狀德裕折之詞屈因奏決不
可竟斬之蓋諷亂卒

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眩德裕折服馬元實直以目前實事
故小人辭屈而使王鐸張延賞之徒聞之豈不立爲罷兵
雖辯析非朝廷之體苟致邪肆敗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

爲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
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無私交何至于足付之
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予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
矣

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上好神仙歸真得幸德裕曰是
教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勝煩耳
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緣悠之甚者道家足
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
也故孔子曰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
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虛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
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謂禮發冢者也
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唯曇二氏

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
道哉得道而盡極真諦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
老聃八十一篇繫之孔萊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
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自不可與天下共由而
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韓後世枝流分裂之弊
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

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禳之法沉淪鬼
獄之論雖然並與皆歸於道家者流至於矯誣神天陵藉
宗祖破士家國殞喪身命無所不至而世人從事於此者

皆曰奉道意以道爲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
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
其一身雖曰爲善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

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
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
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以養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
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

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焚感
人主敬敬武甘餌丹躁渴以須天年如太宗之夢夢寐
宗之柳必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奏引年則司馬承
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衆所聞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
無事與之談道勝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人
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仇士良之誅王涯等也其子孫皆歸劉從諫凡十二家至其
子頽爲郭誼所殺十二家亦無遺者

仇士良之殺王涯等親戚屬屬無子遺矣而復有此十
餘家得至王黨何也子以見當時禁捕雖嚴而容匿之者
亦家人皆有不忍之心惡官堅無道故也天下莫容於人
心以呂政大索而擢推力士卒不可得士良又安能夷人
之家使無遺類乎此十餘家者既已獲所附正屬易姓名
散而四之以續如綫之緒而盡趨劉從諫則以從諫上表
責責士良伸理遲等既感其恩固以為可恃也皆無一人
知藩鎮得強理逆勢非能父而無變者與其輩于危事
無寧效杜損成瑊出流離轉徙焉安乎王涯賈諒自有
才望特以不能與小人異趣而為容以生禍亂致凶罔
肆行無辜死者以數千計宗廟掃蕩天子氣塞孽以沒身
是誰之過歟遺屬僅存滅而又滅天之示戒明且畏矣

李德裕請專號且言自古帝王有大功必告天地表五上

許之

莫難強知息心莫難制知息心莫難降知痛心莫難平如
怒心莫難抑知息心莫難開知感心莫難解知疑心莫難
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
猶扞去耳未至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
以事其君君心息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
忌則抑之感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
而不放則善自起惡自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
流汗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
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憲宗今斬然後張此正驕怒
易生之時也擇諸版圖三鎮繼擅其地而未朝河漢陷於

士蕃而未復天子偏感方士餌金石以瘳其病弱竟惟
然已肆彼奴意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
德裕乃請上專號是以滿假於伐勸其君去豈引君於善
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略誠屬一時而於道則萬
分不得一焉者也

德裕怒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平章年不和
中人朝僧孺宗閔無政如宰相縱之去以成今日之患且奏
二人與從諫交誼書疏上怒貶僧孺擢州長史宗閔長流封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己之不正如正君何己已正矣
子以諫君猶有漫不省納者李德裕怨感不平欲報所仇
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中傷之計其意實得

上

恩曰假有過其心勉從我故公肆詆毀斥擯于鎮海之

椒鹽藕之地然後為快非惟武宗志已驕急德裕之量亦

薄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

不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食舊惡故希怨仲弓
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鏡怨而收收而克數十
年如一日其德未嘗違也則其博聞強記若書史言之學
皆其何力之有

上惡僧尼耗蠹欲去之趙歸真事勸之九毀四千六百餘寺
歸俗僧十七餘萬尼六半之

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賴之然
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東自
伐之也何如正元用電謝之乎言用之類已

氏盡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
豈不可而必待歸真彼十七餘萬僧其間固有英明沉溺
之才歸真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
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
舉天下而然其意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入獨見欲
不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
華教者不示以華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
貸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
惑其說又不利其蠲削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
風亦殄矣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諸宦官密教禁中定
策立憲宗之子光王怡為皇太子改更名號權勿黨軍國政事

三月甲子上崩

疾生金奎難豫廢事者君猶諱其辭之不早也武宗
寢疾九十七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實者遠慮豈不能定
嗣於兩月之間羅信方士言以疾為換骨故遲回希望日
失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
許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號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
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
見其人也豈不可戒哉武宗立於仇士良非但不為士良
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
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業知六
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
宦官與宰相相禍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

如其餘固無責矣

卷之五十五

王

欽定四庫全書見卷第二十六

宣宗

唐紀

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世嚴明早寡家貧宅後古塋階特錢盈莊母慈有祝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景莊老於塋屋每故無母顧雖其體然其懷然不肯歸主司曰豈敢教人關節乎

賢哉鄭母又李景讓之為也禁陷塋之俗景莊主烈矣其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謂六藝至公卿者有不逮焉貪鄙誇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勞無勞之間獲則以為福矣何身災不災之恤景讓寧歲歲受撻於母以任不教弟之責終不一言於有司以免請傷之罪其視揚國志置

暗上第者為如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達於人可激頹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至靜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盡反會昌初為書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有不能反者即位之始即信方士受漆錄是已在端陵朝真是事者趨歸真也方且殺之遽又效之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謂見于天日為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之物而有侵賢暗暗之象何從致之以克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宗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宗立為右補闕上疏訟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

為人各有公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撥之為一相

之未免私徇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行私必不能

正百官若人君行私又何以責羣宰相故公者君則

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

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賢德裕于鄭汝

南參母之跪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者為宣宗

有私故也丁宗立行治不多見以為德裕仲究一節觀之

必見已正心之人也不為德裕所用而終無怨情似論達

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宗立正可契用者曾不能然其

自為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宣宗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

宿怨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樓欲自

墮上大怒是夕郭太后頗有異謀不祐于宣宗不合葬于景

陵為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公道尊其父也善聖矩者居中央

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妾猶父之僕與

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憐之母而可則崇父之

僕與而憐諸父而可乎故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

敬之不衰敬之者不陵瀆云耳非加尊奉與母齊也成周

而上無幾禮亂制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姑見於春秋孔

子一貶非貶而不足至於魯賊大則譏天王次則譏冢宰

上則譏為之未者下則譏為之子者以示嫡妾之不可紊

其為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唐得失並載史冊其

可明也君不敢行僭亂之禮者或以封邑御其或以太

號稱妃未有議之者也今宣宗嫡母郭太后無志聽政之

初遷奉太后侍兒比肩宸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怨是以寵嬖去禮於適宣宗又用其言錫制太后儀數此又何禮也太后分陽之孫憲宗正妃連事順祖母儀五朝今為燕子所陵其快快固宜宣宗所當忍懼自責豈悅愉其意者乃親行執逆以快妾母之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駭觀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遂不使合葬不得附廟實與李林意如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是故被見行事華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弑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宣宗盡反會昌之政蓋以素為武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能反者改備邊庫為延資庫是已武宗德裕之為備邊庫

宣宗

宣宗盡反會昌之政蓋以素為武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能反者改備邊庫為延資庫是已武宗德裕之為備邊庫

宣宗

啟取河湟也至是吐蕃圍鳳州紛爭三州六關殆已來降附命澤原靈武鳳翔邠寧等鎮應接而已非有戰師饋餉費若會昌政事皆謬妄宜改則備邊分當戶部度支錢乃愛諸道進助最為不義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不撤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乎

孫樵上言百姓耕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寒衣精饌率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上萬僧是蘇息百七十萬戶也陛下奈何興之於已廢乎

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觀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僧僧修宇

也使佛教有萌於生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久而所資者道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珍滅暴亂敗人理雖吸風飲露露居野艱猶將廢之況華屋精饌以養僧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達果憂民休罪難山掠寇三川命果州刺史王寶珍討之率相從鉞曰此皆迫於饑寒一使者招諭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潼請不殺王寶珍討至山中真則宣詔赦之賊皆降潼歸館而寶珍至竟赦之

歸館而寶珍至竟赦之

推鉞以宰相請遣使而止發軍劉潼以使者請說降而罷攻討其計慮一也然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為二策兼用非王者威懷遠人之體必效用法當俟招諭不從乃進耳今不俟可報而遽遣行軍劉潼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馬氏所謂信為大者惜哉韓偓下蔡不顧鄉生李靖似突厥不恤屠後此兵家祖法韓偓一賊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鏡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罕失信豈得攬是威命愚以為非矣廢已廢入一也將帥仗國威命豈有罪之失信之地而可若必若滿人之約處生之期城下之盟生僧儒之信然後君子有不守矣

雍王

雍王漢憲追諡懷太子

雍王

雍王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鄧王宜為太子者也舍生者不建而以儲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貴歟立子以長嗣不以過惡聞獨以公亡無寵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然中故漢與潞得愛於上漢既死潞為潞兄升為潞弟其下

寧能耶已付襲王與王留臣且公就王

父親罪爲業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爲親非也百官必欲

由幸輔爲達幸輔必欲使恩歸於我非也惟其公而已天下人才之衆非幸輔多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故刻于庶位者幸輔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難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故用人惟己者人主之道也

魏晉爲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奉順正言上每憂重之然竟爲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爲諂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寂不得與房玄齡並封倫不得與魏徵並字文士及不得與王珪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嵩惡詞所傾陸贄趙憬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憬不言所傾李吉甫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吉甫

四九七

卷之五

七

唐

柔順所傾鄭軍楊嗣復並立韋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嗣復趨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涯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矣竟爲綯委曲所傾如是者十蓋七八此中智之士所以甘同於小人莫獲其利至於繼操守夜康莊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論之好賢不若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主道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滂奏藩府代移之際皆暴虐爲譟續朝廷因而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盡其發在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其者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傳崇喜進奉土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賢不能重猶文爲之禁獲敬而後遂無提議者非無進奉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爲公家實繁之文也觀張滂疏則非信疾徐之進界朝相雙明矣雖然滂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其者浮費而能致羨然獲實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徭法以制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毀棄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數也悅其名不去其實爲源局蹙不若禁絕羨餘無得進奉則民獲庶乎一少項矣

李中

卷之五

八

唐

河南地瀕南大水徐泗渠沒數萬家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淮南大水而徐泗爲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地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機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災異誠恐漢文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遠或曰縱或事應必他人當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庸之君自知微畏災異者絕少宣宗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被之也上長子鄴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三子澄王濛爲其非次故久不建儲及疾甚欲以濛攝家政使王歸長馬王居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賢之爲淮南監軍副使丁元實曰何不不見至尊而使出之至張殿上已期宗實此責歸長尊殺之迎於門上

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公公然後穩亂
不作鄧王君長不聞過失宜車立也以畢寵故竟以外宅
必欲立淑蓋亦及時而定既無越公則溫立何疑焉
留時斷之弗早一旦疾亟私以愛子家屬所厚中人
大臣謀之自以爲得所付矣曾觀自之未定同列等者
變置移易於吮吸之間然則向來之不豫不公亂長約之
序果何爲哉夫有一命之爵百金之產者必傳之子今富
有天下爲公鮮子亦斷無之止不得已然後出口如以
諸閉物籍相付與不亦殷之甚哉王宗實非能以正義控
奉長君蓋素不爲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主歸
長等意屬鄧王安知宗實不以愛子有愛而王耶大抵
欲思出於已則是非賢不長不得不相反故王宗實立懿宗
之事不可不辨也

懿宗

唐紀

二年一日兩樞密使相繼出封懿宗乃宣宗大新時官信請
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封懿宗乃宣宗大新時官信請
之曰書於廷英面請書官公處雲慘憺兩樞密曰王上新立
當此仁愛得連養成就等相事習以性成樞密不自愛子
二人曰當白至尊非公無人及此慚慚而退三相請旨意
無語皆慚慚曰無應就而開延英上其說
司馬氏史學允精而通鑑去取有誰喻者如不信子房引
四皓多取杜松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禍世柄
在宦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貴於事定之後責其

同異也惟德宗信讒以疑似殺劉晏而開成之末內有黨
與故武宗怒楊李王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辭折則
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况懿宗庸懦無寵不得立而得立
已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久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
奏乎正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相相反復豈徐附語
於三人中運能止之也方宣宗疾革王歸長等受密旨立
懿王至宗實亦元實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乃叱責三人
者迎鄧王而奉之又安得官信請鄧王監國之奏審欲治
當時宰相是援立者自以爲功則此旨當出於王丁兩實
楊公慶又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免必無是事特杜氏私
錄載僞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四年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九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所先後則近道矣慶宗廟孝思
不足又瞻陵殿舉奉先之意亦勤矣以懿宗行之載於史
籍想其時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
思朝恩之道方且耽宴遊奉釋氏息於政事所以禍南不
業者以不事矣顧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
陵以是爲恭不亦未平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
存焉耳母沒而打園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讀父
書而飲杯園猶爲既其父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懿宗
當以耽宴遊之心而卿同學奉釋氏之意而畢時德意
情爲憂勤蓋後輩爲節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
也

生三月葬出千墓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舍魯蓋瑞星也

主大皇帝讀皇承中外效諸史家從之

華印字也李言其氣變論其象氣後字李智掃然天變之大者也春秋書季季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尤亡長大者其禍變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爲瑞者也皇季而爲瑞則日月薄蝕雷震風雹霜雪皆可以爲瑞矣後十年龍起亂一徐泗東方驟然亂而天下比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仙之黃泉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此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未然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愚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爲來日計況十年之後乎是故謬亂名實以天變爲嘉祥取說人主揚收曹確爲相曾無格君警懼之戒反驕司天詔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賜下不可勝紀
上好立聖皇遊供養樂亦常五百人每行幸處從十餘萬人

二理人欲自微而若皆若史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德以先天下其政至於實益而不歸路遺而不拾負薪爲歡亦不可勝用強變懷狄亦不敢侵侮無求故也及侈心一動爲防制於是酒池醢醢本於杯勺內林暴珍木於多藏金膏柱炬本於照燭文士繡本本於館子優伶預政本於絲竹務廣播地本於好賜其作始也簡其刑畢也四海困窮猶不足供矣故大禹以克勤克儉爲誓伊尹以豫怠檢德爲訓未有放侈奢汰而能永者也豈不有仁義立而不知教特以宴遊無度遂敗其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于此未有不亡官刑之儆所謂邦君有一下身國必亡者

曹確後世哉

上以樂上李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及文武官六百員以特天下賢士難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爲王府宰拾遺曹洵直諫即以此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陳太和故事請除樂工爲州長史何其知一而不知二歟爲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畏愛之今以樂工爲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嚙手而起民其謂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爲王府宰用拾遺曹洵直諫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

徐泗觀變使崔曹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戊桂州六年不代

有曾以重幣空虛發在曾多更留一年戊辛曾代還不得徐休亂推龍勛爲主松江東下至淮南都押衙李湘言於勛度使令外綱曰徐卒擅權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樂之至徐州爲應必大綱以無救責乃曰彼在淮南不爲尋覓其自過可也

何以發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曹失指而已曹曹所以失信者爲軍幣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江西湖南宣州軍相繼連帥而叛言事者以爲藩鎮威前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究歸宗窮奢極侈而費不貲則欲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徵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徐與兗排爲國之急務乎令

孤獨軍宣宗十餘年再世蘭蘭雖爾身在外及流事變必從權皇向用宰相之言八百濟兵何足平者偷安便已忽略大謀唐有典刑其免責焉

助攻彭城不務時克之因房曾殺賊等二人上表求即戰崔芳曾有數百里之地為之收長資賊發密不濟以寬又行刻害不濟以怒委任三將軍中懷然而不知府庫空虛無以遣成而不備又失大信於遠邇之地士以此守常雖亡其善後矣况當變故乎其因殺於賊蓋自取之也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裴衡衡官中珍玩為貴送來幾拜同

正章事
懿宗自貶矣裴衡無知抑又甚焉右水叢垣子要空相

楊收去資送其盛坦怒曰彼我家矣亡命壞之已而收竟

以賄賂保衡躬自蹈之又以寵為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

懿宗愛其女而納諸侯次不期以權保衡弱其事而沒於

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勝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異以器饋自於不親政事民訴異指展樹

曰此尚有禁何以言旱杖之民怒逐之異渴求飲以溺飲之

少更瑒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為則無不勝任者

崔異為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

上怒流靖要於瑒州
古人云喜怒以類者鮮易者難多難案為路廣而流遠感
為邊裔而流陳靖更已之忠臣也邊感宰相之故吏
也其輕重類乎人主固不可不信李宰相在得其人則雖
重亦無害如趙高洋者苟得一楊愔猶足以免其身已既
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
腹託之豈賴於是貴賤上流官必謂慎公道獲塞紀綱素
亂而不可支持之勢作矣
裴衡裴衡言廣承訓討虜勳時追還不進不能盡其餘
又食廣是獲不時上功貶瑒州司馬
一康承訓討虜勳裴衡為當其時不聞追還之事勳既平
亦無餘賞不盡者朝廷已頒賞與矣而路羣二相復治之
史雖不詳其事以愚度之二人惛庸之不至也于時裴
公行裴保衡為職首承訓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通謁
既累月裴保衡以為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詎以罪惡
觀其奏語曰又食廣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然其乎在
夫為人大功而怒其無貨納于重典而實之還竟快意一
時從自及也豈不為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裴衡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產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
不知此矣裴衡身為師儒是由文學選官亦讀聖人之
教何乃從事於告訐耶聖人殺之流刑甚矣流刑人能議
之殺除出而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遣使詣法門迎佛骨裴衡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接

應拜流丹紫脫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庸子孫無貴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暴殄之禍以此警之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苟非悲悼感心何至於此乎以見懿宗年餘之近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謀而逐之

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為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為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佔帝婚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察賢家敢犯爾身為輔相國家安危生氏休戚係焉其姦惡真惡乃皆為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唐紀

四國

僖宗

唐紀

本

以劉瞻為相瞻之貶也劉鄴有力蓋至是懼延瞻置酒賓歸而憂

劉瞻之死其猶費捷得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數劉鄴與掌路為黨瞻豈可與之同朝論其罪惡

劉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誦不測此世俗以推為無忌為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

中病猶且不食李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立未達不敢嘗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比司互相矛盾繼繼宗奢侈用兵之後連年水旱盜賊遂起

僖宗之問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鄴趙隱頗不能大正

人主之終始蓋出於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大修中國多故告立長而略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兩中尉同安有

所賴必欲資於立少若沙漏水求濟難矣官中宜無忠管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不預知至位僖宗以十三歲兒踰越四元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

治事無用校相者其郭隱保衡之謂耶

庚七月舉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壘不

治世不必無類雖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壘之政至

於人力不克亂雲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大亂之兆

不可不長也王恭末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觀此大

異友稱吉祥下拂人心上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語

使使僞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怪之察耶

四年十月鄭畋王鐸屢擢事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疏論之

上不能決

自去年十二月三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

從遠慮置其竟也賢不肖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

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

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璣三人賊必可

平矣雖然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

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步果破賊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

如一人政獨且奈何也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使李勣忠等

心附之會大同改號使臣文苑城則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

將軍帥牙兵攻執文舉請克用為副使克用令軍士乃文
舉食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為大
同知度使國昌得制事數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遼唐等處

將軍

子為逆亂父討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止使石
碯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藉不能
推恕以處事矣激而生變又與討伐之師焉若審慮於始
耶夫漢中暴悍之人則無所為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當
智勇以待事變而不肯輕發也其伐也段文舉激之於
下朝廷激之於上固李氏父子收邊之良便矣文舉則為
世官經略當能三遠成兵取其衣糧自募土人集賊寇所
募總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邑州為賊所破文舉
親往其處餘曹不悅又施之其間賊則無益以致怨怒州
既為人所奪曹多憤而怨賊故備極小人之惡歟若非能
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而能有也小則秦趙大則亡
國故聖人切以為戒也

上以遷延為憂主請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為荆南即度使
南面行營都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肢碎矣不為用則
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
治其本雖主相並行諸道兵盡發不能已亂極以激之耳
無亦力為上言宜擅取蜀紀秦亂將帥顧全不旨盡力
若有關難務去非心治自內與外患胡來不與與其無益
焉若委身而退之效歟也

力制請自大度建康府縣黃巢與道安殺王鐸盛兵
守張桂構或之險石碯

高駘在石碯外其地利與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
建白者為實也若鐸為都統近在荆南又應援之便也而
朝廷不從則亦在石碯耳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為宰相而
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此司哉凡人
才氣當及其盛而用之高駘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
朝廷不足與長其精銳亦自銷喪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變數黃巢黃巢走或請討追巨谷曰國家重事
人有急則存機將主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為官軍之資

巨容所言國家重事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
良之遇君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賊不克保終者往往有

以取之若謝安製度之校獵亦猶矣食人之食則事人
之事棄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解后有威德兵盡貴而必望
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主懷快之于此禍覆下陳之見耳
若巨容自賊以為重貴之資是以以為大奇期也若審此
數策力殄賊恩榮至為唐勳巨顧不賢於秦亮自封之
賊耶一念不善縱賊提禍他日無辜斃於唐尹之手非不
幸矣

國昌克用北入遼經居於陰山赫連鐸路達輕便取之克用
知之與其妻無故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傳其
此來必為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面亡攻不亦
使乎人生難能死即死耶鐸知而不敢乃止

是時黃巢在冠江左端未入淮南南唐用唐月陰山之後

相去五六千里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略耳目之遠為如何天下不嘗無才無華夏之異金日磧李光弼曾有大功於此者也而唐失之於克用而使早得而使之東南之國則平哉其與建勳言者人以爲孫許避禍非也實言其才實資故建勳信之詭詞偽貌可暫而不可久非尋則殆矣之矣

田公牧開黃巢已入關起天子幸歸罪於虜攜貶太子賓客攜飲樂死

常人統始而息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立則不衰可表者無氣也故三軍疲矣而有可奮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鷹揚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然自漢於北司義理不勝利欲為主其意謂始

竊謂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勢以難敵宗於玄价終有賜死之刑鷹揚雖無件於今我輩有飲樂之危而穴結匪人其於龍蟠者猶不以爲戒也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無我則后虐我則離然則斯道也其矣父矣爲後子殺其父也如此時日易矣惡其離也則此是受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

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多則慚惠之則歸耳而

暴虐吏每以百姓杆頭爲說推剝困苦如怨弗及閭不小小切草竊我充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爲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云命匡公卿巢殺之張直方爲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既臣之矣而又納云命匡公卿是將圖巢殺抑有他志數有他志者巢果何異將圖巢者巢若從獨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爲亂而已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澤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森殺糧於行在貴王

敬武效忠於朝廷其義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九官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爲門生或爲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澤下拜既委質矣而果人之知抑何異於掠耳盜鍾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旋旋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

效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皇曰將兵屯興平糧餉不繼還鳳城郭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赴行在

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

高駘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獎惑百端有同兒戲

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後覺之易悟

世月云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

所有然後可信今奇怪其字而不合羣惡產險其詞而不

離俗意或至書之鐵錦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

揚火御杯勺散香核聞然如有聞乃不出於巨畫之時皆

在夜昏之後帷幙之中有人爲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

是論之孝武之蒿呼與夫壇捐彤響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益踈

至於高駘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

銅劍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爲謬悠可付一笑耳

加高駘侍中罷歸僊轉運使駘據杖大詬表詞不遜上命鄭

改革詔切責之

高駘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

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

之心耳是故慶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爲多慶矣失其道雖利

反以爲害借宗臣詔責駘猶使駘敗爲之何也

有也駘既失臣體大言詔旨可下駘死情

陳敬瑄勝州九府能軍言不問未幾州中諸將

敬

敬

敬

父行金家三王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詢其

所以然果劉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金餉溪金百

兩溪怒斥使去

所謂亂者實然而不然不宜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亂孔

孟窮爲旅人不宜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御相撥亂者反之

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

照蓋智足以守信廉足以挺身若使處敬瑄之位所能韓

秀昇揚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

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

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卒塞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

面行營都統田令孜欲奪其兵自稱鎮西黃巢果無效卒用

楊復光爲沙苑節度使制節歸楊復光以爲建議蜀蜀爲

己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二衛觀軍容

使

召李克用雖楊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焉勅則王鐸也是

時克用初一小勝賊衆未整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

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鑒於心故刑餘之

人慘忍伐害如此楊崇年漸長矣不知東唐之厚宗社之

憂反以播遷歸勅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難然以蕭然葉明龍一吐安承權自其爲太子時

終身不能去茶傷子何殊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

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揭每輕四通五達之衢舟車間

賈之會士沃物卑民俗必侈其受禍每重江淮荆襄自代
宗末漸罹其害其後宋甫王郢黃巢秦宗權相繼殘殺重
以藩鎮爭兵又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
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瀟善爲生者不以富
貴爲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
厚討師立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
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孜恐其爲亂因事
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爲名

陳敬瑄妄作勿論可也而楊師立何其敵愾是時天子在
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
拒之爲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此仁厚立功

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爲敬瑄所愚留以外物爲重
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
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恭克用使酒語頗侵之酒
罷楊彥洪與全忠謀圍驛而攻之克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
爲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久之變
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
公亮察克用還營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
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故其危
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困請入城特欲示勤
厚伸謝惻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衆

酒使氣以語侵之渺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
克用豈爲得乎克用既得免宜爲書盛全忠曰故者遠赴
急難者免禍敗敗國高麗館殺加勤而應鼠飲河過於杯

兮笑語卒獲昧乎古人之戒不知其郵有失渥泰之道至
煩香過深用懷懷將佐有言思雪憤耻故由涼德違駁修

然方天子播越宗社危乃忠臣罪命之秋義士捐軀之
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亮有其疏略使得自新延

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楊彥洪忠於所事諒匪利仇
當加刑誅極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寬圖利之即整比軍

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舉歸晉勝矣乃不省已失力
校犯者擊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
承平之態節度使樂方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擄其妻葉侍

妾而還奏云爲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易曰懷藏誨盜冶容誨

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屬
攜而沮鄭收信裴渥招賊之謀在宋威敗固之罪一年之

間使賊大熾及爲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主劉潼
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謂

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營誅田令孜令

孜劫上幸寶雞宰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還鳳
翔召自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其於宰相譴譴以令

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黨人及

遣召朱致迎駕於縣令致迎見用合追逼乘輿上幸興
元政還國期欲立義王燭遠拒之致脅百官立之使遣焉
文選辭致自加待以清為太子太保遣稱疾歸永樂

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況輔弼大臣任耳目
股肱之寄者乎田令致自上為親王時有寵既則位權為
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遠未顯用也及乘車播遷至古綿
遣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為不可為蓋於此有決乎如以

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致猶前日之令致豈
前日可與泰決萬微今日惡其在左右乎且已未嘗為
上極言令致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

從乎故召朱致雖尚奉迎車駕而重駕實由此危殆矣
辭讓辭文不從朱致廢立之謀而亦受其官保之命矣
君親之際如此乃辭疾歸永樂如他日何

王行翰致致主重慶致煌重慶還鳳翔詔誅偽宰相蕭遠
昌圖裴澈時朝主受過官者其在裴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力
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遠之罪固可以死方之鄭國圖裴澈則有間蕭永氏謂
宰相孔緯與遠有隙動其傷者而殺之緯遣何際直以上
在寶雞遣緯召百官而請辭疾不見以是為憾耳雖然遠

有拒失政之言有罪狀田令致之奏有不提偽相罪官歸
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裴杜讓能為
人力爭而不為遠區別情哉以愚者之謂之死由田令致
韋昭度非由孔緯也遠在鳳翔與百官罪狀令致

庶請諫之至是彼諫則田意也昭度結宦官得為相此
總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神軍師鑒奔奔攻朔城陷囚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有據秦集之地財富兵強進可以
師相文獎王室退可以保王宇條職貢為諸大諸侯而
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一二方士至於成士是故君子
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倘虎寄
焉餘可知矣應明正靜可以監天照萬物何往而不裕
不然衛懿公好龍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優足以凶于
家而害于國況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尚駢愚
人也何以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為河南尹東都喪亂之後僅存環垣白
骨蔽地居民未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甘氣可任者
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
田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遷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
制桑麻漸熟矣縣縣兵至七千人小縣不城三千人乃奏置
全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無民之政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納之江陵
楊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後戶口有百倍
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為者夫人能為之而三人獨能成其
功則有異矣使當時以其戶口之增田畝之開租稅之入
與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歛皆不得免如永平則雖

十八縣皆以全義為會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異六者為
民管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今佐諸者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與衆同欲不
監六害而已矣

日願獻之既而無
於曾桎梏而釘之

然女子小人冒襄險振或出無聊之計而人主亦多惡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恩出於己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
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處矣

唐紀

羅弘信舉樂從訓斬之與父彥博共棄

王鐸之揭樂從訓為之身植知而不治又為之隱而以盜
表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良
自我民明滅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久速
參差天下齊耳其可勿語

馬行當過錫橋之朱全忠與鍾有舊求之袁襲勸行審斬
以遺之行當從之未幾襲卒行當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
以殺山川之毒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審知殺之為非而從之是亦
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非
而殲之盡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審也於趙鍾亦然故襲
雖不善而行審嗣子不廷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我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殺待從傷宗之世已具
至是令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權勿以小
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儀制

借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臯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首被袂內侍
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與之袪服是假以
器而躋之於是有為師傳封主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
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微遂妨大禮此特憚小數禦人
以口給不知從權之夕習以為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
所生則衣服以為階

初張潯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汝而潯復恭潯
以功名為己任自比謝安襲慶李元用潯其為人間具作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潯聞而衝之上問以當今所急潯請強
兵以服天下上於是集募兵會朱全忠請討元用舉朝不可
潯力主之

正其尊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
積也張潯以謝安襲慶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平僚亂也
而先結揚復恭後附田令汝反覆三弊之閒東山綠野豈
有是乎不自省己恨人之議之顧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
政項羽所不能行潯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平懿僞亂則
甚矣而士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輒使發達見小利始任
張潯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決向使王搏杜讓能韓偓諸
人獲輔初政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顛一相之
任其重如此

上曰元用有異復大功奈何攻之孔緯曰陛下御一時之體

張潯建萬世之利上聽勉從之曰付卿二人毋貽朕羞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問鼎者及

張潯伐河東不勝然後復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
侯幸王至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
也李元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為國憂全忠許元用亦然兩
造之詞固未易析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元用有異復大
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及違尚將十世有之乃偏聽全忠
之訴力主張潯之謀俟倖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
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鑄勅直使各當其理乃治天下獨權
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被寵勅削黃巢亂襄王

存身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公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郡延宋金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實被誅此臣且無詞今張濬既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接關者其不勝其數則奪不然方且輕騎出關頭下丹陛許嘉面於陛下之床坐納制數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版恭俟斧鑕表至澤已敗朝廷震恐

克用之末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憑仗威靈遠近微效者率臣提鉞發旌就行濟河而東遠賜薄伐臣引飲自筮有端臣良以拓跋思恭擅取郡延宣武全惠兼併徐鄆見其受賞失在效尤遂攻雲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大誅

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處事父大故則走不敢與濬格闕姑欲避其銳鋒則事將危近京關實要關者察其精神方且輕騎出關頭下丹陛許嘉面於陛下之床坐納制數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版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蔽天下天人之際精微相滲著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是以為君者必脩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下而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雷霜雹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為災矣昭宗三年星孛三台入太微三台室輔也太微

帝庭也其象者春告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正嚴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數令讓之惡人幸為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森雄奸利之人各勵其志氣以掃王室如磐之為矣

楊後恭事制敵上惡之出監鳳翔軍中臣遇時近君又有兵柄是以太端謂人無如已何然未有不自辱者幸賴國程元振魚朝之在前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為藩方又養官宦子六百人皆為監軍植根固矣家計立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為特徒然耳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為策焉此可為中人之永監矣

王建國於蜀天下民皆歸之山谷諸寨日出得掠有軍士王先成度將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王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為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遺無與安邦國分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取之釣或取之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取之獄或取之讎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吏或取之異教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吏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特佐智愚所不及者一日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

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便盡見所長而建不能又忌人勝已且其所就之機多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之士彼有實用而不能為文者此寒凍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子則所遺多矣

邪治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寵於克用諸結王鎔朱全忠以長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許會兵

夫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子奇者也欲教書者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諸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雖濟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為父子久矣一旦戮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臣宗囚其使知

表下詔訓勵仍量錄許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服錄許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旌節其數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故齊公解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主建臺諸謀由今故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開相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嚮焉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後行是故賢者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焉者也田今故敗亂

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千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出詔書變其為國恩意之志

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

招開匣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應州刺史恭儉被擄行客父祖家行客數節之左右請發其父祖家行客曰何為致之

父祖家見發入子至痛之情也故傳動怒然可猶矣焉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為冤也何使不得傳而並死乎向不當效尤況已殺之乎行客於是知韋道輕重矣宜其能

擄取羣才而擄有一方也

李茂貞上表及遣杜讓能責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讓能力止上意遂堅營軍大敗茂貞退還京師上以讓能為解賜之

先加茂貞中書令

李茂貞惡杜讓能左而故為不遜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讓能身計中而若各以優詔

申論理義朝廷時時之計後亦何辭與亂必不得已嚴備謹守召援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晉成王生於宮貴坐享太平亦有觀德備福子心而無憂事之道曰必有

忍其乃有濟濟地公卿貴戚相親相愛在也雖中乃分念焉不相時不徒然其行其偏也者其然跡不旋踵而亡何他人之於歟

鄭荅好詠詩為歌後詩上以為有所獲命以為相室更往字

蔡未信吏曰時出聖書蔡自果如是蔡人笑何賦而賢客主

蔡後首曰歌後鄭至你宰相時事可知矣果不獲乃提筆

人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貴貴常苦不自克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荅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速退張源

人常態也其言曰知人策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
爲利爲義一念之順反覆手之殊雖君子不可不致慎於
此也

官奇政事然以貲賈獻饋甲天下朝廷以爲忠官至國
臣竭忠亦效箕子勤勞適足以酬養秩祿會計而不
收勤勞而無成不特爲執祿羞且常謂責焉稱有功庸則
寵賞畢已弄君子之存心況於飲民財賈之乎夫竭忠
人志奉之具而朝廷受其錫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
其欲控出於民謬歸於上雖寵利恩私隨事而至於將不
以任之今夫狹穽過分尚不克堪而窮凶惡惡佐夫不可
任者夫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知不謂然易不以重事

上以郊畿多盜有臨垣入宮或偶犯陳寢者以宗室誅之
兵部嘗聞比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罷之

昭宗欲以諸王將兵錫乎上皇太后曰汝等見我後難出外可以備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此司不便可也而南平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陸希聲輩昭度之謀直崔昭緯欲弑爲腹心耳小人蘇振親人主皆明剛柔而作止者此李克用有差於王室則伐之杜讓能爲國慮計則殺之李順倫出死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崔昭緯之弑昭敏擢補孔戣弑廢之於武官蓋懼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發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豈殺之義所歸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請罪王行瑜建李茂貞勳兵犯關討之
大懼茂貞上表請罪上令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爲其著梅李鈐罷嗣又同昭緯被
殺此二役也行瑜信甚矣然李茂貞求招討便不得遣杜
讓能害陳茂昭延又上表讞諸昭宗事卽稱兵屠誅等
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死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爲實矣
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恩特爲王重宣取故義
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
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歿行瑜上表請帝勝道取鳳翔上謀帝近或曰
自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克用忠數而言不臣之狀行
瑜益言今宜營休兵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謀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納固賴一
二賢藩爲股肱之助昭宗胡不慮心泛觀諸方邊賴之迹
功罪之狀當未暇數有嘆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
使之討伐叛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像淳輕授之心以
恃驕盡力之臣克用獻策至子孫三略不省愼實近一
室則應之如響自此主賓有難亦無賴而告于河東克用
亦不復入據矣或謂昭宗史見其難瀕危迫求有不動心
然漢有據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若是悲也

夫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貶之文私議論議法誅之況結罪藩以爲援助實朝廷其制君父子此義也古人寧有不能知故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也王室

微方鎮盜致在拿手陵駕錯繆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
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爲得矣使其承利而無害其
何害知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唐肅之
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元張洵崔胤之結朱全
忠雖燼燼俱頃間如樵花石火未充把玩而誅夷勦族有
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不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
讓能王鐸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事暴亂之朝固
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我貞過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
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爲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尊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爲家其巡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爲主

也雖然此自綱紀不素時有之耳若夫迫於強暴將欲避之是比辰不居其所畏是將要挾故春秋不以諸侯朝于王所爲罪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焉唐室至是處大中之形勢已去將無可爲者必不得已外倚天援亦必擇其人之可託與不害陽興主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主戒之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遠達卒就韓建大建乃與郭悛連兵陳于關前戰賊宰相者也克用是有是戰事幾再失是昭宗自從其亡安得歸之夫數耶

昭宗下

唐紀

韓建奏詣王謀劫皇孫于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典兵預政愿上不聽乃召閹宦果就連王上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臺天子親幸壽英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平之而不能旌別尋自嘗親受韓建
追脅莫乃自投于掌櫃既罷謂王兵又罷天子宿衛皆如
舊足之虫朝去其五夕去其十元然尸居雖欲有所可否
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弑殺者特時未至耳易曰吉

以悔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舍東之吉而從
華州之凶目視十一子爲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

得其道則昆虫草木無不獲天際之惠不然一身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況乎識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
不教乎不敢用小人不蔽賢大柄為易易之復未流之若
此也唐室至于是其衰微矣宋陳壽有米陳歎

初李克用表奏此意。帝然其言。遂使使及上幸華州。克用辭曰。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獲。因克用。克用自將擊之。遇伏而敗。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笑曰。公仗鉞按兵。臣望法。權士則欲其親臨。今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而失信。僕料猶防出於骨肉。爆忘生於異帷。持子將而不。和。一棒

以爲學克用前後表於君上於於鄰敵語千餘言其語
大旨實使昭宗審聽言亦可以得其爲人而不失所從
古者張道古上疏以爲陛下即位已十年曾不知爲君馭
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爲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戶仍下詔
罪狀宣示諫官

張道古謂上不知爲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焉必有
水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米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亡
無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萬一之補未宜并逐諫諍之
時雖既斥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使使皆不得言譬如人
手足不能舉廢矣後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市爲至長安欲藩鎮轉職賜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
詔忠不從

世後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
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及張延賞李義安惡德
宗雖和之而延賞終不藩則以二人所舉輕重有偏而德
宗陰有左右也昭宗以捕追仇俊之資當擇去主室之日
不分是非專事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
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部寧克用曰先已奉川
文建公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私於蓋常
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勤竟旬日無帥
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罕之遂降全忠
李克用以王行瑜邀君爲戒則效其所爲是也而惜乎王

之則不爲無失然聖紀先奏除人澤州關守在後又斬而
不與罕之已自敗之此字旁臨足陳平附耳澤州封韓信
之時也幾會集矣坐兩境王由重不傳也蓋當克用謀
主而不力言何也蓋權重克用伴朝廷賜賜謝禮道更
克用均以此佐人不見疑幸矣國難於其主之重已也
王擇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與擇明謀謀官皆擇明致
亂官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官有權權重知不知其勢
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漸平不悅乃令全忠表擇
明惡貶是則司戶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擇明爲相累
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昭宗之急促消
憂憂之聖主已爲擇明所擯置之死地然則擇明以明達
之卿與世受國恩者幾其身之義自餘矣一可也故孔子

曰天下無道則亂亂者亂也
有重權者時時於君而冒於君位者實重也非貴也
全忠以王德用克用交通之權權重和全忠結實而遂成
權判官張澤言於德曰河東勳也金雖有朱氏之援晉卿
以發於家安能俟遠求彼彼潞潞爲安猶附河東不若就朱公
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爲王德用者而與金河東之近附宣武之遠一
也全忠克用之忠効附全忠之義賊一愿也德用既通好勳
使及覆自乘指義三愿也就朱公乘取潞潞易定合河北
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愿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爲
向背耳以強弱爲向背而不論義理非持國之善計也

上自舉州還忽忽不樂多飲酒甚怒不常中尉劉季才等會
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侍女數人乃詣中書曰主上所爲如
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屠獵等請太子監國狀奉送伏將
士於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昭宗歸自華州忽忽不樂多飲酒甚怒無常者懼爲中外
所制而無知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在易之困曰困
有言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剿剛上下皆餘於陰爲所傷害
天下不來困憂甚焉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
賢必有應者故周尼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非
必不可拯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催催味徐說之
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
之上累卵在頽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沈醉
也左右宦官悉爲仇敵傾囊資力乃以憂忿促之能無少
陽之辱乎

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關據險據君父幽辱而志
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何不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
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愚堅辭去
本愚自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爲世用也惜其所
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郢州岐陽陳常室有年其事暴者天
下所忿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備兵犯關消散於衝
盡殺帝子之事而請車駕歸華州也當有匡復翼亮之功
矣前日肆其凶虐今日豈能舉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李愚於是爲不智矣

上反正摧塊陸梁上言楊胤甘田中官與兵乞令胤主左軍

袁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至安矣上猶豫兩日召李繼昭
李繼曉李希範謀之皆曰未聞書生爲軍主也上謂胤哀曰
時士意不屬文臣勸胤勿堅求

胤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家宰位大卿之長於天下
事無所不統況其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昭宗因
其請即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過掌不亦善
半宰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聞之三武夫彼三武夫雖有
謀四大堅之功其本固此司之結也未量足與謀乎亦豈
當與謀乎蓋昭宗天資優渥懷中而不信人既與君子無
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
人稍得閑暇則憂氣踴躍慮事於分分使當承平猶不能
自免況亂之日乎

全忠遺張存勳圍王珂於河中珂謂存勳曰吾於宋公有家
世事分請使宋公至而降存勳以白金忠全忠馳赴之先哭
於重榮之墓哀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曰若郎君如
此使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存勳獻飯既而潛
殺之

舍聖人無識於善者愛勉而爲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
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
人之效也俄而奮俄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蠶
惡之災如欠其趨小人莫可禦矣宋全忠是也古之人於
爲盜賊終爲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遲歸一時盜賊火位
迹其行事猶然如一賊可其盡哀於王重榮而禮之珂
上其美者於漢未乾而珂已見殺方諸曹孟知古哭

表絕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發者尚爾目餘何可
勝言也積此心術而望長久得乎

崔胤請盡殺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
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調察盡得機密謀上不之
覺也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立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
相奏疏而內人屬目為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祭由祖宗
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為人祖宗為其子孫長慮深
計者宜以為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為戒者不讀史也
故數人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誘以二帝三王
之退軌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逮其末流
講詩則置國為權權則置義統義則置武之事雖或

讀史在漢則讀文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唐則讀貞觀
開元永徽元和而已稍涉危亡可以警懼主心者則不進
也於是覆轍在前後事並轡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人
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全忠聞韓建有功天子幸鳳翔表乃逼其建建單騎迎謁全
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斬巨
川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鎬削指衛鞅執大馬全忠勸王宜正
其名而討之則霸業義矣逼而奪之易以地鎮聽其誑語
委罪專懷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責實各其凌弱帝室權
奪其地而後昇旌號彼太師之座固雄藩也建於焉終其
身無討伐之患然則全忠賊智甚矣方建之請幸及論諸

上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傑然
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辭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
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強大其說流傳
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冥心矣
若荀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解之蓋不如是也
然其說實為浩博連類以相慶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
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必未能窮而先
為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
上智之士既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扶其捷而剔其翳然
後水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為天下裂而至當之必
歸乎一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
失輒諫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政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得
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諸遠良王珪之徒則
上不備人君威嚴下不奉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
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
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
以得人為要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
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政治者豈
信才於異代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輕一世之人德彝州而退
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

目之他日朱金忠與趙崇序爲輕薄之魁又於其
輕薄之黨則朋黨云者具小人滑君子之名也與已同
則謂之忠信不與已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
而妄加諸士大夫乎伊尹告太甲以逆心者爲道誅志者
爲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敵檢數爲韓僊經營又相僊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又不
豫乃欲以此相汙耶

小人遂利錐錐鋒主攝有決性命而爭之者况一品之貴
萬鍾之富故錐錐危垂亡之時其圖之益急大抵僊倖幸
一得諸後日之惠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僊以宰
相爲汙己不屑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者
矣

上欲相韓僊僊辭而薦趙崇序崇序使朱金忠見上請而逐
之上與之泣別僊曰臣得遠賤及死乃幸不忍見棄執之辱
主暗國危韓僊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
君臣之分有所不忍宰相人臣所願欲離國者亡未有
無相之日而僊終不肯拜甘心片遂其去雖晚忘操可尚
矣人誰不富貴富貴貴於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
於逆亂之手可也

楊行密將李神福擊莊洪洪求救於金忠金忠令荆南成汭
武安馬殷武貞雷彥威出兵救洪洪畏金忠且欲侵江淮自
廣發舟師十萬公江東下李璣諫曰武陵長沙皆五嶺也豈
得不爲反顧之慮乎洪不聽至鄂州殷彥威乘其不備陷
江陵盡掠其民而去神福懼成汭於岳州外水守之

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成汭爲荊州辛勤數載初至之日有民戶十七至是有
八年乃有資甲十萬人舟艦甚盛苟能轉陸則荆懷保羅
場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長朱金忠之命龍勉出
師者宜使偏裨助爲聲勢可耳而乃輕用大衆自取亡滅
迹其所以然由於西陲歸順之勝又貪地于雪夢也既勝
且貪向者勦擒爲治無集服之智勝於敵敵食之爲害
如此不寧惟是金忠汭末年民戶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
所行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軍國節度使田頌因破馮弘鐸諸楊行密求池歛不獲行密
左右求賂於頌頌怒遂有叛志

田頌求屬池歛楊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索賂

于以見行密之政事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頌也然頌
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十功要賞又何要於人之有求於
己不知自反遂取滅亡之禍爲之也故韓僊之請刺軍
旅數起其勳章白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
賊表亂之世人人逐鹿知德行若少矣高祖楊行密濫
利顯擢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察其怨忿而圖於求伎
之禍亦可爲監哉

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巨凝與其弟荆
南當後臣明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爲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惟無所
利而爲之文或不具而情乃善矣于是時唐室垂危
奉上非有實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其利則利

而為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生力足以供王而不供者得不愧乎

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及全忠有篡奪之志胤懼乃請全忠曰長安竊適我負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其兵以審之會全忠欲遷都洛表胤專權胤亂國難聞君臣并其黨矣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已獲濟善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可絕也不然當慎其始寧事之不濟不可假非其人為末流之難也崔昌遠是已宰相時來則為既去位又何縈於心哉而忿憤奮發必行克伐之志當是時非仗全忠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人見昌遠深結黨武疑其有輪忠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崔堅發為耳耳不

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十二衛為王室壯形勢是則胤自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軋胤之事亦可監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悔吝為厲不足以言之必至傷敗然後已全忠逼上遷都華州上謂侍臣曰鄙語云蛇下山頭象被雀何不飛去生胤然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露於左右莫能仰視

堯舜以天下為公選賢而付故亂不生三王與下子不能皆賢也於是亂生為非與子之法使然由與子之人下善處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意又數天警皆虞建諸侯以輔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雖亡亡可也三代而後有天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豈有仁

義之訓君子之助友邦之賴子孫智謀力勞則多智多力者謀奪取之莫之能敵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曰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是故傳賢之道不至於不可如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子之道其終至於不可如何然有窮果之故紂有黃鉞之誅殷有轅首請罪之辱孺子嬰之幽于夾壁也山陽公之拘于許昌也曹髦之隕于車中也懷慈之步出銅駝也司馬懿之欣然書詔也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子攸之鞭馬絕鞭也皇泰主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朱友貞之哭對敬翔也唐莊宗之置酒石橋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天賊人賊曰以天言之歷數有歸以人言之惟德是輔焉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濫于田畝後于土

木斲于遊雲騶乎左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脩德必疎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成王成王將萌出怨言曰在後之禍敬近天威其命彙公曰敬保元子濟于艱難其不庇周公之訓而克踐知此是故敬之一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己以敬百世其國可也

帝謂將玄暉曰撫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以告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棟代乃遣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聖賢孔子曰善夫不常

應或承之羞不必自疑蓋必至之理也故易曰不恒其德
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跡動輒
決之態曾不少懸困於心憊於慮而不作微於色發於聲
而不喻所以至於極亂必亡由主心不可為也當是時我
躬不聞憂恤我後而與金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
小人之情非惟全忠不聞曹操昭宗方於山陽公決矣
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八人叩宮門欲方醉遲起走吏
大迫而執之玄暉矯詔立輝王祚為天子即位全忠聞變陽
驚號哭自投于地曰以華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
伏梓宮慟哭流涕奏誅左恭叔瑋二人左恭昭刑大呼曰貴
族以天下之謗知鬼神何行事如此豈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王莽而後茲猶變詐日以滋甚大抵欲盡其
五刑也

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莫得掩蓋可蓋
也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管
仲之人乎而亂臣賊子必為掩蓋之文子以見良心不亡
特為利祿所蔽也全忠急於篡位挾帝自近便藉玄暉三
人圖之自夕必篡乃曰令我受惡名知執君之為惡是良
心也及沒圖之為利祿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則為
全忠之流此其所以深陳舜跖之辨在聞而已可不
慎哉為全忠計者既下建康服李茂貞經理長安改紀朝
政率天下方鎮以恭順之道唐君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
既授亦不容釋矣如是雖未能遠過趙高而免夫篡弒之
惡誅討之罪豈不善乎史太下以順成濟鄴色染也
幾上幾下亦足謝天下而全忠以報朱氏二人其意自

以為財賊之事盡矣解機救天下友恭昭犯之誓其能
免乎

昭宣帝

唐紀

夏四月庚子書年出西北五月乙丑長荒天占者言君臣俱
災宜救以應之物變因是鼓喧嘩名士素所不伏者獨孤
指掌三十一人盡殺之

前罪人以枉義雖多德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可抑壞
慨天象以除書所不悅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
猶不啻十數自以為計之得也曾未十旬已罹其禍故曰
人必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諱也唐亡五代繼
之子又日事以人為婦以殺為德垂五十年然後定荒天
之警殆為未報而占者謂君臣俱災豈不詳其凶險夫
豈天意故抑抑身於前全忠覆案後復醉息之頃天
事常集可不畏哉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素官隱居累擢不起擢舉以詔書獨
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最野野發笏為微嫌乃下詔以為微
代釣名可放還山

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抑
韓偓之即至以鄙野自置遠得潔身而足乃謂圖懼舉而
來則誤矣寧有懼心必通飽就列安能為隱易失儀之狀
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豈在理周旋之所難也詳
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於世詩未
必工也世之愛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
君子之則則雖吟咏此興上揖屈宋下友甫白何足稱而

全忠急於篡位使蔣玄暉等誅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管
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極常次第行之乃先
除諸道元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奉春見其
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你
天子耶玄暉曰非敢背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由盡義理
欲爲王劉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遂辭歸
與璨議行九錫

將玄暉獻於傳神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行殊禮若金
忠意者取傳國寶即日受神可也亦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
以禮葬而去彼以禮葬而受主者非有所迫懼受者非有
所讓奪是之謂傳神若玄暉是也三代而下莫非非取

為有傳者故曹孟德最為難容不逮者凡五六篇而以次而升終不及取以以其字然考其書可謂神興正使全忠於年進王臨明年受九錫又明年唐帝遜于位豈能盡其劫移盜盜之情而玄暉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其理是以對國殊禮為義理之盡而服人心小入自以為中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擄奪玄暉失之錯則當如金忠之亟歎曰距之徒以分均為亡出後為義為盜一也金忠非庸傳異方者歟玄暉柳彥其誦詩別頗有然其取取之而是則渴克夏即日故桀武勝殺即日殺受無解情無留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期隋唐五代皆先釋其禍繼弑其君乃篡其國故雖彌文委曲品節似之亦何異羊質而虎皮獲狙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唐有

改易要法

天下歷二下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棄者三焉爲賊所逐者五焉爲妻所祇者焉爲官所立者九焉爲所祇者三焉爲所廢者三焉爲勇士所敗者七焉爲強目所殺者三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其治効則亦亞於禹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美業而行其廢者則文皇耳若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服膺號稱太平傳祚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古之稱有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祿山殺之朱泚殺之韓建殺之朱溫殺之其致於傾覆豈無所自哉文皇親兄殺弟滅其子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耳計身而推刃同氣使無垓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其肯舍諸他日宗文五廢載壽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作始也簡其將軍也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後治國天下身之不修顧欲以威權機詐禽制百千萬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師則其過當矣於乎夫婦兄弟之間不至於慚愧愧行之多而其非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遂運爲人魚肉之患豈敢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也粗申武子成王宣王殺瑜不相掩者也而漢而下直珉耳又其下瑪山石瓦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友之者斯可矣居卑大位可無天德哉欲成天德

可不由聖學哉聖學不明於天下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大病歟

太祖

後漢紀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擲擊盆中迸散野帝曰朱三汝不礪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當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接滅矣以博爲帝不懌而罷

安宗廟之盜必以及行正畫穴經必以貌詭積而至於竊國其矯飾蓋難辨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也人而盜竊四心盡云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心不可亡而論胥以敗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朱溫爲盜二十餘年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與其利也及見溫被髮冕稱皇帝則慨然驚

朱五

朱五

朱五

朱五

發於言色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溫平生本末於是盡語而盡矣然則全昱實何處將受其富貴而藏於平將辭其富貴以全家乎誠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鋤山自附於武俠之義則溫之拔固滅而朱之宗必全矣危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當疑行敗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爲賊而參吏之罪勢必相及雖歸鋤山安能免乎此可爲有識無斷臨晉樓陷塞而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王約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溫乃與復唐室退居藩服晉王不許曰晉於此生唐故失節唐未盡誅官官臨至河東晉王臣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爲監軍侍之加承業亦爲之竭方

唐既亡矣克用權宰臣節制暴其身然則昭宗疑之而信全忠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蕭益之言棄而侯景來李克用之慮不見察而唐室崩潰矣雖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爲爵自漢失之苟得其實亦宜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重儆其賢於當時乃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爲晉盡力以報恩存君尊帝雖改承業爲唐致死以明志蓋庶尚能爾士大夫宜如何哉

唐帝之權位也今禮部尚書蘇循爲官廢詔大梁帝即位循必有功日望爲相帝薄其爲人敬翔亦惡之言於上曰循唐之鴟梟不可立惟新之朝詔勅令致仕

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於梁與梁之篡國於唐何異朱溫薄之薄其無節也敬翔鄙之鄙其無耻也循則誠然矣

朱五

朱五

朱五

移責循之心以觀已將何所處舍己鴟梟而謂人鴟梟循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唐唐其奉賊進策非出己謀其罪比之溫翔猶曰薄乎云耳

唐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居于太安山其子守光通其妻幸仁恭故而片之守光遂據幽州以其父自稱嗣後遣使請命以爲節度使同平章事

賊之相比非固爲惡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因父而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溫戰君篡國必容己也溫既從其欲仍升之爲宰相夫以狡黠之資豈不知潰亂三綱之大不利乎蓋所見然耳曹操司馬懿皆盜賊之罪及既得之亦必假託仁義以善其後然子孫猶不得免

焉若宋溫者以盜濟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亡乃文其面

伊尹曰臣下不尸其刑墨孔氏曰墨者類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濫爲劓刵祿賂孔氏曰賂而也然則注其類者乃五刑之正而賂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類受墨涅者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罪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宋金忠加其籍民爲兵無罪而賂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民非至不仁者莫忍爲也或曰有罪而文之可乎曰昔人肉刑之議以爲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而言則墨不可沒矣爲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賂以赦而釋而賂文固在何以赦爲然則斯道也其可以爲故常而無改易耶

晉書卷之七

晉書卷之七

晉書卷之七

司馬氏自以謂正閭之際非所敢知然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治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王武侯縱不爲興後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晉莫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片爲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當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晉之事以此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晉主克用卒其子有自立克用多養壯士爲子寵遇如直皆年長握兵心不服人情多向克用之弟克寧假子存勗說克寧執有勗附千家事泄有勗執克寧存勗流涕諒之存勗小

字亞字

昔人以外孫爲鄭後春申以其妹與李園臣不韋以待妾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覆其宗然陰計密行不使主人覺也至漢厚乃好賜人以姓與美狄叛逆之人顯通諸牒其謀於列生分類甚安未流乃有養異姓爲假子寵遇猶親出者小則至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奪人養子何以異耶人事如此則陰陽之氣從而謀亂天地之位從而倒置其爲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賊或出於蠻貊或出於俘虜或出於童僕雖不旋踵殄滅然亦搶攘馳騁乎一時使人綱人紀因以大壞夫豈可盡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固將並傳而不失而取異姓爲子是曾不爲身後之慮蓋亦愚矣李克用百戰辛苦克有土宇若非存勗謀泄則

沙陀宗國特未可知由是知春秋書晉滅郤垂訓之義遠矣以此防民不特宋武係字蟬於自底亡滅而徐溫郭威又循其軌不知戒也若夫會己之子以與他人取妻私子立爲領袖者民斯爲下又豈書焉

梁兵之圍潞州也李嗣昭開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將李思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克用雖終謂存勗曰嗣昭困於重圍俟俟卒汝與德威陳戰之且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既聽潞圍益急存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溫所憚獨先王耳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起兵直抵夾寨之道攻之梁兵大潰甘衡宣未葬而衡朔即戎鄭義卒未踰年而悼公伐許於

法宜書之而春秋以辭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栢未葬致父出會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謂其以墨衣與會盟也晉襄欒秦師敗諸犢爲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焉亦可免書矣春秋殿而稱人以秋待之何也南通雅期志親計意墨衰經而從戎非子道乃秋道也魯昭公侵其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有以三年之禮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忘君軍政之本士矣何以蒐爲惟有門庭之冠存士條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有二事而可爲此書書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存躬來葬之戰君子深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火過救接應晉陽不百里晉王克用薨潞州朝多破可謂危急之勢矣依存躬於是焉執衣威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士黨淪陷則言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是以密錄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去梁師然後河東勦其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和負君子不識其以長服從戎而義其合伯禽之事垂訓入矣哉

張穎惡嚴可求夜遣刺客之可求知不免請書辭唐王益執刀臨之可求據筆無懼色遂能辨之見其詞忠壯白公長者吾不忍殺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與者有三敵焉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決貪者不念故佛氏以了死生爲一大事元元皇皇求所謂悟徹無礙而嚴可求非有朝聞夕死之道者也乃能處之恬然三敵不作曰是觀之爲死而學者皆嚴蒙之民耳

徐溫不知書使人讀徽諒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謂嚴可求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出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也無冠戎之事人乃得解衣而寢甘食而居溫之意有見於此特一端耳厲王之監諺始皇之偶語漢武之盡視桓靈之賞錮高洋之慘烈武后之羅織當是時斯人嗷嗷如在湯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嘆雖彼四方聲威靡靡之憂然後知徐溫所言有類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實於學古入官而以政殺人者相去什百矣

帝之末即位也遣朱文盛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繼降帝待以客禮及即位以爲右金吾上將軍友寧事益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垂天獨死於師範今仇敵猶在善賊痛之帝曰朕豈忘此賊遂族之死者二百人

朱全忠以計討以威擊伐中原雖集羣如志而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蓋嘗據史氏所載自溫去黃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高矣達矣雖漢唐猶不可貴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及乎爾自衰亂之時集賊之賊未有善終者也全忠濫於子婦聽其譖題失信降將一日而族二百人則其爭地寧賊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相養能

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爲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殘也
幾希故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有攻貴藩而宋嘗言後逾年因醉與諸將忿
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溫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
滁州刺史

徐溫相人國鍾泰章爲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
言其功無市井之心志功矣賞而知過徐溫無自賢之行
然然戰之溫賢於泰章何也泰章臨戰於先而虧失於後
溫多謀於始而悔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
乃退

晉書卷五十三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停天理甚矣然溫後君篡國之
人也又何責焉劉守文攻幽州則討其囚父奪位之罪也
晉王兵以義勸劉守光所請助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
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救援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
謂之何韓愈責朱溫所爲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深盛以帝猜忌內不自安會帝徵之知俊懼遂
奔岐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苟去一邦
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王已終亦必亡而
已矣當是時與朱梁爲水火者晉也故蜀留其疾哉況晉
君方明兵練國治遠而不他適哉如河東智不及此言託
國於岐文不足恃而身於蜀然則爲晉初不振下之趣

哉

鄭王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曰歸語而王如有不諱當
卹卹卹子孫

聖賢之君茂長天命常有聖大焉涉淵冰之懼故曰慎一
日曰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畏敬望千年乎朱溫
盜有神靈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謔侈大以卹世
責爾王孫許羅紹威可謂貪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
其出至於無窮二同遇見故凡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
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
地而壽考非人身能制壽考之數也係其富貴之有脩與短
而已慎惜福祿必施之君子愛養氣體不立乎嚴密所謂
脩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貴貴故貪故賤故是猶曰我能
水人

晉書卷五十三

使書者大夫者壽欽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焉我邪
破邪泗約晉兵合攻定難即李仁極晉遣周德威會之仁極
嬰城固守會獲兵至遂解去

晉王房次固失之輒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
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極動靜
在岐邪涇三鎮則有利害其能爲河東病晉主拘三鎮之
請爲之遠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
不然遣上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
國之道疎矣

梁兵營於柏鄉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
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
水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則可破矣承業以告王王曰子力

思之遂退保高邑

晉王雖嘗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短於用人高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師豈不殆哉存昂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叛彼竟重德威之誅遂安良將大喪士卒故君上有言心不外乃能統大眾智不慮乃能處大事晉王鑒於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燕王守光欲稱帝先謁鎮定軍王為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決滅不若陽為推尊而殺之乃與諸鎮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晉諸將請擊劉守光以給其惡張承業請晉王稱帝以驕之

其心自謂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之為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而其取王敏則用張寶策卑躬諂媚其為孤媚大矣晉人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仗義與師雖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大眾而後可獨無河南之虞乎昔湯誓事葛天教之以禮通事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圍洛陽晉王宜遣使為言人倫不可恃天命不可干因父殺兄而偕居大號天下其親密之守光長慈迷復於是焉致討必師涉燕地而樂生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

帝以寒病鄉屢失利力疾比巡思雪其耻意多躁急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眾心益懼

朱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忘其款乃信

可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或為開謀所走或為勦殺所擊平日狡策略不復施何也全忠本暴盜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某所據意滿氣得豐殖平貨財沈湎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受敗屬之智沒成軍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高文景武東漢之光明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微戒如舜憂勤如禹懷慄如湯恐懼如武賁畏如太戊不敢荒弔如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淪如成王然後有始有卒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為帝王之法也

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豐備帝追感李德安供饋之關駭柳州司戶告嗣曰觀明遠之勤勩見思安之惇懷事流產

州賜死

漢武嘗教長吏之不辦者棄官燔燔以進食之饑餒為然陟去庸庸者以百牙盤推賞矣今宋溫亦以供饋進退則史矣是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南陽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太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若朱溫好行凶德毀信廢患以亂天常既難離恭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事緒繁繁之醜古之盜耳苟不揆其情而姑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辨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循縣史建雄等引兵分道而出遇梁之撫蜀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而遁循之耕者

皆荷勳奮捷遂之

天下之情悅則合則固不悅者反是存焉地有水為
比地中有水為師天地水相濟莫待而聞之者法此以建
國國有不附而此以容民民有不平其在卒曰順以維
故聚也其在兌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
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嘖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為而
得之也安舜征有苗格征有鳧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
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美為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
之中若大率之望兩也蓋蓋食電漿以迎之唐末三代雖
以聖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慶戰勝者為雄民無從生所
見者皆克款美俾敵棄炭而已矣望其望其望其望其望
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宋溫身衣補袍名稱皇帝一日而
為村民養餓殍以活之有異行焉

友瑋引兵入至寢殿帝驚問友瑋曰非他人也帝曰汝悖逆
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瑋僕夫為廷請以劍犯帝帝旋柱而
走者三遂刺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優急無常而禍不及民宋溫強劫而促殺之天
道好還以召友瑋之刀聞變起走統柱三匝此昭宗窮迫
之狀也而溫亦然謂有主之者耶神之格思不可度恩謂
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滿不可誣也是故曹相劉劭楊廣
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
天理矣全忠聚庭不戒衛宣慕幽之禍已不足以免身

况兼弑逆之罪而暴其甚其卒其曹友瑋曰汝悖逆如此
天地豈容汝亦猶抑瓌自責為詎國賊嗚呼不至是不足
以嬰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為戒
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于王子之言無懈不亦異
乎

均王

後梁紀

友貞起兵誅友瑋即位於大梁去友瑋鳳曆年號後稱乾元
三年
按宋溫行事既不滅其身亦安能延其柩然山陵柩廟十
有一年而後士均王享國之日幾倍乃父是向也全忠弑
奪而友貞討賊故也友貞寵私昵棄勳舊自取顯榮獨能
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遠荷天祿向若求賢任才明其政刑
李至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知魏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
報仇雪恥之義理必當為任非其人雖溫恭儉約不為荒
淫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示人可謂明矣

蜀潘煌慶請立太子屬主以宗輅類已宗傑才敏欲擇一立
之宗衍最幼母徐氏有寵功臣皆希旨言宗衍最貴蜀主
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冊畢煌慶請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中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策略固非收汴所
能下者主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小人之計不得
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宗猶難之於建業曹
潘抗嚴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已立而煌慶老一
避微福之嫌賊二者有不可於心歟使所不得人
雖於必見宗衍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長與

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所愛將相大臣希意迎合
抗不居史丹之地無羽翼之義亦安得休言清而參鴻鶴
哉

天雄軍校張彥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彥而誅
之軍中大服

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指有失者不過數事至於破夾寨之
功斬張彥之舉尤為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學自古
明君猶或難之魏為晉使使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
所憾一旦張彥舉魏博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
汴人惕息奔命之不暇其有切太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
首而撫其餘雖收孫照子之殺豎牛漢而祖之戮丁公不
是過也使其知學問道義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字內為賢
乎

主耶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
由是疎忌宗室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後猶當鑒况獲職相者乎
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自之疑兄弟而亡宗定也使
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為舜非必以重瞳子也
此可以為情相親圖非分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
之效抑至章重使本身略覺知之必不因壹而廢食此皆
末世恃貴處詐謂可久存而以書史為不足信之過也於
友自之案貴為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曰三人求多
聞學于古訓乃有據

帝龍晉陽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夜出擊梁

軍梁軍引却會援兵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策非已出
行賞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金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成敗未定
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後存顧以策非已出不復行
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言禍蓋始諸
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能存之為功莫重於受命之壇
不以人勸存之為是雖英才雄略驅駕一時而夷狄輕軼
不耻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改其不克有終也且哉
晉王主孝雖經營河北而還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
孝亦定省未節耳冬溫而暮清皆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
而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為大孝尊親其次弗辱
其下能養晉王以優伶自為坐此失天下辱執大焉至於
大焉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主耶

初韓延徽為契丹謀主後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
王絳疾之延徽後詣契丹契丹主大喜及攝帝以為相
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世受唐恩功義義見所謂夷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
舍晉無足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冀髮見
護者無亦晦而待養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
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張承業勸謀殺秦帝積金數行法不寬寬威王或貢錢捕博
承業斬之王不悅承業曰惜此庫錢欲以受先王顧此為
計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盡人散耳

勝東襲蘇州溫曰天下離亂父失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
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出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溫而已溫非急於攻
取假休息之名也攻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
財至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之是也若
夫失祖宗母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
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紜釋怨謂不
義之兵收求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讎耻義所當為則一
書再書屢書而猶不足未嘗以收求不義一槩棄之不如
是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矣狄之不若矣

吳王王重厚奉脩徐溫父子軍政王重嘗有不平之意及疾
其弟敬立嗣或以君當自取為言溫曰臣曰妄言者斬乃以

王命近丹楊公溥監國王珣溥即位

徐溫勢可以取國而不取若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
使其主尸位不得有所為雖陰以虛名而益其實利卒
成知諾之策其愈幾希焉溫有言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
殺生除拜不自己出示異國有君以訓于下不以軍國重
務私諸異姓之子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聖主而歸之
十國之賢孰出溫右哉今名守自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
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為他
人猜忌與智皆不足稱矣

蜀兵屢勸晉帝將佐及藩鎮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永業諫
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復而立之今遽即大位殊非
從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張永業哭曰

誤也矣色色成疾不復起

晉與吳勳晉王稱帝者欲公惡也將佐藩鎮勸進不已者
皆功賞也若張永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也若張永業公則
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難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
則大事不成孔子雖本為政然學道進德莫不於朱光
為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稱在赤眉方強南有子陽北
有太伯隱匿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低據土地盜名字者
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識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
而先武起自宗室功德兼濟故也或猶以謂未若蓋蘇多
難然後稱帝之為愈今晉王以夷狄賜姓通唐屬籍豈親
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勳戰克攻取
之才固為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

王

王

焉而遂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
成也張永業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
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勳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者一名都便倭多鄙處直欲以為嗣
孽子郁無寵晉王克用妻以女及晉王存勳討張文禮
處直恐鎮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郁賄契丹犯塞以解鎮州之
圍郁邀求為嗣處直許之郁恐乃勸兵劫處直并妻妾幽之
而弟殺其子孫并腹心將佐自為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王者一頓一笑尚不苟發況建侯嗣國之重哉先晉王之
婚雖王氏孽子然處直無嫡則繼之者非郁而誰且處直
已許之為嗣矣今存勳乃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即張
文禮弑帥罪狀為大存勳既為王錄討賊於處直當加卹

王都說契丹取鎮州契丹悉眾而南王都求救於契丹王敗之
王都迎謂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都發使大破契丹
之本存昂自帝而實王都軍政之本主矣雖勤得之不旋
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王都說契丹取鎮州契丹悉眾而南王都求救於契丹王敗之
王都迎謂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都發使大破契丹
之本存昂自帝而實王都軍政之本主矣雖勤得之不旋
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或戰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接兵刃以戰之或用詭
詐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取正其義此固霸者之事然施
之亂臣賊子則聖人無量焉晉主聽王都囚父取國既失
於嗣公因其細節下台易定契丹之義討却奪之罪孰
都殺之以都為師則契丹情明人心發服契丹雖強將不
戰而自退矣晉主失此機而契丹遂助王都何有見於斯
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明勝之大幾也按而不失
推上智能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莊宗

後唐紀

晉主即位國號大唐以豆盧革盧程為相二人無它能特
以勳爵元休故用之

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爲謀主
其既成也遂爲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
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小其成敗而可忽
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力紛亂天不佑賢耶將
人主無知人之鑒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權機疊
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忌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
萬物生出成實無感不然而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之難
得也曰小德小能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名世者非人
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矣其有擢江於甲騎
之塵而舉裳於流血之波哉是故唐梁晉漢無長輔則以
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報曰事急矣其用主牙章爲大將不可
殺也梁主從之帝令朱守殷解德勝之謹備甲裝帝幼時
所役養頭也梁主聞牙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夜皆安
牙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尚食吳棣陽起更衣引牙章趨德
勝遂破之時受命適三日矣

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
直躬喪唐室爲有功耳真盜賊之指迷賊梁之所以亡以
理言之朱氏無長父之道以事言之友朋疎遠誠舊信
姻黨將士解體卒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主牙章

古語聞一孫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
晉傳稱傅勝之捷由是章出奇盛誇大之以為非天下
男子不能也夫是章固善聞然所當者乃朱中殷守殷
晉王幼時養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
李周圍守楊劉則其章以十萬眾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
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其章則其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
以若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
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宋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
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
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以此為名耳其本根血
脈非出於惛惛之愛虛顧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
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為奇藏於奇正之形實亂以
取敗此其所以為奇者信曰奇矣區區若章何足道哉
自德勝失利以來其變種數百萬孔謀畢效以供軍民多流
亡祖稅曰少倉廩不支平賊滿天下勢丹欲入寇漢人謀
其要帝深以為憂

初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平賊華亡之勢也
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官者之譖罷李建及
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
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
表弱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虞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
克梁者非官常克也蓋梁祚告訖之期促耳

將合議官請與和以可嘆休兵息民更圖後舉

帝不悅獨聞郭崇勳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疑非將才無足
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
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事行決矣遂濟河
道魏國夫人及皇子歸順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
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
懷衛曹操之於兗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
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晉主不
擇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
政暴賦極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
宗崇朝決策擣梁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
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者一何戾歟漢唐之初其君臣

皆英才蓋非徒倖而偶成固無為虜之道雖操劉備
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為人所虜若夫事敗成會者其入
可絕矣又安得為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
妻子訣別而去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為將以
濟民乎抑亦溺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
豪傑之所為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
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忽
之意則過矣

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世繼理難降首吾早能自裁卿可斷
吾首遂弑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懼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亡
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為豈不君臣

帝欲發朱全忠墓斷棺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斷以存聖恩帝從之

述宋金史宋金史唐室凌辱昭然併弑二主殺一后及諸王
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窮爲比莊
宗雖非隴西狄道前商既賜姓通羣籍矣則入汴梁非
特爲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撫覆載不同之憤雲濛瀛不
游之耻也列數其罪謗告多方發冢斷棺焚云而聽之汗
潮其宮居表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
未有此舉良不爲過庶民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
張全義懷全忠私過甘於辱奪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
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前惡之典惜哉

商

平國鄭廣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資金帛騎
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
陵殆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沐之初已赦其罪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覆之賊蒙寬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體有鑑前非所以示信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按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事而兩得矣然莊宗時見又異乎此後溫韜不賂伶官富顯公不以既赦爲言也

高季興。稱遠謂其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若料以
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長久。吾無子。父
列聖。其又極也。而爲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爲善治。

以不矜伐蒲假故歟漢高太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繫丘之會微有操券而教者九國
服楚還轍陳大夫一謀不協其算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
以猶未息也雖人之度量瑯越有遠近然事往勢強而已
意不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寇而不為則善
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
九之下阪水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伐是已夫九五之
位扶輿望可得聖人不得之為喜而以處之為懼是以
能操券其腹心又何不奉之有故曰義戰乎勢萬之有天

下而不與焉不與者實事也然物也此蓋子所以有敬發之喻也莊宗丁未歲華屋潰殆僅得克梁四方之未服者方且圍觀而南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顧嗣李嗣諱而喜人又對功臣舉手去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志輸未盡焉魏鑑所規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謂之於後嚴可求梁震知之於數千里之外凡所料度其應如響殺伐之爲言乃爾是故同志之士有自此用功而居仁者曰深省於身凡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客裕然服聲鏗非則不出諸房閭何爲而爾也求其於以爾者治而絕之則不矜不伐不蒲假之德可成尊食飲與則鼎萬鍾於我無如損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梁季順落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輅自獻勞重錢十萬懸先走官勸常爲內外府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入內府充賞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心

崇輅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清正彼方祇命之不暇復何爲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維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舉人主之求私財及內官伶官之貪欲無厭耶華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則此舉爲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邦用安有內府外府之別其老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爲詞說

李三
崇輅位兼將相復領御旄以天下爲己任壁後僥求多所權抑親親流品引拔浮華由是胥官謗之不巳崇輅欲赴鎮以爵之所親曰岐龍失水制於鱗鱗上欲立劉夫人爲皇后而有之如且大言惡劉夫人是以未果若諸立之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臣官輩不能爲患矣崇輅從之

大目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則當辭而去之非恃神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爲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輅亦莊宗邪心請

崇輅所宜其將以自安曹未幾時反以自援向也力求進然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尺爲持操迷邦之戒哉

所以生全皆崇輅使陳俊內園我接使儲德源之力也

崇輅陛下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輅曰今大功始就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安天下之心踰年帝謂崇輅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懸見此三人公旨雖正然爲我留意行之

昔郭相公之郭開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養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過輒爲發凌賊而克敵之知崇輅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公心公心本要之克則私意軍身及家由國之天下治亂繫焉

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意也言色之犯為言色之犯而
狡焉多矣顏子則不校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
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至於政相有
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竄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裕
再相責以禮義然而竄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
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魯果罪足以死雖復怨之名貨
而不治抵所以為不直惟不於於義無愧於心可也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月尤古人所畏以當盛而微為
一人君昏弱蔽虧之勝也日有食之推步之家或逆數而盡
合或占求而必應是則禮度之常何預人事矣前古莫不
以為大變在禮則曰易數不修陽事不得致效也在權則

曰國無禮不用義所為也在春秋則不言其所修食曰日
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辭也終不歸之於常庭蓋
以象人君其憂若曰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耀光赫然而
乃暗而虧乎內修德以是思禮權可知矣而自唐中葉
已後人君鮮有數天之禍者至於五季固已日數宣淫衆
星並曜而莊宗方且荒于遊畋耽于聲樂惑于女色冒于
貨寶在朝無一君子專與伶官為伍天雖眷顧示以可畏
莫覺其倍愆頃而滅不亦宜哉

自春夏大旱至六月甲午雨九十五日乃霽百川皆溢
按四月癸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置局也劉
恕通長曆不應有差蓋小誤也何為小誤司馬氏六任允
官甘以奪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記上書論新法之害

小人欲中傷之而先打或無可訾者乃鳴為謠言謂書之
所以久不成錄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總常及御府果餉
金錢之賜耳詎而陳又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節有此
旨而木當請也尤於定議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未有
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牾不
敢自保全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宋取徵元日月或差良
有由也尤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為甘
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檢驗細夫顧謂卷幾匪
敘之入孟子曰如使子欲富何為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
以己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
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父之故尚有譏口又况婦世拂俗
與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秋七月

太后詔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河南令羅貫雅強直
不避權豪檢官功齒共毀之帝忿怒未發會帝幸山陵道路
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官對為河南帝怒下賈獄殺之郭
崇範諫曰貫坐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
來橋道不修安得無罪貫竟死遂寃寃之

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適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政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學禮
者所難可不謂之賢君乎曰君子之行必類而稱焉太后
嘗為將葬以道經橋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孝之事不稱矣
大以七十日之雨江河川澤皆溢則道濘橋絕有非人力
所能及者且先以日食次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

懼甚矣乃以人力所不能及者暴欲賈其幸雖口稱道
不修其實則緣後官所惡習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
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為俗官諸敗
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饑甚為小節而殺賢
縣令是乃大不孝此亦宋襄公會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
傷小會二毛為仁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初帝遣官李從慶等從魏王繼友伐蜀軍事皆決於郭崇
新從襲取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效樂遣崇
及其子廷誨從慶等益不平

伐國之義為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古之會王闢地者取其重需權且不可況意在賄賂乎
崇新仗鉞車征為蜀除害苟能清身律物三軍自戢盜賊

不作秦亂亟還諒問何自而為乃使子繼友等夜父
子豐殖不虞元帥之疾已不顧偏裨之側目不防奄寺之
讒口不監郤艾之覆轍是直愚夫而已莊宗既食崇新無
能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賊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何必
曰利豈不信夫

崇新素惡宦官嘗謂繼友曰太王宅日得天下宜盡去宦官
宦官聞之切齒時成都雖下盜賊羣起崇新以是未還亦遣
官者向延嗣促之崇新不出迫及是禮又偕延嗣如從蜀因
謀崇新欲為變且曰大王寄身於虎口延嗣歸告皇后皇后泣
訴於帝帝疑之會同均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珍
如此之微延嗣曰皆入於崇新父子帝遂怒

崇新所以疾宦官非為其讒媚貪食以亂政乎忌李嗣

初帝除之則何異宦官之害羅貫也請立劉夫人為
則何異宦官之增煩抑也廣受藩鎮銀路則何異宦官
求貨無厭也無暇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則正人何
以崇新所為雖盡誅宦官何敢於亂亡況繼友雖為帝
未正儲位乃遽以它日之事告之又昧不出戶庭之戒落
耳屬于垣之禍為己為人兩俱失之張清未能取揚俊恭
已露作態之言王重方放圖神策先漏盡誅之語皆從
自及是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新有異志卿為朕
誅之知祥曰不宜有此侯厚察其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
莊宗於崇新非有大憾時以意在蜀實信諂口耳知祥若
力為辨解又盡誠以告崇新使子繼師自歸于帝應使上

下之諫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為則窺見間隙有乘亂
取蜀之志校歸則長而崇新鎮矣
帝復遣馬希範詣成都觀崇新崇新力請殺之帝不許
乃自為教與繼友令誅崇新崇新至繼友不可從繼友巧陳
利害繼友不得已召崇新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任國以戶部尚書李惠以翰林學士並參繼友軍機崇新
之死所宜諫止而報無傳焉者崇新權勢隆重不過眾
情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垂其禍歟雖然此小忿也親王
授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乃國家大事無靈忍抑小忿力
勸繼友勿行希範不然以繼友統制調動主幸說崇新斬
從襲下令班師則崇新職之職與眾情成

李嗣源為諸言所誣帝遣天丁殺之嗣源曰公

勤業震主宜自還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委之於命耳

宋守殺自其類奴至蕃漢馬安使有德勝敗嗣之罪不治帝恩厚矣衛命出脫乃輸款國嫌二心已著嗣源宜以其語奏之則忠誠上格殺入必從矣私之刑矣苟不如此是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有為如何若曰心不負天地禍福安諸命此則明哲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可取也

從馬直軍王溫等五人謀作亂會勳之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其寬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為睦王存又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將主言其寬及王溫作亂帝厭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又又數主溫友欲何為也從謙懼退謂諸將曰主上以王溫之故從崇韜崇韜若曹由是親寬皆不自安

季康子問如何而長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此非特季康子當然雖三帝三王亦莫不然敬傳譏成高宗以啓寵納梅太保成王以抑侮小人信則厲王以無放戲豫蓋既與小人相比無間遇有所不可將以正義之則傷恩將隨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離漢中從謙要害亦出於不得已耳而不知小人之難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能而養無疾惡之心則不召其怨待之以嚴正則不召其不孫莊宗少所習貴而不革不敬厥德早應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欺我哉以重食不足救河海尹頌惜夏秋稅民不聊生

是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苦之是促其難類也當其時為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耶固惻然而增戒其小人耶必唾手而取則明君宜思之曰百姓供常賦於輶車猶有受病者况饑饉之後而可借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浴同道與共與亂同事歟若其所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邺未下從馬直軍王作亂劫大將李嗣源為主重薦更征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入洛率相奏魏王軍將至軍駕宜控汜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郭從謙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薦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殞左右皆殺善友斂樂器覆及餐之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來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制兵事各有理使朱溫未死固必為所會矣既遠張承業志謀遂

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極形見連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其何也聞之先覺曰人主器有限職任重者有荷為難為獲而舉二百鈞亦必折有絕頂而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兼天下及居尊位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聖哲之君止將相之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大要既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而武皇幸生不快末命所屬怨為重莊宗每克一怨即復一矢于先王之朝既納三天輪盡感車以為天下無他事矣肆志逸樂而已豈非才器有限不監歌器滿則覆哉雖然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焉歸之於天則昔明而今暗

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指命吉凶命歷年皆
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郭崇勳之死也李紹琛謂諸將曰國家取本報定已蜀皆郭
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及及向延
嗣至鳳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琛者原延孝也延孝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盡輸大
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張固雖臣於晉則殊勳不
在郭昭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其將亡晉必
與逐逐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美而善復及逆其言雖情
郭崇勳之冤其意則以交為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
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及一人而三友何以自立是故本為
保身適足自誤易者為梁民戮力致死之為義乎

親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復引兵而西詠係鳳翔退至武
功李繼岌曰楊福未可知進不如進力至渭水西都留守張
鐸已斷浮橋滴水浮渡廣心皆已見匪徒繼岌曰時事
已去王軍自關東流涕伏於床命僕人繼殺之任國代
其妻而東

繼岌為帝長子性恭順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繼
足責矣李從義說張全以誤繼王亦奄人常態不必言
矣惟任國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
勳死圍即代總軍政繼岌死圍即將其妻而東其周身之
智則賈於鍾會矣當變故時從家其間其能收止而竊取
其柄得為忠乎陰謀如此七日無故死於安重誨之手蓋
天譴也李思職事與圍同而救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

是或說病莊宗五子繼岌終餘不知所
終大業與宋溫不同而享國乃反不

也德養人者也力憐人智欺人者
時心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
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仁

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皆
文之視其智力而裕苟則斷其所統之廣故觀其德之
深淺則決其所事之延遲武皇廢土之忠已有去手之報
矣莊宗繼岌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其德政漫無紀
實如人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學不遺餘力偏幸一
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勤養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生是
故典讓訓誥華命之文不下千載元歷五姓七十餘主不

有一言右智力而廢仁義者其享國脩永後世其受其
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賴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
興平京兆留中張鐸斷咸陽橋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
使鐸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
鐸之拒之其所棄豈小哉愚以為繼岌不然而常才爾制於
李從義莫能可者也使其有立意以皇后教教郭崇勳
既聞終肯太公望整比六師追討雖豈張鐸斷橋

過乎以彼之才使東主失其方而源生於行陳之
司馬氏考實無誤張鐸斷橋及軍陷水浮渡至
明宗嗣
後唐
建國號是郭

世宗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皆官安所託吾輩能自
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衆
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為路人皆官無所託吾輩不能自安
其言似也不改國號而祭莊宗使嗣源極前即位前
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常伯位不卑矣國主君裁
子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有於此者耶
有劉泰太原丑張憲棄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
不預郡都之亂以嗣源之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徇義
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者慎相臣無以踰憲矣乃徇有司迎
合之奏而殺之初政之美固多其累莫此為大任是責者

非安重誨乎任國望矣能交憲重誨已深忌之則憲之
死無八重誨所欲乎以忘疾殺無罪之賢士欲以自安天
其許之哉

晉書後官百人官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三十人御厨五
十人諸司使務有各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
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非其不徇慾則不能減後宮非深見奪手之害則不能損
官官非無音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憐憫獄之為民病
則不能縱鷹犬非薄口體即奉養則不能省庖厨非知元
負有慶無益則不能省有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斂之轉
輸則不能遣諸軍就食近畿非即公家之用康取之則不
能除一稅省耗非戒懷飲斥私帑調度儉約則不

守牧進承此聖主常事也而其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
猶有不能為明宗事致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為賢哉且非
矯勉於初政而忽於末路者其賢於可尚矣是故表而
出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
置臨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以備應對二人皆翰林學
士也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敦清薄乃至目
不識書者為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也不
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治天下者無有也然不
勤徐溫使人讀書及熟牒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
所行政事有太宗所不能及者則其賢之矣也由是觀之
有其賢不輔以學尚能為善後輔以學則為聖賢必矣記

問談論議論辯給而不背為善書自書人自人則讀書為
無益之事耳明宗未置臨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今又
助以馮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遵遵也繼今致賢當如美於
前乃二人議論之功苟為不然非特讀書無益而儒學
勅朕二名但不違無所避

二名不偏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勝在故言在不稱揚言
不稱在其為後世法明矣而諱者厭任愚者違禮必以孔
子為未忠未孝曰雖聖人去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
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偏諱而不思其義者不可
也馮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
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夫忠孝上有小大修

身發定孝之大者也盡道格君忠之大者也敗德違訓失
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為孝之切誤朝廷國失臣之義
而端端焉以避諱為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舉功舉養
其一指而失有背是謂後廢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自
不知書況古訓乃能詔一名不連稱皆無所避是暗與
孔子合知經學古者多所不逮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
無臣下啓告之者乃能如是其駭豈可尚矣是以表而出
之

葬開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諡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曩其氏甚則身狃國
亡莊宗是也名之曰晉荒矣晉雖孝子廢孫百世不能改
也日與優伶戲類受其批而不耻安得謂之莊後唐與實
與莊當時儒學之臣之罪乎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父朱廣綴軸轡為君復勞殺陳不
取告身侍郎劉岳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
初不之觀執政議以為勸懲會官何惜小書乃賜生身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中理尚不當新於告
身之費何況臣放好賜橫被倡伶狗馬鷹犬食廩粟甚
則聚指散藏視猶糞土而誥命之出所以進賢用才或推
恩施濟及此壞乃會計數夫之繡不從官給先責其言是
習易之道也豈非國望平教斯失者劉岳登其端執政盡
其諷明宗行而不疑可以為後法矣

具馬軍使崇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陽
於便殿語通起居退而自勅優詔不問固請奪一月俸由是

中外肅然

治化莫重乎郭舉周公之能使人信乎也以作孝先也其
能使人敬王也以作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令約
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內有背上之心矣徐
知誥之為類乎有聞者惜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
任無功降為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二等郭子儀
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笑也

出郭從諫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錄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亡之者三屬劉君及官官明宗既
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景進與郭從諫為最
用事而從諫又負叛弑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
禍敗之由親親六軍取從諫及其從殺子兩觀乃不及時

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請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勢
之眾而不敢亟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弑之賊其勢甚易
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急而綱紐緩此撫事者
所以責於及時也

江陵高季興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
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游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
力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

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是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黃
善臣獻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宜其龍包之實一事而兩
慶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也夫儀不及物謂之不
享高氏輕具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去諸侯朱守殷疑懼判官

孫殿勸之反守殺遂棄城拒守帝聞而進攻守教知事不濟
盡其族命左右斬已棄城者開門降

朱守教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沒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
二也莊宗既歿即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家三也明宗入
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遲之遲而又何也明宗謂已
受其歸藩之款既又納其侵入之使爲是故寵以平章事
矣帝欲幸汴非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教自疑惡於羣議
卒治反以取敗耳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
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太祖有善書紀不爲
秋卒伍不足語也既當名號人固以禮義望之故有不
者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詔免三司通貢近二百萬緡

明宗即位之後不事華侈無淨貲故先除二稅
刺史進奉今又謂通貢近二百萬緡一人募欲受賜者不
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
何況聰明睿智高出羣倫明儉德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
何夫豈有暴守虐令以通貢爲生財之源征而又征恤而
又恤無有窮已者也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關下帝嘉之除左曉衛上將
軍歲餘帝謂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與之重誨對
以無關他日帝重誨曰臣累奏無關惟樞密使可代
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所仰乎君者以八柄由之也宰相佐王論其可否是非而
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爲必出於宰相也華溫琪爲蒲鎮

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入奏請留略於專上者遠矣
明宗欲與重鎮良未爲過而安重誨力沮之豈爲溫琪無
所可用特以不出於己耳爲宰相必使事皆出已而不論
可否是非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
政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分奉
齊王教與詔旨並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若楊氏五家
府縣承迎安於制敕若大家但居深宮外事一聽老妪
分若斜封墨制紛然並出若總權樞兵者各以便宜從事
如此之類非定于一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開者也至於
政事之廢興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覈求
歸于至當特尊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惟相所爲
乎重誨不學固不足責可爲後人戒

吳攻楚爲楚所敗覆其二將吳求和而歸之使宰相許德
誠之德誠謂三將曰楚國雖小願吳勿以指懷必俟衆駒爭
車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誠
云然

異哉德誠之爲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爲它人畫計苟不願
爲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既在輔佐之地又立杆寇之
功則吾君身後大憂益以啓告使有所憂懼不至於亂乎
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進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
所止矣

正郭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
峻如此借使主人驕外真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愛民養
兵以俟之晏球曰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克城不戮一卒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爲冠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旅然二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爲一夫甘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戰十萬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爲功不廢幸力戰以絕契丹之據堅固以寧王都之計不及一年都舉族自焚而定州下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其徐知詢據上流意輕知詰周廷望說知詢以實兵結朝中勳舊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登輪於知詩亦以知詰除時告知詢知詢入朝留爲統軍知詰自是始事政知詢以廷望所言詰知詰知詰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周廷望

周廷望

周廷望嘗爲徐知詢謀計嘗臨其邊谷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爲養子所取矣乃勸便行賂齊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詢詭辭勝負而兩布腹心焉諷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敗乎最廷望邪計行而詢諾之得失始決諱人爲惡可不畏哉

董璋反安重誨曰臣又知其如此陛下舍容不討耳帝曰我不有人人負我則討之

董璋反遣宋彰安重誨制東川閭果爲一鎮又益兵于綿遂繼又遣將閬州璋懼遂反然則舍容不討豈當辭華宜也明宗先討朱守殷繼討王都非一切舍容者重誨此言蓋爲得習王建立李從珂發其心所惡欲明宗殺之耳

然則豈東川事宜也明宗答之當矣雖然他日謀逆非重誨有反逆之負特恃恩偏幸威福譏奏至而臣俱傷當此時明宗欲討重誨之心既形諸言而重誨請倍介權怙勢日甚一日心安得仁乎抑大夫不仁其不能自

謀必矣

以專大權中外惡之懼表解機務願賜一鎮上不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非延光勸上留之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爲便

馮道曰公先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行米幣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爲仇敵况君臣乎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

去而保終

去而保終

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歷文飾貌相欺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爲朝廷訂道爲重誨謀也雖然其強留而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安令所請優以外鎮之爲全也范延光在唐爲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敢當其規與人同事擠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史乃以與朱守殷爲伍無乃失其倫耶

石敬瑭攻蜀久無功上屢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即拜辭時上已疎重誨既行譏之者不已有詔召還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鳳車而失其機必墜于車下據舟而失其於公覆于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皆此州師而一失則天下皆非其地矣安重誨必身親其事然後能

宰相之職分皆不以親行為是而以平論為然則公穆
公與武
吏而其計
則曰周官救急朝夕平准
外也
則後唐唐憲務尚武
則託國政在已裴
則裴陽相專為討賊其意不同
則裴陽不取監
則裴陽相專為討賊其意不同
則裴陽不取監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郭崇勳君情已方請出總師其

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
衆悉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書之王制乃博集名儒擇定
章蔡燕鄭相見之經與曲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
若大率中庸則章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
記問者雖經表記語言甚多非經解備行之比當以
為文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只其次
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
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
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止分禮樂為
二與四經為六歟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歟厥什尼
觀筆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用禮制之學之官於
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然矣雖然命國
子監以本本行所以一文義士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蓋
矣放之可也蓋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最安得人人而
效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其不給國家
淳實不可勝計而獨斷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鄭度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開南狄廟及境內
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湖南而
立之

奉境之皇其殺高都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太平者三年
希聲不思其故修德行善以補前失及歸於墓神以無
禮施之禍盈福讓鬼神之常理也殺不幸以取國豈末三
年身歷其缺理之反獲不可說也者矣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然矣雖然命國
子監以本本行所以一文義士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蓋
矣放之可也蓋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最安得人人而
效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其不給國家
淳實不可勝計而獨斷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鄭度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開南狄廟及境內
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湖南而
立之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然矣雖然命國
子監以本本行所以一文義士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蓋
矣放之可也蓋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最安得人人而
效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其不給國家
淳實不可勝計而獨斷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鄭度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開南狄廟及境內
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湖南而
立之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然矣雖然命國
子監以本本行所以一文義士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蓋
矣放之可也蓋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最安得人人而
效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其不給國家
淳實不可勝計而獨斷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鄭度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開南狄廟及境內
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湖南而
立之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然矣雖然命國
子監以本本行所以一文義士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蓋
矣放之可也蓋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最安得人人而
效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其不給國家
淳實不可勝計而獨斷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鄭度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開南狄廟及境內
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湖南而
立之

大運少卿虞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
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川崩潰地震傷稼甘不足
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拘廢弛道消毀譽亂其真者
畏聞皆深可畏願陛下存其不足懼者而修其深可畏者
詔從之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畏少者
緩云耳必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災理之職可廢矣三辰
失行不足懼則義和之官無用矣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
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川崩潰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
必書矣蟲敗傷稼不足懼則災之異各錄之生焉所介
意矣澄亦謂此或係乎天地常數未即為民宰也故雖新
當懼而以不足懼言之以明災可畏之必可畏也使舊

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官中耳言雖不足
以盡人亦足以取人海所言乃常理而未有然所言之如
是之明者使明帝深察所以相問也何如使詔答之而
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殿燕燕王從榮獲寶璽用表請立從榮
為太子上泣謂左右曰太子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庶第
耳不得已詔幸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解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
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義至矣其始終
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
雖不知書既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經義以為開益智慧
而於立身傳世之大節惘然不達此豈非馮道趙鳳藉口

無功不足以啓沃哉耶致使其身骨肉未冷而國家傾覆
不事相而誰責乎

明宗初從梁開宮中哭帝已殂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
不為朝野所共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馮玉等曰吾今日伏
於輦殿事官許允禍權在頃刻耳實奏之帝小愈命李從
珂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既七十而諱言儲嗣是
不欲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有見梁唐以兵得國不知太
子之為害副而主器也乃貪執兵柄畏東官是不欲承
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莫大於傳繼宰相貽人父子之
間傳使各盡其道而為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稱兵
明宗授甲父子相猜一日而絕焉用彼相乎

帝短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穆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
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叛所推賴天早生聖人為生
民主在位年數要豐丘童罕用按之五代祖為小東

明宗奏善鑑多過舉亦不至其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官復廢內藏庫
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取貨廉吏廢治藏蠹故雖四方
未平而中土綏靖享豐豐之福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
又損矣從榮有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
用從榮之武王恭默思道夢得傳說周公訪策金縢武王
疾瘳夫人爽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
於天者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離宿宿之成
之變而占之有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同之

—

19

100

卷一

之要人

著地

1. *Abstracts*

敗國有五難。一、王莽之獨以外兵倡變，遂乘勢更行，以厚利啗之。又指克京師，伐根本，是於五難之中，重難。二、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德宗承自六十年之基業，獨微借商稅，弄開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卒之變。三、難王璠入洛，刺民剛兵，將誰與？璠雖自是而後，六軍叛易，天子益以有熟唐者，璠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所買，故曰：「為取千馬，千取百馬，後義兵利，則奪之猶不難也。」

閔帝之在衡州也，惟嶽州刺史宋令詢遣使聞起居，聞其遇害，勸宋自經死。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明宗非莊宗之子也。

卷三十八

主

宋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為儲副，然明宗社稷，實其國矣。所以不終其身之股肱，朝無植幹，生在中胡，胡能而定乎？故閔帝失邦，非其罪也。今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以死立志，不事諸王，雖主君章義，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新康義識其後

謀國者，宋弘服焉。弘，漢書弘為其近，四人反獲交聞而皆叛，亦欲自全耳，而弘不能免。漢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執君之罪，亦少懲焉。弘供於人心，方諸得堅之，不殺弘，公評晴文之不殺弘，漢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六自謂無過，而不容者，豈不賢哉？帝欲更命相，問所鎮，信以朝臣問望，官稱然顯，廣文然。

僂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飭決之首。得文紀次，得顏遂拜文紀為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然後國體立。王欲為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猶人無手足，而欲以土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厭馮道李愚劉昫之不足恃耶？盡擇訪而數求之，猶恐不可得，乃親信之言，是用取國五難，有人為首，觀其所相，則成敗矣。

劉昫判三司鈞考，舊遺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與以前戶部及諸道通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悉之。

晉更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害吏所利者為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晉吏何害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訴災，傷或下赦，令蠲蠲之，而有司鈔督如故，農氓不論乃有黃紙赦，白紙催之，謫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若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陽為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通租，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路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乘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吳將黎再用卒，史官當詢其戰功，對曰：「厲大微效，皆社稷之靈，何功之有？」

有學而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賢，則德不新，有功而自高，則成者壞矣。黎再用非有學有德之人也，而能不矜其

功雖曰不學志必謂之學矣其越之俗信佛而重僧再用
嘗與淮南水戰丹敗長稍手浮之得免家人飯僧千人再
用悉取以餽軍曰濟我者士卒非僧也此在哲人為細事
若武夫猛將能達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明理不伐其功
庶乎能宅心者是亦志士所當尚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
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不降志棄
吾不復事人矣從誨不能留

梁震成高氏其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士國蓋少倫矣獨
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奪諸道入貢皆幣而從誨四向稱
臣割其賜于震肯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割劫之行無賴
之名事論之不及數抑智之弗察歟或者李興宗朱氏取

苟得無耻者固其然也然則不可教誨歟不然則初之行無
賴之名辱之於後者視而不諫曠關多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與朝廷有隙帝以問近臣李崧呂琦
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東無能為矣帝
密問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而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
變詔書崧翰自是憂臣不敢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令容之度酌言輕發漏
疑間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瑭亦無自而起及李崧呂琦欲
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博信使朝廷
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與契丹和親以絕河東
之援乃下計非上策也明宗繼非所繼獨以慈懷愛民克
終其身使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外交夷狄乎雖以此

常理也潞王乃奉國弑君之人也雖以善為之猶不克濟
況內失民心外結藩怨豈能免乎是故潞王之成敗不繫
於遣松琦之言聽父過之計文遇之計若候事而實是松
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見潞王之亡以謂失在不
松琦不可不察也

移敬瑭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稱兵傳
檄帝業可成衆雖輸曰公明宗愛婦公能屈數事契丹何患
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制
削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
龍道及鴈門以兵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承繼翰皆石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運從繼翰
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
閹帝苟以閹帝失國者則當一無所預而掌本許王於是

不為衛州之事而歸臣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義名
實皆正則其得美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瑭西夷之人姓
氏無所從出且其舉措雖不足責然美而進於中國欲為天
下主不惟己當以禮義自方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義望
我乃急於近利繼臣契丹割弃土壤以公事之其利不能
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
未有不旋踵中其禍者也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養華為契
丹主分兵送之契丹主必為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
執政議者不決養華者契丹主之兄也明宗時節閹來奔
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主深入常恐山

州設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許立趙德鈞以聞
其兄歸奪其國其改轍而北夕不待且去唐主既無
斷執改又不贊決固天亡之先機其歸乎

欽定四庫全書見卷第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見卷第二十九

高祖

後晉紀

契丹主休無書命徵諸約不置皇帝

賈誼有言天下者天下之有也雖美者天下之足也足反
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謂國有人乎契丹雖強且大然
蠻夷也河東雖小且弱然中國也必若假以彘事後有太
宗頡利之禽猶不足以雪高祖稱臣之辱况冊命由之以
出國號由之以建是契丹已有天下不待入封立門御正
殿朝百官受貢計然後為中國主也可以為首而甘於下
處豈非人道之大變天理之反常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
夷未聞變於夷者晉楚子慶食諸侯于甲春救書之不殊
淮夷以謂是會者皆夷狄也推夷狄為盟主相與朝事之
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王法之所必執聖人之所深惡春
秋書之示後世大戒彼諸侯耳其貴猶如此况石敬瑭欲
為中國主而北面受命於契丹乎或曰此權時之宜姑諸
唐勢以立吾國須它日機會則臨太宗之舉耳愚謂不然
權者權事之輕重而從違之者也莫大乎帝王蓋重乎理
義古之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而不為以義重於天下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義重於富貴也石氏君臣
父事契丹以立晉國是以富貴為重義理為輕已失今日
之幾安得須臾日之會乎况人命情極豈能自必太宗得
報安嚴亦幸而已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禮者法也君子則
行法以俟命小人則行險以徵幸此石氏君臣是非之決
也

契丹主志以唐將卒校帝語之曰勅事而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帝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以帝兄子重壽爲太原尹河東帥

耶律德光雖夷狄亦可謂善於控御者矣桑石敬瑭之資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聲言立趙德鈞致敬瑭雖翰恐懼力請於後計之以固其約不殺唐兵悉以授帝以收士卒之心命桑維翰爲宰相則國柄常歸主約之人收桑張敬達而戒帝無大故勿棄桑劉二三大臣則將相皆感其維持之恩立重壽守河東則石氏宗祀盡在契丹掌握矣敬瑭之卒年五十有一然晚節已不堪契丹陵辱之忿設復壽者安能必保信好之無虧哉然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與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

唐主意猶足爲賢也

唐主意猶足爲賢也

安重誨當明宗時嘗請殺溫王從珂其意起於溫誨建言爲從珂所敗從珂醒而悔謝重誨於街之及重誨既貴用事自帝二子皆敬事不少憚而從珂帥河中亦帶中章事故重誨深惡之使河中衙內將逐之而請以失守誅之此皆欲伸其宿怨惡排過王建立等一意非能爲明宗防未然之患也而歐陽氏乃謂重誨先事而言忠不見信謀之不誠至於赤族則非事理之實矣

桑維翰知詔以李德誠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之恩自徐溫分字用事恨下不能校楊氏之克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弼強之不得已詣江都表其主陳知詔功

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

君今臣從父令子從天今婦從中國今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謂於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具望舊臣不肯勸桑乃持義不力爲子所奪夫爲人子以廢君強其父是與父何異方諸都起則趙猶得爲義世衰道微一至此極

和凝爲端明殿學士不通策案耀州團練判官張誼致書曰鎮安身爲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朝除左拾遺誼上言此夷有接立之功宜外擢信好內睦邊備不可自逸以惑戎心帝然之

攻已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處觸時忌而納其說晉祖有預防之憂審矣凝知誼賢而必爲之非徒知之而已

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勢信好則威儀肅而有不可履拘之實因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重使向祖處爲此安能並行而不相悖然則備邊內事而牽制外見我心未虛而我則先之此於稱臣稱子事之至難者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不之問也

吳主禪位下齊李德誠等帥眾勸進宋齊丘不肯署表齊王誥即位國號唐尊吳主爲讓皇帝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樂唐主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以齊丘爲左丞相而不預政事齊丘曰可用不用七臣矣唐主謝之宋齊丘不以徐誥爲善諫齊丘三諫而不從則當去

豈得爲異又相之乎其有愧於荀文若劉穆之遠矣二公之死蓋不獲已齊立之生無羞惡也徐誥所以與齊立以三十年交舊曲意也各蓋終長者而齊立情偏悖多變真小人也故爲義而有利心爲利而求義義二者不可得兼使小人每視前事而要其歸亦必惟義之從不爲爾矣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五代中原四方孰非盜者然創業之事乃有承平宴安庸常之主所不能及彼以土宇夷狄其父得有承平宴安庸常之主所不能及彼以四海之大荒忽怠傲而失之此以一方之民安土樂俗則不可謂之盜矣歐陽公以正統與朱全忠而以盜目楊行密豈以其所統有大小耶

後漢書卷五十五

帝事契丹其議奉表稱臣謝契丹主爲父皇帝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今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石氏稱臣子於夷狄安行而不耻者習慣如自然也前未有此何以言其習慣五代以來好義義士至以厮役盜賊爲之服役至賊盜賊至惡一日推爲天厲之親與已生無別則拜夷狄爲君爲父亦何難之有夫豈親於父子非可爲合故義子必從其父之姓石氏既父德光而不改姓耶律豈非以姓不可改耶姓不可改而稱父子以傷相有非敬猶患得虐失無所不至亦豈忍以七年偷安之富貴易千古不義之祇毀哉孟子不云乎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其可也

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曰吾安能向寧慮屈膝帝怒

官

唐末五代臣弑君子殺父無姓之戒爲中國主遠舉中國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莫不具矣然以石氏之臣致之請勿稱子則有劉先遠聞城拒命則有王密挺身南歸則有郭從威勸之爲備則有張誼卧於臣軍則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世亂之極有不可滅者權之言非特陳情亦以譏帝也爲晉相者聲言權詔君避事之罪小則竄流大則誅殺夫然後足以一具僚之志稱事狄之禮今止於停停而已是則晉祖固有未亡之良心特爲大欲所迫不獲已也不然何爲賄張誼謹備之言廣竅丹異日之患從瀋州城跨德勝津遼建廣晉彰德永清三帥乎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不擇是非可否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石氏君相臣服契丹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隨便乎之謂豈非至榮爵利既升賄賜又厚王權不此之顧而以向寧慮下拜爲耻甘心黜免而不悔其非蓋惡之端皎然著明可謂君子矣

唐主徐誥復姓李更名昇爲李氏考其發哀斬妻居廬如初委權主唐宗廟以高祖太宗義祖爲不祀之主亂臣賊子初未必有篡弑之心形勢既成壁之騎虎不得中使之至此皆君父之過也楊行密得李氏子愛之而諸子不容乃以與徐溫溫既取具其子之才皆不能出知誥之上遂爲外誥所取據溫誥之初依附人以求富貴耳

而終乃後其國也。宰相以權物氏之過也用異姓爲子
徐氏之失也。其自滅宜矣。徐氏諸侯獲姓爲考妣。發哀成服
是也。而必祖唐。暴名安實。與徐氏何異乎。

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宰相樞密院議之。宰相受命行制。故
典故治文書而已。帝懲安重誥。擢樞密院以印付中
書。宰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以官者爲之。梁戒其禍。更
用士人。雖備顧問。參議於中。不專行事。權實重於宰相。

宰相恐考之未詳也。其曰後世因之。邊分爲二。文事任宰
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隆。宰相安其職。此言是也。

石晉廢樞密矣。猶存其印。而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
實存也。宰相無所不統。前去院事之稱。而銷毀其印。罷
其司存。文書府然。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西京留守楊光遠。言梁雖除樞密。而不公與民爭利。出維翰
爲勳德師。

石氏之帝。雖輸政外。若多使維翰。而小人也。必陰結契丹
以自重。上則制其主。使惟己之用。而不用他人。下則控

勒士大夫。使惟己之舉。而不敢議。已晉祖既受命契丹。以
維翰爲相。事雖重。初約無大故。不棄也。今楊光遠乃以

外臣論執。改遷失而罷其平章事。光遠無契丹之援。而反重
維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之。以見維翰志在與晉而與心

於契丹。使是北向負恃。深得虜情。維翰亦不計石氏之

卻況光遠乎

帝訪馮道以軍謀。對曰。在聖心。禍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
成規而已。帝以爲然。

道所謂歷代。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主矣。此
三朝五六主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安得可

守之成規耶。道相明宗不能爲之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
相廢帝不能爲之防患。以致河東之變。右祖聞其言而不

思其重遠。以爲然。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故爲
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而爲相者。受成命行制。救講典故

署文書而已。至是雖能樞密。而大政密謀。猶入主自決。宇
相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典

亡之除固不任其時。君亦不以責之。使姦邪之人得以養
廢。豈君妾然而不耻也。向若石祖聞道言而思成規之效

或必能守矣。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吾重信義。要丹必義救我。我以
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副朕意。對曰。陛下

以養生之故。猶卑辭厚幣。臣何屈節之有。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節言。而安彥

威乃以帝爲養生。安彥之何其識識。歟。古之聖王。謹華夷之
辨者。正恐其猾夏禍亂。浸淫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爲養生

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於春秋。而被髮左社之憂。不應
歸功於管仲矣。若晉事之始。稱臣稱子。割十六州。爲啓然

後契丹立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養

計則猶可云耳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信者帝王之大貨唐虞帝數載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安

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王城君子以信易生重狎王之

失聖人以信易食君子貢之問春秋著背命惡逆謂取前

身之死焉蕭蕭之會盡嘗白人而然信不知其可也大車

一無輓小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石祖遺諸王失信之疑其

然契丹以守信為重既許范延光以不死日若降而殺汝

白日在上吾無以耳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

光臨禍以鐵券為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六朝帝嘗

教以事殺戮而尸之為延光報仇明信義兼著恩威並行

曾不蘇然後寵以王爵易處大藩他日又其善矣陰虜之

亦召契丹以攻晉晉穆於知人用法兩次之矣然則范延

光之死不獨以重爵移禍蓋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

光居其位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為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

高祖以討降之此固光遠所歎其欲圖延光也又矣而高

祖不之覺穆雖其計中又不為之報仇其亦高祖殺之也

無以耳國之言五年而後吁可畏哉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上表請擊之帝不許遂舉兵

反兵敗為其下所殺

安重榮耻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與師則叛而已矣故

其心似忠而非忠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他訓

齊師族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懷下不能

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劉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在晉陽警牧馬犯慣田僧

之至是召其僧勸之獻張格不忘晉宋之君不能免其身

石勒釋懷於李楊劉知遠平然於僧人終以薄其公業夫

四人成敗草草為此一史事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

觀四人之器局一事如此他事從可知矣據榮高之地有

宋貳之勢而宋不誓不忘雖此必報懼者幾矣其誰肯輪情

索布四體為之用乎使石勒知遠忿然快意夫何難者然

寧忍而不為則以所圖者大也勉於晉德尚能爾況君子

以天下為度者乎

漢道李恭儼為杜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懷二相

晉祖心慮契丹為後世患而謀於用人為楊光遠而出察

雖勢為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論

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事則心不固說不父則政不堅

亡日契丹入寇繼繼無備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幸

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

二人者晉國之患也若猶用而不置是不可勝也

具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間倉吏全晉積

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

境內稅三年

鐵氏當五代時不履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氏乃謂

自武穆王鏐常重欲以事答後下至魚鰲卿敵必家至而

日取每管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

簿所負唱其數少量為答數皆已則以次唱而管之少者

猶積數十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庫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其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託弘佐復統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飲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謬矣

漢高祖觀為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官者劉襲之不智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彼不能推故也是故章立成議蕭宣帝以之感淮陽張伏正色光武使之傳備嗣李勣出於憂盜太宗失於託孤潘崇為人不端楚成謀於數子彼趙高胡亥之事亦昭昭矣漢乃缺士人而

官者是信官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之慈孝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父計乎

帝廢疾一日禹道獨對命勿子重春拜之又令官袍置道懷意欲道輔立之帝祖道與景廷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寶為嗣

管獻公殺太子申生遂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屬從荀息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辜之是非息從君於晉者也其守信不二非可復之言也而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諾苟從反覆失信之教也晉高祖以勿子委滿道道不可者蓋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初尚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寶曰此可也

其時雖為攝留中晉陽然契丹主固已有立之之意矣高祖舍重寶而託重榮是不欲再世受命于契丹也滿道皆之將以自結于重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為耻而為之諱況天子而為契丹所立辱孰甚焉視君辱辱無憤耻之心則將安於其祇易位之朝坦然不疑而三綱絕矣而臨川王氏眉山蘇氏等輩猶謂道實不少皆則不知其言之所存也

齊王

後晉紀

大晉皇帝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臣帝授之契丹大將謂後晉議延廣後合以不遜語

契丹主權諸父所見彼教人者謂不用弟

延廣與重寶其親睦焉然契丹者東晉有漢仇延廣矣

以亡之者其實則以晉父重寶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輕信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穢兵力困竭乃與虜國何能善終挾中

邊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動動權威時之義始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此狄矣

遣封教儒為梁主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寶為齊王於出帝書封皇伯教儒為梁主而曰置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折而辨之曰重寶重寶子可矣教儒出帝父也而重寶信者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

正則不待絕其所生而爵之以歟天下也所謂子者未有不
由父而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
理之自然何必講哉聖人又以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如其
服以斬然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
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終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閭閻鄙俚苟偷
竊取數僞諱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甚決其詞
甚費而不自知其理之失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
矣既有所後則不得遽其所生曰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
父母稱之天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
以兄弟之子爲子述天理而時措之則父母之稱歸於所
後而變於所生矣禮云爲其父母報者以不可云爲其伯
父母叔父母報也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則無以辨其
爲人後矣此立言之勢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
是聖人立一本之數率天下而墨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
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而自欺
曰我之所生其子亦諱其所從生而欺其九族曰今父真
我父吾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
家非苟偷竊取不自欺曰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
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有生今爲人後不得傾私
親矣如此無欺無僞不知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
可爲通制而公行易言諱哉不此之論而徒取閭閻鄙俚
之習以例夫取兄弟之子以爲後者謂有苟偷竊取之
行則過矣又曰服外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各

不可改夫服稱情而爲輕重者也衰斬功絕於外
在外而辨踊哭泣發於心豈亦外耶使爲人後之人不
已而爲所後服衰麻而情實不至爲所生服衰麻而情實
過之其爲苟竊數僞又有甚於閭閻鄙俚之習矣爲彼則
不可爲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
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
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
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晉山帝哉晉氏之失乃
不在此按史宋王敦儒者敬瑄之兄也信義英達春果六
子而冠以重字者敬瑄之子也重貴者敬瑄之子高祖子
之爲子也則未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
已死春果未生而子之乎又不知敬瑄惟重貴一子乎或
重貴有兄及弟乎使高祖未有子或四子已死春果未生
敬瑄又自有長子則重貴爲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
既有子而敬瑄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
貪功繼而忘其本也敬瑄有長子不得爲人後而君子猶
謂苟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絕則雖長子亦當繼祖此可
以義起者石相盡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指重貴爲可
以此攷之必敬瑄未有子之時取諸其兄後雖有子相繼
早世春果又幼故勢不得歸之歟敬瑄之有子無子及重
貴爲長爲次皆無所考證史亦不知敬瑄於高祖爲親疎
又疑敬瑄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
喻者高祖不封敬瑄必以偏疎而未及也出帝封之因爲
所生之親耳重果高祖沒革命脫重春實爲遺憾中乃

鄭元也而提為帝之初重心堪留守北京年亦甚矣
又歷兩祖在位七年高祖乃欲替契丹所指而立鄭亂之
重者以當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
心豈為不以重責為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
可者而已亦非有養其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責在
重責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如有無重責則重責
之立固以正矣封敕偽為宋主是目之目之不可也則繼
高祖曰皇考而母李太后於宮中又稱宋主曰皇父而用
追王之禮稱皇父為皇帝而母安太妃於別宮此漢哀及
段猶冷獲得罪於當年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是
之安能易養禮加斬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
不可判此北魏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
人於論為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歷年有闕
則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為父子者不定也
唐主珣發於背謂養王瑋曰吾解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
汝豈戒之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祖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
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特也然此數說
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食本不降也方士欲人延年不死
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食養欲
異端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心構形於寂寞之
濱若無欲者而至輕舉其後身其欲害大需君子不可不
慎也

其四月朔日食

五代史司天考言史官所記日月五星之變至其氣侵形
象出沒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有冠珥環暈經緯抱
戴等氣至十月之中折也七八而背氣尤多天以春秋
還其象矣孔子春秋書之於日然二百四十二年之久
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之以食為最焉而後世尤忌正
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者鮮不及焉者故杜預釋正
月之朔應未作曰四月正陽之月應陰氣也天福八年夏
四月帝出帝即位未幾失德未形而有陰暈掩陽之微天
之警戒亦著矣帝嘗夢見其弟重胤來近事或必警乎
立皇后為氏初高祖愛少弟重胤兼以為子為娶焉氏女重
胤曰李為夫人重胤帝遂納之

出帝之少也高祖愛之至重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次
為讀經史此非我朝事也禮記之繁辭與此朝無涉而
年不能究其要終身不能極其數固難通也若其父義稅
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正重胤引警目聞是事以證始
聖之教則雖市人亦當曉悟出帝如是之情乎此乃至
重胤傳傳不知要領而文義盡廢轉述宋人之知義稅
故稱宋子尤難於得入宋則然矣為道非武人於馮后之
事實無一言以證其理其於馮后常事然義其心實於
順從為國寵安身之計雖朝為君臣莫為仇敵無所不可
則馮后之事固固不以為異也孔子曰鄙大司喪事君也
喪哉

關主職欲杖御史中丞諫讀太夫鄭元弼諫曰王者刑不上
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番楚乃釋之

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士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執然因其勢也貴賤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喻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奪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太自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侯友此意為之說曰禮不可以無人為下而不刑不可以大夫為上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成俗而與禮教也貴殺殺教故若以制異已耳豈非邪就害義之大乎以臣聞之閭閻無道之職猶能為邪尤邪正論而自屈膝跪在玉乃枉轉非兩轡之術曾尤窮之不若而世猶專信之信哉

唐給事中蕭瑄以直言貶舒州觀察使裴君為遣兵防之瑄曰瑄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顏公在諫諍裴君亦自友見防即裴君之罪也

腹過蕭瑄受書始流秦州之州以自警其所以深取之也緣秦州之良臣其教令太后臨朝則將以通馮延巳之徒謀之不顧而已非生為禮也而蕭瑄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是乃能內愧又加懼心不以儆言為愆因而辨之又下石焉不亦賢乎或問腹過為難受責如流者皆可與耶曰人心不同有盛而受之有沒而聽之有外不容納中實非之虛而受之克已改過誠君子也沒而聽之焉能為有焉能為無應而不立者也外不容納一以收聽言之名二以察異同之趣中實非之則其辭見邪志自有所主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之而諱之此大盛大愚之人也若解以受責如流許之則竟舜之所愛畏而難之者也帝君裴君年即於宮中奏細聲樂及出師常奏三絃琵琶

瑟和以菟留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讀讀樂帝不許失禮之君蓋有未甚而用言者矣出帝逾年聽樂又避其名辭羣臣之請止子所謂上猶足用為善者而當時百官無一人規諫反因和勸之曰朝廷選惡者國欲不亡擇乎亡國者未必皆力為不善為目下所述誤多矣納叔母為妻而不諫宅大慶殿樂而不諫它日桑維翰諫其多費固不難也修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劉度使劉知遠為北衙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皆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制指揮節度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孫本助朕必有異圖至維翰以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諫大計臣不得預知遠亦懷事自守而已

宰相運動權權之所易知人善居位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仲威李守貞張從恩張芳澤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舉用之又不至知遠以權謀諫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懷李穀又懷出帝君目有陰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軍力終上心解然之意使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垣懷懷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亦豈遠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宰相運動固有餘裕而知人善任則不足矣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敗去帝命李守貞討之於青州契丹獲兵不至其子求救求救承信勸光遠降光遠

許遠雖大失謀劫其父出居和巢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顧諒乃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中自殺光遠起復舉勳為汝州防禦使奉勳後為契丹所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向來之請乃託以為名其情實矣承勳及二弟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光遠為李守貞所殺而已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度及禍遂為劫降之計歟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戰之蓋自取也

帝之遣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幾患在不勝乎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唐兩朝所以保境不憂為務此固弊屢之意也嘗之所以大國運籌而小國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蓄其力稍為自衛則契丹固迫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耶律德光其能得志於中國知遠非徒以此處晉室事官其所以保境者正用此術故深惜世帝疑之李穀厥之而棄其精用之不盡其才也

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遣之杜威李中貞曰不若全軍而還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制薛仁果割黑關來金剛之捷皆棄其奔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

已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山下馬者不得能上德光乘輿馳而走其非偽遁而有覆明矣所且鬼簡精銳分道而躡之恃其鋒銳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威李中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苟知此策尚不肯為況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臣謝過契丹主曰使貴廷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穀曰向若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道咎不再使之失夫豈契丹真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權利是就彼初立石氏時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嘗揚光遠之歎矣聽隨德鈞之言其利耳既已得汴謀為奸諂以欺唐謂過不在我此夷狄詭詐之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晉五年不解甲豈為此他人其情如何或者輕忽于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大訓反譽夷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有令必聽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勸矣考之五代史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決溢之災蓋盡書之而日食最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于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又曰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救之張從恩曰若庸庸大至盡吾軍不足以當之公性何
益奮銳曰成敗天也死生以之萬一失皇甫太師昔焉
何賴以見天子遂輸水而前契丹望見即解去當是時遇
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
史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憐然不對遂以次署名
麾下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
絕而而死歐陽子諫之曰使遇當然援棧而起救杜威于
半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隱然哉
師悅首聽命相與士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
司馬氏繼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
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都天也如通鑑則
節士也其相去遠矣蓋難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
威耳尚論取將可不慎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還燕京契丹取大梁城中大
擾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穀曰降中當國今日反
今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實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維翰實李穀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自有本原古
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
況始之以不正乎方欺誑則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
所對者勦勝之契丹也萬王之比然知遠雖然自奮亦
立有立則知國體稱巨制地以急近切其策大失譬猶指
塵封犀象之共半大半終見暗嚙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
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維翰非
取於契丹者固預通情款款此其身而初不相聞死於

張彥澤之手故曰志在與晉而不為身謀亦足為賢矣
契丹主怒張彥澤則將斬於市仍令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
夫市人破腦取髓膏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彥澤重威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見晉
人之憤嫉然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之如彼晉方在
之如此豈非臣亂之君各服其臣賊愚謂是則然矣然彥
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喜其有
軍功故使為藩鎮我書記張式謀置刑部九五六人極諫
力論終不能回春符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
而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作恭儉
寬濟於三綱其陣法隱然知大建地設最要而不奇破非
氣是僅月之比也兵家上策北自治夫端父子君臣上下
禮義者指而不亂乃亂也亂則自勝之機也秦敗晉
室臣歸罪者皆屬弱子氏然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
間者也室叔母為寡則夫婦之義亡矣風公得國不書即
位則呼弑君不稱公子此軍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變
東為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天子崩而不書秦穆武氏子求
賄而不書秦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為中國主而
臣于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者既失雖日行善政月施
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顛又況政法不立如莊重威彥
澤之類乎是故力足以扛鼎揭旗勇足以提虎兇象總貌
貌之士連百萬之衆白登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
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終不能濟以古而監何代不然
契丹鐵景延廣送歸其國延廣拒死而死

與會者最難輸也。昔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美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美狄者。或限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之。猶不能絕其侮。後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饒餉。便惟謹。願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者。有不及焉。美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徒類。其心必異。然則經翰和之。於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高祖

後漢紀

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忘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最廣。為此善於後。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唐命。劉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劉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貢李崧。而五代史不實。以李崧貴知遠也。韓揆持殿。帝制。則漢室以建大魏。司馬氏猶謂其取之。暴矣。非漢之篡臣。漢有天下四百年。曹操之罪。尚家未滅。石晉之宗。狂源。楊吳。葉如燕。果危。暴使知遠憤。憤赴難。固不能權。韓之勢。雖不出於其倉然自立。乃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嗣。源。敬瑭。郭威。其罪為如何。此責人。已其之過也。若夫漢不自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略去開運之紀。則非矣。則

開運者。誠有憾於聖帝也。用天福者。亦不忘於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與斤之可也。歐陽氏因是而及人君即位。稱元年者。常取耳。非古所重。謂一為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學之說也。則隱莖甚矣。雖易其言也。惜國者。六為是恭也。而有勝有負。勝者所用。即敗者之奔也。小數尚爾。况孔子字。當在其手。而萬物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人之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賤之微之衆之道之不同。年大有年。一也。及春秋筆之。則為變異。堯舜年。一也。及春秋廢之。則有因革。是故元日見于舜。興元后見于商。訓元年自古稱之。孔子祖述為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大春。傳子元年之下。發明人君之大用。則皇未有言焉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矣。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其體。乃小異耳。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為本也。萬物資焉。其七音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而動。恒無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唐虞之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為常事。未嘗有法出於曲學之說。豈非陳平是故。敬元之所以為元。英後之權。在我。安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為傳心之要典。則其心也。君子曰。玉正月者。心之體也。及宋明。友心也。其心也。歸仲子。則邪心也。故伯來二心也。故師而

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義號紀元既失之遠又有中元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其行節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者何獨不然故為人君止於仁孔門高弟未有不問仁而博聖學者必以仁為修節也

契丹主服緒袍坐紫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至三綱絕矣遠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撥亂況及五代更據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緒袍坐紫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而天下之亂極矣竟廢修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正司寇謹華夷之辨禁後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應未流之若此後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害也劉知遠妻母于沙陀及周世宗後如日初升而曜氣漸衰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為樂在此令人惶懼今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衰盛於漢唐道雖不足而其子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啓大業以垂裕祿後未有英傑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蹕斥之其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藉自古帝王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燭矣此非特人事乃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陽久亦大地理數自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并則拓跋氏

豈能免衰廢之謂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後夫豈以之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正氣之不可正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為善不使小雅衰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初陽亂歎曰我有三失真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上國人打草穀一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暗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得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等自為謀者計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莊重威李守貞張彥澤者皆廢而殺之按兵近郊召彥澤劉知遠李以

我立事棄我妻妾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而德莊王之罪甚著矣今乃恃強滅人杜稷食其位而不能奪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邊留歲月北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於乎夫夷狄之性貪而無親強則為虎弱則為鼠抑鋒正統擇義而行乃王有之師也方契丹入歷父戰于河其慶欲退走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汴口謂李穀曰向若晉使再來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此來是延廣召我耳此皆以空言惑眾而取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焉嗚呼夫豈獨我哉

契丹主聞初陽亂歎曰我有三失真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上國人打草穀一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公主淑妃在洛陽時被殺明宗立
從益為帝淑妃泣曰是福善也輪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
帝仍居私第帝至洛陽淑妃淑妃死曰吾竟為要所所
正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遇寒食以三五來飯酒明宗陵

平
奉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為一人心防後輩軍我負
人無負我也然鮮有不族中其禍特又並之不釋宜李
從益者互死於石敬瑭即敬瑭能全之其於亂知遠則賜
於安形勢銷微無十夫之重豈迫於蕭蕭藉半非有後素
之諒也知遠何憾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遠
柳之不長也喪食以麥飯而後何禮也此豈陽公所謂野
祭而後能禮乎變何而不變者也天下之理莫大於人

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
於禮樂然而寒食與伊川被殺而於野者似而不
同先達謂亦因子倫而不害於理者此諸特於致衡焉可
耳後世禮教有疎則藉草而飲食則草焉為壇雖非經禮
未甚有害也以修為鐵自明皇用王璣而行之至出帝已
二自餘載矣苟以為異者人生而懷懼謂此皆祖似服死
而後聲靈號咷用武繼九冠皆殺於射御食饗其公於古
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
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親野於焚紙錢幾希傳者
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是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公則
之聲重莫能重華而於出帝亂亡之君舉公之失為慶
而重喪之何歟故孔子曰哉之空言不如且踐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

制建宗廟高帝武王世不遷父為四親廟過魯諡九六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
夷狄無姓題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慶月之別部
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入磧也在金沙山之陽瀕類海之東
自題月以來居此號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三年朱耶孤
注見于史至憲宗時其部亂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
陀以朱耶為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主
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姓不若自號為朱耶
之不若其本也長故漢高遠祖高光雖無前趙不害其
禮立四親廟則高祖祖考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偽為也馮

道所謂事當發聲是有此類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在位險陰遣兄希崇書以廢長立少激
怒之希崇在則州希崇常謂希廣動靜以告之為內應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賢譽而希聲以母愛越次得立其
弟曰希範希崇希廣希崇夫希聲既可以希希振則希廣
亦得以希希崇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者之大節希範既不達高郁又不
得事其母而希少敵拓跋諷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
無日矣漢高祖定帝希崇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
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哉
初契丹陷幽州兵五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教之於擊臺之下
及國都都張璠將兵助杜重威拒牛黃軍遣人招諭許

死雖曰蒙辜之卒何罪而戮今以死爲期耳及今竭力盡忠
威田降帝降等將拔數十人以重威爲大傳衆中書令
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訪張繡而
諒之非情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失此三者何以守
國其稱譴之不延也宜哉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公漢高之興
豈爲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
累行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永年之道況重以三失乎
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
殺矣無亦赦其違命拒守而數其覆亡晉室肆諸市朝布
告中外則無殺降之過而足以示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後漢紀

保在厚路執政得兼中書令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景崇聞
之內不自安

王景崇受命經略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恩結推河中李守
貞爲泰王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太宗崇巧
佞人也事唐明宗李景高祖復求用于李重貴又事許王從益
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
覆之甚若則興國之君亦宜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
漢祖於亂臣賄賂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
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藩鎮楊瓌等又
貪受賂遺信盜盜之詆毀致景崇之禍隨至命大將出重
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樹持而國祚易矣是故天下之亂
未有不目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瓌爲相邪素不喜書帝嘗言國家府庫實印印乃爲
意謬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爲非
留異狀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云不熙一命者
事託誦而不知理文士流弊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
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舉視天下學士大夫

經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網其則投之黃河爲此說者
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瓌之見學官吏卒之
黜亦安知經史所貴與儒者所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邪以
庸懦兵強爲賢於禮樂弘筆以長槍大劍爲可定國家納
貳軍權愚蔽途橫天幾死於孽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
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邪晚節頗通檮紳知史傳有用課
吏傳爲何又矣邪爲相矯一蘇除官之濫觀於選拜史

王

王

謂自漢興至二上大夫有不需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邪之
漸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斯則比豈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云
纔四載以是爲以者安得謂之久也
河中求與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爲西
南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
爲主王所附願公勿愛貨物以賜主卒則奪其所恃矣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賞致云是後皆用賂取國取馮
二公豈不知也威素憾師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
自居何處爲威盡謀威以道累朝重賞試問之而道
威已得資道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其於道意之
責矣或曰威不事道有道不至是也曰顧已

劉元洪曰馮王若輩僣祖朝職未至其隱帝幼冲政柄一
文諸人皆皆出殿下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

星矣

攝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日事多難始置獻納

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真權金縱實官受賄
二人之子亦欲業既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祖懲家嚴開
言將以親亡國之主尚能如此況典國之君乎然則世
有無官掌職而立之法曰某下得言其事不得言其官以
保識加以拘留俾見其無大計乃下釋罪之令是言先
王立誅木置謗教無伏小人之欲聞悉我置我則皇自教
法意識

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重王沂州之境時

唐主真有關志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乃退唐主遣帝書謝

遣請迎商依放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投人以援已兩必有說無說就是無義無義必
難激矣李守貞重責而叛晉降契丹而叛契丹歸漢而叛
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
中原主也南唐宋嘗相通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
上牽制漢人及不能進乃始遣書過而為河中請則其
援守貞也持何說以為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亡不占
而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若販綿屠狗之人或可使
將去親進奏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也其國之不
競也宜哉

王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

位兼將相有異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命係義節使
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
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目而周太祖以
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改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
而所為如此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
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
而至於此歟是以晉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
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嚴霜堅冰可謂不謬矣然五季之亂所
謂上每橫流之勢僅微杜漸於誰責而可乎宋全忠急欲
篡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

撫掌而得之石晉假力戎狄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

乘中原虛位折筆渡河如入無人之境思亂之人足不待
改轍焉之士目不及暇蓋四五年間同一堅冰尚何法
制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尊於君不可變實重於國
不可廢發五季更代如奕然則郭威以樞密使頭子易
節度使如易成卒何足怪者比之安重誨殺任圜魏王繼
岌殺郭崇勳猶為不暴云耳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
無乃於推見至隱之識有不足歟
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舊書出於廟堂兵糧資於藩
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備賞之於是朝廷執政大下諸軍節
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鴻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

蓋不待他日即仕發而巳收中外之心矣後唐書
主先得而後班昭則太祖先路而後取國政易姓之日中
外然雖玉季習亂亦威之有術也而政易子謂當是

小臣未有無君之心可乎

胡漢以郭威鎮鄴都警諸將備契丹史執掌威威仍領樞密
使以言以故事無之公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
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王官果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方隅之

任也唐書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官之意然方隅
雖急如裴度鎮師猶之可也非宰相而為節度使帶平章

事又何義乎如曰平章之義宜姑以重節鎮之勢備之
可也今郭威出鎮鄴都而身為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

雖非君子然以內物外為順以外制內為非乃經國之論
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

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樞密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
二矣又命樞密使鎮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

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王官果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
國反覆如奕棋不亦事乎曾未期年郭兵渡河宿衛京

公卿相繼迎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大風拔木擊屋乃司天監趙延久問以獲新之旨曰莫
如修德帝又問如為修德延久請諸司觀象

趙延久

於康濟矣然當漢季而欲

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久必有所對帝方驕以何
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
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
原一百六州之地且為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
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為福隱帝當之則變祥為土天
人之際亦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漢隱帝在位二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
中主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
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入一
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
見急兵之告也大風拔木變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
缺之應也然猶如此僅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
德欲鎮平之亦必可免矣

二司使王章奏欲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
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雀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

始今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庫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
姓備焉欲既重矣然稱曰雀鼠之耗尚為有名王章之使
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所以為名也十則曰十百則曰
百十則曰十萬則曰萬城其數以八十為百既非實
入之於公出之於民皆以八十尚為均一王章乃於出者
特收其三謂之省陌則非所以為均也省耗不已於日
一斛之稅又取其三則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

取其顛子者伐曰作法於貪穢將若何王章以此佐國用
不之於一時情號為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所以
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少我
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讓為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張
延朗為明宗括取而石相誅之王章為漢氏掃蕩而後漢
謂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
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眾憤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為
多也而聚斂者皆不知戒焉故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
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
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
章尤不喜文士而害之者乃孽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背
理反道厥福自念如李林甫一夕屢從眠家人莫知其處
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它日斲其指扶其含轆其履
章葬以桐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
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禍幾邪同一
軌也可為後世之戒哉

郭威至封丘人情惶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漢言之言其亡
也

初李漢為宰相請出楊邠郭威于外鎮太后曰勳舊之臣
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漢言及
世宗謀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漢先見未形以恩觀之
恐皆不然楊邠賢吏也郭威軍卒也未嘗廟堂之器平漢
直以其不事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借使當
時出二人于外而二縣主吏在朝亦安能遽廢於朝則使

隱帝驕侈不生產倖不用而楊邠不代平不然與郭威以
郭所謂要善大鎮正合漢之初計漢若防威生變豈宜不
知大鎮之可以羣臣而權歸使宋必能集位耶是故漢之
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漢言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敗走為追兵所執

晉厲公殺盡于暴天夫而立其左右使嬖人晉襄夷勸五
殺邠伯若成叔渾季之諸朝儀為厲公為變書所約北燕
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大夫比教公之外嬖而無
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文子嘉惠子食甘服而朝日所
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襲之言二子
怒殺公之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
見秦襄秦穆不以罪弑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戮於

齊衛衛獻則以目為文非與夫殺逐者也臣而執逐其
罪易見不待取矣君而見弑見逐豈保以取之乎故應輔
弑魯卿與小臣謀之與國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戮
晉厲公是也事不成則失位而出奔燕簡衛獻是也事不
成則報之輕事成則怨之甚春秋備書之以警夫為君者
漢應不控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宜乎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奉郭威拜其情同乎昭封王將
代魏矣魏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王祥長揖示不為諸
首也若道者既嘗為國盡忠至其威事已成道節自官迎
之而受其拜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使見之者

皆曰太師隆重不為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素之曰是
輪調於我者吾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
易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相相勞苦而已然則連之情狀
見矣

吳劉錄貞貞帝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錄貞貞家言傳
其家慈雖及後有極乎

劉錄之弟郭氏受命於李業錄使然也郭威不報厚
矣其未得為皇乎

楚王和廣為書見者事於錄和利稍謂佛書

建讓食利以弟生兄侍錄和錄和君龍事幾人會差而
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與此固屬於佛說者之所為
也是故佛氏之說幾於禍亂之中更其徒以惑世取人財
以自養則能矣若以處父子君臣之際稍推丹於陸沒世
不行事常資資角以通趨勢乎里而不信則亦迷謬顛倒

欲主就難而已矣

郭威太后以高祖子城景太統道滿道滿州奉迎會契
丹入寇太后執威擊之威至潭州將士忽大譟入曰天子酒
侍中自為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威已
至宋州矣威遣書云為諸軍所迫召為歸道解行冀
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為計
道默然遂歸太后詔威發為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
進

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
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恐報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也

欲自為何必區區偽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
全宋主免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
來宿留實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矣姦宿猶乎而五代史
家人傳乃謂威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
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未敢自立因白太后擇
建漢嗣而遣道迎實道揣威無立實意既行謂人曰吾平
生不為謀詔今謬語矣眉山蘇軾公信斯言也是道能以
不答拜折威奪國之心而使威為漢立嗣道審為漢者或
面折廷爭或勸善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答拜之
力乎此之不為而甘心於鞍馬汴宋數百里間行未及還
而郭公即位故愚以道承命而行聞召而返以去來宿留
實威之速取斷其實國之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與之乃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叔留等天雄鎮軍知故以侍衛司是鎮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悉由密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九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爲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樞密而朝廷大事決焉

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衰微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爲三牙周盧環京邑門銀之維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方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浸壞養養虎厲庸可爲儀而不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選資秩稍俸極而已矣國家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悉而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民也五代各置其衛乃織內并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唐舊之五衛也

紂以戎車三百東纛三萬一千人其親衛者唐舊三百人

也成主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俾於蘇候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戲躍銳立手門階者十人焉蓋嚴卒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子以見先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鬬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創自漢唐猶不爾況三代乎必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

帝果出漢宣實發碎之曰爲帝王安用是漢隱曰與屬寵姬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爲監自今珍玩之物毋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險絕迹之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貴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微瑤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加以橫徵責以羨餘秦人貪夫以鞭笞校鈇行乎百姓財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有貯貨中府所以賜賚而貴德也耶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珍玩物人君之所難也

王彥超奏克徐州投筆延英等

初劉贊被使都押牙董延美教練使湯守徐州延英聞贊不得立奉贊如據州拒守侯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下乃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為贊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為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豈贊未遇害時為贊固守是為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贊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為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勸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賢之故即位首用為相孟平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五十五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至秦之為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然而無思漢之為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王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言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唐漢周昨日為臣今日易位故家舊政漫無所恃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勢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為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其柄即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覓李嗣源石

敬瑄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為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難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為尊君而作履歷堅冰長未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聖訓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伐楚王希崇遣拓跋恒奉牒請降恒歎曰吾父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堅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其不以為耻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縛來等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

夫馬氏兄弟傳國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奪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則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崇殺謝了恩觀之際退而耕於野則無辱矣

聚斂節度使慕容彦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及鄭畋露素稱入朝帝即許之復辭不至

并超嘗言世常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又隱帝末并超鎮泰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殺箸而超難此以死報恩之時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亡滅貪祿凶狡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周太祖時并超甚厚并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

彦超於漢宜為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卒太祖得國
常以敗師誅主之罪絕其嗣莫羅其鎮守若不從命即致
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令申達近臣
社稷之意且稱其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答寵納侮遠
其者故曰彦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唐以馮延巳為相大理卿蕭徽惡其人數上疏攻之會徽坐
失入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巳奏曰徽素有名聲今所坐已
經赦令宜從寬貸微由是得免

聖賢正小人之情也志然釋憾君子之事也以小人而
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詐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敗乎亦與
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
行之今小人為善則毀之曰是皆誠偽不是信也則非大

舜與人為善之意也是故聖人開從善之路關攻過之門
勵耻格之規重慈文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為
善力之方於為善者觀其色力方於為惡而見人之矯揉
矜莊者少斤之為鄉原是悲直醜正小人之情而未嘗識
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其同流合汙然鄉於世
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
報蕭徽則君子也瑕瑜不相掩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爵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
天子拜之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人為詭譎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處之人猶知之
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
地如以功則配乎堯舜卒伍一曰為帝王而以異代陪臣

臨天下之大聖皆稱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自也
當則太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梁
丹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
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流俗之論
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舉於此然則學乎
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故臣有許訟必升歷縣州又觀察使廉瑣不直乃聽詣臺省
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之故撤
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債機刺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
所謂以善為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密
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職明而盡千百州縣之
職元直蓋歷而無事應慶矣然則奈何曰擇官師簡法令

輕儒賦抑姦猾則民之有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為治
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欺於陵犯不顧管絃非豪宗強姓
則侮文狡吏相為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
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顯闇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長
貧下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
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
於是有人主主於察吏如捕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
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乎今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
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受通幽斷下斷訟言
彼百姓之有冤無告者皆得聞于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
名犯分無所顧忌之為大害也故以越訴為是則令甲不

當禁以爲非則教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其人法今易守去民之所病於禁惟恐許自息華第之詳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

教約每歲民間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其與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豈大福中并鹽不給漢法死牛及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常素知其弊至是禁嚴禁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至至於爲民大害然後悉數建議開租禁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爲輕亦可行矣夫農底之象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牛牛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至至於爲民大害然後悉數建議開租禁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爲輕亦可行矣夫農底之象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牛牛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至至於爲民大害然後悉數建議開租禁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爲輕亦可行矣夫農底之象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牛牛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至至於爲民大害然後悉數建議開租禁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爲輕亦可行矣夫農底之象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直遠矣難行李殺之言猶慮其綱目之疎也使有田三頃歲納一皮亦未爲民病也

鎮寧即度使梁業求入朝樞密使王岌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岌在河上梁復以請帝乃許之岌聞事歸固求領藩命兼平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賴任國事者其何顧如之史稱王岌以天下爲已任天下之任執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然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所以安商周子房孔明所以定劉漢者也今岌乃忌晉王之英欲隔其主路以身之去留爭之則何意哉岌本樂童通羣主代其要解后致身宰輔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大臣而惡人主之子如梁冀

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恭簡以類術陳觀代充資參穀爲相帝曰不可舍至俟朕恩之峻力論創議峻不遵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廢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若如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周太祖初即位峻爲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弟賜之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穀者也辭而不受嗚呼能持此心而不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爲宰相未可謂失顧顧陳豐望不聞於當時吾以私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吾不從則惡此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也

有見於逢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任時非勿釋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爲監何也其辭去時

祿位未盈而奏對不遜之時意已滿故也雖然惟小
曹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宰相而以私奸惡爲公貴
罰使人主必從之如元載楊炎之徒之戒耳

王維節度使王毅侍功車轡重爲京城巡檢每出入從者數
百人時帝體不平衆心忌之帝下制詔毅以謀反殺之

三親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相埒峻悻悻甚而免誅殺被
譴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矣史稱殺事母孝母所不可

未嘗敢行又爲刺史政事有失母責之殺即取杖授婢僕
自言於母前母亡晉高祖養其後教固辭此雖士大夫有

不能者而親本軍卒也而能之亦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
君以敬其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爲推

其心也蓋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爵位形勢易犯於外分
不思故也漢明帝雖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邊授以老

其屬遠矣

帝戒晉王曰昔晉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藏金玉
故也我死當衣以縗衣歛以瓦棺勿置守陵官人勿作石羊

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道今用縗衣
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發與藏藏之深
封之固不事外飾爲無窮之計雖然三帝三王之制不可

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
於父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北城城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
封之者周制也然則自殷以上葬莫不封周雖封之封

庫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爲勝也禮有以大爲貴者丘
封與焉亦謂自燕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爲大此墓卑

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
土之狀有若堂者有其防者有若父者有若覆覆者有

子之墳如斧鑿者爲馬墳封也先儒云馬墳封三斬板板
廣一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差高四尺

耳季子葬其子揜坎其高可隱半儒云隱揜也平立而手
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

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闕然
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

登後世三尺可謂庫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
之墳名也封者諸侯墳名也以馬爲四尺之制等而生

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庫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

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刻侯高四
丈視秦則爲約視古不亦秦乎東漢盛之原陵六丈唐太

宗因之以葬高相然而丘高六丈俯古猶五倍有餘故白
虎通有三仞之說仞八尺也三仞纔一丈有四尺荀勗以

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却聞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然武
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

故作壽陵下爲山陵咸令流水與丘龍同故厚葬而自敗
者昌政是也制爲薄葬而亦敗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

薄葬而無獨者已既遂見子克遵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
其處者善矣然貴爲天子孰有不行死而所謂前王之

人立制莫非中道可以爲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
必不使盜賊妄意池中之魚雖高犬其丘亦無後患況不
爲平後世人主奉身者雖能儉葬人猶疑之乃高爲山
陵厚爲齋建宮已便百姓出遊衣冠幽置墳官衛以官
司也以卒伍與平居無異是廢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
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以是爲忠子以是爲孝至於發掘
暴露其則便辱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爲忠孝哉不封不樹
太古而不可式盡力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奈何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求棊周於棺土周於槨封之足以識久
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而皆以儉爲本
可也周太祖蓋溫溫之屬下謙辭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
載高陵豐約之詳以見世宗承考之實情哉

世宗

後周紀

比漢主合黎丹太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羣臣皆諫帝曰劉崇
幸我大喪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獨道固爭
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嘗陛下能爲唐
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嘗陛下
能爲山不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入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
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
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父之禮甚深恐其君
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
以成事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爲敵耶抑以內
語泄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君非

李重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
替義乃徒以大言蓋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在果何意也
且其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彼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
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爲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
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啻芥於心哉去
君事一君迎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
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數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
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
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比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衆先遁既聞
周師大捷後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於張永德
對曰愛能等衆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帝稱善即收愛
能等七十餘人金而斬之自是驕將情平始知所懼不行姑
息之政矣

事有當行而衆心未可知固宜密訪以觀其意同不然或
反以數言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帝
將徐有所舉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和
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卒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
之奔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成卒小不副所欲則
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場慢生及爲所
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五十年之弊
政曾不以爲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使世宗聞此
聲而心悼聽焉聲而肉掉當劉崇入寇則擊虜表而避之
及樊愛能後還則明法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馮道奉主馮道奉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弘
不慕別其官位惟多智深沈取容庸莊宗始嘗顧自是
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嘗者長樂老奴自述累朝榮
遇之狀時人往往以爲量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
馮道長樂老奴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天下
其有不視國家具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充實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賢人無間言臣
以爲正文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算觀則冠三師權任
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輟爲仇敵莫爲君
臣國存則歸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
庸足稱乎

馮道王之爲人歐陽氏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
道眉以歐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
也所謂道者否否否其絕乎日用之外即父而慈即子而
孝即君而仁即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
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
與言以迹與心判豈高議微而爲中商之事稱王號帝
而將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
以與亡局意而以爲知道也君者自姓之首也故曰衆非
元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民何與乎故是命莊
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爲允允者作春秋將而見獲必
書師敗績取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
橫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爲重喪次之大夫

與衆敵乃經世之大常也聖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
輕蓋乃異此者以時君廢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惟原
邦本而言之曰民爲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國也蓋諸孔
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作氏父母而先元后有元
后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
五代之亂至於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失人而
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爲
重乎當以民爲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
姓如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
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承
道以此蘇氏嘗寧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
爲道解紛亦可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偽之臣

妄下赦令有忍死爲民之語其意實爲之唱誘以謂能全都
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爲暴行而無
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貪君之士受君之德父子祖
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士不
憤國祚不耻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至此則雖空天下
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偽者事而敢據取先於
夷滅之幸以爲己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
是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暴君
驕將之間奔之而去食糠粃於廢廟而自曰謀於諸
濟何異以此明道爲不得已而方諸漢

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作也亂序不常也
人之刻爲道者而後後祿祿發廢廢以爲名目

清澗堂是之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又載范質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易而人無間言夫人無間言在五年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謂欲蓋而彰乎宿衛之士累朝結息不敢離闕廟老若多過節不降則走帝知其弊謂得臣曰凡兵務精不移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沒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片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舒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輟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升號銳且曰兵務精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奈何沒民膏澤養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軍人復起不易此言非其留心邦本嘗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推農之

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瞻其曾嬰送死養生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悴欲邦基之固難矣邦基不固欲大賢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上以漕運自尋漢以來不給此耗綱吏多以八批死詔目今解給耗一斗

受我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使民休養今觀可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食鼠耗及省耗未竟耗用益多取以資暴虐耳比及輸運其膏耗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士身破家不可勝紀詎實使之以法今從事曲屈剛隱之心豈為國撫民之道

此不寧惟是九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田亦亦水曰舟車亦有費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役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當耗糜費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正耗是也世宗既與之管矣省縣應罷而未罷官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濬王時可謂重綱橋放通租數百萬世宗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今錄除官之日署最者姓名若貪穢敗官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深也不保其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燼中人以上千萬人無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爾難

困窮臨勢利林安黨此改行易字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革而悅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於甚惡而不救之心勝林迫甚矣不忍而救之心決此人生之太常物情之必至又況財貨賂路中人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歷歷中入以下十居八九今使兩省官薦舉錄之人而任其無食焉之行天下之至難也誠知其入今不為是安知其它日之不渝也勉任之乎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已然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以美而常弊以美故其初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緩為之防耳則故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奈何知人非若舜猶難之何翰林兩省之數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謹按具實以為輔相則有材

之具得人之方如歸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吾所取此非一日之功也立法係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政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異端並起皆阻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指朕將親賢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兵蜀蜀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其若反其所為而已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所對皆不傳情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為君難為臣不易非孔子之言也自王朴以來傳之矣臣等亂臣皆以易為之

者也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亂臣不謀治亂故以易為之則有忽慢之事以難為之則有克勤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為者撥亂之要術也大康父也少康宜述焉厲王父也宣王宜述焉武帝考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可襲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者之有故夫不襲者雖人有賢不洽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太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為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況前古耶

教天下寺院非教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依祖父母父母之命集捨身斷手足者煉指之類勿或流俗

若長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萬二千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寺皆宜廢不為有教額而可不廢僧皆其教不為有軍其之命而可去髮殺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甚實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其重者何者者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四分之一為癯瘠猶有三萬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自農不能歸一兵而此僧尼合六萬人九旬食幾農夫食豈無宋末之

恩耶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銅錢為器並及佛像錢益少始上監米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鑄錢之類雖銷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有給其直隱匿反

五斤者死諸侍臣曰銅錢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象法化人苟志於善斯乘佛矣彼銅像者非謂佛耶若謂佛志在利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殫民亦非所惜也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財而愛民

今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為人所難者能然若世宗欲索銅錢而毀銅像其也銅像人之所欲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也必矣詳思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像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錢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銷錢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車重轉入於它國歸於他夷其金豈特為器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存象貨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廣遠方之

寶故世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廢壞真錢目少偽錢日多以不實之價廉有限之錢雖萬物為銅陰陽為歟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其實而又開防嚴密法制具在故錢不廢則中國之錢實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原有未盡善者寺觀鐘磬鐵鐸之類不必有也此萬西夷之弊耳夷人吉凶皆奏之若中國者言事何用錢錢凶事卒用義祭若其自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計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余以愛民之故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為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推其所為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元創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虫不伏草木盡死而已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處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拘性鑒蓋哀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玄宗德宗兩世示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宗享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誠於小數者必暗於大理處道非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對代無不如是觀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王兵屢敗懼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唐王上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南商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而泛海通款舟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不敢言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唐唐梁最為近正其憤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其而望道切真中原之主可以曰事者也李璣困而後權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水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南唐欲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為援又為李守貞篡奪并超二叛出師謀國如此欲外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世宗請至帝覽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丘以為無益陳陳寶劭古語德明言其實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統之義割地降號則常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讀其主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朱兵受侯景金寶建德請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割地以前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肇慶軍行逢之弟人子之勝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氏之弟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為節度判官

辭疾行還固召之而授文牌終不受

周行逢雖年於其為政有足稱者然仲雅自以是臣見其兄弟爭國廢後相尋亦官而去則當行逢既死而家禮雖立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比矣可不謂將平馮道貴為上公疏封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抃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遺還山韶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抃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為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間不亦陋乎抃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

也

也雖然抃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為者既與

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間也象數之學至邵康

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

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子弟弟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已抃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

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嘗夢登橫帝既為太祖嗣無人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廢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

不問

帝稱所生為皇伯舅勛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為元

舅歐陽公謂之合義何及歟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

守禮又亡則始責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

然則宜奈何為郭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祀周之宋

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舊臣之意已則復姓曰柴尊

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

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

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

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

滅天性孰為重夫事由貴當權輕重而執其輕非可以

殺父而論之也故章發明公道之重至以天下為激發

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為賴州團練使祚薄之父也洙為宰相祚有舊

當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抱犬不足為起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為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

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官所當坐而視

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

替然則宜奈何父所尊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君子不在相

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為地大者亦非也曹孟德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真抱犬耳此以詆銷

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目其子為畜牲者乎不惟賤其

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通用之蓋末之思也

皮楚州四句不下帝自贊諸將乃克之所部十餘人至死無

一人降者

楊俊者重鄭以實致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

王博王林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天下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未洽以魏州小城力闢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靈覺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厭下若有成而速成不若美成也

唐主畧國內附江北悉平

韓愈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剛而興載之言不應興載文士一時高調文士之常宜李穀尤數有善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比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大業者有常理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撫風沐雨冠衣菲食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慶民

今問日彰聚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者幸無事則已矣其間有大才自功超河漢華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生享帝王之奉而使將士冒白刃闢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者其不得已宜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降匈奴三

力拒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荆楚人也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溺皆江南人也唐主畧國內附江北悉平

大驚曰朕豈數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蘇林等僕與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吝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宋開明楊忠宣喻使勿殺如世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晉楚子納孔寧儀行父于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侵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謝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鼎非有大故不可弃也維翰有功于汝宜以為相久之維翰外為楊光遠所勑內為劉處讓所排先解權機繼離華路亦不聞契丹之來責也惟陰圖其國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為彼內主惟我所欲故爾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奪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從得任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苑城據以赴外救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儋黠語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俟秦駒里阜獲乃可圖耳韓非為秦畫謀而首欲廢秦宗國者非秦斯惡之非下獄死則結丞亡矣周世宗欲取江南者以兵家說謀論之遣禮至可也結許儋黠以待華會可也委桑維翰勿聽其發罪可也納孔寧儀行父使再賂壞之可也乃能得信明義仲嚴請之被譏而於齊立死生無所可否素養耆老而暗合秦封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獻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有子倒懸而父下為之解者安責其償償也

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患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也日之債也其責債也或嚴其期或得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會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責吏誅望而得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目以順會集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蝻蝻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獲產則不落籍出於世宗視民猶子斥政貸於公者其責債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斥政其乏而不責其必債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漕運給耗庸餉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罷罷坊農也毀寺禁屠僧減黨弊也立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罷課免休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日連日大寒跌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當親冒矢石為百姓除害是時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嘗試論之蓋章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不可之勢而不知其有不可焉則以不可為可舉意而行之可以崇欲沉酣俾盡夜夜可以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以通于原獸十旬弗返可以殖貨愛寶盈欲無厭可以廣士貪婪壅滯百姓可以峻法嚴刑制天下可以窮極土

木千門萬戶可以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力役不息可以塞實惜忠創心快古名之妖言陷諸約黨可以元毒保佞崇長信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行之一時無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畢殃禍已及蓋易而為之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為長知戒慎矣而猶不免焉者豈無因而然哉人君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至職官小吏軍師旅伍莫非為民非有他也也不以民為本務於是而有后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寵勢之將宦豎之家胥吏之人黥籍之兵伶伎之徒驕老之聚給使之役工商之疲游手之類皆仰食於農如勸糴經艾相爭牟地上取之不已又陵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曠闕撥繁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豈能及者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為仁二問為邦聖人之於答之也畧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為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為邦則兼舉夏商周之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相益湯而不仁必不能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武王不仁不能任周公以伐紂與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為元后臣為元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楊子曰學之為言皆首也故為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為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去且若引之常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眾多且

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
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
君子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博不患士之不能力行
而患其無所知識所謂識而傳之執事於仁矣宋惲復稱
操舟斲輪之職猶有進乎技疑於神之妙絕聖弃智滅倫
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之旨而於孔孟所傳則徒
貴之以編記華之以詞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參斷之
以粗迹而不知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
鉤有賸可探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嚴世狹
策讀書而實貿然如過塗而驚步不仁之禍方諸洪水猶
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求仁而得仁自
天子至於庶人其爲先務一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軻若合符節之道而聞而知之所以爲後學者也

恭帝

後周紀

致堂讀史卷見卷第三十

昔文宣胡公奉 詔作春秋傳天
下傳之以爲百世不刊之書自三
家分晉而後迄于五季則未有
論述致堂嘗見蓋以繼文宣之
遺志甚於君臣之義夷夏之分
君子小人之別天理人欲之辨辭
嚴義密莫不以經爲斷學者
必通二書而讀之然後知其後先
述作粹然成一家言太史公父子瞻
乎下風也震孫服膺是書有
年矣每惜江湖間獨欠此中假守
宛陵公餘細加讎校庶刻真邪

齋與學士大夫之於嘗妄謂

范太史唐鑑伊川先生以為兩漢

以來無此議論紫陽夫子通鑑

綱目尤足以補司馬之所未及

是為書者實皆立為發明而相

為羽翼後之讀史者苟能參稽

融貫則數千載之是非邪正善

惡治亂興亡之故如摧朽尺度瞭

然胥次舉而措之事業載諸言

論其與聖賢悖謬者幾希敢保

書之侯識者奇焉寶祐二年閏六

月壬辰南海劉震孫謹跋

讀史管見三十卷 內府藏本

宋胡寅撰實字明仲號致堂崇安人官至禮部侍郎

諱諱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乃其謫居之時

讀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前有嘉定丙寅其猶子

大壯序稱書成於紹興乙亥又稱其父安國受知

高宗奉詔修春秋傳公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

十二年之後至於五代司馬光所述資治通鑑事

雖備而立義少實因用春秋經旨尙論詳評云云

案胡安國之傳春秋於筆削大旨雖有發明而亦

頗傷於深刻是以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其已甚之詞多加駁正以持褒貶

之平實作是書因其父說彌用嚴苛大抵其論人

也人人責以孔顏思孟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

商周名爲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

人情不揆事勢卒至於窒礙而難行王應麟通鑑

問答謂但就一事詆斥不究其事之始終誠篤論

也又多假借論端自申已說凡所論是非往往枝

蔓於本事之外趙與峕實退錄曰胡致堂著讀史

管見上於議議秦會之開卷可見也如桑維翰雖

因契丹而和其意特欲與言而已因無挾敵以自
重劫國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尤爲深切致堂本
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
之及貴遭本生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案與以不持
本生之服遭
喪見宋史本傳其自將之
書則見所撰表祭文也張漢宣帝立皇考廟晉
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帝立
定陶後一節重謂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
猶天性也呼音突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所爲而
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爲
而著書者歟則在當時論者亦有異同者矣至
國朝朱直作史論初集專駁是書其間詆訶之詞雖
不免於過當然亦寅之好爲高論有以激之至於
出爾反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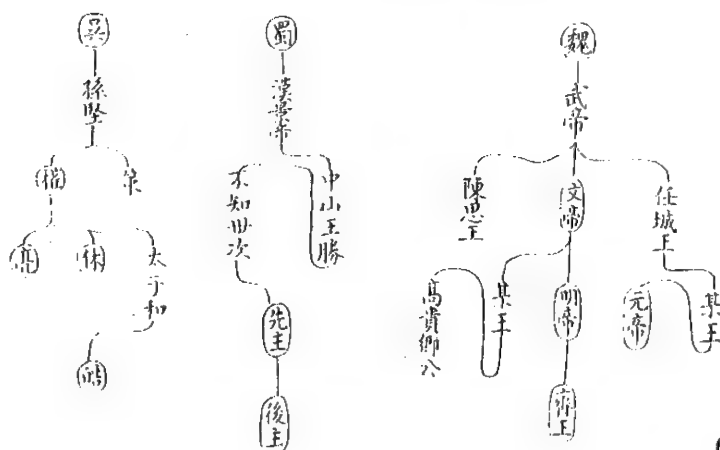


史籍謂之墨兵墨兵者政
 以兵機將略五聞一殺凡
 所以濟雷風之用運時雨
 之神皆可操之以為驗也
 國朝司馬溫國公著資治
 通鑑
 奎文榮冠萬代之著龜也
 而書三國六朝與五聞之
 世其內脩外攘未嘗少略
 豈不以天生五材廢一不
 可兵所以昭文德則墨兵
 之所不容略乎魏君仲舉
 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
 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循
 通鑑按前史而為之辨論
 辭語警拔侍郎葉公通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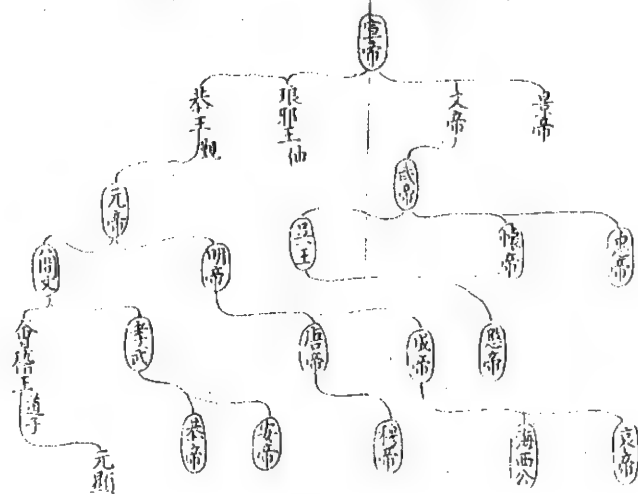
則六稱此書事理融會今
 昔貫通不華不俚上可以
 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
 為學者進取之階況常
 靈樞北指諸君封侯之秋
 此書尤當汲汲不惟可以
 也學者得之不惟可以雄
 蟻戰題苑牆六使它時史
 弘肇輩不敢詭長檣大劍
 而贅視毛錐子書生豈真
 不識時務者哉抑聞之私
 閱論衡非坦蕩君子愚於
 坦蕩竊有志焉開禧丁卯
 脩禊事之辰錦溪吳興

景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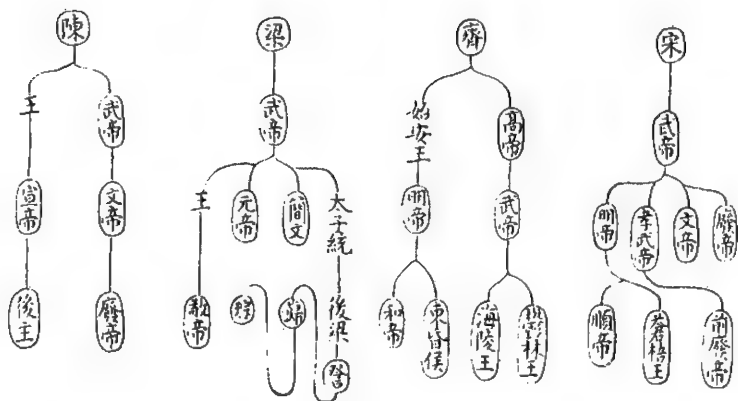
三國譜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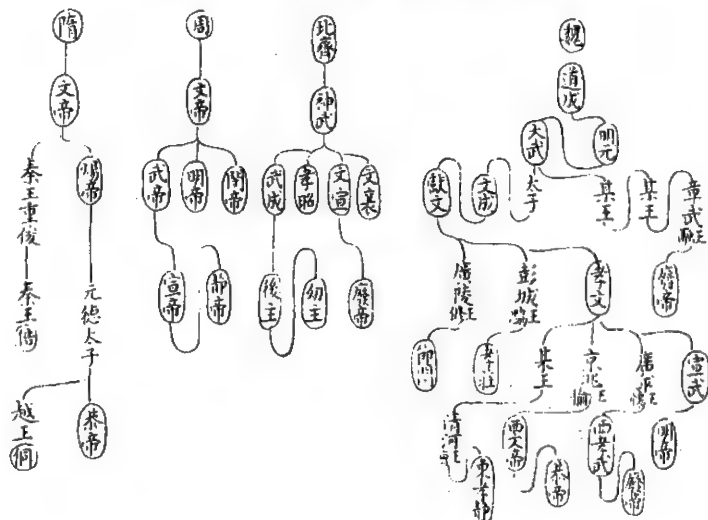
兩晉譜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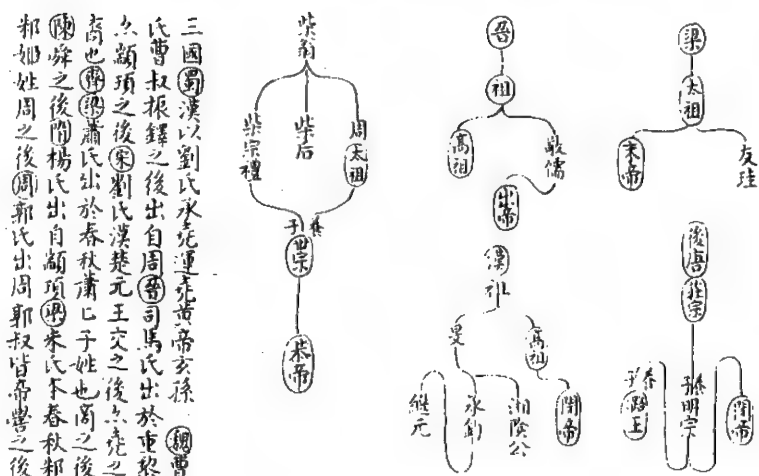
南朝譜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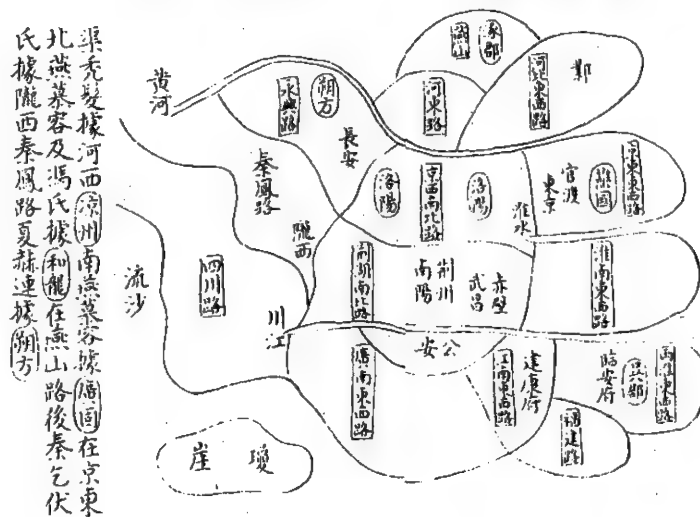
北朝譜系之圖



五代譜系之圖



三國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圖之理地守攻都國北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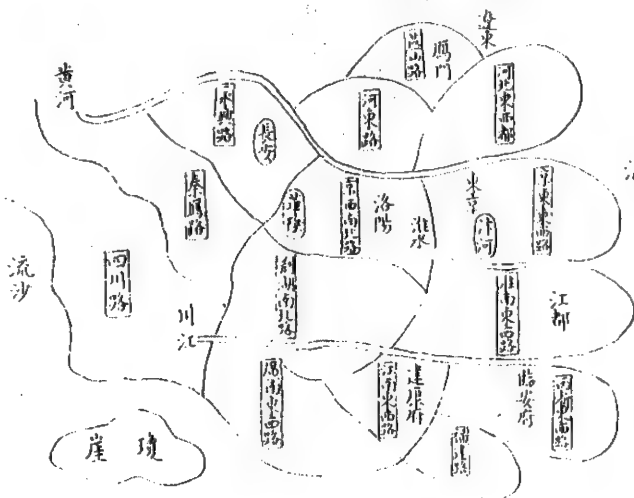
魏與周都(長安) 彭城、許昌、壽陽、鍾離、滑臺、永寧等處皆當時南北攻守要害之地



宋齊梁陳皆都建康 元帝都(江陵) 東魏與齊都(鄴) 而魏初都(代)後遷(洛陽)

圖之理地守攻都國國隋

乃其出將處也時天下已亂帝無心北歸後遂遷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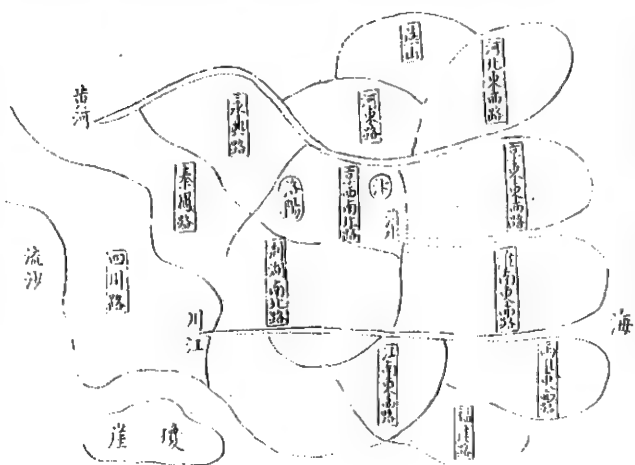


隋帝居華陰 長安乃其都也汴河楊素所開 江都

五代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梁太祖朱溫都汴傳世三所有七十八州
後唐李存勖自汴都洛陽傳世四百百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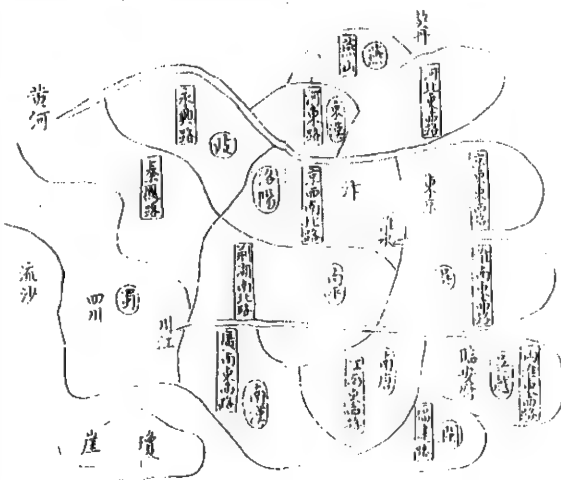
三州 晉石敬瑭都汴有州一百九 漢高
周郭威仍之傳世二周傳世三



五代諸國僭偽之圖

五代末諸國僭稱劉仁恭稱燕李克用稱晉李
茂正稱岐錢鏐稱越楊行密稱吳王審知稱
閩馬殷稱楚王建徐壽昌與徐知訓劉隱孫

南漢至後唐時燕岐滅梁丹漸盛石晉時楊溥
起僭有閩地號南唐周時劉承鈞富有太原
以此十州之地為東漢 本朝 太祖立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甲子紀年總目
三國志

甲子紀元提要

魏文帝黃初元年

明帝太和元年

齊王正始元年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陳留王景元元年

蜀先主章武元年

後主建興元年

吳主權黃武元年

主孫建興元年

主休永安元年

主昭甘露元年

天綱一

天紀一

蜀五主四十六年

蜀二主四十四年

吳五主六十年

東西晉

甲子紀元提要

武帝泰始元年

惠帝永平元年

懷帝永嘉元年

愍帝建興元年

元帝建武元年

青龍四

景龍三

甘露五

咸熙二

延熙二十

景耀六

黃龍三

嘉和六

太平三

五鳳二

寶鼎三

建衡三

天冊

咸寧五

太康十

太熙

永康太安一

永興二

光熙三

太興四

永昌一

南史

甲子紀年提要

宋武帝永初元年

孝武帝孝建元年

明帝太始元年

廢帝元徽元年

順帝昇平元年

懷帝建元元年

武帝永明元年

明帝建武元年

東昏侯永元元年

永泰一

明帝太寧元年

成帝咸和元年

康帝建元元年

穆帝永和元年

哀帝隆和元年

廢帝太和元年

簡文帝咸安元年

孝武帝寧康元年

安帝隆安元年

恭帝元熙元年

西晉五主三十四年

東晉十二主百二年

東西兩晉十七主合一百三十六年

咸康八

升平五

興寧三

大元二十

元興三

義熙十四

和帝 中興 年二

梁武帝 天監 年十

大同 十 中大同 一

簡文帝 太寶 年一

元帝 承聖 年一

敬帝 紹太 年一

陳武帝 永定 年五

文帝 天嘉 年六

臨海王 光大 年二

宣帝 大建 年四

後主 至德 年四

宋 起武帝 永初 年一

十年

普通 七 大通 二 中大通 六

太清 三

太平 一

天康 一

洋明 三

起武帝 永初 年一

庚申 終於順帝 之已未 凡七主 六

起高帝 建元 之已未 終和帝 中興 之壬午 凡五主

二十四年

起武帝 天監 之壬午 終敬帝 太平 之丁丑 凡五主

五十二年

起武帝 永定 之丁丑 盡後主 詳明 之已酉 凡四主

三十四年 四代合一百七十年

北史

甲子紀元摘要

魏道武帝 登國 年十一

明元皇帝 永興 年一

太武皇帝 始元 年四

太平真君 十 正平 二

文成皇帝 興安 年一

皇始 九 天賜 十

神瑞 二 大常 二

神嘉 四 延和 三 太延 五

興元 一 大安 五 和平 六

獻文皇帝 天安 年十

孝文皇帝 延興 年四

宣武皇帝 景明 年四

神龜 二 正光 五

孝莊皇帝 永安 年一

東海王 建明 年一

安定王 中興 年一

面魏 孝武皇帝 永熙 年一

文帝 天統 年一

廢帝 元末 年一

敬帝 紹太 年一

東魏 孝靜皇帝 天平 年二

興和 四 武定 年一

齊文宣皇帝 天保 年一

孝昭皇帝 皇建 年一

武成皇帝 天寧 年三

後主 天統 年一

幼主 承光 年一

周閔帝 元年 年一

明帝 元年 年一

武帝 保定 年一

宣帝 大象 年一

靜帝 大定 年一

起道武帝 丙申 終敬帝 丙子 合一百六十六年 西魏

入閏 二十五年 東魏 遷鄴 十六年

起文宣帝 庚子 盡幼主 丁未 二十八

皇興 四

承明 一

正始 四

孝昌 三

太和 三十

延昌 四

熙平 二

宣政 一

建德 六

天和 六

武成 二

隆化 一

太平 二

太和 二

正光 五

延興 四

天安 十

天監 十

中興 二

大通 二

普通 七

天監 十

中興 二

太和 二

太和 二

太和 二

太和 二

太和 二

太和 二

太和 二

太和 二

隋紀
周起閔帝丙子盡靜帝年五二十六

甲子紀年摘要

仁壽四

文帝開皇二十
楊帝大業十
恭帝義興

隋三世紀文帝開皇癸巳盡恭帝義興三十八年

五代

甲子紀年摘要

乾化二

梁高祖開平
末帝正元
唐莊宗同元
明宗天成

長興四

唐帝應順
晉高祖天福
宣帝開運
漢高祖乾祐
隱帝乾祐
周太祖廣順
世宗顯德
恭帝顯德

梁二主十七年
唐二主四年

五主十六年
唐三主十年

二主十年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目終

永嘉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目終上

卷之一

蜀漢

昭烈皇帝
蜀武元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備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於高

皇帝以下

帳下將張達殺車騎將軍張飛

秋七月帝帥諸軍伐孫權破權將李異於巫軍次秭

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

秋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使大常卿貢拜權為大將

軍封吳王加九錫

後主

建興元年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宮年六十三諡曰

昭烈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叔改元

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

魏司徒華歆等殺書丞相亮作正議

三年七月斬雍闢高定益州牂柯永昌越雋四郡

皆平

九月魏主伐吳至廣陵十月還許昌

四年六月戊寅葬魏文帝

五年亮上疏遠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

六年前鋒馬謖與魏將李郃戰敗于街亭亮退還漢

中誅馬謖

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七年攻武都陰平二郡平之以歸復策亮為丞相

衛尉陳震如吳兵王與盟約中分天下

六月戊申魏王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

八月六月魏大司馬曹真自于午谷寇漢中丞相亮

次成固界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

九月魏師還

九年六月亮以糧盡退軍與張郃戰於木門殺之

都護李平免官徙梓潼郡以其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

十一年南夷郡太守劉賈叛將軍馬忠討平之

十二年諸葛亮至郿軍渭南魏司馬懿引軍度渭背

水為壘以拒之也五文原

秋七月魏主東率水軍至壽春吳師遂還

八月丞相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偉整軍而出司馬懿

追之儀反旆鳴鼓懿歛兵退

蘇忠武侯諸葛亮于漢中

十五年春三月魏改元景初以是月為孟夏四月從

地正也

十一月壬子冬至魏主始祀圜丘

吳撫越將軍丹陽太守諸葛恪盡出山越之民分給

諸將

魏詔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劭作都官考課七十

二條詔下百官議後竟不行

卷之二

後主

〔延熙元年〕五月魏司馬懿斬公孫淵平遼東

甲申燕王宇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令使齎詔召

懿於外

二年春二月丁亥魏立齊王芳為皇太子是日魏明

帝薨

三年使越雋太守張懿定越雋郡

六年春吳諸葛恪襲魏六安冬十月蔣琬自漢中還

住沔陰蓋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太

將軍督漢中

九年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年

十二年春正月魏謀大將軍曹爽等以太傅懿為丞

相左將軍夏侯霸奔

十三年秋八月吳王廢太子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

霸死五少子亮為太子

十四年六月魏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郡

十五年夏四月吳主孫權薨諡曰太皇帝太子亮即

位改元建興

冬十二月魏使征南大將軍王昶三出擊吳與恪戰

于東興大破之

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刺史大將軍費禕殺

之

三月吳諸葛恪伐魏圓新城

十八年夏吳維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

西大破之維進圍狄道不克退駐鐘提

十九年姜維州祁山攻魏八月與魏大將軍鄧艾戰

敗于段谷

〔景耀元年〕史官言景耀見大赦改元

二月司馬師拔壽春斬諸葛誕

三年夏五月己丑魏主率宿衛討司馬昭不克為成

濟所拔昭迎常道鄉公瑁立之改元景元

五年冬十月姜維出隴右伐魏與鄧艾戰于侯和

〔炎興元年〕冬十月魏大將司馬昭為魏相國封晉公

加九錫

祖武皇帝

泰始元年

八月晉文王司馬昭薨于受嗣位為晉王

十二月丙寅炎受禪于魏泰魏帝為陳留王

封皇叔父亮等凡十七人詔諸王皆得自置國中

長史衛將軍

以石苞為大司馬都督太傅王洋為太保何曾為

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票騎將軍其餘文

武增修進爵有差

二年二月除漢宗室封爵

秋七月營太廟

八月謁崇陽陵以哀終從行屏後自依舊制以顯

素終三年

三年立子衷為皇太子不赦

太保王祥封贈陵公

是歲遼東界拓跋沙漢子歸其國

四年正月賈充上所刊律令詔杜預為熱隊課

三月皇太后王氏殂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

六年以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

事治樂鄉

八年以車騎將軍賈充女為太子妃

吳據下都尉何定休誅

以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九年七月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

卷之四

孝惠皇帝

元康元年正月改元

三月殺楊駿夷三族改

元遷楊太后于金墉城

六月詔諸起兵殺亮及瑤因以專殺弄璜而誅之

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

大饑天水六郡流民就食渠廩者數萬家

七年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詆為美他職其類頗著

崇有以耕其校

九年正月孟觀大破石勒於中牟獲獲萬年

吳大司馬陸抗卒

國年元年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

二年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

四年徵征北太將軍衛瓘為尚書令

十一月朗陵侯何曾卒詔曰考

五年以劉淵為左都督

十一月大舉伐吳以賈充為大都督

詔去州郡兵

大康元年車騎司馬傅咸言奢侈之費甚于天灾

五年劉毅衛瓘李重請罷中正除九品

九年正月朔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皇帝位

十一月以汝南王亮為大司馬都督豫州

太熙元年春正月朔改元

四月以楊駿為太子太傅

已酉帝崩于含章殿皇太子禹即皇帝位大赦改

元永熙立妃賈氏為皇后

太子洗馬江統作徒戎論以驚朝廷

永康元年癸巳梁王彤趙王彤趙王倫齊王同領兵入宮誅賈謐廢賈后殺張華

五月淮南王允舉兵誅趙王倫不克孫秀族誅潘岳石崇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改元建興還帝於金墉以孫秀為中書監專朝其餘黨與皆為卿將

四月癸亥改元丁卯賜倫死成都王穎並加九錫河間王顥為太尉領鄴

太安元年十二月河間顥舉兵表請長沙王又廢同還弟以穎輔政丁卯又將兵入宮誅問散天下改元

二年成都王穎河間王顥表請長沙王又還國顥遣張方將兵出函谷穎遣陸機將兵屯河橋又奉帝

御幸大破陸機于臺淵穎族誅陸機

永興元年以穎為丞相越為尚書令

劉沈襲長安賊死之

十二月唐太宗弟以越為太傅與顥夾輔帝改元新野元公劉弘卒

孝懷帝十一月庚午帝食麵中毒簡于顯陽殿

永嘉元年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

三月辛酉將軍周顥誅楊州刺史陳敏傳首京師琅邪王睿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始自下邳移鎮建

二年十月劉淵以勒為輔漢將軍以劉雲為平北將軍十二月以王遜為寧州刺史

三年十月劉聰復至洛陽

卷之五

東晉

中宗孝元皇帝

建武元年五月乙巳晉主遣琅邪王襲伐石虎受祖

十一月始立太學修史官

大興元年三月丙辰晉主即皇帝位投刺勸進者皆加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

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中書郎庾亮侍講

張寔遣使奉還建康

五月癸丑段匹磾投并州刺史劉琨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文庚申詔令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大夫熊遠上疏論事

二年祖逖退屯淮南

孝惠皇帝

建興元年八月癸亥劉蜀秦詔至建康廢辭以方平

定江東未暇北伐

二年三月石勒襲幽州殺王浚

四年八月劉曜逼長安

十一月卒未降劉曜亡送帝于平陽趙乞自殺

四年四月漢主劉淵卒楚王聰殺太子和自立九月

雍州流民王如等反于南陽以慰劉聰

十月遣使請兵共討劉聰石勒太傅越不許

十一月太傅越出屯于項

成太傅驥殺梓潼太守譙登

五年三月丙子越薨于項

六年紀瞻敗石虎石勒引還

十二月關昺授京兆太守梁綜索琳攻鼎投之

三年二月後趙石虎執冀州刺史邵續

八月辛未舉州刺史周訪卒

四年九月士賓祖逝卒於雍丘

元昌元年春正月王敦反于武昌

閏月己丑帝崩

肅宗明皇帝

太寧元年趙世于胤歸自里匿都鞠封為永安王

三年六月溫嶠為丹陽尹

帝嘗王彬等 不禁錮參佐

李矩妻裴南斧

顯宗成皇帝

咸和元年蔡固以車騎大將軍都督為徐州刺史十

二年徵蘇峻為大司農

免官

三年五月乙未蘇峻遷帝于石頭會稽內史王舒吳

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俱起義兵受都監節

度

陶侃斬蘇峻

四年夏四月乙未溫嶠卒

以郭默為江州刺史

五年石勒族祖約

八年春正月丙子趙主勒遣使修好詔焚其弊

十二月趙郭精據上邽來降

咸康元年趙王虎詔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鎮西大將軍涼州牧張駿上疏請與都監庾亮同討

石虎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

四年夏四月成漢王壽自洛陽成都廢成期為郾都

公自即位國號漢改元漢號徵處士龔壯為太

師壯不受

五年庾亮欲略中原表桓宣等分漢沔亮投江夏

相陶嗣請移鎮石城為諸軍聲援太常蔡謨乃止

八月趙人入寇九月陷沔南郡城殺毛寶樊峻

六年漢趙交使約同入寇不克

二月己卯以慕容皝為大將軍幽州牧太宰于燕王

八月六月癸巳帝崩

卷之六

東晉

康帝

建元元年庾翼以滅胡伐蜀為已任遣使約燕涼剋

期太舉

二年九月戊戌帝崩

尊皇后褚氏為皇太后臨朝稱制以何充及太后父

褚裒輔政裒固辭出鎮京口

孝宗穆皇帝

永和元年夏四月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

錄尚書事

八月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都督六州荊州

刺史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溫攻成都克之丁亥李勢卒

五年秋七月褚裒師次彭城郗將王龕與趙李農戰

于代股龕等敗沒

六年閏月石閏廢趙主石鑒盡滅石氏

冬十月行健擊破李洪于長安遣使來獻捷秦雍夷

夏皆附之

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為庶人

七年郊祀始不赦

八年正月商浩請出許洛遂以謝尚荀美為督護進

屯壽春降人張遇反據洛陽浩軍不能進

魏用智求救于謝尚使戴施入鄴得傳國璽以歸

九年冬十月殷浩伐秦次山桑使姚襄為前鋒反

擊浩浩棄輜重退保戴城

十年三月乙丑桓溫伐秦水軍入均口至南鄉步兵

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于午谷

十二年桓溫伐姚襄秋八月丁亥及襄戰于伊水襄

走平陽溫入洛陽修復諸陵使毛穆之等戍洛陽

遣兼司空車胤修五陵庾亮帝及皇子皆服總貼于

太極殿三日

升平二年荀羨擊燕山復泰山太守賈堅亡死之

十一月秦以王猛為輔國將軍中書令吏部尚書左

僕射太子詹事司隸校尉領選

四年燕主慕容暉太子暉立以次司馬恪司空許輔改

五年五月丁巳帝崩

哀皇帝

隆和元年八月秦真叱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

興寧二年春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

三月燕拔洛陽

廢帝

太和元年冬十月秦符柳付雙符使符武以誦坂上

郡陝城安定叛秦

二年秦符使以陝城降燕請救燕人弗應

四年夏四月次司馬溫伐燕秋七月秦領先燕九月

溫以糧之引還慕容垂敗溫後軍于襄邑

五年慕容令自秦逃歸燕

冬十月秦主堅王猛克鄆復燕王暉遷之長安盡有
其地

大司馬溫克壽陽斬秦璽

卷之七

東晉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大司馬溫詰建康已而以太

后令廢帝為東海王立丞相會稽王昱是日即皇

帝位改元大赦

二年秋七月己未立子昌明為皇太子是日帝崩太

子即皇帝位大赦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元年二月大司馬溫來朝三月遠姑熟七月己

亥薨

以桓豁督荆楊雍交廣五州以桓冲為楊豫刺史

秦取興益二州

天元元年六月秦姚萇拔涼州虜天錫盡有其地

二年以征西司馬南郡相謝元為兗州刺史監北江

諸軍

三年作新宮

四年二月秦符丕陷襄陽執朱序

秦以朱序為度支尚書

七年秦以裴元畧為巴西梓潼太守使密具舟師

秦大熱

八年秦遣呂光伐西域

八月謝元與秦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斬符融獲其

乘車

以琅邪王道士錄尚書六條事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九年慕容垂稱燕王

豐城宣穆公桓冲卒以梁郡太守桓石民為荊州刺史河東太守桓石虔為豫州太守

以謝元為前鋒都督豫州刺史桓石虔等連據彭城十年夏五月秦王堅發五將山以太子宏守長安六月宏來奔慕容冲入長安姚萇堅于新平八月殺之

燕復興

十二年朱序伐謝立彭城徙屯淮陰

十四年秦主登攻後秦主苻克之

十八年後秦主姚萇卒于興立

十九年燕主慕容垂拔魏平城垂年于上谷子寶繼

改元永唐

二十一年燕慕容垂拔魏平城垂年于上谷子寶繼

改元永唐

秋九月庚申貴人張氏弒帝于清暑殿

卷之八

東晉

安帝 德文

隆安元年凉主呂光寇西秦不利而還二月呂光將

秦髮為孤稱王廣川改元太初是謂南涼拔金城

敗凉兵街亭

甲申會稽王道子殺國寶及緒恭乃罷兵戊子大赦

三年燕王寶南伐凉至于黎陽衆潰乃復三月段速

骨破龍城

秋七月寶子盛斬蘭江稱長樂王改元建平

義熙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

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

義熙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

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

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

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

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

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

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

永嘉太守駱球

冬十月燕主超母段氏妻呼延氏自秦還燕

十二月戊子文恭侯王謐薨

四年春正月徵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錄尚書事

五年二月南燕將慕容暉宗寇宿豫敗之三月劉裕

伐南燕

冬十月魏皇子清河王紹統其主珪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伐慕容超克之齊地悉平

四月衛將軍劉裕戰于桑落州王師敗績尚書左僕

射孟昶自投

八年九月劉裕伐兗州刺史劉劭尚書左僕射謝混

已丑帥師伐荊州刺史劉毅參軍王鎮惡陷江陵

殺自投

十二月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師伐蜀

九年太尉裕請行土斷之制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十年夏六月乞伏熾盤師師伐禿髮傉檀滅之

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葬州刺史魯象

並舉兵貳于劉裕裕帥師討之

十二年秋八月劉裕及琅邪王德文帥衆伐姚泓

十三年王鎮惡大破秦將姚萇于潼關

十四年赫連勃勃入長安追敗義真于青泥

十二月戊寅裕使中書侍郎王韶弒帝于東堂裕称

遺詔奉琅邪王德文即皇帝位

恭帝

元熙三年九月裕使褚叔

元熙三年九月裕使褚叔

元熙三年九月裕使褚叔

元熙三年九月裕使褚叔

元熙三年九月裕使褚叔

元熙三年九月裕使褚叔

元熙三年九月裕使褚叔

元熙三年九月裕使褚叔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辦目錄卷之二

宋

高祖武帝

太初元年六月壬戌宋主裕至建鄴晉恭帝禪位於

宋中于恭帝遜于琅邪第

丁卯裕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犯鄉論詩議一皆蕩

滌與之更始

秋七月西涼公歆襲張駿河西公蒙遜擊于凉公于黎

泉殺之遂入酒泉

三年夏五月上有疾徐美之傅亮謝晦極道濟同被

顧命

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義符即皇帝位

九月魏美斤周幾公孫表入寇

少帝晉陽王

景平元年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不拜

閏月丁巳魏人拔虎牢執毛德祖

魏于是盡得司寇豫之地

十一月魏太宗明元皇帝祖太子義即位是為世祖

太祖文皇帝

世祖太武皇帝

景元嘉元年春二月己卯廢廬陵王義

真為庶人徙新安郡乙巳使乙者就殺之

六月癸丑義之等使人殺少帝于金昌亭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丁酉即位改元

二年宣城太守范曄修後漢書一百卷

三年春正月魏司徒孫資之尚書令傅亮命檀道洛

劉孝之討荊州刺史謝晦

卷之十

宋

世祖太武皇帝

景平十二年三月己未魏主馮弘奔

道南

三月魏道清古弼代燕五月乙卯燕主馮弘奔

高麗殺之

十六年魏太武皇帝六月魏主伐沮渠牧犍九月牧

犍降遂定姑臧

魏主定姑臧

十七年魏主定姑臧

十八年春正月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軍

事

六月庚戌司空王弘降為衛將軍侍中如故

四年春二月帝如丹徒謁京陵至故宮日耕具有趣

六年帝遣殿中侍御史田奇聘于魏求河南地

七年三月帝遣到彦之等代魏取碣磬滑臺金墉虎

牢分兵守之

八年春夏主伐秦秦主慕末出降遂滅秦

檀道濟敗滑臺軍之食不能進克滑臺執末脩之

夏主濟河將伐河西吐谷渾慕末遣擊之執見主定

以歸

十年魏主定姑臧

高車諸莫弗果殺魏懷朔鎮大將郎孤

川

臨川內史謝靈運有罪免官徙庸

丹陽丹蕭周奉之訪諸造塔

寺造銅像皆列言須報詔從之

十三年魏太武皇帝三月己未魏主空江州刺史檀

道濟

三月魏道清古弼代燕五月乙卯燕主馮弘奔

高麗殺之

十六年魏太武皇帝六月魏主伐沮渠牧犍九月牧

犍降遂定姑臧

魏主定姑臧

十八年春正月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軍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王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自是每即位皆受籙

二十年國太年魏禁私養沙門並現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禁私立學校

二十二年十二月太子營事范曄謀反伏誅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庶人

二十三年國太年三月魏詔諸州院沙門毀諸佛像

魏寇青冀兖三州 御史中丞何承天陳安邊四策

二十四年鑄大錢一當兩

二十七年二月魏主冠准洺圖懸飯行汝南郡事陳憲拒却之

六月魏誅司徒崔浩三族廢史官

二十五年魏崔浩上廢元曆

詔蕭斌王玄謨等伐魏拔碣磬樂安園滑臺龐參兩入盧氏胡密之拔長社劉康祖逼虎牢

魏主救滑臺王玄謨敗走

蕭斌拔碣磬劉康祖逼虎牢魏法起等拔盧氏及弘農柳元景等拔城拔潼關兵中夷夏響應帝召元景康祖還魏承昌王仁敗宋兵康祖力戰而死

元嘉二十年春正月丁亥魏師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三月乙酉帝遼宮 己亥魏主還卒城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二十九年魏文成帝國太年二月宗愛執魏世祖及秦王翰立南安王余改元永平以愛為大帥都督中外諸軍

卷之十一

宋

宋世祖孝武皇帝

元嘉三十年秋七月甲寅詔求直言

孝建元年二月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蕭順之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左衛將軍王玄謨大破之

二年春二月鎮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

二月丙寅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

三年并育異三州

大明元年石將軍丹陽尹顧竣為東揚州行史

二年魏天安四年春正月魏設酒禁酷飲者皆斬

魏主還平城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之

六月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領觀之為之

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戴滌典數明宗並賜爵縣男

三年夏四月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秋八月己巳克廣陵

五年詔七子雜婚者求補將吏避役逃亡捕得者斬之

六年秋九月制沙門致敬人王

七年夏四月詔自非臨軍戰陣一不得重杖其罪應

重辟者皆先上須報違犯者以殺人論五月詔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于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故臺內發更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八年閏五月帝祖于玉燭殿太子業即位

太宗明皇帝

泰始元年夏五月癸卯魏高祖太子弘即位是謂顯祖孝文皇帝

冬十一月壽寂之殺業迎相東王或立之段元泰始二年晉安王劼以尋陽叛帝八月卒之

三年張永等敗于呂梁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八月遣中領軍沈攸之擊于彭城至焦墟復召還魏凡

徐州刺史王玄載棄下輒走魏以辛給先為下邳太守

來追擊之敗之大敗

五年五月魏徙青齊民于平城章齊郡以廐之沙門

統墨雕秦平齊戶及諸民有輸粟入曹者即為僧祇粟遇凶歲給饑民又諸民犯重罪及官奴以

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洒掃于是僧祇戶粟及寺戶

編於州鎮矣

七年淮陵太守齊豫州諸軍事吳喜還朝賜死

八月魏顯祖傳位于太子宏時年五歲丙午即位是

謂高祖段元延斯丁未上顯祖尊號曰太上皇帝

居崇光宮

泰隆元年賜尚書左僕射楊州刺史江安懿侯王景

文死

四月己亥上崩庚子太子昱即位

恭格王

元徽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

四年魏承明元年六月辛未魏顯祖獻文皇帝祖

太祖太后馮氏復臨朝稱制有司奏顯祖神主祔廟

故事執事官當賜爵祿諫止之

順皇帝

昇平元年秋七月戊子夜楊王太弼帝于仁壽殿已

丑廣道成以太后令追廢帝為恭格王立明帝于

安成王準王辰即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

魏改元太和盧如令范樹徐州刺史李斯謀叛冬十

月丙子魏誅斯及其二子

十二月丁巳刺史沈攸之舉兵江陵謀誅道成

十二月壬申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戴僧靜殺

之

十二月以後軍將軍楊道長為宣城太守于是太宗

嬰巨無在禁者矣

二年春正月沈攸之攻郢州不克兵潰自剄

卷之十二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永明元年三月癸丑治民之官一以三年為期

夏四月丁亥殺豫州刺史垣崇祖五兵尚書荀伯玉

三年六月甲寅朔中書舍人茹法亮封望蔡男

魏中書監高閭請于六鎮築長城以扞北狄魏帝優

詔答之

三年春正月戊戌魏詔笑閭識秘緯留省以大辟諡

冬十月丁未魏遣使者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

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

田三十畝老病身沒則還田恒計見口有盈者無

受無還不足者授之盈者得賣其盈

四年春二月甲戌魏始立黨里都三長定民戶籍

富陽民唐寓之反稱帝錢塘吳郡遺孫暹擊之

六年西陵戍主杜元懿請增西陵牛墾商稅會稽行

事預憲之議其不便乃止

八年九月癸丑魏太后后馮氏殂

九年魏詔減省郡祀又詔園丘從祀外悉罷水火之

神四十餘名

十年八月己酉魏以司徒尉元為三老大鴻臚游明

根為五吏

十一年文惠太子長懋卒

夏四月戊戌魏立皇后馮氏詔后父太師馮熙上書

不稱臣

秋七月戊寅世祖孝武帝殂

魏林王即位尚書郎王融下廷尉死獄中

高宗明皇帝

建武元年正月少帝改元隆昌

五月壬辰西昌侯

冬十月戊戌殺桂陽王琰衡陽王鈞江夏王錡建安

王子真已陵王子倫安陵王子

辛亥宣城王鸞以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歸老別館

癸亥鸞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二年魏主濟淮至壽陽

三月魏主班師

夏五月魏主還洛陽秋九月魏六軍文武悉遷洛陽

三年魏主初年魏改姓元氏并改功臣姓複重定

諸州及代人姓族高下

四年正月壬辰魏尚書令王晏

五月壬戌魏發真定瀛相縣五川兵入寇

永泰元年正月丁未殺河東王劼等千人于是太祖

母祖及母宗諸子皆盡矣

秋七月丁酉帝殂于正福殿

東昏侯

永元元年正月太尉陳顯達平北將軍崔惠景擊魏

顯達克馬圈是景園順陽魏主至馬圈陳顯達戰

敗崔惠景退師

魏主北還北海王詳為司空王肅為尚書令廣陽王

嘉為左僕射宋弁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穆等

六人輔太子

夏四月丙午殂于谷塘原至壽陽發喪丁巳太子恪

即位是謂細宗宣武皇帝

八月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戊午斬

遙光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州降魏二月以衛尉蕭

懿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己亥

裴叔業卒裴植開門納魏兵魏以植為兗州刺史

卷之十三

梁

高祖武皇帝上

天監元年正月甲寅大司馬銜進位相國封十郡為

梁公

夏四月壬戌齊和帝禪位于梁而宣王即立帝位

于南郊大赦改元丁卯春和帝為巴陵王戊辰巴

陵王卒

以謝沐縣公室義為巴陵王春齊祀

魏豫州刺史田益宗入寇建陽太守黃天賜戰敗于

赤亭

淮陰博義陽之城收主楚之地田益宗則欲帥兩荆

之衆並擬隨進

詔徵謝朓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為右光

祿大夫何遜為侍中胤堅終不就

二年夏四月癸未朔魏以蕭寶寅為都督東揚州諸

軍事揚州刺史齊王屯東城以陳伯之為都督淮

南諸軍事江州刺史屯陽石

五月丁巳嘗城文佐范雲年

魏散騎常侍趙脩有罪殺死

二年魏人圍義陽五月司州刺史岑道恭率軍朝將

軍馬仙理戰敗八月行司州刺史梁寶固以城降

魏三關戍將聞之悉奔城走

和帝

寶融 魏世宗弟景明二年

三月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

十二月丙寅冠軍將軍王珍國弒東昏侯于金德殿

以廣肅衍

三年初置五經博士儒術大興

四年夏侯道迁以梁州叛降魏亡遣邢宇客定巴西

等郡王足入劔閣圍落城巴西復自魏來歸

五年宏棄其師逃還魏將元英圍北徐州刺史昌義

于鍾離

六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上命豫州刺史李叔牙將兵

救之三月魏兵大敗英逃還梁城

夏四月丁巳以臨川王宏為都督豫州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

七年春正月詔置州望郡宗卿其家各一人曹掌陞萬

八年魏元英復取三關馬仙理走

九年夏四月詔選士流為五都令史

十年春三月琅邪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

劉斬據朐山招魏軍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免老小通請贖作

尚書僕射沈約等撰次五禮成上之

十二年壽陽大水

十三年命康絢腹淮水于浮山以灌壽陽

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主路業

其後太子訓即皇帝位是謂肅宗孝明皇帝

夏六月魏沙門法慶反于並州

魏以高太后為尼徒居金墉城光辛七月丙子尊

胡太妃為皇太后九月始臨朝聽政攝行祭事

卷之十四

梁

高祖武皇帝中

天監十五年魏改元熙平詔公卿議鎮將廷尉少

尉袁翻請令王公舉南北邊將吏太后不能用

十六年魏高書左丞盧同檢覈奏竊附者三百餘人

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織錦不得以仙人鳥獸之形為飾郊廟牲牷代以麋冬十月薦羞始用蔬果

十七年魏元神龜秋九月胡太后以天文有災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元禮葬于北邙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經

魏詔洛陽城內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城外

魏高宗明皇帝建元三年

魏復監禁

十八年魏神龜二年二月庚子魏羽林虎賁其征西將軍張彝之弟遂殺彝詔武官依資入選

魏吏部尚書奏行傳年格

魏晉元元春正月左軍將軍馮道根卒士輟春祠哭之

秋七月魏領軍將軍元又衛將軍劉騰殺清河王悻出太后于北宮

二年春正月置孤獨園于建康以養窮民

四年正德自魏逃歸上復其封爵

夏四月魏遣李崇元其弟李泰阿那瓌帥眾北遁

魏懷荒鎮民反內鎮將于景法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南攻武川懷朔北邊民大驚

五年魏撫軍將軍崔暹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暹擊走尉

八月丙申魏下詔諸州鎮軍費非有罪配諫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道元撫慰六鎮不果行

六年夏四月魏元又解侍中辛卯太后復臨朝

六月彭城王綽奔魏亡人入彭城

邵陵王綽有罪削爵王

七年冬十一月魏揚州刺史元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五十二

魏通元年魏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山賊盡降

魏以雍州刺史楊椿罷以蕭宝雲伐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

魏車騎將軍并肆恒雲汾廣六州都督尔朱榮舉兵內向鄭儼徐紇陰故太后謀弑帝二月癸丑魏主暴殂

甲寅太后立皇女為帝既而下詔稱蕭元草本實生女立臨仇王宝暉母子到乙卯即即位年三歲

夏四月戊戌濟河子假即皇帝位是謂敬宗孝莊皇帝改元永安勞至鄴沈太后幼主于河投水相高陽王雍以下二千餘人

辛丑魏敬宗入洛城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建武

卷之十五

梁

高祖武皇帝下

中大通元元年春二月甲午魏主高祖彭城武宣王為穆文皇帝廟號高祖李妃為文穆皇后夏四月癸未遷神主于太廟

上遣陳慶之將兵送魏王元額入魏慶之取果國元額封帝慶之取三十二城入洛陽魏王北走尔朱榮奉魏主魏主已敗死慶之還歸

九月癸未上幸同泰寺拜御服行清淨大捨乙巳百辟三表請還臨宸極乃許

魏王假殺尔朱天柱天柱于洛陽宮

魏尔朱兆入晉陽入徙魏主攸于河東殺之立長廣王暉于長子建元延明右魏敬宗孝莊皇帝在位二年

以陳慶之都督南北司四州諸軍事圍魏縣城三年魏尔朱世隆令兵馬王恭碑屠陵王業亮請即閔帝改元昌泰

六月癸丑立故太子子華容公歡為豫帝王枝江公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譽為岳陽王

魏高歡起兵討尔朱氏陽仲遠來奔解斯塔高歡律天光送洛陽斬之使賈顯智入諫孝伯世隆

夏四月魏安定王至邳山高歡廢節閔帝戊子高歡五年陽王脩是為孝武帝改元大昌

五年魏置閭內都四博武直閭已下負以斛斯椿為領軍使

六年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雍州刺史賀拔岳夏州刺史宇文泰敗悅于上郡遂撫其衆魏主以泰為閭西大都督承制封拜

魏徙洛陽四十萬戶于鄴都之歡鎮太原都督中外專制

十二月宇文泰殺平原公主明日閔月帝飲酒遇魘而殂

大同元年泰拜行臺郎中蘇綽為大資令典機密三年魏主歸并三年初與東魏和親

魏丞相泰帥十二將伐東魏高歡將二十萬出蒲津高昂將三萬出河南來會戰

泰與歡戰于沙苑歡大敗

四年魏主遷都四年三月辛未然頭兵可汗女郁六閔氏為皇后

九月泰至自洛陽手之魏主入長安泰還屯華州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瑀為中衛將軍丹陽尹何歡容為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綱為僕射

七年魏以侍中宇文弼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東魏不復為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序

魏丞相泰頒詔書六條令百司習誦之收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交趾李贲并韶反九年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唐牢降魏

魏丞相泰伐洛陽東魏將彭樂入西營虜王公等而還

十年東魏以尚書郎崔暹為御史中尉以司州中從事宋遊道為尚書左丞

十一年六月魏丞相泰命蘇綽作大誥宣示于臣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作

十二月散騎常侍賀琛陳四事上下詔詰責之中大同元年夏四月丙戌罷是夜同泰寺浮圖災

詔通用足陌錢東魏高歡伐西魏圍玉壁五十日并州刺史李弼寬拒之歡不能克獲疾而退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勅海獻武王高歡卒子登嗣事

二月庚戌東魏司徒侯景上表以河南十三州內屬詔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鄴禹

故事

二年春侯景及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戰于渦陽景大

敗走保壽春為河南地復入東魏

秋侯景反于壽春冬齊江左貽賀王正德為帝

景攻建康陷東府諸州援兵至者三十餘萬景有聞

志自相抄奪而已

春三月丁卯侯景陷宮城自五月帝出幸淨居殿年

八十六

八月盜殺魏勳海王表王高澄率弟太原公洋副事

九月景將侯子鑒執岬達建康景殺岬及岬

永嘉朱先生通鑑三國六朝紀年總辨目錄卷之三
卷十六至十八卷

梁

太宗簡文皇帝

大寶元年夏五月庚辰東魏靜帝遜位于齊戊午齊

王高洋即皇帝位改元天保

八月王僧辨攻郢州刺史邵陽王綸已走死安陸

齊始立九等之戶

魏平文恭始籍民之有力者為府兵

二年春三月庚戌魏文帝詔太子欽立

侯景悉兵而上取郢州圍巴陵

夏湘東王使將軍胡僧祐陸法和擊景于巴陵擒任

約景敗走王僧辨追之所向輒克

秋景廢帝為晉安王立豫章王譔冬景弑帝廢譔而

自立

世祖孝元皇帝

永聖元年春三月王僧辨陳霸先破斬侯景僧辨鎮

建鄴霸鎮京口

五月丁亥湘東王下令以王偉既死自餘衣冠皆貴

被逼偷生猛士勲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十一月丙子湘東王即皇帝位于江陵

二年六月湘州平復王琳官爵

魏武陵王紀引兵東下至江陵敗死

僕射王僧綽還都建康帝不從

三年春西魏宇文泰廢魏主欽殺之立其弟齊王

齊中書令魏收復魏書上之

九月帝于龍光殿講老子

冬魏將于謹及蕭岑入寇圍江陵城陷帝被害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目錄卷之二

敬皇帝

紹泰元年春正月庚子。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

定。是謂後梁宣帝。

齊人送蕭淵明為吳王。王弟蕭融立之。陳霸先襲殺

僧。辦晉安王。即皇帝位。

天。年元。春正月。魏初建。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

冢宰。李弼為大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宰伯獨

孤信為大司馬。子謹為大司徒。侯莫陳崇為大司

空。自餘百官皆依周禮。

儀同齊軌及仕約等入寇至鍾山。陳雷先擊大破

之。廣清軌。

冬。魏安定文公宇文泰卒于雲陽。世子覺為周公

十二月。即恭帝禪位于周。

卷之十八

陳

高祖武皇帝

永定元年春正月。周公覺即天王位。封魏恭帝為宋

公。殺之以神農配。二丘始祖。祖獻侯配。南北郭廟。親

太祖。仍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六廟。其

有德者別為社廟。不毀。

二年。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楊愔為尚書令。

周宇文護廢其主覺為略陽公。弒之以寧都公。妹為

天王。是謂世宗明皇帝。

冬十月。梁帝禪位于陳主陳王霸先。即皇帝位。改元

奉敬帝為江陵王。

庚辰。設無座大會。帝出。跪前。服拜。

以王琳為湘州。二州刺史琳不就。徵收侯安都周文

育于泥口。因之。

王琳迎永嘉王莊于齊。立為梁皇帝。改元大啟。

齊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三年。齊殺尚書右僕射高德。改

齊。誅元出哲等二十五家。因元韶等十九家。盡誅。請

元七百餘人。

六月丙午。帝殂于瑳瑳殿。太后召臨川王椿立之。

九月。齊顯祖文宣帝殂。太子殷即位。是謂廢帝。

周始興皇帝改元。

世祖文皇帝。天嘉元年二月。齊常山王演。長席王湛。魏尚書令楊

僊侍中。洪子獻。

周宇文護弒其主毓。遣訪立其弟魯公。世是謂高祖。

武皇帝。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自立。是謂孝昭皇

帝。

齊主盡草頭祖之樂。

二年。齊主盡草頭祖之樂。周以大家宰護為都督中外

諸軍事。令五府總于天官。

冬。齊孝昭帝殂。廢其太子。年立弟長廣王湛。是謂

世祖武成皇帝。

四年六月。司空侯安都賜死。

四年。齊初秋。年正月及齊師戰于魯陽。齊師大敗。

三月。齊初秋。年正月及齊師戰于魯陽。齊師大敗。

齊。齊受田租調法。

夏。帝捨身于太極殿前殿。

齊。齊受田租調法。

秋八月。周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齊歸周。晉公護母閻氏久護會突厥伐齊。大敗于郢

陳

臨海王 伯宗

夏以安城王固為司空
六年齊主禪位于太子緯是謂後主自稱太上皇帝改元天統
齊改諱高祖又宣皇帝為威宗景皇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上頒于有司避太子伯宗即位

光武元年二月詔尚書左丞王通中書舍人劉師知
下廷尉賜死中書舍人殷不佞免官尚書左

僕射劉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
二年十月太傅安成王項廢帝為臨海王殺帝弟始

興王茂
齊世祖孝成皇帝

高宗宣皇帝

天統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位
齊殺琅邪王儼殺和士開尋被誅
齊殺琅邪王儼殺和士開

為尚書右僕射
二年齊左丞相斛律光救宜陽敗周兵出汾北圍周

定陽
三年齊斛律光師還
秋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尋被誅

齊幽皇太后胡氏于北宮
四年周是使元年夏周主諒晉公護始親政事

齊殺左丞相斛律光
五年二月齊祖珽奏置文林館

齊侍中僕射祖珽出為北徐州刺史

齊殺蘭陵武王長恭

齊遣開府吳明徹界地北邊屢侵齊兵取秦湮和合
州 冬拔壽陽斬王琳

齊王殺侍中崔季舒張雕尚書左丞封季瑛
十一月周主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

六年春二月周文宣太后叱奴氏殂
夏四月監豫州陳挑根獻青牛詔遣還民又表上緣

成羅銀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七年七月周下詔伐齊八月遣使來聘

八年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太子詹事
周主命太子資撫西土同伐吐谷渾

九年春齊主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克鄆齊王奔晉州
太子傳位于任城王偕

齊主將來奔阿那肱引周兵追擒之任城王偕據吳
州不下周齊王憲討平之

周封齊主為溫國公
十年春吳明徹及周將王軌戰于呂梁明徹大敗將

卒三萬皆沒帝恨始結完以備周
夏突厥伐周幽州周高祖武帝自將五直伐突厥至

雲陽遇疾殂太子即位是謂宣帝
周主殺齊王憲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成中以揚州刺史始興
王叔陵為王官伯官臨盟百官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周大赦
周樂運典祠諸朝堂陳帝八失賜御食而寵之

二月辛巳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傳位于太子閼是
謂靜帝

冬周將軍韋寬拔壽陽梁士存拔廣陵江北地皆入周

卷之二十

陳

十二年五月乙未周宣帝殂

公楊堅受遺輔政以御正中大夫顏之儀為西邊

郡守

堅悉召諸王入朝稍誅之

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主禪位于隋已而封周靖

帝為介公

改封周宣帝皇后楊氏為高平公主

隋主盡滅宇文

隋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約言高書奏滅朕位務從輕簡

冬十月戊子隋始行新律

隋主詔境內之民生聽出家令計口出錢

十四年隋開皇元年春正月甲寅宣帝殂

乙卯始興王叔陵有罪伏誅丁巳皇太子即位

長城公

隋開皇二年三月隋遣于新都初令民二

十一歲丁減役三日每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

調絹一疋為二丈罷鹽酒稅

詔求遺書

十一月隋深諸郡為州

隋詔書侍御史抑戎上書隋主請經國大事上自許

三年隋開皇四年五月初詔縣置長官

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得新附一百四十萬餘口

四年隋開皇五年冬十月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

禮部尚書尚書陳主親碎務

隋明元帝廢太子為其與王立始安王深為太子

秋梁主琮朝于隋隋主遣崔弘度攻江陵梁安王

暕獲其民梁奔隋主封暕王為當公

隋謀伐陳大作舟楫入諸家之隋主曰吾願行天誅

何密之有使投于江

二年冬隋大舉伐陳以晉王廣秦王俊隋國公楊素

為行軍元帥八道並出凡攻管九十兵五十一萬

八十

三年春隋賀若弼臨江口韓擒虎臨南豫州隋主命

克大都督高澄討弼若弼戰于蔣山大敗沒當虎

入達魯後王逃入并就獲之遂滅陳

隋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詔天下儉武修文兵非禁衛邊防皆停罷老弱民

閑甲杖

史 280-462

秋八月閏中大旱人飢常幸今陽而百姓就食山東
始謂公卿以下各給祿田

十五年春幸解州至原秦山崩地天
仁壽宮成

十六年秋詔諸司律外比諸官

十七年秋詔諸司律外比諸官

十八年冬十一月校古武侯將軍用勳王受封

十九年秋左僕射封國公馬頌

二十二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日長故也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日長故也

二年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

三年龍門王通詣國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
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間讀易經詩書並理學以廣
門人自遠而至者甚衆

四年夏四月上幸仁壽宮秋七月甲辰上崩

八月二十州地管奏王諒反尚書僕射楊素討平之

冬十月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丁十二歲丁

賜婦帝

大業元年二月詔楊素宇文德意建東宮復收復同

封德彝普顯仁宮

五月梁西死

二年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秩必有德行功能始

然顯著者進班之

九月置洛口倉

三年正月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請襲處帶

夏四月甲申中始領大業

四年民部尚書奏金兒關人戶是歲諸郡計帳直丁

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

五年春正月詔天下均田

六年六月敗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

徵周齊舉散樂恭配太常

七年上幸洛都詔將伐高麗戰士餽運遺項于道苦

役者始為辭

八年正月親伐高麗

三月上臨戎于遼水橋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死之

九年四月駕度遼都尚書楊玄感反于黎陽

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

三月殺右驍衛大將軍尉公李軍持皆藍李敏直滅

其家以敏名應圖讖且用宇文述之謂也

十二年納言蘇威併子孫三世除名

七月上幸江都宮奏信郎崔民家上表諫不宜巡幸

上大怒斬之駕次汜水奏信郎王受仁以盜賊免

斥請遷西京又斬之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江都五月甲子太原留守唐公

李淵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起兵東都六月建大

將軍府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以世民為煬煬公

分將六軍

李建威將兵拔西河郎新郡丞高德儒

七月淵以元吉為太原留守八月敗宋老生于霍邑

次龍門求助突厥

十一月李淵克京城遣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

皇帝大赦改元義寧以淵為大都督中書令大丞

相

永嘉朱先生通鑑三國六朝紀年總辨目錄卷之三

永嘉朱先生通鑑五代紀年總辦目錄卷之四

後唐

莊宗晉王

(漢州)

天祐四年三月戊辰皇帝遜位于梁朱全忠

四月甲子梁王即位戊辰大赦改元開平國號大梁恭帝為濟陰王遷曹州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乙酉梁封兄全昱為廣王

五月戊辰梁詔禮部尚書蘇循及刑部尚書張祥等十五人並勒致仕起居即蘇循所歸田里

十一月壬寅梁詔赦逃軍雖文而之聽還鄉里

十二月丁卯晉兵寇洛州

五年正月莊宗晉王克用薨

晉殺內外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軍節度李克寧

五月辛未朔晉敗梁兵于吳城取上黨

晉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戊寅淮南節度使張勳殺吳王楊渥源弟陰演立勳伏誅

六年廬龍節度使劉守光執其兄橫海節度守文

七月梁以劉守文為燕王

七年六月匡國節度使長樂崇敏王馮行襲卒崇崇

政院直學士李延權知匡留後

吳制置使于新塗遣兵戍之

八年梁敗元乾化正月丁亥晉敗梁兵于柏鄉

八月甲子燕王守光稱帝改元應天

九年正月晉敗燕祁滿閣下之 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降晉劉守奇劉去非奔梁

卷之二十三

莊宗

天祐十三年九月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

晉已以毛璋為貝州刺史于是梁河北皆入于晉

十四年二月晉壽州刺史盧文進程家客軍防禦使李存矩遂奔梁丹

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

十五年三月壬寅朔蜀主王建殂癸卯太子衍襲林

帝

十六年四月淮南楊隆演即吳王位大赦改元曰武

義用天子禮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封東海

王

十七年四月梁河中節度使朱友諒襲同州殺其節

度使程全暉來附于晉梁遣劉鄩擊友諒李存審

敗之同州

十八年十月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

子都幽處直來附于晉已王因以都代處直

十九年十一月戊寅特進河東監軍張承業卒

同光元年

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

尊母晉國夫人為皇太后嫡母恭國夫人為皇太妃
以天祐節度使堂書記張嚴為工部侍郎相庸使支
度務使孔謙副之
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
曼敗之八月梁人克澤州
梁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來降九
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遞坊敗之
十月丁丑取曹州 戊寅梁主自殺 已卯滅梁
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鄭珣蕭次等
二年正月敕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所蓄不
以貴賤並遣詣闕
郭崇韜獻營軍錢十萬緡
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皆入外府充經
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
二月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相庸使貸民錢使以賤估償 知汴州劉質上言不
報
五月壬寅以梁教坊使陳儕為景州刺史內園栽接
使儲德源為澤州刺史
三年正月庚子如東京 毀即位壇為鞠場 二月已
巳聚鞠于新塲
秋七月壬寅太后崩
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
為招討使以伐蜀 十一月己酉蜀王衍降
以軍儲不足許于唐主吏部尚書李琪請除折納紐
配之法

明宗

天成元年正月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

于蜀

二月李嗣源反

四月丁亥優人郭從謙弒莊宗

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京兆守張鉞斷咸陽浮橋拒

繼岌自殺

出莊宗後宮少者千餘人及蜀中所送宮人任其所

通

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

丙午即皇帝位

庚戌賜太原尹張憲元

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誅宦官

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汪工部尚書任圜並

書侍郎同平章事國仍判三司

李紘冲給欽復姓名為溫韜段凝

乙巳救朕二名不連袞皆無所避

七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擬辰州刺史章說

滁州刺史

二年三月辛會節園羣臣買宴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 十月乙未

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園

二月

三年五月己未敕聽民造麴秋稅畝收五錢

九月乙未誅溫韜段凝

四年夏四月禁鐵錫錢

後唐

明宗

長興元年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街內指揮使遂

其節度使珂士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

揮使樂秀獨討之辛亥自通執秀溫殺之

二年二月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

節度使

三年十月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國家有不可懼者五

有深可畏者六優詔獎之

四年八月辛未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十月敕令邊吏持買胡馬給養其數以聞

十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 戊

潞王

清泰元年二月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降

隱帝出居于衛州

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來迎

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

戊寅弒閔帝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八月癸酉帝還京以來道阻八萬

二年三月太常寺史存德上言虛誣內外文武之士

請編加考試

契丹入寇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宋益兵運糧

七月盧文紀上言請復延英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

側

卷之二十六

後晉

高祖

天福元年正月丁未以端明殿學士呂琦為御史中丞

十一月丁酉契丹主冊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敬瑭是

日即位柳林劉崇劉漢漢承福順新極漢武雲應

襄朔尉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三十萬匹

甲子唐太原招討副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以

降契丹

丁丑潞王歸洛陽已卯晉帝至河陽遣契丹十騎張

浞池辛巳潞王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 美登樓

二年正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維翰兼樞

密使

六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

辛丑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為端明殿學士

三年二月乙未詔趙百官上封事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

敕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僦役

八月戊子兵部尚書王權以不使契丹停官

四年四月甲申發掘密院以印侍中書

五年六月李崧奏諸州倉糧于計帳之多所餘頗多

敕倉吏貨死各痛懲之

六年春遣兵北逐吐谷渾破之

十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

唐王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說調兵興役及

他賦斂皆以稅錢為準至今用之

七年六月乙丑帝崩于保昌殿是日與晉王齊王重

貴即皇帝位

官自曹監敕民食鹽錢如故

齊王

天福八年

正月庚午唐王李昇祖諡光武孝高皇帝廟號

烈祖以子齊王璟嗣位

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信為宋王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已卯寇貝州

二月庚申百官表請龍興詔不許

二年十二月丁亥樞密使中書令宋維翰行開封尹

三年十二月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宋維翰易州

刺史郭璘死之

易州降于契丹刺史郭璘死之

二年秋唐人拔建州虜王延政福州將李德裕泉州

將留從効皆降于唐

卷之二十七

後漢

高祖

二月辛未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即皇

帝位稱天福十二年

四月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梁城

六月甲子帝至大梁戊辰大赦復以汴州為東京國

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予未忍忘晉也

六月甲寅契丹蕭翰以兵圍張猛亡卒

救盜賊無問賊多少皆抵死四鄰及同保皆獻新

乾祐元年二月丁丑皇子周王承佑即皇帝位是為

隱帝殺柱重威

四月壬午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

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

漢隱帝

卷之二十八

後周

太祖 郭威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赦監國行室是

日即皇帝位國號曰周改元大赦 詔禁私屠庫收

斗耗罷進羨餘犯竊盜及姦者並依天福以前刑

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謀及親族籍沒家財

秋馬希範與弟希崇爭國唐將邊鐔廣擊之遂撤湖

南

二年五月庚申東征乙亥克兗州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

九月庚午禁比邊停鼓吹昇

辛亥禁民越訴不能書者聽批素紙

十一月癸酉救民間所輸牛皮十分減二計田士頃

稅取一皮

顯德元年春帝祀圓丘大赦改元

庚寅帝祖于洛德殿乙未宣遺制 丙申晉王即皇

帝位

廣順三年正月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

廬牛農藝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

始築園丘社壇壇作太廟于太梁

已亥侍衛馬軍都指揮樊受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

四月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萬陵廟號太

祖

庚申大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

五月庚午至自太原

世宗

始簡總諸軍進曉勇斤龐老士卒盡精所向皆克為節度使

五月丙申復置永安軍于府州以府防禦使折德辰

顯德二年四月教翰林學士近臣等以下二十人著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比部郎中

王朴所對上嘉納之

毀寺院非教額者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度

九月丙寅頒銅禁

六月壬戌以樞密院承旨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點

檢三司事

十一月朔命李穀伐唐

二月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

三年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

二月壬午景使其臣鍾漢來奉表

丙戌取揚州 辛丑取泰州 三月取光州舒州常

州 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 五月乙卯上至淮

南 七月楊光舒滁州復入于唐

十一月乙巳殺南唐使者右僕射孫盛

四年春二月己亥南征水軍

三月丁未克壽州辛亥唐清淮軍節度使劉仁贍卒

四月癸丑前許州司馬韓倫免死流沙門易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

五年二月丙申南唐道表獻虞舒黃四州畫江為

界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詔文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十一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三人

十一月丙戌詔諸色課戶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

州縣官並支俸錢及米麥

南唐太博兼中書令楚公宋齊胤歸九華山

六年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薨

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買進奉院于京

師 戊寅詔報不許

六月癸丑皇帝崩于滋德殿

甲午皇子梁王宗訓即位

永嘉朱先生通鑑五代紀年總辦目錄卷之四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排卷之一
蜀漢
昭烈皇帝

章武元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備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九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家以傳子自漢以來有是言也然以世本推之竟與蜀國皆黃帝高陽氏之後虞夏宗法皆播黃帝而祖焉陽雖世有先後遠近德有隱顯賤貴其為一家一姓無疑也由是觀之竟齊之傳舜禹雖不以天下私其子固亦豈以天下而輕諸人哉不以天下私其子故將有以安天下之心不至天下輕諸人固將有以定天下之志神器至寶也天下至人也苟不先失之一家而輕授諸人則是塗之人皆有覬覦僥倖之心矣田無聖人焉能使人之無爭心乎漢有天下四百二十五年傳位授統二十四帝叔季受弱篡竊紛起昭烈以帝室之胄志復宗社而力未能固至之暴速正位號以帝子蜀其為高帝之裔孝景之孫一家一姓要不可誣也然自帝蜀以來其立國部人詔氏交鄰固皆自以為漢矣未嘗一日稱蜀也其可不系正統乎陳壽蜀書竟魏通魏於紀而僭備禪於列傳不正其國名謂美而特地之以蜀是已非史氏之法司馬文正公之修通鑑也正其為漢矣獨以其族疏遠不能紀其世數遂比之宋高祖稱魏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格後夫光武以長沙定王之後誅莽而起而陽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欲誅魏而起已蜀事正相類其不得為近屬固同若昭烈世次不記特作史之日蜀之文獻雖或存耳以成敗存亡而為大取非大公至公之論也若大劉裕之業宋也繼司馬魯季界之國南唐也曠餘

乎今漢祚方移昭烈已立立國四紀討賊不傳於世則相接於我則有關於名號則正於史法則順而陳氏司馬氏獨然之謂何竊嘗竊之大宗之無後得遠孫而繼其世猶賢於血祀之絕滅有千金之產不能守得宗室之能者眾欲而保藏之猶勝僕隸之肆謀劫也至以建安二十五年築漢而明年昭烈即位是漢國未嘗亡後主以安興元年降魏明年至洛陽又明年而晉代魏是魏雖傳世三四回未嘗能絕漢統也以昭烈而繼孝獻以晉武而繼後主則正統定而史法舉矣晉書裴潛作美晉陽牧魏魏而不之紀余蓋有取焉故余記漢事雖魏不紀特以昭烈後主為正庶幾先儒之志云

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亮示朝俗為皇帝以下帝之國成都也許靖為蜀郡太守蜀郡降帝以是靖之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而無其實亮加敬重以慰遠近之

望帝由是禮而用之以慰眾望也今余樂與統緒妙選賢能乃以素所見薄之人使處端揆以為諸葛公之副豈式

商容斬丁公封卓茂之意哉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辛巳安皇后吳氏立子禪為皇太子六月立皇子承為魯王理為梁王

帳下將張遠殺車騎將軍張飛
將有五仁足以謀敵而使人不忍投信足以事敵使人不忍欺智足以謀敵使人不敢侮威足以震敵使人不敢犯施恩布惠而遠人懷附授鉞監國而敵國自服上禮道術之士而為之師畏英傑之士而為之佐羅謀之士而使之開虛已而受命焉而敵不敢當次也臨士卒如父母懼恐其失所愛士卒如肌膚惟恐其磨滅甘苦與同好惡與通而無異於己之室如是則人為之效死而天下其歸

又次也料敵如神出奇無窮決機瞬息人莫能支千變萬化人不能窺是以攻無堅城戰無銳師者是之謂智將是又其次也至於撫劍奮袖褰旗援袍先登陷陣所向披靡雖有資斧之力尋邑之衆莫之能亢者是之謂勇將人斯爲下矣若關羽張飛之人品其猶在四五之間乎羽飛以驍雄剛烈之氣待昭烈於顛沛離落之中寢則同床恩若兄弟關人廣衆侍立終日不以曹公厚遇而忘故主不以嚴顏抗拒而肆誅殺謂非賢有德不可然羽刻而自矜善待卒伍而獨於士大夫故致傳士仁摩芳懼而降敵以敗垂成之功飛暴而無恩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故致張遼危疑而生變雖懷宏遠之略稱萬人之敵而終無補於漢者由不學之故也大學之教曰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於上無以使下使羽飛知絮矩之道則其遇士大夫也敬而有禮其遇士卒也愛而有恩奚至待於其一以至

敗亡哉

秋七月帝帥諸軍伐孫權破權將李異於巫軍次秭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共

昭烈之伐吳也其說有二荆州之地不復則無以取中原關羽之仇不報則無以使羣下是以憤激不顧剛決必行雖有羣臣之諫孫權之悔罪請和終莫之止也善乎趙雲之言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立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可謂深切著明知天下大體矣以昭烈之明曾不之聽而諸葛武侯之賢曾不及是

治魏能得荆州遂可以興漢乎志大而不就師出而功不成蓋有天道行乎其間豈人謀之過哉武侯表後主有曰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漢事將成也吳更遠盟關羽毀敗祇歸蹉跎曹孟德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夫不之帝又矣顧豈關於此役成敗而武侯云是直以是行可以治魏耳以昭烈之能而敗於陸遜以武侯之賢而致飲恨於法正之不存非人也天也

秋加九錫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天下必然之理也爲國而無是臣則不可立國爲臣而無是心則不可以爲人善觀國之盛衰者以此而已孫氏之起江東非有王命其踴躍而報討也初無以異乎盜賊今蜀兵在郊國勢岌岌方卑辭厚禮遣使稱藩以求援于魏魏人封之王爵加之九錫且歛

兵撤戍使吳得專心禦蜀無牽制之憂其在人情固假是爲重以紓旦夕用爲寵光以煥煥遠近也然魏使入門一下車張昭遽叱之一與權盟秋中郎將徐盛忿憤流涕願語同列以不能并許洛谷也蜀爲恨憐憫悲便聞者感動臣下憂國愛君之氣不忍其屈辱至此國安得而不興乎以漢魏之疆終不能以加吳以吳之孤立終不至折入於魏與漢鑑脚而立傳世獨久者其以此也夫

章武二年春正月丙寅日有食之 二月帝遣兵義道僛平六月爲吳將陸遜所敗將軍馮習張

秋八月收兵還白馬司徒許靖卒 九月魏曹休伐吳吳伐元黃武臨江拒守冬十月詔丞相營南北郊於成都十二月吳太中大夫來聘

太中大夫宗璋聘于吳 漢嘉太守黃元叛

後主

建興元年春二月丞相亮至永安 三月黃元叛臨卽將軍陳賀討元平之 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宮年六十三諡曰昭烈

成王之願命也以洪濟千艱難柔遠能通屬諸公卿其所戒救康王惟無冒貢于非幾一語而已何其簡哉夫幾者事之微心之所形見也事不謹其微心不謹於未發則其流邪僻而產禍亂有不可勝救矣舜之所以兢兢業業安厥止而教天命者以是為要帝王授受之心法無大乎是也昭烈末命以安國定事屬之丞相所告救嗣君不過畏相與學賢德服人為善勿為惡數語它固弗及也且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小善而不為此舜成王之家法而昭烈願得之以傳其子豈不盛哉或曰昭烈武侯之治漢用帝王法度至其教子則雜以六韜商君之書而武侯所以教太子者亦不過六韜管子申韓豈其術至是而猶少

貶耶余曰不然古人之教其子與大臣之告其君皆相其質之優劣而為其術之先後補其偏而救其闕矯其過而掖其不及是以能善苟為不然則以術數而教景帝終以虧寬厚之德教成帝以論語禮服祗以益其優柔耳禮記具聖賢法度漢書備祖宗典則六韜知兵家奇正管商申韓明治國智數使後世復孰乎是擇善而力行之庶其可補歟

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

國君繼體踰年改元禮也章武三年五月華稱建興考之大義體理為遵陳壽國書論之矣延翼室宅宗為天下主書紀以為法魯昭公十二月乙未薨于乾健明年十月癸亥薨至于魯戊辰公子宋即位魯踰年無君春秋書以為讓今昭烈以四月崩五月梓宮還成都禪始即位無乃非春

封

秋之義乎竊嘗論之大位姦之伺也大喪邪之窺也先君不得正終于路寢嗣君不得正位乎樞前尤國之大變也昭烈創業未久征吳而崩于外嗣子方監國丞相方承末命不俟喪至而先即位固無以少見人子不得已之心強敵在境姦賊內訌國勢未張民志弗定即位而不改元又將何以一天下之心新天下之視聽哉緩於即位而亟於改元正權事之宜制姦邪逆者之本固不當以平世論又不當以制於疆臣而不得違者比也諸葛公處此其斟酌綽綽之審矣顧安得以是為庇

丞相亮為武都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人之見識各有齊量其謀畫不能皆善其聰明智慮不能皆盡也雖有至聖聰明之德未有不資人以自輔者以舜之聖雖合羣賢以自佐而禹皋陶之賢亦必俞叶以相切磋成王之賢雖賴康公以自弼而周公之聖亦必受人之微

言以為啓迪君與相一體其所求乎下而願受歲諫者同是一律也自漢以來議論文墨之士專以納諫為人主盛德至於輔相則反以謝賓客用已見為賢豈不戾哉孔明相漢之法獨以集眾應廣急益為本前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動見啓晦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必盡後從事於漳足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與此四子終始好合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董幼率參事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其自叙聽納如此至發教辱下猶有人心苦不能盡之疑大孔明才蓋四海身居端揆而顧一國其虛心無我好謀能聽一至于乎是天下之士苟有寸長片善畢見淺聞孰不樂告而盡善乎天下之士各盡其所有盡言而樂告之以是而施設發置則過誤悔吝之失後時後節之患固應絕少矣非山之敗孔明曾不諱悔也盡布所失於海內且下教曰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歲吾之闕則事可定賊

可滅功可躋足而待矣夫治國不以政理為能而以求言為善討賊不以機權為急而以攻己關為先此聖賢之堂圖禹周公之存心也推是以往天假之年賊其有不平王道其有不興禮樂其有不作乎

益州郡耆帥雍闓遂太守張裔殺太子正卯附吳 牂柯太守朱褒趙蕤夷王 高定皆叛 立皇后張氏 冬十月尚書鄧艾如吳 魏司徒華歆等致書丞相亮亮作正議

立國有一定之規故雖債而必與治敵有一一定之策故雖弱而必振六國之折於秦者以其下戰規畫不定也蜀漢之所以困於匈奴者以其下和戰規畫不定也蜀漢之起志在合吳滅魏矣然吳既連盟而伐求好志猶未固也吳叛漢而臣於魏魏猶謂漢可使如吳也自鄧艾之聘于吳由是吳始合於漢自華歆等致書于亮使舉國稱藩亮不之報而作正議以諭意魏始不敢以虛辭曼說恐喝

乎漢矣夫據道討賊不在眾寡多寡整卒數萬以制四方光武嘗羸卒數千摧莽百萬此亮之素志一定之策所以立國而臨敵也然其數十年間以一隅之地策疲散之卒用貧匱之民奉昏庸之主對強狡之敵兵破而復合勢絕而復張缺鈇朽鈍而心不備財用殫困而氣不衰寧以是亡國而不肯一日自下於敵是沒而將玩視之玩死而姜維繼之歷年四十事猶一朝傳將三四心若一人終雖無成要其立國治敵之方豈可浪廢哉使不由是道玩歲愒日而不自立異威備大而速求下則斷壁與觀以降魏師不俟鄧艾鍾會之來矣

建興二年吳使張溫來聘 尚書郎鄧艾如吳 八月魏伐吳徐盛為疑城八月魏主臨江而還 冬十一月晦戊申日有食之

建興三年春丞相亮率眾討南夷 七月斬雍闓高定 益

州牂柯永昌越嶲四郡皆平

懷遠者不急近利務大功者不顧小辱魯文之入也鍾諸侯陸梁而未之治教民七年而後成城漢之捷悼公之霸也鍾楚爭鄭而不之校息民五年而後為蕭魚之會越王之敗也鍾會指平辱而不之耻訓富其民二十年而後為滅吳之舉使規近利而顧小辱安能成是遠且大者哉大雍闓高定不哀漢之喪而伐其守臣據其郡以歸于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諸葛孔明不以其為辱而求近利開闢息民務農殖穀三年而後用之一出而定南夷平四郡斬雍闓高定得其渠帥七縱而七擒之使之心服而不叛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裕軍國之用又二年而速反魏其詳審不輕發船晦不妄用所以幾成功業也計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武侯其有焉九月魏主伐吳至廣陵十月還許昌

文帝在位七年三舉伐吳其二皆親行獨一遣將耳其遣將也五軍並發三道俱進然曹仁敗於濡須曹真敗於江陵夏侯尚死於渚中敵軍速退僅免覆溺帝之始出也時江水盛長數日魏雖有武騎千尋無所用之然龍舟飄蕩隔在南岸固幾有不測之禍其再出也見波濤洶湧數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然歸舟膠於燕湖則車復於徑路又幾有不測之禍自亦壁至此四無成則北之不能駕南之効大畧可觀矣使吳之所以自守不以小忿而奔同盟顯志協力以圖漢賊亦美至於屈節以稱藩詭辭以質子厚幣以入貢反以詭妄而致召兵乎然千里長江與魏共之不知所以自固之策而植木衣革為疑城假樓求以威敵其倉惶無策亦足見云

建興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夏五月丁巳魏王丕殂 太子叡即皇帝位 六月戊寅葬魏文帝

懲前卽而變法不若以身而自懲禁後卽而使之守法不若以身而自守知其變而懲之非不善也吾身之不能懲則徒法而無補故身者法之原法者身之流委也身不能守則徒法而無補故身者法之原法者身之流委也身不能然而力於立法法詳盡而身之闕失雖便周孔熟議畢變數繹而行之豈能懲久而無變也哉文帝開魏親賄漢氏之失欲矯去而卽傳之以漢室之亡救於官者之黷恣也於是選名士爲侍中常侍令宦者之官不得過諸令署恐其不信又爲之金策以藏石室臣不得奏事天下后后放不得后族之盜權也於是又詔後卽而盟誓之天下見漢氏之亂陵墓多致夷毀也於是爲終制皆以瓦器毋藏金玉恐其不遵又藏之宗廟而副在祕書以災異而勅三公漢之失也至是而詔勿勅以限年而爲選舉漢之失也於是而詔

合治雖出一軌至真歇收司戡然而不相紊班任庀職雖各以其官至共成天下之務則混然而無間斷焉曰子何以誅曰孜孜魯陶曰子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此職之所以殊也至弼諧舜德則同出于一召公曰子以臨民友民百君子保愛王威命明德周公曰子旦以多子隨御事薦前人成列答其師作周孚先此職之所以殊也至左右成王則同出于一未有紛拏無別而能成事亦未有睽絕不相聞達能成功也自漢以來能知是理以立國者獨孔明而已觀孔明之表先主令以宮中之事咨攸之禪允以警衛中之事咨向寵以攘陳姦凶恢復漢室爲己之職以斟酌損益進退忠言爲攸之禪允之任是內外一轡陟罰職至輕名位未嘗不異也至言宮中府中俱爲一轡陟罰職至重輕宜異同苟討賊不効則治己之罪以告先帝責攸之禪允等之慢以彰其咎其脈絡統躰又曷嘗有差外哉

變於孔明方死之日擁兵據險自相攻滅是豈有毫髮念
國愛君之志乎使行其策能縛夏侯憐而取關中雖亮尚
存其能使之終遠要東乎果可使遠要東而無後患則孔
明是役一出而遂敗北會于潼關之謀殆亦虛語耳孤軍
遠出而大兵不繼是使士卒送死于魏非策之善也天果
祚漢以孔明為帥凡將佐裨將皆存心如魏而用軍律豈
惟三郡遂降關中響應雲霓時有之望固足以懼遠近草
食盡之迎蓋將以傾四海矣用是二者而議孔明其誠
所謂以成敗而論人也哉

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因病而知養生雖庸人可以為仙因過而知進德雖中人可
以為聖因敗而知修政雖弱國可以興王物理固然無足
置恆盛矣孔明之補敗也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自貶
三等布所失於境內使有忠慮者勤攻其闕職兵將明
罰思過校通變之道厲兵講武以為後圖不以親愛而恕
馬援至流涕而行戰不以缺兵而嘉趙雲亦貶爵以懲敗
不以餘緒而賞債軍至藏入以須後賜政平而法今公志
一而號令肅以是而誅討罪叛雖橫行四海可也豈徒民
忘其敗哉

吳都陽太守周勳為叛誘魏將曹休

九月曹休率諸軍至

皖吳將陸遜大破之夾石 十二月亮帥兵出散關圍陳倉

斬魏王雙

建興七年攻武都陰平二郡平之以歸復策亮為丞相

校成敗籌強弱量敵而後進應勝而後會者用兵之常也
至迫於義而動寧死而不敢惜則成敗有不足論迫於勢
而起寧危而不敢言則強弱有不足言遇父兄之難雖血
軀碎首力關而不恤猛虎臨其後至踰崖涉險疾避而之
自止者是豈可以常情論哉觀孔明所表後主六未解之

詞非不知力弱敵強未必成事然敗於春樂傷而未愈
治兵於冬累創而復戰者正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可偏
安也故曰伐賊亦亡與其坐亡孰若伐之此明道不計功
正誼不謀利者之事非管晏孫吳之法也然一出而斬王
雙平二郡強弱成敗亦豈有常哉

夏四月丙辰吳王孫權即皇帝位改元黃龍遣使來告

衛

尉陳震如吳吳王與盟約中分天下
魏之帝也以其益漢吳之帝也以其叛魏自蜀而論魏則
扼父兄之吭而據其室吳則乘隙而利盜也魏則禦人于
國門之內而越其貨吳則穴坏而為利也繩之以先王之法
皆所當誅而不赦治之以司寇之刑固當原情而為等差
蜀之急魏而緩吳愧吳以帥魏者非特應權通變之道益
亦董事審勢之序也蜀自昭烈屢講好於吳而約伐魏或
者以為資其掎角之助要實不然吳之保江自守意望已

定上岸擊賊固自無心蜀能克魏亦非吳之素願也鼎足
並立使彼此無以相上尚得以自安江許實其夙心耳終權
之甘蜀雖屢舉吳終無一旅之助以孔明之智遠屈已早
辭與相結納者但欲專力事魏免留東成亦欲困魏使分
兵備吳河南之眾不得盡西耳界西關之盟雖與劉鴻壽
之約相類使孔明果克曹氏而平關洛爭方始固誠不欺之
能端坐取分乎鄧芝謂并魏之後戰爭方始固誠不欺之
語然奉幣而欺二國乃為是言以相告非使事之指也

六月戊申魏主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

曹嵩為宦曹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而世語傳皆
以為嵩為夏侯氏之子操與夏侯元違為從父兄弟陳壽魏
書亦傳曹仁曹休於兩吳之間操之王魏至之蓋漢雖追尊
嵩而不敢及騰重宗姓也至獻嗣位併騰而追帝之失生
民之義矣春秋之法深惡以異姓為後者以其亂嫡統絕

宗祀續婚姻也儒者論秦晉之事猶以始皇為不韋之子
欲變而為呂以元帝為牛金之子欲削司馬氏而氏牛
夫羊氏先幸於不韋有身而歸昭襄不彌月而生政固不
以是而妻國姓始於無稽矣至於宦官之無子養子之非
其子焉標之非曹氏不侯智者而後始知也至明帝以騰
為祖獨不與明辨何耶夫娶妻不娶同姓買妻不知其
姓則卜之同宗族繫姓氏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天下之大
義也元遜之子戀於操則從叔父而操之女清河則操之
再從兄弟也以根而配清河不顧乎宗姓之實則是壞人
紀而悖天倫也一時可以欺天下之公議後世之史筆其
可隱沒乎

九月吳王遂都建業留太子登及高書九官於武昌 十二月
丞相亮從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成於鴻陽築樂城於城固

建興八年春吳王使將軍衛溫諸葛真將甲士萬人浮海求
夷洲費劉欲俘其民以益眾 六月魏大司馬曹真自子午
谷寇漢中丞相亮次成固亦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
赴漢中九月魏師還

孔明自謂才弱曹操昭烈謂孔明之才十倍曹丕以操之強
再駕漢中而不能克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之功曹真
淫侈之獻輔以窺視之懿當孔明數十年經理之功曹真
乃欲數道并舉而以圖蜀不亦妄乎魏之君臣大豈不知
蜀守禦之固非可以猝犯孔明一節制之師非曹真等輩所
可遽禦也而其不顧得失冒昧一行特欲外示威武震壓
天下耳然兵行未遠兵刃不交陳羣華歆楊阜王肅之流
馳疏而爭入谷之道未成班師之詔已下由是觀之則魏
畏蜀之形可見蜀能取魏之實可卜矣
十二月吳王攻魏合肥城不克而還

建興九年春丞相亮使李平以中都護署府事亮將兵圍祁
山擊敗司馬懿 六月亮以糧盡退軍與張郃戰於木門殺之
世之論者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為恨然以史
考之則是役也懿以郭淮費曜徹亮而敗於上邽以張郃
追亮而死於木門懿自按圍城中道以向亮而乃大敗於
魏延蜀相吳班之三將喪甲首三千元鎧五十鎰還保營
亮書不與交鋒也時亮垂兵遠出糧餽不繼懿以銳師大
衆乘氣而扞禦之猶復如許兄亮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
於中原威靈震乎遠邇也田積糧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
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
謂不及一戰以決勝負者必非先儒之語也
都護李平免官從梓潼郡以其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
鮮之短也焉與纂叔之囚也而其子為卿士此聖人之事
舜周公之用心也孔明之變詐廢李平而用其子以參軍

事其舉得取捨至公無我與古人是異哉夫平與亮同受
遺詔在永安則守留編每出軍則知後事其至心相與契
分深厚要非他人所能及也一以反覆傾詐遂貶黜之
遠郡不以故恩為懷其子可委任輔佐即同參軍事不以
私怨為嫌非盛德誰能若是乎宜亮之卒平為之憾慟以
至覆身也

吳中郎將孫布詐降魏誘楊州刺史王陵破其督將
建興十年吳王改元嘉禾 魏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
軍自海道襲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公孫淵豫斬擊吳使周
賀於成山而還 吳將陸遜攻魏廬江不克
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魏改元青龍 公孫淵遣使稱臣於吳
吳遣太常張彌將兵浮海封淵燕王淵稱藩等首送魏 吳
王擊魏新城不克 南夷郡豪帥劉胄叛將軍馬忠討平之
張翼為降督綏南中郎將以持法嚴峻遂致夷叛翼方界

不足以成功四也四者而或一闕焉固將不能以有成漢廢而魏幸存其果皆天運者乎以君德論之後主固庸也然自建興以前丞相猶用事之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農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蓋猶未有與德也若夫明帝窮土木之役以躡秦漢之侈極游觀之娛以快耳目之欲後宮數千采擇未已工役百萬誅殺不常其將何以少勝後主哉以將來論之孔明之用師也堅重而安靜安靜則易動堅重則易以進退其止也如山其進退也如風加之號令明實則信士卒用命蓋自方虎以來未之或見也而司馬仲達乃以險賊篡盜之心而敵元忠以詭譎僥倖之兵而當節制獨為堅忍不校之形而自蓋其怯縮不敢當之實難開曼堅壁足少安於請戰之日然反兵焉抑猶不免膽落於退軍之後其將何以終禦孔明哉以民心論之

則孔明信義義固結天下響應之聲所至如歸去者感悅而願留住者憤勇而致死不特祁山一役也魏方事役勞苦男女怨曠弄稼穡之壤以養糜鹿奪士民之妻以配軍士又將何以霸天下哉上而君德既得失之相遠下而民心又怨慕之不同使天少祐漢孔明尚存遠之歲頃因渭濱之師傳檄而合夷隴杖筆而下閬洛秦雍河洛之間其不擒僕而魏奔孔明而從仲達必矣屯田之功未成中營之星先隕魏曆得以少延與千得以篡盜蓋實有天數云葬忠武侯諸葛亮于漢中

孔明在南陽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陳壽辨次其遺文而備論之以為英霸之器管肅之亞匹信乎余曰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疇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若陳壽考美足以知孔明哉切嘗論之孔明之於伊尹志同而迹一所謂雖異處心畧同雖聖

賢之稟不同其為王者之佐則一要未可以差殊視也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狂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澤則有納溝之耻上德不純則有捷市之愧以遺民在虎狼之吻為一己之罪以漢室運興復之効為一己之責同是自任也然古今常理自任者易而難使人之皆任自信者易而難使人之皆無疑伊尹往來湯禁之間二國不以為甲而就禁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為逆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為專孔明兄弟分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為貪也昭烈未命令輔後主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為嫌其專國政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為偏行刑峻厲雖同列至愛而不之恕上下不以為虐盡民之力而以攻敵雖取劬歷乏而不之止內外不以為

為怨果何脩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亂離絕耳夫人之汲汲擊擊自壯至老自旦連暮者小則為溫飽自適次則為妻子充足又次則為聲稱華美而已孔明夙興夜寐將二十以上皆躬覽之所養不至數升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娶婦河南不以資色計也傳兵谷中即使其子與諸將子弟同其勞辱都將相三十餘年身沒之日內無餘帛外無贏財所業于孫不過向時桑田讀書不務精熟獨觀大畧為文不難文采而過於下筆曾一身一家之不暇計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虐國人以利其身乎伊尹之堯也葬于亳孔明之堯也葬于漢中其愛君憂國之心死猶

不替固未嘗不同也此豈三婦反玷厚私家之蓄多賈賤

賈計垣屋之留者所可同年而語哉

楊儀魏延舉兵相攻儀擊破延殺之半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中郎將軍禰宇吳懿撫越將軍諸葛瞻領丹陽太守討丹陽山越十一月吳潘濬討武陵蠻

建興十三年春正月申軍帥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以

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後軍帥費禕為尚書令秋七月

魏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魏立皇子芳為齊王洵為秦王

建興十四夏四月帝至前登觀阪視汶水之流旬日而還

武都王苻健來降其弟將四百戶降魏

建興十五年春三月魏政元景初以是月為孟夏四月從地正也

以斗杓建寅而為歲首非自夏始也蓋自黃帝以來世用

之少皞命官也以啓閉分至定職帝堯曆象也以鳥火昴

虛授時使非建寅則中氣不定曆紀何自而正哉建子建

丑之法意者皆商周建國之初月故遂因之以紀歲事以

考廢置以受朝賀耳未必盡更月紀也商雖不可攷然周

以一月而會孟津故建子漢以十月至朔上故首亥史記

之紀秦亦告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非固改正也天正

地正人正之說蓋三才自然之數曆紀自然之氣地正以

建丑者日以日月初躔星紀也天正以建子者以陽氣初

復於黃鍾也其於人正猶止一二月之相先後固猶可言

也至於建亥不惟無義是以冬首歲豈天意哉周人之法

六官之長以正月之吉垂法于象魏六官之貳則帥其屬

正歲而觀之歲終而會計廢置是猶以夏正紀月周正會

事也鄭氏以月為周正歲為夏正豈其然乎漢自太初

始行夏時固孔子之志百王不能易也明帝用高堂隆之

言始用商正以春三月為孟夏四月史記其法曰孟仲李

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約祠烝嘗與今授時中

氣早晚皆以正歲建寅為序是亦自知其法之難行遂若

此之回互也魯不數年復用夏正商周之法豈可復行乎

陸以是年黃龍見山以為土德之祥遂勸諸改曆抑豈

不知先是四歲青龍見犀陂曹以改元矣不知其說也

之證而循夏曆乃獨以此用而商曆吾蓋不知其說也

六月皇后張氏薨十一月士子冬至魏主始祀圜丘

禘之說嘗攷之經矣雖禘太祖而及文武長發大禘併及

契湯故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言以其

祖上配所出之祖若四代禘黃帝與堯之類非以配天也

郊之說嘗攷之經矣以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地上之負丘

配以太祖以夏日至祭地於北郊澤中之方丘配以祖妣

以季秋宗祀於明堂配以五帝非於丘澤之外復有二郊

也天帝之說嘗攷之經矣運一氣而主乎上者曰天曰昊

上帝曰皇上帝上帝五行而分主四時者曰五帝曰上

帝摠而名之曰天神非於天與五帝之外復有所謂天帝

也自鄭康成引織緯之說而說經變聖經之說以從已故

其說太傳也以祖所出為感生帝其說祭法也以禘為負

丘祀昊天上帝郊祀上帝謂宗祀昊天上帝為負丘

其說周禮也謂祀天為郊祀元天謂禮祀昊天上帝為負丘

所祀天皇大帝謂禮天神為北辰以地祇則謂之崑崙謂

之神以后土謂土神祭所食者不惟禘郊之美晦昧而難

通而天帝地祇之名亦紛雜而不一漢魏儒者信傳注而

不信經信織緯而不信禮故其議祭祀始亂而難行矣

是以魏明景元之詔為負丘以祀皇皇帝天配以虞舜為

方丘以祭皇后地祇配以伊氏又為天郊以祀皇天之神為

地郊以祭皇地之祇為明堂以祀上帝不惟郊丘有二而天

之與地且皆有二三矣原其本初之誤皆出於鄭氏之解經夫郊丘大事也欲興起於禮典廢絕之後固當傳者儒羣有司之議時王肅在朝所論經禮多不從鄭氏之說不使平章而獨決之高堂隆一言盡用鄭氏不經之說豈不惜哉晉武帝自以爲王肅外孫始追記肅意并丘澤二至之祀於南北二郊其猶賢也夫

吳撫越將軍丹陽太守諸葛恪盡出山越之民分給諸將欲強其國者務聚其民欲富其國者務養其衆戶口盛則卒乘有餘民力饒則墾田日倍此古人治國之通法也故越王之報吳也至養胎穉以俟其長壯嫁鰥寡以俟其生育孫權之霸吳也至浮海求匱洲欲俘其民以益衆諸葛恪羅兵討山越終得其民以給兵其用心勞勩畫計迂遠一至于此今有民而不知養有衆而不知惜使去爲溫黃不賦之室家散爲游手不導之本業怨曠於職獲失時而

不之業夫墮於胎乳賊恩而不止是自求貧弱而不能竟也烏可以而不圖哉恪之出山越也繕其藩籬而不交鋒疎其稼穡而不寇掠首降者輒加撫慰敢拘執者特加顯戮此老幼相携悉皆降附歲期人數盡如本規欽

魏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後竟不行

任官而授之職因職而付之事事之治始可謂稱職職之理始可謂能官如是而爲底績故有實而不能官者反是事之不理也或致於敗事職之不循也或致於廢職於是而績弗成故有謹古昔之所謂考官以是而已又安用法哉致之於經舜考績無法法具於二十二職周之弊羣吏無法法存乎三百六十職使後之君相知乎虞周之意則清心正身以照臨乎上盡公貴實以綜核其首固將得賢否於行事廢興之中見功過於職業弛張之際又安用七

十二條如劉邵之說二十七最如唐人之制紛擾漚汨徒亂人意哉

十二月魏主命馬懿討公孫淵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一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二

蜀

後主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皇太子

子珍為安定王五月魏司馬懿斬公孫淵平遼東

公孫氏之據遼東自獻帝季年父子相傳至是三世矣淵

雖反覆變詐要非魏之叛臣也司馬懿奉魏之命而征伐

之雖本末始終無違棄使誅其罪人而弔其君庶乎良

將矣今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

千餘人築為觀雖項羽之暴不過是也奉是而歸之魏

魏之事國不復有三十年之久因是以業乎晉晉之有天下

下不能為數十年之安隱懷之變皆人所不忍言者天道

好還與夫嗜殺人之報於是可攷矣

八月吳改元赤烏詔丞相琬總帥諸軍屯漢中十一月

魏主寢疾辛巳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宇固辭侍中光祿大夫

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曹爽司馬懿甲申宇免以武衛將

軍曹爽代之今治使齋詔召懿於外

三代盛時人主之侍御僕從固非正人左右攜僕充用吉

士自一官一職以上莫不矯綴繩墨以隸六卿固未嘗有

主外之別大臣近臣之別也至秦之典乃以其愛習為人

主私人私假其權使與大臣抗未而以一公車御府令閹

之微得捧杯而與之贊人之贊人主而亡其國其禍固有可

鑒矣漢之興也武帝始置加官使文墨議論之位越次而

侍中得弄筆掉舌以駭外庭元帝優柔不斷使酒掃房閨

之隸傳命而主尚書因竊權盜竊以傾賢能光武獨攬權

綱使臺閣儒雅之士居中而與大政遂定議承制而控三

公自以為得駕馭之術不知舛舛離中外隔隔馴致亂

禍曾不之覺終與秦事無異也曹魏有國深懲前代之弊

而過防之欲使三公之知政以革委任尚書之失不使官

者預事以矯親信中高書之禍至明帝末年復懲黃初太

和疎遠宗室之失特用燕王宇使輔嗣主要非不善也獨

以寵信中書監令張放孫資二人之故遂使資放登床執

手強帝而為之詔奪燕王成命而付之曹爽司馬懿使相

數而至亡國夫信愛近習之禍流漫至此豈不大可畏哉

善乎將濟之言曰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使財

使令或能一之況實握事要 在目前倖臣蔽蔽之聞有

所割制眾臣亦因而問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欲吞毀者

必有所與功罪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下者或難曲附左

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仰信不復猜覷此宜

聖智所宜早聞也其論可謂深切若明矣使明帝早從濟

言不使資放得以弄機敗官燕王何至去國曹爽何至專

柄司馬懿何至召歸魏亦何至遽亡乎濟之一書雖不復

用於明帝便為天下者各寫一通真之座右庶乎近習無

能為宗也

延熙二年春二月丁亥魏立齊王芳為太子是日魏明帝薨

求諫者帝納諫者王侯諫者霸客諫者禮不求不納不悅不容

而且猶有敢諫者其國未底於亡也是以總章衛室之主

惟恐有言之不盡應語旅焚之世惟恐有聞之不行嘗仲

答犯之諫未嘗不悅聽於威文之耳雖肥義趙良之正言

且猶不至損棄於趙秦之間逢干未諫則辛榮雖棄猶且

無恙苟鼠之說不至撓一國而盡從之二世豈至遽亡哉

合是五者而論之則諫諍之有益於人國也大較若是以魏明

之淫侈無度而猶能保國傳後者其以是故故夫傳諍於

僅存之日立國於兩雄鬬爭之中雖嗣末生師旅數起大

姦大盜握重兵於外流涎而伺其隙此果何等時而可肆

侈極欲淫刑妄舉循始皇漢武之軌轍乎然忘敵國也將

濟諫之竭民力也王基諫之誅殺峻急也王肅諫之徙諸
盤鑄銅人也董尋以諫奪士女以配兵士漢安首以充掖
庭也張茂以諫脫內寵志游獵也則高柔諫忽災異而飾
游觀也則高堂隆諫至土木之役廢倉農桑保羣揚阜
辛毗衛觀之流又交疏而力爭之雖不求而未嘗絕雖不
納而未嘗拒雖不悅而未嘗辭雖不不容猶能忘也史稱
其吏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文辭鄙陋猶省覽
無倦此其所以保國欽然孫權以尚書稱詔而罷役民而
帝不責楊阜以少府撻御府史以問後官而帝不怒董尋
張茂以疏遠上書至為鯁切而帝不誅此又盛德之事宏遠
大度非可以淺近論也

三月蔣琬為大司馬
延熙三年春正月魏改元正始 使趙偽太守張嶷定越偽
郡

史傳終亮之世南人不反然張嶷傳言自亮討高定之後
越偽數反見後太守不取之郡只住安定去郡八百餘里
其郡徒有名然嶷之守越偽也縛魏狼以安北徼殺冬達
而安蘇郡實間謀以誅隗渠加勞賜以釋犍牛之謀捕
宿惡以復舊祿之仇收六縣以賊盜鐵繕城郭以還故鄉
開故道以便成都在郡十五年種落供職酋長朝貢邦域
安穆民夷悅慕惟張嶷撫夷蠻之術可嘉而孔明久任遠
守之効亦可師法也

延熙四年夏四月吳遣將軍全琮寇淮南與魏將王凌戰于
芍陂中郎將秦晃戰使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圍樊大將
軍諸葛瑾取祖中 五月魏大傳司馬懿救樊六月吳軍還
冬十月尚書令費禪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至冬還
延熙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往信
三月吳主遣將軍聶友將兵三萬擊珠崖儋耳

延熙六年春吳諸葛恪襲魏六安冬十月蔣琬自漢中還住
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 鎮北大將軍督漢
中

天下之大勢固有輕重而昔人圖天下之術未嘗無先後
緩急也先其所甚重而後其所甚輕急其所當先緩其所
可後雖屢跌瀕危而不可改是以事濟而功舉者皆高帝
之盛楚先由秦關光武之平群盜先定洛陽舉者皆高帝
警與人關而掉其身先制其心替則四股可使俱廢與人
爭而據其至先處其堂與則四隅可以無憂矣故關中者
天下之心背而洛陽在天下乃其堂與也捨二者而不取
雖得天下十分之八固將根本無地矣昭烈武侯一相契
合其大計大策固亦欲由荆而向宛洛由益而向秦川是誠
天下之大勢也哉他日樊城之師棄吳越而謀許下祁山
散關斜谷之兵終不後關中而指隴西者行初志也方昭烈

始得蜀孫權權使求荆州昭烈曰吾方圖凉州凉州定乃尽
以荆州相與耳非不知凉州之可圖也然為趙凉州之豪傑
其去張魯而歸蜀固用之以為涼收矣使假之兵甲北收
黨與而復冀城固可成也而昭烈終身迄不是圖孔明
他日之兵爭議南中者以未得關洛雖得凉州無補耳方昭
烈平蜀命孟達自梓潼取房陵使劉封下沔水以統達軍
同取上庸申耽以城降達以耽守上庸而以其弟儀守西
城非不知魏興上庸之為重也及襄陽之役關羽呼達為
助而達不行遂與耽儀降魏合上庸西城房陵三郡而并
守之武侯獨致書以序舊好達數相交通辭欲叛魏及司
馬懿征之武侯雖出兵而不之救者以荆州既失難得上
庸無補也夫力足以取凉州而不之取智足以得上庸魏
興而不之應獨鞠躬盡瘁從事於所難集之秦川則英雄
圖天下之畫亦可少察矣今琬嗣武侯侯相漢曹不深察夫

下之勢守前人一定之畫謂秦川道險運艱欲乘漢河以取金房又以涼州羌胡思漢進退有資欲遣偏師以制河右棄數十年經理之規而徇一切私智自便之計是豈知天下之大勢也哉夫漢中益之咽喉存亡之機會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蓋前人已試之論此昭烈所以盡銳而力爭武侯所以終身而坐守魏之君臣流涎搖毒欲吞望而不能也今琬以涪水陸四通遂與姜維據漢中之倫而徒屯之特以兵三萬付漢中而使自守之不幾引盜於門庭退守屋中乎異時駱谷之寇兵衆十倍漢中軍弱諸將皆恐使劉敏王平不先據興勢而皆守城不出徒俟浩兵之援於千里之遠漢中豈復存哉琬雖託意幽雅方整威重所圖二計豈世不施至徙屯一事近爲蜀漢之禍要於天下大勢未之深講也

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 魏太傅司馬懿將

兵入舒吳諸葛恪從屯柴桑 延熙七年春三月魏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姜維立攻漢中王平據興勢以拒之與不得進而還 以費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

延熙八年秋八月皇太后甘氏薨 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國守

延熙九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攻魏相中 魏幽州刺史母丘儉擊高句麗王位宮破之 秋九月大赦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

國之將興也其賢哲材俊之士無不在左右前後之列輔佐弼諧之人無不膺著艾壽藏之祉故能消除禍亂於兆朕之中維持社稷爲無窮之計及其衰也固有耆舊材俊在

厥服既無老成典刑亦廢惟茲邪庸妄之人黃綬而切大位或牢固而不拔康寧而永年此其所以不捫袂昭烈武侯之造荆蜀也收拾人才提策而器使之非不盡力一時智勇才力之士足以維持國祚者不過數十人而止然徐庶黃權隔絕在魏關羽龐德沮喪於吳龐統黃忠雖逝於成都未下之日張飛劉巴雖喪於章武建號之初趙雲楊洪鄧艾陳震又相繼彫零於建興數年之內馬良之死也三十有六馬援之戰也三十有九法正之卒也四十有五馬超五十有二諸葛武侯僅五十四而已今復以一年之內連失蔣琬董允二賢自是以後蜀無遺材獨孟光以直言免官年九十餘來敏坐事貶黜年九十七譙周年九十餘猶且無恙乃獨爲後主畫策降魏耳推是觀之則天意之不祚漢亦明矣諸葛武侯灼知天命之不祐漢以大義之不可不伸故其表漢後主亦曰自臣到漢中中間莽

年然矣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實有羌散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可以圖敵此所以不顧成敗不敢康寧連年出師以雪仇恥故

延熙十年雍涼羌胡來降衛軍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魏雍州刺史郭淮護軍夏侯霸戰於洮西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雍涼從之擊賈汶山平康夷反維往破平之 延熙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 九月治陵夷反車騎將軍鄧艾討平之 吳交趾九真夷反交州刺史陸胤平之

延熙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以太傅懿爲丞相左將軍姜維霸來奔

司馬懿始詐風痺以誅曹操操竟而計不遂終詐舊風而奮

曹奂曾與信之而志遂行奂之屠戮國誠得之於愚矣夫懿以耆年持重積少有時善而終身智畧不出乎諂偽之間其可耶也甚哉陳壽所傳奂事使誠皆若是固天地所不覆載如詐詔書發才人令使行教習為侯等皆扶掖齊王芳之過以嫁之奂也夏侯太初謂鍾毓曰吾當何解卿便為作執事遂夜為解令與事相附凡奂傳所記云云皆獄吏誣撰爾使奂少為身計從拒奂之策披車駕以起許下獄四方以討叛臣懿雖巧諂詐將安出今東歸歸死而猶以富家翁自期非至愚得乎範與何晏鄧粲見侯太初之流為奂馳驅雖浮華無實觀其所進省游晏視正人之論太初所議罷中正重刺史戒奢侈之語豈非不知治道者而皆不免覆轍於司馬懿之手竟乎痛哉史傳妄與太初王衍徒好莊老之書務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之以致西晉之敗故范曄著論謂

王何之罪浮於桀紂非不明也然易論語聖人之微言萬世理學之所折衷自漢以來講論衆矣今獨稱之易晏之論語得立於學官何耶
夏四月大赦 魏政元嘉平 秋衛將軍姜維出雍州不克而還 將軍李紹降魏
延熙十三年秋八月吳王廢太子為庶人徙故鄭賜魯王霸死立少子亮為太子
父子之際人所難言嫡庶之分不可不素正也孫權親賄袁紹以譚尚事立而致滅祀劉表以琦琮不相能而致覆國曹操以丕植相傾而致諸子之不自安則妃匹愛惡之間本支疎親之辨其可不痛哉今登死而立和和已為儲貳而反廢之衣服秩祿無以自別於其嫡及霸得罪又併太子而廢之立立數歲之亮非定嗣貽謀之法也天下禍變本無常所隨人主意向偏重而禍集之三國人

主如操如倫皆以泰世志願不竟獨權在位最久脫以愛好盛衰有所左右致其女兄全公主得以私意毀善擒扼諸子而廢置之獨不異乎陳壽傳權五子稱大子登德美至盛其師友賓客皆一時俊茂且親密禮待出入無別又私使立論互相品藻與漢之傳賢何異使登無恙當權昏亂之際處和霸均受之間未必能紹正統也況其母已久廢身復在外乎方登受儲命以先立右為情權固不悅慮之卒也登自武昌義行以歸侍側且以父離定省為請登亦自知其父外非自安之道耶
吳作堂邑塗塘以掩北道 魏征南將軍王昶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魏泰伐吳將軍戴烈陸凱昶破凱師 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延熙十四年春正月魏秦王基擊吳兵皆破之 四月魏大傅司馬懿薨大尉王凌於壽春交迎降自殺六月魏賜楚

王彪死靈錄諸王公置郭
親九族以協萬邦封同姓以強王室帝王之通制也以効觀之則晉鄭魯衛扶周於既衰悼惠與二子制呂氏於將變光武以布衣之微奪漢室於新都之手劉倫以百戰之苦篡漢祀於鼎鑊之中則宗室之助固可見秦廢諸侯連衡之泰不任骨肉而成匹夫之亂西都德吳楚之變排擠宗室以啓姦臣之心東都鑿荆楚淮陽之謀疏棄同姓而無救乎戚畹姦雄之禍則不用宗室之蔽蓋亦可察矣曹魏奮於秦漢之後觀二者之効固當知所去取也文帝以開牆之仇成熾豆之酷禁絕諸侯不得朝聘斥逐宗室不居京師雖同氣共胎育之親至求為布衣而不可得觀于建前後之頭與元首反覆之論則其猜忌刻薄視秦漢甚矣明帝太和之詔始許諸侯舍朝似少崇輯睦之意然燕王宇之罷反出於孫資之譖楚王彪之死特戮於王凌之謀司馬氏專持

國命而宗室諸王公盡搜錄而置之郭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終魏之亡無一曹氏能歎息其旁謂非人謀之過得乎

夏五月吳改元太元大將軍費禕還成都秋魏武陽宣文侯司馬懿卒以其子衛將軍師為執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冬費禕復北駐漢壽大赦尚書令呂義年以侍中陳祗守尚書

延熙十五年春二月吳改元神鳳夏四月吳主孫權薨諡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改元建興

吳是歲之中而更年号新主在疚不俟踰歲而遂改元一失也且建興蜀漢後主之號更之未十年而又襲之又何以自別哉諸葛恪當國而疎謬若此則其他政事可致矣冬十月吳太傅司馬恪率軍還巢湖築東興兩城十二月魏使征南大將軍王昶三道擊吳與恪戰於東興大破之

緣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陽古人之議攻取者固當以水為重矣攻取之議固當以水為重則其所以守國獨可不假水以為重乎王僧珍蓄陂水今滿欲決之以灌魏人則魏兵之過者不敢留山陽武帝第澤山堰欲灌壽陽則緣淮數百里不敢復居使吳之陂水稍高則貯船豈復有寇使梁山增築不潰魏人豈敢而收魏吳文帝築壘邑塗塘以淹北道則王凌表請攻討而司馬懿不許諸葛恪一城東興以遏巢湖而魏之三將數十萬之眾皆覆沒於堤下則堰水以固吾圍未為非策也本朝宏遠塘澤成於何承矩蓋數世賴之一議增修則契舟之議和者震懼而致問及發棄而不之講則胡騎長驅河朔失守矣守國固圍之計其可置是而不預圖哉

延熙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刺史大將軍費禕殺之昔蕭何臨沒李曹參以自代參自以為不如蕭何故終身守

其法而不敢更諸葛孔明臨沒李特琬費禕以自繼禕嘗謂人曰吾等不如丞相遠矣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僥倖決成敗於一幸若不如志悔之元及是以琬琰相漢二十六七年漢亦又卒終無喪敗可謂能審才度德知時識變矣其言參之嗣何異哉然禕待信新附失之太過遂以頂身委維維之微功輟出由是云蜀孔明語李福人才至禕而止其有以也大

三月吳諸葛恪伐魏圍新城

諸葛恪祖東閩之勝踰年而復出師雖上下內外同辭且之之聽也且著論論衆首尾反覆率撥其叔父武侯遺論耳武侯表後主謂劉繇王即據郡不戰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以明其不可不出師之意而恪亦引戰國諸侯俾勞苦以致秦之漸大劉景升不能力競以致曹操之吞滅以自明其不可不用兵之心武侯表後主自陳將校也長之喪亡與武騎精銳之耗損以自明其不可不速圖攻取之義而恪亦言恐十數年間見衆損半十數年後賊衆倍增以自明其不可不亟用兵之故文義固甚詳複志慮固可規合也抑不思已之輔吳其忠誠懇切與叔父之輔漢何若已之伐魏其即制素行與其叔父之圖魏何若已之用吳其信義教養發與其叔父之後用何若以武侯之賢於受遺之後猶猶閉關息民三年而後用何若出之後猶休兵勸農三年而後大率今大帝在殯幼主臨朝恪受命立兵猶在耳也興工役於衰經之間應敵兵於疎閑之際誠若有不獲已者端馬未秣兵倉未滿器用未繕援糧未素又僕僕然驅之而務小利以專大權不度才德之長短而妄欲自附於武侯之列其敗也宜矣哉

四月衛將軍姜維圍狄道不克而還八月吳軍還冬十月吳衛將軍孫峻殺太傅恪

延熙十七年春二月魏大將軍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大常夏侯玄夏六月衛將軍攻魏隴西秋九月魏司馬師發魏主為齊王立高貴鄉公髦改元正元冬姜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盡寇將軍張翼以戰死

延熙十八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起兵以討司馬師師破儉欽奔吳魏雍陽侯司馬師卒于許昌二月丁卯魏以司馬懿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夏姜維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維進圍狄道不克退駐鐵橋

晉褚裒北伐北方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相慶謂中原指日可復蔡謨獨憂曰夫能順天乘時濟蒼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違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畧踈短不能副心則戰力既竭智勇俱困恐更貽朝廷之憂乎嘗執此

語以問止齋先生先生慨然曰此語易發而多驗自中智以上固足知此非特蔡謨而後能言也然兵役之興有不得已如昔者豈容計利顧害而遂但已哉觀姜維歲三出師費祿所以裁抑之意張翼所以諫正之說與蔡謨所論何異世見蜀祿不守遂冬歸谷以為姜維黷武之罪殆亦未之深考也夫維之忠勤時事思慮精審心存漢室固嘗屢稱於武侯是豈可少哉武侯用蜀於後主始政之日雖少功而國家軍要維用蜀於後主昏亂之際雖无功而社稷不保成敗不同要其志在討賊力欲復讎固有不約而同者漢自延熙景耀之後羣小在內政事日壞使徒閑坐守廢兵撤備其能保蜀不亡乎晉人寧受叛臣之侮而不取一日志北伐漢人寧致邦國之隕而不取以一日志魏雖此天地之大義古今臣子之常職非蔡謨張翼之所能知也若姜維之所以敗者其失有五而伐魏尤為焉請續論之

延熙十九年春三月姜維進位大將軍六月丙午魏改元甘露姜維出祁山攻魏八月與魏大將軍鄧艾戰敗於段谷

姜維之致敗其失有五而伐魏不與焉何謂五專力於外而內治之不與延敵於內而外守之不全徂勝而求功不知因勢以制變徵功以屢幸不知養力以圖成近道以遠趨不知量力以求助此其所以無功於孔明之治蜀也宮中營中皆為一肺蔣琬費禕之在外凡國之大事猶必咨而後行也今維連年攻伐功績不立而黃皓聞宇方隅比而沮問之奏事不通至恐懼而不敢還此豈可以立功哉其失一魏延之在漢中也皆實兵諸圍以禦其外孔明之營南陽也築漢樂城壽春以固其內故李邵司馬懿睥睨而不敢進雖曹爽擁眾盛氣猶越起沮跌而不能遽犯也今維建議撤圍退營以延敵欲俟疲敵乘間而微利

猶引寇入室而與之爭寇未能擒而室先自壞豈所以自全哉其失二孔明之攻祁山也得三郡而不速應故既得而復失其還陳倉也別使陳成攻武都陰平而遂取之蓋已往得失効驗若此今雖有洮西之勝不知乘戰勝之威進兵東向據樂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姜維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而乃頓兵堅城之下坐致援兵之集腹背受敵此其所以震怒適潰也其失三孔明之行師也講閑練習以齊其力屯田積穀以裕其財固羅絡以壯其勢招降附以一心度力之未全則寧紓徐而未用知用之以疲則軍收歛而少須故十五年之間其從事乎北方者不過四役而已今維之將捨戰攻之外一切不議焉

曾

未數十年之久而兵之大卒遂至八九雖天下猶不堪況一隅之蜀乎其失四夫千里行師殊道異出塵地有險易遇敵有堅脆乃欲要約一日之間而齊會於敵人之境

此武帝之所不能衛霍所以無成也魏延欲請兵萬人與孔明異道會于潼關孔明終不用者正以遠難預期耳今維現取祁山以鄧艾有備遂捨之以趙南安與鄧艾爭險不克始渡渭緣山而趣上却其與始謀皆不合若此則胡濟會上却之約安能如期哉其失五維失有五是以屢舉而多敗使知其敗由是五者皆師法孔明反其私而循之則蜀兵可以常勝數出可以成功矣美至國亡身死貴戚無窮哉方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維表後主請遣將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後主信黃皓之說竟聽其言方維與相持而鄧艾東來身雖師已至陰平矣使維之言得用而廖化張翼之兵早行蜀猶未至也亡也故曰蜀之亡蓋有天數非賴維之非九月吳侍中武衛將軍孫休遣兵攻武昌殺大司馬騰亂夷三族

改元太平延熙二十年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求救於吳司馬昭奉魏主及太后討誕吳使衛將軍文欽全權等救之入壽春姜維出駱谷伐魏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古者史官實掌記註兼卜視星曆之事而漢之校書雖主中秘書諸君述修撰之職漢以此年史官書景星見則是史官固未嘗缺也邵正為秘書郎五光為議郎與博士許慈胡潛典掌舊文則著述之職未為無人也史多闕文特以鍾鄧之亂漢之文籍一切燬棄耳陳壽求故籍不獲乃曰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誤異歷書殆未深考也

二月司馬師拔壽春斬諸葛誕

國雖小不易侮也雖其存也無與之立其亡也必有與競夫曹氏不得國之日至淺也而操丕所以取之未嘗一出於義及司馬氏父子兄弟驕挾而力攘之而王凌以壽春欲誅

總於殺曹爽之日大飲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於驕恣之際而諸葛誕亦以壽春欲誅師於借偏之餘惟志業不成旋踵屠滅猶足表見節義之臣無國不有猶弄神器之盜自謂智巧未嘗無唱義討亂之人也誕之在鎮厚養親附及輕使者數千及其亡也麾下數百人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雖田橫之得士心無以過此蓋必有感動其心者矣是豈輕使者之所能哉九月吳大將軍孫綝殺太常全尚發吳王為會稽王立鄧珪王休改元永安十一月戊辰服吳主殺衛將軍御史大夫孫琳是歲姜維廢漢中諸國令皆讓胡濟駐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獲軍蔣斌守漢城景耀二年夏六月立皇子謀為北地王鈞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八月尚書令陳祗卒以僕射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

景耀三年夏五月己丑魏主率宿衛討司馬昭不克為成濟所弑昭迎常道卿公璜立之改元景元

易大壯之卦錄曰喪羊于易無悔說者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也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無所用其剛矣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無悔矣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體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謂之治壯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也故治壯不可以用剛太李氏在曹孫氏在吳司馬氏在魏其植根也因其結勢也率非可倖治而驟去也曹昭公孫亮曹髦皆以陰柔之資處至尊之位不能用和易之道而使羣陽之自喪而乃為一旦之決欲取濟於兵革之間小者至於失國遜位大者至於殺身損家由不知治壯之術也吳王點會稽王亮為侯官侯亮自殺

景耀四年冬十月以董嚴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大將軍其平尚書事

唐李德裕窮楚論曰三國之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矣蜀政在於黃皓賄諂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皓何等人而以修武侯之典望之過矣姜維之黷武實皓有以迫之使然豈能制之哉維之將兵在外也皓欲廢之以植關羽維以皓之巧專恣言之後主後主以趙走小臣易之反使皓詰維自謝維見皓詰附縈連自洩陽之敗遂求鍾愛借中而不取歸表求防閑頭橋口諱間之事不行內外相執遂挺蜀而至於亡凡蜀之不守實皓之罪也夫天下之禍每藏於上意之所忽而小人之法無權常得於人主之所輕易忽之而不之察則雖顯恣而不之信輕易而不之重則雖竊巧而不之疑此趙走小臣每至為禍雖有諫斥之嚴而人主多不之聽也有天下者其可不以蜀事為監哉

炎興元年夏魏鍾會鄧艾等五道來攻道張翼廖化重慶等拒之大赦政元冬十月魏大將軍司馬昭為魏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司馬氏篡漢之心萌於曹氏篡漢之日故其所以為術雖一切依法操不而迫切無忌憚猶有加焉操當漢僅存之際猶北面稱臣者二十五年至丕雖受禪而山陽在國且獲壽終也魏自文明以來未有他過司馬氏父子兄弟乃冒篡奪之於安靜無恙之時非曹氏取漢比矣然懿之殺丕方在乎凌懿乃以太后命令閉城門陳兵洛

連歸死懿將置魏主於何地乎師執政未幾而昭執政未久而高貴卿公以弑此又操至所不

屑為也皆切不顧而冒為之豈持欺人孤兒寡婦如石勒之語哉然亦曹氏有以訓之耳仲珍伯之臂而奪之食則季將扼吭而不恤主營乘人之間而竊其金則僕將搗鹽而不顧魏皇子於胎孕用後宮於鈇鉞凡操所以示司馬者願以斯道也然九錫晉公之命昭猶九遷而不受至是三與之後取者非顧名美也直以曹氏之初嘗立大功於天下已皆無有焉故借伐蜀以自資蜀師便捷而晉國已啓蜀王方入而魏祚已移蓋取蜀乃所以取魏而蜀漢之亡乃魏之所以速亡也至今說者猶曰魏取蜀豈非虛美乎

鄧艾自江油趙諸葛瞻與鄧艾戰敗於綿竹死之

在德不在險雖談兵者猶知是說也然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聖人以之易易徒德而不用險亦豈良術哉蓋恃險而不修德者既非所以為國棄險而不能守

者亦非所以保邦也夫蜀之為國誠天下之至險矣一夫守隘萬夫莫前此固劔閣之險也南鄭為五百里石穴此固漢中之堅也山川如故保障自若至後主而遽失之豈特不修德之故於守險之故其亦未盡欤以此一役而論之蓋君相將佐大失凡四故足以擗蜀於亡使猶一策之用蜀猶未至遽然也使魏延實兵諸國之法不變則鍾會之兵不能平行而至漢中使姜維分護陰平之奏得行則鄧艾之眾固不能縋兵而趨江油使張翼董儼之眾不為姜維所留以守劔閣則行陰平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之謀豈得以盡行使諸葛瞻能固黃崇之言帥師而速行則緣崖攀木之師輪轉魚貫之人隨可一掩而盡殲也惟四者之機盡失此敵人所長驅天險所以併廢歟後主用諛周策迎降別救將士郡縣悉降于魏國君死社稷大夫死位昭烈正魏之篡不與其戴矣夫今權

乃推過於其父，俛首事，雖以奇奇存，豈人子孫之道哉？
雖庸主曾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勢，縱不能如
王謙之說，君臣固守，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蓋亦
如羣臣之議，退次東都，以思後圖，是時雖憲以重兵，據白
帝霍弋以強卒，鎮後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無濡濡，非步
卒所涉，若悉取舟楫，據江州，召兵南中，乞師東國，則姜廖
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帥承命電赴，何投寄之无所而慮
於死亡，遂自囚虜，及救將士，郡縣束手降敵，以致所石之
恨，蓋殊慘，雖盛之論云：「爾要誼周之為是策，大抵特為
自謀，非復少為漢計也。」身受全國之賞，而君為國之俘，周
真小人哉！

三年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敕鍾會進軍成都。鍾會與
姜維謀欲反，魏為魏軍所殺。衛瓘襲殺鄧艾。二月，己巳，
魏追晉公爵為王。後主東還洛陽，丁亥，魏封為安樂公。

嗚呼！漢事備矣。高帝起沛，誅秦楚，而有天下，傳一十四帝，
都關中，而為西漢者二百二十七年。光武起南陽，傳一十
二帝，都洛陽，而為東漢者一百九十七年。昭烈起荊楚，傳
二帝，都成都，而為蜀漢者四十有四年。合三漢而總論之，
自起沛至入魏，凡二十八世四百六十年，傳祚同乎商而
載祀遠過於夏后，雖其八年專制於呂，后十有八年篡切
於王莽，要少帝常山實惠，帝子孺子嬰，猶無恙。漢祀未泯，
也。後主以今年入魏，而魏亦以明年禪晉。漢德非不深厚，由
三代以來，其享國豈不盛哉！夫漢氏之肇基垂統，非有
功德累猶如稷契之盛也。其守國維艱，非有禮樂維持如詩
書之懿也。其聯事而承弼乎內，非有伊臧呂召之流，其盡
力以藩屏乎外，非有齊魯魯衛之助也。然其既傾而復興，
欲絕而復存，餘祿延至力殫技窮而後，而去之者以
仁厚得民而已。高帝一寬厚長者，而秦楚諸侯人有謳歌

慕從之衆，光武一仁厚柔謹而三輔父老有涕泣幸見之
喜，昭烈一仁厚信義而荆楚如雲之士有願同死生之心。
其盛衰雖弱雖小大不同，至其仁厚以得民心，得民心而
成王業，道一而已矣。況昭烈之起，乘威靈積失人心之後，而又
崎嶇轉側乎孫曹二雄之間，土壤至狹，也不能當吳魏十
分之三，財用至窘，也不能當吳魏三分之一，人材至單，瑣
瑣之憂，大權專乎下，無緣緝司馬氏之偏重兵，輔乎外，無母
丘儉鍾會之變，歲用其人而下不叛，日耗其財而民不怨。
雖至潰敗，而將士郡縣不得復主之教，則不之下，雖散兵殘
伎而猶憤懣斫石者，獨何也？以其君臣大義素著於天下，知
其所以用人者，以國不以己，而其所以立國者，以漢不以蜀。
也。後之有志天下者，觀漢之本末，則用仁以結民者，誠有
不可已觀蜀漢之終始，則用國以復讐者，其可以已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二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三

晉 世祖武皇帝

泰始元年八月晉文王司馬昭薨子炎嗣位為晉王十二月

兩寅矣受禪于魏奉魏帝為陳留王

曹操即世二月而子王代漢司馬昭即世五月而子炎代

魏觀晉篡盜據國之速固大抵賴也然魏謀漢於將亡之

際晉謀魏於無恙之日非漢之將絕無以啓晉氏之心雖

魏之未得志然固已流涎其側矣是又不同漢自建安興

平之先更爾獨黨錮之禍王靈固已消雖重以董卓僭祀

之變國脉蹙矣操執國命於已傾之後扶植而使之立收

人心於積失之餘劫持而私之已寧淹恤其身而不放逐

犯天下之公義至密誨其子躡其踵而篡取之固不進後

世之誅責也魏之篡代雖不以其道然王叔與芳竟六君

年三

未嘗有威靈之失內無黨黨盜權之虞以豫朝外無錮

禁則黨之缺以沮士氣捨司馬氏父子兄弟之外固無重

氏郭李之亂也操睥睨漢室而不放取魏固已觀魏其側

至篡漢盟而未之謀豈已起超其旁一般曹更齊王芳魏

一魏立獨處精魂不存矣至師而廢芳至昭而弑先王矣

之身遂冒冢家陷強奪而脅取之曹氏頓豈有是子商周

自覆矣以下累仁積德以治其國盡忠竭誠以奉其君至

天命人心迫已而不可卻然後湯武應忽而受之故其

享國得祚之久遠大者八百餘年小者不下五六百歲積

之巨者其用固不竭積之牢者其根固不拔也魏五十年

明曾不得以一天下晉雖能一之不能十年而八岐幅裂

季盜鼎沸懷德二帝欲同於諫人而不可得是立得計哉

封皇叔祖父李初安平王皇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

仲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彤為梁王倫為琅邪王皇弟飲為

齊王鑒為安樂王鑒為燕王皇從伯父望為義陽王皇從叔

父文為沛王泰為麗西王權為彭城王綏為范陽王遠為

濟南王遼為黑王駿為中山王浚為北海王斌為陳王皇從

父元洪為閔王皇從父弟琳為東平王凡十七人詔諸王皆

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

大國三卿其二命於天子小國二卿其一命於天子此周

制也方其盛時雖其私人猶必待王命而後進而其衰也

雖三有事而不待王命而自擇取者詩人以此而論治亂

之證則天下大體可以靜觀矣自漢興以至季世諸侯王

傳相未有不王國選擇者而其至尉以下亦未必盡出

諸侯禮除也諸侯雖有異謀逆志而其下臣子皆得制禁

而控持之是以濟北王欲從吳楚以郎中令劫守而不放

發齊王欲誅諸呂其相召平得授兵以圍王宮趙王遂亡

反非境殺相與內史固亦不能妄動也賈生告文帝亦曰

年三

方今諸侯王尚幼漢之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方

寇彼自空尉以下編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所為

耶舍周漢而遠致之則以國而付諸侯國可使之自治而

長吏衛將軍以上苟不出王朝之所差擇其能使之無亂

乎世世皆室諸王之亂國皆以為封建之罪而不知晉之

所以貽禍召亂者非一而其始初使擅除吏之詔固非所

以靖安邦國為取臣下也

以石苞為大司馬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太尉賈

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果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

自皆受命之君未嘗無在命之臣也高帝之興也以蕭曹

良平亮武之舊也以景嘗寇鄭以趙主之則不啻受命以杜

之吳則有瑜蔣以備之蜀則有諸葛關羽其德皆光明頑

大足以震壓羣動其才皆魁奇雄傑足以建立事功其智

業安社稷而惠復嗣未有顯計一身鬼瑣庸陋苟徇目前如晉氏也泰始名臣除平吳三子外如何曾之侈快尤極郭冲之不預世事裴秀之貧冒多欲王忱苟頗無經國之謀荀勗賈充專國寵之計曾枝葉之本數已本根之先撥人品如是重以君德多疵繼嗣不慧欲國之久存可乎

泰始二年二月除漢宗室禁錮

以誠遇人則人不欺以為詐以信遇人則人不欺以為欺非特感服之機固事物自然之理有不能易也商人作營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春秋屢盟而亂蓋喪戰國交質而禍蓋熾無忠信誠敬之心以相交而獨任猜忌籠絡以相防是果何益哉曹氏以欺眾而政柄得志之後累世絕無燕惟恐天下之人復用其術以札已都將所委專刀閹外也而責其賢任長吏所委共治斯民也則責其委任宗室吾近親也則禁錮之漢宗室所傳詐也則又禁錮之自

年三

三

秋七月營太廟

視形體之外無一人而非其敵無一事一物而可憑仗也以此治國雖欲久存可乎觀晉之所以變魏則知魏之所以為晉矣

人主即位始未嘗不儉而其終也猶不免侈始未嘗不愛財用也而其終猶不免暴役况其始初不精明也哉晉武帝元年下詔因欲省郡國卿調禁禁府靡麗百戰之徒及雕文游細之具使班頌表以青麻代車牛之挽蓋已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以仁儉矯之也今年廟祔即用魏廟而祀之室豈不善哉曹未數月遂為新廟致末於荆楚陳石於華嚴猶銅柱十二節以黃金錢為百物綴以明珠雖傾宮瑤宮未嘗有是也若曰禮學先君則丹楹刻桷納先君於大惡神孫之諫可覆也若曰以禮宗廟則清廟芳塵用以昭儆滅僭伯之諫可攻也欲以儉朴革先代之弊不能

自守於恭月欲其奢侈為一身之奉而姑兆端於先廟吾固知晉祀之不永也

八月謁崇陽陵議以乘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以疏素終三年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其義一也實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則同生之所以就養沒之所以為服未嘗異焉四海邊裔已見於淳朴之世就養居廬之禮終不能少加損於經制大備之時一自文帝以一時姑息之愛而變萬古經常之法以一己謙避之情而極陳萬姓尊君敬上固有之心雖父子家庭終天之哀不能泯而元日若臣民皆降而心雖為萬世定議寧不痛哉傳元日若臣民皆降而心雖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雖欲武帝忘親短喪失聖人之意然推論君臣父子之哀同為一體則其義博矣難以疏素終喪自晉武而復古然方表之義獨范祖禹曾一論之而世終不以為當行豈不痛哉

年三

四

泰始三年立子衷為皇太子不教

古之所謂教者以其罪之誅而已故齊之教以省災成土之宥以惡耗不識過誤而穆王之教以互列互列之誅以罪而不以人之情而不以法及乎一二而不及十數故貸之足以為恩釋之亦足以示懲也自春秋以來始有肆責之法雖出一時之令猶必擇之有責者肆之至戰國以來諸侯始自教其國至秦以下始併教天下矣不擇其情之重輕而盡與湯祿不問其事之是否而悉與竊竊有殺人之而不死惡人賤賤人而不受辜矣然事出於一時德澤下於不測猶有偶然而幸被省者至於某事必肆教肆教而以某日故意犯法而親說逃脫謀殺殺人而僥免原免森森愈得以逞善良無以自存其禍豈不大哉漢立皇太子每賜為父後者爵至親初則併教天下晉武帝獨能示之好惡特不教以絕百姓多幸之望要亦可以為法也

太保王符封雕陵公

是歲建興年拓跋沙漢汗歸其國

天地之運無有窮已陰陽寒暑相為代謝時則未嘗少停也故一陰之生常伏於赫曦炎著之日而一陽之來復已兆於烈寒枯悴之時蓋有自然之數一定之候不可得而增

年三

五

戒也而世運之在天下其消長倚伏雖無異於四時之變而其短長歲時則未嘗有一定之數全在乎人主用心之廣狹積德之厚薄耳心廣而德厚雖已去之運猶可行廣而挽回心狹而德薄雖方興之祚必至中絕而斯喪故商雖中衰以賢聖之君六之作難久而不變故非違之從固無咎秦天之強大也秦始皇末平天下而趙高固已用事魏武帝方持國命而司馬仲達固已流涎其旁矣雖消息倚伏無異寒暑而倚短遠近迥異狀是豈不關君德也哉司馬氏之有天下悉出於孫竊攘篡而四方英雄豪傑之心終莫之服以秦始皇元年受禪而其三年拓跋氏質子歸其國卒極元魏以有中原得數世之久又三年匈奴左賢王劉猛始叛出塞因以劉淵為左部帥卒率其黨以成敗晉業而使二帝之播遷故晉之有天下曾不能為少三十歲之安不四十歲而遽失之其運祚之不久曾無以異

平秦魏者蓋其攻守之術固有以取之者矣
泰始四年正月賈充上所刊律令詔杜預為難陟謀

先齊考績之法以三歲而一考以三考而陟陞雖大約可見然以九官而攷其屬以十二牧而攷其邦國其為法之大要亦可以推論也夫以天下之廣千官萬有司之衆近者固在乎關廂之外其遠且外者不翅千萬里之邈人自為臣家自為法陽善而陰非實為奸利而名為功則徒以君臣一二人之耳目信其吏籍而攷之一堂之上雖磨礱之成固有不不能也觀二典之所紀述豈不明備而簡約徑直而委曲哉杜預請委任達官各攷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歲主者總集採拔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以居虞之制可謂善觀書善論法矣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

年三

六

秦火之復禮典盡亡獨喪紀猶在人心禮文品節雖出於諸儒傳記猶可稽考也使有忘者猶禮典順人心準天下而反之古固無難者漢文帝師心不學始行權制天地帝經由是而秦人心至性由是而攝武帝受學母家頗明經義父母雖葬而不復勝既虞而不除服群臣固爭遂以疏禮而終三年可謂孝矣羊祜曰帝至孝雖舍其服實行喪制此後先王之法而傳元比以為不可若元者固不足知杜預博古通經非傳元比也夫元皇后之喪帝與君臣既除服矣太子無有國事如陳遵之論終服可也杜預乃節經傳謂天子諸侯始聞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此果何法哉謂高宗諒闇而非服喪既非古書之本意謂景王可除喪而不當樂遠欲儉父母之喪於妻子之列亦非左氏本旨也古人有云見法吏更法則禮官舞禮若預所言其舞文矣預擇左氏常變易春秋以求自附於左

錢之一句豈不確哉
吳樓下都尉何定伏誅
孫皓之亡何定之力

錢之一句豈不確哉
吳樓下都尉何定謀
孫越之亡何定之力居多因典知權酷而妄為威福因妄
攝事役而求進姦利內則潛進忠良外則結怨民心終江
邊戍卒以繫羣虎老弱飢寒夏口督孫秀由是奔晉其晉
人以平吳之策何定之罪可勝誅哉善乎陸抗陸凱之論
也抗謂陸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彼雖賜情盡節猶
不足任況其恣心素多而愛增易移哉此言豈特足以中
何定之情凡觀小人者固當均以此察也凱之責定曰卿
見前役事主不知傾亂國政卒有得以終者耶定乃為小
人聞觀此語亦可知所改厲矣而定終以姦讖誅張徹多
所誣白父子舉眾昏凶險譴佞為親母之所虐戮觀小
人終日誦詐百出乃欺其君而利其身曾不能以自免果
何益哉

何益哉

年三

八

以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陰進矣聖人錄之曰彼茅茹以其案征由夫以一陰初生猶一小人居內國未足爲害使引類而與之齊則其禍不可勝言故以勿取女戒之及三陰則進李陽在內黨固而不能拔類進而不能遏雖有智者無能爲重輕其間故曰以其秉征凶嗚呼小人之可畏也司馬氏以四世之久睨晚魏鼎於四五十年之間一旦而盜取之曾不能再世三四十年而遂磔裂破壞者正以賈后之戕得罪於天下而賈后之所以得進者正以其父充之國寵求自安其身而賈充之所以得納女於太子宮者正以其姑馮太后之類相爲黨友懼充遠出以致失勢耳苟詒之以計行而充之女得配儲貳充女之得配儲貳而充乃得復居州職復居相職二苟與統得以久其權小人所營不過尺寸而賈氏一用事遂至上弑君母下殺太子衆諸王之亂以召夷狄之禍晉氏之亡此焉其基邵康節論晉之亡謂出於夕陽寧歎

勝惡將者智勝智將者德遇有德之將而欲以智力行乎其間未有不底敗也羊陸德性之賢否既不可優劣而共
用兵之巧拙亦未可以高下西陵之役柝之機縱幾全用
矣退無以駕牛吳抗方秦凱而還與枯對境徙樹規心
利倖倖求之不惟無以少訖加乎陸氏適足携吳氏之心
固南方之備示保境安民使敵無相忌之謀也成力農使
訟達獲也田之利乘輦而動以俟後人豈非深算長策乎
或者以子反之事薄之要木足以窺數子之心也

人言晉武平吳之後始蓋騎侈也觀何曾所以先語家人者則帝於受禪之日固已意侈情溢蕩然無守矣夫妃嬪世婦雖有定數使便使令寧須幾何賄時使庸門徧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共二千石大臣子女閭閻下中乃得

出嫁後宮數千人猶采擇無已民怨神怒臣下離心此武帝所目見而反躬行之何耶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敵臣者論以不嫁采擇未畢始禁婚嫁選將吏下家女五千餘人入宮哭聲外聞此豈治平事乎至平孫昭選諸宮人五十人入宮遂至掖庭萬人桀紂所不為將亡國而不之戒反加報而疾進之賢主豈如是哉

吳大司馬陸抗卒

抗論邊兵革難以待變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官官閑立占募兵民避役遁入占兵特詔簡閑一切科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可謂洞明國計深中時病矣吳自太帝立國以來每患兵弱至穆山越伐夏州求出其民以補兵衛按皓為國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是二戶而調一兵也今乃以見指之兵計之諸王之室可用之民役於閭官之門豈不誤哉夫孫氏為國之日

年三

九

兵猶出於民之調為兵者猶以常職似於國費未甚冗也今兵已非民衣廩俸給盡仰諸官室天下財力曾不足以騰給之而州郡廩軍列縣弓服既盡出廩使之役而營寨禁兵年成或卒或分役於權貴之家連送轉選官無虛日數閱簡習猶無成名設有緩急國何以支若抗之所論者固議臣所當開陳也

咸寧元年以前太常山清為吏部尚書

天下人材要不得人材所能各有所止雖唐虞之盛不過九人而宛人之所能不過各專一職治小者不以司大作虞者不以共工禮樂納言各尸其任未嘗通功兼事也吳有一職而可任者數人一人而能兼治數事哉山清典選十餘年每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者若微數人符上意有所向然後奏之是不過以人意為之進退耳欲德稱其位才稱其官宜乎其難也所舉苟得其人其功則歸之

已所用或非所舉其咎則歸之上是豈吏部之職典選之事哉世稱山公啓事吾茲羞之

咸寧二年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

武帝元后國富尊寵矣帝方憐選宮女而特以長陵不得為正嫡下詔並應元后之有疑也后既疾侵乃以叔妹女為屬其為太子家戚身後計良至然楊氏以后戚覆族而楊后太子俱皆不獲正號天下之事豈皆計之可預國哉世

咸平四年徵征北大將軍衛滋為尚書令

大率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笑知其苗之碩蓋愛子者惟見其善愛苗者惟恐其不長也使以愛苗之心而愛其子則其善惡詎有不知哉夫惡帝之賢惡不慧夫豈難見觀蛙寓公私之間飽食肉糜之語蓋誠寂夢不辨也雖武帝以一子之故鍾愛過切出就外傳之後進見有時而能吾智

年三

十

惡一見可察焉有膝下不能攻而反觀之於他日時對之不可攻而必待使決尚書故事乎亮之不以下付丹朱而付之齊者其說曰付丹朱則天下病付齊則天下利不

哲之佐而女家有專擅之私以四海九牧之廣獨付之愚
蠢不慧之人欲國之不亡得乎

十一月朔陵侯何曾平諡曰孝

孝者萬善之源百行之宗也一行之不全不足以爲孝之
至一事之猶未善不足以語孝之全爲臣而盡道者齊也
率諸侯而事紂者文王也不仕季氏者閔子終身事親而
不顧仕者曾子也其德靡悔有之二聖三賢者足以爲孝
矣傳論何曾前類以盡孝稱之比之文王又比之曾則以
爲樂中正之道又以其爲君子之德表曾之孝也秦病強以
饒醜而武帝策諡曰孝及以史攷之則曾之所謂孝者不
過內盡其和事盡其教心盡其哀而已而類之所謂孝者
不過年踰耳順孝養盡然而已然齊王旁之僉曾預其謀
高貴鄉公之欲類啓其姦是豈孝子之事乎文帝爲晉王
曾先高恭鄭冲而致拜武帝將受禪曾與參爲王洗而勸

年三

六

進是豈孝子之事乎阿意苟合於前勉費充之問而無實直
之節者類也請納賈充之女爲太子妃以至斷喪晉室者
類也是豈孝子之事乎夫曾之修大無度類之獲試於世
方且貽其父何憂苟戕之辱於地下而元乃着論而垂稱
之豈見其虧類之寥寥而欲用是求類乎

咸寧五年以劉淵爲左都

劉淵後與劉曜志略過人其子聰復號勇絕人博涉經史
久客京師盡知晉事一日得志其飛揚跋扈不待智者可
察矣夫晉有必亂之勢固不再在匈奴之衆固如遺種如
劉曜劉宣之屬皆有唱亂之具固不專於劉聰也然淵聰
既在洛陽正當羈留在內剪其爪距使無自而逞今除帥
左都而虎出穴而付之羽翼也安能使之不逞乎除帥
獨王渾父子當爲之武帝而齊王收徽轍之言渾復有以
沮格之淵之得黨父爵者必渾爲之道也也亡晉之罪渾

實其首

十一月大舉伐吳以賈充爲大都督

伐吳之役充始終其論其可以爲充乎充能力辭不行
王師四克獨請罷兵則諸將之能成功固充之所不願也
武帝將恃強往之是豈滿朝公卿皆無可委信者乎其能
成功而不致敗事亦幸而已然事乎之復充亦增封進爵
果何爲耶

詔去州郡兵

物生天地間有資生之具則必有禦患之備物以爪距隣
介人以甲冑干戈其所以爲防禍禦亂之備一焉而已故
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故向或謂兵不能息諸侯
之事蕭倪請銷兵追召兩河之禍秦銷鋒鏑而楚盜起漢
罷材官而羌禍作晉去州郡兵而諸王季胡相繼而興以
此觀之則奔用舉國用於盡夷猾夏之先周公戒成王詰

年二

上

或兵於六服承德之日四時之蒐苗獨得不廢於三代之
盛都試舉之不少弛於西漢之隆誠得卒備不虞師毒天
下之旨也

太康二年車騎司馬傅咸言奢侈之費甚於天灾

溫飽順適之欲於人皆有底至而誇湖關漢之心在人初
無紀節也惟先王之治天下自王公以至臺隸俱有等級
自衣食室宇之至用度起居俱有品節人皆安分而不放
越守禮而不放踰故履者罕者雖處至微極陋而不以爲
貴貴者尊者雖受夫備享榮奉而不以爲泰富者雖有餘
以分之所不富得固不放以財而求多巧者雖有力以法
之所不可爲固不放以技而自衛是以風俗渾樸無夸靡
爭勝之習人心和平無羨溢缺乏之端家給人足不至於
流亡情從其端蓋由諸此也自禮教之禁弛機上下之分
無既富者以力之可爲求上而不止止而借機王公而不

之懼貧者以力之能及過慕而不之懼至去為盜賊而不之恤國勢陵替而不之振家業驟敗而不能守流敗治禍相捉無窮此實生所以太息也文帝能知一身朴厚可鼓舞天下而不知經制之下立終無以震厲斯民豈不悞哉吳華嚴語孫皓曰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持靡之飾博相倣倣獨無有兵氏之家猶復遜俗內無儲石之儲而外有侈麗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傳咸有言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土廣人嬌而患不足多於奢也故人從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而無有窮極矣咸之所見與實生何異而奇一時奢靡之俗又非漢比也石崇王愷至以富家爭雄武帝曾不之止而又陰助王愷而使求跨手石崇之上崇以許儉豆粥之故殺所語之人愷以行酒不力之故而殺其妾當時不為怪常曾不問也是豈復能詰其奢乎

十三

十三

太康五年劉毅衛瓌李重請罷中正除九品
古者氏賢能雖出於鄉黨之論攷吏賢否則定之朝廷之法蓋以行藝修於家非比鄰閭里詳察而深考之不能以遠見是其法具見於鄉選之職故由比閭而達鄉黨由鄉黨而進之國論之者衆而考之也察雖有私徇無自容其間既任矣其德之修報則不能掩榮吏之目其法之善否不能過庶民之議其功之成敗不能避有司之法是其官之長皆得以辨其優劣家宰司會俱得以詔其幽明有州里之法廢於戰國而推擇政察之論時猶或得之清議人之選用塗轍愈多詎可格之一律哉陳季以吏部不能審察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天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第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則降之吏部鴻之以補授百官夫不憑衆人之論而獨決之以一人之私紀非鄉舉里選之

舊不致其在官之熟庸而復論其鄉里之得失亦非所以大計羣吏之治也劉毅所以有損政之論歟彼劉曜欲去九品而用土斷要亦唯阿之相去耳李重以謂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而後行土斷之實亦豈良法哉不必聽中書而聽中里之自察則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者猶尚見於秦李假貸無節見擯斥於諸侯王皆武帝之世猶有之豈復世而不可行至於仕而為王官小則各有其長大則歸之朝廷亦安用正士之斷復爾紛紛哉
太康九年正月朔日有食之
日食故有常度然考數而至屢食則於時運為衰厄當食時虧則於君德為闕政武帝三十五年之間日食十五食於正月朔者凡四太康七年八年九年連食於三朔五古昔未之有此基祚傾危夷狄亂華之兆也漢乾宣有言今日蝕於三始城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

十四

十四

何況於日虧武帝極意屏色曾無聞知何以應夫令晉廷士大夫獨無覽宣乎
太康十年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周禮有祀天祀上帝祀五帝之文而諸儒因此不勝其論先儒謂天康百神上帝特祀五帝而所謂五帝者則五行之精氣各帝於一時令月令五郊之兆是也夫既郊祭上天矣而日月星辰舉當從祀獨撤五帝而不之祀豈於王肅之學未之深攷耶至是而復之也
十一月以汝南王亮為大司馬都督豫州
古人之治天下雖安平無事常若有不測之憂雖康寧無他故常若有不能且暮之慮故不以一身為安而欲萬物皆得所不計一時之利而欲萬世之無亂深思遠慮無一日之欺自樂其過防熱計者未嘗一事而無籌畫也凡所任輔相無非為子孫之計其所任共政同事之人俱可備

受遺託孤之任是以相成王於幼冲即武王三公之舊洪濟元子釗于難難即成王之六卿也下至高帝猶以曹參輔孝惠獨儲手於王陵以備他日之擇不以小人參之恐其姦妄而紛亂也不以親故難之恐其驕縱而產禍也武帝未能得其金匱而不免桑洪羊上官桀二小人汨之雖獨指扶掖賴金匱以濟而其瀕危幾亂者正以二小人交謀其中也而宣光之至曹魏人主不信外廷而信戚里不委輔弼而委管兵故王氏因以篡國鄧革實何以之亂政篡亂相仍莫能矯正魏明帝李年欲以召司馬懿而出燕齊王計不早定而孫資劉放得搆詔命召司馬懿而出燕王魏由是亡晉之所以謀魏者如是為晉子孫可以自察矣武帝在位三十五年知太子之不慧既不可以靖國察楊駿之專懷顧安足以厭衆心與齊王攸競死至親而撫國政者獨汝南王亮在內使早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

年三

十五

之預定於安寧無恙之日猶未能保其無變也今駿居中乘帝速亂矯命而逐汝南偽詔而專國事駿一顧恐上下不服遂至賈后得乘衆怒而謀殺之禍及居母數成大亂觀其所自亡與其所以取魏何以異乎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其晉之謂歟

太熙元年春正月朔改元

按晉紀太康十一年春十月辛酉改元太熙夏四月己酉武帝駕惠帝即位改元永熙而楊駿傳云駿關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者咸以為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元焉以此改之則雖惠帝四月己酉改元而晉史終緯而沒之故明年遂改元康則今年復稱太熙附武帝之末明矣今特厘正云

四月以楊駿為太子太傅

或問汝南王亮不出猶與楊駿共政晉室猶可無亂餘余應之曰不然昔田文與吳起爭功自謂不如吳起者五王主少國疑大臣未附一事則起亦自料不如田文也嚴助謂沒應無以喻人至守城輔少主雖有不能加也夫大之才固有能有所不能亮私而快既不能制變且諸王之下外者未必心服駿專而復挾太后之重以行乎上而天下所共惡實后權端而多智數方居中之而川事曾大義之不知也若賈后者豈二人之能控制而二人者性行不同才智俱劣位敵勢均固將激成蚌鷸之勢爾亦安足以靖亂哉駿領職位之實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十石以上皆封關中侯欲以自媚於衆亮論珠楊駿之功封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將以取悅衆心其無知一也駿傳輔政未及暮年而速謀亮為太宰未及半年而見殺皆玩弄於賈后掌股之中而不自覺使同居中東政其亦何能有益哉吾

年三

十五

先所以備論者見魏晉之亡同出一律也

已酉帝崩于含章殿

皇太子商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熙

立妃賈氏為皇后

古之擇配者必先聖之後名臣有禮法之家並徒以其剛閼族豈其家世明哲則其子孫必非庸俚其家習禮義則其子女必不粗惡朝居夕處耳薰目染一由乎德禮之中雖歐而迫之使為非最而犯非禮固將有所不從也使鬼瑣穴底之族豈其靈類盡下惡不肯要汨於其所素習愆久而不之覺固有以明知其非而不自察者矣夫賈充身為弑逆陪司馬氏於大惡不惟充天下之誅而極天下之責今武帝用司馬氏之說乃納其女為太子妃彼耳目之所聞見者果何等事而可望其輔導太子於成德善哉街雖互不可之論要有所難言在予不言之表帝固弗察也妃既得志而其父家且恒赫華盛朝夕之所教導者惟

欲天下之大皆無加乎一己惠既登極貴位中宮統見惠帝非皇太后之所出將欲自操天下之權而深恥乎太后一人以區區之名臨乎其上較也又以太后之父得總天下之事以臨其父故以其家之所習見者施之母之婦姑而不恤也雖前日保元復讐之恩豈復寬念哉太后以婦而執姑且使惠帝得以子而廢其母環朝廷上下之臣無一人死爭力諫者則太子適也又非己之所出顧殺之何害上而執君之母下而殺君之副貳曾未嘗少動其心則其屠戮大臣毋殺宮妾顧將復何所忌哉天地之經緯逆而不復顧人道大分覆派而不復留以三綱五典之首為禽獸所不忍為之事欲天下之不胥為夷狄其可能歟

年三

十七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四

晉

孝惠皇帝

元康元年正月改元永平 三月殺楊駿夷三族改元 遣

楊太后於金墉城

按春秋魯威公十八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濰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薨于齊是齊人弑威公姜氏固嘗與聞也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子齊稱爵而不稱族罪文姜之與弑也言孫而不言奔避國人之逆君母也文姜之惡當見絕於其國而莊公母子之情終不可以自絕於天下其後文姜歸魯官運于齊子樣于紀邱子齊師春秋復以夫人姜氏書之是雖極惡大逆有如文姜聖人終亦不敢逆斯人之情以子而廢其母也罪苟未至於文姜雖家姜與聞乎聞公之弑春秋書孫于郭猶且以夫人姜氏書之

年四

况無罪而敢輕議哉上官桀欲亂漢而昭后如故霍禹謀不軌而霍后不貶漢大臣去取之間固得輕重之權矣而光武皇帝乃獨追貶呂氏於二百年之後雖將以示訓而非所以明禮也今賈氏婦也無罪而廢其姑惠帝子也無罪而廢其母禽畜之所不為而晉群公有司乃提春秋害夫人孫齊之法為比是豈春秋之法哉春秋者萬事之權衡義禮之規度也稱是非於鑑錄之微折得失於毫芒之細不揣本末而輕用之則聖聖繼配而天理滅矣故特為之辨微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以楚王璋為北軍中候六月詔諱起兵殺亮及瓘因以專殺并諱而誅之賈后以三月殺楊駿以六月殺汝南王亮衛瓘以殺亮瑤必克期憐惡如孝惠戰戰之福亮之專恣楚之勇銳再為賈氏磨斧而殄大臣固皆伏誅以堦之正靜方直華之



博物先見不能相時而為進退為建壁於閉閣之間而以脂澤污辱之迄以身殉謂之愚可也然伐蜀之役唯以交造而殺二將雖亮之誅也華誦賈后以無罪而戮帝弟亮手痛哉方雖知惠帝不慈固嘗有憂國之語矣然武帝見二十六十子雖八子不顯自惠帝外十人猶可差擇也繼武帝不能捨子以立弟獨不可捨嫡而立庶乎史稱楚王開濟好施能得衆心懷華憂其尊推獨不可罷其大政違之就國哉無罪而遂殺之乃以身交后黨而專大政雖十年之間不至他變卒亦不免誅死華固有以取之也

元康四年司隸校尉傳咸卒
咸之言曰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死而遂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直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元厲為弊故致忿耳安有惶惶患益而反見愁疾乎善哉斯言世之人臣

甲四

二

俱當大書而自稱之非特為楊駿兄弟發也夫咸仕於永興元康之間劇切楊駿而駿不能忘糾正汝南王亮而亮不能斥廉抑權貴而不為忤數進忠說而不為訐楊昏君悍后之朝而無他變遭楊駿汝南之誅而獨獲全優游九卿身名俱顯獨保首領而傳世貴視一時諸媚順諛之人固已皆腐骨朽矣正直不罪遠蒙臨別有悲色田童語之曰使君隱惡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獨海之外能殺人哉士大夫知酒色之能殺人不顧在手作直官京師得疾可以致死不顧在領之外則去就進退之節可以自明矣

郡流民就食漢川者數萬家郡國既無賑贍之策朝廷復無存恤之令而李特兄弟獨營毀而賑救之衆心安得不歸向哉夫身食已蜀之請固當辭却使能用武帝之法發倉廩以資之募富民以賑給之隨其部落分之時而慰食因其所至資之而使之行庶可無亂今特使人持節慰勞而留察之不使入劔閣縱使李並不受貽流民不至渠渠安能保之使不為叛哉

元康七年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責斐然者多有以釋其職

無為之說起於易大傳論語非徒老莊語也易論無為之旨其感而遂通者常在論語言無為之治恭己正南面者不浪詒易之無為而猶有感通言辭之無為而本之恭正則是無為者未始不為其所謂無言者未始不有也老莊之說固嘗矯之以歸虛無矣而其言則曰有之以為本無之以為用無固未嘗含有也

元康九年正月孟觀大破氏衆於中亭獲齊萬年人主之御將惟以賞罰人臣之盡力破敵亦不過貪功畏罪而已其能捨賞罰之外為義而盡節立効以報國者殆無幾也爵崇位極養寇而不之治刑慢到弛使下之人玩敵而不之力以是致敗者不可勝數而晉人乃以趙梁二王而當方張之先氏詎能成功哉不惟退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難衆不為之用然論以任用孫秀沮撓軍政以至解衆之狀形以彈劾宿仇通達不致以致周處之死表奏交馳而上不問罪咎已聞而罰不及此氏衆所以蟠結終力治敵亦未至於滋蔓難圖連敗數將也

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驚朝廷

徙豪傑以實都邑徙饑民以實塞下去者懷土而重遷留

者湯然而雖折然猶不免疑惟搖動况根連蒂固之虜黨
伍生聚之衆且驅之遠徙乎然禽獸巢穴於中原大半也
結於心腹臨毒胎禍久焉必發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昔承
漢魏積弊三百年之久其景象已見矣郭欽騰騰武帝請因
平吳之威漸徙北地新平安定諸羌先零等亦析之
地徙徙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是
二者之策固善矣然武帝之世邊患未作匈奴氏羌之
降者前後十萬人帝方受之而弗卻其能為他日之慮徒
安居之虜哉元康之聞晉放秦矣以積年之刀僅因孟觀
以平氏羌以劉淵五部之衆方家子晉陽汾洲之潰厚牙
搖毒固將伺隙而四起投號之言得用將慶之使變也使
能循之而無變以惠帝之愚賈后之逆諸王繼相屠戮於
數年之間雖羣胡居大漢之北李氏處處應之西亦將東

雲投盧相繼而為虐况夷夏之混揉哉

十二月壬戌廢太子通為庶人

永康元年三月癸未殺太子於許昌 癸巳葬王翔趙王彤
趙王倫齊王同領兵入宮誅賈謏廢賈后殺張華

賈后以婦而弑姑且殺君之家禍國之儲制不孝不慈罪
通于天固已見絕於臣民不可以母天下配皇極矣春秋
之法路人皆得而誅之釋而弗誅是遠賊也從而受命是
黨惡也黨惡遠賊厥罪惟鈞任是責者獨不在機要大臣
乎武悼慈懷之廢張華皆處機要顯赫臣之判既不死爭裴
頤后戚也請華廢后而立謝妃華既不聽劉卞華所信愛
也請廢太后而安太子華又不聽羊王母后遣試嬪衛廢
黜討賊之謀反出於孫秀流伍以致速惡孽之斃而成趙
倫之篡華雖身不自免欲逃天下之責可乎

五月淮南王允舉兵誅趙王倫不克孫秀族誅潘岳石崇

讀潘岳賦見岳所自序養親之樂凡為人子執無虞心哉
然人子之事親要以養志為本最敬飲水而不致貽親之
憂固足以為樂徒有以養其身而不能使之無樂祇務娛
悅其耳目而無以順適其心難極一時富貴備萬鍾九鼎
之奉其又何補乎岳恭事楊駿幾不免禍召為博士以母
疾去官岳亦可以自戒矣晚與之禍殺儲王徽於親庭至
為之望塵拜卑附會後時與之禍殺儲王徽於親庭至
禮是亦未免以所賤者事親也而況其母數請之曰爾當
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既不改而閉居一賦深以仕宦不
達為怨而特以少年復從事乎貴公問之辟為美大抵情
以微強等使之超用耳惡陰營積累費仰毀使垂白之
母同殯命於不實之誅臨刑就別始以負母為言何知之晚哉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收元建始遷帝於金墉以孫秀
為中書監東朝其餘黨與皆為卿將

年四

五

項羽以貪吝爵賞而亡高祖以饒人封邑而昌漢人皆有
是說也世固執之以為興廢之占是大不然高帝之輕於
用賞蓋在於用賢之際而項羽之所以失事者正以得才
而復新祿爵耳視高帝前後所用無非一世之英豪則知
所以饒人爵邑必不施於羣小之地若楚之項德陳材俱
以不見用舍而之漢則却印刻微而不忌于者必非欲其
一切妄以與人也夫一爵之施足以稱人之德然後足以
使天下之勸一極之授足以稱人之功然後足以使天下
之慕使望人而皆可則得反以為恥矣庸無能之人而
皆獲受則凡獲受者豈以為勞華哉晉孝惠世益多故我
臣用事懼無以崇榮衆心悉以厚爵誘之楊駿之輔初改
也詔中書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皆封關內侯汝
南王亮之繼襲也論誅駿之功督將侯者十八十一人趙
王倫之篡也封其黨與并為卿將下至奴僕亦加爵位天

下所舉孝廉賢良皆不試計吏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補
史自知其各逐難掩意將以是收合衆心也然其敗亡旋
踵終不可拔強實委齊果何益哉

三月齊王問起兵許昌河間王頊起兵長安成都王頊起兵
於鄴以討趙王倫四月平固左衛將軍王與勒兵入宮誅保
秀迎帝復位於元元丁卯賜倫死

至道之人天地所不覆載神氏之所共憤也是以漢兵共
起設莽而殺莽以應漢兵者得於三輔之豪傑晉兵共起
誅倫而廢倫以先晉師者得於鄆衛之近臣篡叛凶逆結
怨內外雖親戚兄弟不可保也胡華報之下宮掖之內子
是日成都王頊至已巳河間王頊至甲戌以齊王頊為大司
馬都督中外與成都王頊並加九錫河間王頊為太尉歸鄴
諸王以王倫篡亂遂合兵糾正於義當矣兵未至而倫已
誅三王不反兵還國而晉至以固京師各據重權而徵殊

年四

六

禮雖欲人主安居詎可得哉願以虛志之言雖即還鄴不
受九錫然觀魏之志雖藏寶深遠起兵以成大亂詳
觀本末然後知平勃誅呂謀略之迅速也方祿座都將相
以圖不軌齊王琅邪王發兵俱西座祿遣嬰拒之嬰之
與諸侯連和外兵未合而平勃已誅祿產矣遣使使齊王罷
兵且詰以無虎符擅興之罪齊王震悸反國而不敢技謀
由是宣當倫之亂居晉朝者既無平勃而倫所遣諸輔張
泓侍伍以拒三王大抵皆賊黨也又非灌嬰同顯顯又各
顧利而動又非忠奮義賊如齊王父子也賊降而兵不戢
事定而衆不散晉由是亡使平勃灌嬰之謀不審齊琅邪
之兵不能漢其不為晉乎
七月復封常山王人不為晉乎
太安元年河間王頊舉兵表請長沙王又廢同還弟以頊輔
政十二月丁卯又將兵入宮誅同赦天下改元

古之所謂九族者其推宗旁及甚遠而小大宗法雖一宗
百世猶輯睦不替也故堯舜以睦族而昭百姓周人以宗
法而繫民心蓋一國之廣不過數十姓若干宗而止族宗
之法修則天下之勢盡舉北古人所以建國大封同姓也
晉人之有天下固欲應曹魏孤立之弊多封王侯以強本
根然不知明德以使親親祇亂而已太李之初雖趙王
倫得罪於天下盡去屬籍然汝南王亮之於楚王再從祖
也齊王同於長沙王又入於成都王頊皆從兄弟也又之
於頊則同父兄弟頊之於河間王頊則三從叔父也頊之
於東海王越則三從兄弟也頊於南陽王模又其叔父也
崇無小大舉反刃相屠罪無重輕悉捕兵相向自元康之
至元興曾不數年肆既殺亮而頊又同舉兵以伐又越既殺又而頊復殺頊而南陽王模終亦
復舉兵以伐又越既殺又而頊復殺頊而南陽王模終亦

年四

七

殺頊王室由是而播遷劉淵由是而跋扈求國根本而反先
撥求為藩翰而反自欺豈不痛哉
太安二年成都王頊河間王頊表請長沙王又還國頊遣張
方將兵出函谷關遠陸機將兵也河橋又奉帝禦之大破陸
機於臺湖顯族陸機
君子聽見當觀治亂而其用捨也當權逆順天陸機以亡
國之臣毀節任晉以王朝之參佐屈已侯國若成都王頊
皆愚無斷髮惑信讓而機以一身居羣怨之間不能先時
引去以避禍亂既已非智矣今願以私恩而攻長沙以非
甘而犯宗國理得勢外難庸人猶知不而機之弟兄乃
世為之馳驅是豈明哲臺湖之戰觀與王將何為敵猶幸
失利得以獲謀見誅說或得為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於履義乎方機之受任也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以
都督遜于王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而端適所以連禍遂

冒昧以行致大敗夷族夫機難將種其實書主自去吳人晉之後未嘗一居行伍一旦不顧逆順微功而受將鉞使致河橋之敗使機果有識其肯為河橋之行乎永興元年正月東海王越以入金墉城攻元成都上賴入京師復還鄴以顧為丞相越為尚書令

顧之舉兵討齊也微以入為內主齊欲齊王殺又耳齊既襲入而人與戰遂至殺同非入素心也未及數月而顧與顧復起兵伐之又豈有罪哉雖外寇焚蕩於京國乘輿播越於草莽而人未嘗一日虧奉上之禮求與顧和而顧不聽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屢破顧軍外兵漸弱而求海王越處事不濟乃潛收人使甘心於張方之手以致成都皆歸劉淵得志豈不冤哉齊王得識武關長沙反強以屬晉之公論混矣

劉沈襲長安敗死之

年四

八

天下有大分其等威品級不可不素辨也一家之所尊者祖也父也祖其旁系而毀廢者皆由祖父而後生天下之所尊者君父其流屬而役使者皆由君上而後立凡一家之中所以燭觀而撫養者雖或得之子孫季仲之私而推其所以由致無一事一物非祖父之德也凡一國之中所以任使而恤遇者雖或得之主將棄來之私而推其所以由致者無一事一物非君上之德也此義素明則家無悖理國無逆節矣嘗觀春秋戰國以至漢晉紀順抗尊之禍多見於天下私人之為逆俱不免群下旋起而景應之何哉正以各私其所私而不知其所由致也若劉沈之言豈不義哉沈為侍中奉詔而統蜀軍道由長沙河間王顯特留為軍師而伐之序遂因得以統雍州顯與張方之犯洛陽也詔沈起兵征顯合七郡之眾以擣長安之虛顯還而張

方反沈雖不克以致殊死而其言則曰知己之惡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直臨之戮甘之如飴其言豈不明白純正以風厲萬世乎彼石超張方之流真真蠅蚋蚋乎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入京師復還鎮鄴詔以顧為丞相越為尚書令二月顯表立顧為皇太子弟都督中頭為太宰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顧使石超送戰于湯陰王師入敗超奉帝歸鄴改元建武趙弟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及安北將軍幽州都督王浚及鮮卑烏桓皆起兵以攻顯八月浚騰大破石超於平林顯奉帝南奔張方迎奉還宮十一月張方叔帝西幸長安後永安年號十二月廢太弟顯以越為太傅與顧史輔市室改元顯之殊倫也一聽虛志之言能辭位以歸藩解九錫而盡臣禮辭然有賢王之譽及既歸益節盡喪尊聽盡致之

年四

九

言以成河橋之役開東安王錄至正之倫曾不能用反術恨而竟殺之再犯乘與家國兩亡其始終行事蓋宛然如二人也用人聽言之際拒可不加審哉蕩陰之逆雖顯之罪然輕慢起兵而無謀謀淺用事而失策倚陳勝而與共功掩石超而使奔去是則東海王越之失也顯起兵未久廢侍用權眾望既廢行將自反越王得政視顯尚新洛中兵亂之餘曾未經理也遽興兵以挑強敵使眾華播蕩而顯詎生民罹禍而糜爛王室既弱寇起越雖欲辭其罪詎可得乎

新野元公劉弘卒

人之邪正在公私二岐而已公則萬理昭晰凡事俱善無所施而不當無所用而不成私則萬理昭晰一事不立隨所施而外雖欲審之而後發終不免於蔽隨所用而謬難欲擇之而後終從不免於誤若劉弘之在荊州其所以能

有濟者惟其公而已時制部守官多闕所表名士陶侃虞
潭等五人皆著顯名節欲以表勵風俗朝廷一欲改用其
塔夏侯勝以守襄陽弘之下教乃曰化一國者宜以一國
萬念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哉用
心至此宜其所用俱當所舉俱成哉雖尚以益州殘破請
報於洪綱紀以遲延懸達張用饋之欲以五十斛贈之弘
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遂給之三萬斛尚損以自固而洪
亦自免西顧之憂流氏在荊州者數十萬弘皆給其田報
使得自食報其費者隨資受用大赦此心弘大宏闊無有
涯涘使推之以相天下而臨庶政亦安至私立朋黨偏用
親故以鄰里為壘分紀魯之肥瘠哉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帝食麴中黍萌于顯陽殿
古帝王以故前未有不知其故者獨帝中黍萌而不知其
人胡氏曰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

年四

寵之雖近侍無矯虔之象諸王交關各已哀謝麴中之亦
其罪致之舍太傅趙無所歸獄矣其言是也使罪不在趙
則趙當國命國當推舉太官食監左右侍衛之人推毒之
所來而討賊焉遠賊不討視君之祇而不知恤趙欲自進
其罪得乎

癸酉太弟斌即皇帝位 十二月太傅趙微河間王頌殺之

孝懷帝

永嘉元年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

懷帝當宗室歸禍之日能冲素自守州無離賓不交世事
專玩史籍固有舉於時矣則其即位始遵舊制於東堂聽
政每於羣臣論奏務經籍傳宣乃以武帝期之這不免家
國喪亡臣民屠戮變夏為夷曾一身之不能保豈所遭之
運然耶

三月平東將軍周護誅 楊州刺史陳敏傳首京師

晉永興光熙之間王室雖多故然社稷猶未傾也顧丹陽周
安豐皆一世人物或列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乃辱身毀
節從陳敏作賊豈不謬哉度其素心正以周公瑾魯子敬
自處而以孫伯符仲謀望敏故酬然相從說以漢晉制度
華譚一書足以揮其肝膈故能使之轉敗為功耳要其始
初之失豈易測哉

琅邪王睿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始自下邳移鎮建鄴

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如有謀焉則
就之湯之於伊尹成公之於管仲皆學焉而後臣之故王
霸不勞若昭烈之於孔明元帝之於王尊近於學焉而後
臣者數大將軍身屈孔明以資大計遂王也蜀琅邪王躬
造賀循顧丹陽遂王江東雖其君非成湯成公其臣非伊
尹管仲而皆能有成者由此心之虛一誠實有以感敬臣
下也

年四

永嘉二年石勒寇常山王浚討破之勒降劉淵十月淵以勒
為補漢將軍以劉靈為平北將軍

治亂消長禍福倚伏迭相循環未嘗有所窮止也雖治平
之世未嘗無英雄雄雌其間在上之人有以消消而陰制
之耳當晉之初諸王猶未交兵夷狄猶未起事也石勒倚
都門而長嘯李特過閭而竊嘆劉靈撫膺而李亂劉淵
流涕而恐疑藏版危飛揚之志於安平無事之日固已端
倪先兆矣人主處之其可不早夜以思患豫防哉

十二月以王遵為宣州刺史

成都兵亂數年大盜方竊據之宣州亦立一偏窮賊幽閑
州人方奉李劍使領州事不敢擅推刺史乃令治中萬里
請命此果何等時而累上奏猶不見省乎此與秦李世章
卽上事司馬門何異非毛孟慷慨激烈即欲自刎晉亦未
必遂除王遵也

永嘉三年十月劉聰復至洛陽

寇至遷都固非長策至於敵威已衰不能自守雖大王之賢不免去郤也永嘉之變寇盜蜂起洛陽孤立援兵不至其暮年之間寇盜而洛陽捨遷都避寇則無策矣始劉聰欲遷都而王行特賣車牛以安眾心周履上書請遷都奇春而東海王鎮恐其不先白己而遺兵衆之萌怖諸遠都倉垣而公卿猶豫不行遂至禍敗政和靖康之禍固亦有避狄之議矣亦以衆議不成事至中止詩曰噬其泣矣何嗟及矣

永嘉四年四月漢主劉淵卒楚王聰殺太子和自立九月雁

州流民王如等反於南陽以應劉聰
流民所至當振撫之欲其還鄉要在厚給聽其留止可也苟使急遽之而不為之策鮮有不至敗亡者李特之據蜀王如嚴嚴虞脫之反而陽而附劉淵皆以衆心之不願歸

年四

十二

主者遣兵督行促其令餘耳王澄之討李驤也既許其降復襲殺之沉八千餘人於江流民忿怨故杜時復反湖州流民四五萬家刺史荀兆欲盡誅之一時俱反雅杜殺為主經年而後定推是四者論之則流民豈可輕動哉

十月漢劉粲劉曜王彌寇洛川劉琨請兵討石虎破之遣使請兵共討劉曜石勒太傅趙不許

極父兄於水火雖手足焦濡而不恤腹心腹於飛刃雖肌膚傷矣而不顧所存者大則小有所不服謀所求全者至急則他顧者有所不足慮也羯虜在邠王城孤立兵微單弱不足以自存四方雖悉應應久而莫至獨劉琨忠憤借交於虜虜將出兵以討逆賊而趙獨以一己之慮憂苟婦滿漢之得志以爲後患遂解郢而不之許至於亡國破家幸過九牧而不之悔豈復有人心哉

十一月太傅趙出屯于項

洛陽之失守懷帝之蒙塵皆東海王越之罪也始領司徒凡宿衛有侯爵者盡奏罷之出者略盡特以國兵數百宿衛而已後趙知京師單弱遂以討勤爲名出屯于項帥百士四萬且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行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史名將勤卒成入其府於是官省無復爲守此劉聰二萬七千之衆所以披突與驅而能破也幽王之詩曰皇父孔聖作都子向居祖向小人之負國家專爲身謀者類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小人之負國家專爲身謀者類如皇父司馬越而幽王懷帝之所以致敗者蓋宛然同出一轍也

成太傅舉殺梓潼太守熊登

有復讎之志者雖匹夫卑人猶可以還報至危極敗亦不至於遽亡也熊登以馬脫殺其父詣劉琨請兵以復讎關四年而返殺琨守洛陽城孤臺李雄李漢以大兵臨之拒

年四

十三

守四年食盡援絕至煮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非李義篤至有以感激羣下何以至此城陷而登不屈死于雄豈不賢哉

永嘉五年正月帝密詔荀晞討東海王越三月丙子越薨于項軍司王行奉越喪歸葬東海石勒追之平冀大破之殺王

衍等公卿將士千餘萬人
越之暴滅王室天下之所共知王行爲上公既不能正又捨君而爲之佐既越用矣越之逆節盡著行亦无能糾紳也越既下世若能鳩合遺旅以討京師唱率僚屬以赴國難庶可補過萬一而又紳士萬之衆遠越畏以歸東海一敗望地遂以尊號勸退羯賊此狗彘所不爲也世徒以清談罪衍而不深考其甚逆之跡何歟劉琨劉曜數俱有時名而皆送死於羣手與行何異哉

六月漢以劉曜石勒寇洛陽 丁酉入南宮帝蒙塵平陽

永嘉六年帝在平陽 二月石勒寇壽春取郗道揚威將軍
紀瞻討之紀瞻敗石虎石勒引還

夷狄用兵於南方要未嘗利也而其所以屢逞者亦以南
人過怯深畏不敢逼擊使之氣志故或征或伐求耳石勒用
兵晉世莫敢葛賊之也固窺江南元帝一集家壽春勅遂
恐懼集將佐議之至有請先送願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之
策此豈敢輕南方哉雖張嶺之議亦不過以宿仇舊怨得
罪於晉不可復相臣奉欽其引還也遠石虎以報晉兵緩
大兵以待輜重虎既敗紀瞻追奔百里前及防軍勅一
結陳以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者正以畏勅往攻喜於自
全不暇追襲其後如張嶺之素料也

安定太守賈疋前馮翊太守索琳安夷校引魏允起兵向長
安謀襲復晉室敗劉曜於黃丘劉曜於新豐兵勢大振聞西
胡晉翕然響應 四月豫州刺史閭康奏秦王郭入長安

九月辛巳賈疋等奉郭為皇太子置行臺 十二月劉曜餘
黨彭天護攻殺賈疋眾推魏允以代之閭康殺京兆太守梁
崇索琳突難殺之

永嘉之亂人神乏主武皇之嗣唯有建興閭康契關長安
扶立幼穉致續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成器未伸尊至傾覆
唐之史臣以宗周東徙有晉西遷諸臣莫不感歎其數比而
論之是豈其類倫哉夫周以積善之澤推板蕩之禍雖成
伐之亂乘之于外而翼戴之心不替于中秦人分地而據
却晉鄭協力以危從從駕東都遂能有成夫晉所以立國
既與周異而關中為都于晉又非洛比難之謀遷也而劉
曜竊據皆山東人既不西向而劉聰長安之師又方內訌
雖藉賈疋扞禦之功而陽王保推戴之力能繼宗統復立
廟社生席未暖眾志不咸服既爭權先殺梁崇魏允索琳
忌鼎之功復加誣逐胡閭康國家威聲則魏索功盛復按

兵謂北不肯討賊城守幾客奔逃莫制唯涼州義眾千人
守死不移而索琳賣國之心固已輸款于賊矣抗滔天之
巨寇據凋弊之餘基而上下異心內外離散尚欲比周東
遷豈不惑哉

李愬皇帝

建興元年正月丁丑朔劉聰設侍中庾珣等及懷帝 四月
山問至長安太子即皇帝位長安戶不滿百公私有車四乘
劉曜既長安魏允也黃白威以拒之 五月以丞相王睿為
左丞相大都督 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都督
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餘孽進擇官舍幽并兩州勅
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
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
成元勳八月癸亥劉蜀奉詔至建康齋辭以方平定江東未
暇北伐

年四

十五

世之論晉事每以元帝中興不能恢復中原為恨非也要元
帝初心亦不過平定江東而已至恢復中原一事帝實未
嘗一日而有是志也建興之初秦關固弱秦觀陰帝所詔
悲惻然烈其使南陽琅邪分陝而治望之進兵協力復讐
雪恥心至懇切矣夫南陽以孺子之微全秦州之境由交
乎涼州而外羈縻乎隴右氏羌之眾圖欲一報不共天之
仇勢固強盛矣然知薄能寡三面受敵張春陳安方爭權
而捷于中非琅邪比也使琅邪奉愬帝之詔以國事而付
王導擇能兵如祖逖者帥之而北與劉琨猗盧王凌勉力
進討雖魏雖未幾關中未至遽亡天子不至再辱也今所
告語劉蜀者直以秦越異肥瘠視之不惟無愛國之念且
終不免有幸禍之心況能經略焉乎祖逖之行曾不授
之璽仗露次出師之舉特假淳于伯之首以說天下琅邪
王裒帥九軍受祖逖節度之檄疑可有為矣未幾復召裒

還建業其心果安在尚可責之恢復哉
建興二年三月石勒襲幽州殺王浚

王浚驕暴悍慢妄自矜大安受石勒之惡弄璋其畫中而不自覺以至喪家失土墮身夷族雖堂俾惡替亦不至此要無足論者然以劉琨智畫之明終始奉戴王室之中憤當夷羯亂華之憤乃以石勒送奉脫之故不察其為之喜動顏色移數州將其與王浚何異哉然於異州之爭雖與王浚有暗昔不相下之隙然永嘉之禍同於石勒者不共戴天之讎况九縣幅裂群胡席卷幽涼二州輔車相依不可一日乖離也今規忘不共天之讎康輔車相依之勢而安坐拱視以求快嗜昔不相下之隙謂之何哉切實論之苟足以靖亂天下無不可平之怨苟足以共功天下無不可任之人怨無不可平惟君父之讎不可以幸安而遂忘人無不可任惟夷狄之暴不可以苟媚而求合規不能念

年四

十六

京各之脅而獨倦倦於異州之憾不能少置王浚於度外而獨欲收貼石勒於室中是豈知輕重者哉方勒席卷兇豫飲焉江淮也琨歸其母與其子虎奔書修好欲勒背棄劉琨與同功業豈惟胎莫胡羯雖少知事固知琨之失計矣事功殊塗之語琨當沒齒自誓可也來與失尊晉陽破壞胡羯日熾閭閻日危此果何時舊怨尚可復解郡郡尚可撤環踞虜尚可聽信乎夫羯虜多詐變幻無聊天下之所共知其以厚禮甘言而誘王浚也實欲激激劉以盡節戮力而獨劉聽也實欲圖劉漢現不之悟其左右前後豈無察其用心者徒畏其強而遂信其詐是猶畏鳥喙之毒而嗜其飴蜜之浸漬也夫此喜動顏色布撤郡縣幽劉既滅盟約既賂始復結約猶欲其誅勒不亦晚乎建興三年十月漢劉曜陷馮翔達題九將兵拒之奉帝往就南陽王保於秦州索緒恐保奪其權不從

建興四年八月相國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八月劉曜逼長安

慈帝之立晉已無自存之理復題允之計奉帝往就秦王保猶可合力拒敵也而索琳惡保得天子這其私志遂沮之而不吝往當曜之逼長安保使胡崧將兵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焦嵩二侯來復皆引兵至而華縣監四郡兵皆屯霸上使崧因一勝之威引諸軍進逼可以舒歲月也而崧恐國威復振則題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上者不進遂致京城失守乘輿處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大要權柄之不屬己而不顧君父之危存然慈帝天下何人哉

胡崧還兵槐里劉曜攻陷長安外城十一月辛未降劉曜送帝于平陽題允自殺

石西晉四帝五十三

十七

也雖中國強盛而明君在上終不能使長夜無覓伺之心森雄無竊發之念惟人主自治其國三綱素明四維盡張君上之身無瑕釐之可指朝廷之政無間隙之可入是以覓伺之心化為柔服而其所欲竊發者不得不消跡而順從也夫晉之亡雖出於羌胡之日盛森雄之聲起而之所以致此者大豈外鑠也哉自晉昭昭親行弑故以尊人國而試君之盜乃為創業之宗臣於是天下不知有君臣之分自武帝淫縱無度某天下嫁娶羅臣之女選嫁諸官人盡納之後官更至萬數於是天下不知有夫婦之經自武帝猜忌齊王仗出之于外而使憂憤致卒於是懷兄弟之倫諸王因此做偽互相屠戮自惠帝昏迷賈后專恣以子而弑母以婦而弑姑於是壞子婦之性而太子適因此廢故國就中絕貴戚之家得殺人以供御膳賁蒙之室得以宴客而殺使令子婦殺妻賁官吏殺吏民特視之以為常耳

貨賂公行廉恥道喪天下於是無法酬報於齊新之中而或以為孝課程於賓客之側而世以為違教蕩淫徒自以為風塵之表高談虛無自以為道德之要天下於是無禮譽人之一身腸胃肝肺凋落而不復存手足耳目頑廢而不為用塊然獨立豈能久生哉先氏戎狄萃居於戶使之聞盜賊竄黠起趨乎藩籬之內橫軀邪驚於土崩瓦解之後國欲不亡得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四

甲四

十八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五

東晉

中宗孝元皇帝

建武元年三月辛卯琅邪王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五月乙巳晉主遼琅邪王襲伐石虎受祖遜節度尊復呂褒還建康

元帝之興雖越隔江表與關洛之地不相貫通使當是時而關中原勢猶可為也劉聰雖據冀國然大河以南猶屬晉土關中之地猶受晉令祖遜也雖近後趙鎮戍日降李矩取洛陽而河南之民皆附趙固以洛陽曹嶷以青州邵續以冀州王遜以宣州崔寔以奉天要皆為晉固守耳泰山保以祁山慕容廆以遼西張寶以涼州劉琨段匹碑以幽劉固皆厲兵蓄威馳檄四方求為先晉復仇願與江東合從也使元帝外糾同盟內於百六校中擇一二能者使

第五

分國之半同心協力受祖遜節度以致命于仇敵劉石雖銳能四面夾敵百戰不怠哉今以大軍付之孺子而偏裨將佐未有以顯名者水陸四通徑造敵場之語其與何時露次出師躬擐甲冑之舉不幾同為欺罔幽明乎張出未遠而遂召還襄還未久而遂不謀終帝之世無復西畧雖能保全江東其有愧祖宗多矣或曰石虎劉曜之兵方銳而不可以驟嬰杜曾第五術之禍方亟不可以遠去王處仲跋扈之心方且暴露不可以外圖保全吳楚勤勤自守要亦帝之度時量力耳余曰不然祖遜在燕國書一敗石虎其守雍丘也勒方盡誠加敬以緩其勢王處仲不臣之心終祖遜周訪之世不敢萌也若曹小虜獨一周訪足起不行乎惟元帝燕安江沱志強不立奇輪隻矢不加中原雖祖士稚憤激請行功緒垂立不加獎厲復以虛護之

戴淵擁節其上致使士推街恨九土邵續以求救不從沒
子石虎而北方之藩鎮始空曹叢以勢援不接附于石勒
始以河為境邵續既沒段匹磾不能復存於是幽冀并盡
入後趙矣邵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戰事不怠遠也合
肥而朝廷召為尚書於是徐充諸鳩多降後趙矣祖逖既
沒明帝繼統後趙入寇冀城破而祖約不能禦於是退
屯壽春後趙寇下邳彭城周趙不能守於是退保泗口魯
潛以計昌板檀城以鄒山死石生之曰至將士之地復攜
李矩郭熙智輝力盡棄衆南奔於是司像徐兗之地皆入
於後趙以沮為境矣即是觀之非中原之沒於劉石賢元
帝自棄中原也

十一月始立太學修史官

班孟堅稱高帝誅項籍命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燕
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興庠序之事也禮稱武王食三

年五

二

老五更於太學然後氏知孝亦在大克商下車之後禮樂
教養固誠急務然事有先後緩急豈可外為而逆施哉元
帝始撫江東疆場猶未定寇盜猶未盡除也始承晉統君
父猶在御敵中原猶汚腥膻也羣臣雖勤進猶未敢從方
君王位當時所至急者固在厲兵秣馬以圖諸夏捷冰雪
膽以復大鵬序庫雖為國之志詎可遽議乎儒道深奧不
可倉卒而成貴遊盛年盡使講讀道藝雖戴逵之言深明
便宜施之初政似未知大體也史於建武十一月書置史
官立太學於是知元帝規畫淺陋志緒不逮矣

十二月戊戌帝幸過宮

大興三年三月丙辰晉王即皇帝位投刺勸進者皆加位一
等民投刺者皆除吏

中原陸沉晉帝大尊制統中絕嫡家嗣位元帝帝室近親昨
國日久窮居上相且親承統攝萬機之治始以東與播趙

而居王位今以凶問已至而嗣正統於受授之義正矣猶
以周書一言之許而知斥遠以吏氏投刺勸進而特與爵
實無乃善矣幸亂是以位為樂處心猶未決大乎

庚午立王太子

王太子紹為皇太子中書郎庾亮持節

人之學有二內以啓迪性真使足以成己之德外以應理
事物使足以應天下之變而已固非挾務博該求以振壓
寡陋虛為高論求以屈伏坐客也昔魏自正始以來士大
夫之學率以莊老為宗虛曠無實為遠不根以簡默拙訥
為群言之要以淡泊虛假為萬事之宗以禮法為錙銖務
振去之以為高以政事為厭虛務棄置之以為遠波蕩風
鼓氏化士習遂拱手安坐視晉之亡而不知之救宜一時若
子所當痛懲而深抑也而中興之初大臣庶采猶鼓鳴此說
何耶以道論之申韓之學慘毒刻深固足以壞人心而駭
老之學誕妄空幻亦足以敗世事豈不足以成已德應物
變也無以情論之刑名法理時有資於政事智術之短淺
者誠不足以酬酢世故也孔明罵申韓子六貽以授先主
元帝以韓非書賜明帝其亦有取於此哉庾亮謂申韓刻
薄傷化不足以留帝心以虎風峻峻整善談老莊使之侍
講是豈矯世之教哉

果實遣使奉往建康

古者人臣痛宗國之亡而不忍用新君之年號者有矣西
晉既亡張寶稱建興李唐既亡克用猶稱天祐後漢既亡
劉晏猶稱乾祐若克用劉晏直以宗國之滅遂不忍用篡
君正朔耳若先晉之亡也則亡於劉曜而非不在元帝而
元帝之立也立於晉亡而非困於劉曜受之實均其義謂
晉陽協力江東國雪仇恥可也不奉江東之正朔其義謂
何當駿之世其臣當以黃龍之見欲改元稱號至詐之興
遂僭帝位改建興四十六年為和平元年及天錫敗殺張

年五

三

邑始以建興四十九年奉穆帝升平正朔究其終始凡所以不用江東年稱者蓋將自以謀僭也

五月癸丑段匹磾殺并州刺史劉琨

觀劉琨之未驟慨然悲感天地忠誠義節昭貫金石求以贊崇王室而尺寸無成求以洗拔仇讐而毫髮未就迨至晉陽陷命殊堪哀痛哉方趙石崎嶇兵亂土晉陽遼府朝建於荊棘積穀之間百姓負櫓以耕蜀魏而持於寇盜兵戰之窟劉琨據懷而城守雖勞慕義而懷附流人稍復難犬相聞幾成伯業矣然紐於控御便來者無以自安迷於聲色使小人得以沒潤諫臣見殺敵國乘間晉陽魏韓而復破街盧已附而復離蓋有以取之也自是以來志意沮沮討劉琨之期懸於街盧之內亂執石勒之策潰於冀漳之喪師使并土震駭難以自立餘衆散潰難以有濟雖泣血戶立竟何補哉然琅邪繼統江左方

年五

強既必不得已渡河而南受命建業與祖逖輩同心協力則氣勢連接大功可成矣失此不圖乃岢岢戎羯託命與類虎製不立以身殉之此豈明哲之事乎夫士君子之處當先觀其所以同事之人其人賢歟固足以同力協謀其人非歟雖有長算遠略未始不中敗也琨雖有經國之才懷復仇之志然其初也以石崇皇弟之豪強而與之酬酢固君子之所不取也其中也趙王倫孫秀之暴亂且為之鷹犬又名教之所深恥今經營國事議除強敵乃復與街盧匹磾上下周旋是皆所託非類其敗固宜十一月己卯日夜出高三大庚申詔令公卿士庶各陳得失仰

立國者必有名義義明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一或反是不惟無以號令遠近固無以驅役群下也元帝之所以損國江東乘隙晉魏者果為何事率臣內外所以推戴勸

進慙勤懇切者果為何說而六七年間羣臣上下所以告語勸諫者要皆常務耳請立太學者戴逵也請試諫者陳頤也請崇儒學者應厚也以劉劭則捍勸細故以實則補緝舊體其欲戮力中原誓滅讎虜獨一祖逖耳曹無用贊惟執者王導新亭之言竟不復念名義果安在乎今能遠所陳三失乃以梓宮未返讎賊未報務在調戲酒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名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為當世之患難晉之君臣不能施用學實當之覺群寵曜日之燭暗室要於名義有補云

大興二年祖逖退屯淮南

兵有強弱時有利銳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以小挫而遂怯衆者不足以立大功也祖士雅陳陳悲憤誓乎中原一退屯淮南一扼于桃豹退屯淮南以勢觀之疑若沮喪調

年五

落無復進取矣士雅不以為恥追設奇畫力招降附進營雍邱推敗石勒使之乞和求好不敢窺兵河南此其功未易量也

太興三年二月後趙石虎執冀州刺史邵續

邵續始從石勒一開段匹磾之言遂棄其子奉土歸晉六年之間關數十戰促為石氏所執雖選辭以緩死灌園鬻菜以供衣食終不臣于石勒志可嘉也方續被攻劉劭言於元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更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解本之路請發兵救之帝不能從方是時郭默將兵入洛河南之民盡歸李矩大河以南盡歸祖逖勸方南北軍制畏鮮卑之兵不翅羊鹿之忌虎狼也使晉以一救援之詔祖逖率矩攻其腹背且從段匹磾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

鄭昌有言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采汲黯在朝淮南為之
竊謀豈不信哉王處仲跋扈飛揚之意固非一日獨畏周
訪祖避而不放發訪在襄陽處仲以訪不得荆州致其志
起手書警解遺玉枕玉環以中學急訪抵之于地務農蓄
兵陰欲圖之處仲不敢與校也訪下世處仲遂欲奪襄陽
以與郭舒郭命召舒為右丞不之遣也處仲元末數月而處
仲之用兵已向建康矣為國而欲強根本處仲而欲嚴森執其
不可用人才哉

大興四年九月壬寅祖遜卒於難邸

祖遜之北伐元帝未嘗與之共也特自將部曲百家未嘗
給之鎧仗也特自起治騎兵器而已原給以千人布匹以
三千是詎能成事耶然渡江擊楫之誓固已氣吞胡虜矣
儲中原矣自建興之元至是九年進也淮陰進也熊威朝
廷本富有尺帛撫諭之語退也梁國退也淮南朝廷未嘗

年五

六

有一介東應之卒是遜之所自任者蓋若家事而晉之所
以視遜誠以度外處之也遜與士卒同甘苦約已務絕勸
探農桑撫餉新附處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以禮結之百
姓感悅比之父母惟憂鎮戍歸附日多雖古之善守邊者
何以過此方且推鋒掃穴幽莫使磨以歲月何向不濟而
乃以憂憤致卒天滅不祐于晉也或者謂遜以石勒併家
之族與之立市以勤殺牙門叛重之故遂深德之自是越
人叛者一切不納不當以羊枯之事施之讎焉是大不然
夫敵境對壘無非晉民進取大體不尚小利勒方假託仁
義欺周遠近使彼德我虐是豈所以懷服遠民哉述方道
營虎牢敵境日蹙要非以胡羯小恩而遂阻止也然以戴
淵擁節之故乃致快使不練無乃於客人之度猶有未差乎
元昌元年春正月王敦反於武昌

處仲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魯靈公欲殺趙盾趙盾出奔

其弟趙穿遂弑靈公于桃園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夷
客有毀郭解者解之客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
於解殺之迹然解二事雖不同原心定罪推其所自來趙
盾解國有難解其責者導既當國處仲其從父兄也以王
氏失職敗興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
雖欲解其責可乎處仲在太傅行時于以楊州固為三密
計矣渡江以來僅新華軼平杜 兩事耳職以大將軍
三司權以都督六州刺史江州侯以漢安提自選置天下
孰加焉設能收復九縣奉迎東與其將何以贊之哉中興
方建捷拜制收特以劉琨用事之故怨謗盈紙專恃不與
而已為骨肉近親無勸戒之誠以鈞衡重臣其可無備禦
之計乎賊既東下始閨門待罪石頭失守位爵如昨也行
曾應報恩怨不免假手于賊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烈蓋世之功欲免趙盾郭

年五

七

解之誅終不能也

年五

七

元帝渡江十一年而後即位即位系晉統又五年而授明
帝其經理江左總十有七年要不為不為也布練之節施之
殷雅推叙之實新於後宮非不儉素也不聚也布練之節施之
以聽政非不勤勵也知以酒廢事遂引觴覆之聽訟勞躬
非不勇決也罷不急之務應非軍事者一切罷之非不知
務也為孝之科舉於郡國百六之豫備於左右非不用賢
也陳謗之求形於鼓木封事之上過於災異非不聽言也
遼西幽并無不輸款司操徐家咸皆願附非不得眾也然
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營區區僅全吳楚是終於藩臣政免
忠將憤死不能仰配宣光收復舊物何哉以江左為可立
國無意乎京洛以琅邪為可撫封而不復志乎仇恥故也
宣王不以反位而即安南征北伐終身而始定先武不以

得關洛而遂息從事隨蜀垂老而不衰故能成中興之功
平王不復西而徙也成子母家擇吳悅首篡魏而徒宴安
於江者此其所以獨據一方歟

肅宗明皇帝

大寧元年趙世子胤歸自里匿都鞠封為永安王

立嗣必子立子以長此天理也不可以變雖在夷狄猶知
守之況中國乎世之議立嗣者見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
武王光武廢東海而立明帝無有禍亂遺軌之為說欲亂
長幼之序是為可戮劉曜欲立次子嗣而廢太子韓廢胤
曰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固可先武以恩而廢其子豈足
為法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況東宮者民神所繫
豈可輕動而其子嗣亦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然
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為顛迷輕策豈不能輔
照以承聖業乎熙卒不廢觀二人之吉則先武明帝有漸

年五

八

德多矣李雄其妻于十餘人不立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
子使他后母之太傅驥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
而防篡奪也都宣公吳鋒祭足以觀矣雖不聽驥退而流
涕曰禍自此始矣後十一年雄卒雄之子越殺班於瑱宮
而立其弟期自為相國李壽自襲成都相國越廢期
而自立成由是眾立嗣不以長則劉曜之議可據立嗣不
以子則李雄之事可鑒也故特末之以示後世之君子

太寧三年六月溫嶠為丹陽尹

人臣不幸陷身於姦臣敵國求欲令身以自釋至不得已
而用權道君子固不之貴也關羽立功於曹公而後歸劉
備溫嶠密進諫於王處仲而後歸晉是豈得已者哉察其
用心哀其不幸可也若嶠之伴醉而擊錢鳳亦不過為周
身之防固不當以詐繩之也
帝賓王彬等 不恭細參佐

晉自五王之亂屢敗王室羣臣隨成敗以為何背實罰不
行天下由是習為放常無復畏忌是以東晉藩鎮動輒跋
扈其臣不輒和而順從之亦未嘗有沮忤也王氏謀叛至
是數年使晉臣子皆明知逆順因其來朝而逆折之禍何
自生否則委身而盡去之不得而娶顧我顧將誰與為亂
疑似而不知避逆亂而不知止徒曰此心實為王室事
之既平且不法法變惡將何以懲沮後來朝者之受當
形受任與夫舊俗之不恭細王氏群從一切不問皆非平
世法也使一時盡付之法踰年越月更赦而後滿洗之詎
不可哉蘇峻庾亮桓溫之繼亂其學謀蓋自此云

李矩棄眾而奔

李矩自永嘉四年力守洛陽獨與賊抗至是南奔終始凡
十四年無此踴躍子之功而日抗虎狼豺豕之眾鄰國盡
沒糧食單盡乃能招張軍用郭誦裴叔則楊慶退石生以

年五

九

致劉聰償死世龍引避新準翰敘而梓宮幾反名將沮潰
而洛陽遂空河南之民相率歸附是豈一手一足之為烈
哉使晉之威靈猶能遠及四鄰之援救猶能策應不惟未
至奔潰聞拓恢復之功無猶可冀也今孤立無與投盡力
殫郭熙沮喪而先歸士卒畏怯而內叛棄地而南餘眾盡
沒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盡入從趙以淮為境矣豈不痛哉

顧宗成帝

咸和元年癸酉以車騎大將軍郗鑒為徐州刺史奏司徒

無大臣之節 免官

誅呂迎代而重厚少文者已有驕色擁昭立宣而忠謹小
心者已失故節甚矣人心之難持也使無朱昌家蓋之抑
勃或不免先不能自疑以從嚴延年之勅霍氏以亡推此
者侈汰之樂石歲規者盈滿之摧衛功臣其可一日少此
哉以王導之恬泊無欲謙謹自守宜 此心之能持不至

騰溢矣然幼主方立進盟大事此何等時而可辭疾不至乎上廢朝謁之儀下修祖錢之禮誠非所以表勵百寮也下以是奏勅之有功於導矣方元帝初立詔導同陛御坐導以太陽下同萬物辭之要為知禮夫武帝雖幼冲國人主也每見則為之拜每坐則為之興手詔則曰皇恩言中書作詔則曰敬聞導受之而不避安之而不辭已為失禮既加元服親宴其府至併拜其妻此果何法與周勃以衣蓋加敬孔坦謀成帝勳宜顯禮博納朝臣導聞而惡之不答其待中而出之為廷尉有愧乎周勃多矣

咸和二年蘇峻為大司農

度亮之召蘇峻其說曰峻必為亂今日召之戰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其言正以范錯削吳楚為比錯挑七國以成逆亂固誠無策矣然吳楚之禍猶在數千里之外漢方強盛居中持兵律足當緩急若猶有餘倭也

年五

十

今峻在應陽迫近京邑且晉方立國已不堪王處仲之變況一時見將無一足任乎亮既不得象情且無備禦溫嶠請入衛建康不許三吳欲起義兵亦不許都鑒殺帥所願以赴難又不許孔坦請斬卑陵以俟其至不聽陶回請伏兵于丹陽以邀其師又不聽拱手端坐搜錄敗謀自取覆敗以至京邑之焚蕩東興幽危若虎之罪豈勝錄哉禍亂之在天下其未作也無不可得其既作也無不可治正在夫君子平居深思先事審處耳無以弭之於未然而不能治之於已燕且汲汲而激之使之速發錯處亮之患蓋異世而一律也況峻特羈旅之臣無黨與之助未嘗立功新受委任使亮用心平一處事精審不私行冒聽妄動躁舉以集眾怨勞騁征鎮以殷其勢漸分也或以弱其兵蓋強禁衛以備其患避之歲月峻將自沮頓安敢亂雖其必亂亦何至如是之顛沛乎寇平禍息不正東市之錢而猶厚

加裝實再昇大藩使超超飛揚欲繫蘇峻之迷王導不為無罪也

咸和三年五月己未蘇峻遣帝子石頭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模俱起義兵受都鑒節度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人臣之常分主尔忘身尔忘私國爾忘家人臣之大義也若好利而不顧國有便利則趨有患則避專為全家保妻子之計社稷之難將誰與守哉蘇峻之叛也朝士以京邑危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王導亮皆大臣當國俱不免為子息同兄弟奔竄還妻子入告宮內存內獨劉超遣家僮從軍帶環珎以為軍資戒其子以捨生取義勿以母老為累在外獨虞潭母孫氏耳超與孫氏明義先烈輝映萬世其家固未嘗亡妻孥固未嘗死也彼遣家避難如蛆蠅真穢亦安知其果能自存乎

陶侃斬蘇峻

年五

十一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矯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以南渡人物攷之若陶士行之機畧志諸蓋不多見史氏乃謂士行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心終不得自保全者豈以其驕吝也哉方士行戮陳假於江夏趙托致於長沙斬王機杜洪溫邵於始興智畧縹緲威令風馳固李好之所畏服多士之所作慕也若其綜理嚴密治局宏大道覺人心以志乎中屏覆蓋自戒以勵乎僚佐每所臨蒞輒得人力隨所措畫俱有方畧使以復舊弊為功不以近效而自足以及憂國為志不以近功而自滿豈特為中興宗臣雖古之名輔孰能過之然平王敦而驕心先見以不預顧命而吝心已啓矣夫蘇峻以藩臣犯順義兵四起士行身為元戎志在王室使役機而奮挺刃而先以一死報國猶恐不及今受溫嶠之徵始則自懷顧望遲疑而不輟發中則新惜精力悔怒而欲東下雖這從眾言克靖大慙要其驕

客議上之心不可掩也史氏以折衷之費決指之怪遂以窺
竊議之豈以此哉然士行於平郭然之復感震夷夏大將
殊禮之賜謙遜而不取受屬望辭讓之言誠實而不自飾
吐出肺腑對越天地至藉兵食綸府庫歸之朝廷而以後
事付之司馬無一毫為其子計正不當以處仲蘇峻疑之
要其所以酬應王導使折衝亮等語塞路傳傳傲然自導
在淺心隘量氣得意滿者類不免此於士行何諱

咸和四年夏四月己未溫瑯卒

溫太真說擊錢鳳去王以歸國絕裾辭母為劉琨而使晉
去就二事客有可議者然太真既為晉臣義不當為叛賊
用徒死而志不伸於晉無益也雖用詐以求清反經而合
道以周身之防當愛國之實要無足營但從劉琨在并土
之日雖策名委質已為晉臣要不過平北參軍耳朝不里
宴不與持書而使江南藩府猶有他士也母在則當從母

年五

十二

母亡則當從君以一時將命之故而與慈母為終天之決
死生契闊養葬俱廢雖平二大能力扶王室無愧大義居
重位受劇任累薪厚賞吾親不與焉反之人心獨無校乎
姜維任蜀其母書令歸維曰良田千頃不許一畝但存遠
志何用言歸雖從此捨天地所不覆載也太真本心實在
王室固非若薑臂仕楚者專計爵祿然以權衡錄而兩拜
之存晉之忠其猶在事母之後乎

以郭默為江州刺史

詩曰不借不濫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高宗所以中興也
晉於王之叛則赦其參佐而不禁錮釋其群從而不誅責
於蘇峻之叛不赴國難者也則轉制唐州死加贈謚衛
欲以峻叛者也既釋其罪且欲加資更亮峻之反者也
既免重費且移巨鎮賞州如此欲求黨逆倚惡畏賊伏勇
乎後將軍郭默以私憾殺江州刺史劉嗣王導以默驍勇

難制遂以江州與然而象首於大航實罰無辜一至於此
宜衡低憤志不遜不候詔旨而先進兵也以導之寬洪和
平誠足以整人心然舍忌祖犯亦足以養奸回中興之不
及究東轍之不能西其以此也夫

咸和五年石勒族祖約

祖遜雖胡以忠晉其子叛晉而事胡氣血同體而趨向異
尚是豈不悖哉夫人臣之事君未嘗為身計顧豈為子孫
一家之謀歟康驥粉骨關拓八荒亦不過自謂吾職之當
然耳安敢自恃以為一己之功而有他觀乎周公太公勤王
室宜與天地相與終始而禽父後父服事康王未嘗有一
毫欺然之念不幸功臣子孫之不肖有如約者乃執前世
之熱烈為僥觀自營之策意修志未泯無涯涘一不萌愜
怨叛讎之此所以盛德多無實嗣功臣多至破滅也祖約志節
器業與父何若晉人不察乃使繼踐父職擁兵邊陲竄立

年五

十三

不守退走壽陽大幾不加其身晉於是失刑政失約不自訟
乃反以不預顧命為怨內附叛臣以犯王室外奔強胡以
家族得誅於石勒固有天道使祖氏之祀幾不血食土推
何事乎推此類考之則教忠之訓家豈可廢教貴之職國
誠不可緩也

咸和八年春正月丙子趙主勒遣使修好招樊其幣

凡物有血氣者未嘗無憤恥也匹夫遭戮辱之毒雖鄰里
之寬惠者懷憤孺子經陵暴之辱雖族黨之頑鄙者知恥
挺刃而關殺身而不之避據臂而呼詬罵而不之擇裂皆
而視羞惡而不之見血氣所激人情皆然而況乎天下之
憤宗杜之恥乎攷之典禮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
不與共四海大力能則復力不能則已可也而令至於不與
同覆載共斯世者何哉豈亦以至憤至恥不至可以復獨洗
乎晉之事痛哉永嘉建興再世不得正其終晉天薄海一

民不得安其業宗廟虛神州陸沉為晉雖大俱有忿怨
况其臣民與其子孫乎雖昔者為魏為昭其子孫遺族
已藏夷於新淦石勒之手而勒也實為魏賄奔亮而置力
者按以天下之大義子孫臣民不能舉其庭寢食其皮由
固已為千古罪人尚忍復與通使復與修好而受其幣乎
詔焚其幣終晉之亡不與胡通晉人於是知義矣或曰胡
勢方張絕之而不之講則遊騎駭駭力不暇給將無以為國
如何曰不然以家報讎者不有其家以國報讎者不顧其
國忘父祖之憤恥而獨念國家之興壞是懷安袒袖而忘
大義也豈子孫臣民之事哉方勒之勢奔突九難如崩清
清堤飄蕩東下勇果而不可禦然自晉人焚之之後終不
能一矢加乎江南也預計乎未然而不念已往之憤深然
乎已然而盡忘乎無窮之恥飲恨包羞甘為讎役雖晉猶
不屑為之況其不為晉者乎

咸和八年秋七月趙主石勒卒太子弘以中山虎為丞相魏
王大單于冬十一月趙河東王石生舉兵討虎遣使來降虎
討生克之十二月趙郭權據上邦來降

敵國有變故用兵者之資也有用兵之資而無早治預計
之策有敵國之變而無固本自強之計是亦烏足成功哉
晉自南渡以來北方有可乘之機元帝初元劉聰即世新
準殺其子榮謂胡嵩曰自古無有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
國璽付汝遂使二帝幽死輒帥眾扶梓宮請以上聞時李
矩盡有三輔祖遜正鎮龍丘使晉有恢復之志固可乘時
進討矣晉無固本自強之計徒使韓嗣奉迎梓宮而已準
誅而勒順入胡遂復強成帝八年石勒即世石虎囚其子
洪而擅其國石生舉兵關中石明舉兵洛陽皆將以誅虎
虎方帥二兵而戰二敵併關中豪傑秦雍餘民及氐羌種

落盡連徙而更置之郭權據上卦遣使來降三輔新平北
地皆應之使晉有恢復之志固可乘時進討矣晉無早正
東治之策後以難為鎮西將軍雍州刺史而己權敗而石
虎立胡又復強敵有可乘之機在我無可為之時則敵之
成敗為足為國重輕也哉孔明草廬之策必欲俟北方有
變而後用荆益之眾以取關洛而劉玄德語劉素亦曰機
會之來豈有終極要當應之於初而已有變故機會而不
能求其咎在乎人謀之不臧豈可復談之於天子

咸康元年趙王虎詔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古之所謂教者詩書禮樂而其所以祀典者天子祭七廟
七祀天地百神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
無主後者而已大夫三廟三祀適士二廟二祀庶士庶人
祭其考于寢或戶或室聽祀其一輪制者有誅淫祀者有
誅假鬼神以疑眾者有誅執左道以亂政法者有誅國未

嘗啓民自廢其本而從戎狄之教使民自忘其親而事夷
狄之鬼也自漢永平佛法東入上之人雖不之絕然立寺
都邑惟聽西域人得奉其神漢人出家而奉其法者未嘗
無禁也魏承漢制亦循前軌自佛圖澄入中國石勒石虎
酷信其說百姓因澄多故奉佛皆營作寺廟相競出家真
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亦悔之務行刊削王度之奏欲斷公
卿以下無得詣寺燒香趙人為沙門者皆反初服誅非不
善也而虎自以家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遂詔夷趙百
姓有樂從佛者皆特聽之度虎之說猶以中國之人所不
宜奉承也然江左建國本用華禮而王謝子弟皆以梵典
命名或尊禮沙門日講毗曇何充身為宰相崇奉釋典修
寺供僧費以巨億又何耶自是以來法令不行況六合之
眾無貴賤士民之別悉從戎俗而不之恥迄無一人復中
王度之說者豈不悲夫

鎮西大將軍涼州牧張駿上疏請與鄒鑒廣亮同討石虎

按西晉之亡二十歲矣南渡建國已歷三王劉石連興已更四氏張氏而涼州亦易四牧矣駿雖承先祚保全境邑觀兵流涕而西域盡降北疆而隴西全據復收江南旁連遼通關便驅遠誠江左豈不忠哉忠款雖輸駿侈已變難壽世之受膺寵於新主而建元之號尚宿於舊朝舉豫胡胡莫有晉室然其遠使上疏之請則誠天下之正義也若所謂謂答江表坐視禍敗懷目前之安皆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等語晉之君臣雖欲自起其罪其可得乎若所謂謂流離主漸用經世先老消落後識懷君戀故日月苦流離雖時有尚義之士畏迫首領哀歎歎廬而已三復其書使人感涕不能自禁時雖世殊人心豈有異哉駿雖乘石虎之亂有兼吞秦雍之心而晉之大臣若廣亮盧誕庸繆郁鑒雍客儒雅一平蘇峻器量已隘其

年五

十

能泛舟江沱首尾同舉乎度駿之心固知亮鑒不能辨此議以是語撼蕩之耳慕容旣所以告陶侃同一律也而其疏之所言則誠天下之大義

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

化民成俗固在學校而鼓衆動化使學校以之為俗者又在乎公卿大夫也上好禮義則學校所習者必非利祿上好利祿則學校所習者必非禮義秦弟子三千人明一經者盡復其身西漢之學書盛矣自康衡張禹之流各持祿保身以自封故一時學校所習者悉在利祿席學舍六國屈園橋門者冠帶僂僂高東漢之學書盛矣自楊震李固之流各死節守義以為國故學校所習者悉在名義廣學舍二千百區鼓鉦鐘堂者至八千餘人唐之學書盛矣自常家楊炎之執政皆植黨營利以自私故學校所習者至於聚朋慢賢敗業傲長而肆開訟所謂中養不才養不才所

非在乎法制文物也晉自南渡百事未遑誠宜建明學業以訓後生者王導之奏也謂宜篤道崇儒以勸風化者戴逵之議也太學之立至是幾三十年矣而江左浸安請興學校之議表環鴻懷又愆言之雖立太學集生徒之詔繼下而虛浮之習終勝儒術之風不振者何也以公卿大夫所相與崇重者以名而不實而其平日所講論者皆以莊老不以文藝也況永和之間商浩以浮虛當國乃以比伐

遂罷學校而遺生徒乎

咸康四年夏四月成漢王壽自陪襲成都廢成期馬印都公即帝位國號漢改元漢號微處士龔壯為太師壯不受龔壯父與叔父為李特所殺積年不除喪誓欲報仇李壽在涪以禮辟之壯不之應而往見壽說以西取成都稱藩于晉壽從其言一舉而克成都殺李期愛置其社稷終自借位不肯奉蜀歸晉如壯之說也壯誓不仕晉官之太師

年五

十

厚加增遺壯一切不受而以縞巾素帶處公卿之上每有大議輒與決之其勸壽復踐前約奉國事晉者前後數四言甚切至壽終不之聽壯遂伴狂稱疾得以正終觀壯之始終誠合乎經禮春秋之法而其所報父叔父宗國慘憺之義與夫去就退避之節不愧留侯矣或曰壽庫之孫特之母弟也而期者又特之孫壽之再從弟也壯使從兄之殺其弟已殺仇人之孫而反立其母弟之孫委身而事之於義何如曰吾聞之至哀存乎心無以自處乎天地之間力微勢孤每痛悼而無所發苟有可行其志國將不暇加擇也壯既處蜀未能自達于晉度一時勢力足以滅特之後者惟壽而已苟以李氏之故棄而之他也將誰屬此所以不受壽之補辟而願為之畫策與然壽之殺期也一家之仇國債矣然特父子以蜀而叛晉以臣子而抗王室是宗國之怨猶未之平也壯雖辭爵命未釋喪服猶難容

風議乎反借之國誠萬一壽之能聽奉國之歸乎晉也屢
言而壽不用言之盡切而壽不之聽於是作注而委去之
壯之大義得矣壯之去既審矣尚何尤
成康五年度虎欲遷署中原表桓宣等分漢河虎殺江夏相
陶嗣請移鎮石城為諸軍聲援太常蔡璆諫乃止
王者之兵計義而舉審已而後用霸者之兵計利而舉審
敵而後用甲雖不同其所以為先勝之其未嘗不十全也以
司馬九伐之法觀之則王者之兵於義之所當為者固有不
能自己之然非采敵以上治內則造成役命將帥以守
中國不敢以輕發非車攻之修政事則修車馬備器械以
復境土不敢以妄為固非特兵家之說後閔乎主道將能
兵衆法令賞罰之優劣而止也若東晉大義所當實力乎
中原又非特九伐之比若所謂經之以五事者尤宜用力
江左立國于今二紀在上者無嘗瞻樓冰之志在下者無

平五

十

擇位以圖王室之心內則公卿虛浮閑雅習為清談政事
之不埋外則姦臣越趙窺伺謀為逆亂禍釁之再作應敵
調度毫髮無有而度亮以騎衛帝威輕議畧遠抗表而
從石城陳光以肅安小校借議攻取輕詔而關西陽明
蔡璆再疏懇切力求禁止也概談所論量敵度情利害
白豈非至論然大意區區祇欲敵人遂死而後應之於江
游謂今兵勢衰弱難以進攻於漢河自處太弱畏敵太甚
至修理內治恢復故壤之計無復真念校之大義無乃未
深長思乎及石虎死北方大亂朝野咸謂恢復可冀而謀
獨曰奉天順時當由上哲度德量力必非諸賢所及師行
而果無功凡議違事者悉用此言以排衆論蜀天下之勢
不幸而通似晉則當束手安坐不念祖宗之舊求待斃而
已求之大義其果可哉史言漢性謹篤每事過防浮航渡
江有脫帶賸舟之謂觀漢終始地方之議猶此類也夫

八月趙人入寇九月陷河南郡城殺毛寶樊峻
守淮以為藩籬守江以為門戶此自昔南方論守禦者之
常說也雖藩籬之不能固而乃延寇於戶庭之間與爭一旦
之命苟有敗蹟何以自全吳人重鎮武昌不度國力至用
三萬人以守郡城者意蓋出此晉自南渡棄北方不守併
淮而數十郡以為斥候之地不之經理誠所謂長江之險
與敵共之也成康之初石虎南臨江而還有十餘遊騎至
恩陽晉人震懼無策至天子親兵宰相投錢分命諸將也
守要害別召外兵入街京師一時紛擾民心震懼往來張
然遂乃解嚴以江為界敵必至此僅使敵兵武常往來張
虛聲以困吾國東不備以窺大江晉將何以為國乎郭城
之成未為非是虜騎大至救兵不出獨使孤城抗五將之
衆度亮坐談供饋陷賊議者執此遂謂郭城之不可守豈
不謬乎

年五

十九

咸康六年漢趙交使約同入寇不克
吳蜀力固足圖中原使蜀而合北方吳固不能以國也秦
以取蜀而下楚晉以得蜀而平吳隋以得蜀而平陳
本朝以先滅蜀而後取南唐蜀在東晉其所謂唇齒
雖叛晉李雄之立猶念宗國也而壽之率臣上下未嘗不
欲自勤其君奉國稱藩使晉之力未能平蜀欲開復中原
則厚禮甘辭以招懷李氏豈可緩乎度亮初議經畧分戍
漢河曾未能面北方以故一舉而先使陳寬李松用兵以
挑蜀何哉至是李壽石虎遣使修好請合兵以圖江南壽
方盛集士卒大閱舟艦虎亦遣調丁役厚備舟楫使壽無
羣臣之謀虎不汲汲為擊燕之策晉豈不妄哉舟師縱未
能登清北方且當從事也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
有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而咸康

之君臣思念未嘗及此其能保國而無他虞亦幸而已
二月己卯以慕容皝為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周天下之常理也討權力之不能

舉氣勢之不能及雖有上哲固不能行吳楚借王成文不

能止韓信假王齊雖高帝之強不能不從也方此富縣幅

裂偏方塊處界淮而北王命不行如慕容氏在燕張氏在

京獨以威智雄燄中外耳使自竊大號毋亦安能禁止哉

今職與麗輝輝竭心力願除大化開闢萬里遠使宗國力

足以自為而猶必假王爵以自重晉人不度輕重猶以名

器不假為辭駭輒自王而不請度禮應請不與不務書陶

侃度冰請責而譴薄之始驚愧而後賜命不亦自喪大體

乎

咸康八年六月癸巳帝崩

咸帝以五歲即位十七年而崩年二十二

年五

史稱帝幼沖洞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雖曰母

舅庾氏專國然以南頓王宗之死一言而亮懼王允之得

毒酒一言而悍死則其英斷雄略固已絕人矣至其尊禮

王導既長不變舉天下而授之弟不肯自私其子過庸若

遠甚蘇峻之難帝為峻劫置之軍中劉超雖在幽尼猶恐

帝授孝經論語起至危殆守禮不變帝在困亂受學不哀

皆盛德事超死子賊自後無勸諫之官亦不聞有誹謗光

之學無乃大臣之罪歟陳亮有言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

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宦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

顧問未嘗遇君子以為王導之罪雖亮一時溢惡之言然

在導之身雖欲自逃其罪不可也

永嘉米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五

康皇帝

建元元年庾翼以滅胡伐蜀為己任遣使約燕凉刺期大舉

六國首尾並舉而使敵國腹背受敵者固用兵之奇算也

然縱約既成而六國先潰吳更遠盟而蜀期不果境連壤

接猶尔多變刻晉與燕凉涼水陸萬里中間強敵聲聞不交

手然燕居東北欲致一戰必浮海而後達涼在極北欲遠

一使至時岷蜀道踰一二年而後達今便翼欲滅蜀乃遣

使約之刺期大舉豈可得哉峻自石勒之亡雖已不臣于

虎虎威威遠兵固嘗大敗于燕使燕凉志實乃心晉室自

治其國不務遠舉從晉室之令歲能出兵使掠越邊使疲

於奔命而江左之師數道並出得石虎分焉三四猶可使之

坐困也今乃約之刺期大舉不亦迂乎然翼既遣使之後

涼雖拒敗趙兵于河西而明年涼兵反翼力于南羌然特

從事於鮮卑而趙人几城之侵猶不策應也今宣以四方

之衆猶不能當李燕一軍之力欲以進取難矣是年正月



永嘉米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六

康晉

康皇帝

建元元年庾翼以滅胡伐蜀為己任遣使約燕凉刺期大舉

六國首尾並舉而使敵國腹背受敵者固用兵之奇算也

然縱約既成而六國先潰吳更遠盟而蜀期不果境連壤

接猶尔多變刻晉與燕凉涼水陸萬里中間強敵聲聞不交

手然燕居東北欲致一戰必浮海而後達涼在極北欲遠

一使至時岷蜀道踰一二年而後達今便翼欲滅蜀乃遣

使約之刺期大舉豈可得哉峻自石勒之亡雖已不臣于

虎虎威威遠兵固嘗大敗于燕使燕凉志實乃心晉室自

治其國不務遠舉從晉室之令歲能出兵使掠越邊使疲

於奔命而江左之師數道並出得石虎分焉三四猶可使之

坐困也今乃約之刺期大舉不亦迂乎然翼既遣使之後

涼雖拒敗趙兵于河西而明年涼兵反翼力于南羌然特

從事於鮮卑而趙人几城之侵猶不策應也今宣以四方

之衆猶不能當李燕一軍之力欲以進取難矣是年正月

虎集諸大軍繕百餘方以白鷹集應不利南行乃大聞而

罷使鼓行而南燕梁無警獨一桓宣果能當之乎夫翼將

經理中夏既定大敵不先謀羣議而恣情遷徙內凌侮乎

朝廷不務培固根本而調發兵車外結怨乎六州舉措如

此不俟智者固已知其無成矣

建元二年九月戊戌帝崩

康帝在位二年年三十二島國曰淺政出庾氏無所建立

方國家多事乃從何允之言以天下付之二歲之稚子何

其危也夫成帝不以天下私其子乃獨決計傳諸母弟而

付之帝雖曰庾氏之私要智慮之遠傳授之公無愧古人

矣間文雖於帝為叔祖父要其譽望已繫天下使從冰其

矣

史 280-516

之論舉而授之中間可無相元之憂可免衣赭二君廢立之紛紛也褚氏之不侵偏穆帝之能植立其幸矣哉

古昔所戒預政亂國以滅其家者不可勝數因而喪國篡天下者有之矣獨褚李野以公族之後之尊當梓亦外孫嗣統之始吾女子臨朝勢制之日外不肯過計深防之何究終慮內不肯切實姑勢制為私家之謀始以輔政顧之何究終以輔政而己會稽王昱優游藩服淡然無營可不謂賢也哉而康獻皇后於永和隆和太和咸安之際四嘗聽政獨負孤稚而疑怒不生親廢廢立而猜間不作始終一德禍不形而褚氏之宗迄無一人濫盜權位者亦可謂賢也已李野代波之敗雖失揣才量德之戒然當比方之亂亦當為乘機應敵之師不能廣謀朝野別付能臣而以身

任之其致
知耻也夫

孝宗穆皇帝

永和元年夏四月壬戌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世之所貴乎學者以其博考古昔秘液德性足以措諸事
業而已若虛無誕幻不足以經世成已則何取乎學者所
貴乎請論者以其剖析是非精求事實足以祛釋異論而
已若侈大幽渺適足以立異長疑則何取乎議論魏晉
以來所謂玄學之談果何爲哉方魏正始之間何晏夏侯
元之流搢拍六經祖尚莊老以不事事爲高以簡默寡言
爲妙自以爲深爲幾爲神而篤之老易之學一時士大夫爭
効慕而趣和之波流風靡潰漫於西晉之世爲戎祗桓阮
之習晏等旣已殺身矣而魏亦由是以衰衍等旣以覆巢
矣而西晉亦由是而亡世之士大夫猶不之戒每論人物

則曰不在正始能言之列每論談談則曰能泰正始造微之功南渡之初曹莫之正雖抑浮華尚功實陳頤以為請職經術尚元虛應詹以為鍊崎嶇兵亂無能以巨力毅然矯揉少變薄習者至是言文輔政繼以紹統二十八年之間復以清虛寡欲允吾人言唱之譽其可以復興乎夫簡文以重臣近親求大柄輔幼主內欲齊整百度外欲振却群盜除用人物當求實才今以却起喜談論義理精緻也召以為掾謝萬上言論流達通也召為從事商浩善言言風流所宗也召以為心膂王濛和暢能言劉惔雅喜言理韓康伯思理論也和召以為談客雖居之幕下者莫之自見然謝萬一舉批然遂致許顗熊滌之沒商浩之屢舉伐秦遂致張遇姚襄之叛却超以森詔元溫遂致謀廢立而幾亡國三子之敗簡文之舉談元之流禍也學者其可不鑒乎

月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都督六州荊州刺史

年六

人才之偏有二忠實純正無惡才幹之不足勇武智畧每
病姦惡之難制是以人主任用每至於單乏而天下事功
無由胥濟也然春秋戰國而上同是宇宙人才之用於世
者未必皆天資全美而獨不任偏勝者豈非講學之力哉
制而不足而能學問者曷古昔固以變化其氣血自鍛衣擗僕
材而不能學而能察賢問古亦足以變化其氣血自鍛衣擗僕
患有常德侍御僕從無一而非正人由此道也漢魏以下
三光五岳之氣分裂潰散士無全才先王正學不復講明
於後世士生其間者豈復知所謂增益變化哉間得一二
可用之才如栢溫之流使聖王在上以清晏裂軀而相相反
烏喙狼毒以救急病明其毒盡在劉牧每奇溫才知其有
相制相畏相忌之備要必有道矣劉牧每奇溫才知其有
不臣之志請簡文抑其位號而自鎮上流自請以己為軍
司此其所以為制之之術也簡文不之從以商浩有威名乃

引為心膂與參綜制權欲以抗溫浩不能協和內外而乃與溫造隙孽用毒藥既無以制之而反以其所忌以行其毒焉得不滿禍乎

永和三年春三月己卯相溫攻成都克之 丁亥李勢卒

李氏以蜀叛晉傳主五十五年稱成者六主四十五年李壽始稱漢晉十七年而遂亡然李雄治蜀刑政寬簡賦役輕少閭閻不閉道不拾遺其始所以能撫流民而已四方飢亂而流民無所底麗此姦雄所以為資也有天下者其可不致察哉夫蜀之為國難守而易亂易取而難平先武既平四方最後伐公孫東漢未有禍變而劉焉父子先據益州五胡本竊位號而李氏已改元建國朱全忠方禪唐而王建已稱帝明宗方征郊祀之助而孟知祥已叛則蜀之好亂難守前事可驗也秦既平蜀而侯輝猶亂吳漢既平成都而史歆復反魏人既降劉禪而鄧艾鍾

年六

會相繼為叛都崇韜平王衍不能五歲而孟氏復起太祖既下孟昶而蜀人猶疑惑不定相溫一舉而執李壽而蕭德文之亂更六年而後降則蜀之難平而不易取前事可驗也況天下分裂之際蜀實據天下三分之一而其形勢險阻民志漸散遠去京師嘗數百驛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天下知有主帥而不知有天子一舉足南北遂有輕重室其鋒漏於隄防未泄之先知其奔驟於街衢未用之始獨非急務乎

永和五年五月相溫出屯安陵趙刺史王浹以壽春降陳遂進據壽春秋七月褚裒師攻彭城部將王龕與趙李農戰于代陂龕等敗沒代陂之戰褚裒相溫之罪一也裒以溫有滅蜀之功不揣才疏堪而欲假兵以自奮溫以裒有異已之疑不復為國謀而姑幸裒之無成一敗之間疆土師失機會離北方降

附之心哀之罪大矣溫擁已勝之兵屯近郊之地縱裒之行而不止總裒之為而不之助薄手云爾安得無罪使裒與溫協心同力數道並出達守壽陽司馬魚出駱谷王顧之進彭城秦庭據下邳待洪在枋頭方遣使來降能加禮而求持角慕容鴛謀進取方選兵戒嚴能密約而為首

尾用兵節度一裁於溫李農雖復後豈能獨以一身盡眾群敵哉今溫屯安陵復次彭城獨以王龕李適三千之衆入敵境而當李農二萬素飽之衆且復不用裒之節度安得不敗乎夫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足深計也然當是時河北道民渡河歸附者二十餘萬口而裒在彭城所受士民降附者亦以千計魯郡五百家起兵舊晉閭閻素傑並遣使請兵使裒與陳遠不以一敗自沮猶堅忍自守彭城壽陽之間聽駱谷之師達為聲援則赤子之在水火者猶萬一可援也裒一出師失利而退廣陵達一聞敗毀城

年六

五

焚積聚以去壽春使春春故國之民盡咀齧於狼虎之家豈不痛哉

永和六年閏月石閭廢趙主石鑒盡滅石氏

石勒起兵十三年而後王趙王趙七年而誅劉曜曜先年以命其子洪洪立一年而廢於虎虎十五年而傳之世世立三十三日而遭殺之連立二年而見殺於其臣劉顯立一百三日而閭又殺之閭復姓用改國為魏殺石氏幾盡而新興王祗自安襄國祗立二年而見殺於其臣劉顯隱亦明年受誅於燕汝陰王石琨以國亡挾妻子奔晉晉獲之都市石氏由是無復噍類矣凡石氏之起滅四十五年僭號二十三年傳七主而洪世連鑒祗相繼誅殺獨物虎在位二十年耳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而王通乃言夷狄有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二說異焉吾觀古昔諸夏之亂以君之淫昏則曰桀紂幽厲以刑賦

暴酷則曰秦以兵革威興則曰戰國以篡逆無道則曰莽卓以用兵淮暴則曰項氏若胡獨之興行兵四十年北暴幽并南寇淮楚西蕩秦隴東窺遼碣莽六合之內盡為兵區殺人如刈草管驅降降而置之坑窖前後數十萬其禍豈止戰國項氏哉虎之在位也濫刑暴賦輪修淫復諸夏之所未有調子女五萬斯民豈復有嫁婚之匹役工作十五萬斯民豈復有耕耨之力發兵至六七十萬斯民豈復有田里之樂是皆桀紂幽厲秦氏之所不為也勃秋明虎欲誘導鑿閭闔各以其力而相屠戮其凶逆有甚乎卓矣閭之墓也誅胡獨二十餘萬閭之亡也兵士死三十萬斯氏子孫先復遭種虎雖獲正斃終不免燕人齟齬其墓暴其尸鞭之投之潭水豈其惡極凶殫好還之報國應如是耶春秋深抑夷狄而管仲一能獲我聖人以仁與之若王通夷狄有君之論豈聖人之意乎晉雖不競然勒之修好

年六

六

也能焚其帶琨之求奔也能併其妻子戮之知大義也夫冬十月符健擊破李洪于長安遣使來獻捷秦雖喪及帝附之民之不忘商也以其聖之君六七作氏之嘔吟思漢以元成哀平之無虐政高天寬厚之結人心也晉取天下也以逆而之惡國也日茂太康咸宣之政已幾昏淫之世孝惠費后之惡天地之所不容也紐之八王肆虐五胡逞禍民生其間曾不得一息安坐甘寢也然終晉之亡以地邑來歸者無歲無有以兵旅往攻者無向不濟孤臣遺士至遊說盜賊使之歸國叛黨逆傳舉措動作凡稍自附於晉則夷夏士民皆響應而影隨之是果何所春寒哉豈非以中國正統所繫而有德化之善足以膠固而綿結之尚能使人心眷慕不忍捨去也如此矧德化之世積既足以館斯民之心而正統之傳又有以繫夷夏有識者之望使是以討逆群黎百姓其忍捨諸

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為庶人

蔡謨自康帝初國為光祿大夫領司徒矣其代商浩為楊州刺史也又錄尚書領司徒矣未嘗固辭至此召入侍中則坑疏力遊經二年之久寧甘齊民之戮而終不之受何也謨非畏避富貴無意事功者直以勿主在位母后臨朝商浩東重權不顧綿薄方銳意而議北伐桓溫據上流自恃豪勇方何隙而謀中制師必無功禍變且作度德量力必難控制故不為爾以王導當國不免虞仲蘇峻之犯順會難王為相不免褚裒之失律今以浩溫內外相猜而浩之與昱且與為一終不免輕舉妄動也身為大臣權分勢膠而終不能弭患息爭轉敗為功欲免後代之嗤笑得乎當永和之間一時人物如謨者寧幾謨雖為身計許爵不受昱浩為國計詎可容謨之不受而遂已哉有司明法於上大臣加禮於下當其帥子弟素服詣闕謝罪因鵠喻而

年六

上

國命之謨將奚辭素賈才擢歸民藉大臣之喜怒無章如此宜晉之終不與也

永和七年郊祀始不赦

古之赦所以釋非惡之罰後之赦所以示不測之恩思出於不測而使人有以測之則僥倖居多矣妄並作矣齊人將赦必封三錢之府而漢人占風角而知有赦者至赦其客殺人恃赦而生事知其必生事而為之戒備者至此若必為定期而使斯人之不知豈良法美意乎武帝立太子始不下赦議者疑之然自中興以來每紀祀必赦遂為定制王彪之以為山愚之人生心微幸始勸相王已之可謂知矣矣今三年一郊郊而必赦赦必厚犒兵卒推恩子弟不惟凶狠怙終之罪得以漏網而桀猾摩康之卒動生非望雖曰發祀虔成配天其澤然亦非所以安人心絕僥倖也永和八年正月商浩請出許洛遂以謝尚苗羨為督護進也

壽春降人張遇反據洛陽浩軍不能進

人有能否任有內外不捨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則充敗事不廢其所任而侵其所不當任則充廢職富國強兵使諸侯之舉受今任之管仲明號令親矢石使三軍之士無不效死任之王子城父齊以是霸四封之內盡不如種四封之外種不如蠡越由是興博能附百姓運糧輸之寄付之蕭張戰必勝攻必取制敵人之命付之信越高帝由是荆漢斟酌指益裨補關漏者之費種並允振除蠹凶興復漢室責之諸葛孔明昭烈所以帝蜀因其能而推施泰其任而兼受有不至於敗事廢職也會稽王昱既居相職要當持權總綱隨才委任驅理之事付之能者若相溫平蜀既有成績任之征討是謂得宜設若慶黜難制獨充他道以御之手今溫抗表請行既已沮而復以北征之任縱之商浩浩風流文雅坐談客耳安足抗溫一敗之不懲

年六

而復使之再舉殲師感國滋敵長寇遂使相溫生心飛揚難制雖皆浩之罪實由昱之授任失所也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明廉簡屈身之義乎勃交歡之謀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孔嚴之論盡矣

魏用智求救於謝尚尚使戴施入都得傳國璽以歸

古者起兵以靖封侯以瑞傳命以節要約以符契實劑大抵以示信而已彘而用之不為重作而改之未始為輕也自秦得和氏之玉命相國策刻以為璽用李四方以為一代之至寶政傳之亥亥傳之嬰嬰不能守而歸之沛公沛公帝漢遂奕世相授以為傳國之信要自周以上元有也自義農黃帝之至商周所以傳天下之法不過有三曰道曰民曰天道修於身民從於下天應於上神著大寶不約而足歸之曷嘗規規取決於外物哉善乎唐人之論曰帝王之用王禮天地莫鬼神機火災班羣后而已質大信如寒

暑視天地如父子豈俟咫尺之玉為要約虫鳥之字為符瑞乎子謂璽為帝王所以傳實者耶漢高文章得之而為寶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江左錢帝今五十年未始有璽也而人心之歸附者曾不可却淵聰策勸虎再閔互奪爭取終元補於喪亂也今盡施以誦而得之郭舉晉朝君臣奉之以為喜樂容萬戴力求之冉閑迄不得乃改元命爵因璽帝位求以誑惑於遠近是亦愚而已永和九年冬十月殷浩伐秦次山桑使姚襄為前鋒襄叛反擊浩葉端重退保熙城

秦雖委使窮困敗壞棄其國而歸人者雖好亂之心終不能得然猶可以義激可以禮投可以恩威可以信結也高帝得英布因以制楚先武降銅馬因以靖亂昭烈用馬超因以定蜀推赤心誠意以待來者加殊禮異恩以慰非望雖狙詐桀猾執非吾之心替股肱也姚弋仲特死謂其子

年六

襄曰自古无有胡人為天子者我死汝亟歸晉當固執臣節无為不義也弋仲卒襄攻陽平元城大敗於秦而遂歸晉再閔之亂豫州牧張遇亦以許昌歸晉襄在歷陽遇在許昌皆非有他志也使浩因襄遇之困足以任韓彭之役而遇之誠款亦足以致鷹犬之用將之北征必能協濟今浩之始出也謝尚不能托慰張遇遇以許浩降秦浩既死成功今襄以燕秦方強未能北征之念乃夾准也田訓厲將士使浩能結納招抚與之同力則襄之強盛我之強盛也夫何足憂今乃欲劫之以刺客釐之以部曲自壓勝而還之果不幾挑襄使之速叛乎夫挑之使叛而復不為之備其再出也而又以襄為前鋒不幾以師餌襄而以器仗資粮助其飛揚乎天下至愚孰有過於浩也哉遇既降秦終欲結衆以攻符健襄濟淮以屯肝胎復秦喪以謝遇慈

則二人悽惓之誠非欲負晉明矣夫張遇姚襄在吾疆場猶不能取之以爲用雷弱兒梁安在萬里之外方爲符健腹心乃欲使之賊其主而爲己應雖稚子庸夫固知浩之無成也夫謀國之跡一至於此而又空國再舉連遭敗績得免都市之誅而猶獲編民籍保全天年其猶幸也夫永和十年三月乙丑相溫伐秦水軍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谷

商洛之北伐也會稽內史王羲之致書浩呈謂區區江左不當力爭武功區區吳越不可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保淮之志已非所及莫若退保長江與民更始浩呈不從其言師遂無功至今論兵事者多祖襄讓羲之言以排異議然溫之出襄陽趣武關敗秦兵屯霸上特浩明年耳事功反幾成何哉以事情論之溫之出兵在浩既兩敗之後張邁姚襄皆反叛之餘糧械既盡備禦益多猶足一舉以致

年六
勝使溫用其國於浩未出師之始得姚襄接遇爲之掎角有戴施謝尚爲之奔走而昱與浩也居中用事能調發轉輸以之繼不至張顥仰哺於既焚之麥江西流民不至群叛以附姚襄謝尚不還守江則霸上豈不可渡關中豈不可復乎事不付諸能者而反強其不能不委之於當任而反侵其所不宜任一敗事廢職則盡委之時運國力謂果不可爲古昔至今事之類此者非一也方溫出關師行有紀三輔郡縣聞風而歸降百姓牛酒夾道而迎勞居民安堵有如沛公父老感泣有如馮異使溫不以朝廷疑異自嫌不以小功僅成自滿從王猛之言遂渡灊水腰薛珍之諫逆逼長安彼符健新立沮喪將死符 屢敗飢餓日迫逆逼折士不服矣惟溫志不在國祚之徑還棄王猛而不用怒薛珍而逞戮此其所以無成歟永和十二年相溫伐姚襄秋八月丁亥及襄戰于伊水襄走

平陽溫入洛陽修復諸陵使毛穆之等成洛陽溫伐姚襄也至河上登平乘樓望中原數日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此切至之論豈惟獨識夷甫許洛再失姚襄中叛商洪源豈能無罪哉方洪源初起僅襄自高厚翼與之書曰王夷甫風流名士立名非真若以道非履實自當超然獨往既大舍聲名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甫自申述身因胡虜意言非所明德君子遇會處除胡可然乎蓋借衍以誡浩耳使浩不激姚襄而使之叛則代秦之役可一舉而平關洛不至師徒再勤也觀翼溫所以論衍則靖康亂華之禍固當有任其責者矣

年六
三
遣兼司空車胤修五陵庾亮帝及君臣皆服總臨於太極殿
在禮不葬則衰經不除在春秋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墓崩則流涕新宮火則三日哭盜山陵一木罪猶至族况一杯土乎晉以二帝播越而不反五陵閉隔而不祀幾五十年矣至是相溫收復洛陽修山陵君臣哭隔而不祀幾毛穆之以三將二千兵置屯而守衛之禮之正也曹不數年洛陽淪沒山陵又復越在他國矣其禮也知禮之正而失也君臣上下燕安江左讓讓制文物如治平之日畧無慚愧懷慄之容是果何心乎
升平二年荀羨擊燕山獲泰山太守賈堅堅死之士爲知已死天下固有是理也然分有尊卑固有正僞仕有後先若一切以爲知已遂委身從之而不知之變亦豈謂之名節哉知已者在陪臣則竭力以報陪臣不知已在僭僞則盡力以報仇敵自戰國以來所謂義士類不免此而其實則如豫子猶有未免也豫子漆身吞炭求殺襄子以報智伯

美矣不知中行氏吾之所始仕也智伯殺中行而反用吾吾國不免反君事仇之罪若徒以見知而遂盡力焉於新舊尊卑正偽一切不之察是猶馳馬牛以槽櫪翳秣多寡而為踈昵也是豈知道也哉如以情論之士之所宜報者元若知已苟酌之以理則不以陪臣侯伯而反王室不以夷狄僭偽而叛正統不以盜賊仇敵而背舊君斯所以為名義故苟義謂賢堅父祖世為晉臣既元主強則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來脩自立涉趙應燕未嘗易志若何勿勿相謂乎迄不屈而死若堅所以責晉與夫不肯改節之說是矣然父祖晉臣也燕趙僭叛也若不得已焉托背命與國今過舊正統變心改圖而順事之要於天下大理豈復有斜手勇於一死而其所處死殆未深致哉

年六

上

猛之才智深密固無以磨堅之委任非堅之誠款傾倒亦安能使猛展布四縣乎
升平四年燕主雋卒太子暉立以大司馬恪司空評輔政自漢以來能以其國與其子領命其臣者漢昭烈慕容厲二人而已昭烈之將沒也謂孔明曰嗣子可輔補之如不可輔公可自取孔明不忠於後主迨不負漢雋之有疾欲以其國與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乎雋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恪能盡忠於慕容暉迨不負燕惟昭烈以蜀獨付之孔明故無後患雋既委恪而復以慕容評慕容與根陽驚受之無異乎孝武之任霍光而加之桀與洪羊也方恪之存固已不堪慕容與根之亂恪之而末寒而評貪冒外交惡懷自用居然燕燕而不之覺用人之能如雋固足為君主之法既用君子而復以小人參之如雋者亦足為君主之戒

年六

上

子詹事司隸校尉領選

以一身而兼數任以一人而當一國自漢以來其能任是者獨諸葛孔明王景畧而已王仲淹曰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又曰符秦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王猛之力也又曰王猛有君子之道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雖崎嶇更狄僅成霸圖身方死而國隨之雖未知天下大義不能為王者之佐要其所以植立亦豈多下孔明哉史言猛宰政公平流放尺素拔幽滯顯賢良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令行禁止事无留滯其材務綜理真管仲之流匹也方堅任猛樊世以氏豪而與立敵堅為之殺世仇騰虜虜實以舊臣而害其能堅則為之貶實而逐騰留鎮冀州聽於六州之內以便宜從事簡召英葛補關東守宰既授而後言臺凡堅所以託猛之誠亦齊威公蜀先主以來未之或然也非

升平五年五月下已帝崩

年六

上

穆帝生二年而遂即位當國十有八年母氏昭朝十三年會稽王昱以叔父相之終始無間帝拱手蒙成而已適石氏喪亡秦蜀俱亂是以相溫一出下蜀而平季勢再出入秦而破符雋三出平洛而夫姚襄渡江以來熱績莫盛諸哀商洛謝萬不度德量力於溫威名既振之後欲立功震壓之遂至輕舉故襄敗於代波浩沮於張遇困於姚襄尺寸無復結以謝方禦燕潰於東阿而許穎譙沛皆從前復得失相乘除觀王遠少所論則調登漕運科飲供億之煩民亦勞止國力亦以少困矣

哀皇帝

隆和元年八月袁真也汝南運末五萬斛以饋洛陽遠漕之費自昔苦之晉國於江南夾淮數千里鞠為茂草方從事許洛而且越江輸饋以供億之其實宜不訾其服

役宜不堪也王逸少爲會稽內史移書謝安石云征役充運上道多叛者庸卷同去家及同伍輒捕不獲尋復全叛戶口日減其原在此氏既不堪其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置建背不復可知爲史固有不堪也逸少言會稽倉督耗盜言米動以萬計檢校諸縣無不皆然餘姚近十萬斛以爲重斂特資盜更運致國用空乏便其亦言豪將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夫運漕之費既重而耗盜之數無極上用窘乏民力彫殘而上之人曾不加察詎可以爲國乎當是之時大司馬溫乃欲徙都洛陽不待智者周知其虛聲震爲中朝也

興寧三年春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

哀帝成帝子也成帝捨子而立弟康帝康帝自傳其子穆帝穆帝無嗣衣遂入維帝雅好黃老辟穀餌藥以求長生服食過多中毒遂潰不省萬機褚后復臨朝一年遂崩帝

年六

十四

凡在位四年年五十二焉呼服金石藥以祈長生之禍豈不明哉夫昌國之久近降年之永不永雖若有定數而其所以能壽者要自寡嗜慾節喜怒務德施仁存心盡性嚴恭寅畏而已堯舜三宗之事可法周公孔孟之言可行也所謂服食節少君語武帝曰祠竈則致物而後言之夫豈欺我哉李少君語武帝曰祠竈則致物而後言之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壽壽壽壽壽壽者可見見之以封禪不死其說若此未嘗獨爲黃金而還餌之可以致仙也彼還餌之而可致仙則必有此人有人此有人焉則當游行天地間與斯民無異而方士所誇說先耀以爲誠有者是且不復與世接焉知其果有此人此人之果生也哉魏晉自何晏嵇康以來皆務服金石而其名士則商洪源王逸少不免也哀帝服之遂以殞生而唐之憲宗穆宗敬宗凡三世遂皆以藥致死讀韓退之所論李虛

中李于事可以明鑒矣而世之方士有以僞術進者獨且執是說以遺說人主謂有良法得良藥煉大丹可以永年反嗤昔人爲未工使其說果行豈不誤天下哉

三月燕拔洛陽

攻之而不能下勿攻可也取之而不能守勿取可也此國用兵之常算越人都邑而爭秦者智計之所不能及也若夫祖宗之故壤邦國之險要朝市宮寢之所存宗廟墳墓之所託雖傾天下之力以爭之合天下之力以守之亦豈爲過哉洛邑天下之中東漢魏晉之所都晉人王業之所由定數百年都邑之富而又五朝後寢之所宅陷於胡羯幾五十年至元溫而復取之取之不能守乃以千餘弊卒付之陳祐今燕以全力銳兵加之不能分中國之半風馳電發以爲之救祐也復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帥兵而來獨付之自求雪耻之沈勁配兵五百而已是所謂以

年六

十五

國子敵也雖皆元溫不忠之罪司馬昱爲國上台謝安爲國謀臣安能無介然於心哉燕得洛陽復不能守獨令慕容筑以弊卒三百戍之曾不四年復以王猛一紙空言遂震懼而歸之秦視京邑如得舍視陵寢如敝屣晉之臣子豈可勝誅哉

廢帝

太和二年冬十月秦符柳得便符武以蒲坂上邽陳城安定叛秦

刑加於有罪則無冤刑罰施於有過則無濫罰雖大姦元惡天下之所共疾邪謀逆節他日之必爲亂苟其才之未彰惡之未形固維聖賢不得以行威斷也堯之鯀共鯀之鯀文帝之三淮南是已秦苟太后以安海公瀧之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秦遂賜瀧死而以安聖君子以爲非刑若所謂丘公者未有他失也王猛徒以秦主生不得其

散心之故遂疑家族之皆亂因汝南公騰協堅盡除堅不
之從後一年而淮南公勿果叛又二年而晉公柳超公豐
魏公度燕公武各以其地同歲而俱叛環秦境內半為盜
區且乞師于燕以圖連衡此以此為猛計之得而登堅不
能用其言為失嗚呼宗族國之枝葉兄弟一身之手足也
因罪而討亂雖周公不得以私管蔡縱其惡而秦成之然
後克段春秋深以罪莊公禍禍亂源雖非一使無故而
賊枝葉毀手足天下其孰與哉不從猛言以殺五公雖
足以致一時之亂因其有罪而後誅五公此秦之所以能
自立歟

太和二年秦行度以陝城降燕請救燕人弗應

敵國內亂用兵之資也秦以四公子並叛分兵而散應之
而魏公度方遣使降燕以求救兵使燕師果出如符德之
計引并冀之眾以起蒲阪引許洛之兵以援陝城魏京師

年十六

十六

虎旅分攻三輔雖符堅王猛之善用兵亦安能遽支哉秦
容評保閣守境之言要不免忘吳王璽再立功効以尊已
權耳東手安坐視秦人之自為計曾不四年秦遂滅燕燕
不敢遠畧徒務保閣守境亦豈良策哉

太和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溫伐燕秋七月秦鄧羌燕九月溫

以根之引還慕容垂敗溫後軍于栗邑

枋頭之敗溫之失有五善用兵者機應於我使智臣計士
謀禁而不得逞權握於我使應兵援國交辭而不得合故
曰上攻伐謀其次伐交今燕移兵燕而使秦仇不相能
之秦得棄惡修好而相攻其失一善用兵者出奇應變神
運鬼幻趁敵之隙不知制雷疾雷之下九軍雖有敵者無
能為計也溫之伐秦不能徑渡渭上以取長安既為千古
之恨使今從鄧超之言舉見眾以趣鄠城雖將與並豈能
遽支哉今馳兵潁洛曠野之間既足以啓秦人之疑反更

道途中流不出趣利倍洋兩期舟楫境屢難延敵引退招
敗其失二昔之用兵者非因田致糧因師而自餽則必因
糧於敵隨至而自給未嘗空國而遠輸也昔晉國東南而
事中原者曷嘗以水師水漕而能成功哉今自宛州伐燕
而漕運乃自汝水欲引清水入河又使秦真有成哉其失三古
以通水運其遠遠深德知此是果安能有成哉其失三古
之善舉事者非謀之大同則不敢以外作難功之屢集未
嘗有矜心溫自克蜀入關遂姚襄以來志已嗟然自前矣
上不諫之朝廷下不謀之士大夫雖入幕之賓言且不用
是豈能有濟乎其失四歸師有殿退軍有節度兵之常數
也今以燕秦虛聲震鳴而遁還舟楫既焚糧重鎧仗一切
委棄既不嚴設警備入不備精銳以為後拒且晝夜兼行
自取殲賊其失五夫有是五失不自秦表陳非請自賤降

年十六

十六

布所失於境內求眾言箴警以圖後舉乃歸罪秦真而激
之反具死而子繼之僅能不敗其子遂挾之以為非常之功
內謀篡廢其不受謀於生前所謂幸而免者歟

太和五年慕容令自秦逃歸燕

慕容垂在燕燕苟能用之國足弱秦而強燕也燕以太得
評忌克不用述于秦秦果禮而用之則秦之強燕之弱也
陳元奔燕雖有趙氏之占管仲不報閔周在魏雖不志歸
蜀之念曹操不誅王猛預憂垂他日不利于秦必欲勸堅
殺之謂之何哉屢言不行乃用市井販鬻給楊之計因佩
刀之贈而離燕之使其父子離散亡逃無所此豈君子之
事耶後世徒以垂復有燕符氏喪敗遂以堅不從猛之言
為恨不知符氏晚年自有敗亡之證以堅之待垂雖坦然
無疑可也然以宣淫之故而潰其家室以撫降之故而復
用其所素仇之許雖叔隸農圃猶將有不平之心求垂降

以雪其耻况霸臣公乎

冬十月秦主堅王猛克郭獲燕王暉遷之長安盡有其地
慕容廆自太康六年稱公傳號為暉凡四十八十五年而
滅五胡傳國之久威名之盛獨與代二氏而已代之所
以能久者以居極北未嘗與晉為敵而燕之所以能自強
者以其假晉以唱義也方廆以鮮卑之裔崛起於昌黎棘
城之間寇掠以自資遷徙以自業顧無以自齒於中國始
廆先就相國之號始知秦中國為自止聞其子翰之說始
知以勤王為義掃除叛漢復立遼東勤張勳進逐浮漢
內交中國外取 河因中國避亂士民振撫而擢用之
以共清中原師厲羣下以燕安江游唾責晉庭不敢自王
於其國必假晉命以為重廆先就魏此志不渝故能滅段
氏破烏元逐高麗而敗石虎也葛之立慕容恪之計因亂
而平冉閔嗟然四顧謂天下之眾皆莫已若志祖父之志

年六

十八

不復以晉為念始備百官而僭帝號矣段龕之降始與晉
絕假諸葛彼之師始與晉爭戰謝萬於東阿於是攘許賴
無涉之域 於洛陽於是取汝南陳許之地不知守
鄴而妄意中原國不能以備符秦而日與晉敵空一國之
力僅成枋頭之一勝不知符秦之知固已叩壺關而趣龍
城矣蓋葛稱帝後五年始與晉絕三年而暉繼之暉立十
有一年而遂致亡犯順之禍可畏哉暉之意猶與晉合則
晉之力猶足為秦人腹背之敵越國以伐燕使不與晉敵
則以全晉之力猶足以擊城自守必不至迎敵而取敗東
手而就虜也推此論之則燕之所以自強者以其附晉而
其所以自亡以其背晉也助順犯正之禍福豈不灼然顯
明哉

大司馬溫克壽陽斬袁瑒

壽陽之役溫參軍伏滔作正淮論二篇其畧曰壽陽南引

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週七百里西接
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南保淮淝之固浴尚
氣力而多勇悍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自戰國至晉中興六
百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其論
詳矣然地居南北之中當天下分裂之際所向輒為輕重
使黠布不歸漢則楚未易滅王凌母丘儉而果合吳則魏
無以存東術與孫氏為一則許下無以為國用力中原者
其可不其力哉垣崇祖守壽陽堰水以敗魏兵魏人不取
南教劉仁瞻嬰城固守周世宗累歲舉兵僅能克之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六

問會稽王昱欲用元雲為豫州刺史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地復處西藩兵權萃於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昱雖用謝萬而豁冲石虎數人復據要津溫因驕縱操制王室今既殞命付之幼子矣宜可漸分其權猶復以五州授豁二邊州付冲豈因時制宜之道乎賴冲中正志家徇國再歲之間自京口還始數自始然遷鎮江陵辭楊而徐薛徐而荆處之澹然不以人言而吏晉室類以少安而晉庭諸公之議則未始及是也

秦取梁益二州

與敵國對境其備不可弛與強國為敵其象不可磨雖中人以下智皆及之比境而不設備是召敵也輕舉而自開釁是挑敵也召敵者敗挑敵者亡孔明治蜀盡力以為邊防其出師中原非累歲晦養養軍要用也故足以保國姜維一反其道蜀遂不可保晉之失蜀更三十年而後能復既復而不

年七

三

能守思慮謀畫未嘗或忘之及屯戍防禦未嘗留念也周氏以出臣力守其內楊氏以昏庸力行其外猶可僅存仇也既敗氏沒于秦矣楊氏不度力揣勢乃使其子輕舉襲秦一戰敗北退守險阻水諸戎皆委城奔潰遂使楊安入漢川徑取梓潼毛當入劍門徑取成都梁益二州皆陷於秦印存後即附於秦更十三年復入于晉此備廢之禍可不鑒哉

太元元年六月秦姚萇拔涼州虜

天錫盡有其地涼州自秦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若其世德相襲自託本朝表疏文藻繁榮可觀誠類乃心王室戮力中原求以掃除凶逆洗滌仇耻然勤王之師再遣而無功復雖之書徒言而元寶數布偏方之符讖未免有流涎之志不奉江東之正朔非有絕臣之心也既破劉曜矣復稱藩于趙既攻秦矣復稱藩于秦雖曰迫於強鄰不能自立觀軌之

所以立學官茂之所以建靈鈞臺駿之所以設明堂辟雍舞六佾置宗廟不俟稱帝改元置百官固已有無晉之心矣惟其能自托於晉是以破龜茲降鄯善服焉耆兼二十二部能自立於一方後燕蜀而始亡惟其不純臣于晉且頻頻翔于國之間不免淫虐驕縱故遂折而為秦敵方焉氏廢靈昭而立苻朱混殺苻而立元規劉曜殺元龍而立天錫大亂三世以燕晉之存遂能自存燕晉之心矣若絕于秦不能息觴解之惠入貢于秦不能息兵并之心立立垣姑城逼與晉盟求得以大舉而晉於涼州垂亡之日乃欲縱軍汚漢沅舟淮泗求為天錫聲援無乃太晚乎

年七

四

太元二年以征西司馬南郡相謝元為兗州刺史冀北江諸軍用人所以成國奉人所以助國也以國事為念雖私亦公以一身為念雖公亦私親而賢也舉之故而賢也亦奉之嫌仇而賢也亦奉之是以國事為念也國世之所謂公也

太元三年作新宮

中天下而定都邑象紫微而立宮闕于以位有官而頒政教于以控六合而受朝事誠不可視為迂緩也然亮弊茅茨禹卑宮室商人遷徙之不常先武東都之儉約俱無害

於爲治自艱難多事言之元帝之東府成帝之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猶足以奔走江左系隆正統亦安在崇大壯麗哉昔晉之南渡固守京邑陵廟之責建業規模安止謂之僑寓耳晉室既定而又更加營作志北虜之窺伺而獨恐之以不虞安後人吾是以知謝安之無遠志矣是年行墜入寇朝廷驚擾用度不足至損百官之俸罷不急之務以供德之執若二役不興使邊備之預具乎

太元四年二月秦苻丕陷襄陽執朱序

選人之長者於其始棄遺水之流者於其始隨道也之東
者於其始至則用力者而所余多矣襄陽江南之荆襄
蜀之涇坑也秦以九將之戍十萬之衆四道而會攻之
雖不可當無序母子盡力扞守替年而不下是亦強
對也方是時元冲以七萬之衆屯上明園形勢足以相控
劉波八千之衆并南郡而往救宜盡力而達前也使二將

師兵力難以援其外朱厚固守秦銳以角其內而謝元泗口之軍一心而爲策應奔朱經年智疲力殫又且腹背受敵胡將不敗則遁矣秦兵一敗於襄陽則淮之南北俱可取桃峽今皆畏敵兵縮而不敢進生觀秦人秦一城可以致陷沒而執守將順陽彭城淮陰盱眙之境屢敗之餘僅能一戰秦兵於三河使之遠遁然已亡一將失五城智氣入吾室與空吾筭實智優僅不得己焉如秦之勢退去之不幾後時而失幾事力倍而効寡乎

秦以朱序為度支尚書

招撫降叛如釋俘虜固歸人主之威德然事有重輕理有
可否若夫旌一切而務爲一時之仁不爲彼我之辨而不
之腹心之託雖三代聖賢其猶難之況夷狄也哉周人以
箕子微子之賢位之公卿大夫之列而封之以同列茅采
之士尹也武庚必叛常禁必嚴爲命必嚴非則棄明而去

繼絕也仁有所難施而權之以義思有所不用而濟之以
威其亦賢經世之常技嘗研堅破羸陽而主盡諒李伯
復其滅代也以義遣之得晉之字符縱其歸者二百餘人夫
招其臣屬而盡討之傳晉之字符縱其歸者二百餘人夫
豈不美然慕容評燕之賊也不誅行唐公洛秦之叛臣也
不誅主皮東海公陽同可也不誅慕容垂可用也以傳言
用之以將兵不誅朱序可也而伐晉之役也以傳言序
反其言以其情告晉晉平破秦垂遣眾論獨勸堅伐晉
敗而不之赦乃獨全軍而反因遣反秦是行一時姑息之
政亦豈聖賢經世之法乎大胡為北魏起蜀南今廢鹿
養於籠檻無世山林之志大馬羈繫於縶絢未嘗無悲
主之主之招撫降附也釋因虜而終不為之防關此符秦
所以敗後宜永鑒也

太元七年秦以裴元畧為巴西梓潼太守使密具舟師

天下全以閬洛爲重天下表以蜀爲重蜀者南北之閬洛也北不合蜀無以圖東南而不連蜀無以圖西北吳對秦魏鼎脚而角立則以魏持而相窺因將割者而先亡吾末知勝負之所分也吳魏漢皆之刺史也當晉之東晉據江左蜀擅於李氏而中原公裂於劉氏石氏之雄悍善用兵終不用事終不能得志於北雖劉氏石氏之雄悍善用兵終亦不敢歛馬長江者以蜀爲之齒歸也李氏既滅元溫之兵遂至於霸上而司馬勲之兵亦出于午商洛之前前取密陽而司馬勲之兵亦出洛谷事雖成敗不一而與武俠單盧之計無異耳貽彭城康初秦人以此兩道四將一舉而取梁益襄陽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之河必得出書人義寧草草手奉於是命裴元舉守巴西將遣使具舟師欲東西前三水陸

並進與太康平孫皓之策智數曷嘗少異哉惟肥之舉蜀漢之兵果順流而下使晉謝元來蜀兵未至迎而擊之晉之爲國豈不熾矣乎觀前世得失成敗之由則爲備蜀之計固不可不審也

秦大興

天反時爲災物反常爲妖符瑞之見而國無以當之未始不爲災妖也符秦窮兵黷武禍亂將作蝗飛滿野而不至爲害幸矣又且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麻豆上田百石下田五十石不惟古昔無有校地力所產不能至此雖謂之反常可也不一二年符氏遂亡此豈嘉瑞哉大元八年秦遣呂光伐西域

有道之主故能持勝好戰之國未嘗不亡班師振旅而遂格前者辭也復牛車馬而定天下者周也戰于息馬弗復言兵者漢也曷嘗恃戰以爲能負勇以爲功哉紂以百克

而卒無後宋瑒十年十一戰而身不免矣以數戰數勝而國亡秦以攻取戰克而盜賊四起漢以窮兵黷武而海內

虛耗佳兵不祥之禍固可覆視也符堅二十七年之間北平燕而定定東取蜀南降姚襄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今乃恃其兵力之強欲以一年之間分兵以攻西域大舉以圖中晉不惟後煩賊重而民不堪命其心侈意蕩國將覆亡不暇也惟泥之師一敗而龜茲之將遂反刃而列衆其間天下離離分爲七八而一身逃歸死無所好戰不免勝之禍豈不灼然明白哉

八月謝元與秦主堅戰於淝水大破之斬符融獲其衆車

淝水之捷固謝元一時之功技其所以致勝則晉之威令素行也夫守國者不可以示弱以弱則乃敵敵者不可以示怯以怯則資寇御大搏人而不知之制則其噬臍也無已心虎狼嘗遭擊刺則其再至也見短挺聞虛聲固將焉遁奔

逝矣江左雖弱符秦固誠至強也襄陽魏興之失秦蓋窮而威之力而後得之然淮橋之楚即保戰死君川之戰彭超僅免謝元威名固已震懾虜廷矣況前年以官城之拔其二將去年江北之踐焚其屯田是役未舉之先晉之二師同事乎制蜀是方舉之始秦之大將已送死於洛湖不惟其兵威戰已困於從役而晉之兵卒屢勝固有以先懾來者之心矣投鞭斷流之衆雖戎狄以來未之有此凡其虜兵使知而後與戰固實素畏乎晉也非其素畏乎晉則八公山之草木焉得皆爲兵形青崗鳳凰之荆焉得皆爲兵聲哉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古之將相所以能成勲業者固已上下用力內外同心也有孝友之張仲居守則秦虜公者可以燕喜有作輔之吉甫以慰其心則賊明命者可以匪懈若上欲作爲而

年上

沮撓於下外欲竭力而制乎於中雖吉甫之智不能以成功況孝武之世謝安父子乎方魯東撤符堅舉國入城內資謝安盡義以鎮重外資謝元盡力以扞衛存亡之機間不容瞬孝武於此顧以酣迷之道子參之道子復用端邪不得志之王國寶以行譏間淝泥之功僅成而安父子已見疎忘矣雖欲成六月蒸民之功詎可得乎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因等級而授之田因田而爲之賦古法也貴者食於祿故有田而耕於人賤者食於力故有田而自耕之悉以什之一而賦之止此三代之通法也自秦什陌之開田始無定賦民始無定田故廣而受稅者尚爲良法晉自穆帝始自王公以下口稅三石不復以畝計而授田之法無附上下等差之制不立焉又豈良法乎今孝武相王方沈溺于酒乃以酒禁病民特除去之更於民稅增米二石亦豈良

法乎夫民可以無酒不可以無食古之所以禁酒者以其
康穀米以害民食今欲去權酤之故而復重賦以病民是
使民食之愈艱國賦之愈重也後世有聚斂之臣不顧賦
稅之增併復作權酤之法是三倍而取之民也世有病權
酤之虐欲盡去之而以歲入之額數之曰頭使天下家得
自贖以食者此孝武帝司馬道子之法君子所不忍言也
太元九年慕容垂稱燕王

春秋大一統非中國聖賢莫能也五帝三代以仁而漢唐
以義秦晉隋以力皆能合天下而一之初無以大相遇者
然謀其後效一之以仁義者其國皆數十世雖至衰極亂
猶或扶持而不絕一之以力者遠或一二世近則二三十
年禍激亂隨如江河之決衝奔潰難極天下之智從防而
禁禦之不支也夫以力而一天下雖居中國猶不能久以
夷狄異類恃區區之力而能有國哉方起離石石勒以一

平七

九

世梟雄為之馳驅而繼其後固晉而犯京洛再犯秦與兵
戈四出咄然四顧有升吞八荒囊括宇宙之志然李氏據
蜀慕容氏據燕張氏據涼拓跋氏據代琅邪抱正統而帝
江左終不能合也劉氏族於新蔡氏滅於冉閔滅於張
天錫符健父子因其亂而遂有之堅之繼也滅燕滅代於
數年之間又移兵以并蜀供朝貢者七十二國自謂此
咤指麾可運無晉矣一跌不復步搖復與垂據鄴冲據阿
房永據上黨德據滑臺與夫馮跋據和龍皆稱為燕姚長
據長安乞伏國仁據抱罕堅士而丕繼之皆稱為秦呂光
據姑臧禿髮烏孤據龍川段業沮渠張據李元盛據端
煌皆稱為涼拓跋由是復據代稱魏赫連勃勃由是據朔
方稱大夏誰縱由是據蜀稱成都馬服之內七分入翟斌
甚彙時號十六國而江表之晉猶且元恙也晉室既亡宋
齊梁陳相繼以興元氏之魏衣冠文物不中國然終不免

離為南北割為二三不能遽合也夫以秦魏之強猶不能
統天下也其可得乎
豐城宣稱公相冲卒以梁郡太守石氏為荊州刺史河東
太守相石虔為豫州刺史

書曰元偏元黨王道蕩蕩元黨元偏王道平元有作好
導王之道元有作惡導王之路舉事而徇私情固非皇極
懼人之疑其私不順天理之自然以至自違其心而為好
惡者亦豈皇極之義哉夫相溫鴆張不執僭修元上為晉
臣民所同切齒生不及泉晉參奏以正刑典死不及斷棺
暴尸以雪眾憤為晉之恩固已過於寬大矣謝安乃以父
子名位之盛懼相氏失職悲望因豆冲之死用石氏石虔
伊三人鼎踞大州相氏復感元遂篡僭不幾於作好乎元
祐之末諸賢當國以熙豐故臣擯斥不用恐招物議遂用

平七

十

調亭之說以諧和之終致小人之黨蟠結相傾為宗社殆
神元窮之禍是亦作好之故也君子循正而行順理而止
取捨廢陟一以公道要元愧天下之公議而已安用委曲
如是哉
以謝元為前鋒都督師豫州刺史相石虔等據彭城
善免敵者以微不以智善立功者以勢不以力機在敵由
我之善應勢在我故敵不能支禦極虎於重傷之餘田夫所
能撲燎火於雨潦之際雖稚子能之是之謂機決積水於
已潰之堤固元俟乎神焉也轉負石於危絕之山固元俟
乎貴者也之謂勢自昔之善用兵者未有不由乎是而
能民心怨恨而不解固有可乘之機晉容宿兵力殫敵而未
復民心怨恨而不解固有可乘之機晉容宿兵力殫敵而未
大震虛名詭形俱足以破敵膽敵兵避月俱足以潰敵衆
固有所可為之勢矣使晉因百年之運乘一戰之功固不容

越之機成欲竹迎刃之勢雖未能平聞郭要當置戍許
凱而過歸幾年之外上下縱弛特選之兵既反慕容元戎奏
已張司馬道子擅權于朝謝安危疑難與始以開拓中原
為請雖謝元劉字之之兵持角而更進晉司豫之之望風
而歸服志慕容容世之忠節而與為敵釋符氏凌轡之暴
而特與為援元方運糧救至于都安欲出征援堅于秦牢
之極敵亟赴敵于五橋二年之間尺寸無成固程遠張
順之叛元近也淮陰因從會稽朱序不守彭城遂也淮陰
雖北固河上西徙洛陽之策亦不及況開拓舊疆乎
宏來奔慕容沖入長安姚萇執堅于新平八月殺之

太元十年夏五月秦主堅奔五將山以太子宏守長安六月
右前秦符氏三世三十一年洪以水和六年為氏王逸死
明年健立為大單于又明年稱帝立三年卒而生繼之生

立二年征融浮虐而堅執之堅立二十六年而敗於晉還
國未及月許慕容垂叛之慕容沖逼之姚萇執而殺之若

堅之興傾國委心以聽于猛數年之間掃灑六合與國幾
盡亡修明政令堅與幾人舉假仁恩以輔權詐借德化以
飾夷貊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豈不盛哉然一敗
之餘變故紛起亡國之虜棄機而四奮信愛之將勝解而
外潰國破子逃曾不得保軀以安正命何哉非特招納降
叛之故數戰數勝之罪也天下之理不過逆順之二軌上
下中外之國雖有他美美救也生雖肆淫虐有致之之道
虜而亂中國雖有他美美救也生雖肆淫虐有致之之道
然晉之為立統江南之為中國王極當告之秦堅乃欲以
區區之力而冒取之此周天地鬼神之所不容也不以愛
子立不二年而執於慕容永登以疏屬雖立五年而殺於
姚萇崇以登子欲繼位疏而遂於梁王乾歸姚萇將潰之

衆得雨而濟渴慕容沖內應之兵因風而反火此盖有天
道行乎其間投死悔恨始有以生送于晉為言無乃晚乎
燕復興

木之根本盛者雖伐之必生水之源深者雖遏之必決國
祚之猶壯者雖感之必興以商淫虐之酷更四十年而周
不敢取以周仁恩之厚更三紀之久而商始化蓋族黨之盛
強其心之不易服家世受儒誅雖後世不能遵士也慕容
氏世係東夏未至得罪於民而符堅以力取之垂雖寄命
旅食誰能自忘其遺慕其君臣上下雖倚席席以安旦
暮于長安固不能遏其飛揚也泥水之敗兵眾弱弱兵
垂大拜起兵鄧城之言不遠之用然垂一討丁零逆起兵
河內農一去鄧臺遠起兵列人鳳說翟斌之眾反兵而與
垂合 烏元之兵投降而為之守麟枝常山而取中
隆破秦兵而復冀州此兵眾所以潰亂也燕之所以復興

也若泓收關東以屯華陰冲率眾平陽以攻蒲阪冲賊於
寶衡而復歸泓誠於高蓋而覆立冲受才凡下然能避
通長安而使之不能守屢敗符堅而使之不敢安豈不健哉
然不能度德量力而貪僞位不能遣使飛書以歸鄧臺反
畏垂之強不敢東歸轉反長安荒陋之區而激鮮平上下
之怨韓延由是殺冲而立段隨慕容永由是殺隨而立顗
顗復殺顗常復殺顗而立冲之子瑤永復殺瑤而立泓之
子思忠之立未久 又殺忠而立永為大單于稱藩于
燕善矣一敗符堅驕心遂生遂借稱帝長安為垂之子孫
而欲陸梁於一骨肉之間日尋于戈更數年而後止永
由是亡使以社稷室廟為念永至是哉
太元十二年朱序伐謝立 彭城徙屯淮陰
士氣以進而銳以退而沮得尺而遂守寸雖未足以見勝
負而兵勢士氣固已少伸矣苟若聞地數百里收城數百

十秦而棄之是豈足以奮迅哉晉自淝之勝氣亦少倍朱序以代謝元彭城之不能守遂越淮而鎮淮陰晉以是知晉之不能復西也詩曰昔文武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日關國百里今日虜國百里嗚呼今之人不尚有舊朱序以之

太元十四年秦王登攻後秦平涼克之

董公有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漲高帝數項羽十罪至江中之事則則畏屈而無辭符登雖堅踞屬然復仇以興兵固姚襄之所深忌也襄雖老賊然不顧義理立堅豫而事之觀其自賊之詞則其心懷畏亦甚哉襄知弑堅之罪不可自辭故託復仇以自解說堅雖殺襄猶為敵國若襄之與堅則君臣也君臣之分已定雖佐脅報藉館以報父冤君子猶不之與況兄弟也乎登升樓數襄長固自若也一聞弑襄之詞遂往無對雖對臺而存然軍數夜驚夫理行乎人心不以夷狄異類而遂異同乎登雖微弱清

年七

十五

敗於姚興而大義凜凜至今猶足使人興起也春秋大復讎雖敗而不之取若登之亡其猶義也夫

太元十八年後秦王姚萇卒子興立

姚襄自起至沒凡十年其用兵師所向皆克而其誅殺屠戮固本盜賊之雄也至其臨沒能以恩禮仁信而誨其子召姚愛尹經五人入禁中使受詔輔政自謂其子曰有賢此謹勿受之此與漢武帝蜀先主何其異豈所謂盜亦有道者耶當符堅之世夫襄以戰敗見殺而襄以雄武見厚雖曉以戰實衡不利堅怒而激之亂實無一飯之德而至殺身戮屍乎夫寬報之說蓋天通人事之相還後世儒以其近謹而不信言不惑哉眼行而踐踐壞既病猶懷懷無辜而答僕隸既怒而猶悔蓋人與天地並立以私意而肆屠戮欲其無報復不能也杜柏橫亡而宣王崩彭生豕立而無知弑灌寶被掠而武安卒含狗機腹而武后病鬼

兵入營而姚襄聞天道豈不昭昭乎
太元十九年秦符登攻姚興不利戰死于崇丘余燕主垂平西燕主永

符氏之亡也慕容氏之族蜚毛四起要皆為垂驅除耳垂既克兵刃無敵而永以單城墮士岷強乎八年之久不知自歸于強家坐取滅亡豈不愚哉然自昔宗族自相殘戮者鮮克自守垂雖能滅永不一二年遂大敗于參合身既不祿國亦不覲豈不足為一世明鑑乎

太元二十年燕使慕容寶賈伐魏魏敗燕師于參合陁

間之一日燕慕容寶後魏平城垂幸于上谷子寶繼敗永康二年之曰佳兵不祥玩兵無策紂以百克故無後是以數勝故亡曹孫所向必克而復復於烏林符堅隨戰隨勝終頭殞於淝水恃所長而盡銳者未有不底滅亡也垂之在燕也既有精頭之勝及其伐秦也北寇符丕南寇劉牢之西

年七

十四

擒慕容冲十三年之間無陣不克無動不濟自謂叩囊底之智足以去餘燼之拓跋矣一敗塗地精銳消殲雖盡力乎城求以剽耻未幾而身拘之是豈得計也哉恃其勇于將之利日新代而不知止不折則缺驍驍驟耳之數日馳驟而不之息不覺則蹶垂之智力能幾日賄符氏之敗而不之鑒其不亡也亦幸耳

太元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貴人張氏弑帝于清暑殿

按晉本紀帝以戲張貴人貴人潛怒向文帝醉遂暴崩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乃言晉武帝之舟于泉也後當必有所據而通鑑考異亦不及此何也武帝生十年而即位崇德太后臨朝三而歸政又二十而崩舉國破強收巴蜀復襄後舉彭城洛陽遂使符氏喪亡開郭亂固亦千載一時也有謝文簡靜清談以鎮雅俗王彪之忠亮持正以立綱紀桓冲方隆重兵以控方鎮玄汎審授方畧以遏

強敵朱序劉牢之等輩各盡力以相上下固亦千載一遇也觀勢度形獨盛於江左等功計効無異於累歲不得焉凡以遂其終貽謀以燕翼子而晉室之亡反自是基兆何哉夫天理人慾相倚伏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使人主與仁義道德之言則異端固不能惑也知議論稽古之樂則不能以蠱惑端人正上日接于耳目則小人近習不能以貽惑武帝雖有聰悟之稱威權精理不減先帝之風獨不知典學稽古尊儒雅而親正士也故浮屠之學酒色之娛酣姆僧尼之妄王國寶元顯之錄得以惑亂而歸蔽之情性既移雖有群賢固無為力本根既浮雖有機會亦頗何補哉

年七

十五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七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編年總辨卷第八

安帝

隆安元年涼王呂光寇西秦不利而還二月呂光將妻髮烏孫稱王廣川敗元太初是謂南涼拔金城敗涼兵街亭慕容寶不難於殺其子會亦不難於歸其父身以慕容訓之矣於會乎何諒
夏四月甲戌兖州刺史王榮起兵以討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為名甲申會稽王道子殺國寶父緒泰乃罷兵戊子大赦

年八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為世不易之理也達此而能濟者古今未必然魏攻中山軍大疫人畜多死將士多思歸問疾於諸將對曰在者纔十四五珪曰此國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尔何患無民觀珪此言正與孟子相反不過一時鎮安衆心耳而終能有濟亦幸焉而已庚秋背道逆理違天而行萬有一能濟世之儒者曾不之察乃以為事之當然豈不悞後世者乎

隆安三年晉范王德自鄴遷滑臺稱王改元是謂南燕魏取鄴攻山東六州吏民離夷以實代燕王寶南伐涼至于黎陽黎濟乃復三月段速骨破龍城

古人舉事未有不稽于衆也衆以為可雖難而必濟理所當然而有數人焉以為不可猶必綢繆及覆委曲而開論之必使曉然無疑而後為固未始違衆自用強聒自立而能有成也運亮之謀黠商之役度當時為異議者殆無幾人蓋庚周公殫誠竭力與之上下使之膠融冰泮而後其心始慙比洪範稽疑所以合謀者龜卿士庶人之謀貴其大同故自趙武靈王之變騎射商戰之變法令始不顧庶

民之論而斷之以一人之私百姓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胡服騎射雖是強趙而武靈父子之間至不能以相容嚴刑酷罰雖足以強秦而執之一身曾不能以自保秦雖一天下要亦不得莫統歲月之安也其後王莽更法制符堅伐江南慕容俊涼京上下皆曰不可悉皆借此言藉口至於莽亡堅敗寶像國殞身死而猶不自悟將舉大事不顧洋言豈不誤後世哉

五月蘭汗執燕王寶稱烏黎王政元貞龍秋七月寶子盛斬蘭汗稱長樂王政元建平

初龍城之破也寶奔于都慕容德將迎之慕容護曰昔前賸出奔衛輿不納春秋是以子拒父猶可以父拒子乎氏虜之相戕虐其事淺矣然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戒亂臣賊子嗣續輿輿以父子爭國聖人蓋切齒焉嗣續之入也書曰趙鞅帥師納納衛世子嗣續于戚之納也書曰齊國

年八

二

年八

三

夏衛石曼姑師圍戚蒯賸去國而稱世子戚蒯賸而不繫之衛以見子之不當拒父報之不當有乎衛也世子入國曰入而特書蓋以非衛之臣子主兵石曼姑而以齊國夏首兵不忍三綱之絕所以存父子之倫也衛君待子而為政必先於正名慶齊以父命避國孔子以為求仁而無怨春秋曷嘗以輿為是哉自為不設於位德不暇給之中旁緣經義以為解紛之計故後世遂從而和之曰春秋之義實然不幾及聖人之意而滋亂乎夫實以強敵四起不能力守社稷構越于外德雖亂都而其說且曰卿等以往援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卿帝攝越民神之主故權順眾議以繫眾心今卿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聞此春秋之意也而恭與讓等特反之迨使復為叛臣而寶狼狽北遷死于盜賊之手誣繆說經之禍可勝既哉

銀縱以蜀叛

蜀人叢居聚處自為區宇其民怯縮深重不易驅策也役之以德則孟津之師不期而自至投之以義則諸葛連年之役屢舉而無絳力駐而勢使之遠征雖公孫述符堅不能況毛瑛乎蜀自李唐之亡楊氏之世守秦晉之兵五相據守蜀民固已少疲矣今據無王命復初之東下雖曰赴義江陵安能使之齊一哉此其所以致亂也昔者漢武帝發掘為廣漢伐西南夷要不過因其地就用人耳而遠近父老騷然震動司馬長卿至於文論之累年而後成功後之人不察欲濟之外地迫之遠役則輿縱已覆之轍可不戒哉

義熙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仲文首同下範之勸立元纂晉又陰僞允錫文及策命元

元之叛實仲文虞之也纂義反正之初不首正典刑而使

年八

三

出守名郡裕於是失政刑矣仲文猶且悵悵不樂此正心腹之疾也何無忘所言正為公論而史氏乃謂無忌以不脩謂之故術之固橫死是殆不效本末耳

冬十月燕主起母段氏憂呼延氏自秦還燕

古人之知子道者無出乎舜之用心者未有如孟子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折然樂而忘天下雖舜豈有是哉然富有四海不足以解其不順親之憂天下之悅而歸已如視草芥也迄无以勝其盡事親之道設焉有一不幸不得盡力以施于道則天下之輕堂翅一敬殿手不惟舜一人若是苟為人子而無是心是非所以為子也自項伯有為天下者不顧親之語而高祖大不得志之中有富翁分美之語始以天下為重而輕其親嗚呼高帝雖不學顧不念其親哉慕容超淫虐昏亂自據其國獨求母之念誠切懇至名號至重也為秦稱藩聲樂至娛也為秦送使擇

使而奉表而受其詔雖段揮封還含羞力諫超不之聽強鄰回心母子同處一念之誠與舜同心何異哉

十二月戊子文恭侯王誼亮

巨元之篡王誼亮為佐命手解安帝重統義旗之建誼當首誅而劉裕獨以布衣之舊蒙殊寵之私解驥俾傳進之恩遂併待之及王論父子誼誼以恐懼奔西阿裕復遣使位司徒三年之久正終于位非惟無以令天下其逆蹟益凶如此使之日待安帝願何以使人主自安哉裕之無君預不俟乎秦燕而後見也

義熙四年春正月徵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錄尚書事

人臣有當世之功未必俱有不臣之心也過賢人善士誨之以忠正則可使之委身以盡節遇邪臣逆黨導之以非義則必致之毀節而為非曹操之逆心發於董昭之一言司馬懿師昭之無上激於賈元之詭媚劉裕起布衣雖破

年人

四

孫恩誅偽楚猶且銜位出鎮舟使未有跋扈之機也而劉裕之語之曰晉朝失正為日已久天命已移公與復皇祚功高位重豈得居謙退為藩將使諸人朝以收權柄裕之逆心蓋自是萌矣他日裕欲求禪亦以奉還爵位歸于京師為言蓋用穆之舊策也穆之舉隨事規正有彌縫之功哉斯如流有經世之才而其輔佐亡晉之力亦不可掩

義熙五年二月南燕將慕容紹宗寇宿豫拔之三月劉裕伐南燕

田首有言秦形勢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於下兵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是以自昔取天下者自南而此則先資齊以為府庫自北而南則必取秦以為根本

高祖之起也必圖關中而收歷下黠布之叛也薛公料之則以東取齊為上策晉兵不出餘二十年矣以盜賊則孫恩盧循相繼而為梗以方鎮則王恭殷仲堪且元相繼而為叛秦皇綱解紐帝室替搖豈復有北顧之念哉劉裕一定策亂遂謀北舉朝議上下皆曰不可謂其必克者獨孟昶謝裕誠喜而已以舟師行兩省輜重於下邳以車乘戰而武騎游於車間以正兵對敵而潛師出敵人之後以取其國因糧於敵而淮江之漕運以停濟資於敵樓櫓器械之具已備不以嚴星所在而不取不以佳士之日而不出誠知所重於齊也北方之民執兵負糧來歸者日以千數秦欲遣兵救之裕謂其使曰我克燕之後息兵五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秦不敢動遂能克廣固而奄全齊曾未數年遂擒姚泓平關中不翅如執券以索通貢也先武有寄有志者竟成使格一心晉室無寧寧觀羨之

年人

五

心亦烏可疵哉

冬十月魏皇子清河王紹弒其主珪

珪在位三十六年是謂太祖道武帝方寔君以子弒父以臣弒君符堅舉兵誅之而遂滅代分其國為二使劉庫仁劉劭展統之國七十年而珪始立以猗猗奔逃獨孤諸賀之固幾不免劉顯染之禍聞閣依倚復獲奔逃獨孤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偏盡知之矣西討高車北伐慕容平賀顯取柔然并衛辰殺劉顯破庫莫所謂算無遺智動無違策矣正封畿乎權衡度量考察守令命卿卿定官制協音律重鑄制禮儀主德定律令李崇致大業隄宏德而我之命百官更髮如帽以從中國之習固有意變夷用夏舉廢修隆矣皇始之治後世有述焉然修汰無度崇立宮室以驕惰而殺臣下以疑忌而誅左右教子不以禮立嗣不以正襲孝武妄殺人之故而欲去妃后以社稷

世之禍禍生肘腋身雖非命使般止商臣之禍再世而踵見也其猶未免免秋之習也哉

義熙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克之齊地悉平右南燕傳林二世高國十年遠德之興也以魏兵之銳去鄴而還廣固雖為國日淺其君臣上下議論謀策然有文固亦一時之雄也韓範欲伐晉於偏楚之日曾不之聽而德乃欲謀晉於劉裕起義之後是宜度德量力也載超前短遠寇宿豫以致開釁挑禍自夷國都謀之不臧有自來矣頭超之敗五樓之力為多然備晉之策最為確實以詭說之言無不之聽以忠鯁之論則不之施豈天固其瓠子乎張華封懷張綱察韓範之舊臣德超所倚以為腹心也苟不幸為晉所執蓋亦捐軀致命以求報超網乃為遺具範乃為徇城惟華主為作書趣超使降迨至悅壽舉一城而奉之敵豈燕晉止偽之辦賢者擇地而

年八

六

為向背叛亂附離之暫君臣之分未定乎不然則張華韓範豈賣國求生者乎

是月廣州刺史盧循反三月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主帥賊續無忌死之四月衛將軍劉毅戰于桑落州王師敗績尚書左僕射孟昶自殺

據外者必先治內威遠者必先寧通盜閭吾室雖有萬金之利不可以行賈狐狸之敵其禍雖可獲禽若山陵不敢荷戈而逐也昔孫恩之為寇兩潮歷更五年而勝之盧循以恩妹夫為之驅馳用力上下雖受朝命以守永嘉冠暴不已也循自使其姊夫徐道覆來寇東陽劉裕雖破循循復浮海至執其刺史道覆亦改始興而執其相吾不能討因其來賓遂即其所侵據而就今之循道覆雖受王命然敢以益智拙而戲劉裕道覆無事伐軀材而即南康其意豈終靜哉裕雖知循為腹心更五六六年之久未嘗為

一日之備退捨之而伐廣固貪千金之利而忘其室徇丘陵之禽而忘家柙也賊兵一出何無忌敗於潯陽劉道規敗於長沙劉毅敗於桑落州徐亦特敗於建業孟昶望風而自裁長氏抗讓而欲避人情拘懼中外疑惑使俗不棄置三齊星配言被劉鍾離力戰王仲德率眾窮追進絕其糧道沈田子覆其巢穴其將何以為國乎

義熙八年九月劉裕殺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已

劉藩死於閭閻諸葛亮於坐上落此而伐劉毅帥眾而迫休之圖虎宗社而先去重臣劉裕乃因路人所知也若殺之所以致死亦有以自取之哉夫戮劉毅規乃所以成已謫焉誅責古人違德之地也毅之季父嘗謂毅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既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尔受罪累見其驕從盈門報斥絕之毅雖敬畏為屏儀衛然

年八

上

終不能自克也劉毅宣謂毅外寬內忌自伐尚人終以陵上取禍數語正中其膏背使毅因毅宣之言而知自克亦安至撥檣召疑覆巢毀卵也毅曾不知戒懼乃反側目毅猶不及之故而忘度悅於他日獨以涉獵書傳一談一詠自為人豪是豈英雄也哉廣固淺功之餘裕之威權日尊秦落既敗之後毅之聲實已損都督四事持節上流裕之所施於毅者亦既密矣使毅有志肯宣將圖劉裕孟昶深沈覆藏機謀遠近驚鳥將擊使無可窺之形如狡兔之脫交廣既請用其所私一居要職又請用其母弟以為副貳其縱驕暴露一至於此欲使人之無疑裕之不先發得乎十二月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師師伐蜀復仇報怨人子之至哀撫眾保民有國者之長養伍胥以

平王殺其父之寃至鞭屍籍指於入郢之後曹操以父死於寃其伐國讓也所過無不類雖人子之痛假是以自釋其於有國何利哉毛修之父瑾與其伯父燾皆以鯁之類同職于蜀晉之計縱也常之常得傷而益州刺史鮑陋每牽制之修之言於朝曰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欲憑天威誅夷黜逆也夫然之至深者為慮必遠憤之至切者力必不遺使晉以討蜀之任付之修之矣患不濟而劉裕於之不從始付之劉敬宣年而無功再付之朱齡石一舉而遂克而終不肯以界修之者蓋慮修之憐痛之深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之與毛氏有隙晉敗必死亦當以死自固也裕之處事可謂詳審矣

義熙九年太尉裕請行王斷之制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西晉之亂中華散離江左建業北方士民相負而南者歲以萬計所在族居以故僑立郡縣無所以處之然居無室

年八

廬舍無田園逮從變更未有定業也是以戶口之數不登

于版籍祖調之實不入于王官成帝之初度田稅米至空乏五十餘方斛由是詔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皆正土斷白籍財阜園豐實由於此若義熙之去建興幾百年矣流徙者衆曾元倫常者叢植蕃粉榆連陰閣里懸比舊稼弥望而土產世守詎復以流寓起之哉於是復申舊制一切土斷不惟流寓郡縣可以併有而新附戶口所增墾田亦可以少堅國力矣

義熙十年夏六月乞伏熾盤帥師伐委髮鑄權滅之委髮烏孤以隆安元年稱王三年而卒授其弟利鹿孤鹿孤立二年授其弟魯檀立十四年降于西秦凡三世十九年是謂南涼南涼鮮卑之遺種當秦始間烏孤之祖樹機能首稱兵據邊塞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遺機能首稱兵據邊塞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遺機能首稱兵據邊塞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遺機能首稱兵據邊塞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遺

弟為瓜牙腹心排難克敵所向莫禦固亦一時之雄也其都盛樂凡四夷之豪雋西州之德望文武之秀傑中州之全才秦雍之世門無不搜羅而並用之其弟繼立訪史萬以碑其謀答宗敵以求其類嘉楊元之賢歸之以全其節稱之能守釋之以極其忠其志量規恢固皆不淺也烏孤受爵於呂以緩其謀迨反姑臧縛檀厚賜姚興以職體父于固嘗敗北自歸悲哀求活寄性命於食息聽去留於營教者也方其在吾既不能從居延之謀從之之間又不從其兄之計早誅之以絕其後禍今既立國保聚聚兵國兵新敗於蒙遜乃自輕出以挑之不幾自求傾覆乎夫保國之道以人心為本用師之道以愛民命為的東苑之戰死者五千餘固已離上下之志滑臺之將戰懼晉人之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問之於內夫如是美

年八

得而不喪

義熙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嘉並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

義熙二年司馬國璋及其弟叔璠叔道奔秦主興曰劉裕方誅豆元輔晉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方克廣國歸衛正裕新除之方為國患甚於豆元時裕方克廣國歸治盧循尚未驕敵也劉毅面同力諸葛長民猶相上下尚未猜忌也政柄相屬猶未至侵迫兵力雖強持猶未至顛輒也而三人者在晉無重權又且與裕未嘗有讎芥一旦先車引而去秦知裕之為禍甚於盧循實可謂見幾于若休之果亦何罪特以鎮江陵據上流且得江漢民心於裕篡僭正相星微不得不去耳使休之能迎裕意得其子文思而遂戮之裕其能置休之於地休之乎使休之知幾既殺文思上疏謝罪力辭所任角巾私第扇舟五湖猶恐未必

能免也孟懷玉統督其旁張裕擅憑之力舍之而歸裕休之於此時猶欲發兵與之掌拒是豈能勝哉韓延之有言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救莊園士假令天生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藏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所以報裕書如此贊哉

義熙十二年秋八月劉裕及琅邪王德文帥眾伐姚泓聖人能因時不勝為時之不可為雖有絕世之智勇不能以有立時苟可為難尺寸尋常之材俱可以自效劉表悔不用襲許之策劉備猶曰應事會之來卒應出閣洛之策亦必俟天下有變苟非其時願安能有成哉晉失閻中固百有餘年竊據而遵守之已傳五姓姚氏父子相授且三十三年矣其根深蒂固地險人眾未易圖也在內則弟兄相屠戮血於宮闕外則藩臣覲伺竊據於要害蜀兵至祁山邊將交刃歿死夏兵襲上郢守臣望風而逃遁晉兵已

叩閭門而信愛之臣方聚眾內反誠國天亡之秋晉人百年之運也劉裕之九將七道並出一舉而平閻洛暮年而掃姚泓脩園陵於燕嶽之餘帑改老於牙遺之後是豈特裕之智勇哉蓋亦善乘時而已使裕當為之時有見幾之志駐兵三秦分守閻洛撫懷本之民而修備禦之策長忠以尊王室而不急篡盜乎以懷趙魏而徐為經理不惟天下可定晉之臣民其孰敢有加於裕哉今成功而不能持得國而不知守自私推子授之居重之權陰疑元戎基之相國之策旋稱未幾大業盡去遂使神區與隴淪棄左社至隋唐而後定豈不惜哉

義熙十三年王鎮惡大破秦將姚治于潼關晉之閻中者三元溫之伐符雋也步騎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淞川越武關蜀軍自子午道掠秦西鄙溫之別將後上洛破郭敬於青泥王權攻陳倉

以應之溫戰藍田遂至灊上裕之伐姚泓也步軍自淮淝向許洛又以其一起陽城一起武關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前鋒聞巨野入河裕自淮泗入河汴流西上王鎮惡自宜陽裕與檀道濟自陝復至潼關沈田子入武關破姚泓於九原鎮惡自汴河入渭遂入長安雖二人用兵前後規畫不同功効之大小有異而其分道以並出水陸之俱進正兵之由函谷奇兵之出武關未嘗不合也夫閻中天府之國金城千里下兵於諸侯有萬屋建瓴之勢諸侯仰聞而攻之每遠逡巡敗而不能支然以高帝募從之家遠峙峽而降蕭索元溫劉裕以江南單弱之師及剋期而破符姚夫以歲氏之強符氏姚氏之善兵合六國之從旅談笑胡之盛無能少挫其銳而豐沛之散卒吳越之脆旅談笑而遂取之則所謂天險安在哉溫之行軍也水軍入京口出南鄉裕之行軍也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裕自淮泗入

河汴河而至陝鎮惡汴河入渭棄舟而至長安或謂之江南澤國其兵利水而不利險江南水兵可施之東南而不可施之西北者亦虛談而已

義熙十四年赫連勃勃入長安追敗義真於青泥莊周輪蟻蟻捕縛而鶴利之周執彈以彈鶴而粟園之虞人遂而許之勸理之相乘如是者不一然固有不知而作也若劉裕之伐秦北則拔跋之當其衝西則赫連之敵其背越人之都邑而伐人之國都是豈不知而作哉當其事之未捷也崔浩之語魏王固曰裕克秦而歸必棄其主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適以為敵之資且願拔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勳謂將臣曰姚泓非裕敵也裕取閻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歸蜀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赫連馬騰兵訓秦士卒進據安定夫魏夏所以窺測乎裕之旁者頗何異鶴之於蟻蟻哉裕不

如自鬱而乃以千里天府之固付之十歲之孺子二三之驕將坐席未暖而相屠戮復復南燔擊百二形勢之赫連赫連據之十有二年復歸于魏與蟬蟬壇壇之迭相控制何異哉夫用兵實其必勝取地責其能守此中智之所能及也兵出而不能勝雖其憤忿而不敢奪得地而不能守雖有便利而不用自中人以上皆能之松楊江南之力役兵越之民窮一歲之勞涉二千里之遠得閬洛之地期月而不能守也連殺三將幾亡愛子無憂髮之補於國謂之智可乎

十二月戊寅裕使中書侍郎王韶弒帝於東堂裕稱遺詔奉琅邪王德文即皇帝位

右安帝在位二十二年夫救危扶義必俟非常之主撥亂世而反之正非聖賢不能也以漢哀帝之慷慨憤憤終元以延漢祚高卿貴公之有志於中興卒元以保其軀况凡庸淺陋之智具位擁虛器之人乎史稱安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元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承晉統於積衰之後當國命於道子元顯用事之日始則王恭殷仲堪李氏以親王室中則桓元謀逆以竊大位既則劉裕益權以移神鼎帝陰默端坐待盡而已難以巨元之暴猶不敢加害奔馳巨振潰軍之中猶得全軀以還京師裕既殺元固已代晉劉毅諸葛長民既死世子既守建康身既為宗且受九錫又平燕蜀秦三國平桓元盧循二大盜神器大寶捨裕安適裕不能須數年以取禪代乃欲天命之垂歸已固行識之說而行大逆此又巨元之所不為况曹操司馬懿乎

元熙元年十二月裕進爵宋王 二年夏六月壬戌禪位於裕裕以帝為懷陵王

恭帝

東晉十一帝自建武至元熙一百三年未嘗二十年不圖西北也晉終不能以復舊疆而反以此喪天下其故何哉古人立國必務先明義金匱既明於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尊卑上下之分截然而不可亂故越事起功雖勞而不敢僥倖勢見利雖大而不收易是以名正事立而無後患夫祖父之讎子孫之所當報君父之辱臣子之所當死二者未嘗輕重也東晉之所謂大義孰先乎此使晉之君知此則奮圖以赴敵場委國而治戎虜要而不為過拒敵以江左求寧使晉之臣知此則損軀以赴國難破家以從戎旅亦不為過安敢棄時而求大利乎自元帝以來以統緒為重而不思二帝失尊之辱以江左自安而不念陵廟倫沒之苦其禦戎也如平時之守衛而不以克復舊物為意其大哉固已不明於天下而晉之群臣亦曰吾江左之臣而已其行師用兵固以為莫大之勞不曰王室之耻臣子所

當雪也其卻敵拓境固以為不世之勲固不曰君父之辱臣子所當報也一有所利則棄時而急趨一不如所欲則奮臂而求逞凡此仲蘇峻相約之所以叛陶侃便亮王恭之所以驕桓溫一乎蜀入關遂至再失而篡逆劉裕一取燕滅秦遂至數年而弒神者誠以尊卑臣子之義不素明而已昔蜀昭烈以復漢為念未嘗一日自私其國是以孔明以復漢為心亦不敢一日以自私其身昭烈治兵行師至老死白帝而不敢安孔明以鞠躬竭力殫身許山而不敢自使其身者以天下大義不可違也使晉諸帝用心皆如昭烈則何敵之不服使為其臣者有如孔明亦安致溫裕之為篡弒哉

東嘉來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八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九

高祖武皇帝

永初元年六月壬戌宋王裕至建鄴晉恭帝禪位於宋甲子恭帝遜于琅邪第



自昔人主受命而有天下大略可致矣虞夏以禪商周以應天順民漢以誅暴反亂其爲正一也自曹氏司馬氏以欺孤滅寡挾機用數而取天下其爲不正雖胡羯猶戮笑之後世子孫至以衣履面不忍聞也裕繼其後身所見聞尤而效之反滋甚焉其何能久夫操之取漢也以再世懿之取魏也以四世裕則以其身山陽陳留猶以今終孝安喪陵俱罹非命迹其行事皆魏晉之所不爲願取虛名欲比舜禹之禪其將誰欺哉然有天下六十一一年傳位七君其不得正命以沒者乃至四世商臣許止之變近出諸晉

肉之內戶牖之間天道其亦昭昭矣
丁卯裕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除與之更始

聞善而知好見不善而知惡人之性也爲善而樂人之知爲不善而畏人之知中人之情也困人之善不善而有好惡於是有所論有清議將以求吾之所樂則人之所好者不可不好也於是勉於善將以去吾之所畏則人之所惡者不可不惡也於是勇於去不善周處聞三害之語至變節而爲善士曹孟德以素无月旦之評至初許手將以求題品豈亦以是哉是以自昔帝王皆求鄉論以爲取士之本培植清議以善風俗之原終不以廣廷大朝之都俞知夫重輕緩急也哉昔者周人之俗連覺比門皆粹然士君子之行蓋得於鄉里童陶之善東都之手連頸接踵

甘就鈇鉞而不顧者直以一時清議不敢少犯也劉裕以流蕩无行博使无恥不爲當世之所推許雖已極貴富猶未免介然有羞愧之心故於始初肆赦欲以犯清議鄉論之人一切而蕩滌之与之更始其爲一身計善矣獨不念家貧无行不得推擢之法猶用於秦李州郡俱置大中正以攷論士品雖東晉群胡猶或能用之欲爲一身自潔雪之計而至併發百王之法可乎自是而後取士不復以鄉論士大夫肆行不復畏清議爲善者无以自勸爲不善者无以少沮既足以速劉氏之亡又且貽萬世無窮之禍其失豈少哉

秋七月西凉公歆襲張掖河西公蒙遜擊凉公於泉泉殺之遂入酒泉
李嵩據河北傳二世二十四年是謂西凉方嵩奮自効殺徙都酒泉西入貢於秦南稱藩於晉受封於呂纂北與亮

髮爲好雄蒙遜職磐一再入寇禦之而已未嘗與之窮戰極爭是以能撫有五郡息民數年其誠語其子溫閭文雅曲盡人情使款能佩行之猶可永世也初索承明請嵩伐蒙遜嵩曰此与言伐石虎小獠何異使承明陳方略其語遂塞歆於嵩无恙曰固當与蒙遜再戰一勝一負矣繼立未久蒙遜襲入寇且使其臣詐降以誘之親天戒而不之懼受尹太后之教而不之遵聞張體順之諫而不之信不恤刑省賦以結其民及欲棄虛輕出以挑強敵一敗不支身屠家藏豈不愚哉
永初三年夏五月上有彗徐美之傳是謝晦擅追濟同被顧命古人有言任則勿疑疑則勿任既任之而復疑之欲人臣之展布四體戮力成事可能也武帝平閩中王鎮惡之功爲多及還語沈田子曰鍾璽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瑾故也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於是田子殺鎮惡王脩復殺

田子義真殺王脩閭中復失而義真幾亡者任人而復統之禍也帝與謝晦等同取天下且晦時昔嘗有發社稷之言帝又曾使之出現義真矣今將付社稷於太子既不能出晦以使兩全而又復使義亮等同受顧命既不能誦太子使盡心一德以委宗目而又獨疑晦識機必有同異既親詔之今以朝事委宰相而又今以江州會稽次晦使有賢主繼業忠臣輔政尚恐不能相安況營陽之庸陋晦之反側乎九晦之擅廢立與夫營陽之不得安義真之不獲死皆帝疑晦而復任之激之使然爾

癸亥帝殂太子義符即皇帝位

武帝以隆安五年始破孫恩又五年而平僞楚又五年而擒南燕是年遣兵誅盧循又明年遣將討譙縱又四年伐姚泓平關洛以拓跋赫連之鏡不敢拒角以沮其來以劉毅諸葛長民之能俱墮其陷穽而制其命攻无堅城戰

無強敵固亦曹操司馬懿之流也然汲汲伐晉僅能三年傳之嫡貳曾不能為朞月安何哉豈以其取之非其道故其守之不容以術乎帝雖未嘗李閔然事繼母以孝律身以儉能強制所欲雖身所安樂者去之而不難能不忘貧賤雖人所羞恥者存之而不恥與馬無珠玉之飾後庭无絲竹之音却真缺簡宴遊少煩御禁淫祠不信奇怪不高禱祈不蓄私藏性簡易嚴整有法度禁內外奢侈待諸子以家人之禮此曹氏司馬氏所無有也其能傳世六七而成元嘉之治其亦以此夫

九月魏美斤周幾公孫表入寇

夫人之舉事惟義可以服人其義也雖強大者猶為之役苟其非義雖童子單人皆有奮心方武帝之越魏伐秦也以晉不以己其為說則曰掃陵寢復故疆吊遠民也孰是說以徇之軍人烏得而不懼今武帝下秦而不能守秦陵

寢而不之衛委遺民而不之撫且汲汲及國而行纂焉天下其孰肯與元晉之劉裕哉聲罪致討行兵略地投陳虛而償舊志魏於是乎有詞矣雖崔浩以伐秦諫之亦終不聽也夫司馬楚之在陳留愛之季之在濟東皆晉之骨肉與宋有不共天之仇也其聚眾迎敵相與出力以報怨亦勢之必然汴滑臺虎牢之不能守司豫兗三州之復失宜哉

少帝營陽王

景平元年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不拜吏部以選事為職錄尚書固應同事也徐羨之欲黃散以下悉以付廓自是以以上其參異同廓以不得其職遂不肯拜可謂善守官矣唐之掌判考之上下猶出所掌者之意今法今明具條例嚴密自京朝以上職掌既盡出於執政而州縣常調之進退予奪又尽聽於吏胥吏胥諫人之勞

績而傳會以常行之條例條例所可雖明知其非才不可廢奪條例之所不可雖知其材之可用不敢擅與也以天官家宰之重而下聽吏胥之可否以建邦六典之職而俯順條例之有無使蔡廓處此其又將何如耶魏子果碑拔金墉河南太守王洸之棄城走魏以栗磧為豫州刺史鎮洛陽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蓋憂保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帥眾依遼三月魏美斤等拔許昌領川太守李元德敗走魏以度龍為潁川太守魏叔孫建攻東陽檀道濟兼行救之劉裕遣李德元復取許昌閏月丁巳魏人拔虎牢執毛德祖

德祖之守虎牢其與唐張巡之守睢陽何異哉知魏兵之攻滑臺遂遣步騎三千以支其急知魏人之欲侵擾南境遂輟兵三百騎二百以拒其衝知魏人之謀金墉遂遣將而拒之河固非止為虎牢計也美斤攻之一戰而先敗公

孫建圖之以反間而誅死魏主親臨其城不勝而引去秦山高平金鄒之既沒滑臺金瑯許昌之已下塊然一城處河南之遠無蟬蟬蟻子之援而魏兵之來助者且日增而月益也相拒二百餘日隨方抗拒無日不戰三城繼沒道復竭將士皆瘡人馬渴之至破劍者不復出血上下終無離志重之飢疲城陷而後就執其忠義力守與張巡何異哉巡乃守睢陽而江淮復全唐室賴以濟德祖力守虎牢而淮北不擾少安校功課績未可優劣也

魏於是盡得司寇豫之地

受民而不能守春秋之所必譏救難而不能力春秋之所深惡春秋所書城邑曰某取某蓋罪其人之不能守致人取之之易也所書出師救國而曰某師救某次于某蓋罪其人之救患之不速其師迂延之久也夫受諸侯之邑而不能守出師救鄰國之患而不能速春秋猶惡之至此况受地於先王自出師以救其國而可少緩哉晉自南渡以來凡三得洛陽再得閩中未幾而皆失之蓋以守之非道救之不力也若雍司寇豫之域武帝蓋竭力犯危而僅有之曾未三年固已棄雍於夏矣今魏盛兵以掠淮北宋之臣如子愛之於東陽毛德祖之於虎牢其所以守之固誠無愧若王揖之之於金墉徐球之於尹河南李元德之於許昌是皆望風而先遁也宋之所遣檀道濟王仲德以救東陽劉義真沈叔狸量宜赴援劉粹遣高道遠檀頊城其所以救之固若盡心矣未幾朝議皆欲追召使還何哉若東陽小嬰生嬰已殆檀道濟一往救之叔建遂遁夫虎牢之險十倍東陽也毛德祖之善守十倍生嬰也相守二百餘日魏兵環而攻之日增月盛不翅數十萬也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叔狸軍高橋使各分數百人協力以救德祖河南未至喪失也皆畏魏兵之強圍視而不敢進

使德祖力盡而自亡虎牢徒守而復陷繩以春秋之法則諸將之罪豈勝誅乎

十一月魏太宗明元皇帝粗太子燾即位是為世祖

魏明元以晉義熙五年即位改元永興五年改神瑞二年改泰常八年而即世明元在位十三年能順衆心討弒君之賊而後繼統分八公以聽政咨崔浩以理國慶嘉然克越勳通婚于秦破燕于幽州乘宋之喪遽取河南有事太廟助祭者百餘國國戎狄所未有也晚以崔浩一言監前代之故而正儲副之位使之監國聽政精師傳之選以佐理乃撥國有成主傳序以正視道武有光焉

宋太祖文皇帝 魏世祖太武皇帝

宋元嘉元年魏始光元年春二月己卯發廩陵王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乙巳使使者就殺之

自昔無生而貴者雖天子之子士也嗜欲節於乳櫟誨教

行於緝赤齒亂而傳之李嚴之師保以養其性成童而試之事傳之古今以觀其變不驟廢以爵懼其貴而驕也不過畀以祿懼其侈而縱也既壯而材諸位是以靖恭而能守既強而授之政是以敏綜而不眩自天子之至公卿未有始生而望其爵方童駿无知而嬰官守也武帝自以天性敏慧不由李問通近事會遂能成功故於諸子无復訓勵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置師傅則以臺皂立師傅則用舊老僚友父老多以其習學年少為之不度事之輕重德之勝否動輒委寄其子故廩衡之難義隆方四歲而鎮京口關中之平義真僅十歲而與元戎以廩陵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遠令諸子次第居之義康无術孝至不能聽雅語義季素拙書特能於所咨事記名而已義真輕動无德業至為謝晦之所戕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終為廢帝之所屠戮義宣人材素短自恃大功為臧質之所幻

戴逵行叛逆其能自全者特義李而已文帝雖能自立不克令終而少帝荒亂無度坐取廢殺皆武帝不素名教之失也

夏五月己酉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少帝為營陽王迎立宜都王義隆於江陵 六月癸丑羨之等使人殺少帝於金昌亭少帝以永初四年五月立以元嘉二年五月廢在位凡二并雖曰遊宴无度未有他失也羨之等三人實持國命帝尸位而已大臣既不正救而其他臣下亦未有以諫爭聞者无故而遽廢放未幾而遭弑逆羨之亮晦之罪可勝誅哉切嘗論之古昔受命之君皆有佐命之臣相與創立法度扶綱社稷受遺託孤為万世元窮之計然魏初建業而司馬仲達已萌逆謀晉初受命而賈充荀勗實為亂階劉宋初得國而羨之亮晦遂行廢殺何也臧哀伯告魯威公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以明示百官百官蒙之其又何誅焉威公親聞寤氏之逆因以得國而其末年終亦以車中之禍而以隕身以暴逆示人而欲係國以傳子孫如是之難也魏晉之事可為鑒矣而武帝弑二主而亮晦羨之實為之焉蓋欲使之盡心以輔其子可乎身沒未幾而三人者迄屠其子如斃犬然其則而象之又何其速也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丁酉即位改元

平勃誅諸呂而迎文帝於代羨之晦亮廢營陽而迎文帝於江陵二事正相類代王疑漢大臣而宋昌贊其決營陽疑宋公卿而王華健其行一事又相類也然代王乘傳車從者止六人徑至長安袁盎以為勇過責育而宜都欲使建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示人不廣不若代王雍容閑暇淡然无虞也

元嘉二年宣城太守范曄修後漢書一百卷 范曄撰詞作八十卷作史之職非止乎博聞強記能史藻善議論而止也以兼天官則天地陰陽之變化固所當議以主上計則吏治風俗之得失固所當明帝王列國之書以是焉通掌則歷代之治道固所當通究人主羣臣之復逆以是焉出入則命今之臧否固所當辨明如周之佚楚之倚晉之狐齊之南北史魯之丘明其道德皆足以範世言論皆足以垂後節義皆為元職誠非一文士腐儒所能當也仲丘以歷代之史未能以一出乎道於是序書以示百王之經以列國之史不能以一合乎法於是筆削春秋以為萬世之程達固而下史法并矣范蔚宗何如人品而可遽史東都乎於君則不忠於親則不孝以盡治則不修以盡亂則不飾乃欲持數寸之管軒輊二百年之人物不幾妄乎東都一史雖出於剛衆家而始就緒要其疵類殆不勝指摘也蔚宗譏孟

堅性情無例而蔚宗之所謂例何哉排死節否正直誠孟堅之短進趨遠惡沉伏亦蔚宗之志序宦者於儒林之上位逸民於方術之下此何法乎樊英隱避不屈而特列之康扶軍勳之間蔡瑛失節夷狄而復進之節婦孝女之列既非所以示訓矣太史公上下數千載而成書七十卷其遺畧固多也故每傳之末而論所以評其人之大畧於叙傳而復有序所以序其經紀傳之意孟堅特記西漢耳凡所當傳者宜不敢遺也於贊之外而亦有叙傳有述失太史公意矣蔚宗於紀傳之下既論而復贊之徒為蛇足自謂吾文辭思殆无一字空設何耶不待人之彌貴自以為筆勢雄放實天下之奇作不減過秦論非但不愧班氏而已享敬幣以千金人固笑之矣南史本傳謂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其深知東史也夫

元嘉三年春正月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命續道濟到

彥之討荊州刺史謝晦

晉里克殺其君子奚齊又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而立晉侯夷吾夷吾入使人謂里克曰微子不如此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仗劍而死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言晉通國上下之諍也通國上下皆以爲當殺則里克之罪固不容諱矣若奚之晦亮一年之間廢其君而復弑之而又無罪殺其君之子罪固不下里克也使文帝受賊臣之立而不能聲其罪而致天討則是欲繼大統利其君與其兄之死而借刀於三子也篡弑之罪固將以文帝爲首今不動聲色而誅徐傳親率大軍而戮謝晦有以謝天下而告宗廟矣元嘉治平之政蓋實權與乎此也

六月庚戌司空王弘降爲衛將軍侍中如故

古者三公論道經邦不能偏置也故曰一相居乎內人主所與相講學出號令作法制以奔走百官化成天下皆於是乎本雖讓明躬親糾繩總綱出於六卿百執事而大機權紀綱未有先事乎一相也自秦漢以來三公丞相之職漸矣終世以管兵擅權武帝以九卿侵職御史大夫錯置諸侍中爭寵東都以太閣諸尚書用事宰相雖其位事猶有屬焉劉宋開統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俱爲宰相亦有任侍中而不爲宰相者是以王華以弘輔政王曇首爲文帝所親任權力相埒自謂用不盡每嘆息曰宰相賴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然尚書令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要官也劉湛四人既曰四賢謝弘微五人又曰五臣紛紛藉藉道揆果安在乎文帝不惟信任羣臣不肩一德而浮屠惠琳善談論亦且與議朝廷大事致有黑衣宰相之目雖一時治效幸然小進終

非識治統也

元嘉四年春二月帝如丹徒謁京陵至故宮見耕具有黠也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逸樂不忘憂事貴富不忘貧賤因事以求戒因物以示儆是以子孫能恐懼修省而不敢違況祖宗所以勞身殫力建邦而啓土者其敢不敬哉七月生民之所陳篤公劉之所戒皆田夫野叟之輩六七百年后復先公躬御親試之事周召用之以爲誥教成王不隗也知王業艱難賴此以聞小人之依賴此以知盈成之治賴此以濟文帝有天下視周人如何其衣布衣今若干歲一觀故宮之耕具而遽有黠乎武帝雖不李然能藏躬耕招耨於舊宮付役夜布縷於公主存尊燈籠麻繩拂於陰室故壁不以儉陋爲耻艱苦爲愧要爲後世戒深矣文帝見之以爲慙孝武見之以爲田舍公之事是豈能知王業之艱難哉

魏人伐夏襲統萬奚斤入長安秦雍氏兄及河西王皆來降赫連定引兵向長安魏復襲統萬夏主出戰大敗奔上却魏遂克統萬

元嘉五年尉春攻上郢禽夏主昌平原王赫連定即帝位平涼元嘉六年帝遣殿中侍御史田奇聘于魏求河南地

吾有是物而吾失之則其取之於人也可謂之復盜人之物而人盜之其爲曲直吾蓋未知所分也詎可謂之恢復哉周之境土陷於夷狄宣王取之故曰復文武之境土魯之疆宇侵於鄰國僖公取之故曰復周公之宇河南晉土也晉不能守辱胡寇之宋武帝假晉之威靈託晉之詞今用晉之兵甲而復取之於姚秦謂之晉恢復可也今武帝父子盜有晉室且併河南而尽有之固誠晉之巨盜矣魏人乘宋之喪取之於宋其爲盜均也今宋謂魏曰河南舊是宋土當修復舊境魏語宋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

元嘉七年三月帝遣到彦之等伐魏取碣磬滑臺金墉虎牢分
兵守之

使無禍寡之牽制隨所收復效死而固守之而其所用之臣皆如空受之於東陽王康之於金甌毛德祖之於虎牢祖士維之於雍丘李定之於東陽王康之於金甌毛德祖之於虎牢祖士維之於雍丘李定之於東陽王康之於金甌毛德祖之於虎牢

哉而況是役嗣尋不相睦遂援相及亦奚足如淮流之所料哉未散以掩其真實度不能動況舉賊又不能輕兵疾行衆弱其腹心屯守河岸遠至潼關東西列兵徑二千里形分勢弱坐取困敗謀之不臧未有如是之謬也夫兵未至而諸戍先去未嘗交鋒而比軍引還其將繕聚後來不待智者固能籌此矣况太武嘗以告使者仲德乃以語諸將文希與其諸將雖大爲備何也檀道濟老於用兵反疑忌之而不早使姚萇大曉勇氣及特命之取鏡到房之身爲元戎尚去虜千里反先奔齊垣嶺之說使守滑臺不聽也王仲德諫之使引舟入濟不從也焚舟棄甲引徙于南還司寇既亡併其齊而不能守不設措置之無術徒曰河南之難

元嘉八年春夏主伐秦秦主暮末出降遂滅秦

焦類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乞伏氏以之
檀道濟救滑臺軍乏食不能進魏克滑臺執朱脩

夏主濟河將伐河西吐谷渾慕瓚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赫連勃勃以晉義熙三年稱王改元在位十九年子昌繼

之昌立三年國亡入魏其弟定立於平涼及四年吐谷渾執之以歸于魏共二十六年是之謂夏古人之保國不顧以城池兵甲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固有委而去之矣故地利不如人和兵甲城池不如人心若赫連氏之爲國城高十仞其堅可以厲谷非不堅固也其造五兵精銳尤甚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其入也即斬鎧匠非不犀利也一出而取平涼再出而定關中國將招魏朝米服涼平朔其志非不廣大也魏兵一臨其國曾不得城守爲旬月之計至抱頭東身單騎而遠奔何哉由其用刑淫酷民不堪命其治國貪暴上下无統也夫造器築城將以衛民今殺工匠乃至數千鎗入土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凡所破城邑即俘徙其民前後三四十家五六萬人昌盛西平之役至坑斃士五千掠民二万户內則嫡庶弟凡自相屠戮獨恃城郭甲兵以爲強詎能有成哉羣目

萬報復之意祥狂祿仕放蕩山水獨於歌詩時感舊追故之念而不敢吐露鋒穎史謂懷名位多愆禮度非知靈運也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則樊勝元生李業有尽之語亦足少觀所存矣廣州之刑野史謂靈運舍司馬協以子正寢酣笑不止文帝聞而隱之誚主者勅以償蓋其素心倦倦司馬氏如此而李延壽所作本傳乃深之而不載獨記其市器結健兒之事何也靈運雖誅死固以自見其粗矣嗚呼

高車諸莫弗果殺魏懷前鎮大將郎孤政寬則民懷便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糾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故寬難古人固有是言也嚴訓以孝行守穎川有過輒閉閣自責郎中亂王莽熾之訓據地哭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將有僇仆者何並代之下車以

求勇猛曉文法吏十人使捕治豪強得皆格殺之郡中清靜陸侯鎮高車嚴急无恩諸莫弗訟之請前鎮將郎孤侯謂太武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故以漸訓導之使知分限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善專用寬恕待之不遇期年無復上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復生禍亂矣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並代嚴訓而郡治郎孤代侯而民叛是以知寬之難也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札節之亦不可行也約寬猛歸之中其惟札也故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九

永嘉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
南北宋

宋太祖文皇帝下 魏世祖武皇帝下
元嘉十二年 魏太延元年 丹陽尹蕭摹之請詣造塔寺
造銅像皆刊言頂報詔從之

古今之爲國所急者養民而已築屋廬以使之居惟恐其
風雨之不蔽也織布帛而使之衣惟恐其不褐之不充也
作器皿以資其用立泉幣以通其有無惟恐其用度之不
足也外是而有耗蠹焉必詳爲法度嚴爲刑罰以禁戒而
杜絕之詎敢縱其淫靡開其淫漏哉自佛氏之入中國窮
土木之麗以崇塔寺而民不得居也裂練帛之美以製幡
綵而民不得以衣也冶銅鐵以範佛像鑄聲鏡而民不
得以用也蚕食者日衆而耕桑之人節身以餽施游惰者
安居而服勤之人盡力以爲役民生之益艱而天下之不

可爲者未必不由此

元嘉十三年 魏太延二年 三月己未誅司空江州刺史
檀道濟

劉氏能用兵遂劫晉而有杜瓌恐諸將復爲所爲故凡有
能者皆畏惡之殺劉毅誅諸葛長民假手於田子以戮鎮
惡求以快吾心而已 裴方明劉真道隨所忿怒而肆
蒞醢詎復愛惜人才爲他日地哉道濟將也爲武帝北
伐前鋒徑進洛陽議者謂毅得因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
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違之於中原咸收歸者日衆營
陽之廢道濟自南充召入謝晦等不聽不得已而後從之
非其本心也討謝晦道濟 顧尚何疑哉景平青州之
寇非道濟之力則叔孫建不還滑臺之圍非道濟之行則
濟之師不退而 義康等自欲經營西北殺其名將曾不
之問顧何以使六軍而威敵國乎宜魏人聞之而喜也

讀書 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豈非天
資我乎瓜步之役狼狽不支帝登石頭城始歎道濟之不
在吁亦晚矣

三月魏遣娥清古弼伐燕 五月己卯燕主馮弘奔高麗高
麗殺之

馮跋以晉義熙五年僭位號在位二十一年弘慕之弘立
八年魏伐之弘奔高麗國遂以亡共二十九年方慕容熙
之汰虐也內外苦之莫敢先發跋由山澤之道挾數千之
衆潛至龍城突入禁衛撲笑而立誅之有不其國歸之高
麗雲立二年見殺於勇士跋既討跋國於其弟弗素不
受而後取焉其立近正矣二十餘年未嘗兵出境外弗素
輔政能謀恭愛士而跋下令除苛政禁厚葬立制以課桑
柘定賞以褒力田建學以教胄子文采繁然舊史謂其多
感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駁之才異經失之意於載記無攷

焉何哉晚以嬖寵在位嫡庶爭立馮弘因之得肆其毒魏
之方張不能辨早請命納土至茲臣內叛敵兵外集始棄
國以逃海外爲寄若萬公復不能盡禮下氣以至殺身墮
族與始初之心異矣

元嘉十六年 魏太延五年 六月魏主伐沮渠牧犍九月
牧犍降遂定姑臧

沮渠蒙遜以晉隆安三年推收業王涼後三年而自取之
立三十三年傳其子牧犍牧犍立六年降魏合三十九年
號北涼史稱蒙遜涉獵經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滑稽
善權變初以二伯父之免遂以首事然得涼而不之取反
推之以王收業使爲驅除之資其智編深遠矣夫從兄男
成與蒙遜同起且同位同謀然蘭門之譖反假手於輩以
殺男成借報男成之仇以誅業亦不仁也哉能用士體賢
布恩施金伐傳檀而據姑臧擒李歆而取酒泉稱藩于秦

通使于晉不屈於魏捨其子而立牧從其視諸胡莫不
值魏之方輿不能自存於諸國之滅獨後宜亦天運耶抑
亦人事歟

宋魏稱南北朝

聖人尊中國而賤夷狄內諸夏而外四夷非固爲是區別
也以中國禮樂教化之所自出仁義道德之所自行也有
君臣上下之分有父子兄弟之親有夫婦朋友之義天地
錯是以乎三光藉是以明萬物藉是以生至於夷狄猶禽
獸搏擊挽裂以爭雄勝豈益吞以求飽順不可以理訓
不可以法約是以聖人深惡而特遠之夫吳楚猶內地也
楚蜀蜀能之後吳秦伯仲雍之裔也是皆聖賢之遺類一不
用夏禮春秋猶深惡之其聘其盟其侵入也則傲憂畏愧
而不能安列國之君一能攘却羣服則屢數過嘉以爲盛
美誠不欲引而納中國以戕人類也故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自晉不細羣胡並
起皇統帝國僻處吳越之陋而神州亦盡化爲大手之
窟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蜀一吳與夫拓跋之魏總十七
國間其族種非匈奴之遺種則氏羌之部落非鮮卑之首
伍則盜賊之魁渠渠其所以起兵則皆以亂而濟亂以殺
而繼殺以勇力而相勝用殘酷以示威也嗜兵如飢渴遇
人如草莽屠戮坑竄積骸成丘丘俘禽轉徙聚廬如傳舍
父子兄弟遞相傳授凡一百三十六載晉既爲宋矣拓跋
氏獨存遂成爲南北二朝夷狄之禍豈不大可畏哉南之
爲宋者僅存吳蜀雖傳齊傳梁傳陳不能如索虜之盛然
衣冠文物猶中國之故也北之爲魏者合十五國而盡有
之以之傳周傳隋傳併陳爲一是非托跋之舊漠北醜類
之力也法度紀綱自爲一代之制典章文物依倣百王之
遺其命官授田選士治兵規模大畧猶有沾句武德正觀

者其所以能與南方並立不與諸胡並亡者其亦用夏變
夷之功歟春秋之法中國用夷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使聖人持春秋之筆於隋唐之間猶將於魏焉有
取豈特王仲淹也哉

元嘉十七年 魏改元太平真君

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老子曰天
道不言而善應易大傳曰天垂象聖人法之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天既無聲不言矣所謂圖書不過以象示之
聖人推測以垂世立教焉嘗有成書哉班孟堅謂自初一
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非經義也而冠謙之
欺世乃謂親授神書騰之大武謂子筆架然鮮有淵妙因
之起天師道場置靜輪天宮更太平真君之號豈不愚哉
夫漢哀帝用夏賀良之說爲陳聖劉太平之稱終不免於

禍亂浩自以爲稽古遠過張良而自齒於夏賀良之愚請

行靜輪天宮之法謂之何哉

冬十一月前丹陽尹劉湛伏誅

元嘉十八年春正月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軍事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夫兄弟同氣
共體其氣血脉絡固相貫通病疾癢癢固相關系也凡抑
鬱不逞固宜隨事而發泄悶憤不平固應隨着而散散矣
待措心積慮以底於殺如鄭莊之於叔段始爲藏怒含憤
蓄惡禍之幾死如曹丕之於子建始爲宿怨故文帝以先
帝之言倚任諸王傷營陽廢陵之非命九鍾愛彭城義康
亦能盡心殫誠以奉文帝竭力靖恭以冀欲職初固無間
也中以劉湛從吏之過欲火快其擠排殷景仁之私遂致
舉止異常權勢傾軋使文帝於其猜隙始生黨讎始結之
日遇事而告語之勿使之過知劉湛之能事妻妾讒間也疎

遠而棄逐之則君相兄弟間豈致有他哉今於積不能平之時不以歲成義康而復長養之而使之甚於忌已內離之時不以疎斥劉湛而強接遇之以深其惡卒致鈇鉞行於信臣刑戮施於愛弟藏怒宿怨忍孰甚焉

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錄自是每帝即位皆受錄

自張角張魯以鬼道教民凡民之學其法者皆稱祭酒祭酒之職復為品秩如朝廷王官焉其不為祭酒而學其法者自稱道士雖謝安王羲之之賢不免也至寇謙之出自詭受書於神人於是有符錄之法其法視張氏父子為詳崔浩又從而文之使之有尊卑上下之分升進超擢之階給以鬼兵中以盟詔故其說昌侈而不可詰自中人以下率多信之以魏太武之雄偉至詣壇受錄為後世子孫累世之法豈不可笑哉李德裕相唐武宗斥去浮屠而躬受

道家之錄號為上真人而德裕亦曰三洞弟子崔浩不喜莊列而信謙之太武去淫祠歸僧尼年五十以下者而乃親詣道壇以受符錄唐史臣所謂武宗非明智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耳予於太武亦然

元嘉二十年 太平真君五年 魏禁私養沙門並親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禁私立學校

作左道以亂政殺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王制也王太子葦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遣學此王制也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載事不移官此王制也魏人有意於王制詔王公以下至庶人私養沙門並親者皆遣詣宮曹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商賈之子皆習父兄之業固庶幾乎右矣然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三代之通制也今魏詔不許私立學校違者死主人門誅此果

何法哉夫有罪而止其身古也不用命則戮其擊軍之誓玄爾反叛則夷三族秦漢之嚴事也今私立學校不遣巫覡沙門皆以門誅坐之此特夷狄之習未變爾夫有意於古制而終不免於夷習此魏所以為魏歟

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庶人

孔孟之教人必曰俟命而所以俟之者則曰居易則曰行法法者人道之所由立若尊卑上下之經仁義禮樂之制其責也在人是在人者固在人之所當行不可一日而少廢命者天之所制如貧富貴賤之分壽夭禍福之變其應也在天是固在人之所順受不可一毫而過求法可行於已而命不當有求於天不舒徐容與以聽其自然而欲奔驟爭競以期其必至是非所以居易也故曰小人行險以僥倖苟欲僥倖而至行險顧將何所不至哉夫范曄有萬才而數

犯名教為士流所鄙孔熙先兼通文史有縱橫才志不為時所知使在帝王之世固將築其藩垣置之門牆之外矣今曄為東宮詹事熙先為負外騎侍繫之清論已踰藩分表曄乃快快不滿熙先亦憤憤不得志至相與游說圖謀不軌累及帝弟至併家族而骨骸盡盡僥倖行險如此夫豈知命哉何尚之為吏部尚書以曄志趣異常常在內必費成以費誅罰請出之為廣州刺史文帝不之聽熙先既下吏文帝反奇其才謂我負卿而責何尚之若尚之可謂真吏部文帝顧豈得謂之善用人才乎

元嘉二十三年 太平真君七年 三月魏詔諸州院沙門

毀諸佛像

孟子欲闢楊墨故說諸侯必言堯舜董仲舒欲去申韓故告武帝便專孔氏蓋堯舜之道明則楊墨之害自去孔氏之道行則異端之說自息示其正者所以禁其邪未有聞

之於此而不聞之於彼也韓子排釋老二氏至欲火其書廬其居人其於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之說先儒固議其非矣而德裕之相武宗崔浩之輔大武去浮屠甚力而未免崇獎老氏是於渭水急流之中自分清濁人其誰信之會昌髮僧左撤寺毀佛像天下猶是罵然不平也故未幾而遂復弘一大武崇僧以師寇謙之作靜輪天宮以尊道教身既不正矣一旦下詔盡括佛像毀塔廟焚胡經詔誅天下沙門無少長盡坑之沙門雖所習不正獨非吾民乎願亦何罪舉少長等伍而就死地哉是宜禁之未幾而復弛墳之未滅而復昌也

魏寇青蓋兖三州 御史中丞何承天陳安邊四策
大田積穀爲保民全境用師退取之本固內修之一術也然鄧文行之許下羊祜行之襄陽其在行南也固有成算韓約用之振武趙充國用之金城其在行北也亦有成法

然朱然之於皖城孔明之於渭濱控禦北方經畧中夏也終未見顯効而晉宋齊梁陳五朝相繼建國江左未嘗數歲而不出師曹於屯田未嘗致力也如何承天所陳四策不過欲移新附以實內地築城邑以居新徙纂輯車牛以載糧械計丁課使以用土兵而已至大田淮內實青徐曾不爲之定策春夏佃牧秋冬入保方田大畝之南何也夫宏遠置屯募農種植當必在極盛之日兵以衛農農以養兵亦必在郊關之內苟非邊鄙不僻穽人固無以成功棄米不中量固懼秋高騎蹂乃稼穡矣尚何功之云承天謂曹孫之霸江淮之間各不居數百里以爲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也詎不信然方元嘉間責兖冀三州猶存淮泗數十州猶有保障也承天所議尚且規大畝之南況青兖冀既沒之後使承天猶在則其爲策當必不至株守矣
元嘉二十四年鑄大錢一當兩

單穆公有言古者天降災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之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因物與幣之輕重而爲貨幣子母相權之法蓋自周至今用之然吾觀之錢之在民非若衣服百器資生之具不可闕也然衣食百器一或有闕焉非錢不能致之故錢者所以致用而非所以爲用也故錢多則物重錢少則物輕物重於錢則民無以爲生物輕於錢則民之用之要其資生之具固亦易辨也因其有而遂存之不至於求增因其存而遂用之不至於妄變嚴鉅銷出徵之禁重私鑄銷札之刑亦豈至於病民哉元康穀石五錢錢重至此曾不損宣帝之治初元以來上林三官所鑄八十億萬萬終亦不能少據西漢之衰也爲天下之法苟不能使錢物之適平與其物重錢輕也單其物輕錢重劉宋爲國僅六十年錢凡三變始以

四銖治以爲兩孝建四銖行於孝武景和二銖鑄於廢帝徒紛紛耳方鑄當兩何尚之論之曰泉貨之興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耶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魏主寇淮四圍懸紇行汝南郡事陳惠拒却之

昔公輸般九設攻城之具墨翟九拒之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夫攻拒二法相爲勝負攻之法已盡而拒之法未窮如是而後國可守若拒敵之法先輝而敵人之計方出而未已雖有金城千仞湯池百里固不能守也劉宋開國淮北守臣若羊玄之守東陽毛祖德之守虎牢陳臺之守懸瓠臧質沈璞之守盱眙勑力盡命而不敗變隨機應變而未始窮鮮卑墳集之衆雖萃聚其城下而其拒禦之計亦輪焉

而不止終不為之少屈其可不謂善守乎永初之季崔浩嘗語魏主曰南人長於守城今以太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先挫傷軍勢不如分兵略地至淮為限則洛陽虎牢滑臺更在軍北絕望南救皆為圍中之物雖浩之言然使宋人自淮以北凡守城者皆如坐懷陳書藏寶龜來則閉城力守寇至則開城追敵魏兵如崔浩之言徑進據地要知無強秦在前死從後擊之憂乎能拒固必能改善守固將善取浩固未可止以一投逆料南人也

六月魏誅司徒崔浩三族發史官

陳司敗問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弟子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賊孔子不對招其君之惡而暴者一時公卿大夫之得失聖人不為也是以春秋之作諱尊諱親諱賢諱國惡既多微諱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必至後世其書出焉非特為周身之防固亦所以嚴上下之分也司馬子長紀

孝景今上作八書經著實事而察其詞然王允之怒蔡邕猶以史記為誇書恨武帝之不殺邕也況可暴揚國惡自彰直筆者書刊石揭之路隅乎若浩之無知國誠有以取死矣然太武與其父祖三世用浩凡其傾城諸國經紀國事未嘗不與浩議之獨以受命作史一事因人誣譟遂暴怒而誅殺之無乃太猜忍少恩乎夫作史以實直不知諱避以撥禍浩固有罪也其家族其同姓其姻黨盧柳郭諸家與夫秘書郎長曆生數百人又果何罪而皆誅夷乎夫不念其舊而妄肆殺戮罪不止其身而且遷怒以及無辜太武誠勢暴殘忍其夷狄之習未除哉

元嘉二十五年 魏崔浩上黃元曆

古人所以致察天象者蓋人君以之自度故能嚴恭寅畏而不敢自逸人臣以之進戒使人主恐懼修省不敢自為逸也堯之曆象齊之璣衡夏以昏建而有刑周以風雷而

以微利也

詔蕭斌王玄謨等伐魏拔碣磬樂安圍滑臺龐季明入盧氏胡盛之拔長社劉康祖逼虎牢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越之所以報吳也入教其民三年而後用之晉之所以抗魏也宋自河南之敗今如蜀也文帝知仇魏而加自治之功固將為越不止如晉如蜀也文帝不能修政刑於間暇之日除戎器於萃聚之時作元武胡築華林園非所以養財也誅檀道濟殺裴方明非所以儲將也何承天有安邊之策棄之不用沈慶之有料敵之謀委而不聽因迎合取寵之言成輕舉妄動之計以義恭之端畏而使之節制以玄謨之狂妄而使之分闢以崔郭利之怯縮而使之守城則將非所素擇也發六州之民自五丁三丁皆請之行十日而即遣則兵非素練也南頓潁川之潰懸

鄒之圍方在是春令復北伐劉康祖請待明年而帝不從則謀非素定也南師不出久矣國未有他變今方舉事內外官之俸則減三之一富民僧尼之貲則借四之一自王公妃主以至士民各令獻助則非素儲也夫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謀非素定則非素儲鑿鑿以命將而反授以成律交戰持刃亦從中詔是豈可以非全盛之魏而從事趙魏之遠乎蓋其師旅敗潰而不支城邑凋覆而不守州里蕭條而非故盡其輕率自取之也

魏主救滑臺至玄謀敗走

趙拓善謀兵迫成長平之敗馬謖善論攻守不免街亭之劒李廣恂恂不言之威安遠之功霍去病不談孫吳而有絕幕之烈夫以言語而用將帥豈觀人之術哉文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皆阿意迎合一聞王玄謀之言遂有封狼居胥之意若玄謀之怯縮不勇貪懷奸殺維乘一障杆小寇猶懼

不濟也況佛狸傾國之敵滑臺必爭之城乎使玄謀能用垣護之之言督衆以守城用或者之說發車以爲營猶可未敗今既不之從頓兵城下而反虛飲以資已河洛之民據兵出祖以求赴者日以千數而反用之以益所私魏之課者以數人之寡往來園中備見曲折如復無人之境玄謀不察也師徒甚盛器械精嚴而乃望風而遠遁豈王玄謀之罪文帝輕用之言自棄其師之失豈數哉

蕭斌拔礪礪劉康祖逼虎牢龐法起等拔廬氏及弘農柳元景等拔城據關關中奏吳響響應召元景康祖還魏永昌王仁敗衆兵康祖力戰而死

謂上之師就緒合關蜀而一之天下可定也宋武帝佐晉既平譙縱矣而後滅姚興設得忠信智勇之人付之以蜀而使與王鎮惡輩相爲犄角力守岷函赫連氏雖強詎能遂至霸上哉武帝既委秦而去而所守成都之人復不憚之應援關陝此機會所以過失歟是役也龐法起拔洪農柳元景據潼關關中豪傑所在蓬起四山豪傑皆來投款設不元玄謀敗走魏兵深入召之使還秦魏力之分而遂取復因秦之勢而魏在秦秦有腹背受敵之迫侯拓跋之隙秦攻其北吳攻其南蜀攻其東雖太武善兵又安能迭出而散應乎

十二月庚午魏主至瓜步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師掠居民於廬舍而去夷狄之情不難見也威足以加人則跳踉叫號將盡力以

求逞力不足以制人則避冲柔易必卑辭而示好自昔夷狄皆然魏顧未免也方明元太武以滅燕滅涼滅夏滅秦之威且驅策諸夷狄之衆自謂江南新造之國可虛弦而下長江衣帶之水可投鞭而渡也是以去年屢書譏斥下無所不至聞宋師之出遂棄襄投袂而從之滑臺一勝運至瓜步然沈慶之拒之堅城垣護之防之清口彭城肝心不附抄掠無得軍食不足聞苞檣鼓聲驚過而多弱畏山陽陵水經行而不留疑海道水軍狼狽而連反雖刈葦結筏以求濟築宮朝會以示安要不過張虛聲耳是以力求婚姻永維好援啖食魏餉外示不疑與彭城通使不以爲屈受時貽詔辱終不能報駐師江上十有六日而遂去者是豈愛宋而餘留力哉伎彈情驕執矜智窮於是可占矣使王玄謀不敗劉康祖復全壘頓傾城之不拔崔邪

胡崇之之不利魏雖兵強氣盛亦安能飲馬於江乎
三月乙酉帝還宮 己亥魏主還平城以降民五萬餘家分
置近畿

用兵一天下之術孟子講之詳矣不啻殺人者能一天下
以至仁伐不仁無敵於天下以時雨而蘇太旱民誰不悅
帥子弟而攻父母民必不從推是四者而參求之則攻守
之方混一之適固可類推也文帝不撫其民兵革屢起一
敗之後巴里蕭條固已無禦敵之具若魏人之引兵南下
也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實嬰兒於梁上梁解
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巢於林木俘五萬餘家
迫之北遷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其殘虐無道亦將何以
一天下而收人心乎

六月魏中常侍宗愛詣景穆太子晃於魏主代太子以憂卒
元嘉二十九年 魏主代太子以憂卒
二月宗愛弒魏主祖及秦王輔立

南安王余政元永平以愛為太師都督中外諸軍

魏世祖太武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平三大國與宋獨存連
為南北西域入貢者凡十六國招遣遠近修學校明法令詔
功臣以爵就第用兵行師江南曹莫之支也早已定備戰使
之監國聽政以崔浩為弼輔之而莫之支者又知德禍亂宜
勸耕墾禁民游戲沽販國勢既穩而父子又知德禍亂宜
無從作也然太子乃以譏卒身弒而二子死外寇乘之國
幾不免禍端亂原適起於左右之信臣何哉人主之德莫
先於好仁而天下之不祥莫慘於好殺人主以仁治天下
則臣民上下皆相信而相保一或不仁以至於殘忍佳兵
而嗜殺則臣民上下皆 將以殘忍德之末有不及自戕
也太武在位凡七伐柔然四與柔為敵四歲而平夏再舉
而平燕一舉而平姑臧破高車克仇池攻時谷澤就禽蓋吳
無歲不有兵革也凡所破滅得其人民不置之鈇鉞陷罪

則驅掠而處之邊河南六州無俾遺種沙門五千人無罪
就死其行法令動曰門誅雖斜狼復倫之忍不至是也楚
靈王曰吾殺人之多矣寧無及是乎夫信人者所以自信
愛人者所以自愛也太武平日所深信愛者莫若崔浩
無他罪也獨以筆舌受人讒毀一旦遭戮併於三族而誅
夷之且旁及五百人非高允力救圍監及數千矣待所深
信者如此則人孰敢信待所至愛者如此則人孰敢愛哉
通一國上下無自信自愛之人所與同處者獨左右閣侍
耳聽左右閣孺之言而不信其子就不免而復追愛之忿
怨相激肘腋變生曾無一人為之扞衛救護者豈非佳兵
嗜殺之報哉

夏五月詔遣蕭思話張永等將兵北伐圍碭碭不克八月退
也歷城魯與進據長社柳元景據潼關蕭道成拔武興皇關
皆引還

晉士句帥師伐齊聞齊侯卒乃還陳常執其君孔子沐浴
而請討之蓋討賊者天下之大義伐喪者天下之至不義
也雖匹夫匹婦亦足以知之魏之與宋雖有疆場之爭然
已通使修好矣今魏之主見賊於闕寺使文帝舉兵深入
聲罪致討戮其賊臣置君而後去不失為天下大義苟藥
虜補敗養財息民按兵不動因其國已定輕撫邊國勞閭
恤其畏而弔其孤亦不失鄰國之大義也今七將並命七
道並出沈痾之善將既以異議而不使劉興祖諸長驅中
山又以志在河南而不之用引圖礪礪連月而不克分兵
關洛觀望而俱還失討賊之名甘伐喪之實捨至義而就
不義徒困其民而無補於國未有如文帝之疎也

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皇太子劭弒帝于合殿
梟虍之事在諸侯則有祭般楚商人在夷狄則有冒頓寔
君中國正統固未始聞也劭為人類而適有是豈亦武帝

弒二君文帝殺一弟之報乎余讀元凶傳蓋知文帝固亦有以養之使然也古人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其在童稚獨早寢晏興甘脆柔旨惟所欲耳其飲食起居未嘗不因事而教喜然哀樂未嘗隨其意也其在世子惟膳不啻若膳禽若酒若服則皆會之不敢與王與后比也擇其所嘗必先受業然後當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然後爲之今劬六歲而位儲十二而納妃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是豈所以教子乎商人以宮中致逆今使之私蓄暴萬人戾園以博望苑致禍今使之擅通賓客此所以陰養勇將多弱左道以致大逆也劬事不忍論而文帝教子之不以道亦可以鑒矣

夏四月武陵王駿大敗劉劭于新亭斬之己巳王即皇帝位改論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自三代以降其國長久者鮮不始治終亂也以正觀之賢

不免十漸雖建武之盛終爲東封況其下也哉文帝寬厚而不弛恭讓而不迫躬勤政事無懈惰之容天性儉約無奢靡之飾雅重儒術而文史之四學並興留心吏治守宰以六蕃爲斷在位三十年惟以簡靖爲心曾不變節踰度也史稱異時方內晏安毗庶蕃息奉上供係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家給人足歌舞成羣江左之盛未之或有詎不美哉然欲恢復河南而無待敵之具輕用人言而無決勝之策屢挑強敵流禍邊境傾貲掃蕩不足供轉餽之費委兵戍甲無能盡攻禦之計天下騷動邑里蕭條元嘉之治衰矣然無正家教子之法爲伐喪樂禍之師欲乘魏人之譽於宗愛裁逆之日而不知梟獍之惡已萌於庭幃之間身罹非命貽穢萬古嗚呼悲夫

十一月尊保太后常氏爲皇太后
慈母者君所以養子者也古無服保母者君所使以乳

子固又異乎慈母矣人生欲厚之但當厚其標祿私其賜子錫其田宅寵異其子孫而已親與二本尊無二上其可復加名號乎自漢安帝威帝荒札始始容乳母用事封之爲君固已駭視聽穢史籍矣北魏太武始封乳母爲保太后俾預大政至文成之立遂以太后私其所乳未幾復進之爲皇太后迺使它人之母得比長樂賤人之妻上儼慈極豈理法也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

永嘉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辦卷之十一
南北朝

世祖孝武皇帝

元嘉三十年秋七月甲寅詔求直言

初政求直言行故事也周利遠一編懣懣胡肥馬之疆請
華遂成鑒鑒古政禮之謬請行達喪以收資連續集服累
司爲廢臺之制尚方造物官中制衣爲侈麗之源王侯
識不堪務不應僭任帝子宜置賢友不必備官以毀陷人
當察其所以致敗以譽進人當測其所以致譽諄約而意
盡義廢而事後自渡江以來此論不多見也然孝武不之
用反以許官解職終文致殺之固非人主之道孝延壽而
史本傳亦沒其文而不載何耶

孝建元年二月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荆州刺史南
郡王義宣舉兵反夏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左衛將軍王

玄謨大破之

人不可以一節觀也方魏師之入淮南未有變沈璞守盱
眈即繕城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先事之備及魏兵南向守
宰皆遁璞獨固守及臧質兵敗引兵赴城又遣眾議開城
以納之質與璞力守既隨所攻而爲之拒且出樓書以怒
大武大武親攻之三旬不拔而引去質之與璞頗何其忠
哉魏兵既退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自叙其功璞復固
辭而歸之質其辭遜讓中至此則璞之與質又非若世俗
邀利以矯功也逆順之計宜二人之所深知尊卑上下之
分且能素辨也今躬身爲梟獍而璞以淮南爲之用義宣
在荆州非有他志臧質獨劫說之使反身背缺城而家族
赤禍流邦縣而吏民隨前後事有若四人是豈天奪其鬼
哉夫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尤中人之所難也以二人並
論之璞以人品當在臧質上功既君臨矣璞或不識逆順

而隨助之亦未爲過今攷之史不見其迹豈以淮南中立
乎若質無厭而徵大利於福祿喻分之日無故而起叛謀
於名分已定之後真凶人也哉
孝建二年春二月鎮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
月丙寅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聽以始
與公就第厚加給奉

功成而身退年及而謝事古之制也然古者大臣不以去
位而忘國國有大事必合故老而詳議上不以官職閑勞
其臣臣不以寵利自邀其君是以石蜡既老猶畫策以討
衛于孔子既去位猶禮請以討陳常智登老矣中行襄爲
以爲政祁奚老矣叔向賴之而獲免或時頌國事固未嘗
終廢國爵也何尚之既去而復留沈慶之被留而勇去以
一時論之固有優劣矣然尚之優游祿仕猶以壽終慶之
既引年宜不以筋力爲禮使有謀就之猶未有害運籌帷

帷猶可自諉也今乃復爲車騎平竟陵之逆復以郡公除
群盜之亂實賜稠疊視安而不知愧田園美溢冒居而不
知藹藹將及矣復受頒命以相廢帝親賢如義恭反下石
而撤覆之謂之智也可乎不自量揣強諫不止併子孫而
俱不免比何尚之往而復反萬不及也雖非負位之失蓋
亦不學之蔽云

孝建三年并青冀二州

善守者守敵之所必爭善攻者乘敵之所不備於所不爭
而守之則其守易固於所不備而乘之則其功易成作隄防
於潦水之衝未見其能立墮虎兇之後而掩捕之固可以
必取夫歷城南北要會固魏兵之從出夫豈易守哉到彦
之之行還至歷城焚舟而疾奔王元謨之出義恭欲棄彭
城守歷城張陽策其不能至周利達建議亦曰歷下四閭
不足戍守也空守孤城徒費財役虜互出入漕輸中絕不

大明元年右將軍丹陽尹顏竣為東揚州刺史

親之禮乎

法也若後世推酤之禁私飲官反列肆多酤立沽言自不

魏主還平城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之

起宮室一事且允得以壽終而文成亦以能用允見述豈

不懿哉

分最靈不作俗道平而主勢尊又安至事事之尽知物生

之親治聲碎委瑣自以為能哉夫苟欲兼知庶務兼治庶事必非人主智力所能備及也其勢將必私屬諸人欲私屬諸人其勢將必盡歸於近習近於日用事凡其出於內廷三公九卿不得以行其職人主自以為攬權至其權之分近習顧有不察也漢宣帝欲親萬幾而洪恭石顯得以中書而行之其姦漢武帝不任三公而嚴助朱買臣得以侍中而售其辨光武德攬權綱而大政已歸於臺閣於是後世有官外戚之變魏明帝躬聽政理而其國命反專於中書監於是末年有孫資宗族之禍宋孝武親覽朝政而誅賞大庭分一而出於通事舍人於是宋有載法與明寶之類始惡其公而反陷於私始於其眾反入於偏三公失職而百官不任事其咎始不勝究矣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其攬權之大略歟

大明三年夏四月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周封諸侯同姓居半翼戴扞禦之艱多出魯鄭問鼎觀三川之禍終在秦楚迄周之亡諸姬雖無恙曾無敢弒者鐵上于王室也豈惟法制之善蓋亦親愛之孚上不以嫌介而猜其臣下亦不以形似而疑其君舉首投足聯絡相應禍果何自而作哉若七國之於漢五王之於晉南惟竟陵衛陵之於宋屬籍非不近也權任非不專也地廣而驕心萌職尊而逆節露動大而隙愈深龍隆而怨益甚回戈反謀相繼誅夷非特主之不終固亦臣道之胥失也

秋八月己巳克廣陵

誕之叛也沈慶之討之于圍城之中得五人焉劉琨之不肖棄父以從誕近以見殺范義不捨母以先行近以見誅梁曠在山陽不以一家而從誕之叛王與扞廣陵不以五子而從慶之之招雖逆順不同要其抗節守義均在可褒也若何康之既為誕參軍不能先事為去地遂斬聞求

降使其母惟非命雖曰捨逆從順然非母微利顧將何以自立覆載乎

大古五年詔士族雜婚者求補將吏避役逃亡捕得者斬之古人論婚蓋以年德非類門地也分茅析圭之裔雖以族貴而見取築嚴釣謂之徒不以地微而見斥大將軍指勢之陰注意雋不疑諸葛孔明一世之傑方伉儷鴻南之女顧安在門地哉自晉馬南淳立國江左王謝二氏顯官相望故謝安求婿必觀諸郎於王氏王述之嫁女至目元溫為老丘在朝名家通相崇重耀諸計實有同市賣古人合姓雖世之禮由是亂矣上之人不能章別淑慝趨延儒雅稍變累年之敝又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以耻辱之至避役逃亡又為捕斬之法迨其季年專論閭閻變易昭穆販鬻姻婭男子縱放而敗法女子悍妬而踰禮閭閻盡潰風俗害詭不可救禦故

大明六年秋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

悠悠蒼天誰無父母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奉遺辭而從夷狄居諸憂而為夷服併父母人主而不致敬焉豈人道也哉其黠者則曰子之冠也見母母拜之見兄兄拜之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也夫既捨家肆親習出世法矣君與父母安得而臣子之其不致敬也固宜余曰不然始冠者受命於廟母兄見之而拜答者重祖也天子於師傅北面事之其不敢臣者重道也今均是臣子一髻髮胡服雖愚蒙無知疵理至不肖之人皆得以傲其君親不惟非人道固豈浮屠道哉浮屠氏之說以忠孝恭敬為本以慈謙謙沖為用固嘗論父母恩重人主恩大矣於他未之能而獨以不致敬君親自尊非其教然也宋孝武下詔特令致敬人主唐高祖下詔特令拜父母其知此也夫

大明七年夏四月詔自非臨軍戰陳一不得專殺其罪應重

辟者皆先上須報遺化者以殺人論五月詔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于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盜賊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古者臣下未嘗殺亦未嘗顯兵也六卿之獄掌之勝士六遂之獄掌之速士四方之獄掌之誅士皆以其成歸之司寇司寇以事于王王與三公同聽之而後致刑執股顯殺牛虎貴二十戈至微也非伯田之命則不發非仲元南宮毛特致其命則齊侯呂假不聽作六師以平淮浦至急也非太師皇父之命則不與非程伯休父之親受命則不行故起兵必以牙璋先啓則以元戎執股顯兵乎非虎符不放擅與非詔命不敢征捕雖在西漢法猶若是凡貴戚權臣得以輕殺人民諸方侯國得以擅起軍旅蓋自西晉始東晉劉宋猶仍襲之而不之變私喜怒以誅其屬弄甲兵以陵王室每數年而一見之蓋周漢之制不行使然也

孝武今非行軍臨陣不得專殺非內豎急變不許專兵得先王之意矣唐自天寶以來藩鎮強大輕侮王室視民如草芥斬刈而不之恤用兵如排擄戰伐而無所忌禍亂相振激成五十十國之禍我 熟祖皇帝輔天育民始詔郡國自徒隸以上皆令取官自糧草百軍士二十人以上皆須詔報於是天下無兵革之禍四海之民無大禍以罹非命者 聖子神孫守之三百年而不敢違嗚呼仁哉

大明八年閏五月帝崩於玉燭殿太子業即位

史稱世祖孝武皇帝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使始初師傳得人精力講學不廢固當爲今主也今在位十一年逆先後所爲足以致亡者凡七惟不修墳祀人倫一也奢欲無度荒耽不節二也懷讓而殺重臣三也猜忌而誅骨肉四也狎侮而辱大臣五也遷怒而輒殺六也消賢而冀堂陛七也有一于此未或

不亡孝武帝兼之而獲正斃豈非幸而免欤儲君繼統未久而亂亡廢于二十七人鮮保正命其亦惡氣所鍾報應必然也

宋太宗明皇帝

泰始元年夏五月癸卯魏高祖殂太子弘即位是謂顯祖孝文皇帝

魏高宗文成皇帝在位十有四年然承大武經略之後經宗愛弒逆之餘國力虛耗人心動搖能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縉中外史稱有君人之度信矣定州刺史許安之求取不節殺邵思以超謗詆朝政上之帝曰此必妄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懼罪誣之案驗果然色人石華告源賀謀反帝曰賀竭誠事國無此明矣命精加訊驗華果引誣其聰明不惑如此然帝能察超之無罪而杜元寶永昌王仁閭反以疑似而被誅知

源賀之尽忠而陸麗長孫 侯同功一舉反以微罪而見戮何哉夫機悟深俗於濟爲心雖文成之令德而猶輕肆殺戮猜忌臣下其猶未免夷習乎

冬十一月壽寂之殺業迎湘東王或立之改元泰始

君臣之分天理也不以善惡仁暴而變不以利害安危而遷厭一時之暴惡迫一朝之危害固有委而去之矣至禍解難舒心乎意定未有能忘正分常理也紂之虐至矣商民怨之惟恐其亡之不亟思天下之極已者惟恐其不速決也武王一順衆心起擲其亂布仁恩德化以濡沫沐養之宜四方之民從周而捨商也然三監之叛遠鼓民而從武庚紂之餘民亦破家捐軀而翼之曰商是命曰吾武庚吾君之子也周公成王窮三紀之力甫綏定之而況不爲紂者乎孝武淫亂幾同商季廢帝暴惡於紂有加見殺於壽寂之湘東於國辱垂死之際爲衆推立脫遼虞而坐社

席出陪筭而登春臺宜天下之與異議也然晉安之反亦天下十分之九而從之明帝所保不過百里九故將舊臣皆曰吾不負孝武曰但知順逆不知天命蓋以廢帝雖無狀猶曰人主晉安雖至幼猶孝武之子云尔推此論之則大分豈可妄常理詎可亂耶

泰始二年晉安王勛以尋陽叛稱帝八月平之

晉安之叛鄧琬謀之也羽徵一驍四方風靡許安都以徐州崔道固以冀州沈文秀以青州孔顗以會稽蕭道開以益州何慧文以相州表臺遠以廣州柳元祐以梁州皆翻然羣起爲晉安用程天祚在山陽殷琰在豫州方且翺翔而趣和之四方貢計皆歸尋陽建康所保獨丹陽淮南數郡而已相東鍾帝建康至危也兵革而器械弱財乏而糧餽彈勢孤而援助寡其能迄濟艱難者特以用蔡興宗罪不相及一言而已夫普天同叛人有異心叛者親戚布在

宮省將士賢肉多從孔顗苟不鎮之以靜待之以信而復以法繩之瓦解土潰固將適至矣惟明帝能用興宗之言故其送諸軍也明告之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從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軍人感恩而盡力叛者慕義而歸心卒能反弱爲強用少克衆由此道也故不然則以他罪殺一畢元胤尚足以致沈攸之喪況以之從叛而誅其家尚能繫衆心哉

帝命沈攸之張永迎薛安都 以徐州常珍奇以豫州畢衆以兗州降魏

泰始三年張永等敗於呂梁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古人用兵非得已也敵來則禦之人叛則討之敵去則兵弭不必殺敵以求功叛者服則兵息不俟誅叛以示武不量力而冒施焉未有不招後禍也太宗之初群叛蠅起威

今所行不能數舍朝廷惘疑將士危戴自謂建業不能旦夕矣相東一開心布誠勸衆策士使之感恩懷德竭力効命死戰幾歲僅夷群敵北方諸將束手輸款無非故臣舊德也使加禮信披心腹以招徠之詎有他變哉今以南方既平欲示威淮北遂使二將帥甲士五萬以迎降者自謂諸軍勇銳無往不克且欲因此北討雖蔡興宗力諫不聽而諸將復叛魏兵長驅淮北四州與豫州淮西之地一旦而失之武帝境土於是日蹙江南國力於是凋耗矣嗚呼

八月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至焦墟復召還魏孔恭追擊之攸之大敗

兵以勇而勝以氣而勇故氣者勇之機勝之先兆也無以數其勇雖韓白之謀不能使之勝無以振其氣雖孫吳之智不能使之勇屢敗之兵不可復支奔軍之將不可語勇

正以其氣先奪耳呂梁之敗在歲正月亡一大將失地千餘里死者數萬委棄資仗不可勝計藥殮補敗曾未數月又驅之而使之出攸之鼠竄僅免其身今又迫之行使者七反而不聽氣不先立矣行未幾而召之還索虜復以前所敗戰士卒殫殫膝行者還之用沮其氣奈何能使之必勇直勝哉一歲而再喪兵再行而兩喪地彭城以北既不可復青冀之東遂以併奔劉宋由是不振蕭道成由是啓姦豈明帝之過也

徐州刺史王立載棄下輒走魏以辛紹先爲下邳太守

地有所必爭非顯乎險要也居往來之衝據南北之限此得之足以制彼人得之則足以制吾譬之門隙出入之所必由譬之喉吭飲食之所必納一棄不守則存亡係之其可不實力哉宋自武帝並李燕秦其間通南北固以徐州爲重也自孝建之寇虎牢滑臺之不守自呂梁之敗

城東陽之幸存苟欲圖彭城也固必由清泗過宿豫據下邳其趨青州也亦將由下邳出沂水經東安故下邳者宋之喉吭兩國之門隧也是以尉元之爲魏謀必以定下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爲請沈攸之之選彭城也亦使王元載守下邳沈攸之宿豫留兵戍淮陽睢陵攸之屯淮陰也自送運米至下邳使陳顯遠將千人助成之豈以其重鎮地之所必爭也哉使明帝深知其意且益糧培兵以佐其勢俟資實力厚而爲之圖不惟可扞北方之衝突固可聯青冀之聯絡也一敗未支輕兵復出攸之既敗元載亦奔魏魏擇人固守下邳矣宿豫淮陽由是併喪青冀二城魏立一隅南師之爲應援者必浮巨海歷歲月而後能達此登城東陽所以相維共守鉅文秀等稍軀不屈終於無補歟

泰始五年五月魏從青齊民於平城章齊郡以處之沙門統

量贖秦平齊戶及諸民有輸粟入曹者卽爲僧祇粟遇凶歲給饑民入請氏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洒掃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先王度地而授民料民以制食因口之多寡而賦之地故有夫井之定數因歲之登耗而給之食故有勸鍾之定法尺地有餘則必有頒地不及之民一夫之不耕則必有口食不給之民惟其計較品節於細微之中是以地無曠土民無失業也自佛敎入於中國民之游惰者悉歸沙門於是天下多不耕之人自魏顯祖聽民入粟爲僧祇戶於是天下有不耕之地聽民之犯罪得入爲浮圖戶於是天下有全不得役使之民魏宮殿室綿山巨谷者浮圖氏之窟也風雨不庇之民不得而居上使沃壤連阡並陌浮圖氏之田也轉徙執事之民不得而耕腐紅流脂珍羞美饌其所以自奉者常有餘而官不得以假用童奴服役飽食尊

居其所以使令者常有餘官不得以服役一郡之中僧戶僧地十常居二三至求所以裕民富國求所以足兵者反屢數呼嗟而不得術獨不可懲歟然臺榭始初輸粟之請僅以遇凶歲卽以賑給今雖凶歉不得而用也然臺榭始初洒掃之請僅以民有重罪及沒入官奴者今雖平民不得而止也流弊日甚乎魏上下相顧懼罪福而不敢議焉何哉

泰始七年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吳喜還朝賜死

高鳳盡良弓藏殺免死走狗烹自古功臣之自謀與爲其謀者未嘗不諱斯言也故其知道者或翩然遠逝於功成之後而其喜事之人或起變於功高不賞之日功臣之不能自全臣主之不能相保鮮不由此若人主之教勸臣下詎當自爲斯言哉今宋太宗無罪而殺吳喜而其自爲詔乃日富人贏冷資散石以全身及執勢發動去堅積以止

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且以專橫數百人能平勦敵數千疑其說數輕殺喜將三百人能清蕩薄海十郡疑其鉤取物情以二者之故疑其不可奉守文之主乃使無罪而就死地冤乎痛哉推是心以駕取人才雖是用八軌致盡力凡其有功孰不懷哉設有患難誰與掃除縱有四海其孰與其守乎劉氏之所以速亡蕭道成之能運籌者蓋由斯說也若漢高帝之誅韓彭英盧非特其君之過蓋亦由人者有以取之而儒者之說或曰高帝之用四人如召羣驅之逐虎虎去而羣爲患不得不併去之以驅逐虎之說用散石除羣冷之說也詎有高帝之用心與宋太宗同乎說者過矣

八月魏顯祖傳位於太子宏時年五歲丙午卽位是謂高祖改元延興丁未上顯祖尊號曰太上皇帝居崇光宮

自昔帝王雖不以位爲樂然亦不以輕去其國爲無憂亮

之傳舜也必歷試之三十年之久然咨四岳命九官也猶於即新之日禹既受命神宗方且伐苗平水功于外至作大禹讓九德廢歌謠方舜猶身任不倦也求一身之逸而不顧四海之病豈聖人之心哉魏顯祖在位五年內則寬減租調立郡黨外則出兵取淮北豫兗青冀之地而復與劉宋和親固亦詎主也獨以好釋老之故有遺世撥事之意於強壯無恙之日乃徑以位付之五歲之子復得母后臨朝雖處崇光歷五尺署迄以意外竟罹非命豈不悲夫泰豫元年賜尚書左僕射楊州刺史江安懿侯王景文死

聖人不能使天下之無亂而能使吾無致亂之具不能杜天下之不為姦而能使吾無啓姦之理有身則必有親同姓固不能無也有母有妃則必有外族外戚固不能無也非驍勇之士孰扞牧圉無勤舊之臣孰通腹心雖堯舜三王之盛為後世深根固蒂之慮未嘗無此四者終不至於

致亂啓姦誠以其所以自治者素修也今宋明帝為身後之計不能為自治之策懼弱主幼子之臨天子諸王之為變也於是殲殺兄弟慮功臣之不利也遂殺吳喜慮勇士之為患也遂殺壽寂之慮外戚之擅權也遂殺王景文以夢而殺劉惔以累經軍旅而疑張永將欲為孫元弼之業然不念所保養者諸王之子所傳祚者李氏子也持國而與外者則在所親信之褚淵扼後嗣之喉而奪其室殺者則外至之蕭道成也若同姓若外戚若功臣勇士曾不一預焉過謀遠計其果何益肆謀殺適足以震國脉絕天命目若景文從容就死磨然不復有結縵易質之節使之受遺託孤詎至從利趣亂哉

四月己亥上琅琅子太子昱即位
太宗孝明皇帝在位八年三十四其為湘東王也遭廢帝幽辱顯於死數矣幸而即位未幾有晉安之變號令所

行不及百里四方貢計皆歸尋陽叛者皆由布在宮省苟非節用簡刑開心信下固無以宏濟大業克平大難也是宜衡心拂慮知守文之法懲昔念故得養心之術然冠難僅夷而移心生不受降將至挑外寇以喪淮北數十州之地更四朝而不能復用度粗給而侈心生奢費無度所造器用為正御制御次副各三十枚空府藏而不能給猜忌之心一生而同氣諸王勳舊之臣多罹非命之禍畏忌之心一生而言語文字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傳書骨肉而保養蟬蟬潰亂妃匹授位異類享國未久而傳祚不長曾與孝武廢帝倉梧無相優劣者而其自誅殺吳喜巴陵之言與賜王景文之詔皆詳雅可讀其所謂言足以飾非者欤初義嘉之難明帝以事之辭否問於蔡興宗興宗曰今商旅絕而米賤四方雲合而人情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幸枯言

既卒之後方當勞聖慮耳末年之事果不迷興宗所料明帝不及晉武若興宗之先見真羊枯之儔匹也

蒼梧王

元徽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

詩曰大邦維翰大宗維翰懷德惟奉宗子雖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夫懷宗子之城固必至於獨立然後以宗子為重而不能修德以懷之固亦不足以底帝也文帝以恩養豐寡因隙啓謗同氣諸王相繼不保後世繼之習為故事明帝不念遺跡之親過為後世之慮殺屠江於疑似之間拉晉平於馳獵之際江陵無大罪戕之於妻裴建安有大功斃之於宮省巴陵至和厚賊之於燕好獨以桂陽柔易物情不歸遂使保全以居重鎮乃至稱兵反刃徑犯建業元帥雖士臺城幾敗是豈消除不尽之禍哉蓋以明帝猜惡徐怨群下同怨桂陽者憤藏仇因嗣君而後舒發耳不修

德以寧宗子其答固應如此也齊太祖有言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敝信矣

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六月辛未魏顯祖獻文帝崩

文明之於獻文子也於孝文孫也以一己私意殺其子而安其孫於人道悖矣孝文之於獻文則其父也於文明則其祖母也念父之幽則尊祖之義廢懷祖母之恩則事父之禮缺苟徒思所字則忘其父之非命則是有聞乎弑也顧何以自立天地之間哉使賢聖之固必有道矣切實以春秋考之戚公薨于齊文姜與閔乎故是以妻而殺夫也其子莊公立文姜不容于魯而奔齊春秋書曰夫人孫于齊去氏族不書不以子而廢法也自後姜氏凡見于經史無變文焉不以子而絕母也閔公武閔之禍無以異乎齊哀姜孫邾之事與文姜無異也春秋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也書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未嘗去其氏獨其喪之歸書曰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于齊去姓而復氏之豈聖人之用法同事而異百哉哀姜以母殺子比之文姜其罪未減矣不敢以子而御母所以明人道之紀不敢以子而恕母所以存王道之正今文明以母而殺子孝文以孫而恕母所以存王道之正今不可不念也孝文五歲能悲泣不祖勝著見於其父傳位之日而乃十一歲不能感歎追悼其父於非命之始喪其祖哀過乎家聞喪其父使氏未有聞焉豈宮闈深秘是否曖昧孝文終不知耶史氏既書之天下既知之豈文明身沒之後而終不知乎不知則不智知之而不動心則是非復人類也雖祖母之尊不可致儼然淮南厲王以母死非命猶發憤於辟陽之不諫今於文明身後且采馮氏二女尊禮誕誕等有加獨何故觀春秋不絕姜氏之義雖孝文不當寬免春秋去姜氏氏姓之義則孝文之罪不可逃

太祖太后馮氏復臨朝稱制有司奏顯祖神主拊膺故事執事官當賜爵程駿諫止之

夫爵以官德故不肖者勸祿以異功故不力者勉非德而皆得爵不惟為善者怠而僥倖以求爵者必眾無功而皆得祿不惟無以勸天下而觀觀以微祿者必多天下小人皆有僥倖觀觀之心則有功德之君子必有歆望憐愧之念此帝王所以新惜堅守而不輕用銀三聖周周禪代之盛亦未嘗一日敢妄施也世之論武成者皆以散爵發棠為愛命大賚之盛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其富序爵詩者之說則亦以為錫于善人詎嘗以善惡混是非一切汎頒哉自戰國秦漢始國慶喜而賜民爵是以後世入主或固即位而賜近臣魏晉循之執為故事凡朝廷有一建立不問凶吉而群司百吏六軍萬民俱睥睨意外之澤一不優滿則譁然聚謗而不能止撥道守法之臣求以諛悅牽下至撓意屈法而從之非治世事也魏太后馮氏能聽程駿之言不施祿賜之賞可為後世法程矣

宋順皇帝

昇平元年秋七月戊子夜楊玉夫弑帝於仁壽殿已丑肅道成以太后令追發帝為蒼梧王立明帝子安成王準王辰即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

蒼梧王在位四年年十五古聖賢之有天下傳之子孫而悠久之者以家法之可守家學之不墜也問學之不足無以格中人之智識法度之不守無以為中主之持循惟以二者為本是以亂日少而治日多賢主相望而僻王間見也四百年之夏元隆徽緒者獨少康與桀六百年之商顓履典刑者獨一辛受八百年之周元紀綱文章者獨厲與幽耳捨是四五人之外其昏懦不令者或有所忌畏而不敢縱而其衰微趣亡者則誠得之陵遲浸弱也劉氏業宋

六十年而不肖無道之主曰營陽曰明帝曰蒼梧乃繼踵疊出其操行事與三季五君無能優劣也豈非以其初業垂統者起於田野素無行義貽謀傳世一以庸鄙不本道德使然哉

魏政元太和盧奴令范樹徐州刺史李訢謀叛冬十月丙子魏誅訢及其二子

欲子之孝乎已則已之所以事父者不可不嚴也欲弟之敬乎已則已之所以從兄者不可不敬也欲朋友之信乎已則已之所以交乎人者不可不誠也吾負乎人必負我我忍乎人必忍于忍矩之道合若印券報應之機旋於影響古今之事類是者豈勝計哉李訢與李敷恩誼同生而忍告數陰事以害免與趙黑對居選部而忍告黑賊盜以求報推是心以待人雖推食解衣指金指廉促膝握手吐露肺腑出入卧內終不能使人之無疑也范樹迎馮

太后之旨以誣李訢附合趙黑黑言以忘舊德擄之陷併而從下石者豈以訢之待人不能自足乎吳太子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假人若以假人亦且反范樹受公恩何如公愛李敷恩公忍之於數樹何爲不忍於公然後知忍人者皆自忍負人者乃所以自負也訢行事如此使訢從其弟之言遠樹而不之信後有難者其能不爲樹乎太學曰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所惡於右無以交於左善矣蕭道成爲驛騎左將軍開府錄尚書事

十二月丁巳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江陵謀誅道成

壬申司徒袁粲據石頭誅道成戴僧靜殺攸之古之謀禪代者未有無功德於民也雖有功於民猶必磨之歲月而後有成劉裕之事至微淺也然猶平孫恩盧循徐道覆之黠賊取慕容超姚泓二大國出入三十餘年而後取之若道成所以取劉氏固未嘗有尺寸可也直以其君

昏暴爲國人所弃其臣異懷無復有上下之義遂徒手而掩取之在廷百司無一敢櫻其鋒者諸淵名家也方爲之鷹犬以誅其異已王儉名士也躬爲之耳目以佐其勇決於他何有哉袁粲謀於石頭劉劭其內沈攸之欲以江陵勸藍其外雖不克植立少延劉氏之歲月然各行其志指家族以徇之使後世之人猶知節義功固不細也裴李野謂袁粲僭踞匹夫之節亡棟梁之具失之矣

十二月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元在禁省矣

帝王之有天下其所以委重者二內則公卿大臣使之立綱紀秉道義以表倡乎外則宗姓侯伯使之合邦國協志力以翼衛乎內得失利害假之咨白禍患寇難資之以排禦此下情所以盡聞貴戚所以欽戴也自後世人生疑臣下近親謂其權大者易得民於是各其權而不之界謂

其勢重者幾於逼上於是抑其勢而不使專雖有朝廷之近臣反猜聞而不之信宗藩之近親反齟齬而不之存獨以近習小臣身卑位薄易親可信遂傾心委已而專聽之不知其朝夕浸潤固有以進退百辟其假命今國有以潛盜威福也劉宋開國遇鼓骨肉復以臣下不可信任耳目所寄悉歸近習於是阮佃夫楊遵長輩始顯國家用其所親輒行雖袁粲之忠直不敢抗執也蒼梧之獨蕭齊之興皆此輩助成之道成之羽翼已成而太宗之嬖臣盡出道成必出之既立而後止史臣反措之何哉使此輩盡在禁省終當尾挽以從蕭氏亦何補於存亡乎

昇明二年春正月沈攸之攻郢州不克兵潰自剄攸之舉兵誅蕭道成不免而死可以明臣子之節無負宋室矣而舊史載攸之事多有貶詞謂攸之自至夏口便有異圖其在荊州聚飲 袁馬分選儲庫財割留器使使裝

治戰具以為懷不臣之心非也宋自秦豫之末已有趨亡之兆道成自在淮陰已有結客謀秦之心入受顧命嘉狀已形彼之以糾合義旅為王室備耳是豈有異圖自謀不臣乎使彼之果有異圖而懷不臣也則桂陽建平之叛也固將乘時而謀變亂因事而相犄角矣今得陳公昭之書送之朝廷遣使受節度以扼休範遣兵衛建康以禦恭執是豈有二心者哉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先生二語足以明彼之惛愚矣若高道慶所告乃怨家之語齊之史臣為蕭氏黨績故以不臣異圖而加彼之李延壽識見凡下遂信而記之傳要有君子之論在不足以累彼之也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一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二

南北齊

蕭氏道成

建元元年四月辛卯宋順帝禪位於齊

古之取天下者不以功德則以力不以其力猶必以其世權也自董卓之亂天下已無漢曹氏則平諸盜外雲群雄而後曹操自編楚之亂天下已無晉劉氏則平叛擒逆取燕秦而後宋宋是之謂力王莽以鳳者根裔五六人擅國而後盜漢司馬氏以懿師昭炎三四人執柄而後篡魏是之謂權蕭道成獨藉二三近習之助能設營搭道持神器原其興起特蘭陵一賊隸耳不惟無力於國固未嘗世執其權也平蒼梧之初王敬則運動輕取之道成猶畏物議且假劉渙交除顧語不從己之人不三年而遂取之豈不異哉魏孝文問車僧亮曰齊新宋日淺何故遽登大寶僧

年十二

亮對曰虞夏登庸身涉元后魏晉相輔賡厥子孫時宜各異耳錄一時強辯可聽矣是以欺天下乎

甲午齊王道成即皇帝位改元
奉順帝為汝陰王五月衛士殺之辛酉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

世所謂福者以富貴長守子孫永保也孔子論舜文之政皆歸之宗廟之廟實子孫之保亮不私其子而周唐氏不巧之澤至漢而後晉齊不私其子而有虞氏至陳歷齊而復昌焉復契子孫歷千八百年之久其亡也久矣應運孽為某氏某氏文猶備托也或德必百世祀豈不然哉劉裕蕭道成崛起匹夫乘晉宋之衰而篡取之或六十年或二十餘年復見奪於盜臣之子孫宗族無少長貴賤皆罹非命其所謂後福視聖賢何如哉使能終守臣節不懷非望殺其澤玉世易斯而傳家聚族豈足如之乎

侍中謝朓廢手家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不入君子之常德也居之久而不從亂臣賊子者其具臣也哉蕭道成斷髮劉氏而賊其居謝朓不能捨祿引去而避其亂至屏人之間則飲然而不之對知機之問則避辭而不之從取墨綬之役則奉之不行又不肯稱疾以求逃禍其心實未免爲祿而特不肯自污以不義從逆臣之後耳雖非所謂從者要非應危亂不親不善之法也蕭蘭殺朓而道成不從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一帝求家旋從起仕晉林之斌安陵之廢又復從客其間明帝求趙大統欲引名士與參籌策心不願乃復出守吳興謂其弟淪曰但力飲酒勿預人事耻之心見矣夫人生天地間抱樞索綬何求而不之得奚至抱羞忍辱碌碌隨人如是而不之避也建元二年春正月魏師入寇改鍾離爲雲臺寇堵郡

年十二

二

不叙爲靖周公平三監以淮夷既踐爲功堵我未服則晉人之黷業未就夷夷尚動則孔明之經畧未安四寇之除而欲顯力乎外道要之未免而將從事於遠畧此固古人之所深忌也宋齊之間荆湘雍郢之境羣蠻依山谷連帶郡縣每有外寇輒乘虛而爲鈔掠故出師以禦敵者每牽制而不得逞是役也魏師方在鍾離而襄城司州上黃之蠻已導魏兵而深入雖有號統兵拒免力分勢散我平居而加摩撫使盡力以固吾圉先事而爲羅路各畏威而不敵動俾之効死致命如牧野八戎漢家此路吳之山越蜀之民夷獨非遠虜乎

二月丁卯魏使王嘉劉叔寇壽陽

晉之北伐也曰復讎其拓地也曰恢復故其出兵未嘗無詞而其却敵固境未嘗無以藉口也今晉化爲宋宋化爲齊矣宋國晉之離齊國宋之離而魏之在宋齊猶其敵

國也敵國之與離國其爲怨憤孰爲輕重使魏人知春秋大義固當借晉以討宋宋借宋以討齊矣況司馬休之國瑞固晉之裔而劉昶者又宋之至親也方挾魏兵以復世讎尚可復以晉事同論哉宋陽將戰劉昶起流涕四向拜將士曰領同心協力以雪讎耻其名義順矣雖以堰水敗溺人衆而水表靖退師要其所以加乎南者不可以晉例論也徐州民栢標之兗州民徐猛子聚保伍同推司馬明之爲主建元二年詔遣李安民往迎之赴救遂留魏城標之等

與國並立而民所恃附者有四心說而誠服者以德懷舊而不忍去者以恩依倚以爲安者以強大撐義而爲德賴者以正統孝文方慕古修政齊則創立也不可以爲德魏已數世傳祚齊則盛興也非可以爲恩魏則兵威四振齊則僥存非可以爲強大三無一有焉而淮北四州自宋已失矣而民反不樂屬魏獨懷德於江南者何哉直以正

年十二

三

統所在而已也雖居隅而其爲國者以衣冠禮樂之舊也位雖篡竊而所自傳者則周漢晉宋之遺而所習者儒雅而非兵革所尚者仁義而非戰鬪雖無至遠而所習者儒恩強大之力猶當正統也比之淪沒在枉屈身夷狄之苟豈不猶賢哉齊人迎接之不力赴救之不專成敵人之勢於必勝豈向義之徒於必死數千家之衆雖能過歸而三萬餘口之盛不免遠徙李安民之師既已遲留而無功而元據之司馬明之流乃至相繼而敗城斯民歸往之日由是悔怨後來南向之念於是永絕矣

魏以薛虎子爲徐州刺史表請屯田

曹孟之謀吳也欲大田淮四間築室都徐方雖事不克竟而魏人之用力四方則棄極任峻興屯許下之力凡虎子以徐州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請以兵鎗市牛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耕並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

邊五鎰之後數帛俱溢其經畫詳明與金城便宜何異哉
高齊之末穀價湧貴宇文帝周顒珍芝建議修石鹽等屯
於是軍防足食樊肆請開督元放置屯田歲收穀粟數十
萬石於是北境充足入於河南開懷遠等屯於是河南稍
止轉輸北方屯之利大畧可致矣觀北人所議制而之
策則南方控禦此田之計可得而籌矣

建元四年春三月壬戌上琅于臨光殿太子順即位大赦
齊太祖高皇帝擅劉宋國命四年而後受禪後在位凡四
年史稱帝深沈有大堂喜怒不形於色博學能文性清儉
而已觀帝所以用兵籌無遺策而其陰養豪傑所以謀宋
者已見於為淮陰成主之見凡內外之士稍異已者悉誅
除之迄成大業豈以是為深沈哉裴顯數帝過失挂冠徑
去併追殺之其淺薄如此然不以不利己而忘王元惡不
以不從己而殺謝朓持以不能毒己而已非量也帝每曰

使我治天下一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雖古今且是事天
下固有是理也使人主不貴難得之貨則天下執以為貴
使人主不以珍寶為飾則天下執以為飾昭陵一殿宮中
珠貝之飾而都城珠價為賤王墨首不持珠玉而婦女亦
不以為飾使人主與天下皆有指珠玉之誠持之悠久
則揮如振鶴者多矣魏李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改隄同
凡碑價同糞土之言豈為過乎齊高帝性素清儉自輔宋
朝厭大明以來公私奢侈遂泰罷御府省二尚方雕飾器
玩之費禁民間華飾雜物及即位後身不御細細之物欄檻
羽蓋有銅飾者皆更以鐵內殿悅以黃紗宮人復以紫皮
主衣有玉導碎之以為典長病源使誠心不樂選之數年
天下曉然知人主意卿其雖獨安金玉乎王人求多閏時
惟建事學手古訓乃有復古之成効至驗也帝嘗從雷次
宗受左氏春秋經雖涉夷險不廢素業然在位四年之間未

有一政一事蒙稽古之力雖博學能文何補哉君子創業
垂統皆有典則為後世範式齊一焉無有是宜享祚之短也
秋七月癸卯南康文簡公褚淵卒

耻之於人大矣人而無耻曾禽獸之不若也褚氏回在宋
歷事四朝致位九列公居台司母本帝女其親且貴至此
宜盡瘁致身以報宋德今一見蕭道成遂導之篡逆且出
力以助其決終始為之馳驅曾不愧也觀何點不賴舅氏
皇恤我家之語聞劉祥作此舉止羞面見人之譏固將
一日難立覆載矣房回處之晏然反以為寵其從弟姑深
斥而屢數之不之媿也逮其既沒其子貢職之不受父爵
至終身履屨不仕是房回失節不特有媿於天下而顧
且有媿於家不持有媿於從弟而且有其子沒世而
不之耻尚得為人嫡乎

齊世祖武皇帝 顯

永明元年三月癸丑治民之官一以三年為斷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人計吏治之法也若官則
以世守豈以歲月為斷哉秦之法守郡縣者死以為社漢
之為吏者以長子孫百職群吏下至守令猶有二十年不
遷者曷嘗封賞超躐數日變更乎元嘉以六年為斷已非
古意孝武承流遷變歲有突不得然不暇變矣遂以三
年為小滿至永明乃著定令後世用之然不能變也四戶
用事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易無常矣有力者或司月而
變鎮靜者或一歲而更玩印相視囊金尚終以州縣為驛
閭官府如傳舍其欺詎可勝言哉

夏四月丁亥殺豫州刺史垣崇祖五兵尚書荀伯玉
父母所愛愛之父母所敬敬之終身不棄下至大馬皆然
況僕妾乎況所倚任之大臣乎康公棄先君之臣託人以
為刺漢景帝一殺鄧通張嬖釋之後世不以為孝也況伯

崇祖在宋齊二朝有克敵守境之勞荀伯玉於齊高帝蒙
委使寵待之或武帝持以其拂已昭比先帝之故在齊未
載許周二人而置之死是君父可以行德借其臣而泄舊
憤也子道其果如是乎

永明三年六月甲寅朔中書舍人茹法亮封望蔡男

通事書舍人權任之重蓋自宋始今如法亮等四人
各任一省一出謂之四戶既推重權勢傾朝廷咸受饋賂
以百萬計出入培塿更易守宰皆出其口宰相具位而已
王儉雖以爲言世祖雖加酬答終不能改也

魏詔班百官俸祿

古者以庸而制祿隨祿而授田民出力以耕其田相田以
歸稅於上上量材以頒之爲祿以養其下是以吏不得以
暴其民民亦不困乎其吏比分田制祿之法三代所謂至
平也元魏之初仕宦者無祿而私立商人以自經紀唐開

年十二

六

元以來吏祿雖有定制而特置令史以自提錢雖欲使之
砥厲廉隅脩飾簞簞其可得乎孝文至是始班吏祿明年
遂定田制得均井地平穀祿之道矣而南安王信猶欲一
循舊制盡斷俸祿使非高閭力爭馮太后中主幾何而
不中廢哉

魏中書監高閭請於六鎮築長城以扞北狄魏帝優詔答之

古者守國以城守城以人致死而弗去則繫池築城爲可守苟
非人和城高地深固有委而去之矣故古昔守國之法欲
城之固而不欲其廣欲人之勝其城而不欲城之勝乎人
者謂使城而無以守之終無益焉耳況邊邊千里與胡爲
界其可恃城以爲守禦哉高閭乃請魏人於六鎮之北築
城以備北狄擇要害之地造小城於其側置兵以扞守之
而其說則曰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夫一日爲城三步不
過十萬人一月而就以爲警勞永逸可獲五利而不知

公邊遠遼亭徽輪絕守之之難爲力不守之終無益也燕
趙空國力築城以扞胡終不能以保其國秦竭天下之力
築城以備匈奴終不能以保天下齊文宣孝成竭二朝之
財以備兩邊終不免宇文之吞并往事可覆矣而唐劉昫
乃以脩障塞限中外爲得中策後燕趙奉魏之事以爲證
豈不諛哉

永明三年春正月戊寅魏詔班國職秘緯留者以大辟論

職緯之書光武始崇信之用之以斷國論證之以進人才
據之以釋經義蓋謂六籍之羽翼孔氏之家書也然以其
書致之漢取秦大事也不記王莽篡漢大變也不記賡孟
夏侯勝以道術立名者也不提其指劉向歆父子校閱九
流者也不著之錄公輸班墨翟生於戰國而以名見益州
及三輔諸陵漢地域也而以地稱以此知成哀之後虛僞
之徒取前世成事以要世取實是豈六經之遺意仲尼之

年十二

七

緒論哉張衡請順帝收職而禁絕之帝不能用至魏孝文
遂一切焚棄不容復載於民間可謂有功於名教矣至唐
之興表章經學集諸儒以疏六籍猶復以緯書汨亂之其
有愧於孝文矣

冬十月丁未魏遣使者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
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老免男
沒則還田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授之盈者得
賣其盈

田制不易定也非土地衰廣而未業則不可以輕始非君
臣智畫之素定則不可以闡端非累世賢聖繼興而固守
之則不可以大備周制之所以善者非周周公成王二守
力也非牧於黃帝溝洫於古公九一而排至治岐而成百畝
之公劉疆理宣宣嚴於古公九一而排至治岐而成百畝
而徹至作洛而詳然珠井疆表宅里猶至康王而後始盡

也子產一作封漁而誇者四起王莽一為王田而天下皆怨定之者固難創意而始為之夫豈易也哉自魏泰至太和幾千餘年民各以力占田不復求之上上皆以戶定賦不復求之田強弱相併多寡不衷居民均病之無敢復議田制者孝文懲陰附之蔽因李安世一言遂發使均天下田因民之有無室家為高下以分授之使年及而受老沒而還怨誇不見於海內而制度遂行於隋唐蓋數十世而猶賴之其志豈不剛謀豈不藏哉

永明四年春二月甲戌剛始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古之人民所以易治者以其治之者衆也所以易善者以其教之者衆也夫自五家比鄰五而積之以屬於閭里胥宰焉治之四閭為里鄰五而積之以屬於黨鄰師正焉治之由是而上為州為縣以屬於鄉遂其長其正與卿大夫遠人治之合六鄉六遂之衆歸之於鄉老遂師三公焉

治之是一人一家之徵皆徭屬屬率以聽諸上而後民易治比鄰之長至卑也猶相和相糾有奇義則罪相及有政則相贊敬敏任恤書之於閭幸悖睦嫻書之於族德行道藝書於州黨而後六卿得與賢能節與縣各治其政令而後六遂得以興此皆節級資品以教其民而後民易善自戰國與秦破萬王制鄉遂黨里之法與散不存朝廷之事雖以公卿而號郡國而郡國之政則專以牧守而掌庶民師正宰長之職棄廢弗立使千萬之衆舉聽戒令於一二人之手治教何自而行哉魏朝要不過治戎律警冠盜征稅游徵耆夫三老猶明於漢朝要不過治戎律警冠盜征稅賦而已於政教何補魏用李冲之言立鄰里黨三長擇鄉人強謹者為之三年無過則與之升等孤獨癯老為實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迭差食之雖不能如周法之備其庶幾也哉

富陽民唐寓之反稱帝錢塘吳郡達禁軍擊乎平之古者民生書於閭史告于州伯是以無遺口民數掌于司民登于司徒是以無遺夫比閭族黨各以家相糾伍卒軍旅各以人而計自一家一人以上無不登載于籍也雖欲隱匿覆藏其可得乎自生齒之不訖民數始不可攷版籍之不存有司始不能察徒欲以智計文法蒐卒於旬日之內料有不致怨咎也是以宣王一料民太原遂有南園之敗光武一閱戶口遂致盜賊群起官文融一出隱匿而怨誇滿天下齊世祖一別立校籍官置今史限日得數巧民多逃亡避罪富陽之民遂至肅衆叛借臨沒州郡必欲版籍之正戶口之不遺其必正之於始初也哉永明六年西陵成主杜元懿靖增西陵牛墾商稅會稽行事頗憲之議其不便乃止

古之為閭也將以禦暴故幾而不征其在司閭之職所謂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墨者謂幾其異言異服與夫民商工賈之飾飾也若征市則墨人所徵之墨布入于泉府以待王之膳服者也說者謂墨者抵閭之稅抵閭而稅之何也凡民作而自備者不征遠致而備者征之所以約商賈征之於閭者所以辨其自來也故至墨市不復征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夫王之膳服九貢供之矣而猶資於閭市則其取之至薄用之至微可拒也孟子曰今日之閭也為暴征爾自賤丈夫始則是閭市之有征蓋始於戰國而猶襲於後世非帝王之制也今齊西陵建舊格不過三百五十杜元懿一欲倍增歲達四百餘乃則通天下商稅之虛可推矣顧憲之特議其敝以謂禁遏他道空稅江行則商稅之為民害可推矣謂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則閭市增額元益之害可推矣後世論商稅利害莫詳於此故表而出之

永明八年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

祇所施厚薄而為報者路人也欲報之德是天罔極如子之報其親詎當貶其所施哉以生我則厚非所生則否以字我則厚非所字則否以嫡則厚而繼焉則否以愛我則厚而惡焉則否校所施之鉢兩為其報之重輕是子孫而同路人也曾是以為孝乎若魏文之於馮氏固其祖母非所生也飢之寒之杖辱之出之而欲廢之固非素愛手已也然閭閻群臣之論不能奪其慈慕之切援古昔之制不能廢其追念之心復行通喪於數百年已廢之後愈深稱慕於卒哭既葬之餘不惟杜預賢失言之愧有如漢文罔將懷古之厚矣

永明九年魏詔減省群祀又詔園丘從祀外悉罷水火之神四十餘名

聖王之制祭祀也父事天母事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風

年十二

十

雨水火民所資恃則祭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則祭之祭七廟以其所自生也祭七祀以其所以為生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若漢武帝以享神所祠凡八百六十三所王莽以崇鬼神淫祀凡九千七百所元魏初起饗祀諸神凡千二百餘祀是皆淫祀以徽非福豈祭法哉漢以張譚而始有魏以特詔而減罷庶近乎礼矣

永明十年八月己酉魏以司徒尉元為三老大鴻臚游明

根為五更

三王養老更之法改之詩礼与賈誼新書可見也然古人之為是豈顯為文具以示天下貴其近親而儆視萬民哉誠以其能以師法得其一言可以終身服行也非阿衡之於帝甲伊陟之於大戊太公之於文武昌畢之於成

康不足以當是選也漢永平魏太和之禮幾違古昔矣而其所尊事之人不過巨春卿尉元游明根之流詎足為國輕重乎若周武帝之所禮于謹與瑾之所以教告者視漢魏為優而其踐言之實則未也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長懋卒

古者世子之記禮有文王為世子之法賈生有教太子之書古人之於儲貳其訓導誘掖而成就之用心至切也齊大惠太子風韻甚和夫豈不美使之當入學尊師重傳博古今熟經史可以求天命為令主矣曾訓教不師而獨以尚書曹事分送之使之感加中外志為修休宮庭咫尺耳目森布子之過失日甚父曾不知焉至過其家而後見殆其身後而始聞其何以及逮手上收監作主師藏之而不之遣私遣乘輿與御物儲之而不之忌固已有無父之心見宮室壯麗而愈加瑣責見服玩猶教毀除豈復有

年十二

十

愛子之念使蕭長懋猶無恙吾未見其父子之終無間也夏四月戊戌魏立皇后馮氏詔后父太師馮熙上書不稱臣王者不臣妻之父母白虎通之言古耳魏孝文援此遂詔后父書表不稱臣入朝不趨固誠有意稽古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舜不臣瞽瞍古人猶以是為疑况后父乎然為尸不臣為師不臣二王之後不臣夫后與天子匹敵以其承宗廟社稷也使其所生此尸此師比后不臣臣亦其害獨漢孝明之世白虎諸儒親見西都外戚之禍平帝尊王莽之失其禍至高廟不祀縱理之當尚忍為是言哉自諸儒此言昌行故馬防梁竇武何進曹操在東都之世皆盜權用事凶于家害于國禍紀豈小哉魏以是寵熙熙亦以是驕倨焉后亦以是不得其終白虎通之言要不足信魏孝文之習摯論後世所不當聽也

秋七月戊寅世祖孝武帝殂

齊世祖孝武皇帝以高帝嫡子協力創業遂繼大統在位十一年邊鄙不聲盜賊屏息百姓豐樂人鮮勞役可謂江左平世矣史稱帝剛毅有斷政德大赫文武授任不華舊章即縣之吏久於其職蓋齊之賢主也然切有疑焉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子一能自克遠近聖賢之域楚靈王不能自克遂不免乾溪之禍聖狂之相去在克己能否如何耳宋明初天文失度有司靖讓之帝曰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生自我讓之何益充是言也宋景楚昭何以過此後

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以為四戶專權徇私之異雖手詔請終不能有所改正豈如是而謂克己歟夫端審本於自抑而敗度者每由縱慾帝務隆節儉詔息游費見惠文奢靡珍玩雖已沒世猶每事毀除也然喜游宴雖綺之事每以不能傾運為恨雖未能自克而猶能自知其非庶乎其不太甚也建康實錄謂帝後宮萬餘人至宮內不容是

年十二

年十二

豈能自克哉賊入有常度則上無侈心獻貢不妄受則下無暴欲史稱宋明之世固謂其職貢有常府藏內充矣上庫聚錢五鉅萬庫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矣然劉拔罷廢司二州傾貲以祿家無留儲其在益州至貢金浴盆餘物獨是然崔慧景每罷州輒傾貲獻奉動數十萬帝以此嘉之帝受之而不知責使之贓貨巨萬是非所謂有常也能克己者其果如是乎夫以高帝創始所以示後世者既已無法而武帝所以自克者又且無度此齊世祖所以日侈月驕以至速亡歟

齊世祖王即位尚書郎王融下廷尉死獄中

王融欲立竟陵王子良弟亮被誅固宜陸惠曉有言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出止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在社稷惜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惠曉之言是也然能斷天下

大事惟有天下之大節者能之繫馬千駒弗頌也祿之以天下弗受也視三至之幣竟二然若無有如伊尹然後能相湯而輔太甲若融之所營不過欲臺殿台司車前入驕而已使其果能立子良成相業要亦不過速禍自焚尚安能有立哉

齊高宗明皇帝

建武元年正月少帝改元隆昌 五月壬辰西昌侯蕭鸞弒少帝追廢為齊廢王

人必有畏心然後知惡而弗為無所畏而不惡者必其純乎善者也天下之人不能皆純乎善是以不可使之無所畏中人之所畏者多矣畏天者以其禍福也畏君者以其刑罰也畏親者以其違怒也畏師保者以其義理也而惡不肖者不然直以其違怒刑罰而已至為君之子則又不然合君親而為一孝天下萬人之眾無以與吾並隆也若

年十二

年十二

所謂師保云者又它日所以臣事乎我也吾所畏乎師保正以畏吾君親耳畏君親之知每事修省而不敢違畏師保之知每事奉聞而不敢怨不惟有以善其身固將有以善其子孫也武帝為太子張景真驕橫用事荀伯玉歎曰太子所為官終不知豈得畏死蔽官耳目遂以其事密啓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大怒使以太子教取景真殺之武帝即位遂殺伯玉伯玉之死豈惟不孝於其父實是帝子帝孫有過雖敢告其父祖是以惠文在東宮僭侈武帝不知既死而後始克懲林為太孫驕暴武帝及惠文不知總統不久而遂敗方鬱林之出入元度其師史仁祖侍書明天翼曰若言之二宮其事未易若微行為人大歐傷亦當盡室受禍年各七十餘生豈足吝耶旬日間二人相繼死夫使子孫師傳寢室於自殺而不敢以其過失上聞則其驕縱尚何所畏哉故鬱林之敗由二人之自死而二人之自死則由

荀伯玉之見殺也

丁酉新安王昭文即皇帝位改元延興而昌侯蕭錄尚書事九月癸未殺都陽王銳隨王子隆遣中護軍王誅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

乙酉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晋熙王錄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銓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殺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冬十月戊戌殺桂陽王鐸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己陵王子倫安陵王子貞

明帝之殺六王也獨晋安欲以尋陽奉事耳事既未詣臺軍已至猶欲襲叔章求免不亦愚乎子琳親事晉安而忍加刃於其主董慧景甘心鼎鑊而能忍死以畢殫除陸超之不肯逃免而能至死而身不僵而超之門生乃忍親殺其師以觀觀富貴人之度量相去豈止數百舍哉

辛亥宣城王鸞以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歸老別館癸亥

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齊太祖親殺二帝而奪其國併劉氏近親而勒除之有國數年而其兄之子亦一歲之中廢弑兩君併蕭氏諸王而歐之死太祖世祖惠文之子孫元復子遺矣已殺人之子孫而奪其國其骨肉亦自殺其子孫以奪其國傳作未久而國亦亡前後僅二十三年梁武帝之興盡殺明帝子孫而復存高武之遺孽報應豈不速哉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信哉

魏人寇徐豫司梁四州 建元二年魏主濟淮至壽陽春秋外夷狄而內皆夷狄猶夏蓋聖人之所深惡也楚莊王以夏舒之逆李兵入陳遂縣之經无取詞焉蓋狄逆之賊九人罔不熟有能李兵而討之雖在夷狄不禁也蕭蕭弑廢兩君而繼國統齊之臣子莫能唱義於其

國魏之孝文建群臣庶民之議聲罪而往討之雖無成功其大義明矣崔慶遠顧對之辭雖足為齊文過其能以欺天下乎

三月魏主班師

城無堅瑕善守者不潰敵無強弱善戰者不敗以城為瑕而不能守是以城與人也以敵之強而不敵校是以兵與人也方魏人整居京雒策制夷夏固曹虎許降之語違群臣力諫之言親駕戎輅銳意南下固將飲馬長江混一區宇矣齊更變亂之餘明帝不免篡逆之醜勢似不支也然沈文季在壽陽洞開城門而敵兵自還蕭蕭曹守廣陵不肯以民入城而魏兵終不至蕭休惠棄城拒守而鍾離之寇敗王伯瑜因風縱火而義陽之圍自解築二城以據都陽魏之勢欲矣裴叔業破之歸百日以攻諸陽魏之力盡矣垣歷生破之臨江之師既行而復反淮南

壬十二

十五

之戎欲置而中輟洲中餘兵輸馬假道以旬歸南鄭還師炊米馬上以自給張冲王洪範之兵反繞魏之後以據其七城是魏之強而反弱淮漢之守雖瑕而實堅也推是役而通論之是淮南未嘗不可守北方之強安足為吾禍哉夏五月魏主還洛陽秋九月魏六軍文武悉還洛陽魏之還洛也王文中子屢稱之以為居先王之地行先王之道節節亦曰是年魏遷都洛陽用先王禮樂魏其果能用先王禮樂行先王之道哉先王之還洛固莫盛乎成周也周至成王盡六合之內無天地寸土不在版圖也周公召公相與維持相贊致周於夏商之上而欲引致之唐虞之域無一事一物不底人乎也故出力以營洛邑為天下之極樂成王于鎬合諸侯而朝觀之以安商民以定天下然猶適反于鎬未嘗終歲少淹也是豈後出所能及哉高祖平項羽以來未嘗不在洛也妻

敬張良自和漢德難以比隆成周遂趣之西迄今魏起夷狄視漢若何獨以窺覷江南之故為盜賊之媒始以南伐而定遷復以定遷而南伐太子內叛穆泰陸慶等相繼外反安在其用先生禮樂行先王之道哉切嘗論之中國夷狄各有定分夏夷而夷者固必致亂以夷而劫中國者未有不亡魏自太和以來其政事制度謂無意於古不可也一旦逞貪婪無厭之心為僭擬無極之計乃自代北而徙中土欲固中土而併齊齊曾不三年孝文下世魏之為魏已非前日所親矣虛名而不綜其寔既非所以為國信虛名而不察其用心亦豈所以知古乎

魏詔洛陽城內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城外
建元三年魏太和年魏改姓元氏并改功臣姓復重定諸州及代人姓族高下

用人以世者唐虞三代之法也非以寡異俊秀之才俱

年十二

十二

出於公卿大夫之族蓋以仁義道德之教素行於聖賢明哲之家其通賢諸曉頗異乎新進聞見議論與布衣素不同耳雖耕釣版築之賢未嘗不用而胄子國子之教訓未嘗不嚴也有人則用不以無人而妄選以才則用不以非才而濫官顧易嘗拘之一塗哉以一法哉自漢以下公卿之家法既不如古而朝廷教課國子之意一切廢棄而魏晉宋齊選奉之私乃先門地而後賢才雖元魏孝文亦微用之李冲謂傳品不出門地李冲謂三鄉執若四科其言可謂明白深切矣孝文終不之聽何耶

建武四年正月士辰誅尚書令王晏

王晏不忠於孝武而敢自二於明帝事成之後侈偏日甚固誠有以投死也然人君之待功臣當念其功而畧其罪罪之小固當懲治於萌孽子之微使不至已甚可也懲之而不之戒治之而不之畏則弄廢放黜如法令而止可也於

此而猶文甚焉戮其身而恤其家罰及其身而錄其子孫可也若高帝之誅韓信則至參夷宣帝之施霍氏則無隹類其亦少恩哉今明帝誅晏併其二子且延及蕭毅劉明達河東子鉉其遷怒也夫

五月壬戌魏發異定瀛相濟五州兵入寇

猛虎聞其殺雖貴有不致自安也與強盜連竟而處雖愚夫猶子亦知為自備之計今魏人從都溼潤方磨牙搥毒以窺江浙前年壽陽之役不逞而反亦其君臣所甚切齒也明帝二三年之間未嘗為一日之備且盡力以定宗姓野疑以猜功臣治邊無結草之衛此列無授命之夫高法復敗於新野王曇汾沒於黃郭房伯王而縛於南陽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十五將臣相繼投降降夏陽七郡一旦委棄使孝文不愛不伐喪之名穀然班師江南豈能安坐齊室豈不殆哉

年十二

十二

永泰元年正月丁未殺河東王鉉等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武宗諸子皆盡矣

齊高帝嘗謂武帝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敗歟深誠之夫劉氏骨肉相殘之禍高帝武帝之親觀宜深誠也武帝雖受高帝之誠而所至典籤控制王子至舉五步不敢求輒不獲猶吏之遇因使人理絕矣而帝一自旁與魏伺神容方其輔政殺南平以下六王如斃帝先及與其疾殺河東以下十王如踐樓璣於是太祖世祖太宗之子孫盡矣及王敬則反悲召諸侯入宮下至孩幼亦使與乳母俱入黃椒飲一夕盡殲之賴南康逮至事遂中解曾未三年衍復自它族同姓者奪之其所以亡與劉宋何異天道豈不昭乎

秋七月丁酉帝殂子上福祿

齊高帝孝明皇帝在位五年年四十七

史稱明帝審有史料持法無所苛制御親幸臣下肅清政之事實無見焉夫百官以一職爲業故可固事而見才人主以萬機爲職不當以才而臨事夫帝以履能自名以明審爲才是特令安吉守淮南宣城時事耳施之以當一國宜乎其不合也夫躬細務密網目總郡縣六曹九寺常行職事而足取決於一已文武勲勞不歸還却而盡可否於制人是豈爲天下之軀乎既多猜忌進行誅戮矣非所以制御親幸也既曰親近憑勢互相通進矣是非所以肅清臣下也雖文篆刻一切停省乘輿舟乘去寶飾宮殿服飾未嘗改造新深樂於餘一潔分餅餌於常膳一時儉約誠可稱紀然欲槍銀鎗於元日上壽之際終不能自檢其侈用要器於私狎之時其又誰欺哉惡高武子孫長大無故而行珍戮求以自利其子孫束昏繼統未幾而蕭衍已夷其宗矣計數雖盡於巧心禍亂已隨於布武神器其可以

年十二

十八

智取國祚其可以智守乎

東昏侯

永元元年正月太尉陳顯達平北將軍崔慧景擊子魏顯達克馬園慧景圍順陽魏主至馬園陳顯達戰敗崔慧景退師

善兵者先計曲直次校強弱又次料勝負然馬當量持勝善後之策無一事遺闕而後始舉未有終施逆置而能靖國也南北疆場之爭雖無窮已然建武之役魏始以門罪敗而亟承承之役魏以開喪既勝而旋師孝文動作舉假仁義以藉口而孝明東昏方襲襲亂以相繼自反之縮否國勢之優劣固有攸屬矣况客主得失已自可卜之元英善兵南人無及也且魏孝文舉國親駕以控御之是豈顯達慧景之能當所帥四方之能拊拒哉以東昏淫縱上下離心熒熒乎若此設得南雍諸郡固將暮月

不守也顯達懷不自安深自貶退乃於襄暮盈滿之日求立功於叔李昏亂之朝曾曲直強弱勝負之不圖也一敗不支迄以叛換自取覆滅天奪其魄矣

魏主北還北海王詳爲司空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宋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杜德等六人輔太子以國而傳嗣君大事也以嗣君太尉德等六人一語重輕輿亡條之是豈可輕發哉武王命周召曰汝明勉備王在賈乘茲大命未嘗以天下屬諸周召也成王告召公六人曰用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無以冒貢于非幾未嘗以天下屬諸召公也成康能昭大業周召不負顧命千古有光焉若昭烈之在蜀蓋與孔明共有之譚之智難多難也昭烈念之熟矣况魏在北吳權在東其始猶猛勇流涎搖毒恨非禪敵乎嗣子可輔之之語蓋四顧周章吐

年十二

十九

恭昭烈風義而切師之故其臨沒也德以是語屬洛宏以是語屬德與詳德之子志恪遂舉其國付詳以至覆敗禪固宏之命遂懷謀叛以至誅戮宣帝亦以是疑詳而以提誣德之捧心効類之禍其酷至此世曾不之論何祇成陽王賜地萬親賢心全忠正勤勞備見於中外聲實夙著於遐邇受遺託孤魏無踰此賜乃嫌情刀鋒而不受孝文乃徇其堅請曲聽而不留大業既已日微成陽逸亦不免是亦君臣胥失也

夏四月丙午殂于谷塘原至晉陽發喪丁巳太子恪即位是謂世宗宣武皇帝

魏高祖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九年年三十三或問魏孝文王通曰可以興化矣又曰中國之法不墜孝文之德也又曰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有法矣故通著大元經絕南於宋齊之禪追魏以中國之統自太和四年始其有

言也哉夫化不易興政法不易明古道之不易復蓋自春秋以來上下交病之千四五百年之間豈無好古樂善之君慕義有志之臣窮盡盡力相與構明切磋商以求萬一自見於天下終莫之能也孝文奮自戎狄生四年而受內禪且以悍恣之祖母臨制乎其上非有保傅程督之力父兄訓勵之功詩書浸灌之澤也然能復田制於阡陌兼井之後行通典於以日易月之餘班祿秩於貪取無厭之日立科黨於田里清亂之際黜陟之法修而臣下以勸力田之科俗而農事以勸罷門珠定法律而刑始平抑工商別氏族而官始清正郊丘合神袞去淫祀而祀典以定耕籍田立明堂養三老而古禮以行樂之非雅者除之圖緯卜筮之不經者禁之而正學以興盡道於祖母哀敬兩全友愛於諸弟始終無間則孝悌之義達矣瑞輪朝政洞達無隱聽納諫諍樂行無猜則下之情盡矣洎祚祚為懷宸銅鐵為街

年十二

二十

勒省尚方組繡之工罷起部無益之作 不事機杆之工女則儉約之風形矣師行異境嚴絕侵掠得其俘虜旋即弛縱以發立非正則與師問罪以表紀當恤則即日班師則交鄰之義彰矣夫以三代之美化百王之善政雖不能盡究其實而皆森舉並行於二三十年之間使周隋李唐有所持守而為立治之本可不謂賢哉然教子之遺失範家嗣好亂而致敗齊家之道素使中宮穢德而投死寇讎江南輕徙都邑而叛潰衰微之禍踵見蓋亦戎習未變使然耳王通曰雖謂孝大明吾不信也屢歎美於其始而不免遺憾於其終謂此類也夫
七月殺尚書右僕射江祐侍中江杞 八月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戊午斬遙光
人主之傾心權倖者以其順我而不我逆也謂我之愛之彼必愛我我之任之彼必能勝其任也夫豈知小人之情

狀舉止動作悉為身計禍福利害悉為目前計苟主泰然毫有以便其身而快目前雖履城邑而移柱礎不顧也愛之愈深則其負之也愈切任之愈堅則其欺之也愈甚凡其一時之相順者無非其自為地也是豈足倚仗也哉夫所謂六貴固東昏之所深愛也更直內省分日怙欺其權任豈不堅哉視其君失德曾不殫舉覽晝夜謀譖苟欲自取則必欲奪之付之便己之人耳江江祐欲立江夏劉劼以其舊怨而不與劉劼欲立建安二江以其年少而不從始安欲自立劉劼恐失元舅之尊而不樂徐孝嗣則欲須東昏出遊而遂廢之迄之二江誅戮遠光叛死徐孝嗣劉劼蕭坦之亦罹非命蕭衍因之盜國東昏不得正終權倖信用之禍豈不炳炳哉嘗觀古昔人臣勸教人主謀殺大臣近親者其投心措慮未有不謀其國也始安王遙光在永泰間嘗勸孝明盡誅高武子孫河東十五由是盡戮

年十二

三十

晚因王敬則反又復勸帝盡誅諸王侯賴南康侯子恪自婦乃止夫人不愛其宗族而使人主誅殺以自便似若甚忠乎我也今孝明死肉未寒嗣子坐席未煖乃先事而自反則昔之順我夫豈美意乎人主察此可以觀人矣
永元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州降魏 二月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己亥裴叔業卒裴叔業開閣納魏兵魏以叔為宛州刺史
邊將不可不擇也擇之得其人則當懷之以德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而外侮可禦吾國可固疆場可安也既得人而付之矣非德以懷之則必飛揚而不服非恩以撫之則必怨望而不滿非信以結之則必猜疑而不安三而一缺焉則是自棄其土地自壞其長城也詎足以守國哉宋明帝祖勝潰兵不能緩撫邊將而薛安都常珍奇異果敢以三州降魏南朝於是失淮北淮西齊東齊淫戲輕殺

無以鎮寧邊將而裴叔業以豫州降魏南朝於是失汴
北夫兩國並立城望相望以大成孝文之強盛固當屬
兵而下驅馬飲江矣卷甲遠反留不能於南取彈負土
也而徐豫淮汴之區悉南之守臣拱手而讓授之駁將不
善其禍豈不烈哉

三月命平西將軍崔慧景攻壽春 夏四月慧景至廣陵
還兵向建康江夏王寶玄以京口應之圍宮城豫州刺史蕭
懿引兵入援慧景敗死 五月江夏王寶玄伏誅冬十月
段尚書金蕭懿

臣之事君有死無二命義之戒無所自逃立人之朝而食其
祿復以昏明安危而二其心者非人道之正也若蕭懿之
始終雖失明哲保身之義然可謂正矣東昏侯嗣服遊
蕩無度亡貴爭權禍亂將作蕭懿行說之固欲其志召
諸弟觀時進退也懿不從張弘策說之固欲其控據

年十二

年十二

荆雍為民靖命也懿又不從一開崔慧景之變受密詔之
旨投箸疾起彈師絕江損巨敵於立拔開圍城於頃刻
可不謂忠乎大難既夷睿主日甚或者挽之固欲勸兵
入營廢睿立明也懿不之從固欲表其還歷陽北以外
拒也懿又不從據言入矣人具舟楫勸之而奔反以尚書
令奔逃為託據言行矣金蕭懿且至死期已及尚以家弟在
雍州為朝廷憂若大功不錄身死非命不一語及也可不
謂忠乎睿主不足盡忠而為之盡忠睿主不足與死而為
之致死夫懿豈不自愛而過計若是直以人臣之義當
如是焉耳夫行不知自愛而過計若是直以人臣之義當
如是者之言自附於伊霍既所不肯使如或者之論自
歸於襄陽復與行同逆其與崔慧景何異乎此懿所以
盡誠極節雖死而不放廢歟

十一月甲寅南郡太守行荊州將事蕭穎自奉帝弟荆

州刺史南原王寶融舉兵於江陵丙辰以雍州刺史蕭衍都
督前鋒諸軍事舉兵於襄陽

齊和帝 寶融

景明二年

三月南原王即皇帝位於江陵
魏晉宋齊之取天下未嘗以正也梁之代齊其事近正矣
而迄不能自正何哉夫東昏之罪浮于桀紂其國內外無
不欲其亡也衍舉兵於崔慧景等變亂之後合乎革
之應人矣蕭懿盡忠於其君而有大功焉東昏無故而殺
之其國上下無不為之憤惋也衍倡義於眾情翕聚積之
後以雪家庭之冤近乎禮之復離義於齊高祖為五世
叔姪其於孝明則六世兄弟也東昏將失國而行以近親
乘潰亂而收取之與長沙定王之孫嗣漢中山靖王之裔
帝蜀何異哉廢東昏為陵王者慧景也殺東昏於圍城之
中者王珍國輩也衍雖舉兵圍城不用鉞鉞而坐取之其

年十二

年十二

與赤眉入三輔而棠漢江都難作而授唐何異哉夫以應
人而唱義復離而舉兵且有帝室宗屬之親又無弑廢其
主之罪比之魏晉宋齊欺孤陵寡強取弱奪其名義正矣
使不殺不辜不行不義因齊之失而順愛國人心之附而安
享離湯武之事何以異此今假南原以首事而終不免於廢
殺托碑避以為高而迄無異於篡竊世次未遠而又同姓
乃反易齊而為梁猶孝明六子而盡戮之此豈正義乎夫
名義足以近正而反不之知行事自流於不正而莫之告
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於斯

應蕭衍

東昏侯在位二年於夏歌二章高刑十愆犯之各過而其
侈用妄費法襲苛虐虐于國害于家降災于下民者又古
人刑罰之所未及也書德忠貞終始無聞其趣七宜哉然

崔慧景之亂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取得朝野所投書人名東昏令盡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張欣泰之叛也劫建康王定寶警蹕向臺城文武數百民數千隨之既敗東昏之不誅復其爵位失其吏民之書而不之誅此漢光武唐太宗何異定章爲叛人之所推奉而不之誅此皆古人之所難也以二事攷之則人性固相近無有不善明矣使明帝有法而其愛子也能素教則東昏雖不明詎至已甚如此哉祖已有言推王法戲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與今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貳夫東昏所以底此者亦以淫戲自絕爾天性之不虞康食之不有茲無之不率以至逮亡而不之覺復無祖已者明告而直語之四方同叛兵至城下而猶不恤其可哀也夫

年十二

二十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二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三

高祖武皇帝上

天監元年正月甲寅大司馬銜進位相國封十郡爲梁公以智致物不若使物之自至物至而取之與用智取之於未至之日其爲得失相絕矣周之得天下也蓋培植封養數百年之久而商之失之亦久矣夫取之而取之頃暇五年一戎衣而事以定使周之先王用力於奮發窮高之日夫豈不濟哉天命之歸之必不能如是之堅密人心之附之必不能如是之膠固也齊人立國根本既弱二三世稔惡舉臣民上下俱厭醜之梁武聚義兵神人欣快使虛徐以待之謹恭以守之江陵姑孰排足以延帝許乎威振四海誰敢不從固不能逃其預料也夫取果於既熟之後與其未熟不過先後旬日而味大不同沈得之議乃汲汲

年十三

趣使亟取之其策凡下矣國入方歸心於梁而得謂不可以淳風期物術方以名義靖亂而得謂方更同公作賊武帝方欲建國以存齊祀而得謂不可以虛名受禍雖受賊之禮造得於旦暮而享國祚已縮於歲月攀附之實遽收於瞬息疑猜之慮不免於異時不特謀國之有失約之所自謀其鋒刃之豈曾不慍滿晚年之疑終不自釋乃欲以赤章自訴於天帝之前謂禪代之不出已天其可欺乎夏四月壬戌齊和帝禪位於梁高祖梁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丁卯奉和帝爲已陵王戊辰已陵王卒

齊有國二十三年高帝篡劉氏得國以傳其子子傳孫而不能守故其兄之子篡而有之是爲孝明孝明篡高帝之國以傳其子其子不能守故其三世之從父篡而有之是爲蕭梁以史法攷之高帝武帝宜稱前齊明帝東昏和帝宜稱後齊武帝雖曰受命爲梁其實猶齊也武帝謂南

康侯子恪等曰齊梁雖曰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維復絕服宗舊未遠武帝豈不知此而必自以爲梁者篡創業之名蓋襲亂之徒也

以謝沐縣公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

武帝將篡齊凡明帝諸子皆殺之而寶義獨以奔魏獲存寶義猶以廢疾獲封而和帝之寵非命則寶義沈約氏之也然高帝之後子恪兄弟第一十六人乃太祖之後皆任梁高帝之義以才能自名豈不異哉武帝太子恪等謂天下公器非可力取有天命者不能審以宋武猜忌弟兄疑似殺朝臣爲戒江左代謝之際必相屠滅國祚不長爲堅不從或者之論除去子恪輩爲論然能施之於十六子而不能忍之於六寶何邪使六寶果有天命必非武帝能殺若無天命又何爲而忽行此舉受天下責在位尙億子孫祿將周京公器其可智守天命其可計留乎知之而

年十三

不能推固武帝之失缺之而不之聽實沈約之罪魏豫州刺史田益宗入寇建陽太守黃天賜戰敗于赤亭

敵國並立其勝負之機未有不係乎強弱也兩國並弱固不敢以相視兩國並強亦不能以相謀惟一昏一明一盛一衰此相禍所以起成敗所以分歟南北朝北方屢有變故每病於江左之多事不能以近取五胡非無禍亂亦幸乎北方之艱虞不致於胥戕當永元中興之問齊將亡而未領梁欲興而未成魏之諸臣流涎江左元英則欲躬帥步騎直指陰據襄陽之城收三楚之地田益宗則欲帥兩荆之衆並擬隨雍舉揚州之卒頓于建安潭懷之謀則欲東西並舉郭清江表其論非不偉其機會非不可乘也然宣武幼弱政事乖亂大臣相疑於上無休國畫忠之誠臣用事於側有盜指竊命之歟謹謹自守猶且不克矧能捨戶庭而瞻郊原哉益宗引兵驟勝終不能進跬步

以立奇功蕭寶實請兵復仇終不能効毫髮以行素志其兩弱也夫

徵謝朓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右光祿大夫何熙爲侍中徽熙終不就

道成之取劉宋既非以義蕭寶實之篡正統又非以理宜名節之士齊世無有也然袁昂守其與馬仙琕守南豫能盡職於物情已去之日何嗣除光祿何熙除侍中能不受命於新君受終之後王志服毒求死不預降表顏見遠絕粒自斃羞見禪代亦足少明臣節激厲偷薄也王琨在晉爲郎中在宋爲光祿當汝陰之選也攀車攬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經燬壞乃復頻是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爲之而泣夫謝朓親見宋齊禪代簪違禮尚從容其間已可愧耻矣至梁代齊復偏舟指闕受其禮命再中謝詔受其宴饌不惟有愧於王琨曾不如二何

年十三

三

之力辭也

天監二年夏四月癸未朔魏以蕭寶實爲都督東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齊王屯東城以陳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江州刺史屯陽石

寶實以宗國之亡惡衣憂坐逃命虎口墮形禍食致哀於適暮之後冒風濕雨伏訴於敵國之庭乞兵南下以雪仇辱拜鎮東之命則傷哭至晨受安南之詔則流涕哽噎其誠心懇至威動遠邇與包胥恸哭秦庭乞師復楚何異哉然秦師一出具師五敗卒使昭王入郢而楚復國今寶實四將魏兵屢臨梁邊再往再不利胸左之役復能全師准偕叛不終投身非類獨何欤蓋復讎之義亂賊不討則故君不葬故君不葬則哀經不解哀經不解凡在臣子固不敢昏也昭王還國欲賞包胥包胥曰吾爲君也又何求遂

逃賞今寶寅在魏功效未立爵命已隆大仇未雪當實已極以爲歎而尚公主以授鉞而開李館仇憾素忘心志洪散手寇閩中且爲魏役尚何暇復念宗國乎一不得志又萌非望宜其不克成功也

五月丁巳雷城文侯范雲卒

爲人書策而謀宗國者未有不反自禍也昭公入而祭仲戮厲公歸而傅瑕謀新都既定而劉款族讎臺欲建而荀或死唐至已定而劉文靖廢是數人者魏志功背德哉背夫而私他人固爲夫者之所均惡受易林而反蹄齧其主亦園人之所不容也一時順己入固甚善他日以事人者而事吾吾安得而不深忌之乎沈約導梁以篡齊詐范雲而類佐命其爲功固宏其自爲謀固功也然求爲台司而迄不獲欽代范雲而曾不與當樞筦而參國政及庭周捨徐勉後屢一援張瓌遽遭忿斥赤章訴哀竟罹趙趙武

年十三

帝非特焉其輕易蓋恐以其事齋者以事梁故也人臣觀此則不忠於國者亦果何利哉

八月庚子魏遣鎮南將軍元英寇義陽 魏散騎常侍趙脩有罪鞭死

趙脩恃寵端恣陵轢王公信有罪矣高肇以責嬖之開造成其罪雖素附於脩者懼連及多助肇攻之嗾其甚矣夫宣武不顧舊寵既令人檢訊且暴其姦惡又鞭戮而摘狹之使隸兵伍其罰豈不重哉夫罰之重輕視罪之大小命之死生聽上之子奪詔書歡脩不過一百而監罰者加之三倍詔書罪脩不過爲兵而監罰者頻辱至死其方命行私尤有甚乎趙脩也夫甄瓌等輩安致是不過奉行高肇虐旨耳肇一得志於趙脩故明年而殺元詳因諸王又三年而殺皇子又借元騊取太阿而倒持之雖宣武不敢少喘焉其發源殆端蓋自此事始而元紹乃以爲國

除盡而欺其上源懷又以直過沒黥而稱紹之美皆非事實也

三年魏人圍義陽五月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寧朔將軍馬仙琕戰敗八月行司州刺史蔡靈恩以城降魏 三閩戍將聞之亦棄城走

古人以邊地爲藩籬藩籬固則門庭元虞以邊臣爲長城長城存則敵人不敢犯梁承齊後土境日蹙獨界長淮與魏分守若梁則以三閩爲重必有義陽而後三閩可守若魏則以壽春爲重必有義陽則壽春可圍魏人所以汲汲實力者以其差近淮源利涉津要而不惟魏人行師道必由此若梁人列舟長淮師赴壽春亦必由此故也今元英頓兵城下兩年于茲殺將斃破三閩而梁不爲之備兵少而不之益糧盡而不之魏蔡道恭隨方抗禦隨手摧却魏軍將退不幸身亡馬仙琕兵刃三接連致沮敗如曹景宗者受

年十三

命救援乃觀望不進耀兵邀獵以至靈恩出降義陽失守此慶宗以角城夏侯道遷以梁州相繼而入于魏三閩由是罷戍江南由是羣弱惠宗之罪可勝枚哉武帝以景宗功臣抑住將之奏而不之治尚何以令群下乎

六年初置五經博士儒術大興

欲專正李必先去異端異端不去雖真刀斧心以崇儒稽古未見其有補也董仲舒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工无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於是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下詔屬李官屠弟子攷察德行文字之士史彤彤失自東晉宋齊以來李校廢廢講授經闕梁武雅好儒術從何嗣受遂置五經博士開館宇廣後難以公舉選生徒從何嗣受業而許自薦其高第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李詔皇太

子宗室王侯受李親釋業以風之端語以申之束帛以勞之暮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夫豈不美然上意所折向者西戎之鬼教其肅戎躬講者西戎之譯典帥公卿士民傾家捐軀以宗事者西戎之妖法而已寔徇乎異端而文起乎正李雖有招令之詳條法之備美足以風動天下與起洽功哉

四年夏侯遷以梁州叛魏魏遣邢雷畧定巴西等郡王

足入劔閣圍涪城巴西復自魏來歸

蜀之在吳猶心腹之有咽喉門庭之有堂奧也咽喉塞閉則心腹不能以自存堂奧有盜則門庭不能以獨立秦之圍楚魏之謀吳隋之下陳本朝之北南唐未嘗不自蜀川也魏據天下十分之七江左失淮北復失三齊獨以千里之長江與敵共之所賴控捍上流流輸兵賦獨蜀而已齊梁之交李仲達員固連年蜀亦少耗矣今以南鄭付之反

覆之夏侯既使之揭郡以與敵入以元戎授之駭雅之淵藻遂使之殺帥以招怨魯方遠十五將連敗於王足王景嗣等二十四將俱斃於盧祖逖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

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矣益州城戌上名魏籍者五萬餘戍巴西既定涪城復蜀之未亡僅若毛髮蓋止五方餘如邢雷之論裁已蜀不援而掃國以事洛口固出伐楚救江之策也設元魏不顧而冠信御謀臣振破竹之威衆勝以取成都順流之勢持虛以蹙荆漢王足不奔

梁邢雷不及而巴西豈可復還江南豈可復圖哉

冬十月丙午以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伐魏

五年宏策其師述還魏將元英圍北徐州刺史昌義於鍾離兵以將勝然偏裨之勝未有不以大將也牧野之功專指尚父機執之伐特賴元戎曹參灌嬰之爭魏必以韓信之

十六將之平七國止稱周亞夫豈偏裨之能本於元帥之

指授一不得人焉雖有才智勇義之士為之奔走籌畫則將無以自効矣今梁以新造之邦攻累世盤錯之敵以江南之衆當天下三分之二乃以驕貴無聞之子弟當一面都督之權使與魏元英邢雷輩相角不幾以兵餌敵以地賂敵乎方宏之出也王茂取荊州雷豹狼聚河南張惠紹拔南豫章郡拔合肥裴遠充石城和拔朐山固城陳伯之以梁城來降兵未有所臨隨同披靡加之器械新軍客

修或自江左出師未之有也使元戎得入廟算先定以勇銳而作士氣以智畧而先裨將分合隨機奇正迭出隨方而為策應相敵而為進止則前日所得之城固可堅守北方疲弊之年似可坐制也今宏怯懦無術部分方受中

湘之侮而不懼聞風雨之聲而自驚棄夜獨逃委棄貴仗使所部之兵不戰而自潰已得之城不攻而自失設無昌義之力守鍾離以當其衝曹景宗輩以力戰於外挂其

銳則魏人乘勝平蕩之鋒其孰能禦哉

六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上命豫州刺史章叔將兵救之三

月魏兵大敗英逃還梁城

為將之失莫大於忌克而貪矜忌克之心萌則惟恐人之立功以軋己貪矜之心萌則惟恐吾之无功以勝人二者之心一生則物我之心兩敵物我之心一戰則其遇同列也必不能盡歡以得其和其御下也必不能盡職以得其死雖有韓白之勇孫吳之智殆將无以自立也若梁之章叔可謂賢將矣其攻合肥也胡景翼趙祖悅以問軍交惡

蓄齒流血敵酌酒勸之使元私闔固能同力以拔合肥其救鍾離也武帝使叔受曹景宗節度又以章叔望望善敬之以救景宗景宗欲專其功既驟進而失利叔不敢以魏兵之銳緩行而全自散於景宗定亦不謹以遇敵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故能協謀以破元英合肥班

師魏軍尚近敵今輜重居前身乘小輿以殿其後鍾離秦捷群帥皆爭先啓敵獨居後昌義之德二人之力出二十萬使博以謝其功敵既得虜則反其子以爲塞使歸之景宗其不忘克其不貪於至此其能成功也宜哉史稱敵甚羸瘠身不跨鞍板輿指麾德如敵國然畫按軍旅夜等軍書所至頓舍藩籬壁皆應繩墨此則堵葛武卿之規畧也營壘未立終不肯舍廬井未成亦不先食此則衛景威之紀律也所得祿賜盡分之人猶實魏其居朝恤向未嘗忤視猶寶博陸加之居有政績將兵仁愛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撫孤兄子過於所生居家無事慕石晉陸賈之爲人此豈江左將帥所能及乎

夏四月丁巳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有罪不刑雖亮舜不可以爲國債軍無罰雖湯武不可以行師西昌侯妄殺蜀帥不過貶號臨川王宏大喪國師乃

年十三

復進爵景宗不守義陽而失三關乃以功臣而免罰妻悅親破魏兵以全義陽乃以讓問而不賞賞罰無章一至於此梁德於是乎永矣

天監七年春正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曹掌陰焉

鄉黎里選百王通法也明揚側陋元德升聞加言周伏賢無遺野亦言有德而必采之黎缺時事而加明試唐虞之用人固皆本此矣是豈成周之法哉自梁以上雖取人之法岐多門雖然兩漢廣容必自州里五朝擢用悉由中正未之或改也天監州望郡宗鄉豪之目其猶是也夫自隋唐以來專以進士明經取人雖鄉人之好惡無以自聞于上素行之賢否上亦無由知之世之用人固亦不復用是

天監八年魏元英復取三關馬仙琕走

聖人以重門禦暴而取豫以設險守國而最坎以城郭溝

池爲小原以鑿池築城効死弗去爲共守以封疆之臣効死封疆爲金城雖爲治未嘗捨德然其爲治亦昌寧顯德而棄險哉江左自元嘉間藩籬之地盡委之魏矣梁都建鄴其去敵國特隔一壁所恃以爲障塞者獨東西三關耳使三關不守則是延寇而入堂下也天監之初元澄入寇獨仗司馬明素與之爲敵明素一敗三關隨失往并六年幸復馬仙琕一入而爲之守分國而爲之備也當時守將不過馬仙琕一人而長薄松峴之戒不遇馬廣文超輩元英長驅大兵相繼東關一潰兩關隨失仙琕宿將曾不能旬日守也雖韋叔不敢盡銳以抗敵雖武帝有志亦且因人以勻和其失險也夫

天監九年夏四月招選士流爲五都令史

周官太宰小宰宰夫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史十有二人夫以天官之尊宰司上相之

年十三

重凡天下之務百官群有司之事無不聞決摠督也令行文書之史僅十有二人而旅下士中士上士乃五十六人賤者寡而貴者多無乃尚虛談而至乏事哉蓋道揆法守本之鄉相紀綱法度出自朝廷凡掌官法官常以相切蹉而出政令者是非奔走服從小吏賤夫所當子預也使小吏賤夫誠足以辦此然爲利行私而私喜怒小人所不能免苟可以爲利則委曲回互以自便苟可以行姦則緣節欺罔以求售借賞以償喜假罰以行怒顧將因是以求逞雖上之人烏得而盡察之不若付之賢士雖文書閭畧不足慮也古人處事用意深遠矣漢自蕭何以刀筆致相遂謂天下大事凡若吾曹獨知文書者皆足以相參考於是特立誦書九千文之科用以授吏史曹參繼之擇郡國史亦不過木訥淳謹而已自是以往令吏史雖非士流然相府掾屬猶尚擇人也魏晉以下始專以國事委之吏胥矣武

帝始詔尚書五都令史悉用士流劉顯等始以才地兼美

自博士遷曹首膺其選要不為無意也 本朝藝祖之制

凡三司人吏皆以士人為之其周官之意欤

天監十年春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

斯據胸山招魏軍

地有兩重固彼此之必爭也在彼為重在此為輕我爭之固難在彼為輕在我為重則吾之爭也為易胸山之在江左雖隔海內外垂幾千里然亦控帶全齊徑通并冀使北人得之則飛輓老船驚風浪吳越將有心腹之疾使其在南也則儲糧戍兵因利乘便可為河南建瓴之勢晉家齊梁固屢失而屢得之元魏未嘗實力極爭者豈以此重彼輕乎游肇有言胸山最爾僻在海隅早暹難居於我非急於敵為利為利則致死而爭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行勢必死之師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之

年十三

十

終難全守此所謂無益之由也故自宋以來北人之來爭者每失失利盧昶之出竟無成功五朝之能莫枕正以海道無虞耳彼幸虜之息兵卒已得之城邑而棄之者罪豈勝旣哉

天監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免老小道損質作

王者之立法未嘗不均一齊平也亦未嘗有親疎貴賤之別而其行法則有議親議貴議故議賢之殊因罪之重輕不以親貴而殊其法因所議之近遠乃以特恩而降其罪使行法者均一而無私處議者衡懷而知畏故疎且賤者抵法而受刑不至於吝然而缺望責且親者蒙恩而未減亦不至驕縱而阻惡是之謂皇極此四代百王之所共由也梁武厚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雖至於債軍喪師棄失城邑亦不之治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亡逃則舉家贖作民既窮奸究益

深末年之禍以至皇子引賊民人奔甲臺城不守而杜廟墟東興蒙塵而臣民戮其禍豈小哉因林懷老人急庶民緩權貴之語乃特詔免老小質作而大本不正是宜无益興亡也

尚書僕射沈約等撰次五禮成上之

治定制禮禮樂積德而後興儒者固有是言也然人一日而無禮則起居飲食之節喪祭一日而無禮則長幼尊卑之序亂國一日而無禮則君臣士庶不得其和天下下一日而無禮則生靈動植不遂其性無禮而求治治何以定無禮而欲積德德何以積欲遵之百年之久則生人之類隳滅久矣尚何從而制作乎是以古人之未制禮也必取先王之禮宜於世者用之未有蕩然元紀而能胥至平又也劉向有言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養是過而養人也刑法過差或至死傷有司請定法律則華則華則削則削至於禮樂

年十三

十一

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靜言此弊累世皆然豈特漢室哉天監初或請正五禮議者以庶事權與欲俟隆平武帝詔令撰次至是條上雖元補於梁之亂亡然為國之務要不可緩也

天監十二年壽陽大水

邊將如李崇可謂賢矣以忠信而結上心雖凡間而不之疑以寬厚而得眾心雖災變而不之去自養壯士數千人敵至則元不摧破水不沒城者二板猶浮船以附女牆不肯奔去城邑也使邊郡守臣皆得崇等輩而用之朝廷豈尚有憂顧哉

天監十三年命康絢堰淮水於浮山以灌壽陽

堰水以攻敵與夫堰水以備邊吳晉宋齊用之固有効驗矣自壽陽言之則去年之秋李崇幾以大水而亡城後十年之秋李憲以堰水盛而降敗是天監浮山之役朱焉失

計也夫役廣而收勦茂民勞而為禍深罕見於一沒何哉
夫築堤治塞要因地勢踏水立防必因土脉源淺則可上
勢弱則易制今淮來自桐柏旁受大河合百川之浸奔突
而東馳是非黃土所能障禦也武帝信王足一時之計不
顧水工涉土剝輕不堅實之說獨以二十萬之衆墾三年
之力為數百丈之堤延蔓九里之遠既不能以上流為利
以殺其奔騰又不於下流小為蕩泄以緩其衝突雖有山
岳以障其前猶不能使之不清洩數丈之堤手康錫受命
以鳩工力戰以拒敵行反間而使開禁自當使之終始董
督堰事俾尽心究力修治打築為悠久策後以張子毅一
言之諧而亞去之泛溢而莫之節錘漏而莫之窒廢壞而
莫之修各歸未乾瘡痍夫補固恭深以致潰決卷錄淮之
民化為魚蟹非堰之不可為其謀慮之不審規畫之不良
任使之不力也夫

年十三

十二

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主恪薨

魏世宗宣武皇帝在位十四年改元曰景耀曰而如曰承
平日延昌魏自沙漢而居中國起偏方而并群雄七傳而
至孝文凡中華什樂文物之盛法度之美皆切取而
倣行之燦然有兩漢之風豈不盛哉夫盛衰赫然而陰生
至寒淒冽而陽懷氣貌豐盈血脈漸衰之兆也華實豐茂
枝葉凋瘵之萌也時至必變物或必衰事理之固然者
惟知道君子既盈而持之冲故盛滿而不之溢既成而守
以謙故至盈而不之壞此是賢之所以太平君喪華命所
以能成泰和也孝文一傳而至宣武垂拱無為從容不斷
始則學臣趙脩持寵用事終則后戚高肇盜權顓國北海
王詳以顧命大臣疑忌而遭殺彭城王勰以宗室元老忠
謹而隱謀亂立理斯教中訟車而諸王元罪乃同囚禁雖
立太子諱孝經而釋氏外典正生自講邊將屢出而元功

實異頻見而不懼太和之政衰矣雖曰有人君之量喜怒
不形于色臨朝深然端嚴若神是持漢元成之流史臣以
東都安順比之信矣

其夜太子誦即皇帝位是謂肅宗孝明皇帝

喪君立君天下之大變也非氣節忠正無以定策非智識
超絕無以立制非諳熟典故無以應機非厭服群下無以
排難霍光於宣武即世之多遂迎太子而亞立之曾不俟
中官之令其定策可稱也使高陽王雍入居宮中省決庶
政以任城王澄總攝百揆百官摠已以聽其立制可紀也
廢平王懷欲上殿哭臨入見新主則引植喜扶諸王下殿
故事以折之高太后欲殺胡責嬪則置之別所嚴加守衛
以全之王顯欲矯令使高肇錄尚書事則以待廢元劾而
誅顯以書札趣肇使還因其入臨而遂殺肇其應機排難
皆從容服操出人意表收攬威權不使于忠專權獨誅高

年十三

十三

肇不使高后廢終以二王攝政不使胡責嬪篡攝攝制
則光之氣節智識雖古人何加今不監霍光誅上官桀羊
故事而使于忠資柄而行私不考漢室誅呂霍上官故事
而使母后無故而失尊已行諒闇總已之寔而復開垂簾
當國之非流禍深長國祚衰弱光雖欲辭其罪非可得哉
夏六月魏沙門法慶反於冀州

魏自孝文以下崇佛氏極矣宣武尤精其義每至講論連
夜忘疲乃於正殿親講佛經使沙門聽之作瑤光寺未就
肅宗胡太后又作永寧石窟皆極土木之美像以金玉浮
圖幾百大門殿如宮省飾僧房以珠玉錦綺塔廟之盛古
未有也帑藏為之空竭役戶半至避匿是宜褒崇信之福
有陰幽之助然慧注反於涇光秀反於秦僧紹反於幽法
慶反於冀至聚人徒破郡縣自賊其類不毀經像以此推
之則其人類可知教法可攷矣然終崇之而不敢抑信之

有裂行臺重券分與熟入門下固誠可以防巧詐社後來矣而元正之議乃欲移一省之案尋兩紀之事是非所以操要會存大脉也

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織錦不得以仙人鳥獸之形爲飾却願壯皆代以麋冬十月薦羞始用蔬菜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不仁之辨美與利之間也伏據作綱晉齊焚山澤而驅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豈不仁哉原若山川鬼神亦物遠性生民莫居而已鳥獸魚鼈由是成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聖武帝不以生類爲藥不以犧牲爲祀不以仙人鳥獸之形爲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有一利取國之心至誠二君殺六寶而不恤一有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緣淮百里內老少皆從負者肩穿寒暑

年十四

疾疫死者相枕一日漬決緣淮數十萬冬葬魚腹頭雖鵝大不得寧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害其爲仁以利而不殺不免爲不仁仁不仁之勸義與利之別而已

天監十七年魏改元神號秋九月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是以順人理者爲福逆人理者爲禍未有恃大倫而可獲更應突也順后雖忌妬悍戾要爲光君正后嗣君嫡母也胡氏雖誣育肅宗不過宮妾耳崔光于忠等不知典故胡氏意以高攀故無罪而廢君母既斥之復殺之使政權閣命一出於胡氏之手其恃大理逆大倫至此宜魏德之不長也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經六籍之所以尊信於天下者以聖人之言論行治後聖之

所記法修述也高鼻闊之於堯舜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伊尹萊朱於湯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太公望散宜生於文王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七十子之於孔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其日用在人心其行事在天下其論議則故見之所傳習其言行則舊史之所纂集也後世聖賢出又從而改正之存其實是而削其非謬是以能傳萬世之遠爲人心命脉焉庶事維度也釋氏之教在流沙萬里之外傳數譯而至中國吉語不相通字畫不相同也傳之者數人譯之者數人潤色筆授散出文士嗜佛者之手去繁而從簡文變衷而從華語其摘誕推奇超出方外者既不可稽驗往往性命道德之法言類不能自逃乎六籍論語莊列老子之外苟欲尊信其書即先王載籍攷之有餘矣若以遠方之教必欲自其國求之則東西家相傳之語或至於增減聖賢經

年十四

籍猶不免抄寫之訛傳授之錯遂取之異域更數百人之轉轉尚可盡信耶自魏至本朝求經翻譯之費尤有窮魏詔洛陽城內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城外齊高宗明皇帝元二年事附此

管仲作內政分齊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有五工商皆民也猶使之異趣而不混雜况異端乎孝文過洛陽之制置城內僧尼寺各一條屏之域外以道俗殊歸洋居塵外也其後徒黨浸盛舊制不守至神龜間都城佛寺且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居一此仕城王澄所以特論故令通都大邑半爲佛虛膏壤上股反歸僧籍固有一二人居室數百楹占田數百畝者矣相其人之多寡而併其屋室計其食之多寡而判其田疇獨不可爲乎

魏後監禁

近實則公室乃貧國晉人之論官山海以富國管仲嘗行之山澤之利固不可盡漁以病民然亦烏可盡指以饑民哉要嚴厲禁於官務適融於民使公私兩便而已昔者倚賴以止盜起富坪上者羅袞擅利並井所得千倍刀閭擅魚鹽之利起數千萬上爭王者之利下涸齊民之業史氏嘗論矣今魏以魏環之言罷鹽池之禁或臺責封攷或近民各守邊池之民尉保光等固據陳禁倍於官司貧弱遠來趨然飽望之公據推所以表指稅稅那密元雅所以請復立禁也然公是以後利日入滋增加日甚盜焚販者愈至恨特立法令者愈加繁密民由是日困官府由是日益多事矣

天監十八年魏神龜二年二月庚子魏羽林虎賁焚征西將軍張彝之第遂殺彝詔武官依資入選

朝廷所以尊嚴國家所以安全者由綱紀立而分守明法

年十四

制定而刑罰信也苟綱紀之不振名分紊亂而元號法制不明刑罰寬弛而不肅勇者恃力以自肆愚者怙衆以求逞上之人安視而姑聽之不少為之隄防森夫然卒觀聽則蒙顧將何所不至哉張仲瑀銓制選格崇尚虎品之奏雖排抑武人未為公論然盈路喧騰揚榜會集羽林虎賁相帥而焚其家奪為大臣一旦以子而死賊子此果何景乎遠近震駭僅八人戮之其餘不復窮治至為之下赦為政如此事可知矣宜識者知其將亂有微因之傾貲結客也聞寶閣以內班殿直搗鼓訴求郊賞太祖皇帝怒令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取都校杖之因廢其班神武威斷如此宜基非輩固万有斯年也

魏吏部尚書奏行傳年格

古人用人未嘗廢法也治官府以八法取群臣以八柄察宰職之正群吏以六叙辨群吏以六廉小宰職之改其治

而詔誅賞司之宰夫逆其治而聽會計摠於司會願昌嘗廢法哉庶度才而授之位固有終身而供一職數世而任一事者不以履歷為遷過也擇德而付之官固有起布衣而任卿相始首黃轂而守卑官者不以歲月為勞也所謂治官府取群臣以叙而進退以計而廢察之法不過如是而已所謂累月以取責積日以致官是以廉恥質賢不肖之譚穀蓋景武之間始然非西漢之舊也至元魏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者慮難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下氏姓比兩漢晉魏每向愈下矣至崔亮為吏部為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其材寔能終以歲月之淺深以自効於當世雖至愚極陋僅有日月之積皆可馴致於公卿林守定刺膠柱成法雖周召畢高持銓衡之柄欲於法令外取一士而用之必不能也當亮作法之初劉景安薛取尚知其不可令去亮幾

年十四

年

何年凡所謂吏部之職朝廷用人之道終元能少出亮所作格制之外終元有論其非是者豈不痛哉
普通元年春正月左軍將軍馮道根年上轡春祠哭之天子嘗禱郊社五祀蓋蓋既陳而廢者二雖日食太廟火猶接祭也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而廢者四固未嘗有因大臣之喪而廢者惟大夫以齊衰大功廢外喪雖齊衰亦行之至尸入三飯不脩醢不酢而已不以卑臨尊不以下厭上也由孔曾問對考之則釋祭去禽於仲遂卒子垂之後閭初莊死不脫祭服而往謹之者豈礼之正哉馮道根於梁末為社稷之臣也當致奇以祠祖考凡外事不當以聞祭饌既陳乘輿已至矣乃廢礼而哭道根不惟非所以尊其親祭曰吉礼以其吉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苟既哭臨而復接祭是非所以重其事也朱异附會以諛帝意武帝不吝而徑從之非也

秋七月魏領將軍元又衛將軍劉騰殺清河王惲幽太后于北宮

清河有宋朝之美而无褚淵之節位居台鼎惡同墻茨已自不正乃欲以法裁制又騰其不免固宜然使莊帝因此不得全母子之愛魏室自是成陵遲之禍其罪豈可勝言哉然漢質帝九歲能知梁冀之跋扈孝昭十四能辨燕蓋上官之讒今莊帝十一矣不能諒清河之忠辨主食之誣明元又劉騰之惡以自尽事母之道皆庸如此欲魏之不得乎

普通二年春正月置孤獨園於建康二收養窮民

古之所謂寡寡孤獨廢疾皆有養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无告者非謂收聚而賦之食貨与而取諸國也此間族黨各恤其鄰里宗戚姻戚各抗其親故无所歸者則為之歸不能自食者衆相与食之凶札難阮上之人又從而訪存

年十四

六

以助其不足是以國无飢民无告也使卿黨之制不立燭睦之教不行而獨飲聚其窮乏而康食之於國不惟養姦妻長偷惰則四方万里之遠左僻窮絕之鄉其困苦无聊不能自致者安能尽收哉此齊之老人所以待底公衣食而顧遺一國也

皇姪西曹掾黃門郎侍輕車將軍正德出奔魏

普通四年正德自魏逃歸上復其封爵

武帝以嫡嗣未生立弟之子以爲嗣嫡嗣既生復弟之子而還本嫡正也正德背君之心親奔國而入憊邦不容而復逃歸武帝不正其罪而誅夷之復討爵而附庸播使檢惡積凶至比徒景以新宗社其過豈小哉夫中人有十金之產悍販農園有鉤金斗粟之積其不幸无子而立子猶必擇善良謹愷之賢以爲他日付託憑藉之計夫正德凶惡推割招集亡命已見諸年少之日武帝托有神符乃

擇是自貳既失計矣既叛而不之戮名在四凶而不之治債軍七將而不之誅復用詔倭者之言而厚封之俾尹京向終導賊而亡宗國非特武帝一時之過雖謂之至惡可也昔劉昭列養劉封以爲子後主既生封在屬籍孔明以其後良難制必爲患它日遂勸昭烈因事殺之自當時論之固亦未免有殺无罪之失今以武帝不忍正德一事觀之始知昭烈孔明之爲遠慮也

夏四月魏遣李崇元纂擊柔然阿那瓌帥衆北遁

蠕蠕植園与魏同立而其威強也與魏同大方太武道武孝文之盛駕掃湯六合震攝百蠻之威力以誅治之財殫力屈役繫師老終未能一日得志也今骨肉之間自相齟齬不三歲之間而阿那瓌婆羅門二酋相繼臣魏大者叩闕而哀鳴小者款塞而請命豈非千載一時哉使如張善惠之言抗之而不使還固足以靖國使如袁詡之論並存

年十四

七

而分處亦足以紓邊苟又不然則又當如元季之謀備兩漢之制置安集據以參察其動靜亦足以弭患今皆不之從使姦臣受賂於內邊將微利於外始假大兵以護其歸中反降虜以益其衆終至邊粟以時其糗其國定矣其衆集矣乃復遣使以撫勞之反取厄辱其自尊大矣其肆侵掠矣又復發兵以謀討之使邊遠使六鎮之叛雖藉之以成功東魏之興復資之以外江古昔御戎之策策未有如魏之惡也夫戎狄狼心詐譖難信其來也未嘗無窺覷其去也未嘗能臣服神龜之後魏魏政素矣阿那瓌之朝苟不能使之於吾而即安又不若辭之使在彼而自爲策也既招之使至洞示其胃臆又其心之使反挑撥其爪距是真所謂資寇以自盜養虎以求噬也豈非至惡哉

魏懷荒鎮民反因鎮將于景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南攻武川懷朔北邊民更響應

古之用人未嘗有流品中外之別也二百里揆文敷三百
里奮武衛雖文武異事而上之人待人未嘗有異軀營魯
衛以商政彊以周素營晉以夏政彊以戎素雖周戎異法
而上之待其人未嘗有異心釋冕擢勞而說鉅者即前日
虎賁之士執劉鉞聖鏡而夾階陞皆當時免弁之人也曷
嘗有中外之間流品之殊哉故雖遠勞勛受者不以爲
辱擢奔服役者不以爲怨自外而登禁閤由賤而階通
顯未嘗有阻絕其間東漢以自皆然慎情何自而生變亂
何自而作乎元魏奮自北邊本以勇武立國而其後世稍
用華治崇尚門族而張仲瑒輩遂有銓削選格排抑武人
之說因已致羽林虎賁群起紛紛焚戮大臣之變矣始都
中北初置諸鎮間親賢以擁扈配高門而防遏非惟不廢
仕宦乃更獨得從除中年以來號爲府戶役同廝養集絕
宦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遠人功齒言之流涕自代遠落

年十四

者亦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此所以激六鎮之叛成元魏
之衰也中外流品之分其禍豈小哉昔漢永初間西羌謀
叛度嶺說張瑒收羅涼上雄桀引其牧子于第於朝令諸
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屬答其功勛內以拘致防其邪心瑒
用其言辟西羌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第爲郎西羌
以平涼上遂安州人夷亂鎬禍其明効若此使肅宗早從
李崇之言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免府戶爲民復入仕次叙
文武並用威恩並施亦安致懷荒沃野之叛哉若廣陽王
深之言雖切利害固已噬臍無及矣

微繁廷尉

普通五年魏將軍將軍崔暹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
小人賤貨以利其身雖杜援丘墟生靈魚肉不顧也方元
又用事罔賂四方父市權於上妻子招賄於下嚮郡縣而
授之人私喜怒以濟其欲使人主母子不相慈孝罪固不

勝數矣然柔然之擾魏以夏六世今納阿那瓌之金縱降
虜而使之去復成北邊之禍六陵叛韓之亂實唱六鎮今
受崔暹之妓女怨債將而不之謀復檢秦寇之謀使魏兵
郊域之內半爲盜賊又方僞然驕汰自爲得計也一朝罹
禍雖一臂之不保併室家骨肉首領之不能全贖貨亦果
何益乎

東西部救勒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八月丙申魏下詔諸州
鎮軍實非有罪配諫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達縣道元撫慰
六鎮不果行
進言於未萌之先每有不見信之意用言於既驗之後每
有不及事之憂此嘉言所以多廢志士所以深歎也如李
崇進用上關殺之言請免鎮爲州分置郡縣亦是府戶悉
免爲民肅宗不用也及諸鎮雖叛武以覆沒常不以失謀
自訟乃反更以爲崇之此表開鎮戶非其之心致有今日

年十四

之患雖廣陽王深諄復開論常不悟也及盜賊蜂起諸戎
蟻附邊民江潰而外叛大將觀望而屢劾乃思崇深之言
次序而施行之譬補堤於已決之後用藥於腐爛之日詎
能有益哉

普通六年春二月魏元義解領軍爲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尚書令侍夏四月又解侍中辛卯太后復臨朝
先儒以莽卓之逆爲天地之變禍至武后之稱制爲大地
之大變夫以主幼國疑而母后臨朝雖明德和熹之賢君
子不與也況淫亂如靈后乎方靈后以肅宗之幼不顧魏
先世之成因二三臣之縱史變總已家軍之成命聽政惟
隋陸御公卿劉騰元又乘清河不止掩持而襲廢之母子
咫尺慈孝間睽後再四三年而後復位靈后固當痛懲往
失臨朝聽政之事亦可息心矣一旦幸會母子如初時肅
宗之年已十有五情偏固常備知義理固已多聞也靈后

猶復故態專摠大權致激姦雄養成禍敗併骨肉社之
不係先儒之言於是驗矣國家大計群下之所當爭惟籍
之私臣子之所難論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肯去珠玉衣
不文朱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說刑後世之言元順敢
以面諫臺后雖怒之不致逐也陳古訓鑒往勸力勸謝推
勿預國事一節順與群臣乃無一人敢出諸口戮女后之
類擯而不之正聽禍亂之成而不之扶親之群臣不容無
罪也

六月彭城王綜奔魏魏人入彭城

東晉之亡梁武預聞乎弒而取其國且復納其寵妃而使
有子惡矣大馬豫章之生暖昧難辨習凶險惡方以武帝
為不戴天之讎積前復所為固當有所聞覺也不早為之
所而復以要藩重兵授之使自送于敵昔黃歇進李園之
妹於楚王而芋氏以乱呂不韋獻邯鄲之女於秦公子而

年十四

十

嬴氏以亡春秋書滅鄆以為立異姓之戒王章梅邊陽以
為謹妃匹之妨今踪身為帝子非不貴也封以大國非不
富也獨以震風之所疑為齊氏之遺軀遂比其母謀去梁
適親以報齊仇況生長於異姓者哉觀綜之始終亦可為
子非子者之戒

邵陵王綸有罪削爵王

父子兄弟天下之至親也雖以恩為主至於背理傷道反
為人倫之蠹固當以義裁之也周公誅管蔡石碣殺厚叔
向刑伯也金日磾殺弄兒夫豈不友不慈哉賊恩者不當
以恩論恃親者不可以親議也梁武帝諸子若正德背國
以奔敵豫章反親以為儻邵陵使人擬父而加捶象父而
服喪豈復有子道乎武帝於正德之歸復與之官後於豫
章之後復附之屬籍而昭明之於邵陵得罪也復流涕因
誅而求免雖慈愛友順有可稱述然非所以示訓垂法也

中護軍夏侯爽督壽陽諸軍攻魏
普通七年冬十一月魏揚州刺史元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
陳慶之入據其城五十二

梁人築堰以圍壽陽凡用力十三年堰成而復壞堰壞而
復築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宣以是致討憲以是歸降慶
之以是成績獲城五十二其為功宏矣其為力勞矣方是
時魏政已亂盜賊群起母后擅朝護衛將志使梁移事佛
越志而不衷中原可圖也無驚斯民而僅獲空城巢穴空
城而不能拓境以淮南重鎮不能固守緩委而奔之賊臣
侯景之手城去而國隨之其可哀哉豈特一二事哉
大通元年魏以齊州刺史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山賊盡降
用射鉤而伯業成祀新祚而晉亂息封雍齒而沙上之謀
息召淮陰少年而楚人之心安故志遠者不修小怨度宏

年十四

十一

者不念舊惡怨惡一捐仇最盡釋已乱息競之術固美良
乎此也劉簡虎害無礼於房景伯景伯守郡特召其子以
祿西曹其志量恢宏如此山賊何懼而不投降乎其兵婦
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之不責召其母使與景伯之母共榻
而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養母之礼其入悲悔求還一
事母以孝聞此古昔聖賢所以躬行儀武海內也景伯
行之於其郡而其民遇應之於下州聖賢躬行之實化成
之父子乎

魏以雍州刺史楊椿罷以蕭寶寅代之自關以西皆受即度
古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
所以避顯擅防叛渙也王命傳御遠其私人此周所以中
興漢之傳相稱疾而賜罷自承尉以下擯置私人此七國
之所以叛漢付人臣以大藩而不與別置仇貳使皆自行
其私不見自用其私人是豈已乱之道乎蕭寶寅之督關

中也楊椿謂其子昱曰雍州刺史當今無踰寶實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違心背重人何得任其驕用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意啓聖并自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頌之人耳如其不違必成深憂肅宗靈后不能用也寶實果叛由此觀之則帝上封建之制設參置貳之意豈可變哉

魏車騎將軍并肆指雲汾廣六州都督爾恭舉兵內向鄭

魏肅宗孝明皇帝在位十四年五年而遂即位以嫡母高氏在上故高陽王入內決庶政于忠惟光輔之百官總已以聽固幾古制矣既殺高肇併廢高后遂尊所生母賁順胡氏爲太后使昭朝稱制胡后稱制四年而劉騰元義幽之宮又五年胡后誅又復昭朝昭朝四年而爾朱氏起鄭儼徐統贊后胡帝帝祖兩月而靈后與幼主百官宗室

年十四

俱頌命於爾朱氏之手雖董卓之亂不如是之烈也魏之亡形成矣魏舊於北方傳十三世歷年幾二百綱紀制度依約中夏威靈氣馭震懼百蠻一以幼主當壁尊后垂簾國政不修穢德外者母子之間互生猜防君臣內外不相委寄雖遠外二十國聘貢不絕而公違六鎮反叛相繼以泰則莫折念生以涼則子菩提以普則劉安定以上谷則杜洛周以真定則鮮于脩禮皆榮以相室則元鑒以東豫則元慶以長安則蕭寶實元非擁兵外騖稱戈內掠者加之群蠻黨類爭旋於邊鄙宗室強藩逃命於江南環疆域之內盡爲魏敵彈版籍之衆不供服役爾朱氏一起遂加龍斧焉雖有智者固將无能爲魏畫策矣

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既而下詔稱滿元華本實生女立臨仇王寶暉世子劉乙卯劉即位年三歲

婦人之愚未有如靈后也器用如瓶罍猶不可以智力取

利害僅絲粟猶不可以耳目欺烏有神器太寶而可鑄致儲兩之重而可誑女一爲男以給四方乎始太后稱制四年見幽於劉騰元義雖所幸愛之元擇不能保全去愛子咫尺至不得從容其間則稱制繼肆之禍固可少鑒君母之尊不能以控御臣下因可自省也今一免因辱復漬分守孝正母子又侵朝政森雄圍視而四起大兵雲合而內

爾朱榮引兵至河內遠迎長樂王及後洛夏四月戊戌濟

河子攸即皇帝位是謂敬宗孝莊皇帝改元永安至鄴沈太后幼主於河般丞相高陽王雍以下二十餘人

陶渚之集王公列官同日就死者二千餘人冤乎痛哉蓋書契以來未有也書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子有臣三千惟一心苟心德之同雖十人可以成功其心之一也則三千之人足敵德万使魏王公百官三千餘人

年十四

協志齊慮以爲魏謀固將无今日之禍使戮力合謀以與爾朱氏角彼又將何自而逞乎今乃束身駢首俱就死亡曾幾幾出象之不若也豈不痛哉切嘗論之靈后雖淫復未嘗殺諫者孝明雖昏庸猶尚可以義輔也使當劉騰殺元擇之時有二三臣焉能以死力爭則必无幽太之逆當元義解領軍之日有二三臣焉能以理開陳則必无太后再稱制之失以道輔其君使以礼防閑其母則宣淫之禍无自而起也入告太后以慈出告孝明以孝則猜問之嫌无自而作也諫太后二三便嬖特費一語勞一力士耳安敢復召外兵乎爾朱氏雖強暴難制使智者尽心以運籌勇者尽力以抗拒上下小大晝夜業業若若兵刃之臨其側求以支危扶顛全家救身則社稷之禍奚至于此哉一身之有不免亦胡主堂倡明儕二千之衆同日而就鉞

辛丑魏敬宗入洛城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建義

天下之至不義可以義屈天下之至不道可以道論也以
爾朱之勇暴驕志且狹定國立主之功勲還屠戮群臣之
威虐豈復顧畏所立之莊帝聽從小臣之諫殺我高歡及
左右皆勸之篡立賀陽岳一以理曉之遂迎帝入洛迎馬
首叩頭請死以殺朝士之多不欲居洛將還都晉陽元
湛以理爭之乃為之齊怒罷議道之勝不道義之屈不義
也如此以爾朱之勇悍驕志猶可以得志別不為爾朱者
乎

年十四

十四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四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五

梁

高祖武皇帝下

中大通元年春二月甲午魏主專彭城武宣王為修文皇帝
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夏四月癸未遷神主于太廟

皇極有定位不可以借稱宗廟有定序不可以據諸亂也
自孝懷孝安特尊其私親以魏皇極固已不邁諸儒之議
失順焉嘗敢以其一時之借稱進之宗廟哉漢光武自取
天下雖親席四向別祭之春陵雖以次序當于元帝至太
祖萬世之本終不可易也今莊帝承明帝後乃特追尊武
宣王併其兄勛而帝之是不以明帝為正統也以武宣為
肅祖進於太廟是孝文宣武之二帝皆不在昭穆雖道武
之勲德不可以為太祖矣以道武為太祖而彭城武宣王
復稱肅祖是一廟而二祖也武宣常指為端冕以臣孝文

年十五

宣武之二帝未嘗一日攝行君事一旦使越堂陞其名實
冒皇極之名而受榮享於文獻之下反自抗於孝文宣武
之上武宣有知其果能一日安乎臨淮王彧之言可謂明
白詳矣而莊帝終不之從何也

上遣陳慶之將兵送魏王元顥入魏慶之取梁國元顥稱帝
慶之取三十二城顥入洛陽魏主北走爾朱榮奉魏主擊顥
顥敗死慶之逃歸

敵有庇敵國之資中原有變江南用兵之機也梁武帝自
得國以來垂延于魏又魏自孝昌以來幼主撥弱母后
淫侈姦佞用事而政素質後珠璣而最廣六鎮雖叛兵將
屢出而屢北盜賊群起魏曾自故不略也強胡內江錢發
自由百官誅戮之費盡竭曹自立不能也庇幕若此豈非
拓地之美資順勸之至機我使武帝於此因徐統之來正
其篡執之奉迷陳慶之之行所以弔伐之義問太后幼主

沈河之沿請百官二千人致死之由假元或以為內主用
元顯凡說以為卿導北晉而別既以內附崇陽虎牢固將
次本四十七戰所向皆克三十二城隨刀而下洛陽自然
不守魏主自將奔逃設策應救援之兵相繼接連使慶之
且攻且守魏將覆亡不之暇雖爾朱之強何畏焉令總其
叛臣而臨之未入其境先與偽魏難得宮室府庫魏將有
詞矣其何能守乎致春秋以來凡鄰國立君以伐敵國者
未嘗有後劫也惠公既立而背賂乞公反國而自貳秦魯
猶然矣其何有今顯初立驕急已生梁德未馴猜問遽作
陳慶之請守彭城而不之從謂益兵江南而不之行殺費
務以離衆心忌楊瑒以絕民望逆習于政而兵侵掠爾
朱天穆之兵不入固將敗亡不免也使敗之苟免非顯殺
慶之則慶之殺顯爾准比之地豈堪梁籍綴元氏有固拒
肯臣梁哉有資而不之用反與人以喪其資有機而不用

東反延敵以失其機此吾所以為梁惜也

九月癸未上幸同泰寺釋御服行清淨大捨乙巳百辟三上
表請還臨宸極乃許

蘇代謂燕王噲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避天下許由
不受也有逃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梁武帝捨身以求
佛事而陰令群臣出財奉贖上表祈還外有捨身之名而
內不失居位之實其於蘇代所以教燕何如衆夫教先
邪正惟實可以成物事尤難易惟誠可以動衆夫翟雲之
疏雖不出於正而其信於後世行於中國者以其身為王
子位居家嫡常有國而不有其國當娶妻生子而不顧生
子固然物外乎天下之利欲富貴充足以動其心耳使能
辭於此而有親於彼元求乎一二而終不免貪羨於天下
顧何足以欺逆速乎武帝以臣執君而奪其國散財結客
懷人之位而繼其統有臺池宮室之崇有待御妃嬪之奉

令將出師築堤堰水以圍人之郛邑乃三於僧祿捨身許
位且以宮省為房宇以是而曰清淨大捨自同於瞿曇其
與燕會求同於堯何異乎夫天之立君以其能治民民之
所以奉君者以其能代天而為治也舜曰堯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臯陶曰統二業二一日二日萬幾以萬幾
之紛競業於一二日之間憂危期之倦而欲得不怠之人
以禪之此所以盡天人之責完為治之實也今奔國事而
從優教或一日而罷或七日而罷師一國臣民而冀從之
從國事如此遂使臣民不得自治其戕業安得國之不乱
侯景輩之不生心乎

魏主收殺爾朱天任天穆于洛陽宮

強臣不易誅也黨威者難圖權重者難奪曾並大功則下畏
其威而不敢謀曾並大兵則士私其恩而不敢忘苟非深
仁厚德有以收衆心大義明法有以孚衆論用賢以分其

黨親政以分其權未有以強力直情而能成功也萬一有
成終必致敗昭公欲伐季氏不勝而去奔高貴卿公欲政
司馬不濟而身死李訓李注欲圖王守睽不逞而甘露之
難作陳蕃實武欲誅節不充而建寧之禍起凡其元成
者固如是何進已殺蹇碩而董卓之變雖興王允已撲滅
卓而催汜之叛相激激宗已屠天柱而光武之亂復成
身既不免國亦隨之雖有成功而人望之福哉則嘗論
之契胡雖暴天柱雖逆然靈后由之而廢敬宗因之而立
也雖禁之天下其禍賊當除然推之永安一朝而其事惡
猶有謂禽葛崇破那朶破陳慶之殺元顯而洛陽以定擒
萬侯魏叔執蕭寶寅而閭輔以平其功固不少也世隆統
重兵近在郊關司馬子如有智畧為之心腹若兆若天光
若仲連若伯拂律度律等輩皆生長戎旅雄據方面養其
民以收精銳用之三世矣在魏朝百執允一人能當其鋒

一旦用盜賊之謀殺之於省關之間欲偏校息謀群下無

魏爾來兆入晉陽入從魏主攸于河東殺之立長廣王暉于

敬宗之將殺天柱也召溫子昇語之問以殺董卓事且曰

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夫將本事而能以古者

為戒未謀而先具赦文既謀而即下赦似可以息禍弭亂

矣然世隆遇反於關下爾朱氏群起於四方既敗而復還

掩襲殊禍變易豈恒續亂宮禁其流禍適為無異董卓何

耶聞之曰不自立已者故能靖天下之變與衆同欲者故

能享天下之功周公既誅管蔡天下不以為恃滅商奄天

下不以為虐乎准夷天下不以為慘者其道有二曰不居

其聖悅以使人而已夫處致竟之勢而不自有其至盛之

美禍亂何自而治乎士卒至微也室家至私也及飲至策

熱之日而為序情間勞之待下至閨門牀第之私遠至行

役跋履之苦俱詳述而深念之至已之熱績則未嘗言其

於士卒如此況一時同功之人乎況皆拘預謀之人乎況

卿士將佐乎如之何使人之不欣懌慰慶為之殫力冬誠

我王允之敗正由反是今城陽王徽相敬宗乃性多忌

嫉不欲人居已前勸帝不納群下之策不肯厚賜士如此其

與之而復奪之或許之多而與之寡其憂已待人如此其

何以能清大難保大功哉敵在城下不知預謀以離其黨

敵既遠遁不知用人以杜其來敵兵渡河不知除備以防

以陳慶之

自東晉以來南此守邊之事効驗尤見也獨陳慶之此後

嚴義陽鎮兵停水陸潛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

頃二年之後倉庫充實雖困元魏王弘可以乘時以進築

提障以耕守然慶之智經深遠方畧詳審南方諸將所不

能遠也

中大通三年魏爾朱世隆令長廣王恭祥廣陵王業是謂即

閏帝改元善泰

節閏帝魏廢熙八年以避于忠用事之禍故忍死因繫以

逃敬宗猜疑之酷迄出雅立獲取大位未伸於爾朱氏逆

鋒兇賊之中以自擬非命之禍可謂智乎王于搜寧受重

灼而不敢君越曹子臧能自守節而不敢君曹季子札寧

違諸父之命而不敢君吳蓋以元妄之禍慘神有困不貲

之軀貴於主位非命之幸不超一時之樂故也今爾朱氏

三年之中兩屠京城數日之內再易雖有起世逆群之才

撥亂扶衰之客本能有立也今托疾而不能治廢廢而不

知止捐一命之貴以增數十日之樂是亦愚而已矣

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

為皇太子六月癸丑立故太子子華客公歡為豫章王枝

江公喜為河東王曲阿公警為岳陽王

聖人作易以震為長子寓恐懼修省之象以震來虩虩為

笑言亞亞之應以震驚百里為不喪已邑之實託意致戒

詳備委曲他卦無有焉豈非以其位尊執高易與君父匹

敵位傾之勢迫易為馬下指目一修省之誠不另則纖咎

微失俱足以生謗一恐懼之心不切則浮譽頌言俱足以

致疑文王世子一編萬世臣子之法也入則問寢侍膳於

家事不敢可否出則尊師典學於國事不敢閑聞恐以招

權侵職起誣叢諧也昭明之得罪武帝雖以葬也嚴禱之

故然引納文李並集名士與朝士名素者遊宴是以臣子

立黨也因雨雲而賑貧作醵磚而賜寒寒輕刑法以廣赦

宥是以臣子而市恩也武帝雖欲緯位以媚佛而實微福

以因位雖欲為慈悲善捨而實不免貪冒多忌統居勢迫位疑之地而不免每事焉求上其不難不於葬地厭禱其能仗之不忘哉夫武帝於骨肉間最姑息而不斷其通而之敵國既死而捕收葬正德降城以破京城既亡而錄其孤獨以一棒厭之故不能置蒙嗣於心悼其子而皆疑之則其政誠增惡非一事明矣

魏高歡起兵討尔朱氏
自昔舉大事者必有策士而其能成大事者必有至謀也高帝不得董公之言無以折項羽之鋒光武不得鄧禹之言無以破董公之衆曹操非得荀彧之論無以敗袁紹劉備非得諸葛亮之計無以據荊益若夫高歡之起能除尔朱氏之盛者固有孫騰之謀李元忠之畫高乾之助也而其一語足以安衆數諱而能靖亂者改紹而已紹之言曰所謂衆者以得衆人之心所謂強者以得天下之心公

年十五

以順討逆何衆強之有不能敵大小道大澤皇天元親惟德是賴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哉雖董公鄧禹荀彧諸葛亮之言何以易此直勸勇銳奮決動而有成也
中大通四年魏高歡攻鄴拔之大破尔朱氏於韓陵兆奔晉陽仲遠來奔斛斯椿禽度律夫光送洛陽新之使費顯智入諫彦伯世隆

敬宗之誅天柱也世隆為尚書僕射參典選王道習請併畚之賊陽王徽恐仲遠天光不來既不敵李勣獨不觸為計使之歸心勸順乎天柱既誅世隆逼反雖李密河橋之勝使使之遁去逆合其兄弟宗族乘不備以踐京洛徽死而敬宗廢謀始不滅之功也以本末論之族之大者黨盛而易離權之尊者心異而易聞天柱御下至嚴以天光授越之重屢不免鞭笞之辱世隆居職畏之而不敢縱弟兄骨肉未嘗不相猜也節閭之立兆以不預定策大怒而

欲攻世隆一入洛陽遂瞑目厲聲以譴何之一為高歡所間北則疑世隆兄弟合謀以誅死仲遠亦疑兆從高歡合謀以誅仲遠遂相猜貳裂回不連既實剖解兆見仲遠落中猶奔鞭長喻意色不平也有仲遠拂律懼而引去由是致敗方天光曹制閭中兆每有奔洽仲遠擅命徐究世隆居中用事使數人者同心以自救亦安致於逆潰設能用賀拔岳之計多據地以求全分師以應敵不墮斛斯椿之策難棄元而聚鄴下亦致於冬殲也惟歡能行反間以散其心掩能引致使自送於敵是一敗而不支方徽之之誅天柱能如高歡反間之計則世隆必不至反結如斛斯椿之策又何患兆與天光之不送死乎

夏四月魏安定王至却山高歡廢節閭帝

爾朱兆之滅敬宗而立長廣王曄廢曄而立節閭帝恭其狂悖妄庸宜敬之所深戒也今節閭在上微信孫騰之

年十五

一言復立安定以其疎遠而復廢之欲復奉節閭崔浚一言以其失持而又廢之遂迎立孝武酖節閭程安定東海於旬日之間其凶悖無道何異乎爾朱兆哉以歡而討尔朱真所謂以桀伐紂以燕伐然也爾朱氏固不能有魏以至廢身而血族終歎之身亦不能得魏國分為二至其子篡禪不二三世而遂屠滅其果何益哉

戊子高歡立平陽王脩是為孝武帝改元大昌

梁中大通二年歲在庚戌時魏敬宗永安三年也十月爾朱世隆立長廣王曄於高都改元建明是為東海王十二月尔朱氏兆襲洛陽世隆宗晉陽明年歲在辛亥二月兆立廣陵王恭于洛陽改元普泰是為節閭帝冬十月高歡起兵章武王于垓於信都改元中央是為安定王又明年歲在壬子四月高歡入洛廢節閭帝併廢安定王立平陽王脩改元大昌十二月復改元永熙是為孝武帝蓋魏

庚戌一年之中稱帝者二曰莊帝曰長廣王其紀年亦二曰永安曰建明其在辛亥稱帝者三曰長廣王曰節閏帝曰安定王其紀年亦三曰建明曰普泰曰中興其在壬子稱帝者三曰節閏帝曰安定王曰孝武帝其紀年凡四曰普泰曰中興曰大昌曰永熙帝統由是索報史家記事亦難乎其端一北史曰莊帝之下武帝之上帝即閏長廣而不系東海通監帶東海安定而不書節閏二法異焉以手攷之庚戌十二月敬宗猶無恙尔朱兆立東海於高都至明年二月而廢不當系正統庚戌之事當書曰永安三年通鑑目錄曰建明元年誤矣節閏以辛亥二月立至壬子四月而廢安定雖以辛亥十一月立而亦以壬子四月廢節閏在位父孝親人皆君之安定雖立於高歡然在位日淺不當以正統系之若以庚戌之元運之敬宗永安辛亥之元繫之節閏普泰庶名正言順矣

中大通五年年十五魏置閭內部曲增武直閣已下頁以解斯指為領軍使

君臣雖有定分強弱亦有異時上下之位素正尊卑之勢已明雖立遺腹植委棄固可使天下無亂縱有蓋世之勳格天之烈固不能自還於上也若紀綱板蕩之後經綸草昧之初璽緩以人而待非智力之所自取社稷以而立非群下之所推服根本欲植而附麗者少羽翼未成而振作無術一旦倖然乃欲以區區僅存之位分施諸所素依倚之人是自求禍也詎能有濟哉孝武雖平陽王子為魏室近親禍亂之衝逃匿田舍以延旦暮之恩焉有他念哉高歡崎嶇傾軋折契胡搜板澗灌而位之加執鞭以致敬奉表以歡迎家禮以告上帝其一時誠敬如此禍難僅夷朝野粗定降天柱之封捨宰相之職提兵分關出奇以靖山東此豈有地故哉而帝與斛斯椿連增兵設策以陰

圖之是誠何心乎播磨散之力一時之策偶能空尔朱之黨故遠易天子之事謂皆如是而可成功也昔之者尔朱正以歡之力今欲除歡其將復資諸誰乎內增兵衛以求自結外結閭中以求自輔意非在江南而假伐梁以為名志方結閭中而託代宇文以欺衆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乃以是給歡是自挑敵而召亂也爾朱未成而先起敵未至而先奔奔孝文百年之業而寄身遼絕之後曾未三歲自罹非命譬避虎豹之蹊而入熊羆之穴在昔失計未有如孝武之甚也嗚呼

中大通六年魏泰州刺史侯莫悅陳殺雍州刺史賀跋岳夏州刺史宇文泰敗悅于上邽遠撫其衆魏主以恭為閭西大都督承制封禪

五閭之說兵法責之將以閭人必先使已之无閭然後可藉之以成大功若其已不能无暇不免為人之所閭而獨年十五以此而謀人未有不反自噬也秦以閭而吞六國六國迺斃漢以閭而離項楚項楚亡是之謂善閭若高歡愛尔朱氏族黨之強從反閭以疑之故能使其弟兄之相離然不免解斯攜之間其君憂賀跋岳漢英悅陳之強使賀跋岳之故能使悅之圖岳然不免宇文泰之撫其衆跋以反閭潰敵而不誅自无閭以成功是則用閭之失也魏高歡入洛魏主西走長安宇文泰都督中外專制歡立清河王子善見是謂東魏孝靜皇帝政元太平徙洛陽四十万户于鄴都之歡鎮太原都督中外專制古之所謂大一統者非顯以文軌混同疆域并邑也上有均平齊一之心則朝无偏彼反側之政士大夫有純常公正之德則天下无奇邪淫諛之習道德既同風俗自一起向既一心志自合此九州所以共貫四海所以會同也子讀小雅見師尹之不同无以為邦國之均七子之地位皆

得以豔后之黨種謀獻回適之不沮元以乎下聽業斐諧
間之已甚元以安養人於是知周人有東遷之志于讀後
漢見外戚用事專悅已閑諸用權屏斥善類鈞堂之法
嚴於上而賢者無以容身節義之風日激於下而君子不
能自正於是知漢李有鼎峙之禍貴者貪誅元耻而清談
以名勝自高任者奔競成俗而應退以放曠異莊老老
尚而賍術不明黨友日進而寒峻弗用故晉室未久裂為
南北門地之選盛而寒士擯流品之自勝而武勇斥事重
京洛而邊鎮益盛務務路寺而郊廟益廢故元魏之業分
為東西學水之混於末流皆其源之先挽也本之倖於枝
葉皆其本之先蠹也心既不一將何以一天下一堂之上
自為畦町固將何以囊括海內乎業寧問諫故陳確晉論密
時風俗以謂重南輕北一以王衍每疑天下有分裂之黨
不二十年靖康之禍起於成建炎之業世遂以此稱確為

年十五

十

先見不知詩史所載前世之成敗固有此景足為成鑒也
清之於源而不使其流之侵遠治之於根不使其葉之盡
悴獨非急務乎

十二月宇文泰殺平原公主明日閏月帝飲酒遇酖而殂

魏孝成皇帝在位三年按史高歡入洛武帝不還立孝持
帝欲宴專制更十六年歡死而洋嗣始革魏為齊孝武
帝避靜歡而奔宇文泰未及四月遇毒而殂泰立文帝廢
帝泰帝三主泰是專制更二十二年泰死敬嗣始革西魏
為周歡之與泰有二人之國而不放有至其子而遂有之原
其用心蓋欲師法曹操也奔之篡雖速而歡能事孝靜十
六年之久周之篡雖緩而泰不能容孝武於三四月之間
且連廢二帝其逆即視歡猶甚使孝武不用斛斯椿王
思政之策善歡以俟其定後洛陽以苟歲時雖有智力終
不能以誅歡與魏又何用奔位以逃遁捨洛陽以趨閭中

不能少自屈忍以安立已之歡而乃不倖挫辱以從本可
知之泰坐席未暖妄生怨慙自取隕滅乎詩曰我之懷矣
自貽伊戚是孝武以之

泰立南陽王玄矩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玄矩即位於城西是謂西魏文皇
帝改元大統進丞相宇文泰為都督中外諸軍大行臺安定
公泰拜行臺郎中蘇綽為大丞參典機密

自賢也達賢非賢用人賢也用人之所用尤賢故人臣
不以一己之賢為張而以能達賢為美人君不以能用人
為善而以能用人所用為功故吳公周惠達常何之賢不
足論而以薦賈誼蘇綽馬周之賢為足喜漢文帝宇文泰
唐太宗不以用賈誼蘇綽馬周之賢為足稱而以能用人
公周惠達常何之所用為尤嘉使非三臣之賢固將得已
之所短而未見其長耻已之不及而掠人之美雖有三子

年十五

十一

之善安暇薦之而使進使非三君之賢苟不以假情捐章
轉託策策自薄其臣下則亦必以朋援左右托身私室弃
斥其所進之人矣拉論時政預料漢家得失於百年之先
綽制典法能開隋唐治迹於百年之後若周之所建明亦
足為正觀粉飾之具推其所自來則三臣薦進之力三君
擢用之功也

梁大同二年秋九月東魏以定川刺史侯景入寇

冬十月詔大李伐東魏破景於淮上十一月蘇北伐之師
大同三年西魏文帝大統二年東魏靜帝太平三年初與

東魏和親

知弱者見強不足者示人有餘懼為人所乘者始乘乎人
凡知兵者之所共知也高歡輔立孝靜擇洛而徙之鄴方
與宇文泰為敵空國之兵三道而加西魏且又不免柔然
北邊之禍顧何暇議梁哉然猶恃命侯景分兵南下破楚

州而倂豆和非以梁為可畜楚州為可藉乎也正恐梁人之謀其後耳陳慶之出使景大敗使乘破竹之勢而行無之境或可侵收舊物也武帝方營塔廟以報先德局促而無遠謀慶之德元顏向時之敗長縮而不敢進北伐之兵既歸交和之使雖達達開沙苑大敗而散猶保聚汾降榮 卒亡而散猶能固非其善戰不亡幸梁人之不知兵也

魏丞相泰帥十二將伐東魏高歡將二十萬出蒲津高昂將三萬出河南來會戰

古者藏兵於農比屋而荷耒耜者皆可以充敵禦寇被甲冑而列行伍者莫非深耕易耨之民也自管仲割國而寓內政工商之鄉六事作器並通貨賄而耕戰不與士之鄉十五專治疇服戎役而工賈不與於是一國有異民自商

年十五

年十二

變法以求富強使秦民額於攻戰而衣食不以累其心募三晉之民專以耕耨而軍旅不以分其業於是耕戰有異戰魏齊之法使鮮卑之人出戰而語之曰漢民是汝奴輸汝粟帛使汝溫飽汝何為陵之使華人耕織而語之曰鮮卑是汝作客為汝擊賊今汝安寧汝何為寇之於是兵與民始為仇讎不相通矣雖唐所術之法欲使卿遂之政合兵農而一之然調番於府者人有定兵耕種於野者人有定業一鄉一家之內為兵者不擾為農者固不擾為兵也自張說募士之法行天下於是有長屯之兵自劉守光淫手濫面之制立於是有不可擾為農之人至今之論兵民者猶曰兵以衛農而使之耕農以養兵而使之戰使帝王萬世之計湮沒而終不可用豈不惜哉按沙苑之敗散兵三十三萬而大敗於宇文泰一萬之衆鮮卑顯戰之力亦未見其全勝也觀此一役則兵民之說可以然論矣

泰與歡戰於沙苑歡大敗

高歡之禦衆然也杜弼請除在位貪汙者歡以巧語却之其出兵拒西魏也弼請先除勳貴掠奪百姓者歡軍士張弓牽刀以脅之歡之固曰勳人無任鋒鏑萬死一生縱或貪鄙所取者大若急正網紀不相假借恐督將歸西魏士子之皆歸梁也其論似美然古人垂賞以勸戰士固欲其盡力以効命設法以禁侵掠固欲其約己以收衆心也設御士不以爵賞而使之貪暴以自封御士不以法禁而得專恣以為利不惟不足以一衆其將何以附民乎財物無所取者漢高帝也不聞兵士之歸楚秋毫無所犯者諸葛孔明也不聞兵士之歸吳魏使歡能以此誠遇物以廉律士軍吏豪傑將悅服之不暇顧何異乎魏梁哉方歡之起兵已倍加約束纖毫之侵犯遠近以是歸心其向山東也養兵繕甲禁絕侵掠百姓由是歸心凡所以能破爾朱而

年十五

年十二

備閭中者正獨賴此今畏敵之心一重求下之心日迫遂徂鮮卑之舊習一聽督將勅責之所欲為不敢何容反託綽耀武以拒諫者雖能據却遠夷終不免大敗閭外者其以此也夫
大同四年 西魏大統四年 東魏元象元年二月魏主廢后乙弗氏為尼三月辛未然頭兵可汗女都六閭氏為皇后以帝女而配夷狄也況可以人主而配夷女乎狄女入而褒王出驪女嬃而晉室亂以夫羊腥膻而共承宗事以虎狼種類而獨主內治如之何而不敗之哉姑蠕蠕累世為魏逆惡道武孝文盡力從事而不獲還頭兵大奔魏久客于魏凡魏之稅政皆德義形兆固已備知矣而魏紛亂京洛殷蕩固亦不能使先覩魏也苟得人馬付之邊圉泰然亦安能為魏患哉今泰懼其專助東魏以親其國於是廢其君之后而后其女歡欲其同攻西魏以離其黨於

是自閑其妃以妻其女魏之臣繼亡既不足以固端端之心而徒使其正后自斃於非命歎既責矣而端端使者猶盜護之雖病而不皇安身死而子自慶自同於戎狄之俗續亂人紀壞華風其為中國辱甚哉

秋七月東魏將侯景圍洛陽而魏主安定公泰東伐大敗于河陰降人趙青雀于伏德據長安咸陽以叛九月泰至自洛陽平之魏主入長安泰還屯華州

勇不可恃勝不可相付之百克而卒无敗項羽七十餘勝而迄無成故善戰者勝而益戒善持勝者未嘗自有其功也宇文泰以沙苑之勝遂輕視高歡以為易与挈魏主弄關中東出而徇洛陽一敗塗地盜賊內江幾喪國都狂勝恃勇之禍豈不可鑒哉

大同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瑄為中衛將軍丹陽尹何敬容為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為僕射

年十五

十四

魏鄭公有言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梁武帝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今以史攷之徐勉周捨既年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已任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媚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則是帝猶用二人也梁氏既敗終始固皆朱异指使之罪然敬容在朝亦不聞諫正之旨佞佛廢機事者常也敬容可捨宅為寺以助其瀾專權受餉饋者异也敬容則通苞苴賂賄以同其惡异勸納使客不諫但私語東宮以其死為幸簡文講義莊而不止但私語吳放恐江南之為戎夫以一國之大而獨聽信者二人一人諛媚以順旨一人絀然而苟容欲固之不可乎

大同七年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東魏不復為寇汾晉之間遂通虞帛

守邊而能安邊固攻守之善也而古之善攻守者

戰使敵之相攻守邊而不自安使敵而為之守則斯善之善矣自孟荀論仁者之兵皆能便鄰國之民其視已也如父母反視其君也如寇讎是以不戰而皆勝不交刃而先服也若羊祜之守襄陽能使吳人服其威信諸葛亮之守渭濱能使魏人從其節制祖士稚之守雍丘能使不勒歸其通叛宇文測之守汾州能使東魏息其寇亂遂相慶吊豈不謂之善守邊哉

魏丞相泰奏頒詔書六條今百司誦習之收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許帳者不得居官

在昔聖賢之為治其載於詩書者可攷也自後世之論卒以為安乎無事之術不可以禦亂以為後世子孫數百年之計不可用之以速成功有所奉而施之於戰國倥偬不暇給之際聞者莫不喜笑也宇文泰相魏於離析危亂之際且有城旁善聞之高氏與為憤爭必死之敵叩關疾攻

年十五

十五

之師方流涎極毒求乘其所不逮泰民端端自保不暇也蘇綽當是時奮起而為之佐相緩急先後而為之策其所頒詔書權謀吏詐宜言也不言財賦軍旅宜言也不言嚴刑峻法宜言也不言以利害天下謀謀百司曾不過清心以正心崇化以教民及地力以勸農澤賢良以共事恤刑罰均賦役而已愛之如慈子訓之如嚴師其為法令不過計帳米量之程式而其大政又不出有官屯田二事常事耳然百姓便之不以為遼遠魏人行之不見其刑罰泰反以是造周并齊滅梁幾混合南北隋唐之興由是取法焉是安乎無事之術誠事以禦亂所謂後世子孫數百年之計者猶可以速成功也以泰之為魏綽之凡歷拾詩書一切之說施以訓收守令長猶收功若是則其人品其能知詩書聖賢之旨也乎

交趾李賁并詔反

書曰愚夫愚婦一能勝子然豈在明不見是圖豈不信哉夫以梁有天下之半而交趾統數郡之廣而李賁乃以監德州并韶獨以廣陽門即同起而亂其國合安南數十州俱被其禍更八年而後平陳霸先固是立功遂伐梁而有其國愚夫勝子於是見而二人謀叛之意一以豪右仕不得志一以富詞藻選不得美官以憤壯而遂起兵其流毒遺禍如是之深且久然豈在明哉知天下之變每藏於細微之間而匹夫之不獲自盡或足以亂天下為之於未然治之於未萌其可不為之所乎

大同九年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

高澄而行無礼是宜付密之外門也澄為人子不父其父而私其所愛不友其友而強暴其至欲崔暹於其父而不用清反大言以脅其屬使為其力豈惟他日無君之心兆兇乎此其悖戾忘親自致非命蓋可由是推見也

魏丞相泰伐洛陽東魏將彭樂入西營虜王公等而還

彭樂勇將也沙苑之役自恃其衆欲以百擒一故勸歡進戰遂致大敗然乘醉深入腸潰復戰此豈負人者哉即山之襲樂以孤軍馳入魏營俘其王侯卿佐二十八人歡勇不之知或者以其叛告而遂信之此其不能相知如此欲人之尽力可乎幾獲元帥之一言而遂縱釋者蓋歡與以威之使然也事去之後歡不悔罪自訟而猶盛怒欲殺功臣樂求立後効而然不以毫髮自見歡之用人其亦有未

大同十年東魏以尚書郎崔暹為御史中尉以司州中從事

高歡付其子以權而使崔暹勸資澄假崔暹以礼而使頃厚故崔暹皆相與傾奪中外傾取東魏而已暹以巧詐取容一不得志於澄至懷利偽墜欲求自媚於澄之妾是豈

剛者哉若澄所以假借寵就之禮歡所以褒稱願于之意亦是云云

大同十一年六月魏丞相泰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群臣自今文章皆依此

古人為文未嘗有定辭也率意之所欲言意盡而止言故無術詞發事之所當言事明而言止故無浮誇論詩書易禮因理以紀事謨訓詰誓國書而達理官當據據已意而從他今奉制舊言以申已說指為定辭哉王莽盜漢乃做書作大誥以誡群臣欲令文辭之皆合是猶勸顰於西子李步於邯鄲祇足可笑耳

十二月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上下招詰責之

賀琛所啓四事不過使命繁數風俗侈靡百司琛刻事役紛費而已熟復其詞豈有憂畏而不敢言停蓄覆藏而不

敗陳者而梁武憤怒詰責之至是何耶以史考之天監以來牧守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蕭詠在交趾以刻暴失衆而致寇亂蕭宏在臨川以哀刻困下而致切發上杉

巡屬縣皆盛供帳而武康獨以設糗水見稱江南風俗奢侈而朱異復以奢侈得之百僚競利不尚廉潔金積雖待列如仙舟察之敝起於信任小人費役之冗本之崇尚塔廟以琛之所論而繩武帝之失十固得其五六矣至其甘受諛諛以墮偏聽之失項碎自疲以溺叢勝之敵傾身異端以喪立國之紀姑息親舊而廢御下之權藏禍養姦日致淪胥而不自覺所當痛哭流涕而為帝者琛曾夫及也帝乃以無益之勅不中即之儉條別累數震怒而恐蜀之是豈人主之道哉且帝自謂臨御以來四十餘年公車儻言自聞聽覽今以史攷之獨江臨御以來四十餘年公褒獎而已何遠以溺情內教朝政縱弛與觀所論凡二十

九條雖其真正終不之用子四所陳史不之記也苟濟
一上書以崇尚佛法塔廟修實為諫帝自震怒欲集朝衆
斬之濟遂奔魏所謂公車僂言日閑聽覽者豈空言誰欺
臣下乎自古至今凡拒諫者無不亡國自用者無不亡國
以武帝之自持已長不受人言如此其致亡也且哉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講三慧經
夏四月丙戌罷是夜同泰寺浮圖火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魯父孔子在陳間之曰其威聲之宮
已而果然以此為一言不當立遠此者也漢建元六年六
月丁酉遼東高廟火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曰高
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遼東故天過之夫宗廟
所以祀先也立其所不宜立存於其所不宜存天猶降災
以增除之況竭民脂血以崇塔廟盡國寶力以奉異端哉
今武帝廢機政以講吏教捨宮室以居僧房若民泥滑男

年十五

十

女媧雖更五十日而後罷上帝震怒東浮圖而昇炎火其
所以為帝警戒者明白彰著矣武帝曾不知懼且信佛氏
之說自詭以為魔欲窮極土木以厭勝之至為浮圖十有
一層其為矯詭簡慢甚矣宜盜賊繼起宗社殫殘也漢
武帝禪高里祠后土而相梁父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
十二日燒乃光明廷於是作建章十門萬戶之宮欲以大
厭服之武所見大槩相類漢之不遽如梁者亦幸而已

詔通用足陌錢

同律量謹權度帝王出治之元罔不由此所以一法令齊
人心也苟名實之不相應彼此之不相念何以信天下而
公遠邇哉我自王制不明民志不定度一也而有周至今尺
之別量一也而有公量私量之分權一也而有周推奉權
之異南北東西所用差殊如十指長短終不能以相通也
有如錢布貿運流轉公私並用者且以多寡有定數不可

增損耳而蕭梁之世婚貫千兩復為乘除有清東江鄧建
康之辨為東錢西錢長錢之目百不為百千不為千而名
實亂矣夫大同之詔戒令非不明切責罰非不嚴備終不
能使之骨變至唐末五分墊陌短數遠為定法官省之數
公私共之不可復反矣

東魏高歡伐西魏圍玉壁五十日并州刺史韋孝寬拒之歡
不能克發疾而退

攻守之計相為勝負有餘者能勝不足者每敗於有
餘此必然之勢也公輸般設九攻之法以攻宋宋使墨翟
為九法拒之公輸曰吾知所以攻子吾不言墨翟亦曰吾
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未有攻者技窮而猶退守者機城
既竭而不致敗也高歡攻玉壁凡五十日晝夜不息韋孝
寬隨機拒之歡起工山以高城此則縛木接樑以出其上
歡鑿地道以攻其險此則鑿斷攻火以爛其土欲穿地縱

年十五

十九

火以燬其城此則植木構以支其壞張帷幔以扞街車攻
設長鉤以落火軍城下盡攻擊之術而城中未嘗闕守拒
之計此歡所以智力俱竭故疾而遂解圍也若孝寬之守
玉壁昌義之守鍾離韋獻之守合肥張巡之守雍丘其機
械術技可以並觀而預考矣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渤海武王高歡卒子澄嗣事

女媧之世未嘗無也當治平之世賢聖在上有仁義禮
樂以養其質有政刑法度以官其材故有才者為世驅馳
有智者為世籌畫強虞惴惴之心休戚有阻而不之見衰
亂之世不然在上者既元以為控御羈制之術而又無以
為磨礪追琢之具有才者以才自逞有智者以智自用安
得不為亂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無勇而
無義為盜資隨世才因時變苟不知義雖名為君子猶
不免亂也況森雄哉史稱高歡賊性深密雅尚儉素居官

如家仁愛士機權若神大畧獨運聽斷昭察文教款悉
要非竊據盜賊之比也知元魏之亂於強盛無恙之時而
養財結客以伺冀爾朱氏必敗於權政摠攝之時而潛
謀遠翼之封札聽策於李元忠而加之以札委心於司馬
子如從而其謀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歷數群下得失而屬
其子於屬纊之日何其智哉雖運籌決勝終身自病然孝武
入關之策實王思政解斯椿之夫散起兵入洛以應其復
耳非專散罪也然前後請迎之表至四十上而孝武不諒
亦足明其素心矣撫兵孝靜終守臣節事無小大必以上
聞可否聽旨未嘗自便俯伏上壽於宴侍之際步從執爐
於設法會之時屏氣鞠躬承顏順色更一十三年常如一
目自曹馬以來未之有也傳登而遂潛通至洋而遂譚代
雖不能免養森給毒之誅要亦知有天地之分知畏叛篡
之名比宇文泰優一等矣使孝武念授立之恩記靖亂之

年十五

二十

績畧職介之意無輕脫之計款亦詎可少庇哉許子將目
曹操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臣吾於高歡亦云

二月庚戌東魏司徒使景上表以河南十三州內屬招以景為
大將軍封河南王太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

物之不求而自至者必吾有以致之也無以致之而偶自
至非其紹我以爲利必其假我以自市也周勃叛魏以婦
吳美人在河南固未嘗有事于梁矣一旦捨其所事梁氏斧
斤其在河南固未嘗有事于梁矣一旦捨其所事梁氏斧
州園藉以納諸梁其謂之何以爲慕義耶則吾之君臣上
下方談若空而元可慕之義以爲畏威耶則吾之上志國
力方且疲耗而無可畏之威況景之時昔有請兵三萬橫
行天下度江轉老公之語固誠爲易我之心擁兵十萬專
制河南若欲之半韓固深懷有忠焉氏之意今歡死木幾
遽叛其子納款宇文氏復奉表于梁反覆元常

苟非假我以自市願將紹我以爲利也其詎肯我從哉夫
敵國封立姦雄包藏事變之來正當熟慮不察之天下之
理而妖夢是信不察之衆臣之論而宋異獨從不鑒蕭宏
敗衄之覆轍而謝明復任不懲元顓送死之舊禍而元正
復遣挑達召敵辱國喪師吳既不可勝俾夫使武帝悔悟
痛創速致尋魏之前盟而復將好卻景於境外而弗之容
則猶可及止也否則以景而絕魏使得顯力以扞邊圍以
魏而制景使得反以以圖河南猶萬一以少安今納景於
敗亡之餘置之堂奧而不之備適魏於奔絕之後墮其陷
穽而不之覺反間一行禍生肘腋譬引虎於籠落之內
徽之而使跳踉臺醜之伏肺腑復習毒而禍其貸也不亡
何待

太清二年春使景及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戰於渴陽景大敗
走保壽春爲河南地復入東魏

年十五

三十

大臣於國事要盡力致命而已正不當計一身他日利害
也若養寇以自封縱敵以要上鮮有不自遺禍者自世之
人主待功臣之不以札故故人臣有免死狗烹之懼自世之
人臣疑人主之不能用故說者有畫蛇著足之戒所以敵
欲盡而復留功垂成而復缺也主璧之戰彭樂幾獲宇文
泰泰曰今日我亡汝亦不免樂於是捨泰渴陽之戰慕容
紹宗幾獲侯景景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於是縱景
雖散之用樂有不能盡澄與其父所以待紹宗者一出街
數無以使臣下盡其死力而樂與紹宗分隔坐甲果爲何
事哉使不能致敵固智力之所不及敵入其手而復縱捨
遺患於國要利乎其非人臣之義也曹操患頭風華佗
以操積忌多殺雖治其疾而不之去操遂以此投佗樂雖
免死而造叛戮紹宗雖獲易存而卒見殺於敵兵利果安
在手

秋侯景反於壽春冬齊江立臨賀王正德爲帝

固以地爲險地以人爲重有其地無其人雖劍閣岷谷猶不足以固況長江乎長江自三國以來說者皆以爲太限南北魏曹操丕父子拓跋太武孝文祖孫挾中原數百州之盛積君臣數十年謀畫之深擁數百萬號銳之衆皆臨慨歎南望瞻憚逋逃不赦經涉艱難非天下之至險乎若王濬澤於吳揚素賀若弼於陳周世宗本朝太宗之於南唐其能馳兵直前絕江取勝非特衆敵之不備固誠成謀之素積也若晉之蘇峻梁之侯景皆以羈率寄寓之失崛起叛戎如入無人之境曹無艱難其間者險又安在哉方景之叛也使武帝從羊侃之計以二千人據采石令邵陽王綸襲取壽陽景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願將瓦解但如莊鐵之所料止遠歲老千人直據采石景亦何

年十五

三

自而濟乎今王質巡江防遏臨事而反召還陳昕請急鎮重鎮受命而不北下江子一以千餘人邀之下流副將望風而先奔臨賀王正德梁之近親而提重兵且以荻船濟之是直景筆整洽安生順風隨流談笑利涉如行席上也

有險而不能守長江何咎乎

景次建康陷來府諸州援兵至者三十餘萬莫有開志自相抄奪而已

古人立國以教化爲本而其教化以五典爲先五典之教一明使天下之人曉然見君臣父子兄弟之理與吾肌膚並立不可一日相遠也然後尊卑上下之經定親疎長幼之序成競怠相離如手足之扞頭目疾痛相聞如四肢之護心腹生與俱生存與俱存未有物自爲他人自爲謀者舜禹湯文以是爲教化故天下從之而不敗夏周孔曾孟以是爲教故天下順之而不敗遠天地日月以是運行鳥獸

草木以是遂性

此則摩人紀哉而佛氏之說不然人皆吾父也不必私其所生天之上下惟吾獨尊之說不私其所尊萬生路入皆吾類也不必私其所親謂之出家則視一人爲路人謂之出世則治亂興廢皆門外事也思愛不交而情意睽睽名分不知而節義絕見害則避見利則趨苟其有便則欺而捉之耳蓋自魏晉宋齊之際風俗已然今武帝以人主之尊躬唱其說且睦其子弟臣民捷意而從之詎能使之尊躬親上愛父兄而念骨肉乎豈城之圍君父危辱其在臣子有死無二今正德之子也賊賊以肆逆相果子也擁兵以觀變正德帝弟也子也子也而斯援軍河東王李桂陽王遣帝孫帝姪也淹留而不進兵邵陽世子堅亦帝孫也終日蒲飲不恤吏士雖其父倫之敗而不顧以致書佐之外叛柳仲礼充戎也聚宴宴樂陵蔑將士雖其父津之言不聽以致裨佐之解牀勤王之

年十五

三

春

三月丁卯侯景陷宮城夏五月帝殂于淨居殿年八十六梁高祖孝武皇帝在位四十九年年八十六秦漢以來事年享國未有如是之人也而不獲以正終自古有國者皆得之艱難而其子孫失之以驕逸未有躬取而躬失也獨帝自取而自失自古人君惟患其不仁不仁則不足以結民心惟患其不勤不勤則不足以用萬務惟患其不孝不孝則不足以照古今患其不孝慈惠其元以爲立家之本也患其不簡險患其無以爲進德之地也武帝慈愛慘怛

不忍一物之死非命常茹蔬茹禁絕屠豕雞卵廟牲皆代以蔬茹園增紐繡凡有人物形以者俱焚翦刻是非不仁也勤以政務孜孜不怠隆冬執筆手爲折裂夙興視事常以四鼓東燭覽卷每至戊夜是非不勤也少而篤學能事畢究經史著述餘七百卷梵度講記亦數百卷群臣賢疑躬爲解釋有司議禮稱制平斷是非不吝也聞親之疾投劬引去風濤不能使之止居親之喪骨立銷毀松阜之爲之喪色諸生有罪尚復保護諸子有失曲爲容忍非不慈愛也身衣布衣無鮮腴享祀之外不用音樂妃嬪以下衣不曳地非不簡儉也夫人孝勤儉而且好李享國如是之久而親見取天下之難充是而行雖有湯文武無難今一切反是國破家殘而憂辱以死是豈數者之無益治亂之果有數歟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論商周享國之盛而其大旨不過四五其早服也以即田功其不暇食也

年十五

嘉

以和萬民其不盤遊田也以庶邦惟正之供其嚴恭寅畏也以天命自度而其中戒之則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教誨胥保惠民无或誨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武帝身自爲幻以唱天下其自供也不以正其自度也不以天命其仁其勤其慈儉好李也皆有爲爲之獨任一二諂諛之臣而無相訓告保惠之術柔懦而不能斷或亂而不自持使一國之人俱廢常性以從夷鬼之法敵至城下而不知變生骨肉而不竟取之於憂勞而失之以墮弛其以是也哉

八月盜殺魏勃海文襄王高澄卒第太原公洋嗣事

父子君臣有常分持強肆悖而求逞者鮮有不自及也高澄不父其父而私其所愛不友其友而強暴其重高仲密以虎牢叛澄資激之也使散不免於馬前則與澄手刃其父何異澄欲免崔暹不用情於其父反大言以脅其屬使

爲實力其無父甚矣歎以有逐君之醜故終身不恭以事靜帝求蓋其愆澄一日不承先志敢肆辱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膳奴之禍作於盤餐之頃天理蓋昭昭矣御史中丞沈峻吳興與太守張嶧率兵討侯景九月景將侯子鑒執嶧送建康景殺嶧及峻

臺城之圍死節者二氏而已江子一以橫江失守同二弟死於承明門外初元補於國僅可贖前過而已韋榮難便簡閣部下倍道赴援不以劉孝威之謀而猶豫不以柳仲禮之軋已而不平青塘之役與其子其弟其從弟五人親戚數百人同命此賊可謂忠矣賊既得志沈峻以臺端逃歸與其鄉太守張嶧起義討賊既爲侯子鑒所敗執送於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嶧曰吾不能康復速死爲幸景猶活其一子嶧曰吾一門已就屠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殺之并殺沈峻吳興與兵力寡弱嶧且不聞軍旅一戰而敗衆固以書生易之今其所立毅然不回與嚴之凡韋二氏有光矣

年十五

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五

永嘉宋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六

梁

太宗簡文皇帝

大寶元年夏五月庚辰東魏靜帝遜位于齊戊午齊王高洋即皇帝位改元天保

孝靜帝在位十有六年改元凡三曰天平曰興和曰武定雖名東魏其實高氏有國也敬專制十有二年猶未廢人臣之禮至澄而肆幽辱至洋而遂篡弒若善見者荀卿所謂寄生之君歟或問東西魏並立何國爲正子曰天子有天下凡天下皆其國諸諸有一國國內無非其國也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避舍納管籥攝牲抱凡視膳於堂正顧雖在外故國孰非其國哉子朝之亂敬王奔王城以居于狄泉朝交于王城春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及子朝奔楚敬王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遂徙於

年十六

一

成周春秋書曰天王入于成周曰入曰居見無往而非國也子朝雖在王城以其非所宜有遂沒而不書聖人重本尊正統之義見矣其後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爲西周揭之孫惠公復封其子班於鞏以奉王是謂東周東西周雖曰分治或用兵以相侵伐然自考王至赧稱王自若西周雖強世世稱公而已考武以敬所迫奔洛入閼雖爲宇文氏專制國猶其國也善見爲歎所立視孝武則爲君父安得與之並尊哉余故曰西魏爲正

夏湘東王繹使將軍王僧辨攻殺江東王譽舉弟岳陽王瑱以雍州入西魏八月僧辨攻郢州刺史邵陽王綸綸走死安陸侯景之亂蕭氏父兄子姪不能盡力扶持相爲持角擁兵專地至相屠戮此其所以終亡歟方繹之伐譽也綸與繹書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手足腹心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臣痛深惟應剖心膏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

贊若外難未平家禍仍造料今訪古未或不志大征戰之理惟求先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醜捷則有功敗則有喪繹不之從而徑殺譽夫綸象父而加之捶動王而後緩師視城危而不真力遇父喪而還私忿君父之心一至於此宜於兄弟無有也延今所言悉洽大義豈東奔之性不可泯滅將廢危亡而能感動欽綸之寓郢也江仲舉說南平王恪圍綸格鷲曰若我殺郢陵我棄靜一鎮則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居平則以我義責我矣且臣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綸聞之而殺仲舉格能不從仲舉之言而繹反肆王僧辨之暴繹誠何心哉僧辨之逼綸也綸語之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年伐人之兄以此求功恐天下不許僧辨送書于繹二命進軍綸恐取笑于載遂奔郢州避之下流綸雖不免安陸之死然譽之弟登卒援西魏以破江陵繹與室家俱致葬於天道豈不昭哉

年十六

二

齊始立九等之戶

古者有授田之制故天下有常業之民民不能踰制兼井而自爲富故亦不至失所廢壞而過於貧凡萬下強弱未甚相遠也其在周官地有上中下三等三辨而其爲農亦有三等三等之差什陌既開取于三等富者跨州連縣占田無藝以實力而劫假貧者飽食攜衣謀生無術以飢寒而流落強弱垂絕高下莫殊其開相去奚翅千百千萬我制賦調役苟復以三等分之欲均賦難故高洋當國始立九等以別民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復其力至隋唐而循用之莫之變也雖錄分錙折不能以皆一然類推彙此或可以相附立法之良於是爲正授田之制自天監亡失今之立法乃曰貲力五十萬以下謂之而等一百萬以上謂之乙等是二等相去猶止四五倍而止今而等一百萬以上以至累數千巨萬皆謂之甲等無乃大相違絕乎太史公

宇文泰好居民之有力者爲府兵 崇要厓在大同十年
古者教民而使自衛未嘗擇民而分數也自三等之地肥
瘠不同與三農之民多寡之不等以六家互相除通爲
民三十而其可任者常十有五雖緣役不知兵雖所未發而
田獵追胥固皆竭作是凡爲民者無不知兵雖所未用
者未嘗不可用也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中七萬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遼縣而臨淄之卒已二
十一萬矣古者居民固未必盡藉爲兵而凡其居民無不
皆可爲兵也自南北分裂于戊子尋其暴亂不仁者固嘗
空其國生齒盡歐以從戎其有智謀立法度者不過如高

年十六

三

徽使戰者自戰耕者自耕而已宇文泰府兵之制始藉民之有才力者爲兵自租役調皆免使之農隙講閱戰陳以備調役馬蓄糧備六家供之比大司徒大司馬任民之法僅三之一視古制爲儉視後世爲無法爲至詳審矣然自相督厲不編戶貫凡隸府兵者固已終身不知農而其所供億之六家是止終身力耕轉給雖講閱戰陳不知也泰以此業周至隋唐而運用之天下皆曰府兵寓農不知農自爲農兵自爲兵蓋自府兵始隋唐文帝始罷山東河南及邊軍府詔曰魏軍喪亂軍人權置分府而北代居處不定家无食儲他无包桑朕甚憫之可悉屬州縣墾田給使以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畫隨人因知其非也至唐遂徑用之不知變通耳泰以其地之兵合爲百府府以一郎將主之以四府有奇而爲一軍軍二十有四軍以一開府領之每二開府統以大將軍一人故爲將軍十有二每二

保定元年周改八丁爲十二兵丁歲役一月
大寶二年春三月庚戌魏文帝殂太子欽立

西魏文帝寶炬在位一十七年元曰大統魏自孝武武洛入關文帝再世擁虛糜而巳國令政權固已盡歸宇文也恭於大統數年之間頒六條以勵守令立文式以核簿書立府兵以便兵農出兵關外則喜歡破敵潛兵劔北則蜀又震栗控隄策則蕭岑臣屬紀綱整肅咸令震赫文帝居中視成而已史稱帝性素剛果乃能柔遠拱默以終天

祿其亦知屈伸也夫

梁自起兵至此其節制方鎮悉以宗室處之曾長幼之不問也況賢愚乎其趣亡也蓋亦以此縛擯排其弟而得湘鄂不界之腹心之僚佐而付之孔臭之方諸使賊臣旁觀談笑而襲取之其與齊地以授何異哉

夏湘東王使將軍胡僧祐陸法和擊景于巴陵擒任約景敗走王僧辨追之所向輒克

用兵而獲神助世固未嘗无是理也然天時之得每必在人
事之和地利之後陰陽之助亦居權謀形勢技巧之中設人
之不自盡而禍假鬼名以求勝天下烏有是理哉田單
破燕散於齊人之憤也非事神師之功八公山草木皆
爲晉兵要之特秦之懼也是豈顯鍾山神之力侯景惡極
凶殫天怒人怒固自有取敗之道胡僧祐老將善用兵固

有致勝之術諸璽子第八人與大兵相爲持角固必有勝之勢如陸法和謂能料敵從可知矣乘輕船望賊而引去乘羽扇麾風而使反謂之能厭勝則可沙亭湖之捷豈皆鬼道哉世人喜詭而信怪遂粉繪其說謂見梁兵皆步水上江陵神祠悉皆從行謂法和使然非特鼓惑一時茅氏愛奇遂登載于冊以誣後世致有妄人焉撒豆爲兵擲牙爲劍能破敵守城之說以誤人國者其害酷矣史言法和善爲攻戰具嘗在夏口大作舟艦請龍襄陽以入武元帝不許魏攻江陵法和請自入郢援元帝又不許紛若歎息有用法和而不及之意使法和果善攻戰而又有神助如此將何戰不克何事不成哉然武陵王破口之役法和身爲統帥既將戎旅胡不使鬼兵破敵顧乃告急相繼請救不已乎使與元帝果有香火夙緣而且先知成敗固應盡策以存其國先事而備魏師不應坐視其主覆滅投身隲國

年十六

五

也故法和本末乃知史氏所載舉誕妄而已
秋景廢帝爲晉安王立豫章王棟冬景弑帝廢棟而自立簡文以武帝太子爲侯景所立立二年而廢文攝簡文器宇寬弘而不免有容森信邪之失雖藻艷發而自爲宮殿浮靡之詞博採群言而終溺若空寂滅之說知君父之失不能幾諫反觀其蹟而疾追之此其所以亟亡歟夫侯景之亂舉臣民內外固皆知爲朱異之罪也景移檄四方以誅異爲名雖武帝之嚴猶將命有司誅之簡文獨曰今日殺異尤於急過足以貽笑將來乃不果殺臺城之圍也陳所說其將范桃棒龍殺景腹心王偉宗子仙以降武帝將許之而簡文不可已而景與之而簡文力爭而皆盟而將遁請偏和而退援軍武帝不可而簡文力爭而皆盟而城陷使武帝能殺異於將亂之始縱不能使景之無叛猶足泄上下之憤而堅其捍禦之心使能從昕於危迫之時

縱不能必其成事亦不致成意外之變使能不聽謀諂於勤王雲集之日景退退惟谷援軍四合固將一戰而擒也武帝盡以兵事付之簡文庸終無策一至於此安得而不速亡乎

世祖孝元皇帝

承聖元年春三月王僧辨陳霸先破斬侯景僧辨鎮建業蕭鎮京口

景以大清元年約降二年敗于渦陽秋以壽陽叛冬遂濟江三年陷臺城大寶二年元帝使僧辨平之是景之稱亂留建康者凡四年也民之戰關誅戮者十之三飢饉流殍者十之三剽掠殺傷者十之三其僅存而見乎復者無幾也僧辨奉綽代罪正當敷布恩惠弔恤遺黎施而露以蘇炮烙陳柱席以救鼎鑊使斯民涵戴梁德知有生意今乃不戢軍士復縱焚掠使男女裸露塗塗號泣相屬使宮殿

年十六

六

寶器燬焚蕩泯九侯景所不爲者今皆爲之此豈王者之師哉蕭氏父子孫王侯卿士遭家不造殞命賊手者至痛也元帝苟愛念宗國不遺戚曾凡我同姓固當保全豫章雖植立於賊猶皇曾孫也勉於自食念豈及他使元帝自奉正統縱席地而使苟活莫有他慮六門之內自極兵威之謀與臨賀不得全二宮之約何異處骨肉之間酷忍至此曲有鬼神其誰祐之河東郡陵之亡僧辨親爲龍斧今而曰啓濟之事請屬他人天下其可文欺乎禍起同類家族不職敵生仇宗身國俱滅人謂猶有天道云五月丁亥湘東王下台以王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勲素和光苟免者皆不問侯景之叛逆弑弒皆王偉策也景既陷宮城見武帝簡文則戰栗愧汗而不能對入宮開殿庭則驚悸號慄而不能安況其素習不過馳馬捍飛鳥爲樂耳奔敗而歸迫死詐

逆志願易滿也使偉忠於景以一言諷之使尽臣節以輔梁肅不汗戮衣冠不賤虛士庶如郭元建之議使天子以令諸侯凡勤王之兵猶可解散問罪之師猶可少緩景偉未至過死也初簡文之廢偉實劾之元建以為非計景欲迎之復位偉不從乃止及敗海曰王偉語吾論偉之論比景為重湘東乃喜其詩章而欲不誅見微文醜詆而遂殺之是不念宗廟而行一已喜怒也何以明大義而示天下乎丁亥之令止罪偉數人凡被過偷生和光苟免者一切不問得新舊梁宗反側之術矣

十一月丙子湘東王即皇帝位於江陵
元帝以三月敗侯景平建康九月餘而後稱帝以若挹損謙退矣而其說則曰淮海長鯨雖曰授首襄陽短狹未全革面是帝必欲誅辱而後即正也豈不討賊而私附魏固得罪於天下然元帝不念鞠子哀而殺其兄亦无以自立

於人間況於梁元預然亦先昭明之子武帝家孫也僅未能釋怨消憤招懷而使之歸蓋亦松過寡慈寬忍以俟其定先正位號酒擇陵屠徐為之計可也亦安至及而遽肆釐粉乎如李如磐固曰吾仇若簡文之為儲貳有年乎此矣雖在搶攘中嗣父登極於名義何害元帝不用其紀年乃循用大清舊號陽為討賊而陰欲圖帝變於正位而急於戕姪吾以是知元帝之不終也

冬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部將殷景玉琳長史陸洸反陷湘州
承聖二年六月湘州平復琳官許

罰一人而千萬人服者罰有罪一人也無罪而獲罰固亦足以激衆人之怒赦一人而不服者赦有罪一人也無罪而蒙赦亦足以息衆人之怒者亂之兆服者又安之萌也漢高帝以疑似而誅淮陰故英彭盧陳相繼而難叛

王先以驕客不即赦涼州催記樊桐相挺而肆逆無罪而戮功臣懼者衆矣有罪而不之赦猶不免禍抑其元罪哉王琳雖有不戢奪下之辜亦有平寇之偉績元帝不諒其忠忱而行王僧辨之巧諧因其來朝遂拘囚之宜其麾下不平率兵稱亂陷州郡而抗王師也元帝一驚畏悔釋王琳於理而還之郡令令一下衆心洒然城關將入兵刃遂戢喜怒恩怨相循環於瞬息之間而順逆忠讎亦魏覆於反掌之頃措置合宜功效捷疾賢於用兵遠矣

魏武陵王紀引兵東下至江陵敗死
梁武帝諸子推武陵在蜀十有七年能自植立以功業表著迄亦送死於元帝之手帝信元反于之義矣武陵蓋亦有取之哉方武陵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僭後內通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貨財豐殖兵力精壯馬乘繁富且騎射自力講閱不疲固將一時之雄也自侯

景起禍歷今四年使紀始初開難涕泣舉兵擇人以居守空國以東下致命敵場以赴君親之急繼无成功固將忠孝兩全矣今寇難既更湘東當壁使紀念天下一家免移他姓痛閭閻猶復血食屈身以事其兄奉蜀而聽之國亦未為失苟又不能馬則斷棧道守之陝西撫有全蜀統承先王固亦不失漢昭烈也江陵雖強安能泝流犯險以爲我虞哉今閭閻君父之難不能棄安自伐同氣而遂取敗以百餘年江南撫有之蜀弃之于魏拓跋宇文氏之手江陵由是不守蕭梁以是不祀弟兄俱亡家國同覆天下至愚未有如紀之甚也

侯射王褒請遷都建康帝不從
江陵楚故都自諸葛孔明周公瑾魯子敬之挽其主國皆曰荆州帝王之宅也然孫氏僅有江南迄不都荆而都建

業何哉蓋荆襄之地合而爲一則江流上下如咽喉之吞納無壅隔不通之患水陸奔馳如股臂之連掉無偏重拘攣之疾以西則可以控捫巴蜀以東則可以應接江表以北則可以從事中原故於此建都得心腹居中之勢建安之末襄陽荆門在魏而東復都許昌武陵以西在蜀而劉氏全有梁益孫氏所得不過以江夏長沙以東而已設宅江陵則順流而下蜀有建瓴之勢長驅而南魏有傑然之形魏雖獨立之江陵願將何策以禦之搶之而即建康其有以也哉梁自太清以後建康蕭然矣荆州郡大半分入齊魏上自巴陵下達建康悉以江流爲限荆州之界北盡武陵西拒硤口全蜀既爲西魏所繫嶺南復爲蕭勃所據當是時而欲即安乎江陵雖有湯武不能爲安况元帝乎帝以江陵全盛二十年持節之義春惠風土不忍弃去故遣王褒之議而從胡僧祐二三臣之策詔今已頒成命復

年十六

九

反至今論者爲之太息然敵至郢外信華臣之言而不之覺敵至城下溺宴安之醜而不之備以至國亡身隕使果移建康亦止與齊相隔一江不傾心以委謀臣其能當拒淵明之入當陳達摩傾國之寇乎

永聖三年春西魏宇文泰廢魏主欽殺之立其弟齊王

魏太子欽在位三年魏自孝武入關祿去王室榮業顯本於朽腐之餘回注瀾於湍流之下雖天地亦難爲功也而元魏於此乃欲密謀以誅秦欽擁虛器乃悻悻而懷不平其速死宜哉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上之

聖人因史以作經爲萬世權衡賢者雖經以作文爲萬世龜鑑苟非賢德足以亞聖其心公正平直其身廉白端肅其言篤實審確固無以配六經而信萬世也元魏書自齊狄雄霸中原并三十餘國傳二十餘君分爲東西而高齊

繼之其祖宗子孫之繁熾將相卿士之賢否刑政法度之更革會粹登載以成一書而示後世類乎俗儒所能修者以收僕浮無行貪鄙無耻使矯情改節合洪儒巨筆參計而纂述之猶恐不善也今其言乃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邑舉之則今升天按之當使入地恐所引史官有相陵逼嗔取學流相依附者雖以左道求進並使所錄宗姻戚多被書錄風有仇怨多沒其善欲謝陽休之米爲其父作佳傳至褒貧虐爲惠政受爾朱氏之金故增其善而減其惡此而爲史何以傳信李延壽論之乃曰琬而有則繁而不華持論序言鈞深致遠意在賁錄過縱無乃皂白不分乎

九月帝於龍光殿講老子

王者之學詩書記之矣惟學選志務時敏嚴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學于古訓乃有獲此高宗所以中興也

年十六

十

日就月將李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成王所以持盈也不遜志以爲之本固無以積道不就將以見之用故無以緝熙其光明不稽古諸聖王之訓則政事無所獲不類諸輔弼之賢則德行無以依姑若是則求焉未見其有補也蕭梁三帝爲李勣矣著書凡若干卷註疏凡若干卷讀誦凡若干卷某日講經某日講老子辨難質疑隨問水釋詁文撒點筆立成自以該博無比而不知古訓之不考自以臣下莫及而不知仔肩之無入溺乎異端而去道愈遠憤戾常性而聰明日蔽強寇入境猶謀民而誦仁王敵國瞰城而令或服聽講老子賦詩作文於窘迫之日自以爲讀書之無補是豈真知道也哉

魏將子謹及蕭瑒入寇圍江陵城陷帝被害

冬魏將子謹及蕭瑒入寇圍江陵城陷帝被害

世祖孝元皇帝帝江陵三年四十七宇國之術有四口德曰人曰地曰謀全則安三則僅存二則危一則亡咸無

焉則覆敗旋踵不知元帝之爲國其所持有何術也聞君父之危迫而不亟赴知儲貳之已雖統而不奉承宗廟於陪危林迫之時非不意僥倖之望役一兄一弟一姪無類感於大本缺矣欲德先帝寬假之失而反肆貪虐不堅父兄苦空之歎而復崇虛浮既不可以爲德性好矯飾而多猜忌劉蕡之不爲侯景攻不追蕭正德獨至髮髮僧服以歸江陵帝祿其才而殺之趙王鈐兄弟有盛才至令外戚改同其父名以耻辱之蕭子雲書至用膳筆以竟禍王僧辨一語相忤遂下之吏而欲謀殺此豈能容度外之士乎以王琳得罪雖之領外以陸法和能用兵羈之郢中其所信任不過宗懷黃羅漢之流而已是非所謂人也上流無蜀北道無襄陽與敵國仇宗之地大牙相入而不肯還軫建業則非所謂地付都邑重鎮與僧辨霸先而自處一隅不思登與魏人日夜謀取其國而自甘晏安邊奏

年十六

十一

告急而聚議未定敵兵在郊而講老子未已自曉星變而不聽庾季才之言多疑少斷迄出于謹之下策則非所謂謀子然魏主束手受俘反嘆文武之道盡讀書之無益豈不愚哉

魏立蕭譽爲梁王居江陵爲魏附庸 王僧辨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永制

梁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譽即皇帝位於江陵收元大定是謂後梁宣帝

江陵之亡也僧辨霸先奉元帝之方智爲主不三年而遂禪陳霸武帝之孫昭明之子也稱帝江陵傳三世三十二年而後入隋使泰正統以系梁緒不賢於帝方智而遂進陳乎李延壽列方智於紀而獨擯譽於魏之附庸何耶蓋嘗論之名之正僞緣理之逆順義之離合由事之是非

婦不夫其夫則奉族不得以爲婦子不父其父則一家不得以爲子臣不君其君則天下不得以爲臣身自爲逆而求名之正自處於非而冀義之合是亦必無而已嘗雖梁之近親然聞祖父之難而不先赴諸侯方勤王而不亟從且稱兵以相齟齬一不得還遂帥所部而臣敵國喪君亡而不之聞因已自絕于梁矣相東開闢手賊國人相率而君事之鍾虞不移血祀如故功固不淺也弟兄之雖不踰乎父祖私家之怨不加乎宗國豈自以兄爲戚獨不念梁之廟社賴相東而復安哉公山弗許以貴戚爲國未將代魯叔孫輒準之不祖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敵國未臣焉而有代之奔命焉死之可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吳代魯不祖率故道險魯人有備吳遂行成今譽以姪而伐叔扶鄰敵而滅宗國遂使梁祀再殄不惟自絕於宗社固梁人上下所

年十六

十二

當共憐也曾公山弗祖之不若其魏也與之格無異尚何以復纂正統哉

齊人送蕭淵明爲梁主王僧辨迎立之陳霸先襲殺僧辨晉安即皇帝位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秦康公送之多與徒衛穆威日抱太子以泣子朝出則以適趙氏曰先君何罪其禍亦何罪秦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真此晉卿大夫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沿師夜起敗秦于令狐時靈公未立晉實召秦而逆子雍以義所偏雖有言不顧秦雖大猶不之畏也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元能復讎雪耻江陵之亡既奉其子承制矣宗人未嘗有詞而舉欲以貴軍之將士國之孽子乘于宗統國雖託孤之地曾不謀之同列乃一旦改圖外依夷狄援立非

次雖非霸先就其不忿憤石頭兵入而僧辯死王陽遜位而晉安立嗣微服而齊師遁霸先於是勇矣或謂僧辯初書拒絕明詞義甚美史謂由裴之橫東閣之敗懼而從齊殆恐不然方江陵之亡既以方智承制而止為太宰建康既入不以即真而止稱梁主其心則謂而止堅決蓋將中立而為適向後齊人得以謂梁主其心則謂而止堅決蓋將屈心不惟有以拒齊齊人得以謂梁主其心則謂而止堅決蓋將盡從與強齊開一末帶水而有易其運命之怒霸先乃以義興未下奔國來討詎泰南豫令從而乘虛姑熟胡瑩濟兵以恃角使無侯安都力戰城下以杆臺城載據賊巢完以遏敵勢建康其能為國乎

年十六

十三

謹為大司寇侯翼陳崇為大司寇自餘百官皆依周禮卿分六職以治萬務相統六卿以御百官自唐虞則然高卿空也宅百揆尹保衡也行冢宰傳說相也總百官周公大師也齊百工前後固若一卿也成王末年保夷為宰公司馬毛公司空三公兼攝三卿也成王末年保夷為宰公三卿固已見之序三公不備惟其人固已見之書命左右成王太傅不具畢公父師下掌政典司掌叙兼而並建哉以目錄致之有是事則建是官有是職則為是名名不異職官不異事曰卿曰中下大夫曰上中士特以是科品其高下耳今泰從虛辨之議自以太師行治典而柱國李嗣趙貴連以傳保而司教禮是建官必備三公三公皆有定職也改創未畢尋以典命為大司禮置中大夫自時厥後世有增損將軍都尉之號侈大而無實儀同都督之目淆亂而不齊命徒紛而稱謂難殆有甚于漢魏也是豈周

官之舊哉名而復古而實未嘗遵古後世因循而尤周官曰此非周公之書不可復行於後世其然豈其然乎齊儀同前執及任約等入寇至鍾山陳霸先擊之虜蕭

執

有淮而後江可守建業可都江未可安無淮是無江也於焉而都建業則是敵在堂下而王其上矣敵侯我無時而我為敵備難久為敵備則

國力殫而民疲不為敵備則豈費閭閻而為之雖有智者不能莫枕而安堵也梁自侯景之亂與齊魏界江二年之間齊兵三至期明之入雖齊還所公半江而寇反其去冬至今夏僅七閱月齊人之兵再渡宋西如復九執之達行無

年十六

十四

所喪多矣

冬魏安定文公宇文泰卒於雲陽世子覺為周公

泰相西魏二十二年更四帝國命政權一出其手名雖為魏其實周也雖名為臣其實君也泰欲希湯武而終不敢禪其志固欲師法曹操蓋畏高歡也操自比文王而以子丕篡漢歡以有逐君之醜故礼事孝靜終其身亦不免以子洋代魏夫泰立政施令動法三代而立朝事君連戰二主曹高歡之不若故流涎魏璽而不敢取屬璽璽子幼冠強厲以天下之事而不及他意蓋趣之輔覺也蓋神器耳泰卒八十四日而覺遂篡魏與曹氏高氏何異哉昔周公作洛之後固欲退而明農也成王欲挽而留之願以命公後為言周公不之辭作冊遂諡邁見於大雅之日而誕保文武受命亦且終周公之身成王豈以利而要周公公亦非以利而遂動心也父子俱握重權而居王所世

秉大柄而不之代因諂妄者之所窺覷禍亂之所潛伏也伯禽撫封而召公並相公心可以少安矣操相漢而不雖之泰歡相魏而覺與洋維之不取之諸身而留之以俟其子譽攫金於凡而不之收頭音家人之持去則棄於地而不之食旁晚弟姪之憐捨且欲以廉避自居天下其可名歟乎

十二月魏恭帝禪位于周

魏故鮮卑也由于微以上崛起於漠北名字可紀者一十四世由力微而下始通於中國位號相傳者凡二十三世先曰推寅至猗盧而為單于晉命為代王至道武而建元稱帝國始曰代至皇始而曰魏始曰拓跋至元興而曰元此其名位也至賀麟而徙木根至翳槐而徙雲中至道武而徙平城至孝文而都洛陽宇文泰迎孝武以都秦是為西魏高歡輔孝靜以都鄴是謂東魏此其都邑也王脩

年十六

十五

以子弒猗盧而普根討之惟氏以妻殺猗盧而賀麟繼之那紇翳槐互相出入至于再三而什翼健始盛定君弒翼健秦人乘計國絕十年而進復興紹武故明允討賊而自立宗愛弒太武故文成以嫡長孫不獲繼文既禪其子而馮太后殺之以奉孝文孝明未有子而胡太后獻之以立臨僊爾朱稱兵直指京洛母后幼主俱葬於魚腹公卿百執俱血於兵刃於是而立敬宗高歡定亂既夷爾朱一歲之間更立四主至孝武而復定歡一專權君臣疑惑於是國分為二齊周俱篡矣此其盛衰興亡之略也猗盧舉兵佐劉琨始有并州道武乘亂而敗慕容始收幽冀馬首所向無不摧服幅員千里歲月底定太武明允因之奄青兗包司豫禽赫連而定關中梟馮弘而吞遼碣盧沮渠而并河右西破高車北破柔然掠地大漠之北飲馬廣陵之南助祭東廟者一百餘國朝聘在庭者七十餘君其威

制之廣有如此者乎惟度立為品協音律撰禮儀定律令考天象改服色宣贊時令道武平城之制也均田制班祿秩立明堂泰畋更季秀孝謀穡拾指考古昔行王政孝文洽陽之治也其政化之美有如此夫以威制之廣而疆域遠政化之美而法度多足宜後世慕成帝業然宣武孝明一再傳之而皇始大和之風已委靡而不振孝后用事孝魏四起一敗而不能支何哉觀興亡盛衰之大略則夷習之衰隨知此雖有聖人承之固不能持久引追武孝文之氏乎

年十六

十六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六至十八





永嘉宋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八

八千零樓

陳

高祖武皇帝 蕭先

永定元年春正月周公亮即天王位封魏恭帝為宋公殺之以神農配二丘始祖侯配南北郊廟號太祖仍用鄭玄義

立太祖與二昭三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人祖之廟而七三代之文武高祖

功德不祧之君則序昭穆於太祖之下如周之禮也

馬則高祖之祖之父則將與祭也鄭康成謂上制乃以七

廟為周制殷六廟以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禹與二

昭二穆而巳其說蓋本於禮緯指命堯命炎二書是豈

經義哉王肅常辨其非矣孔穎達韓保孫書復為說以攻

肅殆非也按禮祭法四代皆有祫有禘有祖有宗禘者禘

其所自出或祭不廟曰郊曰祖曰宗焉有祀而不廟乎顧

帝能修黃帝之功饒障洪水而殛死冀初其官而野死載

在祀典百王同之乎孫祖之郊之而不入廟亦理之必无

而已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大禘之時曰元王威

撥相上烈然其所類祀者可謂商廟无東向之儀謂廟

無父祖之祀有五有六有七之不同而親廟祖廟皆不遇

五今以至尊根本之禮乃下係於諸侯此禮書之傳妄鄭

康成偽傳之傳會也宇文氏造周每事必欲考古而顧制

乃五失之矣

永定二年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楊椿為高平令

事不難無以見君子父子兄弟君臣之義皆天之所秩人

人造賴之以立也尤不當以難處而遂棄絕之不能順頑

足而使之底操不足以為孝不能諧傲而使之阻說不

利而敗禮度者太甲也伊尹輔之而能使怨怒德演戲自

絕而肆暴虐者商紂也文王事之而能去炮烙未堪多難

而且勿冲者成王也周公佐之而能致太平焉弱无如而

國扶君者劉禪也諸葛亮佐之而抗曹篡能人之所難處

而且能為人之所不能為非天下之至忠莫能也齊文宣淫

暴好殺立心勿常罪浮乎射矣揚揚為虐而能使政清

於下亦可謂難矣終無能改於其德而且隨因以供殺惡

楊德政之並相而指之致此遭虐豈得為忠哉孰自昔人

臣不幸生傾亡危亂之世遇淫昏暴虐之主其大者則欲

為周霍更置以定社稷其次者則欲為史齊肥遁以全身

名又其下焉者則滑稽脂韋和光詭隨以求苟免而已遵

序以累世名德之重遺而不求殊柵之酷虐高氏父子摧用

之隆欲避而不救欲言而不可達獨以身奉周旋其間抱

攝網紀整齊百度難鞭背流血刃將及腹而終無避心使

淫暴好殺無道者如此乃得全終以保社稷其亦忠也夫

謂世宗明皇帝

周孝慈以是年正月代魏立九月而廢宇文泰垂誕于魏

久矣以畏天下之議沒身而不取取末以天下事屬復泰

之死由未及寒而護巳輔竟而遂取魏度復之心未嘗不

欲自取也竟以正月稱天護以二月殺護竟三月殺獨

孤信四月殺齊王九月而誅李植孫常巳弗服齊廢亮

而傳之毓毓立四年而人弑之泰弑二君而未取魏故護

亦連殺其二子而不取周天之報應昭昭矣其亦天也夫

冬十月梁帝禪位于陳王陳王肅先即皇帝位改元奉獻帝

為江陰王

梁帝江南五十六年傳四君而皆不復以正終武帝自創

大業也賊幽之簡文以儲立而賊廢之元帝討賊而立

也而姪登挾魏以殺之江陵既亡霸先與僧辯迎晉安使以承制至建康也正使為梁王而不即真其志固已無梁矣霸先謀僧辯廢正陽不得不假晉安以令四方其廢梁自立國非貽於己害也古之亡國者皆得罪於民而其所以得罪者以兵以久役以淫刑以暴斂而已梁氏為國未嘗有是而後所以亡者亦有四一曰用夷法二曰背經訓三曰亡人紀四曰近小人無牛半以祀而湯征自始癘穢控柱用不容將食無交商所以亡今梁氏郊廟之事特以蔬茹而不血食用夷禮也秦以申韓滅晉以莊老亂魏興以事佛失國今梁氏廟朝之論皆從異端背經義也諸國相攻而齊派八王相挺而晉潰淖尚喪袁琦踪斷劉今梁氏兄弟奴奴自為仇敵滅人紀也罰以黃皓不守是以岑昏速敗郎華以郭開遠覆而梁氏父子所信不遇朱异宗懷苦難漢之流近小人也用夷禮則無本背經義則無

紀年十八

三

法滅人紀則無義近小人則無謀四者俱失雖无兵役刑賦之酷民困弗與矣民所弗與天且棄之王琳義不臣賊霸先欲盡忠竭力以奉永嘉終至覆敗而無戒天不佑故也庾辰設无過大會帝出關前膜拜

人主初政四方之所觀瞻以下永世也齊興自受終以下齊之初政也武成自成衣以下周之初政也前世之政當因革者凡幾臣下之邪正當升黜者凡幾人民之利害當興除者凡幾謹權度令正朔修禮樂雖絕與廢釋因散積枝季叙講於未下車已下車之際者不勝其多也今陳方代梁乃於即位之明日謁鍾山又五日而迎佛牙設无遮大會親為夷狄之拜於觀闕之下他事无聞焉初政如此其將何以齊動臣民哉夫陳雖自負表靜安福亂於帝王作興之法未必不講然梁氏父子所以亡者豈致亂者固目覩也不深懲痛創掃滅其逆復疾驅而罷其與其謂之

何彼設會也吾為之彼捨身也吾亦為之彼講經也吾又為之是陳之為陳與梁無異不俟耆老智伯固知其國不永矣

以王琳為湘郢二州刺史琳不就徵敗侯安都周文育于沌口因之

古者師必有名師出無名事故不成王琳之拒霸先也以其將篡梁而安都之討琳也以其叛梁也今霸先舉義則琳之抗命名正言順矣安都之破齊誠徐嗣徽之立平蕭勃禽歐陽顥之烈乃大敗於琳束手而就繫者詞逆義并無以役使羣下也安都聞陳受俸數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預知敗於未戰之先知此義也夫陳永定二年王琳迎永嘉蕭王莊於齊立為梁皇帝改元天啓復雖討賊仲臣子之義而已難以預計成敗也張子房念五世相韓之德不愛千金之家求快意於壯士一解手之勇

紀年十八

是豈能有濟哉晚從沛公崎嶇於項氏父子間求立韓復得橫陽而相事之志始少償羽復滅韓子房乃以相韓者相漢移所以仇秦者仇楚為呼子房其亦可哀矣王琳以僧辯之諸幾死於元帝之手因陸納據州不服享而復宥不以往事為怨也方力以求報國江陵之凡前日北面之臣不捨去事營即僞首以從霸先琳也獨不然獨素舉師不忘舊主傳檄諸將求報大仇兵刃始交倏平先叛江夏僅襲霸先有綽其悉節南還志緒消沮矣其不從建康者以霸先終元帝節其奉表于齊者以水嘉之為質獻款于西魏者以元帝之拒未還諸將家屬與其妻子俱留也永嘉王莊雖幼正元帝嫡孫忠烈世子之嫡子琳迎之民間衛送東下國欲奉之繼統也僧辯既誅晉安已立而莊乃拘繫出質齊庭曾未三年陳遂篡代琳能使周人反元帝之拒與諸將之家子我復遣其嫡子與十州刺史

迎水嘉於齊至鄆而植立之以爲梁後志亦少仲矣雖燕
湖喪敗似若天意幸陽陷有非昔謀然琳始終所以仇蕭
營陳霸先而願立梁後之心終不可泯也子房之事固非
琳之所能及而具求報故國之心則若相似然

齊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浚

誡識每驗於事後而其爲說每假託隱晦於未然欲以意
推而志逆之未有不誣誤也秦以亡秦若胡而代匈奴漢
以代漢者當金高而意疑裴術唐以女武王而殺李君
裴術裴術以洪水之夢而殺李渾李敬齊以亡齊者黑衣
而殺上黨王浚秦漢不足論也文宣狂暴以漆爲黑衣而
疑渾行第之在七場帝昏愚受宇文述之讒惡李敏小名
洪兒遂竟殺渾而族李氏已可痛戒太宗英主也乃以君
美術位多帶武字小名五娘子而遂殺之不幾無知類齊
文宣隋煬帝乎

紀年十八

陳永定三年齊殺尚書右僕射高德政

人臣之禍每藏於忌而發於專專則同列之所深忌忌則
羣下之所共怨怨與惡合未有不致殺身也以遵彥之才
且忠不幸遇醜暴之主朝夕左右本非得已使招傳後哲
以分寵秩傾心察察以同國事則是非有所共乎得失有
所分語禍亦何自而作哉今以典選二十年之久致失三
司尚書令之尊人主之所倚重朝廷之所依賴得高德政
爲之倖載固以有分疑忌而俾見聞也事醜暴好殺之主
不固事正叔以殺其鋒反阿意巧譖以達其惡豈惟德政
無罪而亡家族使文宣天假之年遵彥其能自保乎夫遵
彥以專不欲與德政同位反與渾湛同輔幼主乃欲出二
王於外其心雖忠人孰不疑其專遵彥以忌而譖報德政
雖他日澄汰監爵其心雖公而毀寵失職之徒未必不疑
其忌一時以專忌自私而異時以公忠覆禍其亦可悲矣

史稱遵彥少歷屯阨及其得志也一餐之惠無不專報雖
素欲殺已者亦皆不問德政於遵彥無恩無怨而反若是
豈德政措殺杜弼固亦有以召之歟

齊誅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因元詔等十九家盡誅諸元七百
餘人

新都之速亡正以得罪於天下而劉氏之復興以民之誣
吟思漢也得罪於民者未有不亡見思於民者無不復興
新室之世使劉氏無一人一時秦傑如隗囂公孫述延岑上
郎之流猶以異姓假漢以起義兵斯士民俱能奮起以屠
莽固非劉氏獨存之效也高氏篡魏元詔獨以柔弱如婦
人得延姓命於敬澄之世詳問光武中興使詔正論以告
元氏固未必滅族詔亦未必嬰禍也今乃說論以告之意
圖責類二十五家因此熾矣而詔與十八家亦俱不免他
日文宣欲適晉陽併老幼而就死者七百二十人元氏幾

紀年十八

無准類失詔一言求竭之禍也

六月丙午帝殂于瑤璣殿太后召臨川王倩立之
高祖武皇帝代梁三年年五十七史稱帝少儉儉有大志
意氣雄傑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諸侯虛實通甲之術多
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推服又曰帝多英略性仁愛及當
國常宗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閭房衣無金翠器
用瓦罍宴無音樂隆功盛德光于江左讀者本未見其
有殊行亦未見其有大疵也方李贄爲冠蓋表動攝數將
征之多無成績帝自蕭賾幕下夷掃一方烈國不小矣自
侯景寇訖其城危辱勤王之兵雲集而復散藩屏諸將乘
札以自封帝憤激會謀料集與義在南海也元景仲圖之
在始興也蕭裕首叛之至大度也梁路養過之也南康也
李連任將龍象之尽力攘除遂克有齊分報僧辦同掘巨窟
忠誠義膽固可對越在天也宗社未安江陵復陷外敵伺

隙僧辦異心淵明之入徐嗣徽之叛肅執之冠再歲而齊三至使非武帝內誅外攘建康其能復存乎是帝之所以業陳非取之梁固實得之侯景與齊也然自昔創業之君雖偏方小國盜竊巨戎猶皆有法令網紀以貽子孫有材能儒學以為輔相有詞令諄諄以相裨益帝皆無有焉特聞設會無遮講經開題捨身奉贖修七梁故事而已帝於佛法未必深好特溺於流俗惑於禍福冒而為之不復知耻耳周謁其西齊賊其北後梁介其土流獨以數百里之國猶能傳四世三十年之久其猶幸也大

九月齊廢祖文宣帝頌太子殷即位是謂廢帝

齊文宣帝在位十年元曰天保年三十一文宣狂暴淫恃浪絕天理慘酷沉湎全無人心外築長城內營臺殿費資過度天下饑饉三風十愆之戒犯之無餘矣歷浮十年於而無湯武之師虐甚乎二世而無勝廣之亂尤甚乎

紀年十八

昌邑而無霍光之謀狂亂過乎東昏而無蕭衍之變獨以一楊惜弥縫其間得保首領以沒社稷不震宗廟血餐獨非幸與史稱文宣初年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以法御下有人君大器一以梁亂而取江北以柔然之附而破突厥服契丹平山胡六七十年後以功業自矜驕恣暴虐以此日甚乎國惡未檢而先祖使須服之數年而終不悛其能免乎晉人疾之詩曰隰有萋萋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萋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史所謂有人君大器正其有知也史所謂以功業自矜以其有家也使其無知無家而如其初吾知免夫

周始稱皇帝改建元

今之王古之帝之皇也三代皆稱王而商之諸君或稱為帝不害其為同未有東二號以自尊者紀年以數而以一為元自唐虞則然天子諸侯一也孔子作春秋特加王以

天欲人主法天立極書元年於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上欲使人君之謹始也雖聖人復興不易是法矣秦以七國稱王為嫌始合三五之名以自尊漢武帝繼父祖前元中元後元之無列始為建元元光元狩以自異人主侈名無實既不足以服天下美名有終終光以味後先字文氏慕古其輔魏也及降人臣之王爵者為公至齊禪位還曰天王自魏恭帝以來直以元年二年元紀不為之號也得春秋之法矣至是崔烈建議瑞不稱皇帝建元無以威天下遂復號秦漢之舊要不若始初之善也

陳世祖文皇帝

天嘉元年二月齊常山王演長廣王湛殺尚書令楊惜侍中

甄子猷

善治水者因地以為勢善謀國者因事以為功流者激之止者留之傾者疏濬以行之礙者委曲以通之如是則水

紀年十八

順行而無虞苟於所當止也強之使行於所當行也障之使止未有不飄蕩衝突也處事之善否亦然文宣謝世方少主昏迷繼統愒于猷鄭順順泰主歸彥受詔以輔幼演湛以至親奉大皇之命以閭帝沒因晉陽之運用眾人之議請演以侍行留湛以守根本則二王之謀自分謀分則不一傾心服以結歸彥則四人之心自同同心同則其謀臧雖演之逼國將傾而從眾矣今使湛演並歸就非所以離其黨且奪歸彥兵而不告又非所以固其交二王既同政情當思太公周召同相成王之義晉宋以來親賢同受遺託孤之法調娛融液勿相水火可也今湛既入而復使之出既欲出演而復留之中使吾心腹之交反為人耳目之用安得而不敗哉以惜之忠忱而致諍國累上以家世之清德而致墮身亡家不困事為功之禍也

周宇文護弒其主毓詔立其弟魯公邕是謂高祖武皇帝

周世宗明年即位四年始改元武成凡四年年二十七

臣民之於君所望以安治乎哉也惟恐其不明無以照臨
君下惟恐其不武無以裁斷萬幾惟恐其不敏無以應
四海惟恐其權臣小人不然其害也無以獨其弱也
可以肆吾志其達銳不慧也可以益吾之所欲為故利
庸而惡明欲貪余弱而忌武斷者冲明慧也果其賊之高
責其武也司馬昭殷之世宗明敏也宇文護毒之昭以此
傳子遂致代魏與魏速謀故漢周少延耳護相新造之
周四年之間連獄二君略不覺其兇狠不下其昭也世
宗於屬纊之頃能忍死作命以立其弟遂除大患而保洪
業其真明敏哉

齊常山王演廢其王殷為濟南王自立是謂孝昭皇帝
禹以平水土而安天下晚歲傳益天下不從相帥而歸啓
曰吾君之子也楚靈王元於乾谿傷其子之不克禍而曰

吾殺人手多矣寧無父是乎夫愛人而人愛之雖其子孫
不忍去已得罪於其人而欲子孫之能守古今無是理也
文宣暴虐以殺人為戲者不可勝計幸而正楚乃以子殷
屬常山王演曰奪則任奪謹勿殺也殷立十月而演廢之
演廢殷而自立嬰太后語之曰勿令齊南有他股廢一年
而演殺之非演之能殺殷文宣之所為國自殺之矣演將
死以樂廣置之勿殺殷人固亦自悔其所為矣而湛竟殺百
年以厭天望文宣有子皆不獲以壽終而神武十三人
雖齊統者三人被暴虐之報此恭順事孝靜之驗也觀此
則人之所以保子孫者有道矣

齊主盡革顯祖之弊
昔劉安世問人德於司馬文正公文正曰自至誠始安世
請問其目公曰不妄語始故安世守文正公之戒一語不

敢妄一日監司問磁州司法有無贓污安世以不知對終
身愧之以為實知而不知也也能不妄語如劉公可謂至
矣然猶未也齊昭帝問庫狄顯安請言其不達顯安曰陛
下多妄言帝曰何故顯安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
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以顯安之
論推之則凡所謂不妄者非止乎必信之謂也凡游談聚
議論人之得失聞經訂史考人之賢不肖一操心立行事
尊撫卑有一節一念焉與前日所以談論訂問者若不相
然然俱謂之妄言可也持身孝德而能至此則可謂至誠
矣蓋庫狄顯安之所論比元城涑水之所授受尤為精微
學者於此其可不深究乎

天嘉二年魏高祖元祥周以大冢宰護為都督中外諸
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
三公魏六卿六卿總百官論道經邦以相人主非有定職

也六卿分職各帥其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至祭
祀軍旅賓客會同皆聘事而合治之所謂以詔冢宰者不
過數事耳易當事事物盡闕三公裁冢宰為六卿之長
雖曰建邦之六典不過作條教立綱紀以付六卿降德于
眾兆民或以三公一相攝行其職固未嘗侵五官也宇文
護志欲篡國盡收大權身為太師復兼冢宰乃令五府總
聽天子事無巨細皆先斷後關是六官皆令為一小事不
得專達也八柄誅賞不以詔王皆先斷於公不惟五卿無
常職天子固亦猶擁虛器矣國有大事冢宰戒百官贊王
命而已故程伯將師太師戒之於呂伋取虎賁百人太保
命仲元南宮毛告之相與冢宰未嘗專兵也今護既總五
府復都督中外諸軍則冢宰果何為哉護欲假此以篡周
受誅而忘不逞揚堅固護以受職卒階此成以階業以冢
宰兼五卿之敝其効具此或者之論遂以周禮止五官而

无治典之屬无乃未考歟

冬齊孝昭帝殂廢其太子百年立弟長廣王謚是謂世祖武

成皇帝齊孝昭皇帝在位一十七月年二十七
史稱齊昭帝之德業美矣夫觀人之孝友不以其事而以
其心不考諸間服无事之日而當考之利害切己之際詳
與帝同氣也詳親代認而傳諸子持印未始昭帝背凡之
言違太后之命殺而奪之曾不悽惻雖指手流血礼行家
人安足為孝友哉夫夫人之機謀智術當用之敵國不當用
之門庭之內當用之仇怨不當施之骨肉之間齊昭一發
而誅楊愿再登大位三發而殺濟南太所請深況能
新不可親測豈以是事耶人主有夫休以幾事委大臣以
聽其要以庶務分群有司而責其成正心恭己優游南面
以聽其大略故曰上省惟處若木鹽細事簿書期會賤有
司職也以史事責三公古人猶病之烏有人主而自為乎

紀年十八

十一

裴澤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
傷細帝曰朕初臨萬幾慮不周悉故致尔耳庫狄安顯曰
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史帝曰无法日久欲整之以至无
為耳北持在是閭省簿領故習不除也天下事幾何而可
以身整之自初即位命王晞陽休之崔劼乃入東廊李錄
事宜以漸條奏此帝王為治之要術也以是革顯祖之弊
唐之歲月固當有成然不能二歲且其子之不保也取之
以不義固若是也乎

天嘉三年梁世宗天保元年後梁中宗宣皇帝祖太子歸立
是謂世宗

天嘉四年六月司空侯安都賜死

人臣恃功而驕其君必至失身人主貪功而養其驕必至
失臣二者胥非也惟有道之將有功而愈恭家範寵榮而
懲戒是以能全其身有逆之主報功臣以爵祿而收其權

遇功臣以礼而畧其細過是以能全其臣侯安都功績創
業用力三朝勳固不可泯然借過无忌終志輕率罪亦不
可掩使陳文帝厚其舊秩不罪以兵權使奉朝請不付之
大郡固事而博節之安都雖怨望願將何為我今當懷含
毒以掩其惡一旦以計繫收之官省之內而誅戮之難能
有其妻子非所以全功臣也

周將楊忠師突厥何史那木可汗伐齊

天嘉四年齊肅宗正月及齊師戰于晉陽齊師大敗
勝不相遜敗不相投夷狄之常態也況鄰國而與同事乎
周以突厥連兵伐齊突厥見齊師之整衆回國而不與之
戰齊以大敗其後再同出竟未嘗有功也唐高祖與突厥
契丹珠唐而契丹反其能不為吾禍猶幸也况求福乎
三月齊初班律令

紀年十八

十一

齊周繼元魏之後備北方暴虐之習蓋罰酷誅視以為常
去年周頒新律自輕而之重凡五曰杖鞭徒流死凡二十
五等今年齊頒新律自重而之輕亦五曰死流刑鞭杖凡
一十五等視南北之无法可謂盡心矣度其所以討論國
本當不權之書礼也朴作數刑序序之用鞭作官刑施之
府史胥徒也五刑有服五服而三就五流有宅五宅而三
居其重輕遠近之差如此周礼司寇條狼氏所掌有屋有
設有報有鞭有墨焉說屋刑者或以為三丈之誅後
鄭曰此斂于甸人之事也是矣車鞭之說皆曰車裂秦用
之梟首秦法也漢用之執謂成周恩隔其端哉師旅之誓
詳于魯費御右之不共命嚴于夏甘今準車右以殺導御
以車鞭不同何也刑不上大夫而重鞭之至師則稍減太
史掌邦之典冊而涇殺之至小史則墨高下隆殺俱不可
考是豈周公成王之法也今齊周死刑有鑒有報有梟豕

取諸此裁制法而知考古固周齊之善者古而不完其是

非亦周齊之失

齊頒受田租額法

魏孝文均田七十年矣至是齊世祖復修其法魏制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齊則十八畝受田男八十畝婦人四十畝魏則奴婢依良人丁一頭受三畝至四十止齊則奴婢依良人丁受田六十畝唐合二家之法而酌裁之下中之民受田一頃以十之八為口分二分爲世業爲減減中之六寡妻寡媳三朝之制大約如此然周自畝今四十一畝也以家五口歲耕而食之不見其不足今魏一夫一婦則半倍唐一倍有半齊二倍之其法寬狹矣多牛者受田自倍奴婢餘丁曾元止法不幾受田過多哉魏承劉石待姚秦亂之後土田無主悉爲公田除兼井大族外貧民往往无田可耕故文帝均田創法不易

北年十八

五

兩魏相攻齊周互侵之爾朱之反逆南北之相侵伐手遺黎民非復太和之嘉矣故齊人立法復從更使耕非平世制也劉恕掌論均田制度比今世佃官田租絕產出稅相類不足以比井田固是然魏之均田作於隆附與晉之後受田還田每計凡口有盈者无受无還不足者按之盈者得賣其盈不至受奪以啓怨訟與魏所論限田之制何異乎字是以行更數世不變更能知魏初之全進丁受田當從所近徐以井法經理之詎至不如井田哉

夏帝捨身於太極廟殿

書曰我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殷遯詩我何所監夏后及殷前事之非後上之所深戒也然秦以刑名亡而西漢復尚刑名晉以浮虛亂而江左復崇浮虛梁以苦室滅而陳氏復尚苦室武帝得之於前文帝與其弟其子復得之於後豈不危之監而毫不念哉漢之猶延正以

中世尚寬仁之力東晉陳氏之不復振溺舊習之禍也

齊殷樂陵王百年

穰穰莫不修德而天意者在盡人事不以德而以力不盡人事而行私意未有不稔災而深大譴也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焚惠爲之退舍漢成帝殺丞相翟方進以厭天變終无以壽漢家之祚雖世之小人皆知之今萬惠以當臣而奪猶子之國以體統而負亡是垂死之令視白虹赤星之妖不知視履考祥恐懼齊有反欲以背向至則非命之死以厭之備加修醢曾不懼懼焉有有天自子

秋八月周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山川之險所以守國也介乎二國之間不難敵得之可以制我我得之亦可以制敵能者國將出之以成功其不能者未有不棄之以自禍也豈惟長江千里與虜共之哉增進一也方秦之強則三晉下之以扞秦其弱也秦反閉之

北年十八

五

以拒諸侯兵祁山一也諸葛亮用之則使魏人力守以備蜀至姜維則反屯兵以備魏已缺一也公孫述在蜀則置鐵鑲以備漢後梁守江陵則反置鐵鑲以備蜀若大河亦然在齊文宣則周人常守河推冰以防齊師之西度及世祖即位朝政漸衰齊人以每冬推冰以防西師之迫兩歲之間周師三出雖齊卒連勝然固力已疲敵勢已張矣終越河以滅齊者周也險果難恃乎

齊歸周晉公護母閭氏冬璽會突厥伐齊大敗于印山

去年周伐齊突厥欲兵不復周以大敗突厥固不足信也齊不以勝而自驕且歸護之母与姑以求和好齊固不當恐也今突厥請從前約而又伐齊璽方持國命自當以誠告之突厥亦人也告之以誠義固當聽肯不聽突厥雖驍吳鳥能遽病邊圉哉一旦違恩負義璽即我以二十萬眾三道並出以從北狄後不惟義有以激齊人之怒而

以不義使用人固亦無以驅之盡力也邛山一戰師徒瓦解大將覆沒而不反軍實委棄而幾盡兵戎者勝師曲為老於是可卜矣

夏以安城王頊為司空

山有猛獸蒼黎為之不來朝有直臣叛篡為之叢謀霍光已廢立矣嚴延年劾之而朝廷憚梁冀既廢立矣張陵劾之而梁冀載直臣之能重國家敢妄也知北方安城以帝弟之貴挾太后之愛居三公以持大權逼賢之形成矣徐陵為中書彈其直兵飽惰取不法從南軍官屬引奏策不入安成為之流汗失色遣殿中御史引之下殿安城不敢違以是而免侍中中書監亦不敢怨也後到中舉持子高於受遺之日殺始興王伯茂於篡位之後於徐陵則始終憚之不敗遂定焉國有直臣足以從耳動人若此使文帝以陵輔幼伯宗安成安敢代宗乎

天嘉六年齊書卷之十八

齊主禪位于太子時是謂後

主自稱太上皇帝齊書卷之十八

小人欲自利其身無所不用其術苟可以專其利雖喪國亡家不恤也蘇代說燕王會使以國授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舉授之增不聽政燕以大乱而齊代之祖孝正說和士問使勸武成遜位以禪其子軍國大事咸以聞齊以益弱而周伐之入蘇伐之初也以子之為始而利其千金之入孝正與上聞欲專寵幸為身後之計為容悅之策求非望之福遂致召外師以斷其國燕雖喪城猶幸猶奮韓以周師不支復用天統故事授之幼子遂一敗而不救矣聽言豈可不察小人其可畏近哉

齊改謚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

人之勉為善而不敢安於不善者非以畏刑禍也生則清議之所取與足為一身之妍醜死則清議之所貶褒足為

萬世之分臭故謚者所以助清議而公萬世也雖臣下之愛其君不得以沒其實子孫之敬父祖不得以行其私而後善者益勉不善者益懼勸懲之微權於是實行焉故宣王平王之復興不能改幽厲之名楚共王三十年經營南夏之武晚以靈若厲為念清議之公蓋至謚法而益嚴漢晉以來多用美謚而其人之善終不逃後世之議也高洋之惡浮乎榮紉生免天誅死得令名且又廟祀比之不視其為欺天入甚矣祖孝正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言雖出於小人之口而其義則實天下之正非持衡見極之私也改顯祖為威宗改文宣為景烈又多乎哉至武平而復復之過矣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詔于有覺見殿太子伯宗即位

陳世祖文皇帝在位七年

史稱世祖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深識真偽下

不容森分判外事前後相續破王琳於梁山而齊師道遂

獨孫盛於巴湘而周冠息誅周迪熊曇明陳空應而閩浙

定雖無善政盛烈固無橫徭暴賦也使衡山遠還遇之以

禮而不之殺以存先帝之嗣安成在內十之於早而不之驅使免後嗣之憂又何至介弟篡逼嗣子危廢哉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八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九

陳

臨海王 伯宗

光大元年二月誅尚書左丞王還中書舍人劉師知下廷尉賜死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免官尚書左僕射劉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

到仲舉劉師知謀退安成使殷不佞矯敕令還東府安成殺師知而仲舉不佞獲免豈以其雅相愛重哉夫安成與二人同受遺詔輔政安成自東府以三百人入居尚書省且有先帝之命又為朝野屬心殷孤之形成安二人常居禁中雖用王還之謀欲出安成當必請之少帝太后太后為少帝計詎有不從不佞所傳必非矯敕也毛喜之言既行且使入問二宮二宮畏逼勢必中受使不覺毛喜反命而論中外詎肯從二宮之言哉他日安成廢少帝尚以與

紀年九

劉師知華皎通謀為許豈有仲舉不佞今日矯敕而獨能免哉姑明辨之以正史氏之失

光大二年十月太傅安成王頊廢帝為臨海王殺帝弟始興王茂

有天下而傳之冢嫡自義黃則然竟爵不以子而以賢商人以子而或以弟周人以嫡而或以庶要冢嫡之為儲嗣不可更也商五世傳弟而以大亂宋宣穆互以國傳而三世起爭太伯雖以季歷有賢子而付其弟武王終不以有弟而後其子前代傳授之成敗大略可鑒矣晉成帝用庾冰言以其子幼而授庾亮帝立二年而遂授諸二歲之移均是庶稱也幸而亮齊罪足為法哉傳入帝親見萬演高湛兄及弟及猶子皆不免其禍不之成也欲以其位傳諸安成既而語之又以語仲舉孔秀荀斷以太義而還行之國亦奚害否則遣使就國不容輔政庶或可存嗣子

也今既言之而復止既以與子而又使安成同受遺詔其與持刀付安成使殺其子何異哉孔奧流涕之對雖為負國文帝託孤之命實為失計

齊世祖孝成皇帝頊 孝成在位五年以禪其子為上皇四年猶預軍國大事凡八年三十二

齊顯德之惡極矣然初政清明猶曰始治而終亂有楊惜輔政猶曰上昏而下清遠治若蕭猶曰內弱而外強惟其免檀卓之計是以世祖襲履繼而無怠憚也人苟非狂惑喪心雖田里細人愚賤推子其誰無母子之愛叔姪之義尊卑之分哉今世子於嫡母之喪不能改服且置酒作樂曾禽獵之不若也於親兄之子不能撫愛且慘毒肆殺曾虎狼之不若也於先帝之妃不知明嫌且發漬泉亂曾犬馬之不若也始用和士開使簾箔不謹以貽再世之禍始施邊備使周人生心以稔亡國之釁不自強於政治而盤

紀年九

樂怠傲輕棄國事於其子使後主復循其迹以致殺狂是曾顯祖之不若也推禍亂之所自來其亦以顯祖苟免有以誨之乎讀史至此然後知湯武有功於後世也

陳高宗宣皇帝

陳大建元年齊天監五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位

自昔更代繼世皆於柩前行即位之禮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至於篡國竊位之主尤汲汲然欲得稱孤以易天下之耳目今宣帝以甲寅廢臨海以甲午即位虛大寶四十日不居蓋以群下屬心伯茂既死伯圖在外到仲舉奉遺詔也而居元職孔奧沮廢立也而守尋陽武帝之後又復無人此其坐擅大寶無與詔詔齊殺趙郡王殷以司空嬰定遠為青州刺史和士開為尚書右僕射

易之矣眾陽所以決陰也其詞曰揚子王庭乎號有厲告

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言眾君子去小人之術雖舉措之公號令之信猶危厲不免也惟先自治其私而不剛猛以自用庶乎其可進為矣而初九之錄猶且戒之曰壯乎前趾往不勝為咎言初居下而力微徒恃剛陽而躁進不惟能勝固將反覆其咎矣和士聞復寵於兩宮且有眾小人之助非用失之時也穀與宏遠二三人欲謀立矣段詔丞相也既不助而反為之地非用失之勢也穀等投冠拂衣詞色俱厲相野俱憤不戒而爭統之古今穀等方進言而以太后厚賜罷定遠方同力而以士聞之今穀等方止且為裏言而使之入豈告自邑之義乎士聞復進而姦謀益深穀等謀黜而朝政益紊姦趾不勝之咎如此非止有厲而已也其後陸令萱等謀退祖廷廷求見齊王轉長鸞不許遣人推出相閣廷坐不肯行長鸞令羣吏而出雖小人自相傾之決然留士開過山陵客士開入絳而至于中

壁此則穀與定遠之失也

周宇文憲圖齊宜陽

太建二年齊左丞相斛律光救宜陽敗周兵出汾北圍周定

范太子有言惟聖人內外無事苟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既勝楚郢陵歸使其祝宗祈免曰無及於難今齊政亂高緯若縱士開及嬖臣高阿那肱移提婆等用以摧異姓王若百餘人開羽千餘人至於大馬皆受官爵賦煩役重民不聊生然周兵再至再敗齊兩戰兩勝斛律光為相又為盡力以爭尺寸是滋君之侈養其昏驕也不亡何待孝孝寬語先曰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苛貪尋常之地塗炭疲敝之民竊所不取雖敵國一時相誹責之詞要確論也光歸而誅死齊亦由是而嗣主范太子輩孝寬之言其賢也夫

大建三年齊斛律光師還

斛律光賢將也不以開聞自驕故未嘗伐其功不以位望自尊故與下同甘苦權勢之不貪声色之不好罕接賓客杜絕饋餉會議則常後言故未嘗以能蓋人責士卒止於過筆故未嘗肆殺以示威雖姦幸用事固豈有嚮嚮之端致敗之理哉宜陽之役奏功還師勞未及報使散兵疑猜之形見矣雖軍士有功者當加慰勞苟不散兵而後請否則駐師而俟命令違教留兵進至紫陌方駐營侍使無群小人譖惡詎能免君主之疑乎

秋齊琅玕王儼殺和士開尋被誅

高儼因中外之憤用京畿疑兵以誅士開詎有罪戾故使駐兵於外表請齊王求移提婆陸令萱祖孝證而甘心焉且以誅士開之心告丞相齊王素怯國將從所請丞相光雖至固將不敢異同也君側既請然後解甲散兵自歸司

敗有太后以為內主有丞相以為外主可無它禍今罪人未得束手自見是奉身自投鼎鑊也况有馮子琮之密謀乎

齊幽皇太后胡氏於北宮

太后天子之母其尊貴莫二焉出有輜輶之車處從之嚴入有宮掖之固守衛之肅其起居出入未嘗不相閑屬也人主雖國事萬微之繁密罔安視膳宛如家人其長來侍御以下皆人主之所親昵使令未有不問其所自來也安至有得毒量獻之醢嘗嘗莊公有威儀接誓不能防閑其母文姜使至淫亂猶嗟刺之夫死從子此天下通義也使莊公禮事其母則出入有節車取有令雖欲越禮以行其誰從之夷之薨陽之徙北宮之出至其甚也以至失人子之道何以立天地之間哉

大建四年周建德元年夏周主誅晉公護始親政事

護執二君執齊國命十有五年以家宰而統五卿以都督而總十二軍大事先斷而後聞入宮陪坐而帝立政權盡專贊拜不名人主尸位而已使武帝不誅不惟無以告先王固無以長保位號也武帝坐殿養晦十有二年而後克之其難也哉或曰護嘗歸政使武帝聽之不致養成臨惡如孝宣之於霍光庶可全人臣篤親親矣余曰不然霍氏有大功於社稷其身非有大罪也使姑初聽其歸政固可全君臣之義今護於周如衛氏於衛相父於魯樂氏於魯也縱釋位辭祿猶當行法以謝國人況復專權行私浸沒將及乎使武帝全之而不之誅是黨其行逆而利其與已也是不同

齊殺左丞相斛律光

光非特善將其執政輔王亦賢相也如憤祖廷駘盜以與機密斯晉陽田不賜穆提婆俱有宰天下規略方小人群

紀年五

五

用事之日無舉直錯枉之智經國防身之術徒恃然見乎容色詞語之間其及禍也固宜方敵國垂涎之日獨倚一將以為金湯乃以謠言反間寵倖諸誣而徑殺之此宜周人欣幸而施沛者也齊雖欲不亡得乎

大建五年二月齊祖與奏置文林館

自昔小人用事未嘗不自知其罪惡為天下之所忌疾也亦未嘗不知賢人君子為天下之所信愛也自知其身為天下之所忌疾故求天下之所信愛者外加禮敬以為緣飾故石顯之於康衡王莽之於二翟二唐梁冀之於馬融王匡王叔文之於劉禹錫呂溫祖孝正之於李德林顏之推固將假其聲譽以弭怨謗託其寵靈以覆諸忌也惡萃於平日之百為終不以一善而自掩罪積於群賢之誅遠終不以一二人之用而自釋求以虛文而欺天下不知人之視己固已見其肺腑也然為賢人君子而不能自免

於小人之門其亦可耻哉

齊侍中僕射祖珽出為北徐州刺史

古人為黨未有不自相攻也以利而求令利盡而心離以勢而除相麗勢得則欲滿惟恐其君之不吾信也故同力以蠱媚之既已得君則必專忌以相傾惟恐君子之不去也故同辭以傾軋之既空因元入則必立名以相高於今而為小大因錙銖而為重輕則必主操戈入室自為仇敵古今如是若總總也陸今堂等始進祖孝正以濟其惡及其用事權長為萬阿那畢皆攀援以濟其惡貶逐人士不使子道斷喪法度不留餘力君昏而不可禁民怨而不可解孝正亦悚然震畏求自修飾以舒旦暮之禍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令黨母子惡其異已又合謀而斥逐之此亦勢之必然爾齊之即喪指乃功固亦何補哉

齊殺蘭陵武王長恭

紀年五

長恭以邳山之捷威名太盛齊主忌之頗務聚斂求以自穢所親尉相顧語之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手長恭泣涕問計相顧令屬疾后家勿預時事長恭用其言有疾不療乃以酖死讀史至此然後知王翦多買田宅蕭何多買贖贖實非自全之策楚子馮重滿真冰士變使祝宗析死皆非自全之術也其能免罹非命亦幸而已士有不幸而處昏亂之朝如長恭在齊其齊何術以求自免哉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險德而難不免居易而命非正歸之天而已若一毫用心求說計以自脫未有不

自貽禍也

帝遣開府吳明徹畧地北邊屢脩營兵取秦涇和合四州冬拔壽陽斬王琳

立國有自固之形則進取有可乘之勢內無以自固而徒

恃其外之進取未見其有益也陳氏得國於蕭梁潰亂之後建業梁所都也以侯景則徑入以齊師則三至江陵後梁新都也而周則鼓行而掩取之登且復帝馬蜀歸于周荆歸于後梁江南北歸于齊陳宣帝還自黔中晉山復陷于周陳之所守江南千里之間耳以梁與周拉扼乎長江之上齊復窺現長江之外岌岌乎殆哉其與周拉扼乎長江之間齊甚安要得十數人用事於內從官數十人屠戮于外以游幸則無朝度以寵任則無紀律是以明微一出江北拱手六州七鎮一舉而盡得之以王琳之得人心賜死于齊陽齊之大軍復奔北于呂梁之下樊敏克下邳魯廣達克濟南任忠克霍州湛陀克齊魯劉抗克胸山陳師所向有如破竹齊方策戍為自守之計其要臣之議則曰本吳破物從其自取假使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而其謀臣之議則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惶動若復出頓

此年元

二

江世去矣今薄賦者慈息民養士而已而其私議則曰國家待諸南失之同於篤簡使明微不以過家上冢而自喜不以登壇而自足揣揣而西來周師未出國可破郭而有中原也使果破郭而有中原而其立國曾無根本周兵方銳跨有三方雖陳獨有淮沔詎能自固哉

齊工役侍中崔季舒張彤尚書左丞封孝琰

自古亂亡之國所用小人未有如高緯之多也雖其甚亡道猶必有一二君子撐拄扶持其間雖不喜諫諍亦未有諫諍之於未亡之前也今緯一遊南苑遂殺從官幸人大敵在境且斥之以遊音陽張彤等欲連名進諫書猶未上也悉召已簽名公人盡殺之家徒遺賻財男女舉皆沒入古豈有是哉季舒事高澄首加無恥於舊君固必有必死之道彤書生也以寵胡進致位顯始欲獻替惟機切寵要有言概不意孝費約左右驕縱之臣進不以正而欲

正人宜其不能自免也

十一月周主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

道有與天地並立為生民日用一日不可缺焉者散之禮樂刑政藏之詩書易春秋行之於帝皇百王其條目至繁其本原立一也學士大夫有能講明其說而服於其身用以垂世立教者於是為儒名之豈當有並立而同馳者哉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特於其中切一兩名義求以自見於天下是以君子深憂而固闢之曰此異端曰此曲李也而司馬談劉歆乃例置之六家九流之首使與異端爭為雄長是為知儒道之尊哉漢魏以來又於六家九流之中櫛黃老一說文之以齊無符錄目之以為道又於諸華之外取夷狄苦空之言進之以為佛使與儒學並行目之曰三教擬人非倫每降愈下不幾狼與豕同疇羊與狼並肆乎周祖集羣臣沙門道士於殿廡自升高坐與辨先後

此年元

八

是取女而與之齊也它日雖禁佛道二教罷沙門道士立

通通觀以一異端詎能使之無辭哉

太建六年春二月周文宣太后叱奴氏殂

三年之喪周衰廢之矣嘗行納幣於暮年之內晉平公樂及編舞宴諸侯於虞州之初晉曆先君國莫之行不特庶見素冠之數獨節人也自孝文三十六日之制明者詔書臣子之哀由是蕩然矣惟司馬武帝拓跋孝文宇文高祖能裁斷自己復行喪禮於衰季之世雖群臣力爭而不之回豈不賢哉如秦廢之節其廢之禮朝夕溢米之數徒既送葬之儀凡古禮之所存者至周而盡行之視晉魏有光矣然五服之內悉令如礼公卿而下既葬而除則非通喪之義也

夏四月監豫州陳挑根猷靑牛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紋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西旅獻藝分其保衛作書以告武王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周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夫以武王之聖克商之後通道乎夷蠻之遠而人敢以奇玩為獻侮孰大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君喪之言欲武王之自克也陳挑根其果何人哉以為君子耶固不為是名以為小人耶固不當使賤大郡始以青牛獻不受而維之以羅紋錦破是誠以侮宣帝也帝不加之罪而徒焚之是殆未免納侮取金而柳之不若揮鞭而弗顧得千里之馬而不受猶未免有私選李之心甚矣人之難自克也晉武帝焚推頭表而迄以奢侈亂隋文帝唐明皇皆焚錦繡而終以奢侈致禍宣帝之能自免亦幸而已

太建七年七月周下詔伐齊八月遣使來聘

陳周聘使往還固將安唐亂合從圖之也去年陳伐齊周師未嘗出關今陳師還矣周師十八萬六道並出蓋用

紀年十九

九

十並子刺虎之術也然國中軍不下攻金墉不克周王以疾還拔六十餘城而皆不守齊亦豈易取哉齊之自亡有不足論然陳之為國雖失荆蜀尚賴齊以蔽其北賴梁以蔽其西宇文氏雖強固不能越齊梁以有江南也捨二國以為契垣修政養民練兵交鄰庶可後云乎今陳輕舉以伐齊使齊不可圖周因據虛而遂有齊陳雖得淮汴之地周固隨取之矣齊既亡則梁不可以自存齊梁盡入于周陳雖欲自存其將能乎故陳之伐齊乃所以自代也惜夫太建八年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太子詹事

三代教太子必以禮樂禮以備其外樂以脩其內故其成也擇擇琴瑟而溫文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不能母不正也是以教諭而德成豈與書生博士特以簡編筆墨等詔行筆裁梁簡文帝俱以文雅自衛廢事務不理自與驛人墨客角伎

爭能以致亡國陳不足鑒經術選士以教其子復以江總為宮端倖以矯矯互相齟齬其在東宮也則齟齬微行未嘗導之以禮其登極也遂擊賡唱莫不嘗論之以故以師傅而為狎客以外廷而雜嬖御蓋然國亡而不自覺左右非人教導無術其禍可勝言哉

周主命太子贊撫西土同伐吐谷渾

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人情皆然也人情之至愛孰有過乎父母之於子哉自非大聖至聖明辨有賢否有亮也亮之於朱非不愛也當時胡臣固有以啓明竊帝矣帝終以嘉訟呼之卒帝位之重付之側微之齊非獨以利安天下固亦所以保全乎朱也晉武帝非不知孝惠之不肖也幸於愛而不能斷故一傳而至五亂晉周高祖非不知天元之不肖也幸於愛而不能斷故一傳而至亡向使二君早從衛驩王執之言以大義自克使齊王攸齊王意纂

紀年十九

十

承統業禍亂何自而作哉武帝知孝惠不肖而猶使之決疑獄而不能知其對盡出於宮臣之手高祖知天元不肖而猶使之巡撫西土同伐吐谷渾而不知軍中節度盡仰成於王執字文孝伯用此欺誑中外付以神器坐致喪亡而莫之採也

冬周王自河東伐齊拔晉州齊王自晉陽救之圍晉州垂克以馮淑妃故奔軍先還晉陽齊師入清周主乘勝逐之齊主留安德王延宗等守晉陽齊師延宗自稱帝周主攻拔之太建九年春齊主傳位於太子汧周師克鄭齊王奔晉州太子傳位於任城王偕

周師再出高齊必亡之勢如魚羈瓦解固不可復全復合也使痛自悔責詰諒境內謀左右要倖藉其家以賞戰士散出金帛言人以備戰費省賦息役慰人心收歛遺兵皆城元戰如朝臣之說使一人將幽州之兵入上門趣并州

一人將洛州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一人將京畿兵出潼關口鼓行進戰如高仲珩之議猶可感激人心使敵人聞南此有兵或可逃潰也既聞之而君不知知之而不用又周師至鄆胡士出降高勳詣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皇晉之使戰不捷則焚其廬其頌恃妻子以致死是豈足以有濟哉

齊王將來奔高門那松引周兵追捕擒之任城王信據冀州不下周齊王憲討平之

周高平之下齊也數差敬顯之罪而誅之贈諡斛律先崔季舒而改葬之親訪能安生而賜之慰諭李德林而用之因將行前世美政也夫弄權亂政盡上禍國擠齊于亡者正在穆提婆高那松數輩耳周師未至提婆先降以采大利齊王欲遁那松詭留而使受禽敗國賣主之罪孰大於此不加顯戮以示臣民而反爵殺以寵之何以垂訓乎

北齊書

季舒雖以欲諫免然首逆高氏無禮於其君非光比也德林去梁臣齊再辱而不死即可為義士安生國亡而不變慶反掃門而侯召訪非儒生事也慶虛名而不考實求自附於義而不免徇利此其為衰世之事歟

周村齊王為溫國公齊溫公諱在位十二年傳幼主恒一年昔商周之興蓋自乎唐虞之際奏食播化以敷養天下其子孫數十世又積仁累德以培植之至湯武而後受命傳世五十餘君雖衰微後邊派滅元開猶未嘗得罪海內也其狂惑暴亂為世指斥不過二三人而已高齊有國二十八年傳祚五君所可稱述者持一貽帝復在位口淺武成後主之始與夫宣帝之晚歲昏暴淫亂宮闈所屬出所未有也以神武掃除梁胡之功與夫順事魏孝靜之禮不敢遽萌代魏之心宜足以傳世遺遠然孝宣蓋祚魏者也其初年新政已不善若是重之以武成後主噓虎端而日熾

之詎能久存哉

太建十年春吳明徹及周將王軌戰於呂梁明徹大敗將卒三萬皆沒帝懼始繕完以備周

孫武謀兵以始計為首校彼已論內外考強弱審曲直而後定勝負也今陳取彭汴於周其曾計之於始乎將軌有道則宣政之主貪加勤儉刻厲於充齊之役不止如太建之庸也將軌有能則吳明徹淮南一勝之後囑情自用不足抗王軌之銳也入晉陽入鄴以來士卒益習非若江左之脆弱定府衛置六卿之後法令益明非若陳氏之元紀以梁蜀持角而控上流則非所以自固以呂梁千里而阻絕淮北非所以進取蓋歷毛喜苦口之諫可以鑒矣而宣帝不聽且毅然而北伐是以兵而予敵也蕭摩訶裴叔烈救危之言可以行矣而明徹弗用且冒然而不知止是以身而餌敵也退軍狼狽於決堰歸艦呈礙於理輪元帥就俘將士陷沒輜運器械一切淪棄而淮右隨失始計之不審也夫

北齊書

夏太廢伐周幽州高祖武帝自將五道伐突厥至雲陽遇疾殂太子即位是謂宣帝

周高祖武帝在位十八年三十六史稱帝沈毅有智果決能斷英武勤儉四方畏服蓋北朝之英主也惡晉公護之專能晦跡不爭謀之於十三年之後知齊王緯無道能禁威不動克之於再幸之後其規略深矣謀護之後克已厲精總攬不怠用法嚴整號令懇惻其政治肅矣卒有以還不自於修宮殿華靡著毀之奴婢沒入者縱之去雖戶出宮嬪羞謙接下自強不恩其自治勇矣行三年之後言佛老之教修觀賽之禮定權度之制由是而古制復後宮無綉組之飾庶民無羅縠之服服御無金寶之器由是而儉德孚其著好簡寡志向堅確魏孝文何異哉素志未

仲位祚日淺繼嗣不德大業遠喪天不佑周明矣史氏以多罪殺少恩惠布政立法皆欲踰制古人平齊之後遂貶窮兵黷武機之此隋人自為地之語非實錄也

周主殺齊王憲

齊王憲嘗為晉公護所任諸欲有所陳多令憲奏之護之誅也雖武帝能悉其心得免延及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也引論裴文季以太祖晉公久執威權為積習生常以斬經練屬使禮若臣主為亂時權宜與三十歲天子不可為人所制太祖十兒不可悉為天子等語其相忌深矣雖憲相凡指心願竭忠盡節詎能使武帝無疑哉況授鉞出兵屢立大功儲君不德羣下屈目憲不知辦事避權遂自屏退猶以威名自衛尊居自居入輔昏暴之主其不免宜哉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

元年十九

為王官伯官臨盟百官

有虞氏未施教而民牧之夏后氏未施信而民信之商人作會而民始疑周人作誓而民始叛盟誓之設豈聖人心哉古者諸侯或前代昨封而累世不墜或子孫傳襲而後世奉職非必人主親與之國而授之位也且其在國遇臣下人民與其所以事天子者無異其勢疑偏而無以別其心渙散而未能一以是有司盟之官於朝親而時置官立壇方明于其上因其方而設六色因其位而設六主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使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其次立天子乘大路大常以禮日月山川於四門之外而祀方明所以質諸幽明而教尊二也固未有非朝會而特行者後世與之異矣公卿大夫隨世而更選牧守刺史隨年而迭遷凡其指節冠冕以奔走于下者孰非人主之所遺擢哉懷之以德其孰非股肱心膂也宣帝聞古者觀礼有方

明之事遂設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心動誓祇見可笑耳他日欲屠嗣君而傳其國則向之王官伯以嗣君不德相率而戡楊氏則皆前日所聽誓言之人也方明何為哉

太建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周太叔

自昔賢君明臣皆以屢赦為病吳漢王符鄭康成王元方諸葛亮與唐太宗固皆以是為非也能深論屢赦之失者惟樂運而已運之言曰虞書昔炎辟放謂過誤為首當緩赦之耳呂刑五刑之詖有赦謂刑疑從罰疑從免也推尋經典未嘗有罪無輕重普天大赦之文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核運所言正得春秋書肆大省之意矣

周樂運與觀指朝堂陳帝入失賜御食而罷之

元年十九

人有三畏君子畏義中人畏名其下畏罰罰者上之所制犯之者無以自免故小人憚之而不敢冒義者出人之公心犯之則無以自立故君子由之而不取皆名者發於清議犯之則無以自見故中人慕之而不敢失故名者義之助實罰不用而自行也帝王以是鼓舞天下使人踴躍奔馳而疾趨之雖斧鉞在左鼎鑊在右火妻炭子蕩家破業而有不恤者要以狗名也使天下而皆狗名則為子者固皆可曾閔為臣者固皆可達子為兄弟者固皆可夷齊為官吏者固皆可顏再抗禮出使者固皆可不辱君命仗鉞為將者固皆可見危受命也三綱四維何患不立皇極人紀何患不建修哉自昔人主往往不察每以好名病天下凡其廉介不屈論諛不撓作意而立事功者率以好名病之反鄙薄而不之信而小人之愚其君而攻善類者亦不過以好名譏之耳是誠可深大息也齊顯祖周天元昏暴不

德尤惡諫諍謂之樂運常抗言與觀諫之揚惜曰欲欲
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爾頭祖曰小人我且不忍殺爾焉
得名謂之由是獲免元歲謂天曰樂運不傾其死欲以
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運由是蒙賜食以遺夫二主不
誅二臣正不欲其得名也賢君明主反以其臣好名而不
信之豈不惑乎

二月辛巳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傳位于太子閼是謂靖帝
人主之所以稱天子者以其德可嗣天也所居之位則曰
天位所處之職則曰天職所賦之祿則曰天祿五典則曰
天叙五刑則曰天秩五刑之用則曰天討五服之章則曰
天命曰其德實以其號而求其稱一毫若不相似
則不足以合天德矣春秋變文而書之曰天王使為萬
世稱謂之法凡其動用之非礼者則去天以貶之足為萬
世法程矣宇文氏不稱皇帝而稱天王固若得春秋之法

紀年十九

五

天元發暴傳位于其子自號天元皇帝所居謂之天基施刑
謂之天杖器用車折皆自增多以準天數不知其所施為
固背逆天道春秋之所誅絕也易世而國不保蓋有以夫
冬周將韋孝寬拔善陽梁士彦拔廣陵江北地皆入周
廣阡陌而不能稼不如頃畝之力耕也積萬金而不能用
不如困窘之謹藏也關疆理而不能保不如城邑之固守
也陳承梁後界江為國環海所行千里而近宣帝志懷經
畧欲復舊境長明微一出取秦遷和合四州拔壽陽一城
盡得江北之地固亦足以自強矣陳自得江北之後於江
右淮右諸州則給復之於北邊行軍之所則給復之置雲
旗義士於江北諸郡以為備禦計固不為无志也使繼是
以後痛加自治不事遠略益自控禦務保所有雖宇文氏
盜張何畏焉今不度德量力因時屈伸姑守淮南之區進
爭彭汴之域玩寇而不之戒挑敵而不之虞據軍南還大

敗清口元戎受俘軍實并奔使猶置衛中甲障御軍營
或可舒延歲月也一償之後邊備盡弛蕭摩訶任忠老
將也全軍而還功過相補不昇之長淮管轄而引入以
為衛衛是以江北之敵也用師一出所過蕭然在此无結
草之術在彼有破竹之勢三郡相繼陷沒于周九郡之民
自拔歸南江北淮南自是塊土不留矣取之而復弃之固
不如不取之善也

太建十二年五月乙未周宣帝殂

周宣帝以宣政元年六月繼位明年改元天成本月傳位
於靖帝明年五月殂又明年二月靖帝遜位于隋宣帝雖
遜而常制國事既死而楊堅專國專國九月而遂伐周是
靖帝未嘗守國也故予以大業紀年屬之宣帝與通鑑異
焉唐太宗謂魏證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
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

紀年十九

六

二王孰為優劣證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
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太宗鄭公之論確矣方
後主罪惡貫盈周高祖親用兵以滅之天元位居儲貳年
得笑談曾不知歷作其即位乃及歲而製造之使奸臣孽戚
受遺輔政以御正中大失顏之儀為西邊郡守

周靖帝尚幼御正劉昉內史鄭譯矯詔以太后父隋公楊堅
用人輔政而泰以小人未有不致禍敗也天元之將沒使
特召顏之儀為以末命楊堅未可以得志宇文氏之基未
至傾覆也余劉昉與之儀同入卧內未及受命而鄭譯五人
木獨立詎能支大厦之傾乎昉譯相與詔周終不持符璽一

儀見危受命託蒙嘉數堅見識如是帝天下宜矣而南北
史家乃列之儀於死死傳使與虞世基並列何其无澤清也

堅遂召諸王入朝稍許之相州總管尉遲迥鄆州總管司馬消難益州總管王謙皆起兵討堅使鄧公韋孝寬擊迥

提公王謂擊消難將公梁睿擊迥死消難奔逆旅掌一飯之恩過門而不忍捨犬馬愛秦桀之患遇主而能春戀况食人之祿而居其位受其禮遇之厚而為臣

子乎韋孝寬約迥迥自周武帝初起與之周旋上下共創基業歷事三朝貴寵無二使鼎之移而不知救是非人類也迥知堅之不執乃以相基而舉義無負周至矣孝寬

年宿習為楊氏駭馳而成其舉義之懿親雖以功名自終豈不有愧覆載哉

太建十三年春三月甲子周主禪位于隋已巳隋封周靖帝為介公宇文氏有國傳五君二十五年是謂北周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始而克求世匪所聞也伊傳之訓著諸諸命者如是

周自神武有志于古帝號紀元則本之春秋命官置秩則本之周禮去佛老之教以統聖真守三年之哀以復喪紀

修觀饗之儀以禮邦國固所謂與治同道學于古訓也然四君在位二主不得以正終至天元稱帝而遂失國積前後僅二十五年楊堅嚙笑而竊取之曾不費力何哉由泰之取之也非其道而天元守之徒徇其名而廢其本復守之有復古之實乎一切紛紛祇為文名詎能使周久存哉

改封周宣帝皇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婦人之性莫不欲其家之貴富亦莫不欲外家之貴富也然計其身每重於父母計其子孫每先於弟兄宗族苟非寡弱無嗣淫暴不桀如呂氏武氏未有舍其家不恤而獨外家之圖也漢王元后以元成無嗣祇欲貴富王氏故使其弟姪累世專政至莽之篡而後悔然養女之為平后猶

以其父之篡為恥終身守志不肯他適壯一見漢兵自投烈火莽之謀危固不愧于其女矣楊后之配宣帝父堅僅開府耳劉鄴矯詔使堅輔政宣后雖不預謀以靖帝幼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不平形於言色

及至禪位憤慨愈甚雖降號改封欲奪其志終不從也堅雖得國焉能無愧其女乎

隋主盡滅宇文氏高之孫子其麗不僖上帝既命侯于周侯此周所以興也祿父既亂復即故國以封微子俾與有周無異曷嘗以是為教哉後世徒見符堅傾滅諸國復用其故法以之致亂

遂盡除先代之嗣續求以苟安曾於周事不效也方高氏宇文氏代魏凡元氏子孫舉無遺類然所以亡齊周者遠非元氏也隋之代周用虞慶則之計李宇文氏五世子孫而盡滅之及其平陳反保全陳氏不之殺也二事正相反

然不二世群盜盡起而亡隋陳氏雖存無一人叛宇文氏已滅而殺其子於江都者復有宇文氏它族又奚五君之子孫哉

隋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尚書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古者因地以出賦固亦未免受其極度官用以賦之民也

緣墾田之多寡而考賦稅之增減權國用之閒歛而為征取之贏縮偏重於多事之世優假於閒暇之日事勢固然古今一軌治岐之政九一而什一於定洛之後漢初之稅十五稅一而三十稅一於文景之間詎可賴守一切法哉

蘇綽輔魏於東西南角立之日屬南北鼎峙之際獨以閩中控禦東南內興制度外治政密作征稅於是時雖欲過輕固有不能故書豈白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詎能施之至其子威遂奏減賦役使從輕簡不惟知治國取民之制得繼志嗣業之道矣

冬十月戊子隋始行新律

古之刑法至秦而重至南北而酷漢周更秦也三章約矣而梟夷如故參夷去矣而族死不免十失一存至孝宣之世猶病之秦法豈易去哉齊周固將更魏也死刑減矣梟報猶存門誅除矣三族猶用拷訊鞭朴至施之士大夫之間夷法豈易去乎開皇之興重加修定始用笞杖而去鞭用絞斬而去梟梟減徒流之年定試掠之數立枷杖之式為以次斬理之法制減贖官當之科以息軒冕之辱置旁觀減贖之令以厚膏粱之家捨叛逆之外不復有收族之罪以優天下凡竊秦元魏慘刻之條至是而一變之作為成書使李唐聖宗世守以為定律其仁也哉

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令計口出錢

楚王英始崇佛法而誅死秦姚興善崇塔廟而國士魏肅宗遠求梵經而統祥哀梁武簡文力行齋戒而家國委陳

北平九

九

紀年十九

寺

武帝弟兄捨身設會而位祚短唐憲宗親迎佛骨而飛禍作此奉佛者之效也魏孝武毀經像而有宗愛之變周武帝去釋老而有楊氏之喪唐武宗斥浮圖而有嗣子不復立此不奉佛者之驗也世之佞佛者不言前數人之貶而喜言三武之禍使之報後世臣主不敢排毀嗚呼其亦誰欺哉隋文承周武之後盡復釋老之教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自捨其身及與服設無礙會一如梁氏至于而遂失國宣宗盡更會昌之政享年亦不永是毀之者固不獲福崇之者亦未能免咎也觀此二說則釋老之存亡効驗可睹矣

太建十四年隋開皇元年春正月甲寅宣皇帝崩

高宗宣皇帝在位十四年

陳氏有國惟宣帝在位差久史稱其器量弘厚有人君之量然乘齊之亂能出兵以取江北不度周隋之強復進

兵以爭彭汴併江北而復失之其智不足稱也江南自是孤立矣有子三十一人不知擇所宜立而付諸淫靡沉湎之叔實使肆穢亂以喪宗社雖有器量豈補哉
乙卯始興王叔陵有罪伏誅丁巳皇太子即位
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遷一國興遷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先世之行事固後世之矜式父祖之奉勳子孫之所師法也陳文帝受其兄之國曾其子遠歸之不保宣帝受其兄託孤之命兄沒未幾極其子之冤而讓其位併叔陵不免焉不友不恭之習蓋陳氏累世常行之叔陵親見父祖得國俱用是法遂謂大位誠可力取也故於其父之存出為三公擅行威福於其兄之沒加刃太子與得非據曾無忌憚焉况叔實浮薄無行叔陵之所素輕乎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十九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二十

陳

長城公

陳至德元年隋開皇二年三月隋遷于新都初令民二十一歲丁減役三日每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文罷鹽酒權

古者發民而興作番民而徒衛與夫調民而征守皆謂役之與調非二事也周立均人之官以歲之上下而均力政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二日元年則一日山札則無力政旬之為義取其均乎也以周天下之廣人民生齒之衆每丁以四十歲計之則一生在官之下百有二十使千里之畿均平而盡役則征行興作與為徒衛固裕然有餘也豈獨發二役而有二事乎秦制不然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成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之於是

紀年二十

過更踐更卒更之法魏晉以下求之不得於役之外且復有調是再役也後周稽古特置司均豐年三旬不役者調絹一疋是十倍之也隋減周制每歲十二番減為二十日調絹減半是猶六倍也至唐而遵用之不役則收其庸曰三尺是一歲之庸一疋有半而調不與焉不幾於十倍乎苟知調役古者之非二後世調役之當一無乎其可復古也詔求遺書

漢初開獻書之路以秦火之後經典猶未全備聖王猶未著明開端或得汨正也牛弘論書五凡使文帝慕私家之書以增秘府之藏要以美觀與漢事殊矣煬帝自以博學能文度越臣下書府所藏富乎百代竟何補於敝亡哉蘇威嘗言於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吾以是知麗正之有萬卷不如孝經之十八章牛弘五厄之書不如蘇緯之一言

十一月隋罷諸郡為州

郡縣之罷所以理民多事繁其力不能以徧治地遠壤隔其勢不能以相及於是不得已而增郡邑焉所以便治政也也有郡縣則有官吏有官吏則有廩祿上所以贍給之必至加倍下所以供億之必至加勞文書日繁調役日衆非所以安民便國省事清心也王莽公孫述趙王倫齊顯祖之流俱以多置郡縣有名無實為世大病詎所當効哉兵亂之後人戶稀少光武省四百餘縣隋文帝廢五百郡屬之二百一十一州知理道也夫

隋書侍御史柳或上書隋主請經國大事上自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

人君以任人為能人臣以奉職為功奉天下之賢而付之以職則人主無不治之事分天下之事而任之以人則人主無可治之事矣使人主不以事而任之人必欲每事而出

紀年二十

之已則力必有所不給人臣不以事而決之於已必欲每事而聞之於上則職必有所不治矣隋文帝勤於為治五品以上引坐論事羣臣懼罪不能自決每事取旨問奏過多乃至營造細事出給徵物一日之內酬納百司曰盱忘食夜分乃寐是豈人主之赫哉唐太宗嘗論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雖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陳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其篤論也哉

至德二年隋開皇三年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文何為而作乎人不能以不言言之而欲行遠非口述面授所可能也於是即其所言而託之竹帛焉將以論下也於是有所謂符檄以告上也於是有所謂奏議表將以辨疑也於是有所謂難議對將以傳後也於是有所謂傳志銘碣將以

脩宮室窮極奢侈

紀年十

秦美也於是有贊頌將以自述也於是詩歌其高制不同而其辭不一要皆達其所欲言而已苟不委曲詳復則吾意不能以自舒不劉亮諂媚則聽者不能以自適此其所以必文欺自漢之西雖能者互起各以所述而自顯而未嘗以是求勝也建安以來多闢靡各名家矣論著未必本之心詩歌非可合之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聚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事之與言始不相應利之與文固有不能盡命矣上以是人國以是相士極利之路既開浮靡之敝日甚如李氏所論國勢之必至也隋文不知學問不曉書語不喜詞華詔公私文檢盡皆實錄司馬幼文表華賸付所司治罪善矣然選多不以實行科目不以孝廉止以詩賦進士立為定格奚能丕變天下乎

上

紀年十

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得新附一百四十萬餘口

其將能乎
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得新附一百四十萬餘口
古者民生告于閭閻閭閻告于州史年月日時籍于天府
上于掌判其老少長幼固無一夫之或遺也於是搜田起賦無不覈實固不俟里橋而巷考貌閱而躬問也喪亂弘多戶口滋耗貧民詭妄逃徙以避役富戶冒名并兼以應附籍籍難考賦役不均隋文帝不思其本過遂大索貌閱於旬日之間其追集贅聚紛擾強附多矣雖一時計恨新附戶百六十餘萬大功以下不令同居非平世法也
至德四年隋開皇五年冬十月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尚希諫隋主親碎務

人主侈心並起於用度之豐羨而其財用之能豐羨者則本於佞倖之臣洗客卿之增稅開市陽惠明暨豐景之考校不差下以結怨於民上以順承於君此陳所以速亡也使文慶不薦客卿客卿不用惠明豐景則一時用度何至素溢叔寶之侈心亦何自而日熾哉故曰與其有聚給之臣寧有盜臣
至德三年五月隋開皇四年隋初詔郡縣置義倉
事司足以便民固當聽民自便不使民之自便幸而歸之有司未有反民固當聽民自便不使民之自便幸而歸之問俱有委積屋粟樹粟閭閻粟積在旅師欲散施患雖有司存遠近內外隨在而給猶去民未遠上下之勢不至扞格也故曰此有道秉成有滯穗伊寧婦之利方制既亡眾民

睽隔相睽相恤之義苟不聽民之自為而又以法令束之有司涖之其能有濟緩急哉隋長孫平欲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此猶尚資乎民也自是諸州儲峙多積隨其所得勸課輸寄此猶尚資乎民也一籍之郡縣取之稅賦束之以法令司之以官吏出入有欺害取乎有私思飢乏者未必受其惠碩散者未必當其時民有知賦之實上獲虐取之名是義倉始為空矣開皇以後閭中連旱者充大外遣使諸道開倉賑給猶有麥糠豆屑不給者自後民無遠慮輕肆費損乃令此境諸郡盡納於州秦州諸地安置本縣大使里社出粟而州縣實收之雖欲惠之及下其將能乎

愛勃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不惟不知文武固亦不知無逸也楊尚希以文帝每旦臨朝曰吳不不倦遂引鄭氏之說勸之李太綱妄宰輔以親繁瑣之務其言固是然所以論文武者祖鄭氏之說則非經義也

禎明阮夏廢太子為吳興王立始安王深為太子史稱始安王深聰惠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然以庶代宗受之而不詳聽其母張貴妃以孽傾嫡廢之而不諫視其父昏亂亡國而不知救又烏得為賢哉

秋梁主瑒琨于隋隋主遣崔弘度戍江陵梁安平王最懼率其民奔齊隋主怒廢梁主為營公後梁主三主二十五年

正統之論惟南北為難辨自晉之南也為東晉宋齊梁陳其北也為魏齊周隋私於南者曰統必有所授晉授宋宋授齊齊授梁梁授陳陳併於隋而天下一於北者曰統

紀年二十

五

必有所受唐受之隋隋受之周周受之後魏以南之所授至陳而絕以隋之所受至魏而夷狄古今正統論所以難一也王通之元經則以劉宋之後系之魏孝文大和八年於南則不數晉梁陳以司馬公通鑑則後陳之亡系之隋開皇三年於北則不紀魏齊周夫劉宋者蕭齊也於魏則不接實雖周而併陳氏者隋也於晉則不繼作史記事而強附之如此其言豈順哉而皇甫湜之論又曰晉為宋末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後周周為隋隋為唐推宋而上至于堯舜其說善矣然文帝之後晉歸梁之在江陵號曰帝國固曰梁宗社郊禘一用天子禮樂三十二年歷周至隋而後亡宇文氏之立也南有陳隋江陵豈能繼梁哉則昭在蜀可以繼漢則三主之在江陵固可繼梁也使北不數周南不數陳以二梁而合之隋其言順而繼接矣然前後之論正統者皆熟三主而不數何也以晉介隋

而賊其君得罪於梁之宗社以江陵而稱藩周隋不足自齒於邦國視霸先兄弟之據其宗國未嘗一以有討賊之心詎可與蜀同論哉有梁隋之順而不可以正統有南北之間絕而不可以接帝系此古今之論所以難一歟隋謀伐陳大作舟艦人請審之隋主曰吾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棹於江

古人用兵蓋將息人之亂止人之惡也故於敵國先有文告之辭而後有侵伐之師告之不從而後伐之侵之不懼而後伐之伐之而不悛而後滅之縱無道之國能整治於既亂之餘懲創於稔惡之後王者固不之罪也周人乘黎桓伊奔走以告紂紂不之變而後有孟津之師使紂震畏而能弋戒周兵其可復西乎晉之伐吳也杜預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漸露今若中正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羊祜亦

紀年二十

六

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師長江未可渡也若羊祜之計俱欲詭形匿迹亟誅速發不欲敵人之戒懼知改豈王者之師哉今文帝作舟艦伐陳投棹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與武王用心何異叔實魯速不雙一舉而遂克之固非羊祜之所及也

禎明二年冬隋大舉伐陳以晉王廣秦王俊隋國公楊素為行軍元帥八道並出凡總管九十五萬八千

國無小無不可守敵無強無不可禦先事而為之備雖至弱之國猶可保也先敵而為之計雖至暴之寇猶可却也以勢論之環陳三邊皆為隋境且江流上下千里與敵共之固誠難守矣隋師大率九十總管五十一萬之眾十五道並進而黃龍五牙樓船之盛古未之有也固誠難禦矣使陳主臨禍而懼知過自覺減削淫以理機政退兵依以

信將帥江濱鎮戍之啓奏不至沮抑綠江諸防之舟艦不至召遠從表憲之請出銳兵以起要地出金翅綠江上下以為防備賀若弼韓擒虎雖勇能飛渡江哉隋既渡江使能用蕭摩訶之計棄壁壘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此固陳霸先破徐嗣徽之策也使能用任忠之計固守瑩城勿與交戰分兵斷江勿令通信別給兵艦徑掩六合使謂將士已拔得獲此霸先使侯安都襲秦郡以破其綱錢明出江東以邀擊長蛇之策也隋兵雖至建業亦安能一舉亡陳哉今獨恃長蛇之險負王氣之存兵在戶庭酣淫如昨敵至官闕急奏未啓尚何以自延歲月乎

禎明三年春隋賀若弼陷京口韓擒虎陷南豫州所向皆克大都督蕭摩訶與若弼戰于蔣山大敗沒擒虎入建業後王逃入井就獲之遂滅陳陳氏有國三十三年傳四主武帝嘗自南服克平侯景當齊之再入存立奇勲乘僧

紀年

辨之不虞迺專運策因江陵之不守遂有異志非有猜累之効也武帝之子以遠不得立而世祖繼之世祖六子既立而宣帝奪之宣帝之子將立而叔陵幾殺之非有閹門之教也梁以佞佛士而陳襲其排詭以濫賞士而陳循其故文物制度曾不畧舉非有紀綱可以傳後自江以北悉歸之齊循江而上盡屬之周夏鄴以西屬之後梁兼齊之衰而得地過周之興而復失居天下五分之一視六朝壤地至狹也後主昏淫酣亂坐致覆土無一足取而王仲淹作元經至陳士而屢敗焉其說曰江東中國之藩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其未亡也則君子奪其國曰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人也元經書陳士而併晉宋齊梁雖非史氏法其愛中國而欲存正統則猶君子之心也故予記陳士復系之禎明三年

隋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古人所以止訟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者非特教化之素行也治之於微而不使之著辨之於早而不使之滋也凡民之淫衰姦惡與夫其僞伍之怨仇鬬爭發之曹耦而見之戶庭其長上親屬固得調諧之其鄰比之有司皆得懲誡而糾治之其很傲不服頑嚚不逞以辨于閭里族鄉者寡矣矧其黨部乎越三四官長而訴于黨部越鄉里之巨猾其又越五六官長而訴于鄉遂者必民之元惡邦國之巨蠹也有司固得痛懲而深戒之豈尚有信然不平以干天子之司職哉隋固不能復王者之政而蘇威正長之請使治民詞訟未為過也李德林以里閭親識剖斷不平為疑亦不足論要比閭族黨之制不立使治之於始必使之著暴成事而後聽之其勢必至相激相戾而併廢之則過矣隋詔天下偃武修文兵非禁衛邊防皆停罷悉毀民間甲仗

紀年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宋子罕固有是言也世見武王伐商之後偃武修文紀之於書載戰于戈載蒙弓矢誅之於詩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名曰建業記之於禮連謂一戎衣以來絕備徵擊與天下晏然相志無復武事矣故秦銷鋒鏑金人而勝廣起光武罷材官廢郡縣而諸羌亂晉武帝廢兵備去將卒而諸王五胡相繼以紛擾唐穆宗詔藩鎮減兵額而朱克融反幽州復失隋文帝罷兵旅毀甲仗而群盜起唐室興非偃武之禍蓋於武王之事未之深考耳伍卒旅師整比乎鄉遂之間器械車牛預存乎丘甸之內蒐苗獮狩時舉於四時之隙兵雖不用固未嘗志備也秦漢晉唐累其名而不究其實其光禍於亂宜哉隋以駕部侍郎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州俗畏疫公義與疫病者設獨具藥風俗遂變疾恙之作未不自內生也內無疾恙而以傳染而成疫

多矣

有司言府藏皆滿增闢左藏院

善富國者先富民民富而國貧者無之不務富民而徒務

其國之多積未有不致禍亂也自昔言國家財用之羨溢

以漢隋二文爲稱首然實朽粟腐之餘蓄京武而後其澤

漢業益固數世賴之開皇府藏皆滿廊廡俱積之後當不

一傳而隋室亂者富民富國之異効也漢文即位半減

田租十年之後一切除之終二十餘年之久未嘗以一毫

下歛之民販貨勸課之詔猶歲歲下也聖田益寡猶以

計民未加益爲念以口量地既有餘猶以民食未足爲

憂難犬四圍煙火萬里不加賦增丁也務富民而已隋

文輝閣平陳兵革四出前年閏內旱河南荆浙皆水而發

丁以築長城去年河北諸州皆飢而大舉以伐江左亂

之後生齒未復一旦大索貌閱以求丁筭之多大功以下

不許同籍長史每歲令增計簿雖得戶口之多府庫之羨

斯民生計日益不聊矣雖一時降詔減河北河東租稅三

分之一而明年閏內大旱至有豆屑雜糠不給者帝至帥

民就食山東富庶安在哉

開皇十四年夏詔行新樂 冬隋詔牛弘等參定雅樂

樂之聲以五而律呂之琯十有二自黃帝以來莫之有改

也以周大司樂考之則十二管還相爲宮一管而具五音

五與十二相乘而爲六十理之必然人莫自京房始哉周

初用七音加變宮變徵特一時所用耳非三音之無變也

鄭譯以夷聲定樂爲十二均八十四調七音之外更加應

聲固非大學之正也何安求沮渠議務媚上心乃以旋相

爲宮爲異論以獨用黃鍾一宮爲君德其爲樂論勸天元

立四台何異哉牛弘祖孝孫用京房律法因而大之爲三

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而旋相爲宮由是著明文帝溺

於妄言不用弘法弘復用安說阿順上意取前代金石盡銷

毀之以息異議而万安常樂書竟無傳者惜夫

開皇十四年秋八月閏中大旱人飢帝幸洛陽命百姓就食

山東

古人重積粟所以備民飢也漢武帝征伐四出侈用無算

猶能虛倉廩以振貧民唐元和國計至康康也憲宗曰朕

宮中用絹一疋皆籍其數惟賜數百姓則不計費爲民父

母不當如是哉隋置義倉今十年矣以民之所自儲者以

資民用固當沛然有餘况開皇府庫充實百信常代乎官

之所儲不以予民民之所儲不容自食乃使之掠焉老幼切

露行草宿瘵飢於千里之外是歐之道路擠之溝壑使爲

屍殍也雖捕賄自責引馬避道救斥候不得駝追果何益

哉自積而不之用民積而不容用逮乎末歲天下儲峙可

供五十年乃以供賊子後妄之費群盜攻剽之資非至愚

而何

始詔公卿以下各給職田

北朝官吏未始俸祿故臺府省寺及諸州縣皆置公廨錢

收息取給其煩擾百姓縣賦風俗多矣至是始詔公卿以

下皆給職田禁止營生與民爭利唐有授田之法而在官

者皆以祿位高下因職給田蓋猶均一莫平也今無授田

之法所至州縣亦少在官之田官吏固皆受祿矣而所在

職田在康祿之外或有或無或多或寡者悉皆因之有

無不復計秋之崇厚多者羨溢有餘視祿而數倍無者侷

合不及自食之弗給故任者有擇官擇地之歎厚薄輕重

聽其所之而自取焉雖上之人不得以予奪之必欲均平

齊一依唐之用今於俸祿之外而爲定式復多益害積上

益下過額者以歸公上其不及者留沒入之地頗之可也

開皇十五年春幸齊州爲壇泰山燎祀天

三

史 280-634

建武正觀之初羣臣有請封禪者先武太宗韓鄒之甚力
晚年皆不免登封隋文帝平陳還朝野皆請封禪帝曰豈
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
言而干上帝非所故問陳叔寶陳叔寶有願上東封書之語
復表請封禪帝不聽也至是不免東幸柴墟于岱宗崇奉
大事崇修其難抑如是哉夫三君者猶以混一之復讓之
彼齊威公一伯諸侯孫仲謀一據江左亦欲行封禪蓋尤
可笑云

仁壽宮成

周文帝平北齊而蓋毀宮室隋文帝一平江南而遂營仁
壽二宮人優劣於是判矣楊素封倫三流夷山墮谷以爲離
宮窮奢極侈以竭民力丁役顛顛即填坑塹渴死於道即
行焚除前後死者不翅數萬觀見燐火知其姑恐天下怒
其壯麗終以皇后一言而厚賜之亡國之形見矣彼煬帝窮

紀年二十一

四

極土木斷喪宮杜蓋實延前教之也

開皇十六年秋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可刑

文帝初有隋國遂定新律盡除魏周苛刻以從寬簡初令
天下死罪大理覆治又令死罪三奏然後行刑其立法非
不恕議刑非不詳也然說年下教盜邊糧一升以上皆斬
民間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此果何法哉然專任智數性多
忌猜新執行於殿庭誅戮發於喜怒功臣盡誅骨肉不免
一以私情不復準律雖有法令文具而已猶失人心傳世
滋甚此其所以速亡歟

開皇十七年秋詔諸子得於律外杖屬官

禮義廉恥以厲君子故君子知愧而不致違刑罰威怒以
街小人故小人知畏而不致犯凡齒諸士類而受一命者
固以君子遇之也上之人固望之比肩同心以効職下之
人固望之立政陳化以正俗寧斥逐而無誹訶寧誅死而

無戮辱詎可從其長吏輕加撻楚乎書所謂鞭作官刑蓋
謂官府以馭徒隸也以待徒隸之法而待其屬復以禮義
廉恥責之其可得乎今文帝以所至屬官不憚其上乃詔
諸司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駭迭行撻楚至有
總管以納米有一櫓一批一日答之吏更至於三數收之笞
獄絕其糧食者唐循用之故有判參簿尉一語不中治管
筆滿磨練士之詬辱甚矣 聖宋始除其法一以禮義康
恥以待天下豈不仁哉

開皇十八年冬十二月

歲則之死雖文帝不明受趙什注一時之諧雖向時受禪
違德林之諫使周五帝之子孫勦除而無遺類者慶則之
一言也不惟天道報應勢必不免然奪其國而殺其子孫
文帝之於慶則寧無愧恨乎過事輒發不究是省慶則國
有取之矣

紀年二十一

五

秋八月左僕射齊國公高穎除名

臣固以寵利居成功古人之大戒也高敏輔隋禪周平陳
位居上相事猜忌多疑之主而獨以謀謀見聽於功臣誅
戮之後而獨以名位自全龐晃虞育以前復讒短而致誅
戮李君才姜暉以吳異奏論而皆得罪暉至柱國賞賜萬
計其利祿固無比恩寵固無二矣使暉伊尹之訓引身疾
退莫至悔吝哉今復連姻東宮遠伐異域且與藩王齟齬
此禍之所由作也昔商人以宮甲而致逆居儲貳而留兵
衛非自安之道明矣今太子方自疑敏敏與太子爲姻上
令還東宮衛士以入上臺固可告太子使空宮撤衛以示
不疑敏乃以兵取強者恐害衛太劣爲謀不惟非所以自
白適與太子植禍耳太子廢而敏除名特寵貪利之報也
夫以文帝之見知猶幾不免猶復機機不悟求用於煬帝
之世其身誅家滅豈不幸云

開皇二十年冬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太子

父子天性三綱之首五典之宗也其慈愛恭敬與生俱生未有泯然無情如路人者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此文王所以造周室也子孫千億宜君宜王成王所以受祿也乃生男子名承君王宣王所以中興也天子之子其本王天下生庶庶君一國傳之子孫而無窮者帝王之常法非有至惡大不肖未有廢嫡而更立苟不至逆亂以叛法禍海內未有支庶失侯而亡國也高與荀況所論丹朱蓋誠克殞棄兇雞不授之以位然猶封之以國周禮八議議親居其一苟不若管蔡換商以惠王室固亦未有以王子弟而被誅殺也隋文帝初開隋鏡以獨孤后還妬之私制奪秦王俊而致之死併廢三子不與之國復謀孽儲嗣而廢四之使其弟廣甘心焉蜀王秀秦王諒由是不安疑叛而廢俱不免雖虎狼之暴不至此也勇廢廣立而國祚失盜賊

九年十一月

六

羣起生民糜爛更數年而後底定違天性之禍如此夫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日長故也

日月之行自有常度冬夏之長短晝夜之出沒朔晦之盈虧歷萬世而無變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測日有東西南北之異蓋論四方風土耳王符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紆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居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閼下力不足也使日於古今有長短之異則是月之出入天度之運動當必因之而改更矣使不改則歲度氣候寒暑晝夜必至差舛譬象何而定乎新垣平給漢文帝始爲日再中於是改後元來始隋文帝爲景短日長之說於是改元仁壽漢帝悔悟而平誅隋帝終不之覺如百工程謀而工匠苦之此其所以同事而異效歟

仁壽二年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

序周南者以婚姻之及時子孫之衆多公子之信厚武夫之好德游女之無犯禮婦人之衆有子皆曰閨睢之化行后妃之所教而后妃之所謂德獨以不妬忌而已昔嘗疑其說迂緩至讀獨孤氏傳而後信之以獨孤之謀卑儉約願以八百萬賞軍而不以之市胡賈珠非無萬幸之本也以婦人豫政爲戒不從有司之請以命百官之妻聞越辟守法能辦優賞之非無卷耳之志也獨以性尤忌後宮莫敢進御射連氏一得寵幸遂手殺之有子五人皆后所生豈閨睢之義哉晉王廣求自結於后以傾嫡親凡宮女之有子者盡皆不舉凡諸王及朝士有妻孕者必勸上斥之勇嫡嗣也以妻生子而見廢後愛子也以妻事妬而奪國高顯元歎也以妻生子而跡然勇後皆二子併因弄失爵而蜀王秀以疑畏得罪秦王諒以恐懼叛逆楊素元胄素

九年十二月

七

充等輩逆妻變離造以傾國本以宗社之重付之淫亂狂侈之場帝一蹴而至滅亡與周南之詩一切相反者以其妬忌而不逮下也由此觀之周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豈欺哉哉

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

古者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忍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無義不如是不足有爲也故伊尹之從湯也以三聘傅說之相高宗也以營求未叩門求明上書自鬻而葛孔明之事昭烈也以三顧未有叩門求明上書自鬻而可行其志也魏晉以下此道絕矣王通方欲明王道救生民而不免詣闕獻策失職器待時輕憤憤憤之義矣況隋大爲臣則慕其君爲夫則制於妻爲父則殺其子三綱既絕而以淫暴狠悖之心總統上則天象喪異之並見下則坤輿震動之不安中則人心憤怒而不服亂亡之兆形諸眉

賤當此時而談太平雖聖賢不能通所謂仰觀俯察而建

人極將何所稽乎
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讚易續詩書正孔樂修元經門人自

遠而至者甚衆
吾讀中說固知王通爲聖人之徒仲舒楊雄之流也聖經

汨於其端至通而復明正論啓於智詐至通而復行其有

功於名教不淺矣而世病之者以其續經續經何病哉而

其所以害之者則由其徒尊之太過擬之非倫而已夫通

之續詩以辨六代之俗因其詩之存而已非若宋之續書

以存漢晉之定因其詩命之存而已非若白居易之補書

征陳黯之作焉語也雖有四範七業庸何傷修元經以辨

南北之疑記舊史之大畧而已蓋猶司馬遷之記大事班

固之春秋考紀也雖然吳蜀合宋視固亦何失哉易則讀

之非作也禮樂則正之非變也聖經自爲聖經因續而愈

明續書自爲續書俾聖經之加重傷者之業要當如是耳而

通之徒記其言以爲中說每以續書與六經並言欲尊

其師而反累之於通何罪哉
仁壽四年夏四月上幸仁壽宮秋七月甲辰上崩

隋高祖文皇帝在位二十四年
修身以學問爲本有智術而加之學問則隨事區處而皆

當治國以紀綱爲本處富強而先之紀綱則治道悠久而

病在於不孝元紀綱而已能推赤心待周之舊臣使各展
其用而不能使草創元勳有功諸將保全身名能於居處
器服委曲儉約而不能禁封倫裴矩之流爲國宮新都之
侈吏治得失人聞疾苦潛行來聽可矣固不當屈人而致
之罪每旦視朝日吳忘倦勤於政事可矣固不當侵官而
亂其職俾陳後主使以寄終可也固不當穢宇文氏之子
孫以絕其祀乘突厥之難折而使款塞可也固不當啓戎
連之端以養後禍新律定矣而殺戮妄施丁籍雷矣而貌
閱求益內事私愛制於妬后而不理達外惑諸誣服害家
嫡而不得立三綱既倫九法以教難封疆開拓遠踰秦漢
戶口羨溢前跨文景財帛山積積藏元祐適足以速亂召
禍耳王隆有言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
稽古雖賢於堯舜終以不孝爲累其知之矣
八月二十州總管秦王諒反尚書僕射楊素討平之

年十一

九

秦王諒之反非大都構國之禍也諒同母昆弟五人楊帝
以介子既合謀以傾家嫡楊素以平盡順意而殺王秀高
祖以猜妬無罪而絕秦後今楊帝繼統不以先帝未命明
告天下故取太子而適殺之且僞爲先詔以召諒諒知必
死雖無精兵雖不據五十二州之廣元十九州從叛之衆
其能不求自免之計乎苟求自免其勢必反使不知高祖
廢疾不以正終而故太子在因元罪見勸賊之狀固天下
之所同憤也使以是唱義問罪用王頊之策盡用面兵疾
馳以搗關中則罪人得矣今用東兵徘徊於蒲坂之間而
獨以討楊素爲名素方盡力以爲自救之策宜其必敗也
敗不自死而又累係以乞降諒真愚也夫
冬十月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歲丁
古者婦女固有賦調也嬪婦化治絲枲居周人九賦九貢
之一半床床床有賦稅多寡之異見於魏齊一定之法今

蓋未娶无布縷之征已娶焉則倍累世循用而不之克也至煬帝而始除之後世率遵焉以此知亂世未嘗无仁政也隋帝末年開沁水通洛郡丁男不給始役婦人雖不能自備其法然後世之不復役則煬帝實始之

隋煬帝

大業元年二月詔楊素宇文愷營建東京復敦悅同封德彝營顯仁宮

賈山論秦事之侈極矣起離宮築阿房鐘鼓帷帳不移而具若秦宮室之麗曠古未有也而隋煬帝所建東宮營顯仁宮築西苑從洛陽郭下居民以實之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之為書院多為機械仗開闢視秦尤倍焉夫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廣厚馳道隱以金椎植以青松瀕海畢至若秦馳道之麗曠古无有也隋則鑿殺洛水以達于河鑿河以通于淮以通龍舟鑿太行山達并州以通御

上二

道陸則為行宮行殿以臨極邊聯為龍舟風扇以過江都視秦蓋尤數倍焉極供膳之美至魚蟹不置居窮處仗之富至禽鳥无全軀隸役征伐窮歲月而不之息農夫於是无耒耜之日錦綉線帛飾園囿而不之愛於是工女无布褐之飾凡秦之所已為者隋則數倍而有加

凡其所未為者悉盡力而為之此所

以皆二世而亡也

五月築西苑

古者妻不帶童子不帶商賈不衣無非老非貴園不被服無縷也正帛安用園有受寒者秦漢以來土木被文鑄倡優童僕得為帝師后服賁生享太息言之固未至輕棄妄用也煬帝之興乃以線錦為花卉被之草木散之園池使四時常有春色舊則撤去而更新之不知一歲所用抑幾幾幾足也其流害遠毒莫止一婦不織而已哉他日諸番

酋長入朝以錦帛縷木胡客見而譏之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縷木何為足以饒帝膏

大業二年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秩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

董生有言古以任官稱職為功非謂時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小官賢材雖木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不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資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實亡賢不肖深殺計考增級之故自漢病之矣元魏復以年勞為資格清濁賢否無異品煬帝不許計考增秩必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而後進擢之豈不善哉然羣下當進職者多令蒙假雖有闕失留而不補則非所以用人也牛弘為選曹不得等行其職復使蘇威大

上二

人參之七責雖居選曹而虞世基專之公受賄賂超越倫等非所以得士也柳瑋之園雖許將士優遷及還京師一切不用非所以示信也非所以愛惜名器祇以派發賢能謂瑋以客爵賞而亡正謂此類耳若七月庚申之制豈可廢哉

九月置洛口倉

積貯天下之大命也無三年之蓄設有水旱盜賊固非其國矣故賈誼晁錯之勸文帝以郡縣積粟為本然鉅橋之粟商非不富也為周人施德之地救倉之積非不富也適足為劉項相爭之資於漢置洛口倉庫三年蓄粟八千石槐島粟二千四百萬隋非不富也適足為李密王世充屠趙之費厚積果何益哉故知積粟不如積德富國不如富民藏之倉庫不若藏之天下商與秦隋之虐取羨溢不如漢文帝蠲租免稅也

大業三年正月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請襲冠帶

夷狄之叛服與中國盛衰未嘗相聞也。夷狄猾夏雖奔不免率服。來王特見一時君臣警戒之語。月伐鬼方。趙荆楚見商之中葉。禦獵執事。昆夷備著。文宣之盛。時帝王之治終不以是。小疵也。秦人經畧至遠。禍亂迭作。單于數入朝。而漢業益微。敵製句奴。拓開石域。莫盛於新莽之世。魏林遠夷。俞受職貢。尤可夸大。於元魏之日。此輩專保君德。戒隋事。至凌竭。惡元甚。終啓民入朝。慕化。解辨吐谷。鐵勒。成置郡縣。赤土流求。俱在焉。摩一為西。迎則高昌。伊吾。與西域三十七國。皆竭於道。左一御便殿。則盡夷使者。二十餘國。皆陪庭。戎路遠。駕於遼東。銮轡分於突厥。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二千八百餘里。非不當盛強大也。羣盜一起。家園瓦裂。曾不數年。宗社為墟。雖際天所履。盡為臣妾。其果何補哉。

夏四月甲申。始頒大業律。

年十二

古之事簡。吏者者。蓋上之人。虛心以委其下。下亦誠心以事其上。也。亮舟之治。摠屬之二十五人。九官十二枝。亦各自治其屬。三代之政。化惡植與。於六卿諸侯。亦各自治其屬上之治。下如網之提綱。一舉而萬目張。下之事上。如三十幅之湊一轡。播運而車自隨。故吏不多置。文書不似詳密。而天下之事大略自舉。爾漢以九卿治百司。都國治羣吏。不惟府寺據屬。自辟縣令以下。猶守相自用。黃綬之吏。州不自察也。魏晉之州。州惟置紀綱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由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人。縣之細故。不以說州。郡州郡凡事不以清省。曹各職其職。各治其治。雖不必吏。更紛紛結簿書。最委而日。要月成。歲會皆繁。然條舉矣。南北對立。主務專精。自一命一職。以止。悉歸之吏部。一刑罰。一金粟之徵。舉聽之朝廷。文籍案牘。惟恐不明。計會考校。惟恐不盡。錄錄閑防。惟恐不密。是以令吏多屬。

驚日加而不可省。文書盈於几閣。繁雜而不可考也。觀劉

大業四年。民部尚書奏令。覈閱人戶。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

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

先王井地。以授民。未嘗盡地。伍民以著籍。未嘗盡民。井地

而不之盡。故其田不成。井者謂之間田。籍民而不之盡。故

其民不成軍。者謂之閭民。非先王之智。不能規地而一之。

法使無尺寸之遺。料民而富。其數使無一丁之漏。其心蓋

以謂立法不如是。則地不寬。民無以裕。耕者民丁。不允寬

假。無以逸老幼也。隋自代周。并莽已覩。閱戶口得新附戶

口一百四十餘萬。矣其平陳也。得戶口五十萬。至大業初

戶八百九十餘萬。七十有奇。口四十六百一萬有奇。矣富

庶之盛。幾漢元始而裴。盛獻議。捕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

詐增。老小為言。復令覈閱。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糾得一

丁。今代賦役。於是進丁二十四萬三千六百六十四萬一千五

百。豈惟無一人之遺。其以老癯為丁。壯廢疾為平人。豈可

勝究哉。唐杜佑嘗言。隋自混一。至此凡十八年。可以比崇

漢室。而人戶僅比於曹氏。歸咎於有司法令不行。所在隱

漏之故。故其後聚歛之臣。多以括丁為急。務民益無聊。戶

口虛耗。唐自是不復振矣。隋事豈可不監。佑之言。豈可尽

信哉。

大業五年春正月。詔天下均田。

古者計人以授地。計地以賦人。故人與地相得。而無兩羨

不足之患。人不足而地有餘。則賦諸民。以聽其子孫之自

盛。地不足而人有餘。則授之旌節。而使遠他國。為之旅師

使治其新。吐易嘗聚之一所。散之一日。歲旌調十三年。文

帝以三河地。少人多。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令

諸州考使議之。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異

史 280—640

迹遂空天下之力而從事焉六軍度遼九三十萬五千奔
敗之餘遂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而已資糧器械皆巨
萬計失士蕩其果何為耶難怒宇文述于仲文等終不
能行顯戮也盜賊由是滋熾上下由是叛離曾不以為
欲再舉宗社為能復保哉

三月上臨戎于遼水橋右屯衛大將軍參議杖死之
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故以生而取義
為美遼東之役於義不足致死也而參議杖死之使義
國事竭力不擇地而授命猶之可也今語其子乃曰我得
良殺汝當富貴是其殺身非以殉國乃徇其子孫非以求
義乃用以博富貴也難以然艾矣顯祖帝散葬死兒女子
中為耻要其存心豈忠於所事哉
大業九年四月駕度遼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易曰幹父之蠱用譽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父有闕失過

年二十一

十六

惡子能舉德改行植善立功以覆掩之可也其可給禍喝
亂哉楊素因文帝以傾嫡嗣至煬帝亂隋其子元感謀叛
以圖亡隋李勣贊高宗以立昭儀至武氏亂唐其子敬業
謀叛以圖去武氏俱皆無成破家喪族豈其積惡之禍哉
素既上公矣賞賜累巨萬元感且位六卿視隋亂已成乃
欲因此圖親非望殆不可以敬業並論也

大業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

帝王與學皆以成德本當以耕博著述彈壓天下也自梁
武帝文陳後主隋煬帝始皆以博古今善詞藻著書談經
為才能用以驕詭群臣夸耀海內若紀綱法度政治教化
一切不理相繼以振亡士可不監哉煬帝前後修撰凡新
書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自經術兵農醫卜諸博無不精
洽校正書籍三十七萬卷於西京東都宮省官府無不分
置秘書官增至百二十員其書室巧麗妙極今古自負才

學每肆騁志謂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不欲人屬文
出其已右薛道衡王胄誅死輒誦其佳句以不能復作為
快至極奢窮侈結怨招仇寇在門庭兵在肘腋曾不之悟
也著述詞藻果何補也乎
三月殺右驍衛大將軍邱公李渾將作監李敏並滅其家以
敬名應圖識且用宇文述之諸也

周公言我敢知曰敬其承乎子休亦不敢知曰其終
出于不祥人主惟當精一以執中執業以應方機履恭寅
畏以聽天命其敢過計遠念者計逆料未然可疑之人而
肆戕戮哉隋煬帝以李氏將興之讖洪水之夢遂以洪兒
之名而殺李敏唐太宗以女主武王有國之讖遂以五娘
之名而殺李君美君美死而武后為亂李敏死而唐室資
興天命其可力留世事其可預計哉以太宗之明親見煬
帝之失而不之戒反甘心效尤而不之耻是非英主之所

年二十一

十七

宜有也

大業十二年納言蘇威併子孫三世除名

蘇威好名而不務實尚同而不顧進退而不知時此其
所以敗也夫隼鷃不棲翼翮不共器鳥有端儒正人肯
與裴矩宇文述虞世基同事乎事有是非理有曲直苟其
直且是雖出諸他人固無害其曲而非也雖得之已安用
固執如威之議孔樂法今必欲每出於我與其子獲至於
典選則矩羅迷基之是從非君子之道也方文帝之賢威
猶不免以黨見然煬之嫉德惡遠天下共憤之而反詬詆
求容詆亂而不之避有玷亮高書矣煬帝末斯爵貴威反
承風二日而沮人之數祿帝諱言盜賊威遂抵罪郡縣令
威賊數屬門之圍東與幾殆以驕貴得脫方憂事平之後
煬帝失信而威反齟齬其間盜賊禍天下始與宇文爭論
其近且多竟何補哉瀕死除名而終失節於李密王世充

唐高祖以此薄之直哉
七月上幸江都宮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
斬之駕次汜水奉信郎王受仁以盜賊充斥請還西京又斬

古者三公九卿朝夕納諫百官有司官箴主開警人誦工
諫士傳言商賈議于市百姓誦於道人主虛心敬聽和顏
悅色然猶不自為足也方立本設直置鼓重耒耨求廣招而
旁候之惟恐一遇之不知一事之不行也是以長治而久
安金湯帝乃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之通顯諫以求名
者汝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
是以開聖舊臣如高頊賀若弼宇文述皆以排擠被誅薛
道衡張衡以語言被殺蘇威以應對除名是其位通顯者
固皆不容也迨其晚年洪遊無度盜賊群起社廟立墟迫
在旬日左右前後無一人敢昌言者越方以右候衛諫下

吏任宗以建節尉極諫崔民象王受仁皆以奉信郎上書
論盜賊充斥請還西京是皆朝不坐暮不與也亦相繼受
戮彼梁郡之民遼車駕上書切諫亦迄不免則所謂寬假
戰彼梁郡之士又安在乎

大業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江都五月甲子太原留守唐公李
淵設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起兵東都六月建大將軍府以世

子建成為隴西公以世民為敦煌公分將六軍
古人舉事每患乎名義之不正也苟其不正雖得天下有
所不為果其名順而義協也亦安能回互諛佞求自覆毀
執牧野之事武王豈不知以犯君諱後世之口實然直為
而無忌公行而不顧者以大義不克避焉耳十人同德三
千一心非以術致也不期會者八百稱戈比干者八國非
以路遠也曰朕文考無罪未嘗歸過於其父自稱有道周
王未嘗避善於他人如林之旅不約而自倒戈未嘗諂詞

以激其怨也高王元子抱祭器而在軍門未嘗虛扣陽尊
以鼓群衆也其奉辭致討特以天怒人怨不得不正尔端
帝矯侈暴虐不城商討且文帝是為廢朕而不可放太子
勇廢凡諸逆而罹非命天怒而即紀不饗民怨而盜賊四
作使太宗仗義而起帝之怨與天下共討之海內之
民孰不奮臂四方盜賊孰不拱手手可自附於周武下亦
不失討州吁于濮之義雖有王威高君雅安能軒輊其間
哉今以多子博進而唱裴寂市道之事也以私侍官女而
脅其父奴虜之行也詐為勅書嚴期調兵以怨其民是伍
被殺淮南之術也遣使突厥假借兵請馬以助之助是董卓
用兇胡之智也其實叛隋而又以奉迎大駕為名陽尊
帝而帝其子既帝而復廢之實暴而云祥使以不受元錫
為高皇不失哉

李建成為兵拔西河郡新郡丞高德儒

年十一

十九

太宗拔西河新高德儒數其指為萬之罪先儒題之其
實不然李氏起兵移檄郡縣皆辭然總命獨西河郡不從
使郡縣皆如西河則唐兵不可必濟使西河獨堅守不下
雖高祖太宗之工於用兵固未能仗師而徑西也守節者
萬世之奇功欽使者一時之顯過今乃托欽使以誅之是
豈當罪哉昔黃霸會上計吏通即史府諸雀飛集霸殿以
鳳皇奏之遂為張敞所劾世儒以孔雀為禽與霸何異雖
德儒奏之徒百官稱號置殿衣拜速若罔上而其所以
亡隋者非世儒罪也場帝入陳猶殺五佐士隋渠魁固在
裴矩封倫趙元楷宇文士及之流太宗父子曾不之戮反
寘諸左右而擢用之世儒乃以不從叛而誅豈輕重有倫哉
七月淵以元吉為太原留守八月敗老生于霍邑次龍門
求助突厥

尊諸夏以據夷狄聖人致治之大綱也漢以羌胡義從而

亡晉以戎狄難處而亂晉襄公因姜戎敗秦人于靖春秋猶耻之况資胡騎以定中國乎大業之末突厥強盛爲門合圍場帝幾不免汾陽整居武周方爲用民之畏狄甚於盜賊高祖倡義將以靖亂願先從突厥借兵假驛是以竭止渴爲寧止飢也飢渴未止而腸胃先潰矣王者舉事正欲救赤子於塗炭而撫寧之子女盡歸可汗之語天地鬼神所不忍聞也隋亂未平突厥雄視師精騎直犯渭上使非太宗終有以控持之顧將何以善後乎唐之祖孫曹不知鑒小則用蕃將以圖功大則資胡兵以平難明皇用異虜而天下裂昭宗用沙陀而鼎祚移以回紇平安史安史未夷而回紇亂以吐蕃平朱泚朱泚未靖而吐蕃驕故石敬瑭亦以契丹篡漢漢亡而契丹篡其本原蓋自高祖誨之也

十一月李淵克京城遷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皇帝大

年二十一

二十一

故改元義寧以淵爲大都督中書令大丞相

昔季氏專魯昭公播遷適齊適晉國非其國也春秋必繫昭公於每歲之初曰公在郕曰公在乾侯未嘗以興季氏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君實有國誰能制之隋富有天下幅員萬里煬帝雖無道遠巡江都特隋境內爾唐高祖北蕃晉陽避兄長安季代王侑爲帝尊煬爲太上皇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之元是豈有君父之命哉史官欲尊高祖逆勳煬帝之末以爲恭帝及其後一年以爲義寧蓋將示唐室之典真若禪代云爾以子加父以臣加君拘虛名而沒實事豈春秋之義哉隋氏之史猶唐之史臣爲之今司馬公通鑑萬世之史也猶復用唐史臣之法何耶范太史唐鑑待書曰大業十三年吾從之

永嘉朱先生隋史紀年總辨卷之二十一

永嘉朱先生五代編年總辨卷之二十二

後唐 晉王 克用

天祐四年三月戊辰皇帝遜位于梁王朱全忠自晉治日少而報日多周自東遷天下大亂至秦而極得漢而後治漢自三百年九十八年而後有唐唐地幾同三代而其治同而漢何其盛也方武德割除盜賊而隸之正觀之賢修明制度倣乎詩禮聽納謏論追慕乎訓誥贊士登用而群邪遠四夷順從而兵革寢人民富庶而刑罰幾掃開元之文物幾同太宗大中開成之志向有憲前代會昌元和之勳烈見稱簡冊而永徽建中之初亦凜凜有聲動人心者傳祚二百八十八年治固不少也然在內則有妃妾之禍官官之禍強臣之禍在外則有藩鎮之亂夷狄之亂盜賊之亂然二十君之中爲子所迫奪者三爲賊

所迫者五爲強臣所殺者二爲婦所棄者三而被殺者一

爲官官所立者九而被殺者三被廢者一京師受寇者八因亂棄失者七夷狄亂華者凡數十而犯京都者一何其亂之多如是哉先儒有言唐大綱不正而細目率具以是致治則亦以是致亂也故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中夏夷狄天地之大綱也留鑄之任重矣從母之親親矣而乃以之兆亂謀篡由是壞君臣之紀其起兵也以背父其內禪也亦以背父由是壞父子之倫齊王之妃幾配皇極夫婦之經濟矣是以後嗣有播焚之惡新臺之醜突厥借兵因以起事夷夏之別素矣是以後世有回紇之變吐蕃之亂以建儲之事而割取同氣乃曰定內難是以武氏肆建全忠皆得以戮其子孫以妹女之進而寵用邪臣乃曰用祖策是以武韋楊氏皆得以竊政權衆自並華雖足以致一時之治大綱不正終不能免累世之亂彼商周之君所以

立國治已嘗若近緩委曲而不即人情者其用心深遠也哉
四月甲子梁王即皇帝位戊辰大赦改元開平固號大梁奉
帝為濟陰王遷曹州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以梁為偽者起於後唐以梁為非偽者出於歐陽公徇一
國之私而然梁固非是以五代史法之故使唐中絕固亦
未足盡信也切嘗疑之國之廢興乃天地之大變非有盛
德如湯武之結固不足以革命非極暴積惡如商周之季
亦未至於傾國更審衰矣更昇非極暴積惡如商周之季
衰矣以共和持固柙十有五年而宣王中興漢嘗衰矣王
莽盜神器十有八年而光武再造是三者皆遭衰敗而正
統不絕者以其撥亂扶衰之有後人也唐自武德開基傳
世二十有天下幾三百載其根本不為不固其德澤不為
不深民自曾高以至雲仍室廬食飲生育死葬乎其間不
為不久也傳昭本為大德固未足以亡唐而朱溫以盜賊

編二十二

之諫用員叛之智強殺而篡聚之李克用父子血戰力爭
幾四十年而天下復歸於唐梁有天下僅十七年與非況
千夏王莽竊漢等耳其可不謂之偽哉莽之篡也即真十
二年而後漢兵始起三年而莽始誅是莽固嘗一天下而
有之矣若李克用之伐梁凡二十三年戰而唐始亡梁之取
唐十有七年而梁滅前後四十年趙魏兩河之間固無嚴
不交兵也天復天祐唐室舊紀年之名固未嘗一日不行
之天下也梁氏之興坐席未暖甲冑未脫而遽失國會不
如罪況新莽之久且專也其可不為之偽乎五運相承國
之大事唐未幾亂宋梁篡代莊宗雖世立功親雪國讎重
斯土運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人造 皇宋運曆火德宋
梁在兩唐之間遂為閭位不復鍾五德之運其可不謂之
偽乎或曰梁得天下不久遂亡唐失天下不久遂復以是
然梁宋唐其說然矣以先武而繼孺子長沙定王之後也以

三

編二十二

三

三

昭烈而繼孝獻中山靖王之裔也夫後唐之拔出于沙陀
夷自突厥賜姓於懿宗之世與忠臣茂正思忠無異然非
唐之宗克用之於梁特以私相憐而力相軋而已梁之篡
雖得罪乎天下然河中之叛也克用以兵助之傳宗於是
乎有與元之符三鎮之逆也克用以兵逼之昭宗於是
石門之幸克用之虐與梁何異特以力先克用而取之耳
雖不廢唐正朔與改蜀吳何其異是皇唐之純臣也哉若比
復漢蜀漢使唐之三統附李氏屬籍則凡假義以為利
請以得志矣余曰不然春秋穀州吁于濮者虐父而害衛
人言是人人皆欲有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方梁
之篡報雖唐之難大皆有怨心如楊漢茂正王建皆移檄
諸道以復唐為名徒言不行也獨李克用父子再世戮力
遂能有濟雖有舊惡固所不疵雖在僕隸猶當錄之况曰
李氏乎賜姓雖非正然自唐末以來凡假子者皆為父子

乙酉梁封元全昱為廣王

明宗夷種也以繼莊宗而有唐世宗梁氏也以繼太祖而
曰周天子無異議史氏無異法以他姓之子繼世襲國而
不恤以賜姓之臣能復讎而城篡國重建其社稷而祠其
宗廟此事而無書之顧奚害此之獎慕進偽詎不猶愈乎
司馬乎不能少沮昭師炎之篡逆而以親純臣自許受殊
冊事備礼死猶以正士自稱以不夷不惠自許人誰復與
之全昱知全志代唐必當赤族且而指斥之亦不樂在京
師嘗居錫山加司馬等一等安然而與其子俱受王爵
身雖得正號而二子遂不允與梁同謀使超然自出於舊
唐之外不與同利亦豈至與之同禍哉
五月戊辰梁招礼部尚書蘇循及刑部尚書張祚等十五人
並勒致仕起居郎蘇哲斥歸田里
秦漢以來雖偏下方國遠夷桀盜其與也必有與立其士

也必有與斃未嘗無伏節死義之士與社稷同爲存亡也
唐一統六合垂三百年縉紳盈庭黼黻披滿四海摘章琢句
爛然可觀而末溫以盜賊之靡行蔓延於歲月之近無有
一大杆格者其間能正論受貶獨一韓滉能詭辭隱憂獨
一司空圖能以非義真諫其父獨一楊凝式而已柳璨等
九人乃爲之礪斧而殺名士張元勳等六臣乃親持筆案
而奉諸賊蘇循父子至無耻乃忍以惡諷而加其君要目
前速化之福是皆狗彘蛆蠅之不若也然璨等皆誅死而
循等十五人俱勒致仕指斥歸田里福亦安在哉歐陽公
顧嘗論之以爲出於朋黨之禍嗚呼信矣然東漢劉黨之
禍羅天下之士而誅錮之不下乎唐建安之末曹氏之興
四方之士皆嗚憤忿力爭屹立者不可勝數操持神勇二
十年卒不敢染指溫之宴唐朝廷之士迫於凶獸而不之
校下僚寒士亦無喟然發歎者是不特朋黨之咎也貴至

論十二

四

嘗論安史之亂以爲黃巢之敵而黃巢之逆皮日休文天
巨學頗爲之掌誥命不以禮義作士而獨以利祿誘之使
之無耻至此是豈特朋黨之一失哉

十一

十一月壬寅梁紹叔逃軍難文而亦聽選鄉里
有事則調集爲兵事已則散歸爲民歷代通制也方其調
發軍顧室家而不敢留故曰王事靡盬不遑農戍及其征
戍也則三年不以其當更也則終歲而罷又烏有避役而
逃在軍而遁也哉自府兵破壞征戍踰期故有去時裹頭
歸來頭白之歎方領專擅務相傾軋故有十五以上盡詣
行營之令士命逃匿以幸一昔之安者在皆然豈是法
令之所能禁哉幽滄之役劉仁恭始令勝執兵者各行文
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脫若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
內之民稚穉之外身無不文者梁方有事幽滄據竊神器

率之何其效仁恭乎自跋陳之法一行而兵人逃生無所
奔迸四出其勢必然今又盡文其面以記軍號鄉里則
不之容過關津則許之執藏伏山澤聚爲寇盜宜日盛而
月增也不變其制而特許鄉田里近使後代守爲常法其
亦不仁也哉

十二

二月丁卯晉兵寇洛州

春秋內中夏而外夷狄內魯而外諸侯凡夷之猾夏列國
之加乎魯聖人皆以兩下相侵伐之文書之曰某侵我伐
我狄侵某伐某而已未嘗有變文也通鑑自天下混一之
國以王者之法處之之外凡其異時角立亦分之主悉以
列國書之既書以列國持以一國紀年凡外之攻內悉以
寇某地書之雖諸葛孔明李克用父子復讎雪耻之正亦
復以其加紀梁目之爲寇豈爲春秋法哉通鑑前例及與
劉道原往復書亦不以此爲疑何耶

論十二

五

天祐五年正月莊宗晉王克用薨

君臣天地之大分復讎天下之大義也春秋書王以繩魯
正以明君臣之分始平王末年以立法正以示復讎之義
使萬世臣子有所勸沮沮唐以三百年宗社而斷喪於某
賊奔走之諫以數千節度方鎮之強不能少制未溫於賊
亡之餘列辟百執事無有一人能震懷懷臂助戈投石以
雪大耻者獨克用父子忘身棄家夾河百戰追狄未溫之
家室以發宿憤豈不賢哉方溫盜望鎮蜀王王建移書克
用請各帝一方且欲俟平未溫求唐室之後立之退就藩
服克用曰誓於此生不失臣節退謂莊宗曰昔天子宰石
門吾發兵誅賊威震天下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釋
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吐他
日當務復唐社稷謹勿效此曹所爲善哉言乎不惟吐他
肺肝貫徹霄壤而其血誠正義固可照映萬世也方唐未

亡諸賢多得承制除拜而克用獨不肯每欲用人必先表聞至種梁而後行墨制不惟不敢自帝所行正朔猶天祐之舊也起舟阿保機來會京城或請擒之克用不可曰雖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起張承業於免死之餘復使監其軍每事請之而後行梁將亡矣莊宗始立復立唐之社稷承業不以爲是也觀克用承業始終用心雖昭烈武師後何以漢之詎可以夷種而遂不錄乎

晉殺內外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軍節度李克寧莊宗既承先王未命俾紹基業固不當以過自菲薄遽之克寧若克寧之教恭謹畏固必不致有負莊宗之言不核其浸潤婦人啗嬰奚足以夷其志莊宗以承業之言不核其是非而遂殺之傷先王之志失親親之道矣然克寧專殺而此承業固足以取死也

五月辛未朔晉敗梁兵于夾城取上黨

卷二十二

六

淮夷徐氏並與魯伯禽衰經以從金華善存費誓以著伯禽之能秦穆公治師伐鄭晉襄公墨衰而敗諸靖書存秦誓以著穆公之悔事關於杜稷雖背哀以即我聖人不啓也忘喪紀之重而微一時之利天下其孰與之此二誓所以不同歟莊宗受先王遺言不候卒哭引兵而破夾寨取上黨豈與襄公同事哉唐室之離不可不報先君之先不可不繼重兵之受國不可不解一舉而三物得其貴華之義夫

晉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戰敗而懼懼而戒戒而能復戰勝而驕驕而急急而不振此世之常也莊宗於夾城勝梁之後能休兵行賞聚賢才點貪暴寬租賦振孤窮仲克盡禁奸盜境內大治乃練士卒申軍法今時兵非見敵不乘無踰趙留能避險以失却分期會無得差焉刻犯者必斬故能以狹致廣以少爲強

兼山東取河南滅梁以復唐祀由既勝而知戒也使滅梁之後猶持此心焉致乎敗

戍寅淮南節將張顥殺吳王楊渥渥弟隆演立顥伏誅天下未嘗元士也其應事見機未必不如古人而後世人才終不能如古者以其所以自謀者過重也以五代十國離析之際淮南偏方立國於戎馬之間而楊渥父子得嚴可求以爲幕僚豈不盛哉方張顥殺渥欲自集將吏於庭羅白刃夾道盛氣問所立雖一時功臣將無不股慄而羅白刃夾道盛氣問所立雖一時功臣將無不股慄而隆演詭詭以留徐溫正容以却刺史拱手而誅張顥從容整暇不費芒刃雖春秋諸名卿不久也一不欲出金陵自爲留計遂勸溫誅吳攝帝吳之國力由是遂屈楊氏弱而徐氏興以此而已使其始終以楊氏爲念而不附徐以國事爲念而不圖利乎已難古人何加

莊宗

卷二十二

七

天祐六年廢龍節度使劉守光執其兄橫海節度使守文父子兄弟皆天祐也必有父子然後有兄弟其上下先後固有重輕周公之誅管蔡正以懸文武之業而舜之所以封象者不私其已而非得罪於其父母也人不知其父尚可以兄弟視之乎朱溫國劉守文於滄州使人說之使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何用之溫愧其詞意爲之緩攻守光守文之弟也方引兵以攻其父執而囚之守文曰不意棄我乃出吾家遂盡力以攻守光蓋將以出其父耳使得守光而食之不足以謝天下今臨戎對敵乃垂注諭衆使勿殺其弟曾不服顧其父也身既囚死父終蒙繫豈同守光歸死乎晉若守文者豈知天下之大義乎

七月梁以劉守文爲燕王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塞德立違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此魯賊哀伯所以諫威公之納宋路也威公以鍾巫之逆得立宋莊公以宋督之逆得立同惡相比諫固不行他日車中之禍迄不逃賊伯之糾詐可不鑒哉宋溫以弑篡得固至今城獲耻道之守光因父殺兄狗猪所不食也守光乃以是自歸於溫溫亦以其類已與之旌節而復王之友珪之變非特效溫固將自附守光也溫實自誨其子於友珪何誅

天祐七年六月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平梁索政院直學士李珣推知匡國留後

唐自中葉方鎮皆養牙兵以自衛故至僑幕以生亂多養假子以自固故皆蟻互而擅權凡主帥死士其牙兵假子多擅立所私上不能制也設朝廷除人稍可自立率皆病

戰酷誅求以絕禍上下相疑變叛益多今梁以李廷代行

襲難許州牙兵皆秦宗權餘黨之不誅也而使之分謀諸

拔雖其假子皆冒馮姓不之絕也而使之各還其宗上不

誅殺而亂自息下無刑戮而變不生豈不善乎

虔州刺史盧光稠卒梁以其子廷昌為虔州刺史吳制置使於新淦遣兵戍之

昭三十二

九

昭三十二

九

飢極而復乘之始非張承業塞恨入言幾墮劉景仁造橋之策終非德威叩馬力諫則汴宋輕滑橫亘六七里之軍亦豈易敵哉莊宗粗爽寨之勝是以柏卿輕敵幾至失計粗柏卿之勝是以胡柳輕敵遂至喪失使常從德威之言固不至坐失老將也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蓋德威之言八月甲子燕王守光稱帝改元應天

劉守光窮逆極山雖至惡甚不肖之人猶羞惡之宋溫特與之比蓋其術同也晉王父子務以名義服天下莊宗既助守光以拒守文今又同五鎮陽推尊之以為尚父致使守光竟殺其兄以至稱帝於名義何有哉如權守光之軋已則燕之勢固不足以敵晉如權守光比梁以軋已然涼真之役燕不出師固已與梁絕矣尚何權若燕之罪雖權髮不足以盡數尚何侯驕而檢之哉高祖說辭勸進以驕李密先儒猶且不取況守光而可推尊乎

昭三十二

九

十二月燕王冠易定甲子晉遣周德威攻燕以救之天祐九年正月晉攻燕和講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降晉劉守奇劉去非奔梁

兵出無名事固不成伍子胥復父之讎一戰而遂入郢高帝以義帝之喪一役而下彭城唱大義以誅仇敵固無往而不濟也劉守光以子則因其父以弟則殺其兄以官則

借尊號以鄰鎮而弱與國且暴其民而極其家鼓其罪而

共誅之詎復有城之堅有兵之眾哉今莊宗獨以易定之

急為之出師涿州之圍劉去非大呼於城下曰河東小劉

即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之乎守光免胄勞之其

守劉知溫拜於城上遂降蓋大義所激人所共感非特一

城也使周德威於涿城既下之後旌守奇以狗也滄德德

蒼天誰無父兄燕前數郡誰非舊臣德守文之死傷仁奉

乃媚疾其功使之懼死智乎黨類奔逃而歸米溫至將兵以援郭平燕之功閱兩歲而後僅成蓋德威煽忌殺之其不復令終宜哉

二月梁主至貝州板棗攻脩縣不免還貝州

師直為壯曲為老孟詵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竭其力吾不悔焉凡師之勇退而無忘冒行而不之顧者必帝昭烈以兵則弱以謀則拙以戰則敗然屢挫而氣不衰顏免而心不懼者以直而已米溫自既身歸唐兵行無敵然自入關以來兵頗銷銳越襄之復出輒敗北自來城柏鄉陷鄭之餘畏昔如虎渡河之軍聞晉王之至則皆棄舟而去危從之兵聞沙陝之至則恟懼逃亡之至則皆棄舟而去危從之兵聞沙陝之至則恟懼逃亡則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燒營夜遁雖隴上耕夫皆得奮

論卷二

十

挺荷柳而驅逐之悉不見晉兵而震駭至此者以理曲也恃能戰而負不義其可以得志哉

六月戊寅梁郭王米友珪殺其主晃自立

黃巢反八年米溫始歸唐後二十年始入長安迎駕梁官又二年始昭宗從洛陽遂行殺逆又二年篡唐帝梁三年始自汴徙洛三年而其子友珪殺之凡六年自昔創業之君雖憂於盜賊偏霸小國未嘗無修絮可喜之行矜剛不忍之心傳遠可繼之謀也獨溫始終持盜賊之術膠固不解會無一節可上簡編排齒牙者避署張宗奭家觀其婦女殆獨幾不免繼祚之手諸子任鍾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友珪之妻遂至尋房前去殺戮六十萬人其開統建號米寧有制度法令比勝廣聽勒之徒皆不及殆有言不如王莽者獨求大水以獻瑞麥而黜友諒一事近正說言柳木宜為車數取其順非者數人撲殺之可以為阿言者之

戒然亦不免用詐輕殺迨如衛靈蔡固見戕於其子所謂出爾反爾天道好還者耶夫盜賊淫穢暴亂至此而容之編帝籍固萬世之耻也

天祐十年梁郭王友珪改元鳳曆二月庚寅梁均王友貞以禁兵報友珪即帝位於汴復稱乾化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米溫之罪國人人之所得誅也然友珪以子而戕其父嘻又甚焉均王為父討賊得義之正矣踰年而後改元禮之常也討賊而後書葬春秋之法也今友珪既誅而五代史特不書葬均王既踰年復葬舊君之年更二年而後改元不知何說也予聞之止謂先王君故而不討賊故不書葬至以臣子而殺君父春秋特變文書葬以見天地之大變詎有既討賊而不葬哉徐彥白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非春秋之義也泰誓武王十一年說者謂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三年喪畢觀兵孟津通數之為十

論卷二

十一

一年故有新舊君通數紀元之法是亦不然父死未葬爰及于戈特太史公記伯夷之諫如此他無所改據十一年云者必武王侯周以來年載耳均王稱乾化復滿四年蓋俟除喪而後改元耳意雖近厚豈大義也哉

十年晉王平幽州獲劉守光及其父仁恭以歸 天祐十一年南平王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景德中契丹犯邊 帝聖皇帝親親戎務秋兵北歸或請決河水灌之可使使騎不還 上曰南北皆吾赤子也殺之何罪契丹由是感德不逾盟者六十餘年南平之寇襲也映上有堰或勸蜀王王建衆江漲決之可以灌江陵毛文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蟹食乎建乃止文錫之言得吾 章意用心矣彼梁武帝之堰壽陽雖為自備計然堰水自決失淮數十郡皆致漂沒不惟輕人被害梁氏亦何辜哉

天祐十二年梁政元貞明天雄節度使鄧王楊師厚卒梁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以宣徽使張筠爲節度使二月己丑遣王彥章將兵入魏州是夕軍亂

先儒見燕薊之屢喪未梁之分郡析兵復致叛漢晉謂習亂之久舊梁之深累不可以復治也然羅紹威在鎮時朱溫無故遣兵盡殲牙軍并出成者而夷滅之梁負不信好殺之名於天下類皆如是曲薊之視梁不翅如虎狼蛇蝎也今因易帥復討相遼衛三州以置昭德連置三帥復分其將士府庫之半於相趨之使行曾不顧其拔烟磐結也且遣劉鄩王彥章將重兵張聲勢以臨其城彼德往事受族姻懼而謀亂其勢固然不足推也武王分殷民以昇魯衛與晉皆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親類即事干周以職事其國烏冰荷之鎮河陽使諸刺史各行其事而不相

編二十二

十二

編二十二

十三

統屬分郡析兵之計莫善於此若朱友正何足以知之梁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入晉晉王入魏州誅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軍

人能不以一己之喜怒自私故能使人不以吾一己之喜怒自疑凡人之所以自疑未有不本乎吾之自私也凡吾以私所好爲喜則凡有不利乎吾者無不悚懼而過憂吾以私所惡爲怒則凡棄附子吾者無不踴躍而過望過憂而不之解則亂以是生過望而不能滿則怨以是起自昔之臨亂未有不啓於疑而之所以召疑者未有不發於自私也魏博叛梁而附晉蓋發於張彥之說莊宗未嘗經理而得幽薊於度外宜德張彥不忘也今始入魏而以賀德倫之言迎馬斯寬之語至境而抹彥併其黨七人餘先所間輒裹纓帶而進復以彥之卒爲帳前裨甲執兵翼馬以從其與光武按行赤眉營望裴晉公以蔡人爲帳下何

異魏人所以不疑者正以莊宗不私張彥耳僕始得鎮即躍躍以自喜汲汲以用所私人懷震懼各生觀望高將何所感勵使之靖安哉

永嘉朱先生五代編年總辨卷之二十二

永嘉朱先生五代編年通纂卷之三十三

後唐

莊宗

天祐十三年九月具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晉以毛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梁河北皆入于晉

刺雲言於劉備曰今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彼以暴吾以仁彼以誑吾以誠苟克有濟矣宋梁所以待罪於天下者正以詐而好投而勢一用山人所歸心者以其忠實而務全活也河北之役雖張源德在貝州北結滄景南連劉鄩獨拒晉師為可憾矣梁共投源德舉城固守請援甲執兵而降為可議然既解甲而降矣一旦圖既降者凡三十之衆卒殲之於立刃之下雖勝梁而得河北非所以易暴而革詐也正古人所謂以暴易暴以詐攻詐亦庸何愈

符矩遂奔契丹

自昔夷狄之擾中國未始不由盜臣為之鄉導也王昔趙利中行說衛律李緒之困漢邊遠毒可致矣而後唐陽劉之驍騎右晉開運之寇亂剽劫數十州終淪契丹雖盛世不能復者實盛文進為之自謀也文進之叛以後唐征討之無意朝會之道假主使之暴虐下然而上不察遂以使之無禍亂之所自來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契丹寇新州李嗣源擊走之

治夷狄猶治盜也自治自固而使不敢為盜上也嚴其警備高其藩牆使不能為盜次也恃吾之勇武延之室中而與之角力下矣幽州之北淪閭道使不可行山峻而不可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捐田租以為之食發繒績以世之衣無事則自農園有功則加勳賞早獲雨野以備寇堅壁據險以邀之此嚴警備高垣墉之計也契丹雖暴

詐詭能為害哉周德威自恃其勇而撤其備遂致引寇腹中幾陷敗而不能發發其棄毒至使中夏之舉壞近為腹之窟穴亦德威之咎而已

天祐十五年三月壬寅蜀主王建殂於太子衍襲孫帝

王建以僖宗光啓丙午入蜀天祐壬戌王蜀天祐戊辰

稱帝改元二曰天成承平通正天漢光天以天祐戊寅

衍立改元正德五年國滅

天祐十六年四月淮南楊隆演即吳王位大赦改元曰武義

用天子禮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封東海王

梁之篡也克用據晉楊漢操淮南王建據蜀李茂正據秦

韓鐸據吳越高季昌據南海馬殷據楚王審知據閩劉隱

據南海皆不奉梁命而行唐年明年蜀改元稱帝馬殷執

鐸高季昌附梁又明年王審知劉隱亦附于梁更十四年

溫之弟隆演亦改元稱制矣又四年晉始敗梁自稱為唐

始知其改元而茂正以國歸唐茂正實自亂唐不足取也

楊氏之與天下莫強焉朱溫善用兵固謂淮南易與也然

四達師而四不克晚攻壽州大敗而歸故深念而急謀是

淮南在梁固亦心腹之疾矣溫之世嘗將據淮南謀欲使

唐遣宋主誠龍翔州不克梁使寇徐鄆寇宣平盧梁亦

克隆演之世晉王亦來伐梁使寇徐鄆寇宣平盧梁亦

來救而還梁王殷亦以徐州來附宋理救之不克而還淮

南雖不能勝梁梁亦未嘗得意淮南也使晉有事於北吳

復用力於南梁腹背受敵其亡宜速連兵亦可自德於唐

庶乎名義之少伸也今徐氏欲據其國乃使之自帝改元

郊天用天子事守以疲困之棄其已困得以據其間是

豈美晉乎哉可求之謀若曰唐主於今十二年而吳蜀不

敢攻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梁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功業

常以與復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劔若李氏復與其

能節乎宜因此時建國以自立乃迫隆漢傳號隆漢以建國稱制非已意常快快酣飲至卒徐溫亦欲引兵誦海觀梁唐之賜者助之亦以可求之諫而止吳以是益困而蒙天下不義之名乃使徐氏談笑而坐取之可求之非可勝誅哉

天祐十七年四月梁河中節度使朱友諒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輝朱附子晉梁達劉鄩李存勖敗之同州

人之去就離合顧義可古如何耳義所當去固不以舊德為懷義所當就固不以舊惡為歡一或背義雖有素志宿善固不能掩也朱友諒自歸宋溫顧為父子至專方面膺王爵風亦深厚矣鄧王之逆友諒滿漢懷耻自附于晉以求復仇友諒使唐懷正伐之友諒告急于晉晉王為之出兵大敗懷正撤武備親將數十人以謝莊宗莊宗無其帳中而不疑及均王平難友諒復去晉歸梁是固合天下之義

也然大難既復勢分已定見梁兵集取晉兵日勝邊復以河中叛梁從晉是宜義也哉莊宗滅梁入洛友諒來朝復改姓為李賜予巨万官至極品與鐵券如死罪而終不免伶官之譖亦友諒之誅其舅張氏取鐵券示人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何諸若友諒始慕義而終背之誅死不足為冤然五代之際所謂優于者類如此而累世主王賜臣下以鐵券者罕有令終其可鑒也夫

天祐十八年梁改元龍德正月趙將張文礼弒其君銘二月以文礼為鎮州司馬留後八月遣趙故將符習及閻文建塘等攻文礼于鎮州張文礼率其子處瑾閉城拒守十月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庭直來附于晉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臣子之逆凡在官者殺無數君為之累月不寧古也齊簡公之禍孔子老矣沐浴而請討之三綱天地之大紀

臣不臣于天子則天地不得正其位人道絕滅矣雖愚庸至鄙賤之人猶知惡之況與王之始有天下之志者哉王德明銘之費于也而將其君王都處直之子也而因諸父為滅絕人道壞天地之大紀也莊宗因其子來請遂以文礼為留後以都代其父非累月不寧沐浴請討之義也雖義文礼之比梁惡處直之叛附契丹勢不得不然然天下豈有無君父之國哉終雖聽從趙故將之請能滅鎮州以殊文礼這不能正易定之亂而使其子婦婚于殺逆之人宜其不充令終

天祐十九年十一月戊寅特進河東監軍張承業卒

宣帝之中其志行忠節能如承業者千古一人而已方崔斯之誅宦者併監軍不免獨河東能全承業在人之情宜其怨唐而私河東也然承業稱唐官終身不欲復深雖伸大義求唐于孫而立之莊宗破梁十就七八將佐勸進書

聯袂為猶忍死而力爭之雖諸葛武侯有不能為可不謂賢乎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雪家國之仇不以誅兩私授莊宗法行于妃后諸公子之間應機於軍國不贖給之際蓋賢士大夫有不能行而承業能終始以之是豈有宜者慕習哉然擠克寧于疑以之聞猶若修路聞室于莊宗交語之日猶若於功尚未免宜者之習也如此况其下者乎

同光元年

秦昭王五十年周赧王尺獻其邑於秦其後八年莊襄公復滅東周又其後二十八年始皇併天下初稱皇帝呂不韋春秋曰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則強者勝弱者衰寡以兵相侵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時始皇八年也曹元首亦曰至于王報降為無人海內无主三十餘年最東周猶在周末為滅秦雖得周九鼎

并吞二周而韓魏趙燕齊有一萬之未滅天下固不帝秦秦固不敢以帝自居也宋溫雖慕唐而晉與九國猶未嘗拱乎以臣梁梁為帝而帝哉宣王未立而呂公靜保養之以須其長周史記備且以共和紀年況莊宗父子有志復讐且以天祐號召天下乎故以天祐記梁晉本末以屬同光庶以有正統廟中義云

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明元更始猶無恙而取統以群臣舉附而勸武貳曹王已行篡而費詩乃以人心疑或而諫胎烈然否未易下也莊宗於唐無更始之嫌而文懷曹王之憤未易持清海內無主吳蜀將佐同詞勸進而張承業雪澤血誠以欲先弒朱氏求唐之後而立之使吳之敗受者而後取之其言與費詩何異以耿純之論視之承業其獨忠厚哉

尊母晉國夫人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為皇太妃嫡庶妃妾之分天地之常位也繼母以子貴有或然之理然不敢以所生而加所尊者蓋自然之分母在不為繼母之靈服禮所尤謹母亡矣尊妾以為夫人春秋尚深惡之其可俱存而有二嫡隆所生而加乎嫡母之上哉劉氏為太祖正室而曹氏則莊宗之所生也曹執江沅之故以事其上劉氏小室之妾以過其下其敬愛也非一日之積而其分位非一日而始辨也今莊宗建業乃以己之所生而加乎其父匹敵之上反使正室貶降而事其妾豈人情乎人愛其親當務安其心欲安其心當順其性莊宗曹氏雖謹連兵于外戚馳省三四足以為孝今一奉冊而使太后有憾終身與太妃異處思不復見病不顧省為无窮之戚不數日而相繼泉下非所以安其心而順其性也太妃主權先常死不附葬且元諡號其使道也夫

孔謙劄之
古人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臣之害不過失財聚斂之害則至失民失財之禍止於之用失民之禍何計數善治澤善治之為文度後使以府庫空竭民間疲散聚三鎮之兵戰河上十年供億軍須未嘗有開皆謙之力然思征重徵使六州於苦竭怨莊宗新國之初是豈可使之專治財賦哉今雖以聚斂不與是為劉貳自德勝失利喪易糧數百萬謀暴飲供軍民多流亡祖統益少倉庫之積不支半歲難改元建極推恩天下田租既蠲矣復僅通員已放矣復督其新不止至於剋吏俸減常自障徑路以收征算如是而給軍須其與盜賊何異乎莊宗嘗以稅多通員怒司錢趙李良李良曰殿下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莊宗晚年之禍謙預有力焉明宗入洛而首誅謙籍其家罷租庸使領分監鐵度支戶部為三司德同光之敵也

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主寅李嗣源取鄆州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義敗之八月梁人克澤州

兵交于外而分兵以畧地固用師之忌兵械於外而不能設備以守固尤用師之忌也梁唐相持于河上十年于茲唐以張文禮之叛出兵以攻鎮趙以王郁之叛出兵以備之既固梁唐之既疲不能為害耳今繼韜以澤潞叛唐附梁唐欲乘虛以襲梁乎自郭崇韜以下俱有舊業數千人之疑獨莊宗與李嗣源以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逆決覆伐鄆清其心腹故一本而兩滅梁梁雖得澤州詎有補毫髮哉是以善用兵者皆以固根本為重行僥倖

為危

梁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特康延孝來降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選坊敗之

自昔興王之君未嘗無先定之志也志立則計定計定則事舉苟其德業不至于所期之地則下之止而其舉動無以為善後之計則不之行故進則有可為之機退則有可據之勢兵敗而有以繼財寶而有以給雖屢挫而不可之迫雖驟勝而垂成而不之矜是以為無不成舉無不中岳漢之高光昭烈之太宗莫不由此其志固然而事不獲竟則天而已漢之昭烈是也若唐之莊宗謂之有志哉唐唐交兵幾十五載未嘗為根本之計一失利德勝長則報數百萬倉廩無半年之積近則有澤潞之師遠則憂契丹之寇且聞梁兵四道並出深以為憂而李紹宏等遂有以郾陽衛以河為境與梁約和之請使無康延孝之論郭崇

韜之謀其能有濟乎畧一勝梁志願遂滿矜驕淫戲自底敗士蓋因此志之不先立也

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甲戌敗王彥章于中都彥章自殺丁丑取曹州戊寅梁主自殺己卯滅梁

梁均王友貞在位十一年 梁共十七年

賈生嘗論秦以謂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未至於亡山東之地可全而有也嗚呼豈其然哉人能世其金之產者以其祖先有深厚之德聚人于國門之外而奪其貲使生而遺謀未有傳世而不敗士也始皇毒虐賊戕四海鐵德完瑤著灼宇當斯民自量滿以上皆不能一日自保其生故勝廣一呼天下從之縱有成康為之嗣伊呂周召左右扶掖之詎能使之不亡乎梁之取唐也甚於盜賊而其所以守之亦盜賊而已溫不放棄而殺其身均王能討賊復仇以正父子之綱且溫恭儉約無淫荒之失宜克

昨國也然有國僅十一年唐兵之南不入日而夷滅之雖其疑故翔李振而用趙嚴張漢傑殺劉鄩而將段凝之咎然其所以速亡者有天道也均王何與焉

丙戌段凝與梁中書侍郎鄭元璽為司戶翰林學士劉岳杜贊姚顗封趙李博實等徵為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陸崇御史中丞王權為司

莊宗之敗九人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也可謂刑當罪矣然唐之宗伯也於舊臣懷悅切齒之時而粉身溫受禪于溫臣氣憤憤然不能對之時而獨稱梁功德身奉冊而付之賊為惡溫以厚先帝雖敬翔為溫佐命獨是之惡溫至不道猶且勒歸田里莊宗乃以獻說溫佐使持副節即位而贈之次相豈所以示天下哉溫新辭既降罪通十天以其附託於官納賂收散遂賜之姓名而使還鎮雖郭崇韜有言而不聽唐宇廟雖立顧何顏以奉承之乎捨其大而從其細不諫其榮而問其庸瑣事耶之

同光二年正月敕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所蓄不以貴賤並遣詣闕

先唐宦者之禍酷矣朱溫父子夫豈不知趙走供德足以擬意出入閤闥足以避嫌迎逢雖集廷以濟上欲規同採察足以知外事然自天祐以來內諸司使皆以人為之更十七年之久終不之用者微唐之禍也越王錢鏐嘗集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非劉韓之黨乞原之朱溫曰此屬無罪但輩輩之初不欲留之宮掖莊宗方平梁遂詔天下盡送宦者至是併左右殆千人復置諸道監軍二府政皆監軍決之藩鎮由是憤怨謂乾符咸通六宮方人莊宗由是增嫌御謂大明與慶柁衛有教莊宗於是盛營結黨輒功臣無罪而擢之死明宗未有他念告之以情而連其叛而莊宗以之亡國喪身皆一馬紹宏之力故與後唐者

張永業而所以亡者一馬紹宏也古今能如永業者幾何哉明宗入洛捕誅殆盡而琬以孟漢璵用事陷秦王以大惡而迎廢帝明宗至欽恨而卒宜者之禍如此而其自禍又如此觀者可以少監矣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郭崇韜獻分重錢千萬緡
吾聞正己正人矣未聞自汚而人正也吾聞無求而人服未有求於人而能使人之服也楊師厚廉介自立故能使庶僚低眉李公柄鈞惟清聖主安路故推鎮無不服陸贄居中四方鑑餉一無所交德宗曰觀批細物受之無害也勢猶委曲爭辨以為不可離居毋畏將道猶下之受也為近臣者不當若是哉今崇韜位兼將相祿賜巨萬顧受饋遺乃曰循梁李之風懼藩鎮之疑為國家藏之秘至用是辭所親之諫至是而助郊費非宰相之體也世謂獨清未嘗有答吏一辭一人始有循使崇韜則介廢立竟髮不汚河

南諸侯舊梁道臣誰不心服矣至以拒其意遂生懼乎在朝不免官者之惡伐罰不免其辱之口功成而身不具身謀而家不全其致禍也不然則自王宗弼以下爭以蜀之寶貨妓樂皆奉崇韜父子由是禍福並康介之福耶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府外府州縣上供皆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

內外府之名本之周禮以周禮考之內府受貢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小用周未嘗有公私之別也鄭氏說周禮以大府為治藏之長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外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其說蓋近之玉府特以金玉玩好兵器之寶儲之別所耳豈嘗以一家之中自為區別為天下守財而以私用哉秦漢以來以少府禁錢為天子之養非司農之得錢唐立項林大盈三庫充天子之私藏非戶部度支之得移用故唐莊宗因宦官

之請亦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又劉后之六 四方貢獻又分為一上中宮一上天子如紀綱費 人思終終不肯出內府以助支度祖厲使論用度不足而宮中營繕不已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闕經費軍糧發刻軍士流言宰相請出內庫以行賑求劉后斬之不從由是致士說者溺其名而不考其實曰是周禮之過王非劉歆之偽作非周公之法也嗚呼抑不思夫周禮所謂九貢九賦九功之良貨賄豈山澤茂也潘鎮貢獻之入所謂待邦之大用豈天子宴遊給賜所得專同乎以此知周之所謂內外府特小大之間後之所謂內外者公私而已

二月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人臣進退有道用否有命不可以智巧為也進以禮退以義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視道之從違命之得喪而已以智而求伸解有不屈以巧而圖留解有不敗崇韜以明敏才幹見稱為李唐開基元功顧於此殊異何哉方其盛官者馬紹宏用事不界之拒密而界之宣徽一以其職然望遠特置內外計使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盡經其手既足以禁州縣復又請以樞密院事書歸內諸司以輕其權終無以自官官之請勢有不可求鎮以去然以李夷源之不可回挽莊宗雖欲固留詎可得哉顧乃從所親之說迎合上意忤 入后重正妃不立而請以劉氏為后以祈異日之助不不知命固不知道也莊宗降嫡母而以所生為太后崇韜既下之諫今又降正妃而以所娶為后其誰復之也莊宗好私積而仇其師善誘謀而疑其下過致禍敗后力為多伐蜀之役其信諫言而擅殺崇韜者正昔將所立之人耳求福而禍莫助而擠智巧果安在乎

組庸使資之錢使以取信償 知計州劉質上言下報

以劉質之說考之祖庸使舉資誅敵蓋自梁趙若也而唐

孔讓復行之耳資之錢而以取信償之謂今之所謂

和賞雖簡蓋其意亦與祖庸正統備體流移蓋以蘇質人

可以堪者而質領有符實合同正統不使給償以嘉積

弊日其步破積劉質之言可以說矣

五月上寅以舉教坊使使向為景州刺史內園裁接使儲德

源為景州刺史

五服五章天之新命惟名器之所司牧守二千石所

以共理而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所以奉若天道也若

宗方開唐祚收用人物乃以手持之勝用李賢為卿類以

伶人周匝陳乞而以教坊與裁接者第二刺史實天命而

輕名器失共理而違奉若何以君天下哉

同光三年正月庚子如東京繼即位壇為鞠場 二月己巳

聚鞠于新場

自漢以來敬受命壇以其有國之始受終之地也或建邑

立號以表是或深書大刻以示侈或置寺立觀以祈祥雖

未為正然有國于是乎始敬天命而重必事戒心實存焉

莊宗乃以戲事而除之雖大臣之諫不聽忘天背本不祥

莫大焉不待李唐固知其不克終矣

秋七月壬寅太后崩

廢也于卷志永志乎何取

九月庚子魏王雖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勳為招討

使以伐蜀十一月己酉蜀王衍降

建之延也以盜賊其地難以竊據然始五都從德宗于

蜀親賢玉璽犯刺端唐傳宗以與元功固不細也始周

韋昭度留符節而扼劍門雖同有罪然能得陳敬瑄固令

攻而謀戰之圍足少捨天下之憤重社稷之耻矣始張兵

亂因謀攻討遂能破頭唐梓而并東川降拔思敬瑄有

山南東成納趙拔之間而下復施定方請命于唐自王于

蜀招撫奉蓋而冠掠息新山行軍以今三王而唐皆靜且

留心政事客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各其才謀恭儉素

有蜀二十年固亦一時之雄也然徐溫之篡承安緒詔而

不之赴雖傳檄諸道欲復唐室不徐天祐而徐天復似若

耻溫之篡篡然未一年遂改元稱帝與溫何異哉及其晚

年信諛而棄賢並寵而養亂知術之不肯而不能定嗣明

知其不堪而為大臣以勿殺使擇子弟而輔之未及五年

衍蓋驕淫唐師之入無能東向故一失者七十五日而遂

衛壁古人亡蜀未有如是之速也使衍有中才不至遊戲

淫荒棄國不守郭崇勳雖善謀能犯險取蜀哉

軍儲不足謀于群臣吏部尚書李琪請除折衝之法

魯公以年飢用不足訪之有若者請行撤法魯公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撤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至今聞者猶以為迂闊也今莊宗方

困軍儲謀之群臣李琪請除折衝之法其說則曰古

者量入而為出計農而鼓兵故雖有水旱之灾而無乏

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而兵

飽者也其言有若何愚魯公不能施之責莊公其能行之後

唐子後之理財者得二說而尤之庶于國計有補也

卷終

永嘉朱先生五代編年總辨卷之二十四
後唐

明宗

天成元年正月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勳及其三子于蜀
晉厲公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遂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濟河聞楚師將至文子欲反曰我傷楚楚可以討憂將戰
文子又曰唯理人能內外無患盡擇楚以為外懼于及戰
之王傷曰楚師大敗晉入楚師三日殺范文子立子茂馬
之前曰若初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明年師還文
子使視宗死曰若驕侈而克敵是天其其疾也難將作
矣六月文子卒文子以君驕侈未戰則不欲行既行則欲
逃已勝則戒既反則祈死其誠若御福而過計也曾未春
年三師晉重相繼就戮樂書中行懼遂至行逆使文子未
死期能自免也哉是以自古行師以謀人者必先計其君
之賢否與其臣之賢愚政事之得失而後始計敵之強弱

事之成敗也今莊宗自滅梁之後志驕氣盈矣優雜侏儒
流蕩而不之反秦養關雎藝比而下之戒增廣勢御既
而乃之覺不損其財而飢其師精已耗臣而深其怨素稱
身為將相方置身無地而乃使君之長子冒險而伐蜀求
以自固其權寵居成功而貪餽賂停貳而專大權范范
文子所深恐而過慮者皆反其鋒而用之身止而宗族夷
家喪而朝廷危非禍敗之通達也其賢有以取之云
二月癸巳郭崇勳將趨在礼反于貝州甲申陷鄴都甲辰成
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之二月李嗣源反

明宗從莊宗擒晉從周以定邢洛尚山後以平燕魏大累
先聲以威梁室且又破揚立于洛陽契丹于保可謂唐之
功臣矣自郭崇勳未反諫皆以說死嗣源名盛位高亦見
疑忌請朝不許請省太后疾又不許危殆者數回莊宗令

朱守殷察之守殷說令歸藩遂福明宗曰吾心不負天地
禍福之來無所可避去之命耳是豈有心叛莊宗哉郭
之變也以軍士之亂而張在礼與之合從明宗初無心洛
城之逆也以軍士之變而郭友諒為之唱亂明宗不之與
始以聚眾之迫不得已入汴終以國人之請不得已入洛
以百官懇請而監國以入繼太宗而即位者近正矣而
歐陽子書之為反何如曰春秋之法嚴于誅者而亂人
之圖非常皆發於幸災故出不越境及不計賊趙而不能
其惡自鄭召入而不討宋督莊公亦不免其咎討為大殺
成濟誅屠無猶且不敢自覆其罪也然莊宗之死也實以
幸汴而不得入使明宗縞素奔喪問禍所從起會國人
以梟從讓宣遣詔以誅在礼旁午遣使趣離度之歸而奉立
之否則其下四子皆可擇也苟不皆獲還如是而後取之
其誰以為非今推崇二首亂心使臨方面求武帝諸子而

不及莊宗之嗣其意豈可勝誅幸災乘亂而據宗祏反逆
之罪合是孰歸
莊宗如汴州次蒙澤龍驤指揮軍使姚景溫以前鋒軍叛除
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洛陽四月丁亥漢人郭從
謙弒莊宗

莊宗嗣事十四年始嘗常敗元同光明年遂滅梁又二年
而明宗叛弒於郭從謙見四年

古人有言取天下者易守天下者難十一征無敵反自鳴
條懷懷危懼而資詰于仲堯者成湯也八伯諸侯不期而
會反自牧野謂不知彝倫而訪道于箕子者武王也六事
之責后將終身冊書之銘不忘忠齒所能開商周之業垂
世八百年之遠以英雄也况莊宗生長於夷羯之區從事
乎戎馬之間挾少年殊宕之氣幸一時運就之功詩書之
訓不知也賢哲之輔不及也三矢既復自謂古今之盛無

以少過乎我矣雖八國擅命而專土四國僭號而並帝兵士驕縱而難養將佐飛揚而難制國不皇恤矣德勝之圍危在朝夕救騎聚行獨恐不逮日馳六十而遊賊自若其驕急之生曾不少須乎計也況如伐蜀之殊勲哉雖能強自植立十五年之久而不能稍自節制于三年之中優難伶優而不克自尊其身寵信閹宦而不能信任其臣縱違貪吏而不克撫摩其民儲積財貨而不能信其軍一旦禍作內外阻絕長子死于外而四子不知所終身士而國家從之雖國命不變而他人入室矣自我取之自我失之莊宗與武帝二人而已彼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雖致孔子其身然猶易世而始失也人心其可縱哉天命其可保哉

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京兆守張錢斷咸陽浮橋拒繼岌自殺

歐陽子曰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以予評之繼岌之不得嗣者由伐蜀之役崇韜之請也繼岌為莊宗元子于當朝夕左右以視膳問安撫軍監國達其君父而此出者未有能復立也普歡公使由生代卑落氏群臣皆悲其不反漢高祖欽使太子伐燕而張子房止之崇韜以魏王未有功請使監軍伐蜀師長當為儲貳書以功哉師行蜀平崇韜誅而軍士叛繼岌遠歸而不得入所繫不小也明宗既入繼岌雖得還國其誰復君之則繼岌之不得立蓋崇韜之罪豈特張錢哉

羣臣請嗣源監國甲子朝羣臣于興聖宮 出莊宗後宮少者千餘人及蜀中所送蜀人任其所適

明宗命用老舊之人補官中職掌而盡出其少年者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者準此可以前洗宿

弊震懷海內矣

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別駕張延朗為副使

明宗方監國重誨方大用遂引其姻家為副貳顧何以表

正百察哉明宗今所在訪求諸王猶有父子之心庶萬一不負先帝之託而重誨迎意先事殺之欲他日不自底誅

丙子即皇帝位

明宗將即真問國號於左右左右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繼繼昭宗後故稱唐明宗曰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

安有同家而異國乎遂用嗣君樞密前即位之禮按史明帝本夷狄無姓氏雖太祖養以為子不惟非李氏之族固非

沙陀之族也以叛莊宗而遂入汴莊宗亦以明宗入汴而復還洛軍伍散逃生肘腋豈復有唐骨肉義哉明宗為

莊宗大仇猶可以自附於唐太祖莊宗為唐室復仇其宜

為唐後也彰彰矣

庚戌賜太原尹張憲死

張憲于莊宗可謂盡節矣趙在禮以魏反善撫其家人而以書招憲憲斬其使而上其書莊宗既雅稱明宗以入洛

京永王存霸奔太原左右諸拘之俟命憲不欲懷二幸變願之俱死從事勳憲奏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金紫

皆出先帝與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莊宗之變其能及節

不以存止而撓所守憲一人而已自開平以至顯德凡立

子人之朝者君在則與在一朝有變故則進表毀節以輸

款予人請請懇迫使之即真者相望也而憲獨能然拒不

賢哉歐陽公以存霸被殺憲不與之俱死反棄太原而出

奔為其心不可知遂不使預死節之別鳴呼其亦不怨矣在

突通乎河東知隋亡而後歸唐君子不以為貳其子罔為

臣僕倭而既亡而後歸則聖人不以為非仁憲于國士君
易之後委城而奔沂州豈有使觀之心哉有司以不勸進
而請明宗以委城殺之可謂簡而不免於死也史氏乃
以不與併霸俱死奪之於死節之別何其不如此哉
詔北都指揮使本從溫恭官

先王之於民也未嘗不欲生之凡其疲弊者虛偽者弱
無不任之以職其愚頑不肖如情狀詭譎者廢之廢
之四裔以安其俗詔是章矣欲其使無道者其夫關官
之臣自古有之朝廷既以是命職故其久兄亦以是微利
成故大族者初非願欲富貴之主或傾心而加委使盜賊
之類或竊寵而干進用未必兄殺天族者連釋光邪也上
之無之而下之用縱教育為仇讎者野蠻使之自生自
死盡其天年豈真一二而延及千百恐其他日之或用而
使之卒無難類此崔衡朱金忠之失明宗胡為故尤而後

梓投子莊宗三四年之間雖取錄舊閣信用崔亂今藥諸
道監軍命諸道殺之宜官數百人置區山林而殺首為僧
間有至晉陽者非必元惡大惡也亦詔從溫便盡殺之吁
亦不仁哉

進人先遭塗戮文書者令三鎗止除詐偽餘從舊規
華嚴貴有漸廢事責得中凡遇中而不以漸未有不生怨
也夫為朝廷惜名器固大臣之事若不核其偽不顧是非
憤然黑白一切而擯汰之曰吾能任忠而吾惜名器亦豈
公平之道哉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告鬻於族姻昭穆
既亂偽冒者衆郭崇韜欲革其敝令鎗司精加考覈南都
行事官十二百人注官者總數十人塗抹告身者十之九
是不以漸而過乎中也明宗知政令三鎗止除詐偽雖毀
文書皆從舊規人心洒然怨言遂息可謂得中而漸矣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汪工部尚書崔蘭並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蘭仍判三司

天下財用未嘗乏也顧人主自處如何耳取之愈多則用
之愈濫取之有限則用之有節故所入之多未嘗能足所
入之少亦未嘗不足也莊宗之世用北漢理財使劉崇取
所入與燕張所入六軍不勝其飢渴遂乘機以趨逆向時方
皆皆趨踵以俟亂六軍不勝其飢渴遂乘機以趨逆向時方
鎮所進內府所積實無一重有補也天成王業不能加進
所有土地不能如屬祖屬使向所積以治財也今禁之孔謹
向所積以理財也今禁之孔謹向所積以理財也今禁之孔謹
狀稅省耗向所取也今除之使四節重奉向欲也今禁之
之刺史以下向皆貢奉也今止之皆身旋軸向有錢也今
免之魏將則死魏將則死三司通負之額至二百萬緒凡
所謂生財之法年利之孔皆室鑄錢改其于用度數不
足也然任園為三司期年府庫皆實軍民皆足何哉向官
人三十今百人向官官千餘今三十向教坊之人無數今
百人諸軍則分遣就食近畿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並廢
之直以不妄費而已以是觀之人主之經理天下雖不務
豐財用可也

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為溫韜隱敬

人之所以自別者以其姓名也其為善者以名而顯其為
惡者亦以名而著一旦併姓名而盡易之則為善者無以
自別為惡者無以自懲矣五代以來僭偽之君欲以義兒
龍格雜傑故一時所用之上皆賜之以己姓而更其姓而
莊宗父子所賜尤多讀史者前後茫然不知謂何人誰宿
世區區無識知之明宗作興始今群臣各復姓名故段凝
溫韜得顯其惡馬紹宏得還其姓霍彥威以下七百人亦
請自復舊姓名知治本也夫
乙已敕朕二名不連稱皆無所避

漢言帝少名病已及其即位詔曰古者人主之名難知而
易避故易名為詢然其父也併諱前姓以前况為孫卿子
是豈易避也哉二名不偏諱其來非一日使宣帝知此雖
不改庸何傷既次矣而併諱前姓義類乎書曰格汝錚曰
來汝尚是錚尚名也虞夏若稽上下未嘗諱之廢發
爾私克昌厥後也有諱訓周固不諱其君也况嫌名乎父
名晉肅而子不舉進士父名岳而子不聽舉父名石而子
不復石其在上無如此則有官群臣可導地欲多務以口
舌媚君上其所避就豈可勝記哉明宗雖不知書而其不
諱二名之詔暗合于禮矣後世人主皆以二名庶臣民不
至忌觸然明宗未幾亦改名為宣何邪

刺史

主尔忘身固尔忘家公尔忘私此人臣之職也大臣之所

當位也未有徇主而身不安殉國而家不利徇公而私不
立者一或反是不惟主與國與公皆廢其身其家其私雖
欲自為計其將能乎宰相即表自察自食萬錢澤及五世
且於三者奚有不足尚司脂筆自營乾沒自利擅裁違令
求以自充也乎豆盧革韋說相進宗三年矣絕德終終既
不為無力持危扶顛又且無功視君亡國喪亡不復憂廢既
能引去於易位之始又不能求出於山陵故事之後自官
之俸皆折估也而革父子獨受爵錢自官之奉自五月給
而革父子獨自正月說奏孫為子且受賂以除選人互用
其子以為孝屬其元祖至此宜其貶竄謝死也明宗苟知
其非材詔治朝而罷之執以為非是必俟肅肅肅肅阿
官增誣而後誅殺之希甫乃因是受賜何其不大哉
天成二年三月辛酉即國群臣臣畏

周人變燕之法具於二禮變燕之樂備於小雅外之諸侯

內之群臣嘉賓其親為兄弟朋友其遠為使臣來往其賤
為將帥戍卒往來遺勞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凡所以浚治
其歡心備其情文未始不均一也明宗作興有意於古
首下詔令近內宮常以內臣樞密使侍坐與否訪之肅
希甫謂無志焉不可也今以禁衛遊從乃令群臣置贊此
果何礼乎明宗雖明統通微然生長夷狄不知正礼如傳
箭買雲祀安殿神賀五月朔蓋未免用夷礼也中國而用
夷礼則夷之夷而道於中國則中國之吾於明宗蓋互
數云

少保致仕任園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張辰州刺史說叙州
孔子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
門鞠躬如也履氣似不息者聖人身為司察實行相事其
事君也如是矣礼其處上下大夫也如是和豫說閭閻何自

而生怨咎何自而作哉天成名臣有才學者元論任園與
宰相論事上前往後數回未害也而声色俱厲堂堂朝廷之
礼哉君臣有定分不當以故舊疎服而為重輕園以与明
宗有舊自恃剛直任性勇於敢為是非保身之道也退朝
官人之間適中明宗不平之機未幾能去而帝不念元故
為安重誦所殺而帝不諱及為之下詔以誣其惡其亦園
之輕疎有以自取與大臣剛疎者易以招疑輕率者易以
受欺園之得罪明宗園疎之失然其在鎮定也推官張彭
傾險貪黷園不能容反為所害與之為謀謀德沒公解錢
夫隱沒官錢此豈賢士大夫行事乎小人欲制君子惟
恐其不墮吾計也一墮其計左右曲園將為君聽一或
不然則操持而拘制之固元往不在吾術矣園既納彭之
謀而墮其計彭他日坐罪乃以所隱公錢傳事實園於崇
韜用以自免崇韜固非君子園失節至此將何以自文於

天下乎小人如張彭者不可勝計士君子處園之地不可不謹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自文武至孔子五百有餘歲自孔子至今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則可矣又曰王者之不作未有號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予之心其折衷聖人之典以蘇民困之虐可謂善權情切矣然終不充遇太史儋曰天地之勢離必合合必離後五百有年而有王者起為秦為漢而止天地之氣何其際闢天下之民何其不幸也漢四百有年而後天下為三國為晉為南北朝凡五百年而後有唐唐自太宗至明宗錢三百五十年矣王者之不作與民之苦虐政蓋尤甚乎戰國也明宗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布衣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

早生聖人是年二月十六日我太祖英武睿文皇帝逆生後三十三年遂有天下從建皇極重立人紀海內生靈始得離兵革之苦以全有生之樂至今六甲子而萬國賴之蓋明宗一言實有感格天地挽回元氣豈不盛哉秦漢以來凡有位者未嘗不自以為能亦未有不願傳之子孫垂之罔極也而明宗獨自知其不可而亦不復過計為子孫念一言而要當世與能以國讓者無異一言而回造化與周公諸代文王錫鬯無異雖孟子所願而不獲者明宗乃獨祈而獲之嗚呼豈不盛哉

天咸三年五月己未載聽民造錢稅收五錢
有事必有故有故必有便應事而得其便不必變法易令而故可以坐享矣東西川等鹽利重理諸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孟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由是不復之東川此推盡之利便也後唐昭宗

都犯私麴之法罪至族有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徵收五錢者明宗特從之由是民不被刑此推麴之利便也今鹽利至繁而私商終不能止有今於閩者不禁私鹽而重稅販鬻官課既辦而私益漸少此蓋用知祥之法也今酒法至嚴而私釀不能絕而士之能言者皆欲行萬戶酒而以產高下數般酒課民免犯法而官無征通是蓋欲用天成之法也雖為便利然民餉兩稅猶懼不給復加酒稅其何以堪唐至長與閩復罷徵稅餉城中官自造麴或舊年價鄉村聽百姓自造豈亦如以酒權入稅為不便也乎九月乙未誅溫韜段凝

天咸四年夏四月禁鐵錫錢
馬殷據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餘鐵殷用高柳鐵錢錫錢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用之富饒湖南民不事桑梓都命民輸稅者皆以帛錢錢民間機杼大盛可謂得輕重之權矣故湖南銅錢一直錫錢百錢既廣溢流入小國雖嚴立法今不能禁也不惟中國泉貨兩難而湖南之弊亦日益輕矣故明宗特下詔禁之今於邊二廣鐵錢雖各行其地而銅錢之出關微難用其國者法亦不能止也能嚴為區別如馬氏之計中外庶其均利乎

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之二十四



永嘉朱先生五代論年總覽卷之二十五



明宗

長興元年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衛內指揮使遂其即度從珂主黃西京留守亦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兼參謀討之辛亥自通執斧溫殺之

五代史言重誨以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圍之又言重誨得報知其已死數日我圍當死但恨不與國家去路王而史臣之論則曰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慎故先事而言則欲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其意蓋以仁誨之圖從珂為獨見之慮也然以實考之從珂之恃重誨蓋自其定使酒之失雖既醒悔謝重誨然街之重誨用事凡歷此職分之九元不報復如殺任圖於致政之後殺殿直於臺門之下豈亦憂其禍國

如奏誅從珂子一時宴戲二皇子皆殺事仁誨不暇非皆虞其叛亂也有罪而誅然後可以戰惡未有曾發過殺而妄加刑雖人主自行之猶未免元罪殺人之失元為大臣而可擅行爵職此皆諸葛孔明憂劉封他日必為蜀患殺之上庸議者不以是為從珂在河中時未由他失明宗方且信愛而拒密使乃敢專殺大將訓問于外衛將乃得拒逐從珂而行弒孔多難能殺從珂非能絕四方之變此從從珂之叛謀生于彥溫之見閹仁誨之請謀與夫秦王之犯閹閹帝之得立耳孔閹帝即位之始未弘昭馬贊入用事重告從珂之子也不典禁兵而出諸外惠明從珂之子也在洛陽為尼而入之內奪其鳳翔而從之北京不能制書而以宣授又以所授安重誨者為代雖至忠順不能不疑也從珂之叛是豈本心歐陽公不察重誨相衡之始不放從珂致叛之末而獨以非明宗子而見向于重誨遂以

下殺為非且曰使明宗有知必愧於重誨誤矣長興二年二月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謂前節度使

君臣之際豈不難哉人臣不知進退專寵以忘其君不足自保身人君不知用舍懷疑以任其臣下不足以保臣是以自昔功臣每勇退於急流之中雖有蓋世之勳未嘗敢居也人主於所至親愛之臣一有疑焉開言同謀明告而明諭之寧有用不盡才之數而與蓋疑不盡言之失是以上下相保各全數者子孫數十世猶嘉賴之蓋明宗之於重誨始任之過而終罪之慘豈特一人之咎哉自明宗在藩方重誨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小大皆得參決之其勢傾動天下然以嚴直衝突前道殺之闕門之下以攻宰相舊憾殺之於休致之日反迫人主使之降教以分其過雖切主懦君猶將不堪况英勇者哉明宗

欲用華溫琪此則曰無關明宗欲用王建立則曰不可用以樞密宣諭牙將而使連節度以一已不敘而欲使明宗殺養子力未能治漸而下制以絕錢氏力未能治吳而請間以求伐吳是非人臣之所宜為也楊彥溫之不生致與夫邊彥溫召募士卒繕治甲器帝之怒烈矣使重誨見幾而勇退明宗曲意以聽歸如馮道之說使重誨見幾而退今知趙鳳生耳從知人主不可棄功臣功臣不可去國不知明宗暗慾積嫌不至殺其身併及其妻子固不自快也君臣之義總蓋非一人之失趙鳳之所以愛重誨何異拔刃以加其頸乎長興三年十月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國家有不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優詔授之天人之際未嘗不相聞也人事之美惡必見于天天象之灾祥皆本諸人故自昔人主每因天戒灾異深自觀省詐

嘗岐而言哉康澄謂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訖言山崩
川洞森戰極皆不足懼而所深可畏者在賢人藏匿四
民遷業上下相拘康澄道消毀譽其五言災聞之六者
非謂災異遠與人事不相涉也真乃於深可畏以昭格
於所不足懼其或有補予是謂抑揚激勸之論非實理也
吾觀五代史司天考明宗在位八年星變五十三日治二
次日會月食之既二日月亦而光一地震四五十年之間
災異未有如是之稠也澄之上言豈亦以明宗有恐懼
之心而使之特修人事乎必以澄言為然則所可畏不懼
其所不足懼則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之論可冒行於後
出矣歐陽公五代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其於春秋之法
其說亦以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可知者人而已故本紀詳
述人君行事以見治亂與主之由主三辰五星逆順亦見
有司之所占者特以官誌之蓋其說本諸康澄也澄之言

曰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慎而庶
幾蓋有抑揚激勸於其間是宜實理哉

長興四年八月辛未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何澤見明宗寢疾請立秦王為太子非必有所僥倖也明
宗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群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
藩第耳此與唐宣宗拒人建儲之請則如此則朕為開
人所見何異哉夫明宗本為克用養子將兵守藩非有特
帝位之理年踰六十又未嘗有非意之望也偶聞兵推
戴莊宗帝禍遂有宗社使以帝統歸諸愛子夫豈不美而
乃吝養宗報吳開儲議以至費表兩泣誠語拒人可謂尤
知也已迨使秦王弄兵遂成世祖之路王謀逆二十繼死宗
社既空國統遺緒苟儲位早定亦奚至一家禍亂內外俱
作乎

十月敕令邊吏元置胡馬給養具數以聞

市胡馬以資國兵蓋自武德借馬安厥始開元間安祿
塞明皇厚托之咸許朔方軍兩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
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難胡種馬乃益壯肅宗乾元
後回紇恃功威入馬取增焉既弱不可用而執券以連
馬直至二百萬匹固力蓋亦少耗矣後唐天成間西北諸
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絲無慮五千匹計耗國力十之
七范延光馮玉建請募綠邊緡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
給券還之其數以聞由是國賦少減胡費不暴
十二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吳聖宮不克伏誅 戊戌皇帝
殂于雍和殿

明宗在位八年年六十七

有格古願治之君必有能稽古致治之臣志同氣合上感
下應故能追復古始同起治功未有堂陛之間情然死知
而能成事也明宗資稟明悟度越凡主然自不知書四方

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通讀相僅識字
甚少終相王建立全不識字盧程起於道士蕭希甫趙鳳
登習於浮屠李琪諳有文藝而不以廉稱孔循粗諳典故而
以狡佞著聞入閣之義而大臣不能冬知用一平章事而
執政誤引故事一時君臣鄙陋如此詎能奉行典故俟張
治其哉然明宗八年之間強自振立凡居故事已所聞者
未嘗不欲行也起居之禮廢矣至是始令百官五日起居
轉對之法廢矣至是始令百官對對廢因之今廢矣至是
始令長吏每旬慶因賜班之文廢矣至是始賜百官春冬
服立端明太子而講讀修儀置監牧而國馬蕃息罷祖厲使
以三司歸宰相而利權始不分命自留後及判官以上不
許奏辟而藩鎮始不肆卿度使金帛平章事見元帥亦以
軍札而分守始不素出宮女為宦官省凡職損樂工止剪
奉降美職罷鐵禁由挽凡後世所謂善政皆次第森卒於

數年之中皆一恃君臣智力所及諸不知治道不可然宮
女既去而王淑妃用事宦官既成而孟漢璽據守一則任
園二則任園乃以無罪而見殺於權臣妻孟璽求守鎮不
許求解機務不許乃以積嫌而併殺其妻子初尚儉約而
脫漸奢後始即浮費而破以濫行賈賜新於廷儲而致秦
王之亂而已不得以正終輕於許與以啓路王之叛而閔
帝不能以自立寵任過分以養右欲壺之惑而宗社不能
以久存力不足以制孟知祥而潰於恩威以致失蜀而傳
四朝之久信不足以懷吳丹而縱遣降將以致致終據靈
幽薊之壤德不足以撫李勣起而輕於用師以致致終據靈
夏以瑞皇朝之憂是皆君臣不智力所不能及致然
使有赫赫光明之功交修不逮之益則天成長與之治又
奚至是乎

潞王

清泰元年正月閔帝改元應順二月從潞王從何為河東
節度使兼北都留守二月鳳翔節度使潞王反辛卯以
西京留守王恩同靜難節度使與彥調討鳳翔三月丙辰
恩同與潞王林瑄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潞王恩同等
六節度使皆走丁巳王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
守劉遂雍降唐帝出居于衛州

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古者蒐獮皆符合
民而教之非特於戰陣次舍擊刺進退之間蓋欲使之親
君尊上知義衛公也故文公之入晉教民三年使之知義
知信而後始用趙盾踐之獲會稽十年教訓使民審聲審
形審札而後用之苟拘拘使之貪金對貪賈異刑戮之威
始竭力致死使其心類以是進退設刑戮在我勢有所不
行金爵在入利有所加厚安能使之不舍此而就彼哉唐
自天寶以來所至師旅輪溢而不可制貪冒而不知足在

國則忘其君在軍則陵其帥或臨陣交鋒反回刃投戈而
為敵用者以其知實而不知利而不知義也潞王之
變以王恩同之忠合六節度之兵以臨鳳翔城郭堅守
備俱之衆心危急一鼓可下王度利以白刃敵士卒太迫
潞王立賞過優攻城之兵皆解甲投兵相繼請降唐帝
空府庫以勞軍士軍士益驕遂致至圍翔求賞不知義而
獨圖利顧將何所不至哉潞王以是得則反石敬瑭起身
實雖下唐遂以亡蓋其失國也以此矣其失國之由晉周
之代漢率由是道建隆開國其於斯也然數者由是示
下以義不以利也

夏四月壬申入京師潞王遣官來迎

古今所以重名節者以其死節之多過于前宋之節之
名屏於越死也苟名節所在雖家族將喪身自棄猶無
補於當世之變終不能派其代節之實也

蓋子實而違輕無義始以其虛名無重而一切求所謂實
見利則進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提之矣主上有患
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
耳曰吾不務名而務愛亦將何所不至哉潞王入洛其心
未可知恐希方出元武門其賊未可決也潞王道其心
相不思所以排難解紛轉敗為功即欲草率進退曰事當
務實鳴呼道乎不知所謂實者果何事乎君在王在君亡
與亡者實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者也為社稷死則死
之為社稷士則亡之實也不此之務而汲汲於進退乎叛臣
以是為實其主在順取珠而為利有何異哉安有天子在
外人臣遂以大位動人若潞王守節北而以大義見責將
何辭以對善哉唐之衰也他日道師自官勸進潞王立
謂道等曰予之此行非獲已俟幸高歸關國陵祀終當
退守藩服辭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雖其心不然而其所

言不為不知義道之所為不特有愧於盧舍人其亦愧乎

癸酉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邪王乙亥即皇帝位 丙子率河

南民財以賞軍丁五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

重賂都國以求入此言矣吾所以感厚諸軍人以求濟

民財借房課以賞軍於濟軍與雖德寺統體猶不免孔兄率

後許兵士給錢人以一百為度雖到唐府推輸不能給也

今閔帝三司不過三萬延而據屋為率無閔自居及假皆

預借假直五月以擊李高欲民至縋頭僅得六萬竭府藏舊

儲及諸道貢獻出中宮器服管珎僅得二十萬縑而軍士

愈驕絕謗無忌冀及乎殆哉之為國也李連美進言諸國

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其據所有均

給之於是詔賜十之一二而無厭然望猶昔也曾不二年

國祚復移其亦厚賂橫散之所致歟

戊寅殺閔帝磁州刺史宋全詢死之

潞王之叛西都留守王恩同不受其檄而投其使遠力戰

而死閔帝之妻唐磁州刺史宋全詢遠使問起居聞其遇

害自經而死二人之可謂死節矣五代史以恩同為死事而

令詢不得與三人之列豈以閔帝在位日淺君臣之分未

定乎從厚受命以維明宗臨喪視朝君臣之分定矣以其

在位日淺而為之死節愈見其守義而不錄之何哉齊無

知之難死者三人以其未與於會故不得事莊公之繼死

者九人以其從君於昏故不之錄若王恩同宋全詢之死

豈可少泯沒而不記哉

八月庚午鐫諸道長貳以求通租三百二十八萬

漢唐以來皆度吏祿官用以取於民一歲之入僅足一歲

之文未嘗有寬裕也人主欲觸租已貢以惠天下必當先

於用度厚自錮或否則當盡出私藏以贖大農如康文而

已有司無計以給經費其能不如孔謙征款文所屬者哉

明宗路王當兵革搶攘財用憂竭之日詔免三司通負二

百萬給諸道通錢四百萬緡可謂博濟之澤矣以明宗

儉約既入而上下定猶可以施惠若路王之始諸軍須所

諾之給民間受借假之援列貽能鉤老弱疲弱免廢務紐

足以惠貧民而三司吏失計至於齊終不止亦其然哉

貽能相三司吏相質人主欲施惠天下必先痛自錮節而

後可

清泰二年三月太常寺丞存極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

極加考試

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高閑善言則拜周公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曰威若時不常不取舍於擗公曰貴人

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諸葛孔明曰左右惟勤

攻吾關賊可平功可踴足待也自昔君臣所以能成德致

治者未有不察聽直言忍受讒謗也慶文紀等乃不甘一

士之詆而請加之罪其何以輔人主乎路王事至淺然覽

史存德之書乃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失朝士以言獲

罪誰敢言者可謂知大体矣

契丹入寇河東都度使北面總管求益兵運糧

得天下有道以得民也得民有道得其心也失天下有

道失其民也失其民有道失其心也路王慕國之貽戶率

我賦假民厚既既有以離人之心敬墮將禍其國因水旱

民飢乃請益兵運糧以終其毒路王不知察也詔借河東

有儲蓄者納穀粟文詔鎮州輸絹五萬以糴糧率鎮軍千

五百乘運之於代北又詔魏博王羅晉超嚴島民守流散

亂始兆矣敬墮懷毒而惟恐路王不能為焉路王亦不

王愚駿無知遂執執而助之賊民如魚在焉得不驚而逃

七月盧文紀上言請復延英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

唐故事天子曰御言政前殿見群臣曰常參謂之尚
仗朝望則御崇宸使數見群臣曰入閣乃自正衙喚仗出
閣門而入百官候朝者因隨以見自執符以復因執符以
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朝望故正衙常日發仗初望
入閣有仗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前殿猶謂之入閣唐末
起亂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自至正
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
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
謂之起居李琪以為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朝望
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所以數見群臣也而不可罷而
朝望入閣可復琪又建言入閣有侍制次對官論事而內
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无由自陳非朕所以數見群
臣之意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者許出入自陳又詔百
官以次轉對無以中興殿便殿也為起居之禮教前殿也
為入閣之禮唐自元以來常延英殿或宰相欽有奏
論天子欲有言度皆非時召對旁无侍衛故時以言此
憲德文武以求最之開延英為重至李平禍亂廢之
深以時事為憂崇以无所規督請置宰相之託文記乞
請復延英故事惟聽機要之臣諮王詔曰舊制五日起居
百僚俱退宰相獨留事自可授奏或事應嚴密不以
其目或異日聽於閣門奏務于高入屏侍臣於便殿相待
何必襲延英之名也觀此三事則入閣開延英廢與開華
大略可考矣故詳記之

永嘉朱先生五代編年通辨卷之二十五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六
五代 後晉

高祖

天福元年正月丁未以端明殿學士呂琦為御史中丞

以中國而和夷狄也然時有屈伸勢有強弱然自春秋
以來如高帝一時之英武文帝百世之盛德而亦在己輸
金帛降翁主之為亡豈獲已哉蓋韓王信方為鄉導行
奉策之策則不足以撫瘡痍之吐且行說方漏國情雖有
賈生表餌之計固難以施也契丹自同光以來日盛月熾
窺邊而不可遏自長興以後石敬瑭猶茲歲進伺釁而不
可測邊壤大牙聲聞不接非有以羈縻而破散之則二如
連國將不國矣呂琦欲歸契丹降將而王之知哉以札幣
十餘萬給遣使敬瑭无以為報豈惟路王善之張延明輩
固亦以為為劉河東有邊貴之良術蓋辭文遇獨以將來尚

公主初之潞王由是怒而不之從且并琦而補之外不及
一年敬瑭竟挾契丹破京國而歸唐之社稷琦之言何其
神哉自古以戎狄和多以尚主為難塞之請故漢中葉多
遺宗室女或家人子及掖庭美人賜之一女尚乳與契丹
之沙漠之語誠人情有所難從 章聖云二公主恐有不
丹和或以虜人无厭恐求結親 章聖云二公主恐有不
可終守者 真宗曰苟足以息民偃兵雖吾女何愛焉雖
請昏之議不行太哉王言固与天地同量也潞王薛文遇
何足以語此

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
指揮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 戊戌敬瑭以河東反乙巳
以張敬遠知太原府事及張彥琪等討之敬瑭遣使求赦達
契丹八月張敬遠築長圍以攻晉陽九月契丹至晉陽敬遠
及契丹戰于汾田塘兵大敗敬遠退守晉安寨 辛亥帝如

懷州 十一月丁酉契丹主冊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敬瑭是日即位柳林劉幽瀛漢承攬順新鳩鴻武靈廟宴朔十日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三十萬匹

世之治也化夷而夏故其氣自北而南世之亂也變夏而夷故其氣自南而北昔義農皇帝堯舜禹五十六聖人之作秩叙五紀振旅九疇以補天地之所不及成順致利以取成三卦之用啓生民之所未知故蒼梧會稽之東上勤經理三苗崇山有源之阻絕猶以大臣子弟出而鎮撫之是以八蠻百蠻之區皆被文教如畿甸之內豈不盛哉唐李之亂極矣父子化為豺虎而異類相父子君臣化為仇敵而盜賊相屠臣賢智之士見首而歸澤者死罪之民驚惶而老卒伍未溫至逆而死於其子莊宗三世三姓而皆出於北漢三綱既淪九法盡教故有敬瑭之叛迄以契丹拒國幽劉十一州本黃帝額辛之舊都終沒於北狄而不可復其所以致然蓋非一朝一夕也有見被髮而祭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孔子曰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管仲之力也微管仲魯其被髮左衽矣唐末梁唐之亂不止一被髮而祭而為石晉使契丹操中國之權者无管仲也夫

甲子唐太原招討使楊光遠投招討使張敬達以降契丹自古夷狄敢於輾轉中國之人束手使首不敢与之為敵者非必夷狄之果強中國之不敵直以畏其過謀之不執耳明宗初年王都及定州北招昭順之達充饒將萬騎為救又以楊隱五千騎助之王要球逆戰既敗要球復擒楊隱餘眾奔潰於落之入援王所倚以禦寇者趙德鈞復遣類中國之威幾於大震契丹能終病國中殺石敬瑭之變引耶律德光之入援王所倚以禦寇者趙德鈞延壽父子也而二人父子實為之鄉導捨張敬達之外無

一人與之為敵李之何其不敵哉契丹自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每日輒輒供束以備倉猝遁逃固未嘗自以必勝而無後慮也使塘斷馬門閉諸路伏兵險要契丹固無自而逃若趙德鈞引兵北向榆關則太原固無自而歸如龍敢之說契丹必不敢留使還精騎一千自介休山路夜冒敵騎以入晉安寨如龍敏之策則敬達不至死今路王君臣既無遠慮而趙德鈞父子且自為慮謀敵之策又皆不行其拱手安坐以圖與人豈契丹之果可畏哉

丁丑路王歸洛陽 已卯晉帝至河陽遣契丹千騎振浣池

辛巳路王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 美登樓自焚是晚帝入洛陽

路王在位三年致左氏世本唐虞三代皆出於黃帝似氏

四百年于氏六百年姬氏八百三十七年未嘗有異姓于其間者而其後世于孫蕃衍盛大與天地相為無窮何其盛也李氏有唐三百九十六年而梁賊之克用本出於沙陀姓朱邪以賜姓李不忘其國力戰河上與其子稱唐天祐凡十六年而後滅梁然不三年死於亂兵故嗣源以夷種賜姓而入繼之然未及三年而怛死於亂兵故嗣源以王氏賜姓而入繼之僅及三年以石敬瑭契丹入寇至母子夫妻相聚以自燭十四年之間三易主而為三姓旦敗亡而無遺種蓋古昔所未聞也安重誨每以從珂為憂以不能除去為憾封骨韜之恨綜其本末論之從珂亦妄人耳安能亂唐使秦王不更從珂固未嘗心使楊思權不叛從珂固不能入洛敬瑭契丹之亂曾不能當以故兵遂至亡唐亦妄人而已而歐陽公每憾重誨善其謀誅從珂何哉設從珂不起以從閭之懦弱於敬瑭契丹之亂其能有

濟手

天福二年正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維翰兼樞密使

自昔創業之君必有開基之臣與之同心協力以濟艱難又與之畫謀決策以爲持守未嘗無一定之計不可易之法也若漢之蕭曹唐之房杜是也桑維翰教石氏叛唐且使結契丹爲援不惟無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且使宇內腥羶生民魚肉衣冠之域莽爲左衽其於創締無一足取也欽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側未安兵少倉府庫殫竭民困窮而契丹征求無厭維翰勸帝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平倖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養桑以實倉庫通商賈以豐財貨晉高祖能盡從之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其持守之策豈不善哉

六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

自古英雄之叛亂未有不自妖妄之人啓之也茲維耆之心每侈休而無止常樂人之媚已妖妄者之心皆貪黷以邀重祿故常妄言以娛人之目前喜娛人者固不恤成敗而其樂媚已者誠謂吾之果可如是也故多不軌以取禍若范延光之亂止以蛇入腹之夢得張生一言而遂之豈不思哉

辛丑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爲端明殿學士

大臣欲和萬國而輔人主非合萬國之智慮無以廣其君之德性非聚萬國之見聞無以裨其君之聰明也夫禹垂錫設盤惟恐一善之失周公不暇沐食以禮四方之職士裴度請於私第見客以得平淮之策至過潯陽鼓阻絕來者而任一已哉以三不聞得名者既足爲近代輔相之失凝復大書其門以施賓客非美事也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易便其如國何

張誼之言可謂深切矣疑以是可誼而薦引之其亦善聽言也夫

天福三年二月乙未詔趣百官上封事

水成不言而今煖自明人主誠好善樂諫不俟號召固將有輕千里而來告者矣雖不俟號令頻數可也漢文帝開直言之路百官上疏止驛受之未嘗不稱善也可者行之不可者輒罷故一時諫論之臣各吐肺腑舒情素以罄其所欲是雖痛哭流涕借秦爲喻亦不可忘也幸詔群臣諫諍乃使蕭望之之精擇之是其可否皆隨望之所好惡臣苟其言善而望之不悅詎待而進哉是以宣帝諫臣比父帝乃召高祖詔百官各上封事可謂樂聞諫言矣乃使梁文矩十人置詳定院以攷之否者振能取首留中是行與不行皆決之十人之手苟所以論與十人不合及與十人之相忤是固不得而盡徹也詔不數月而應者无十人

亦其勢必然耳使能兼聽廣覽如漢文帝士將衆衆而趨然決而至矣雖不以節札督趣可也

三月丁丑致禁天作銅器

鑄銅爲錢實五得一銷錢爲錢幣一得十此錢幣所以難成見錢所以日耗也唐世三十六治喪亂以來銷錢日耗晉高祖禁之是矣然是冬下詔聽公私得銷錢無得難以銷錢每十錢重一兩惟禁私作鑄錢固已不能逃亡福傳禍之戒宋慈應銅難得但勿開鑄輕重從便則風飄水傳之敝詎能免哉明年以鑄多銷錫小弱關漢後禁其私而專之官作作事不謀始慮事之浸長至不可爲而後從其本豈善謀國也哉

敕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以乃聽墾役

周官有師牧宰治新土其室粟枲粟間粟皆備之以賜其急平頒興積惟恐其不及也故居首安而料者勸人無遷

徙田不汚萊術蓋若此唐五代之間學者多望來耕不
施卿村俾民種木未及拱把墾田未成而以後功棄業
捨而能適者正以州縣收保僅役督責租賦之達禍也張
鑄之奏欲民墾田五頃著業三年而後賦役得治新畝之
法矣

八月戊子兵部尚書王權以不使契丹傳官

耻之於人大矣人而無耻胡不盡死敬瑭以中國將相之
尊後唐親姻之重不安分命不守臣節以君父之礼事契
丹以叛其君而其國臣皆順風而起事之其耻莫大焉
而一時上下皆不之耻獨吳逆為大同判官曰吾傷礼義
之後安可臣於夷狄遂帥眾閉城不受契丹之命郭崇威
為應州馬指揮軍使亦耻臣契丹挺身南歸其不肯而臣
伏者二人而已至是五權以累世將相耻於多處庶孽遂
以老婢疾為使者軍機官失爵而下顧也三君子首豈不

賢哉張礪逃歸被獲說倖免遂終事之通事輒言無所
隱避以忠直聞於虜中與趙延壽何異視三人槐矣

天福四年四月甲申廢樞密院以印待中書

天子任一相一相統六卿一相之職於天下萬事無不兼
統也大司馬掌醫人君六之一一司掌政以分相拒抗哉自
唐中葉罷官寺而付之兵始置樞密使以分相拒抗哉自
鳥之至其末也宦者乃得以廢天子宰相常息承命之不
暇宋崇德之始以付欽明李振軍國大政多與議之宰相
受成命行制教講典治文書而已至莊宗更用武臣而樞
重將相晉高祖之興愍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權之弊故即
位之初以宰相桑維翰李穀兼之諸將與官者心不能平
揚光遠劉處遜之討范延光也疑維翰裁抑之兵罷而誅
之高祖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遜為樞密使處遜在
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故因其母喪去職遂併廢之以印

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副使直學士或從或罷守本
官可謂得軀矣然熟臣近習習於故事不知大跡每欲復
之至於罷而復置之至今遂為武相開兩府以分二柄雖
范韓歐陽諸公嘗詳論本末欲歸政權而合之於一終於
不能也晉高祖其猶賢也夫

天福五年六月李穀奏諸州倉糶於計帳之多所餘頗多穀
倉裏實死各痛感之

州縣之羨餘想實蓋自唐天寶以來明宗能斂能省耗已
為盛德矣晉高祖倉糶額外有餘則曰法外後民罪同枉
法倉吏各貪其死以痛懲之李昇在南唐倉吏歲次獻羨
餘萬石昇曰出幼有教苟非指民刻軍安得羨餘 皇
朝仁宗皇帝聞人臣奏牘有以羨餘獻者帝曰賦歛經用
皆有常數苟非大計量入則必小計量出安有羨餘後之
言羨餘者可察諸此

吐谷潭千餘帳來奔 天福六年春遣兵北逐吐谷潭破之
中國衣冠之所聚礼義之所從出雖夷狄禽心獸行未嘗
於中國無所向也吐谷潭夷羯之微居青海之上自至德
中內附於唐遂居河西張子野心其歸從種賴契丹繼後
於林投魚於淵也然晉高祖割屬國之北以賜契丹吐谷
潭部落皆所後屬然猶苦其貪虐思歸中國一旦來奔者
至千餘帳皆出兵融之猶不之往劉知遠委曲諭之始處
之太原東石炭石之間夫以夷狄猶不能安居若此則夫
閩南十二州之民生長於中華懷習於礼義食甘美而最
高煥大絲麻而馴溫柔一旦棄之樊墻之外而使為腥膻
之族飲之苛而臨之貽顧安能一朝居乎力不能以自達
者不能以自奮擊來奔而置之穽網魚而遊之塗待盡而
化抱冤含苦蹈天跡地其心如何哉時移世遠道種餘類
矯首南望聞華言而觀華俗猶流涕感憤而不能止况其

在當時也乎

八月壬辰帝幸鄴都開封尹鄭王重貴留守東京 十月山

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

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給行前定則不贖古人所以貴止惡於未萌絕惡於未形者以其處事前定而豫也和凝知安從進必反於襄州因高祖幸鄴豫請宣教數十通授之留守使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至鄴而從進反不意進兵之速也鄭王以宣救命將遂不戰而敗從進從進以爲神夫豈知事豫之力哉

唐王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說調兵與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

禹以三壤而成中都之賦周以一易再易不易而授民之田自昔行田定稅未有不以肥瘠也唐自天寶以後兩稅之行田制壞矣徐拙固江南始以肥瘠定稅調兵與役皆以稅錢爲率今之所謂產錢所謂物力者蓋本諸此使所遣皆得人而所定皆得實則一時所行固足爲經久之法設不幸而遇汚吏增損高下悉出私情因循適用而不之變豈不重爲民病哉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崩于保昌殿是日與晉尹齊王重貴即皇帝位

晉高祖在位七年五十一 故人之不負手我必我之不負手人也知其人之不負手我必我之不負手人也一日而行割却必終身之爲盜賊竊人之藏而歸手我欲使之爲吾守藏而不之竊天下烏有是事哉吾觀晉高祖所以失國者未有不出乎是也方魏兵之變明宗欲自歸于天子明己所以不及者高祖歛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美門天下之要害也願以騎兵三百取之由是明宗及計遂決閔帝初即位閔潞王及召晉高祖謂

高祖遇閔帝衛州竟使王弘贄賊賊夫高祖始事莊宗莊宗皆以勞之手持所珍以啗之而高祖迄勸明宗而使之反明宗妻之以愛女親莫重焉位之以將相如貴莫而高祖迄救王弘贄而殺其愛女其敗負人也如此故使之不負路王可乎故曰能負人者無不負我夫高祖以一人之身上使明宗以負莊宗次施无礼於閔帝以負明宗終扶重兵犯洛陽以負潞王其負人也至是故人之不負手我豈不難哉故在位七年之間范延光張從賓所親愛也反于魏李金全所信任也反于安重進所委質也反于襄陽安重榮所寵昵也反于鎮定虛心以礼焉道而且賢其子以立其姪傾國以事樊邦彥虛其國而夷其子吾負人多矣故人之不我負宜不其能也然少歷艱難知民疾苦及即位爲政務從簡易蠲稅賦求直言廢提舉院路之宰相廢翰林李士歸之中書舍人推恩信於人數年之中天下小安視五季之君其所謂二之中四之下也故

官自責益歛民食益錢如故

後世賦稅隱其名而沒其實至於重征而再出者不可勝計也其名在人猶以名而求其實實沒人不得以放其名後世不之察以爲取之未盡征之未及而鹽加焉豈可勝哉取民之法有相調三者以爲二稅矣其後唐二役也至楊炎變法合租庸調三者以爲二稅矣其後唐二役調發是三役也至利舒用事使民出錢募役而免者上則耗四之矣今爲保正長者復爲官行文書追胥謂之充役不幾五役乎晉天福間言事者隱民生私販鹽抵罪者衆請聽民自販而歲以官助賣錢直歛於民謂之食鹽錢而鹽價頓賤至是三司使重遇欲增求羨利而難以驟變前法乃重社鹽商益商殆絕而官復自責其食鹽錢至今歛之如故也是再征之矣今官既窮而州縣之官又以

法強民出盜錢於鋪戶未嘗與盜焉不幾出盜錢至于三
四乎沒其名而隱其實用是以漁其民其禍詎可勝言哉

齊王

天福八年
嗣君即位踰年而遂改元萬世之通法也梁均王踰年復
稱乾化至二年而後改正明晉齊王踰年復稱天福又一
年而後改開運要皆無統蓋一時君臣不知考古其妄作
正月庚午唐主李昇祖諡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以
子齊王璟嗣位

昇有國七年元曰昇元始姓徐復姓曰李始名知誥改曰
昇始國號齊改曰唐

知誥雖養吳然其初事楊傳猶以礼末以人言遷之海陵
復嚴兵守之人道絕矣自黃巢之乱天下血戰近四十年

然後諸侯皆有定分百姓稍闕業知誥能結好鄰國與民
休息比年大檢公私豐給群臣請伐中國復唐舊業知誥
曰吾少長兵間知兵之為民害甚矣吾不忍復言使彼民
得安吾兵亦安矣與兩浙世為仇讎府庫中兵尺為民所
焚諸將請乘間伐之知誥曰利人之災不許宋齊兵謀適契
丹以國中原終不之從也不以外戚朝政不容官者預事
不受美餘而均田稅不受尊號而禁言廢聖以子璟親調
樂森峭怒之累日种氏有寵乘間請立幼子知誥怒曰子
有過父訓之當事也國家大事女子何得預知遂嫁种氏
且慈恕儉約容納直言故人樂為用百姓安之在戰國紛
亂之中有君如此亦可謂賢矣璟不克紹而迄敗之悲夫
五月丁亥遣封皇伯敬儒為宋王

子固不得以同其子太宗無子擇其昭穆之近者以為之
後者為之子也夫既為之子矣固不得復子於其所生不
唯經與禮皆然揆之人情固亦宜然也漢文帝二年有司
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立趙幽王之子辟強為河間王悼
惠王子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平侯與居為濟北王因立
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古人之詔令與其
記事致其子與兄弟之子其辨別如此未聞兄弟之子其
稱同乎子也宣帝之立有司議曰孝宣皇帝曾孫病已
可以嗣孝昭皇帝後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繼統而不以
為祖漢人之議論名稱雖非盡出於經禮聖人而其所以
論議名稱猶皆即諸人情也出帝之得嗣晉高祖蓋出於
馮道二三大臣一時立長之私非本諸高祖之意天福二
年立為鄭王五代史書曰立子重貴為鄭王以之為子何
以辨其出於皇兄哉重貴既以大臣之議得立為帝嗣高
祖後矣則直封其所生敬儒以為皇伯亦情禮當然而五
代史之論則曰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
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
子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使高祖呼出帝得為
後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蓋高祖呼出帝者之為
是語豈欲終始自覆護其讓讓之失庸以自恕乎夫為人
後當復以其所生為父為人兄弟之子而末以為繼則不得
自比於其子不待經禮聖人人固皆知其當然矣蓋重貴
不得特書以為子敬儒不得不書以為伯其義明甚而作
史者疑之何耶皇太后劉氏高祖所生母也高祖時尊為
皇太后矣其祖出於出帝之世也宜書曰太皇太后劉氏
今止曰皇祖母而廢其尊稱說者以為見恩禮之薄其然
豈其然哉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寇貝州

賁與國以共功者未嘗不啓怒賁夷狄以首事者鮮有不致亂者晉夷吾聯秦以求入迄成韓原之敗重耳藉秦以復國而不先圖鄭之爭乎况晉乎太宗假文嬴起兵滑上之施適至代宗以回紇平亂石晉中之援不已況見於夷狄者乎晉高祖始欲抗唐而叛路王孫王使張敬達討之高祖用桑維翰之計求救於契丹唐猶未亡高祖已帝故晉所以恩契丹而求事之者无不至也以臣事之爲不足而復以子而事父爲門以北十六州賂之爲不足而又重之以歲輸三十萬匹以燕割之民下之爲未足而又分之以吐谷渾都拔其餘實王珍璠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曾无虛日夫植國於四分五裂之中既无板籍之全且給自度於百谿萬孔之後曾无毫髮之蓄不惟餽賂之費力不能支若所謂珍異若所謂飲食詎能常得而常備哉一有不獲少有不備則憂怒萌矣以事虜爲耻者民之常心也是以幽割之民常欲進契丹而內附以驅役於夷狄爲不滿者亦人之常情也是以吐谷渾之種逕逃契丹而來歸以臣服異類爲大辱者亦人之常情也是以外之安重榮內之景延廣皆故晉常以閭閻隸於危也近之際賴非吾之所能保吾一人德之可也若臣下則非吾之所能同於數者之中而有一失焉此禍亂之所由起而兵革之所從作也天福之末釐端已開矣況出帝之世乎故凡開運之末耶律德光之暴腥撻河洛而瑤表石氏者直高祖遣之尔劉知遠寄語高祖曰稱臣則可父事太過厚金帛足致其兵若割土地他日必爲國大患求一時之安而貽家族之憂俟目前之利而避數百年之禍維翰之罪可勝誅哉

二月庚申百官表請罷崇詔不許

禮本生於人心非由外鑠也故帝王與諸聖人即人心之所安者錄節之以爲品節即其所以安者蓋抑之以爲履防烏之禮而著之以爲使人復習而講行之要皆如其說而正故過事皆順而愧辱少處事皆當而悔吝无故曰以緣人情若載氏所集違礼而爲之書雖未必尽聖人之制要古之遺文君多也晉高祖嘗使王蒙教出帝以礼記父之不能通大義謂蒙曰此非我家事也蒙終不能因心以諉掖之使之卒業嗚呼震亦頽傷而已親出帝行事然始識細而不與之語礼失於其燕鴻耳也則託之太后之命矣樂而不之許便是其果不知礼則其配禹氏也固不必假之太后之命則其告費而作樂也固不應煩諸有官之請盖天理之在手心益有坦扼而不安者耳使震罔其良心而漸漬无庸之以聖人之遺文未必不能少進也

開運三年十二月丁亥樞密使中書令華維輸行開封尹
之定策以維守則資之鎮抚也邪謂守臣者以開創則資
弭敵祖宗父子三四世撫而嘉穎之雖有護無近迫之固
不得而間也商之伊尹紂單周之周召毛華漢之蕭何劉
之孔明唐之房杜豈非其人哉石晉之事至淺而維輸扶
弼之計至陋矣然維輸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見者無不
屈服張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
也而東朝政出揚光遠者馮輝在朔方以制書見遺上章
即度維輸五人無敢違者馮輝在朔方以制書見遺上章
自陳維輸命禁垣谷昭祥得招喜甚開運軍國多事有
司及使者皆詣福澤維輸謹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浸
其疎累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使高祖之世不出錫
相蓋晉昌則安守避重榮可以母反使出帝之世不為馮

王李彥韜所備出尹開封則契丹可以毋憂有宗臣不仕而使伶人得以聞之宜其不能圖也

開運三年六月契丹入寇十二月杜威守守自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宗維翰易州刺史郭璘死之

自昔夷狄之侵侮未有不開內治之廢輿也政事內修則夷狄可以外攘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日微矣以予考之石晉雖以契丹立國然契丹之力未必能勝石晉也出帝之立契丹凡三為寇開運之初契丹之入晉敗之秀容敗之馬家渡敗之北平敗之衡水敗之德州契丹再至自帥兵來逼遼州出帝自將兵禦之契丹望見晉兵嚴整乃引退過貝州焚掠而去明年契丹寇鄆都杜審琦朱清安陽望塵解去符彥倫自陳城北擁軍引兵杜守正史風橫擊虜主幾不免又明年戰于新興張彥澤敗之戰于朔州

劉知遠敗之是中國固未嘗弱契丹固未嘗強也使趙延壽不為鄉導揚先遠不與通謀杜守正杜重威張彥澤不以兵叛降契丹其能整師馳騎直至渡漳沱哉況自出帝嗣位以來春夏大旱秋冬大水飛蝗盈野木葉俱落盜賊群起民之飢殍者不可勝計方且遣使以掠民粟至封碓磳不遺其食籍卿民以為兵括民馬以為騎所在剽求死人不遑自內府益錦綉之工以飾土木寵任近習濫賞伶人荷婦之內府益錦綉之工以飾土木寵任近習濫賞伶傷且輕率妄動以挑強胡其底亡也宜契丹之能直出帝有以自取爾委之教強而不致其內治碩不足以知大難也哉

易州陷于契丹刺史郭璘敗之

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併吞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

主遣耿崇美誘諭其眾眾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若璘者可謂死事矣而五代史乃不錄之於十五人之列何哉使晉之守城者皆如璘則契丹何自而陵中國使杜威既降之後猶有數十百城皆如璘受命而為晉守契丹固亦安能至汴京哉其名節固不在此試王清二人下而五代史遺之何也

開運二年秋唐入拔建州虜王延政福州將李儒公泉州將留從効皆降於唐

王潮陷泉州以其弟審知觀察福州王閏二十九年其子延翰繼踰年被殺其弟延鈞襲八年遂僭帝號十一年卒子昶嗣昶被逐而叔延義立以弟延政為建州刺史遂自立號殷六年連重雅米文進奪其位後號閏以黃紹顯守泉程贊守漳許文練守汀留從効陳洪進殺紹顯立延政從子繼勳既而程贊立延政從子繼成三年南唐陷建州

以延政入金陵凡十五年自昔竊雄盜賊崛起驟興能據土地以祚國傳世者未有无尺寸之異而能成功也閏事至殘矣然潮與審知王緒之令崎嶇無以從軍旅爭先請死而不之懼至將士為之感動潮為威武節度軍後審知副之其有過也潮如筆楚而不知之疑審知受之无怒色潮將死舍其四子而傳審知審知不救當而避其兄審邦邦以无功綽而遠授之其母子兄弟之閭幸友信遜一至於此雖名家賢族何以過茲潮之得衆也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審知在閩儉約好札招名士以為名屬建四門學以教秀士施說舉措優有霸略能以盜賊之智而雄據一方以羈旅之人而居有他國由此道也夫然再傳之世子弟有聚應之行而不能去連故約骨肉有閭閻之爭而不能降氣相下有民而不能表至一約之內閭閻為備者二方於是閭多僧有儒學而不一之遺編與雄鷄皆信鬼神

崇妖妄至碑其閭力於是閭多丑自奉奮修賦欽哀刻二
三十年之間蓋弑踵至雖其臣民奉國以歸延政猶不能
守也迄至鄰國交侵將佐雖叛長樂入於吳越建汀沒於
南唐潭泉據於留從效獨先九國而亡者以其不循審知
之法也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六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七

後漢

高祖

天福十二年正月辛卯契丹王以弟少帝烏檢拔太尉封負
義侯

石晉二世共十一年

二月辛未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即皇帝位稱
天福十二年

自魏宋以下凡取國者未嘗不以義逼征伐也若劉知遠
之興漢蓋得於契丹滅晉之後因軍民無主遂勸進而起
赴之於義蓋正矣而五代史以幸禍為利機之雖足以誅
其素心然既以後世之取國者知遠固在所恕也知遠與
桑維翰同為高祖謀畫援契丹以植晉室出帝與契丹
絕盟非知遠志也通鑑言出帝再命知遠會兵皆後期不

至出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
何不速為之出帝此語與唐均王語長公主曰何不且留
連歸款與石即反耶之語何異君臣之情膠隔如此尚何
以使之盡力乎出帝北伐之議內則資之馮王尋延廣外
則資杜威李守貞知遠雖為都統實無臨制之權盜權大
計皆不得預知諸軍進言不得預聞知遠自知帝見疎位
廣募士卒嚴守四境而已史謂晉王與契丹結怨知遠知
其必危未嘗諫契丹晏深入知遠初無邀入援之志秀
客之勝朔州之勝僅一二見之謂幸禍可也若出帝與知
遠素相猜忌如此其可論諫哉宗室之開閉門而不之究
者雖為有罪比之懷臂以相仍則在所可畧拾遺於道而
得金雖非康其視夫白晝覆市者為差勝若知遠雖於出
帝无君臣之義然其所以取之者猶未有咎也出帝北遷
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如以當時諸節度論之

其猶知耻也雖不稱開運而追稱天福出於一時愛憎之私比之不念舊惡而遽改元者猶在其所可錄也五代之不此責之苛矣

四月丙子契丹邪律德光卒于樂城

表夏之分蓋天地自然之理夷狄之不能有諸夏猶諸夏之不能有夷狄也秦漢隋唐嘗盡力以強北狄終不能世守其土元魏既奄誰論何曾不俟再世而邪分離析矣邪律德光適欲乘石晉之亡整居而帝常留宜其墮壁之不聞威也初德光入寇述律太后語之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爲漢主曰汝今得漢地不能居也德光駭兵三十萬不解甲五年遂能滅晉惟何僞之間方廣千里無復人煙自東西兩畿及鄆滑曹濮數百里之間分署割據財蓄殆盡東方盜起陷德光顧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開武行德教

方太於河陽德光歎曰我宜天下之叛我也以爲拾錢打殺不罷還諸節度之故雖據宮室用儀衛襲中國衣冠欲撫有晉氏臣民譬之但猿服法服受若聞感也康

鹿死何堂其性所樂哉故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今僞僞今得歸死無恨矣顧雖劉知遠起兵造漢德光終不能以一矢相加濟河而北迄劉知遠起兵造漢德光不哭而曰待我中國人無事如故而後葬汝凡欲因之國大亂者數載夷狄侵寇中國之禍前後一轍可不畏哉可不監哉

六月甲子帝至大梁戊辰大救復以汴州爲東京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予未忘晉也

自晉建都者未有不據天下之形勢也自朱全忠以宣武節度遂以篡唐故其後自洛都汴唐復自洛平汴而復都洛晉高祖之立桑維翰爲之謀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

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距魏不過十驛可以制魏高祖亦以舟車所會使於漕運遂決策都之然不及入契丹長驅晉遂不守是豈所謂形勢者哉劉氏造漢嘗石晉之事不懲復自晉陽而就都之至周與本朝遂因都焉非固不知陳留四通五達之都無名山大川之限自昔號天府戰場然乃於是恭讓而不之徙何也蓋自唐以來天下財賦多出於東南由梁而下朝廷安衛盡出於召募兵出於召募則則營生食而不可散財出於東南則水漕便易而不可遠建國二百年而不免不可救藥之悔則夫擇形勢以建都誠不可後天

六月甲寅契丹蕭翰以兵圍張瑄驛卒

人臣敢於叛逆而背主者蓋將以徵富貴也然自昔叛逆背主之臣其改謀敗者十常八九而其能不徵富貴者百無一二石乱臣賊子曾不之覺何哉吾觀石晉之亡其先

附爲契丹蓋策者趙延壽父子也爲契丹驅除者張彦澤也擊圍兵而從之者杜威李守正盡忠直而告語之者張礪也然礪死於蕭翰延壽誅於永康王彦澤誅於德光威與守正復叛漢氏或誅於兵武或誅於刑無一獲全焉其所懲者又安在乎生爲叛生死爲逆鬼終不能以消矢俟其後而全其家是果何益也哉而小人終不之戒又何哉

救盜賊無間賊多少皆抵死四鄰及同保皆斬

三代事國之能長久者以其仁也仁之說雖不主乎一事然恤刑而不妄殺實居其首知遠創業不踰年而國位其植漢而傳之子不四年而遽亡者豈亦以其不仁哉守第而爲盜賊蓋其飢寒無聊特徇利以事旦夕之命城守而死拒而致乞降蓋將祈乞恩賞以延歲月之生今治盜不計其賊之多寡而一於殺四鄰同保未必同爲盜而一於

斬捕賊使者至殺十七村之民將靜獄祈福而蘇達吉先盡殺獄囚其不仁甚矣紫臺之兵未嘗有變而千五百人無辜而盡戮杜威之將校既已出降而復殺數十人仁者固如是乎漢法既嚴而史弘肇輩禁尤為殘忍凡入軍獄者無不誣詎城罪人不問情輕重於法何如皆刑誅之專殺不辜曾無虛月冤死甚眾而無辜被殺尤為冤酷有國之始至是宜其不克有國也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丁丑頒千萬歲醴漢高祖在位二十二年五十四

二月丁丑皇子周王承佑即皇帝位是為隱帝殺杜重威重威挈晉兵以降契丹以殺中原而據鄆都以致漢以致兵革仍執力屈食碑率斯民而來降高祖不誅之以謝天下及爵之極品利將吏之私帑而獨殺之非所以為訓也顧命令為之防大臣始得正刑亦已後時矣觀魏人魏

詔戈梨踏踐斯頰而盡一快於正刑之日則斯民之蓄怨豈不大哉
乾祐元年四月壬午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

人臣禍莫大於專而其病根皆起於瞻客瞻則自恃其才謂人之莫己若否則自私其柄故人之不敢侵自恃自私之心一生而自專之禍隨作古昔大臣以是致敗者不知其凡幾也楊邠相漢隱凡中書除官中書奏事帝皆垂詢斟酌固誠得然事未更邠所可否者三相反其施行三相反遂致邠人苟不出邠意雖薄尉亦不之與其驕也其矣蘇達吉焉珪同在中書除吏太監雖多違背則為眾所怨矯其敝可也由是難於除拜士大夫有自漢興至亡無沾一命者凡門廕及百司入官悉罷之凡前官官不得

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其客也甚哉夫合驕與客以特心而至自專以行政此悲所以俱集禍之所以從作也觀邠所以召怨而致禍而後之不幸而或以忠而致怨禍者孰不自驕客來哉

漢隱帝

乾祐二年
徐無黨曰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立而改元不依古者四梁末帝晉出帝即位踰年宜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之元終兩世不改隱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也先是李守正以河中阻命王景崇以鳳翔叛趙思綰以永興抗命郭威以樞密使代之五月乙丑趙思綰降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甲子克何中李守貞自殺八月郭威班師過洛陽以頭子命保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白文珂伐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

歐陽子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成卒二人不敢違拒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且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特細紀壞亂習為常事按五代史漢制度置創朝廷大事皆出蘇達吉達吉素不孝問隨世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以制度紀綱而責之漢固不可得也方李漢上疏乞以要害大鎮授二樞密使邠與太祖逆折之太右而不欲行濟以是罷政事而歸民籍其討河中也太祖已有所屬故以微言諷譚運使李中貞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太祖之所包藏深矣復霸堅冰之漸豈一日之積哉隱帝幼弱雖相竊觀三叛既去驕縱已生太祖挾勳北還其敢更置將相而居之不疑者正以漢之君臣無敢誰何耳矣復顧制度

也哉使漢之君臣以是舉為不可則雖是而村之據必有
報客而不輕予者未幾使以樞密而值郭都難達守固爭
而不顧未幾使河北兵甲盡皆棄應雖不候國守而不恤
太祖無君之心固非一日而其稱臣義國之妄固非激
違誅之後也春秋以來賢臣有功固常歸之朝廷遷之同
列也固未嘗使人主過賞群臣者固相之同勞分之士
卒也夫事使人主過及無功者固太祖之平三叛也帝欲
賜之以玉帶太祖以為將相之功於是漢宰相數人皆同
受賜如曰征伐之謀出於惟惺惺之勞本之郭都而手
爵賞如曰征伐之謀出於惟惺惺之勞本之郭都而手
而及列位猶之可也若宗室若方鎮果何預而可受賜乎
今其泰乃曰此特遠度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
外暨荆湘湖南皆未及也由是盡遺過于天下蓋與之帝
自代來施惠無異是豈太祖推功於人哉特因是以壅遠
近結上下欲使同心一意共相翊戴耳無君之心莫大於
是而漢庭曾不之察也方鳳翔河中永興三鎮拒命太祖
以重臣臨督士卒將行問蒙於馮道道曰願公勿受官物
以賜士卒太祖從之是眾心始附太祖遂能成功昔以道
之言施之三軍遂能一出而平三叛今推道之言施之四
海遂能一舉而成王業

乾祐三年十一月殺楊邠王章又侍衛將軍史弘肇夷其族

見原

曾不悅李焉退而語人曰夫李植也不

學學將落夫不李奇

夫上之人必多有是言而

後及其大人是以知周之特聚也漢方開業而其相楊邠

之流則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
章札素何足介意而中書令史弘肇之言則曰朝廷除禍
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尤不喜文士
嘗語人曰此輩擲弄子不知縱橫何益於國耶漢既起於

沙陀而高祖之語曰朝廷大事謹勿與儒者謀之而其三
臣者又皆漢儒如此豈復能為經久悠遠之計哉不及四
年而國不守邠章弘肇皆罹非命者不悅之應也
握室使天雄節度使郭威及魏非命者不悅之應也
內軍潰帝還至封丘門劉錫郭允明殺帝郭威至請宰相馬
道迎立武寧節度使高祖弟河東節度使崇之子
也士展太后臨朝十二月甲午朔郭威北伐契丹軍于滑
州癸丑將士擁威南旋已未太后詔廢資為相陸公庚申
以郭威監國

郭威之犯京師也隱帝已野死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
馮道道殊無意感素不拜道固不得已拜之道受拜徐曰
待中此行哀苦感意少阻知漢未可代遂陽立相陸公贊
為漢嗣道道迎資于徐州資未至威將兵北至澶州擁兵
而反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威之謀而威之終不以周漢
與亡貴道也蓋歐陽史之論云尔然以資致之威之拜道
蓋假道以為重使道出一言以誌之使威扶翊漢室威可
少挫而慰勞良苦之語似若善其所行者不幾養熟而養
亂乎威之道道迎資也道攝威之意不在資謂威曰此
舉由眾乎威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謀諂
人今環時矣威既南還使郭崇誅資以事召道道先歸資謂
道曰審人此來所持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既
去崇遂殺資而其所持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既
不降嗚呼道乎豈惟得罪於湘陰哉若溫與延美之所守
道有漸多與威之入汴道既不能為力使迎湘陰之日不
以威之命遽捨而南湘陰或以未死使果死與之同命猶
可以為苟息也視威之叛撫之而不之詰遇資之將死去之
而不哀利在財趨利亡則去雖市井猜羞之流故相元老
也哉

郭威反

太宗皇帝嘗謂宰相曰周太祖為人多任權詐以胥吏之行圖帝王之位安能享國長久如史弘肇出於行伍專事殺害復更稔之為非將起大名乃謂弘肇曰先處於內子處於外則朝廷安於泰山矣朝廷議弘肇一錄報以此寵伺漢室可謂藉權是事五代史遺載不書以通鑑歷敘之威之出鎮鄆都也蘇逢吉欲解其權密使史弘肇白領拒堅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乃行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帝帝從弘肇議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京田是將相如水大失故弘肇誅而郭太祖反太祖入而逢吉誅弘肇之與太祖蓋相表裏以亡漢也史氏為太祖虛言所欺改其權詐為偽獻而不能察非處智深遠洞照肝膈聖家密博採訪詳盡奚能及是哉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七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八

後周

太祖 郭威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是日即皇帝位國號曰周改元大赦詔禁倉庫求斗耗罷追索餘犯竊盜及姦者並依天福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謀及親族籍沒家資

自唐以下周以上四朝果起於盜賊而後唐晉漢二世五姓皆出於沙陀朱邪凡其所以行軍御衆治民理國未有不用盜賊之餘伎夷狄之遺智也獨周太祖撫養士卒與同甘苦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功常親視之士無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軍士無不竭心於是天下稍知行軍御衆之法舊制田稅斛輸者眾耗二斗王章為三司使始更令輸省耗二斗至太祖造周

始詔會場庫務官更無得收斗餘之耗漢法於監獄酒麴之禁者錮錐消滴罪皆死至是始詔以斤兩定刑有差舊所進羨餘悉能之四方貢獻珍寶食物悉罷之賦歛由是漸平唐喪多盜賊竊三匹者死晉天福加至五匹漢一錢即立皆死死者勇並罪非反逆往往誅族籍沒至太祖始即立詔用天福以前舊法非反逆不至夷沒刑法由是漸輕雖入汴之始縱兵大掠猶但前習要其他立政章嚴固與盜賊夷狄殊事異功矣

秋馬希萼與弟希崇率國唐將邊鐸唐擊之遂滅湖南

馬氏稱楚有二十二州傳六世曰殷曰希白希範曰希廣曰希萼曰希崇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是五十七年嗚呼自昔有國而至敗亡者鮮有不內潰也角唐爭而田氏滅諱尚閩而袁宗覆瑋琮五攻而劉族隳唐希萼自閩而湖南矣前後禍敗同出一轍可不鑒哉方陳龍殺

劉建鋒將迎於軍司馬張吉為留後吉避謝不受將園
霸州而後上受園霸拜謁已而園霸升堂
以留後遜之即赴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園霸
將兵如邵州以攻龐勛此無猜志彼無德也終焉氏之世
而吉之名迹不復再見於史其賢過陳襲遠矣園霸之初
用高郢之策料利以富國用呂師周之從將兵以開地併
湖湘漢嶺而盡有之為州二十二布士自民通貨師一
時戰國之雄也及其棄毫委政於布士有一高郢而不能
庇坐視其子弟殺而不能止士形見矣至唐穆宗日舉干戈
而不相能遂使南唐奔馬氏宗族及其將佐十餘人盡遷
之金陵兄弟相夷戮之禍豈不慘哉馬氏之亡也唐因命
邊鎮使帥湖南未幾年而劉言投之劉言立未基年而王
進遠投之王進遠立僅三年而潘叔嗣殺之叔嗣既殺進
遠乃還岳州遣其家將李簡師武陵人迎周行逢於長沙
行逢有湖南六年而其子保權始奉族以歸太祖方馬氏
之興也張氏不有其土卒而煥之嗣圖及其亡也潘叔嗣
不有其土舉而煥之行逢其風義名節有可米錄者而考
廣同氣不能少相下以至覆滅語曰得道則塗人為親失
道則骨肉為仇人之度量其相遠如是乎竊嘗聞之故葉
未凋而本根先蠹無下搗肌未敗而血脉先沉若人
無不天方霸圖之存也內寵多而愛惡偏嫡庶並名各
汨許德勳謂江南使者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顧勿
以猜請必俟群駒爭包攬而後可圖時天咸二年去布寧
之爭踰二十年而德勳先知難立意然以宗國之成敗預
告之敵國非人臣之義也霸圖末年之所為誠足以致亡
矣有國家者其可不以馬氏為戒哉
使王考超克徐州 十月劉崇等及契丹攻晉州十一月王俊
成黃湘陰公於宋用劉崇自帝於太原 三月甲戌武節度

及王考超拒之 十二月慕容彦超反
唐順二年五月庚申東征乙亥克兗州
漢二帝有國四年其事至淺天下宜莫之與也然劉崇以
湘陰之父南交唐北交契丹自帝於太原以求復仇兵凡
數十出更二世而後亡楊溫華廷美以湘陰之臣奉其祀
嬰孤盡力於彭城以求復仇終不之屈至城潰而後就
死可以自附名義矣慕容超以高祖同母之弟也如敗
國師復為周投揚擊末盡結江南及河東連謀以兗州以
為及計雖周人屢加撫諭而不之德至城陷而後從溺雖
百死不足自贖也况復行賄以求免乎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
君之於臣无不容拜也於登賢能之書則拜之於獻民數
則拜之於獻穀數則拜之於賜言則拜之况尊師重道其
敢不敬哉以孔子為陽臣天子不當拜之者必一時誤後
不孝之小人周是以來媚爾太祖以聖人百世帝王之師
既拜其祠而加修葺入拜其墓而禁樵采且訪其後主其
即縣雖武夫崛起无終始典李之力无左右交修之助其
毅然爭見視漢之高帝亦何愧哉
九月庚午禁北邊傳掠契丹
邊塞之閑每以小事不惟於國家无益且以大縣有傷故
自昔賢君長將每深戒之至於進取攻討觀時而動初未
嘗繼騷更兵輕為傳掠也唐順初元唐与契丹固嘗挾劉
晏慕容超來備邊固矣而太祖乃能教綠軍鎮各守疆
域无得繼氏兵擅入唐亦教北邊吏民无得入契丹境傳
掠正得傳邊之策其後世宗一出而取江北唐不能支再
本而復三關契丹亦至喪敗兵法所謂始如處女終如脫
兔者周氏得之矣
辛亥禁民越訴不能書者聽執素絰

蘇明允嘗作重述論謂近民之不獲其所訴之刺史矣不問則果振京師過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遠方之民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傍列並城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雖曰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其兄弟妻手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无告矣而又行數千里費百萬富者尚或難之況貧人又何能乎故曰近民之可憂不若遠民之可憂之深然以予觀之天下之巧於訴者大抵皆華民也智足以行其詞詞足以發其微力足以控其下則華民之請訟至繁文周以豪制其抑出切持官吏者固將以訟為市也每視州縣為不足與其能自達于外臺能至于筆戟之下故其訟者多苦民之民且愚者詞不足以達其情智不足以行其力使責其訴不平而奔走于有縣之虞見違詞於齊徒之憲則已氣扼腕勢矣則能至監

可能至朝朝乎故凡其越府縣外臺而敢訴于上者其為姦民常中之士廣順之教民有訴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當乃聽詣臺而而建隆之先甲尤以越訴為禁豈非安民辨爭之良術乎然民之不幸有以詞而至有司者固不可不察也其果冤而不伸累訴而不直者凡所經歷者固不能防巧以求出手黨類甚情書其純之不可不多懲之不可不痛也廣順之教不能善者許情書其純之不可不多懲之素然所訴必已事母得扶杖索訴其亦洞達民情矣顯德中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因世宗內苑錄固始竭其實民之能自訴以至于上者又不可不察也

十一月癸酉教民開所輸牛皮十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皮古者甸出革車凡田軍賦上不預也獸人以時入其皮角

掌皮秋欽皮冬欽革春獻之以其王之求事而已非以為上賦也唐五代之間其革歲與禁民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長興天成止償以監晉天福中益不給矣開運條制犯私牛皮一寸罪皆抵死太祖始用李穀之議均之田畝聽民自用公私

顯德元年春帝祀圓丘大赦改元

郊於有赦赦必有賞以公卿大夫則加爵秩以軍士則受賞猶此唐五季之流散非帝王之道事也古者祭必有饗雖燔胞程閣之暇無不罪者席於春則焚賜服膏於秋則出田邑發政蓋示祭之澤均且持如是不足以功以德而受非常之祝不時之賽於郊見之日堂古哉聖唐明宗以來廢矣周太祖力疾庶政元群赦而軍士以賞薄風言甚矣後出監賞之無厭也太祖召諸將至殿殺貴之自即位以求惡衣非食專以贍軍論之以不顧人主之節儉

塞國之貧乏不思已之何功詰之諸將於是懷懼謝罪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至今郊賞遂為重賞焉三年儲聚之力不足以當園丘一日之澤蓋自國初病之矣故老蘇有先郊而賞其後四五年七八年而一行之又從而去之之說而長蘇公之論則欽及舊矣而不及新兵固是而徐去之之說前後相洽拘事於浮議書不敢少損况能中止乎便以周太祖之意明示天下雖少薄之又何慮庚寅帝祖于滋德殿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即皇帝位周太祖在位四年年五十一大明將昇而星月先曉陽春將至而草木潛萌天地之運將開而賢智之士先為實力故國離亂秦氏先施六合而漢以起南北太祖隋氏先併列國而唐以興唐末五季搶攘紛擾而郭太祖柴世宗先開制度而真人以作是蓋大意之所徵屬特假之手而使馳驅也苟其善詎宜泯沒而不錄哉若太祖之疾

漢雖出於一時救死之計而其好亂非一日其代漢也雖
若出軍士之迫而其養獨有自來其取之雖非義然不以
求殺遠已而用之為相不以劉鉢貴其家而妻子入獄而
求范質以論撰忍死而固牛浦付以後事其好惡取捨有
足觀者蓋劉氏臨刑而輕之輩劉氏歿韓之是亦後世良
法也今殺牛之禁至重而買牛之額最賤之保長雖各其
買賣未嘗有以恤之者耕牛者屋肆相望未嘗謂止田
家是牛如養其子以首告詐許者每得苟志官不惟頌其
皮革且罰之使納金名曰鬻醢是求何法哉使以廣順之
今分之田賦庶亦野而易辦也

事有徇名而失實求利而反為害者後世無田之類是也

夫古之所以爲屯田者以遠地荒蕪而募之耕故國所戍之兵而爲之耕以邊兵坐食而募之墾故國所屯之耕而爲之食內足以戒饑饉外足以北守禦故一卒而數利隨之後之議者不然不耕之外而耕之內不耕以兵而耕之民內地隸之官則民不得以爲業平民而籍之官則州縣不得以行今旣所在皆置營而又募兵實乃使輸租佃之戶部到置官司總領或丁多無役或屯底蕪其敝豈可勝窮哉太祖深究其實而不顧虛名務懲其害而不邀小利遂銳下詔罷之以其民歸州縣以其田贖牛器子佃者其版籍頭增也利數倍耳哉

始築園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國立於國之陽以冬至而祀上帝北方澤於國陰以夏至
 而祭地祇其為礼古矣漢自高文以下皆祠上帝於泰畤
 必幸甘泉祠后土於淮陰必幸河東六飛雲動百官景從

間敷戲而一行之中外勞費曾不得敬恭以脩時祀蓋誠於古未考也地自梁以後郊祀常在洛陽歷七八君其能執注洛陽於是築園丘於大梁明帝郊祀焉雖太祖宗廟不羹孝昭而一時執政之言誠可破累代之惑也欽而平之其法令仁恕有足嘉者出漢宮中宝王恭數十碎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无得入宮又曰朕備嘗艱苦豈牧厚自奉養以病下民命王峻疏四方珍異食物悉罷貢獻其肥饒者得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南唐大旱飢民度淮而北者相繼帝曰彼我之民一也聽來米渴淮其仁愛民如此較濱淮軍鎮無得縱兵民掠掠唐境亦較北邊將吏无得入契丹境俘掠則其緩邊得境下信也下詔以來直

言觀祠以拜先聖我正九經以廣傳誦則冀尊李求言可
雖淺得世宗於右族而昇授之遂克負荷其亦賢矣夫
劉崇以契丹敗潞州三月乙酉帝如潞州以攻漢 癸巳及
宋兵戰于高平敗之追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州
已亥待衛馬軍都指揮楚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
太祖安駕而北漢挾契丹為寇世宗固不可不計一勝之
後固之而攻太原是冒義而為利也其不克宜哉伯禽肇
師於費以禦淮夷唐莊宗破瑋于夾城以取上黨固无辜
乎高平之役冒義公敗率于靖以救鄆固無異乎忻口之
敗敵敗于手已不得已而應之雖義經以服金章君子不
為過敵不干手已而汲汲然謀利以奮三年之喪不俟聖
賢固無不知其非也一事而勝敗異再卒而是非殊吾固
為世宗惜之

四月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高陵屆太祖

厚葬之禍慘矣漢十一陵夷於赤眉唐十八陵發於溫韜
董卓置接金控尉凡兩漢陵墓無不發者而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雖有葬所而先立墳亦終無發掘之禍葬之
厚薄其禍福効驗可占也秦始皇帝之葬至厚經陳項之
禍終不得彙經之掩漢武分天下之財以十之一一帝茂陵
既遭夷剽至晉人發之猶不之及理至王於地中復立標
幟以誌其所使方夫守之銘銅鐵錫之詎能終不夷毀哉
善手張釋之之論也曰使其中之有可欲雖在南山猶有隙
使其中之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暇為霸陵哉因山為墳而
殯成之制乃作於无恙之日昭陵務令儉薄而猶怪怪丁
寧高宗使以鍾王遺帖殉葬蓋未竟有意自復為无窮之
計也先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馬不使後
人知其處故作壽陵不為山陵而周太祖屢戒晉王欲以

紙衣瓦棺為漢制今勿修下官勿置守陵官人勿作石羊
虎人馬可謂善懲禍敗矣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

處世而遭禍亂於朝而遭害於人不幸而罹乎此未嘗
不愀然人夫之不幸也憂憤恨數慨悲憤而深歎其能憤
者故其遺書亂之詩則曰我生之初尚无為我生之後遭此百
罹我流離禍亂之地而自以一身之樂為樂者蓋自古无
之范士樊知晉將亂使祝宗祈死楊涉知朱溫必篡何其
為相則曰此吾家之不幸也社稷將變之日而自以一身
之樂為樂者亦自古无之馮道嘗居後莊莊王唐既滅又
死復相明宗遇愍帝之禍而不能死復事莊王唐既滅又
相晉二帝晉既滅復入契丹漢立而為太師周立而為中
書令屢辱而不之耻一熱而不之悔所謂反君事讎行若

狗彘者雖婢妾以隸備所不屑而道顧視之以為常者書
而叙其樂且以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實爵以為華
且曰安於當戎老而半為樂如之不知捨食則無彼也
之際一念始終能於其心無愧愧愧作我晉之戚也道朝
契丹耶律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德光謂之曰尔
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顧顧老子雖一時可以自免
無愧作之節而見請於夷狄猶戴天履地面斯人之類不
之愧作而反崇之或者儕之管晏不亦誤乎

五月庚午至自太原

人主不當以一己之能而輕天下以為易與亦不當以一
人之不能而累天下以為無人萬緒萬眾非蓋世之智所
能獨知四海之廣非絕物之材所能獨運輕天下以為易
與而獨任之未有能無過本也徧方下國未嘗無勇智之
士乱邦害世未嘗無卓異之材過一二而不能為遂累天

下以為無人而獨任之是豈能勝也哉北漢之寇世宗自
欲將禦之群臣自馮道以下皆力爭以為不可世宗排群
議一戰而成功自焚受能何傲數人皆遇敗沮敗世宗親
御戎輅一戰而克敵還自太原親決庶事百官受成而已
豈惟矜已之能固薄天下以親之天下不謂臣之能為四
海之廣萬機之衆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臣之能為四
足以兼百官之任但言陛下福迫致忘本不信群臣也若
秦隋所以致亡由此為耳錫勸世宗選能知人公正者以
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營財足食者使掌金
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人主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
而賞罰之雖堯舜之政何以出此世宗坦於自用而然不
之從顯德之治無以遠過前出此世宗坦於自用而然不
始簡練諸軍進驍勇嚴老士卒盡精所出皆克
將驕卒情之患古無有也唐自天寶以後蕃將以擁兵而

經王室故其下裨校皆雁塞而不為用善將養牙突以為羽翼故其士卒皆慕懷而不可太治至五季流弊日滋凡將擁重兵除拱視變一有得喪窺覷已明固非天子之所能驅役也兵皆長屯沉痾不擇稍如錫治要漬立生固非天子所能進退也況郭氏之有周崇氏之禍事一時殫戮出於將卒怯功負寵志修意盈高平之後樊愛能等望見先道露力控張抗詔劉原甫衛之士蘇老悌多每遇大敵不支即降亦其勢然耳世宗於高平之後將中軍法斬敵愛能所部軍士已七十餘人自是將將情卒始知所懼及歸大梁乃大簡諸軍羸者去之精銳者升之募天下壯士選其尤者為殿中諸班各命將帥選簡少精軍由是士卒精強所向皆捷蓋自天寶以來將驕卒惰一旦革命使人主能以世宗為法何患將不用命兵不選練哉

周世宗

五月丙申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府防禦使折德長為節度使代達宜用土兵守邊宜用土將以土兵督其井里一意以護家族故能盡力土將素熟剌使且有恩以結其卒故能使之盡力趙將將稱頌牧漢將皆出山西蓋即其所居而就仕使也折氏從家雲中自從阮守府州歷唐晉漢不改世宗嗣周復以其子德長繼之李彝興在府州以其子列祖之不而周使相時以府州偏小得天下緊重輕且宜輸餉與以余大帥世宗德康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百寶蓋即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遂以書譴責彝興恐謝罪折氏由是世宗折邊南皇朝八世俱藉其用以建隆則破太原以開寶則可奇歲以之扞北則契丹不敢寇以之控西則靈夏不敢內寇葦之域鄙延之策折氏之力臣也惟其自來則世宗善任

使之邊將用土人之功也

顯德二年四月教翰林學士徐符以下二十人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比部郎中王朴所對上嘉納之得失是非成敗與未審不對立也知其非反之則為是知其失反之則為得非者以敗則得者必成失者以夷則得者與矣是以韓信勸高帝反項羽之道而王朴亦勸世宗及唐晉之所為也朴之言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曰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彼之所以失者在若將臣鄰則吾之集群才治政事者不可後也彼之所以失者以兵驕民困則吾之樹士民充財用者不可緩也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然後用之攻取則先吳而撤唐蜀收附幽燕而制河東皆以次第而序奉之其言槩然有條是豈書生之常談哉世宗嘉朴之言而行之國內外交安威令赫然而由梁以來人生能用人之言未有

世宗比也詳考本末非惟朴所對盡善能行可嘉者世宗所以策臣下之三說可謂簡切明瞭矣使古今天下后艱厥後而盡其道於上臣艱厥臣而盡其道於下則天下之事何向不濟若開拓邊疆恢復故土特一時務耳毀府院非救頹者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度九月丙寅頒銅禁

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碑在元和間韓愈病瘡嘗有是言矣梁唐以來世代屢易兵革歲興民瘼淫一出而不可反賢士戮辱欲隱而不能安故多髡首夷服以苟一時之性命觀傳燈錄所著高僧類見乎五季之閭而叛籍者戶不能及全唐十分之二要皆如退之所云也夫王道之本在於富庶古之定霸業者未有不務先著戶口也當凋殘亂離之日而復縱民以歸異端於秦之舊繡之際而且廢財用以事祠宇治銅錢以為像器其為虛進敗堂廢窮

藝賊逃俗之法而如沙汰中毀併之法而罷興作厚錄鑄之資而去無益之物雖商賈計用新雖非顧德之先務乎今寺院止以勸額有無為問傳尼止以私度非所親之命為斷銅器後以留鐘磬鐺鉦為辨章亦懲三代也耶六月壬戌以樞密院承旨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點檢三司事

景帝之為太子日召閣給不至而詔使參乘世宗以在藩邸詠張美掌金鼓曲為供制而終身以為公忠人臣觀此當知所守若二君所以用人其亦賢矣哉

十一月朔命李穀伐唐

築垣牆以禦盜賊不以盜賊未動而撤垣牆設警備以防虎豹不以虎豹未至而去警備此成邊境所以備敵國也不以敵國未變而罷兵戍四方無虞而撤戍不忘萬物萃聚而除戎器為急銷兵而弛備者未有不致禍也况邊防

而可緩哉南唐以每冬淮水淺通當發兵屯守謂之把淺唐李瑋以疆場無事坐費資糧因吳廷紹之言而遂罷罷劉仁贍固爭不聽夫太祖世宗以英武絕人之資方與王業志混天下若吳特其褻囊中一物也譬之虎卧未暇吞噬環以戒建軍破湖南之功遽自驕盈曾不之察撤邊備而不之守乃欲結北漢契丹以圖中國宜周兵四出戎路再奉一敗乃欲結北也

二月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大渡河盧河

契丹自梁唐之間為中國患開運之本長駘河洛整居大梁俾石晉石氏計以百教籍閩南州縣廣千百里氣喘志盈日役月進漢周之起殆不能及也世宗始用言事者之議決胡盧河以限其衝突用張藏英之策列置戍兵厚廩給以募邊人隨便宜以討擊之自是契丹不敢涉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世宗棄其間命將出師伐蜀伐吳莫之阻

語雖北漢南唐與相結約不敢為邊寇首扞防之有術措畫之得宜也

顯德三年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

太宗皇帝嘗與近臣論近代將帥王沂曰周李穀以宰相招討淮南卒無顯功太宗皇帝曰朕當時在其間親觀之失穀但深居高處列校稀見其面苟見之則直省吏揖而進以介冑之士為趨避之容其疎闊也如此當伐秦之際非李重進以勁卒援之幾狼狽矣此可補五代史之闕故特記之矣

正月壬寅帝親征南唐辛亥李重進敗唐于正陽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瑋來求成不答

壬午李瑋使其臣鍾漢來奉表

以中國而即夷狄聖人之所深惡也鄭捨晉而從楚楚捨楚而通吳陳不預盟杞用夷禮春秋蓋屢殷之況用夷狄

以謀諸夏哉石敬瑭急於得國招契丹以抗其主遂使河南腥膻洛汴魚肉言者痛心焉李景不懲創而復通之請其兵以圖中原罪不容誅也敗而語和世宗語其臣曰

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修好惟汎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其所以責

李瑋者合乎春秋矣李瑋雖欲得其過得乎周行達經畧湘諸將欲召率首為援行達曰棄責而不義前年從馬希

萼入潭州茲掠無遺吾兵以義來往不克為用此物倖暴殄百姓哉若行達之言誠知大難豈惟南唐石晉愧之若

神亮太宗之期業肅宗代宗之中興使開行達之言將愧

作死地矣

丙戌取揚州辛丑取泰州三月取光州舒州滁州四月揚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上至淮南七月揚光舒滁州復入于唐

民苦於虐政困於重賦則簞食重糶以迎王師遠其重器
繫繫其子弟則是以燕伐燕烏得而不復叛哉於孟子一
編可攷矣南唐之民以茶鹽博征之泰淮南營田之苦
爭奉牛酒以迎周師遂能一卒而得六州之將帥不恤
其民專事俘掠視如土芥氏皆失望聚山澤立壁登株
柵為兵積指為甲雖周人兵甲之盛攻之克所得七州不
三月而失其六獨向訓得揚州不有封府庫以授至者命
牙兵以入城中秋最先犯其民大悅或負糧糧以送還師
周人藉此遂克有濟以此知兵元強弱強弱以民敵無至
脆堅脆以心守周用師者其可不致察於斯

十一月乙巳殺南唐使者右僕射孫晟
歐陽公於五代史取死事一十五人其見於傳者五人而
已其四人皆死於城戍而晟獨以奉使不屈節在獄臨刑
正衣冠南望以拜而後就刑豈不壯哉方晟之出使也自

知其必死而世宗館醴之甚寵問以江南事不對臨死猶
遠近臣問之終不對可謂於臣臣節於國無負矣世宗方
欲殺厲忠臣以勸來者而獨以終殺晟既死而始悔之吁
无及矣

頤德四年春二月己亥南征水軍

國之所長不可恃也敵之所短不可忽也晉人教吳以車
戰而吳遂抗於上國趙武靈王教國人以騎射而趙遂駕
於羗戎則昔所謂短者愚知其不能越人能以水負舟而
遠敵於漢吳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也則所謂克者
又烏是恃哉先是唐與周戰唐水軍敗銳周人無以敵之
世宗每以為恨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
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
至是將水軍數千自閩河沿汴入淮既足以敗唐人而取
江北其後大治水軍開游口而下獨便遂足以取閩南以

此觀之國之所長豈可恃敵之所短詎可忽哉

三月丁未克壽州 辛亥唐清淮軍節度使劉仁贍卒

劉仁贍守節以死其尤義赫然輝昭古今其監軍與副使
乘仁贍之病詐表以投降不足以疵仁贍也然城降五日
而後始死蓋其疾疫求死不獲耶不然仁贍豈苟生他親
者哉夫人性之善惡皆其所受厚薄謀閑父之病伺夜
以瘦淮岸還德周之宣諭遣父而出謝真其狀此等謀
斬之監門哭於中門以救之不可殺使求救於其夫人夫
人曰妻於崇謀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兵節不可虧若
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
之其凜然名節蓋與仁贍相配也夫妻如是而二子不克
嗣可勝嘆哉

四月癸丑前許州司馬韓倫克死

流決門易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令坤之父也

予嘗論孟子答挑應之問所以相與論辯聲變父子之間
未嘗不屢思也惟舜不以天下重其親皋陶不以天子之
父而撓其法而後賢聖無殺人之事使舜一日舉天下而
私其父皋陶畏天子之父而撓其法則其不幸頑嚚之居
其上幾何其不日至殺人哉右者相楚道有殺人者追之
乃其父也繼其人還自擊焉使人言之昭王曰不私其父
非孝不奉主法非忠王殺其罪不受令自刎死魯子之
父行法而以身拘法於孟子所謂論重者天下雖不能棄其
則曰失刑輕不幸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天下雖不能棄其
父亦不可刑是豈深知孟子者哉周世宗不問禁守札之
殺人終不足以檢其非心韓令坤主兵侍衛不能舍祿以
贖其父願安足以盡子道使世宗令坤俱有聖人輕天下
而重其親之心天子之吏有不顧天子之親而必行法之
志所謂十阿父者亦奚至恃勢恣橫乎

顯德五年正月丁亥取海州 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
二月甲寅取雄州 二月丙申南唐遣表獻廬舒蘄蕲四州
畫江為界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淮南雖小熙布用之矣吳王夫差以吳而盟上國項梁羽
以江東子弟而行天下老澤以補而六國從孫帝緒帝後
魏蜀而喪晉宋齊梁陳傳五姓二百一十二年始合于北
雖劉石慕容拓拔之強莫之虞也謂江南可守而難進攻
者後世主故實指已驗成敗之論耳揚氏李氏托淮係江
相傳六七世先梁唐而後後漢周而滅歷六七十載而失
者非乘亂藉衰一時僅立也其所以得聚眾稱尊亦他勢
人心天教參齊耶行密之始朱溫嘗三犯之俱不敢去安
陸之役晉吳俱明使璋不驕縱自敗非世宗英聖蓋世吳
越湖南不復背為敵朱元不疑沮先濫監軍使不假表殺
降壽春未易下也壽春不下則四州未以遠獻四州不遠

獻則亦豈至畫江為境哉凡唐所以彊弱而終亡者非地
也其人歟天歟

詔文類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古人疆理之政未嘗盡取也按田之外而有業田蓋地方
草萊使之自墾而為新田也故無賦非地之則而有主田
蓋地屬嶠不可以為井也故不征若勸業則外合耦之助田
乘則間民之治而歸之王官而歸之族師焉蓋取之民
哉先武中興而行墾田明皇習治而行括田隋文帝創業
而行均田三者未嘗不美所獲羨賦夫豈不善然怨咨四
起盜賊群流徒逃遁者日衆原其大敗在於盡取耳錢
俶王吳越其能使境內之無曠土者以能聚民之墾荒田
不收其稅也畢唐書漢晏下詔書聽民多種唐耕止輪舊
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復畝而增之故民疑懼田不加開出
宗之興則耕墾婦置之穀側使元填均田圖領之天下其

留心農事海內諒之矣至是遣使內田而定其租其志甚
大其名甚美然亦不能使民之無疑也然明年汴京奏田
稅舊十萬二十餘頃今按得羨苗四萬二十餘頃是於舊
賦加七之二也一州如此則四方之遠當數十百倍矣

繩以建武開元開皇之例則所羨之數皆為正供焉能使
民無詞哉而世宗敦成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
羨苗減之徵此是於九而征其二其所以裕民不亦厚乎
十一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三人
今耆長之說蓋始於此周比閭族黨之長皆有爵職秦漢

亭記三老耆夫游徼猶有秩也唐之保正長猶以版授猶
掌教化職聽訟非追收賦稅循禁盜賊也 皇朝以保正
長聚保伍以耆長承文引移戶長徵稅賦或保正長之預
兼耆戶聽長者之後之為耆長者既出於游手無賴非本
之土著官不賦之庸遂棄罷不用乃以耆戶長之職而併

役之保正長失古意矣

十一月丙戌詔諸色課戶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
並支俸錢又米麥

仕而不得謀食祿而與民爭利民既納常賦而復役法
以橫取之皆非治世事也自宋齊偏方魏周夷種在官而
碩祿之法在民受虐取之害隋文此一定定祿唐武德給
祿頗城隋制諸司置公本錢始以書官貿易取息計真
而為月料中以上戶為胥士而收其課復以令吏提錢而
納其息八品九品俸薄則取課錢於品子蕃府佐史則納
課錢於仗身白直執衣其後州縣官則資課給於門夫取
之錢疾及未成丁之民富人乘之以為奸貪者罹之而通
貲與吏至微垣騎衛田宅而不能墮善官者曾凍餒之不
免也蓋在唐盛時散已如此則其末年多事五園紛爭為
吏之無廉耻為民之无聊賴固可類推矣世宗深懲其敗

於慕職州縣官以修戶課戶而增之州縣 皇朝固之賦

南唐太博兼中書舍人楚公宋齊能增九華山

人之所貴乎講學者以其見理之明守道之篤用心之剛也以其持身則趨鼎履履斧鉞不吾動也以其徇國則類泰山決洪河不吾震也雖天地萬物變移流轉相禪於無窮而吾之所見守道然而不可易故能以吾一身而使物之化詎至以身為物所化哉吾讀宋齊立化書蓋釋非之齊立之言曰道不足化之為術術不足化之為德德化為仁仁化為食食化為儉於一書之中而人更其說以謂得萬物之情見變化之妙不知後人之讀其書見齊立之路始隨物而化固未嘗能化乎物也揚化為徐徐化為李曉使奸黨欲化李氏而婦之已現周兵之來勸強場之吏使之勿技化唐之江北十四州之地而皆為周始以勸進

不自已發則物舒遂以延楊氏終以趨媚以散已福則督趣以賊楊宗始託隱遁而謀重霸終以貪鄙而殺奇禍將死乃嘆曰吾昔獻謀幽遠皇族於秦州宜其及此焉齊立化之說蓋至是也始窮

顯德六年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薨

人才之在古今鮮有用之而不窮攻之而無疵也用之不窮攻之無疵者非天下之全材不能也自漢以下吾得二人焉其一為諸葛孔明其一為王文伯孔明草廬之策窮先主終始用之不惟治國用人後世無及而其行軍用師之善治城邑立營陳列運之工亦後世之無能如也書王謂之天下奇才信王文伯相世宗其陳用兵之異言諸國與戚之次序非特一時用之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性皆獨後服亦如文伯言獻天之曆不下大衍廣大崇新城通道路非偉宗閣 本朝固都焉其所作樂嘉祐之前猶用之不

變視汴口作斗門後亦襲用其故規若世宗五六年之間其所興立置建不減漢唐興王之主者文伯之力居多惜君臣之皆短世也非所謂用之下窮攻之無疵者歟孔明以來一人而已

甲戌北征 四月士辰取乾寧軍 辛丑取益津關以為甲戌北征 四月士辰取乾寧軍 辛丑取益津關以為

何也其去之者非其欲願乎其政者有素也夫幽劉之民生長中國被服政教數百世于茲一旦以石晉之私利十六州以賂契丹使其民宗族烟雲里閭故舊去冠冕而徽髮捨紳裳而左衽因南北拜以稱臣大半其心豈能不念中國哉自是以來一十五年之久未嘗一日不欲南歸也世宗一出僅四十餘日兵不血刃而已復三關平開南

者非特其雄武英畧有以震懾種襄特秉斯民求婦之心耳使天假之年藉破竹之勢收梁唐故疆固將兵不再籍也不豫而還大功不遂豈天運也哉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 戊寅報不許 恃勝而後敢倚大而弱小乘其可取而急於近攻憂其復強而惴惴於小周人情之常也而世宗所以待南唐者乃皆不然豈不賢哉夫晉之與鄭雖強弱異勢然有周在上均為列國有楚爭盟固無定向然投兵登陴晉人責之戎服役小晉人詰之十駟之立晉人問之雖一時之勢夫嘗慮還也而控制恐鳴朝夕弗置不翅若所植立而素服役者還七穆之賢方與盡力以扶其國固晉未易抗乎若南唐在周非鄭比也挾北漢契丹以圖中國似有不可解之仇盡力三年以抗王師似有未易平之憾再戰而失江北則

唐之盛衰已覺矣而奉正朔則唐之勢爲已去苟以晉之所以加鄭晉而施之則當息須臾斯固指畫驢君臣朝夕奔走受命猶恐不逮也今留從效開使擁蕃遣使請歸世宗則以其父事金陵却之而不受遂驚終始之義城之不全者葬之戎兵之少者盡之世宗則以事不可如使之及時爲子孫之計以嚴續之拒命爲忠臣不使國詐而被害以宋齊丘等之謀爲異國之臣不以求請而有可否且曰鄉爲仇敵今爲一家大義已定得無他慮其恢宏億萬坦蕩明白雖唐太宗漢光武有不及也豈不賢哉

六月癸丑皇帝崩于凝德殿 甲午皇子梁王宗訓卽位

隱舟駕以平淮右兵丁血刃而復三閭威武之聲震關東
夏固以有一天下之譽運至是而始給耗羨職幕尉至
是而始給俸而我始爲之限罷俸戶課而歸之州縣併村
鄉而置膏園民元稹均田圖罷其歛曰此政治之本也
頌天下遺使枯田則羨我而盡取淮南饒命貨之或曰民
貧而不能償上曰吾民子也安有子倒而父不爲之解哉
安在其必償固已有天下之心寧僭僭通禮王朴定雅樂
張昞釋刑統攝崇善園刊益罷非典之祠毀無額寺院銷
銅像汰僧尼開眼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致賢友方
正等科以表誦諫直言已得天下之心以魏仁浦諫諍
雖不由科第求用之以李喬起窮無大臣雖能先則諍
之平邊策群臣特有取乎王朴問計策於李穀以克淮南
遂盛以錦宴宴之坐側故張善以忘恩見疎馮道以失節
被棄君臣有過則面質責之厥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

武參用者盡其能作天下之材而兵禍歸咎道之唐兵在倖前者席之王環以下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家貲嚴績使治兵修守備欲爲子孫計而不之疑於是言安天下之道漢汴水入于蔡水可以通齊晉始營固子監真奔以通黃郭疏汴水北入五丈河以通齊晉始營固子監真奔以通黃九經展大梁城席街遠而貞之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操外曰擾動恐誘賊自當之他日然爲人利於是苟守天下之規加之明達矣果留心農事驅機決策出人意料長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內修外攘軍容四出事無不舉豈不謂之英主哉壯道鑑紀其用法大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往責之桎刑雖有才幹聲名無所聞者尋亦悔之求之事實無見焉高平之役誅樊愛能徽以下將校七十餘人正軍法當然謫漢瓊納素懷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言刑重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獨孫威爲李璣游說以不輸國情被誅隨即恠之帝謂群臣曰朕終不以怨刑人以喜賞人反覆五六六年之間軀統畧舉瑕名絕稀以聖人方輿而天命不祐惜夫

永嘉朱先生五代紀年總辨卷之二十八



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

江蘇蔣會
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前有開禧丁卯吳奐然序稱魏
君仲舉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
總辨循通鑑按前史而爲之辨論詞語警拔侍郎
葉公正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云云案
文獻通考載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永
嘉朱黼撰引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起陶唐終顯
德與此本不符又載葉適序稱其書三千餘篇述
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今此本三國始
於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不列曹丕五代始於唐天
祐四年迄十九年下接後唐同光元年不列朱溫
其例又復相合考魏仲舉乃建陽書賈今所傳五
百家註韓柳文集卽出其家蓋以刊書射利者又
吳奐然序首以用兵立言中復有靈旗北指諸君
封侯之秋語蓋開禧丁卯正韓侂胄筆釁敗盟之
時時方競講北征故仲舉於紀年備遺之中摘刊
割據戰伐之二十八卷以備程試答策之用觀序
末有上可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爲學者進取
之階語則書肆之曲投時局以求速售其大旨了

然著矣卷端冠以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世系與
地理攻守之圖又甲子紀元總要一卷於曹丕朱
溫皆紀其年號與本書非刺知亦仲舉所加非黼
之舊也案平陽縣志黼字文昭隱居南蕩山終於
布衣嘗受業陳傅良之門傅良喜議論有止齋論
祖一書爲當時舉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
是編其原書雖不可盡睹然二十八卷中大抵憤
南渡之積弱違心立論強作大言謂南可併北北
不可以併南侂胄輕舉攻金浮動者譁然和之卒
召敗歟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說有以焚惑衆聽矣

小學史斷二卷

〔宋〕南宮靖一撰 〔明〕晏彥文續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學史斷

二卷續集一卷附通鑑總論一

卷》提要

小學史斷二卷
經以載道史以載事古人學
有是言雖然事不離道道不
外事一而已矣可二乎哉自
古國於天地者能使朝廷清
明彝倫攸叙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矣夫婦各盡其分而
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夷狄不
得以干中夏者以其能扶植
此道也孔子作春秋實倡斯
旨遷固而下則昧於是特載
事而已耳至本朝伊洛大儒

與門人論史始發此意故說
氏作唐鑑其出於程門者為
多至朱文公綱目一書成而
後古今之大經大法粲然如
指諸掌余讀史撫卷而竊嘆
夫古今盛衰治亂之原不外
是也因其兒輩論之而掇取
先儒之說以夫前史之文其
撫類次其合於道者收焉其
離於道者削焉而區區一得
之說亦竊附其間題之曰小
學史斷亦欲使兒輩讀不差

其所向云

端平丙申賜內長至坡山主
人南宮靖一仲靖甫自序

小學文選上集

陽南昇纂

周始平王

伊優占之初肇自顓宮生民歷選群辟以迄于今壇
大前選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若稽古帝王大
經大法炳炳如丹綱常典則其在六經後有作者順
此則興逆此則危無一於此則亡由於此則為明君
為賢臣為中國不由於此則為昏主為亂臣為賊子
為夷狄禽獸斷斷乎不可易也興自周室衰微乎王
東遷是歲與列國公是以來身為卿士而敢於叛

哭者二

戰首足倒懸三年

武公為平王昭土王於鄭祭足昭土王以諸侯

夫子作春秋而托始於平王平王是平王

四十九年己未為魯隱公元年至蓋萬變之權衡事

樞紐而古今治忽之密例也司馬氏作通鑑續

三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之事是歲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

通鑑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亦以王綱之所繫典

禮之所存而天下國家之大本大經在焉蓋當是時

天子威令下俾列國天下無綱常甚矣秦楚吳越本

[illegible]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95, 90, 1091-1101.

自夷夷淡和鼎下季後上感其兵居如也至昭鼎而

亡已。惟發問品大小輕重。與中國之不被發者。

相者一聞耳雅雅齊禮文述皇中夏而周之緣緒

僅存登女死之入其氣有在死盡賴彼藥力強自

支持亦至不起至厥後則病不可支矣當三晉

之強也以大夫而干計佚不可長也則不得已而立

為諸侯受養之謂也。以諸侯而伐諸侯不

可割也則不得已

天下於無可奈何仁當時諸侯名獵尊唐而居

東卷之後各存而

又謂市井流俗凡有所消譽未如之可

致堂其以是年上表建子四週二週分合天

者管見其以考方四三訪三行三四月二月分分方

下力醫多矣。一、治名曰國河。又為極公以。公之官。驛相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乃封。

上子於羣父報王號東周惠公及王熱時東西周分
治轍王徙令是文召其并西周遂有其也而服亡

都西周 方界者則其傷已用遠不止九百赤三

千春美子從八年幼時被父母賣與君平而居遂

大周自武王迄周赧十有三葉而迄平王平惠東

言一也而不容其有三

[Downloaded from ascelibrary.org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on 06/09/14. Copyright ASCE. For personal 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五傳而始為康王康王入秦周已亡侯猶七載而東
周之君始絕夫其幾危而安幾灰而然綿綿延延卒
過其替周果何道以臻此良由后稷公劉太王季
文王積累之故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培植之功其所
由米漸矣周之立國自武王滅商造周至秦焚其滅
東周而周始亡于秦通鑑卷五十二周平王西周
亡於秦襄王元年平王東周始
始蓋八百六十有七年也秦之繼周雖斷在莊襄取
東周之年然孝公據轂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已有窺
觴伺室囊括四境之心蓋自晉出西方衝轍入國

西門公孫綏入秦因璧人景監以求見其附進
已不正矣然而遂能使其君則席和驪無間適內立
法度外務征戰其龍祥擊交口不便而秦之百姓亦
苦之獨執自以為是居之不疑申嚴法令立木頭都
罰不諱強太太熹熹好好曉曉實不私親戚在秦二十有四
年秦種種秋秋縣縣卒能使道不拾遺山無賊盜秦秦盛盛強強
鄉邑大治焉然發井田制制更稅法年外戶變亂
主婚任意紛紛又刻深深寡恩寡恩用法過酷其後惠王之
世世襲襲裂裂以徇徇素人素人背背其其自取自取夫夫惠惠王王席席先先世世之之業

諸侯罷朝天子下聘於是命司馬錯滅巴蜀於是章
取漢中又割膏腴之地封要寧之郡諸侯賓懷合歸
協謀併百萬之師仰闕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諸侯
之師遂巡而莫敢進秦人不費一鏃不遺一矢而天
下已折而歸之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以賂秦武
王好力自贖破軀亡多齒者施及昭襄王五十二年
穰侯遂併西周而赧王亡矣孝文享國日淺子楚繼
立是為荏弱即位未幾遭咸東周君而一天下於見
文武成康之統緒始絕焉然其後色納姬不廢

遂使不幸生貽。貽自是有天下。為實呂其姓而相。廟之宗廟至此已絕矣。姓當管見史記秦之先劉也。姓當管見史記秦之先劉也。大陽姓之。子野也。姓當管見史記秦之先劉也。太師如華陽夫人。此奇貨可居。以五百金與呂不韋。客又以五百金買物而用。以獻於夫人。金與呂不韋。為嗣夫人許之。不韋得配成而嫁之。生太子政。作史者。見而諱之。不韋得配成而嫁之。生太子政。作史者。按周統於莊襄之元年。東周說滅時。書周亡。然後進秦侯其姓氏。別為後秦。斯實錄矣。今乃不然。東周末滅遂

進昭襄之秦以政嗣立猶冒藏秦之姓於周則絕之如恐其不亟於奉則進之如恐其不多好惡不公是非逆置其諸謂之何哉洵秦自孝公以來累世竊周一念僭竊彼蒼鑒之至莊襄之世百有餘年始滅東周而周之統緒以絕彼固謂藏氏之基業可以傳之子孫億萬斯年而無墜矣曾不二年以政以吳姓之子居然嗣位而藏氏之秦遂亡嗚呼報王入秦之後歷七年而東周如綫之緒尚在莊襄取周之餘僅三載而桓翳數百一之宗廟遂絕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天道好還福善禍淫無虛變矣而世之窺覷僭竊干人之國者每迷而不悟悲夫

治皇以呂氏之子負少年英銳之氣奮累世之餘烈
 威六國而夷之首擊韓王王卬王卬安釐之弟也韓宣惠之孫
 削趙壤十定趙韓王釐王元成橫擊而大梁不守二十
 王王卬王卬安釐之弟也韓宣惠之孫武旅前趨而壽春以平二十四年又遷東
 之地入我版圖王卬王卬安釐之弟也韓宣惠之孫

為我郡縣每十六年一戰。於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義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遂恣情輕欲，肆行無忌，燒詩書，有百家之語，坑諸生四百餘人，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銷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秦趙通然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高數十仞，東西五里，爲宮室之麗，使其後世當不得聚。托處區區窮樂

南極吳楚隱以金椎植以青松爲馳道之轡使其後
世曾不得邪徑而側足焉項山祖龍既死秦使焚紀
開曰今年龍死使者謂其故處不見遺跡而帝因
言曰本竇以開始皇燕然北流石山鬼不過如一趙高
哉蘇林注曰始皇欲求長生不死之藥也謂始皇也趙高
矯詔殺扶蘇立胡亥而亡秦者胡之讖驗矣史記見
近從上郡人燕生處生海濱以見神異因奏圖書
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案撫得在三十萬人北地
胡亂二世名也胡未幾會魚倡亂天下大叛陳勝吳
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易陽舉
卽周市舉魏韓廣舉燕邯鄲通合天下起義不可勝

戰國時轉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而
秦族焉。夫秦以區區之地，優游談笑，以一敵六，勝
天下而吞之，未及數年，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
滅，為天下笑，何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而秦自石門之戰，天下皆叛，秦之
殺王入秦之年，史冊所書，屠其斬首之數，至於百
十餘萬，又自赧王之後，迄于始皇，無并之日，其間攻
城拔郡，屠滅國都，其禍頻仍，殆無虛歲，以是得國，迫
使倨然，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計，故十三戰而社
稷為墟，天道昭昭，詎不信矣。秦皇帝以童稚之年，
統十三而即位，是歲甲寅，而費沛已生，高帝越十三
年已巳，而項籍又生，越二十有七年，始皇南巡會稽，
高帝時年二十三，籍亦終十三四耳，已皆涂炭，嘆息
有取而代之之意，消長倚伏之機，嘿寓於冥冥之際，
天道之密，良可畏矣。陳轅秦自咸陽受釐子嬰被殺，
楚漢角戰，誰知雌雄當是時，天下紛紛，國統所在，屬
之楚乎，屬之漢乎？曰：秦既亡，曰：楚懷王立為義帝，而
劉項皆北，西事之期，時也。義帝為君，而劉項皆其臣。

也。故通鑑漢高之元年，當屬於楚義帝之年。及二年，
項氏既殺義帝，而高帝發兵討之，斯時也，項為天下
之賊，而漢則主天下之義，盟者也。國統雖未完，而天
地之大經已不能捨漢而之楚矣。屬之漢，統而以楚
項之事附注之，而其書法則微而北之，世為豈不宜
哉。項羽由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已出，號稱霸王，然而
坑秦降卒，矯殺卿子冠軍，屠咸陽，破宮室，劫子嬰，
始皇帝放弑，所立義帝，秦民失望，三侯畔已，週欲以
區區匹夫之勇，婦人之仁，曷能濟乎？此二而龍天
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誠蓋不為不辜矣。
西漢
劉季以泗上一亭長，倡項氏以逐秦，應是為漢高帝。
入關之初，約法三章，與坑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者，
所得為孰多？不殺降王，子嬰與弑義帝於江中者，
存為孰優？秦民大喜，與秦民大失，孰者所就為孰勝？
楚漢雌雄坐判於此，故能手持干戈，起漢中，定三秦，
禽魏，取代，仆趙，勝燕，東擊秦，破咸陽，焚城下不五歲而

成帝業蓋其天姿寬仁愛人不嗜殺而處天下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而高帝實出於天姿高其興也固宜惟高帝天姿之高故其所為多暗合於先王如舉關中五十以上有行能者為三老則成周鄉舉里選賓興賢能之意也如用董公說為義帝發喪則武王明義孔子正名之意也如命祠官尊事上帝則大易王假有廟之意也如死在軍有死命吏欽之則孔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之意也如文又知人善任使好謀能聽天下已定命蕭何定律令權撫秦法作律九章

韓信申軍法與張良次序兵家定著為三十五張倉
定章程用顯頊歷比於六歷流潤中最为徵近叔孫
通制禮儀也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以定君臣之侈陞
賈造新詔著秦漢得失及古今成敗凡十有二篇一
時人才雖未能如古然皆徃徃過人下至唐山夫人
以舛然一女子其所作樂章騁格韻高古鑿鑿乎
蘭周之頌賦嗚呼異哉此可以見興王時之人物
矣情乎高帝氣稟雄摩而不能無偏又無學以整治
又無真儒以開導故是以於人道之大綱亦有未

甚然者漢書以功罪其父兄漢書
可謂孝矣而亦奪其父之爵漢書
王象雲天下大決是下天則以禍福總名加諸卿大夫
晚年溺愛戚姬欲易太子國本幾危賴張良四皓力
挽角指僅免於難其後趙主不得其死而惠帝竟以
獄沒其禍實原於此是以先儒嘗論之曰高帝天姿
有二一則寬仁愛人二則知有偏處無學以磨治故
終為患結漢書又知其此大患常仁柔之資藏胸內脩親
親外禮宰相優柔齋憐細隱忍放寬急當時海內得

離戰爭之苦君臣拱手俱欲無爲是以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不幸遭呂后麴損善德
讎仇陷戚姬黜死趙王而使帝昆弟之誼虧過愛魯
元納甥女以爲后而使帝夫婦之倫亂臣張后無子
殺後宮美人取其子以爲嗣而使帝父子之親不白
惜哉呂后以婦人臨朝稱制背高皇帝之約欲主諸
呂當時面折廷爭僅見主僕之人而波流風靡阿附
呂后者雖陳平絳侯不免也使呂后欲主諸呂之初
陳平不可勃又不可平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與

呂氏時懷惡意一平之在上位懼天下之
而不取求可知也而平勃迫之反安
其邪志而遂其凶謀禍端開禍蒙其後其罪大
命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向
平勃不可劫呂氏不可給紀通之符節不可矯北
弗納而呂氏行則漢亦殆矣前漢文由是論之
平勃他日安劉之功僅足以貶前日王緒呂之罪
昭人臣之義當以至陵為正誅劉其為是歟夫以呂
后蠱惑戚姬死知魯廢嗣君幽廢少主擅王呂
氏誅勃高帝諸子居位皆竊自有天地以來所謂非
常之變不可言焉伊川易傳居尊位非是也猶
可也知居尊位如劉氏武氏是也
地非謂之變作史者於呂氏制朝之後分注其年特
以變例書之所以著呂后僭亂之有為萬代鑒戒宜
矣綱目功誅呂氏殺太后所名惠帝子而迎立代王
是為文惠在位廿有三年
倫思安百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稍有不便輒弛以
利民次作露臺召百計直一聞百金之費則惜而不
為衣則弋絺履則草屨擇髮為絢繡為席勝幸夫

人衣不曳地以示敬於為天下先治霸漢者尤豈不
得以金銀銅鐵為飾因其山不起墳恭儉之德雖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漢欲厚風俗則止當夫之拜除誹
謗之法欲恤民隱則今年除肉刑明年減田租詔舉
賢良而求直言之士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時有
獻千里馬者輒下詔却而不受陳武建征伐之議帝
則曰念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
帝則曰未遑也嘗與匈奴結和親迨其背約則赫
然發憤躬戎服御戰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
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備問禹禹與
論將帥思古名臣然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
百姓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
遂稱臣吳王詐稱不朝賜以凡材郎官上書疏未嘗
不止聲受其言群臣友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
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懷其心專務以德
化民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帝擢以為廷尉
加以將相皆舊功臣以文多所議論務在寬厚化行
天下告訢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是以倉積歲

之得入於斯為盛儒相則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為行
則石建石慶雲直則汲黯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今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清稱則東方朔
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骨鯁則唐都洛下閼陽律
則李延年連箕則桑弘羊奏使則蘇武使匈奴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錄是
以興造功業後世莫及號今文章煥然可述讓諸帝
以英雄甚壯之年當盛成當強之世懷新積德
念三者參會一旦而發所謂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文辭上 十五

嫌故仲舒強勉之言由公力行之語及賈多疑之戒
皆不見納用於是在增七校外置機船起上林苑建
柏梁臺作長安飛廉之館興造甲乙之帳給以明珠
和璧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役費並興而土木
之工不息矣招東甌事南越穿朝鮮開滄海大將軍
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闕出上谷出朔方五出而匈奴
服驃騎將軍出隴西出代郡出鴈門三出而昆邪降
賜厚布瑊瑁則建珠崖七郡威揚皆竹杖則開特柯
以當則天馬前通大宛安息自時後漢書夫

龜馴禽封獸之賦斯櫟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
之技列倡於外門藏山隱之靈物沈沙棲陸之偉
寶莫不呈表惟厥彤彩宮幄為當是時斬捕首虜之
士受賜黃金至十餘萬斤而漢士馬物故者亦數萬
兵甲轉漕之費鉅是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
職士矣自是二三年間譴異迭至今年有星如日夜
出主寅明年有星孛于西北又明年有星孛于
東方其長竟天六年甚者大飢至於人相吞噉帝
於是時正宜恐懼以答天戒而方且信惑奇悞

文辭上 十六

上天祭竈歸車躬親為之元光二年元光二年
元年祠大一戊如東萊元封二年如泰山太初元年
紀善又數遣燕齊迂怪之士求仙人不死之藥至以
方士權大韓五尚主馳神物外玩竟希夷後府庫
罄竭杆軸空虛延鑄白金造皮幣鹽鐵有征舟車有
算六畜有租因之凶年盜賊並起姦軌不勝於是作
見知故縱之法遺綉衣直指之使嚴切太過而仁恩
罕有存者繼方帝初年血氣方剛好大矜功功然多
欲一喜樂掩禍及黎民一喜備官之志一喜長

頽禍乃大序一喜江充禍及父子之際五年晚節並
氣既衰翻然有悟迺知棄輪臺之地下藁痛之詔封
田千秋為富民侯擢趙過為搜粟都尉分發農以
明休息雖云悔過而肅已愷矣繼繼夫武帝過失雖
多然其天姿高思以有為繼繼使其即位之初即以
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
大夫之職則數千年間輔道建明諫正正救之事可
勝簞載敬堂而帝自建元以來丞相多不擇人融政
之始若相竇嬰錢明年訢昌即代其位昌未四年後

用田蚡昌之妄庸去之可也蚡何，斯而可居哉。
不四年而復用觀輟小惠之薛澤未樂復以多許之
弘代之又未四年而復用李蔡又三年而復用嚴青
翟又三年而復用趙周數千碌碌止足多者獨一石
慶最號久任亦數被譴責繼此則太僕公孫賓也涿
郡太守劉屈氂也大鴻臚白千秋也多有三四年少
者一二載驟遷數易有如傳舍五十四年之間而為
相者十有三人一言寤意即加超擢必有罪戾大者
腰斬劉屈居小者獄誅李廣藏青龍趙周問公孫賓而被殺者凡五當

時登相位者至於涕泣不敢拜命慨然而竟亦不免大視宰相爲何等官而若梁載載放班史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關焉此意深矣讀此反覆武帝之所爲大抵墮亡秦之覆轍而親履之鹽鐵榷酤即秦之頭會箕歛也監臨郭王即秦之參吏相望也驃騎貳師即秦之窮兵黷武也文成五利即秦之方士蓬萊也千門萬戶即秦之宮室也酒池肉林即秦之遊宴也誅灰太子即秦之殺扶蘇也其異於秦者無幾矣夫曾然美而不察

曰秦用商鞅精刑罰而高文以來預寬仁本不同一也二世增始皇之過而孝昭改武帝之失末不同二也也也諸蕭秦皇敵塞下情而武帝疏通言路韓卷一無不知秦皇焚書坑儒而武帝好賢不倦樂用非韓才其所以爲治○之不同三也又况盜賊滿山終無豪傑橫欽四出不增正賦其異於秦多矣夫智定矣其喪孝昭即位霍光總政雖不疑萬機然其天性聰明與高文類觀其以童稚之年而能識光之忠知上官燕蓋之詐何其正也也繼元元之問凶奴和親

百姓充實李膺良文學問民所疾苦美備貧民種食
祿祚除今年田租半鹽鐵苛酷悉從議罷與民休息
善政如此使天假之年又得伊周之佐以輔之周成
王不其過矣後漢書尊號曰昭不亦宜乎昭帝既崩大
將軍光立昌邑王賀以嗣帝位方王之在國也狂縱
好遊動作亡節及其來長安也求長鳴鶴載女子於
道中追其即位淫亂亡度浮于衆時不逾月間自取
廢六月即死於是霍光迎史皇孫之子病
已為帝是為宣帝焉帝起自閭閻民事之艱難素

史記上 十九

英霍光卒後地為二年始親政事屬精為治丙吉親
相同心輔政地為二年始親政事屬精為治丙吉親
省屯兵罷官館貸貧民減天下貽罪嚴禁罔持管
死之禁年四月遣使者巡行郡國戒勿煩擾九月
五日一有事每拜刺史守相親親見問以為太守吏
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至
善獎勵公卿關則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為盛而
又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下至校
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樞機周

家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是以歷代有
序眾職脩理更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之閒號稱禮
遜焉至於議論經理帝每稱制臨決立眾易大小
復侯尚書徵梁春秋博士文雅翕然中興而又蕭望
之梁江復夏侯勝常元成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時相則張安世趙充國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
霸王成美遂孝信巨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之
屬皆知名當世麒麟之閣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
列於方設台鼎仲山甫焉時侯可叔華亂亡國有

史記上 二十

信威地更相時應霍廢以威德至于慕容和言從
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比近高宗周宣矣
然當是時法制過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情之義許
益甚增戶口者得以冒其賞減家債者得以逃其罪
赦鵠雀者得以投其計甚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而
虜入代郡始料瑣逆吏者及家恩職之褒其為弊繁
雜出而不才禁矣繼至用恭顯而帝之信臣者
貴許史而帝成帝之任外戚楊韓之戮亦族之誅而
廢哀帝之錄大臣營君大寡卒以亡漢昭陳其弊自

者致之也故前輩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以文
景養民之意至是盡消靡馬慙補豈不然哉元帝以
昏懦為君繼統之初首以公田與貧民賦貸種食
湖陂元末幾減條府負者鉅萬以賑困乏又未幾罷
官館減局穀肉食燂脾胃數月之內善政迭書卒是
而行文景亦不是過奈何立德不明群小在內知望
之賢善善而不能用知恭顯之姦惡惡而不能去
無不

卷四 中書事畢仲孫代書思良百六十六奏

政真薛韋匡迭居鼎鉉使上牽於文義優將不斷故
孝宣之業於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或者用非
其具與夫權有所分而不得盡其職者之過歟永壽
永壽穆天子之容矣遺世承平上下恬熙然湛于酒色
飛燕嫖私赤鳳內亂五侯秉政上應封諸男王驎爲
立烏紅陽侯張禹出勳使逢時潛撓乖輿綏惡不諫
爲焉平侯五人同日亡第五侯遂致排擯宗室孤弱
愛延滋長前嘉祐五年

公輔斯戮亡忌讎斷不請劉向去章精忠懇切如外
沃石朱雲梅福披心讓論動遭按劔獨杜欽公之
禹孔光之徒諸諛權臣廼保寵固祿晚年山崩二
子挺焚惑守心鉢變異迷至而當時君臣猶不警
欲久安長世可乎哀帝以定陶恭王之子入繼緒孝
成世祿去公室權柄下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以則
示尊嚴天性昏慢一傳並賢相繼寵用竇淳成帝
之恩而欲尊定陶之號令獲段猶重末之佞說是從
帝師丹知言孔光之正諫不用左意向之辭心

其後勅奏中書其心屢黜公卿大夫聞其議而直之
有訟養之說者百數而養得志矣謹按帝嘗上書
為帝太后大司馬王莽尚書郎州牧太尉非所宜
王宜何空何丞或曰孔光職以爲定中令衣黃冠改
猶復奏言定陶恭王太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
名以尊大體五伯相封之始不可上不聽詔曰宜
然皇太后氏號曰帝太后恭皇后曰皇太后自是淳熙
日隆遂執魁柄迺用儒術平冤獄治誣告黜僭人必
濟其私革漢爲銜拂禍自此豈非皇帝行中禮義自

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哉孝平幼弱政自命出
衰善顯功以自尊盛漢士大夫若崩厥角猶有聲然
從之一時上書獻頌者贏四十八萬七千人而災遂
二百年之宗社已掣而之莽矣王莽弑平而立孺子
而自攝尊位曾不二年遂行篡奪觀其始起外戚折
節力行以要名蓋宗族稱孝卿當稱仁迨居位輔政
勤勞不懈動見稱述當其謙恭下士之時虛譽隆洽
雖有知者莫能照其後也王莽謙恭下士之時虛譽隆洽雖有知者莫能照其後也
王莽謙恭下士之時虛譽隆洽雖有知者莫能照其後也
一以成之禍及貞葉南面與非附據者一厥許
滔大官民窮死極惡毒流中夏十八年間考其罪逆
擢髮不能盡也燒龍絕氣紫色龜不為聖王之
驅除民心思漢甚於飢渴劉氏一呼遠近響應而莽
就戮矣夫以莽之狂繆其女背之莽之狂繆其女背之
其子叛之莽之狂繆其女背之殆與安祿山史思明同患述
其篡弑奪國之禍為萬世亂臣賊子之魁然前史不
希之於紀而傳之誠宜矣雖然莽自初始以米即位
登攝十有五年當是時前無孺子後無史始禮樂征

伐固自莽出也然則莽固嘗君天下矣莽雖可默天
下可一日無君耶曰吾聞之前輩曰天為民而立君
非為莽也四時不可一日無陽則天下安可一日無
君君譚作史第於更始未立之前其書莽名氏表
而出之以正其篡弑之惡斯實錄矣物始元平莽
王莽更始之初固人心懷漢是以河內豪
傑翕然雲合三輔吏士莫不屬心而素無人君之範紀
綱不脩遊離無度加以諸將暴橫由是關中離心怨
起起入關立劉盆子而更始亡矣起
東漢
光武以孝景之高唐受命之符借伯氏續起兵吞陵
興復漢室度戰比陽八服其武司隸入洛八服其度
持節渡河人服其德此三背中興之本也乎時隗囂
據隴西公孫述據成都劉永據豫陽屠芳據安帝子
劉盆子據南張步據齊秦豐在楚趙憲起東海延岑起
漢中田戎起夷陵其他銅馬赤眉之徒舉目編據者
不可勝數帝披輿地圖慨然發憤延攬英雄務悅民

心當時二十八將威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以成佐
命之功討張豎於涪郡誅王郎於邯鄲滅朱鮪於洛
陽殄公孫於巴蜀食其言於臨西陽亦肩而近銅馬
復慮勞而斬彭越立高祖之業以萬民之命使火
德復然炎精更輝赫然中興號為東漢帝明明廟謚
糾糾維斷沉微之物深略緯文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關心見誠無有隱文待王即劉盆子以不死戒馮
異以安集關中不務以戰取勝雖常草創之時隱
張帝王之遠矣天下以定迺僭武脩文

史記上

藝馬論道自隱帝平後起倣效不復言軍於教引
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在分乃竊皇太子嘗問及戰之
稟帝曰非爾所及也退功臣而進文吏發弓矢而散
馬牛雖道末方去斯亦止戈之武焉帝長於民間頗
達情倫大務摘艱難百姓疾苦通務用安靜解去
之弊密選良吏之輕法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外
內匪懈百姓見皇臨幸邦臣親能其官若詩詩
手不釋卷科其賦此其續用之最著者身衣大練已
不聞不聞樂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

私愛左右無偏恩損上林池獵之官廢彫聖大獵之
事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敦尚經術廣延儒雅開學
校倡明禮樂先是西漢之末以及王莽之世典文殘
落及帝訪延儒術探求闕文自是四方學者莫不抱
負奇策雲會京師鄭興衛宏劉昆杜崇之徒繼踵而
集修起大學置五經博士服方領習知古書委蛇其
中側席幽入夢想賢士物色嚴光茅土卓茂釀成漢
世二百年節義之風加之明謹政體總攬綱綱量時
度力舉無過焉帝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

史記上

給政教清明帝又思先漢之弊故每事而為之防
嚴高帝之溺冠婦罵而聘高祖之鑒武帝之千門萬戶
而崇儉約鑒宣帝之不用儒生而廢儒學鑒元成之
優游不決而史事刻深者也疏士大夫奢放者九起我
是以不封功臣也刑人弄權恭顯燭禍我是不
貴宦者昔也大臣執柄新室移鼎其是以事歸臺閣
者也尾大不掉七國殺翼我是以誅諸王去客者也
外戚用事官霍薦毒我是不使外戚干政者也
最爭力納壯平城我是以卑辭尊禮而撫匈奴之使

晉也。好大矜功。禍成虛耗。我是以開王閤而訓西域之質。昔也務在奢廣。費用不支。我是以併官職而省郡縣。雖其規模之德。創太率若此。然廢郭后。移太子。殺韓歆。斥極譚。貶馬援。封子密。用讒言而行封禪。信赤伏而拜王。梁此八九條者。深為仁明之累耳。竊矜又以吏事責三公。而使大臣不得盡心。以謠言易守宰。而使守令不得盡職。故朱泚數主書。咸切峻政。鍾離意。華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所以中興之美。未盡焉。明帝天資高。察自為東海王。時知吏職。

史記上 廿七

書說。鑿田之弊。其明習已足。以切事情。及其即位。遵承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即官上應列伯。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口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棄秦遠來。請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鑕其制。帝於燕。致萬機。無不究心。而尤垂情古典。將意經藝。祖制辭。罷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聽者。

蓋傳萬計。尤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解於大之色。斷獄得情。號為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若夫。武水平之政。更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然而誅朱泚。殺廣庭。校。松。提。捷。近。臣。斥。爵。公。卿。而君臣之。樹。缺。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謀。逆。相。繼。殛。死。而兄弟之恩。垂。楚。殺。追。逮。死。徒。千。數。而。刑。微。濫。信。取。兼。巧。說。發。兵。數。出。無。獲。空。返。而。兵。寡。間。傷。於。捕。察。以。耳。目。聽。察。為。明。而。害。人。之。受。失。不。遺。使。天。告。其。不。得。廢。而。開。

史記上 廿八

傳萬世。魏氏之禍。凡此。史記讀史者。為漢。帝。長。者。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常。虞。虞。陳。龍。之。議。除。慘。獄。之。科。深。示。元。之。愛。養。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大。后。盡。心。孝。道。友。愛。諸。弟。不。違。就。國。平。得。簡。賦。而。人。類。其。廢。數。詔。有。司。徇。諛。養。奉。明。慎。選。舉。進。柔。良。而。退。姦。猾。順。時。令。而。理。冤。獄。又。除。禁。錮。之。酷。糾。權。擅。之。罪。故。過。藩。輔。克。諸。群。后。克。讓。史。稱。長。者。不。亦。宜。乎。帝。尤。雅。好。文。章。集。諸。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帝。稱。制。臨。決。如。石。若。故。事。永。建。初。之。間。自。公。卿。大。夫。至。

於郡縣之民以選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用之
純曰奴子東亦遣入學自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
若東漢者然帝雖嚴苛切而過於寬故外戚宦官
權勢實后以無子之故諸臨貴人殊動搖東宮
廢長立幼公孫弘私帝不惟不復辨明父且一切從
順東主
有
臣
昭帝之親天資抑何明也竇憲誅後父能躬
自執紼威權不益自是乎夫七年間一大

所與計議者中常侍鄭眾也眾既有大功而受封賞於是開宦者用權之漸梯中常侍繼蹀_衆亡漢之管後之言治乱者每於斯而太息焉自和帝崩後國統數絕大抵皆以諸侯王入繼又不幸權歸戚宦利在立昏國無賢君其何能治熹_帝生始百日而為君無足言者清河王慶孝章之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且年齡益長適失亡聞使於此時遂迎立以主漢祀豈不善哉而鄭君終利切弱欲_公廢輔政而

使得志於天下不亂得志於天下不亂
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數見宋權宦黃門為惡者
一皆斥遣天下方翹首太平而跋扈之輩已側目矣
前年純九歲而能面斥梁冀之姦何其聰也然言
未脫口而餅中之毒已進矣李固時為三公親觀駁
事使於是時亟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
大會廷中推舉尚食可以立得罪人捨此不務而伏
尸號哭頓效區區兒女之悲哀哉誠是相帝以米政
五條刑治一罪數罪而雲流街四七驛急淫等

迎置司馬然其辭曰不於絕者
則有公卿大夫陳蕃李固楊秉杜喬之徒而折廷象
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常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
許都之流鳩聚論以排其敗矯矯成風放言成俗士
有不談時事則去夫牧豎皆得以叫呼之舉故政治
雖濁而風俗不棄惜乎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
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
可復返而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
關噓枯吹生揚清激濁偏至磨鍊林宗付范滂願登

龍門相顧同仙舟轉輪就下坐觀輿月且評騭三
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尉之號私相品題自云禍
的而扶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網豈高
飛竟何益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夫
若夫黃叔度之氣象溫厚妻角薄然卓卓乎鴻鵠在
鴻鵠之群非復東漢間人物下此則有郭有道赫連
利之誠高量舉才優德遠陳太丘之度心持平天姿
最英亦有可稱者區區帝維之容厓尤甚紀綱板蕩
賢廢錮初示其小節而錮錮者本亦亂世之

之初秋災異迭至四月以地震書六月以黑氣醴溫
德殿書七月又以青虹見至堂殿庭書續仍合春發
筆于史而帝略不聞修省之實乃且廢皇后獄以出
殺大臣同職諫官大獄繼作列肆于後宮封宦者
張護十二人為列侯多士之憤盈橫海之怒
滿腹於是千里之草靡乘時蔓延三袁之冤離後而
召難遂使乘輿播越啼血至宗廟丘墟王宰湯後生
民塗炭明燭雖於虎狼全天下之險絕不可復救矣

位嗚呼當先漢之將亡也天下猶又安四夷猶實服其制以亂者特在朝廷耳故雖鼎祚內移而民有謳吟之思及後漢之將亡也盜賊滿天下流毒衍四海人命人心百無一存蓋通天地之間而開塞者也政之傳通四百有九年二十四世而分三國西漢自高帝迄王莽凡十一主都長安二百一十三年自元帝迄漢自元帝迄三國凡十二主都洛陽一百九十六年其在西漢自高帝而下有文有武有宣其在東漢自光武而下有明有章其餘亡稱焉河汾王通以七制斷之義矣或曰就七制論之若高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萬世無容喙也其略有優劣乎曰其大体無優劣也若其節目則如高帝明於知人而料事不如光武不免有平城之圍光武熟於料事而知人不如高帝不免有龐參之失高帝尽功臣之才而不全其身光武全功臣之身而不盡其才

將而氣以蓋之光武材過於諸將而氣以柔之特其一二節之差殊耳若夫高帝不知尊太公而弱愛戚姬欲易太子光武廢東海王而黜郭后其於三王脩身齊家之道皆不能無憾焉或又曰高帝之後有文宣光武之後有明章是四君者其寬嚴之相反迥相似也其亦有優劣乎曰文帝有王者規模故欲用賈誼又命諸儒刺經作王制終成富庶之風宣帝有雜霸規模故族霍光殺趙蓋揚安帝廢刑名之條二者不同也明帝聰明察而施刑之嚴又世不之及也章帝寬入長有而施於外之人愈滋實憲之橫其矣於劉柔正直則一耳或又曰以宣帝而視文帝固有優劣矣而武亦合德於宣者也比而言之可乎曰武帝亟為去秦皇不遠末年有悔過之心宣帝所為去周宣不遠末年多兆禍之事宣帝苟不爾不特優於武帝而已也又曰明帝之互有得失固矣若先漢之有文景亦猶後漢明章之相繼也蓋景以論章可乎曰文帝之後有景帝寬仁少嚴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以哀自始

闕之若不爾殊然常過於薄乎以求吳楚之兵革過於厚不能戢外戚之暴其為害漢則一而已微論反覆兩漢之世大抵仁義公恕後簡刑清如七制之盛者兩漢之所以興也母后擅權官戚用事如七制以下者兩漢之所以亡也

三國

曹操死而曹丕篡東漢而為魏明年昭烈以帝衣而
位於蜀孫權亦自王於吳而天下遂三分矣是雖必
烈也也而傳而死灰難然不能復振諸公

道敗一業已一豪傑悍僕一廢於內以明或一廢於外一雖一而其家之故子遺孫伶仃飄泊其氣奄奄殆盡而方且區區在外收拾寸土以爲興復計亦云難矣由是論之民心怨漢以王即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以孔明留之而不可吁可嘆哉蜀漢之興州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篡逆遂即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辭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

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跡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波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縹緲兵日以弱迹日以狹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懣雖艱難而信義愈明執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悉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雖屈体英

所得^也。萬^萬我^我和^和哈^哈主^主繫^繫之^之。然^然而^而天^天下^下第^第一^一流^流。爲^爲昭^昭烈^烈所^所有^有。是以^以避^避之^之。初^初好^好同^同煮^煮水^水。一^一時^時遇^遇合^合員^員。君^君臣^臣也^也。其^其在^在巴^巴蜀^蜀。治^治兵^兵講^講武^武。以^以肅^肅軍^軍政^政。分^分兵^兵屯^屯田^田。以^以給^給兵^兵食^食。又^又長^長於^於巧^巧思^思。木^木牛^牛流^流馬^馬。皆^皆出^出其^其意^意。推^推演^演兵法^法。作^作八^八陣^陣圖^圖。感^感得^得其^其聖^聖天^天下^下奇^奇才^才。敵^敵人^人稱^稱之^之。科^科教^教嚴^嚴明^明。賞^賞罰^罰必^必信^信。道^道不^不捨^捨遺^遺。強^強不^不陵^陵弱^弱。雖^雖下^下至^至橋^橋梁^梁道^道。踴^踴躍^躍并^并全^全固^固。無^無不^不條^條。帶^帶無^無辭^辭。人^人其^其氣^氣象^象。則^則大^大嚴^嚴毅^毅。調^調至^至今^今。典^典峨^峨峨^峨關^關爭^爭高^高加^加之^之。當^當時^時又^又有^有關^關羽^羽張^張飛^飛。爲^爲之^之爪^爪牙^牙。法^法正^正爲^爲之^之謀^謀主^主。許^許靖^靖。樂^樂竺^竺。簡^簡雍^雍。公^公

之寶友將項負社稷之器焉趙無文武之姿而帝之與
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
李嚴董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
彭萊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擢
而顧要盡其罷能費資力上下同心各有已責君
臨一隅亦云隘矣志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
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綱又方之曹操治命留連
妾婦之態實大贏之不若而謂昭烈敵於昭烈謂禪
曰功以大小而勿以志小者不為惟賢惟德

以服人皆哉斯言皆可師法則元德天姿既高矣
已亦力其從廬植陳元方鄭東成遊啓告鮮至弘益
多矣綱後主材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
抗衡強國今年征四郡明年屯漢中明年出散關又
明年攻武都陰平是以國富兵強征伐四克迨隕星
告吏賢相云亡於是姜維產禍關宣專權如沒遊觀
之戰臣死於綱於綱其成都之降子死於父理
之勢窮力盡束手就縛而漢亡矣蜀漢為魏所

滅天下始絕望于漢劉陳留王稱統始得進朱
統而國統遂歸於魏蜀漢之為國凡再傳四十二年
而魏滅之馬時陳留王稱號景元之四年而吳孫休
稱號永安之六年也魏接漢統雖斷自陳留王綱
之年而其篡漢之謀則自曹操始漢日落西而
一星黃江翻曹操垂時而興破張繡之二袁綱
布綱劉表張超叱咤風生指顧電掃用僅行師安
化若神諸將征伐親受教令與敵對陣意思安閑知
善察難欺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取張遼偷襲於

亡虜御軍五十年手不釋卷書訓誨武策夜則思經
傳雅性節儉不事侈靡動必宜實不吝千金無功受
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奉輿辭下共之遂能鼎立三方
終成篡奪者惟其明略最優也綱然漢天子祇伏
后勅皇不綱二袁貴人綱害孔融殺崔琰誅荀
或左右侍衛吳匪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漢天子
之手者十九年晚年用天子車服出入稱警綱
與至尊無二謂其非有不遜之志吾誰欺欺天半綱
歷觀老瞞平生之所為如夜卧枕圓枕叱野葛公

許飲鴆酒盈一盃其深處極詐諛諛不可備言其
天姿暴戾悍悍禍賊其蓄無君之心久矣迨至終身
柔順羊鼎曹不得一捺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欲違
哉顧以勢所未可緩而圖之則得之可以稍安其
用術亦甚高矣不然臨終遺令幾數有語下至分香
寶篋家人婢子罔不區處詳及獨婢代一事則嗟然
一語及之意欲身受漢臣之祭而嫁莽逆之悲於子
孫操之操心甚不仁矣哉元城曹孟德漢而借國是
為魏文帝雅好文學以著述為私事作皇瓦凡千餘
篇筆成章情閨強識論經史侃侃忘疲于時蜀
漢北伐孫氏爭疆文帝偃兵息民不願征伐此其規
模似有可取者志然其發漢之時妄以舜禹受禪
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淆亂之原為萬代首惡悲
夫明帝嗣國以來褒禮大臣料簡功能奔絕浮偏行
師用聚論次大事謀臣將相服其英略性持強辯離
左右小臣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容受直言听吏民上
書一日之間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省者竟究
竟無厭德蓋有人君之志堅焉惜乎德政不修厥後

太過大營宮室土木盛興陳年劉人起王山賜子亡
度殆載空竭後靡如此其何以訓後世乎齊王引以
明帝養子入繼大統于時大臣携權太何倒置國政
昏亂制度屢更曹爽雖謀此午當政雖欲久處尊位
其可得哉司馬師既廢齊王於是以前黃卿公即位
視其才慧風成尚辭好問講論經學孜孜無倦親詣
太思講書易記禮之文躬行盛禮有文帝之遺風然
輕躁忿肆為謀不密以黃屋左纁之重顧乃親執干
戈與臣下較一旦之命卒於身死賊手為天下笑豈
不哀哉司馬昭既救高貴鄉公於是致書遺鄉公而
亡之是為陳留王景元四年校併蜀漢始得紹承漢
統然當是時司馬之豪謀已成禮樂征伐不出於親久
矣漢祚雖滅而魏亦不四年而滅於晉豈天意歟述
魏自曹操登計迄于亡國五六十年之間與司馬氏
相始終方懿辭撫綏之時魏猶未篡漢也而懿之心
已不下於操矣幾把權魏政養其曹彪遂置諸王
公於鄉去不遠漢之目才三千載其後再世受遺父
子祖孫雲仍乘政而勢之所趨幾幾乎如大之何矣

而不可說黃祖於城垣挾彈者又在其後而世之
懷歎終逆竊竊父宋社者常囿於其中而不自知非
天魏之篡國凡五傳四十六年至陳留王始滅蜀紹
漢宋幾亦為司馬曹所取焉時吳孫皓稱號甘露元
年也自魏滅蜀之後不三四年間三方已亡其二所
存者獨吳而已然吳之為國自孫一父既無存漢之
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漢許之存亡下無關於
曹魏之強弱君子尚參論焉然其割據則自有東漢
之末孫堅舉兵於汴東破張角誅區星勇略剛果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時鮮及觀其運籌戰車不許和親汎播陵陵平露發
掘可謂壯矣其後為善不終矣宋術所使以繫劉表
卒斃於天下不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勤王則其孫劉
必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據馬援併江東如拾芥者
師宿將狼狽失據關地千里竟奇才也然輕躁好殺
卒殞其身孫權帝父兄之列然身居尊位計尚奇也
有句踐之才焉是時有張子布以為腹心者
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有
周瑜黃權呂蒙以為謀士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凌

志定策以拒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有荆楊
得子南陽傳祚數葉宜矣惜乎見義不明守節不堅
今年臣子操死明年降于魏時今年受操之命領荆
州死明年受魏之封為其王時不能討賊而其心於
助賊不能依義而甘心於不義其得保一隅幸也
以童孺之姿乏賢智之輔輕躁果銳為謀太疎其傳
位不終理所必然伏以宿懷舊恩任用典職布不
能接連賢才改法易轍雖尚饒好學何補亂亡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及子之舉漢矣孫皓天性凶頑
淳行殘虐忠諫者誅說諛者進公卿大夫頭血相
是以群下人人自慄守朝不諫夕責用其民窮者極
侈晉武帝垂慈於亂犬舉伐吳千戈所指莫不瓦解
束手就降蓋不為不幸矣吳之亡雖後於蜀而其亡
國之兆已在於蜀亡之時詩云明知蜀破即吳亡非
時相持勢各長蓋吳居東蜀居西東西之勢相為唇
齒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三方鼎峙吳蜀之
力不足以敵魏明矣而操終不能以并吳蜀者

之與昭烈氣相不相下而實相資是以荆州借蜀而蜀亦結好於權彼此相應終老瞞之生不敢正目以窺其蜀向使吳蜀二君中締盟好如率然在山左山雖乘在左瞞也首動尾應相為牽制則魏之為魏腹背受敵方自支吾之不暇又安能以并吳蜀哉嗚呼吳人計不出此而蜀漢君臣亦不能以忍以就大計故昭烈終得荆州而孫權即擒關羽其後魏師入蜀不能求救於吳而吳亦坐視蜀之亡徘徊於彝春河申而莫能勇於救蜀是以蜀亡而吳亦從之

悲夫（公論）又昔先儒嘗謂孫劉二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又曰人謂曹氏為漢賊不若魏負漢賊其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嗚呼其知言乎吳之為國自孫權稱號至皓凡四傳四十九年而合於晉焉或曰三國之主孰為昭白元德為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不能義說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實祿宜之備矣（公論）三國之才孰為勝曰孔明為勝孔明有王佐之心（公論）正大之體（公論）有蘇子以爲歸然三代之佐夫易以世論斯言得之

也（公論）初平之初亮即歸劉則孫曹負矣（公論）何足算也（公論）若夫大才而中翰之書以授後王（公論）與夫襲殺劉璋之事君子惜之謂其於道未及焉耳（公論）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復漢則正也（公論）作史君子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莫詳其世救名傍遂推抑漢嗣獎進賊魏甚至於孔明伐魏友以入寇著之其昧於逆順之理大矣不佞武侯距中山絕三百餘年望后傾蓋之時即稱將軍帝室之貴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貴與權言之孔明豈附會欺人者哉吾乎前輩有詩曰東京失其衛刑臣弄天綱西園植益穢五族沉忠良青骨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驕虎恃炎精遂無尤相相左將軍伐賊西南疆天意竟莫山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世無管連于千載徒悲傷嗟夫其亦可重嘆也夫（公論）自蜀漢既亡於是典午氏篡魏而為晉焉

宋西晉

晉之興始於司馬懿方操之碑為文學操也始陽疾

而辭終畏威而就一念所存已非顧為曹氏臣者及
其爲曹氏國司謀策中殄公孫淵於百日擒王達於
蓋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然其受遺二主佐命
三朝弱寡欺孤恣行誅戮族何晏殺王凌勦楚王彪
幽置諸曹於鄴皆制之威同於莽卓既承承死之托
曾無徇生之報忠臣之體寧若是乎司馬師廢曹芳
而立高貴鄉公公司馬昭弑曹髦而立陳留王大柄雖
移篡謀未就至司馬炎遂取觀人之國而代之是謂
晉武帝承魏人奢侈之後初從儉約絕繡繪之貴去

史略上

五十五

雕琢之飾頗好謙言留心聽納鈞穀皇用陶以贊其
具容秘紹據之許苛北之雖仇望不韋宏略大度亦
庶幾有君人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事脩
武事恩啓封疆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枯之
策仗王濬杜預之決役不二時江湖來同掩唐虞之
舊域頒正朔於八荒牛馬被野餘糧松滋至有天下
無窮人之謗雖太平未洽亦足明史奉其法民樂其
生矣魏李何儲嗣庸才公輔近宮諸王地大而法制
不修風俗衰頹而禮度不章

濟乃輔相初政而馮統荀顗荀勗又皆小人竊權
佐相與黨友朋倖媒奸離齊王攸納女爲太子如
西晉之亡卒坐于此二事而帝莫之悟是以晚年史
異頗仍太廟廢脩星隕如雨日食正且至連三年屢
書爲古今之大異此仲至悲夫又司馬氏
經營大業把握政權已逾數世至武帝得國又混平
今吳以一天下曾不數年紀綱板蕩宗廟丘墟載在
史冊取笑天下其故何哉論者僉謂樹立失權付託
非才

史略上

五十六

無功德於民而能享國長久者司馬懿以陰賊狡險
禍人之國而師昭又以廢弑不道取人之國彼曹魏
數君初非有禁綺之惡有及女背亡之怨也以是得
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酒色保養
回風俗尚虛浮士大夫賤名檢順進退營賂公行
罪積數世而功德不及於民欲保邦而長世得乎則
帝昏愚不辨殺奪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忠賢路絕
勢得志交相互市皇后權太子重四廢五復莫能
問東奔西逸受制他人豈過於主上不保母后

則千金明狀次不保其不保其身食餽中毒不
知禍端識者謂是以報曹氏之受制於司馬懿者焉
漢帝之將天姿清劬過惡不彰而為胡漢所擒倖
者有之侍宴行酒識者謂是以報齊王奔重之忿焉
隋帝僅得虛名服藥不給符被圍奪與觀出降隋伏
少廷洗爵執識者謂是以報高貴鄉公車之痛
馬迹司馬懿身為上將征伐四克竟實圖曹以自封
殖一念之烈天實監之師昭廢三主殺一君欺人勿
孤以奪其國未及再世猶兵相屠起自兄弟叔姪而

史記上 四

非他人也出乎爾者反乎爾天道好還誰不信然
碑部先生深明易數以寢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
言人哉於後魏石勒長嘯上東門亦浪然耳
勛其能逃項城府君之誼乎晉懷五星燈樓西晉永
昌元年
各猶漫宮廟於淺海山之禍未有烈於此時者元
而本牛氏之子冒與午之裔居江表天下士民有
思晉者皆異糧而歸之大興元年始即帝位遷都建

唐是為東晉時維五胡吳於中興有根本之功方帝
之在藩也單獨知其可輔陳以典復遠傾心推奉其
於中興之功一矣既而西都覆沒四方勸進王敦憚
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爭破議遂安其於中興
之功二矣及其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備安之計
方且大立規模廣建羽翼先用嚴禁備施以來衆士
盡收過江名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座談時事而
輟憂周顧聞其志克神州而收決其於中興之功三
矣是以賢上競進百姓歸心荆揚要安戶口殷實江

史記上 四

左立國樂百餘年漢之功豈小小哉加以天
命簡儉容受直言初鎮江東頗荒于酒漢正色直陳
聖命引鵲覆之所幸鄭天人也無文綽布帳帳
刑簡化史氏稱其光啓中興非益美矣然帝才具
不優志氣非遠矚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國有緩
急國宜糾合義旅入衛王家可也而帝也自為封殖
之謀無慷慨救時之志懷帝卒以蒙塵迄不開動王
之舉敗帝嗣立增重寄制詔深切切宜動心而顧
乃坐視神州陸沉戎馬縱橫曾不以介意焉方且陽

為出師遷延不進廼嫁其過於順運之藉斬一無辜
令史以塞責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適天災此為
甚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託而坐觀其禍變自
時事之艱難而僥倖以自利三綱淪矣其能以討賊
乎此所以難為孝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者
不旋踵而敗矣以東之也輒矯述帝以卿卿恭王
之子為司馬之官自晉史迄于今皆系於司馬普之
列今乃著以牛姓果何所本哉曰昔者聞諸先儒曰
魏明帝青龍四年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又犧牛之家

史記上 四九

按司馬懿格封於晉傳至懿帝始及七代此石馬數也
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語故司馬懿深惡牛氏卒為
其將牛金考之前史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
生帝信不誣也繼作史者宜於懿帝蒙塵之後特書
曰司馬氏之晉亡然後於元帝本紀之首係以東晉
宣書曰元帝名睿字景文司馬懿之孫也恭王親
妃夏侯氏之子也妃通於小吏牛氏而生帝是為牛
姓焉斯實錄矣捨此不書而猶以宗室疎族稱之俾
得冒姓司馬豈不悖哉或曰元帝世系與曹氏同

既遂本姓之貞姑以所承為正可也
而何以改作為曰不然曹操崛起說不自知則同父
氏豈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曹宗雖曰帝豈可榮然
不若徐溫一姓也李氏之為宗矣蓋而正之不
亦宜乎明帝以養父繼位五教曰藏獨心忍願神志
帝潛謀獨斷躬親六軍掃除長軌未期年間數遷
平雖享國日淺而惠亦可謂甚矣咸帝頗務簡約雄
武之度雖有懷於南王而恭儉之德足追跡于烈烈
初帝初年曹氏必歸又書云漢書手記云

史記上 五

惟此史中言作詔則曰敬而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
正稟帝猶為之典起其敬禮故老大臣猶有足稱者
雖然情乎政出滑陽和實利應儲威和之初殺殺近
親誅誅貶出舊傳和帝王帝僅六歲已能結
問涕泣則亮之事國權權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
謀未彰亮亮震天宜激成反狀邇來頭風侯倖苟
免遂致漢皇后司馬石頭餓作溫酒陶侃語
力討賊斬峻平亂則社稷安非晉有成帝既崩庚永
又以元舅當朝權倖人主恐異世之後咸為將疎於

是以麗希爲帝師嗣顧慮未幾麗希降年不
衆無與多計縋帶縋縛之資母后制制二張
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于時麗希抱焚世之才時人方
之管葛王蒙謝尚獨稱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每相
語曰深源不空當如蒼生何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
廷乃用蒯蒯平關河然用遠其才卒致山桑之敗晉
之威權自此一歸桓溫矣蓋溫與浩以而齊名晉人
之用浩本圖以抗溫故其敗也溫之勢浸以熾焉至
於廢帝以及廢帝之出於大阿含時蓋麗希雖爲

拓溫蓋不王之志范兵功以浮譽及訪晤之
 綏威名頓挫遂謀廢立觀長威權於是以廢帝為海
 西縣公而瑯琊王昱即位是為簡文帝炆瑯相溫既
 杖文武之任屢植大功加以廢立威震中外帝雖屢
 尊位瑯默守道而已常懼廢泣下沾襟帝雖神識
 怛惕而乏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
 勝耳沙門丘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安
 運迹其行事以為報獻之輩蓋可知矣魏武帝襲位
 于時謝安實有心於中原謝安有心於中原謝安有心於中原

之春相溫初赴山陵王坦之輩一見流汗沾衣倒持
 手板獨安視溫氣意舒閑不為少懼坐定數語如獲
 龍馴虎談雖有以折數人而奪之氣安之為政不存
 小察弘以大綱鎮以和靖御以長筭獨方之王導其
 英氣實過之謝安曰王導只是有持勢符堅以
 師百萬次于淮肥若終於無道安處置優游解而不
 援謝安曰指鞭將帥各當其生卒使風在鶴唳聞者心
 寒八公輩不見者王坦之曰狡兔死師敗弗振何事

也而況有二虎之以正紀綱之風象王莽之
玄之善斷軍事才能於職上下輯脰晉似有生靈矣
然帝方溺於滿爲長走之數勸奏勸方旋墮禍禍面
曾不閱時遂用詭言說說賢輔勸勸帝見見速使朝
綱不振恩威不立道道子荒於朝政國勢以以小人拜
授之榮初非天音鸞鸞列之貨密密存權門毒毒熾千千滋然
民歲廣內內殿歲遠維維處時屠諸侯凡凡廟疏入不報
通職是以許營之使馳書諸閣帝雖知其伉直而惡
聞逆耳鸞鸞晚年長星告災猶不警悟帝帝情獨獨起自

讖言事終至此蓋已亡而未滅矣安帝弗辨涼燠口
不能言道子元顯並傾朝政納賄窮奢不知紀極
主昏臣亂莫熾於斯相玄秉寡遂行暴奪玄性貪鄙
好矜伐珠玉之玩未嘗去手制作紛更率意自用土
木繁興督迫嚴峻朝野騷然思亂者眾劉寄奴起自
草萊舉兵誅玄再安社稷自時厥後伐南無斬盧循
滅姚泓晉之威令雖伸而裕之權勢最乎非復前
日劉下邳矣晉欲安可得乎劉裕弑安帝而立瑯琊
是為恭帝總及二年卒為所篡高昌明二帝之

史記上

應馬東西二晉通一五帝一百五十五年而亡中
四帝馬姓都洛陽五十二年西晉懷帝劉左
十一帝牛姓都建康一百三年宋元帝劉元
然晉自江左以來五胡亂華中原雲擾正統不絕如
錢而夷人之分裂雜據者不可勝計晉人謂衣冠
雖歸瓜漢足蟲蛆良可嘆也謝安謝安嘗曰
劉琨以匈奴遺種首倡禍階奄有河汾天下遂起之
眾輒湊而歸之石勒王弥之輩皆北面稱臣是為前
趙劉聰弑主自立現有大逼逼其兵力遂陷兩都執

尊二帝雁起帝宅汚澤神鄉斯戮忠諫矯謬上天辱
以熙道行之身死天幾倘不旋踵至於殺甚子屠其
族戮其尸禍及父墳火延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
良可畏夫雖以劉氏疎族嘗助禁虐濁亂中華遭新
宋之難與師討賊邀竊鳴名揚戈隴坂則陳安投首
振甲西河則張茂稱藩抑亦戎狄之家也故世高族
之捷驥勝而驕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取禍
然迹其凶虐天其捨諸劉淵之裔起自晉懷帝永嘉
之元年子至聯曜二世凡十有六載以成帝威

史記上

之四年王而石勒取之勤以胡羯謀誅隨辟關聰
張幽熾是為後趙屢劉我都邑霸害我黎元豈天厭
晉德而假政凶孽歟不然何其興之酷也觀其對敵
臨危運籌實費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雖有刁膺以為
之股肱有張寶以為之謀主有孔長以為之爪牙有徐
光以為之無辜至於更禽為輔北取王浚西走劉琨
北舉兗豫皆如術拾地芥劉曜屠賊勝之威長驅伊
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勤拳鞭一蹙慨然就縛遂無
國亮有中區河無擁護而阮王室既絕矣

釋今曹開序序鄭
亦一時之直蒙也然肉未及寒妻手不保天道
好還豈無故夫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狹之志賊殺其
孤而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慾莫
之
則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及友于相殘兄弟相攻干
戈熾燬兵革不息墳上未乾禍亂叠起積惡致滅其
天道天
子嘗親受晉爵委質爲臣曜石勒又皆淵聰臣子
忠
大蹀血神州因執天子貪權受不多數之罪而終
忠
聰曜勤之身晉氏君臣曾不能北向戮一人以雪
中原憤辱之耻自西人得志者視之曷不謂天道無
知而爲惡者未必生禍也然石梁之陷劉曜被戮於
生前蘄華之禍淵聰受誅於既死至於石勒僅能自
免其身而冉開之乱其子協至無遺種案劉石乱華
之罪劉氏實首惡而石氏爲從焉而天之報刘其
亦浮於石恢恢之網疎而不漏而世之西人陵暴君
臣者猶情
緇而莫之察焉嗚呼悲夫石勒之僭也

於晉成帝咸和之三載城凡二十有二年以穆帝永和之五載配為荆閔所取後并於慕容氏焉前燕之興始於慕容皝為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荆湘晉書慕容皝後以冀國事晉書論以冀疑營昌陽驍為謀主陰謀將建四方度封抽束栗襄開為股肱封奕宋該皇有美繆愷以孝子傳佳權要宋左車胡毋翼孔纂以為舊德清望為參客議又制敵多權臨下以惠晉書日務養重穀利馬厲兵以窺鄰國之冀晉書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世之基還元帝興復之

閔成毅所至甚於破竹而幽并齊魯定矣詞調乘茲機會遂竊鴻名瞞之立也慕容恪實佐之初昔聞為死朝廷愈謂中原可圖獨相泣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親其內脩國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國論格之為政有足稱者及許為政主聞臣昏斥逐親賢以資強敵又聚歛積實滯貨嗜利遂致無政不衷百官失德公私煩弊盜賊充斥於是符秦長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坐為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得秦紂也龍絡一章亦可以亡聖賢之言豈無驗歟

慕容皝之稱王始晉成帝咸康之三年時至時三世四十有五載以帝奕奕太和五年頃而秦符堅滅之焉後燕之興本於慕容皝義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世昔叛君親自投於秦符堅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棄人之虛亦足以償所遇矣始而去燕燕人如失其父母及其避人過之如歸中故數月之間掉馬筆從容而復故業自然之勢也公論堅之浮譽發升峻文節俗蕭牆內潰動敵外侵職既不能見荷先業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

遁逃明年之間盛國殆盡子孫親戚窮為仇讎進退失據卒殞其身可悲也夫盛以孺子孤弱自授於讎人之懷終歸其喙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讀史至此未嘗不徒其決而嘉其壯也不幸遇盜而亡燕以一婦人靖之故亡其身以及其國彼何人斯慕容皝之僭始於晉孝武太元之八年穆至熙四世凡二十有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丁為慕容雲所取旋又歸於馮氏焉慕容皝年四十六所慕容雲之興起於慕容德以燕室至親晉鄧中之重慕容雲以國危

未脩其節君存遽逐其位豈理也哉然慕容儼之雄姿韜略捷捷之速略略有金齊遂竊徽號撫劔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慕容儼術以弘風延讓言而勸已觀其為政有足稱者慕容儼已成之基承霸者之業政刑莫恤政遊是好杜忠良而說諛進暗聽受而熟威權王師國城對峙慕容儼以涕泣修身喪國非不幸也慕容德之僭始於晉安帝隆安之四年穆至熙三世凡十一載以義熙六年穆降於晉劉裕焉劉裕燭幽書至若前秦之興也始於苻洪洪得材項有

虎據中府之志謂調健饒其業殺弱蘇雍遂竊大號
取關中郤恒溫逃為強國光緒又垂心政事優禮
耆老修尚儒學置京賓館以懷遠人約法寬制節賦
軍官而關右稱采蘇馬與符堅共主謀弑姚弋仲
球濫纂承偽璽燭鼎觀其德政之始舉元
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君臣遇合自謂劉玄德之有司
明也詞一歲五遷權傾中外勳舊不能離親戚
不敢妬先論仇騰窮賈數譖毀猛則黜騰寔得進樊
世與猛爭論則斬樊世雖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

是條佐聲思豪右震悚道不失信兵強國富易足
平猛之力也諫是時符融以嚴威贊經綸權重符融
以諒直進規舉鄧張此以忠良慨底略杞梓是利
謀臣效智迺平燕定蜀攜代吞涼十分天下而有其
九東夷西域一日而朝貢者六十三國神州之盛五
胡以來未有也奈何懷貪飲無厭之心忘王猛臨
終之戒擁百萬之師長驅而寇者擁翼諫之不聽石
越諫之不聽道安融諫之不聽張夫人諫之不聽符
融諫之不聽又不敢自謂戰必勝攻必取大江之流可

以技鞭斷矣曹不知人道助順天理害盈雖於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不數月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鑿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種類殄滅何哉論者僉咎堅龍信羌與鮮卑而寇晉易而無備民疲主驕詞論是以及於亡此皆徒觀其迹耳秦於五胡中所謂吾於彼者符堅以篡竊取國王猛又以商君治國外強中乾是以一蹶而不能復振羌作之不良其無本之故夫符丕承亂自立綽及二年尋即傾敗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彘棄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

其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節慷慨有足悲矣此符秦之
僭自符健以晉穆帝永和八年狂僭號至登凡四世
卅先四十八也也有三載為姚興所敗而亡時晉孝武太元
之十九年年也也後秦之興也起於姚弋仲以西羌首
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鞭直勇亮著聞而得其著之姚
弋仲非忠信之所致耶詞觀其戒諸子曰我死汝即
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事貽厥之謀有足稱焉
也義材材魏豪邁有徐策之風適晉不容攻秦見敵賦
死死看看哀哀於於燕燕後後與與賊賊諸諸不不叶叶氣氣上上亦亦其其命命也也
引引外外傳傳國國朝朝中中世世之之變變其其聖聖從從之之○

藉其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棄其危而殺之甚矣裴之仁矣姚興始推前敵成步集英筆節爪牙畢命取汾絳而陷許洛歟僭燕而藩偽蜀夷離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通悅誠有之稱者然好近敗壞農桑群下諷諫竟莫之改迹其處戰攻之世不能收羅英傑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經師至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舉秦國而師之作史者大書以表其失焉通鑑豈不然哉泓以庸懦之資主經世之用戰骨肉肉難

寇外侵洞論主師仗順不數月而下長安雖泓龍葉之不肖而亦天道好還之故歟姚氏之僭自姚襄以晉孝武太元之九年甲襲弒自立迄泓三世廿初三十有四年為晉劉裕所滅而亡時晉安帝義熙之十三年乙也其他如慕容特之據益州歷六世齊時李雄李班州有四載而晉大司馬溫滅之夏運之據朔方歷三世連昌林連定二十有六載而拓拔魏滅之後涼呂光之據姑臧歷三世紹光緒十有載而秦姚興滅之西秦乞伏之據金城歷四世乾

之南涼秃髮之據廣武三世利光變馬拔亮十有九載而秦乞伏熾盤滅之北涼沮渠之據張掖歷二世沮張掖歷廿有九載而拓拔魏滅之至如前涼張軌之據涼州歷九世張軌張駿張天錫七十有六載而滅之者秦苻堅也西涼李嵩之據河右歷二世李嵩李歆有四載而滅之者北涼沮渠蒙遜也蒙興滅亡五十有國自古以來更迭亂華之禍

國滅亡之而能有之也獨大司馬溫之滅蜀大討裕之伐南燕平後秦事事差強人意然是二人者功有恢拓志在慕君三國亡矣而當時之為晉患者不在此三國也故終晉之世卒於宴安江左而不能混中原許可為於邑也已

小學史斷集終

小學史斷下集

南朝

晉室云亡南北分據其接宋晉之統而立國江左則為宋為齊為梁為陳而謂之南朝其據有中原者為魏為齊為梁為陳而謂之北朝南朝之興蓋接東晉之國是為宋武帝與桓玄之亂首得義兵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時而當亮解遂來迎乘輿再興王業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整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則廣

裕或南燕卷甲南趨則盧循滅南燕偏西上謀縱授首未幾石平劉錡卒北征姚泓面縛送江稱伊洛俯來園陵震震震之心發舒華旦之氣南陽之盛幸有過於此者也惜乎席不暇煖羣千里之秦符之嬰難引兵還志在塞國蓋一舉足而赫連氏已蹶踵而入關中卒不復見中原之定有議者每為之嘆息焉然迹其取國以來清簡寡欲嚴整有度三校服布素三造寬絕希內嬖御寡火五不舊秋歲六籍戶又學士之詔幼主當朝後不待與

政此八者皆君人之要行武帝兼之亦足為一代之良主矣大劉裕執桓玄討篡晉之賊而復晉室固自以為大有功於晉而宋幾時躬行篡奪既廢其君復以兵守之又踰月而殺之視桓玄之禍尤烈焉阮而二子俱不得其死傳之六主皆不以壽終其果無天道哉然自裕而後為人急於篡國貪心愈熾不待再傳而已亟取之如齊梁陳北朝以後諸君朝謀夕取者比比而是也又可以驗世變之益乘人心之益薄矣悲夫此帝統之綱紀于休易繼之齊晉而下

實外物錯亂其心必欲必從其志時無是意者矣徐夢之提議諸葛亮之遺囑即位時是為知而躬勤政事位雖高而存儉約不事後廢加以在位日久惟以開導人心糾紛倫墨惟禁閉官官父於其職守卒以在事為斷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政事益理關閣之內謀論行關後之言政者皆稱亮之德而平內無股肱之臣外乏爪牙之士以為是長據之人不免死於說間之口而朝廷之上所與謀者不過白面書生而已而又攻戰日

時咸陽成首鐵漢後師孫將莊詣白而延寇壓境職
此之由公論破後魏人攻破六州荆湘雍梁屠我之
降丁壯嬰蕭斯首受禍邑里蕭條亦也連巨寇來
歸不果林木元嘉之政衰焉善平固馬公論之曰交
帝勤於為治于惠兆民卒為太子之良主而不蓋其
力獲挑強胡使師使職於海南戎為飲於江津更其
未路狐疑不決卒及於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
武帝因元凶之過謂晉僞秦族不逾月而除逆亂
阿直為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溺于酒相繼而
益滿於色謂如魏氏死上痛悼金真冒於貨謂末年
二子石龍謂之胡柳公卿謀仇謀士大興宮室
土木之工謂之賜爵俸祿虛述其德謂之相繼不若
外側目假使中才之君有一千此足殲其軀況燕
此眾思不亡其何待乎帝既衰然而荆東立立是為
明順頗好文藝謂之臣才學之士多見接謂之指歸
忌言語文字有禍敗而後疑似之語謂之回遊者犯
加幾而又保字謂之同氣謂之年以神施之重付

諸李氏之子作宋史者當於明帝之朝直著劉氏之
絕斯實錄矣謂之蒼梧王異姓之子加以垂孺之年偽
昌類於呂莽暴虐浮於桀紂遊蕩同節謀殺無常未
及五年間而蕭道成弑之識者謂天厭劉氏故假異
姓以絕其國焉道成殺蒼梧而立順帝謂之曾不三載而
即為蕭氏之齊矣宋之為國凡八主六十年而亡謂之
蕭道成篡宋而立國是為齊高祖謂之劉宋傾危季
軍暴虐百姓寧凜命懸朝夕當是之時道成果有心
宋之心謂之萌衰緒諸人協謀歟謂之異姓建立宗藩以
宋許為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蒼梧之偽昌
明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
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合亦燕幾近
正矣謂之迺自立順帝比而事之既已委質為臣且又
欲規圖神代取國宋幾復行弑逆又盡勦叩金之族
而於其祀焉謂之鸞鳳謂之計百出種惡病業荷以傳
後齊許之不長謂之規六朝最甚焉立無故夫若其篡國
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人身不細精細之物永不用

珠玉之玩內殿施黃絳帳官人着紫皮履絳奇異物
毀棄不用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常使金主同價而
又訪政術於劉勳論得失於群臣亦足為一代之賢
主武帝繼之即位之明日詔免逋城錢革晉宋之弊
政中外欣悅總攬大體每以富國為先嚴明有斷
縣父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宋明之世外表
無塵內朝多豫府庫充溢強後便民百姓豐樂盜賊
屏息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然亦有齊之良主也
齊世祖居長樂殿學美彰而武皇之心未嘗

道故得保茲守正位宏校既而愆鄙內作猜忌
生禍起宮闈身竟不保齊世祖齊氏之亂胚胎
於此矣齊世祖為蕭鸞所弑而立新安王鸞常是時軍
國大事悉總於鸞垂聽起居皆諮焉而後行則亦寄
生而已矣蕭鸞後都陽王鐸等七人未幾再行殺逆
遂篡大位定為明帝踐祚以來數行謀賊疑忌援生
術數是用既而自損本根枝胤孤弱貽厥所授為在
凶愚用覆宗枋亦其理也蕭鸞既立始歲亡度所
寵左右三十餘人至呼為阿父阿兄而不耻齊世祖

親信宦官不與朝士相接
詔勳大臣發於倉卒人人不能自保蕭衍因伯氏被
禍東歸蕭鸞起兵襄陽遂立和帝當是時四海分
裂人厭齊亂雖欲不烈其可得乎齊之為國凡七主
二十有四年而蕭衍取之焉起高帝建元元年紀末
時元魏宣武景明三年也蕭衍以齊之同姓世系有
考齊世祖同宗遭時亂遂遷齊鼎是為梁武帝高祖
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筆
觸寒以為破裂天性沉重雖居脂室常整衣冠小

暑天未嘗褰袒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又却封
之請選廉平之吏齊氏宗屬待以赤心使皆得以老
死肅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
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然時
節末路驟起蕭牆禍成戎羯衣冠競逐之下老幼
殺戮馬之足金甌遂闕室鼎屢移為千古所聞笑其
故何哉議者僉謂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
國龍板人亡禍遂至於此殊不知帝崇尚釋教夏
為夷堂堂交趾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於不復

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狄之區
不待社稷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久矣其後臣
叛其君子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
叛命柳仲禮而柳仲禮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
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鐵叛於豫章
有子及孫莫不逃延顧望略無為君父討賊之意夫
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禍其烈如
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焉果何為哉蘭
文幼而聰睿多聞博達富瞻詞藻不幸遭家不造正

立宸極受制賊臣卒罹土蒙之痛焉當是時太陰書
見天雨黃鈔太白經天更日迴止梁祚將傾天文告
亡賊呂陰篡弑之謀蕭棟陽受禪之號而建康之梁
為景寸矣元帝以帝子介弟擢上流之重方其京師
覆沒君父告危於斯時而奔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
不進繼而徵兵湘州以不如意則舍忽以就大事可
也而遽行骨肉之誅終而儲社嗣位國祚幸存則其
真以陷梁祚亦可也而君稟正親後興成濟之誅配

始一合上不在其君親下而在其兄弟悖悖國
事希親身謀師出與名何以討賊是以總誅侯景即
安江陵未越三非寇戎交迫身在澤獲仇隲之中不
思保國之計而方且躬御龍光親督老于竹燧藏書
至十四萬卷其亦愚蔽之甚矣卒之喪師覆族身赴
拘囚豈非上黨降賊此焉做乎天道人曹其可誣乎
故先儒直以梁之亡于無父無君之罪斥之蓋以此
也江陵陷沒元帝被擒王僧辯舉義奉敬帝還建
康之未涉江齊人復以蕭淵明弟而僧辯逃納淵明

矣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而敬帝復位當是時天心
厭亂梁鼎屢更曾不數年竟為陳霸先所取而梁亡
焉故論梁之亡國大抵夷教盛行而尋倫收斂義方
不立而齊之德行豫章王綜以疑似萌異志而帝一
知邵陵王綸以非法賞被罪而竟獲免太子綱位已
儲極國諸子不相下至選精兵以衛東宮而帝不
問也其後侯景之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姪自相殘
正德綜給有賦道之心釋紀譽譽無赴難之成備文
至痛在心為賊所脅不敢執哀而反與之安樂凶惡

貪詐惟利是圖甚者蕭繹叔父之親也諺曰一知侯而殺之蕭繹猶子行也執元帝而辱之此其不恭不友不孝子弟不忠不義萃于一家見于一時亘古以來之所罕有是夷狄之不如而禽獸類耳俾當承平且不足恃而況國已僭乎夫梁之有國降武定數閱四主五十六年起武帝天監元年丁丑為陳霸先取之而亡然梁自元帝被執之後蕭繹即據有江陵遂為後梁自梁及蕭繹又更三主大抵皆以儉約安境內迄三十餘年至陳將亡而隋人始滅其國其遺習

漢之僅存劉琨若相似者梁有子孫則霸始之陳死難以極梁統也而作史者乃絕後梁而進陳何哉蓋元帝武帝之子譽之不道以姪子叔稱藩于夷招兵入寇因執季父居然劉琨又加詰辱天理所不容矣而况譽本為魏所立其心附庸於魏則又與江左立國判然而不相屬焉作史君子於蕭梁之立以魏使稱帝書之雖其為國可知矣彼昭烈之漢名正言順為漢討賊而蕭梁之治則為賊下梁豈是安得而

安比其梁之亡斷在此周陳帝即位之初年也陳宣天保之八年也陳霸先本自單微趙時受劉傷其城告禍梁祚播遷還將練兵剿除元惡三四年間遂移梁祚是為陳武帝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數品後宮不飾金玉然帝即位纔五日權崇刑政百求一舉額乃躬臨梁武卑賤之跡出佛牙讓無運會效胡人膜拜於觀闌前而不知屈辱未幾年又後幸許捨身監獄之道果如是乎黃塵汗衣不持質若窮歸捨虎之來而鬼兆已先見矣史下

疾苦事發為禍于陳必驚覺可謂知為政矣臨海懦弱之君人之罷及即位政刑皆為於安成王末幾為所廢而自立是為宣帝初文帝知家嗣仁弱承存泰伯之心帝於是時拜伏固辭繼以泣涕誰不信之及文帝之內宋與孔奐之言尚在顧乃數孤弱寡珍滅忠良用心不仁甚矣時值國祚多難後還未返兵明徹以時寸自許壽陽之役以水佑攻使齊人邵壹王琳就擒聲譽頓衰凱拜禮錫然注左似有生尊然明像區區小才知進而不知退冒昧出師以爭

徐亮彭城之役卒為敵擒曾不思周人以定山東果
可與爭鋒耶犯茲不韙師亡國滅蓋其宜也故司馬
公貨論之曰宣帝與祚之表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後
師斯言得之矣若其呢呢之寶以江總為太子詹事
恣心夜之飲而帝不知太子數出微行幸微帝聽則
又僅免摠官而義方之教不行陳祚之亡實在於此
于時三方鼎峙齊已毒亡而周之太子祚陳之叔寶
已同時胎禍於儲極天將混一寓內而三國之君曾
無一人彼善於此者皆為隋唐之驅除豈天幸矣後

主因削弱之儲雖滅亡之道不修內政不廣外難以
天神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
百姓則不恤而恤大馬小人下流之態靡所不具是
積累左肅出獄更禪之中居一小人焉勿曰負且乘
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
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後陳廢後隋
師歷境邊報屋馳方且上下相蒙談王氣誇天駟秦
伎繼酒賦詩不輟兵入宮城乃投于井觀叔寶所謂
吾自有計之言至今讀者為之發笑抑其蠢繆如此

當非有早英料理之求亦其能久哉陳之為國凡五主
得有三主而合於隋焉起陳武帝陳文帝陳末帝隋文帝開皇九年

北朝

北朝之興始於拓跋之魏魏之起國實自東晉孝武
太元之十有一年自詔汾皇武以前本宅幽世為
君長屬與千喪亂中原遷播於是拓跋肇始有
并吞中夏之志焉什翼犍繼之驅征伐四克威震
荒始改都五號恢遠大業東自微顯而及破洛那東

不敗附拓跋嗣位稱歌紀王於是建天子旌旗出
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魏之文臣身其國後漢大魏
其世本鮮卑方上引前帝於昧無識之裏以釋拓跋
之姓下引天戈遷誕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至今
讀史者往往圖於其所欺說千餘年而莫之辨正吁
亦惑矣魏立國政尤足為親道武述其恢拓中原留
心慰納刺史太守多用文人諸士大夫有請軍內
不拘以長皆盡其利片善寸長咸蒙啟用立太學立
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平并州取中山威聲猛

所至震響方且營宮室正殿將端經術平量度入學
以今義計口以授田遣使巡行郡國舉守宰之不法
者黜陟之況當時有王德以定律令申科禁有典崇
以攷天象造渾儀有劉焯海以典官制協音律有董
誥以撰郊廟社稷朝野章典之禮制度規模變然改
觀美矣然其殺人之大納人之婦既已生子而又欲
除之操存如此天地鬼神其肯舍諸卒之禍起蕭牆
隕身非命豈非自貽伊慙也哉史氏謂屯厄有期禍
生非慮其不知天理也夫明元襄位享國不久於無

實文武禮樂備生每歲修治詔事官如鹽鐵國家
謀浩威預焉有足稱者太武聰明雄斷威多然藉
二世之資奮征伐之勇成輟四出周旋夷險北却蠕
蠕西破赫連昌南走王仲德兵威所加易若破竹性
不好珍奇食無二品所幸賜儀貴人求無厭求每以
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非勳勞之家不
與親戚愛寵未始藉及壯兵臨陣並與士卒同甘苦
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性又知人拔士於行伍之
中量才授任不論本末恩不遺賤罰不避親大臣犯

殺亦不輕假有親之舉身遇南地頭矣然性果於征
戰殺掠屠戮以人為戲積尸如山流血成池曾不廢
弓求年禍起用腹身亦不保遺毒所鍾至於再行殺
逆禍惡所致豈偶然乎八有太武之後境內塵拜
朝野焚禁遂近時以鍾之勳文並資雖斷故能
更清漢野人殺而而如黃老浮屠之術每引朝士
及沙門共談玄理不務實常有厭世之心旦暮在
大位付之稚子舉大阿之柄聽之他人卒使持始宮
關而死婦人之手悲夫女以善令聞及如太政

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靡不克又愛愛諸子終始無
間嘗謂成陽王禧嘗曰我後子孫避過不日於等觀
望可輔則輔之勿為他人有也天性愛然聰敏政事精
勤庶務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思所以濟益天地五
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尚書奏多自尋省官
無大小罔不垂意於圖識之善禮比下之憂虛心以訪
安民之計已以答上天之譴諸路牧守能靜盜者必
具褒賞為樂敘者必加黜削豈徒然乎又嘗曰直書
時事論國政南北行已有台諸部也則口和修時

道通車馬則止兵過淮南如伐人不者必留給以備其直雅好讀書不釋卷受得自來無不該洽生與據輒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進皆光相恩以文史達其餘法獄典章開引詞翰若其不廢以好爵文風燦然天性儉約弊服澣濯之衣常人之不執機行者則罷之節繡綬雖之則望之以愛賢好士視下如僕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治行之善江左五朝皆莫及也雖體惜其處人倫之間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也既出而後人亦世也孝則勉終

斯而太息焉當此年歲之難不能親於萬機精力治委任小人獨亂國政魏氏基業衰於此矣明幼中象業重居臨朝稱制權德彰聞任用非人賞罰殊殊造乎殫費力屈人疲盜賊蜂起封疆日蹙享國不久非天意乎蓋后既鴆殺明帝欲久臨朝立未竟兒以臨其下公朱榮引兵渡河以討賊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遂迎恭帝勤於政事朝夕忘疲數覽民詞申理冤獄是志方銳而翱翔外藩者已側目矣大猶雖餘根在末之公何不族之乎朱氏四節帝而之宮室

大遼之六世也神親自武之宣國皇帝考成統至
孝武之末熙寧二年即西曆一〇七一年而凡王主八十九年而有
東西之分二親之分名雖爲親實則周齊並魏之興
實自清河王之于是爲孝靜遷都于鄴子鄴子時國政蓋
尚觀氏雖爲好文學後容沉雅何校跋亡蓋其世
已衰年僅十有七載起天祥元年中廢恭宗與武
宗年是爲顯德九年而見滅於高麗之清矣特南朝梁簡
文帝大同元年也使西魏自孝武西奔以後國大
帝大齊元非也使西魏自孝武西奔以後國大
祚悉由於此承天始周第北基之中而各終於終

外氣數者必從事王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視字
文黑棚嚴執之惡亦為彼善於此者焉高澄初為世
子以好色之故故仲卿欲殺樂陷其父於釁刃之
下已不容誅及其嗣嗣不承先志肆為悖逆幽辱其
主松宮如拘寇讐未幾屠殺之刀禍起不測天道好
還以也夫高洋因仍宴業大柄久授竟末期年遂
遷魏鼎是為齊文宣得國之後深以三方鼎峙繼甲
治兵每臨行陣親受矢石屢犯艱危多致創損宇文
弼帥師至見其軍容整肅而嘆曰高歡不死矣乃

位亦特進封先代之裔敦學校之風微名賢才文武畢集日晏臨朝每訪左右冀求忠諫于時國富兵彊將圖進取之策使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肝食遂圖不遂議者深惜之然其遠趙趙德之諫而行策秦於始齊妻太后之訓而殺濟南王於終輕許長廣王湛以傳位又復立其子百午以為太子遂使疑怨交積而百年卒繫於亂挺之下雖稱孝友是特茫天之細行耳長廣王湛以孝昭介弟入嗣大統是為武成風度高樂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足稱者然猶猶墮

上

下

委以朝權帷帳之間滯後亡度帝后嬖傷繼慈陵既辱其身又殺其子未幾又因逼之伴幾抵死焉此不可以人理斷矣使有湯武弔民伐罪自李氏戴可也宇文之師母乃已後歟後主兼中庸之姿懷易淶之性輔之以中官厲之以聲色罕見朝臣不親政務酣歌鼓舞奏音度曲彌無愁天子一日萬幾委諸匪人官由財進獄以賄成亂政害民不可殫書賦歎苛峻後頗仍人才斷絕蔽賢壅一旦過庭告急頗乃揚聖德華脫身逃竄以危邦謹奉付之勿主已後

揖遜之美而滅滅亡之罪於他人操心如此天所不容也殷手於周理則然矣北齊之有國凡六傳僅二十有八年元年起高祖天保元年北齊之有國凡六傳僅二十有八年元年起高祖天保元年而併于後周時南朝陳宣帝大建之九年也地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撥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為強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脩一代之文物絕續觀晉書晉書古昔惟周禮而連六官授人才以為教宇作九命

上

下

以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伊川然既矯孝武又繼廢帝迨其為特亂臣賊子之所作視實六經有愧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雖歎天乎迹觀自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而歡居東辛勤戰戰能安眾為國是二人者其當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佐義狄之有操其主今諸侯之志而其用兵又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若之然習六經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安勝焉宇文黑獺為

人請許一時文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祇主之罪當
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為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
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弼死
之夕惟戀戀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文弼
以冲齡嗣霸曾未幾時宇文護遽取魏鼎而授之是
為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私門雖復剛強
之姿終致蕭牆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護弼明
皇繼之廢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安除而勤滅之宜
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捨於護既不能
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傳翼自殞其軀禍癰
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蓋亦足為明
矣宇文護再行弑逆而魯國公孫綽作是為武帝
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謀護後始親政事聰覽不倦用
沃廢鑒臣下肅然天性明察布德立行欲度越前
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纂組後宮
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廢上忘疲事恭儉無
兼罷以海內未康銳情閱習校兵訓武步行山谷
張樂皆人听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人

死力以弱為強及入齊境雖錢傷面稼者亦皆以軍
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其有成功也齊
平之後撤兵室之華後省妃嬪之負數雕琢之物悉
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過嗣子之非才神眊
宗社之大計但飲威之權楚斯於德肅義方之訓豈
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西虐垂父至親一朝
殺之如斃大鳳殘虐殘虐僅踰年恣情縱樂魚龍百戲
旁午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群臣奏事
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供首領已為幸矣
靜帝越自幼紹放蕩亂內外援孫曹之詐威薄無
齊代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親
就幸武黜辱廢帝把權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世遂篡
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俱被弑戮未及三十載
揚國遂奪有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而之
魏世長天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武
未定元平丁丑魏而隋取之焉時宣帝之太歲十
三年也故論南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南朝者
齊二十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五六十年在北朝者

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跋之魏
出自北狄其都洛之夕至近百年豈天理果移於夷
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果無分於正朔歟昔者
先儒嘗斷之矣曰于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
能相仿則拓跋豈能免索虜之譏哉雖不然符秦立
國幾本天下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朔相承
為說猛豈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以王嗣屬江左信
矣而前輩述史嘗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太武之
年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後國勢
浸強與中國等而典章制度則又漸過之自王通諸
人已有所誘而進之意矣然奈何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夷夏之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第相述
司馬通鑑之書以南朝之正朔為正而以北朝之號
附注于此後馬樵平適取舍之正矣南北雖分豈真
如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南陳以一天下至
是南與北合耶理有言江東今王三百年後與中國
合自晉元帝渡江都建康而中原悉為左柱之國至
是恰三百年而合於隋匪天意又安覆南北之間哉

爭相尋幾數百年而終定於此其氣類之遷變非可
反而然南朝起自東晉已推遣生徒不修孔廟
絕衣冠文物浸就頹廢至宋及齊衰頹之士十幾七八
召陳而陷又崇尚釋教備國後夷則已有變夏為夷
之道矣北朝起自元魏如太武如孝文文德武功
莫南北又求遺舊制孔子禁胡服迨至宇文制
度典章儀刑古昔則已有川夏變夷之道矣人謂南北
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邇其本原則南之失不能
併北北一朝反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隋之得國本自後周然其撥江左糾正統則實在關
皇平陳之後文帝以宇文異姓之親愛周主托孤之
寄當接輔政不能任主死民衆時華蠻遂竊周報王
讓據巴蜀之險期月展平討進迴環全齊之衆一戰
就降沐天幸也于時江左宋平南北宋二帝奮其威
斷銳意伐陳廣若郭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遂入建
鄴而陳亡矣開皇九年配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
正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平徭賦每旦視朝日吳

唐虞服飾務存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
以亦所不靳非與四出賂達上表者必止權親問分
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罔不垂意通
近關中飢每年遣左右視民所食有得豆屑糲糠而
進者必流涕以示群臣深自痛切至於微賤勤勞思
政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常備之古傳餐而食當是時金
帛富實百姓繁然衣食豐衍突厥蘇林邑高昌女
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珎入貢可謂盛矣然帝素
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之資是以專任小數而不悅
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像雖欲進德又任情縱慾
以箠為明甚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過殺秦王俊
而父子之恩戚約猶孤所制單騎出塞中夜不反
樂毅射還飲帝大驚而夫婦之道垂因重於東
宮付阿房燬三堂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戮唐
世則元勳將將誅退略蓋而君臣之義者有存者述
其真國之初親如帝女亦非其所為然知父有之
意猶不平而此詩謂公卿也慎至於不肯降志
然與漢后之視去奔者相類

此乃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構陷視父兄如路人盡與
梁武之諸子異世一轍也他年發疾追東宮兵屯帖
上臺宿衛盡出後宮獨留腹心入侍而大禍遂興身
亦不保勢乎前輩之論曰隋有天下無助無德特以姿
相奇偉與蕭道成同而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
晉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煬
帝弑君父而立帝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地震不謀同
時亂證既彰覆亡可以謂政之後自以地廣三代廣
聚八紘負其富強之資意逞無厭之欲小帝三王之
規慕慕秦皇漢武之制度內懷險隙外示疑簡盛衣
冠以文其奸除諫臣以護其過荒淫無度法令滋章
蟻蟻人民沙泥金帛上地以泥金帛此如焚耗諸
時於王門柳城之外頓而徙於陰山遠左之遠宮洛
陽渠通濟持楊越逐朝方斬刈民力殺掠甚衆四海
之人扣心怨上又猜忌群臣無所專任先朝元老落
郎舊臣或惡其許直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
以劓頭之誅其餘無辜受戮者不可勝計政刑素弛
賄賂公行正言壅塞道路側目隋氏之亂以潰裂而

不可以拾笑俄而女感倡黎陽之亂角亦有應門之
圖少以師族因之以創體於是相聚於益州毛而起
大則降州連郡稱號帝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剽郡邑
上苟安交相豪敵自謂風偷狗盜不足為虞後魏為
野莫有令亂於是李家蕭繹交其德王世充薛仁果
與夫武周思讓之徒皆藉牙搆毒以相吞噬故皇輿
徙而不返而有江都之祿唐公李淵兵入長安立代
王侑而為帝當是時四海土崩群盜蜂起雖欲為隋
庸可得乎近其禍亂之深舉世覆亡之兆楊堅得國

之初不越月間廢廢其為父戮其族使今之氏灰飛
烟滅蕩無遺燼近代滅國之禍未有若是其烈者楊
廣當父病革滛泰父善行耳鳥獸曾不旋踵弑父殺
兄子勇禍出不測逾年之後一日而殺其猶子者七
人屠戮之慘亦各相報晚年身死人手至撤床簀以
暴殄受禍之烈亦前代罕有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
終隋祚之不長未為不幸也隋之創業大抵與秦皇
畧同而其再世亡國亦如之然秦皇焚書而五帝三
王以來六經之學遂亡情皇焚議而秦漢魏晉以來

識記之學遂亡其利害之相及亦是有可補讀者焉
隋之有國九三主三十有八年北周大興十三年辛
丑隋代王侑稱後廢帝
唐取之而亡

唐

唐之興蓋以人厭隋亂禍起兵太原初伐西河省
斬侯臣烈撫居民以毫無犯義輟所墮聞者響應於
是取羅邑克汾絳降馮翔宇潼關徇渭北乘勝攻圍
遂克長安擁據京邑頭王之業已定於此自時厥後
降李密於黎陽降建德於河北禽世充於東都安武

周於并州翦暴聞於山東東蕭銑於江陵仁果於
涇水六年之間皆咸服其成功何其速哉蓋以太宗
為之乎以惜其舉事之初設詐問眾謂使劉文靜詐
為高祖以動人心殺入利已其興行不
義殺不辜之氣衆已大不同况晚裴寂之邪而受宮
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詭謀何以為訓是
以唐世入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猶襲之亂蓋高祖
以此始也然其開國之初定律令置學校旌擢孫伏
伽李素等又錄隋之子孫輩才授任由魏晉以降

取為忠厚其尊國父長立無自而然於王也民殺太
子建成而立是為大冠龍安日未得之天生文武之
才高出近古書生一見而知其濟世安民李密潛窺
而識其真英主值孤隋喪亂方糾合同志誘說慈父
起兵晉陽遂植洪業即位之初首用儒臣魏徵放出
呂女置弘文館令諫官隨宰臣入閣奏事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內省訪問得失因山東旱而蠲租賦觀
畿內旱蝗而恤祥瑞二年之內善政數百史不一書
譬如太陽方升山川草木莫不為之精氣王政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九

加何以遠過自是風聲所被實肝忘疲已反為政履
不安枕鏡情經術以召名儒增廣學舍至千二百區
行鄉飲以厲風俗躬釋奠以崇文教封比干之墓賜
孝義之粟以勸忠孝大錄刺史之名以擬廢置蓋縣
令之選以謹為舉其於聽納也孫伏伽騎射之諫則
受之魏徵封禪之諫則受之張元素巡幸之諫則又
受之其於刑獄也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入失出之
罪其待群下也雖神策英毅而見人奏事必假以詞
色咸泰皇之慈懷恐其給也德相繼之私藏恐其後

也制虞夏綱繁然其於建府立衛則似繁之
師口分世業則以非山之畫限官任才則欲如六卿
之率屬定律令格式除肉刑省貳獄如五刑之禁
暴是以貞觀之治米斗三錢外戶不閉馬牛放野人
行數千里不齎糧突厥之渠頭歸庭北海之漚蓬
為州縣聖夷君長帶刀宿衛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
餘百二十萬天下斷死罪者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有也一時君臣同心德
房孔融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李靖之善文武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九

入將利滿牙樞之數奏詳明出納惟允之濟繁
治劇繁務畢集勳勳以誅諍為心耻君不及免弊耳
珽激濁揚清疾惡好善於文本之敦厚劉洎之堅正
亮之鯁亮張瑄濟之以共成有唐三百年之基下
至伎藝之事亦精絕過人如孫思邈之醫藥李海
國自才之陰陽表天之法後世亦罕能及之
而政教乘志伐高麗追死不忘而武事驟起張猛
誅李君於而刑骸滿仇田舍削傳皆什碎而君臣之好

不終。皇徙居大安略與尊奉之物十年之間未嘗
置酒宴。一書而父子之恩太簡寵恭驛將狐疑不決
至欲引刀自刺而杜稷之本幾動又其大者則切父
臣虜殺兄及弟滅其十子卒駭君親而奪其位他日
弟之嫡王元祐之與之生子元祐子使繼弟之
王元祐又欲立以為妻焉王元祐後又欲立以為妻焉
其濟人倫可勝筆哉王元祐後又欲立以為妻焉
論之曰唐有天下數百年雖號治平然三綱不
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極於世之子
孫皆不免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廢權之陪危陵遲
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為聖明之主不可法也
初與無忌遂共執政唐魏徵云永徽之政稱人日
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
紀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隋書李道裕之希
旨而自責行已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獻而知所好
之不可不慎奉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謝靈運何
泰父妾為妻莫念聚塵之無縱女后與昭長北

之而嗟夫武后為唐妾嬖孽子射自立雖天下不服
欲鉗以威乃修告許之法為羅織之刑俟周來索
社綱視後相繼引用磨牙噬骨縛縛拘脛然
嗣更朝廷之士斷首誅捕雖狄仁傑鄭元忠之賢亦
不免於是改旗幟易服色立宗廟而唐之社稷華
而為周唐書忠良毒相四海五王張柬之相考範
提攝兵謀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居黜而社稷復歸於
唐述李氏興復之功狀仁傑實倡之張柬之辭遂成
之梁公先武氏而殺雖未及如意而盛以王米居東
宮唐之正朔已後其魄兆可見矣魏徵云公身為
唐臣入相于周帝死于仇以臨氏一姓猶竊號之
嗣後之責備賢者每於斯而不之焉夫武后以一婦
人竊天下大號濫二十年而不至禍敗者無他由以
姚元崇狄仁傑相於內其國德郭元振將於外共任
賢之術不然而可取焉耳魏徵云然武后以太宗才人
自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左右十有三年太宗既崩年
幾三十六歲魏徵云既已入寺髮髮為尼又復弄間蠱惑
嗣唐晉位魏徵云會來歲月水入寢殿亂證已萌得志

之日志行錢忍乎已生之女以傾脂主妾勸殺已
生之子錢忍太子以償干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
食其子而後殺已生如狐兔略無斬色是而可忍
則曾辟二姬莊后幽廢嗣君誅鋤宗為勦害大臣夫
何難者迹其凶虐神人共憤千古腥聞實為天地非
常之妖孽子焉故孫之翰作唐論范祖禹作唐鑑皆以
武后之列于本紀為非而宋文公綱目之書亦於
武氏建年處兩行分注直書為周武氏某年而復大
書于其下云帝在荊州其取春秋之義以為母后竊
亂之戒所以正帝統而黜僭亂者其意深矣善夫前
輩有詩曰典詩云何歐陽不棄筆迷至公唐經亂
周紀凡例孰此容嗚呼歐陽氏其能免此議乎中宗
始即位之初過龍后父元則大臣以誅妻有不道
語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十五年賴太宗
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于後嗣故忠臣之區
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其正位首患之態又甚
於前也曩昔天日之盟忘今日冰霜之戒婦專主
婦黨信妖女之撓權安樂致思日滋影影聞尊

龍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諸王而愛亦不保
矣竊殺五王而功臣俱禍矣不惟是也安樂傳道
而女謁盛行置負外官而政位允濫用制封墨勅
而賄賂旁午殺常月牌斥宋瑋尹思真而忠言壅底
臣入閣中武后燭於市里恣情極欲荒淫不厭紀綱
制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憂三年情懷然無所
知耳故復位數載而狂惑如故雖有國猶非其國也
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史中宗之一
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
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抑彼自絕于天云耳
唐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之稱者然能
任姚宋輩中宗肇政進忠良退不肖能糾封官廢崇
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為復見貞觀之風未幾
天文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實實大公之心安社
稷之計也奈何感於一妹明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
之以政自稱大上皇而斷大事卒釀使

奸人黨附幾成逆誣情哉自高宗至中宗數十年間
重羅女禍唐祚既絕而復起明皇以臨淄王擊其誅
帝氏平禍難親履其事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開
元之初勸精政事好賢樂善琴女繼而黜宮嬪叙友
于而敦厚內寵唐欲杜近習則黜前朝寵倖之臣欲
禁奢靡則禁珠玉錦繡之玩欲整軍容則有講武新
豐之行豈侍讀官龍賈外檢校元貞復史官對仗奏
事選名臣為刺史禁酷吏之子孫改集仙殿名抑祥
瑞奏請目載在史冊善政屢書當是時姚崇應綏以

史事 卷五

成天下之務求瑞字文以持天下之正張嘉貞與高忠
張九齡尚直琴元絃尚儉各隨其長以贊成治功唐
以至張守珪高舒翰竇延戈所恃則虜王降將守文
融楊慎於舊黨所及則兩渠流錢奏為則無莠在監
中弊集則吳楚在畿內石壁一時人才隨所驅使固
不如意是以二十餘年之間四夷寬服衣食富足西
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疋亦如之海內富安
行者萬里不持刃兵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
八人幾致刑誅然則大平天寶以降志欲既滿後心

乃生忠正浸疎諛諛並進昔也國無逸今也國山木
皆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繡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全
也金仙玉真之役興昔也戒縣令愛民今也賜百官
遊宴嬖妃子而飲鵠以為其寵胡維而養虎以為玩昵
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難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
遁於藩籬而不知一旦勢絕連去兵起邊隅腥羶汚
于伊洛流血漂於河漢果與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
年間干戈爛熳而不息何哉司馬良以三字無罪一日
殺之殺太子瑛而父子之恩乖十年子婦一朝奪

史事 卷下

之史事周為貴正而夫婦之倫亂九齡相李林
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
王綰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於久任邊將而貽唐世
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世宦官之禍開兩渠
迄以亡唐益可嘆矣自胡騎胡騎反壁玉環胡騎伏誅
車駕西奔遂留嗣君討賊肅宗收兵靈武反旆而東
彌令朔方句決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期月而關隴
盡平賊能興復兩都不失舊物雖然帝以國之元子
受命焉父子君臣之義所當盡心奈何見利而動

不顧其親擁兵平涼遠遯不進繞至靈武遂自稱帝
遂成六子叔父何以討祿山之叛君也彭原之
役當軍旅變急之中與良婦博奕至刻乳木為子不
欲者聞于外常此之時君父何賴也向使平原之圍
無光弼之獲整河東之役無子儀之推衡陽之守
無常景之扼衝要脅積之陣無謝朢懷繼之力戰新
唐之過無官軍回紇之夾擊諷制枯骨謀取范陽勸
帥廣平無李泌之奇策則河北必非唐有而兩京未
易復歸是以知唐室再造非帝之功諸將之功也

輝故先儒論帝宜以素危憂國目之一素危憂國
而素宜矣于時紀綱不立一切以姑息從事節度旌
國之大柄而帝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不問賢
否惟所欲與即以昇之遂使節度廢立盡由軍士又
任用小人不得制之之徒李輔國乃東宮皂隸輩預
軍謀委之以政授之以兵寵過而驕不能復過遂殺
建寧上皇鉅制天子滿亂國政使上皇必憂崩
帝以敗於張后愛其手不數月聞父子相孫相
繼而帝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弟下不保其妻子近小

人之禍其烈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一少屬
亂離老於軍旅即位之始餘妖未殄通倖使李郭之
精忠憑諸將之戮力剪除凶醜克復京師遂得振電革
心數渠授有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厥功懋矣至於罪
已以傷僕僕同儕樂而憚神功德縉紳之奸回重索綰
之儒雅修已以模星躔側身以謝咎證尼此皆帝王
之能事而帝悉能行之有是稱者然帝性仁而不武委
難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而不
自知宦者程元振檢校廣德軍亡社稷僭用官爵放

歸田里魚朝恩相繼用事貪權弄刑賞初為觀軍容使
總禁兵之權未幾又俾之判國子監事是舉天下之
大文武之柄皆一官人專之則唐室之無人可知矣是
宜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矣頃入朝還跪賜死
至免弼將營至頤其生郭子儀擅廢家居不保立醜
僕園懷思免抑無訴遂至動廢轉為叛逆嘗觀代宗
之世紀綱不存而政刑紊亂回紇使者至於犯朱雀
門乾田承嗣及叛已彰華討辱赦其受欺侮則奸叛
之計一掃而空而當時之所如意者不過置

百高齊諸仁王經作意謂此僧尼月出也
獲贈亡僧賜僧不聖紛紛謬政事在史册唐室大
壞實基於此是以司馬公論肅代三帝以為此兩君
者明不足以燭武不足以次疑向微郭子儀之忠
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用同紇之眾則天下已
非唐有意謂是夫德宗初玄煩採紀綱肅精思治擇
賢為機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剷除煩苛疏濬底淵
從寬寵能權酒抑祥瑞絕馴象宮女二百人減常
貢錦千疋服數百事諡財賦皆歸左藏不期月間
英政迭出是以四海之內風雲懷德為不世出之
主潞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屬猶反
乎率是而行正觀開元亦不足過矣幾解徇相而
相屬杞復惟酒笑括富商錢又又邸增稅錢又又行
間架兩錢之法矣帝政日增根本目前遂使怨聲連
蹙行路疾盛發平盜賊盜賊愈多欲抑藩鎮藩鎮愈
強已而李正己以潞青叛時悅以魏博叛梁崇義以
襄陽叛希烈以淮西則又叛勢懼所以成德朱泚以
汜陽則又叛賊並結馬行裔居燕秦峻於棘宋廢

此空於外故外令吉以尋卒數千張第一等
盜賊思奉天困蹙山南望望太東危不容喘而帝
來之知也方且謂播遷為天命謂待人為推誠謂練
官歸過於朕躬謂群臣不可倚仗謂備都督為護
謂美公卿為責直謂肅復為難已猜忌百端強明自
任驅逐元一赦雖痛自寬責而大勢乖離空言何
補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處海運輪力於外忠臣
鈔否運漸昌晚節悔過省非雖決意於楊炎之擢斥
而容改受後猶不覺屬托之奸邪用延賞之私怨
李處之兵符取之於陸贄之相位於是國
城以直言左遷方鎮以罪戾進爵者皆選以柔佞
常伯章深卒以辭給居補闕嚴綬以進奉陸外郎其
官皆用宗以綬綬尚書舊選以諫官校流竄交場
仙鶴以刑餘典軍用舍既差政事益益奸瑣林之
山中之用如士運躬榷茶之法賈欠負之庫
市之使月進日進利孔百出是以終帝之世
弱而方鎮益強人謂軍中之亂非由盧杞而為
不以咎杞而以咎帝者豈無謂哉抑文是以追相

論之曰德宗批政最多而大弊有三曰姑息藩鎮二曰委政宦官三曰聚斂貨財唐之亡卒坐是三者其確論歟順宗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幸寢疾殿柩毒邪肆志近習弄權而能委政家嗣以安社稷得為賢矣順宗即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正觀開元故事悚慕不能釋奏欲庶幾二祖之治每延英與宰相議政率漏下五六刻方退常與宰相諍時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諍輒加詰責又以備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去以無所可否黜權德輿奸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順宗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帝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諫不惑群議師老財屈異論輻湊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惧果能窮除亂階削平猾逆擒劉闢於劔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待昇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元道滑青五世之襲平貞元濟難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根固蒂之盛皆狼狽拱納贊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除唐

之威令幾於復振矣及世難漸平後樂一生好人鳥甫錫以聚斂佞媚得幸裴慶極諫帝斬不納會錫以內庫朽物給軍將士怨怒更以為言錫遂引其所獲靴曰此亦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乃奴僕小人所為窮賤卑賤之態尚可以具棄大臣之位哉憲宗寵奴僕之人至俾佐居宰相卻忠臣之諫止於罷其相位何昏蔽之極也度既罷去錫方舉權憲宗自謂天下無慮驕縱彌甚以臣者為館驛使以柳泌為州刺史修麟德之形凌龍首之池中書尉何人甘受其萬鎰之獻順宗而帝之志於是益荒矣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志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專悅邪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己之事也故能平天下悅邪佞者欲以成己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順宗史稱帝剛明果斷帝或有之亦不過初年討蔡之事耳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昏於物之謂明憲宗之為君正坐乏此此所以貪聚斂而近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而謂剛明者皆是哉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

宗其有焉宗其有焉太子即位是為穆宗踐祚之時年幾三十身處大喪
恆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推舉罪人遂使群臣釋服
開大宴後魚藻池幸華清宮縱情棄禮遊戲亡
君青紫駭于初無知者遂使押中之虎復縱於原
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繼而帝亦不
旋踵而即世焉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
逸亦罔或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穆宗敬宗之
謂歟謂歟敬宗以發冠之年六十乃能聽萬事而穆
宗紳宜慰李渤而擢劉蕡楚納李程而罷程發感李
通吉而釋僞發實覺進之諫而賜錦綬聞華堂之諷
而宵李漢賢失丁之奏而禁髮復受卅辰之威而優容
敵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
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陣而禮聘度知洛
陽荒阨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敬宗
贈若忠賢父於朝環亦庶幾漢昭之比孫滿方之德
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化為
昏侈以湯陵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易月忘哀宴樂

者幸中和殿舉拜自是巡遊群常此比群小視朝月
不再三大臣罕得晉見八閏十六子交相附麗朝政濁
亂滅燭之變自貽伊戚顧諟及蘇佐明既祔敬宗於
是宦人李澄復迎江王涵而立之是為宗宗恭儉儒
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閹寺擅權之際而能
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官人放鷹犬省冗食禁制禁戒
官者衣羅縠華嚴奇巧織織罷三四年間自藩鎮紛擾
之外九前人宦官女子奢慾聚斂神仙浮屠之罪纖
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藩時好讀史觀政事每見太
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延英對群臣率
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正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
氣拂吾膺故事隻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
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尤勤政理凡選吏必召
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飭中外相贊以
為太平可冀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
帝嘗以累世盛衰禁閹尤側目於中官忌教誅之而
任用非人不得其術以索中錫之璽不能有所為反受
其殃以苟石之剛正為宦人所嫉而身幾不免況李

謝師及獲小人欲以一朝訖許之謀窮累世服國之患論方仲冬嚴寒之際豈身露下降之時而訓誨等顧欲以此欺人不知為謀疎繆手且俱露地顯卒至喋血禁塗種戶省地公卿大臣牢尸駢死連頸赴戮天子陽瘠縗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獻可嘆也夫述文宗恭儉之德比述漢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全德人主血若人之道則恭儉為一節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益乎文宗既崩噫人仙士長廢太子成美而以

太弟賴王踐祚是為國難謀獨斷能振已失之威權時值主室微弱澤路阻兵不戢群言獨任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亂畧底平紀律再張轉故德裕功業卒為晚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蓋弊帝惑於左道之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錄錄建策望仙觀於宮立崇玄館學士以輔之劉荒唐繆悠何以立教雖除去浮屠之說其教然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不同耳尚矣論哉武宗疾革噫者馬元顯立光王毓皇太叔即祚是為宣宗少歷艱難長而

立人之情偽靡不周知雖崇節儉以恤人隱謹法今以肅臣工恩厚宗室禮隆宰相微行以察取士得先置手以讀大臣章疏論韓故大中之時百吏奉法政治不穢幾十五年記于唐亡者老愚諒諸之小太宗嘗不云乎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可謂賢君矣論然帝知人之小節而不知大體論名為約諫受言而性實猜刻名為吝惜實而人多僥倖名為矜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論外則偏任大臣繆崇懿子納賄濁亂朝政

內則專倚宦者把持兵柄操制國命其大者懿安太后論帝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泰崩為世所戲禮敬文武四君帝嘗此而帝之一旦議欲出其廟主而無忌憚晚年寵愛次子不究寵位及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開人其昧君人之大体甚矣論自是逆氣相乘禍亂交作日食見於正旦大水偏於數路論又論南此末年數月之內數者論近四月復南軍亂五月湖南軍亂六月江西軍亂七月宣城軍亂論自是盜賊滋熾迄於唐亡然則天祐之應果何如哉

以蠱惑之後言亂驕淫之方寸欺無忽忽得乎又與
結蠻販致生戊卒五始轉輸塞海物指使於是時倚
任忠賢尚堪濟難而章保衡路巖之徒並處相位納
賄崇老專權亂政大臣忠諫斥逐遠去刑戮無辜恣
行與斥二宮當權中外側目賢人在下情志不伸是
以干戈蔽野窮歲彌年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相聚為
盜蝸毛而起雲星告懸天戒昭昭帝不惟真不知怪
而反宣示中外稱以為祥瑞方且削軍賦而飾如藍

因民財而修淨業今年幸安國寺卯二年明年迎佛
嘗於京師癸巳十四年未幾而帝遂晏駕是時天道人
事良可嘆夫傳宗以童孺之年為宦人劉行深韓文
約所立政在內臣初無遠謀苟聲色極獵足廢其欲
則政事一以付之固無怪夫一時宰相王鐸崔胤昭鍾有
浮譽然非雄才鄭畋為政偶合事機虛構面欺相
排沮巢寇本區區敗衆飢鼠竊曾何足以謀大亂
正由王室乘微故山誤計高駢宋威爭功敬冠不五
六年間政破州郡絕半天下渡江渡淮如越無人之

境遂致陷兩都注官陷宰相稱疾不出天子納大
非與播遷授身無所時事浸平天竺示靈武父流
如織或大如杯梳自已丑夜至于丁酉經旬乃止
為譴異抑又甚矣信宗既崩宦人楊復恭立皇帝燕
王傑嗣位是為昭宗天姿明雋雖以前朝威令不伸
朝廷日卑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尊禮大臣常想賢
家踐祚之始中外訢訢焉然當時奸臣擅權藩鎮
以危天下之釁禍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
排難僅有杜讓能一人其他莫不要結藩鎮以固權

寵雖孔繡繡亦祇作焉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
恃功驕恣自號為定策國老斥其主為門生疾成膏
肓不可拔藥鳴呼嗟之將亡天子呼宦官為父母
之將亡宦官目天子為門生時事如此可勝嘆哉故
始則張勳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不平之志中則復
殺亡命於山南廢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宋交關度
矢及御水漂泊孤城流寓陰陽西歷東內初遷岐陽
舊國退無如之何更尋秦溫以討之連克圍城數羅
美艷脂膳不乏於懷備王侯蹀躞於飢寒至不得已

遣使持節詔諸難於四方而遠近諸蠻台未聞一人
 惻然其難者則足舉四海之大皆不復有唐之天下
 矣事勢至此元鮮士崩悲夫哀痛之時天機已去民
 心已離益賊偷於塞區蓬蒿塞於城關漂泊幽辱寄
 諸侯公卿常是時以重綬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
 賊庭而不以為羞以楊漢為人恭謹觀其始入相
 之時對其子有不幸之語支持國室授賊則駭其子
 有勸止之言喪厥良心非就六臣之列雖歸逆當時
 群臣之所為非特有愧於萬世之清議視殷下之孫
 後亦愧死入地矣初唐開元中唐宗廟下拜聖德
見魏上乃祖也即號唐不肖我失漢初乃殺之唐室
 之亡宜哉唐之亡國凡二十有一世百餘年劫九
 年而亡唐高祖元四年甲子而亡唐有天下雖
 歷二十君然為子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為者三焉
 為賊所篡者五焉為妻所弑者一焉為臣所立者七
 焉為所弑者三焉為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七
 焉為強臣所殺者三焉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一二
 而無全德者矣其治效亦亞於兩漢而賢后如是之

少何也觀歷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
 而唐之人生起兵而誅其亂者謂之定內難備父而
 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英囑其後納父
 之安者有之竊始也亂弟之號其後亂子之端者
 有之竊此其闔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太者也
 其治安之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
 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觀前輩有云唐源流
 於夷狄故其閭閻失禮之事不以為異魏良以是
 妄致論三代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年享國最為長
 久其間治勢亦可得而聞乎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其治具皆不無可觀然漢治雖霸唐治雖夷魏良
 其治體之宛駁視三代懸絕矣自唐之亡其遺酷餘
 烈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敗極亂而後
 止當是時社稷安危懸幸任朝廷輕重視藩友第五
 雖天下紛紛擾攘不已人生斯時亦可謂甚不幸焉
 五代
 五代始於梁梁始於朱溫溫本碭山一民為黃巢賊
 當力原束降王鐸歸崇遂過公既受同華節鉞不國

立功朝廷之典武等事。而後而廢。心未歇志。欲使陵遂行。墓試考其所為。宜巨盜耳。墓國之後。刑。虐不悛。賊殺無量。不念聚靡之恥。如解。○西成。友珪。之禍。雖則不。未及七年。其子屠之。如机上肉。殆與。祿山無異。回視前日。殺迫之慘。天之報之。豈輕其。可畏也。夫夫均王。教誨誅。而嗣立。以義討賊。成功固宜。然梁之擒。禍非一朝。夕天將廢之。誰能興之。況均王。膏梁之子。才不逮人。寵任趙張。擢敬李。冀官。而微賂公行。政事不修。威權日縱。唐兵一廢。宗廟遽。是非。李。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善耳。夫朱三起。自降。後。小人為。乘食。欲無。聞。天子。害。朝。後。太。后。心。勤。諸。王。九。人。弒。二。帝。移。社。稷。其。非。盡。南。山。之。竹。有。不。之。書。者。王。葬。以。來。一。人。而。已。而。凶。殘。淫。穢。抑。又。其。焉。此。難。以。言。相。鄭。斷。斷。矣。有。其。唐。亡。之。後。自。其。梁。溫。去。其。國。號。一。如。王。孫。子。以。正。其。篡。弒。之。惡。亦。庶。幾。稍。快。於。人。心。故。而。乃。引。春。秋。之。義。書。而。君。之。謂。者。秋。於。大。惡。不。絕。過。呼。伏。春。秋。於。大。惡。果。不。誅。絕。

則是有心於存惡也。為春秋而存惡。孔子何人哉。梁之僭國。凡二主。一十七年。而唐。宗。城。之。陳。柳。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用。銀。沙。吐。微。種。食。有。河。東。劉。寇。之。平。功。為。諸。將。第。一。下。源。之。繼。計。于。朝。廷。而。不。獲。仲。遂。與。賊。梁。治。兵。相。攻。年。不。滿。然。安。於。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即。行。罷。制。必。表。聞。朝。廷。觀。其。忠。獨。王。書。曰。擔。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于。天。貽。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述。其。忠。義。功。烈。為。唐。第。一。流。蓋。以。此。也。作。史。君。子。於。賊。梁。篡。唐。之。後。每。有。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素。志。矣。今。乃。不。然。於。賊。梁。則。進。之。以。帝。號。而。不。疑。於。唐。純。臣。則。斥。之。以。寇。而。不。恤。冠。履。倒。置。邪。正。悖。戾。其。何。以。為。訓。哉。抑。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首。行。陣。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燕。魏。博。棗。馬。渡。河。而。梁。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亡。地。王。獨。恃。其。險。遂。辭。禮。讓。慢。備。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為。

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氣驕志小矜功自喜用宦
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唐書悅蘇穀之輩任三
國之人以敬屬王為刺史悅蘇穀之輩任三
采民女納于借二稅復河南造擬殺勳臣史不
絕書賈誼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梅結群臣憤嫉
莫敢吐氣至有反相結托以希觀恩賞者李天下之
豈可以負梁南面之上哉試於門高從禁以樂
罷蓋其自取作史者於其殺殺也以伶人郭從樂
而出之所以為後世鑒戒也昭昭矣夫晉至克用
艱難經營天下沒身猶為唐臣亞子自立亦已數年
三矢告願志願咸畢其不改父志誠可尚者甚宗果
能繼父之志有忠唐之心則勦除巢寇復唐社稷立
其後裔此上策也縱不能然則俟賊渠既滅正其罪
然後後播告天下稱尊御事以紹唐統雖曰不正亦
庶幾有以自別於一時紛紛盜賊之徒者矣今乃棄
梁承業之忠言聽梁蜀之佞說不待滅梁已即帝位
而居之為晉不終致無以異於一時之僭取者焉此

其欲速不達見小利則大害不成居位二年身死國
滅其有故夫嗣源宋夷狄之人為莊宗養子初無黃
屋之心遭時之亂適得國是為明宗自此以乘主
天下者又二氏姓也而芻用亞子裔嗣至此已絕作史
者於此且書曰莊宗之唐亡然後列嗣源姓系表而
著之斯實錄矣我其治政之初斬孔讓而去苛法誅
宦寺而委宰相令百官以行轉對選文學以共政事
命諸道以均民田廢肉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
歲饗卑賤已而暴虐詔無得掃曰此天所以賜我也
數與宰臣滿道寺言米穀賤民無疾則欣然曰官與
公等作好事以各上天誅賊史以示黨民之殘殘
卻以化清燕之風而又遠女色而減後宮之費此人
繼閣寺而損宦者之數仁念民力而免過負之錢
免通賈者絕奢樂之好而裁伶優薄口體之奉而省
庖廚戒田獵之為民害而縱鷹犬惡冗食之費而罷
有名無益之使恤民力弊於轉輸而進諸軍就食近
畿戒橫斂斥私獻而抑牧守進奉因渾公見之失
刑滅膳十日以謝出安仍或請進以謹決建建

正五代史之曰此數者王者事也而英明如達胡漢
武帝唐太宗猶不能之明宗夷狄之人且目不知書
而其所為暗合古訓有如此者其賢豈可尚矣作史
者不惟不能表其實且或從而妄去之擬以為五代
之君豈非闕典哉是以夜在宮中焚香祝天願
生聖人為生民主其精忱所發感通天地在位八年
有年之書兩見于册為近世罕有民生斯時蓋亦幸
而休息焉故前輩稱其為人純實性不猜忌
公羨其頗多蓋以此夫惜其以數終於樂
帝之而無父子之恩以護後有誦勉而無君臣之義
年幾七十諫言儲嗣者悉把擯不肯去卒致從榮
稱兵亂宮闈父子相殘一日而絕
肉未寒家國俱破雖曰輔相非人亦不學所致夫
王本三氏為明宗之養子僕倖以奪人之國蓋至是
而國姓三變焉方其入洛許軍士以入嘗宣繹及其
至洛府庫枵然金帛不贖三萬緡乃指別聚散括民
財而給之民心怨嗟亂者衆其始也戕民以實國
其終也民散而國亦從之矣使其末年無石敢

唐君亦反叛逆之人
其主從軍為部
王而自立稱帝之亦不能久有國於天地間也而況
本敬瑭之節度殺敬瑭之子東
其子弟以自保其亡也哉唐之為國凡四主三姓下
四年趙匡胤王時而晉取之馬晉興於石敬瑭以
南朝禁備之親地勢重迫於猶嫌請其於契丹
之以土地而取人之國迹其以中國之君而屈身於夷狄
玩好珍異旁午道遠小不如意繼繼之當時朝野
莫不痛心而敬瑭事之殊無報色夫以古人行一不
殺不辜得天下猶不為而況附夷狄以伐中國又從
而取之者乎作史者書晉於契丹之事則自晉上尊
號於契丹書契丹於晉之事則曰契丹加晉主尊號
所以著中國夷狄首尾倒懸之極其惡契丹而貶敬
瑭也甚矣胸膈王捨希維翰之忠謀信昌通廣之狂
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稱謂國
勢無虞驕奢並其四方真獻自歸內府廢置宮室崇
飾後庭賄賜像像多寡無算委任馮玉倚勢弄權
遊獵凌朝政日壞當是時水涸國祚如蠟之脆少且今

年遣使括民義明年遣使括財則近夫契丹入寇境
內皇皇猶調鷹苑內排沮人言遂使哭聲振夫積憂
蔽其君東幸就緒其臣計籌伏幸近其人謀立不
幸哉夫以晉之立國絕滅三綱屏棄五常報叔母為
妻而夫婦亂矣左轉瞬轉尊變夷為父而父子亂矣
為中國主臣于契丹而君臣亂矣三者既失中國已
淪胥為夷不待契丹主服緒袍坐宗元殿今百官行
入閣禮而風聲氣習之表侵已非可矣蓋人道之
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罹其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焉詎容以而理斷哉且之立國一主二十一年
年丙申契丹滅之而漢興焉漢起於劉知遠擁精銳
之兵居形便之地獲胡騎北還中原無主不動聲色
檄南面而君之蓋非幸禍而興通乘時而作化故關
晉陽之稱帝而陝晉諸郡爭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
稱款之不服中國之正氣藉是得以少延亦可謂幸
矣然知遠素非掃除暴亂之才又無積行累仁之德偶
然得之已無所憑藉而況其始入洛陽遣使者殺從
從及入大梁制盜賊賊無多少皆死所為若此其能

父子隋帝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
自三叛既平日驕日縱郭允明以諂媚而得幸王並
以聚斂而掌財一二年間太白晝見日食月朔大風
示變史不絕書而方且無故及其大臣較窮則搏自
殞其軀父子相承而滅自古之享國未有如此之
速者也漢之立國凡二主四年而周取之焉建丁未
周興於鄆威威兩滅其君繼繼不絕篡取大位得國
之初羅貢獻珍食後寶龍節一官上動事又立
新法定稅牛皮法管田籍五和十之調孔子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躬拜其墓當此龍離之際善以洪書
其事有范假以守法履有李穀以正上雖草國日
淺而施為有足稱者故既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
蓋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而甘心從夷而又假然
自號天位身雖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假傷為
况況帝既南面為君自然處尊無作容則是古屋
之忠居一黑人耳何以今天下眾庶平觀帝靜劉崇
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此宗
以梁氏子入繼大統蓋至此而周之國姓一變而即

之初懷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貞中原之主也深知近世之弊起於咸平之不行上陵下僭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強固敗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大原歸而簡兵整衆銳意進取於是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響夷夏建德機策出人意料其伐南唐問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盛殺疏以錦囊責之坐右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有司無籍過目不忘發奸擿伏聰明之神聞則及濡舌讀前史猶

五

推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群下前無輒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同各盡其能方且與王處訥實儼之徒修通禮正刑統其制度文為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郡國王環以不降受質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疎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交臂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几矣況當是時王朴實佐之朴雖出於五達紛擾之中然明敏多才非獨當世之務通曉雖至陰陽律歷靡不究心所定敬天厭當時

能有所考正雅樂記今行之不改其為帝畫平遠之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意以吳為易圖并為強敵欲先取吳而後取并及我宋受命平定四方間平借偽皆不意契券之合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有也是以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萬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鑄錢寧夜讀書見唐元稹田圖乃詔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摹豈小小哉五其注意元元留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和之中獨稱最盛五

五

民者三謂運給耗廢倍輸也保之公錄防貪穢也冬後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限知戶征之為害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團耆絕公皂之侵漁也積貨不賈償欲下沾實惠也親臨御史以錄囚徒恐獄多冤民也蓋有唐宣宗之後政不及民將百年而後世宗以人君之德行不几人之政蓋與將相食日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親冒矢石為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農夫織婦置諸殿庭以示勸農重本之意五

賢主矣獨惜其左右無勸導之臣必心事業故於人道之間亦未免多有情矣者特氏為平崇訓之婦天死家破豈不為天下母弟則約以而夫婦之倫不正禁守禮者本生之父不能之致亦師奉養盡禮使犯法殺人莫可詰問而父子之道有虧又其用法大酷雖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受極刑竹赤璫以捕盜不獲而誅孟夢卿以監納取賄而誅張順以隱落稅錢而誅此猶可也握之檢田朱實康儼之橋道不轉符今先之袍襦不辦俟者進之不

李

秦使者命檢視覆由孫希之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范中敢飯者其罪皆不至死而徒加之極典略無顧惜之意薛居正舊史纂書而備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為盛德之累三韓良可恨夫其所以區區擢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是天之眷命然其人德雖隆已為天下所賤戴則甚重焉安得而不釋乎周之為國凡三十九年魏辛卯而宋興焉然則五代之君更十有五年其間自昔者開諸先儒曰五代之君周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其餘無類焉

豈可謂為無參或曰五代之間西方割據其正統所在若何曰作史者當有書法夫起自梁之丁卯訖於周之已未止書甲子不具連年其意甚微矣豈五代之世正如中夜轉寢深山窮谷之間聽其鳴鴉狻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宋庠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無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可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諸王與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鬪鬪於刀鏑殺戮而不恤盜賊夷人之害則

李

養為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己之所當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竊無所性而不為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擇其卑諂而莫之恥首足倒懸宛獲逆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此蓋名之窮利之終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是以其間紛紛迭起鼎新盛衰乘免難義者非但一國異揚行察之據盛統二十八州自唐昭宗天復二年封王至晉高祖天福二年計凡四世三十六載而李昇取之謂前蜀

之獲成都統四十八州自唐昭宗天祐三年癸
 卯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配凡二世一十三載而
 莊宗取之王建德馬殷之據潭州統州二十二自唐
 昭宗乾寧三年順為刺史至後周太祖廣順元年禱
 李穀所敗後帝崇又以揚州歸于世宗凡六世五
 十六年而亡馬殷歸耕耕田者歸王審知之據
 福州統州者五百唐昭乾寧四年為節度使至晉出
 帝開運三年配四年也為李景所敗後其將李仁
 遠以福州降於吳越凡六世五十年而亡王審知之
 後唐莊宗同光之三年配二世一十三載而三
 師克之將宋太祖乾德之二年也南漢劉隱之據廣
 州統四十七郡始於梁太祖開平之二年也凡五世
 六十三年而至師平之時宋太祖開平之四年也梓
 南唐李昇之據金陵統州三十五始於晉高祖天福
 之二年也丁凡三世三十九年而至師滅之時宋太
 祖之開寶八年也計南平高平興之據荆南統州者
 三始於梁太祖開平之元年也丁凡五世世高平

之三年配也凡五世一十三載而宋太祖之乾德元年
 國之三載賊入于京師矣北漢劉崇之據太
 州者十三載後周太祖廣順之元年也凡四世
 十九年以宋太宗興國之四載又歸于京師矣百
 十之四載其後宋太宗興國之四載又歸于京師矣
 出降風氣不通其自相驅除不過一兩國其地竊延
 爭雄之輩至我宋龍興不二年而天下定于一詩云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
 露軍書萬里舊山川於嚴盛矣壁致帝主授受之次
 倫論古今治亂之原盛衰相推之華相因具在全史
 史僕未易竟也然天地之大經斯人之大倫中國夷
 狄之大分為天下國家之大綱大綱不外此矣後有
 楊子雲則是其末為小不然不妨以發聲說云

宋

廬陵先生文續著

太祖皇帝趙匡胤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雖由衆心推戴規模漢周其遠及其發端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方列國第削平此非人力邪觀其解藩鎮兵權總攝吏重法以塞禍亂之原州郡司牧下官幕職躬自引對勘農學惜罰薄歛更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樂著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可謂規模宏遠矣太宗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勳洪進納土錢氏入朝劉繼元之逆寇歸命關庭

於是并包四海混一六合子河汾之勝破旗乘之膽尚白池之捷挫夏人之氣中外寧謐修文禮樂文治煥然可述其沈雄雄斷徐勳納諫懷柔恤刑崇德尚義遇災知懼過舉能悔足以民窮而不怨矣觀而能戰惜上負社稷遺訓太祖大漸革有可疑誇陵武功死有餘憾豈及出太宗本心哉實趙普除贊之也難逃後世之譏焉真宗守已成之業政從簡易作七條以賜文武臣僚分三等以察官吏計否承平日久物阜民安任賢使能政修事舉無纖細之役十

九年假武修文情謬信可之詞其失於察也輕耶王欽若之性誕偽降天書貽笑萬方有虧聖德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賢俊滿朝忠言進用常服浣濯之衣不極膏粱之味雖決疑獄歲活千人吏詰用刑終身不序吏治若嫡嬙而政無貪殘刑法似縱弛而微皆平允國豈無變倖而不傷治體朝雖有小人而不勝善類君臣一德忠厚惻隱足稱仁君矣宗漢安懿王之子以聰明仁孝之資膺曆數在躬之命耽玩經史不樂宴遊服食儉素悅服人心臨政必問故事

與古所宜處事詳刑出人意表惜天命不遂神器弗終神宗雖屬精求治不事遊畋克儉克勤將有所為然熙寧之政誤於王安石行青苗保甲保馬助役御輪之法無老成排群議惡正真悅輕浮呂惠卿之從朋邪黨輔善善生民消耗國脉安與而北之兵安西喪師永樂敗績天下搖動聲靈遠播之禍亂惜哉猶宗以幼冲踐祚宣后臨朝召用司馬光呂公著援蘇轍斥蘇確章博羅至安石新法元祐之政人稱文中光輝宣后既崩章奏大用八閔五兄之誦猶微縱橫

假絕述以及開政教惡以附及蓋謂與國事非
夫微宗性資聰敏博覽群書非若晉惠之愚王時之
暴亦無曹馬之發其失國止特恃其私好小人用心
一偏疎斥正人仰服教佐蔡京以獮薄巧佞濟其驕奢
林靈素以怪誕虛無言其放蕩未勸以崇飭將航竭夫
民力君臣逆謀發他朝綱重置用事文章亦其勸速
於其速亂遂至亡國辱與石晉等國時由玩物
喪志縱欲敗度而然可本戒微宗雖無金德苦之
良謀善信諫諍之言無從入之故六職可誅而不

誅宗事淵源於此蓋微宗於因得九廟於
初然其理微宗事淵源於此蓋微宗於因得九廟於
未有此也其甚也微宗至是凡九帝共一百六十
七年是為北朝之末也微宗三帝北狩微宗第九子康
王即位南渡都于杭州是為高宗高宗恭儉仁厚以
之繼休守文則南渡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之因
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中興恢復之策
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欲於
處於制於秦檜羅鼎張浚而罪岳飛陷忠

安忍取此謫後世悲夫微宗以宗室秀王之子太極
七世孫體大舜受堯之道述下武繼文之義置深後
局覽華夷圖述國用使開都督府其後中原陷落蔡
之底昭然可見惜無賢臣佐助之以經營北方之議
華當時士大夫尊尚程氏之學善類多所引進朱張
呂氏四方師宗南渡至此必問朱先生安石值金世
宗賢明通好易象為書改臣稱姬滅去徽幣必休民
生人君能盡孝道帝甚至矣此宋初有全開閣用儒
道編承大統後微宗用賢臣善類多所引進朱張

者不學官闕傳知本學華林等憂成疾苦適有廟天
仙降引至笑窮而悲傷守文初年以舊學補遺之意
不用黃裳雖然耳召朱存得講政事簡舉中更休官
當國者處策助內當慈邪情正為偽外挑強陳說海
涯何似引之有繼最國休之廟其補弥遠極外權攝
后竊內柄拱默不能自強惜哉微宗以空室鼎廢之
于太祖十世孫為微宗所立束手受制於州之役可
以重先世之耻顧乃貪其寵幸舉朝起兵連禍結
竟止日盛由夫中年繼微宗其政事相移致此

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亂國事靡定自即位黜安石而尊周程表章朱呂不變士風興崇道學使後世知理學足以治其力不以其矣顧雍曰理宜哉度宗即位之日賈似道不學無術專權挾私夸功結怨故天譴之買國召兵發師費財疆土日蹙帝承大統於少時而荒於酒色國事茫然衰益盛矣少帝降天譴之禍權臣擬將璽印迎降母后三宮廢身僞稱和隆秀夫張瑄等則盡率無計保全效義靡遺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於是為不棄也特德祐二年少帝至上都安亡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為帝則上為端宗明年帝崩于福州陸秀夫立衛王為帝則上為端宗明年帝崩于日少帝德祐而止自高宗建炎至是凡七帝一百一十年其為南宋計太祖建隆至少帝德祐凡三百一十七年與宋相為終始則有遼金為最強盛太皇太后保檢其先國於鮮卑號契丹曰大賀氏八子名八大人歲推一人為主有邵國者唐開元中詔新羅王後世謂諸羅太王為三并矣

國帝帝號嬰這律氏少推定預贊兵機漢使韓延徽有智謀任為國相教以建牙開府築城立市十載而殂于樞光立是為太宗天性孝謹石敬瑭未歸太宗親將伐唐州五穀塘改國號曰遼制放中國大舉伐晉滅晉而殂從子元欲立為世宗荒于酒色迷律后發兵攻之幽閑母后國人不服會北漢學周過燕王之亂殺帝立母后是為穆宗遊戲酗酒廢忘少德不理國事醉殺庖人破獄元欲之丁賢立為景宗封政事今高勳奏王蕭守吳王議朝事細守吳女為后帝風疾子隆緒立為聖宗大舉伐宋至澶州與其宗議和納歲幣滿則戒其子毋背盟子宗真立為興宗與宋仁宗通好不與兵鮮十有四年而性佻從從與樂隊遊酒四寺觀走重浮屠子弘基立為道宗而宋神宗任王安石置將河北帝疑而遣使爭地界雖疾又戒與兵孫延禧立即帝行刑貴備嚴行滿政女真東北五國出名鷹曰海東青遼人獻之女真甚喜遣將貪求母厭女真酋長阿骨打起兵焚遼親將大敗女真乘勝取五十四州阿骨打自稱大金

李處溫守燕浮邱洋事立蕭幹宋與金合兵破燕傳國
凡世一百七十一年而亡宋主自稱王明二
年已就二日金主武元名阿骨打父太師楊劉什
遂以蕭幹里餘衆統女真部落承楊劉富康之德
延喜荒淫之際力舉積弊爲其遂當果謀逞其
智力南攻北掠乘勢并州和燕軍與趙聖帝王姓元
王名是破遼之後南攻朔和揚州以燕京
州郡歸宋粘罕難之曰海上盟不可忘也我死汝爲

之自是日以酒色爲娛若于國政大率而廢有子八
人不立而立其弟太宗隆準龍顏素有謀計性暴
殘忍抑服旁近制以兵威滅遼後最勢愈盛虎視中
原假以平州張鼓之叛渝盟啓討遣兵伐宋一戰而
陷汴京帝后妃嬪金寶圖書于女罷甲皆挈而北粘
罕兀术恃關國功榮點雖制居位拱默而已無宗以
武元嫡孫太宗鍾愛惜其深嘗晚益暴厲宗族大臣
危懼不安相與結約伺隙逆宋使宇文虛中佐其
間料舉定官制惜不善終收正亮性好讀書過目不

忘延授文儒講御典禮燕江南衣冠文物遷都汴京
以法馭下酷於用刑暴君殺母累年與兵自采石一
敗憤悶而祖世宗東寬仁大度歷事兩朝心厭干戈
奈毒南北講和三十年兵分復弛戶口殷繁府庫充
實北方稱小走舞傳之章宗璟崇尚文儒議論經史
事不自失信任大臣惜朝政咨於內侍江淵趙宸妃
裁決朝久晏時不親國事鄭王叛於內邊岬閣於外
蒙古典兵國勢危矣世宗子衛王即位蒙古兵益盛
奄有山東兩河頻年盜起京城兩關有紅石烈執中

之變蓋王琦以世宗長孫既親且貴尤爲宣宗輕馳
兵革無有寧時太白無天以異迭見遭家多難飲憤
而崩于義宗繼立於博樓之際雖能觀農導賦事德
任賢然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徒趨冀州
計窮援絕力乏不能支閉關自經傳國九世一百十
七年而亡西夏古涼
州李氏居之與興靈西平王靜海軍節度使子光
顯先驅于維筠繼休繼遷繼遷勇悍有謀叛宋太
宗賜繼休姓名趙保忠便圖繼遷父之繼遷降賜名

保吉兄弟亦詐叛服不常真宗時繼遷子德明襲封西平王仁宗時德明卒子元昊襲兄統緒猜忌通譯文字常詠勿臣中國德明不允元昊後叛醜殺其母備稱大夏皇帝并諸羌十四州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為固膠擾西邊復稱臣冊夏主名秉霄歲賜銀絹茶絲元昊子諱祚諱祚子秉常累交兵復和而納貢哲宗時初叛而復和南渡後金兵隔絕無聞交趾號南平王又改安南五代末國主吳昌文受南漢封號海節度使安南都護昌文卒其將吳處坪爭立有丁部

稱傳子成興傳子曰熙改名曰煥臣于元氏大明永樂五年其賊臣煥其主自稱熙其主自稱乃命英國公滅之撫安其衆至英夷狄之汗風立為布政司高麗居開州號開成府其主曰治靜賢主國俗尚儒釋官制仿中國後其主曰德寧國三十八年仁祖賢明子白宣王輝賢而明好文學內行修飾費人市書澤州焚者對之南宋猶通好後因附金附絕以樂浪為東京百濟金川為西京統郡百一十八縣三百九十州屬三千東西二千五百里南北五百里休山為宮山曰神高多孝孝父陶克特驕驕水為險阻宋夫宋初五星聚奎雋生賢哲或謂靈元氣以匡扶國家或得授道統以維持綱常若韓琦富弼杜衍范仲淹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諸公位登台鼎論道經邦共成慶曆元祐之治風教頓興稱極盛矣呂相繼葉城諸公身任儒宗傳道受業繼世理開宋學共致雍熙天何天津時氣兆乎庚子以出學偏見得時得君收權利權勢亂國法矯詐慢上陰賊害物而誦惇邪怨蔡京蔡行之徒黨爾姦孽害

忠臣與地靈相高宗南渡秦檜歸併四川事專權與
貨誤國致召排擊者長洲儒學堂禁宗知事崇衡
雅引進誘類南使至此必問朱先生安否夫檜以
勿冲之年政在外戚宦官不由已出而檜聰明之
主乃惡志並邪陷害良善何其深哉亡國之禍自己
求之何事於人東陳之亡猶幸以名節之遺風漸於
人人亂臣賊子盤桓希冀而不敢發者畏名義也宋
繼南遷亦幸道學之遺教化又衰秋少延國祚百五
十年若人君子有抗國家如此呼君子何負於國家

而儒者稱小人何嫌於君子而橫當有世禍之與小
人之幸小人之進君子之憂而不知當稱者乃國家
之禍蓋君子者為小人之仇敵國家之治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國家之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之進
也難而退則易小人之進也易而退則難於是知君
子小人之進退實關國家之治亂也元氣靈臺之
論可不深省之哉真宗取契丹瀋洲之盟心常快怡
王欽若探請封禪以諛其欲謂封禪當得天書之瑞
乃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又謂賈王且上誦曰

曰欽若言去冬見神人言當降天書天中祥符三篇
今承天門南角有帛緘如書蓋天所降也且乎稱賀
孫奭獨以為非改元大中祥符自是天書降降迎至
宮觀安奉登泰山封禪作玉清昭應宮二千六百一
十區上又夢趙之始祖乃斬棘黃帝作景靈宮以奉
聖祖諸州置天慶觀諸道石普請罷天下雕版省錢
之十萬張詠言竭民財造宮七斬丁額蠲宗在位日
久智竊奢好仙術賜方七王老志洞微先生王仔昔
通妙先生林靈素通真達靈先生張素言天有九霄

神霄最高其治曰有神霄至清王者上帝之子主南
方寶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左元仙伯者蔡京是也
文華吏者王黼是也國此寶華盛章王章是也鄭君
黃實皆有其名而已即諸君下降佐帝君之治以劉
真妃為九華三真安妃立道學大學堂內經道德經
在列儒士二員作上清寶錄官冊帝為教主道君皇
帝加靈素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
生要言火龍神劔夜降內宮記天神降降造帝諸天
書靈寶賜靈素聖大夫出入詞引與諸王爭道其

夷王王食者二萬人作道止置道官道祿有諸服侍
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更佛號為大覺
金仙僧為德士寺院為宮觀進封莊周為微妙元通
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通真君配享元皇帝宜
和二年罷道學黜林靈素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
為神怪之事後忘名誠軋已毒殺之益肆橫道遇
太子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故里尋安甯楚州而
卒遂復佛寺僧尼而國事非矣兩宮停廢九廟丘墟
李膺胡沙沈琬絕漢視神霄至清為冥冥之鄉道君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皇帝反為昏德之稱於是具端邪就判然而明聖賢
大道修齊治平之教千萬年不可以廢嗚呼秦皇漢
武漢明梁武帝憲宋真徽皆聰明懿達英儒之君非
如秦二世晉惠帝之昏庸愚昧而惑於異端之說矧
中人以下之庶鮮不為其愚弄欺惑耶故列之史鑑
之終止自人君下至公卿大夫士庶人皆可以為鑑
元

太世姓奇溫氏名鐵本真蒙古都人也漂流有謀
畧用兵如神任本並稱為將相先征西夏次取燕南

山東河北五十餘城進師于燕金人獻子女王帝
瓦山西河南被國六十以宋寧宗開禧二年丙寅即
位於汴難河在位二十三年崩于六盤山理宗紹定
二年也越二年太子景是為太宗宗宗即應用耶律楚材
為相與宋合兵滅金金有中原輕得薄賦德澤九
仁愛及物事無過舉刑必詳明國富民安刑平事理
恢廓先烈速矣太宗崩后馬真氏臨朝五年定宗立
定宗為太宗長子宋濬祐六年丙午即位于懷慶都
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在位三年而崩壽四十三后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海迷失抱子失烈門番聽政諸王大臣不
年立皇弟蒙哥是為憲宗憲宗乃太祖弟四子拖雷
之長子以濬祐十一年辛亥即位于潤帖兀阿蘭之
地先後平大理安南高麗回鶻威震諸國所至全城
秋毫無犯剛明沉毅沉斷寡言不樂宴遊服御儉素
后妃亦不踰制秋有家規載仰權臣政必親決凡諸
旨皆自起草詳審而行行必當聖御臣下雖帝而有
恩故人樂為之用宋開慶元年己未崩年釣魚山
母弟忽必烈立是為世祖世祖以宋景定元年庚申

即位子開平以在重為相伯類與兵辭衡贊佐朝政
劉秉忠為太保王磐等獻建國號定朝
儀行鈐法正律曆設官制修典禮混一區宇會同華
夷德量寬弘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養黎元賑災
恤憐惟恐不及立經陳紀用夏變夷度數前古在位
三十五年而崩皇孫默木耳立是為成宗成宗乃裕
宗真金第三子承世祖太早之業盡拱化威龍不怠
之征徭蘭州河清三日水旱免租稅地震有刑賜高
年帛罷皇宗汰僧尼收僧租親行釋奠禮奉天下
混一之後而拱而治可謂善矣守成不幸末年寢疾
不能視朝國家政事內決於宮闈外決於大臣其不
至廢墜者去世祖未遠處覺有定也在位十有三年
而崩皇孫懷寧王海山立是為武宗武宗乃順宗答
剌麻八剌之子母曰興聖皇后弘吉刺氏教崇
儒雅寵白蓮宗加封孔子大成至一文宣王水旱蠲
恤蠲租立平准行用庫例換鈔立常平倉以權物
價豐年糴粟麥凶歲減價水旱有之業慨然欲
改法圖治然封爵之授之官衆錫爵之數隆延

廣之恩薄然仁孝慈愛懷德大臣是稱中成之主在
位五年而崩問母弟海山即位力入述立是為仁宗
仁宗即位之初誅諸臣脫虎虎三寶以陞開程張郭
向馬共幾呂許九儒從祀汝朝任李孟宰納衡開
政科舉罷白雲宗早失星終歸安青已賑民天性仁
孝恭儉慈祥政體崇文服御質素恬淡無欲不事造
政事太后終身不違初色符宗室歡感恩隆有隆為
治孜孜遵世祖成憲在位九年而崩太子是為英宗
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不豫廢形于色露構地反祈以
身代服喪過家散禮備臣聞是瞻謂曰食若已歎天
動民天彼剛明彰善癉惡信賞必罰實諭丞相拜住
以祖宗櫛風沐雨創業艱難君臣同心共保天爵然
果於謀殺我臣也先帖木兒畏罪遂構大變丞相
拜住問過雲云時至治四年癸亥八月過裁南被晉
王也孫鉄木兒立是為泰定帝泰定帝乃顯宗甘麻
刺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其年九月即位于龍居河明
年甲子改元泰定即位之初首誅廢逆以復先德開
經筵講說經書擇師傅訓迪王子修詞祀龍官汰

傳兵滅既馬前並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蠲租
 省刑羅設教崇儒雅彬彬文物確守成規風俗熙
 而天不永年情哉劉和元年戊辰帝崩於上都以
 目丘故文宗登極不為立廟蓋上稱為泰定帝文宗
 名國帖睦爾武宗次子初封懷王即位改元天曆即
 遣使迎兄周王於漢北明年周王即位於和寧之北
 是為明宗明宗名和世驤武宗長子初封周王襲
 南泰定帝崩文宗既立詔曰謹俟大兄之至故即位
 立文宗為皇太子天曆二年八月改元泰定帝崩
 暴崩于行在文宗復即皇帝位文宗天性仁孝度量
 恢弘崇尚儒流考索輿禮闕金章關以賧諸經世
 大典以成典章汰冗官罷上太禮樂文物彬彬可述
 天曆三年庚午改元至順三年壬申五月乙巳天
 曆于西北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己酉帝崩在位
 五年御王懿璘質遜即位御王乃明宗次子母乃嬖
 氏文宗崩後十月即位十一月遂崩年七歲廟號寧宗
 皇姪安懷帖睦耳即位為順帝順帝乃明宗長子
 寧宗之兄母保保民名邁來帖睦耳即位初政清明

敦非儒雅天心上厭災異相仍赤子華兵南北隔絕
 不思經國遠謀逞欲奇技淫巧龍信說倖妄誅元勳
 腹心之疾甚於螫臍委置宮庭脫身沙漠闕天運
 何辜於人帝以至順四年癸酉即位改為元統元年
 至三年乙亥改至元元年七年辛巳改至正元年至
 二十八年戊申八月
 大明皇帝兵至京夜開建德門北去殂于應昌
 大明皇帝以帝知順天命諡曰順帝元自太祖起
 宋寧宗開禧丙寅至此凡一百六十三年繼大統
 元九十年

小學史斷下傳終

小學史斷二卷續集一卷附通鑑總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南宮靖一撰靖一字仲靖自號坡山主人南昌

人是書上起周平王下迄五代敘述史事而裒集

宋儒論斷聯絡成文所採讀史管見說齋講義爲

多通鑑及程朱語錄呂祖謙集次之至邵子之詩

亦摘句綴入其他蘇洵父子之屬則寥寥數則而

已知爲講學家也前有端平丙申自序其中持論

最悖者如謂始皇當別爲後秦晉元帝當復姓牛

氏皆祖胡寅之說不能糾正蓋其書全取舊文有

如集句遇先儒之論則收之不敢有所異同故也

續集一卷明廬陵晏彥文所編宋元二代之事附

以遼金又附以西夏安南殊無義例其以宋之南

渡爲道學之功宋之不能恢復由偽學之禁又以

理宗能尊周程爲知復古帝王之治其大旨以道

學之盛衰定帝王之優劣而一切國計民生皆視

爲末務視靖一原書尤迂而寡當矣是書舊無刊

本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趙瀛又始爲授梓而以

陽節潘榮通鑑總論附焉蓋鄉塾課蒙之本也

史學提要三卷

〔宋〕黃繼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學提要

一卷》提要

史學提要總目

卷之一

上古

五帝

春秋戰國諸侯本末

卷之二

秦

西漢

東漢

西晉

晉時五胡十六國

南北朝

卷之三

隋

五代

宋

三皇

三代

項羽

王莽

三國

東晉

唐

五代割據諸國

宋

五代

宋

五代

宋

五代

宋

五代

宋

五代

宋

五代

宋

五代

宋

五代

宋

五代

宋

史學提要總目

史學提要卷之一

上古

天地未分惟一氣耳一氣渾沌形如雞子

渾沌既判清氣上升濁氣下降清為天陰濁為地

人生其中有陰陽二才一才為聖一才為愚

茹毛飲血穴居野處汗流浹背飲水不潔

是謂上古結繩而治無書可傳美惡知世

三皇

此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

中古三皇墳墓在滎陽故城木德太昊

上古三皇墳墓在滎陽故城木德太昊

上古三皇墳墓在滎陽故城木德太昊

上古三皇墳墓在滎陽故城木德太昊

上古三皇墳墓在滎陽故城木德太昊

上古三皇墳墓在滎陽故城木德太昊

上古三皇墳墓在滎陽故城木德太昊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神農氏始教民稼穡

黃帝氏始創國有能名則軒轅

炎帝氏始創國有能名則軒轅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始畫八卦則河圖文籍書藝網罟田獵

任上作貢六府孔傳洛水出書天錫九

后細方娠奔歸有仍乃生少康有田一成婦者民

大甲不勝尹放諸桐過復歸安為太常

太甲尹放諸桐過復歸安為太常
太甲尹放諸桐過復歸安為太常
太甲尹放諸桐過復歸安為太常

次丁任賢能訓事太庚小甲棄子錫
太庚小甲棄子錫
太庚小甲棄子錫

中宗太戊相任伊陟桑穀共主懼而情德
伊陟桑穀共主懼而情德
伊陟桑穀共主懼而情德

平威臣佐協和重譯來朝七十六國
重譯來朝七十六國
重譯來朝七十六國

仲丁遷居外至嗣位子第立亂延九世
仲丁遷居外至嗣位子第立亂延九世
仲丁遷居外至嗣位子第立亂延九世

河甲復遷于相己遷駝河流奔狄
河甲復遷于相己遷駝河流奔狄
河甲復遷于相己遷駝河流奔狄

祖辛伐相于南庚至于陽甲諸侯不庭
祖辛伐相于南庚至于陽甲諸侯不庭
祖辛伐相于南庚至于陽甲諸侯不庭

盤庚遷都至商諸民行湯之政商道復興

陽甲中興年製鼎成服又有水患
陽甲中興年製鼎成服又有水患
陽甲中興年製鼎成服又有水患

小辛乃武丁是為高宗能知小人
小辛乃武丁是為高宗能知小人
小辛乃武丁是為高宗能知小人

高宗武丁最得託立自輔
高宗武丁最得託立自輔
高宗武丁最得託立自輔

維維升鼎相己訓王反已遷遷克代思加
維維升鼎相己訓王反已遷遷克代思加
維維升鼎相己訓王反已遷遷克代思加

相己訓王反已遷遷克代思加
相己訓王反已遷遷克代思加
相己訓王反已遷遷克代思加

仲丁遷居外至嗣位子第立亂延九世
仲丁遷居外至嗣位子第立亂延九世
仲丁遷居外至嗣位子第立亂延九世

河甲復遷于相己遷駝河流奔狄
河甲復遷于相己遷駝河流奔狄
河甲復遷于相己遷駝河流奔狄

祖辛伐相于南庚至于陽甲諸侯不庭
祖辛伐相于南庚至于陽甲諸侯不庭
祖辛伐相于南庚至于陽甲諸侯不庭

盤庚遷都至商諸民行湯之政商道復興

出子剖

剖者... 子者... 剖者... 子者...

周王

周王... 周王... 周王...

殷王

殷王... 殷王... 殷王...

周家

周家... 周家... 周家...

公劉

公劉... 公劉... 公劉...

和歷

和歷... 和歷... 和歷...

出而專

出而專... 出而專... 出而專...

渭水

渭水... 渭水... 渭水...

厥既

厥既... 厥既... 厥既...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太師

太師... 太師... 太師...

觀兵

觀兵... 觀兵... 觀兵...

封固後必欲殺牧野既死焉放牛歸而牧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

大者武成乃反商路木德尚文天統子而

什一取貶微以百助其學曰庠其崇曰武

勝殷之後以箕子歸箕子作洪範建極極

成王幼周公攝政而流言公不失聖

明堂受朝制禮作樂定鼎郊廓卜宅于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之周公受命而王受命而王受命而王

七年歸政於父無違治已立政任人

施及廟王歲五播種四十餘年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聖王南征死於流矢八

王少弟寇之攻殺也。思王而自是爲孝王。○孝王封其弟於河內。是爲叔公。至其孫惠公。則爲東周。而王自爲西。與俱東地而分。

始於咸豐二十三年。蓋傷之也。○是年晉大夫柳穀與趙盾謀殺趙盾。趙盾之子趙武。年

于海仁十三年天子命
 費叔六年壽王獨集
 朝天下以此賢成王
 聖王崩子昭王喜立時攝政

孫樵入秦十年秦中風俗時有游說人孟子名柯以王道遊於諸侯著書七篇何得此氏之傳又有趙人荀子名况以是爲蘭陵人也著書數萬言以陳主境

慎韻傳赤眉秦昭襄後又七年東周亦亡乃校切

自武至興歷世十二自平至敬又十三世

春秋戰國諸侯本末

大旨則有尊齊未嘗是卿曾築陳陶燕秦十二國外有吳越
其中強者則爲盟會社伐之上士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
季康公莒莊王諸之五霸霸者把也把持權使之權也

晉分爲四，魏趙齊宋，改姓爲四矣。此七國強大，僭王，故稱七雄。

晉分爲三
魏趙齊本
改姓爲四
矣此七國
強大備王
故稱七雄
其制或亡
無非論矣
○其時用
士爲民衡
之學連衡
者其指以
略秦故爲
秦之利○
合從者魏
合秦楚燕
趙韓魏以
拒秦

魯字出皇成主周公魯才居什金銀京主
魯姓後齊魯之北或王以魯封國公與公伯玉
為家串以相天子來魯歸魯之王使公之子伯禽往就封國

而神父王成王之時伯禽之受誓非也○孔子嘗數曰魯之興
非禮也周公棄棄矣惟天子
可郊禘魯諸侯也豈可郊禘乎

周之禮文積魯有之。孔子以魯乃周公之後而周禮盡在。

此是春秋十二公傳公名惠姑鹿公之子桓公名允建公之弟
公名周桓公之子周公名康方莊公之子魯公名中

歷年二百四十有二
魏鶴夫子藏賢麟西作魯侯運絕筆於此一句
隱龍謀國其卒遇弒

恒有四子莊爲嫡嗣餘爲三家孟叔季氏

史之復是為李孫氏

十二公內舊公最賢能修洋官魯頌作焉

宣公以後三桓專政昭昭然侯魯人立定

孔子攝相齊歸伏地特將三都問于群婢

哀公曰越公室蓋平緣公無人以安子思

平欽見王職舍沮之傾遷下邑魯滅無遺

齊美太公受封營丘後十二世傳入春秋

桓公殺糾霸魯以修寵戚叩角管仲射鉤

桓公殺糾霸魯以修寵戚叩角管仲射鉤

救邢遷衛黃楚尊周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宰孔致昨盛於葵丘及弱內龍諸子相

頃惟婦人卻克見尤莊公失德權杆作仇

吳楚相景陳氏漢收田關金權執簡徐州康公遷廢戰國田侯

宋微子啓卒乙之子周諱武庚傳奉殷祀

後十二世宣公讓穆立與夷倚其百禄

桓公殺糾霸魯以修寵戚叩角管仲射鉤

桓公殺糾霸魯以修寵戚叩角管仲射鉤

[illegible]

考列滅魯春申封吳伐秦不利善春為都

幽家負勢秦殺項籍王前將廣王為秦都焉

鄭桓公宣王時封父司徒詩美武公

莊公克敗莒及泉取周麥不假魯許田

食蔬染指靈公見穢衣羊肉程襄公復位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子產相定復與諸人思遠愛亡亡親戚

聲公微弱晉卿侵奪至于君亡為諸所滅

曹叔振鐸武務格封後十二世至共公

不禮重耳諫却負霸晉文來伐既辱復歸

有留鑒立子師守節伯陽學社為宋所滅

管祭流言叔度還死祭仲政行為周士

後十世哀侯死楚穆後世為齊所屠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縞葛之戰敗陵天子為突實儀五年不已

楚滅麇侯以平繼之之後六世楚滅侯齊

楚滅麇侯以平繼之之後六世楚滅侯齊

陳胡公滿宣齊之商武王封之以奉齊祀

陳胡公滿宣齊之商武王封之以奉齊祀

春秋之始也也不良欲仲奔齊將育子晏

春秋之始也也不良欲仲奔齊將育子晏

靈公宣淫殺紂逆楚莊陳成公復國

靈公宣淫殺紂逆楚莊陳成公復國

後人二世子留暴立楚靈滅之棄疾得邑

後人二世子留暴立楚靈滅之棄疾得邑

五年立意陳猶未亡二世為滑孔子絕糧

五年立意陳猶未亡二世為滑孔子絕糧

二十四年楚靈滅之敬仲之後乃侯于齊

二十四年楚靈滅之敬仲之後乃侯于齊

衛桓康叔為周司寇武公入相九十以後

衛桓康叔為周司寇武公入相九十以後

州吁弑桓石碏殺厚宣公淫荒盜殺假壽

州吁弑桓石碏殺厚宣公淫荒盜殺假壽

公好恤國滅于狄文侯楚立齊桓之力

公好恤國滅于狄文侯楚立齊桓之力

成境重耳幾亡于晉獻公射鵰怒孫齊靈為無道見孔開陳

成境重耳幾亡于晉獻公射鵰怒孫齊靈為無道見孔開陳

廟順惠母難因拒父結縵而死傷哉子路

廟順惠母難因拒父結縵而死傷哉子路

成敗稱侯同貶稱君秦并天下南為燕人

成敗稱侯同貶稱君秦并天下南為燕人

秦伯作具仲雍與俱周章受國仲別封虞

秦伯作具仲雍與俱周章受國仲別封虞

壽華初霸始用兵車三子迎立季札不居

壽華初霸始用兵車三子迎立季札不居

趙王招明為隱禁宮樂殺為將破齊有功

易初稱王燕齊趙通之謀國齊沿來攻

燕祖召公太保受封文居戰國蘇秦合從

枕嘗膽竟以沼吳後因賜劍範蠡泛湖七世無疆

越王勾踐傷吳臥病夫差報仇會稽逃遁

閭閻殺伐用專請破楚入郢謀取伍胥夫差輕越國滅身屠

趙王招明為隱禁宮樂殺為將破齊有功

趙王招明為隱禁宮樂殺為將破齊有功

易初稱王燕齊趙通之謀國齊沿來攻

燕祖召公太保受封文居戰國蘇秦合從

枕嘗膽竟以沼吳後因賜劍範蠡泛湖七世無疆

越王勾踐傷吳臥病夫差報仇會稽逃遁

閭閻殺伐用專請破楚入郢謀取伍胥夫差輕越國滅身屠

趙王招明為隱禁宮樂殺為將破齊有功

晉陽侯子鍾舒民衰子戎知豫讓漆身

以漆塗身以爲大木之形求殺趙襄子

襄子聞之使人召之戎曰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李牧爲將恒襄開地也穆殺之秦滅趙氏

[illegible]

田穉之興出自陳完五世而昌正卿曰桓

[illegible][illegible]

建善事秦國無戰攻五國既滅還死于共

史學提要卷之二

史學提要卷之二

秦

秦本紀
秦本紀
秦本紀

秦姓
秦姓
秦姓

秦公叔周
秦公叔周
秦公叔周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自稱
自稱
自稱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李斯

[illegible]

光緒十年五月... 項氏皆約立為漢王... 漢王定三秦... 漢王定三秦... 漢王定三秦...

破羽... 破羽... 破羽... 破羽... 破羽... 破羽... 破羽... 破羽... 破羽... 破羽...

何守... 何守... 何守... 何守... 何守... 何守... 何守... 何守... 何守... 何守...

禁陽... 禁陽... 禁陽... 禁陽... 禁陽... 禁陽... 禁陽... 禁陽... 禁陽... 禁陽...

鴻溝... 鴻溝... 鴻溝... 鴻溝... 鴻溝... 鴻溝... 鴻溝... 鴻溝... 鴻溝... 鴻溝...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寬仁...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八牙信...

偽遊靈竈叛者九起溺愛威嚴難易太子四路羽翼遺忘如意

孝惠仁柔曾相消解人魂動心深崇孝性
上之惠也仁柔之德也相消解人魂動心深崇孝性
上之惠也仁柔之德也相消解人魂動心深崇孝性

高后稱制擅王祿產平勃交驪北軍主

孝文銀鏡玄默允恭為漢仁君廟稱太宗
孝文銀鏡玄默允恭為漢仁君廟稱太宗
孝文銀鏡玄默允恭為漢仁君廟稱太宗

金惜費千里却厭屈已和親發憤習戰
金惜費千里却厭屈已和親發憤習戰
金惜費千里却厭屈已和親發憤習戰

勸課農桑禁朱玉粟紅實朽家給人足
勸課農桑禁朱玉粟紅實朽家給人足
勸課農桑禁朱玉粟紅實朽家給人足

始開裕田始策賢良三賜田租六勸農桑

釋之當罰賈誼上疏喪服哭昭金錢愧武
釋之當罰賈誼上疏喪服哭昭金錢愧武
釋之當罰賈誼上疏喪服哭昭金錢愧武

用相避實論將從唐肉刑已除禮樂未建

尺布與短長易制大難小疵仁者之宗
尺布與短長易制大難小疵仁者之宗
尺布與短長易制大難小疵仁者之宗

孝景遺業恭儉清靜既成管法又定皆全
孝景遺業恭儉清靜既成管法又定皆全
孝景遺業恭儉清靜既成管法又定皆全

勸課農桑禁朱玉粟紅實朽家給人足
勸課農桑禁朱玉粟紅實朽家給人足
勸課農桑禁朱玉粟紅實朽家給人足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天寶刻簿願任智教七國同反竟新昆語

天寶刻簿願任智教七國同反竟新昆語...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失寵廢后以及太子中書殿丞王夫獄死

失寵廢后以及太子中書殿丞王夫獄死...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孝武英銳乘時豐富外攘夷狄內立法度

孝武英銳乘時豐富外攘夷狄內立法度...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初立年號行夏建寅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初立年號行夏建寅...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儒有申董將有衛霍實宜有韓增籍有綱

儒有申董將有衛霍實宜有韓增籍有綱...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審武泰使湯南定弘弘弘弘弘弘弘

審武泰使湯南定弘弘弘弘弘弘弘...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雄材大略內實多德窮征橫敵神德太子

雄材大略內實多德窮征橫敵神德太子...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刑法繁苛盜賊並起巫蠱之禍遂及太子

刑法繁苛盜賊並起巫蠱之禍遂及太子...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輪臺一詔海邊務農額計得人廟為世宗

輪臺一詔海邊務農額計得人廟為世宗...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孝昭切中委政霍光上書昭明過成王

孝昭切中委政霍光上書昭明過成王...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昌邑淫戲光立宣帝綜按名實厲精為治

昌邑淫戲光立宣帝綜按名實厲精為治... 此等神靈... 凡人充足... 不可食... 不可食...

丙魏晉相繼黃帝更九國屯田定國統制相去耳

旅行戶戶守之有以獨而指
 而三提督守一見治而告急
 還中計歸以報能言同作
 于五之治而却心舒安
 足最國和部以體中而
 戰國人北討之聖師吉
 行故高嘉善主事品為
 入之以太露斯太人免
 閣上張主事為副太監
 沐昌信同來朝口
 語相傳以巴川
 之傳得以久遠
 去諸遠治守為公之
 西上失行內海神其微
 以回光昭明太監
 為人棄棄外守以
 不許稍許寬以
 寬張是農廣盜乃
 元元東夷賊長
 人國人免流石
 司時備用
 元元東夷賊長
 人國人免流石
 司時備用

文學提要卷三

11

五經博士講論同異海內禮選單于慕

異是時海內興於禮遜。由叔呼

宗周宣並美其新霸述方國

[illegible]

浸令行禁止八爲左鴻臚與滿堂之相伯持上不直廷書
 竟坐責市四人之死皆不厭厥心其爲是政之累大矣

元市印及需至下所局及蕭周政忠顯新音假

[illegible]

感惜太子遜

走

陳湯瑛討發兵與甘延壽相之什首至方
寧元年時傳邪卑于朱劍溪以復營王驥

成帝開默容議則善委政王氏弱愛飛燕

張高誦接朱雲謫劄創面手草忘言可證

魏元是

哀帝帝優丁傳繼位黃龍趙昌嗣位

而帝優丁傳繼位黃龍趙昌嗣位

帝崇王嘉獄死非命平及孺子亦不幸

西漢帝系一十二傳總為二百一十二年

新室廢起自元后成帝荒淫委政殿勇

五侯並封貴戚西塞風音商根司馬繼職

恭善要譽諸恭下士皇統屢絕恭善得肆

楊雄大儒劉秦美新陳說符命非一割款

文學後漢書

十三

始而者攝三年即其更名王田設立五均

法令煩多盜賊紛亂十有八年斬首千漢

東漢帝系一十二傳總為二百一十二年

莽末兵起金樓劉氏共立聖公是為更始

惜其情懷不修綱紀大盜雖除怨叛復起

齊有狼步趙有王即梁有劉求代有盧芳

東海董憲洛陽朱鮪述攬成都著權大水

文學後漢書

十四

冠帝億萬的奴入學抑絕虛譽召作雅樂

前冠帝億萬的奴入學抑絕虛譽召作雅樂。此項雅樂，乃由冠帝億萬的奴所創，其聲調與古雅樂無異。冠帝億萬的奴入學，乃其創始之由。此項雅樂，乃由冠帝億萬的奴所創，其聲調與古雅樂無異。冠帝億萬的奴入學，乃其創始之由。

奈何楊察自起投節首與佛教子載惟瑛

奈何楊察自起投節首與佛教子載惟瑛。楊察自起投節首與佛教子載惟瑛，此項佛教子載惟瑛，乃由楊察自起投節首與佛教子載惟瑛所創。此項佛教子載惟瑛，乃由楊察自起投節首與佛教子載惟瑛所創。

章帝長者廟祭為滿漢順時胎養賜錢

章帝長者廟祭為滿漢順時胎養賜錢。章帝長者廟祭為滿漢順時胎養賜錢，此項胎養賜錢，乃由章帝長者廟祭為滿漢順時胎養賜錢所創。此項胎養賜錢，乃由章帝長者廟祭為滿漢順時胎養賜錢所創。

親祠闕里講經虎觀馬后儉約實氏浸腐

親祠闕里講經虎觀馬后儉約實氏浸腐。親祠闕里講經虎觀馬后儉約實氏浸腐，此項實氏浸腐，乃由親祠闕里講經虎觀馬后儉約實氏浸腐所創。此項實氏浸腐，乃由親祠闕里講經虎觀馬后儉約實氏浸腐所創。

和帝幼冲意遂擅權表任守政天子預焉

和帝幼冲意遂擅權表任守政天子預焉。和帝幼冲意遂擅權表任守政天子預焉，此項天子預焉，乃由和帝幼冲意遂擅權表任守政天子預焉所創。此項天子預焉，乃由和帝幼冲意遂擅權表任守政天子預焉所創。

既克謀意并及班固謀之鄭眾故龍宜

既克謀意并及班固謀之鄭眾故龍宜。既克謀意并及班固謀之鄭眾故龍宜，此項鄭眾故龍宜，乃由既克謀意并及班固謀之鄭眾故龍宜所創。此項鄭眾故龍宜，乃由既克謀意并及班固謀之鄭眾故龍宜所創。

陽安縣政由鄧后計金受官移民逃

陽安縣政由鄧后計金受官移民逃。陽安縣政由鄧后計金受官移民逃，此項移民逃，乃由陽安縣政由鄧后計金受官移民逃所創。此項移民逃，乃由陽安縣政由鄧后計金受官移民逃所創。

黃憲不仕楊震震死近習弄權楊及太子

黃憲不仕楊震震死近習弄權楊及太子。黃憲不仕楊震震死近習弄權楊及太子，此項太子，乃由黃憲不仕楊震震死近習弄權楊及太子所創。此項太子，乃由黃憲不仕楊震震死近習弄權楊及太子所創。

閭后貪政迎立北鄉順帝反作權出孫王

閭后貪政迎立北鄉順帝反作權出孫王。閭后貪政迎立北鄉順帝反作權出孫王，此項孫王，乃由閭后貪政迎立北鄉順帝反作權出孫王所創。此項孫王，乃由閭后貪政迎立北鄉順帝反作權出孫王所創。

乳母宋城后戚梁張綱埋輪左權封事

乳母宋城后戚梁張綱埋輪左權封事。乳母宋城后戚梁張綱埋輪左權封事，此項左權封事，乃由乳母宋城后戚梁張綱埋輪左權封事所創。此項左權封事，乃由乳母宋城后戚梁張綱埋輪左權封事所創。

忠賢鍾多宦戚交嚴沖純三月質乃過裁

忠賢鍾多宦戚交嚴沖純三月質乃過裁。忠賢鍾多宦戚交嚴沖純三月質乃過裁，此項三月質乃過裁，乃由忠賢鍾多宦戚交嚴沖純三月質乃過裁所創。此項三月質乃過裁，乃由忠賢鍾多宦戚交嚴沖純三月質乃過裁所創。

桓帝詔書
詔書曰：朕聞古之聖王，建國之初，必先慎乎人。人者，天之授命，不可不慎。今朕在位，二十有年，而天下未康，百姓未安，此朕之過也。朕聞古之聖王，建國之初，必先慎乎人。人者，天之授命，不可不慎。今朕在位，二十有年，而天下未康，百姓未安，此朕之過也。

案獨起名賢
案獨起名賢，始於國房。國房者，漢之賢人也。其子國房，亦為名賢。國房之賢，在於其能治國。國房之賢，在於其能治國。國房之賢，在於其能治國。國房之賢，在於其能治國。

郭賈陳李
郭賈陳李，咸為風自。郭賈陳李，咸為風自。郭賈陳李，咸為風自。郭賈陳李，咸為風自。郭賈陳李，咸為風自。郭賈陳李，咸為風自。郭賈陳李，咸為風自。郭賈陳李，咸為風自。

施及重
施及重，傳世愈。施及重，傳世愈。施及重，傳世愈。施及重，傳世愈。施及重，傳世愈。施及重，傳世愈。施及重，傳世愈。施及重，傳世愈。

轉徙數百死者
轉徙數百死者，有餘。轉徙數百死者，有餘。轉徙數百死者，有餘。轉徙數百死者，有餘。轉徙數百死者，有餘。轉徙數百死者，有餘。轉徙數百死者，有餘。轉徙數百死者，有餘。

漢書
漢書曰：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

洛陽
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

東京
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

西漢
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

三國
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

張建
張建者，漢之賢人也。張建者，漢之賢人也。張建者，漢之賢人也。張建者，漢之賢人也。張建者，漢之賢人也。張建者，漢之賢人也。張建者，漢之賢人也。張建者，漢之賢人也。

洛陽
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

東京
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

西漢
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

三國
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

漢書
漢書曰：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漢之興，由於秦之亂。

洛陽
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洛陽者，漢之東都也。

東京
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東京者，漢之西都也。

西漢
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西漢者，漢之先朝也。

三國
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三國者，漢之末代也。

開誠布公心戰爲上復修吳子獎率北嚮復好義

數出無釋渭漢也田營中星陞八陣空傳載古詩

將現債償還允心益資權況寥寥難數出債古即如費
免早無礙不致妨礙觀照作事理理不足於人說諸流
現回吾輩不為前人無可推現亦資權蓋允為說允獻可替

之命
善為
為政
政無
無失
失其
其心
心則
則民
民安
安不
不勝
勝其
其國
國則
則人
人皆
皆以
以之
之

[illegible]

相國之時而還建康之魏綱大陳之獲降
 之下取孫權至牛步岡均興侯諸
 力聚之魏大敗而還撫自蕭何書臺於郭
 孫自劉州順

封加九錫巡迴海外以款人分香履歷

之安十有年人臣之於國者乃其世奉今日之少者國日
不九錫巡迴海外以款人分香履歷
公九錫巡迴海外以款人分香履歷
加九錫巡迴海外以款人分香履歷
封加九錫巡迴海外以款人分香履歷

文帝受種腰兵息民表其遺親親

明帝流鼓閣客普直耽于內寵務官官室

邵廣陽尉晏欲佔司馬爭權曲是就戮

王凌敗師還帝高貴攻招殲身

陳留臧霸魏祚亦盡四十六年五主歸晉

呂起孫堅魏為破虜策定空乘謀欲襲許

權因遺策舉賢任能倉有利拂從治練度

周瑜魯肅敗孫赤壁呂蒙陸遜襲羽獲

初臣子魏獲通蜀漢長江天堽魏文數歎

五十二年吳凡四帝遷葬以來十餘載

三國並立凡六十年後先滅亡晉混一焉

晉司馬氏懿初相魏三世華權師昭廢叔

西晉

晉司馬氏懿初相魏三世華權師昭廢叔

武帝受禪有忘南征羊祜曰護榮華推拜

孫皓來降天下混一雄衆雄衆羊祜

崇愷奢侈割阮昏酣費苟黨友術廣清談

崇愷奢侈割阮昏酣費苟黨友術廣清談

崇愷奢侈割阮昏酣費苟黨友術廣清談

崇愷奢侈割阮昏酣費苟黨友術廣清談

光胡雖考盡徹武備經國無謀後教弟

惠帝不慧皇后預事統攝攝太子亦廢

亮璋並殊倫校實代允封無功建始墓位

固父逃起賴賴賴賴賴賴賴賴賴賴賴

越戰湯陰紹血潑帝皇經播遷城為太弟

越戰湯陰紹血潑帝皇經播遷城為太弟

越戰湯陰紹血潑帝皇經播遷城為太弟

越戰湯陰紹血潑帝皇經播遷城為太弟

越戰湯陰紹血潑帝皇經播遷城為太弟

越戰湯陰紹血潑帝皇經播遷城為太弟

越戰湯陰紹血潑帝皇經播遷城為太弟

茶切藥
燂作管
也

[illegible]

威靈幾振酒色無度戲言殺身可卜晉祚

安帝不忌翼啓桓玄篡奪遷播朝野騷然

安事名漢宗義成太子不能言不辨真暑觀鮑桓溫知子
安員民才地從國號建康事於晉陽義興起主據
事而足江陵足請朝野錢氏破然

史學叢書

光

[illegible]

晉時五胡十六國代各鍾鼎視是種
之屬鑑而言之死十六國
在晉求寧趙倫篡位內治不脩四海鼎沸

前趙劉劭初稱漢王聰執二帝地據平陽

軍永興元年溯從祖右賢王宣見明馬沅腎肉相殘乃推測爲大軍子明建國號曰漢印寶王立永嘉二年爲太子

昭遷長安始號趙國金墉戰敗液于石勒

起惠甲子終成己丑二十六年三世絕後

至晉成帝咸和四年國亡
後趙石勒居于襄國奄有中區風行絕域
不獨本匈奴昭使晉皇洛陽倚上東門
南舉兵於幽冀并齊之間歸委劉淵以
東賓爲謀主劉曜封趙

公時雖疑乃自領趙王殷發劉曜乃病大趙天王每領兵處
帝時將子當告詔從其勢○
前趙主有地望者詔從其勢○
之地○亦是外表皆欲其代○

李龍悍矣賊害其孤身死未幾兄弟相屠

起成戊子終魏已酉將取之盡殺其後改號爲魏尋爲燕有

前歲慕容鮮卑初遷及鹿受封號遂稱王燕音理鮮卑分鹿

元帝中興
成帝二年
即燕王
王
和
八
年
死
元
帝
以
李
北
平
州
行
平
州
東
公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春秋之世成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起成丙中三母相傳太和庚午滅于荷堅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後燕之主為慕容皝始奔符黎國士遇之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准北乘敗與獲寶殺其母亡國亦宜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起武丙成帝始立國訖安成燕分南北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盛為北燕龍城稱帝馮跋熙熙十年二世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馮氏二主居於昌黎二十八年拓跋滅之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德為南燕起自鎮都遷于廣固趙承其業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隆安庚子稱帝十年義熙庚戌劉裕滅燕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前秦主穆健始王聖用王猛國富兵彊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據燕定國平代取涼百萬寇晉淮源賊亡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王崇徽姚氏篡取起稱太子終武甲午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後秦姚氏之仲及真自晉歸燕北據許昌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甚乘秦閭隔號年強與秦羅什并有秦劉裕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李武甲中起于北地後遷長安訖安丁巳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西秦乞伏國據金城四主至末赫連業并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永興甲子李特起後蜀六傳先王後帝宋和丁未桓溫滅勢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此王之子周武王伐殷而并之成王之地也

梁蕭詧繼處江陵稱帝一州歸琮相承晉書

年人商賈下石乃時以繩引之與張龍爭孔黃嶺同來而

北魏

二百七十七年而隋遷一矣

魏出鮮卑或云軋拔跋跋鬱律生什翼健
長子始都氏之世武以爲常帝之後
代王後始都氏成元號
什翼健始都氏成元號

班固魏王在晉太元是爲道武挾拓中京

皇始稱帝厲丙申年設官興學計口授田

大學提要卷三

光

明元讓位文武俱全劉宋受禪時相後先

大河南北壤地相連敬禮崔浩軍國謀焉

初荷聖澤有竹原之地聖朕姚
紹於足盡有河北器以臨臨
行建時自濟方北張東而諸
街達常自濟方北張東而諸
街達常自濟方北張東而諸

茶酒凡軍國密謀皆與之在位十
五牛改元三曰永興神瑞太常
水次餘衆咸各誦然比邛需需西波赫連婦音秋

明元祖子素立是為北祖太武帝性不好珍奇食無二品
常服澁衣衣無釵矢理明雖斷威界赫然瑋瑋即素然
也赤伏之祥太武自將伐之旋其民

既取關各盡併涼燕六州殘破百牢效靈

又宋列帝之侵畧
又宋列帝之侵畧
又宋列帝之侵畧
又宋列帝之侵畧
又宋列帝之侵畧

宗愛證惡不悛文成彭鎮民復安全

平在位二十九年天子曰始光神武皇帝
年大咸帝名肅太子是氏之子太武
其母以解鎮之於是以心復安各全其生
位十四年改元者四曰興安興光太和

獻文雄斷南服大啓雅薄富貴傳位太子崇光退居馮石塢新書明煬帝去紫

年傳位于太子宏自稱太皇太后
居北苑崇光宮又建虎野浮屠與
僧共居之天安四年薨太子健

孝文美政多在齊世班祿均田定樂制禮禁斷北語變易服制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永明八年始明百官俸祿九年詔均天

下民田十一
年定樂事
非雅樂者
罷之十六
年宗祀明
堂歲時耕
藉田

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問罪有辭聞喪兵止

善之曰義昏立明古令非一阿缺之有云帝曰朕未聞罪如

卿之使可擇然乃退○二十二年伐青岡明帝親臨城樓不

宣武帝名恪字文子○景明三年蕭衍受齊禪是高而梁武帝
天監元年○魏政於是乎衰微○侍臣趙邕外戚高肇用事右

衛將軍元暉侍中盧昶皆有寵而會縱時人謂之鐵虎將軍
昶應侍中帝在位十二年改元四曰景明正始太平延昌

明帝幼冲皇后淫穢羽林虎賁張彞弟 賈音 帝 賈音 帝

明帝幼冲皇后淫穢羽林虎賁張彞弟 賈音 帝 賈音 帝

明帝幼冲皇后淫穢羽林虎賁張彞弟 賈音 帝 賈音 帝

明帝幼冲皇后淫穢羽林虎賁張彞弟 賈音 帝 賈音 帝

明帝幼冲皇后淫穢羽林虎賁張彞弟 賈音 帝 賈音 帝

明帝幼冲皇后淫穢羽林虎賁張彞弟 賈音 帝 賈音 帝

明帝幼冲皇后淫穢羽林虎賁張彞弟 賈音 帝 賈音 帝

明帝幼冲皇后淫穢羽林虎賁張彞弟 賈音 帝 賈音 帝

恭懷李父是為北周西凡四主二十三秋

北齊高歡起討爾朱遠廢即開與武相圖

北齊高歡起討爾朱遠廢即開與武相圖

北齊高歡起討爾朱遠廢即開與武相圖

北齊高歡起討爾朱遠廢即開與武相圖

北齊高歡起討爾朱遠廢即開與武相圖

北齊高歡起討爾朱遠廢即開與武相圖

北齊高歡起討爾朱遠廢即開與武相圖

起梁太興陳太建二十八年六王自擅

北周

北周宇文泰起長安擁魏孝武以推高歡

自稱太師而行恭試逆其所為罪浮高氏

龍用蘇綽更定六官文物法度小有可觀

覺以中斷遂移魏都

天左在位魯木一期廢為略陽尋復絃之

世宗明敬武皇帝自稱推尊

世宗明敬武皇帝自稱推尊

世宗明敬武皇帝自稱推尊

世宗明敬武皇帝自稱推尊

世宗明敬武皇帝自稱推尊

世宗明敬武皇帝自稱推尊

始親政事用法嚴數辛齊之後妃嬪益省

宣帝法虐賊殺季父五后並立百戲辛午

傳位靜帝幼冲無輔楊堅任政竟奪周祚

陳武丁丑周始篡魏訖宣辛丑隋文禪位

三年癸丑

史傳提要卷之二

史傳提要卷之二

史傳提要卷之二

史傳提要卷之二

史傳提要卷之二

史傳提要卷之二

史傳提要卷之二

史傳提要卷之二

史學提要卷之三

隋書

隋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九年滅陳南北混一衛士傳蔡朝日景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見食糧巨流涕自責開皇仁壽番歷強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然以不學奇酷忌刻錢象樂止一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楊素說言太子以易場帝無道丞丞殺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巡撫無度征伐不息轉輸人民泥沙金帛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綠樹常春錦帆蔽日玄感倡亂盜賊充斥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江陵蕭統物陽李密東都世充河間建德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薛舉金城李軌涼州洛中葉閻馬邑武周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四海分漕江都肆遊李淵入關恭為繁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宇文弼煬帝承天休隋共三主三十八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隋有大儒河汾王通獻策不用歟諡文中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唐祖李唐周封唐公高祖名淵三世襲封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晉陽裴瑒私以侍女世民文靜因襲裴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借助安厥迎立代王既克關中受禪為唐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文帝為周后戚奸臣矯命倖倖竊國

凌重功臣凡二十四剪髮吮血人思奮厲光全上聲

正一之虞丘在如竹自華丘乃志書
武后初為太宰人立為新樂宮八宮主為恒侯
而王八而賴為初立陳王忠為太子武后立廢忠為梁王
而立代王弘少子繼述為后所之而立亦王哲後又廢為
人而立英王哲初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忌左

乃上奏請廢王后而立武氏以上皇太后不從召長孫無忌李勣
等入見上意遂決武氏之議
天寶風賦則天專制裴安密謀離廢中唐

改唐為周遂自稱帝告密羅織委用酷吏
亦有權勢蓋於用人徐妻姚魏皆為名臣

仁傑一語遂定太子維薦東之滿門桃李
仁傑一語遂定太子維薦東之滿門桃李

中宗久廢五王臣後藥本不除反受其戮
中宗久廢五王臣後藥本不除反受其戮

韋后預政三思淫驕安樂特寵貴官帝微在位五年糾殺中唐
韋后預政三思淫驕安樂特寵貴官帝微在位五年糾殺中唐

昭宗復位由子勇略太平何為尚欲肆惡
昭宗復位由子勇略太平何為尚欲肆惡

玄宗內權收攝權傾銷毀金玉罷斥錫坊
玄宗內權收攝權傾銷毀金玉罷斥錫坊

張說建議驍騎以強兵農既分府兵遂亡
張說建議驍騎以強兵農既分府兵遂亡

紀綱不立專務姑息內畏張外畏新國

竹木間空增欽無藝愁嘆連雲落鎖並起 欲去聲
 三年程角 筆漆 於未四年終屋間架良便 皆於兩稅之外
 增土色賦 風于淮西
 北意辭對反

朱泚犯順帝位奉天獲越山南國頭外賴李嚴內侍監

既克反正肅宗征韓林守官市橫行

不信宰相偏任延齡守關論疏幸有陽城相去聲

藩臣進奉虛者黨兵弊政不一唐室以傾

順宗顯疾近習諂幸政家嗣斯為賢矣

憲宗神斷然興起首擒劉闢又親李錡

誘縲從史掃平元濟師道授首承宗歡也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德遠二司而請之乎謝建

初相黃裳著辭相繼平淮倚度不感群議

使以驕侈進用錫昇鳳翔佛骨方士柳泌金丹未效弘志

逆載

元和以來古文特盛韓柳二家粹然出正

穆宗之立守謹守澄大行在殯偏傷盜陳

元魏沮挽牛李分明再失河朔安議銷兵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敬宗

丹康受歲勝於德祖滅燭之禍無良師傳

文宗 奇日召近英去奢從儉威莫太平

受制家奴氣為拂膺自比蘇武飲

劉普對策有屈莫伸取謀申錫不密殺身甘露之禍訓注小人

武宗 特克兒抵威權委任德裕唐相稱賢

既克上肅旋取太原僧尼歸俗毀佛鑄錢索何偏感受蘇崇玄

宣宗 范勳周知情偽焚香讀疏而授刺史

章洪起分令狐多尼投復河湟克成先志

一反會昌後聖德裕唐州僧猶肉從

以察為明無復仁意號太宗比漢宣帝

結宋好樂賜子無競遠迎佛骨教誨諸寺表有龍勳科舉起

武宗 既克上肅旋取太原僧尼歸俗毀佛鑄錢索何偏感受蘇崇玄

施及傳宗致招權仙芝初起黃巢相挺

京帝初弱奇命賊臣白馬之禍毒流縉紳
在位三載禪于朱氏唐得天下凡二十世
真宗二百八十九祀三宗可稱無金美

昭宗明銳善懷復國老驄志門生屈辱
昭宗明銳善懷復國老驄志門生屈辱

伯討克用張燾敗後繼討茂貞讓能再鋤
伯討克用張燾敗後繼討茂貞讓能再鋤

陰流寓東內幽墜崔胤無謀召賊入屋宦官盡誅
陰流寓東內幽墜崔胤無謀召賊入屋宦官盡誅

均王討賊即任大梁陳景敦李信用趙張
均王討賊即任大梁陳景敦李信用趙張

劉鄩既敗又失彥章梁十七年滅於後唐
劉鄩既敗又失彥章梁十七年滅於後唐

京帝初弱奇命賊臣白馬之禍毒流縉紳
京帝初弱奇命賊臣白馬之禍毒流縉紳

臨澤津業竟。負初志驕心。易生伶俚。其載將士怨叛。焚以樂器。

[illegible]

周祖郭威花項雀兒鄴都留守爲主所疑

寡婦孤兒卒于恭帝三主九年歸宋趙氏

德不孤而必有鄰

長從世宗南征北伐點檢天子見於水北

契丹入寇倉卒檢兵陳橋夕次黃袍加身

提舉市不易易

我不知不覺而為之主也少帝及太后我皆為天子諸公大夫皆為我臣

從容

此後天下無事矣

此後天下無事矣

此後天下無事矣

二李自焚荆湖底定孟昶擊降劉鋹命

江南既下錢徽朝京五星聚奎天啟太平

江南既下錢徽朝京五星聚奎天啟太平

江南既下錢徽朝京五星聚奎天啟太平

江南既下錢徽朝京五星聚奎天啟太平

江南既下錢徽朝京五星聚奎天啟太平

江南既下錢徽朝京五星聚奎天啟太平

[illegible]

史 280—817

誠諭仁首廢孟后大興詔獄談及家極

後使臣... 孟后... 詔獄... 談及家極... 仁首廢孟后大興詔獄談及家極

文忠公集

文忠公集... 卷之九

徽宗初元祐后還政細述

徽宗初元祐后還政細述... 徽宗初元祐后還政細述

建中初元祐后還政細述

建中初元祐后還政細述... 建中初元祐后還政細述

刻石

刻石... 刻石

內侍黃太師王朱勳父子花石起

內侍黃太師王朱勳父子花石起... 內侍黃太師王朱勳父子花石起

師成

師成... 師成

崇道學教主道君安謀代外結文真

崇道學教主道君安謀代外結文真... 崇道學教主道君安謀代外結文真

建國亡金人借除童貫進師長

建國亡金人借除童貫進師長... 建國亡金人借除童貫進師長

建國亡金人借除童貫進師長

建國亡金人借除童貫進師長... 建國亡金人借除童貫進師長

[illegible][illegible]

高宗建隆第九子初封康王靖康出使使去聲
為宗室帝康宗第九子也母早氏徽宗夢長庚劍鏐入室而生
帝號康祖出沒鋒鏑不羣金人不留室人留之
徽相遷留元帥召兵京城已陷移駐東平相去聲
相去聲

[illegible][illegible]

退第一之兵其遠近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陝西二兵劉豫合兵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光有內...

隆興初元銳意恢復一舉無功和好是綰

乾道淳熙無復經營朱張呂陸道學大興

金主世宗親小堯舜而北相安使此無累
山陰縣學所書
真字字準於大經
云其字雖佳不留
體公觀先儒詩
象公獨不離字
義大發勁豪韻
光之明余知復
其本行不謹爾
具也其氏復登
學堂爲之官所以
以得學法凡文
明者之既深矣
本是朝陽紫雲
心空寂乃有家
爲之說來雖音
之祖而由畫唐
讀其詩聲色一
意其元元方法
匪徒忘志荷之適
事古人足慕
則有廣慶而工
之澤人二淮
九龍處人謝

終始贊明仁恕號為地方小堯舜也余復改名憲曰大將南北

孝奉德壽二十六年退居重華曰承几筵

光宗受禪李后妬悍語言不遜兩宮離間問去聲
元帝諱詳字出十四日自東京受禪上皇為生母帝立其子嘉王為
皇后李氏大封李氏之女進封后悍悍上皇為生母帝立其子嘉王為
后詔上皇有廢立意上皇恐得疾遂不豫固安某宮

驚鴻見得疾矢執重侵寧宗即位移輿康康亮上肩
 地不能脫入閭惟梁崇善與楊邦彥等無恙有主
 先帝召引足照然位位四代傳授歸附者亦無恙趙汝愚自太
 佐賢喬緣自有定策丈萬賊死朱景業籍他子記

知門事韓侂胄時之魯孫太皇女弟之小汝愿初建炎歲之
義乃因侂胄以白太后、侂胄自負有庭策功希不次之賞汝

小人不淑
 惡駿而說
 朱駿之學
 在朝之學
 義類無遠
 者歸而記
 實人日用
 儒學以爲
 意爲劉爲
 首爲蔡元
 定爲

[illegible][illegible]

無語曰戰國可罪然至於西伯以乞和於狄營遇夷蔑太繁
有詩曰戰國可罪然至於西伯以乞和於狄營遇夷蔑太繁
謝金鑑謝汝欒飯來於膳已乞和於狄營遇夷蔑太繁
元者四聲元嘉泰開禧凡七三年則阮胃之類嘉定凡十七年
制史文館通之政也

乃廢濟邸立寧理宗李全獲復入洛無功

其總

在朝成大說紹定大臣卧而樊理

端平

親政元祐並稱嘉熙以後邪正相傾

金

難士難接境金男失防淮司晏

綱要... 綱要... 綱要...

庚子... 庚子... 庚子...

北軍... 北軍... 北軍...

和同... 和同... 和同...

似道入... 似道入... 似道入...

甲子... 甲子... 甲子...

師臣... 師臣... 師臣...

師臣... 師臣... 師臣...

史學提要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宋黃繼善撰繼善字成性盱江人其書以四言韻語編貫諸史始自上古迄於宋末以便初學記誦然舊本題繼善宋人而述宋亡且稱德祐幼主降於大元何耶寧都魏禧集有是書序併云重訂其謬閏又屬盱江涂大訪允恒補撰二篇復爲之註考宋人所述宜止於五代此本既止於宋則僅補一篇且又無註未必卽禧之所序觀大元之稱當爲元人所增也